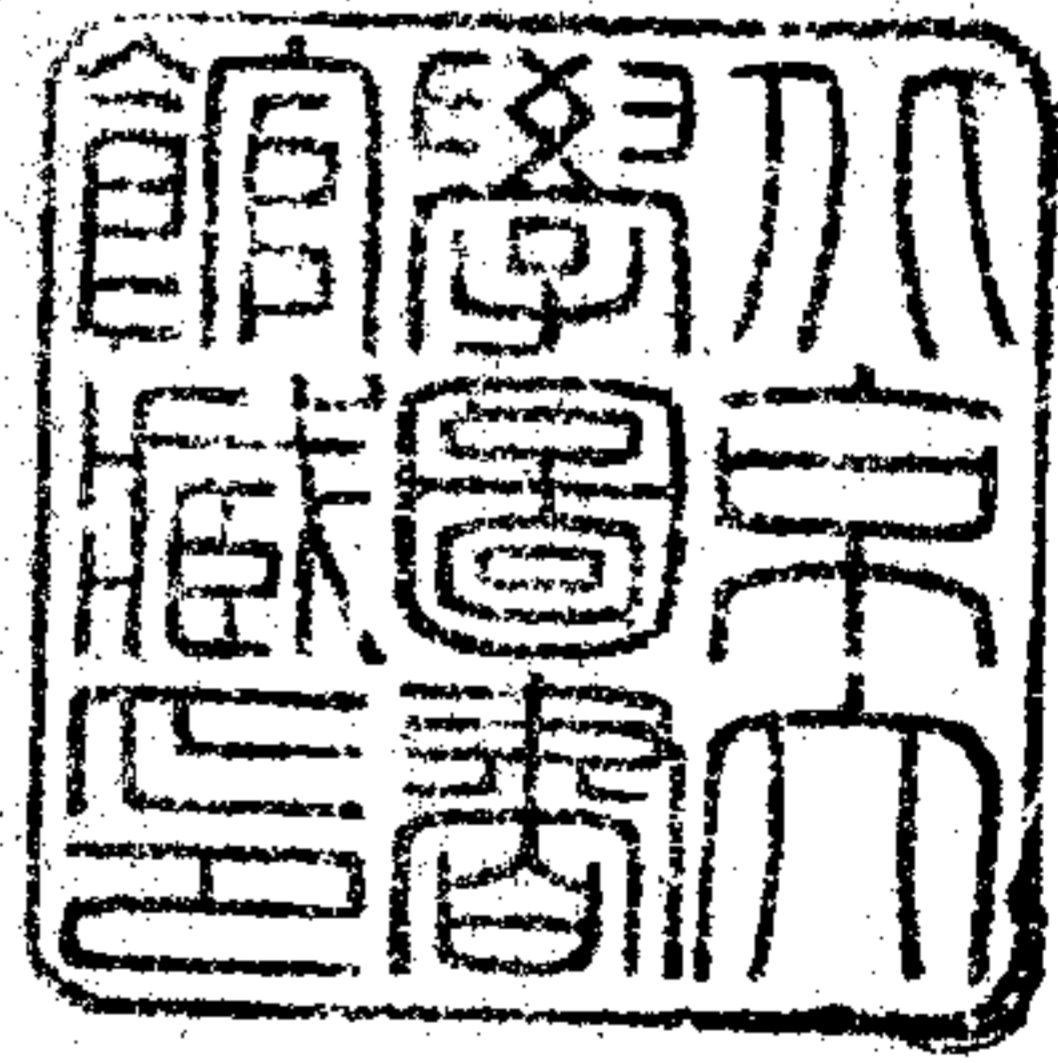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八・子部・雜家類

西園聞見錄一百七卷（卷一至卷三十）〔明〕張萱撰

2/16/08

西園聞見錄

番禺陳慶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印

西園聞見錄 校印緣起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校印西園聞見錄緣起

張萱西園聞見錄一百六卷見千頃堂書目史部別史及明史藝文志史部雜史世罕傳本民國二十五年本社得三山陳氏居敬堂藍格鈔本不避清諱當是明鈔有開萬樓藏書印記審為汪啟淑舊藏據萱崇禎五年壬申自序緣起謂曾選刻內編外編雜編各二卷今未見傳本亦不見諸家著錄蓋泯沒久矣其書據陸自嶽序稱為百二十卷萱自稱百卷經徐世儀更訂為七十四卷今陳氏所藏實一百七卷或後來重訂大抵上起洪武下迄萬曆內編以表德行專重行誼外編紀政事依官為次始內閣翰林六部臺諫以及外官然後分衆事以隸之其方伎之屬無所歸者則為雜編意在因事存人因人見事復各分言與行為二其為書足與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競爽雖考辨之精容有未逮而採摭浩博則遠過之觀其所紀多非今所習見則原書已亡幸賴此書而存者也信為考明事者所必參稽惜沈閱已久學者每恨無由得見本社不敢自秘乃謀為之授梓願德李氏有光緒間傳鈔本展轉借閱

西園聞見錄

校印緣起

知陳本殘蝕字句而李氏本缺卷凡十有八其餘互有得失未必同出一本而皆錯謬百出幾于不可句讀因屬本社研究員曹詩成君發兩本對校復由導師鄧之誠先生重加訂正其顯屬筆誤者則逕改之否則正以他書其不能改者則仍之以見矜慎大約十得八九其次第顛倒一事複出者復稍稍董理然後此書粲然可讀隨校隨印閱時半載始克觀成欣然為志緣起願與海內外讀者共之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哈佛燕京學社謹識

西園見錄序

西園公家博羅與余家蘭陵者限南北西園公於博羅稱達尊與余於蘭陵為後學者又年上下載攷西園公以博雅推祕省皆當神宗朝戊戌之二十六年與子後學又十二年生又十年始通籍者且格格若左始予習為經生言也謬意學古有待既而服官歸善簿書勞勞有人民有社稷亦可佞曰何必讀書然終以太乙老人不復當吾世再見快快亡何西園公移書至書予大父五十追原厥始蓋自許墅權關太封公五十纔半誠哉是言予不益嗟乎後耶予幸從邑大夫後親西園公一代典型若湯文則聞而知之也若予一人不己見而知之乎啞然笑亦復沾沾然喜自以為可謝吾孟夫子未也斯文謂何西園公早已志之西園公之言曰吾向以老公車直祕書而設負此千載之一時不韻亦著有十五篇矣天不憖遺一書舉昇秦火吾又不忍溟津告已退而著西園聞見錄凡百二十卷苦志凡二十餘年尚然誠廉襲之以私所好詎惟不韻亦不廣且遠近索抄戶已履滿借一瓶選一瓶殊覺勞擾曷

序

若舉而付諸梓已又瞿然於工作之浩費謂制府姚江王公即捐有八十金經始尚需四百餘金告成夫以西園公少長書史賣金買書既仕又以西省制作見書忘金及官歸仍閉關為玄晏不履邑不言事不干謁請不苞首行者直廿餘年而猶然期一力餒之隻手獨拍其何以堪且是刻成其於金匱石室罕罕見之祕悉自內篇外篇雜篇凡百二十卷中了了備載可令賢者讀之識大亦可令不賢者讀之識小就西園公見聞以擴後學見聞詎惟予一人是幸蓋將以流傳天壤各授一簡於梁王兔園而敢斬邪呼之力其弗以共襄厥事願予署懸魚久矣方今害馬為崇類欲得民而甘心之匪聲金都下為一身計陞遷即聲金里門為子孫計長久而獨予官兩載無能積一金助饒正恐西園公知我未必知我如是之深會予親留攝篆博邑即日下令國門敢有藉口耗羨傷吾民以重傷吾志者罰無赦竭幾晝夜力為博民大破天荒掃盡從來積蠹一時士民之爭輸納者騰湧不數日完賦三千謬以為一念之冰蘖所致比拆封尚存正額一十三兩左右曰此得之併

封非耗羨也予正色斥之使予志不在耗羨而猶在此需併封其何以正告博民曰吾充類至義之盡如斯不若持此以助饒書費而俾郡之敦詩書說禮樂者家真一編其利為尤溥耳因笑謂西園公西園公唯唯命序之夫序則安能亦聊以見吾署博時之所志焉而已矣晉陵陸自嶽題於羅浮公署

四月初一日縣主陸又捐俸拾兩助刻

序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緣起

余往家金陵獲交故大司寇王公世貞數為余言李賓之最稱憐才而北地信陽皆不振奔州山人老矣當世得失之林子其勉之蓋讀子廣陵懷古詩諸小序及他古文詞謂孺子可與言史也復移書左司馬汪公道昆銜中誠有意於班馬之業乎不可當世而失張生余謝不敏然二先生命之矣久之二先生皆捐資客歲戊戌余乃通籍西省時有正史之役謬為當事推擇竊幸獲覩金匱石室之藏後死謂何昔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祕書今之日嶺外老公車千載之一日也故視草之暇即覓書備節略累朝實錄自洪武迄隆慶凡三百卷私名之曰西省日鈔不敢言實錄也竊以己意詮次之凡十之三卷凡一百亦名之曰西省識小錄臣不賢不敢識其大也書成不獲司寇司馬二先生讀之自以為恨徒官版曹分司吳關單騎東急還里迎先太安人就祿取道金陵以八年所纂之筆諸內制及諸譯著凡十五篋寓舊館人妄意抵關移還者中忽為舊館人隣居祝融奪去西省日鈔及識小錄皆付秦

緣起

焰矣此昔者余友王釋登詛祝融文所為作也歲辛亥罷歸交絕途窮遂初已賦桑榆雖迫筆現未荒家稍藏書尚可詮次乃復採摭前言往行自洪武以迄萬曆為西園聞見錄則大小皆識以俟後之謀野者不敢言史也客曰園公豈以李陵實錄波常及人乎余竊否否談何容易神宗龍飛張文忠公居正欲讓國史首推數者司寇司馬二先生疏且上人有間言婁東新都即史才非史局也奈何局之外令越俎局之內令曠員二先生亦輒沾沾自炫以媒自攝文忠遂中變以寢其議久之陳文憲公於陞復以國史請報聞開局矣第問史局不問史才無何文憲去位時史局惟葉公向高有四夷志焦公竑有經籍志餘所受簡皆未有聞此非才之難則史之難也今我朝以史行世數十餘家其能成一家言者鄭端簡公曉吾學編薛公應游憲章錄陳公建皇明通紀最顯著于嘗攜入西省以累朝實錄考之往往不合即昭代典則皇朝典故紀聞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名世類苑與奔州山堂別集奔州史料諸書亦彼此互異恐未必皆出奔州之手也故大司馬孫公鑄嘗以

西園聞見錄 序 緣起

書與學憲余公寅謂奔州不論何事出其手便令人疑非真史之難如此蘇子瞻曰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歐陽永叔以是見付不敢不勉然劉道原欲修三國志未果子瞻謂壯與子可為之壯與曰公局不為子瞻曰某不是當家曾子固隆平集宋史也當家矣亦止言集不敢言史西園公何物聞見之錄惟小者皆識敢以史言乎錄凡一百卷而以言行分類史不以類而言類者自別於史也讀者亦曰良工苦心第宋文憲公濂與危舉士素纂修元史不能盡得勝國遺事日袖餅餌果核就諸老兵劇談博採而後元史始成今讀之尚有遺憾予拮据此錄苦心二十餘年第一耳一目而已能有傾篋盡授如蔡伯喈之於王仲宣乎能開局辟召如司馬君實之得范夢得歐陽永叔乎問者郡大義父與徐公儀世在郡日嘗遣書備數人居西園數月鈔去更訂為七十四卷欲梓行於金陵公諸謀野余數以書止之此白鳥腹中物也幸毋燒制剛氏令蘇子瞻曾子固及王汪二先生地下掩口丁卯秋日張萱題

緣起

是錄也海內朋游聞而知者數四寄聲宜授梓梓以公同好未有以應也歲辛未按臺嘉興高公諱欽舜首捐二十金壬申制府姚江汪公諱業浩亦捐八千金檇邑大夫騰寫是錄及西園彙史以進予聞命廣召書備授簡十未及三制府以讀禮行矣復以書見屬二書完抄當寓於嶺西左轄吳興王公諱道元以見授也余固以來贊壁完公曰君却此贊豈欲不殺亦却此書乎予九頓唯唯公行已一月聞見錄始完抄而彙史甫抄十之二夏六月始緘聞見錄馳上左轄公郵致姚江若彙史尚需異日以副制府之命時諸當事者亦相次移書郡縣騰進聞見一錄未免郡縣煩勞况多書備訛舛再加詳訂欲付剞劂應彼四方之以一瓿來者第計其工力卽制府八十金以經始之尚需三百餘金西園老農竭力耕田仰供賦稅瓶粟既難於宿吞且婚嫁未畢索飯者日啼門東能令剞劂氏復居肆乎不得已拮据賦稅之什積纖累微先鐫總目及內篇外篇雜篇各二卷有索抄者先以此六卷應之曰當有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好惠然捐貲舉全書相次災木矣無庸索抄借一瓶還一瓶以蹈
彼此皆癡之誚亦西園老農所為探豚蹄而祝篝車者乎若彙史
之鑄其工力當數倍此編彼西園史餘鑄且中較於彙史又何望
焉壬申秋七月識小野史又題

序終

西園聞見錄

緣起

門人姚日昌監刻

三

西園聞見錄總目

內編

卷之一

孝順前

卷之二

孝順後

卷之三

友愛 圖範

卷之四

教訓 譜系 祠墓

卷之五

敦睦 鄉黨 婚姻 親故

卷之六

師弟 朋友 婢僕 附養費

西園聞見錄

總目

卷之七

道學

卷之八

好學 著述 藏書

卷之九

警省 慎獨 志向 寡欲 懲忿 習靜 改過 正大

忠愛 恭順

卷之十

剛方前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卷之十二

嚴肅 狷介

卷之十三

廉潔
卷之十四
鎮靜 仁慈 寬洪 谷忍 和緩 節儉 誠實 真率
謙抑
卷之十五
練達 機權 勤勞 急公 韜晦 慎默 敬謹 信誼
雅量 不校 厚德
卷之十六
隱惡 釋怨 復仇 息訟 處謗 去讒 處小人 報德
陰德
卷之十七
好施 臨財
卷之十八
仗義 託孤 交際 徇知 患難
西園聞見錄 總目 二
卷之十九
殉難 義烈
卷之二十
抗節 仕遇 見幾 恬退
卷之二十一
知止 投閒
卷之二十二
高尚 畸人
卷之二十三
任誕 安分 安命 安貧 惜福 教解
卷之二十四
詞氣 衣服 飲食 臨喪 戒色 戒酒 戒好名 戒誇
戒險 田宅 戒贖貨
卷之二十五

西園聞見錄 總目

保家 治生 攝生 歸全 行樂
外編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卷之二十九
翰林 經筵日講 宮寮 史局
卷之三十 吏部一
銓授 慎擇 資格 惜才 惜名器 重外任 久任
卷之三十一 吏部二
異途 起廢 任子 考察 恩典 黜斥 推薦 延納
西園聞見錄 總目 三
卷之三十二 戶部一
理財 勸農 賦役前
卷之三十三 戶部二
賦役後 催科 節省
卷之三十四 戶部三
積貯 開墾
卷之三十五 戶部四
鹽法前
卷之三十六 戶部五
鹽法後
卷之三十七 戶部六
漕運前
卷之三十八 戶部七
漕運後 海運前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三十九	戶部八
海運後	
卷之四十	戶部九
關稅	鑄賑前
卷之四十一	戶部十
觸賑後	救荒 安集 流移 養濟
卷之四十二	禮部一
禮儀	郊社 祀典
卷之四十三	禮部二
宗廟	山陵 從祀 章服 婚禮 喪禮
卷之四十四	禮部三
選舉	科貢 科場
卷之四十五	禮部四
國學	提學 學校 教官
西 五 四 三 二 一 總目 四	
卷之四十六	禮部五
宗藩前	
卷之四十七	禮部六
宗藩後	
卷之四十八	禮部七
天文	曆法前
卷之四十九	禮部八
曆法後	日月食
卷之五十	禮部九
樂律前	
卷之五十一	禮部十
樂律後	
卷之五十二	兵部一
邊防前上	

卷之五十三	兵部二
邊防前下	
卷之五十四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卷之五十五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卷之五十六	兵部五
防倭	
卷之五十七	兵部六
海防前	
卷之五十八	兵部七
海防後	江防
卷之五十九	兵部八
貢市	御貢
西 五 四 三 二 一 總目 五	
卷之六十	兵部九
操練	邊警 繕置
卷之六十一	兵部十
修邊	邊儲
卷之六十二	兵部十一
職方	
卷之六十三	兵部十二
京營	
卷之六十四	兵部十三
餉饋	清軍
卷之六十五	兵部十四
邊軍	班軍 軍伍 衛所 屯戍 墩堡 徵調
卷之六十六	兵部十五
以夷攻夷	屬夷前

卷之六十七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卷之六十八	兵部十七
屬國	
卷之六十九	兵部十八
將權 攜黨 邊禁 車戰	
卷之七十	兵部十九
船政 馬政前	
卷之七十一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卷之七十二	兵部二十一
茶法 驛傳 受降 賞罰 信賞 必罰	
卷之七十三	兵部二十二
器械 備禦	
西園聞見錄	總目
卷之七十四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將略前	
卷之七十五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將才 持重 息兵	
卷之七十六	兵部二十五
恤軍士 戒殺 招撫	
卷之七十七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召募 討逆	
卷之七十八	兵部二十七
任將 用人 武科 武爵	
卷之七十九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土兵	
卷之八十	兵部二十九
勦捕上	

卷之八十一	兵部三十
勦捕中	
卷之八十二	兵部三十一
勦捕下	
卷之八十三	兵部三十二
裁定	
卷之八十四	刑部一
法律 執法	
卷之八十五	刑部二
欽恤 恩赦 平反	
卷之八十六	刑部三
明允	
卷之八十七	工部一
治河上	
西園聞見錄	總目
卷之八十八	工部二
治河中	
卷之八十九	工部三
治河下	
卷之九十	工部四
水利	
卷之九十一	工部五
屯田	
卷之九十二	工部六
工作 錢法 鈔法 鈔關 權稅 開採 坑冶 珠池	
卷之九十三	
臺省 撫按 巡撫 巡按 建言上	
卷之九十四	
建言中	

卷之九十五

建言下

卷之九十六

政術 立政 立法

卷之九十七

藩臬 守令 循良 恤民 聽訟

卷之九十八

緝奸 御下 察察 謹誦前

卷之九十九

謹誦後

卷之一百

黜廢 宦態 朋黨 內臣上

卷之一百一

內臣中

西園閣見錄
總目

卷之一百二

內臣下

雜編

卷之一百三

術數 醫藥

卷之一百四

堪輿 二氏前

卷之一百五

二氏後 佛

卷之一百六

老 鬼神 燒煉 毀淫祠

卷之一百七

災祥 報應 妖術

總目終

西園閣見錄卷之一目錄

孝順前

前言

方孝孺 五則

何孟春 四則

呂楠

陳絳 二則

朱以功 五則

平泉先生

王錫爵

往行

洪武七年

李貞

王佐

西園閣見錄
卷之一

陳洽

陳圭

喻德昭

沈伯剛

史五常

朱煦

朱昱

程通

鄭克敬

卓敬

易楚誠

孫毓

顧仲禮

王紳

內編

陳獻章

崔銑

姚涑

魏良器

徐階

李元薦

沈懋學

張德懋

丘鐸

林祖

徐允讓

王溥

吳總

戴君用

范從文

梁德遠

瞿嗣興

楊敬

孫緒

洪祥

凌餘慶

王中

王希曾

蕭邦現

李東陽

楊守勤

魏校

劉仕義

唐 淳	閻 順	楊士奇
永樂二年	梁孟祥	張 信
曾士元	陳 立	權 謹
黃潤玉	楊 寧	凌孝子
王永和	周 濟	董 璘
羅 璋	趙 讓	劉 亮
高 舉	趙 紳	黃 璿
師 達	盛 宗	趙 祥
衛整女	馬完驥	郭 登
吳 順	翁孟統	呂仲和
張 諫	謝 胤	畢 鸞
王彥達	韓府恭惠王	李 宣
朱 儀	林 孜	陳 祚
甘 澤	陳 晟	方 銓
杜 謙	鄭 暎	榮 璿
劉鈇劉針	龐景華	吳與弼
劉 珣	王 華	陳 雍
徐 溥	熊 翀	劉 稱
張懷禎	陸 容	劉 閔
林 俊	李 方	林濟民
陳思禮	儲 燾	何景韶
胡汝彌	姜 昂	周 昇
夏 鉞	沈 忠	郭 英
吳 凱	閔 玄	李大綱
何 鑑	余 全	濟陽安裕王
朱希周	王 震	華 雲
羅欽德	石 鼎	林 鄂
彭 澤	沈 理	盛 全

寇天敘	何宇新	謝 用
陳 倫	虞 謹	沈 周
黃 畿	徐 珪	王 軌
梁東之	陳獻章	王廷相
廖 紀	方重杰	林 淮

孝順前

前言

嶺南 張 蒼子孟奇甫 輯
雲間 張蓋臣子念甫 訂

方孝孺曰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醴甘美可以為養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亦難矣果能若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

又曰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

卷之一

孝順前

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盡其心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皆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者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者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世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奢於顯親之禮以妄自徇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又樂壽堂記曰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與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也幸而得親之在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為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為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

貴欲養而無由故富貴之為憾尤甚也今臨海王君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甯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為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為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為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為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構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為之言恐其不知為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

又勉學詩曰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父愛我亦愛不問歌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又詩曰內則記孝養禮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為冬夏適溫清芳鮮在盤匱二親未飲食知子渴與飢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為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又曰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為爾忘

卷之一

孝順前

推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脈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我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陳獻章曰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於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

李東陽曰封股之事昔人論之詳矣大抵善之者謂以身報德為孝疑之者謂毀身輕生為非孝子則以為亦原其心而已苟其心誠且逼譬之採焚拯溺窮赴湯蹈火以求益於事不得與以死傷生者比君子於此固當有取焉且天下之語評色忤食稻衣錦者何限不彼之責而責此無亦自比於不孝設淫辭而助之攻乎故鄙人之對說者以為非韓昌黎所作或曰彼見其時習而成俗故矯而為之辭其言聖人所未先為者不必使人皆有是行而願人之皆有是心苟有是心擴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為孝也

何孟春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蔬菓非時而得藥

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諸如此類未易縷指此非天神之所為以相孝子之心者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至為之顯識而畀之夢寐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又曰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違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吳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為萬世之罪人乎春故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取為親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為親羞則歐陽生之所得不足為親榮也可知矣為人子者盍觀於斯

又曰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為之首至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

吾二親得齊壽高堂稱俱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貧

養者毀菽飲水盡其歡非心甘菽水而九鼎三牲為薄也力之所至有樂地也韓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為離憂志樂之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違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庾純溫嶠並生於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為無離憂其志樂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得而後歸曰為父母榮何哉詹在京師久有摘其詩謂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為之地也乎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為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又曰劉宋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捶而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表孝行此與郭巨事同方遯志曰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覺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

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

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知為孝乎俾其親無憫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亦微幸於偶耳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宋文帝勅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曰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封臘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祏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

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

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太祖之教所以立教於天下者尚矣

崔銑曰父母鮮不正訓其子者巨盜宿猾垂死亦知戒子勿效其為也况於德父令母之言乎子能守親之訓皆為善人矣

楊文懿公守勤與王惟臣書曰即日夏暑遠惟苦寢之內百憂薰心矧此炎赫何以堪此比有朝廷起復仍典內館之教人之欣羨僕軒而從之至者衆矣獨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說或謂出於漢儒然世之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之史冊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為典禮世不駭其異而反以為榮輸俗至此可為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秦無人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內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教內館者然禮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

夷狄禽獸者惟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曾今賢之不遠乎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向者內館之命僕初聞駭嘆以為汗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紹瑞之徒早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茲本祖宗之制有司遵用久矣正如宋之奉祠雖道學諸儒不能不就也故勉而受命然心恆不屑而無間可脫今始得以滿放為辭而力脫焉若蟬脫於汚濁若魚泳於清冷若仙子之謫降塵凡者復歸於清都紫微之天也執事能復為僕之所不屑者耶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倘執事急至僅足滿汝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禽王良所差千駟萬鍾奚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方命之譴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為利害而遷况今上聖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令望於天下今一起則衆議叢之大節既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

卷之一

孝廉

五

益揚台鼎之陟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為羣言所惑然猶不已於言者友道蓋如是也叨叨不罪
呂柟維氏重慶堂記曰孟子謂父母俱存一樂也人之有此一樂者亦多矣胡孟子言之難吾子知之深耶人少不知學長而無聞不足為父母喜又其甚者邪侈頗越盡心毒身仇戚賊黨為父母憂此雖父母存又何樂之有故孟子次第三樂言必得二樂三樂然後為能知一樂也姚涑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絕滅蹟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乎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忘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仇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瀆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推其情而

直以毀傷為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是死周公且為之而願斬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絕滅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

魏校答友人求墓誌文書曰吾兄立德足以顯親行狀之文自當傳諸不朽間有一二可疑者敢有請於執事如敘生祖母孫其辭不無回護而意則彰矣孝子慈孫之心無乃有未安耶舜後母之頑只是他人見得如此舜則負罪引慝至誠為之設或告曰汝母不慈舜將愀然不忍聞也今未知吾兄所以致隆於生祖母者果能如其所以事嫡祖母者乎萬一有所未至則於大倫毋乃有未盡乎嫡祖母生祖母稱謂皆據吾兄立文而叔父獨稱同產弟瑄其後再見皆斥之毋乃失恭順之禮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吾兄能事之猶父乎處偏待下等語無乃令自疑夫繼母不以慈處吾兄弟舜之負罪引慝肯為是言乎凡此愚意皆所未安故敢有請願吾兄反求諸心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也

卷之一

孝廉

六

陳絳曰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刳股割肝以為孝同乎余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為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其大也割股割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祇自為名耳曾是以為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又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為人子矣而孟子僅以為可楊子且以為不足也此蓋本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寧有既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於古人之末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吁亦不知其何心矣南史梁吉勣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勣曰異哉王尹何量勣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勣當此舉是乃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父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以取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為重於親也其可乎
魏良器曰理無定在親之所安即是理孝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孝

或問父母既沒欲孝無由徒抱終天之恨如之何劉仕義曰常念父母之訓敬守之而不忘此可以言孝矣春秋有刺客朱明者膂力絕人使氣好鬪幼年父喪寡母在堂臨終將所服之襖所持之杖遺明妻留言曰我死之後爾或剛狠生事猶昔爾妻穿此衣持此杖來諫即同母也念之哉厥後每與人競妻輒着襖持杖前喝曰毋得起禍明遂納氣而歸雖挫辱於人不較也於戲若明者可以稱孝矣

朱以功曰羅豫章先生論舜之事替瞽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只此一語可以傳千古而大有功于名教也為人子者人人當着此語在胸中方免不孝之罪矣

又曰人倫之間不無難處者然當思古之人又有難處者以自解則自不見其難矣如父誠有不慈者矣設以其身處於焚廩掩井之間則人人皆慈父也後母誠有二心者矣設以其身處於單衣御車之時則人人皆親母也兄弟誠有不良者矣設以其身處於護蓋入宮之際則人人皆悌弟也即遇其甚者又當自反諸身我果能竭力於親如舜乎否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一

孝廉前

七

也我果能如閔子事後母如所生惟恐其去而寒二子乎否也我果能親愛其弟憂亦憂喜亦喜如舜乎否也如此則惟見不足之在己而尤怨之心自不作矣

又曰事親不可以自由也一有自由之心便有逆親之事

又曰人苟為善則稱之者必曰某父積德之報也苟為不善則祖父雖非不德而人亦必摘指其疵以我之善彰祖父之德孝孰大焉以我之不善累祖父之德不孝孰大焉為人子孫者不可不省也

黃省曾與友人書曰事親以榮人子第一義不意足下高朗之士而有此鄙昧之談也若然則孔孟之卒老不可以為子而凡驚賊而軒冕者皆升於純孝之堂矣况今青雲之客往往驕恃其所生而二人者以其貴也反低首下氣而不吝遂有終身仕宦而不得一日周旋於菽水者孝惡在乎夫孝者出於性分而何榮卑之間昔舜之未有天下也躬服歷山之耕以養瞽瞍而蒸蒸之名不在被袵衣而始加之也噫為人子者修身潔行不汙踐而苟蹈希於上哲不辱其親以所養而養斯亦已

矣榮者能之則孝歸於榮者卑者能之則孝歸於卑者雖屠販菑蕘之人亦可以肩曾而跨閔也而况學古以明道者乎且學古明道者其名當日月於天壤而父母之名因亦隨之而無朽如叔梁之稱權於世家鄰母之賢光於列國者良由孔子孟為之子也使仲尼非聖軻氏非賢則其親草木也由此觀之孝莫大乎是子略而不言乃規規於一爵一官之奉以為孝此誠習俗之陋而非所望於足下者也

又曰禮之不忘修君父之仇何也修之者禮也彼小人者僅知日修己之小怨而不知修君父之大仇也君父者死矣蘊憤乎重泉不得而言吐也結恨乎壤臺不得而躬報也其臣子者追之念之愴之傷之哭之泣之體其心而修其怨焉何瑕而動乘間而舉忠孝之術也苟不能矣則志之心以終身焉又書之策記以詒其後焉雖歷年之久必有起而修之者矣

徐文貞公曰凡為人父須是能教子以善乃謂之慈為子須是能繼父之善乃謂之孝故父不可以己之時命不遇遂謂善不必教子不可以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一

孝廉前

八

父偶不遇遂自解其為善之心如范滂所云猶是無定見之說不足誦也
陳氏述訓曰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送死惟棺為急恐遇暑月難以久於暴露故人子當度親病速為治之今人有生時自製壽器者不為無見雖有稱家之說不可太泥古人云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以余論之不得為而為之其失也厚得為而不為其失也薄為人子者寧處於厚願可自處於薄乎

或問吳康齊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先生曰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之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蒸又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李元薦曰割股之事雖不可以為訓然每見割股者未嘗不隨手痊癒以此見一念真誠神明自可感格古今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割股者云肉脫有聲療疾即驗者到肉處不甚痛亦不會腐舉心誠孝神明儼

然奚可玩視哉

周思久曰昔者孔子沒門弟子哀思之往從冢而家者以百數而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則廬墓從來向矣夫弟子於師猶爾况親乎獨疑割股毀傷其身非孝徐思之不然孝以立身為大身苟不立即骸骨完亦喙息蠕動者耳夫何取苟立矣即剖心碎首非不愛其身也何言割股謝木嘗巡撫贛州有武弁不孝者二人乃述歌以戒之曰人生非空桑受氣本於父成形藉母慈兼稱侍與怙北山為之歌蓼莪為之賦沒則耻餅疊存則陟祀姑駸駸詠來諒借借憂靡暨昔賢豈無因抱此終天慕睠惟父母恩海量天為度百身不能酬百味不能數幼日恐兒飢為兒勤乳哺長日恐兒愚為兒擇師傳拊之備艱辛誨之循矩矱衣欲兒之暖己身甘破故食欲兒之飲己身甘菜茹為友備穀核為師虔修脯富者任從容貧者費區處只願兒成立光大親門戶亦冀兒服勞侍養親遲暮愛兒心甚慰望兒情亦苦胡為爾冥頑全然不開悟受恩不知受教教不願不與孝順借偏與忤逆倍有母忍加譴有父忍藏怒生

卷之一

孝廉

九

世受飢寒人言或筆楚有客相贈遺凌奪斬不與己物不奉親親物翻爭取四時遭慘辱終歲困貧囊乞食大坊市羞殺同曹伍哀哀劬勞恩視之若糞土爾亦有妻孥爾亦有婦孺今日薄於親他時還到汝胡不如卑魚胡不如季路胡不如王延胡不如郭巨胡不甘旨充胡不班襴舞胡不饌雙魚胡不吞三釜不見羔與鳥不見豺與虎彼尚知跪乳彼尚知反哺彼尚知報本胡爾獨乖忤憑我三尺劍斃爾如腐鼠獨念統袴兒禮教原非素不教勿遽殺聖賢事斯語緣之作孝歌字字瀝心膂令人互勸戒與爾相同護一歌聲孔悲恩勤極視縷再歌聲孔揚孝道業已具我歌復何為聊為二弁助歌者口如茶聽者淚如雨苦海浩無邊回頭即抵岸泄泄與融融彼此爰得所不然墮迷途終必罹罪罟日夕如不俊視我刀與斧

王文肅公題陸孝子冊曰予讀詩至鍾鼓聲聞而感匏巴伯牙之事夫以琴瑟之調諧鳥獸應之况凜凜篤行君子其感動天人豈虛也哉以予所聞陸孝子蓋市道賈人微甚乃其養生哀死一何善始善終也嗚呼

呼方其焚香籲天叩心稽顙舉肝膈中無留物者獨有親耳自其一身妻子不暇知而暇求區區之名為及夫帝欲神聽而陸孝子之母猶得遲延假息於數十餘年夫寧惟冤號慘痛之辭為足以取憐哉誠志一動氣精誠極而神理通也當是時知陸孝子者天耳獨行蒲伏非灼于耳目也匹夫夜呼非有金滕之策可起而觀也就其親瞿然病已亦不知其子作何狀也更數十年親以天年終孝子方痛心裂胆恨其祈求之不終遂而悼其始之或有失也若此者宜其遂湮滅無所著稱而卒之縉紳大夫慷慨矜名義之士相與恣恣嘆誦駢湊而稟積且復為繪圖張其事豈不亦盛矣哉而世謂屋漏可欺暮夜無親必不然矣沈懋學與李義河大司空書曰相君之不奔喪固留自朝廷竊謂伏闕苦陳暫求歸葬聖心猶或可回乃請之未懇遽爾辭謝恩而七七期中竟于喪次議政相君之心安乎况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則調停其間私為勸駕又不能則但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願欲交疏留之以脂韋為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為富貴

卷之一

孝廉

十

之資而不惜萬世之譽議奈何其見之左也相君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亦豈所以愛相君耶不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即思衛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相提掖曲為周旋顯正人心默維國是蓋在此明公其圖之黃淑清與顏紫山水部書曰今俗以仕宦丁艱為放假蓋謂僚官日多不能肆縱只一居喪當為暇日利田便舍肥肉大酒言出而莫違意着而羣應入耳驗目大都如此昔東萊在艱講授陸象山已議其非何今昔人之相遠不啻雲泥也

往行

洪武七年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為爾請于上宜各施歸歸即遣至無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為道途費

張德懋黃梅人當元末兵亂負母走唐山深谷中日置母石中坐丐酒食諸脆味蹈享之復歌且舞令母歡以為常母死瘞廬左哀慕終其身陳興嵩州人故元鎮撫洪武三年庚戌放歸嵩州養母仍賜白金衣帽先是上遊後苑偶見巢鷓卵翼之勞嘆曰禽鳥幼勞若是况人母子之情乎下令羣臣有親老願歸養者聽適與被俘來京因奏云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歲乞歸養上即許之與陸辭上願謂侍臣曰陳興雖武夫朕聞即愴然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離遠耶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無微不燭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于孝此風化之本也

右柱國曹國公李貞盱眙人尚太祖皇姊長公主李文忠之父篤于孝敬太夫人性嚴貞微忤其意輒加叱責貞嘗侍食值太夫人怒投其食器于地貞徐拾之食如初恭敬愈至丘鐸字文振祥符人父誠元至正末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弟鈞為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母有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方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夏原吉字維結湘陰人由舉人卒業太學入內廷書制誥擢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諡忠靖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太夫人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為主事時大為尚書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省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上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算生罪甘萬死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算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專部事為言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陛見公跪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上特允之入以為殊典

卷之一

十一

王任字應舉先世河東人洪武初籍南海初為東莞伯何真所辟以薦

拜給事中天性孝弟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為料理喪事廣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己資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

林祖字述古潮陽人少孤貧元季挈家避亂行遇獠賊母莊氏與弟進皆掠去祖追之不及旦夕悲慟籲天誓曰不得吾母吾奚生明與山海底定祖求之山中至程鄉大吠聲見焉而哭獠人阻不與潛訴于官遣吏偕往贖之中間十四年矣洪武三年舉明經以母老乞終養十三年復舉孝廉赴京賜衣九襲鈔五百貫授四川巴縣丞以廉能聞陞河間府通判尋致仕卒

孫質高郵人專親至孝元末避兵廣陵值張鑑兵亂質度不能俱免謂其妻曰不幸至此使父母殞于兵手則終天之恨遂棄妻子負親以逃奔蘇州二親以壽終洪武五年遷高郵有司上其事未及旌表卒

陳洽字叔遠常熟人洪武初以薦授文選郎中歷官兵部尚書諡節愍洪武丙子父以貞成五開以沒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公匍匐將往以歸父喪或止之公不應涕泣以行其後觸瘴癘冒危險間關五千餘里竟負骨葬焉

卷之一

十二

山陰縣民徐允讓值元末兵亂與妻潘氏奉其父母避兵山谷間遇寇砍其父安頭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即以允讓能捐生以代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王忠武進人洪武初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即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得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竟以母老乞致仕陳圭台州黃巖人也父叔弘為其讎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候天下朝親官至播告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

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王叔英曰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夫法咎絲執之而已而帝竟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

王溥洪武初中書左丞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族失其母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必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溥即入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

鄭淵字仲涵□□人洪武初以恩冠帶不仕其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覺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脈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不忍食因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曠疾迨居父喪拊膺悲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一 孝廉 十三

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

喻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以戶無田移種鳳陽昭六歲育于所親年十四知之詣鳳陽尋弗得問關十年得見于漢中屯所而母已沒乃扶父歸病卒廬墓哀慟過禮竟死墓傍

吳總洪武初蕪湖縣丞性至孝晝海雲南望圖懸于壁以思親民有不孝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為憂汝幸得在膝下何不孝人皆感化

莫轅字巽仲吳江人父繫獄將刑轅年十一乞代父死遂釋其父而繫之獄後獲赦家罹季父黨禍轅以附尺籍免保兄遺孤甚至變姓名入都下竊父祖骸骨歸墓家被火迫母寢轅持以出卒諡貞孝先生

沈伯剛長洲人本孟姓自少立為母姨之夫沈勝五後勝五坐事當誅年且老伯剛願代死勝五不許伯剛堅欲代之時年方十七臨刑太祖怪其少問故特赦之

戴君用長洲人父福之洪武初因監稅失火法當死君用身代父刑其妻吳氏守節產表

魏文昌華容人事父母極孝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存時也遂伏法時年十有八歲邑中哀之

史五常內黃人父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攜五常北還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贖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其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為白于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觀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葦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范從文者吳郡人范文正公之後也有父某為吏潮州卒不能歸從文尚幼遂奔走求喪哀感道路初失所在偶遇天雨土墮乃露柩遂啓之以歸人謂孝感所致洪武中以孝廉徵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一 孝廉 十四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于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

孝先不幸挂吏議輪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夕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役衣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時年二十八宋濂為之傳

朱煦台州仙居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假色辭少不如旨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

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能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役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願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于上上觀其情遂舍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非命王公叔英嘗傳之曰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梁德遠邵陽人洪武乙丑進士父廷任用任戶部郎中逮繫詔獄德遠中甲科不赴瓊林宴及父謫戍上言請以身代高皇帝憫其父拜工科給

卷之一

十五

事中

趙孝先臨海人爲國子生其父老矣洪武末年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朱昱長洲人父當遠戍老不能行而兄先逃去昱年止十六請代任有司少之欲追逮其父兄昱備極苦楚固請代之部使者憐之改留蘇衛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瘡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封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額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封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日母思羹食時羹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羹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羹人以爲精誠所感方克勤性至孝家居時海寇亂掠村落焚廬舍克勤躬負太夫人入山

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過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縣棄之至敗臯乃已母病思食羹時羹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羹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羹三歸以食母母病如失後母又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公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別汚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愈或告之以股肉可膠乃置刀于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公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額破流血于面刀弗動公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而握箸病遂已

卷之一

十六

程通字彥亨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庚午南京鄉舉初授遼府紀善歷左長史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遺母喪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租平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勞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甚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試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願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陣亡敬方十歲聞訃即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戰陣事輒流泣不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毀踰禮方殮在堂隣不戒火將及極敬

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受旌子愍舉人仕至知州

錢英字可大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曰氏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張氏張氏即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

卷之一

孝廉

十七

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國家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泣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千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飲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孫太僕緒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公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蘭公芳字□□山西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永樂初歷官工部侍郎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

謹受教不違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登洪武戊辰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性至孝讀書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昏冥不知所之得一牛兜憑之而去及歸啓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至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專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厲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于左右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是夜父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其脇驚曰爾為誰祥曰兒也知父書所云者漫語特候于此即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極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周炳舞陽人事母焦氏至孝母病哀號籲天願以身代母思得肉炳四出求之弗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種入其室殺以啗母病遂愈洪武中庭

卷之一

孝廉

十八

易楚誠吉水人洪武間父遊貴陽歲久老且病楚誠侍養不倦父嘗盛夏思冰楚誠泣天致懇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欲得兔髓和藥楚誠求之野偶有羣鷹攫一兔爭食之持歸付醫疾旋瘥有司欲上其事固辭曰此非吾誠所致偶相遇耳不願以是得名事遂寢凌餘慶宣城人當洪武癸酉以匠役京師家有母病劇餘慶聞之憂甚夜焚香祝天封股求療時禁嚴不得歸白于官以聞勅所封股付餘慶妻兄楊添一持歸妻和藥進其母尋愈詔復役產其門顧淳長洲人父名言嘗患頭風後勢益熾醫禱百方弗効乃呼淳永訣欲自裁淳時年二十一駭愕密禱于天剪其髮際之肉投藥以進不令其父知也既而病立愈後不復發鄉閭驚異以為孝感扁其室曰孝感而繪其事以傳

孫毓武陵人初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戊十有四年母喪廬墓躬負磚土築臺文五許年幾百齡而卒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沒廬墓披麻食粥未嘗櫛髮易衣時早後鑿井

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乃湧出鄉里謂誠孝所感洪武間表其門

陳汝楫字傳巖象山人事親以孝聞後親沒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汝楫與其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息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為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十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母卒廬墓三年哀慟如初洪武中事聞旌其門

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期年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渝定制詔從之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泫泫下以故多所感化文皇帝簡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

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皇太孫敬而愛之歷官吏部右侍郎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故待制紳之子洪武末以文行薦徵爲國子博士嘗爲蜀王所聘待以上客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徽遺骸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憲襟著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旣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

蕭邦現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之曰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讀書日則聽講聞曾子養志之說益思求養父母之志者惟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摳趨求教焉久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備旨甘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

簿時博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恆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言輒識之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操類此祭酒張憲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其孝云名公詎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冊梓行以勗其家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李得成涑水人母張氏避兵度不能脫自投於河後得成夢母在河冰下臥冰俱釋洪武中以孝廉舉官陝西布政

唐淳字愚士山陰人以薦舉爲建文中侍讀父仕國初應奉文字以謫死臨濠淳辛勤跋履奉喪歸墓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之者爲之掩泣

閩順霍州人自幼兩足癩不能御履永樂初因縫鞋爲生以養父母父母終附葬祖塋手足拖地延至臨汾就食每遇寒食節拖延至霍州墓所拜掃畢復至臨汾往還三百餘里五六年間孝心如一一日拖延至

趙城北衛舖有人指而言曰汝起而行必不癩矣順如其言果起能行若素無病者回視所指之人則不見矣咸以爲孝感所致名爲閩孝子楊士奇世爲儒家一歲而孤母改適德安府同知羅理歲時祀先祠恆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時尙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故時公甫七歲遂竊磚土傲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扇鑰

祕無知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且伺公入謁與母宜入從戶外竊視之見其進退拜伏皆感泣遂令復姓

永樂二年五月錦衣衛奏明日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導前已而願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不可不用

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于牆屏之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拜於牆屏下則泣終其身歲久牆壞人令毀之孟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妻喪亦不娶

張信字彥實掖縣人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飢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困聞人肉可療疾即自割臂煮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於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為尚寶司丞授承直郎

曾士元字仲仁萬州人篤於孝友父曾病瘡犯豕肉卒遂終身不養豕見即悲泣母疾侍湯藥寢處不違執喪哭踊絕而甦者數次哀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過祖塋雖夜必拜

陳立德慶人父宗錫號樂靜為撫搖舍人率搖入貢因事之邊遂不返立七齡自知讀書既壯告其母曰父去久音問不通若不訪求天地間一罪人也聚糧走燕趙書姓名情狀於衣背日詢訪之至平屯衛遇一父老攜至家出其父所作樂靜遺稿因獲殯所立誓指滴血而骸果滲仰天大慟絕而復甦乃負骨以歸間關者萬餘里禮部侍郎陳建作陳孝子傳以傳之

卷之一

孝廉

二十一

幾絕洪武中薦知江西樂安陞光祿署丞母病躬湯藥弗效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十終比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烏鳴泉湧免馴之異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以其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為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子倫字民表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修明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篤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既卒葬廬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以聞旌表其門

黃公潤玉字時清鄞縣人以鄉舉歷官僉事五歲侍父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之歲十有三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楊司寇寧天資孝友年十四適其父教授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於錢塘

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甚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恃以為養耶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終始

凌孝子失其名嘉善人永樂中甫弱冠父以典稅被誣逮繫京師孝子號慟上書明父非辜遂得釋水陸風雨備常艱苦遂以是殞人共惜之王永和字用節號梧竹崑山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工部右侍郎為諸生日大父得疾公日夜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父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甲午舉人歷事都察院薦為監察御史歷官安慶知府父曰禮遠客江湖間久不歸公既冠入郡庠為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慨然不樂曰父母在數千里之外歲屢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遭疾臥旅店中幾死一見父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日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官至二千

卷之一

孝廉

二十二

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戊戌進士以母老乞歸養母病思鱖魚以非時不可得即詣鎮江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鱖魚以歸鄉里驚異謂孝感所致璘家居奉母十八年以孝聞時宰有久不歸省者大惡之每擯抑璘不使進官翰林三十年僅一遷竟以罪謫卒於家

羅璋字宗器江西吉水人其祖曰汝敬登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璋即其孫也自幼友愛敬長尤善屬文以廕補太學生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屢遷常州府同知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舊無虎至是一虎渡江周旋瑩瑩次狎犬為侶瑩瑩以疾臥其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為鳴鳴久而不去當是時瑩瑩生芝荷花生於原徐太史舜和為敘其事瑩瑩多為詩以詠之後邵寶視學江西為立傳且述其忠信博雅云

趙讓肥城人孝友力以給母終廬墓有虎夜至聞讓悲泣輒避去有刳入廬讓告止有二升米為母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

旌曰孝行

劉封君亮字彥明洛陽人故大學士健之父也永樂庚子舉人三原教諭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既仕每值詞責猶跪俟杖怒解乃已

高舉字雲翰祥符人永樂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給事中性高潔少遊開封郡庠治尚書有名其父嘗因邊患選為武士艱於行俾一僕代之僕因出不避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即棄學躬甲冑以往會事寧復舉人皆壯之

趙紳浙江諸暨人高郵舉正禮讓之子禮讓秩滿攜紳入京舟次武城河下禮讓失足墜水紳隨躍入水中以救水急舟駛父子俱死明日得其二屍紳猶手持父臂不脫高郵翰林編修董璘上其事旌之

黃璿字公瑾富順人性至孝年十二祖母嘗病渴思螺湯時天寒水凍家人逼求弗得璿往田中忽於水下得螺四十枚持歸作湯以進祖母病愈璿後歷仕中外致政而歸築室錫溪以奉母掘坎得泉芳冽異常人以爲孝感所致名爲孝泉母沒廬墓芝草生於塋域少傅夏公原吉

國子祭酒胡公儼皆作詩美之

師達字九達山東東阿縣人由太學生擢御史仁宗朝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達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公年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有氣不阿御史御史劾達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嚴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達爲御史

盛宗巢縣人髫髻中喪父母再適後有人言在永平宗即走數千里至中途染疾歸宣德癸丑復籲天而行時母年七十矣宗備訴其憂苦子立買車載歸竭己奉養者二十餘年母壽終九十有六既葬廬墓三年趨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留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倭主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憂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

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遺令選

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諭蕃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驛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宣德元年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封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猶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傲之豈不敗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馬完驥長寧人宣德中貢年十八父替目憂甚晨夕籲天以舌舐之父母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

定襄伯郭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藥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吳順朔州衛軍永樂間父患閉結順舐穀道而通又病瘦嘗糞苦澁延醫療之思食野鷄求弗得禱忽有一野鷄飛入其家父卒時順年亦七十哀毀過深廬墓終喪正統十四年旌爲孝子後年踰九十遇詔賜冠帶

翁孟統揭陽人性嗜學好禮事母孝定省不廢母患失明孟統夙夜禱天始以舌數月母目復明

呂仲和歸德衛人少喪父事母路氏至孝母因疾喪明百藥罔療仲和叩天泣禱紙之遂愈後卒廬墓鳩雀集墓所正統初旌

張諫字孟弼赤水衛人正統己未進士貴州進士自公始授行人未幾丁母孫孺人憂哀毀骨立廬墓三年致羣鳥芝草之感起復拜御史往督福建銀課時當寇殘毀後民物凋敝餘孽間作公親帥土兵撫捕賊遂解竄父卒復廬墓三年芝再產墓傍

謝封君胤字世衍太平人侍講鐸之父也其母趙氏以節旌於朝有嚴

膝者感節婦之義誓死不二公禮事終身為義服且附祭之曰我子孫世世無忘嚴氏

畢鸞井陘人父貴苦州學正以疾卒于官鸞時年少窮不能歸喪遂棄塋於苦獨奉母李氏暨幼弟歸井陘家業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攻文章尤以父骨未葬為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紀元之冬李氏卒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沒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塋遂衰絰銜哀徒步負父骨歸躬營壙合塋邑之西山既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為之悲若助其哀又有兔領其雜遊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者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為異嘆曰是乃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廣參議蒞官嚴明有清操學士劉文介公傳其事稱為孝廉云

王彥達餘姚人故冢宰海日公高祖也父諱綱嘗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所薦任至廣東參議嗣苗為亂死之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六十裹父尸自苗壤歸塋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

卷之一

孝廉傳

二十五

韓府恭惠王範址敏學篤行母荆久罹危疾醫已束手弗能療恭惠王色無主禱諸神乞以身代遂到股和湯進母母竟獲全景泰元年七月事聞聖書褒美之

李宣字德輝澄邁人為兒時聞其父云祖子惠補遼海軍伍南北萬餘里父子不相見者二十年遂悲號不自勝景泰癸酉薦於鄉竟往遼海時祖年八十矣相見慟哭見者無不墮淚御史戴縉哀之得循例就近補伍遂持其祖歸鄉人嗟嘆

成國公朱儀平生忠孝出於天性痛父死難誓欲雪恥沙漠既官於南不得遂志每燕坐憤恨灑淚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祿乎賜第中道石寢圯或請修之曰此石先王所履吾不忍易也

林孜字志善文昌人景泰庚午鄉薦母雲氏病疽穢莫能近孜朝夕泣侍撫摩滌除未嘗離側醫謂疽有膿宜吮出毒致一一吮之母果愈孜因此毒入腹中未幾亦病疽及劇自知不起嘆曰生死命也亦復何憾

所恨母老不得終養而反貽母憂為是耿耿耳願謂諸弟曰善事父母吾死無為念也屬其妻子亦如之言不及私聞者悲焉

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以父母業塋且未成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為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為歸順之士也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尚可列諸朝士加諸官爵耶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並古人之語

甘澤開洲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歷官御史廣西副使既謫滁州天順初召還至張秋聞父喪徒跣二百餘里歸葬廬墓日暮泣奠盡哀有免蛇馴擾墓傍弟潤事母亦篤孝俱詔旌表

陳晟字美宣番禺人少孤貧同郡鍾定者育為子遂冒其姓舉天順壬午解首後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將授官晟抗疏言臣本陳則恭子定雖教育恩贖所生然天性之親不敢違也况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受一官義當致身終無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請復姓歸葬詞甚哀惻上可其奏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言及復姓事定知之大詬晟衣冠請杖定杖至流血終不敢起亦感悟相與如初

卷之一

孝廉傳

二十六

方銓新城人以天順癸未乙榜除安陸學正奉親之任其父宿儒也性嚴潔不干有司自稱公麻以安父燕飲歸冠帶候門侍立雖丙夜必寢而後退少拂意即解衣受杖

杜少司空謙天性友愛跬步不忍離父母方為郡庠生即以家事付諸兄奉二親居郡城既入甯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前後侍朝署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後任浙藩俸益厚而親不待矣時兄姊已老乃迎於浙藩事之如所生南方多珍味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念

鄭誠石康人事母至孝天順壬午母謝氏為流賊所掠時誠年十六哀痛不自勝辭兄弟挺身入賊壘給之曰吾欲丐吾母豈惜金吾年幼金

皆母所瘞也願代母歸取之吾在此母豈忍不以金來賊以為然拘獄
而釋其母然其家實無從得金也談既脫母藉自幸雖在賊中言笑自
若官軍至賊欲解去以前語詰談遂遇害嘉靖十六年知府張岳聞談
代母死事請于御史就談所居梁村建祠祀之復建烈孝坊於永安所
產焉

榮瑄瓊州府前所人三歲而孤鞠於母與兄瑒孝友出於天性天順四
年賊據瓊城殺不附己者以威衆變起倉卒少壯多棄老幼走瑄兄弟
獨扶母賊來逼瑒謂瑒曰事急矣並死何益我以死扶母汝急去庶幾
一人養母天幸也瑒去瑒與母為賊所獲欲脅以行不從賊大怒置母
於前以刀按母謂瑒曰我先殺汝母次及汝矣瑒叩頭曰能免母願得
相從瑒遂陷賊中大軍至瑒自賊中走出為軍所獲執送主將將就刑
瑒前叩頭流血被面請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為命瑒弱不
能為有無向者遇賊本不圖生用兄言以免長恨不代兄死今乃得遂
所願願殺瑒存兄養母情辭哀惻主將不察遂殺之既而翻然悔曰凡

卷之一

孝廉

二十七

為人弟兄皆當知有此義吾倉卒誤殺好人遠近聞者莫不揮淚嘆惜
劉鈇劉鈇皆故侍講劉公球子安福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罪
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諡忠愍刑部侍
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
乃出應舉鈇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參政鈇
選為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
固所以報忠愍云

龐景華字宇春號□□上元人母嘗得疾貼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
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到股為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封股如初
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天順戊寅春隣火熾近
所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為
孝感所致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
化初纂修實錄嘗錄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二而終與父合窆遂廬
墓側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

鳥集於松柏靈芝產於階砌縉紳多為詩文美之

處士吳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父在京日命選鄉舉姻而來及親迎
後不行合卷之禮與妻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

劉翊字叔溫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和成化二
十一年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以此
不安於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借優以中傷之又使僕
卒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翊性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
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
必先誠奉得書即跪而讀之母沒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於墓側
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諡文和至嘉靖
初言官聞於上賜額曰旌賢

王家幸華性至孝父竹軒公在家有病報至當道以不日當還官宜出
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父葬
穴在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

卷之一

孝廉

二十八

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童子嬉戲以悅親
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年百一歲考終時公壽七十有五焚
焚苦塊哀毀踰制陽明先生幼鞠於祖母聞計不勝痛割又聞公居喪
之戚無以為情乃移書與克彰叔曰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
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慰蚤晚更望大叔
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
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此堪孤疫勞苦如此之理就
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酒
從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焚焚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
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此哀如此孤苦將何如為心老年
之人獨不為子孫愛念乎况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
者亦當俯就切望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可蚤晚服事時
嘗游嬉宴樂快適情性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為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
言語為子孫不敢直致惟望大叔為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

萬千萬至懇至懇及墓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

陳大司空雍初公祖父贈公嘗以浙掾滿改保定縣後赴京卒妾吳及幹僕敬力弗能皆還遂扶柩歸盡殯叢祠側敬死子鼎移葬留新莊歷五十年無音問公成進士歸省時往來兩過盡訪之不能得藉亦不知何往會公同年友何琛知盡公託之而敬有甥李權為縣隸吳亦有甥王強因權問強遂得墓所又出敬所藏贈公囊自姚赴京時所齎書傳及故友徐祖律與敬二札以為驗何因命兩人至京報公公見悲不自勝既官刑部六年復歸省乃過盡展墓歸復于父封公至是則啓盡墓歸與祖妣鄉淑人合墓于桐樹湖云

徐公溥為少宰日母何太夫人捐軀朝廷既命有司論祭復遣官營墓墓已公結廬墓左居之終喪蓋自成化丁酉迄己亥歲皆累然苦塊之中而號慟之聲人不忍聞時有白鴈二集于墓田白鳩二來巢于木飲啄自若哀鳴不去鄉人異之曰是非公孝誠所感乎邑令沈居振將聞于朝請加旌命公曰吾既居官旌命既非宜加而斯事又安知非偶然

卷之一

孝廉前

二十九

也力辭乃止公既免喪乃取兩白鴈畜于家庭庭故有數赤鴈皆走避若不敢伍一夕野狐入庭中齧赤鴈殆盡而兩白鴈獨存又若不敢犯者鄉人益異之曰其為孝感無疑矣時吳文定公寬王文肅公俱偕為孝感雙瑞記王文恪公整李文正公東陽諸名賢皆歌詠焉先是□□公終公亦嘗廬墓側有芝繞廬而生其墓在瑞雲山中地實多虎夜有豺驅虎遠去鄉人聞之尤以為異而士大夫亦嘗形之賦詠久已播于海內矣雙瑞堂詩惟李文正公者贈炙人口

熊大司徒性至孝既貴父母相繼卒哭之骨立廬墓側奠薦如生歷已辰弦晦節必謝客獨寢曰祿養之不及可恨也至生日曰吾母有難時也惡乎樂訖其身如此

劉稱字務教永新人文安公之子以任子歷官南太常少卿家居味爽詣祠堂焚香展拜即就繼母張淑人寢所省候起居屬有疾疫家人多出避獨供湯藥不離左右及母喪之日哀毀如禮與生已無異遇忌辰尤悲不自勝

張懷禎字應祥開化人父邦達任知縣有罪當刑伏闕陳情乞以身代上悲憐其意俱釋之尋陞邦達監察御史紀善江秉心紀其事陸太參容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夜嘗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致醉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哭號于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為助其葬母沒哀毀骨立廬墓側哀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閔門嚴肅妻失愛于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為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

卷之一

孝廉前

三十

李方鏡平人少孤事母至孝定省無間寒暑家貧業漁以美者供母餘乃鬻之不二價成化甲辰颶風怒濤方所居蕩析奉母出無所避遂背負其母以死收其屍尚負持不解邑令張濬聞之治殮且旌其事林濟民海陽人成化丙午舉人歷官知縣弱冠時母病篤強命之娶婦至門而母卒足不入幃守苦次哀毀踰禮及葬廬于墓服闋始合昏鄉邦大稱之

陳思禮四明人七歲父蚤世母石氏誓不他適以鞠育之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勤暨弱冠母與之議婚已而母沒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沒何以娶為親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昏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嘗書其傳曰遠則易忘人之長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恆言孝衰于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

儲耀字靜天號柴墟泰州人成化癸卯應天解元甲辰會元廷試二甲
第一初授南京吏部主事歷官南京吏部左侍郎諡文毅母王淑人疾
時公為諸生祠禱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強公
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
力別營墓域每日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期揚顯既致政歸疾革取
紙筆書國恩未報四字而卒有所遺鬚髮手足甲各以囊隨殮初登鄉
試歸至儀真即號泣赴家痛母氏不及見也

何景韶字仲律故僉憲景明之兄也成化丙午舉人歷東昌通判父嘗
不悅候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驚曰為誰也應曰兒
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不悅
胡汝孺字良弼號竹巖寧夏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尚書幼時母陳太夫人病日暴熾方讀書歸見之曰母日若此吾何
忍用明也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日母夢
神人告曰爾無慮爾日為也爾子孝爾日為愈矣夢覺腫翳漸散不旬

卷之一

李順

三十一

日而愈至為主事聞祖母太夫人之訃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
已
姜昂字恆類太倉人成化壬戌進士歷官福建左參政嘗知河南府時
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疾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
府佐或教授他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

周昇字文譽宣慰司人成化間父嘗贊事宣慰時翁朗克渡土酋依山
負固不奉職貢所司檄其父往撫父冒暑穿瘴抵巴煙寨忽瘧啞昇方
弱冠聞變馳視之已七日矣人曰不可起也昇籲天求代到左臂為羹
以進至夜乃蘇寨長老義而來觀者衆且以告諸酋酋皆感動率五十
九寨推牛敵血誓以不叛月餘齎所輸賦集兵送昇及其父歸宣慰宋
某擬以封股事上聞昇堅辭寢之正德戊辰應貢授四川鹽亭訓導蜀
人聞之喜得孝子為師以老懇乞歸行李蕭然日與耆舊周旋澹如也
子鑛舉人常熱訓導

夏鉞者夏太常寅子嘗舉于鄉太常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為吳中

一時人士所宗鉞奉之甚備太常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
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太常所善客集城外之盤桓以肩輿昇太
常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者太常之別業也太常晚歲優游凡二十二
年而下世養志如鉞亦可謂孝矣

沈忠歸德衛人父疾籲天願以身代父卒母姚氏喪明忠送死養生盡
禮未幾姚卒廬墓手自封植成化間旌忠後患癱卒長子澆季子翰廬
墓人謂一門三孝

郭威襄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
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卒公廬墓晝夜呼泣不絕臥
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汝固純孝惟
竭忠報國為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
吳凱字廷輔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即步入趨候衣冠
拜床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既葬每日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運土封植不
資備役

卷之一

李順

三十二

閔玄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沒廬墓服闋復追喪三年乃服除三十餘年
廬墓如居喪日成化間事聞旌表
李大綱字弘舉海陽人清修苦學早喪母事父以孝聞父沒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成化丙子既領薦以榮不逮親不燕鹿鳴士論重
之

何鑑字世光□□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宜興知縣歷官兵部尚書公
天性孝友事父模菴公與太淑人雖貴侍立終日承候顏色無少怠兩
居憂制痛恨不及時奉湯藥哀毀骨立出廬墓左凡墓上竹木皆手自
栽植大祥後感寒疾親族勸之始家居嘗咏詩曰思親未遂曾參養報
國徒懷祖逝心蓋其初之所志壯之所行念念以忠孝為本
余全藤縣人天性至孝成化間賊陷城執其母去全持金贖之賊索無
厭全泣以身代賊遂脫其母而殺全時年二十鄉評悼之

汧陽安裕王誠列秦康王諸孫弘治乙卯父端懿王遺疾甚王衣不解
帶食不變味湯藥必親嘗而後進之每夜稽首北辰乞以身代端懿

王枕塊寢苦盡新酒肉雖醴醬鹽酪不入口將葬霖雨王禱之而霽葬已霖復大作明年墓上嘉禾生一本雙穗嘉瓜二實共蒂所植墓樹挺秀不萎慈鳥異鳥環集其間王竟喪衰麻不去身獨處齋室以母馬妃早薨不逮已養追服蔬食者復二年弘治辛酉冬雪中萱草有花人咸謂孝感所至

朱恭靖公希周既以大家宰致政歸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于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為證脫犯吾父之諱亡魄何安小子切記之

王大京兆震初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為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郡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華比部雲無錫人事親孝登第時嘗試館職君不願徑假差歸曰雲親老矣是行也冀得見吾親耳翰林于吾何有

羅欽德字□□號介石又號毅軒泰和人□□□□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既致仕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兄都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齊翁或不悅輒長跣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歸日暮侍几杖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壁微言細行札記靡遺微時曾淑人嘗為製布履既貴猶舊藏之提覽輒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

卷之一

孝廉

三十三

石鼎潭源州學生居父喪廬墓時天雨大作山水泛漲生仰天哀禱其水至墓分為兩岔弘治五年疏上旌表其門

林公鵬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滿意則跪請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稟而後行及守蘇郡每退食必令公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答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彭澤字濟物金城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刑部郎出守徵性至孝在郡迎養以日出視事不及侍食夕饋則入酌酒為壽父喜琵琶澤嘗踞彈為歡及沒徒跣扶柩出欵浦諸挽舁賤者皆遍拜勞苦之公初會試二場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即束裝歸朋輩勸其終場必取高第

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遂抵家母見之喜尋亦病愈沈寢字言玉嘉人母病日或云平旦以舌舐之可愈理如法行之三年果復明父有瘠疾僮僕不能起立理日夜扶持不離左右聞有李神鍼者能起痼疾強要致之李欲為灼艾理以身試痛甚恐父不勝因請止是夜父夢神人語曰吾感孝子意為汝鍼之鍼下驚汗疾遂愈弘治九年詔旌其門曰孝行

盛全普安衛戍卒家貧而孝母恆疾齋戒三載弘治己酉二月母病革不能為藥度勢不可活詣城南龍王廟齋沐秉虔仰天禱焉質明剝腹出其肝封之死而復蘇持歸其妻和羹以食其母眾聞奔至廟血跡在地壁書盛全為母四字恐死患及鄉人也有司憫其孝給之醫藥七日而瘡母疾亦廖正德丁酉卒甫田林廷弼賦普安盛孝子歌曰君不見塚中鶴其母死其子銜草以祭仰天絕頭死而同巢又不見林中鳥銜食哺其母遠枝晝夜不飛去以翼覆母聲號呼物類固如此人靈不如物家家愛兒如愛珠兒生母命誠須與兒夜啼母夜起輒語溫言勸語

卷之一

孝廉

三十四

視兒饑母不食兒病母猶泣兒出遠道母倚門黑風赤日思寒溫兒寸草母春暉心欲報願則違不能致願榮具甘脆床頭無金瓶無粟番思一夜腸百轉母益病兒益貧母身重兒身輕兒身自母身出皇天幸燭兒精誠肝腸一縷入羹載母命可生兒可死母病痊兒疾痊一時義事誰與傳割股奚須並牙煩貧哉此子尤堪憐嗚呼貧哉此子尤堪憐廷弼林見素先生也

寇公涂水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於京師一日聞父毅菴先生病嗽急即暮裝晨歸千里六日夜抵家侍湯藥不解帶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公至喜疾愈鄉人稱其孝感

何字新字子完博羅人性至孝父浴蚤卒每遇忌日輒悲慟不食事母甚謹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號泣不絕聲獨居於中門之外不盥不櫛不爐不扇衰絰不去身葬之日鄉人感其行致奠七十餘筵時積雨輻車屈道隨在輓晴既葬躬率子弟負土成牆自誅茅廬於墓側其居廬惟麻衣草履粥饘薑藍而已形毀骨立哀動路人夜有虎蹲其門宇

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盡蚤食我無徒相怖穴壁視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決旬易二虎如瓜代然字新忽有危疾鄉人昇歸治之虎亦去疾愈遷墓又復來遂視之若素素者家無應役之童畜一大每五日止候墓所有所需書片紙繫之遺歸家人即其備使負至居廬廬前嘗有慈烏翔舞冬月梅先實竹孫枝駢出閭里婦孺莫不流涕感動稱爲何孝子有司以狀聞有詔旌其閭弘治二年當大比主司初入境藩臬諸公迎謂之若暗中摸索得何孝子者即糊名不媿古里選眞足爲得人慶矣是科字新果中式所司大喜字新嘗遊白沙陳公之門陳公書卓行二字并遺以詩曰遠舍烏成陣終年虎臥門山梅初並蒂冬竹又生孫蓋實錄也計借不第受業成均同舍生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絞帶牢不可解故事國子生次第試事書選亦視爲淹速於時同舍生皆推先字新祭酒謝文肅公鐸大激賞爲紀其事弘治五年詔孝子嘗被旌者不次用之於是銓選破格授字新南京光祿寺良醞署正秩滿遷宗人府經歷兩任皆得贈父如其官母餘安人進宜人請告展省卒於家

卷之一

孝廉

三十五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其姑不得已還馬氏於母改適余姓不知馬氏已姓四月矣月足姪生即用也明年永貞歸快然於懷其伯父廢翁寬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即持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子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琦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琦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畬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即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以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

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誠推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孫氏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考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忽東墜祠墓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廉糧所以維世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嫡母同處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其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如今耶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弘治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其父文耀公在殯倫倉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即與其妻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

孝子虞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幼時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

卷之一

孝廉

三十六

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祖翁憐其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懿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可言弘治辛亥父遺病孝子侍疾醫藥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毀吾身無災吾親久賴爲紼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斂殯卒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寢磚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備陳平生所用又作哀文三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飲哀奠一如其父遠其內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子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違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尚書碧川楊公大參曰齋張公修

為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鳴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若助之者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長洲人父沒遂捐棄儒生業絕意干祿有諷之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為命乎獨奈何越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枕席滌廁論以為常母欲有所往輒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鄰嫗故相權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為家母念不置先生臨而言曰夫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共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詠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詣固請相見則固謝不往敦守令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收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即公賜渥矣公益嘆異

黃畿字宗大香山補郡諸生同舍生攘雞賞酒邀之謝不往即束書歸曰是固嘗業舉擢場者吾胡可與侶哉自是絕意進士舉隱居粵山

卷之一

李順甫

三十七

之椒平生未嘗袒露星月下夢寐為不善言必叩齒籲天以謝居暗室抱寂終日臨妻孥無有情色天性至孝孝君既葬日猶哭諸墓方晨有虎突至則俯伏而去旁有山人廖翼與一頭陀見之大駭畿不自覺也翼為作黃孝子感虎歌曰黃孝子遇於菟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吞於菟恬若無於菟初來威烈烈咆哮未發石欲裂須臾俯伏孝子前叩頭致敬腰為折吾儕旁觀股方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蒼旻嗟爾於菟良有神

徐珪字信卿江陰人乙卯舉人弘治乙未會試適言官華昶劾學士程敏政薦題于徐經唐寅證及于君乃與昶同下詔獄覆視朱卷在不取列其事乃自然卒坐黜名并其舉人亦去父鼎永州府推官怒其如此遂數斥詬君君亦自放達每出禮度家人邵宗源趙錫者以讒巧得志於永州數作不法君每痛懲之乃皆含怒以讒於永州疑焉比君偶失饋圈黃金也乃答侍僕於勉勉及其父真亦積憤結源錫君於母吳氏云君有欲將之心如陳南金舉也既久母亦信之遂及真等各寓

書於永州永州即以爲然棄官歸家日尋索其惡未幾君之羊食田永

州赫怒即入書室梓髮擊召諸家人以其未死也昇之庾室灰眯其目釘貫其顛積米于其軀體而君遂絕夫君不得舉人已矣乃并其齊民亦去嗟乎讒言之難明也久矣夫信卿求仕於國而以誣見黜求克乎家而以讒見殺雖或微行小節頗有隙致然而嬰毒冒害又何若至是烈耶則古之人不得於君親者又何言乎夫至愛莫如子也乃有手刃之慘夢寢亦不變鬼神亦不告疑若無天矣然君死之夕雷電繞舍遠近驚異而永州考諸家人無驗與悔不及則雖有天又何後耶至禍莫如身見殺也乃君既不知逃而一時諸姑伯姊兄弟叔季未聞有被髮嬰冠之救疑若無人矣然君死之後哀有傳誄有詩祭有文至江陰有志載其閔達僮抱負書藝死於家奴所讒人咸傷之則雖有人又何後耶君之子中孚言及君事涕泗交頤或以怨天或以尤人豈不以君遭人倫之變耶

卷之一

李順甫

三十八

王軛字載卿江都人弘治己未進士性孝為諸生時父病思食柿以非時不可得遂終身不食柿

梁東之字宗海德寧人舉弘治辛酉鄉試仙居知縣性至孝友祖母溫病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兩月不解初放榜下第者哭東之亦哭人問之曰幸得祿於主司而親不逮是以悲耳

陳獻章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

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後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太夫人耄康強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其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日向者為親娛耳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諡肅敏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啜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旁猶毅然

廖紀字維修九江衛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嘗於外艱解

官歸俄值事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內外居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
去後居喪走避者其父母柩多為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歸然無恙人
謂為孝感云

方重杰字思□□人故簡肅公□□家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官專
值黎人符南蛇構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偏叩諸神扁弗
効重杰皇皇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以母育願母生即眇躬奚
恤哉乃密持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
兵即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殯殮弗忽於禮哀毀殞復蘇年方十五也粵
諸父老靡弗咄咄異之扶視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荒林野藪聲嗚
嗚孺慕使人不忍聞世宗朝巡按御史曾珮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表
王公忽為太宰日疏題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准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
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至親無人可託乞要就於本處或附近
府縣學校教授教諭以便養母情實可矜況本官辭官居卑辭富居貧
豈得已哉合無俯卹其情授以附近地方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
便養親終仍除僉事職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為臣下忠孝
之勸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除授直隸常州府學教授

卷之一

三十九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目錄

孝順後

往行

何燕泉	李孔修	邵寶
李東陽	韓紹宗	陳茂烈
陳真晟	陸燦	鄒吳
鄧儼	謝麟	景陽
魏校	張芹	黃宏
徐聰	楊旻	潘絲
唐龍	張文獻	顧璘
唐侃	景濂	楊廷和
呂椿	楊士雲	容師偃
雷士積	劉遇	楊繼盛
歸鉞	趙德宏	李諱
吳玘	李茂	方鵬
鄭王厚烷	孫堪	王敬臣
周聘	游于廣	秦涇
胡德	何敬	唐儼
楊信民	陸師道	何倫
崔鏜	翁萬達	丘緒
夏恩	陳完	姚弘
歸可正	高承順	王伯化
王在復	陸銓	蔣夢龍
梁策	諸大綬	馮恩
王問	萬士和	郭山
黃觀英	張大韶	王鑑
周奔	顧鼎臣	王嘉祥
張瞻	曾綸	包世熙

卷之二

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李學梅	朱嘉賓	張汝濟
陳于陞	王祖嫡	趙重華
王世名	楊成	韓世能
方賜	呂炯	倪應勳
史記勳	侯一元	李文詠
西河恭定王	黃仕儔	田濡
周復俊	李源	劉崧
劉廷梅	徐駿	吳鎰
蔣孔暘	李信圭	徐顯
李錦	林挺春	鄭綺
何世錦	張基	王子奇
李富	包實夫	徐恩
徐瓚	高明	柯潛
揮使王某	羅輿	何繼宗
黃良豐	白承宗	金子安
姚木	趙漢	邵統
孝乞兒	韓顯	徐禘
郭擦	長安孝子	洪遇
王表	趙彥忠	譚紀
段達	陳鈍	黃乾清
周則義	吳禮	高厚
申孝	孫著	李茂
杜瓊	曹湫	薛宰
吳孝先	孔江	姚周甫
蘇琥	嚴正	吳榮讓
曹昌	顧琇	孫庸
劉平生	嚴銳	徐藻
黃曄	鄭之垣	夏陽

姚甫	陳寰	王原
程振	楊麟	范確
張榮	韓鳴鳳	張詩
張尺	毛聚	王韶
吉安嚴姓	王應元	唐治
許恩	康與稜	張起
崔永	劉載達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東萊 牟應綬 甫 訂

孝順後

往行

何燕泉性至孝父卒扶柩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柩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公得其欲嘗扶母避盜危急棄妻子以脫母比還則妻子猶存人以爲神庇

李孔脩字子長順德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鞠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得其情乃大加禮敬

邵文莊公寶家居辭友人稱泉翁書曰某幼也孤育且教于母太淑人太淑人子惟某某請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比歸而病重累親心幸愈矣然親心猶未能忘也每見吾色煦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以悅太淑人者我思古人于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

卷之二

孝順後

一

效之蓋無不爲也然吾年踰五望六矣距古之稱老者行將及之夫病且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于吾親也古者親在恆言不稱老老不可諱而若諱焉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于吾親某也懼敢辭惟重爲親圖之李公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略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父猶候之資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又曰父不欲傷公意遣孫兆先以一詩示之曰朔風凜凜雪漫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夫寒公自是赴席必先歸
韓紹宗爲福建副使念宦遊不侍張太宜人每歲時伏臘輒嗚咽泣下時遣人問起居致甘苦其得俸金盡以遺兄以奉太宜人雖福建萬里之外猶爾也太宜人晚年失明公輒夜夜拜北斗籲天後數年有醫至家門自云能已目疾遂以醫太宜人一針而愈公之兄方入取謝資而醫已去蓋異人也

陳公茂烈嘗爲御史陳情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五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老愈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遠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于茲將二年矣願非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可多得况臣又無舅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各天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即報主之心亂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身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尙期涓埃之報于將來効大馬之勞于未死臣心實懇切上閱其情許之陳真晟字利夫泉州布衣家始微賤父爲打銀匠嘗攜公執業主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贖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日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詳理學名臣錄

卷之二

孝順後

二

陸公際字浚明長洲人以庶吉士出爲給事中言事忤時宰謫貴州驛丞遷永新令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署其堂曰夢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錄也撫臺高都憲公詔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既歸事母孝母失明公旦夕惟所以娛母志者不得日從伎音樂公遂若好伎音樂者母捐稅一日悉斥出之終其身不聽音樂矧寡而貧公事之如母也撫孤甥皆極厚恩禮
鄒吳嘉善人母年七十因父視故哀慟喪明吳延醫治之不愈朝夕禱

祝祈以身代俄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人謂之孝感

鄧儼字時望南昌人文潔公之父也為兒時哭其父能毀成癖疾乃與其兄弟竭力供俸母李氏當李病且殆公倡兄弟晝夜籲天且哭曰有子四人使母食貧而又憊也生何用子為請各減算以益母壽公又進

日如竅言者請亟死以當母罰因倦伏而長公忽醒呼曰願余聞空中語削黑籍回祿馬此為何而李亦暴呼公速予我粥適夢有緋衣者以

一丸藥藥我齒間至今習習芬也我饑思粥矣亟進之盡數數實明而起若亡苦者蓋又四年而李始以老終公號痛曰今者之願減糞以益

母猶昔也而不驗者何也于是葬而復倡其兄弟廬墓板柏之慟天地慘悔且夕黑虎三匝繞而前伏若家畜然靈鶴來巢廬中虞祀輟而枯

竹掛幡紙者復榮人以爲孝感云

謝麟高安人應例監生正德初華林賊劫其家麟負母以避賊追尋益近家人速之走麟曰母在安忍棄去既而劫其母麟奮力奪之母獲免

麟竟死于賊

景司業場生平仁孝篤至太孀人中年喪明以公能得其歡心年經八十雙目復明及承恩封里中相傳以爲異

魏太常校性孝友每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語無恙乃即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

張公芹嘗爲浙江副使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跪闔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

病廢

黃參議宏既爲逆濠所殺其子紹文聞計赴難比至難解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僞命亟易去扶歸人多其識云

徐聰字文博偃城人嘗亭灑上於是稱灑亭先生正德間以貢爲醴泉訓導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廉孝聞春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

禱而行彷徨叢薄間得櫻以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筍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蚊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命矣

楊旻字克彰淮安人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沒

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楸類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

布政使蘭陵陰丘陵昔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上聞旌其門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張汝弼曰

旻之事親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剔肝割股之奇白鳥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

潘絲字朝言歙縣人□□□歲貢官北勝知州故尚書旦叔子也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

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即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媪獨無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媪歸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

言卒同舟奉翁媪歸母大喜既又以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鑿翁媪既沒則惟鑿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

唐龍字虞佐號漁石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郟城令歷官吏部尚書嘉靖丙午夏月公病弗能朝三上疏乞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爲稱老

忘君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輿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年餘權附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

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爲欺狀詔復公原職賜祭奠贈少保諡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

之存焉

張文獻字道徵湖口邑庠生父早喪事繼母王氏甚謹家貧授徒養弟妹竭力婚嫁正德七年流賊突至其家獻以母疾不忍去賊感其孝遺

之以金

顧司寇璘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人

唐侃字廷直號默庵丹徒人正德癸酉舉人歷官南刑部郎中生平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罪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履地夏不惟冬

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

景濤字濟之號蕭津蒲州人正德癸酉舉於鄉其叔大參公致政歸乏
嫡嗣懇公母王孺人求公為繼公痛違所生泣謝不忍後勉從母兄命
權奉叔養庚辰登會試辛巳賜二甲進士第以出繼無貽封父母例作
書告叔翁請如約書父母籍誓毋忘叔父母養祀以全家庭孝友詞意
誠恒聞者驚焉尋授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便省母叔由全恩禮日念
遠違母叔常鬱鬱未期忽膺疾告還二年疾愈遇詔促諸在告者期甚
迫人勸公行公曰吾母叔老而依我甚懼違孝致忠非時也竟不赴叔
父母先後卒公侍疾執喪一如子職督役人治塋墓率子孫歲時祭享
期百世無替叔遺豐產尺寸無取歷官順天府尹

楊廷和字介夫號石齋新都人天順辛卯年十二舉於鄉成化戊戌進
士為庶吉士正德丁卯入內閣諡文忠父曰留耕封少保公卒於家計
聞旨下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即疏言該部自能據
禮覆奏聖明必能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

卷之二

孝廉後

五

朝用是不候吏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禮得旨
卿春宮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重特遵先朝故事為國留卿
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以副倚毗至意次日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
宣諭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少保喪事已令該
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公再疏陳情得旨再覽奏具悉卿迫
切至情但內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為念再勿固辭
公又疏言臣為先臣長子理當主祭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
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旨卿屢乞守
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即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
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城公既歸上每臨對左
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甫八餘月遺少監秦用齋奉璽書宣諭并勅
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而詔旨即到
家三月而勅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縹緲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
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况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奉措風化所關喪

西園聞見錄 卷二

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
籍故事為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上批
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即
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
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之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遽難
馳於道路哀毀之狀亦有覲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上鑒其真切
乃批答云卿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
先回待卿服闋還着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
喪于家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自公始也

呂少宗伯持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梓夫寔之凡父母賜書
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聞期功總喪必為位而
哭其父渭陽公間責次子梓公跪勸之梓逃乃扑公仆地受之怒輒解
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恆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盡白渭
陽公卒哀毀嘔血先母宋權厝城東至是啓墳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

卷之二

孝廉後

六

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跌踣泥中會葬者皆感泣稱孝既葬
廬于中門之外旦夕號慟
楊士雲字從龍號弘山雲南□□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戶科
給事中中以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廣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
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丁
外艱哀毀骨立與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飢粥如在喪次萬
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
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幸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
容師偃香山人父罹癱疾兄弟六人惟師偃侍朝夕不離側正德丁丑
寇掠其鄉人各奔竄師偃負父而逃賊追之急父麾使遁去師偃不肯
去泣曰父子更相為命去將安之俄而寇至俱被執縱火焚其父師偃
泣曰父病且老請以身代寇舍其父遂就焚死時年二十
雷公士楨字國柱為諸生時其父曰南河公故大司徒韓恭簡公邦奇
婿也南河布衣以高行重于鄉新市鎮有浮屠舍適暴吏張某以戶部

郎請佐同州行縣至鎮欲假浮屠息僧扇其戶及持之急則詭曰是韓尚書婿司其鑰某大怒不詳察即命隸卒擁南河公來推案大呼撲交下如雨時國柱及兄士輝俱為諸生往哀訴不聽乃以身覆父背上願代受撲亦不聽愈怒南河公竟卒已詢知國柱明經有名也復造別辭媒孽之督學與某為同年友將聽之郡邑人士大不平有仗義者直剖其所以然督學聞之乃已國柱鬱鬱痛恨每念及輒哭泣至嘔血數升誓雪冤因號雪庵後暴吏發背疽死乃更號墓庵暴吏膠州人國柱卒後二年其子舉人某家居有友邊生過握槩歸而暴卒邊氏與張素有郤因以鳩死訟之萊州推官李某治其獄榜答舉人百餘加析楊焉猶用大挺數十不已竟誣服後鄰郡推官覆案出之時孫公鑣巡撫山東閱其獄邊生老故有宿恙實非鳩也某雖脫死然其受榜答則已過于南河公其無妄亦似之李推官關中人人或謂故為國柱復仇者綜其實不然然亦足以雪南河公于地下矣

卷之二

孝廉後

七

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痞遇寒輒甚過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其後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倚廬水西殯側至終喪不歸所遺衣飾盡與幼妹及兄弟之女即犬豕畜之殯前死則瘞之不忍呵斥楊繼盛授御史一載餘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勅贈寧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之養吾志決矣後母死廬墓六年哀毀骨立屢薦不起朝貴嫉之革不復用復起又直言馬市忤旨逮獄八年降陝西狄道縣典史歷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以上言輔臣嚴嵩罪死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諡忠愍勅祠旌忠繼盛臨刑詩曰浩氣冲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子應尾因號補亭後以廕官京師每過西市輒涕泣同車西市椒山受刑處也

怒逐之于外乃母子飽食孝子屢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積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忱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萊大人嘉靖壬子孝子錢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太僕震川歸公傳其行

卷之二

孝廉後

八

趙得宏字有容號南溪鶴慶人□□丙子雲南鄉舉初選順慶府通判歷慶府左長史父嘗為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痢公日嘗冀初冀苦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貨營殮借傭人肩柩以歸跋涉萬里無一日輒傭人人見其書生任勞為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回家省母省畢歸墓所墓鄰曠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餽贈有加焉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孝行上聞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

嘉靖初都御史李璋以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妖人李福達罪及原問遂與御史馬祿遣成璋請雷州子諱舉進士為都察院都事陳情代成朝廷建之尚書王果亦成雷子世雅官按察使棄之來省戀戀未忍去一夕果與客奔夜五鼓遽卒遂扶柩歸南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側

吳玘字汝瑩號南岑□□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參政為廣東副使日縣吏植柑分巡廨中問遺君君曰此官物吾不可以食盡易錢輸之庫連寇平都御史張晏具金幣勞君因辭以免周太宜人病痢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太宜人以食芋遺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必奉像積懸之祭則展拜以泣玘病不能言數引手上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領之而逝

李茂大名人徙家江都性篤孝父興壽臨卒謂茂曰吾病且死母老爾

善事之茂泣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日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
又禱母壽每夕籲天乞捐己年益母孟氏踰八十而沒正德九年縣中
火災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茂撫棺號泣風返而滅時皆以爲異感有
司以其事聞庭表

方鵬字其大嘉靖丙戌進士初爲庠生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
百計順承有女弟自馬出馬云嫁吾女必鬻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果
鬻居稱貸以爲奩助父祭嘗病篤吐血一升跪而吞之幾不自保尋
父沒親刻木像飲食必祭曾他出夢父有怒色醒即歸視有家僮簪其
像號泣治之孝感如此適歲飢家無宿儲有司知其賢而周之穀二十
斛隨遇告乏者即分其半與之及得第痛父母之養不逮祿遂終身自
薄其奉

鄭王厚院嘉靖六年嗣位二十七年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
克己存誠諸箴復演連珠十章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諷詞語切直上手詔曰汝規知宗室有誘誑者故茲效尤汝真今之西

卷之二

孝廉

九

伯也罪其長史再逾年而盟津長子祐椿許王跋扈詛呪煽惑諸不法
事上大震怒并責前四疏不臣奪爵幽鳳陽世子載堉亦篤學有至性
痛王非罪見繫不敢安寢築一室王宮門外席蓐獨處者十九年穆宗
皇帝即位赦免還國歲加王祿四百石世子乃復入宮而居萬曆二十
一年冬世子疏請宗王得令儒服就校毋論京外職第入式者視才品
器使詔允行之二十三年秋復上言曆算歲差之法此宗室之罕觀者
孫堪字志健號伯泉孫忠烈公燧之長子也以廕錦衣衛千戶嘉靖丙
戌武舉第一歷官都督僉事性至孝忠烈公既襄事公即結廬墓側蔬
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產塚上人以孝感所
致

王敬臣性至孝繼母郁安人性下急威儀稍拂意即沈湮至毀器擊牀
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踣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
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其父陽湖公致其仕歸先生每爲邀又太史
王吏部陸尙書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絲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

西園聞見錄 卷二

大冠送于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
分必擁簪迎于戶或風雨則迎諸途己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簪微
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特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
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
失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
三年陽湖疽發于背先生親自吮吸臥牀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
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生母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
爲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廩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
燕女弱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陽湖
老而足不良于行先生復絕內移牀傍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
病轉劇夕十數便先生臥不交睫微聞警效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
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焉

周聘字延聘號克齋□□人父鏡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必告弱冠籍
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

卷之二

孝廉

十

子服青衿乃不能偷倫翼翼爲兩大人色雖惡用嘔嘔佔俸爲溫清定
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
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復躬斤斤不遺匪彝
應試于池州羣寓一樓盛夏袒裼適有黠婦競趨而下觀延聘獨衣冠
危坐樓上曰使知樓有人父卒欲附葬先隴宗人難之延聘曰匪宗人
之尤惟子不肖有罪哀莫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
襄焉壤間一巨墓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經不去其身哀號不絕于口
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闕苦敗塊刑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
白嵩言之邑令李公尙默參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
八兩使諸生齊則肅往爲營葬于時宗人感其孝許葬先隴或謂當詣
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
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闕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史
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

游少司寇居敬以雲南巡撫被逮時公少子于廣年十六自會城以書

達公欲護公之燕公辭曰兒護母南還且寒凍甚事堪此苦耶廣以年
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既鮮滅獲豈忍父獨行毅然冒寒凍侵露露奔
走于崇山峻嶺間晝夜馳驅三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筑界
廣且馳且飢旬日始逐公于普安驛公且將發廣至公淚淫淫下撫廣
曰吾身已致于君矣兒豈堪此哉兒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依
其父馬上風霜百餘日草宿露餐涉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除服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
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同母心父臥病鄰火及臥所扶昇不
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父沒廬墓終喪知府鄭登高勸覆上聞未
報而卒

潘十藻曰吾鄉先輩藻潭胡公德故江西參政棄官歸養嘗于九月節
日奉母泛觴為歡賦詩有佳辰九月半老母八旬三之句傳者以為樂
事今尚寶胡湛臺公用賓初令樂清以父春秋高留妻子侍養獨挾二
駃童隨擢南道御史過家省父相對歡甚夜則抱父足而臥凡三日以

西漢周見錄 卷之二 十一

父固命乃入私室為御史乞終養父壽百歲而逝贈于九旬者三而藻
潭之子江湛臺之子藻皆以孝稱里閭私相艷慕之

蕭山何敬者父舜賓以憲副坐註誤論戍留家一日駕樓船渡江與蕭
山尹船值尹倉皇伏謁誤以為當道舜賓愕然出不意因跪謝過而尹
內羞其下人性又陰狠竟致其逃伍罪械繫解戍陰令解者問道至餘
干斃之一敗寺中敬切齒父仇祈策于姑蘇父之密友參政黃某黃難
之曰事何容易夜分遣就寢敬通夕不寐黃輒從戶外呼敬名敬輒響

應如是者垂二年日不交睫黃乃嘆曰子可報斯仇矣資之金而陰為
決策尹鄒姓故以給舍謫日夜冀還官去乃偽為邸報鄒某陞南京某
部主事鄒得報即解印渡江敬因邀之舟中毒毆之灌以不潔令不死
而瞎其雙目憲司驗尹既斃廢而心頗憐敬為父發憤敬母又得參政

資之京過登聞鼓訟父冤事下并鞠竟逮前諸解人抵死鄒與敬俱論
戍在繫會赦俱得出敬終以未得手礎仇人之胸為恨蓬髮垢面身不
衣冠比于罪人鄉里稱何孝子云庚戌進士會稽胡崇曾孝子甥也崇

曾之子今進士琳

唐儼湖廣全州人少遊鄉校父應嘗知郴州歸老于家得危疾時儼年
十二恆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封
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為耶可以生吾父吾于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鼎
臠進之父歿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
而沒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遊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
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
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于是割右臠肉以進蒙而蒙病亦
愈儼聞母病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
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
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為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于親矣儼事嫡母甚謹
生母宋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母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沒二十
年而宋沒儼朝夕號慕葬宋于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負土惟從一
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亦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或相其

西漢周見錄 卷之二 十一

勞儼曰吾為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
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
上其事于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于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
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
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于太學生云

楊恭惠公信民葬母時情夫昇塚石每夫公代其昇數百步人遍乃止
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于心安乎

陸師道字子傳號元洲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歷官尚
寶少卿母太宜人數病氣宛篤每發先生親侍湯藥臥起未嘗少間夜
輒焚香籲天祈以己算益母更封股臠以進霍然盡解尋復病失明先
生三為鮎目復明

何倫字宗道號東山江山人天性至孝一日母失鵝豚陽為尋覓而陰
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殮一
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

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對使者拜受于家終不造朝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

吳桂芳曰今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南部來董軒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尉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于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買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于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娼婦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刃以歸娼娼所在娼適掃于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

卷之二

李廣

十三

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不吾信殺人之刃尚在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于上詔下法司議于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并釋之乃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于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為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予觀于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于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于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子于狂狴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之所謂從容就義曷以加焉史稱燕趙民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翁大司馬萬達奔梅齋公喪號慟幾絕十二月抵家哀毀骨立親負土築墳上下山崗日數十往返不少懈或止之曰公身佩國家安危何若

西園聞見錄 卷二

至此耶公泣曰舍是奚所伸其志耶然卒以此憂勞成疾

丘緒字繼先事波鄆邑庠生里名丘隘上舍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已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年尚幼或徵詢以母故輒歎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類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靈靈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己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倫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緒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緒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查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龍寺前云次日上郡僧一人憇于途知緒為丘氏也漫向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安在乎緒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廐也詰以母向往故廐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平今已配皮京衛矣而緒女兄之夫則王某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為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

卷之二

李廣

十四

于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為鄆人也而叩之乃即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于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作媒氏為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日生欲再詣王四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緒至其里歷囑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躄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勳之第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室于內聞所留止者異鄉人也悲而喟焉姪語之故嬸故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倉頭問之云適于金龍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傍矣緒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棺為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于溝則傘工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憶曾與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轉輿而出曰願執所役為先生導生喜甚即

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而辭曰當于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為金耶因授之飯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吝遊近行人惟以事波人物色之有纖履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人蓋寧人也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認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問左極亦如其言即緒從奴亦以為信矣乃緒不自信復遣奴詢于諸陳奴悵悵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于門探之為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為黃也馳而報緒緒悵不自持亟踰險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奴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遂取金通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膳怡如也緒初居母余喪瘠毀盡哀處兄弟友愛恫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費若干析產時衆議量算其貲緒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稱之嘉靖辛卯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緒二

卷之二

孝順

十五

專于朝命賜額孝子表里宅云

夏恩字□□桐城人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孝子涕泣傍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于暗室封左股一罅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孝子創臥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生父故死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聞于縣令胡公初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詔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于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概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廉伍斗錢百文父天年終孝子哀慟幾絕堊孔城之陵園墩構茅廬一椽于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于野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旦詢孝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子樓自如墓廬三年身無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憔悴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為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為誰

陳完字名甫通州人嘉靖丙午以詩魁于鄉痛母寡居誓終養母九十四歲終完哀毀幾不勝絕意仕進族黨力勸之乃授都察院都事但一拜章服而已

姚公弘謨字繼文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為人溫厚坦易而內行甚修先是公之大父西園公司訓襄城為靜澗公娶于李生公甫四旬而靜澗公以歸試卒無何西園公亦卒家貧多難不能自存祖母曾淑人乃遣李歸其家而自鞠公公在襁褓孺然也稍長具知其緣常燕居深念曰嗟乎人生而不識父不知母之存亡而不自努力圖一日之養安所稱人子乎誦蓼莪白華篇感激涕既讀書中秘以曾淑人喪歸則維舟淮壖徒步入襄城求母母李固在也持公而勸公亦大慟觀者無不洒泣助公母子悲哀母謂公曰汝父無祿姑奪我志恨不即從死地下不自意生獲見汝固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天乎公既奉母歸孝養備篤所至以安輿從母沒為結廬冢傍孺慕不置嗟夫賦隴絕裾千載而下猶為于邑若公者九當其難即壽昌之卓行不能過也

卷之二

孝順

十六

歸可正者嘉定縣學生嘉靖中倭犯嘉定迫門縱火燔民舍民悉竄避而可正有祖母年八十餘已而病羸羸矣可正強負之竄會天雨濘阻不得前卒遇賊賊惡見婦人必欲殺其祖母而姑斥可正去可正哀懇願以身代賊不可比刺刃可正以身覆祖母併殺之

高承順華亭人性至孝母亡哀毀過禮父嘗疾劇厄于風順哀禱獲免嘉靖壬子父遇倭迫之以兵順延頸請代倭兩舍之子振聲亦有至性人稱為兩世孝子

王伯化明州人孝于親嘉靖中島寇犯浙母虞病不能行母願伯化曰吾度不能行兒第去徒戀我無益益祇殄爾父嗣也伯化再三哀泣不肯去寇至將刃其母伯化力抱母頭稽首請代寇憐而舍之母獲以壽終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煮讀書城外朗澄庵本年五月初九日同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聞

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毆求祈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即以
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力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
相扭不釋手

陸處士詮字子器長洲人故吏部主事沛之父也自少警敏有至性父
沒甫弱冠而兩小弟在襁褓中孑然也則外以筋力稍給朝夕而內俛
仰奉母孺人盡其歡一餐一脯必問所欲得以進歲時果蔬不先獻不
敢食或時躬滌廁輪不令母孺人知以爲常嘗有羣盜扶關而入處士
亟負母出棄其貲不顧曰貲散可復得令母孺人驚悸奈何母孺人卒
處士髮種種白矣其執喪哀戚甚悼至于骨立其孝謹如是

蔣夢龍字子徵長洲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浙江參議爲諸生冠其
偶時父奉政公卒大母龔固在見公毀瘠甚憂之公乃強食以慰大母
服闋當赴雲間試學院以大母病遠巡不行日報劉之日短矣吾寧落
諸生藉耳尋以海警罷試奉大母終事無遺憾焉倭夷內訌所在焚掠
公倉皇奉大母極淺瘞之祖塋形家言是且觸忌必喪主當之公不顧

卷之二

孝廉傳

十七

遂病足三年小愈大母及奉政公葬不以病故簡禮里中稱公孝行
梁策河南鄆陵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陝西副使性至孝七歲母病將
不起旦夕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
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卽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
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傳手孝經不釋嘗曰政本在此居官者當置一卷
于座右何國家設科不用此也慕黃香之爲人習溫被扇枕稍長法曾
子奉親百幾先意承順常若不足計偕時行部使者往往移檄書物色
抗辭逃避及登第居都下心脈脈不肯拜官其父封郎中切戒始授工
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居部署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妻封宜人侍
養未嘗以隨陞四川成都知府嘆曰我必不能比馭如王陽矣抵家蒲
伏封郎中前號泣以請封郎中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不
憶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耶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戒途抵成都
數月而入計畢疏請終養時封郎中封宜人年皆七十躬調甘肫未
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徹則必請封郎中老益好遊日遊于所知

之家寒暑不廢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闌人報至趨門迎接入候
寢定而退質明盥洗至寢門問婢侍安否安則喜稍不安即憂惶廢食
衣不解帶人言修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下拜千有餘里
不知勞二人壽並八十封宜人沒哀毀如禮既葬廬墓封郎中病脾不
能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舉七筋以進論屬衣躬親淋瀝如此者年
餘時季子歿配封宜人無祿皆不同封郎中沒既合葬廬墓側日以筐
承土首戴加墓有慈烏數百集廬下筐舉即飛而前導馴擾依人服闋
不能去墓所縵紳先生曰如禮制何再拜泣而微廬陞知府親終當補
官有司具徒御不行直指中丞列孝行以聞在郡日有胥爲妖所憑聞
而怒曰何物妖敢爾檄城隍治之胥夢妖曰梁孝子驅我去矣翌日
無恙

諸少宰大緩出後補叔國太舊制凡爲人後封不及本生公痛之是夏
秩滿乃日夜草奏祈馳封詞甚懇惻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于是在廷
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輩恩皆得並及所生如公官壬戌陳淑

卷之二

孝廉傳

十八

人服除赴闕補原官前所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
服本生者公願服陳淑人喪衰經蔬水三年踰假期且兩閱歲而後出
當事者哀公情爲疏于朝凡後于公者皆得服其本生着爲令在廷諸
臣凡若此者又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
馮恩性至孝奉母吳竭力事養少貧乏甘旨仰天哭于中野忽有雉入
懷中以佐午餐既貴日徵水陸之服以薦良辰令節必張燈設燕捧觴
上壽或板輿畫舫周旋山水間依依膝下有老萊之態太孺人愉之泄
泄優游至九十五而考終迨太孺人沒前事不復舉矣子行可公在詔
獄時行可年十四刺血上疏請代世願感動改戍尋登進士第隆慶詔
旌廬仕至南京兆尹致仕後屢薦不出萬歷時特恩再進階
王問字子裕無錫人戊戌進士歷官僉事初登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
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其父樂莘公春秋高疏改南京職方主事
便養而樂莘公雅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日
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

過省樂莘公于家樂莘公亦念先生遠愴然有訣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裾嘆曰吾終不能為温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咏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日暮侍樂莘公樂莘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諸妹如己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怡事樂莘公皆類此樂莘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

萬士和字思通宜與人辛丑進士選讀中祕書閣試數最于例得史職以不調分宜相解館且授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丙午丁其父訓導公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南遷職方員外郎得迎養李淑人于邸會淑人以疾還所司重念公母子情議假一便節取道歸省公不可曰豈有人親臥床而須假節以行者遂棄官歸竟得侍淑人終

郭山字仁仲嘉定人嘉靖壬子舉人歷官同安令性至孝友其父嚴厲非人情耽嗜滋味山奔走求之若恐弗及一味小不調輒反案折箸朝夕饋食子母竊聽戶外食已相慶歲中無一二日不得請讓者山既老左右就養出告反面常若嬰兒古稱曾參事父如嚴主烈君真有之矣

卷之二

丁父憂去父老贖金三百為贖謝却之服除不更出曰往年之仕為吾親耳今復何為

黃觀英番禺人事母至孝家貧四十不娶人勸之曰以不欲分母食也每晨出粥菜必具温湯及食時不能先爨則在市肆具精飯雜以魚肉奉母而後自具食或果蔬之屬必擇美者進其母率以為常比母卒營殯之始娶妻舉一子云尚書湛若水恆給之粟有司表其廬萬歷初卒布政鄭善基之北郭樹碑焉

張大韶字鳴德太倉人以進士歷官副使以孝聞其母唐恭人性甚嚴公委曲侍奉間有所不憚即端端長跪俟解乃起其莊事唐恭人之左右也亡減于唐恭人有宦囊必實唐恭人所即歿而發之僅飲器十餘絹數十而已

王公鑑故會事王公問之子也嘗居稽勳今鄉人傳稽勳君侍先生寶界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數命稽勳出仕稽勳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為事失期而問要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

亦重念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嗚呼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風其可感也已

周奔字叔大金齒人中嘉靖戊子鄉試嘗為灌令著聲以母夫人留漢中春秋高上書求解印綬不則鑄職巧便地就養部使者憐其意奏聞改雲南府學教授督學使者聞其行誼開五華書院集諸生之雋者令公典之歲時仍請間歸金齒為母夫人壽事竣馳還五華如是者九年遂拂衣歸裝裝僅數十金稍市石田力耕以佐母夫人甘旨白首孝養無間伯子紹稷中壬子鄉試人以為孝之報也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父旬年五十餘始生公既壯每夜焚香表祈父壽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即所焚表也後有殊批字數行末云自此以後聞田單火牛通行無滯蓋乙丑大魁之兆云

王嘉祥字兆與莘縣人早孤稍長遇父諱日雪涕不食事伯父如父登嘉靖壬戌進士授臨晉知縣復除陳留但飯蔬藿羹自給陞工部主事員外郎中以使事過里卒嘉祥天性謹愿所至事辦善事母早暮問衣

卷之二

澳寒疾病痾瘵而抑搔之門無雜賓議會不卜夜人問之曰吾謹奉慈訓不敢妄交遊貪杯勺傷母之志母卒哀毀瀕死三年不酒肉每哭隣里感動人稱至孝

張瞻字惟慎高郵人嘉靖丙辰進士瞻性至孝少孤嫡母撫之初巡按貴州送嫡母歸里母途中疾卒扶櫬渡淮風大作鄰舟多覆溺瞻抱棺痛哭籲天欲自盡頃刻波恬抵岸人以為孝感云

曾倫博羅人以舉人授廣西柳州府同知善事繼母每飯必侍母食而後敢食雖貴不改母亦祇豫如已出鄉無間言

嘉興包世熙夜夢同表兄諸澄甫叩拜城隍之神各以父年為請澄甫父錄時任衡水學諭世熙父憲副程芳也神謂澄甫曰汝父得六十三謂熙曰汝父壽止六十耳熙驚懼而覺三月衡水計至果六十三熙以既驗心切憂之密為疏詞復濟神前願捐己十齡以續父算抗辭哀懇聲淚俱下至十月熙以暴疾終時程芳年五十八延至六十三卒程芳為熙立傳

李學梅麻城人初為臬司幕僚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時據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據兄弟凡四人據為嫡且長餘孽據父嘔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據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據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齒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對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母尋死據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卒為廬居乃據焚焚獨棲芥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葉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許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者儒張姓者意據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葉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之髻高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

朱嘉賓生員龍泉人隆慶丁卯苗賊劫掠縛其父應乾于柱用火烙索金帛賓挺身手刃一賊解父縛得生各賊刃賓而死御史題請旌之

卷之二

孝廉後

二十一

張大中丞汝濟故汶上人少而轉徙于郢中受司封公月泉養育恩深雖痛念汶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顯得檄恩封月泉公為主事贈母羅為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沒公再入為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致于此極哉撲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魯把臂歎歎為留匝月起己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續之際猶惺惺以劬勞未報為言

陳于陞字元忠號玉壘南充人隆慶戊辰會試第三人改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憲萬曆庚辰以編修歸省其父太傅公集里中耆舊如任太史翰王公節公庭十餘輩為高年會公從太傅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推愛嘉陵黛玉山構樓游焉公集唐詩詠江樓者命童子歌以佐觴凡可娛太傅者無不先意承之

王祖嫡字胤昌信陽衛人隆慶丁未進士歷官左庶子父曰竹里公有文武大略負氣自喜不肯屈下文吏兩臺使者率才公有事就委用而

迄坐是取忌嫉用他註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後以公及子延世賞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果進封淑人□□□□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于衛署左右彷彿聞異香咸嘆託之公生而驚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愈在省竹里公于獄吏抱從實入公大詈而啼聲聞州守異之躬往撫摩俾啓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有子如此復何慮公二十八舉于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匐治喪哀毀逾禮已再試春官不第于是哀淑人悉哀集竹里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冤畢世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祖父血肉糜草野以獲有世爵而絕于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死瞑矣今將軍沒垂十年矣日月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曰微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去鉛槧事且誓于神曰父冤白而復希進取者有知日遂走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冤事下大司馬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荆襄進秩非邊功欲止復故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涕淚抗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兜整耶所重祖宗世爵故以死事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力從忠遂得復竹里公如故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屆試期公以前誓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膺大慟曰而不記而母完而父通餉時四壁已罄則出嫁時襦衣市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

卷之二

孝廉後

二十一

趙重華雲南太和縣人父曰廷瑞故為諸生不第棄去習青囊家浪游江湖間出里門時重華僅七歲妻及姊妹與蒼頭六七口留里中萬曆乙亥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杳不得父音耗于是日夜歎歎而號不自已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黨及閭里並危言阻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親親顏誓不還于是族子以下共為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親父親即道途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蹤也別為繕寫里余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

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于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十二日也紫霄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岩岩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拾二月十二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之兆矣于是華亦尾其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由南陽領壽東涉淮泗以向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日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二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目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從何來華曰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踰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為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曩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

卷之二

二十三

願屬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借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過廷瑞廷瑞鬚髮皓然白矣華心疑為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廷瑞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為故鄉人也于是攜之同道士南向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游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于于此君得無即吾父乎廷瑞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于是前攜廷瑞而哭并出所囊路郵以示廷瑞讀之始驚且問母及姊妹以下華瑞一一話始末父子乃相攜哭而慟所與道人及寺中他客游者亦相向助泣一邑驚動父子留數日遂相攜還雲南

王世名武義縣人萬曆四年丙子父良為族仇王俊者毆死時名年十六歲方遊學聞計歸則父已殮數日名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名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魄即銖鏹無不封藏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託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乃三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名愈覺曰吾何面目立明堂自

是不為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辛巳二月二十六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藏者及宿構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析驗封藏者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伏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委金華汪令庭訊之名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今日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名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此死則抵仇何檢為遂具呈懇乞放歸解母齒劍極前金華令憐之遂為文請于郡其略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資不遺銖鏹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即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泉遂刺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未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觀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

卷之二

二十四

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既能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從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冤且令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名遂得歸金華令謂名曰子行吾當徐來名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名號泣名曰以父之遺體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館處令人守之名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昇其父柩至名聞之大號曰汪君固不諒我頭處出地守者持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名至望見金華令即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為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死檢復何為遂令昇名去且遺文弔名焉其詞曰嗚呼烈哉今王生胸中有恨今于蒼旻一心圖報今何幽深六年嘗臥今殊苦辛揮刃白日今斬仇人含笑入地今留芳名劍光皎皎今昭日星英魂耿

歌吟扶天經嗚呼烈哉今王生名少魁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義詩并別母屬妻詞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木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斂且親至其廬爲文祭之又吊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名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于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人

潘士藻曰家宰楊公二山有孝德甲戌春公爲吏部左侍郎每朝參畢閉門謝絕拜謁便服侍母盥漱危于孟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繞母夫人負之背進還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京師競傳之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間希有也左司徒溫一齋之撫兩浙其尊人宦邸無與爲歡者于是公父子自娛晨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觥者三仙如也吏民亟託爲樂事前松江守閣君邦寧年近七十而有九旬之母夜則退就榻榻臥其下候聲息爲安否未嘗之子舍王梅

卷之二

孝順

二十五

谷守聖故鎮江守嘗稱之爲古人篤行之倫無錫吳玉泉聘諸生時家貧假館爲養內無侍兒夜歸持一被臥父母側親履屨拭效吐尋常七八起一夕起稍動倦而熟寐所留篝燈花落延蘇布帷半成燼驚覺乃免如是者二十餘年玉泉在南雍爲司成趙先生所禮重

韓宗伯世能敬堂公平生大節在孝嘗爲司成每進諸生講說經義而詳諄勉諸生者惟務盡孝道曰不孝不可爲人也痛那太淑人不待養歲之忌日痛哭不食竟日至年七十猶然公平日持論以忠孝爲本課子務令先讀小學或曰奈妨舉業誦讀何公正色曰不讀小學不知孝弟不名爲人

方賜字思善歙縣人以進士歷官杭州府知府未登第時其母黃宜人卒公躡踊痛哭不欲生念其父大夫公悲強啜粥修容而進之又念大夫公鯁處既難苦即以一束草臥公牀下伺寢息夜淚滲淫漬東草濕矣大夫公不憚強之還室公固謝不敢至服除猶未已大夫公乃自置廢以絕之而後室處

呂君炳字心文崇德人以舉人爲泰興令其父相嘗爲沔陽判官始呂世世什一累息而沔陽公稍用本富其盛至傾邑邑中倭至倉卒僅以身免倭既去議城則沔陽公當版築十六而他侮盡至然君能忍詢練事豪有侵沔陽公囊而弗應者君宛曲譬解卒弗應乃割私囊陰與之又有里貴人居間賂亦出自私囊前後積數千金皆以解沔陽公之禍沔陽公之禍解而不知所由也久始稍得之至疾革書以示家老俾伯氏叔氏各以千金償君家老尚怪謂此不足當半償而君竟棄不顧曰舍人子曠曠妄聞我何所捐囊

倪封君應斷字鍾甫上虞人故荆州守凍之父也老子諸生事親孝每侍側必柔色以溫之定省禮非病未嘗廢其父南城公病疽衣不解帶者百餘日親口吮之母徐九十乃終猶涕泣不已

史記勳教內行篤天倫在南都聞太母管太孺人棄世寓書其父垣樞公曰曩祖考發喪皆季父主之記勳今已服官祖妣喪願爲大人主辨垣樞喟之曰汝囊幾何而爲此大言耶識者善焉後垣樞公捐館太恭人哭之慟勳不止公曰大人得無念亡弟諸幼孤乎父遺業請悉與之蓋垣樞公止二子公爲長次早卒有三遺孤皆幼太恭人聞公言雖不輟哀然意則稍慰戚里咸頌德焉

卷之二

孝順

二十六

侯一元字□□號□□□□人□□□□□□歷官吏部驗封司郎中君爲生員從先公就貢京師人日子肆于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遠離吾可以勿從乎寧荒吾業毋寧離吾親也爲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關西步至于良鄉足盡腫人曰毋自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乎至于慶都邑令高勸之騎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

李又詠岷山縣生員素性孝友父原任浙水縣知縣文詠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夜徒然火發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救突入抱父以俱出而災燎燭火棟椽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勇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

西河恭定王奇溯晉定王曾孫父順簡王堯方五歲稍長問父所在

不得既知痛哭刻旂檀為順簡像祀之母葉夫人嘗病渴中王稽穎禱
天俄有甘泉自地涌出夫人飲泉病良已母卒哀毀骨立官擇古柏忽
生奇花兩頭異香襲人

黃少司寇仕儻天性至孝太淑人春秋高不能行愛遊院落園圃間公
親扶或自負不以委人及卒時公年已七十不行喪而公哀毀踰制每
念不及事其先君子終身為恨歲時泣

田太僕濡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
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傍猶嘔然
泣下

周太僕復俊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嚴時有不悅即長跪請謝
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既得平地乃敢
登車少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諫之自此終身止飲曰吾法陶士
行

李尚書源泉州人事親養而能敬迎于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
食多寡衣服寒煖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有不當其所指日
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
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昇之游嬉堂
中公素有足疾蹙蹙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為之使欲以用
勞為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為苦也其父朴茂公與鄉長者為逸樂會
多微時所交公親為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肴酒
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備奠在席畢則屏息立禮間長者
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為挈裘束帶扶侍登
車未反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減獲迨事
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杖叱咤不至大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
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為益怒公惻恒
寬曉曲為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
分田多取境塙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沒又十年而朴茂公沒十
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

卷之二

孝廉後

二十七

坐者涯丹立者垂白七箸盤觴之奉温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
恨少者自愧以為不及劉公松中應天鄉試報捷至公適自田中摘粟
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劉廷梅□□人以進士歷官廣東副使壯歲喪父母蕭恭人謂公若婦
之委禽于胡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則曰吾為而父毀毀悛不能奉
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即吾饋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是為胡
恭人女而共養王舅姑乃始矣

徐駿字叔大常熟人少偶畜鴿父捷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鴿飛鳴
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為泣鴿孝子

吳鑿字汝礪□□人□□進士初授武選主事歷官武庫郎中嘗
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道難之君曰安有舍親之
喪而勤人之喪者乎

蔣刑曹孔暘既罷歸事何太宜人承顏順志服勤左右每食躬視和飪
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廚區與竈養漿婦分役家人勞苦之公曰使
堂上享之而甘吾獨借此耶寒暑衣裘手振領循祛非潔新温輒不使
近體衾枕舒拂夕以為常侍疾省藥物尤謹或終夕不寐

卷之二

孝廉後

二十八

李太守信主事母尤篤常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
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解
母性嚴多躁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

徐太守顯少時善飲酒其父承德君誠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酒以
未奉父命為辭

李同府錦字在中臨財毋苟得而以孝聞有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
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糶不獲將糶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
親非孝也周公某嘆曰在中可謂立賢身顯揚者矣

林挺春字少和□□鄉舉歷官涪益知州事親孝藩臬皆蒞其門
挺春日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舉而律我當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為嚙矢
隨屏去之

鄭令尹錡性至孝事其母丘夫人以孝聞凡得珍味夫人未食則不食

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跪而拜若捧觴之狀者亟獻以樂夫人之心何封君世錦與業人遇親忌素冠服大泣家祠所至明日始設奠率子弟餞昨而已誕辰亦如之諸子欲置觴豆者公嗚咽止之曰但止有而父也不知我父母也我何忍樂壽

張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答曰立身一敗尙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恍然若有德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有善相入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父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父亦死先生乃嘆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薦之湯粥滫瀡非親調不進也

王子奇金山衛指揮事母至孝母嘗有痰疾痰一吐子奇吞之痰即愈母卒三年之內苦塊從事冬不絮夏不扇凡遇忌日祭必流涕歷官都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 二十九

指揮總戎福建所產荔枝等美物悉皆不食曰吾親未嘗食此吾不忍食也

李富字尚祖將樂人三歲失父甫六歲問母曰阿父安在母曰汝父早喪即有嘔噎容稍長事母不離側飲食必親因母多病不願仕進六十喪母廬墓號哭釋服謂其子曰吾早喪父不及爲服父者爲母在遂設位而哭三載一如喪母之儀縣尹王鈴學訓何大章請于督學朱公衡旌爲孝子

包實夫進賢人力學明經事親至孝嘗館授于邑太常里暮歸忽遇虎于途銜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爾欲食吾肉吾何憾但念父母垂老缺終身之養虎知我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人以爲孝誠所感

徐恩江都人家世貧業農然內行純備兄弟數人以食指繁析爨恩獨終養膝父患瘍侍藥餌甚謹日夜吮其患處父死母病痰不飲食者月餘時暑月恩伏床下身爲蚊蟻所嘍無完膚每晨焚香額天偶一老兵

丐其門暑著絮繒肘後懸竹筒問之知貯藥乃懇爲母乞老兵解一粒予之大僅如粟母服尋愈人疑老兵仙者也母竟以高壽終

徐瓚嘉興人以功曹任廣東海陽巡檢職辦會當開鑛聞父喪買人鑽之百金冀緩須臾行可亟發獲倍利瓚卻之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吾豈以百金喪名節哉遂奔喪歸濱海人高其義爲立卻金碑孫學周學曾曾孫必達皆貴顯

高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二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爲御史有聲歷僉都御史持正敢爲以二親年老懇乞終養歸聞盜起特詔起官巡撫福建盜既平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勅徑歸

柯學士潛聞父喪上命諭祭并營葬蓋異數也公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擇葬于所居東南一里許以不忍離喪次圖繪形二付其弟學正以董成之

揮使王某者閩人也少孤賴母撫育得世厥官母卒浮屠氏曰滌屍穢

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

日乃竭八閩咸稱爲孝順王云

羅興舉鄉貢江寧人會試禮部當終場將入聞嫡母魏有不豫即不入

同試者強之乃裂卷哭泣而歸

何繼宗字以孝護衛人母老患病繼宗日夜躬湯藥衣不解帶焚香籲

天求以身代母沒廬墓三年負土築墳手指斂流血自寫孝經千本

黃良豐海陽治家子性至孝每入見父母不怡色輒奉筆跪請執父喪

三年飲水素食既葬結廬墓左夜就廬日齋治養母緇紳家或遺之食歸以遺母後居母喪倭適至抱棺哭曰母無恐良豐夙夜在此倭感動不爲害遠葬復廬墓如其父時郡縣咸以聞督學羅使者旌其門曰孝子

白承宗字厚之通州人八歲喪母哀號不食事繼母如所生父忽病醫醫盡力垂三十年不解嘗以舌舐其目父八十時承宗置酒高會上壽以娛親親目忽開如故人皆異之有司上其事部使者旌焚之親沒

廬墓二年

金子安上海人事母孝母疾甚禱神願以身代母忽甦曰神語加壽三十四矣後母沒歲數如之人以為孝感

姚木長洲人父文觀家貧每與村民交互傭作得米日以供父父落魄不事家人生業惟喜飲酒作詩木嘗見父緩步庭除作吟哦聲便私謂其妻曰汝舅因無酒故詩不就汝可亟溫酒以進父好飲當至夜分木必周旋候侍未嘗入室隆冬甚寒思無以供父膳遂躬捕湖濱果得魚焉父有怒則必跪問怒未釋不敢遽起有時呼妻同跪必得父之歡顏而後已

趙漢蘭谿人喪母事父留心孝養或暗以錢授父友而賞酒盡歡盛夏父病思蟹釐拜灘蟹浮溪陽持歸以奉父父心得寬疾因以愈焉邵統蘭谿人開紙馬鋪每日所得微利常用紙包分餘送父隨便辦飲食先意承志父心慰悅

孝乞兒者亡其姓名常丐吳市中一夕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聆其

卷之二

孝廉傳

三十一

下有歌唱聲下觀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肉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喜曰僕妻人聊為阿母歡耳貴人咨嗟良久明日轉相語稱異焉爾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日口其事云

韓顯朝邑人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家有瓶金母白夫人嘗取之以與諸女君暇其將罄也又益之

徐禘字伯誠蘭谿人篤于行誼市人率錢奉佛以謂禘輒應之曰吾自奉活佛曰何在曰堂前父母即活佛也伯仲四人同居父母偕老輪膳以養數日必共侍食歡如也年向艾每晨問老母與寢訖乃梳洗暇或會鄉族登遊山水間返則面老母嬉笑道其遊景

郭德萬載人左手及兩足痿止右手擦地行人因名郭擦母老亦風廢乞于市以養母者十八年如一日洪武初遇道人手藥五丸授擦隨服而愈既以藥遺母亦愈鄰富人有病者求其藥愈遂康擦母子終其身

長安有孝子者推魯人也亡其姓名事母有至性其田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遺屋數椽從父獨贏于貨一日飲諸親友呼孝子侍飲時多豪貴人饌具鮮腆孝子私念曰何緣得致我母前乎時時左右時每伺資他顧輒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嘗敢一御即御若未嘗敢咽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復縮縮逡巡席間私念曰何緣得客罷即致我母前乎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以飲貴客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卮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扇戶令人入袖而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客欲詰而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他所不得或為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詰所償孝子願歸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就屋奉母居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慎聽其語亟道母氏母氏已默歎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其故且曰昨倉惶歸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願若何苦自誑

卷之二

孝廉傳

三十二

負不建名孝子欲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若不能勉奉母權而兒女態若此此諸貴客在設令我袖將大話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願面豚大兒能及萬一否乃召前客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寧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入謂遺風所漸云

普安洪遇者本州焚民事祖母孀母極孝雖貧寒奔走衣食而供養必求飽暖蕎粟精者養母粗者自給一菜蔬亦必先進

王表州人字孔儀舉于鄉以母老孀居不樂仕進朝夕躬侍必竭甘旨三赴禮部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幃終日別故將小艇幾番回母年九十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有司以聞詔產其宅

趙彥忠長寧人父遺疾篤不可勞父糞遂以兩手承之父曰汝手乎彥忠曰庾黔婁不嘗糞耶父疾竟痊明年母病革彥忠割股食之病乃愈後父母俱八十有餘而終

譚紀字廷憲州人孝友性成父口聰有足疾左右扶持四十年不少

間父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堂望親臺時悲哀至老不替
段達前衛人父病痺躄起居飲食達親視之夜寢榻下聞聲效轉側即
起扶持日則負出外庭招鄉長相與談笑且具飲食為歡如此者二十
餘年及父卒哀毀踰禮人呼為段孝子

陳鈍前衛人生員天性純篤事親孝嫡母足疾艱難于行鈍日夕負以
起居勞瘁備至母卒哀毀將葬天雨連旬鈍仰天號泣天為開霽葬畢
復雨人以為孝感

黃乾清福寧州人恂恂孝友其父子厚嘗司訓青田嚴直不阿乾清會
試下第製緇衣父知之詰責出衣負荆畢伏庭下請罪

周則義揭陽人早喪父以力耕事親母至孝旦夕衣冠侍無少惰容遇

江鮮野藪必力致之務貽母溫飽其身或不任飢寒妻怒謂曰妻之不

免自苦何為竟逐之母卒無葬地林文捐田一區與之曰以優孝子既

葬廬三年

吳禮字中節寶應人奉母祁氏以孝稱四十貢入國子念母老不能去

左右乞罷歸授州判官許以終養人以唐何蕃擬之母卒不復仕結廬

蓼花莊與朋舊吟嘯竟日

高厚宜山人生而穎異喜讀書方弱冠能詩文肄舉子業日夜不休事

父母極孝處兄弟友愛忽有日者老熊星相多奇中厚向決進取熊云

爾命甚佳但有妨礙若成名必尅父母厚惻然曰讀書為顯親也命果

若是焉用書為遂棄前業經商以供菽水家竟饒裕父母大悅或父母

偶疾日侍湯藥頃刻不離父年八十五母年八十四齊眉雙壽疾而終

人以為孝誠所感親終事兄雲鵬不啻父母教子訓孫循循不倦

申孝字子純吳江人父曰誠嘗病疽醫禱矣計惟有吮其毒盡或可

生孝飲泣而吮其毒毒出于父背而入于孝腹遂昏死家人哭相悔死

者未必生者死矣孝夢若帝語之曰以汝故賜而父生飲之青冰變

然蘇嘔穢血敗肉數升遂與父俱起矣父撫之曰而不負兒名吾不負

名兒也父既起又二十二年而病嘔血孝不釋衣侍者周歲其醫禱有

加每承血于盆即茹之不忍棄也然父卒不起

孫著父嘗病中滿醫云必須百蝦蟆可愈時冬月著覓之野中遂得百
蝦蟆里人大異之著曰傷百命以生吾父吾不忍也乃盡放之自以股
肉納豚肚中父食之尋愈知縣李瓚白于當道旌其門

蘇州織染局匠李順之姪曰李茂者四歲而失怙恃伯順撫之成人茂

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能救茂乃于密室操刃破心坎下三寸許

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指大一塊復納絮于心坎內用香灰封其口

乃以心肉和猪肉煮進于伯順伯順食之而甘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

黃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乃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夫人苟傷內臟者

立死况剜心傷損者乎然竟不死者得非由鬼神為之護持乎雖然不

可以為訓但可敦薄俗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嘗封股以瘡母疾官欲上其事瓊曰民為此以母

疾迫切故非以行禮也何上之有君侯或以風教為務章表母節則大

順耳守令從之得旌其門

曹養晦名淑縉雲人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

少即入暗室持刀封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之止則已得肉

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稱愛信之會

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我曹君遂以君

薦時有令肢體有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封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

子也其可罷耶遂命為大同府同知

薛孝子宰字明臣長洲人性至孝妻尤氏亦如宰宰年十六喪母陳不

克襄事號泣不已妻尤脫簪珥買地尋鉅地得獲金宰不取衆攘之盡

已復得一鍍金于河濱卒用以葬母年二十二時嘗封應甚深投劑療

父父病痢久且死頓愈已而宰病妻尤籲天以身代宰病亦頓愈

吳孝先嚙蟻人幼有至性年十歲隨父出遊至桂峯村忽遇一虎白額

黑文咆哮而來觸父仆地跨而壓之父以二手仰扼虎腰急呼拔刀孝

先直前拔父佩刀力斫虎腰虎死與父歸鄉聞驚異有上事於有司錫

之酒穀欲上聞未果人或感焉孝先曰親遇患難子分當救聞不聞奚

計

臨汾學生孔江喪其父彥成處士後又喪母羅氏乃合葬之郡城東北九州堡即與其弟學生涇廬于墓側寢苦枕塊衣不解帶蔬食水飲懸處士及羅像於墓朝夕哭奠沐浴櫛總皆廢日負土築壙直夜回過盜劫村見江涇垢面髮衣履襤褸且負土行以為不利也欲手刃詢為親故復歎其苦釋不忍屠越月再至又遇焉曰爾等猶在此耶取其壁間祀像以付火江涇跪哭曰家再無留像若焚此江等終身不得父母矣願身代焚于是悲慟羣盜還掛其像羅拜而去嘆曰人能誠孝雖暴客可化矣

姚周甫字惟德安福人為兒四歲父戒無入廚即嫂氏抱之入廚輒啼不敢違父訓及為邑諸生學於東廓先生一日臥窗中夢兩小兒長寸許自書篋中出已而漸近語周甫曰汝家留至矣然爾有令德勿憂無後既覺心痛如刺而報母病者至馳歸晝夜侍左右捧盂受唾既又如昔人嘗糞者計得察知病淺深病革一步一拜至扶風之山刺指血書詞以禱而病得甦明年病復作仍血詞禱扶風母竟不起苦塊居廬刻蠟為像問之人曰似吾母否皆曰似也則描畫于冊書母氏平日語于其左已又畫病中像書病時語已又畫病革時像書病革時語無問親疎見孝子哀慕如是無不為酸鼻流涕未幾兄病不起又未幾父病亦不起孝子侍兄病如其父病居父喪如居母喪刻木祀廬中不入內者五年當除夕或強之入端坐達宵益哀痛不止人以故順其心所欲亦無強之者比卒郡縣上其行學臺俎豆賢祠中

卷之二

孝廉後

三十五

蘇琥字瑞甫泰興人早孤家貧行傭養母所得飯輒裹其半遺母母亡如丁蘭故事貌木而事之出必告食必薦琥病革囑其妻子曰事吾母如吾在時至今朝夕上食

嚴正如阜人父宦十五年廉無所遺又性好客客至輒留飯正時時實衣物治具極備而罷父病侍左右衣不解帶屢月及沒哀毀幾殆出必告遺像而行至期風雨不敢失母弟客死間關百狀竟持其喪以歸撫諸遺孤猶己子

吳榮讓字子隱歙縣人父行賈襄陽納鍾氏姬有一女不歸已而卒讓

生八年矣奉其母程有田不能五畝而大父母老日責供官歲賦族之成者問一責衣裝母悉力以從事不給則讓從樵青拾山毛以供爨然時時問父死何所而哭哭而得死襄陽狀則又哭至年十四奮身請于母曰兒欲獨身往以父喪歸母少之曰兒孱任往乎讓復哭曰不往兒請就溝瀆母憐而許之乃鬻田壹畝以為行計抵鄱湖所附舟覆緣一木免至襄陽謁鍾姬得父棺撫而痛哭者三晝夜不絕聲謀以棺歸則力竭矣獻斛黍舍主人與之棄地而藁葬焉時從鍾所得父故時券會券客飲而折之約以為父塚守歲許諾其有債者俾資鍾旦夕讓乃獨身復歸始自戍賈小饒則請于母程復之襄陽遂得遷其父棺歸葬併欲遷鍾姬而鍾女已嫁孔氏矣不欲離女家讓乃大出囊金奉鍾而治新塋以葬父于是悉葬高曾父母及宗戚之無主者凡十四喪

卷之二

孝廉後

三十六

曹昌字德隆其先壽州人祖承宗德慶千戶父斌好遊往來汴洛許汝間久而不歸父去時昌甫三歲及長問其母曰吾父安在母告之故昌大以為憾既娶婦生子以家事付其弟遂辭母去誓不見父不還乃趨河南之遂平得館人告之曰而父有妻子攜以歸久矣昌旁求不得困于途每夕稽顙北辰願減算以見父行至裕州遇父友倫濟始知父已死矣訪獲殯所朝夕號泣水漿不入口裕人憐之聞于周王賜孝子詩命長吏朝陽鄭義傳其事已負骸骨歸葬哀毀踰節人稱為曹孝子顧琇字季栗吳人父濟民戍鳳翔母韓隨行留琇在家守丘壟及聞母訃琇即奔赴函母骨以歸自陝抵吳骨函未嘗著地父老免歸鄉里旦必躬滌溺器以驗父疾否其父固不知也後父卒日夜泣水飲不一咽越五日竟死

孫庸籍隸太僕父景和因虧種馬遠市償之卒于宣化後三月生庸既壯語及輒流涕痛哭恨不知父死所一日閱故籍得父死葬于敗篋遂往宣化尋父遺骸遍歷山谷有二樞指示葬所因而掘之遂得枯骨刺血以驗乃負歸葬廬墓三年哀毀骨立時人稱孝

劉平生永州人事嫡母至孝其家被賊縱火行劫平生自外歸求母不得哀甚自投入火以救得免後于爐中得母骨誓必復仇赴京具奏詞

極懇切得請發兵剿之

嚴鐵嘉定人其父棠邑令詔察諸占田不實者秉公不徇為怨家所中
以非法死鐵自刻其胸作必報父仇字累歲訟冤于官怨家不支乃自
經鐵刻木為父像事之如生

徐藻字子潔司訓縉子本庠生痛父縉罹倭毒具奏召集鄉兵滅賊以
雪父冤得旨名曰忠孝軍乍浦沈莊俱有戰功軍門優獎

吳郡千戶黃昱字景暉嘗為人中傷客死京師妻張氏生三子曜明暉

昱卒時暉年七歲後為刑部郎中居京師至昱忌日則具牲醴奠祭招
魂大慟昱罪將解會謝氏作仇遂不解死暨曜明暉三人長且皆深沉

多略謝氏適有陰罪畏三人舉露仇報乃抱數百金奉饒三人乞免曜
明卒受之乃剖分授暉母張氏以衣裏金至暉室中云云暉乃長跪而

哭曰嗟乎此金其可受哉母不能強返于曜明曜明日吾知復仇者必
在暉矣暉又痛哭曰嗚呼仇之不能復者天耶耿耿激激思所以復者

心也暉即不能復而復仇之心未嘗死也設受其金即此心死矣其如
先人何聞者悲而壯之

鄭之垣黃岡人丁丑歲父孟陽尋親遊都下母王懼夫若而不返也命
之從且囑勸亟歸至都父不如意為書史以給垣稿計曰我生十六矣

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竭力甘役下人庶朝暮易為
活耳即入劬修足覓錢佐父需至三屯五月五日謁景忠山靈祝親壽

歲終以所覓錢歸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為親者日隨父都下間
輒涕垂勸歸父不甘數千里來尚落拓入閭里而日苦父不歸念母之

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之次日咬左中指瀝血具詞為禱且願持齋誦
經三年放生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詰責

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史圖他役不遂憤悻成篤疾囊以
求醫資罄亦習剃髮糊口而途益窮于歸矣垣傷之朝夕籲天有老人

臥道左狂呼環視者多戲之尋散去見垣獨立最久詰孺子其為何對
曰吾見老人長者臥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遽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

有為治具其旅宿聽談玄卜休咎屢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寐

卷之二

孝廉後

三十七

焉於老人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稽首于昊

穹曰垣窮旅無措為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為今特割左股以識若而
不可改請不肖以身當之合肌而刃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為愴然動心

適母脅病疽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瘡疽破且
差告諸妯娌奇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傳奇者作孝童狀感念

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復舉母所囑纏纒凡百言而痛苦以告父
竟執前言不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若訣

也陽月起行負黃米薯蕷及榛栗往歲暮抵家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
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即當空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感稱

孝云居甫月復北負免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為別父時所須也途乏
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病卒鄰邸埋于叢塚聞之

哭幾仆熱所負而奠痛囊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曰吾甘
夷虜吾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中奈家數

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瀝
血立券敢誓於神明庶幾人信之遂當空而劖作券於塚側荒穢纍纍

不可數平時人所經過者晚以灰畫圈跌坐其中念佛為父議多怪狀
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枵腹背血券悲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

墨有與之飯則曰使吾饑而死亡父不終于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
薄助以金則不授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為報耳於是人咸噴

噴苦哉乎孝子云守備那謙南陽人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鬻
謙曰嗟乎吾豈以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為乎

姑俟之為爾圖由是浙人金印助棺陶雲鵬為殯具聞人余口為備喪
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於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痛幸賴

諸君子就木俾不肖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贈道里費旅規可長返矣且
不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中心何日忘之乎

夏暘字國輝通州人世為石工為人目不知書而至行馳篤以孝著聞
母屬疾久暘侍湯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常

思食荔枝暘家城外又夜大雪無所得乃倉皇越城叩市肆肆主憐寒

卷之二

孝廉後

三十八

不時起嗚泣于外肆主感悟亟起取付之冬月侍父同寢必夾父溺器于懷溫之父欲渡即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其主如生朝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啓而後行

姚甫字伯華桐廬人生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闕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資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翁媪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躡躑躅間俄漁人掉小舟遠遠向崖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塋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穿土且飢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覷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于穴仍

卷之二

孝廉後

三十九

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晝夜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筋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爹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甫計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值

陳寰字原大常熟人□□進士嘉靖元年以檢討丁母嚴淑人憂日馳一羸蒼頭從而南哭涕交注于頤廬圻矣工方戒為譚淑人像未成也公尸息有間慨然啼曰余庶幾得之墨之準已晴已顧跪而加丹粉焉啼未絕而譚淑人之像儼然公非素所受術也

文安氏王原在襁褓其父琦貧甚苦于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為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

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焚焚以居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我逃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妻與父悲喜離會其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為人泣與母別初去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于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颯風甚急止宿于空路口土神祠夜夢古刹寺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為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真個來好去還須去忽驚覺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于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卒以相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繫一隅夢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膽也可急去當于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寺又曰懸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于門下天將曙一苾芻

卷之二

孝廉後

四十

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噴噴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詢方與禪僧共晨炊住持素知琦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問桑梓曷不敘寒溫琦曰汝父為誰曰某琦呼原乳名不覺歎歎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琦絕無歸意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為輝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琦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今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臘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琦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遠近鄉閭極口盛傳以為孝感之餘慶

程振字玉夫歙縣人父文旻卒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父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恃也九載于

茲語及考平生未嘗不墮淚

楊翰太和人父母在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而喜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

范瑾字廷潤會稽人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毳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筋不食母既沒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亡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

張榮字士儀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鷄聲忽呼其母曰

卷之二

四十一

小學云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今鷄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爲此豈徒曉而已聞者知其非凡兒事母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汚必躬滌不遺諸婢每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即病可勿藥愈也

韓公鳴鳳字伯儀博羅人萬曆癸酉鄉試第□□名歷官沅州守先是公之大父東野公亦以鄉舉歷官桐廬孝皇帝元年夢拈一春帖曰五百昌期喜遇飛龍當盛世三千禮樂願爲鳴鳳向朝陽肅皇帝乙卯公之父懷安公爲諸子命名復夢桐廬公再舉前語懷安公曰先大夫命之矣因爲數名覆于甌令諸子禱而拈之公得鳴鳳二字遂以名公公幸友出于天性事父母問安視膳一如禮奉母黃孺人之懷安未至卒撫州旅次資斧垂罄公哀哭酸動傍人撫州有願翁者感之爲之市美材歸製附身無復遺憾公扶柩歸護之訂岡之麓披榛斬棘躬負奮爲廬居焉泣血三年不入內室以家累或一歸然夜分必至柩側雖風雨不避又數年懷安卒于官柩歸至訂岡廬守如黃孺人時公之子

病亟竟不歸視苦次有翡翠巢簷阿間每夜起輒見一巨鳥集門外邑人異之目爲孝感與何光祿事相類從遊士於故居廬地築一室曰永思亭公日杖屨其中每值懷安公黃孺人諱日持服毀粥數十年哀不殺黃孺人棄杯棬卽公懸孤日也故垂老未嘗解顏受子姪屬大父桐廬公未有特祀公率宗人卽遺址爲祠鳩工庀材皆公爲政里人謂公旣爲孝子又爲孝孫也懷安公之病革也惟公之季弟鳴鸞侍湯藥罔效遂割股和藥以進人稱爲韓割股公之一堂皆止于孝如此

張詩字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告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之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承子言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沒又十年不知其爲李氏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槌胸頓足若不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父母之墓痛臥荆棘不能興旣歸決意復姓謀于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過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以業汝訓汝者謂

卷之二

四十二

何于是子言收淚含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爲張氏云張尺字守度涿州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豈水坐斃足矣何事外道乎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秦公敬者聞之招爲掾弗肯遺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後卒辭歸秦亦不能留也生念其父垂沒時求一綿襖弗得終身感痛不衣絹帛臨老結數椽以居嘗之以鑄父墓碑

毛聚字德玄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耶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岷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足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

王詔字九成泰和人自幼能孝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詔冒刃抱父號曰寧殺我賊義之舍其父去又有讎家欲殺其父者不獲獲詔于野或曰是嘗脫父于盜者奈何因仇其父而仇其孝子乎遂又釋詔

吉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失其名字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為具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刃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遍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蓆蔽體即役于官饋常不給則行丐于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跪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着綉縵豆遞進親奉七箸親者盈戶皆為感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為久計衆皆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者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為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耋

卷之二

孝廉後

四十三

唐孝子名治始為江西之清江人僑居華亭之團江孝子起家功曹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讓秀才父尚儒亦以德稱九十卒孝子苦塊未除而鄰家火起早久火勢昌熾孝子盡出資裝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歸然獨存孝子竟以薰炙伏棺死棺上皆成血掌痕事聞有司旌門曰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屏等而食貧辟蠶不忘訓迪

許恩黃州蘄水人夜半鄰家失火比延恩宅恩覺出遍尋母不獲復突入遂與母俱焚火止人視之尚存煨燼隱隱見曲肱抱母身云

康與稜龍川人執母喪哀毀朝夕不離殯側母性畏雷每有雷與稜輒號泣曰與稜在此

張起海陵人其父遭兵革與母失散晝夜悲泣起行求四方三十年得之濟陰成廷珪贈之以詩事與朱壽昌同

崔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轉更適里人桑慎從成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尋母獲見會慎沒永求歸母所司以

成屬不可永哀請于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不死永竟以感寒死江西布政司茹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孝子云

劉載達字善甫吉水新人嘗自稱為修正道人人文安公之後也父崇文痰咳三年醫藥罔效載達為之禱天願減己年以增父壽因得一夢云人肉可療遂私割左股肉雜諸藥以進室中無及知者父歿之覺其異盡一孟即霍然而起萬曆三十四年詔求孝子有司以生員劉載達行

孝應詔奉旨旌以冠帶劉元卿曰或舉以問余封股孝乎余曰余人子也忍謂封股非孝乎均為人子均受罔極之恩而彼獨苦行如是反之自心其未盡分多矣乃談笑而道是非于斯人之旁自非有胸無心吾知其不忍也曰然則我高皇帝之禁非歟曰為人臣子何所不用其情為人君父亦何所不用其情禁之者為君止仁為父止慈也封之者為子止孝也各自致而已問者退余書其語以告劉君君子以為知言

卷之二

孝廉後

四十四

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友愛

前言

解縉

湛若水

往行

洪武六年

黃珏

洪武間兄弟

陳志弘

朱璧

李郁

陶英

周玘

蕭禎

王鑑之

林俊

魏正蒙

姜寶父

柯潛

劉秉鑑

王文端父

孫陞

丘集

徐階

王鈞

陸果

張堯文

李東陽

沈鯉二則

洪武二十六年

伍洪

梁惠生

章溢

楊士奇

何潛淵

鄭璣

周仕

劉亮

鄭稽

廖欽

韓邦奇邦奇

阮廷瓚

顧聚

許鈇

王以東

陶大臨

萬文恭

陸文定

曾煥

傅學易

于玘

李鵬舉

吳淳

殷近仁

樂枏

蕭自成

夏原吉

何文淵

曾仙廣

李經

張泰

謝鐸

朱導

金問

陸桂

陸任忠

陳交

楊忠愍

王統俊

方獻夫

郭宗臯

龍見金

王石溪

倪應新

王世貞

盛儀

楊璩

聞愛亭

朱原虛弟

羅汝涇

羅萬里

袁天爵

李悅

莫翁

嚴鳳

余昌

閻範

前言

趙人齋

黃省曾二則

陳師

沈鯉三則

往行

洪武三十年

周新

劉寧妻

柴廣

張寅

劉岌

靳貴

徐蕃

賈運

南渭王譽播

李梅學

解冕

倪勳

魏尊

趙啓趙啓

吳憲

羅維

劉梅

屈直

劉撰嘉

丁廣居

郭銓

金尚文

李儒

蔣孔揚

李梅

林况

羅晉用

魏珏

毛聚

鄢叔敬

劉廷梅

徐恩

鄭曉

李夢陽

章懋

張時微

何孟春

陳絳二則

葉向高

衡岳

吳中

彭森

高文毅

馬良

楊宣

長緒君

韓邦靖

陳晟

汪應軫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張寧

楊豫孫

錢養廉

高鵬

陳清

張瑤

羅雄

馬瑤

王揮使

朱芳

林秀

劉容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

目錄

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

內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友愛

前言

解縉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兄弟位乎其間上而事父事君中之為交友下而所以畜妻子也皆視其於兄弟何如耳有如善事君父而兄弟有疵焉安在其能善事君父乎有如畜妻子交朋友盡道矣而或關於兄弟焉妻子朋友之心亦安能貼服哉是故夫子嘆詩人之旨必以兄弟既翁為父母之順世俗失事親之道皆由溺妻子之愛而薄兄弟之情至哉兄弟之倫哉所以合五倫而各盡其道者孰不由於斯乎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友愛

一

無不知兄弟之愛也及其天既喪則雖經生學士或不能之於此而不厚則亦无有所不薄矣噫夫婦朋友皆人合於人倫差後然其厚者在夫婦則曰如兄弟在朋友則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於所謂兄弟者顧或疎之如途人甚之如寇讎非特夫婦朋友之不若理欲之相遠固若是甚哉予嘗求其故矣人之所欲莫甚於祗席亦莫甚于貨利家之為禍恆必由之京兆之田汝南之繆清河之乙皆以此起釁而其止也則或以理悔或以家教或以官訓而後能上无明有司内无賢父兄狗欲忘理釁起而不能救甘心而終身焉者蓋亦多矣可勝道哉
李鵬舉戒諸子姪書曰兄弟同居最要和氣不可聽婦人言語以傷天和自取天譴但居家亦務要内外謹嚴毋致相瀆
湛若水曰余觀孟子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象之于舜念念欲殺其身奪其妻居其宮攘其所有无所不至舜既為天子象特其机上肉耳舜不誅逐之而反富貴之憂與同憂喜與同喜此舜所以為人倫之至也今之為兄

弟者門戶各立一不合相嫉如仇不思父母生我兄弟之時如十指在手不分大小長短痛癢一切皆關於心若使兄弟相殘是戕父母之手傷父母之心矣當平心觀理不聽細人之言能體認大舜處象之心不患不爲仁人也

沈公鯉文雅社約曰世俗有一事最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好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離亦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爲至親者爲同一氣也既同父則同氣矣既同氣則吾至親矣願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戶相視吳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疎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故豈異母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度者以四海爲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爲參商愚知相越乃若是懸懸矣噫又曰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爭一玉卮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而已

往行

洪武六年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又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文

二

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洪武二十六年陝西民有坐事請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於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吳淳字伯善長洲人讀書數行俱下少與兄同居兄以疾廢伏枕幾二十年吳元年中被兵家人悉奔潰淳獨侍兄有操刃入室者淳負兄倉皇走避復遇亂兵十餘交刺淳以身蔽兄三十餘創昏仆于地兄竟兵死淳少蘇遂入秦餘杭山不復出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絕意仕進有母兄璧庶母弟瓊玠庶母讓玠珏失愛于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玠於家費悉聽諸弟所

欲無幾微新色及父母沒璠珏以後事珏治父喪所費皆己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珏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訟曰父母兄弟天屬也其可以生死而二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財產不均弟欲控他事訟兄釀致其罪珏沮之而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以若子孫相仇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爲吾絕交矣因感泣而去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幾破我家爲置田宅以奉珏珏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

伍洪字伯弘安福人洪武三年以薦登吳伯宗榜進士初授臨清縣丞又改績溪簿歷上元知縣先生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不遵先生曰是吾德薄古人強之終生異也于是隱于梅溪以養母至於家積遺弟所擇惟拾一二疲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稱母子子立先生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復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護得罪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曰汝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文

三

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也媿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母而全己身也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不知所終

殷原善嘉興人家貧兄近仁與原善友愛元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遠縣獻所著蒞政戒銘二十四篇擢廣西參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早世遺孤累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終不復娶撫教婚嫁皆得其所鄉邦稱義焉近祀鄉賢

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言曰臣少無父非兄死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元難色則舍之二人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聞者无不嘆息

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其兄遂死焉

梁惠生東莞人洪武初其兄惠養得重罪當解京即刑惠生日兄承宗祀弟請代死遂從械繫至京就死義士莫不傷之

樂枏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亭戶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縊迫小民陪其輸以掩己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以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輪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悅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二子爾尚死後其可哉稅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即乘塊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死于京中

陳志弘者江西新淦人洪武間兄志敬坐事謫成遼東喪明不能往一子當代役志弘念其兄養死所托請代戍遂籍於遼東衛鄉人義之即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南京故刑部尚書壽之祖也

靳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盜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死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腦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為屈賊壯之不為加害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

蕭自成泰和人撫兄孤如己子姪亦敬自成如其父洪武中自成以事被逮引服從成與自成庭爭往不已至相抱持大哭官竟按籍坐自成號哭門外不去聞者傷之及自成屯滁陽與諸弟更出往視自成意甚適亦不知其在役也家有異荆一本五幹事詳烏斯道所為駢義傳中

朱壁清遠人少為邑諸生志行端潔孝友著聞丁母憂泣血三年未嘗齒見與弟姪同爨四十餘年一錢尺帛不入私囊洪武二十四年貢入太學官至工部主事督營繕以廉勤聞今祀于鄉賢

楊士奇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西昌東里人友愛著聞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留決旬日為酒掃庭戶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无恙後客江夏嘗館于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无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令他飯不從陳孺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盡瘡乃去

夏忠靖公原吉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耶留俸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

李郁字文盛連州人永樂中鄉薦授福清訓導九年擢知祥符縣又九年擢開封府同知遂解組歸以俸餘置田均之兄弟今二百年來子孫蕃衍同享其業鄉人羨之

何潛淵東莞人質直有守明敏好學立身行己克修矩度洪熙初知縣李貞舉明經行修荐於藩司以親老辭歸親疾侍湯藥唯謹居喪毀瘠三年不茹酒肉事兄潛重友愛彌篤頌白猶同財產名堂曰同心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治刑清訟簡至于鄰郡訟有不平亦赴訴焉時屬邑永嘉百姓朱良觀兄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于婦言也乃囑其鄉之耆老立

兩人庭下以大誼開諭之因授筆判一詩于其狀後有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與敦和睦其事與蘇瓊无異温人至今稱賢守必先文淵

陶英其先巴縣人為留守中所百戶正統九年調廣東昌化所英有姊老病癯且無夫家遂與同來凡登舟岸貧無與馬皆英負之姊竊不自安一日浮舟大江姊從舵後潛投水英亦投救幾死為舟人所拯得兩活竟負之任奉養如母

鄭璣字文象幼失母已復喪父獨與繼母及二弟居二弟者繼母之所出也母篤愛之璣務順其意長欲析產璣輒以美田善器與弟母為感泣復同居如故璣舉正統丁卯鄉薦署教靈川轉寧波教授入為國子

學正潮陽人也

曾仙廣字孔夫沙縣人與兄隆俱遺腹失怙相依為命正統戊辰鄧茂

七叛縱火焚縣時仙廣兄弟尚幼引避半溪賊遇之將俘以去兄弟俱弗從賊持刃挾之兄弟直前爭死賊因詢知其母老妾居兩釋之周玘嘉善人景泰中兄當戍五開玘年十七慨然請代父兄不許有司亦難之玘曰家貧役重非兄侍養莫慰親心請益力官不能奪既之成業裕嗣昌人以爲友愛所致

周仕字君可號白溪故襄毅公冢子常明人以任子官歷官陝西苑馬少卿公友愛天性與其弟廣藩司理君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雞鳴輒一處盥櫛動止食息無頃刻離司理君以善專其兄恩意彌篤襄毅公在時常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止及公致政後家齒日繁勢不能合公子三人司理君子六人公欲析爲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既而思曰如此是存形迹也乃分之而稍割己分以益諸姪大概與九分相彷彿而名則變矣

李經字士常萬全人天順戊戌進士常爲御史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蔬食三年兄弟雍睦書聚處瑩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

卷之三

友愛

六

蕭禎字彥祥太和人天順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公少時羅夫人憐其幼弱析與田產特厚後夫人卒公悉讓還二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皆以公爲不可及

劉亮故大學士健之父也與兄寬勤苦樹門戶居相慕愛老不色忤兄子敬少失母躬撫教之與人恭遜未嘗騎入里門見老長雖賤必拜

張泰字叔享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知長沙縣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泰謙和孝友兄順庶出母欲薄分其產泰泣諫均分從之夫婦相敬如賓每見必揖

王鑑之字明仲號遠齋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公性孝友篤于倫敘雖失愛兄嫂事之益恭謹兄子淵業舉不就又習醫先生爲之延引得爲醫學官遂有以立李氏姊之子澤民周氏姊之子濟皆攜之官所教養之及長皆爲婚娶女皆爲治奩具擇良士歸之

鄭稽字考夫瓊山人成化癸卯舉人任洛容知縣與兄起早失怙恃孤苦相依及長猶共爨凡出入之需皆兄主之一錢尺帛不入私室兄沒

奉嫂益恭鞠其二女擇士人以歸鄉人比之田真云謝文肅公鐸其父贈禮部侍郎世衍嘗出祭田三十畝公買田代之而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間以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數亦如之林大司寇俊友愛最篤其父菊莊公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

廖檢討欽既以誣戍鳳陽釋歸鄉人無賴子構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對獄吏語以辨曲直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兄可以蓋弟弟不可以蓋兄乃相讓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弟實不知觀者泫然感動由是獲免公竟成富裕朱導山陰人弘治間司訓將樂博學敦行以身帥人士有貧乏解衣推食如不及也其女及笄治粧將字見兄女貧不能嫁以所有盡與之殊無德色

卷之三

友愛

七

魏封公正蒙字汝開蒲圻人魏公裳之父也性孝友嘗讀三國志至玄德關張恩若兄弟而嘆曰友尚且然况同胞乎兄弟執書以泣不知涕之從出也蓋從兩兄居食三十年疾必躬嘗湯藥不以父母沒少衰

韓公邦奇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勵事父蓮峯先生及閤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猶爲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汚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一刻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大夫爲立

孝友之碑爲鄉閭式後靖病急公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有餘形且瘁靖嘗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尙當同爲兄弟也及

靖卒公廢寢食哭絕賓客遺生事衰經蔬食祥而弗解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友孝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

業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見矣

金少宗伯問有兄曰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解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病已

姜封公某字純口丹陽人故大宗伯寶之父也以子貴贈如子官有季弟古田令未之任道卒而遺孤宮在稚積負且千金諸索負者將瓜分其產公謝曰毋以為也即聞之官必不忍魚肉士大夫之後而飽諸君幸寬其子錢某請任之以田租歲若干代償索負者咸服居數歲負足而宮產亦不廢因以成之

沉廷瓚字邦器桐城人早失怙恃既長痛親不存事兄猶父委曲承順家政一以兄為主兄少友于恩數窘辱之瓚怡然不以介意嘗以千金之產謙讓之略無難色後兄疾親侍湯藥至廢殮寢既卒哀祭盡禮不以久解鄉人咸以孝弟稱之壽八十卒以子鶚貴贈刑部侍郎

陸封君桂平湖人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封君念女弟為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封君于女弟猶爾人以為難子愈成進士官御史

柯學士潛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季氏早沒悉以先公所構宮室讓與其子宗璧而自與兄學正公別作室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

卷之三

友愛

八

顧聚字大成無錫人其父處士既老欲均所析著而猝病風不果以卒客或挑聚故所受不當伯氏十三聞之官我力能佐若而勝聚謂父死未謀葬而謀及伯氏產將陷我以不孝不弟人耶罵之絕弗與通又無錫令欲成城城中人分版築而起工而聚伯氏不能應則捕置之獄聚自鄉趨謁令曰伯氏家督也置之獄誰與參版築者請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義而許之城成乃免公歸

陸任忠字希旦南海人正德丙子舉於鄉歷知清流縣居官六載不以家人隨人多其廉靖升梧州府判凡八載以待正致忤僚長輒棄官歸督府蔡經再三慰留弗聽積所仕俸置田與二弟均分二弟讓曰兄三子吾兩人俱一子令兄弟均產是吾子產三倍兄矣拮据自兄可濫受乎宜折產為五均之諸子力請乃許兄弟義讓之美蓋近世所罕見云安福劉秉鑑以副使兼理河道忤巨璫賴義誣逮謫判韶州鑑為人孝

友十歲喪父伯兄思恩守業常授以約束不踰尺寸奉生母未嘗拂其意怒則免冠俟解事伯兄家嫂尺帛不之私雖減獲有在必取決焉蚤勵名檢晚乃益嚮學師事湛甘泉公而友呂涇野鄉東郭公借陰會起盛暑雨必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為從容對曰兄觀吾外謂可免悔尤吾觀吾內尤有未真切者兄拊掌曰審若事老夫當率以聽

許欽字德威歙縣人故大學士國之父也公少育于外家外家憐之不令業舉子然多涉獵書傳即自謂博聞者不能屈然歲從季父游買吳中醇謹有心計季父時愛任之又時時為著尺牘手書絕倫客亦多譽公者初季父無子子公異母弟鈺最後乃生子金季父客死公經紀其喪所以擁翼其遺孤甚備長而歸其貲亡所利焉或構金子鈺是假子也安得分逐之可盡得鈺訟弗勝悉死宗人共贖金公為涕泣居間乃解或又構公于金是歸而父皆不盡愬之可盡得金或之乃從公所愬父遺貲公輒分子貲又愬又復子終不自明也公有兩少弟皆愛數破亡其業為之代輸官課又諸母方媼媿而老外家妻甚生死皆倚辨公公皆傾囊為之家故益貧乃之吳中收債會債家盡貧竟折券歸其長厚如此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三

友愛

九

陳交字汝同常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為興寧令其父知足翁念公少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之伯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為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于同室匍匐赴之不避險難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于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

王口字口口山西山陰人故大學士文端公直之父也有伯兄豪而喜遊于博奕酒人中傾其家至負債無以償先生則陰以錢代為償伯不知也晚年願益困羸身自遠歸先生持之泣甚哀解衣衣之徒

居居之所以視養撫籍恩甚密

王翁某字以東太倉州人王公錫爵之大王父也翁之父曰自然公分授諸子田宅盡與伯季善處推下產與翁翁受弗辭曰微吾誰為任下者願其居海濱乃行求白地若甌脫歲力耕少熟得餘錢以賦與子戶而役之積魚鹽之羨以佐耕遂驟起家既素封念伯兄老而廢受產不給也歲割旁柘田贍之而任其稅有從子及寡姊寄食翁如家

楊忠愍公繼盛既計偕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為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析箸居曰毋溷乃公為也公遊太學再試居首名高故薦紳大夫迎館穀之稍稍具囊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笈為兄累今幸有餘錢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字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費公悉推兄使輪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圖也

孫宗伯陞師事伯兄無巨細必稟命而行坐必侍側母夫人及伯仲兩兄逝誠勿治家慶嘗為生日詩有曰楚水終天無抱恨潘輿往事又成空蓋念念不忘親也

陶文僖公以友愛著聞敬事兄參政公如嚴師言動必咨之弟大恆病未有子公密禱于神自請減算以代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後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後陰以小布袋麵食魚肉菜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毓後撫愛其弟特至

丘集字子成嘉定人倭亂時與其寡姊各藏金地中集為倭所獲求貨乃出己藏與之人謂集何不與彼留此集言吾少姊多耳兄與兄子皆坐通賊當永戍集奔走營救積年乃解家益貧或日一炊冬日以故紙囊敗絮為被而讀書不輟造其室者欣然議論不知其空腹也

年已踰耆事諸父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

方文襄公獻夫平生厚于人倫解相後答家奴忤其兄茂夫意輒置酒長跪謝罪

徐文貞公階性友弟尤喜施予既讓新弟於前母兄歸自延平念其產控割田二百畝贍之

陸文定公樹聲既起家北上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錢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于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富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

兩稚者公二子也蓋兄弟間切磋皆就道義遺榮利如此

郭公宗臯天性孝友自為兒時侍父母病寢不解帶若成人然及仕宦所得祿賜歲用之餘皆進之父母為家公財與諸弟分產惟弟所需取其狹者弟某嘗有疾灼艾意頗難之公為解衣先灼以分其痛

王大司空劬嘉靖己亥以福建都轉運署福州守民有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公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忍使有一不足哉爭而勝之則一不足若父憐乎若子也而以貲傷父心寧復為若

輩血食耶訟者咸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公像而祀之

曾渙字至文博羅人幼喪父事母孝從兄漢亦早孤渙視如同產視漢母猶母也嘉靖□□秋應試時渙文有名矣明日當入試聞漢計即棄歸庚子舉于鄉

龍見金筑司人府學生居省城嘉靖二十二年弟龍起夏月浴于河將溺見聞之不暇改衣赴水救之起生而見溺矣兩臺旌之曰友愛

陸果字元晉平湖人嘉靖辛丑進士故尚書杰之弟而大冢宰光祖之父也卒官刑部主事孝友為至過絕常人居光祿公喪哀慕泣血慘不

入口者六日仲兄為諸生以小禮得過學使將解其藉朴之先生從童子試入而伏地號哭以請學使感動遂謝罷仲不問仲無子欲先生少

子為嗣淑人難之先生曰豈以兒女子私愛而使兄失蒸嘗遂奪以予之

傳封君學易字汝時聊城人嘉靖辛酉舉人故憲副光宅之父也公有

兩兄長公性嚴而公敬下掩恩仲公性和而公愛不弛禮有時樂飲他

所以長公命召之立至夜分就寢聞長公一呼即起而應晚年獨仲公在築舍接棟與同起居一日騎馬入城路逢賣蒸餅者呼與俱旋買以奉仲視其食已乃上馬去他多類此推兄子數人愛如己子推弟子二人如兄子門以內雍雍如也

王公石溪名憲武字克定山西之山陰人故大學士家屏之父也公少儻有大志伯斲施旬貨無節傾父資者什七八父乃推產界公屬二季焉而子錢家日操券徵負伯遁走公年舞象即攝家事且耕且讀內奉菽水權而外拮据償責終不令父知也一日伯將二子羸歸公前持大慟哭解衣衣之酌酒勞之絕不及廢著事復割田宅以居之

新淦張復吾堯文有回生事徵應甚奇異復吾之兄曰水部君克文隆慶丁卯之秋兄弟同計偕舟行及桃源而復吾病病亟水部遙望桃源三義祠且泣且禱反視復吾則氣息奄奄欲絕矣不得已為治木及殮具忽聞空中語云堯文是心地善人決不終于異鄉克文係兄弟同心你前日請過的是你明年中舟衆聞且駭水部心益恍惚念安有人死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三

友愛

十三

竟日而復生者徒於泥悲哀而伏屍之旁乃問空中復有呼者曰人誰不死此當自生者于是死且八日矣視其鼻不陽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腹背相轉水部昇屍徙至野廟中日復走祠下奉明水一盃燔其所祝詞投水中以沃屍搗額扶其口以水五分灑之屍萌乎頰有泚水部喜籲關侯彌急一夕屍起熱然負牆立忽仆僕走掩泣以告水部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已乃嗟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已詔水部水部以手按其心曰此件可是你眞的少頃曰此件倒是水部曰此件是件件是明日復吾素鏡自視眸子視得其形微笑曰是我矣日飲以粥粥數旬而復復之日莫不灑然變色動容詫神異也死于八月之晦日凡十八日而復至九月終旬其形始充然如故兄弟痛哭許立三義祠復置舟北上明年水部登進士第至癸未復吾乃第

于封君玳字世和東阿人故大學士慎行之父也兄弟三人公最幼而弱數歲失父依兄伯居兄伯遇之不善常奴使之又常坐顧呼公使前侍食罄折立無敢忤比長兄強使出分益貧窘然公爲人大度有才氣

所交皆賢豪長者竟自致百金產緣手散施略盡已復置百金而兄坐法當死詞不及公公慷慨自詣吏請代吏怪之已試問之爲出分弟益大驚使前畢其詞而公涕泣對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視兄猶子視父也子爲父死無所辭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詐即伴許出其兄于獄公大慟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趨自著械入獄不返顧吏爲之泣竟兩釋之時吏第知公爲分弟不知故奴使弟也公又嘗代兄繇使隴西猝遇虜騎夜伏積骸中得免

倪封君應勳兄曰養拙公應科第曰少原公應朝公敬兄而友弟養拙公岸袒坐公侍立不倦一聽養拙公養拙公嘗病足痛痛潰帛裹之負喧簾間公問疾養拙公舉足公即爲解帛以巾拭血手傅藥仍帛裹之掖歸寢養拙公卒子弱衆或侮之公力左右之晚與少原公同居子凍已有祿所奉鮮必與共食少原公又先逝公貽凍書曰弟未立汝善視之

王公世貞至性過人即篤老奉司馬蒸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敬美太常公友愛極篤常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計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也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三

友愛

十三

岷府南渭王譽播安和王之子與二弟鎮國將軍譽樞譽格極相友愛安和時買民田若干皆上腴之產盡以付二弟且爲歲輸糧於官格嘗感疾之南嶽避崇王中夜聞之輒起亟呼人追請寢食俱減及返而後安

金太守尙文兄弟中友愛尤篤兄尙義喪偶以有子不欲再娶公密與弟尙友爲聘致仕太守俞公之女既諧而後聞之尙義爲御史好直言時值星變公知其必不自默乃作東甌童子篇以諷止之比尙義被逮謫戍遼東督府防察甚至衆皆謂公不宜往視公曰往耐詠寬釋至就道涕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尙義卒視其子祺若己出

盛儀字克恭桐城人恂和慈懇事父母孝凡父母所志殫心力圖之初伯兄欲析居儀哭曰安忍是兄不聽儀抱季弟哭折券盡讓所分受者伯兄竟棄故居倍索值并所讓者去未幾再索再厚與之及兄卒家墜

儀為治喪亟迎養嫂氏撫其孤俾有家室別置產處之季弟德領鄉薦未仕而卒妻年少守節給養周至以成其志厚匿其女如己出凡宗族婚喪弗勝者輒補助之嘗得盜牛者留其牛不問其名遣去後盜擄物謝亦弗受嘗謂人不能睦族蓄衆非孝也故家無儲蓄而仗義好施解紛急難嘗汲汲云以子汝謙貴封監察御史壽至八十一而終

李梅學麻城人初為臬司幕下據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據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據兄弟凡四人據為嫡且長餘孽子據父唯諸孽而疏薄據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據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據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對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

李儒字宗魯黃安人衛千戶性孝友父卒奉兄惟謹嫂忌之窘辱備至儒不為異更推所析以讓兄身別為母養歲大稔謀升儲以待進自食惟菽藜且不令母知以病其兄嫂及兄嫂繼卒儒獨力襄事至有不備

卷之三

十四

旁貨以給略無仇怨意後洩官二十餘年慈愛懇切麾下無不戴之者楊瑒字仲玉華亭人以進士歷官應天府丞瑒初舉于鄉遭父贈君營繕公喪時兄憲副方第進士觀政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琦季弟貢士建殯殮如禮他日太安人檢筐得封君為諸子析產狀示焉公哭不忍視曰吾父為此將慮吾弟啓爭端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有後言者非子也焚之友愛二弟益篤

鮮冕右滄人嘗為御史其兄有子四人俱成立公年踰四十尚乏嗣孺人不容納妾後雖強容之又制不得近親戚每為公憂然不敢為孺人勸一日乃兄謂公曰弟婦性妬如此弟如無後何公熟慮無計乃謂兄曰無可奈何兄曰我有秘謀管取弟明年得姪公請教兄曰吾來日置酒會爾夫婦令吾諸子孫侍側酒微醺弟當問我求先考所遺及請吾便好之田產以激發吾怒吾因大詬弟謂汝今無後吾有衆子孫不數年爾已老爾之所有且將歸我吾棄爾夫婦于溝壑身且不能保尚可與我較多寡計美惡哉弟婦見之必有所激矣翌日弟如命偕妻同往

酒半如其言請之兄略大詬詈公伴恨幾死扶歸至欲自縊遂堅臥不起次日孺人躬詣諸親為公求美姬甚急既得之謂公曰任君往來但令生子繼我後毋致人唾罵可也期年果生一子後二子繼之俱克承厥志嗚呼世之為兄弟者已有子而幸人之無惟欲利其死而沒其財孰肯陰謀秘計而為之圖後如侍御乃兄之厚德耶

蔣刑曹孔揚與弟居不忍相遠罄宦金買田宅歲贏月羨久益增折半均取不以尺寸自謀猶擇腴羨以厚之愛弟之子廷均踰於愛其子陞也別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廷均為讀書費何宜人安樂之曰汝撫弟姪如此吾復何憂

聞處士愛亭者太倉人其仲父毅齋君無子而富有弟某出後之而父南亭君當授產處士而不能無呢某也或謂處士法云何既以出後人安得復稱子而受父產君不聽曰法限取者不限子者吾知有弟與吾父母心而已遂中分其產以予弟弟悅辭處士乃稍裁其羨畝五百為義莊以贍族之貧者而至南亭君夫婦沒喪葬之費不貲君一力任之

卷之三

十五

不以嗣弟曰若自有父母吾不而累也有女弟適龔志重而寡亡何亦死獨遺孤在君取而子之使其子大倫子之所以教養備至為授室分囊如大倫其孤既登第復龔姓而名曰聞道以存君之舊而已或謂君曰彼何以不請命君怡然曰固吾命也蓋君兩受役于崑山太倉皆繁重家為窘有畫策于君者謂緣聞道當得錫君乃毅然曰吾不從聞道錫也吾而錫誰當代者役如故及聞道卒於東陽令亡子君復哀之如子撫其養有加

倪勳普定衛人弟然烈羔熊五人同爨水不分居勤儉營生竭力事母其妻各守夫訓孝友著聞御史陳某旌之

李封君梅有伯兄官大寧諭卒公奔赴視歸中流舟覆公身翼觀浮水上誓與遺骨俱葬江魚已救致得免若神相之者

江東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魏尊魚臺人魏瑄養子弟達嘗遇盜盜已殺瑄將及達時尊避難別所

聞之即出告曰達無子殺達則父絕嗣矣願以身代之遂殺尊達得免

林况字漢卿福寧州人性剛狷十歲孤事母得權心其兄鴻常病值妻

盛病亦劇况日侍兄所不入私房或怪之曰妻死可再有兄難再得矣

羅汝涇南海人以友愛稱歷仕知州父遺產數百金盡讓其弟自甘清

約鄉評重之

趙啓趙哲烏撒人兄弟友愛甚篤其父年老命啓承襲指揮使爵二子

遂讓終身不襲鄉人義之

泰和羅晉用字楚林父景高貧而有節行至晉用在貧而操執一如景

高弱冠父喪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而一廢疾孤姪方在幼晉用刻苦

奉母嫁妹婚姪養其廢疾者終身己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

則不給也迨姪有子母強之妻乃娶

羅萬里字一鵬順德人少充邑諸生篤于行誼與弟萬程友愛四十口

共愛無間言同邑關祺祖亦與弟祺祺和友愛孫啓東守其訓三世

猶同居云

吳憲字公度鄞縣人福建布政吳福長子母卽夫人沒侍庶母張氏敬

謹撫弟三人皆友愛三弟驕縱張不之禁反以虐憲憲無怨也以新營

之宅與其弟而自居後園舊廬張復欲有之憲即出僦屋以居未幾受

薦為高郵儒學訓導後三弟日貧所與新宅又屬他姓憲復節縮俸給

日津潤之不少吝焉

魏珏長樂人兄理誤殺人官捕之嚴珏以理無子匿之自陳曰殺人者

珏也鞠之不易款斃于獄

袁天爵字子修號仁石建溪人孝廉文紹之父兄弟五人張出者二朱

出者三君為伯持家柄一切米鹽瑣屑諸務皆手自擘畫而陳孺人佐

之內外並無後言以故其兄明經公得安于儒不問家人產朱母病革

屬明經公就試乃出囊金數百授君曰我死汝兄弟四分之君拜泣曰

母幸無恙長撫諸子如有不諱當以遺三弟某何敢利焉朱汝君卒請

于父如其言三弟長欲分異父視君若不自得者詰其故曰兄弟一體

痛可分乎明經公嘆而止明經公沒三弟申前意君不能強乃請族人

均其產或曰伯氏家督也於家又有勞今茲所遺誰之力也而均諸君

敬謝此先世餘澤其何敢私焉且某操家數十年不以此時私而私今

日乎族人咸嘆息罷去蓋終君身與三弟處人不知其為異母即三弟

亦不知隱君之非母兄也

吳買羅維者初以兄疾門戶事多自持之十年費六百金皆自其力後

分爨不校但指其居曰此先人之廬予我數椽遺子孫足矣親沒竭力

喪葬不以累兄曰親亡自應盡兄勞自應代吾不知其他脫獨生我則

將誰歸與聞者建之兄感動友愛彌篤

毛孝子聚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墓極將及墳訛言

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松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

李悅字子喜新會縣人天性孝友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十

二十餘孫產薄不能自存召與同居以己財產均之族人多來依者至

百餘口庭無間言

劉梅字世鼎長洲人孝友自天性少游燕冀踰二十始折節讀書家故

饒其弟季獨操之無所問季日從博少年蕩破之人或為言梅不傷其

意當季疾及游未歸為憂悴恆廢食臥竟老未嘗析居仕汀漳二郡推

官皆有惠政子鳳為明御史

耶處士叔敬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

也

吳興莫翁者婢賑懼其姪好巫遣嫁鬻粉糞者生男歲時贈給不絕翁

卒子且十餘歲惡少視為奇貨置策與訟之計甚悉子入哭極欲毀逐

之莫氏長子亟前曰汝非賣糞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又遍指其家人

曰此汝當拜者此當受汝拜者既畢告之曰汝既吾弟當在此撫養安

得去即命灌與諸兄弟同寢羣小方聚俟之聞已納相視大詫計不得

施

卷之三 十六

卷之三 十七

屈公直居京師時有弟太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告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如此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于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為友愛人某獨不得為義人耶

劉廷梅未第時貧而教授里中有仲一人曰廷梅公束修之饒上以奉蕭恭人甘蠶下以資仲學然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公與仲俱試公獨薦乃益稱仲于蕭恭人而厚資之冀以解蕭恭人願後三年仲當就試而病作性又好機祥而難事公乃以身為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徒步而募二夫俾肩仲俄一夫店作而陪公匿跡從與後肩仲仲不覺也道遇識者咸目公而笑公不顧及仲及試得薦而蕭恭人喜可知也然竟以疾不堪赴試公登第後念仲病無起時而虞蕭恭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慰諭之者百方稍解而公之臨弟喪痛幾若蕭恭人然迄不令知也諸附身必誠信曰今者視先公禮故易禮耳雖然益重吾感矣

歸安施相之佐翊之佑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

卷之三

十八

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于舟中語及產事公擊蹙謂曰吾兄弱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乃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

安福劉撰嘉性孝友苦學堅操父早喪有堂兄當補伍紫荊關路縣吏移補獻嘉獻嘉撰嘉兄也撰嘉詣縣請行獻嘉曰我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其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俱被虜撰嘉向虜哭曰兄聲啞無為盍舍之獨執我虜果舍獻嘉已而撰嘉亦脫歸投詩主將主將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拜母床下母曰蚤知兒念我忍須臾死去逾日母卒人以為孝感撰嘉哀不自勝曰脫萬死一生獨計得少日盡孝養而今已矣嗚咽之聲悲感行路晚節事諸兄情好益篤尤嗜學易或至達曙不寐曰道盡于易矣號白齋居士

西園聞見錄 卷三

山陰徐思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文牙貫肩項思急願得一木拊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孺文足自後攬之虎乃釋文走思度虎必復來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吾于虎何仇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足旁逃思若是者凡數四隣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思棄屍自脫思厲聲曰汝能助我我不能毋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施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思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思力竭病累月死方思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思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殲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士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為之贊

樂清余昌字景盛友愛天至有田數頃子一人而弟之子三人焉異舍而貧則悉其產均之如一也潘簡肅公始仕為其邑令察而重之躬禮

卷之三

十九

其廬因請昌清計薄條飛詭以千數民大悅而豪右皆怒乃相與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簡公尚書時為文弔其墓
三老丁氏名廣居鄧州人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南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為常時具酒殺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賙之粟帛足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為來歲計不能者又賙之雖數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告復賙之是後子姪俱自力于衣食
郭銓字時選號冰壺□□人為邑諸生嘉靖乙酉鄉寇行劫兄為賊擒幾不免公時讀書外舍宵聞兄急尋從間道持一劍奮殺賊中其目戎首仆地始脫兄于虎口鶴鶴情切冒死不避識者壯之

閩範

前言

趨人齋曰五倫皆象陰陽六象日婦象月日月迭運于晝夜相照為望相映為弦相避為朔相交為合璧月止一會焉婦人陰類故稱月事則夫與合寢以應日月之交既孕不復會冬月安靜養微陽于曆稱閉月不復會古者月令多為之忌欲人君謹房闈遠色慾其防甚嚴法天以有別也故壽命延聰明長而胤嗣廣矣夫有夫婦而後有子此人道之始也無別則喋藪盡或天亡靡不由之可不慎與

張時微曰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匿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蓋娶諸輒謝去一日漁於海獲甲蟲曰蟹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與婦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俗降世汚有反目至死弗覩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卷之三

二十一

鄭端簡公曉曰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如雄雉苦匏河鵲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觀此則知關雎為王化之基不誣禍第之謂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

黃省曾曰妾媵之買或以嗣胤弗茂或由房闈無人勢在必畜然亦須情擇貞純父母禮舊骨氣顏容不必華艷但得貌相儼厚毛髮充盈慎言清音素性避檢容易羞頰者即為良姬若所生淫悍家無廉恥幼習倚門早開調笑或籍素娼流或身為擯婦雄言捷口偷目揚眉逢人作媚舉止輕褻者即為賤孃縱得弄璋必成破蕩若生女息決至淫奔在古玉寶之隆亦以哲婦傾覆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況民間囊產何足散滅衰齡暮景簾薄尤宜慎防多有外私獲孕以幸分財潛使易宗可傷之甚其有子而良無出而貞者皆可借老表為閨範若諦察性情終必流汚者預放遣之免貽身後之玷嘉靖間吾蘇都御史文森疾革之時所侍婢妾一時配嫁里人其深慮遠識誠可師也五尺之童毋令入內既與熟習必通言語使令久久玩褻從此生情矣人家多由嫡

妻悍妬不能蠶斯而處以致置妾他居婦人不習訓戒又無保傅曠則思淫防閑不及外私所必生也

黃省曾曰人之配嫡自非寒細多是良耦所以根氣清淑心抱貞和往往產得純子可以光續若夫妾媵俱係奔買或出于淫奔之女或出于敗節之姬或出于倚門之婦或出于逃背之流必皆放行不修蕩心無耻巧媚千生機險萬狀一遭蠱惑鮮不覆宗故其所生每非本種芍藥之贈屢受穿箭明星之期亂私奴僕體實既是汚邪所合又為駁賊草中鈎吻蠱內虺蛇安得佳嗣必是凶兒是故明達君子瓜瓞未延雖免

二侍當選柔溫須求窈窕聘娶以禮蓄待以方慎防寧過于嚴蒞處毋褻于謔讒言照之以皓鑒潤譖準之以平衡閱巷毋令越足早夜毋令出入家政毋令預參房闈毋令各別枕簟毋令擅專香奩毋令囊佩歌曲毋令吟唱金玉毋令帶飾黛粉毋令致華錦綺毋令衣被酒醴毋令銜弄牙嫵毋令往來寺觀毋令焚香姻屬毋令通趾童婢毋令潛役優戲毋令竊觀簾戶毋令窺日顏色毋令嘻笑眉髮毋令妓妝庫笥毋令

卷之三

二十一

司守至於所生母氣既佳况居長一重之教之不必言矣倘次鴈行加愛毋踰諸嫡譬之一樹父為根幹也嫡猶條枝也庶猶芽孽也設使侮嫡而眷庶則猶傷伐其條枝者也不惟芽孽無所暢達而根幹亦將為之折蹶矣倘涉淫荒之四條誤收錯置苟不歸之本源亦須捐之卒隸毋因姿態戕毀身家倘有所生子雖難棄母不可留黜母存子乳媪精覓此嬰長大必費斷削當痛懲於非總之年開義于嬉翔之日庶幾善習離縱可移若縱其格度隨其步履則兇頑成痼奸詭入髓蕩門覆戶可必其然譬之崩嶺潰堤難為力矣童子履霜可不戒警要而言之莫急于擇母者也

何孟春曰水鳥有鴛鴦者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輒思而死南海鰲魚雌常負雄而行或捕得其雄其雌亦自止不得活也然鴛鴦詠于三百篇談者比諸人之有別而鸞無及焉鸞特戀于情耳德固無取夫婦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可以不正乎
李夢陽曰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階于婦人文王刑于寡

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陳師曰或問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余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之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辟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

陳絳曰夫婦之道榮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願其夫之富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而可耳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己愛是不欲其夫之有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情耶亦人情耶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二二二

陳絳曰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天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調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于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明矣子思之母嫁于衛明道之婦孀于王夫豈無範範不行也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故爲之法亦仁者之心也

章懋疏曰天子之于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勘婚而彭汝孺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皇上聖德英明睿哲純

粹天命降聖必釐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採擇所得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選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禱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姑將所選者暫處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壹儀擇師傅大家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係鵲巢萬單膠木之德足以母萬國允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不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遞尤于孝道有光儀則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今日矣

沈公鯉曰女德柔順端莊第一孝敬和睦第二勤儉整潔第三性格柔順舉止安詳持身端正梳粧典雅低聲下氣謹言寡笑整潔祭祀孝順公姑敬事夫主和睦姑嫂禮親戚寬容婢妾教道子女體悉下人潔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二二三

治賓延謹飭門戶早起晚眠少使僉用學製衣服學做飲食打掃宅舍收拾家火蠶桑紡織孳生畜產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攜帶的本家父母與闔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又曰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不足觀故今女誠必先把持身事蓋身正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來理家事莫舉止輕狂莫妖粧打扮莫高聲大笑莫耳軟舌長莫搬弄是非莫離間骨肉莫煩言絮聒莫巧言狐媚莫耳邊叢聒莫背後唧噥莫扯村說謊莫喜佞悅讒莫逞牆竊聽莫偷眼邪視莫眼空意大莫口甜心苦莫嫉人勝己莫夸己笑人莫做效男粧莫做行男禮莫賣弄顏色莫炫耀服色莫惡狠打人莫惡口罵人莫無病稱病莫蓬頭垢面莫赤胸袒膊莫顯見褻服莫露出枕席莫男婦同席莫男女授受莫買命算卦莫聽唱說書莫隨會講經莫齋僧飯道莫修寺建塔莫打醮掛幡莫山頂進香莫廟宇燒香莫招神下鬼莫魔鎮害人莫看春看燈莫學彈學唱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莫結拜義親莫來往卦婆師婆媒婆賣婆莫輕見外人莫輕赴酒席莫內言傳外莫外言傳內莫倚門看街莫醉酒失儀莫忤逆不孝莫攪家不賢莫唆挑夫主莫欺瞞夫主莫侮慢夫主莫鈐束夫主莫溺愛兒女莫偏向兒女莫口談夫過莫埋怨家貧莫嫌莫不和莫伯叔爭勝莫嫉妬婢妾莫凌虐僕從莫怠慢窮親莫結怨鄰家莫貪心無厭以下處家事莫濫費折福莫隨有隨盡莫隨做隨毀莫輕剪羅緞莫多宰鷄鵝莫好饒貴買莫懶惰遺遺莫拋撒物件莫日晏方起莫干預外事莫私放錢債莫盜轉財物莫陰厚母家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想想

又曰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閭君子曰知禮今田野人家婦女相聚三二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為第一義

又曰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為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扮弄是非其為長舌銛于利刃却又無可防之形奈何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安知其非尸祝巫卜之類也若論其至即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貴簡省
葉向高曰造物之于人畜矣贏子才則簡於德伸於德則諛于福前盛者後或替躬顯者終必湮才士多厄修士多毀達士多疵丈夫尚然况在閨閣一身尚然况在伉儷自古及今未有能都其全者也

往行
洪武三十年以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李衡張鳳等為錦衣衛千百戶等

官有差皆得世嗣初李賢妃有寵于上遂進淑妃上時以難事訪妃條析皆出人意表上喜曰班婕妤之流也有請妃贊建儲之事者妃謝曰妾備位嬪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責儲位大事非妾所知聞者益賢之時上疾革召其兄金吾指揮賜宴便殿謂妃曰汝事朕逾一紀朝夕左右宣力多矣汝其出見二兄少敘同氣之誼妃泣拜曰妾知之矣死即死耳見兄何為遂自經上撫其屍大慟謂其兄曰朕非不念汝妹賢明慮他日有武后之禍抑情為之勿以朕為薄德也二兄泣謝而退及晏駕以妃殉葬

衡公岳洪武間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釧纏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口實

吳中字司正武城人洪武戊寅以國子生授衛經歷陞大寧都司經歷太宗皇帝舉義至大寧中出降累官工部尚書性勤敏多計算歷事四朝為造北都城堞宮苑曹署過三十年皆出中指授片木礫瓦各得其

任而貪縱所刻減萬計金帛財寶充初若山青田甲舍偏于都邑加少保坐受人賄有保舉事發下獄將半載始釋之奪少保尋以太廟完復之再進少師卒贈荏平伯中湛于色後房曳珠翠者無數而為妻嚴妬不敢近一日領誥畢返妻命左右為我讀吳中詰已問中曰上筆耶曰上安得為此亦翰林臣草耳妻笑曰果然亡忝翰林名知人即吳中詰一篇何嘗許一廉字中面赤亦強笑而已語後聞禁中優伶承應為吳中畏內狀上輒一舉盃也

周公新未顯時其妻治禱以給及居方面同官有內燕公夫人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同燕者各相慙惡更為淡素新後為成祖所誤誅其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居如洗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楊文貞公士奇妻早世止一婢侍太后常召入內見其容服甚陋令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飾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孤貧為諸生所服衫缺綴紙補之有司見而憫之

為給油燈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授筆輒萬言皆中矩獲永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陞福建參政始未第時聘同里貧家女及發解其家以妻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思愛甚篤生子皆賢有舉于鄉者

永樂十三年有人納銀于瓜以饒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邵玉字德溫慈谿人宣德十年舉人正統元年汝州學正歷官提學僉士有市首飾者直百金先生語夫人曰汝欲之乎夫人未答公曰使婦飾百金為之夫者難乎其為廉矣

高文毅公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推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與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增陳公一怒之力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二十六

柴廣字文博祥符人景泰間歲貢歷漢州知州年四十四妻溫氏病卒公曰吾已有子矣誓不再娶歸居五十餘年室無婢妾弘治初鄉士夫高公之行乃連名具呈于巡撫海虞徐公恪行縣查勘得實奏請旌表以勵薄俗壽九十七歲卒于家

英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論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久因厚待之致彼親家政規權路頗撓臣事臣不能去也公意蓋欲上屬之法吏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之既而以雙杖往公請其故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諫其父固乞留之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不可留後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已兩斃文敏公猶未出朝也

馬良山東館陶人襲祖職為金吾左衛指揮累官都督同知良姿表俊偉性度溫夷以幼童侍英廟于青宮比長益親暱天順時武臣中得寵

者惟良為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駕出獵南園早朝罷文武羣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眾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鼓樂喧天聲達禁中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說者謂英廟篤於倫理如此安福張寅字敬之弱冠時從學從父振烈太學中以事出亡之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補州庠弟子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妻之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矣未可以薄行負之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將議改適姑許之豪家交賄之女自經以誓凍凜不可回至是遂偕伉儷後寅登進士令涉縣有廉名擢南太僕丞而康氏封為安人夫義婦貞譁然為萬口美談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詰方在襁叔子少傳讓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姪列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二十七

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抗云成化二十一年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劉公茂涪州人歷官尚書年隣古稀尚乏嗣雖內嬖盈闈而亞妾專寵妬悍難制翁嘗語之曰諸姬懷孕子則育之女趨弱母果我老年也自是每臨蓐不問男女皆弗保矣一日翁入朝嬖人適產子亞妾伴笑曰好沒福又生女郎裏以段裙命衙役棄之時天尚未曙出遇守門二吏叩所持甚急役以實對一吏曰吾年老無子爾能授我第歸報夫人云已棄河便是實汝之陰德也校許之吏遂懷歸養作子翁歸自朝亞妾以產女聞翁不詳問未幾翁上疏乞歸田吏所抱養子年已及數歲容體異常二吏爭攘為己子適翁之門生胡主政天敘過之與聞其言令人訪詢得實特稟堂差官護送之至涪翁喜甚書彩聯以迎云八旬

老父江邊立十歲孩兒天下來人輻輳迎之官舟方泊近岸冠蓋相望
幼子獨趨前翁父子相持大慟見者莫不洒泣比長補廕成均延門吏
終老於其家及卒為之服喪三年嗚呼悍妻妬妾殺非其子者多矣然
未久遺而復存者劉翁年八十而已棄之子乃得重見意者翁多積
善天啓其吏養之不使絕公之後爾誰謂天道無知哉胡天欽歷官至
湖廣鄖陽府太守

戴冠字章甫蘇州人以世之富貴多畜妾媵而有亂者嘗曰小人家是
百無一有大人家是百有一無

張時微曰長瀟君者其妻終葵夫人妬虐其侍姬長瀟君苦之長瀟君
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瀟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
其妻載饗饋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于婦者能順其夫子耳長瀟
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日以帷薄之故傷其心可乎不可乎夫人答曰
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玉趾有命敢不從然竊有辭焉長
瀟君實老且幼未能勝洒掃所恃無恐者長瀟君存爾苟一旦溘先

卷之三

二十八

朝露吾屬將採飄巧于道路長瀟君精神幾何寶之愛之惟妾耳侍姬
唯欲是從長瀟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
寧復計帷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

靳貴字充道丹陽人弘治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一甲第
三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證文僖父瑜温州府經歷年踰五十無子范夫
人憂之陰為置媵于側室温州見之驚曰是何為者吾老矣何可復累
人亟遣歸其家俄而范夫人就館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文僖
于温州之官舍

石璞臨漳人初為監察御史歷任山西布政使剛介有詒才其內人嘗
誦詩僚內燕歸愷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
爾何坐曰首席曰使吾墨干憲汝安得居此座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官
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此座得乎後進工部尚書太子太保改兵部
尚書致仕歸無第宅人服其清

韓公邦靖其內屈安人病八九年護床痠痲安人勸其買妾為後嗣計

曰汝年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推官者好友也以屈安人
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趙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有姿色耳
終却之

徐蕃字宣之泰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性簡淡寡嗜好居
處服僕取給而已先其子治第頗整潔之素無妾媵其夫人為購少女
備巾櫛蕃見而訝之即日命具粧遣還

楊繼宗嘗知嘉興府有圍卒饋熟鵝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
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聲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受賂陷
身于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
童子而已

陳公晟為人最篤倫理內人黃氏鍾族義女登薦時尙未配富室欲妻
之不許比黃卒作詩哀之極其悽惻聞者墮淚陳獻章甚重其人

賈運字會期東鹿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憲副初聘于魏氏魏未幾疾
雙替父封君欲改聘他姓會期執不肯曰命也于古不有劉廷式哉遂

卷之三

二十九

娶之和諧如琴瑟魏又數請置妾媵公終不可所生三丈夫子措□□
曹自守字伯化在平人嘉靖己未進士早孤事母至孝少聘張氏女女
病而替其父請罷婚自守娶焉里人高其行

汪應軫字子宿紹興人丁丑會魁以庶吉士謫守泗州初聘龔通判之
女未娶女卒繼聘張氏將奠鴈告父母設祭前妻臨塋慟哭甚哀祭畢
而去是夜夢龔氏訪之敘話未終求別甚急軫問其故對曰紅蓮大夫
欲害君謹防之此夢久不應及陞江西僉憲泊紅蓮渡忽憶前夢舟人
請開舟堅不許言至某廟燒香既去而返諸行舟皆覆惟汪舟獨存始
知前夢之甚神也嗚呼汪夫婦未相逢而死猶相顧如此有不情夫婦
朝夕相親而終身相忘者視此可以愧矣

嘉興張公寧晚歲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隲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
妾遽云誤我即陰隲耳公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
身

楊中丞豫孫夫人張浙之平湖人能通史漢夫婦居家輒以故事互相

論駁豫孫常自詫曰此吾閨中益友也張故富家嫁時裝奩甚盛豫孫頗心德之以故平生作官無絲毫染指皆張氏之力既無子不忍娶妾約以四十為期客曰人以繼嗣為大張齊賢娶妾有十萬囊當何如以報耶其後豫孫以憂去憂終赴闕年二十九始買二妾來京客笑曰奈何自背四十之約耶豫孫曰吾恐一時不得故預置之即有妾直待明年御之耳其篤言如此

錢養廉杭州人孩提時其尊人憲副公為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痘疹替二日嘉禮在適女家以廢疾謝婚憲副公亦欲從其謝廉曰聘時完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兒不娶彼將何適兒心不忍也娶妻為延宗嗣耳井白可代也竟娶之而恩禮有加多生子女後廉戊戌進士入銓部人以為陰德之報云

高鵬字雲翊澧州人器識超異少聘周偉女病癰瘻周恐艱於櫛沐議辭婚不可竟委禽焉相與無間言姻黨賢之後舉進士

陳清字孟廉順昌人娶盧氏生二子而盧卒清年三十五誓不再娶飲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三十一

食起居不近嫗婢衣服澣濯不假他手杜門無外交

張瑤字朝貢嘉興人舉鄉薦性孝友其妻以疾不悅于姑姑欲出之瑤心知其無罪令婦依母氏終身不娶與兄同孝養內外無間言屢上春官不第遂隱居杜門衣食不給恬如也郡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過咨論政事瑤未嘗干以私卒無以殮徐為具禮葬之

羅雄吳買也性孝弟事親盡禮婦馬氏有容德而失意于舅姑雄曰訓有之矣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竟遣還家後馬父迫馬更嫁馬不從以死狗之雄之母乃悔命公祀于寢雄亦不敢違也馬既沒同里周參議欲納雄為贅婿公曰周公女出富貴安知非庸奴其夫而傲其舅姑者吾不能向人喉下取氣也謝之

馬瑤長洲人事母孫氏盡孝傷其配願以家衰殫瘁致死矢不重娶其親以瑤尚少勸之置妾不得已畜一女奴已而嫁之猶處子也一時義聲聞里黨間御史按部表節義有司遂以瑤應蓋從來以節婦奏者月無虛日孝子則間有之其以義夫旌者絕少旌之則自瑤始

閩揮使王某事母以孝聞近四十乏嗣其妻為納麗龍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祝天曰某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污一女子體吾不為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生二子

朱芳興隆人幼聘趙晟女尋以痘傷目及通禮欲娶女辭之再三芳曰吾不娶若將安歸竟娶之人以劉廷式擬之子璣當貢陪貢衰且老遂令讓之

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十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妬而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乏嗣鍊金八十為購妾而里人避妬莫有許者適某督郵有一女年逾二十罷官貧甚莫能歸母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兒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成婚不三日捷幾死明日又捷女曰受捷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受妻大怒明日又捷女逃歸房妻亦遂入女忽閉戶加刃于妻頸曰吾為前十四命報冤死矣乃反棒捷之無算妻急呼方伯解救且矢天曰再不捷汝女始解由是兩相容女生七子三甲榜四鄉書簪笏不絕至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其家另祀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 三十一

大母以廟

劉太守容初為黃州府通判抵家而妻宜人卒公泣曰此與吾同辛苦事父母者父母不及養而宜人亦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既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為主饋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日昏悖其賢也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即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西園見錄卷之四目錄

教訓

前言

羅倫

林見素

楊守陳

何文定

薛瑄四則

劉健

陳白沙

楊溥

李夢陽

王陽明

王卿

楊文懿

何孟春六則

崔鏃

聶大年

祝希哲

朱以功三則

吳正己

黃省曾

吳國倫

陸棧山

李鵬舉四則

霍韜八則

徐階

張東海

李元薦二則

王錫爵三則

申時行

俞明時

張居正

于慎行

葉向高

厚生訓纂

卷之四

目錄

楊榮

往行

郭英

解縉

王景

王升

王直

王翺

羅整庵

王恕

方俊

張如宗

楊春

李封君

蔡潤

李璋

王信

萬貴

劉忠宣

羅欽順

吳訥

馬文升

吳文恪

費宏

鄭棊

韓紹宗

王夢祥

張春

張文懿

屠大山

郭宗舉

鄭儒泰

王陽明

楊柳塘

楊廷和

林繼賢

萬吉

丁森

羅洪先

陶大順

萬士和

高校

何世錦

董應軫

余繼登

劉采

朱瑄

陸化淳

黃裳

鄧元錫

輔國將軍拱樞

沐崑

周瑛

朱輔

劉文恭

杜銘

陳璋

潘琴

胡富

朱鳳

鄭崑崑

牛鳳

張賢

吳揚

吳道寧

潘才

孫貞

王蓉

劉蒼

于玘

劉壁

申鑄

譜系

前言

卷之四

目錄

方孝孺

解縉二則

葉盛

楊守陳

李東陽三則

徐溥

何孟春

王錫爵五則

申時行

往行

熊浹

胡同知

解縉

顧禎

黃宗明

祠墓

前言

方希古三則

尹直

徐溥三則

李夢陽

韓邦奇

黃省曾

夏言

戒庵漫筆

鄧淮

于慎行

往行

洪武七年

洪武六年

益莊王厚燁

周王儲

永樂九年

張惠

傅致柔

陳鳳梧

夏元吉

天順七年

劉敷

尹直

賈詠

楊繼宗

楊茂元

左國璣

王儒

陳璋

范從規

張燦

潘鏗

宋琮

金賁亨

丁積

陳相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目錄

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教訓

前言

羅文毅倫既及第上叔父書曰倫別無他嚮為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是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便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所願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今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為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教訓

一

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個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在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官府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如前日某等爭屋此又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產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驚動官府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

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况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

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所慎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為長宗務汝屬也念之哉萬形在天地間靈而秀者為人汝形貌人也亦知所以為人者乎靈而秀于人者為士汝中汝衣則士也亦知所以為士者乎汝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為蘇子瞻汝弟適為子由吾不能為老泉欲汝為范純仁適為純禮吾不能為希文欲汝為程伯子適為程叔子吾不能為大中獨不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為汝兄弟宜及為之念之哉謂子賢與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教之聖與賢此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孟中物堯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踴拔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為善由己聖賢可學而至

卷之四

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楊文懿公示其子茂元書曰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為京官久矣汝今又幸為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虛無辜災及於身家毒流於子孫此所以憂也吾又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今常自愧恨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而不朽不意汝慵懶不自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于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為大儒汝又為俗吏今雖暫榮一時而竟漸沒于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

何文定公訓子孫曰天道好還皆由人致作善祥臻作惡禍至積德施仁舍生取義訓厥子孫當行好事貴賤異品莫切修身語言信實德性溫純出則敬長入則孝親訓厥子孫當做好人言語文章由中發出

有善惡應有成敗欲欲納敬慎必欽必戒訓厥子孫當說好話四民之中首先於儒非禮勿視惟正是趨勿從妄誕勿學驕奢訓厥子孫當讀好書

薛文清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所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又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恃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文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卷之四

又示兒詩曰我祖自奚仲奔代河東居家本尚儒素業豈差寒虛先君紹前烈奮迹由詩書勤勤教諸子為善樂有餘藐孤欽誨言而敢忘斯須憶從向學日爰自非角初吟哦竟朝昏誦習忘飢飢收斂心自得放逸已不趨周旋恐失墜日奉庭闈娛立年忝科名嚴訓尤渠渠進學固無怠即仕其慎諸承歡曾幾何風木俄悲吁追慕復何及首疾心更瘡中間趨明詔皇渥彌寰區祿有不家食官有臺閣居循才覺孱弱素報知蔑如以茲寵若驚自治如蓄畚更念汝四子賦質各有殊當思祖澤長勿貽汝父虞汝父豈可師不有賢聖敷孝友亟敦勵心性勿填淤匪善人莫交匪義財莫需止酒戒狂誕空慾謹謹從欲劇墜石放言甚奔車言多必招戾惡積終殞軀人生有定分造化司柄樞窮達由天然富貴非人具斂跡甚勿競開戶宜自慮但使德學克不愧金璧儲達即思致澤樂即思賢儒小子敬所植永久期無逾

又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

食雌雄牡牝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之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禮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于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于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于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于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于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

卷之四

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于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劉文靖公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子姓曰吾榮位已極壽躋耄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歟

陳白沙與李德孚書曰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從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幾點檢着便有不己者抑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

西園聞見錄 卷四

今事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舒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而可耳老兄爲我一籌之

楊文定公嘗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

李公夢陽曰子孫貴而賢上也賢而不貴次也貴而不賢則下矣貴不期驕不賢則淫淫則留其身不然必及其子孫矣子孫非生而不肖則觀效爲之耳人家世修積而後有貴子子貴而不賢則家未有不破者富貴淫之也

卷之四

陽明先生有詩示子正憲曰幼兒曹聽教訓謹讀書要孝弟學恭儉狗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王卿曰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能肖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何限也

楊文懿公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以子弟之質不良而父兄之教不醇至耳苟有良質產于冠蓋榮戟之門而飲乎涵育薰陶之懿則所謂崑山之玉不鏤自雕鄧林之木不揉自直者矣彼其繩樞瓠腹之子雖有雋邁之資而閱書市肆編蒲燃苻其視夫寶軸充棟而金缸銜壁者不已勞乎百舍重畊求師問道其視夫廣廈細旂左師右傳者不已難乎草茅言事十失五六其與夫少習臺閣之儀日熟朝廷之事者不已疏乎故昔人謂士生于世家也至幸又謂朝廷顯秩須公卿子弟爲之者此也然培塿之前陟坳峻極豫章之旁凡木不茂故生于委巷微裔而號克家名亢宗者直易易也而世家之子居雖有淑行人猶曰若祖考之行其止是乎仕雖有良績人猶曰若祖考之績其止是乎非其行與績之不著有以煇耀其前烈而愜服乎羣心未可謂克家亢宗子也若夫作室弗肯構析薪弗肯荷兀若枯木泊若窮流者又烏足汚人齒頰間哉

何孟春曰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實煇耀於後世未有不藉之文也行業之傳在文然有行業也不患乎無文蓋其人賢者文所歸也文所

歸者不患乎不傳或不傳則其中業或不能無散佚也文久不能弗佚則先德不能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為前後雖有美盛不彰不傳之嘆春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論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為之前後傳之者何如耳勝國泰和劉氏錫嘗哀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單牘片削皆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什襲如拱壁出入恆自隨此善為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集謂高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奉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為之後者也然則中業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惟有文而家藏焉故耳文藏其家其先德所繫之大者豈獨以備宗譜而已上之禪國史次之補郡乘此吾友教齋家藏集之所為錄也

又曰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輩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作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為世所議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益甚矣而可訓耶黃東發讀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于後世之飾偽者然則豫章于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卷之四

六

又曰張嶺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念超曠視世事無芥其中者獨于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其子詩有告儂等疏先生既厚積于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與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按梁書安成王秀為江州都督諸軍事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耳袁郊甘澤謠載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云佗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耳杜子美贈狄梁公會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又曰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甚妬張病時謂某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界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

壑即爾陰德矣于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

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資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原約詠閱之以酒醉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卷之四

七

又曰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為遠其子而不教子之答至以責善為諱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為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子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教者正深欲以教誨其子耳夫子教之以義方教之以忠孝古之制不能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廣見史集中未容驟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為甚悉理精而事切真可貽訓于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灼灼私專為其子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后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此奈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閭閻之政已難稱於庭墀宗族之法每散聞於閭里噫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乎訓何有乎吾未見其教子不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又曰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也身為狗盜而欲子之不言其裘之獨有尾也難矣而况非父子之間者乎崔烈入錢為司徒銅臭之議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者豈惟有愧于入且有愧于父子之間也

崔公鏡訓略曰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專師其役洒掃應對其藝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今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草木鳥獸器用

之名其條具於呂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爾為師者晨興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教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為解析其漫無述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百五十字已講書各熟乃罷已習字習顏魯公帖既法其字畫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讀書至酉乃散教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章及邵子子養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日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呂氏鄉儀漸進之冠禮士相見禮射御禮略夫小子喜呼呶而少舒徐樂跳達而少雍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呶而趨之詳定習禮亦可以竭其跳達而反之周謹

弄大年論兒詩云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清白傳家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三餐淡飯何須酒一筋黃蓋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為官廉

祝希哲示子進士續曰自吾以上二世單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

卷之四

同曾祖之族即麟之兒有二人麟既不肖二孺漂落遠外亦終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善積望鄉郡迨二百年仕顯相襲天之佑蔭過厚吾等僥倖踰分多矣惟獨葉枝單薄殊為可感吾既已老所望于汝倍于他情乃復爾甚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意人不與力然予年至此際西嶠高而義輪下曷勝惘惘之懷也作好官建勳名固是門戶大佳事要以次義只是不斷文字種子至要至重苟此業不墜則名行自立勢必然也大率今人處世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可名于人便是不忝其祖足為好人善士要必實成無惡于志乃始是了蓋立志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過甚開口聖賢也每言及先公前後積累至于吾身却願委擔息肩獨爾焚焚未始不心折氣沮吾壯強貧苦所強獲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荒逸無成之鬼耳晚暮初立門簾支柱世業素日所立文業成名聊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作善之心南直獻于皇穹后寢塞空神明吾能之也爾盛年幸繼華應偉業弘聲皆可立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本子及方策行墨間也此子素衷因念嗣息遂言

及此嗣息事吾既無不用情者至如禱祈弓韜以降思欲無不為之今尚未遑嘗研觀古人論議凡求昌後必以陰德為冠務方以此進切腸隔亦未得下手處不勝焦煩與爾天性之切遷隨莫喻偶少暇畢此詞選便聊寫致之

朱以功曰語云家難而天下易然非家之果難也吾之孚于家者難也非天下之果易也吾之動于天下者易也蓋吾之一身一言一動難以掩家人之耳目而片言片善足以感天下之人心至以家為勢所不行法所不施抑未耳是以君子貴端本善則也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以此

又曰處家之道安靜為主嚴肅為尚而名分尤所當重又曰父兄者子弟之模本也模本不正欲責子弟之不正也難矣故時時要反諸身而照應這個模本

吳正己嘗以貲為宛平丞居平舉其先人之訓以示子姓曰大人有言勤而不儉猶之漏卮也儉而不勤猶之石田也保家者以為名言

卷之四

黃省曾曰業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思華宮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宮黃金而已履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為淑子兄以此為良弟教之款款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吳明卿國倫為劉明府立嗣議曰士無後而立嗣先王繼絕之遺意也禮為人後即補其所嗣而伯叔其所生不亦重乎乃本朝約法取同宗而罪異姓蓋謹始以明統云漢以來名賢如伏誥諸葛亮戴胄杜正倫皆子兄弟之子為嗣是於同宗中又以同氣為戚非漫然罔擇也况異姓乎仲將明府生平鬱鬱不得行其意竟無嗣而死郡人莫不哀之蓋棺之日子與其二三執友及諸內外誼親謀為立嗣以主祀事余以為然乃屬其內弟請于盧孺人曰明府弟商有子四人未知所愛孺人涕泣而答曰夫嘗愛其三郎未及立而疾已革今從夫意可耳子曰善蓋三郎於昭穆相當尊卑不失序且同氣最親又明府愛也于禮與法俱合以問商商曰有諸君在敢不如命因呼三郎就靈几前奉明府之意立之遂令服衰扶杖拜奠成禮時三郎年甫五歲余謂明府居恆兄事

予屬子命名曰應孝嗟乎應孝立明府庶幾有後矣焉用議夫議者蓋激于流俗之薄而欲有所藉以保厥終耳吾鄉能明府之嗣立而弗愛葉明府之嗣立而弗終此其豈不遠非嗣難而推嗣難也故不佞創為是議使告諸家廟矢諸明神曉然示諸宗廟鄉黨自有茲嗣以後諸舅諸姪諸甥並當為明府愛嗣子而翼之成立勿使小人有覲心勿使異姓兒有禍心以自扞禮法庶其母子安而地下之靈亦安不則踵熊葉之薄道何以嗣為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于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安寧和睦而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正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為門戶之光耶

卷之四

十一

李公鵬舉字起南歸善人以鄉薦歷官同知故苑卿舉一之父也嘗遺書戒苑卿兄弟曰家中凡百務要節儉飲食衣服須從朴實一邊自可長久為人只要存心謹厚不可損人利己勿謂天道無知詩書中所言感應極詳且盡但人視為故紙耳讀書一節務要謙虛勤敏細心講求忘室忘家忘寢忘食乃可上進子平生手不釋卷每夜讀輒三四鼓動以為常至今不能取高第徒碌碌一官在人後雖不以此為介意而見上官禮貌不恭亦未嘗不以為悔也

又貽其子學一計偕時書曰中後務須謙虛求益于諸老先生長者自當長進勿學輕薄後生凌傲先輩自取損也倘不中授官一節在爾自為之第恐爾學識不廣不稱師道只宜買內府五經性理四書大全回家閉戶三年自可淹貫博洽縱將來不中亦是有學之士推之治理仕路無不過人

又嘗以書戒其子苑卿舉一有曰凡人聚會須要正襟端坐凝定精神聽一人言觀一人行始得與我相透若精神散漫放肆閑談不惟我子

人無益而且落于庸夫俗人之態便終身不得長進即高官大爵亦不過尸位素餐之夫耳豈能使天下之人聞而敬之見而愛之哉爾聞子言便當長記于心終日夜苦心于學使學問長進則不患不到昔賢地位矣此便是大孝此便是善養其親若復如在家時好遊佚好眠睡好酒食則吾無望于爾矣不可不猛省也

又既得苑卿舉一登第之報即貽苑卿書曰連日臥床望爾佳報十三日發一夢頗奇知爾必中矣既而十七日巳時走報果至信有徵哉此皆先祖父積德累善以有今日非為文學便可取科第也宜深知此意時時不忘為善之念須當垂久悠長子孫繩繩相繼最不可自滿自是予嘗看世人便矜誇放肆眼中無人居官則凌虐小民居鄉則傲慢長上眼前一時光耀其後豈有不凌替者哉爾閒中細思之不必舉其人

卷之四

十一

霍公翰曰自來士大夫凡有權勢者多難保有終譽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予之不德固惟日恐畏真如臨深真如履薄如兄弟亦幸深體此心謹身慎行齊整家法不干非義俾予早早致仕回去保全令名鄉人稱之曰我嶺南士夫保有終譽惟某氏一家而已豈不美哉惟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丁寧戒勉

又戒子姪曰童生經書未熟三場未通勿送進學恐因入學又壞了與僕等如不早來書皆生了務外馳聘之故與夫書却熟了今詩經到齒風歲盡詩經皆熟了如來歲選着通熟書經春秋乃許進學如書未熟進學無益也

又戒子姪書曰本家有事于擾官司否如本家少有些事干及官司彼則卑視我矣其卑視我又何足惜我一人行檢於兄弟何足重輕哉但思職官親我卑了遂無忌憚貪婪害民則我之罪也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我不能惠天下又從而為職官窩主俾有所恃以害民是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做好人乎幸兄弟體此意為子

孫植此福俾渠有所依賴也此帖尹先同體剛到祠堂熟講之使兄弟深體之仍留爲子孫後日無窮之訓

又曰後生子弟聰明有才思者最易壞父兄能愛者當憂之可也近時若湖廣黃岡王體民濟郎中乃子王廷陳口自幼穎異少年即發魁春省報捷至其家體民曰不中也罷壞了此孩子既登第選改庶吉士在館每有凌忽前輩之言未幾以論列落郡職輒與部抗背近見邸報發其貪酷數事至不可解者此有以致之也若體民有若是語亦可謂能憂者而竟不能約束之以全其愛何哉又殆等于不明不慈者矣又戒子孫書有曰凡官大則惡大官大則禍大語云一代爲官三代爲巧謂官大作禍也又凡公子皆夭如梁厚翁五子今存者惟一入餘皆年不永陳夢祥憲副惟一子年不四十何都憲宗易兩子年皆不三十羅大參一齋長子年僅二十楊大理慎軒長子年不三十陳方伯仲芳兩子年皆不三十何大參汝玉僅一子年幾三十且絕嗣李方伯汝善僅一子年僅四十豈天皆不祐公子哉非爲人父喪心保祿滅絕天理

卷之四

十二

貽促後嗣則爲公子者憑恃貴勢作孽逆天自貽伊促又不然則肥甘口實如秦豚大日求充碩自促其命者也予嘗歷敘要官公子生平長短作公子傳以警戒人今未就緒惟此論不可不使人聞之也

又曰處家之法必家長極嚴然後人心畏憚各兄弟子姪須當守家長之法然後事體歸一雖所處有未盡善亦須委曲聽從事苟無害于義亦只以家長之說爲是但家雖以嚴爲主而兄弟子姪或未必就能一一循理亦須以漸教戒不可遽然責怒太過致人情不堪若婦女有不可達理亦宜含容待其自改若一一計較小事卽爲家長者全是亦且非含容之度矣又何以禁彼之爭耶

又戒子姪書云前後書回無他屬只願兄弟子姪勿生事爲我累家中如此儘勾了若不知足是得罪天地神明也子孫後來尙有好的留些福與他勿享盡做盡折墮子孫也只爲我整完南樵書院我不久卽歸歸卽攜家居南樵死卽葬焉人生歲月更有幾何不久死矣兄弟亦宜念此可也死後復能帶田地金銀入棺中否生前勞勞徒取人怨怒取

人冷談冷笑他日子孫過人口齒皆云渠祖父平日稔惡今累及子孫也此語近俗而極真世人果驗兄弟子姪宜深念此人寫一本置之座右可也

又曰揚州下家五世同居朝廷爲立牌坊近日乃恃其富盛凌吞鄉里占人田土被人訐訟掌家者猶不知改過反攀附權要爲之庇護每年送夏尙書銀數千今雖得夏爲之冰山然惡名已滿爲衆所棄爲法不容他日必將傾覆殞身滅族皆所必至不如不同居之愈也此事足爲明鑒太祖初年凡大族皆誅且徙惡其吞食細民也只義門鄭氏一族保全謂其守禮義崇儉素不害鄉人也足以爲守義之勸自古亂世則大家先覆財穀爲人所利賊爭取其家殺其人取其妻女奪其財物雖盜賊之常亦天道惡盈爲富不仁鬼神皆降之禍也此足爲後世明鑒爲人父祖預積德義爲後世預保性命可也父祖累世積德子孫一日不善猶致傾覆蓋成之難而敗之易也况無積德之實望子孫他日能享富貴保身命不亦難矣皇親張家今遭極禍亦昔日積不善所致也

卷之四

十三

揚州高尙書一百頃田五十萬銀一日抄沒亦平日積惡之所致也且追及親戚子非道人之惡欲兄弟子姪視此以爲鑒也

徐文貞公有孫曰元春舉進士公貽書發明敬肆之義誨以堅志力行勿怠勿恐交遊中有慕悅勢利者談說恩怨者厭怠職業者先鮮膜服食者耽色酒酒者一切謝遠之必卓然不惑乃成大丈夫毋負我既授刑部郎公復貽之書謂得此官有爲汝不平者誤也吾殊爲汝喜夫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勉之勿生厭薄而志遷轉則汝福耳進德修業汝衣食也衣食之苟具而可驕人乎哉如互相標榜高立門戶非獨乖遠害全身之道爲己之學故不如是

張東海有仕宦子弟詩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華奢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所誇勢或有時歇福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

李元薦曰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房二所與薄田十餘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但據見在不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

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讓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不如積書又不如積德又近于因果畢竟如何方是在吾子孫思之耳

又曰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守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種則日漸開闢朱文公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吾生平只知貪逐世味將此田地一向拋荒雖僥倖富貴無毫髮受用抱病終身尪羸度日如朽腹之揚終不可以耐風雨不過苟延歲月而已吾子孫稟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以吾為鑒庶可以存吾宗祀乃謂孝也所謂方寸地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

王文肅公與余勝峯知府書曰僕浪遊遂久恐家奴宗黨有藉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生我而兼愛我也千萬留神

又與王對滄兵道書曰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謂先人薄產遠寄海涯家人宗族皆在焉誠恐耳目不及易為奸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

西漢周見錄 卷之四 十四

墜于上聞敢冒昧布心腹於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疎一切以法裁之又並海居民頗爭魚鹽舟楫之利此尤非縉紳家所以染指先詹事每論諸宗以此為第一義地方有司官所具聞者也更望嚴為體訪有犯者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又與柯立臺提學書曰記得前年有母族一人假書投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恨前院之欠明公臺遇此不問親疎盡法繩之乃為真相知耳申公時行與馮大尹書曰東南之民憊甚待澤仰流所望于父母者固殷且切幸留意焉若生之菲劣向來約束子弟不使毫髮干紀觸禁父母誠欲行法當自寒家始有犯必重治有逋欠必嚴追以風示一邑以免不佞于大戾則受賜無量

俞明時松江人今僉憲汝為之父也僉憲在官邸公前後寄詩有云平生一段忠君胆付與兒曹向日傾又云七試今吾老三遷爾獨遲但行忠義事自有鬼神知又云人品官階難兩全居官還要品為先又云為官若有身家念多少塵埃置腹中

張居正訓兒謀曰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為千里駒即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再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已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勉勉從之竟致顛蹶藝本不佳于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耻而頰首以就桀黠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為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憤憤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戶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驚于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與以來亦不能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騫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為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畫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

西漢周見錄 卷之四 十五

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大標藝苑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迹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于後人者自謂不敢後于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為轅下駒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于汝矣但汝而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驚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為而不為誰之咎與己則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屢叨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略不少變斯亦命為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月乃能工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子慎行曰王鎔養張文禮為子而族滅於文禮王處存養劉雲即為子而族滅于雲即此叔孫豎牛之禍也佛家冤業之說語涉誕漫以此推之殆有甚焉 葉向高曰自三代以前卿士大夫不少乃世德淵源庭訓著稱罕有考

見惟魯國大儒本之叔梁紇聲光萬禩而子與亞聖肇自三遷母教章矣而尚不及父蓋其難也然鄒魯之間餘風所被躬躬勵行澤道德而湛仁義之君子常不乏人而後嗣弗揚闕物而無稱往往有之既擅煇修文開哲胤壽考令名保世滋大生人之倫此為踴躍絕矣

厚生訓纂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為名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及引誘為不美之事皆此輩也

楊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序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母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樂禮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嘿之間承誨訓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邪辟之念不萌于心非禮之事不干于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乎迨至後世教法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實行替種貿買焉以自恣于禮法

卷之四

十六

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于公是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探其切要類為一帖名之曰訓子編以藏于家俾為父師者知所以教為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于放肆邪侈以為不肖之歸則幸矣至于傳世垂教侈則非予之所以敢僭也

往行

郭公英開國勳臣不治田宅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嗟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樸實諸人不及也

解縉與兄綸方侍其父筠澗公側聽講時即以朋儕一時所傳誦者語于筠澗先生之前曰朝廷初開甲科之年榜首吳宗伯即出撫州今第二次殿試而榜首練子寧又出臨江會元探花黃子澄又出袁州二子雖未第一皆授翰林修撰矣大丈夫故當如是也筠澗先生曰克去一切妄念乃是眞實舉子爾兄弟尚試思之甚毋躬蹈不幸于少年子也

王公景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闕常齋以屏世禁蓋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于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遍發為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郡邑交薦不就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其斗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于孝也汝其勉之公拳拳服膺雖屈復伸終躋顯用以宏才碩學為當代文人

王升德清人洪武初坐事繫刑部獄時升子瑛為平涼知縣升寄瑛書戒以居官廉潔撫民仁慈報國忠勤處己謙敬買附子川椒經稅而後寄來獄吏搜得其書以聞朝廷下詔褒美賚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椒五升免其所罪復其家

王文端直在吏部其子為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中欲留侍王忠肅翔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

卷之四

十七

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防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也裂卷火之羅整菴官兩都時留家子視家事訓飾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為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的厄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定分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訓誨授之而誨以忠信篤敬云

王端毅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昇肩輿

方俊字彥卿東莞人涉獵羣書景泰癸酉舉于鄉授浙江義烏令改廣西陸縣所至廉能有政聲俸入惟購書籍不事產業曰吾留心田遺子孫就足矣

張如宗大名人少家貧力學以端謹聞貢為鴻臚寺序班轉光祿寺丞擢四川參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曰唯躬鋤蔬灌園

以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歸省郡太守過候留與飲倫腰黃金手持
鏡上鏤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鏤既具即退下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
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蔽廡老夫第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
守惶恐起去乃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竟不敢側席其方嚴之旨類如
此

楊春字元之號留耕故大學士廷和之父成化辛丑進士歷官余事封
光祿柱國尚書治家嚴甚閨庭整然無敢輕出入者雖諸孫燕見不命
之退不敢退教諸子必舉先賢言行爲說雖小過亦不貸嘗曰修身正
家吾人分內事居官能推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先生既位端揆猶以
書諭戒宜以禮法自檢勿侈勿怠勿苟徇人意其論太常廷儀亦然
李封君故大學士東陽父也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兩屬
所親告封君封君辭之其人曰不猶愈于貨乎封君怒曰吾父子寧窮
死豈可爲不義辱東陽比考南畿例有供張封君曰慎勿納且酒雖吾
所愛亦不可挈獨不聞蕙以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後拜學士之封具

卷之四

十八

朱文請見容輒麾之曰吾不慣此燕後或得寒疾時值廟齋東陽歸侍
湯藥趨赴院曰還令方急毋以我故犯法其恭慎至此

蔡潤字懋德晉江入清之祖也生平重先祀味爽謁祠堂已乃出治事
夕復謁始就寢祭必備物或病弗克與則飭子弟惟謹身以勤教孫清
出就傅且必問曰清入塾未則戒之曰汝貧家子不可作富貴相見其
字畫不楷則曰亦是學也奈何不敬凡器物或損壞未嘗介意獨于書
甚愛護每戒子孫曰吾於此雖不甚解然聖賢所著要不可蔑視且吾
先世遺物惟此耳汝輩慎守之見孫級服爲新製輒蹙然曰何得効俗
兒女子態也

李璋字士欽以任子歷官太常少卿故相文達之子文達常誨以學貴
通古今務踐履勿爲近世舉子業故君兄弟不事場屋進取英宗常命
中貴人謁文達家以子名來上將錄用之文達辭曰臣子璋幼方就學
何敢冒寵英宗嘉嘆而罷及文達薨憲宗即喪中持旨命君爲尚寶寺
丞

王公信字君實歷帥雄鎮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
子孫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皆爲子孫奏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劉忠宣公嘗云子在本兵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萬貴諸城人充吏坐事謫編戶霸州成化初以女爲貴妃恩歷錦衣衛
指揮使徵時曾執役公門頗知禮法每受重賞輒憂形于色見其驕奢
過度則戒其毋妄費曰官家賜物皆注于歷他日復來追汝無以爲償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
將以益之也

羅文莊公欽順致政歸每平日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端坐
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服無侈麗居無臺榭集無聲樂宗戚
率之而與于孝敬閭里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姪僅孺罔不守其約而歸
于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三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弟憲使公亦
未老乞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

卷之四

十九

吳都憲訥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公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
止隔一水逕渡歸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
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
江不容升堂

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
而京秩誰當外者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
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
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太母嚴乃文恪之外
孫女也耳熱之嘗以授誦且述當時錢捷後謁見命執掃除以折其少
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哥教者真是能教受者真是能受汝孩兒
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今日士子一頂門鍼
也

費文憲公在翰苑時與同年關中某公同事一日對弈爭勝戲擊某公
頰某公不悅然絕不言第自疎耳公悔日至門長跪請罪某公絕不出

或以其事聞于費公尊人尊人大怒封一竹箠令公自朴于京邸公持父書及箠三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某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在我公何爲哭曰公尙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羅如平生兩公篤孝可爲執鞭如費公亦胡可得也

鄭公塾初任陝西副使有聲其父子輔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因典秋闈聘典文衡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詒笑于人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益高

韓紹宗教子一以義方公在堂諸子非呼召不敢過其前余事邦奇爲文選時嘗寄衣一襲輒戒之曰但當盡心官事勿念及此也疾且革猶以忠孝道德命諸子宜其所立偉然而四明楊公守陞以爲古人何如也

卷之四

二十一

王封君夢祥字奇徵王文肅公之文肅公兄弟每就試君必攜以行儼舍擇避道而遠署者與同臥起每出則鑄其戶牡母舅吳公笑曰兒子邑邑面牆何以發文思封君徐曰如舅言曰見市曹子鮮衣怒馬者其文思不當大發耶吳公頷笑而已

張春鄭陽府學生爲人剛介苦學七歲省試名重全楚貢授浙江斷事居官以清謹著九載考績浩然有歸志抵家輸宦囊以周族里之貧乏者常曰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人皆敬服

張文懿先生家故田居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履跪迎在司成日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而被笞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屠公大山嘗爲吉安知府吉之屬邑王尙書學夔者由選部陟大僚有子橫理中公悉剪其翼子畏而折節爲儒生尙書每語人輒曰使君去我一區子而益一賢子仁哉使君乎人蓋兩賢之

郭公宗臯既謝政歸出入里門不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內政整肅子孫皆布衣芒屨無所紛華家雖不饒而供養甚備朝夕上食祝嘏咽環列左右夜則更臥榻前候其久伸終不敢離人以徵公訓焉

鄭儒泰字□□故端簡公曉之父端簡公小字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躡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逐羣兒墉墉循漣塹捕蚌也里中王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阿文昂穎豐顛蒼顏鳳目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鄉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于是授之經傳不半載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博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誠之曰如彼則富貴無爲也端簡公少時又嘗錄步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步登城樓觀星象封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視星日喪明之道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中

卷之四

二十一

峯董公玘來顧公出己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命公爲文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輒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即通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公遂辭中峯中峯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也

陽明先生在廣西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輩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尙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不免况爾輩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儆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德薄于良醫藥可療夫眞病爾輩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耳其言未必足法又謂其言

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
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
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
林間攜爾曹切磋朝夕砥礪吾何樂之偶便先示爾等勉焉毋虛吾至
望

勾章柳塘楊先生名臣也任至方伯家無擔儲性至孝而絕憐其猶子
小洲公宦轍所至必與同寢五鼓即俱起公服拜天地入問母安出而
誨其小洲公曰為人忠不孝便做了狀元宰相也是枉然訓畢命小
洲公讀書而公出理官政自是晨以為常後小洲公亦薦鄉書為名邑
宰有劉寵一錢之風小洲公子見洲公飽學卓行不異郭有道見洲公
次子即今太史守勤也丁酉浙闈第三名甲辰聯捷會狀識者以為世
德之報

楊文忠公廷和居家儉素食不兼味所衣自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
相望不以為喜曰此未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

卷之四

二十二

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處同于寒素

林繼賢蒲田人嘉靖五年由舉子授徽州通判溫良謙厚小心奉法其
父嘗寄書勉以清行貽一履表裏純清繼賢曰履履也欲子履清蹈潔
真純不雜也佐郡七年公清如水長老言清官動曰林三府林三府云
萬吉字克修宜與人嘉靖□□以貢為桐廬訓導時二子士亨士和舉
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吳處士丁森南京吏部主事奉之父也以身不遂士業比得一子喜其
頭角矍異曰此足以畢吾志矣遣從師遊日督厲成業或乏束修以上
即齋田以繼之得價徑歸之師無少留吝曰寧棄吾產毋寧棄吾兒云
其後產益薄而心益浩然若罔聞知

羅念庵公既及第嘗侍其父雙全公于家公訓飭不殊童稚言動少錯
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

陶大中丞大順仕宦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千兩
以繕治省城及長閩藩完錢穀之任最久猶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

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為更勝于富故生平田
產無所增加

萬公士和嘗為少子曾營居地方治垣見一巨石材可作假山者公命
碎以資垣工難之有謂公即不用徒于他人不猶愈耶夫石未易擊擊
石何啻百垣力也公正色曰古亡國敗家斯一崇也不欲崇吾子而可
崇他人耶竟擊之

高枝字國秀無錫人今進士攀龍之父也攀龍試諸生不偶難于見君
君趣入呼酒為慰曰數也且患兒不讀不患兒不偶攀龍為諸生非久
薦于鄉君顧愀然不怡攀龍跪問曰大人胡弗怡也君曰吾憂爾之從
縉紳速也爾所知者博士言耳于世故未數數也勉之問呼袵恰入公
府君輒驚曰得無從諸先輩往居間乎毋以一時贏而棄若平生攀龍
謝不敢乃已嘗衣新衣而見君君曰吾未辨汝何自得之蓋身故恆布
素而已弗之辨弗易食不再肉故用恆饒蓋自力為儉吝或訊君家幸
饒胡自苦乃爾君曰此吾分也吾不敢妄出是以不敢妄入

卷之四

二十三

何封君世錦字伯綱興業人何公以尚之父也有四子以貢嘗為南雍
府照磨以孝行旌前是嘗戒其四子曰若曹異日拜一命但為天子官
勿為私家官但為庶民官勿為子孫官蓋名語也

董公應軫中年家居時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
先時絨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
示子子士毅故亦積學負俊才者後科選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士毅
號三泉公參江藩

余公繼登字世用文河人丁丑進士歷官翰林學士謚文恪居官廉以
節儉佐之操持甚苦然未嘗以行驕人終身不置姬侍不營家產曾學
士朝節過其家茅屋數椽蓬蒿沒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亦不以
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舉官皆見置楊夫人欲求為道地公曰子而
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即郡邑小試終不肯為一言

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尚德慎氏為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
里多不悅在京日讀于公所時耿公楚侗以事謁公意欲解之以同年

故嫌於啓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即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耿公退而嘆賞公明決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為諸公卿道之謂凡為卿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朱封君瑄字懋卿漳浦人故司寇天球父也司寇以進士為南禮部滿考至京而適有楊忠愍公繼盛之禍殯于城西寺出哭而歸之楊故論効分宜相者人為司寇危公曰命故自有屬彼復何能為及司寇遷太僕公則曰兒漸貴漸振人眼目得無以直累乎穆廟初元司寇果以忌外調歸侍公二十年公雖愛司寇而待之嚴每莊坐侍立竟日誨諭塵壘皆先聖格言不及家事每怪士風日趨薄居恆嘆曰吾睹夫簪笏者非復故衿裾之步也子孫不必仕當轉徙深山中可矣

陸太守化淳後起家處州慶額不欲行親故強之乃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冀杜其妄念俾不得

卷之四

二十四

不就儉約耳公平生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冠入處猶冠之衆以左于時嗔然羣笑公若弗聞也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創後周恭人嘗請稍廣之公曰居既廣則凡資生者皆當稱是且一子既然三子不容異同是吾為牛馬無已時也自壬辰釋褐逮丁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

黃裳字子重錢塘人今大參汝亨之父也汝亨字貞父辛卯貞父舉於鄉賓友咸走賀先生先生不色喜謂貞父曰吾家世寒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起自孺子孺子勉之哉毋穢我即鮮衣怒馬軒車高蓋而以詩閭里吾不忍視矣梯滑稽緩頰巧資而以苟富貴吾不忍視吾屢跂汝而乃晚成雖然閱歷多矣今而後而不遺吾憂者乃吾子也

鄧元錫字汝拯號潛谷南城人嘉靖乙卯江西舉人不赴會試嘗以本省撫按交薦以翰林待詔徵之不赴學者私謚為文統先生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公時志廣莫羈經典墳史咸喜博觀人曰無已荒

西園聞見錄 卷四

乎黃師曰譬之秦龍隨其所嗜豈必以青梁耶公時氣勃莫遏心所欲為果銳必達人曰毋已戾乎黃師曰譬之秦虎隨其所如豈可拘繫輔國將軍拱樞鎮國宸濠之子也嘗選先賢懿行訓誨諸子孫嘗作家訓一篇其辭曰若幸弛負擔而嬰爵祿毋以世及罔或營于禮汝母修于聲毋溺於酒毋作驕淫毋囂于訟以顛覆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書毋姑息是肆以戕厥性汝友朋以誠勿適便佞善柔毋豐殖貨賄以賈怨汝御賊獲羣隸亦維莊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後毋專巫覡左道汝祖高皇帝尚有垂訓念之哉

黔國公崑居常家人子弟中擇其俊秀者習字學使之錄家乘及古今異書強壯者有力者讀兵家書操演武事蓋恐其閒逸無所用心或博奕飲酒漸至驕惰也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蒲田人進士歷官右布政使生平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為人俸祿之外一毫無私公子弟有諷其置產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第勤耕力學我不為汝所役使也見着綺羅者則曰此天

卷之四

二十五

物也汝輩可易用于乎

朱輔故鄆國公能之後謚榮康素嚴重燕居危坐如見大賓定襄王侍立終日無敢敬側每朝會出入必衣冠迎送于門

劉文恭家訓素嚴仲子澣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毋利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杜司寇銘有女適漢州牟鳳鳳死公往弔之載棺及斂具以隨謂其女曰此我為汝未亡人計也見者皆服公之高

陳少司寇璋開家有法雖頑慢亦知以禮自度子姪有讀書向進者即喜而不寐從弟侍御君璽少聰慧教且愛之曰亢吾宗者必此弟也遂使與子猷隨京師受學凡自公退食即以經史相問難至夜分不倦故卒同領鄉薦及侍御公出仕以宦道迪之至子猷屢不第慰而諭之曰汝但讀書制行無愧古人不使先聲墮墜足矣固不以功名為汝苦也潘公琴青田人舉進士嘗以南京所給半俸屬其友項司務文祥市二幣以獻封公公怒曰汝始仕何自致此物是豈吾爾望者君數書自明

實所得常不敢用非義為辱公猶未解至以項書及故城報公公乃信公諱沆字克明

胡公富嘗語諸子曰子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者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毋忘予言

朱公垂父鳳嘗教公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為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之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坎坷內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木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為孝乃父後以垂貴贈官都御史

崑崙鄭公持家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人違之不敢違肅然如官府
牛太常鳳居家凡子若女雖孩提言色不少假嘗曰凡不肖子皆母匿不父聞終致失教耳

張布政賢嘗教子孫曰資性可讀書者教之讀其不能者盡教之農慎勿為吏壞身心辱門戶也

卷之四

教訓

二十六

吳方伯揚歷仕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謨訓所綜理公友愛尤篤子孫有營私者公作書戒之曰家之隆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一錢尺帛汝曹生養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營私而婦之惑恨不執汝告縣官宜速改悔不然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一家大小百餘口同居共爨無間言

吳憲副道寧致政歸以耕讀為事每訓子曰汝祖三十以後始發憤讀書或夜無油就月色讀書尚能明禮經中式刊文汝俱年富燈火不須營幹止宜努力諸子或不能背書即掩卷朗誦一遍曰我年六七十尚能背誦汝後生反不能耶諸子感奮力學守中遂登進士第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教子孫讀書為上策耳

潘廣文才教子弟以容忍為先其教之之法務在浸潤薰陶不遽加譴訶其言曰子弟故不可不教但成敗自有定數徒傷至情無益也其教人子弟亦復如是

孫博士貞有子四人長曰良為御史同居每夕歸必問今日治何獄當

則喜有不當切責之以是竟能其官曰恭為翰林編修分月俸致養卒不入升斗為己費壽以欽賜金幣不發封輓遺之而報以書曰我俸長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曰儉曰讓亦為教職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曰溫有桑梓之託取外甥鄭在恭以足之其後子孫皆有成在恭亦第進士為御史當時稱善政者必曰孫博士孫博士云

王公恭訓課子姪寒暑弗間分授諸經延名師不恤所費正色曰汝曹慎努力為之進取有命非所能必但求在學足稱好秀才於鄉可語好男子我之願望亦若是而已

劉指揮蒼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謂其子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已已矣小子其敬之於是負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閭篋中藏二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著之卒事猶藏焉公以為賢遺麟師事然無以贊也每獲折俸布帛以布白衣以帛贊趙趙公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贊無以遺吾子也必贊之

卷之四

教訓

二十七

于封君珖有五子其長不聽讀書曰是兒不羈甚儒而不羈則益其疾不如使守田種瓜而美公一日見瓜生道傍大怒曰人皆畏汝不敢食道傍瓜汝橫甚矣折挺杖之

劉壁號一齋即樂澹先生豫三子也每訓誘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尤其迂闊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為受教之地耶

申鑄字鎔範大名人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費校歸猶俾之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長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入臨清市僱具遺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忘金即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為金壇簿偶遭疾數日漸劇嘆曰吾居官不苟取金死何以歸葬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醜兒墮者幸勿憂大驚詎曰汝敗吾生平矣遂面壁臥叩頭百解之竟不還顧而卒兵部員外郎燧乃其曾孫也魏人咸曰申氏蓋有世德云

譜系

前言

方孝孺重譜篇曰尊祖之次莫過于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字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敘戚疎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諱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偽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由其身緣而上之至于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墓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為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偽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名之汚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自以為上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為童隸而公卿將相常

卷之四

二十八

發于隴啟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恆人而縉紳大儒多與于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于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于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于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于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為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岡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者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于身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力之所能遺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于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

傳斯其為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為偽而欺且誣哉

解縉曰蘇氏譜獨詳所親余嘗謂其用心之不廣歐陽公稱其族來自唐末不顯乃不知萬安有梁國公墓碑尚存實沙溪之祖本周將臣與宋太祖為布衣交太祖受禪義不屈其沒也太祖強封焉則歐陽考據之大謬亦其未嘗履歷於江鄉耳至如曾子固作譜而與史記諸書皆不合王安石作蕭世基神道碑以乾貞為南唐年號二公尚如此故知國史易而家譜猶難也

又家譜序曰予自幼務此參之傳記訪之遺老廣之于異聞歷之于山境舊居必履指古墓必拜掃名家姻譜必借觀而詳審焉先祖片言半語必手抄而質問焉抽金匱石室以驗于古考曲譽妄毀以徵于今自生七年至于今二十年間未嘗少懈

葉公盛曰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譽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為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敘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蓋莫盛于文貞者文穆之嚴近于義

卷之四

二十九

文貞之厚近于仁

楊守陳曰族譜蓋與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則有世本士庶人則有家牒其來尚矣在禮天子僅廟七世其下遠止于顯曾祖考近止於顯考皆已去堊為鬼則高祖以上且莫聞况遠之尤者乎服自總而禘而殺至親屬既竭食或不饗則四從兄弟亦或多忘况疎之尤者乎又况離析于百千里之外者乎若使遠而百世之祖疎而百世之族舉在目前而勃然與其敬收之念者其惟譜爾然委巷之氓固不知此至于名家巨族亦多缺焉間有作者後莫能述于是晚宗遠曾蔓斷而不復續雲散而不可知逮乎歲與世益遐楮與墨愈弊前作泯矣後生懵然雖欲尊厥祖而收其族於何徵之

李東陽曰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為國具而不實其弊顯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為譜者或又傳會冒妄慕華貴而諱寒賤君子以為不足信并其實者疑之譜所

以傳信而反召疑則雖無作可也

又曰自宗法不行于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譜代世本然惟其族之賢者有之及派衍而指衆亦惟其人之賢者其後不廢顧兵燹之摧剝道途之遺失或郡得一族焉或族得一人焉其幸存而未泯者誠不可以忽而視也夫譜存則祖宗之名系行業皆可考而知可據而守孝弟之心不容以不生念祖修德顯親揚名之行有不容己者其于倫理名教實亦有助焉知存者之有助則知亡者之不能無貴也世之亡其譜者不能盡責而亦有不足責者然則不於士大夫之賢者其誰望乎

又曰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爲譜幸而有之乃或牽合附會冒他人之祖考而不知其非則雖眩于一時而不可傳于後世其弊有甚于無譜者是譜固不可無而亦烏可以易爲哉

徐文靖公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不作則國之離合治亂人才之邪正進退政治之因革損益皆無以昭往昔而示方來譜不作則世系之所由始昭穆之所由分皆懵然不可考譜之作其猶有宗法之遺意

卷之四

譜系

三十

乎古者宗法行世系之相沿千載不紊自漢以來宗法始壞然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則猶有可考也五季以降官簿或廢其流之弊不可勝言有志于復古者可不加之意哉予觀近世巨家譜系散逸十室而九雖號稱士大夫亦往往有籍談之忘不然者又或有崇禛之附亦可慨已何孟春曰古者重原其世刻子之言著于左史魯衆仲輩善論姓氏見稱于國宗派之傳族指之繁疎戚久近昭穆尊卑之列固不容無考也籍談不識其先而郭崇韜乃妄哭他人之墓取譏當世何如哉世之爲大家者譜故必作然必要之有據而後可有據則實實則明明則可傳無慮于繁而自別矣

王錫爵曰孔子論夏商之禮而嘆文獻之無徵夫夏商去孔子未遠而譜籍漫漶已不足考信此亦見古道尙質籒書竹簡原擬爲後人紀述之用其闕然寡徵固其然也而當時舊家聞人手疏心記亦遂泯泯徒令人喟想于寒山腐草間豈非千古之恨哉嗟乎此古人所以考文必徵獻也然亦難矣達官貴人其氣力聞望足以亢宗鳩族追往紹來乃

或以身勤王事在萬歲時拮据鞅掌而不及爲而長年之老博物之儒則又或以景殘鐘漏藐忽前聞或以跡混漁樵弁髦里耳此吾所謂難難在得人非徒以文爾已是故家之有譜與國史記志並傳然史不諱惡而譜專揚徽史記國家大政旁及名臣勳伐未暇及採鄉曲隱淪闈闈幽妙之行而譜自子孫綜敘本枝發皇家訓特詳而重是以史稱陳太丘之仁隱阮一時而子孫紀謀羣奉貴顯奕世然論者猶以爲公慙卿卿慙長故盛德不階圭爵而貴盛名不藉甲第而榮自古記之矣

又曰古宗法行士大夫皆有祿位勢力之藉以聯屬其宗之人而今之仕者罷而歸其鄉則無所復藉于是宗法廢而藉法興蓋自近古隋唐之朝隸譜局于翰林而令宰相知譜事時尙以門族差次甲乙稍做古五宗世家之義迨于今益衰且壞而士大夫之賢有文不忘本始者則但能考論其家之私譜以存文獻永箕裘抑所爲施于有政稽古從先進之士必有取焉

卷之四

譜系

三十一

蓋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短褐不完潘陸之門與槐柳齊列而至其款舞車上有見宗長而不下者今儒者動稱立宗有君道有如宗立而藉愈厚則宗之人勢愈卑以衡世教豈有補于萬分之一哉故子議宗法于今猶舟之不可行陸也禮失求野則譜法近之然作譜又多在士大夫賢有文者賢有文者又或爲侈大閱閱之務無所載嫩嫩衰詘薄訓厚則譜不如無作也嘗見雲邨許氏譜議以始官于朝者做古別子稱祖百世不遷夫是則高明鼎貴令自立宗耳安用譜哉

又曰夫家之有譜其義蓋做天官氏考工之錄地官氏考氏之譜爲之古仁人孝子以此率祖合族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家政乃行而推之放乎四海穆如也古道既湮柏駁神堯之族紛紛督亂自司馬遷論次名臣世家而譜系稍出魏晉以降乃益矜重門閥于時宰相皆帶知譜事而譜圖一局特領于翰林時蓋有桑梓甘棠相戒剪伐之意焉乃其持本專于論貴單門庶姓無所紀德昭世徒知擬擬競錐刀析竈炊耳故世風日往如水之走下凌遲至五代干戈之後雖卿大夫之家子孫

情忘其先世矣。儒者蘇氏歐陽氏，獨王教廢缺而世不講于大小宗之義。孝弟之德衰，于是綱羅世序，列昭穆而兩家私譜至今盛行矣。又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庶有版圖，而宗法盛行。人習于其喪堂構之業，棠棣鶉鴒之思，乃其標本枝葉，稍陵遲衰微，而仁人孝子往往微一二文獻于書畫枯竹之中，於是譜牒興焉。統之周漢以前，其俗嚴父尊祖，重去其鄉，故司馬遷採世本，述陶唐以來王侯學士卿大夫祖世所出，斌斌可紀。魏晉以後，流風蔑如也。然士猶矜尚門第，姻婭俎豆，有非其族者，則衆共指之，而宗統因藉以不蕪滅。蓋自季唐世衰，旋更五代金元之亂，而故家舊族子孫能知其世胄者鮮矣。然則祀宋之事，孔子無徵，蓋其傷哉。夫族之道，貴睦不睦，譜無爲也。然善族爲上，今之世非無務收族者矣。其席衆爲黨，挾勢以護其私者，姑無論。即善收者，亦不過以財合之耳。夫財之德易見，是故不必每人而悅。若曰：己其有而族其有，捐綺數損梁肉而惟夫不足者，之婚嫁衣食是急，是無賢愚，其不色說而心頌者寡矣。若必期迪之善，則不能然。蓋不以爲怨，亦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譜牒

三十二

已多矣。明允記族譜亭也。書夫已氏之行以爲戒，且曰：無名之冀，其有悔也。然彼人者，面不熱汗不出，後乃祇以賈蘇氏譏近世志濟人，而以敦族稱者，無過范文正公。然義田則其大者矣。歲八百斛，以贍九百口。施有等給，有則如是焉。已是人，之頌義無已者也。夫同姓以恩勝急之，則傷于恩。故吾夫子亦似不能言而恂恂如張公。教九世之誼，則百其忍，非能責善者也。范文正公親爲高行而勳業冠于宋，相族寧有稅德其教固行不然。今之襲公爲義田者，豈乏乎而奈何。世無稱焉。且彼之九百口之取，足于千畝也。非約于訓而安能守之。數世無爭哉。且不然，相憐以衣食而教不行，不幾訓之情乎。

申文定公曰：古者卿大夫士各本其氏，系而立之。宗所以爲收族之道，甚備。其采地有入家，削有賦，足以融液灌注乎族屬之中。若水泉之布流，故有瓜瓞之祥，而無葛藟之刺。至于比閭周黨之民，則有口授之業。土著之版，以相保相愛。貧則相矜，急則相赴，而太宰繫之以兩曰：宗以族得民，是以其民聚而不移，族聯而不散，仁讓之風行而和平之化洽。

嘻，何其厚也。井田廢，天下無世業。宗法亡，天下無世家。士大夫崛起布衣，貴重于當世，食天子之租稅，以自奉其私閭里阡陌之雄，貨累鉅萬。園田貨布之入，與封君列侯等，而族人卑卑于阡隸空室蓬戶而號飢寒，曾不得沾其腐朽厭棄之餘，以延旦夕之命。蓋漠然相視，不啻如途之人。是運何德哉。學士大夫蓋隱然傷之，間獨以其意譜其宗之所自，出即不至如古宗法，而本支世次親疎遠近，猶可以聯屬而無間。幸而子孫族屬之賢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篤孀睦之意，推其所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不至于途人視之，則豈非收族之遺，而古道之不忘者與。

住行

解公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生七歲，即問于父筠簡先生曰：大凡儒族必有世譜，况我解氏家無家乘乎。筠簡先生即命取古本家乘，悉附誦習之。公遂與兄論合志考正。踰三年，筠簡先生曰：爾兄弟留心家譜，亦十年于茲矣。必有紀述足徵信，蓋先從事于此。作解氏譜圖及世系歌及源流歌，修解氏科甲記及簪纓記及題名記。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譜牒

三十三

俱屬成稿。

熊家宰，汝爲南京禮部尚書，有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日久淪湮，涉牽合非禮也。遂沮其議。廷論是之。

胡公某同知處州事，行縣至青田，有縉紳家與公同姓，來見請通譜。曰：先安定教授蘇湖，在二州者多其子孫也。公謝曰：予未受此于先人，義不敢許。其人強以譜授公，公行一驛遣人遞還之。

袁州守周山，願公禱其鄉人同姓者，以家譜求通云：與公族俱出自野王。公作詩，卻之。有周山自是源流淺，不向墳頭拜野王之句。若韓襄毅不祖雅圭沈潤卿，亦記之矣。卓彼三公所見，非企美狄武襄者耶。

黃宗明字誠甫，□□人。先祖姓薛，至宗明乃復姓曰黃。先是宗明有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良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宗明祖瑛爲廬陵教諭，圖復姓弗克。與祖母董夜坐，悒悒言宗明時八歲，間言自任誌不忘。迨登第，正德甲戌歲，首疏復黃姓，別爲祠祀薛祖禮也。初授南京武庫主。

專歷官禮部侍郎

祠墓

前言

方希古尊祖篇曰人之異于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于天備于心粹然出于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飯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醴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敦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于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十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為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于

卷之四

三十四

天由乎人者不可喻也出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者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于其先鑿井之民曰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况于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者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為惡名之求尙為愛其身乎吾懼乎吾族之人為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為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年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附合而各以物來祭祭舉相率以齡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面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敬兄慈子弟和隣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

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為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老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書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調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長能孝而弟親姻鄉里有犯于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屬服無服者為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方希古奉終篇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于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于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于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為身謀下以為身利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間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鏡斂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為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于終身或身

卷之四

三十五

死而委樽于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之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嗚呼是何不察而至于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迴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有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于春盛壯奮長蔚勃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以沃澤茂美一旦飄而浮埃化而為汗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于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為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封割供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于世而謂之輪迴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己之人為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鳥足為天地倚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之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為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為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

焉而聞者願安之而不以為非胡可哉

方希古重祀箴曰身嗚呼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歡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尙嚴享祀式敬且時

尹公直曰予先世遺像皆歷年久楮繪墨色漫漶滅裂不可把玩乃命繪史王琚因舊摹新共為一軸而各贊四言六句于其中庶歲時忌日懸揭簡便久而不至于散失故也昔者先儒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為他人矣意若可有可無此必為當時子孫曾識祖父者言而非為後世子孫言也蓋後世子孫未嘗親觀平生之丰儀安知其似與否若賢子孫于一觀之頃豈無優然若有見乎其位而或感慕奮志勵思所以修身飭行冀無忝于所生者哉是又不可泥先儒之一言而遂視之若故紙也

徐文靖公曰先考長厚孝義為鄉邦推重且天性孝謹于奉先之禮惟恐弗至嘗曰祠堂之制朱子家禮之所首載者也吾家于是願獨未稱因即所居門外擇地以建後以其地阻于池水歲時禮事弗便且于禮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祠墓

三十六

制不合也始更擇地當正寢之東爽塏深廣于祠堂為宜又以池上謂得魚利可當祭田諱慮不久遠也惟先考舊畫神安鄉小旻圩常稔田二百一十二畝以資給諱者今幸祿俸且厚不敢自凡牲醴庶品悉于是乎給或歲入有餘以為修治祠堂之費焉

又曰夫子孫之于祖考祠于家而墓于郊時有祀歲有奠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者其常也其或有勢之不建力之所不加苟可以假借而寄託者無所不用其極孝子慈孫蓋亦有不得已焉故僧寺道觀之于人家墳墓往往有守望呵護之力雖古之所無而近代有之者如贊皇之祀于甘露王金陵之祀于鍾山皆是也佛之教離家去俗若無意于親親之道然以兼愛為宗其為愛雖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其良心固在也惟其有是心則必能體人之心而為之盡其孝思此實所以兼愛者亦其教之本然而非可以強之能也

又曰古之祭其先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至朱子家禮首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其曰祠堂者通庶人士大夫而言

西園聞見錄 卷四

也然世之士大夫為宮室者比比而是至于奉先之制苟簡特甚殊非報本追遠之意又何怪乎庶人之無祿者哉蓋人既沒而差則為主奉之乃神靈之所依也主之所奉必有其主處則祠堂者又神主之所依也故古者不重墓祭而祭必于廟夫祠又烏可忽也

李公夢陽曰在禮發治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行人也聖人之心微矣故過慢止悖莫先于祀嚴祀立敬莫大于祖考愛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于祀也忽故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其子孫視其祖考猶秦越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蔑乎

韓公邦奇曰夫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二者而已然惟賢者則敬神否則自絕于神何敬之有故賢者惟恐神之不靈不肖者惟恐其靈也賢者深己愛民弗得于人將求之神是故惟恐神之不靈無以鑒己之誠不肖者黷貨虐民外欺乎人必忌乎神是惟恐神之靈以燭彼之隱然神之靈其可味乎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祠墓

三十七

之不奠而掃者一百十五有年矣荒烟蔓草二丘壘如鋤者蓋而為圃耕者圯而為田而冢之為土無幾已此天之不競于黃氏也府君倦游而歸履之悲惜訟其侵者于有司乃得禁之燧而治之臯麗牲陳俎常涕洟而告以格思乎荒涼之魂也予年十齡爰挈以隨而馬鬣之封有望于將來矣是時也嗣其爵者以至諸黃之屬咸給而富所謂加疇闢遷樹之松檟輔之堂隍築之坂堵皆可為也府君之沒先考遂遭閱牆之家難羣擠並擊艱支悴撼凡有毀于宗姻者三十餘年卒抱迫驅而死雖有孝思于墓何暇而營之也予之兄弟日奔之難下帷之業弗固弗專天之不遺叨首一經而舉矣然白髮貧賤困于簞筐不能炫赫于一鄉之人其嗣之爵及給而富者則又夙夜自為芻豢玉帛田宮之饗而罔有寄心于寸尺之士者優游暇裕優于流離之日蓋去墓雖邇而路人視之也則黃之子孫不愛其先而自為不競也彼子孫之賢聖而愛其先者且有逢時不祥墓或歸于燼沒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苟非聊曼之母則五父之殯不得合矣而况不肖其罔愛其先者乎又謂嗣之

爵而岡源之遊者乎固知馬衡之墓可期而論也嗚呼已矣余無望于黃之子孫矣敢告于途之人其鄰我而圖者毋蓄之其界我而田者毋圮之樵而運者毋剪之行而趨者毋逕之來之世也官而宅者毋夷之庶茲丘之白骨不暴露于榛墟也黃氏其有與者乎其將德汝報汝而世以頌汝黃氏其終衰乎則二丘之靈不必其無知也將德汝報汝而陰以庇汝使二丘之靈果無知乎則皇天昭昭常鑒于仁其將德汝報汝而汝而福之降若取而攜也嗚呼人孰無死死孰無墓墓孰不願其葬且久死之又孰不願恆保于子孫而子孫者今若此吾聞之也宣芳國家者必有其後二丘之靈則既歎之都死之後而效有錙銖之庸矣何不食報于子孫而弗愛其先之若茲也嗚呼後之君覽斯文也其有憫而存之者乎庶其食報于天者乎

夏言疏曰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顯陵迎請獻皇帝梓宮入葬天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百戶隨全罷閑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之說相同近又緣事監生詹啓溫

卷之四

三十八

州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事僉事寧和相踵具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前尚書席書固已備論于前今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于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鑑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於引本朝故事太祖不曾遷皇陵太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比者屢頒聖制封其山為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不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為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哀上履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欽依重命夙夜思維祇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况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附梓宮重易喪服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虛以為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為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蓋上天篤生聖人為中興太平之主必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機

者乃若先皇帝玄宮久閱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况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于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謾人家或于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墓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己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為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葬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識者以為至論當時熹明知壽皇所葬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重如此况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再吉為必不可葬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即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未能復為他說也

戒庵漫筆曰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祖宗地商量寅夜掘醉後樂書契賣者固已非買者亦惡類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賣此地其地必不利他時出子孫斷是做此例借曰異姓強造

卷之四

三十九

物豈私意棺者且暴露無者骸骨棄後代轉日貧何時可埋瘞安知泉下人含冤不訴帝勿謂天茫茫禍患恐立至
鄧淮常為温州府太守禁民火葬其文曰太祖皇帝以孝治天下故自即位以來即下火葬之禁其欲後世為人子者葬之以禮而不淪于夷俗也彰彰矣奈之何愚民難曉習染難移其不遵聖祖之訓者至于今尚亦有之詳其所由責在所司謹拜手稽首奉揚祖訓以為吾民勸竊惟人子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己之體膚不敢毀傷何況父母父母之于子卒或無知是赴湯蹈火狂奔疾呼而救之今也父母不幸至于大故焚之以火棄之水中何人子乃悖謬如此炮烙之刑最為慘酷焚屍無異炮烙今加父母炮烙言亦痛心何忍為之古者人患大惡則焚其屍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何忍反以為大惡而已亦甘為惡人之子使人唾罵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清明則士女遍野皆得登父母丘墓今既焚之則父母之全體若化為煨燼雖欲如人之登墳拜掃不可得矣悔亦何極嘗聞之喪具稱家之有無苟以斂手足形而藏之使全體而

歸此人子之情埋葬之禮如此且濕地舉日皆山而附近城郭又皆設有義塚其貧窮無葬者但得一坏之土以葬則其神靈安子孫亦安嗚乎吾溫名聞宦族仁人孝子固有不待吾言矣其愚民習以爲常恬不爲怪者不一言曉之豈能若是勉爲吾民者其自今以始有地則卜其宅兆無地則葬之義塚庶幾不悖祖訓不傷風俗而亦可爲良民矣不然則是終迷不省不免爲天地間不肖子事發照依律例誅爾不孝爲父母報仇爾其無悔

于慎行曰宋時先朝御容皆藏于景靈宮各爲一殿文臣執政武臣節度以上並圖于兩廡此亦禮之協諸義者也凡禮有古所未備而後世始出者非先王之不欲爲也古風簡朴情文固有未備者爾古人之祭以尸後世既廢不能行則以眞容代尸宜亦無不可者古之修墓而後世有墓祭令古人見之亦必不忍廢也儒者泥古文義而不知變通至謂像設而不經則迂矣

往行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何基

四十

洪武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大凡祀齋之日幸積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積所費大修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洪武六年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不學者何勸既不與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益莊王厚燁春秋祈報出宿齋居殿于對越粥粥焉如在其上嘗謁文廟中使設拜位于殿中即命徙于外臺時微雨初沾有張蓋至者即斥去之

周王橚高皇帝子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八年請祀太祖園中上書諭支子不祭太祖王國祖始封之君不許

永樂九年上北狩還一日召楊士奇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

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日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

張惠字迪吉號東園德州人永樂十二年鄉舉初授都察院司務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爲諸生日嘗以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焚被挖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尙幼既中式鄉舉即謂鄉里曰祖墓荆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忍不修築耶遂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時自筮仕至陞四川布政使往回故里躬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增築墳壙日哺方回親戚鄰里就塋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檯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于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爲己樂也哉

傳致柔字守剛金華人父沒諸兄具棺斂已昇出中野縱火而焚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燕已編荆成筐拾遺骸已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扶筐至大澤投之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何基

四十一

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真沙上脫所服緇袍裹之奔告于宋公濂父尚書君命留開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積藏之適堪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于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宋公濂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柏蓋鬱然成林云先是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惻然與之還脈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遂瘳

陳公鳳梧嘗爲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上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查考

夏忠靖嘗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存心如此天順七年以上足疾不視朝上問李文達遣官攝大祀請駕出郊壇即不

能行禮遣人可代上力疾至齋宮問公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對曰疾而力行禮以敬天掖何不可

劉敦字子學號學古安福人故南雄知府實之子也景泰庚午舉人歷官翰林孔目遇高曾而下之忌日必哀慕終日期功之喪必旬日蔬食成化丙午十月萬循吉進少師少傅令中書官為寫祝文告家廟時尹公直偶見其稿止列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之名故每祭不及直曰先儒酌情制禮止祭四代子尚以為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神氣相感固未嘗亡也蓋追尊一道號令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于禮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六載不一展省顯於富貴功名略不念及于松楸可謂孝乎宜其志高祖而不祭也

賈詠字鳴和號南陽商城人成化丙午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諡文靖致政歸濟人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早起入家廟焚香再拜而後就食時饗已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旦長至暨萬壽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起趨公所隨眾拜舞弗令家僮掖之一念敬君之誠終始猶如一日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臨春秋大祭不惟品物豐潔且極其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郡之慶嘉亭令不得有鋪設床褥之費雖其他郡厲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親取其羹嘗之有不精潔必責之執事楊少司寇茂元凡往弔有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父母諱辰必齋素終日

左國璣字舜齋尉氏人正德丙子舉人屢試南宮不第絕意仕進父夢麟為宗人府儀賓病革強坐會氣絕郡主廣武君翊佛力主坐葬又十年先生冠矣以坐葬非禮也乃泣而白于母始獲遷窆北首焉王儒故商討王九思之父鄂人也遺家囊囊十一相傳王大使家墓歲清明三人步履渡渭南來奠墓而返途人叩之乃知為王公儒所遣之

子弟云呂楠曰高陵墓距公生已五世遠鄂二百里又越瀟湘涇渭仁誠少薄者替矣公追念不廢若此則于其父母宜爾也語曰孝其王父母者有孫海內爭誦翰林文行御史才賢舉人翩翩承教以為公得于天者之匪常也抑豈知其誠尤篤孝積諸躬而遺于子孫者哉

陳少司寇璋尤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于家而能廉于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每念宗祠未建考妣靡所棲託遇時享輒下淚曰吾何以安飽為遂竭力經營之規制則斟酌古今為久遠計

范從規吳縣人范文正公之裔也文正公先世宅兆皆在洛久缺封掃從規請于官自往省自魏公附位諸冢遺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之為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削榛蔓披砂磔肆蒐不得乃禱于空跪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滌土去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公大驚喜亟白于守禦分闈官勅戍卒還公始案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止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

勒石記事訖又為外舍屬褒賢寺僧居守又遺族中支族一人往協相僧以居然後立墉之職始與祀事並盡張燦字景川順德縣人故僉憲善昭之孫也□□□進士歷官禮部主事以諫大禮死杖下贈太常卿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墓權貴為里豪關說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

潘僉憲鍾既請老歸在家謹于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僭于禮乎非此則祀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會宴昆弟子姪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居不御酒肉宋簡討瑒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金學憲黃亨家居每朔望必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

丁公積為新會令凡春秋祭祀品物性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公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

卷之四

四十二

卷之四

四十三

故給事中陳公輝之父陳相者歲時家祀必肅潔如事生祠舍洒掃恆
手任之謂此何事而可使人代哉其治墳壙滋拱木修丙舍亦不煩宗
黨

西園聞見錄

卷之四

祠墓

四十四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目錄

內編

教睦

前言

宋 濂

方孝孺 三則

李東陽

張時微 二則

徐 溥 二則

徐 階

劉仕義

馮 琦

張居正

徐顯卿 三則

葉向高

往行

鄭 濟

何應親

蕭 猷

章三益

曾鶴齡

楊 榮

楊士奇

呂 原

劉 儼

楊守陳

劉大夏

陳 選

謝 鐸

王 孺

章 懋

聶 鳳

陳禮恭

徐 勝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目錄

趙思綱

馬西玄

林見素

懿簡王旭撞

陸胥峯

萬士和

許宗魯

吳 情

王 忬

鄭 佶

馮汝弼

劉應節

劉天和

劉守蒙

鄧元錫

王 浚

陳 英

袁 舟

林節齋

吳廣二

余 典

陳宗昱

李明榮

王宗義

胡 璉

王 毅

汪 禔

陸 果

王 榮

沙 龍

廖得金

鄉黨

前言

方孝孺

薛 瑄

羅欽順

敦睦

前言

宋公濂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聚焉熊性惡血偶度絕擊棘脅血見濡
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血源源如泉湧熊不能禁剝出
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嗚呼宗族一體也自相殘者可以省矣
方公孝孺曰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
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
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
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轡之轂之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綱屈
伸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
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礎斧鉞所能

卷之五

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
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
間為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為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
訓有所猷為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鬪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奸魁
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為治之具既美
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
豈民性之不可化也其具之廢已久世王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
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首漏而未及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
奚獨民之罪君亦與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族人
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以繫族人之心
今夫散處于廬為千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
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于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
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枝也而心為
之煩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擡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

相殘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

視如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
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一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者而補助
之其贏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嫁娶者喪者疾病者
皆以私財贈遺立曲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
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為之以相族人之凡後世擇子姪一人為醫以
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
賢者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為要自族
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
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方孝孺廣睦篇曰人之親疎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無服又
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于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
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此
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遊之人如兄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

卷之五

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
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
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醴之法使之燕樂飲食以洽
其權忻慈愛之情恐其拘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祇
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醴所以為樂也讀法所以為禮也約民於
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為盛也哉舉而行之天下今
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為之制具制曰
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
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
酒以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長幼尊卑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
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為孝悌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
謾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
飲揖請醴既醴揖請殺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
杖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

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御舉爵飲醴食羞皆從長者畢則闔族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至家然後返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矣是日味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姪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曲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族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曲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墮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

卷之五

教

三

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耳

又與友人書曰太史公嘗為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為事故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揚于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為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

李公東陽再與闔族書曰近者家門之禍哀慟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承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贍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及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以出田以供仕者某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顧辱此饋事之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恬然受之哉所有契本輒欲封還而嘉表以為身受伯叔之命無辭以自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去也又與韓方伯書曰遠辱手翰已曾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

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為贍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為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今另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白不至沉滯

張公時微曰士為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偏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隱鬼域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疎也信鬼域不智疏骨肉不仁智仁不足禍患將至杖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者不暇廣告敢以細事開于左右曲沃之粵有神叢叢大木也為與女蘿附焉神患為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為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敵也為與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祥非神之為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為蘿莫附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為為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

卷之五

教

四

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為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為寢其中列櫃其四何復列櫃以相友輔也憾其一櫃棟必撓去其一櫃寢必墮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櫃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櫃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櫃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况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為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與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思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避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吾所謂絕物也何能為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沒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盡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為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果圖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縱不

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過其德

又曰齊人有薄其骨肉而爭錐刀之利者乃紹介賈賂走千里而交於貴游卿相安丘生曰子過矣夫小者不親不敢圖大近者不親不敢言遠聖人之訓也故池井近也而居者取汲焉山林之遠也而爨者取薪焉蓋隨手而得者也今有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多矣子之溺也而假手於越人越人雖善泅子必不生矣何則勢無及矣子如欲藉人以自庇也盍改圖焉

徐文靖公與祖叔仲學書曰早年曾議置義田以嗣宗族後因兄弟分居不果區區以念今日幸做天官俸祿比前頗增乃議將先公割與區區供給田二百畝并轉得銀肆百兩與舍弟商販覓得少息將來置買田地二三百畝共作義田不意舍弟物故前銀亦無下落以致此事久不能成昨三兒來另作區區委他經理冀可以終其事且寒族自來甚大如梅林唐頭屯田長岡諸宅皆出一本先祖存日俱以往來後至子

卷之五

教

五

孫蕃衍日漸疏遠竟莫知所從來况舊日家譜先祖攜往瓊州遺失無存今欲重加修續必得人徧請諸族訪求遺事奈諸子弟中竟無一可委者反復思之惟賢弟周詳慎密深知吾意足優爲之書至煩假數日之暇幸甚

又與三祖叔書曰前歲二弟上京特爲置義田一事其意既成不意彼王家遭疾竟棄志以沒今汝重念此事出於先尚書府君及諸兄之意冒署遠來復申前議終欲成此美事足見汝孝義之行吾心甚悅其田足初定八百畝已於小旻等處撥下五百餘畝復當再置二百餘畝以足其數汝歸且與吾三兒元相行之先取佃戶舊帖俱改作義字號以免後日移動之弊其租除完官外暫將祠堂前宰牲房二三間收貯其給散族人以備荒歉之歲者再當斟酌多寡與汝行之此事乃范文正公之所嘗行吾德不及古人本不敢依倣但先志不可墜而周族所當卹姑盡吾力之所能及而已子孫敢有愚頑沮壞其事者當以不孝論他日必須申達官府嚴加禁約庶可行之久遠也因書此遺汝並三兒知

西園聞見錄 卷五

之汝宜謹守勿悞弘治六年閏五月十五日

徐公階曰自張公藝以百忍對高宗世遂謂睦族之道無如忍者然不務杜仇嫌之萌而徒事含忍久之到忍不處去必爭而離故須是兄弟長幼以禮義相先不相侵侮不相欺慢家庭之間雍雍肅肅無事可忍乃能久得易曰亨者家之會利者義之和今兄弟同居不可不知此也劉公仕義曰趙子庸言國有二尊則爭家有二爭則道之而不能行故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父母之命能行於其子不能行其兄弟之子兄誨不及弟弟誨不及兄古者一命之士必異宮全其尊所以行齊家之道也子謂家庭之間以恩勝族聚衆多勢易至於亂陳競七百口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美談蓋亦可謂能同矣然匪同之貴同而能異之貴同而能異難矣哉嘗讀易而有感焉易上經無有言悔亡下經悔亡十有九朱子本義於諸悔亡必原其有悔之故而後推其所以得亡其悔之由至家人初九則否程伊川易傳曰初九不云無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噫聖人見微而察隱憂深而言切程

卷之五

教

六

子發其蘊矣本義顧微言之者豈非慮人之一於異而遂莫之同也歟然則趙子之言是一亦道也

馮公琦曰婦人女子難以理喻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何求彼猶忤乖彌見盛德凡處親愛而敦睦甚易處乖忤而敦睦甚難忍人所不能忍處人所不能處此自大丈夫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喜溢美兩怒溢惡飾少爲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乘機竊盜理所必有或以私費或以封藏勢難盡得操之太急彼將不堪播弄是非更成釁隙付之無可奈何者也

張公居正曰自漢以來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托附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糸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菟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苗於糞壤拔姬姜於顛頽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弱於今之世矣夫隆替變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之土之君及卿大

夫所以為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而不思茂德以醞釀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即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則不在族之煩微而視其德意之涼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為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教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寢隆寢昌寢流寢長之道者也

徐公顯卿與周開甫書曰不肖自蘇之長洲移籍於常之宜興止於一人之身乃總戶徐鳳名下九丁之一丁也今指二十年所積俸薪及每歲講筵賞資者共千金遺小价尤奎齋至臺下伏候憲牌行本府或本縣拘二十四都附二圖糧塘里老就中擇資殷實者着令同家兄生員徐元瀛徐本仁等買置良田約有六百畝以三百畝作役田助本圖糧役求免徐氏子孫差役之累以三百畝作義田助本宗貧乏而役田領于糧塘之殷實者義田領于本宗徐元瀛各集眾議設久長之策傳之永

卷之五

久乃令刻石垂文不肖積心有年而今日毅然行之者恃有二位老公祖在也臨楮無任惓切

又義田家訓曰顯卿仕二十年未嘗買田贍族義田三百畝後人富當益置貧不得鬻其所入周急不繼富大約有百畝之田中人之產則衣食之費不得取義田之入有千畝之田千金之產雖婚喪大事不得取義田之入其所入米不得易以銀錢散其入以給族之赤貧者不甚貧而甚老者有疾者及一切可矜者之衣食貯其二以治貧者之大專其出入推族長之賢一人主之二人副之主者無吝出不貧者無妄覲歲置大簿記注入米總數出米細數播告合族咸知
又役田家訓曰顯卿仕宦例當免役而置役田者非為身計顯卿既買田陽羨占籍而置長洲役田者非為吾身之子孫計也大都為宗族計為宗族之子孫計自今之宗族子孫不當免役者以此免役當免役者可念閭里受役嗚呼非敢自謂厚也欲使後人推廣此意益務忠厚贍宗族以及閭里庶幾吾族可大可永也

葉向高曰先王網紀人羣昭明法誠家庭兄弟之間極其致意任任著之聲歌悲悃懇惻令人反覆咏嘆而動其良心蓋其盛也有行葦之恩其衰也有角弓之怨其盛而變也有棠棣之懷其反而復盛也有斯干之雅盛則文昭武穆麟趾螽斯濟濟繩繩相與固維城之基衰且至于同姓諸國于戈日尋自削磐石之宗而周隨以盡蓋逆順得失之林遼魏如此然總其致于兩言曰相好毋相猶今跡其相好大端不過在于飲食籩豆燕饗會聚與夫妻孳翁合之私而原所以相猶亦徒以乾餼細過疎遠隔絕日以生嫌其起端甚微而關係甚大此蓋姬公建國治家法度具于周官而深情苦心所不能載故詳發其旨於詩以深垂其戒于後用意精密故其子孫雖陵替之餘苟有與者猶能追尋其義以動其本枝之想丁寧告戒于作室之日而即以此為續祖之大猷蓋源流遠矣故曰太和在成周宇宙和生于好好生于無猶近而家遠而天下微乎微乎與衰之券未有不徵斯者也而近世此義不明亂本日滋而張氏以匹夫九世聚族考其時代與六朝終始直至于唐中更變亂

卷之五

不少衰即有土侯王尚不能保其世而張氏乃得以世其居可不謂相好之徵而詩教遠哉

往行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嘉嘆其家法厚賜遣還高后曰他食指千餘人欲為陛下事何所不能太祖隨復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奏曰惟不聽婦言耳太祖大笑遣還
何應親南陵人涉獵經史膂力絕人國初屢有奇功從徐達北定中原后征西卒于途子時中聚族同居凡九世
蕭神字鵬舉西昌人洪武元年以賢良徵謁見應制賦指佞草授蘇州府同知歷官山東鹽運使公早孤季父自成長育之時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民陶甄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為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素異己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為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請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

趣歸盡傾其資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
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
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荆傳以美之
章三益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
祭享之禮令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孫無所於學則創龍
淵義塾延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葬則以玉峯西崗爲義阡聽其埋
瘞焉

曾公鶴齡事親孝於家極雍穆訓育其兄遺孤子序自辟至有室卒成
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人如己女寡姨孤甥無不席
其庇嘗分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均業
其惠劉球撰行狀

楊文敏外艱歸既喪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弗能償者悉焚其券
族人喪不能舉者悉葬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
業致爭者割己業界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云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楊公士奇當宣廟初上既襲執漢王高煦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
謁言於上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及蹇
義夏原吉論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
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領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
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
阻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
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
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
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
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
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
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
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
乃召士奇論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

西園聞見錄 卷五

思保全之母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
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袁容及廣平
侯劉觀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
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始息

呂文懿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賜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
不及歲時賞資奉母之餘輒分遺宗族鄉黨而自奉甚薄

劉文介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蚤世仲兄優游文苑間惟公
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之養閒居教子弟務成其才族人
數千凡死者葬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鄉人有貧者悉焚其
券嘗募范文正之爲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爲記
以見志

楊文懿凡有賜資必奉親及施與族衆及親沒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
三俸恆以親不逮養爲歎乃請以少俸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
恤親族故舊之貧者詔允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劉忠宣公致政於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
爲家規誦于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
有賜值值歲侵舉族阻飢因繫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
以無資未就

陳恭愍做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週族之用號思遠莊
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資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
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况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人謂公有子
謝文肅鐸先世遺有常稔年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稍贏即別買
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嗣宗黨治喪併患
難之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王公孺字文宗鄂人成化辛卯舉人檢討王九思之父也嘗爲巴邑教
諭甲辰鄂大飢人相食乃使仲弟多載俸糧歸養父母餘以及宗族又
移宗可來者三十人于巴里人有來巴者亦捐貲使買買爲食比去巴
關內亦於宗族卒無所亡

章公懋初入庠蘭族舊有秀才田父祖貽以作與後人一生則獨收租
加生則均租向堂伯生員收租久先生既游泮擅而不與家長訟之令
試二生以螭蚌相持論先生蚤完以其稿送伯再另起草令已偵知之
促交論伯完而先生方起草詰先生對云年幼故違令喜謂之曰知爾
無爭志田斷歸乃伯先生唯唯命父在觀志可規其過人遠矣

永豐縣鳳少負豪氣鞠躬父母不敢以意忤成化甲午夏雨暴臨漂從
父母棺以去父頓首號鳳速追之鳳即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壓復
躍以抱再壓再躍始迴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
診之曰是當時出死力鬱氣在肝鬲間鳳曰父命也即雖以此終身吾
何悔焉鄉東郭先生曰充抱棺之勇可以死孝矣即兵部尚書雙江約
之父也

陳公祐保昌人宋嘉定初與弟汝賓同居巽至成化中裔孫禮恭遵其
遺矩不變歷年三百世十二食指百計內外雍睦絕無間言其家習尚
純篤規範整肅世以義族稱之知府江璞躬至其家深加獎勵額至和
西 卷之五 十一

堂美之弘治壬子知府林符以狀聞
徐勝平越人復身正家動遵典禮百口同居者五世弘治初有司以恩
例賜羊酒獎勵

趙思綱宜都人高祖德隆自元末同居共爨傳至思綱凡五世矣思綱
恪守先訓終始弗替弘治七年知州陳宣上其事而思綱卒有識義之
馬西玄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驥
死後恤其孤有甥十餘人數來乞公公應之不為怠卒之日鄉人會哭
其室發筒視之無有也咸為購治棺以斂以歸

林見素居家鄉隣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姻助之財率
以為常而期功之親尤篤父所遺悉推弟二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
以姪後之人以為難葺上世九墓捐田以供祭祀

韓府懿簡王旭撞自莊穆至懿簡五世同居言必及義雍雍肅肅皆以
孝友相師嘉靖十一年上嘉其親睦遣書褒之資以羊酒

陸公某別號齊峯平湖人故大司寇光祖之父也嘉靖辛丑進士以子

貴贈吏部右侍郎初游太學時司寇年十七耳扶與俱試俱中式而公
得第四名士林豔之再上遂成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即理漕運時督
漕者御史中丞張性狠躁而公務持平動以曲章自矜積不相能中丞
自見說言路奪職而妄意公中之更中公以大察罷歸公怡然曰吾未
獲一伸於宦命也即為德於鄉誰能難我公所為德最先者曰族倡其
諸子司寇輩市善田若干畝以贖之為科條曰優老勸廉育才助婚助
喪養疾無弗稱給矣宗故有世德祠復市善田若干畝以供春秋祭盛
無廢祀矣先世諸墓祠在鄉郭者復市善田若干畝以預繕緝無告圯
矣季子建天心書院合族之少儻者寔之復市善田若干畝以資膏油
楮墨無墮學矣役於官者復市善田以充其募直無困絀矣
萬公士和既以尚書家居年已踰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有
甘旨必致之人以為為難

許大中丞宗魯公少孤受叔氏恩厚為庶吉士聞叔氏病即告歸至則
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謹病革時獨悲嘆曰吾不
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
西 卷之五 十二

吳公情字以中號澤峯無錫人嘉靖甲辰進士第二廷對第三人歷官
右春坊諭德侍讀公為錫山著姓錫于江南為壯縣縣以時徵賦于鄉
率名召其鄉之高貴著姓若仕宦者之子孫使為之長長賦之家卒不
勝病公恆自念曰夫鄉賦一歲而更役不再三而中家以上大抵皆
破是空吾鄉也吾族數千指吾能軫其飢寒而食衣之異時且復受役
與閭井俱歛是空吾族也轉之不存毛將安傳吾為德于族蓋亦為德
于鄉庶兩有濟則買田縣之上福新安兩鄉凡千八百餘畝自供稅假
于貧民外歲八千石以什七歸鄉之長賦者命之曰助役其什三以贍
族人族之貧者養者婚嫁喪葬不時舉者子弟不能就塾與博士諸生
升入太學及與計偕者資之各有率家之正卒力不能齎送者有貨別
儲麥三百以與侍凶禮必取盈焉無乏歲事其籍以界族之姻睦有行
者俾攝行之因築室一區為義莊額其堂為願濟曰所以志也

王公行內行最篤事其兄都事君及史氏姊甚恭即兄姊少乏取之公

如外府公舉進士而族有妬公者造浮辭蔑之至非所忍聞公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窘公力為脫之死人有用前事問者公慨然曰毋多言三世而上何人哉公之父少司馬盾菴斥義田千畝贍族久之田漸瘠公有戎事不暇及家乃別捐米三百石以予貧者

鄭公信字元健黃陂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太守未遇時族有造巫禁以誣公者公弗之較后其人坐殺人罪公為力白其冤釋之或曰非子之讎乎公曰吾為親非為仇

馮公汝弼天性友愛憐伯兄貧迎養以居者三十年仲兄季兄及叔姪皆給田歲收以為常業又計日供糜計時餽衣而族之諸子若孫農者與之田商者與之貨學者與之館穀無居者與之室廬婚者喪者與之成禮外親昆弟皆以次周給歲歲弗替

劉公應節有伯父早世遺孤且替撫之如己出後分產與子等族子出亡傭田間公購而得之視如同胞

劉莊襄公家居月朔望必冠帶焚香遙祝上壽一生經營者家祠與先

聖耳餘置不問自為儒至宦成清約不改

劉守蒙字子功麻城人邑庠生時祖莊襄公為大司馬顯揚矣守蒙布袍蹇躓澹如也莊襄公恩例守蒙以家孫當蔭讓其季父漂又以軍功當蔭錦衣衛千戶世襲復讓其弟守孚督學公試在高等當補增又讓族叔沾補之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為至德守蒙似之生平無疾言厲色後以病天士林惜之

鄧待詔元錫為先祠規制以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奧西最一室居上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茲菴公而下左立左昭位右立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各立一主以示勸設族屬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至高祖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有成者以東最一室祀焉春秋率族眾詣祠舉禮恭敬嚴肅每事必親問之禮畢尊卑長幼集於一堂間示以孝友恭儉勤恕之道凡有曲就質平焉

王少司寇浚致政歸凡祖業所遺悉推讓諸姪曰祖宗積德而發於吾幸有祿位又可與汝輩析其私耶

陳封君英自江田徙長樂當公之世去江田族已遠而家又中微乃獨惓惓顧念其先不能忘自修其二尊人暨世守宋元間故居遺器以蒸嘗家廟歲無缺儀猶能割餘產以助江田諸祀事曰均吾南陽裔也此可謂知本矣

袁舟字濟川三原人蚤能幹父之壘為魚鹽之業於江淮間凡父母有所欲輒能黽勉從之不敢違逆其友于二弟憲學雖一錢尺布未嘗藏私及一弟之沒也撫其孤無異己出若當四孟之月則具酒食於庭間召族中長老卑幼咸集與盡歡一日若有過咎者對眾數之諭以大義令之悛改論而不改者答之中庭後周不從當是時族人已至百餘門矣凡征賦將至君預為裁定隨產厚薄以為上下先期輸官吏卒未嘗擾袁氏其族貧而才者與之資不取其息聽其足以自給而後償也故袁氏之族多飽食而煖衣無甚困窮者

林蔀齋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于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輒口與鄉人周旋敦洽不事矯飾事

其師孟陽最謹子孟陽後為翰林蔭討以事沒于京為之經畫家事以反其妻子于閩

吳廣二大田人自其祖江入迨廣二凡六世子孫婦女同居竈不異薪帑不異財鷄犬不異食庭無間言雖如也應門主客歲選擇一人婦女相從夜績男子力田蓄非稼穡桑麻不衣食人稱之為無懷葛天之民云

余典字克敦桐城人兄弟並選賓貢嘗館賓於太守郡齋二載不齒及官家事居家友義藹然兄弟子姪近百口同炊而食外內無異言

王宗義石首人自祖槐至宗義凡五世同居合門計三百餘口長幼尊卑藹然雍睦成行有司以聞詔旌之

胡璉字宗器寧夏人有叔祖與父嘗不睦一日召公食食有異品涕泣而弗茹叔責其故對曰璉父未嘗實難入口祖始歸饌厥兄頓釋閔籍公嘗時嘗騎驢祭墓叔祖擒下擊以鐵鎗幾斃後祖坐罪公雖諸生屢策脫解及祖死于山後慟哭送觀以歸斂穴于祖塋妻父母老而且獨生事死葬有若厥男姊氏傳疫及姊妹且革身侍之弗去卒葬而後返竟亦無恙鄰士陳銘從征其妻死孤日夜號不能葬乃資之棺殮具陳德之不忘

王毅居家孝友敦睦尤出天然嘗做范文正公遺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又置祭田若干畝歲時致祭祭畢因蒸長幼以合族鄉人貧者賙之其於人之賢者禮待獎借不置不肖者容之以故終身無怨之者汪文學視家遺回祿宗祠未建先生率族人鳩材即舊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禮義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臨祭

西園圖見地

卷之五

十五

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凜如朝廷祭畢餘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戎籍幾務繁劇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為子孫世守計即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為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壁俗之難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貧不缺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即再拜母戒外內子姪八歲以下及僮僕無不得親中門御妻甚嚴小不然則厲聲論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伯父病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既卒葬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

陸公果生平輕財好施自昆弟故人內外宗黨無不受其賜者常以生日集諸長年為會分粟帛問遺其家尚書兄弟既貴又各出秩金佐先生施予若以聘幣惟所命毋敢后於是復大宗景賢祠買田八百以贍族之婚喪老疾貧而學者謂之族田修小宗世德祠買田五十以供禱

祀謂之謂之祭田置塾講業族里之子弟羣焉買田二百以給餼廉謂之學田謂宗屬日繁更修不任也買田三百以代過更謂之役田而先世諸祠在他郡邑及外王父母婦翁沈先生墓皆隨所在修築置田以守而先生所分子諸子名田總之不覆是也

王榮字孟華蒲州人其宗人先後亡者不下一二十輩多無棺槨葬於野榮一日曰於王氏榮獨可聊生而宗人不禮於死榮之責也于是買地于蛾眉原之故市建新兆焉召匠人治材屍與一棺序尊卑順昭穆率其孫子遷葬焉其無後者自至遷或曰在景泰天順間云王氏素有臨清成者遷蒲宗人皆莫能食且資也公獨食而資之數遷則數食數資不以煩宗人宗人若有通徭匱稅則又數徭數稅不以煩宗人他日成者反宗人皆不安辭而公又強附之

沙龍字戴旗通州人閉戶讀書未嘗識城市與其弟龍皓首七十餘歷子若孫三世不析爨即寸帛斗粟共之寄布百餘疋于舟舟人夜被盜次日詣龍請以子女償却不受以操舟償亦却之人以是高其義

西園圖見地

卷之五

十六

廖得金南平縣人世業農自曾祖迄得金五世皆同居共爨每晨起婦女聚一堂治女工雍睦無間言男子則出治農業君子謂得金一門未有讀書為儒者乃有古禮義風如此

鄉黨

前言

方孝孺曰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資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學廩之法農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為多寡寡不下十斗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其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廊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為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為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

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游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族學之儀也

薛瑄曰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及至微賤者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羅欽順曰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者其居鄉亦宜謙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汝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此貴貴之義也余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得之矣

陸深曰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族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閨門賀焉媿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茹耻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焉鑄遠引若避寇焉余惟而問之慨然曰所貴乎

卷之五

十七

錦衣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慕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縲武斷者有之庇姦隱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予感其言錄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以警子孫

霍韜與鄉里書曰人命事情須會鄉老從公主張以警後人不然他日鄉間良善受無窮之禍此舉凡有身家俱要擔當乃可否則小人得志君子難於自立一李家不足惜須為本鄉有衣飯人久遠計將此帖說知各鄉里務要秉執公道勿虧天理亦他日保身家之謀也

顧璘卿正篇諺曰近疎恆赤近墨恆黑信斯言也實赤從化遷哉夫鄉黨之間言語異音衣服異製則可以居然則耳目之所由習性情之所由安邪正繫之矣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隸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鄉黨之化人深矣哉孟子幼習遷于埋鸞曾子之行不踐勝母俗尚之汚人賢者猶且惡之况

吾徒乎

王錫爵曰國家二百年太平儒功考于今可睹已大抵官業鄉行自近歲始分館結登朝之吏強力辦敏當于世之取舍却車可載而有也嘗思陰閱書生求修處于耿介過里門而下車臨徑路而讓左者誰乎朝廷雖衆建官師長吏補察情違錄黍無所貸假而文墨殿最之外尚能採評于月日校課于鄉曲否嗟乎此士節日靡而究亦鮮效實之吏有以也

□□□曰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先生與之語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三分乃為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况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以不禮假之顏色溫和語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卷之五

十八

住行

劉誠意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山上累石作田耕種農事甚艱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唐豫字用之順德人世稱為樂淡先生洪武初嘗為增城教諭時有平步六逸謂東單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劉子高及豫也時湛菜寇起父被執不屈之皆德行尊嚴衣冠儼肅為世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為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尚使人興起余等幸為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為鄉閭規範乎因立為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限之愆而鄉里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役必審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賄官恐招罪咎戒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謝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之物

不必過於華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蒸其子
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為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止許設筵聚親子不
當據尊席而坐為父當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
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為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
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朔望止設饌一桌奠畢親朋止
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及時為之忌日之祭當以喪
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
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昨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祭
祀之誠意親賓一請必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禮尚往來古之道也而
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隣里親朋互相補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
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為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
於宗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敗家花酒無
度者為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
其十日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為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

西漢周見錄

卷之五

雜書

十九

必體察之儻為不善即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
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不如此謂余等為徒言矣蓋同鄉閭所易
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以貢入太學拜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命署都御
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殿柱立朝謹畏有建白輒削其藁歷遷陝
西按察使居鄉尤率易縣令盛席請不赴竟赴鄰翁田飲鄰翁之具難
于令也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侵其甬溜
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
更過此此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因徒行類此者紀
載甚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
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之兒毋驚之

天順成化間汴中士風醇厚鄉大夫致政里居者情好甚篤絕無疾忌
而人品亦由是可見鄭中丞寧謝邊事而歸與同時諸老為嘉樂會每

會則薄醪常果簡儉易辦交談情話真如兄弟焉當是時官吾邦者如
巡撫江浦張公瑄布政眉州吳公節威雅重諸老稱吾汴為君子鄉且
垂念貧乏時有餽遺以為飲饘之需公同會者十一人曰都御史婁公
良左布政使張公斌丘公陵參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參議賈公恪王
公豫僉事呂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劉則九十餘
幅巾藜杖禮度雍雍真有古者敦龐渾朴之風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里
俗日趨頹懷前輩為之慨然

鍾曉字景暘順德人弘治壬子舉人由訓導遷學正擢南御史以思恩
知府致仕生平謙和與物無競嘗治室樹檀矣鄰人以為蔽己遂裁之
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致仕同居東南城外中隔數
十武兩公歲時入城視釐則偕出而往來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之
稱也待詔與兩公世鄰居待詔即賤兩公必肅章服拜之待詔則戴老
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而出風俗之厚如此

西漢周見錄

卷之五

雜書

二十

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
誤却謂文毅公岳也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
輿過里門眾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
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
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

屠公鏞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二椽適當門樓之基屢使
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
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無過欲券吾屋耳此吾
死所也券則須徙吾恂恂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
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
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賣販稍為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不亦可乎
嫗曰卽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
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
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

日當徒復何待乎公曰樞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

錢薇字懋垣號海石海鹽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行人歷官禮科給事中嘉靖癸丑倭寇起計禍必先及海鹽以書請於巡撫思質王公集兵爲備參將盧指揮李領兵將發親爲具餼糧餽之以激士卒及敗績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收陣亡尸千二百掩之

馬公森素恭謹至老益恂恂不衰每出入無他僕從所乘竹兜子戒勿去帷帷曰如何令我倨見鄉長老耶

嚴文靖訥既罷歸第東有隙地爲樓以居塾賓既成而落縱酒大宴客極驩公四顧而惘然若有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而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向而南北其棟

萬公士和以病卒於家時直指鄧公鍊適按部其地晨坐堂上見從史相向泣已視斷隸無不涕淚承睫者怪問之曰萬公逝矣今而後無萬公矣直指亦爲感傷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婚姻

二十一

鄧徵君元錫年十七傷富家等刻農民募古社倉法乃立社倉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資耗而鄉民之老者若婦之節者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其人死並以所貸卽爲葬資每歲臘春耕卽發社以爲常無間寒暑必親履其所給之

王莊毅紘李襄敏秉俱以尚書懸車在里王公抗志寡交非其人不與李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人對弈終日無忤王規李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戲狎何自輕之甚李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朝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意見不同如此

王端毅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力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婚姻

前言

王公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詳不爲其所及也

霍公輅曰與取親事與于盤之門求者有五善焉世俗結親只論家資奩奩寸較銖量風俗薄惡今挽而歸厚則貧女不見棄於薄俗一也于

盤素負英氣有女必不肯輕與凡子與取乃其配也士有負氣而貧者子女亦不落窠而世之營營貴富者不足重輕有裨名教二也凡娶婦得厚貲多挾貲而驕家多不知今得貧女復善教之或能守家法三也

我家不爲薄決不賴婦之貲以助益也又求富室取厚貲適以長不仁之禍而已今娶貧女少救爲富不仁之過四也取輩生居富貴之地所志又將讀書上進又將娶婦取貲求富是求福亦盈也天道惡盈五也

此五事召取語之且曰娶貧女必賢者乃能汝能否則渠曰何不可惟命云子亦謂此事取可能決必求親于盤之女亦勿看年命白山云志定卽命也小南回卽遣人求年命略看過聘矣勿疑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婚姻

二十二

陳白沙與李德孚書曰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犬之值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尙未

免芥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今盡去俗儀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敘與幣易之而稍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王公廷陳曰竊聞人各有偏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之基豈可使良賤一揆涇渭同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樂卻族均王謝閥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縭言歸百兩是將箕箒獲所於是甥舅騰冰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言風人詠其好仇宗黨贊而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畢罔矣其或今跡雖微先世則大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相攸有屬曰嬪來輝駕言歸女竟屬振微仁不遺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或席門之眷獲牖之賓前微無聞舊彥缺錄而約姿突變駢角旋生無待能與誇塗拔起則知昌顯托冀庇望諧譬之食果略株棄年收豕微新福於將來

違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睹也至若推埋穴類閩閩狡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所蓬條成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耿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于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貴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攀華胃推潤屋之餘脂希膏燭之末照於是醜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至寡廉鮮耻明目張膽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化源釀爲買道於是犀壁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縠高貯篋筐雖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閩視之人喜譏善請之士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芝產入於駟僮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類生爲合卷之人若牛驥共卓而食死爲同穴之鬼則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由之化蕭矣士人贅行執此爲大哉僕常懷此而未有陳也近見郡中婚媾多託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審流別部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頓開

卷之五

二十三

利賣也

袁氏世範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盡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貞淑勿貪貨利苟得貧家勤慎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往行

于公謙居少保時有錦衣百戶朱驥者家貧未娶落魄不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門下晨偃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巽謝不敢夫人恚曰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輩耶少保笑謂非兒女所知卒以歸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

李崙字世瞻號靜菴臨潼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山東參政公于子不甚教獨嚴擇女配人問之公曰人各有性心各有志非教所能強也強之不從則害天性矣女配不良終身怨焉

李紀字朝振潞州人成化乙酉山西鄉舉歷福建鹽運使初授故城令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爲禮少財爲耻貧家男女無一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者曰夫昏也爾賣爾女耶俾爾女有家耶即賣女有大買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室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窮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也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有貨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

南逢吉字元真號芙蓉渭南人副使有石疊李中丞公窗友也嘗約婚不果及李卒公喟然曰夙有言余可幽明負耶遂許之

景暘字伯時儀真人正德戊辰進士及第在經筵必先夕齋沐曰近天顏咫尺不敢不敬也暘至性孝友家庭藹然姊氏早寡迎與母俱視其子女無異己子友人張貢約爲婚姻未幾貢死暘曰禮聘雖未行已心許之矣竟召其子妻之暘又有女以替廢其友潘準聞之曰不可使伯時女不字願字吾子人兩義之

卷之五

二十四

南昌李某某業木段某業針對某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早遷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閩鄉戚情好甚篤亡何李有姪喬來相依投徒喬工制舉業從者日衆脩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喬明年庚子喬歸應試欲娶女皆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婦貴未有期喬固妻人罷口誦即飢矣奈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爲計誑喬謂女當爲發舟而已當將送半道始返實則僞女喬與劉皆罔識焉喬歸即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鄉過湖省謁貽段父母甚厚而爲禮甚恭段女適蕭子作天平者敗蕩日貧而羨僞者擁高華鬱鬱病卒

吳公尙儉字元禮號德園長洲人故大家宰文端公一鵬之孫參議彬峯公子孝之子今憲副安國之父老於貢士不仕亦不以子貴拜封篤於交誼友人胡生大順病革先生握手與談許婚其子時先生方鼎盛而生貧士人以爲難生既死其家妻不能聘噤嚙不敢言先生曰吾業有成言矣死而背之不祥即裝送女爲胡氏婦召其子饋諸室而教之仍經紀其家世之以存亡易心渝信素義反眼若不相識者視先生亦

可愧矣

趙少辛用賢既以薦起累遷至吏部左侍郎甫履任會監生吳鎮以絕
婚事許妻而戶部鄭某楊某御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妻人吳
之彥當江陵之不奔喪臺諫文章奏留吳為御史疏應屬吳具而以疾
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為姻姪而以女嫁其子鎮其
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恆悔與公婚數言之所親凡事數避遠公公嘗過
吳吳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不當與嫡齒及其按閩公訊行日欲祖
于道既示期公操舟候之吳佯托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信乃返而求
先年聘幣為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告絕吳受書與幣快甚事
在萬曆九年辛巳及是甲午越十三年矣人言鎮不爭于未嫁之先突
爭于抱子之後實乘公之間而肆其毒然公遂不能安其位矣

潘大參鎰致政歸族子有私歸女弟於惡少年者公止之不得但書其
冊曰吾視春秋奪衛女衛告魯曹秋屈而歸衛女衛受賂賂女子于秋
且曰不可者魯曹也秋怨魯曹古今人豈不同耶聞者凜然秋衛魯曹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雜著

二十五

皆同姓其不惡而嚴類如此使得意大行豈可量哉

山陽孫泰年幼時有母姨知其不凡托有二女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
嫁之而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而以女弟擇配適人或訝之泰曰姊
有廢目非泰可乎適他日夢一神人謂泰曰汝德行無玷帝命增汝壽
而昌汝後矣後泰九十七而終損目之子展及第歷世顯官

親故

前言

葉公盛曰舅氏野水周先生者念其先外祖無後乃歲時致祭甚盛德
也公有友進士鄭時又者亦以其家善產醫世承薛姓之業而薛氏無
後即以其幼子立為薛後使薛世世享祀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
在外家諸兄前則未敢啓齒耳偶得朱晦翁答汪尚書書有宋時追禮
外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錄之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可
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妥而勢不能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
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

之士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
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
居之又委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
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時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
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主其祭而吾
特往助其饋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為之
使異時史冊書之可以為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
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謂何如

崔公銑曰故舊貴達而吾貧賤故舊在上而吾為下吏願待之厚聽彼
之施耳若貴望重而不酬必交怨故惟盡己之分而已

何孟春曰燕昭王封樂毅為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文王欲
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
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為呂布所
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再三強之不許布怒以兵臨渙曰為之則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雜著

二十六

不為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
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此與未乾荊刺之墨已摻入室之戈者厚薄
為何如也

又曰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
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乎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
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己
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往行

李潤南海門人洪武間江潮大作潤甫念妻弟陳季年幼倉卒捨其妻
獨抱季走范公堤上曰此子亡則陳氏無後矣頃之妻亦附屋潮而至
皆得活後季第進士為郎官教潤甫子如己子而潤甫一子五孫皆登
仕籍兩為御史人以為善行所致

宋瑛字廷珪號拙菴奉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為
諸生時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

嗚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為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閭為之感化

楊文貞公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不及相過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守令先日嘗遣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公即過訪友人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惟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往來而已

談侍郎倫上海人景泰丁丑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為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矍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諭有遺忘此即代臣志之耳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部侍郎忠肅之病也公日侍湯藥于左右及其卒也公祀之別室夫忠肅薦公于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而不憾于忠肅且其身沒祀之不忘無論逢蒙之弓即翟公之客能無愧死乎

卷之五

二十七

謝封君某字某餘姚人故大學士遷之祖也以掾吏歷官布政司都事篤故舊布政使黃澤在浙公嘗以諫忤之公後被罪黃力為排解既而官其鄉尤厚待之

顧福字天錫吳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公尚意氣故人藩郎中瑯客死殮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後鼎舉鄉貢卒于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積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鎬

鄧襄武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及公幸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靡如也

劉公采既顯貴於平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之如才賢恆言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耳公無夙疾疾有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蓋春秋七十有四耳

凌昆字文紹太倉州人故尚書凌公雲翼父也以布衣稱詩時太宰陸公完薇知翁賢使子姪從之遊又延翁家塾誨諸孫翁抗顏嚴規條諸孫無不挾貴次第授指太宰幸重用事使使語翁吾能官若若何翁遜謝曰不妄生善病是不任學焉能任官陸公愈益賢翁願謂子姪曰汝曹日航航冠蓋當不愧凌氏子耶久之太宰坐藩敗下獄諸門下客相引鳥獸匿散翁獨變名姓為傳致家屬居間萬方救解屬事定乃歸

劉公應節有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公為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予之公大母李沒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公購求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為貨百金治生業

陸封君胥峯故尚書光祖之父也其母王淑人之外家葬地遠公為之飭周垣封植樹使奚奴護之婦父沈翁賢者也沒而其諸子妻甚為經紀其家事俾不顛踣又為置墓田丙舍刻其遺文以傳
馮公汝弼尤篤於故舊少與杭士李士龍善李早世公撫其遺孤希白如子同年王翰林梅故人王廷卒四十年矣歲贈其家以衣屨姚氏子

卷之五

二十八

喪父姻家不與婚流落為丐易新服供禮躬送之業師丁邑傳沒無後三喪不葬公親為營域志墓其餘親舊由公得就室家舉喪葬若干人郭公宗舉成關中時族人貧者父母死二十年不能葬及公歸先為葬其父母後置田宅妻室使有家焉友人唐君為廣東教職卒於官不能歸葬公馳書所部求其親及子孫以歸

顧從禮字某上海人嘗為制教房中書舍人夏文愍公所薦也文愍以分宜相論辟客鳥獸散亡敢名夏公者而公雪涕為經紀其喪分宜聞而不善也公行意自若久之夏公以恩詔復其官還所沒貲產從禮有力焉

林東城公春泰州人壬辰舉會試第一父為漕卒苦貧公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于筒然火讀書父以漕出公又獨與母妻職屢讀書卒夜不睡當日中不能炊費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公嘗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公令與其子王烈同學公自是始得肆力於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啗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

饒乎因取其書欲焚之若婉詞曉諭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

俞公寅山今僉憲俞公汝爲之父也松江人敦大義其鄉有先達周方伯可行者公會大父山月公之善友也公爲祠祀山月公并祀方伯及衛文節於其中曰此家大父之所畏也子孫其忍忘之乎

江陵相既敗于公毅峯貽書與丘公樞欲丘公稍加存恤其說甚詳書中有曰生行叨塵館局嘗過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過知己痛甚愧畏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志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襄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復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友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士族

杜環侍父宦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主事九恭死於九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二十九

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九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九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元無存者因訪杜一元家所在道人對以一元死已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九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苦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天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饑荒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帛令妻爲之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烹藥進七箸以疾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復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若杜君言終氣絕環爲具棺槨殮之買地南鐘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晉王府錄事徐希蘭谿人歲時必展親墓率弟姪或兒赴學舍過母妻家門必戒以進揖於兄弟無一言之間盡數十年如一日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五

三十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目錄

師弟

上海中華書局藏

前言

方孝孺

何孟春

徐階

王世貞

王錫爵

于慎行 二則

往行

楊溥

彭豫

徐宗實

宋濂

李希顏

梁里許

石光霽

祝戒

夏原吉

廖鏞

王孫

仰瞻

石大用

韓雍

申祐

吳與弼

周經

從龍

梁儲

蘇民

邵寶

鄭瑾

吳昂

鄒守益

王陽明

楊一清

羅圯

陸燦

王夢祥

馬理

霍渭涯

鄭大同

張曉

顧璘

殷文莊

金洲

馮敏功

李梅

賀經

唐彬

趙三聘

彭寶

殷子義

劉亮

倪宗嶽

張起潛

李霖

陳符

朋友

前言

王達 四則

葉盛 二則

薛瑄 三則

崔銑 二則

王陽明

韓邦奇

何孟春 六則

李空同 二則

朱以功

陳絳

徐階 二則

于慎行

馮琦

往行

劉承直

程通

黃性

王賢

尤安禮

周新

楊士奇

楊仲舉

張洪

曾與賢

包德懷

楊鐸

李震

黎淳

王芳

康海

張善昭

蕭鼎

吳寬

陳震

楊茂元

顧福

陳欽

雍泰

何叔丘

羅文毅

李東陽

丁璣

陳白沙

潘辰

梁焯

王華

胡汝礪

何景明

劉忠瑄 二則

吳廷舉

景陽

施侃

黃建

王沉菴

孫紳

劉佐

廖任

劉時舉

汪一清

鄭善夫

鄭達禮

唐順之

徐弘濟

方文襄

呂柟

湛甘泉

彭黯

徐中行

郭弼

王達

汪文輝

金賁亨 歷大猷

陶大臨

戴璧

蔡汝南

龔有成

陸燦

俞大猷

孫伯陞

張九一

陳志敬

屠應峻

徐東山

穆文熙

鄭德涵

張四維

姚岳祥

江東之

王之猷

王愛

周孔教

陳汝同

金大有	王尙義	藍田
杜棠	杜常	孫貞
陳紹	朱鐸	沈仲說
鄭金 <small>臣舉年</small>	林文孟	王廷禮
胡建	張文明	曹時中
張鳳	吳英	郝鎰
杜鳴陽	崔思敬	曹深
劉浙	張緒	
婢僕		
前言		
薛瑄 <small>二則</small>	霍翰 <small>二則</small>	黃省曾
湛氏家訓	何孟春	敖英
陳絳	徐顯卿	伍袁莘 <small>二則</small>
厚生訓纂		
往行		
黃文恪	陳白沙	丘集齋
胡僊	馬森	王夢祥
屠漸山	張太岳	
附義僕		
往行		
侯來保	李安保	余曉
金偉	徐佩	徐鳳
孫明	僕生	趙金五
文訓 <small>文學</small>	阿寄	曹和
二館人	全勝	

嶺南 張 董子孟奇甫 輯

師弟

前言

方孝孺書王氏述訓後略曰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達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睹河洛之俗可異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矣

何孟春曰濂溪先生令鄒時郡守李初平問先生論學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者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卷之六

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較資財之多寡角生財之功拙皆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言語文字之末口耳出入之間剪綵為春象龍救早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敬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徐階曰初學最不可恥從師韓子曰師之不從則惑終不解今有兩人焉一開明一迷惑不知孰可貴孰可恥乎而願恥一時北面之禮以蒙終身之惑也

王世貞師說曰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說何也今夫士之及髻而受書也其為親者曰師苟貴吾子足矣無論道也其為師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糊其口於四方何道之授受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進退其師庚而甲辛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利而已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闕其門牆而爭路

焉意是何君親之多也猶未也序序行而世之以利蒞諸生者科舉行而世之以利進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主也辟之則為舉主吏之則為府主進之則為座主其義一也其所以傳何道授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彼其勢弟子固已謬矣然猶諉之曰厚至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而弟子之易曰渙其羣此非所謂羣乎乃至欲以區區一第而籠賢者亦淺矣聞之先臣霍公韜者舉南宮第一然不為座主稱門生既知舉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恥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王錫爵曰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蓋士風日澆一日而俗嫌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須附托為榮而究或以肝胆隔千里點丹成鉄者往往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免絲引蔓之嘆也

于慎行曰漢時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徒以辟召之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幾半天下二袁乘之可據此土韓馥舉千里之地以授本初曰我袁氏故吏也其重如此近代門生之

卷之六

二

名猶存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吏者朝北面而謁夕南面而臨互相上下視如路人故背公死黨之害雖除而感恩懷惠之風亦鮮於國體則遵於士風則薄矣

又曰范文正公為晏殊所知薦為館職及以上壽會寧抗疏力諫元獻大懼即召文正詰以狂率邀名將累舉者文正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元獻愧不能答晏之於范公可謂不知矣當文正微時元獻進教生徒見其教尚風節深加器重所取何而以邀名詰之所謂陽浮慕之而志不同者嗟夫士之壞於知己亦不少矣蔡中郎之於卓荀文若於操不以其知己耶狗其知身名兩敗可勝惜哉然則于此奈何曰匡之以正而救其失不可則早自二焉無忘其報焉可也

往行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諡文定初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

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讓入兩高之

彭豫字叔介太和人國初以薦為安成訓導擢香山縣丞豫少嘗從學於安成劉雲章先生惟寶愛其宗譜與先生手澤文字踰於拱壁嘗語其子若孫可知愛此則能愛身矣聞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隻字雖百里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

徐宗寔諱垢以字行黃岩人洪武壬戌以薦除銅陵簿以迎母請終養忤旨謫淮陰驛時選附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為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舉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慨然曰師道嚴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觀執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為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為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愧謝執

卷之六

三

弟子禮愈恭略統袴之習尚儒雅之風高皇深喜之召見獎諭再三宋濂以孫慎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方孝孺走數千里跋涉荆榛往赴為文祭之仍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嬰備至

李希顏號愚庵夾谷隱士也往行峻茂質酣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願怒之耶帝咸用霽

梁里許字以仁欽州人洪武庚午舉人歷官監丞以仁嘗入太學時有詔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授吉州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改國子學正秩陞監丞會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闕以仁授命署監事永樂十年也以仁自為校官日暮出所蘊為諸生講說暇即自學不懈在吉安訓導謝子方先生以仁鄉試時座主也雖同官然執弟子禮甚恭私會必侍坐請益必避席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後世學者不在為己沾一命志滿氣盈豈復有意自進而求能致禮於所當下者加勉也於是

仁有不同于流俗者焉

石博士光霽為元學士張以寧弟子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稿散落光霽遺其子在維揚購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炬貢入國學以其文稿示光霽光霽一見悲喜交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子弟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為詩每出一篇出學者輒諷詠若膾炙不厭云

祝戒字存禮蘭谿人洪武間歲貢授刑部主事歷福建按察司副使致仕受學於董心傳每過其門必下車一日沉醉經過里許仍還駕徒步如初

夏忠靖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受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九韶陞教國子公每月恆分祿與之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仕

廖鏞字□□巢州人祖永忠開國功臣德慶侯鏞襲封歷官都督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字兩子復命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

卷之六

第

四

不絕兩子拾遺骸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並銘女送浣衣局

王子紳之子稔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骸骨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稔忠特宥之且用稔稔辭疾讀書青岩山下將終身焉徐與友人童景庸書言痛念遂志名績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可待時發揚于萬一稔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寺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司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會辦蔚州衛兵沈榮冤獄益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鑑言其鯁介受竄召為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時有夏建中者任仕郡

學訓導瞻嘗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之人竊窺之雖暮夜亦然其篤行如此

李忠文為大司成時為王振所構以忠文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旨一百斤枷枷之並司業趙琬掌鑊金鑑同枷示諸成均前先生之枷特重數斤而竅極險不能飲食鑑請易之先生曰不可有太學生石大用者戚然號于眾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乃閉戶草疏請自代先生亟使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鶴鳴况師乎疏略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國師械首耻辱專關綱常且年已七十更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恩義竟挾所奏走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不可遏遂以其請聞上並釋之大用後舉鄉試任戶部主事

韓公雍出鎮江西嘗念陳芳洲公為舉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卷之六

第

五

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嘗從其父田道逢虎父入虎口公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旨下獄荷校國學門公偕公館諸生伏闕申救且願代其死上為之霽威

吳公與弼門弟甚眾有來從學者每納贖見之禮極其誠敬始收下之不動後或有過即取收者還之辭而不教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力多不能堪

周文端公經少受學于吳布政繹思吳既謝事歲制衣一襲銀十兩寄之終其身久而不厭

從龍字雲舉故安陸州人也為弟子員有學正朱暉卒於官龍扶柩還鄉候安厝乃歸天順乙酉以禮經中鄉試

梁文康公儲晚年家居尤謙遜訪其業師至里門必舍輿而前十林多之

蘇民字天秀號乙峯陝西愍王儀衛司籍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侍

郎初游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會選菴楊公為憲副督學校諸弟子員必知孝與忠矣亟稱之時鄉士大夫皆曰蘇氏子賢能讓

邵文莊公為李公西涯門生情義懇篤邵雖在顯貴李公尤箴規切劘嘗批邵文莊公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駭得慌迄今為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駭否文莊家居偶得手病不能作楷字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人李恐文莊手尚病故貽書索親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書文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手探問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病沒文莊聞訃執喪如子為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涯答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且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鄭璫字溫卿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嘗以舉人為教諭應江西聘分考邑人徐崇英者為璫童時師客死於廣璫因聘至廣而收其遺骨詔舟人密置衣笥中以載歸付其子

卷之六

第六

六

蔡公清子存微過蘭母弟在舟病且革從其僦室而館之殯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子告家居教授生徒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百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于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裏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過走于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統緒羣弟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快快有報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孰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石布二疋遺贈吳生為歲事計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

吾事先生如淺鮮耳先生為是者徒心營也昂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呼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至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感憤激發日鏤心鉛槧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士年三十六矣歷官福建右布政司聞祝先生死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于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東廓鄭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歷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初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公於虔臺論辨反覆幡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子越請益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

卷之六

第六

七

南陽舉人劉養正舊從王陽明游黨宸濠僞授太師專欺被擒伏誅其母死未葬公為之葬又為文祭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矣

喬莊簡字年十五歲時以父職方公命偕其兄宗從楊文襄游授尚書習舉子業時公為中書也年十八舉京闈鄉試登進士第授儀部主事初在門時飲食起居日必與俱分雖師生情猶家人父子歷官三十餘年楊位輔弼喬以禮書寒暄相通悲懼相體悉道義相規切並列尊貴不忘師生之義楊遭逆瑾之害憂形于色周旋排解無所顧忌喬轉南兵楊時在告尚移書相規曰君勿以官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崇德廣業以永終令譽則子之無似得以托姓名于不朽矣觀其言真古道哉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圯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類類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亦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詔

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門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城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陸公燦為諸生嘗受知于王文恪楊文襄二公及仕宦時故不欲名二公客然時耿耿不忘曰我何以報知己而謂故鴻臚丞錢公貴其童子師也圖像三以歲時致酒脯

王封君夢祥文肅公父也篤於故舊餘姚葉先生兒子日師也沒且三十年其孤駭而貧一日囊行來謁府君憐之為湯沐酒食厚遺之與約歲必一來來必以土物厚酬其直而後歸葉氏子因以有家

嘉靖丁亥馬伯循理陞南京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鞏者問之乃其弟肇叔開也公即泣然淚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為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實鞏所取士與同官既師事之

死後猶依依若此
霍與瑤渭翰公之姪少年時曾在書院抗拒業師公聞之貽書歸曰與瑤可發回大宗祠前朔日會衆打二十棍回報體剛押去知再抗拒送縣監丁問擬子孫違犯教令罪名斥出不許入膳

鄭少司寇大同為經生時受業於儒先吳祿者大同歸而吳尚無恙乃持弟子役儼如諸生時嘉靖辛酉冬倭奴屯四郊吳北郊人死于賊大同謹治衣衾以仕禮往斂走二豎購官兵傳之入羅遂為位哭之寢者累日仍為藁葬郊外云嘉靖丙寅以未減李家宰默獄忤相嵩罷歸卒之且會新復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于味爽候見大同服大紅拜廟門內出廣橋忽不見頃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髯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肅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大同宅近官牆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循禮而行如此

張曉大田人初充儒學生員居父母憂祭葬如禮不修佛事嘉靖十六年大田始縣衙宇未備訓導諸親至依于曉家未幾夫婦俱卒曉任殯

西園聞見錄 卷六

殮一如所生

顧司寇璘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萬氏不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為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粹然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為殮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

殷文莊公謝政歸而故少時所事郭公為郡丞罷公每過其門必入謁師却行避席如少年禮郭公亦安之弗改容也里人兩高之

金洲字士瀛嘉定人嘉靖丙戌進士既貴其塾師病為執使令百日無倦容

馮敏公字元卿平湖人以進士為祠部主事時座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而責之相怒甚召公詰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答者何也公正色曰答橫道士耳不答門下客也即答師門下客而為師少懲橫者以為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頗盡赤公不為動

李封君梅有業師家病疫死喪相尋舍人咸避去公曰死生有命在三之義寧能忽然也躬醫藥調護之卒亦無恙公以子時華貴封重慶推

官沒祀鄉賢萬曆辛丑覃恩贈御史
賀經字□□廬陵人□□□□□□□□進士歷官廣西按察使故廣文鈞之子也解組歸乃執贄布衣劉兩峯先生之門士論高之垂老益勤蓋能承其家學者

山陰唐彬字質夫初從會稽章瑄學嘗令作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彬中式與瑄聯榜會試復然拜御史南歸瑄以喪未受官彬執禮如初時獨人廣座中有所願語輒掩口對時以為師弟子之禮庶幾復見古人瑄字用輝官郎中

趙憲副三聘家居學宮釋奠必謁先師元正若聖旦必朝服北面而拜祝天子萬壽其於在三之誼老而彌篤如此始公從贈公順德受書衛先生所後過順德衛先生已病拜省牀下經紀其家而去又有雙洲衛先生者則公里塾師也仕三河尹卒于官公為位哭奠遣使迎其喪歸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妻其孫即屈年輩勿計也

彭孝子寶為諸生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為義喪頓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而後釋之

殷公子義嘉定人以貢終淮安教授為諸生時嘗居龔氏之塾有儒生某者翩翩由賓階來謁公公頗貌敬之延之上坐生據上坐輒有所證公即扣其兩端竭焉生矍然起謝曰先生非吾友也請執弟子禮公竟無所讓席時生年已衰然出諸弟子上矣他日有所應對直呼其名或勸公蓋少貶損公曰孔子未嘗以字稱門人某安敢自壞其家法也公下帷垂四十年其後諸弟子有以其學駁致通顯者見公猶粥粥如執經時也少見德色則謝不與往來必俟其改而後已其以道自重如此

劉亮洛陽人嘗為濱州論病暑雨坐生更執蓋立侍比秩滿爭遣子弟挽車上京師訖改任始返又嘗為澄城論值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行次朝邑盜忽夜至競升屋操挺石敵之盜不敢近比曉乃引去沒後數十年諸家子姓傳道舊時事猶戀戀不置其感人深如此亦可謂難矣

卷之六

師友

十

倪宗嶽幼從郡人譚某受經已登荐書蹴踘于道譚遇之召至庭下數而杖之宗嶽俯伏不敢出一語再拜引咎識者兩稱焉

張起潛既致仕歸有桂老者蒙時師也一子飄泊不能家公物色得之割帑以為衣食居恆念向者非周倅何以有茲日歲時寓書幣問遺不絕周倅者閩人周岐鳳以遷客來倅州事而國士公者也

李肅麻城人以歲貢授蒼溪縣九載廉介如一日致仕歸環堵蕭然初鼎受業俞文偉每過其墓輒下馬徒步一里許乃止

陳符字元錫海虞人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生沒無子元錫臨其喪盡哀葬之如禮養文度之妻以壽終葬亦如之每歲登墓拜掃凡五十年

朋友

前言

王達曰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

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胆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數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胆者畜之為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又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人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是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靜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又曰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為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其情徑造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為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卷之六

師友

十一

又曰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胆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况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

葉盛曰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遊極厚相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弔由是為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知李庸專奏去御史五人其三人皆蘇州也成規敢言之十章珪亦無大過然頗為公論所少時楊仲舉先生為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

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要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然曰彼故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常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還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裝問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惟孫狀元賢日一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噫此為狀元

也與

又曰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黃翰爲童卯角交翰敗去士夫中有毀賁之言先生輒諱止不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語子竟逼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於子有憾也後先生跋子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是聞者釋焉謂先生初無他腸其於翰徒篤于故舊爾先生其亦厚德聖哉

薛瑄曰導友以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釣之若然則近於誦

又曰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于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又論取友者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遊處出入往來誨喻

儂儂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交贊更修浸灌滋助爲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咸有立於當時而聞之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闊博誠直之良友則忌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六

十二

其賢疎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熟與己不齟齬者爲契合羣居旅遊攜祕戲嬉道說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淪胥爲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崔公銑曰交友善審其志志同則業同業同則道合故不膠漆而固也又曰交道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

陽明先生曰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厲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

韓邦奇曰古之人不輕定交亦不輕絕交惟其終之不可輕絕故其始之不可以輕定也夫友以義合者也若其始同而終異違忠孝之節觸貪殘之禁懷讒詔之奸請終絕之何恤朱穆之孤貞乎至於一言一行出入小德之中將由涓涓以成江海雖在千里忽忘箴規亦不得爲蘇章之矯激也友之義大矣哉昔管革並學齊名海內一則秉服公道爲

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爲千古罪人定交者可不慎乎

何孟春曰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子謂難耶易耶大抵世人契少金蘭讒多貝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之情人皆得而間之而况親非同生情異佳耦者耶所貴在我全交躬自厚爾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讒言不信乃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睡毗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又曰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預施聲迹不必遠邇久近爲異而等諸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間其重蓋如此人豈有二本乎父子兄弟可別求室家可相瀆乎今之人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非金石而金石焉異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禮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日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訢然相與何足信少臨利害反眼不相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六

十三

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爲刎頸交及據國爭雄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接而自托爲平生之二天者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之道絕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乎今之人之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于君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其交重如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則己友可多得耶而朋友世固不乏人也君子于此可苟焉而已乎漢侯霸欲交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惟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今之君子觀於此庶其免輕交易絕之悔乎若魏傅嘏不交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暇爲友道言也

又曰春嘗歎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事業者有同

寓者有同役者有同游行者其達則有同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
因時遷事或暫或久莫非友道在焉外貌佯附不勝其膠漆者有之而
其中每每冰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于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已有
如韓退之之所論矣故人相友有厚而不厚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
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默然者吾儕輩旅中道次所接遇有一日
之雅半面之識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為適
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目今世之人其友
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終始于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
乎

又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與吾者
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周公之謹擇于
人如此然其下士嘗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天下之賢
也子夏不輕與人交是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夏嘗自謂吾離羣
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
西園 卷之六 朋友 十四

復見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
也好與不若己者處商之不輕友于人如此其亦猶周公之意也乎
又曰韓退之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
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者雖貧賤待之如故人
此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又曰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
人也又曰士大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

空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
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
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不加
疎于己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
親于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于己得志之日而
加親于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偽偽友者常
多有也真友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

多偽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道義無
隆無替者也與道義而無隆無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勢利
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而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心所以
無恆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恆也以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
能親疎之也况小者乎以無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
之也况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友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
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于微則不
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于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
今終而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
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于其始而
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于其終偽友者則為之真友者固
不為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於真者則納友焉而出于偽者
則絕絕偽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納真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
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卷之六

朋友

十五

東郭氏之猫羣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附尾以相戲舌以相舔甚相
狎也投之腐鼠皆挺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
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鬪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
物引于前欲炎于中恐己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猫鬪
而噬弗顧也而况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則相與握手附耳以致
權忻愛洽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
醜義抵而疎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于利也如是則與
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朱以功曰朋友之交不以死生易心者固難不以貴賤易禮者尤難
陳絳曰僚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己父母古人處此良
不鹵莽唐狄仁傑以薦授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
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諸長史蘭仁基請代行柳宗元徒
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老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詞以白其大人如必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

而自往播二公爲其僚若友親在乃甘心以安易危之死而不悔也尙足動哉徐大玄爲杭州參軍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皆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而大玄坐免官十年此又寧爲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子之孝者常綬將爲進士舉者以其友楊凝母老讓之不對策此又寧推美于友以爲其母榮者今世士大夫處僚友若梗萍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者皆唐事而可以激頹俗故撮而存之

徐文貞公曰予往歲不知學得歐南野同年爲予解學字明白始日從事身心之功人生信不可無友然得友而不能聽信則又與無友一耳又曰自世道交喪臣之于君既靡然詔以求利之爲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色之好能不詔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于利無所不至苟不至于利亦無所不至焉噫可畏已

于慎行曰鮮于侁知揚州蘇軾自湖被謫親朋皆與絕交道出廣陵侁獨往見或勸其將平日往來文字書問焚之不留侁曰欺君欺友吾不忍以忠義分謫則所願也侁可謂有古道者矣東坡風聲意氣海內名流無不願交而一有患難裹足避影惟恐不速獨一侁不負久要耳友道之絕于世匪自今哉

馮公琦曰士有契友不如有益友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徵逐笑語誦詡一言投合立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友大略若此矣於是美疾爲愛我以藥石爲惡我以降心相下爲知我以盡言相證爲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物有所不足亦有所豐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廢箴警而徒取其相狗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

往行

劉丞直宗弼贛縣人爲元進士入國朝召爲國子博士元元年拜司業歷官浙江僉事與崇明州知州劉秩相友善秩在崇明豪猾之徒相與構陷之遂坐謫籍丞直行部遇秩于途厚遺之靜時年十三適上遣使巡簡四方靜匍匐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于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

聞上勅臺臣中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罪丞直之力也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家世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通之大父曰平遣子以誠負其遺骨以歸死者之家死者之家以貧故不納平又買地葬之

黃性字思恭永嘉人黃公准之父也與閩人陳祖友善陳清尚士也客死永嘉公斂葬之如禮而繪其像藏于家時展對焉其篤友誼如此

王賢字希昭江陵人性公道尚義氣洪武初入太學同邑友王讓有故人贈銀十兩並己衣一篋寄賢他往未幾賢授鹽城尹攜之任讓後授交陽令赴任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其子曰父素貧在太學日給不足安有物寄乎且沒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却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強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

尤安禮字文度吳郡人少與同邑陳文學俱爲庠生交甚密洪武末文學以考察當遠戍臨行泣謂文度曰此行必不生還吾妻吳氏必不能

卷之六

朋友

十七

守我有幼女將何所託乎文度曰安禮在無以此爲憂吾有子當娶之未幾果死于戍而吳氏克保其孤文度無子以弟文節之子娶文學之女將成禮而其女有目疾弟不可文度怒曰吾豈食我言于死友耶卒娶之生育男女奉吳氏以壽終文度由校官歷兵部郎中遷貴州布政司參議致仕終于家

周新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太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苟阿諛何取友爲有過者即改恆恐公知之蓋其養可知已

楊文貞士奇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公疾稍瘥未出遂往問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以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耶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責曰應某不學無術之人也然未嘗不內愧

楊公仲舉昔戍武昌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憩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

有契文貞固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以其塾讓與之而自教授于他處往還十餘里不以為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拔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使人行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宜有德之人先踐也其好德也如此

姚公廣孝所著有道餘錄專誌程朱其友張洪常云少師于我厚命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

曾與賢字□□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處朋友以誠有急必赴同館湯如川既仕同年同鄉且居同舍有無共之無彼此之異如川病亟力扶持調護及卒與其弟協力經營歸其喪及其孥而悲傷憂鬱久不衰

包德懷名備蘭谿人永樂丁酉舉人歷官刑部侍郎與同年部郎胡文善同京邸文善病篤與德懷訣曰吾無子止一女見託能為始終乎德懷諾之後文善與妻相繼沒京邸德懷抱歸其女孀妻育之勝于己女比歸擇婿祝姓者許之包居與胡所遺居隔二十餘里將字同妻攜其

卷之六

朋友

十八

女往胡居隔其廳事左間己居之右間妻與女居之中間設胡君夫婦神位至期設祭為文告以聘嫁事命女辭拜包亦號慟隨嫁奩具皆備楊鐸字文振朝邑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官雲南參政在貴州日聞友人宋克新謫官東阿與妻子俱喪不能歸葬公乃出備路資遣人自東阿取三喪歸葬之

李震字用初號有菴宛平人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冬官孟侍郎初任南京部堂後應忽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殮廡外公往弔嘆曰孟公生為卿佐死可委于此乎立命昇還舊寢宛平陳定與公祖為友及沒其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弗克返故里公至即為助舟車歸之其急于為義類此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丁丑及第第一人歷官禮部尚書為修撰時有友人以言被謫者先生以書抵當道請救之當道曰彼言涉我輩奈何先生曰正以涉公故須公救之乃見盛德耳當道不能用然心實重之友人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董適未還時公以展省至臨清即攜其

極以歸之

王芳字德遠太倉人與慈谿費生非同域之產又非有連晤之素赤牘之交而旅舍語合定為金石交時生病且困人所不近而攜之共載飲之食之撫之摩之禳之療之不已而瘳其穢瀝不厭也而生卒不起芳乃失聲長號曰天乎夭折命也奈何使生離父母去妻子子子焚焚而死乎枕之股而哭之黃衾襯而斂之就浮屠而舍之齋絮酒而祖之當是時也黃頭為之縮頸行路莫不灑泣益傷義士之顛沛楚怛云張時微曰余嘗讀載記而知古人義行之烈也諸細瑣者雖得而詳矣其尤章著者如范巨卿赴張元伯之葬王少林厝金彥之尸戴平仲歸石敬平之喪劉子相殺駕牛以救知古之乏羅道琮哭野潦以還亡友之骨劉軻感異夢以展書生之廬周仁榮假新宅以延友人之死陸子章受遺書以起徐原之墳孫長遜開廳事以成劉融之殯張安祖手營作以殮元承貴之骸侯無可走千里以瞑田顏之目凡皆仁心自然乎格幽冥表儀穹壤者也夫逆旅邂逅非肺腑之戚也便渡滌除非游從之任

卷之六

朋友

十九

也貨貨而殮非親故之托也撫目目瞑引極極行非倉卒之感也生何以得此于義士哉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之猶不洩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嘗欲招海至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必欲其一至海矚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為良友一避咎哉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

高于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奉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幹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張善昭字彥光順德人天順壬午舉人歷官四川僉事初善昭計偕天順癸未南宮火友人劉琮死焉善昭旁皇數日於煨燼中得其遺骸歸瘞卒業成均同舍趙蘭生寤且疫人莫之顧善昭頻視之蘭生垂絕叩枕謝曰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已計于地善昭撫其心尚溫也復舉于床數日愈明年蘭生舉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焉善昭里居周厚本支及其鄉人居旁無甚凍餒者布政劉大夏嘗單車遠訪善昭信宿乃去孫燦最知名

蕭鼎字伯鉞海陽人天順八年彭教榜進士歷温州知府嘗會試途遇有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候驛遞文至而車行疾追不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妻少美伯鉞防禦之甚嚴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

卷之六

朋友

二十一

妻泣訴曰微大人妾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感德執贖懇謝不受

吳文定公篤學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于其友同年賀解元遭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又有鄉人教官某死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出俸金爲還所貸仍捐俸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陳震字啓東長洲人吳文定公友也公游鄉校時與試于督學公名在前當廩食以震貧請以是讓主司多其義許焉又買舟與同赴鄉試震中式而公失解乃出貲設宴且曰陳君貧不能買舟也俟震同歸

楊茂元字志仁文懿公守陳之子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刑部主事時同年楊仕偉者爲同部主事貴汪直誣以受賄事結徵贖仕偉以乃祖太傅公恩賜銀四十兩輪之不足又稱貸以益時已直莫之敢與乃違衆假之隨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直見之嘆曰好胆氣仕偉之誣遂白

顧福字天錫大興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右參政尚意氣故人潘

郎中据客死殮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于蘇居其孤寡後鼎舉鄉貢卒于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積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錫

陳欽字諒之號自庵會稽人成化丁未與兄錫同進士歷官副使嘗爲南武選主事時有同年同官婁姓原爲權奸所誣按事者取覈同署人皆以禍避雖韋布相善者視婁陷罪不一引手君獨揚言曰武庫克忠王事吾輩知其冤不與理辨僚友義何在欽乘至公一一爲之雪白雖同罹網網死不恨未幾君亦就逮同居罔圖僅期月婁數命是安君亦不色憂怡怡如平時且日聯數律積篋盈篋筭筭在獄二年遭疾危甚藉君以不死後妻坐廢退君職如故由是義聲隆著

雍泰有同學介庵李君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未成君子弗用也他日李遭家變召公稽疑公曰凱風聖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李未心允公策驢長往曰非吾友也李徒行隨五里公坐驢上不顧李挽驢曰命之矣公始別降

卷之六

朋友

二十一

何椒丘喬新故東園吏書仲子嘗記其庭訓曰吾守東甌得隱君子二人焉曰虞先生原璩季先生德基其清峻之操如東漢獨行傳中人其雅淡之詩可與魏野林逋伯仲虞在文皇帝時嘗兩承徵聘號傲士一日何公乘小艇以中夜訪傲士之廬坐久索飲云無酒話不長村落間無所覓公復笑雖酸醅亦可也乃出新醪一罇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酷交每觀先輩友朋規切之益白沙先生在大學布政使周某時與同遊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壁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周數取先生笑曰試君耳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耶周遂有所警發章極山最推服羅文毅嘗曰吾輩但可修立事耳如彝正者真能正君善俗也及文毅行鄉約過嚴貽書諍之舒慈谿在翰林嘗謝恩馳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國裳將奏其作威黃才伯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于怒時遽忘其怒國裳謝曰吾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王湛講學同志及陽明遭喪甘泉往弔之深諍其每事于禮不合子又聞康對山與呂涇野友也康氣豪任達聲伎自隨呂則跣步必以尺履而兩情相得無厭每飲將進歌伎

康願呂先罷去仲才故德涵所薦士或遜謝不欲獨異德涵曰鄉邦屬目吾兩人耳吾既脫禮法之樊矣復欲子溷其中耶然則耳目何則焉關中人士兩賢之

劉瑾用事雅慕李公東陽欲致之適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事且不測公力為之解因約一會公歎曰此為知己屈也乃詣外第訪之瑾虛賓席以待禮恭遜甚其家人云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楊公遂得免

丁憲劉憲為中書舍人同三憲後左遷官就安無復敢送言獨先生三美楊公遠菴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許里為別時知已驚馬為論列計矣

巡撫都御史謝綬嘗遺陳白沙先生書甚美一日有文厚陳其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而畀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為先生壽連州同知林璧至閱之甚愛亦即畀之無吝也

潘辰字時用號南屏青田人弘治癸丑以薦尋為翰林待詔歷編修太

卷之六

二十一

常少卿為諸生時凡四試于鄉每以疾弗克終事庚子初試文已屬草同號生突來觀之曳其卷中斷君不欲白于官因以乞之而出自是不復應試

梁焯字日孚南海人□□□進士為職方主事時舉人武陵冀元亨與焯同師陽明陽明使元亨往寧藩察濠逆狀比濠為陽明所擒乃指元亨同謀下詔獄死焯捐俸為備棺殮

王家宰華致政日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許吾友後伯安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于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耶

胡大司馬汝孺友誼最篤鄉同年任良者居太學貧不能堪然孤介不于于人蒙面賣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公在戶部獨禮之良且死無子其妻不能具棺也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于官妻

子孤弱遺弟汝用歸其喪交友趙儒死于太學令弟汝楫歸其喪語曰種苗看豐交友看窮比呢之合惡乎有終人稱其善與人交云

何景明字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修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拮擊遂致小間蓋句晚出名遠抗李漸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鵬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劉忠宣公為廣東布政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為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險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請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智智庶吉士時以直諫請石城吏目公既歸其喪于成都且梓其文以傳云

劉忠宣公嘗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多受人知如朋友只三四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矣故公朝著之交惟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惟陳白沙李西涯輩真可了一生耶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為林司寇後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處大事如子明確評哉

卷之六

二十三

吳公廷舉平生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也羅玘年四十餘贊貢入太學公奇玘兄事之玘病痢會僕死公為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慕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崔後渠曰銑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

景司業賜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為中允時數向顧公璘稱其為人顧公以景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景卒遺孤子子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贈于生時景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于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景之知人未易及也

正德癸酉陳公棟塘嘗與溪亭嚴公施青陽邦直名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名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為料理之一日邦顯謂棟塘

曰連日視公飯食減少何也豈穀載不勝烹調失節耶明日又謂棟塘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溪亭果毀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視溪亭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邦顯遣伴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棟塘曰吾兄泣何也棟塘入問故乃故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附小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嫂蟻異途願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界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棟塘乃牽裾出慰解之乃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于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也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于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矣

南海黃璉字良器南海人即故少司馬衷之父也少有至性讀書窮理非研精不已迭遭家難哀毀柴瘠感動隣曲充縣學弟子員有文名時督學以璉當康所厚管孟和當次缺孟和貧而母老乃謝曰吾可無康

卷之六

二十五

不可使孟和有菽水不及之悔請以康讓督學義而許之鄉人有徐幹者以選軍隨使之暹羅而當宅與璉爲行資比過洋舟壞命使溺死軍民從行死者殆盡幹子桓欲歸其宅璉曰而父死王事而孤且貧若是我宅尚忍言耶即還其券璉博洽尤精于經學二子衷耿皆以科目顯王口號沉菴代州人正德中劉瑾擅威福刑戮士紳時劉公繹以戶曹督儲遼東瑾索賄不得械劉至京以重枷枷之至一月沉菴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劉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不去

孫紳字公珮號敬菴涑水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公爲治後事如同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爲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子長以所餘金還焉

劉佐字以道陝西中部人中正德丁卯鄉試邵昇榜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邪臣詔事太監劉瑾以昇爲奇貨薦于瑾且教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以道匿之閱數日以道又匿之

他所或語之曰君不自慮耶以道曰邵君託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寔而輕背其友人者乎卒脫昇廖任字志尹歸善人舉正德庚午鄉試丁丑偕友人譚汝時姚應昌上禮部譚姚後先遭疾舟人以疫告願稍避之任獨撫視不去比沒爲經紀其事同行者愧服

三烈者楚雄人劉君時舉庶母張氏郭氏洎女兄辰秀也君父仁以明經起家爲南都兵馬稍遷梧州判擣室往與族子時復澄兩人俱舟至大墟梧州君病卒泊平樂昭平堡時荒蕪猪巷難搖公感者清晝聚衆殺擄舟人皆恐辰秀聞之指江曰萬一不免死此而已二母亦如秀言相向哭賊至辰秀曰敢辱先人乎獨恨此概無歸耳亟投緹囊啗賊乘間赴水死張抱弱息祁秀繼之郭又繼之俱死秀年十六張年二十郭年二十八死之日爲正德辛巳五月十一賊怒悉割其婢僕公感復顧時舉舉故兒帝乃繫左右手浮之江且曳且行君泅波濤幾殆矣比達岸乃引入其巢當是時澄病偃艙時復匿枕側得不死遂相懇于守

卷之六

二十五

臣劉壁沿涸索尸藁葬昭平江上建塚以識焉時舉既被繫年甫十三念旅櫬未歸二屍未瘞且不知二兄之倖免也晝夜啼泣賊義之復給之曰若思歸耶時舉應之曰予父若見極矣予母姊若見弱矣昆弟奴僕若悉刈之矣家遙萬里孺子何歸賊稍寬之時舉夙敏慧時時感憤默書姓名淪落生存之概于竹木投谿谷上流冀世人獲之知人間尚存有劉郎者然越在深阻幽拘計未有以脫也初賓谿張賓賓與梧州君有故梧州君入梧謂賓賓曰若能從吾游乎賓賓許之至是自金谿來至昭平邂逅屠者訊知梧州家室生沒之詳作曰諸亦已矣獨梧州一子在何忍負之捐金贖時舉乃遣謀說公感曰劉郎縉紳家弱子弟也得之無益不如得金若屬知則金分不如顯之若聽吾言得金無患不聽斧鉞至矣能無悔乎公感感諾是夜具雞黍裹糧導時舉從山後仄徑出戒曰遇吾屬亟返時舉如導自林岨間奔軼謀負至舩覆以漁簑遂免于難往陳于巡察兩山張君暨諸藩臬莫不歎賓賓救信好義有雪涕者給傳以還君適母張夫人念鬱疴聞君入門病尋愈蓋天

所相云君自歸銅仁夙遭閔凶約身修文亦既有聞會兩山開鎮貴行
下所司覈寔疏請嘉靖丙午獲賜旨進門蓋貞魂懿魄逐藤江怒濤上
下者垂二十年今始不沉響矣

漳之鎮海有汪一清者嘉靖辛酉廣東張建倡亂漳郡諸城汪以諸生
為所獲已而賊執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此吾妹
也請無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于此若曹何利焉賊因與汪并
婦人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對凡匝月毫無所染始贖歸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賦漫與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
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聞之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紀其喪
仍刻其遺文

新會鄭達禮恩平縣學生事母伍氏以孝聞又能友愛諸弟嘉靖初友
人何希淵為流盜所虜達禮憫之自備金三兩銀十四兩往賊所贖之
賊見達禮曰此奇士也欲脅以相從達禮不屈而死提學副使魏校遣
人往弔僉事王大用扁其門曰義士

卷之六

二十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己丑會試第一初授兵部主事改編修歷
官僉都御史廷試時遂庵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少
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先也自
與羅公文後知其人甚高心服之嘗曰省元狀元人品甚不齊而吾幸
與羅公為兩榜首省元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
亦一奇也

余弘濟公得故侍御積之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積妹矣未
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
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為世所敬重然矯偽盜名稱身沒而跡彰者多
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

方文襄敦篤友誼友人陳激衷貧置田園以娛其老所負債悉為償之
呂公榘故與鄭文莊守益同官每講學呂主先知後行之說文莊主知
行合一每晤必辨辨必至闕然而爭若聚眾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呂與
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夷險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

聞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德涵豪邁任放
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呂故平生清約如寒峻即頰
笑不苟者亦與之為深分交更不以行己清濁生分別

甘泉湛公九十餘遊衡嶽便過吉州遊青原山鄭文莊公率郡中同志
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
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辨詰煩
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公時年亦近七
十矣蓋以湛先生為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
公送至境上淚潸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
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會公也

彭司空黜為太常時疏請修省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公以
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為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
于肘腋或竊指目迄不為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

卷之六

二十七

徐公中行為刑部主事時有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
時時憂饘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激淚數行下楊公謂君毋入入
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仇也公不顧比楊公死喪歸公
解橐而追賻之相嚴乃何諸嘗賻楊公者而太宰李公默復中蜚語下
法曹當公諫公稍麗輕辟詔不許公恆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
可而乃不獲以法報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憚公遂出汀州以外覲
補汝寧時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
及左遷

郭弼字□□安福人□□進士初授江陵令拜御史以諫世廟營造採
珠削籍歸公將舉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染痢頗劇人故多避公犯蒸穢
朝夕摩撫既不救復傾囊經紀其喪

王公達字□□號繼津□□人歷官大司馬公為兵部時聞楊忠愍公
以劾相嵩下獄忠愍以疏草示公慷慨曰死矣第子幼未卜婚耳公曰
即如君言吾以弱息字若子遂慨然以女許聘楊公次子應尾先是有
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願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漢認然下汗耶

王文輝字德充號都山□□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尚寶司卿為諸生
日當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過倉皇解散公獨留
殯之乃去

臨海金一所貢亨仙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專家
居應復起用詣金一所曰君此出他日來回要將一椽應容庵遷我兩
人竟保晚節

陶文僖公大臨好施子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
公先後為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為之上狀于有司而推坊直以祠之曰
節孝置祀田若干畝

戴壁應江人嘉靖間以貢任富順主簿謙恭孝友不愧古人常寓燕邸
同旅病甚壁親藥餌顧念益虔同旅得不死且同寓甚久相對如嚴賓
其惇厚類如此學憲謝公東山聞其人尙慕之及按部壁已逝矣遂檄
所司迎祀

蔡汝楠字子木嘗為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布衣友謝時再遊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六 二十八

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下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
卿輒駭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駭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
雖子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
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
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疏
具薦之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龔有成字子完嘉定人嘉靖丁酉舉人兩上春官所與偕者皆以疫死
同舍爭避去有成獨留視醫藥死為合斂護其棺以歸

陸公察與人交有終始善故徐訓導元祿則力拔之諸生中歲時恤其
家又善故丞史蓋緩急未嘗以區辭竟以女歸其子然二君皆鄉長者
陸長史鐘張郎中約老而慕公義請以身後托公許之沒而治喪葬存
恤其子孫畢世無忘
俞都督大猷嘗以事忤分宜相公曩赴詔獄史玉陽以數百金來唁聞
其友鄧君域亦被逮命守者藏以遺之

孫伯陞重義好施貧賤之交後多賴公者同年翰撰韓君早卒公為理
後事推嗣子最厚嘗白于當事立坊著名以畢其志與華州王君友善
王君以地震卒公聞之大慟收其遺文敘以傳王稿多訛失惟公得其
真能辨之

張公九一之父萃偶黨自喜其急人甚于急己嘗與故太僕王齊以文
字通太僕卒子貧走父客亡應者公慨然曰朱益州著絕交孝標廣之
吾始不然今乃信矣捐租稅廉其家且為邑脫踐更里人稱焉

陳志敬字一之東莞人以舉人歷官南寧府同知嘗上公車抵清河關
而同試者里人林載陽中漕卒狙擊以死公曰林君去家萬里猝死于
外非我誰為白冤狀治後事者謝同諸試生行矣吾獨留為上書監司
守令抵漕卒法調林棺斂使臉首南而後發至則不試矣公亦倦于其
業乃就銓選得倅潯州以行一時義聲籍籍故少保方公獻夫為吏部
郎贈公詩見意焉

屠公應埃簡抗倭僅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恥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濟
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為焚券待昆弟九厚煦煦無宿怨也
所交皆當時名士篤于友誼與袁公永之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祕特相
親暱武庫災袁公下詔獄罪且不測公旦夕具壺食潛餉遺獄中數存
問袁成遣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馬出郊外與袁公
握手而別

東山徐公與少師夏言公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
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惟謹夏公從檻車
中問而得之為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悅沈公
東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公捐月俸囊橐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
與中人競遠成公範白金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
節

隆慶二年科臣石星上圖政本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
之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夕周知民隱
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于內宦者稽遲不允甚

且因而獲戾矣軍機廣情呼吸立變而概至違期願不時進覽曰廣聽
納周儀一觸忌諱而謫外陸鳳儀偶違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
直曰察讒譖頌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謾陛下得無
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
中官戒閣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
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置之文熙且置且掖以出得不死王
嘉賓疏救不報支大綸曰自市道交與而下奔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
穆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之于袁
文榮沈明臣之于胡宗憲朱察卿之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
為質不欺死友者也

張廷撰元忬既及第同年鄭公德涵儼然造之既茶曰兄可再茶吾有
一言奉告茶既再即語張曰兄茲以掄大魁為榮耶願兄由茲益弘遠
志崇令德則大魁者今士林所敬豈不為榮若少不自愛即淺鮮過
失人皆得而指摘之矣是大魁者亦播惡之幟也可不日惕乎哉

卷之六

三十

張公四維字子維蒲坂人癸丑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毅新鄭江陵兩
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公得罪去公起家宮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
陵公怪問其故曰疇昔之事高公猶今之事公也奈何以去而遠之其
敦厚雅素類如此

姚岳祥字千定化州人萬曆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張居正柄政
父死不奔喪鄒元標抗疏摘其罪因下獄居正命吏獄門凡來詢元標
者書名以報即親屬重足不至岳祥昂然直入吏書其名神色自若既
而嘆曰奸邪當國尚可行吾志邪遂歸養病

江中丞東之同年舒比部疫死餘一子公入室抱其子歸以女字舒卒
得祀丁侍御以言譎讒言蜂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
道喪吾將以身為餼羊

王廉憲之歎為禮曹時主事盧洪春以直諫杖于廷上遣小璫視誰與
盧主事語者同舍即稍稍引去公獨與周旋而後偕盧出

王主事愛既罷歸有同年徐公學書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為

子娶婦先罄囊中百金以完其婚

周中丞孔教字某臨川人萬歷庚辰進士初釋褐與同年余寅願憲成
魏允中劉廷簡相知最密結社于長安邸中已而公選福清令一日余
公同年攜酒過公為別余公曰當茲遠別何以見教公曰兄才名滿天
下海內人士延頸願交如恐不及奈何與張斗樞昆弟游斗樞昆弟即
故相江陵子亦知兄薑桂之性不移而瓜李之嫌當避避處頭而黑鬚
食栢而香吾懼其染也余公聞言大悟從此鍵門不與張通及公憂
居余公千里緘書遠奠奠文中述其事

翰林編修梁禮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隣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
有家法吾孤子女可托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病
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
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為經紀之至冒謗譏而為之終始如一
嫁女得今肇慶知府黃瑜瑜嘗為人稱道之

卷之六

三十一

竟歸陳氏時君已舉于鄉里中蒙介媒媼求婚者接踵或謂君奈何以
兒子戲立信君曰此故縮髮故人雖戲何忍負之曰唐生者尤貧病君
重以前約為經營衣食藥餌終身

王尚義名芳太倉人常訪友小直沽適慈壽費生廷祝病臥旅舍與之
語而嘆曰奇士奇士胡自困頓塵土乎移至寓所時其飢飽寒煖而將
護之明春攜與同舟南還夜夢生墮橋下拯之不得晨起焚香誦呪為
生祈請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資缶親為滌除所需藥物果餌
無不備生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生至潤州易輕舸欲到姑蘇就醫調
治至呂城而病革泣涕謂芳曰平生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倘埋道
旁乞書慈壽費廷祝不瞑目之極言脫而逝雙眸炯然芳曰古人旦暮
孰為彭殤仲津達士胡為恒傷摩其眶而不瞑乃舉其手而枕之于股
拊膺而言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如何君有四弟兩兒
親養有託毋更戚戚也生喉間若有聲目乃漸瞑置尸三日舟人不
覺也抵虎丘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而計其家逾月而父至

于時環寺門觀者咸噴噴歎曰不意今人中復得古人有蘇蘇曠涕者
蓋侍御田友誼最著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
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沒後
家貧乃攜其子養而教之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鄉舉歷官雲南知府生平獨與靖川處士
馬尙賓友善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
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人稱公與靖川爲生死交云

杜常字守經□□人爲龍江驛驛丞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掾有患疫
痢者衆徒以避公曰夫同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
夕不還其人有金而不錫也而衆頗疑之公每往必與其僕借明燭達
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

孫博士貞在國子曰博士王彥清與貞連居因熱其從子金蘭後彥清
以姦黨沒家金蘭爲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貞館之三年有不足
輒周之或傳言將罪彥清鄰右又謂將罪金蘭宿主貞皆恬不爲動同

卷之六

三十二

鄉楊伯震爲長蘆副使得罪自獄中出病疫無復人色昇至貞門欲托
寓焉旁舍懼其相染唆家人固却之伯震遂露臥祠下貞歸聞之嘆曰
人各有命病豈能染耶亟命移入病卒以愈

陳紹字用光號百樓饒州人□□進士歷官饒州知府計偕日壬辰
下第將歸一友同舍偶病疫且殆公曰隨衆棄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療
俟其愈乃行

朱鐸重倫理負節義與漢陽知府蔡洪濟友善蔡卒于漢陽其父老且
病鐸合凡贈贈買地迓其棺葬之又以餘貲經理其家蔡有姊寡于膝
氏勝亦鐸亡友也女孤不嫁鐸以其妻兄之子聘焉

沈仲說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鄭氏爲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
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
言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于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
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己子視之即尋其母
使擇婿仲說備奩具嫁之鄉人稱之至今不置陳公師曰沈君既知買

妾爲士人女不忍犯之已端矣又備奩具嫁之若世人得此女不以爲
妾則以爲娼者何限聞仲說之風能不汗顏仲說誠賢矣哉是可以勸
矣

鄭金呂榮年順昌人二人幼相友善以鬻販爲生所至人推其誠年三
十合貲僅百金偶被盜去鄭曰此金置吾舍知者爲盜不知者謂吾匿
遂稱貸償之是歲獲利大人咸曰天報善人如此一日鄭往水口販鹽
計所得倍其值鄭初不知比發復如水口告商人曰日者鹽課多值今
番請損商人不信鄭無知之何與呂公之初不以呂之不知而私凡所
貯一鎰二匙出入各不相問置家人產業盡屬鄭呂無幾微疑二呂遣
回祿鄭營室甚壯既成與呂居之年七十宴親朋分前貲餘百金買田
以賑宗族之貧縣屢賓之扁曰義重管鮑

林文孟字用時福寧州人嘗以貢中應天鄉試偶僮仗義與友鬻敏善
糶貧而介衣敝甚靴見踵直鏡之不納也密量其尺度製之不日爲敏
也醉中取服之陽噴鞋短窄委置之強糶試之相宜也着以去曰彼棄

卷之六

三十三

我取奚不可其周貧而曲售之如此
王廷禮者吳郡人嘗與金陵人陸通交陸貸人白金五十兩爲用其券
詭書從父名未幾索金人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從母嘗餌
之屬爲之代償不令家人知之

胡捷字商用筠陽人句容教諭性孤奮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
善如已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
知之否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
友道貴直非許也

張太守文明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俸金公曰同窗某貧未遇曷
不以此周之我有祿受之是繼富也遂併以己俸共遺之其篤于故舊
者又如此

曹憲副時中致政歸有貴公子某者挾娼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
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檳棧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
如是吾于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

公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為恭矣

尚書張公鳳居官執法時人呼為板張為人正直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于友義同門蹇子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詢為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為子婦教養其子至于成立又急于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于急流公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鄉人稱為朴實君子

吳英南京衛指揮廉甚不苟取與同衛劉蒼同志學且優焉有疑義輒叩劉以請遂為莫逆交及劉之子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曰姪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

郝太守鑑令天長日有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構隙坐廢道遠不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屋居之遣邑弟子穎秀者從之遊擇士人女為之伉儷

杜鳴陽字子鳳黃岡人舉人性渾厚與物無忤親沒遺幼弟尤鍾愛之縉紳有與鳴陽厚者其女曾聘人人以其父喪家貧遂背約鳴陽乃為

其子聘兩為縣令俱有惠政卒于官

崔思敬光化人父崔岳岳與同邑王寶友善寶授太學訓導卒于官貧不能歸岳母痛之思敬奔寶喪歸葬鄉里義之

曹車駕深在南都日友人汪以正適業太學染疫疾鄉人萬莫肯往視君即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汪病亟往曰吾僅一女奈何君曰當聘吾兒掠歸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然君竟亦染疫疾于是年十月一日卒于留都官舍年纔二十九

劉幸廉浙字君東重交誼矜然諾與里中李郡丞九標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皆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妁解盟不待寒矣君東折柬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淪之不義遂迎

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公曰李無子惟一女當分其貲產平子女餘以分同祖親君東辭不受曰吾成盟為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

張令尹緒教諭桐城日青矜子有貧不能婚者先生易婢女三舍為助不令知也司徒留署同舍郎張姓有膝妾逸者先生恐其累人口也佯言于衆曰吾家婢逸矣而人悞以為同舍郎也者僉為駭愕先生曰吾子尚壯堪為國家馳驅一污其節鮮不仆者吾老矣代而蒙詬固甘心也

婢僕

薛瑄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為所移者以是知古人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又曰僮僕始取其給使令人役耳初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于事霍翰與子姪書有曰凡我用一人信一人斥罪一人俱有斟酌豈尋常草草不可不思凡家中得力人及平日實心幹事有功之人不辭勞苦人之我俱有許多禮貌待他不敢輕易罵他半句有小過則為之隱諱

有大過則密教之有缺則用之病則醫之死則祭葬之凡以報人之功也語云欲得人死力須結人歡心雖帝王治天下亦須以此乃得人死力此意汝等深思之

又戒子姪曰今後各子姪不許各取小厮跟隨每出入如在石頭即在祠堂撥人跟去在山即在書院撥去四峯書院除舊僕外如有新來的人皆送石頭大厓驗過堪用乃許收用如不送驗擅自收用及各生擅取小厮跟用如係生員掌院人呈送提學道將生員降青衣罰念禮記

白文一部爛熟乃收復若係童生發回石頭牧羊挑糞一年亦念禮記白文一部乃許回書院如不遵禁令仍又故犯以子孫違犯數教令律送憲司問罪枷號三個月斥出不得供膳此例一粘四峯書院一粘石頭祠堂俱着顏體大書禁示仍存此作家訓

貴省曾曰古者家田戶桑子嗣就養各有職居亦鮮流困故白衣賤族無有僕奴必須一命乃役與臺所以仲尼適國門弟馳驅荀氏應門六龍下食後世分授不行并兼大肆則飢虛皇迫之子自然趨歸富室賈

躬求活家從如雲國民益寡此亦王政之大蠹也往往帝王賢聖之裔亦有淪落于此者此亦人子淵明所以致戒也吾願汝曹凡買僕從必詳其貫址家親明立契要察審狀貌但取村朴敦厚可供答應而已其富籍新販市纏宿猾奸人匿避遠土遁逃華門美色挾族武于善陳詞訟乃引利端有一于此皆足壞家每進一人必期有補或令跟件或使貿易或理農圃或治抄錄僅免單缺勿致有餘洞廷兩山習於願情便於留棄金玉滿堂僮僕不過一二以省費食徽州風土皆役髻童方與娶配遂出別居給本自爨有召始來所以家多清白雖不必盡然隨宜作處皆可准則蓋僕奴依人皆希積富以營私身入仕途更宜關譏出入勿令預事驅取賄賂利歸下走禍從己躬官以職敗未必不由羣奴致之也至有民呼財主世習驕奢雖田舍鄙夫一出堂戶環擁百數呼諾奔走儼如官府暴殄子女作踐百姓莊優奏樂抬與鼓揖無論晝夜不惟涼法子孫亦必陰除祿算也慎無効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六

婢

三十六

為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訓謹者則以為不稱己意而疎棄之辟知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雖暫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敗壞家業玷汚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癩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何孟春曰傳云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化使然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豈非其文字治之力耶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同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舒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常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券問主翁於廳事上買絹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詐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也柳家之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妾有此見識者少矣宋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包子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

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此事者人特記以資笑謔耳春合柳家婢事觀之不能無感國家天下一也蔡京之壞敗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如此其內之為子弟外之為門生故吏知之何其復有同者耶繆彤掩戶自揭之言信有志者之所當省也

敖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仰合之一墜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則不孫夫狎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也

陳絳曰世有奴婢之名乃妾為之稱耳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地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勳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我而臧者斯或蓄然何可威之劉文鏡嘗怪人詈奴為畜生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白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黃太史亦嘗論御婢奴乃云退自省不省之狀在于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賜其責也者乃子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己非忠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六

婢

三十七

怒之道乎孟子曰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為奴婢彼獨貧耳世之奴顏婢膝奔走人門者何限獨以衣冠齊楚反相驅策恣為怒咎不思其中之有愧也哀哉

徐顯卿慈箴曰宜家伊始其教曰慈外雖高高中則有怡下逮僕從此恃恩施彼亦人子怒其無知乃至租佃種黍胼胝郵其勤苦賑貴有差和氣同流莫或問之可以致祥天道如斯人事不遷福履來綏

伍袁萃曰古語云教答不可廢于家故奴婢僕有犯除情重送官過小姑怒外只用小竹板決其臀多不過二十而止勿亂踢勿亂打而頭目心腹腰肋要害之處尤當禁忌婦人則止移其手勿決其臂乃若人醉勿打人病勿打人老穉勿打人過勿打而我醉勿打又我病勿打又我大怒勿打凡此不但愛人亦所以自愛不但可行于家亦可行于官也

又曰縉紳人家多好畜優人此最害事得毋帷薄啓女戎之釁乎得毋道途張狐假之威乎得毋子弟蕩心于淫逸奸宄攘臂于窺觀乎凡此皆勢之所必致者匪但無以示訓而閑家抑亦何以防奸而杜禍可弗

戒敷

厚生訓纂曰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為之發遣婦女擅打奴婢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又曰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時一怒氣所激鞭打之數必不計徒且費力婢奴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人執而打之視其過之輕重而足其數雖不可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悼矣

往行

黃文恪公為舉人時屬遠行遇雨雪濘泥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哭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籍來朝力伸縮相如莫漫疑
白沙陳先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

西園題見錄

卷之六

三十八

吏臚多食之即扑殺僕而焚棄之于時登清之氣搖動岷蔡羣吏墨者解綬去

胡信為部官時遇早朝即盥漱熱口亦必躬爐火手盆自給嘗謂入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取三尺童必從信禮絕不施鞭撻問一晉小過輒自悔曰何以使彼勝也

大司徒馬公森其父封君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如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捷之無有矣婢走數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

王封君夢祥王文肅公之父家人男女千指饒為之衣食而厲其禁有交關外事者醉與人鬪爭者折閱市值縉以上者收治無所緩應門必擇老幹使伺一切嚴則賞掩互與同罰或誤收他姓亡奴及盜竊田宅主人以片紙來立還之不少靳

嘉興屠漸山論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買一魚來人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閭閻中識此機誠也張太岳素重名檢雖視子弟無敢以毫釐干於官府柄國時有一家奴指稱其諸子名目匪人銀三兩者即送本府杖死

附義僕

往行

侯來保者尚書陳迪家人也迪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睨來保憤痛切至潛拾其遺骨遠葬宣城討家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二義士風矣
李安保黃溪義官江世恂僕也姚源賊過百丈峯安保隨世恂督鄉兵往被執眾散走安保護戀不捨賊自執世恂欲縛其肉安保以身覆翼頓顙號哭願以死代堅抱不起賊怒斬安保將支解世恂賊首止之曰一朝流離父子不能相保觀此人戀主如此其主亦必善士也姑免之

西園題見錄

卷之六

三十九

遂緣世恂歸

陝西漢中余曉者少業儒不成年踰四十為商四遊而尤多止于蜀合既而僑寓於渠縣數年間頗有積蓄嘉靖丙午秋引一僕一大詣縣之鄉北倉王家收稻其家適濱江一日停午秋暑未歇余乘醉狂往江岸試浴主家與僕皆不知大步其後頃之江潮湧湧力不能勝身漸沒大即趨浮水面以口啣余髮續續沒大浮之崖大聲呼號續續見浮水脚之如是者再三及終不能聲大奔馳如人遇禍患號天頓足之狀啣余所脫衣裳詣主人前叫跳其主始悟余遺水厄急趨至江大復前導至沒所余屍已無踪跡矣方大救余時隔江耕者遙見大于江中跳躍狀甚真而未悟其由及主人號泣於江濱而耕者始知之乃道其顛末如此嗚呼一大之微其靈性專於救主彼人類有見之隨坑落壑非惟不援之而且亟施下石之計與視主如讎而析戚不相關者獨何心哉金偉宣城醫官僕也本姓嚴嘉靖中璞輪歲供瀕死金陵子校甫在襖襟俸破產走京師了公通歸即所贏百金營繕田廬勞悴萬狀再氏

妻內撫鏡孤外佐郡務同心効力卒克其家俸年七十餘其幼主集客必躬致食品如敬事官長同邑參政梅守德言于羅郡守汝芳旌異之或遇俸必引與爲禮焉

徐佩者以庖人事任郡丞環環將兵禦倭出必爲士卒先及敗于江上兵死者蔽川而環以一騎爲殿左右無復人鋒刃垂及者數矣佩獨提刀前後擁捍已而臨渡馬緩賊刀及環迎而當之遂死環乃得歸

徐鳳者徐氏僕也其主爲倭所得令負担鳳請代賊弗許乃尾之以行賊數挺刃恐之鳳戀戀其主不忍去也竟爲賊所殺

孫明無隸人故大司馬丁汝夔家蒼頭也嘉靖庚戌汝夔荒樞密坐虜入寇不戰下獄誅仲子茂正適成遼陽明從焉居半歲茂正死無何妻復死遺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

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泪盡繼之以血當事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濕燥與同臥起三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爲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

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附之仍子然一奴也兒名繼志今爲邑庠

僕生者郭主事僕也主事字子長閩中福唐人其父秀才有僕曰游乙不以奴蓄之從秀才之尤溪授經館里社以秀才敬神而糞除惟謹歸疾俱篤乙懸泣曰嗟嗟秀才奈何舍我去乎子長既孤乙憤其叔欺寡

或至於面誰叔將答之不受遂攜妻及四子去時子長年十三自外歸遇之抱首哭曰爾忍棄我以不能爲若主乎乃不忍而同歸約子長有室乃去比子長室盧氏亡何族與鄰里鬪殺人爲所訟者咸匿子長及乙不爲訟也然乙恐再及因辭去子長以母病不獲去就繫盧翁以衆

要于路乙即挺身追及易之縣以爲質答錯甚酷待爲訟者至乃免尋以獄疫而卒其族連死甚衆子長非乙無幸矣迨子長仕貧而早卒不能厚視乙諸子噲盧氏爲主母撫之乃育其諸子之孤曰生者事公子

生長幹而強項喜手博樗蒲郭公子聽其應募從海戍吳越嘉靖乙卯生年二十四而歸島夷初犯閩入海口鎮倉皇而避主母入鎮東城二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六 四十一

公子入田舍去城二十里許賊屯三月餘生常往來其間踰垣以餉主母城中驚服其壯壯以之爲部兵日戰克先鋒追奔千里無卽奪得賊物多即隨手博盡後以兵糧乏歸策贏爲伶主母時避於縣城去海口二十里許戊午縣城猝陷生自海口質贏半值云家有死者以此收之聞

被虜率斫與吾公子豈堪此則投賊而代之人咸笑其愚徑以挺赴城遇三酋據橋脫次日再至賊去知主母蚤脫及公子家屬在入門不對泣而仰天大笑已而伏地大哭蓋喜全而傷危也有骨爲虜者聞其據

橋勇願之尾賊以贖爭多與直而行未及百里聞賊再至即還直夜歸負公子嬰兒而扶主母山谷間關四旬乃抵郡城爲娶妻甫有孕有司聞其名募之不得辭主將因敗圖贖知其勇而鼓之寄語感主將恩

公子知其不克矣至惠安以先鋒殺五賊斬二首結其髮負于頭伏衆潰賊憤並圍之力殺而傷爲縛于樹叢矢亂刀膚無寸完者賊去往收糜爛矣計至主母爲憐招魂而葬命公子祭之而善視其妻以撫孤兒

兒殤乙之諸孫仲季者在公子郭建初也

趙金吾者貴溪人以縫工事故相夏公桂洲夏公之被禍也妾曰崔夫人種嗣之祥已匝月矣初公罷相出其幣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

金一笏深藏以伺公至出金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之行遂錄于門令司公服由是內外皆知其賢崔夫人將就館而公正被逮夫人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

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線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好忌者惟爾謹願惟爾忠淳必不負公也爾其慎爲之持金以去金五遂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

具爲保育之計密謀已定果兒生而妬者起矣越三日公之諸氏馬氏稱欲抱視之以糕米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給曰死矣私置僻處以果飲飼

之又以綿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妬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金五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

之越六月忌者方覓大怒趙金五以必殺兒爲約責限以頃金五私與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六 四十一

程夫婦商其事二趙叔亦來五人相向泣于中庭金五曰非吾意也將謂主何程曰吾聞諸鄉先生驪姬之詛晉無公族矣汝獨不為念乎衆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雖間有知者諱不外聞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兒以瘡瘍幾死者屢念八為寄名僧寺以藉神麻及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為僧金五又私以金三星入廟焚修為兒祈福久之金五知公之墳春意無他始具實以告春泣曰孤兒者趙武也徐念八者嬰也金五者韓厥也武其復興終反所奚之田矣乎張馬不過二姑婦勢必不能凌逼人至此且上不畏天下不愧人特不知孰自甘為屠岸氏耳春以兒未出幼時未可言乃告夫人召孤兒匿之公門下士鄉大夫歐陽清屢謂春曰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壞不可從此管敬仲之所以霸齊姜氏之所以與夫晉者也今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子必速行毋失壬戌仲冬八日趙四二知事難終泯自舉出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

卷之六

四十二

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者中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筠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千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迎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郡城內外聞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既見孤曰兩耳頭領相公也體格動靜相公也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者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郡公遠近翔集闕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郡公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曁昔之夜吾夢城中蕭鼓喧闐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元其父前科進士道先名也因問子何名春曰尚未名郡公曰即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其時孤年有十五矣有從旁贊之曰岐嶷端重器度偉然豐頤長軀肩圓背負神色凝定瞻顧安詳真相種也聞者以為實錄即日謁告祖廟參拜在廷者賢內姓不遺親外姓不遺舊既乃奠告於先公崔夫人之墓盡禮而還公門下奴隸廝台無老無幼以參列坐起端莊高不仰卑不俯緬縷中庭略無汗穉內負之容雖貴介素習莫是過也左右顧之人識與不識蓋翔

躍者半泣下者半殺州府同知周宗正序其事

胡有字子仁休寧人隆慶辛未進士為御史萬曆九年備兵畢節在官清慎捐貲改學鑲攀造士修城練兵均賦賑乏惠政不可殫述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家而所從蒼頭曰文訓文學者為書室掌故最近得其意僉事按部嘗以早暮攜行瘴霧中感脾痰久久益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且曰吾故聞知老長者言病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封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為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簧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臥席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魂在萬里外誰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對其咽喉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畢節人築祠祀僉事御史毛公在為言於侍郎王公世貞作二義僕記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我藜藿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馬牛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

卷之六

四十三

悉脫簪珥得銀十二兩昇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也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二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輪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卓然財雄一邑矣寄且死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過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勝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有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之儲為一嫗一兒僅敝緇捲體而已曹珪奏為事充軍都督曹雄家人曹和狀訴有故父曹雄始祖曹安原籍直隸鳳陽人洪武初年隨征過江累歷戰功陞世襲指揮同知祖父曹勝由武舉陞陝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止生故父襲職于各邊累有斬虜軍功陞都指揮僉事任守備參將總兵弘治十八年因大同韓賊擁衆入境殺害官軍有保國公朱暉調去策應大戰頭功當年內陞都督鎮守陝西地方不係劉瑾擢用彼時有總制尙書方寬奏為便文移以

禦廣惠事具奏議給鎮西將軍印信不係故人奏討該部有案可查正德五年四月初八日有霸州守備史鑄傳報寧夏安化王寘鐸交通都指揮何錦等反逆殺死鎮巡等官擾害地方故父一聞即日統調官軍前去征剿先遣都指揮黃正統領遊兵靈州駐劄一面處置糧草一面督調各路兵馬拒守要害奪回船隻又令協同孫隆燒燬大壩草束使彼畏懼掘渠灌城一面刊布告示以諭朝廷恩威一面調度兵馬沿河擺列振揚軍威暗寄書信與仇鉞合謀內應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召集義士殺死周昂又和故率領大將軍過河擒捕全黨安靖地方存問宗室賑贖鎮巡家屬得以寧靖即日具本差千戶徐治報捷訖又具聞變擅調官軍動支錢糧等情認罪先是故父慮恐兵少賊勝乞請天兵蒙差太監張永總兵官神英于本年五月初四日在京起程行至直隸地方聞賊平定報捷奉旨止兵神英擊兵回京張永復帶頭目晝夜兼程徑到寧夏彼時故父已將何錦等曾差都指揮黃正鄭卿等押解至慶陽地方張永差太監陸閻將何錦等拘回靈州怨恨故父先使人奏捷

卷之六

四十四

功不由己通將功次文冊重復改造回至保定張永差人先見劉瑾因其不公將差來人一場大罵張永愈加懷恨因奏劉瑾將故父陷害拿解赴京問罪充軍在京身故長兄曹謙亦在按察司監死家產抄沒全家俱發海南充軍有故父長女奏行該部看得曹雄不與係刑人數覆題奉欽依准令歸葬訖和亦歸宗原籍當差和伏思寧夏大變人必怕懼若非故父領兵前去協謀仇鉞一人在外豈敢輕殺周昂今仇鉞封侯將故父并祖上功勞削去子孫充軍遠方其冤一也又思被劉瑾勢這結親未及百日為事故父陞職掛印並不在與劉瑾結親之後以此坐罪其冤二也又思于興營被擄財死總制故父領兵各當一路即日斬獲功一百四十五標相離總制敵所四十餘里偶爾遇變非有飛報神策何以救援以此坐罪其冤三也又思湖廣總兵官毛倫所犯事情與故父相同今不得與毛倫生得還鄉死得襲職其冤四也又思義兄曹僅自幼在邊獲功陞授百戶職事無革職字樣一概朦朧發遣充軍其冤五也其他遺禍慘毒不能盡言如蒙詳察故父一家冤情乞為具

西園聞見錄 卷六

奏分辦等情到臣看得已故曹雄家人曹和訴告冤詞以臣愚論之功與過當不相掩賞與罰豈容偏廢自古帝王懸爵賞以奔走天下之豪傑此要道也若曹雄所犯止與劉瑾為親原議別無同惡相濟之情罪不致死所謂過也則宜輕當與毛倫同罰彼以忠義論仇鉞為內應不費一矢而元兇就擒省朝廷百萬之費存生靈百萬之命所謂功也則宜與仇鉞同賞必合此兩端乃為公義彼時屈于張永威勢舉朝莫敢言者惟論曹雄之罪而不論曹雄之功所謂賞與罰未有盡當焉且張永不過奉旨遂取鑄宮眷之人有合元功弟姪皆封伯爵今雖革去伯爵世襲錦衣衛都指揮等官亦不厭衆心昔也傾陷曹雄而奪寧夏之功今也又欲傾陷都御史王守仁而奪江西之功是誠何心哉皇上聖明天不絕忠義之後幸存家人得以赴訴臣從而問諸父老問諸士夫問諸軍中皆曰曹雄之功也士夫又有稱述昔總制楊一清得報賀曹雄詩曰河上始傳元帥令城中孚斬判臣頭由此詩觀之則曹雄之功不在仇鉞之下也如蒙乞勅廷臣會議或行巡撫寧夏都御史查勘曹

卷之六

四十五

雄罪大于功則從罪論功大于罪則從功論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如是則曹雄之子孫得宥其罪而復其官而張永之弟姪盡削其官而奪其職仍將張永肆諸市朝明正典刑以為將來欺君貪功之戒如是則二邊將士孰不樂於効死而天下萬世咸服矣余守北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徵之兵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敵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持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觀過淮陰改陸車韓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縲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瀕為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縲鉤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為恨王士貞曰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

且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以是為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為徒死哉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將領及其巡撫憲臣知罪不可赦脅親藩為之代請免死疏一日三四至變且不測上命都督桂勇元帥以鈇鉞往鎮之衆方洶洶視鎮城如虎穴都督即佩印殲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憂懼之懷願獨念平居未嘗蓄死士置帳下緩急無可為腹心者步庭而歎者慮焉其童曰全勝曰彪曰麟曰俊者奮而前曰國之臣家之僕分雖殊一也主翁為天子元帥能忠于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于家而忍負其主乎况大馬受豢養之恩猶知報焉僕輩肯大馬之不如也都督聞而壯之遂與偕行既至鎮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未得其主名若於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鄰鎮兵凡數千將臨城取之然宗

卷之六

四十六

室懿親數十百居民之無罪者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崑崗之火蓋有不容以輕縱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輩用其主命協力取郭鑑等十一人尸於幕下逆嘗股懷城中為少定初議首惡既得即班師主兵者未之思也又傳檄將有事于鎮城叛者復疑復亂鑑之父庖子挾其徒徐既兒五十餘輩火都督門索都督欲甘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首犯其鋒彪錦麟俊相繼殊死關悉為所害至裂其支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驢兒回子喜孫者全勝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慘逆黨憤少洩都督乃幸得全蓋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鑑等既誅司馬未正之法于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之禍終不可免而有革心効順之機後月餘城中人相率縛庖子輩獻於官無一脫者而邊城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輩仗節死義首為之倡有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時都督之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創絕上憫之亟召還京陞其秩進舊階一等傷者皆厚加優恤死事者錄其孤兒全勝與彪蓋已無雉類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目錄

道學

前言

薛文清 二則

陳白沙

王龍谿

王漸逵

霍韜

黃省曾

顧憲成

羅洪先

徐顯卿 二則

王世貞 三則

顧憲成 二則

李古懷

胡敬齋

王陽明 五則

何塘

劉陽

程敏政

李杜

朱以功

張居正 二則

王錫爵

葉向高 六則

羅一峯

崔鏡

黃潭先生

祝允明

余珊

席書

張時微

徐階 二則

劉鳳

鄒元標

李恭懿

陳氏述訓

章潢

往行

陶安

曹端

薛文清 二則

王守仁

鄭侂

陳庸

陳獻章 二則

蔡清

羅僑

劉玉

鍾天完

失名

宋濂

劉觀

李承芳 承美

陳選

胡居仁

賀欽

羅一峯

穆孔暉

金賁亨

劉璣

薛俊

李沂

趙汭

吳與弼

薛蕙

陳真晟

邵寶

楊廉

章文懿

沈霽

莊景

崔鏡

顧應祥

劉大夏	王陽明	呂楠
胡世寧	邵銳	何璜
劉陽	王道	劉邦采
聶豹	羅欽順	潘子嘉
王艮 <small>二則</small>	嚴訥	劉文敏
查鐸	李遷	楊豫孫
靈濟宮講學	蔣信	陳讓
羅洪先	秦鳴夏	游居敬
趙貞吉	凌震	薛申
萬士和 <small>二則</small>	周蕙	王璧
徐文貞	郭朴	孟秋
耿定向	陳以勤	許孚遠
鄧元錫	李渭	王敬臣
夏叟	馮子盛	余祐
王禕	劉天民	林光
周積	江禔	張緒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七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道學

前言

薛文清曰見得明理須一一踐履過則其事與理相安有着落處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于狂也又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與萬物一體矣

又曰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卷之七

李古讓曰宋朝理學最優于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俱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所務觀其於諸先生書問往來論辨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今則借為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主賢立身行己法度茫然不在意所學不知為何物可勝歎哉

羅一峯先生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酣于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様富貴也凡詩文之必于工科名之必于求皆是也然學詩文而至不過為詩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為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為聖人可以为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天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者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于彼而不覺悟乎此也

陳白沙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為己者其仕也為人學為

人者其仕也爲己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透徹守得堅牢

崔公銑曰賀醫閻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也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龍谿先生曰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體味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祕藏也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得者有從靜而得者有從人情事變練習而得者得于言者謂之解悟擬議觸發未離言詮譬之門外實非己家珍得于靜坐者謂之澄悟收攝保聚猶有待于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于淆動得于練習者謂之徹悟磨礱洗滌到處逢源愈震動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清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功有難易善學者之所至以漸而入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于忘悟其幾矣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如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卷之七

道學

二

又曰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源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又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于其本而泛然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意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交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焉耳

又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亦只做个義襲而取耳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黃潭陳先生曰原道云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以言乎爲佛老之學者也今爲學士之學者欲治天下國家而外其心則何異乎彼耶外天下國家而治心者無用外心而治天下國家者無體無用之學名曰異端無體之學名曰俗儒異端固不可爲天下用俗儒不能正己不知格君亦豈可用天下耶嗟乎儒之俗也久矣

王漸達曰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即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于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此豈浮爲論說者耶

卷之七

道學

三

何塘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源爲性命形于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君子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世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于心心存則萬理修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于古人之道不免差矣

祝允明答張天賦秀才書曰世人爲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人凡人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佛爾不恬然從而究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爲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也道學也奚不美乎爲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爲不美之冠願足下慎思明辨之也

霍韜與友人書曰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悟天子以鈞直名暗結言官以苟免訾吠二三品大臣擁筆迎言官曲躬圓舌不敢少悟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合容也吾大度也充其邪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以若所爲爲鄉愿奴隸不可得願曰道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謂生爲瑣瑣爲尙辨爲尙氣固宜也君子自立不求同于時姑俟後世耳

劉陽與人講學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

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

嘉靖□□年余珊疏曰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于人倫明于庶物之極致確乎不爲他歧之所惑者幾何不流于楊氏爲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衣博帶服中而峨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寔多黨與或匿跡于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于寬閑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弊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歛斷國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于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聽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恆別而不淆矣

黃省曾曰世之衰也以征誅爲湯武矣及其盛也以禪授爲堯舜矣今之人又以講學爲仲尼矣嗚呼古人聖人竊假盡矣詩曰蓁蓁者莪匪莪伊蒿此之謂也

程敏政曰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疑夫終身不同之指惑于門人記錄之說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耶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尊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爲己之功于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咨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嘗取無極七書鵝湖三詩而讀之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又讀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

有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顧不考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于朱陸之學蓋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不暇錄也

席書曰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唱道于建陽一唱道于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牆于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厲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游考亭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于今日朱氏之書盛行于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由是經生學士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儒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佛老甚而將若浼焉問無覺者終身迷悟莫知反也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先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鬪如孫龐同師鬼谷而自慘矛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簣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于六經語孟陸氏之心不得表白于後世負冤者不

徒陸氏而吾考亭夫子含冤九地亦不淺鮮矣

顧憲成曰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歎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稱以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然則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有人于此矜其聰明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味焉憑其意氣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疎脫又疑于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頓又疑于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爲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處于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偃然突據于聖人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忽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庸猥疎脫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無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一蒙

卷之七

六

其利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異時夫子一則思狂一則思狷一則思有恆至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惡無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真心自在也無疾甚乎疾之辭也其真心漸滅盡矣此又夫子之深憂也夫人之真心內無安排無攙和外無擬議無矯飾者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瑕瑜短長皎然舉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與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修諸家一家信之矣修諸鄉一鄉信之矣修諸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以致用何者惟其真也非是即才若管晏智若良平辯若儀行漢若遷固抑未耳甚者反以藉寇資盜爲世詬謗將焉用之故能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面目進而取裁于聖人之道以求詣其極而無狃于偏執夫子思有恆而有恆矣思狂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寔重有賴焉何憂乎不明不行

李杜曰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其蘊者而濂溪周子

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之所不去也蓋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則一矣道而至子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已矣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爲唐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爲比干之死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貫矣堯舜之精一非有所期于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于一貫夫子之一貫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權于力積服田入孝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爲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于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降心聞之而起愧求正于吾黨而有所不暇吾將怪夫釋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儒者

卷之七

七

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以破之而彼不得辭彼佛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物皆以爲無足欲也而善于忍欲之極也而至于無諍夫政失于朝則宜諍之于朝矣禮失于家則宜諍之于家矣道失于學則宜諍之于學矣未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諍也而不得不用之于不得諍之時彼蓋生全于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爲功使世皆無諍則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事皆以爲無足爲也遂至于掩提乎仁義絕滅乎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亂而乃以爲天下之亂皆始于仁義禮樂之爲功使世無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于世則猶微有自私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于孔子之所謂一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于聖人之世而得聖人以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于二氏哉二氏之流耻其功用之不顯乃托于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自神其教則厚誣

其師失益遠矣今世之闕然從之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闕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使夫世之學者知聖人之無欲而稍異于二氏則無不正矣

張時微曰古之爲道學者難今之爲道學者易何以故古之道學言孝而必爲孝言悌而必爲悌言忠信而必爲忠信言廉潔而必爲廉潔是以難也今之道學其口堯舜也其行桀紂其口隨夷也其行盜跖修論宏議欲以一朝駕軼流輩退省其私則饕餮可也淫污可也請寄以取貨可也佞諛以干進可也誑人曰吾存吾心而已矣斯不亦易乎

羅洪先曰聖人之學晦而後儒者之說興儒者之見殊而後聖人之道廢甚哉有見之難而執見又足以障道也條畫之公者識膠不足以研精行業之異者智短不可以廣受嗜古或疎于達變重內或略于迎機于是寒儒與志士始各擅其所長不兩能矣余自束髮出而交四方之士洋洋纒纒以理學談者未始不得盡聞之至徵其所立咸有遺議豈非拘于所見遂自以爲極則哉

卷之七

朱以功曰或謂講學者多向爲人好名上去何如曰惟立根定志不在修德而徒以嘵嘵騰口說者故有此病耳若原以德之不修爲憂則講學乃所以修德計愈講明則愈入微愈向真去何暇爲人而好名乎故講學者必先持修德之志而後可

徐階曰講師之種樹欲其開好花結好實不于花實上致求而但就本根加培加澆此非故不求諸花實也只緣花實上無可着力培澆得本根即花實自繁碩矣今人爲學不務治心而懸空求文詞之善事業之隆此豈不爲講師笑乎

又曰子嘗勸蕭生赴書院講學生云俊父老須俟養即此是學子歎美而許之但未審生所以待養者是如何果能合得道真個別無學得不然即併此文成虛言耳勉之

徐顯卿曰聞之先輩云真學問文章必形之威儀之際與日用之常真道德性命須見于治家之法與當官之政至其教人無論及門私艾願人之自得何如耳

西園聞見錄 卷七

又曰陽明從祀廷議與之者固多不與之者亦有愚觀與之者謂孔子之傳揚之太高不與之者輒引道聽之說詆之甚醜均非也陽明以前士大夫學問專以朱子窮理爲務其行檢斤斤矩矱是守陽明出創爲一切簡易之論以破藩籬故當時與陽明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君子也陽明坐此蒙訕至今不已然亦何害其可祀哉孔門之學原有中人以上性道文章二等薛瑄始從中人以上行檢着力而馴至于上達陽明直是中人以上性命起手而下學即寓其中今瑄已俎豆于廟廡而陽明安可遺之但我朝制科能用經術罷黜百家衆說一以朱子傳註爲宗陽明獨持致良知三字謂大學致知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知格物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物之不正以歸于正于是以朱子窮理爲逐外而逐外則遺內顧朱子之學豈專求之外哉頃沈少詹謂陽明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特其告人機圓語捷善于發啓爲人又直捷明爽所向無前能致所學于事物之間一無底闕使儒者破拘攣之見而又釋迂闊之疑可謂士林之豪傑吾

卷之七

黨之賢達律之聖門如曾點之狂而不知所裁如漆雕開見大意而于斯未信終當讓朱子之集大成庶幾乎折衷之論不然恐天下不察朱子原無可嘗謂朝廷且尊信陽明道在此不在彼輕鄙朱子之說妄指窮理之事故道術將從此裂故陽明雖從祀其學與朱子之學尚不可無辨也

張居正與友人論學書曰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輕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噓言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邀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爲學兢兢然以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

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告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為戒以下不信為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為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為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聖祖學規以教胄子而不敢失墜為提學憲臣則必遵奉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今世之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子矣乎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世所謂知學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在所詆之下將令

卷之七

十一

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蹈實地為功以崇尚本實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免魚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撒藩籬毋以前輩為不足學而輕議詆毀毋相造為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于他人則以為謗而僕固有志于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慨于中者為高明裁之
又曰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偽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真之為學也孔子自言人不知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毅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寔好學者矣
劉鳳曰季世講學輩只是自以為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

之士為粗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為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者莫此為甚賢者可不辨乎

王世貞曰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納其詣淺然其人才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才小其就實

又曰尊德性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也體仁也其欲標名而自專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

又曰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于學而逃者有拙于詞而逃者有敗于政而逃者有驚于名而趣者有慶于爵而趣者欲有所為而趣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

王錫爵曰陽明先生人品功業粹乎無議惟良知一說斷自榜嚴圓覺翻來其旨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為掉弄精神遮藏頭面之地試觀海內賢不肖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又與耿淑臺探江書教中蒿日時事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然以愚

卷之七

十一

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塞要在我輩認真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清明中貪嗔兩根不能盡絕莫輕以己之所難強責他人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歎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病孔子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為何如人心平乎彼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今姑妄言之即此充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一竅要也
萬歷十一年吏科給事中鄒元標曰常州知府施觀民靡費民財私劫書院毀之誠是矣乃概將先賢遺跡一概拆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偽學以籍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為憂天縱聰明如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即仁聖豈加于孔子而睿知豈出于陛下者哉宋真宗錫九經于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學之所聚徒講學自古已然未聞概以偽學斥也天下生材囿于

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真偽百偽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頹風因偽棄真是因沙廢金因蝨廢食矣佛老之道異于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燈千百為羣琳宮梵刹遍滿郊坰士誦法孔子談詩書欲將先聖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院不可概棄是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祖宗善我樸樸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復躬垂訓宛然濂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真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放也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為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跡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概議修或量為調停雖未必真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概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即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于既往正以獎後進于將來宜從所請載在實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勤學與文未嘗不載稱之矧陛下舉動上法祖宗照

卷之七

十一

曜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顧憲成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個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編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平時忿疾渙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又曰周子之有易何止吾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愚以為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朱子之有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為小學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葉向高曰道之弊久矣當春秋時吾夫子已有不明不行之歎然猶以為明則行行則明也顧自秦漢以來功利訓詁虛空浮妄之習日以汨沒而聖學愈晦雖有天人原道二三篇不能大暢其旨至濂洛諸儒乃始開蕪剪穢發明性命之說辨析教正不遺餘力而其人率規行矩趨斤斤惟言之遵不敢有圓融變化以溢于繩墨之外其視躬甚嚴故當其時患道之不明不患其明而不行明與諸君子祖述遺言愈精其深

西園聞見錄 卷七

者能救宋儒之偏而苴其漏卮其淺者亦能鑽宋儒之罅而攻其瑕其于講解誦說搜奧窮玄亦既有條理矣而或者行己律身時有所出入使世無全譽不能如宋儒之純白故當是時患道之不行不患其行之而不明蓋宋儒嚴而明儒寬宋儒若拘而言行無不合明儒若通而合者雖多不合者不能盡無惟不能無不合故雖有所明而世疑其行疑其行而遂謂其所明者之不必盡然因相率而諱言學久之遂愈以不明蓋深有足慨然焉吾聞自延平建溪後亦既明且行矣邇來而言學者如晨星海內皆以為閩學之失傳而閩之人亦自安于樸拙僂僂守若魚之水而鳥之林棲息游泳而相忘幾于不著不察之弊故閩于是時未暇患行之何如患于因循怠廢不思求明其所行余不佞常思有精詣躬修知行合一之君子提衡標準以其所行證其所明用之鼓舞閩士或當有與者而自愧其力之未足以及此也

卷之七

十三

是漢祖與折節崇祀于干戈擾攘之秋使天下聞風而靡而孔子之道尊當漢唐宋之世羣儒繼起而朱子集其成未幾有元人腥穢之厄也于是高皇帝與縣布考亭之傳註于學宮使天下翕然一遵其說毋敢出入而朱子之道尊孔子大聖朱子大賢其道之必尊且信于天下後世固萬萬無疑者然非有漢高帝明高帝開天立極之聖人為之發明表章亦安能當坑廢腥穢之後煥然揭日月而行乎故夫孔子朱子之道其尊且信于天下後世者孰為之天為之也自孔子之道尊而萬世之人得不淪于禽獸自朱子之道尊而孔學益明萬世之人願學孔子者如登天然若為之梯如泛海然若為之航故有孔子必不可無朱子也近世之為新學者好齟齬朱子其始直朱子耳浸淫不已且及孔子蓋至今日士大夫修瞿曇淨土之業其卑訾洩泗家言以為不足當靈山之下乘者嗚呼也孔子之道于是大厄其原皆始于輕訕朱子以至于此夫朱子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知其為孔子也近世所崇尚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知其未必為孔子也夫子之言多矣挈其

大旨不過曰博文約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如此其繁也而孔子以為約何也為其有途而可遵也有規矩準繩而可守也夫可遵可守者孔子之所謂約也而今之所為簡易直截言之甚可聽也而其無可遵可守夫無可遵則其途愈歧無可守則必蕩然于規矩之外然則今之簡易直截言者皆惡吾道之拘而逃然以自便也其與孔子約禮之教已判然蒼素之不相入矣又何怪其操入室之戈以自標于門牆之外哉朱子之言曰近世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嗚呼此朱子之學所以不謬于孔子也世之人惟其不欲為孔子也是以輕訕朱子其弊至于恃天侮聖而叛高皇帝之命令也亦大惑已余非能明朱子之學者願嘗慕夫不為朱子者之高求其所為簡易直截而卒不可得也反而釋朱子之言則其說若煩而為途實甚夷其教若拘而其為規矩準繩實一定而不可易以質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指真有合者竊以為今之人能為孔子亦可矣不必更陵孔子而出其上則必別有謬

卷之七

十四

巧無所用朱子矣如其為欲為孔子也而舍朱子其將孰遵而孰守哉夫朱子者非但學之同于孔子其遇亦同于孔子孔子當周之東而欲挽之西也轍環列國以尊周攘夷為事而列國不能用也周遂不復西而并于夷秦朱子當宋之南而欲挽之北也歷事諸帝以尊宋攘夷為事而諸帝不能用也宋遂不復北而并于大元此一聖一賢者其身之合與不合言之用與不用非但關當代之存亡而天地之所以晦明運會之所以升降生民之所以為華為夷為人為獸皆于此決之非如尋常謀國之士爭一事之是非計一時之得失已也或者曰孔子用而周必西則吾信之矣夫朱子也而若是班乎余曰不然朱子之地位力量信不及于孔子也而其學問之所至功業之所竟必足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吾以為自孔子而後儒者之有實用未有遠過于朱子者當孝宗之初立也朱子上封事至數千言惟以勤政講學絕和議復仇耻為說已切中當日之膏肓其後更歷三朝屢廢屢召屢有建白小之而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如救荒恤刑之類固已為之規畫措置

經久可行大之而朝廷之紀綱軍國之謀議如閭閻竊權賢才廢棄兵食耗損諸弊又為發憤開陳思有補益而其所為本本原原言之諄復曲折至于世人詆為迂談而不能自己者則惟在于人主之一心蓋其言曰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又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人主之心可得而正使宋之君臣能用其說必有以成恢復之功而不致覆亡之禍蓋萬萬無疑者然而居官九載立朝僅四十日同時士夫所為推轂之口與媒孽之談常遞為勝負而人主之心所為傾慕倚注欲究其用與所為齟齬厭畏不能安之于朝廷之上者亦遞為疑信而卒之陳賈之徒起而攻之雖以孝宗之聰明寧宗之信向亦為所奪矣蓋賢人君子之道其難行于天下如此然至今讀其封事疏劄及諸奏對之言無不明白正大辭暢而意真使賈誼劉向之徒為之不能如是之剴切也故孝宗得其疏至漏下十七刻猶披衣起讀而寧宗每當進講必問熹說云何蓋賢人君子之言其易于感動又如此近世人士既詆訾宋儒遂謂其用舍無益成敗而欲束之高閣至如正心誠意之說宋人以為世主所厭聞者今已不復談及學術疎而君臣之誼衰其睽日隔漸以成極否之勢而不可挽回無惑也

卷之七

十五

又曰自三代之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其在漢唐猶云崦嵫之日至宋而杲杲扶桑矣然下之常有真儒之名而上之不收用儒之效此雖世道使然而其時之儒者亦或有立身太峻而于人所難容持論太高而于世有所難合疑畏既生無由展布遂令後之人謂儒道無關於盛衰至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慨已蓋至明而儒之用肇起于河東大振于姚江稍稍兢矣而其後流傳浸失空虛悠謬騰口說而寡事功益為世所詆薄而儒道復繼故夫三代以後儒者之不究于用固用儒道之過亦儒者之不善為用與夫扞于儒而無可用者有以致之也

又曰正業一書張子自謂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又謂如辟盤示兒百物具在而門人范育序之以為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其推崇

至矣或者以篇中所云太和所爲道又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諸如此類其說稍異要之天地間理氣二者原不相離理乘乎氣氣之流行即理之著見無兩儀四象八卦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孟子七篇其精者乃在養氣而濂溪太極一圖固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夫天地萬物之在于氣中如魚之在水舍水則無魚天地萬物之理不能離氣如影之不能離形舍形則無影聖人功用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是氣之調適耳佛氏以世界幻妄而欲空之是以氣爲可消滅氣既滅矣即佛性長存將安用乎故余嘗謂衆生與物高下雖殊狗性狗生執著則一夫惟吾儒萬物一體道器渾融空色生滅之名既所不立昨援故義之想更何從來較之彼教不亦簡易而超脫哉張子固云世人不悟陰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太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莫擇多見其蔽于誠而陷于淫蓋其立言維世之本意固在于此

又曰今之學與古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試即其言論觀之吾夫子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七

十六

聖也猶云語上語下擇人而施至性與天道則終身秘之蓋總魯論一書其學問規條森然具備然大要就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而姑留其高深玄妙者俟人之自悟蓋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彼途之人亦惟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所以盡與至之則曰此不可思議也不落言詮也嗟夫此七十子之所不能聞者而今途之人皆得聞之尼丘大聖之所不敢言者而後世之君子皆嗟然言之是不亦待人之太高而立教之太易也哉吾不敢謂學者之盡無所盡得然而使天下之人相率從事于不可思議不落言詮之境界則其教雖易而反難循其所得雖若精深而反以恍惚無據然則今之學與古之學可概見矣

又曰余聞之薦紳云鄭司寇世成居內臺廷議從祀王文成徐文貞階主其議司寇向故受知文貞者也諱諱而排文成議遂中格今文成祀矣司寇亦以其入祀之年沒道不同不相爲謀豈非數與要以司寇所

自得近則河東遠則考亭宜與文成左矣夫文成自文成耳欲齊世而爲文成故僞者逃焉司寇內繁心而外繁行安所逃乎文成之徒方謂其論說揭日月而行莫之敢非司寇排羣議逆知己以獨伸其是此非苟而已也尊躬修者稱河東茲爲司寇左袒矣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盟在與其獨創毋寧祖述百世而往孰能廢司寇說也

李恭懿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于何時余曰王文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于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于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爲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人始分經傳故宋人余琰集說不爲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擊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太極同一意無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七

十七

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溯前又曰續乾之象見文王事殷之心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于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耳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也

鍾天完曰余于孟子由堯舜至于湯章而竊有疑也斯道無日不行于世亦無人不可與知願惟聖人自有真知耳若謂此見而知彼聞而知果皆待人而後知耶且禹也何獨見而知周公也何以不見知湯也安見獨聞于堯舜文也安見獨聞于湯孔子之集大成也何以獨聞于文王耶抑亦若之云者始概舉之而非盡其人耶然何不舉其餘者而必此之選耶又如必待人而知則堯舜果孰見而孰聞之耶如謂吾心自有知則堯舜而上若黃帝神農至伏羲畫八卦以開萬世心學之源者何以不得爲道祖耶昌黎氏臚傳其說遂謂孔子傳之孟軻又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宋儒因附明道篇終則何以不及濂溪也又有異說云孔子孟而後儒門淡薄傳在禪家馬大師輩則彼自有衣鉢且將置吾儒諸賢于何地也夫謂孔子傳之孟軻則孔子時親受業諸賢若顏之四勿曾之一貫子貢之超悟子思之精微豈皆不得與孟氏將乎即他如仲弓閔子南容子賤子羔曾點漆雕開其人與夫公西華子路子游子夏子張其人豈其皆出孟子下乎如以七篇重也則堯一言耳舜十六字禹謨湯誥而外無聞也何以皆列于正傳乎嗣後又以講學論矣又以有功六籍論矣于是紛註脚聚徒傳講者接跡于世如是則鄭康成馬融輩皆六經鼓吹而西晉之談名理寧概出今人下乎又何以均為吐棄而莊荀揚雄王通輩甚而攘之若寇也又以接道統者必在講學中則堯夫之學術何獨不重于宋儒且孔子以上膺正統者何嘗專屬之講學者也愚嘗求其說而不得則聽為之解曰論道統于孔子之後若另闢一乾坤別開一混沌然不復可以堯舜湯文之例論矣何也由孔子而上道統必歸治統所謂聰明睿知則命之為億兆之君以主其

卷之七

道學

十八

道于上而或又為之相以翼之當時之民惟日由焉而不知雖其民行之醇如昭明於變有非今人敢望而實未能如今之世理教大明家喻于詩書而人知有禮讓也故其道統之傳不得不專而歸于一迨至孔子生于衰周天固阨之使上不得為君下不得為相而獨以匹夫師天下又使之鳴鐸唱竿以廣其傳于不窮真是前無往古後邁來今者且也一時名賢彙起從之游者蓋三千焉幾遍天下矣精通者亦七十餘也此七十餘縱不皆顏曾豈不人人關闔而濂洛哉乃七十餘之徒所自為傳又不啻人人七十也是以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為七則此外可推也又曰墨分為三墨亦闔孔而逃者則謂亦孔氏之分焉可也即老氏以為猶龍而佛且稱為西方之聖道並行而不悖亦謂孔氏之分焉可也如是則欲求傳道之的其于何屬哉即吾儒之內亦且分為事功為節義為辭章為隱逸焉苟其心迹之無瑕何者不出王于道脈中而安必其以講學為也故愚以為論道于孔子以前則其統專而歸于一論道于孔子以後則其統散焉而無歸非無歸也其無不歸者人

人不必孔氏而人人孔子也譬之尊酒焉一人飲之則一人醉十人二人飲之則不見有醉者矣然而酒力固在也譬之江河以正派而名也分之為九河猶可以江河名至析為百川為千流為萬派則併其江河之名失之矣然而江河之水不減也如是則凡事功節義辭章隱逸之粹然者皆謂道統之分寄可也即老莊之清淨釋氏之解脫皆謂道統之旁流亦可也非皆欲宮牆而俎豆之也道之散者不得不散取之也道之遠者不得不遠收之也然則孔子之傳可謂獨在孟軻而軻之後便不得其傳哉抑吾于是信孔子之功大也當今之世而復有如春秋戰國之時姦淫而不知耻放弑而不知懼殺奪而不以為無恩狙詐而不見其無信者乎則誰之功哉孔氏明道之功也故孔子而上天下不可無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皋夔伊傅周召之臣孔子而後即庸主具臣而天下易以治矣是孔子以一人代億萬世之為君為相者也蓋天若有有意焉生此一人而以後不必生堯舜禹皋諸君臣也豈惟不必生堯舜禹皋諸君臣也孔子時不可不生孔子孔子後不再生孔子亦可

卷之七

道學

十九

也孔子之道已昭揭于萬世而不容晦也乃孟子猶執向之時數求之而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乃迄今而王者名世何如也豈迄今不平治乎蓋常規漢高祖之寬仁唐太宗之英武宋祖仁宗之淳厚與其時諸臣赫奕在望者倘亦王者名世之與焉而至我聖祖之應運龍興道統治統真可以軼三代而繼唐虞者則散者又未始無歸也然而必欲若孟氏之云某君傳某君則世必笑之矣故時至于今縱有若堯舜禹湯者生而在上而再揭一危微精一之旨以列于道統者不得也縱有若孔子生而在下而欲再表章六經以集羣聖之大成亦不得也然則今之得道者而必欲俎豆于孔子之宮牆不必也即欲俎豆之而必取其以理學名而求之講學之中尤不可也釋氏自曹溪以後衣鉢不傳而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即于今釋子中求復如釋迦後之燈燈不爽焉可得哉此亦與吾儒之統系遙相似也雖然表章六經以師萬世使萬世可以無堯舜湯文者孔子也表章孔子之道以覺萬世使萬世知其不可無孔子者孟子也則謂孔子傳之孟軻可也而又表章孔子孟諸聖

賢之書使六經四書炳若日星而不晦且不敢忽者則宋諸大儒及我
聖祖之功爲尤偉也則以嗣孟氏之傳其亦可近羅漢獨揭高皇帝聖
論六言以爲直承堯舜之統契孔子孟之傳者眞爲曠見而知言矣

李沂曰我朝崇儒右文特隆在代士遭逢盛際象十意指亦往往視身
砥行以志節相尚用能砥柱頹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蓋在天
順成化間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
之端默陳檢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庵之講求張陳白之寔踐
羅一峯之切直周翠渠之篤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耽嗜名理章
楓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奧蔡虛齋之精研蒙引鄭汝愚之
學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啓聖賢之肩鑰祛
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概眞可愧夫矜悅富貴徂喜功名者倘所謂儒
林之鳳學海之龍非耶嘗以楊廉紀贊評之堅忍貧賤脊硬如鐵與棲
遲海濱水月自娛者同一恬澹平生議論詩以見意與晚景于詩傲晚
箕踞者同一洒樂立朝方嚴時輩寡諧與經筵陳說懇懇納誨者同一

卷之七

二十

忠耿鰲山力諍再起而臥與上元烟火語戒褻狎者同一諒直聞闖呼
叫遠謫西南與星變飛章懷忠有劾者同一孤憤數臣操行純粹未易
軒輊第元楨鄒智早稱奇童見天下之迅發與弼章懋進修不倦見晚
節之堅貞斯又絕塵之逸足而士評之所優也若夫讀書一錄豁萬古
之穎蒙綱常一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僅
識英聲競氣大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
稱迄今以爲寔錄嗟乎邇玄風于往籍仰山斗于前修予與兩公竊訴
慕焉九原可作余願爲之執鞭

章潢曰學不本諸身心性命而祇尚記誦博洽以相高者無足論也然
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
學以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
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任穎悟
頓修標立宗門謂能使一字不識之凡夫立躋聖位不曰臯夔以上何
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脚耳習其教者爲異說侮聖言悖聖道

殆莫可救藥矣矧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于中正純粹之
歸故卽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
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子孟旨趣杞人之憂豈
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者又每每遺棄人
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眞詮內
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寔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
書自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孜孜乎論
世而尙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
而惑之哉諒哉窮經不特可適用也寔爲明體之證學古不特可入官
也寔爲入聖之資是窮理多端而惟窮經爲尤要苟曰不然試觀千古
曾有不明經典之聖賢哉

○曰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倡明以
來一時聞而與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燁然有以表見于
世然一遠師門講道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于夷之歎而他日

卷之七

二十一

寤歎獨尹氏爲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易矣其後晚出
者往往流于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
恭之所私慨夫學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豈儒者之學也
哉自後浸微熄時有同異至元魯齋許氏幾矣然于大本一頭無聲無
臭之微論者或有遺說焉近世若月川曹氏之純慈相濟何氏之貞介
浚川王氏之辨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于自信而近
乎墨守則于千聖以來眞機正脈猶覺不能無一膜片縷之隔也噫斯
其可易而語哉

往行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書院山長乙未率父老迎太祖留參幕府吳元
年爲翰林學士修國史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
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
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主上
採本至論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宋文憲公謙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常曰古人爲學使正心修身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弊也

趙訪字子常新安人元末寓於衢之柯山潛心著述不應徵辟歲壬寅明興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公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爲精切詳備未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己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公嘗爲東山精舍虞公常爲之記舉先生之言仿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致舉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常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穴山

卷之七

二十一

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有他道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學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之久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于羅李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敬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鷄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

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一旦豁然矣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蠅毛要須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之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于窮經之要則有得于九江楚望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其年答以己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當時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于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之類爾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大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

卷之七

二十三

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于斯先生即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合聖人之意因思載紀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又重改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各有條理于一經本旨方完每讀苦思之功若有人助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考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文于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至公鎮微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註筆削之秘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遠屬辭成書復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賚志以沒門人倪向誼證以屬辭義例盾之以平日所聞于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尙誼證亦可爲有功于先生之門矣其于易經則聞之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于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嘆曰董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于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爲義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易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

卷之七

二十四

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羗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相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惑于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于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俱以始終要其無咎此周易之本義也蓋先王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暇乎他求也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寔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

西園聞見錄 卷七

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座下足蹈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泣非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哉學者稱月川先生按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廉震理學名臣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莘菴澤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巡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尙論君子宜考於斯

卷之七

二十五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先儒入德造道修己治人之事以稱觀省復列責志恆心二圖置座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臥病京師讀先儒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家禮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曰臥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臨川人故司業溥子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疑然有立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為之取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以祖喪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不凡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常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而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執仁而勝大任也于世味淡然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尊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褒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

卷之七

二十六

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為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謝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紗羅羊酒柴米續奉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動于朝野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為藉祿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己酉三疏懇辭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璵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

中己未召入文華殿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資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上令內宦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願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己卯九月遣門生車其進謝表己巳十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嘗舉程子之言孺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為志言學當以道為志然進修不可躋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基然後進夫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為要孟子則以充四端求放心為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常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

卷之七

二十七

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明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頰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咏物適興胸襟高邁曾見咏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雨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同時聞中有陳真晟欲見吳聘君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羅一峯平生亦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復張都憲書推章德懋陳剩夫蓋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與弟爭田禡冠囚首跪訟府廷廷祥作書切責之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至論其學術觀其集序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淡寂寞草率粗略無所發明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朱子又言夢孔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環綴所記或不為誣云

薛文清居家八年四方學者甚衆公倦倦以復性爲教常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公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理有遺便覺身心不安辭受取與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踐履篤實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常釋手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者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有所制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古穢雜錄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纔見薛大理一人劉文安嘗請公從祀廟廷言官屢乞亦不報隆慶改元祀廟廷

薛文清公以內閣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倦倦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見

卷之七

二十八

白氣上升天嘗曰格物只是格個性吾于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于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貞高志在天理不甚事專獨以講學明道爲務敢爲危言激論嘗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先儒註疏欲一切廢棄抹殺直探孔子孟軻之奧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羣喙衆訕指以爲狂爲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承箕世卿講道于黃公山時世卿已舉于鄉不肯會試聞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世卿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

西園聞見錄 卷七

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其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志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邱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願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割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濯塵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磬懸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也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匠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王整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匠之銘白沙曰虛以本立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嗚呼其殆以自見也夫

卷之七

二十九

西原先生薛蕙字君采憫學者溺于多歧作約言憫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憫方士穿鑿性命之外而不知養生也憫世儒汎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寂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乃著之于書唐順之曰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以老禪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名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賢聖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且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少所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

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之者希矣先生自爲刑部時直武廟南符抗疏諫禍巨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與乃擬爲人後解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憚矣已而竟爲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褻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嘗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於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鏡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爲其髓者矣王公守仁天資絕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既而好學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江西羅欽順嘗寓書守仁謂其名實儘已出人只除却講學一事足毅一生守仁笑答之曰諸皆餘事守仁平生唯有講學一節耳故其屬續之際家童問何所屬乃應之曰我他無所屬平生學問方纔見得猶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

卷之七

三十一

陳恭愍選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辭遇格言即手錄於冊爲力行之助平生若不出口視所當爲者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

陳真晟字剩夫莆田人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布衣先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致力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之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于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

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真知處善安循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之而難矣此聖門論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子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爲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

卷之七

三十一

金攜其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闕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積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還鎮南

鄭侂字孔明常山人初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願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寔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議論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繆哉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隣家所遺物即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

冠從安仁於同知學學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爲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莊凝重蹈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密沒齒不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真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每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聘詞失於矜不知察省操存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嘗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所至豪傑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宿而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先聖不傳之秘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艸之亂苗也又曰莊孔陽觀其詩只豪曠

卷之七

三十二

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皆流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親切故以吳澄三十年前好功用之說爲阻學者進路當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老不及少也邵寶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日澆田法爲備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遠邁向慕正德四年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無所通謹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惑之不爲一動乃捏旨勒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容遽色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爲禮部侍郎以母老

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諡文莊

陳庸字乘常南海人力行好古成化甲午舉於鄉聞陳獻章講學江門往師事之獻章深服其德量自以爲不及與張詡李孔修爲莫逆交詡初見獻章庸爲之介紹或詢詡爲人獻章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庸潛心理學多所自得其學以主靜爲本羅倫莊景望重一時少許可遇庸報嘆賞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釋褐荆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報拂衣歸足跡不履城廓督學憲副王弘請與相見竟謝不赴友人謝佑卒貧無以葬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再拜而卒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峯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醫閩先生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世卽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去官執弟子禮事白沙卽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卷之七

三十三

楊文恪公廉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不及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勿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禮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清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陳獻章字公甫號白沙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正統丁卯領鄉薦戊辰辛巳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齊稱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居半載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卽久若有得焉成化二年復游太學投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獲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蒼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觀要在用心誠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滅道德乃青腴文詞固批據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嗽餘芳持此木鑽采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傍復聖途萬里餘短心

若長及此歲暮未馳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貴合章邇來十六載
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
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
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全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
海終回狂邪大驚曰龜山不如也即屬言於朝薦謂眞儒復出由是名
動京師一時名士羅倫章懋莊景周瑛輩皆樂與之友給事中賀欽師
事之即抗疏解官去歷事吏部時侍郎尹旻賢之遣子從學辭不納薦
紳謁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成化己丑復下第南歸絕意仕途四方來學
者日益衆乃築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雖中官繼流番夷農賈接之無
不得其懽心者家故貧或貨粟於人僉事陶魯以田遺之不受海北提
舉汪廷貞慕甚作懷沙亭以想像之江西布政使陳偉修復白鹿洞書
院走書幣聘爲師謝不往先生常曰吾年六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
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
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七

道學

三十四

而卒所未得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
之繁求吾之約惟靜坐久之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
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
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人之功其在茲乎又
謂爲學須從靜中生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大
要如此成化十八年廣東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
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於上
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乃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時
張汝弼又贈一絕句云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夸忽憶自家
丹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識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也此時
猶未釋然於白沙故云林俊曰先生澄瑩開朗韻致極高自遊康齋而
心學正友一峯而節概明友定山而詩學又大進勾狎烟霞陶寫風月
有堯夫之襟度識量高洪才慮深遠有明道之風致而從容懿醇軒特
斬絕則有叔度之雅與子陵之風焉先生雖不用於時而道風義概歎

動天下天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者又誰之力歟使遊濂洛
閩關得其微言奧旨似羣哲今數聖以肩頂四子無疑也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自號石齋居白沙村人稱爲白沙先生生而資
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
咨嗟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
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
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于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孤笑絕
島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
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蘇斯致力遲遲
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
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
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
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蘇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
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將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七

道學

三十五

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皆金石
羅一峯倫天資剛明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
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倦倦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直
如浮雲過目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
靜見正密之銘所以作也楓山語錄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
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正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慎言曰或問
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術道請析諸賢曰由士賢充之也
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而不爲者乎
章文懿公懋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
心纔會大又須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
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
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
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遷耳論家法如鄭義門

兄弟爭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沒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乎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傲拔論居敬自謂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子史意所詣極將欲起發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庵之傳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成化丁酉福建解元辛酉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公擬重端永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略初友寧水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植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而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常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際悟以時文之式自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七

道學

三十六

然神采動人奚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為工居官無所見於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履恆滿官所恆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受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庵堂邑人弘治甲子山東解元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南太常卿諡文簡嘗以學士掌詹事府辛卯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講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回俄聞上御文華殿亟馳以趨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穆某聖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幾微見於顏面壬辰轉南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善類推先自為學士至官太常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與論之有在矣甲午夏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常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性命之原習讀而未始自得之願謂其見道安知非浸淫於俗慮也邪於是扶去藩籬力肆弘博經訓之外雖世儒所斥以為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釋而羣說之以與吾聖人合曰惟中固無是分別相也久之洞見

道原通達為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矣

沈憲副齋居室蔬食布衣雖出任視為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苦若此曰耻惡衣惡食不惟為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少年少時遂有志聖賢之學從弟敬齋章極山之門其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為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聖賢遺書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終無進益

吉水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為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作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真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七

道學

三十七

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于身心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金貢亨字汝白吳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西江提學副使偕其同郡友人應公大猷遊南雍過海寧許杞山為同舍生論學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乃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為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擅于浙中先生既得學問大旨於是卓然以聖人為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解初學當以心為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藉以求至夫聖人之地蓋動履既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為足也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念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先生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費效太迫反入於銳進

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為學一以明道為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倚色相不加觀貼真趣日融內外合一矜持者裕莊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洒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入優之矣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為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于本朝諸儒獨推尊白沙以為合於聖學為之擇其要語以示學者

莊景字孟暘號定山江浦人弘治七年甲寅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乞起用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侯行先是家宰何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瑤侍郎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

卷之七

三十八

之丘今入閣矣承待召而不行罪其可追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嘗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子介謂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家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合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弟今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王巴山私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部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八月乙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到任十二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為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尚書清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也江西張公東白元禎書曰獲覩近作不勝仰慕向理工夫惜不得聚首

論之往年陳白沙會間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間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忘年矣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自言亦為魯齋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觀先生之詩若觀先生之詩者亦可見先生之學甘泉子曰子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於定山瀟然洒落望之知為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名之以召禍也故應詔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乖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清谿而又悞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

卷之七

三十九

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具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必不懼清谿之忍使清谿而不可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慮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哉
劉少司寇玉平生學問一主於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
劉司徒璣為衡州守日靜齋陳公視學諸生進講太極圖意義微妙陳公詰之諸生具以受說於劉先生對陳公敬曰此學不講久矣太守能然乃請先生坐堂上講太極圖先生升坐畢講殫述精微陳公率諸生拜曰是吾師也於是湘潭以南學者多從先生受理學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覺參政陞之子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諡文敏致政歸閒居讀書恒上折衷羣言遠近從學者衆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賢聖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噉名譁世而已非味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則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曰誦六經而不力行則徒得其字耳

陳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靜讀書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輟燈讀書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子日省豈非學之法乎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薛俊字尚節揭陽人弘治甲子鄉舉正德戊辰乙榜受連江訓導歷官國子助教嘗教諭玉山時陽明先生過玉山君遂執弟子禮問行己之

卷之七

四十一

要先生曰自汝兄尚謙與予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理與心猶二也當求無思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所學遂進

顧公應祥字惟賢長興人歷官大司寇嘗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然不甚依傳其說大旨以孔子豈自愛其聖必晚而後施之曾氏吾驟然而語以天德之知彼諛諛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爲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吾日愧於論物無爲而高談性命得無爲識者笑耶公所持衡足破世學之偏駁惟不爲門戶以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語散見借陰錄中

劉忠宣公大夏轄廣東時常乘小舟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子全之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王陽明先生居官時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爾離了簿書訟獄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責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

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一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任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看空此非吾之學也先生謫居龍陽龍陽故在萬山叢棘中虬虺魍魎瘴厲盡毒之交錯夷人鵠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先生至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小茨已就石穴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爲排置端居澄默以思俟若神起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也相爲終始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則自見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學者嘗發格致之旨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

卷之七

四十一

易窩居之安宣慰來遺餽却之因申朝廷威信令甲折減驛之議又諷之出平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志在夷狄患難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復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免錄而草書院居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初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即知痛知癢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生惟此知故即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多駭疑者過常德州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後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自進步願須刊落聲華切已用功重懲世巫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專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觀台州黃宗賢館來問學自言于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功不患無志後契良知旨始納贊稱門人卒爲先生孤孤以女妻其子是年先生陞南北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鄭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鑒同察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

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肅贊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京太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踰年至孫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仍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輩受業先生往德末俗卑汗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為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須立誠從心體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孔明高大而不知墮于狼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足在無窮盡未可以少有得即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訕訕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

卷之七

道學

四十二

為之竦息汗顏而彼且略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往不同何也曰道無方體即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即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為道止如此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處不是此道宜古宜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城俊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學者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原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亦止是冥天寂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論本體原無出入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

靜動靜無端何鄉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即體即用而言體即用謂靜可見體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受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言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入學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驚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夕者愚矣哉先生在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詩書為贊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為易名良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門正法眼藏無不具定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難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倫彥

卷之七

道學

四十三

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其未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為集義自無祇悔謂聶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事物物純乎理無人為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事物物求至善是離而二矣先生憂居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彌眾郡守南元善大吉為先生辛未所錄士也守紹時聞良知旨常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常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己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翔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

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序之原云進賢舒國裳芬來學先生與
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外此心能致中和國裳疑敬畏累
洒落曰洒落生于天理常全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為洒
落也答周道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
書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
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
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
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起外器融道器為偶矣子固未超未融
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
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為性者可冲于天盡為性者可泳于淵盡
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之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
夜即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即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晝知晝哉晝
而生晝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
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

卷之七

四十四

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無
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
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便無物作障
礙也語張元冲曰至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即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
謂之仙能不染世累謂之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存
故見二成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顯其學自
有宗也常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空虛
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
程始知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
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
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
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
幸此不可不得其高弟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親二氏一班
者輒拮絜周程即孔孟亦弁髦之何哉甲申海寧董蘿石隱年六十八

西園聞見錄 卷七

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贊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遇
之為著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為學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
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資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
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下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為囊
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糧魏良政發
解江浙兩省焉有官司理者恨為職業所繁無暇為學先生曰凡學宜
先事雜事為學非吾格致旨也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
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憎因有藉授而曲徇或以冗劇
而怠或以浸譖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
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
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
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
答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泰山在前執不
知仰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

卷之七

四十五

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就樓鐘不答所問
第曰攝良吉者再指所鐘手語曰此孟下乃能盛此鐘此案下乃能載
此孟此樓下乃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
善甫問先生何語良甫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
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浮躁忿欲皆緣良知蔽塞而後有大勇
不能克也中庸知耻近乎勇耻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
人為耻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為耻以忿怒嗜慾不得直意任情為耻耻
非可耻而不知耻所當耻外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難直風故
進之如此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
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
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眾乃惕然嘗游陽明洞隨行
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
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
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

渾身即為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闕而語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唯講學也弟子曰語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語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昧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默無不鍛鍊人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為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先生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問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一言良知非離聞見惟以致良知為主則多聞多見皆致治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實致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為困四言致知非為逆德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媚嫉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

卷之七

四十六

切也蓋吾性往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有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徹講擇交先生報書喻為金淘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舜文蔚約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己非祈人之信己知己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閩聞計始為位哭稱門生云先生居常揭教旨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為剩語者時同錢洪甫質之于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齊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于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煩磨刮常人心如駁

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願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克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之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悞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願借以文過飾非為害大矣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譽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為美談晚自省曰善歸己矣如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規門弟至相抵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名根消釋未盡愧矣乎贛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專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令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先生又嘗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卷之七

四十七

先生晚年頗自悔嘗云朱元晦學問醇實畢竟還讓他又語門人曰吾講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諸君敷衍今日講良知明日講良知就無味了且起人厭諸君今後務求體認勿煩辭說

呂涇野在南都日集問道講業之士懇懇為發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究一也亦何異其為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書錄可知也乃至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德不忝文清至于著述公則為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偏識指來學之迷途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胡公世寧接引後進談議世務終日忘倦嘗曰學貴經濟不在詩文也邵康僖公銳為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之

遂幡然檢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瑄敏最先知厚爲學務培本原循蹈正脈嚴理欲之辨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安于所未安學者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何大中丞塘居常非涉于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于圖矣有問曰先生真可謂鍊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鍊視得此何異于老莊獨狗飄瓦時王西星輩曰如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劉侍御陽爲陽明先生高弟所言皆依于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

卷之七

四十八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常馳聘詞翰既而歎曰此無益也乃遂研精于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既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耻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

劉同字邦采既致政歸時陽明王公倡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先生有憂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或問先生以心之體曰主宰貴知立以造于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于惟精是謂博約並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爲翼不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既乃著易蘊二篇詞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

聶貞襄公豹嘗病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辨語紛起公貽書與同門歐陽文莊公

其略曰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焉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內之主乎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者也便自能物來順應者也此豈錄中長語哉

羅文莊公欽順既以大冢宰致仕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惠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說若干卷其言議精微衍奧根極理要辨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其毫厘千里之謬時習頗頹我獲無易於戲道之不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鏗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閱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

卷之七

四十九

在立志問立志曰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此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爲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歸廩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

王艮初名銀逮專陽明先生爲更名艮字汝止泰州人嘗一夕夢天墜墜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盜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右曰居仁正德六年閏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陽明先生自龍陽謫歸學者盛傳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仇事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

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願奉親居皆未及聞也亦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謚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數日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登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動感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正德中內官義佛以上命捕鷹大略獵過海上所至騷動良躬詣其庭論以理義佛覺然起敬約其獵則與偕獵因勸以請止旋蹕毋馳騁以安天下內官卒感悟徙去

是時陽明鎮豫章以道學為海內宗良從塾師黃文剛聞其語乃辭親往謁王持海濱生刺踞上坐與語良知及堯舜君民事業大悅服願為弟子已稍疑則又即上坐反覆論難數日乃竟執弟子禮焉陽明語人曰吾將萬眾會宸濠未常動心今日為此生心動矣良益自任乃製招搖車將遍游天下遂至京師都人士聚觀如堵願以良言都出獨解與傳註異且冠服車輪悉古製咸目攝之會陽明以書促還會稽乃復游吳越間自是益斂主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而究極于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簡易徑截不為枝葉學者有所疑難見良多不問而解自大儒鄒守益湛若水呂柟歐陽德威尊重良如陽明先生也陽明卒于官退迎喪桐廬營其冢

嚴文靖公訥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復掛口獨其為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又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在刺譏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賞得不棄及為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為宗旨他不復厝意公謂文成公之集具在其于博學慎思明辨篤行寧淺涉也即諸君子信眉闊步仰面雲漢欲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有裁割若此

卷之七

道學

五十一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嘉靖壬午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于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師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蓋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見王公親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為宗而殫精畢致探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未學馳騫空談遺忽實行為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蔽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協天理則雲消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此同郡東郭郭公雙江聶公念庵羅公時時聚處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于先生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念庵公極論盡洩底裏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既別公貽以詩曰歎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方無乖

查憲副鐸嘗為王文成弟子以致良知簡易直截為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于見即曰虛不染于欲即曰寂不累于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恍然日有華華終其身而已李公遷早歲窮理性之學然不欲有其名時葉亭相公為領袖魚貫然進者不可勝數公益秘之曰學以明道也而以干進德無愧業舉子者乎

世廟時楊公豫孫好講學與徐公學謨同部嘗謂徐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欠講學耳徐應之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多講學耳然兩人契厚卒不相忤也豫孫不甚修容日所被服多長短參差不一徐曰鄉黨篇載孔子服飾儘精美奈何今之講學者必以儼陋為法門耶楊曰要不以物動其心耳是歲冬至而司官衣吉服拜三堂于朝房楊當拜起偶有塵汚其左袖亟以手揮之比退徐謂之曰願君以手揮袖塵得無以外物動其心耶楊謝曰學問不至自不能矜于其所忽聞

卷之七

道學

五十一

者稱其能服善

世廟時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兵部尚書聶公豹吏部侍郎程公敏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拔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諸公或沒或去位人稍避匿矣戊子歲何太僕遷自南京來復開靈濟宮講壇然以其名位未可恃以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介子某欲藉講學為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闢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憇曰盍往靈濟宮乎時某雖醉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日惛惛不開明矣更掖而馳至講所則徒學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即席坐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視比晚講輟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明日縉紳會者闐然長安有曰此豈周穆王假息而之化人之國者乎默而神遊矣此乃真學問也聞者大笑

蔣信字實卿號道林常德人嘉靖癸未歲貢戊子中應天鄉試壬辰進士歷官貴州副使少喜象戲時有郊迎則袖紙杆以往或以玩物為戒

卷之七

五十一

先生即取梓焚之自是不復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閻齋冀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即振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蓋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其論格物也則論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即是致知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惟曰體認天理曰觀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禮知及仁守莊蒞動禮則謂皆為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魚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澄徹默識為知隨處檢點為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親不聞之體復于無聲無臭之物則性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為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愾則謂聖人以忘我為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

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寡為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

陳讓字原禮□□人嘉靖辛卯解元□□□進士初為紹興府推官拜監察御史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為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于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為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援拾宋儒之短以為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誦學之事則為無益于學而徒使陽明得罪于先儒可為深戒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狀元及第歷官左贊善諡文恭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于心然其傳之

卷之七

五十三

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于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概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為為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為為理以任情為率性以戒慎恐懼為戾于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詭訝其弊將多于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為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故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為教恆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拾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知精而力鉅先生魁天下年甫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聆已面發赤對曰丈夫事不知更有多少大

事在此等二年遜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有神采借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黃號樂村何號善山兩孝廉親受陽明之學者先生初赴南宮與善山樂村同舟公皆嚴事之以相資切公時兢兢然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講學何孝廉慨然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微衷皆無人心耳先生側聆之懼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後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中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微悟于仁體丁巳學憲王敬所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先生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覩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知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

卷之七

五十四

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龍溪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先生曰近學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悞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馳逐逐茫茫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便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所作松原志悟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節推周公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

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其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數生生意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俸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日也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涯臨海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卒官中允嘉靖己亥拜春坊時御史論薛文清應祀無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于義不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與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汗馬者而况吾道之于著述而自秦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支流遊尋正脈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著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其從祀以風示學者非瑄不可
游居敬字行簡號可齋南平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受御史時新學方興所至聚徒講誦士履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泗正傳自伊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其疏極言之其人卒罷去公亦

卷之七

五十五

坐是出爲浙江按察僉事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諡文肅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牛者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由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意一之也蔡梓以傳
凌學論震初以鈞索富聞稱雄比中歲幡然曰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
薛憲副申平生篤信象山陽明之遺訓故其言曰格物即所以致知慎獨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宜之謂也

萬公士和嘗與唐羅二先生游二先生談理學塵不休而公獨務躬行曰學者馳騁玄虛鮮有實際此何異捕風捉影有何所得第當反求其過若痛癢厥身去之斯已矣言曷施乎議新建從祀曰文清公始學問而馴至上達文成純任德性亦不廢學公之意良有所重也故自事親交友進退辭受以至家庭語默動靜之微一切檢押不錯寸趾

萬文恭公雅慕理學家言博討精詣然未嘗標揭門戶而一稟之躬行嘗曰吾自官外藩始知實心任事即是真才其隨處體驗類如此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而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景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爲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

卷之七

道學

五十六

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課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事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于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贊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常游西安與介庵李公錦論學介庵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庵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迨老以父游江南涉險往訪之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悞

王璧字宗順號東崖心齋先生之子耿公定向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于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耿公大賞其言定爲古文云有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

西園聞見錄 卷七

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乎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願止此乎曰孔顏不改其樂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

徐文貞公階性頗好名而不好諛以是士大夫爭爲名高以中階好往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爲近情之諛以斬入一時不能覺也階既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尚書彞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

卷之七

道學

五十七

郭文簡公朴嘗作九字圖說以爲天在上君親同焉心在中性命聯焉義在下遇與分輔焉人能不昧其心上通乎天斯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存心養其性立乎命舍道義奚以哉味斯數言真得河洛正印而後學所不能窺其樊者語曰崇構有基巨川有源然則公之純德懿行其得之性命者深也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東平人隆慶辛未進士初授昌黎令歷官尙寶司至年六十猶時時誦孟孔書不少衰間得聖賢片言隻字有契于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昌黎入觀時耿楚侗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自澄徹有意克己便先賢障蓋真如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醇矣

耿恭簡公定向嘗嘆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意見或蕩于清談皆影響良知與新建蓋公憂其敝也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證語具在集中晚年力疾答郭方伯書幾萬言大旨謂孔子之立達史傳無盡所謂賢于堯舜者此也孟子原學

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為勳庸以距詖放淫為天吏之征討以守先待後為創垂之統業可為巫函不為矢匠而善于擇術者故公平生

不食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由越中以進之洙泗卒澤于道德醇如也

陳文端公以勤貌古氣清與人文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溷者議論慎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彝器至其奉

身粗糲之食澣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為大宗操修為實地謂古

人盛德大業自勤小學慎一介始故居恆不輕取子即燕裝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飲藜藿耳獨行不愧

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流污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

無實而外自標幟者電光魄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所為垂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

許公孚遠湖州德清人號敬菴喜講學他人講學者多黨公獨不黨萬曆間守建昌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以事屬則謝不與交又

南昌一講學魁亦以干請拒絕李都憲材布衣交且同年及成閩中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

鄧徵君元錫嘗從東廓鄭公三五劉公剖決印證鄭公手書發育峻極皆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遺之此時心

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極枯也錫為此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日辰起解諸友靜坐令

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問當不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焉李渭字湜之號同野思南府人歷官至雲南參政嘗謂伊尹堯舜君民

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于交際甚殷問蔣道林動靜蔣曰靜假動真問一介不取蔣曰經經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決於背

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者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芝論巫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

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為之

西園題見錄 卷之七 五十八

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為寮互相參證其學益遠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

此不慮是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減不增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語言學矣一

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

王敬臣字□□□人陽湖公庭之子也敬臣少就外傳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為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

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異早慧及長篤志聖賢

之學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語又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如立增長言銓為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

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于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于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為標的

曰聖賢論學莫先于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凡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得于惡矣明帝衷也審之而始

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祗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哉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

也又曰學者眼畏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諸生有棄事靜坐者有泛覽子史者先

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達萬變者哉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張飯山以司徒左

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飯山號於會眾曰夫為學學為人

也為人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叟慨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為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耿公定向于

天臺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認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耿公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

西園題見錄 卷之七 五十九

漸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趨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

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其胸中
洒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請于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
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誦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午叟杖來訪耿公
留臺曰此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僕第以正文反
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
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
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
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為
世味牽絆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髮紙上陳言挨傍
別人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之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
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只在迷悟間悟則
人欲即是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耿公聞之大為嘆賞曰嘻更能及
此耶難言之矣叟嘗謂焦子曰吾讀論語思孔子之學同其道同乃孔

卷之七

六十一

子為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
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于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
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論諸詮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我觀書非
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友講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
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
臭耶耿公聞之大嘖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
此哉因述之以驗問志惟昔茂叔之于李初平近代文成之于王心齋
董從吾皆以潰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雋博聞強識者又遜焉彼
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馮子盛字受甫號本軒□□人□□癸酉舉人娶冀端恪公女從端恪
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為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
所共趨力矯之曰勿自廣泛為閑闊勿自放恣為洒落尺尺寸寸而已
世目為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于宋莊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
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于莊敬若儼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

西園聞見錄 卷七

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于親身應務皆設誠而
致行焉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翹弓情非捧檄何僕僕公車自
炫驚為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擊而枵祇取辱焉或問
為學曰須剛須恆不剛不恆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
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
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
矣事與無人相干涉灑然矣鄉人皆好之何如曰狗俗者無志問處小
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為所化矣
余少幸裕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于敬齊而推其本原以為出于程
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
為入門學者何必多言惟去其心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
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于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
主敬存養為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據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
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

卷之七

六十一

辭翰者為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
可擬也其篤信如此
王僉事燁見近世講學者競右陸左朱號為于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
根本公弗為動曰吾敢斷之曰皆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
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

劉憲副天民致政歸一日會李開先于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君善聚書
書解有幾種耶李曰三十餘種李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問此何
為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公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看禹貢遡泗
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李曰
國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漢之訓詁宋之講解以
今觀之殆尤以魂載魄以影隨形均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
少穎失之煩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印之吾心耳公曰不有
金仁山王耕野吳艸廬耶李曰分章無輪于金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
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于宋儒公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

因陋守殘者必怪我將并忌之矣以說經恐觸時忌然而卒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險巇如此哉

林光字緝熙號南川□□□□□□□□□□平湖教諭歷官襄府長史嘗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個充塞周洽無此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誠而不動未之有也所謂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與夫高宗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說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缺略何必勞勞攘攘都不

卷之七

六十二

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慚遠耳乃悠然以舉業累吾初志何為乎于是并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廟懸夫子像听晡焚香如聆警效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製先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敬恕以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視省患坐不直體難羈束做古人置斂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勵多類是親舊患疫先生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勺壯吾神魄雖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既而疫者卒先生躬為製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

張令尹緒季弟續曾有心向學而功不成為問先生艱然曰而知易之損乎乾始以美利天下而窺至德者必于下濟故進于損也可以語乾矣吾聞之學道力行非為利謀靈修篤詣非為名高執細行之淺渺忘責報于彼倉皆市心也何功之足云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目錄 內編

上海圖書館藏

好學

前言

宋 濂

梁 寅

方孝孺

薛 瑄 六則

李 堂

何孟春 七則

李鵬舉

劉仕義 二則

朱以功 三則

徐 階 二則

王錫爵

于慎行

蕭應魁

何洛文

岳蒙泉

毛介川

往行

洪武丙午

沐 英

宋 濂

蔣武生

曾 魯

陳 璉

詹 鼎

石光霽

趙 謙

孫 作

金 彌

太宗皇帝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目錄

金 寶

吳 楊

劉 球

陳 濟

張 信

周維翰

楊 溥

王 冕

宣宗皇帝

徐有貞

李 紹

劉 寶

王 佐

陳 鑑

丘 濬

黃孔昭

李 賢

何椒丘

呂 原

張 悅

王 恕

曹時中

吳 瑞

張 賢

楊 廉

楊子器

王鴻儒

林 鶚

周伯器

陳獻章

李西涯

葉 盛

李 瀚

梁 材

劉 鈞

翟 鑾

于 登

陳鳳梧

李承勛

黃魯曾

何喬新

朱存理

張詩	周瑄	孫文
鎮國將軍陸禔	楊天祥	鄭曉
胡松	羅洪先	王漸達
邵寶	顧應祥	趙汴
葛澗	方廉	楊豫孫
屠應璠	顏木	蔣勸能
叔寶先生	葉春及	張四維
鄭汝璧	鄧元錫	沈啓元
陳世恩	楊鼎	董應軫
著述		
前言		
詹同	宋濂	方孝孺
薛文清	楊守陳	陳白沙
李東陽	何孟春	黃省曾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目錄
張臬	陸深	劉仕義
袁襄	公家臣	唐順之
王世貞	劉鳳	王錫爵
于慎行	應天鄉試錄后序	葉向高
維風編	葉叔仁	汪應龍
蘇伯衡	陶望齡	楊用修
住行		
錢辛	永樂甲申	沈燦
陳珠	李時勉	楊溥
楊士奇	周汝謨	卞榮
章綸	王直	張益
劉定之	周憲王有燉	晉莊王鍾鈺
端懿王聰瀟	劉麟	唐伯虎
富順王厚焜	陸師道	朱性甫

益莊王厚燁	昭毅王瀟振	黃省曾
恭恪王子載珍	奉國將軍多炆	梁洞
文衡山	陳士寧	黃孔昭
莊景	丘濬	章懋
謝鐸	張天瑞	高廷禮
謝遷	邊貢	楊君謙
景暘	何景明	楊茂元
陶滋	何瑋	唐順之
鄭曉	王慎中	張電
余有丁	王敬臣	顧源
周文恪	葉顯	蕭岐
汪禔	王翁良	李攀龍
藏書		
前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目錄
祝允明		
張居正	高拱	張四維
呂調陽	張應元	李廷機
住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

嶺南 張 蒼子孟奇甫 輯

好學

前言

宋公濂曰古之人非惟道德純一政教條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世之用自童叟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又參于秦漢以來子書古文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箋註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卷之八

好學

梁寅書莊記曰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皂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敵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稅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爲田以獲稅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鑛而綠生焉有鐵之鑛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自然也若夫有書而力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乎天可也
方孝孺答俞子嚴書曰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燹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義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

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惟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身詭笑曲身俯首稱頌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嘔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又曰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修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况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好學

薛瑄與楊秀才書曰瑄七八歲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瑄遂發憤爲志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諛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常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如是者積十餘年專爲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尙懼頑愚荒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蔡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辭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

瑄以爲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

薛文清曰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又曰爲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蓋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方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遠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務速以求之曰我善於爲學一旦得所欲矣即盡棄其向之所爲若無絲毫關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爲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爲己不過勉強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宜其托此以自詭也不然使其真有好學之心不以窮達而易其志則酬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即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即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好學

三

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之足妨哉既不能然則少之所修者不足以爲壯之資此聖益聖愚益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遼絕而不相及也

又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見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知識

又曰讀書最益人神智亦易亂人心術讀五經諸儒之書便思濟世讀老莊佛氏之書便欲忘世此處最欲覺得古人所謂讀我的書不讀書的書有這意方好

又曰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記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着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李少司空堂曰吾自十五至三十學而仕也皆皮膚自三十五至五十仕而學也皆土苴四十乞身五十得請冀由史而經即事求道辨疑衍義

以待後之人云

何孟春曰程子嘗言學者不可玩物喪志只如讀書寫字雖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謝顯道見明道誦論書史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修習工夫自無口耳勞攘事也呂希哲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祇類俳獨坐孔門無一事只輪頭子得心齋識者誦之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原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爲人知而詩亦有味雖然理學亦須識取不爾又隨野狐禪窟也孔子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而况讀書寫字人生至樂所在何可一日廢也歐陽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試筆云學真草書十年不倦當得名然虛名既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六一之所見者蓋其心之所驗者如此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好學

四

又曰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耳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賢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腐儒之謂也東萊觀史法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福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朱子答趙尙書書云十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忽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不覺寒骨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他古人書也春枉讀他書多矣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如此而不思以自處之事會之來其望能有判斷乎

又曰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子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所謂又讀一遍者欲熟讀也所謂又思量一遍者欲子細看也嗟乎若區區者十年燈火意無極枉腹撐腸竟何得却願年來老無及斯文爲之三嘆息又曰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當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跡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做此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家不若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亦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一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帖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工課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

卷之八

好學

五

讀後句此一字理會不得更不得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雖卒歲窮年無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更無他法則亦是蘇黃法而加密者也學者蓋知所從事矣又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忘服前輩非聖人之書不可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慎乎又曰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通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手抄資治通鑑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又曰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買椀才記史訣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猷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惟室先生看史訣凡讀一史每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

空遮眼也若於此數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宋昉作文訣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合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又曰讀書飲酒是兩相妨事春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未嘗忍廢讀書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奈欲有作爲何退藏之後睡不飲酒奈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歸善李鵬舉貽書戒其子學一吉士曰官得晉翰林即清貴矣但恐爾不肯苦心向學人生得此一步尚不肯發憤即做科道等官未必安穩也皇明經濟錄備載各省事宜學者須要博覽當代典故昔丘文莊初改吉士即收備天下志書瓊臺彙中載其事此便見其志向之大凡遇各省諸公便當訪問各省故事詳悉備書於冊當世典故與夫天下事宜又宜遊觀唐宋晉魏秦漢以前興衰治亂之故更取各名家文字格調詳讀而批釋之始有鋪張各樣文法五經大全須買內府板各一部閒中計日看之若能于五經文字悟入則其造理之言又與一花一草

卷之八

好學

六

之文大不侔矣予平生好讀書苦於無書而目力又昏矣奈何爾等不肯早圖乃飲酒博奕貪睡過日古人惜光陰之語今身體之信然不我欺也天文地理兵法律曆不可不究心古人如太史公作一史記則禮樂天文地理律曆殖貨河渠醫方何所不有此皆關於天下使若人當宰相之位其措置便有可觀矣不當以士視之也凡人幹天下事非有大識見者豈能經理區畫爾看周禮一書則可見矣即堯典舜典如義和伯夔契稷諸公其所施爲是何等事業非平水土即披曆明時非教稼穡即制禮作樂今人曾有此乎諸葛公邵康節庶幾可語此爾曾於此等究心否夫五經不可不讀但五經又皆古人學問事功影子須得古人精髓所在乃真讀書耳凡讀一書便要了此一書得其始末精意方有氣味不然東馳西騖潦草無益予平生有錢須是買書不買他物蓋無嗜好故也人家留得讀書爲善二種子在則門祚不患不光大今人只要了己身目前之計好聚財好肥田大宅便自以爲子孫久遠之計此計之短也予今苦無精神無目力不能遍窮諸簡策且諸書字多

細小更費目力欲向南葉寺卜築讀書苦無資斧莫能出門

劉仕義曰天下之可樂者莫踰於書尚書尤公表淳熙名臣於書靡不
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而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
女亦抄書一日謂子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
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若尤公所謂得其所
樂者矣朱文公窮年著述不少休廢人徒見其苦心極力而不知其中
自有無涯之趣故其詩曰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此可以
想其自得之氣象矣薛文清曰萬金之賦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蓋
物外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深而愈不知厭也斯言也豈欺我哉
劉仕義曰薛方山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
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
其來矣豈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歟由是觀之學
之爲益大矣孔子之聖縱于天者也且以好學成之則其非聖者又可
知也曾子之學傳而習者也竟以魯得之則其非魯者又可知也甚矣

卷之八

好學

七

學之益於人也大矣又曰讀書可以滌慮可以養心可以解鬱可以舒
襟可以益志可以凝神厥功大矣哉是故讀書可名坐隱也

朱以功曰農家者流專心本業故一年有一年之收成今之讀書者則
以功名富貴爲收成然而天下之人得功名富貴者有幾將不謂之無
收成乎使讀書者能反而思之曰吾自幼便讀大學之道便讀天命之
謂性便讀學而時習之知讀者所以爲學而學所以爲身心性命則讀
一日便有一日之收成讀一字便有一字之收成由此而得功名富貴
也亦此之收成而非外也由此而功名富貴之不得也則吾之收成自
若而非有所歉也如此而後讀書爲不虛矣不然則雖多亦奚以爲至
有功名富貴之未得而反曰爲書所誤不亦謬甚乎

又曰讀書能拈得一字一句終身受用勝記千萬卷矣
又曰凡事皆可僥倖惟學問一事無僥倖而成者須是念念不忘步步
着實乃可

徐階曰讀書須趁三十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減人事漸多不

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則勞苦難成者也古之時天地之氣甚

厚人生資稟何等聰明猶慮過如此况在吾輩乎况在吾輩乎
又曰人聰明而不學漸漸便成昏愚譬如一把快刀若不常加磨礪而
但用之割割未有不漸鈍漸缺者韓子云聰明不及前事道德日負初
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勵如此况聰明而不及渠萬萬而可不務學乎
王文肅公錫爵與趙侍郎志舉書曰別札謂曰讀案頭書不審何書也
俗儒麗辭上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稱此清閑一考我朝家法治
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孰與守成馳騫孰孰與悃悃使得失理亂之機了
了而將來大用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早從事於此臨事茫然轉成愧
歎
于慎行曰魏世祖伐涼州命羣臣議之皆謂圍水以西地皆枯石絕無
水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畜牧爲天
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魏王乃決意西征至則水草豐乃無燥地世
言百聞不如一見信然讀書當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一語何以折廷議

卷之八

好學

八

不讀書博聞習事欲談天下之利害真妄論也
蕭應魁嘗集古詩句以爲勸學箴曰爰有寒泉惟其深矣於彼行潦
其乾矣皇父孔聖示我周行詎勉求之日就月將數時繹思每懷靡及
灼灼其華有黃其實不稂不莠如琢如磨怒如蠅蚋莫知其他每有良
朋俾爾多益彼其之子是用不集我有旨蓄何用不臧如圭如璋邦家
之光百爾君子迨其今今日月其邁靜言思之

何洛文曰士在進道進道在學夫志孰不勵君子才孰不勤用世然若
蓬之生麻者蓋鮮而類芷之漸修者恆多欲斯誘畏斯蕙艱斯挫易斯
忽偏執而弗化斯剛時可進而務趨斯蕩志眩於中而守移諸外若是
者不聞道也而生於弗學學猶殖也不進將落操縵不已何止安絃運
斤若神致可劉聖故應務先明諸心親身在純其德德純心明至道乃
生即艱虞猝循智愈精氣愈平志愈增性愈凝以此考衷內無天損以
此涉世外無人損而何言弗根心行或倍始之有蓋學之益人也如此

岳蒙泉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玄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

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
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
毛介川曰讀書苟得意忘言則句句皆為身心之益若徒滯言詮如傷
食者然脾氣不能運化以滋養肌膚祇足為臍臟之積病云耳

往行

洪武丙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待臣詹同
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
始出唐虞二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以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
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國家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黔國公沐英嘗從容詢一儒生曰吾亦欲觀書何者為要對曰儒者之
學必自四書起始以至六經書史莫不欲徧通今公為國重臣春秋鼎
盛但當究輔弼之大義以安天下為己任豈欲效儒生博學強記之習
哉惟大學衍義一書乃宋儒西山真先生所撰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卷之人

九

之道與夫天人相感治亂之所由皆具此書公必欲觀書請觀此書則
大人之事備矣遂欣然令左右售而得之退朝之暇延縉紳講解切磋
間之以通鑑綱目不三二年學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其在雲南于
鈐閣之素壁間命善書者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銘朱子敬齋
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
宋公濂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開
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

蔣武生字用文儀真人洪武初召為史官以疾辭出為蘭陽丞永樂間
以醫治歷院判仁宗朝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諡恭靖志嗜讀書雖老
不厭治一室于公署之傍顏曰緝熙於家中幽屏之所顏曰靜學皆盛
貯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
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于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
戒詩自儆卒諡睿聖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洪武初以選為禮部主事歷官禮部侍郎公年七

歲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部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
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
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
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授其葉聞有僻書
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簞燈讀之達旦不寢發為辭章
靡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
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卿之丈人行也
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擴其所未至寢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
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于臨川虞公
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
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於
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徵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
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朝廷初召公纂修元史又值編集
禮書苦無歸一之論公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

卷之人

十

服者爭相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去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
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蓋指宋濂與公也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洪武庚午舉人初為桂林府教授歷官南禮部左
侍郎永樂初嘗以知州為會試同考官者二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
事會試場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日司馬君
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秘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
必館穀焉後皆為官府奪去
詹鼎字國器寧海人元至正我師征慶元鼎為方國珍修降表太祖異
之召鼎至授官刑部郎中所撫養孤甥受路坐誅天下冤之嘗徙居陝
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為人
奇偉如此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
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博學善文詞尤長于春秋嘗與
大梁張氏訂定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略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

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弗據經以說經願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矣故以寧談經通融三傳兼用啖趙光霽諸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以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爲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從之游戶外履恆滿十七年陞授春秋博士作春秋玄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

趙謙字爲謙餘姚人稱爲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國子典簿謫瓊山教諭嘗謂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今六書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世莫能明遂築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聖門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

卷之八

好學

十一

肥王惠仲迪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啓後學既迷之徑四明鄭氏序學範有曰學者以斯爲範當爲明世大儒信斯言也謂先生之學無功於聖門可乎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之江陰人洪武癸丑以徵授編修乞外改教授歷官國子司業公自曾祖徵川先生傳至作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闕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元兵起挈家二吳盡棄他物惟載先聖藏書兩敝篋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率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于松焉

金彌字汝用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登乙榜授教職永樂庚辰始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真諸太學無所于儲彌慮其敝乃聚米簞爲蓬屋中置架以度焉日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潰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彌之功也

太宗皇帝命曾榮等二十八人讀書中秘督責甚嚴嘗親爲試誦一日

西園聞見錄 卷八

令背柳文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遂成戍邊已而貨之令拽大木柴等以書訴執政執政得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金寶字用誠開化人永樂初年獻書召試擢翰林典籍歷官衛王府左長史致仕歸家居惟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蹟而究其非

吳楊字□□□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爲刑部主事爲秋官御史治獄暇手不釋卷或謂公復欲爲進耶公曰學豈間於仕不仕古人飾吏事以經述爲此耳

劉公球授儀制司主事取前後條例類集爲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不煩考索一閱可盡得

陳濟字百載武進人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買還比還先生以其資之半賞讀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恡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

卷之八

好學

十二

帙至于册指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繕閱中祕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與前故少師姚公尙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難輒從實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舐滯疏扶割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張尙寶信樂聞善言初官近侍日接內閣諸公自念我爲庶民望斯人如在雲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日暮相親其可自棄袖魯論一編遇閒處輒揖請教二三公皆樂爲之盡其解既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卷永不一文一遺不廢

周維翰字□□□人永樂三年浙江鄉試獻賦稱旨授翰林典籍天下古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積其勞勤寒暑不懈理散修壞蓋再歲完整秩然同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

不及也近歲翰林奉詔修兩朝實錄以簡討為纂修簡牘浩繁攷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歷其事加倍同列而殫心窮力無幾微懈怠意書垂成維翰病且困猶日在念慮既劇猶問史成何日言不及他事而卒

楊溥當永樂末年以事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日事已如此讀書何益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於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云

王冕八七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公往見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

宣宗皇帝一日於禁中閱書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詣闕下問三楊等

卷之八

好學

十三

皆不能對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者否時陳繼官檢討獨出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穎敏絕世宣德中進士高第選庶吉士累官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歎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

李紹字堯述安福人宣德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右侍郎刻苦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文字必購求之故積書甚富其為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得於歐為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

劉太守實尤嗜經史其蒞公堂或出輿馬輒展卷吟誦公退手壹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即呼童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恆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蓋有為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陳鑑字緝熙本世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公生幼稚父潤贈編修嘗謫戍為蓋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稿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于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申順天府鄉試第二名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為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歷官國子祭酒平居無聲色之好止藏書並古書畫器物而已善筆札至臨樵古人真蹟殆不可辨

卷之八

好學

十四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莊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為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為國器稍長博觀羣籍每借諸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為文數千百言立就每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者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景泰甲戌進士二甲第二選為庶吉士第一時被命修寰宇通志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廬陵文獻之郊又承石潭家教宜其博洽為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而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欲然不自足益求人問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人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閱之良是

黃文毅公孔昭徵時摯友建寧府賀沈知其賢舉為松滋訓導不果公嘆曰士之出仕迺藉人薦舉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讀書刻苦

三徵曉賊有伺於門者不敢犯遂婉辭以退

李文達公賢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

驗錄一卷雜錄二卷

何椒丘自少好學公退書聲朗然聞戶外

呂文懿公原勤學至老不倦居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錄口誦

自晨至昃不輟喜歸少暇即爲門人誦經書史退則伊吾聲復達于外

蓋寢不移時而起嘗修宋元通鑑續編書成鬚髮盡白嘗考一事不獲

輒不擇者累昕夕一日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其好學類此

言有善讀書不會做官者莊簡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

本行而悞者悅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每見後進

輒教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

扇中所書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而非眩博爭妍以遂

時好者

王端毅公恕垂老方理會學問時公年七十有四至九十猶考論經史

著述爲書問蔡公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曰是固有由也

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

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模必

粗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

中舉然吾未欲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問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公

平生篤信好學年九十有二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即誦讀日

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修業老而忘倦

曹時中故名節以同漢宦官名故以字行號寧庵成化己丑進士歷官

按察副使工書自晉唐以來名家皆能辨別真偽而以意會之懷素宋

刻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得之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

小楷雖手簡家稿亦不苟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

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

其愈久益深而猶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之不能往往可以消日人

皆服其言

吳瑞字德徵□□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嘗督理徐州洪以

病歸自爲諸生以及宦成而未嘗一日廢學在徐開齋於廳事左扁曰

窮經公務稍閒博覽簡冊既歸杜門謝客惟知文事有賢名者至則款

接論議自帝德王道伯功逮秦漢而下制作名家博極玄奧工古文辭

求者戶履恆滿

張賢字堯臣號仕真祥符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知府公幼聰穎過人

務學勤苦每日昧爽起朗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

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爲學者書嬉游間輟而乃夜膏油非徒欺人

亦自欺己吾不爲也

楊廉字方震號月湖豐城人成化丁酉解元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

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晦菴劉公語人曰

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嘗爲吏部主

事倡爲五經會非甚病雖兀不輟披覽

王文莊公鴻儒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善觀史每以前

代君臣之行事爲案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

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一

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及其終可成敗必證以古人士樂親之

林公驥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

率以爲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雖有未安者訪善本正

嘉禾周伯器作文未嘗起草頃刻數千言屢出奇旨遠近求者甚衆有

稿數十卷蠅頭細字皆其手錄年八十餘精神不衰日猶抄兩漢書兼

校其誤用功之勤後生莫及

陳白沙獻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倦則以

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

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自我我遂築一臺曰陽春靜坐

其中足不出閣外者數年

李西涯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成化十年以吏部左侍郎卒官諡文莊

李大司徒瀚居官不苟取所得俸餘止購海內圖籍故乃家儲有鄴侯萬卷云

梁公材既為戶部尚書退食之室於几榻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諷誦之以為常

劉太常詵家故多書三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于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泆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嘉靖初舉進士者率求鄉之先達一人以自託禮部隆殺諮訪而

卷之八

好學

十七

後行庶高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文結多者則又謂之鑽刺衆論厭薄之己丑歲山東宦遊京師者三十餘公論獨推西橋劉公鈺一人時新

進士李開先者造劉公之廬請益李曰余好購書公曰四十年前亦如此病李好辭章公曰三十年前亦如此病兩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李好談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如此好然不為病也制度沿革兵火變動每會及之移日竟夜未嘗倦歇既而李好窮經學講時務

公大喜曰十年來方究心於是窮經致用以經術飾吏治古之人皆然惜今人學多支漫不從頂穎上做工耳凡漢註宋解合者取之異者置之兼之以邊備河防茶鹽馬政自身心通之務求總貫乃可言學也李往往誦以語人

翟鑾字仲明號石門諸城縣人錦衣衛籍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謹身殿大學士博學強識十行俱下日記數千言聞人有祕書奇集必由訪觀之一覽無遺每讀書至終夜不寢鄰有武人張姓者每五鼓赴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者數載其人嗟嗟謂公曰吾老矣然

未始見讀書之苦如先生者

于鑿字器之滁州人弘治壬子應天鄉試卒業大學歷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子學養子而嫁耶將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祖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况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也後正德戊辰登第官按察使以能名

陳鳳梧字文鳴泰和人朱希同榜進士以庶吉士為刑部主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及考古一時僚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至夜分當時稱四翰林云

李康惠公承勛為刑部屬見素林公為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公應寧司諫楊公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遜謝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李曰承勛每待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於學問公所長在

卷之八

好學

十八

是所短亦在是乎林大歎服

黃魯曾字得之吳人生而穎慧過人父葵菴善操其息立致萬金產析子各千餘君與弟省曾即五岳山人也盡以購書讀之父為謙讓對曰昔人謂黃金滿贏不如一經矧五車乎與其饒於財孰若饒於學乎父聞而賢之不復問

何司寇喬新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聞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二萬卷皆手自雘校公居官執法不阿人多嫉之者既致仕卒都御史林俊奏乞贈諡并援葉盛例言諡當以文會有沮之者給事中吳世忠論曰蔣之奇嘗詆奏歐陽修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諡胡鎔不能奪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贈諡者萬世之公也廣昌

知縣張燦復論之詔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仍與諡文肅時正德十三年八月蓋公論至是始定而先朝實錄本傳謂喬新議法刻深及勸父引決以自全蓋出焦芳之曲筆也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習舉子業謝去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

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躅古人所著野航集楊君謙實敘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

張詩子言人有以太白孫山人擬之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于古者子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教于古會日曾行酒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駁迴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兩句眞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僕妾之食而爲客卿范雎蒙廁中之耻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窺五鼎奪釜鬲于塗而卒掘相印者

卷之八

好學

十九

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俟時而已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璋之胸次而肆爲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賓之堂下就鄰架而讀之得觀絕月之語廣噓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之奇矣

周璠卽周通政或之姪也廉謹溫醇中鄉試授廣平府推官陞通判兩任十八年歸之日空囊耳年八十讀書不倦每有未達獨乘一驢就問韓邦奇如此數歲
孫榮信公文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

其有志甚愛之

周府鎮國將軍陸樾號西亭初工制義已數日楊雄非醇儒也猶耻繡聲悅爲名高乃覃精于經學當是時衛君聘名能易和太芳名能書周伯昌名能詩周承之名能春秋許守謙名能禮此數先生者皆河洛間宿儒也公先後從之遊蓋年二十通五經而尤邃於易春秋其學不顯守師說聚漢以來諸傳注日夜繙究務求不詭於聖人謂春秋非獨爲攘夷復讎立案也乃自爲傳以明筆削之旨易初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學莫備於唐李鼎祚因刻其集解以傳高凌呂仲木仲梁與公講易東坡上驚曰子輔嗣流也新鄭高公問易之大義云何公以退對高公恍然有問曰四聖之精蘊備是矣其爲名碩所推許如此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盡購得之起萬卷堂日誦誦其中

楊天祥字休徵博羅人正德丁丑進士書示友人及諸弟曰古人讀書破萬卷予自弱冠厲志讀書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時節家慶及疾病之日不過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誦讀日不下三簡一年不下九百簡

卷之八

好學

二十

十有五年不下一萬五千簡方之古人萬卷僅十之一二然以近世較之子猶爲多微倖進士矣回思所讀之書俱無所用何者七篇之文如其季度而止五策之文如其條貫而止論雖可肆亦有步驟不得大聘至大庭之對檢點敬慎且晷刻有限難以展盡譬之飲食雖珍羞錯列而屬厭則止譬之斧斲雖巨木壅腫而就墨則削至于應事接物不能踰於人情物理之常擬古則迂反古則倍讀書雖多亦奚以爲哉聖人所以曉子貢曰君子不多厥有旨矣雖然尚子平教斷家事偏遊五岳豈圖袖之以喻人哉亦足以自喻而已遊五岳則有跋涉之勞有離曠之憂勞筋骨曠年歲耗資斧僅乃徧之夫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比之五岳也孰大而加之諸子歷代史百家之言亦寰中洞天福地也予讀之每徹一書心曠神怡視聽俱新願不出戶庭者十餘年徧之矣雖不足以喻人亦足以自喻也

鄭端簡公曉既落魄歸角巾布衣徒步郊野時時共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日探討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即

呼其子詔之父子間自為師友會其墳項篤壽同履淳舉進士前後告歸恆過從門牆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之皆忠孝其教于子必為君子即其少所聞於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忘矣

胡松字汝茂號柏泉滁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東平知州歷官吏部尚書諡莊肅公幼即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詩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及為南京祠祭郎以部員冗濫稍之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決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時不竭矣

羅贊善洪先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理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詢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親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己捷市引率之哀未嘗一日少忘

王比部漸達既罷歸時寇賊充斥殺人青草野則避之省中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就右溪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髮已

卷之八

好學

二十一

皓餘生幾何而致致鑽研若是苦耶則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若於林莽間據盤而坐仰流從風俯聽泉鳴終日不去時因所得而筆之作觀水記

邵文莊公寶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為日格子十二卷蓋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也而疑似之剖析義理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略可見矣

顧司寇應祥為兒時即能以禮自防不為利疚自筮仕至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鄉沈司封桐並就學焉

趙汴字伯京太倉州人嘉靖辛卯南京解元戊戌進士歷官僉事自少敏學無間晷漏弱冠始室即晨興佔畢多在鷄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房閨曹夫人嬪公半載未識其面及登第四方生徒雲集講授其中橫經籍書史鈎纂不輟特不勤著述間為酬應

文字編駢麗精絕常曰今世拈筆為文詞率多白士欲藉聲譽以取幸資若宦成名立何復勞心盡策與之較短長耶

葛澗字子東其先鳳陽人父欽始徙江都家焉欽以孝弟力田彌嗜古書構樓五楹所藏書數千卷至澗益至萬餘卷江淮稱積書者無如葛氏澗博學有名理坐臥樓中手一編寒暑不廢家人進食飲不卒業不御嘗撰國朝人物編始洪武迄嘉靖數百卷人為列傳甚悉識者謂有史學

方廉字以清新城人以進士嘗為主客員外精膳郎中曹事簡讀書當官無害而數倡其條綿葛葉草為朝儀或謂之曰上坐行宮已數年寧復視朝耶公曰不然即上一日朝何所取質安用禮官為而會有庚戌虜事上忽出御殿公袖葉草以上大宗伯按行之大宗伯雲間人也以是心異之

楊豫孫為南京考功主事李太宰默為南祭酒時獨器之比典銓擢為禮部員外性強記博洽多聞當時鄭司寇曉通經而不博古雷司空禮

卷之八

好學

二十二

博古而不通今唯公兼之
屠公應發疾已不可為猶開口論天下事彙彙不少休性好臧否嘗稱曰讀不盡天下書了不盡天下事乃若此已耶

顏公木字維喬腹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擊取背誦為賭王夢澤公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公曰雖能遠馳至一百里行已緩王公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公曰此馬蹄內有肉子行久則子腫負痛耳其博物至此類

蔣公勸能字汝才餘姚人嘉靖乙丑進士嘗為禮部主事是時署中多知名士方共訂讀書約欲兼通今古先讀經濟錄吾學編次乃讀左氏傳班范諸史經濟錄者新安人所輯明與以來諸名書疏也吾學編者鄭端簡公所纂我朝史也今書日一卷古書半之各以意加評點十日為期公退時集署中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辨論公沉細不為枝蔓談衆分爭時公默然聽之間出一語折衷輒中的

叔寶先生數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從鄉紳取其架上編卷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屢時時滿願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某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磬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人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讎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蓋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闕此惜其家貧而世且眇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又盡哀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綴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坐下及几榻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

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嘉靖壬子舉人歷官賓州知州起廢戶部員外卒官性嗜讀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工古文辭隆慶丁卯曾以舉人應詔上書數萬言報聞嘗爲福建惠安令及遷賓州意有所不可輒和陶淵明歸去來詞甚工當憲副徐公中行入見踞上坐拂衣歸讀書羅浮

卷之八

好學 二十三

石洞中皆徒步還往遇暑雨少憩叢巖間出袖中所攜書朗聲誦之或暮夜寄宿村舍輒出錢數文買松明及枯竹之類照讀達旦不少休嘗修肇慶府志順德縣志石洞集二十卷行於世今從祀鄉賢稱爲石洞先生

張公四維字子鑑別號鳳磐蒲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中極殿大學士諡文毅以編修分校永樂大典是時詞林少事日游教徵逐公獨與同志鍵戶讀書自傳記諸子百家無不窮詣博覽而尤好深沉之思蓋隱然負公輔之望焉袁文榮公嘗以博物策士屬公代對立具草袁公歎曰此真博物君子矣徐文貞公嘗召諸詞臣集直中語及國計屬公考訂羸縮推利害所繇曰此參政異日憂也肅皇帝在位久章廣浩繁諸司掌故皆闕軼公時爲詹事貴侶矣屬充世廟實錄副總裁乃極意蒐討自嘉靖辛卯以後三十五年間朝章邊務國賦人才皆犁然具備江陵張公瞿然稱服因出舊所編初紀者盡屬公筆削乃定鄭公汝璧字□□縉雲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嘗爲儀制

郎中時署中諸公方共讀漢書公即訂約期十日各攜所讀快來直會者朗誦衆坐聽之有疑義相與共析皆渙然冰釋嘗爲南京太常少卿南都多暇會亞輔福清葉公爲南少宗伯公與約同讀司馬公通鑑究理亂興亡之跡所評駁皆疏于上方以相質其得失每以今驗之非徒以炫博焉

鄧待詔元錫作三禮編注釋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禮一如張孺人丁丑尚書毛詩釋春秋通成稿司成稚川王公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闕乎密乎天人古今之統而一以貫之矣遂爲書其首簡斥百金銀行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釋易於廩山王公見之作詩曰探測義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機已而喟然歎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篤嗚呼即沒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即程夫子易傳稿尙出於易簣之後矧故陋如錫耶以故釋易凡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摹己卯五經釋及函史下編成

卷之八

好學 二十四

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今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萬卷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書處至是所積遊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窗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啓封忻然即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聞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絨眉爲之攢矣

陳世恩字慶遠號兩峯夏邑人萬曆丙戌進士歷官工科都給事初成進士未及對策即謁告歸歸途二羸馱傘則以書數囊童子跨其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飭童子下徒走二羸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吾向爲童子儒不欲尚而事章句學而今且如何矣大宦字之與信而後孰優坐臥一毡幾二年几榻多穿穴

楊司徒鼎以鄉貢入南監時南京禁夜燈而國學尤嚴鼎潛具小雙窳之籠燈而誦爲巡者所覺當事者知其端慎貸之

董大參朴大父曰應軫解元官愈憲大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
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愈憲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
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
之倩繪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蓋奮勵苦力學比長而發慧中解元
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

著述

前言

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
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常雕刻爲文而
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德之本不
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
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宋濂曰激者之論恆謂名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必者也所
以文人多畸觚坎凜以終其身視貴與富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

卷之八

二十五

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樂爾
未百年間聲銷影寂不翅飛鳥遺音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
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抑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嵩嶽
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嫌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與
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

方孝孺曰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恭也非其
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術若行
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
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
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
大過于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
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
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
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

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探其實也僕常謂求學術于三代之後宋爲
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

又答友人書曰古人之道雖不專至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
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
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詞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
無窮比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
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
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起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
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
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
漓乏和乎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從事于奇麗之末故邪
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本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
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
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悔也正而不窒也

卷之八

二十六

變而不詭也辨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
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
又答葉教諭書曰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
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實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
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于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
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
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然因二
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于外者也苟無待于外雖二君子之言
已爲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
之意如詩書篇皆有次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
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序得其言而遺
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
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爲序者能有益于執
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

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于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行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于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之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

又答金景文書曰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考老論亡無所考質每稿愧歎夫人勛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于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願乃使之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

卷之八

二十七

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

又與友人書曰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倏然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詞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味者語哉

方孝孺答許廷慎書曰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覺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已

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奮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挾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無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邪

又答友人書曰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逮其沒思其姓名德行不彰於天下於是修身飾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必當其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之所生與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子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

卷之八

二十八

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素無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者乎

又曰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於道理何救於亂亡

又曰立言當萬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曰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爲新奇之說所以爲異端也

楊文懿公守陳與黃行人書曰作贊如寫真必形容得其實如模寫得其真乃可信今而傳後不然則飾作瑾畫虎成狸詎詞贅語安所用

之余平生於今人必知識者乃為贊以此故也昨承委贊令祖心不欲為而未敢遽辭今承示像則彭詹事公已贊其上形容既得其實且至矣盡矣僕雖強贊不過贊語或失之畫虎成狸又安容喙哉敬用奉還併還原幣伏希恕察

陳公白沙與胡提學書曰大凡文字不患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恆不能多改比見閣下於此詩略不經意以為當終置之不復改此詩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他文何如深以不及對面一扣為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閣下非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日令兒輩誦此一句以為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及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立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為之也鹵莽潦略而不自知又何怪夫古人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

又與門人張廷實主事書曰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以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以韓退之不及只為太安排也

卷之八

二十九

李公東陽答友人書曰承索藁入刻此尤可笑工拙姑不論豈有方壯未老之人汲汲為此等事為天下載指捧腹之具乎

何孟春曰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為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為足恃也今日從某觀其筆力知之筆力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不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騰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騰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繡其聲悅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見其性為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飛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為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于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誦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計郭林宗傳觀茅季偉宋仲乙安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鈞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

卷之八

三十

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己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學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鈞其深觀史欲融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隸業書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世難于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于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情則不得歸怨於世諸如此言殆

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論及魯直而楊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其爲此等類歟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書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寶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世略有不曾載者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之士吾恐其直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又不知有味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錄而併識之用著夫大儒之所爲貴備者以自警焉

又曰歐陽永叔徐無黨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于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直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崇二公不以其所長自銜而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三十一

能以爲戒其識高矣

又曰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渠只是作文尙如此况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爲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又曰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十言以爲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許彥周記其叔父楚若所著阮奇集序云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磨藏之以製器則馨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阮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阮而奇良是一事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阮之說而遷之所爲自况者也遷史敘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亦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竭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阮而後奇之證也永叔序文其亦祖於此歟

又曰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蜂蟻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乎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葉伯瞻及得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日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既瞻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觀懷麓堂集葉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序不覺慘然久之保齋集序云其奉詔受業獲聆緒論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之所爲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絕澗而止惡足以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三十二

成其大成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于吾徒者又有在矣其尙知所勉哉

又曰宋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趨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韓侂胄用事欲羅網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爲伯長庭秀之爲人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以衡斯言概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治曰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狗物二也欺心三也疊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為所不當為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噫是道也自漢伯階以來已不免斯德矣

又曰前輩文字無為官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春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稿耳勝國趙松雪孟頫為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官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狼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為可尚矣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諛墓之文若為官官作與獻諛權閣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為受賦之具而已又曰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好音卒同歸于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昉嘗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章了無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

西園閣見錄 卷之八 著述 三十三

出自朝廷行于天下昔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着鞋襪外看雖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所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通善行書喜為詩其澄汰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曰何不錄以示後世通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昉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通者雖詩名亦不屑就漢黃憲藐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為顏子後來知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耶范啓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足為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尚尊吾德性若漢黃憲可也又曰古今書斷魏鍾繇與韋誕等議同筆錄問蔡伯喈筆法誕惜不與乃自提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喪志君子以為不忘錄之嘔血衛夫人之流涕被執甚焉而繇至發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郵為區區小伎而忍心不道一至于此繇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為文房一慨誕之所惜者適足為身後患希夷之死亦可謂不智之鬼矣

又曰導輦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篇具在而漢魏來別為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為大臣作者為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為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及其同產戚屬請托以為不必相知且厚而訟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眾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春嘗慨之然則詩之追輓於大臣者予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沒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感歎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

西園閣見錄 卷之八 著述 三十四

物動於中發於咏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數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詠杜甫八哀不啻宋元技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戚一時知其厚者而已哉又曰前輩言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摹榻不免失其真真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清士所為未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航對棋酒春不善棋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為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日詞翰熟自天成足娛目力既惠後生有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為此一日先生在棋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

所在也

又曰衛青爲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名之所歸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日不能出一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爲余讀史至兩人傳贊有感焉爲標出之或曰不有大功德而富貴君子弗道之矣質而弗文奈何黃山谷有言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宋仲乙安用文章也吾於廣無憾矣

又曰今世爲詩文而竊做古人語是於死人口內討氣吾甚愜之又曰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氣節惓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若斯人者無言語之累矣

黃省曾曰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淫惡滔天屠細屠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莫不有稱述其善蓋淫惡滔天屠細屠販之家其

卷之人

著述

三十五

藏筐嘗切而不道不過少爲金帛之捐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明故也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尙有凶人而茲時何特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爲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爲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爲禁所以齷齪之臣逆恃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愚嘗痛以爲恥誓不爲以陷於譽墓之譏今欲予以銘葭葭親誼間不可辭但當實錄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欺疑明白告子也然後精神面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先人之心亦得無愧於泉下矣

張泉曰文詞之於人猶葉藻之於木也當其燁然在目自不可少乃若棟梁廟堂其瞻則天下則於質幹而不葉藻矣

陸文裕公深曰國監舊有荆公文集板介谿嚴禮侍維中爲祭酒時重修補子踵介谿而祭酒命典簿廳模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錄王玠署典簿至廂房中覽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

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慨然遂止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劉仕義曰穆叔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予謂立德者取諸內而易立功立言者取諸外而難人顧舍其易而務其難弗思甚矣歐陽永叔曰草木禽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于泯滅而已衆人之中有聖賢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顏回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小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卷之人

著述

三十六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然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如此三復斯言可以省矣在昔張巡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巡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可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讀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之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嘗讀書也而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賦才如此使形於論述寧不可以表見於後耶而公弗屑也與許遠共守睢陽奇謀烈氣有死無貳卒之保障江淮唐室再造忠肝義胆青史遺芳厥功偉矣宋盧襄歌之曰胡兒倚劍摩崖峒范陽兵火燒天紅潼關失守大將死鑿與播遷岷峨中魏豹兵甲燭冰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盡哭天山月二公環甲怒攬槍極關軍前皆贊裂食窮愛妾膏斤斧愁蹙蛾眉氣如縷花鈿寶髻誰復儀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抉齒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雄主雄心義骨填溝壑不得生榮肩李郭論切初入鳩鵲樓圖形已入麟

麟閣然則立言又奚足尚哉在昔嚴光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
光乃變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被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
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
耶遭遇如此使少屈以就功名寧不可以勒彝鼎垂竹帛耶而子陵弗
屑也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土固有志何至相迫乎遂去而耕釣於
富春山中既而桐江一絲風勵四海嚴陵一瀨口銘百世可則之志士
林至今每道之范文正公過嚴陵祠詩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
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然則立功又奚足多哉
袁公襄曰竊謂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
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
之道庶矣

又曰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何則少年輕俊閱見未廣計慮未周雖詞
鋒銳銳而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將何以訓

卷之八

三十七

公家臣曰夫聖人未嘗類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曹
劉李杜者流相繼騰起即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標
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親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
鳳麟之為天下瑞也求其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
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貴其無用
於世則何以貴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
而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亦笑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為
不足誦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非愚則愚李何之則古以
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為天下重也而乃請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
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為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
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世乎適足取笑而自玷耳
唐公順之答茅鹿門書曰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
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不語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
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章猶人躬行未

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
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
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
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
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
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蓋是
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
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
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離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第一
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離句文用心最苦而
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舍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繩繫
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
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
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

卷之八

三十八

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
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勸儒家
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鴻之為言其所言者
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
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真
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勸說蓋頭稿尾如貧人借富人之
衣莊農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久
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
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
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
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
字者也
又曰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
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鐘錘

在我金鐵盡鎔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

又曰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楊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

又曰今世所謂文集者徧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國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諸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

又曰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假手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為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三十九

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遍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又曰試觀世間糊窗檯塞瓶瓿塵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開眼睛與文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固宜然設使其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却柴燒了豈不省事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子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濱也窈冥變化而莫知其端倪也又曰中興之功北地前茅濟南中權信陽之徒左右翼之遂至上薄建安下做大曆彬彬一時之盛而獨於文不能大有當該左馬精於紀述唐宋四家稍暢為議論濟南之與新安非西京以前無述建標天中世所景從而字句太工精理小孫毗陵晉江於議論差暢而毋能自振於格去西京若胡越然則亦四家之觴溢而至益也又曰左太冲謝靈運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徐孝穆蘇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什至值百金蜀樊獲梅都官詩續之法

西園聞見錄 卷八

錦而子雲寂寞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瘁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乎哉其自解也令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又曰顏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沙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近思往事可為捫舌

又曰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大可久之道也邇來徂猶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罵詈謗訕欲以脅士夫而取名噫可恨哉

劉公鳳曰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于文字中譏評人甚者至于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買禍者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四十

王錫爵曰士君子讀書非以求名自是本業若棄此不事不日夜執牙籌即沉酒醉鄉矣今豈但不敢謂能追古人亦自知必不能出於近日李汪王之上第素志在此自不能舍若不專精研究之趣味又覺短又曰世人耳論每嘆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據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於斯時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酬羣心而求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又曰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勸骸微文怒罵闐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蜂鳴方嘵嘵多口以為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故銘鼎彝則如野夫闐強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于慎行曰唐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此論文要旨也因事為文者以文敘事也以文害事者取事就文也今日之文敵正在此取今日之官以就古之官名取今日之地以就古之地名增減今之事實以就古之文義故換今之法制以就古之章程施之章奏則數對不詳施之論辯則訓諭體失施之紀述則事實不著施之文移則吏民弗從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生於其政害於其事信有之矣原其所以皆居今好古而過焉者也又曰呂公論曾鞏曰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遂不獲大用此似忌之而然果如所言亦未為知文章也凡文之所以成名者不但以華藻聲悅為工以其理與事在焉出於行義則為有德之言出於政事則為有用之言不可歧而二也有如發理而理不明論事而事不徹雖有枝葉之詞將焉用之而亦惡得謂之文章哉

于慎行曰王磐閣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磐拒弗與而閣復為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既誅復亦連坐即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為權相誦

卷之八

四十一

德比擬失倫者即出入先秦兩漢亦奚以為哉何也文之已卑也嗟夫世之為復不為警者一何多哉又曰大凡天下之事太盛者必能為妖唐家三百年間以詩主人物詩道之盛至唐而極矣黃巢入長安有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大怒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波及三千餘人此詩妖也夫三百篇之作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以為工巧至於模寫物態極命行色纖悉不遺色澤俱修未有過於唐人者其盜天地之氣亦多矣求無為造化所忌其可得乎

萬曆丙子應天鄉試錄后序曰嘗私誦錄文弘治以前渾厚爾雅正德以後繁縟崛奇其大都如此夫孔子六藝與宋儒發明先進所尺寸而未敢失者譬之日用菽粟布帛也士為繁縟崛奇乃稍稍馳騫浸淫於百家出入於莊老申韓少者千餘言多者殆萬是口厭菽粟而求海錯陸珍身厭布帛而求蜀錦秦漢陶也豈不鮮美非日用養生之常矣葉向高曰孔子稱至春秋而詩亡詩蓋甚難矣而近世率易言之也夫在于尊唐唐于詩稱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于摹摹之而轉相

倣以成風不復知本來性情之謂何則尊唐之失也故襄蔽之夫而摹其雄麗快心之子而摹其憂危競逐之士而摹其簡遠登高摹曠惜別摹愁弔古摹傷甚者身居宋後語必唐先至使五季以來數百年衣冠文物之雅曠絕幽奇之事不一入詞人之筆端則是學遷史者不紀東漢而源流三百者必學春秋以前之故實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舛不知其舛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詩也

又曰雅之名始於詩也詩之出於閭巷閭閻錯發而雜收者皆不列于雅惟聖君賢相之所咏歌勞人志士貞夫信臣之所感憤為治亂興衰所自始其旨顯其辭哀始稱雅焉故他詩有淫僻陵亂燥褻與眇為世所疑射而雅則絕無今之博士業雖稍異于詩然其論道德述性情以己之口代聖賢之舌不當以淫僻陵亂燥褻與眇之談溷入其中尤甚於詩之雅也明興二百餘年文章陵夷士子不復知有雅道其所輕佻自喜大較如以桑間濮上鴉奔妓童之音而施于燕享遺勞君臣朋友頌述規儆之際其為誕悖乖刺不可名言而世且方詡而尚之譬謳者

卷之八

四十二

之過市羣逐趨觀執從而辨其聲節之高下哉

又曰唐文苑英華者唐一代之文章具焉唐文沿六朝而波焉者也其韻文則材六朝而創為構者也其沿而波者至昌黎柳州而始振而其創為構者則家珍戶壁鏘然琅然至中而稍微至晚而替故唐文由衰之盛也詩則由盛之衰也述其盛衰之致得失之由亦較可觀已今世操觚之士稱聲律稟盛唐若功令將推而附于三百篇之後使繼其統文則欲并韓柳而視之宗秦漢而為之子故評是編者或左袒于有韻之文或搜瑕於中晚之世疵其博而濫廣而弗精也茲其說吾安能絀之然夫子述書綴錄秦誓刪詩于鄭衛擗檜諸風並存之示來許彼豈欲甄繁蕞穢崇宏博之規溷後世觀覽哉義固不可以闕也夫繩以風雅之義詩亡久矣則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稱世嫡也若論振衰之力則昌黎柳州之於秦也於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真幹父之蠱而續祖之續矣故夫世之欲越唐宋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之過也要亦瑜瑕並收得失互見存秦誓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垂之

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無論盛者足傳即衰者亦可以論而取材
安能闕之夫六朝之弊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也吾是以概唐
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人

又曰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觀也草昧新
開緣勝國之遺而振其陋春容曉暢則宋學士爲之宗迨其波也淺率
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北地信陽矯而爲秦漢
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君子盡蹙
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而摹擬始之者一人後
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本來持論之太過
夫文章乘時代自爲運而人自爲言情神各至未易偏管故夫序事修
辭極變盡工蒼然鬱然沉厚而多力秦漢之規模固不可失也若其流
轉周詳紆回曲折不必離貌刻形而能發其中之所欲言唐宋之家法
亦何可盡非也要以存其神毋拘其迹循其轍不滯其軌取材于不窮
之藪而馳步于無畛之途不名一家言乃成一家言耳而作者門戶甲

卷之八

乙相排矯枉太過斯足感已

又曰字學之失久矣字學失而六經子史之學俱失彼讀焉而不得其
旨則姑以其意讀之解焉而不得其義則或以其說傳會沿習訛舛日
滋新學小生既苦於訓詁之難即博雅君子或考據之未真其不爲郢
書燕說者蓋亦少矣夫合點畫而成字合字而成文如合爻而爲卦合
卦而爲易今不辨爻欲以說卦不辨卦欲以說易未有不謬者也
又曰余觀近世說者以爲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解稱述故風之用
廣而雅頌微非無雅頌也風會日漓醇和日散人與世閱交而交喪也
即極力摹擬而君聲者不存焉故漢之房中楚聲也掖庭才人與上林
樂府則比于鄭矣唐之有景神也是六代之濫觴也勸百而風一其失
也靡杜甫有雅才而時板蕩蕩蕩之吟選選酸鼻卷阿清風之什豈
其然乎昔師之之對于貢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精
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斯所謂君聲者與言
之不足而長言之其本乎性情者耶

又曰文章氣爲之也氣之流行于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宣之爲聲布
之爲韻其浮沉伸縮之故每每與呼吸噓噓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
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
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說者謂其
必不能爲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迹于伍文氣固不能如
韓之壯矣文之遼何怪焉古人不功獨于軍旅之際何焜焜也鬼方
三年稱爲殷武靈猶六月頌以憲邦采芑紀乎南征小戎矜于西討下
及近代歲有饒歌非但以銘鏐楊彪昭示來許亦將張皇國威塞匪茹
而響不謏杜僭亂之原也

又曰詩尊風雅尚矣近代宗唐而禘三百篇專言興象弘正之世北地
信陽故自卓爾其後離合不同然離者師心而合者擬迹是非之辨紛
若糾纏夫較方改絃于宋已失步于唐矣

卷之八

又曰世之談詩者以爲必模擬雕琢而後工余謂不然物之有聲皆係
于其質金爲金聲石爲石聲肉爲肉聲皆自然而然不可得素故鳳則
鳳鳴鶴則鶴鳴蟋蟀則蟋蟀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鳴
雖勉強求似必不肖矣三百篇之溫柔敦厚大約出於聖君賢相忠臣
孝子達人高士之口至于後世如陶如杜如李率皆超然擲脫塵埃之
外雖貧窶困約至于拾橡栗瀆葛巾寄食特走飄飄自適無所累于靈
府故其聲鏗然若出金石彼鳳凰翔于千仞而離離喑喑奚俟拘拘然
律呂之求叶哉近世詩人雖多然其顯者或附炎集權持籌握算日徵
逐于聲利而布衣隱約之流又未免羔雉權門微冀重藉以沉酣穢濁
之場而欲清空蕭散之致何可得也
又曰余惟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能爲經義者無過于吳昆陵震澤諸
君子其言粹然澤仁義而本經術海內人士丐其剩膏殘馥猶足以自
潤當是時也吳士之於經義若越之甲燕之函秦楚之技擊他方不敢
望焉世運一更文章日下海內聰明之士逞其才力欲陵轍先輩而出
其上于是昆陵震澤家言棄若敝帚而吳士亦靡然從風喪其衣鉢經
義之盛從此替矣故夫談文章之弊于今日吳爲甚何也有鄉先正焉

而輕弁髦之也談文章之振衰起敝於今日吳為急何也有尊吳之先
正以重吳而後天下肯趨吳也往嘉隆間耿恭簡督吳學久經義一正
而未幾再失之其再失之而視其未正時尤甚蓋更二十餘年而無能
及者矣

又曰學者尊六籍尚矣易書禮樂春秋於教各有所屬而詩獨道性情
性情者虛物也不觸不形不寄不章舉洪纖高下升沉聚散飛潛動植
百千萬狀皆能觸吾之性情則皆性情所為寄也夫性情之變不可勝
窮則其所為寄者亦不可勝窮故凡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殷雷燁電三星七襄之類則概
乎天江淮河漢川原陵谷之類則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氣數之類則
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于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
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為比興者其寄情或深于賦而比興之
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偶棠棣之兄弟蕙蘿之親戚蟋蟀之娛樂
鶉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為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

西 四十五
卷之八

辨其物而強釋其義詩之旨曰微而性情日失矣漢人言詩則齊魯毛
韓與康成五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有內外傳而內傳亦
亡獨毛鄭尚存歐陽公猶以其說不止於箋傳而後世失焉自六代而
後說詩者無慮百十家今學士經生多不能舉其名至併考亭先生之
傳註巍然昭揭于學宮者而弁髦視之問以故實張目而不能對蓋治
經者鹵莽之弊至于如此而山人墨客以騷雅自命與薦紳士大夫之
稱詩者則又僅僅西漢而下至于李唐其稱西漢則又僅僅十九首與
秋風大風之歌蘇李之別河梁之屬和而已其於三百篇之宏辭奧指
何闕略也余非深於詩者然常苦於讀詩之難以為古者列國之所陳
太史之所采各從其方術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習
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
人學士之產于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別辨其物宜徵其形象
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而况欲求其精神之微與性情之所寄其
可得哉今經學衰微談空說幻之徒又以名物為障欲一舉而盡捐之

以自文其陋寡六籍皆然不獨于詩浸淫不止其害且與秦火同烈夫
惟司世道者稍做漢人橫經發策之意宏開虎觀集四方名儒互相問
難分曹奪席務見所長使博雅君子得表于世而不為浮誕者所絀或
亦表章之助乎

又曰今之文章古之言辭也古之人因心為言言之而雅馴成章則曰
文故曰文以足言言即言也古人以言為文今人乃以文為文以言為
文故有而後言以文為文則無亦強言矣有而後言故即其言可知其
人無而強言言愈文而人愈不可知矣夫出師陳情孝忠之言五柳先
生高潔之言逍遙樂志達士之言九歌五噫憂世之言言可知也今之
文人累千言茫然忽然猶河漢而無極焉言之難知非徒病言且病文
矣非徒病文且病人矣

又曰當代以作者鳴可指數也弘正之世首推李何彼用創為功與其
詩顯耳文則無稱焉七子代興遞相引重其人往矣遺言可徵烏在乎
為七子哉夫七子直奔州雄耳其才情之宏富筆調之縱橫蓋於明無
西 四十六
卷之八

兩焉然而舉其篇或有累語彼固謂不知是不足見才矣即瑕瑜兩存
無傷也當奔州時而欲以瑜見者無如新都新都之為句也與其為字
工於奔州然吾讀奔州而百首千首而其變不盡也讀新都都不十首而
法與格盡矣夫奔州才勝故微近率也新都詞勝故微近靡也微作者
于近代較可觀已吾以為文章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消也名物
事變之所綜也忠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奧衷之所托也吾意有所欲
言而窘於舌舌有所欲言而窘于手操縱伸縮不能自主則吾方寸中
且壅悶未暢安能使千百歲後誦其文如日觀其事修辭之謂何何以
成變化而行遠也

又曰世之論文者曰才曰法兩者遞相勝也衷之者曰才不欲聘而範
于法法不欲束而暢于才兩者交相用也夫此猶才與法而二之也子
瞻之言曰吾之為文行乎其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行止夫不得
不行不得行不止者法也而能行能止者才也故夫才與法相待而後成
相合而無迹者也然而世之文人常患于無才而不患于無法法之所

極能尺尺寸寸規方畫圓以毋失其形象而才之所極能鞭霆擊電經日月走江河如鬼神之神物同化工之肖形言之一時而千載如見出一手而萬人揚心不言法而法自合不合法于已然之迹而合法于必然不可已之神此亦天之所授非人力也嗟夫吾見夫詘于才而逃之法者未見才高而戾法者也近代以法勝者無如北地以屬辭比事為法者無如濟南北地以龍門少陵之法而為韻言碑銘志傳則精絕以左氏之法為序論則衰頹而無味此非其法之有合有不合也才故有短長也夫六經文祖也其源派各殊屬辭比事自春秋法耳而濟南欲以此概天下之文章無問何篇何體必取古人之成言聯而綴之以為工此何解也夫濟南之才饒擬議而少變化宜其持論之如此耳又曰古今名將多矣余獨喜韓淮陰岳武穆何也他將用勁用整用精用素訓練而淮陰獨用市人也他將遇敵料度權變用智設奇而後勝武穆卒然遇之而無不勝也其在文人腐令之驅役刺客滑稽游俠日者龜筮于筆端皆成神奇似足與淮陰對壘蘇文忠矢口縱談不煩繩

卷之人

四十七

削爛然成章其視武穆亦可棄黜而周旋此皆天下軼才曠世而僅見者又曰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于天下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章則噴噴耳此其關繫何如可任其日流日下而不為之救世哉世之言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六朝而病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微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燼中微唐文三變而後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於治亂之數者何也愚以為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揚雄好奇其言軋茁高出青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雀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者釋誨與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屬之類遞相祖述一何剽也說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而後文之所以靡靡而不正者未必不

西園聞見錄 卷八

濫觴于漢故有漢而不能無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為柳宗元宗元之下為張籍李翱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凡愈之所為起衰者獨愈躬為之于唐文不盡救也故有唐而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文起于漢而亦自漢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俶詭而于六經之典刑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唐而替也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淵源抑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清盛而衰冥冥墨墨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也未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又可知矣蓋至明而文稱盛明至弘正以後而稱極盛也修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壁而戶靈珠此非千載之曠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化日漓人心日詭或有甚于唐之季世者其故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矜于盛而適以為衰也愚嘗釋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彼其高標門戶凌躡前人如侏儒之矜張不自知其陋也雕文纂組疑心眩目如桃梗之衣冠不自知其偽也工為

卷之人

四十八

佞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知其詔也拾唾坐乾輒誇三昧如巫祝之諛神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雪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為詭為靡弱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然而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知之何乎愚嘗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為文非矜慈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浮于文者也而合汪洋悠渺辭指乖刺范舉之所謂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鑿室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讚一詞等為是謙哉言出為經談何容易而今盱眙雖雖攘臂登壇棄鞿旗鼓唇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不敢萌于文者世皆犯之驚名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遞降矣然而宋之人豈不能卑嘗唐人以創為尊懼其為唐人之達蒙故不為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為奇懼其為人之優孟故不為也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繼甚且紀今之事

竄古之名短釘撥髮一唱衆和頽之推所謂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凌千載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尚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類負該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點敬仲封駁象卜氏辨三豕子政紀貳負終軍數鼯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蟬蚪是以發據胸中冷然顛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縵未能窺班尚塊塊然自命攝管災梨韓退之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先世寧有若人乎速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爲引重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今稍知雕鑿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達課以倫常茫如捕影王仲淹之所謂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坫之上矣鮮修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姑毋論三代即文人尊漢請言漢漢罷黜百家推尊孔氏今離經畔道之禁得毋寬乎漢詔書律令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縉如糸之體得毋褻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今封事奏對之辭得毋兀乎漢

西園圖見錄

卷之八

著述

四十九

張霸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覆秘書無應者史當霸率大不謹今支離割裂之習得毋莫懲乎蓋漢當童生時已有損文用忠之說故世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且不能不弊也况于潰防决網滔滔漫漫莫爲障塞如今日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天下之過也物窮必反其始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質用國初之忠習尚欲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革也源流欲正則金華青田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淳則龍池白鴈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則濂洛關閩之表章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僊毋侈寧朴毋雕寧率毋僞上操其術下祛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臻世道人心其有廖矣維風編曰嘗聞劉文靖請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賈索瓊山還請曰公有賈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以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賈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證爲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賈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及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于是即此一語永

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請其無賈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篋墩短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鞠之獄文達之嘆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之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之度如何哉願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讒構于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於詩文直掄英視之可也

葉叔仁曰試讀鈴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炙手也然王允寧于詩止半許于相業略不一及且微刺讀此今諸公皆倒戈避矣彼豈無時相作皆務相競以詔不極頌不已何啻千里

王應龍曰道也者文之真體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軌軸也溥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恆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乖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

西園圖見錄

卷之八

著述

五十

古文判洪業而開之者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實如草木易知易從也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籍籍變爲大篆字學終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二代之季良庸眞贋不可復別取二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己見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於是大壞繼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眞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爲奇巧或欲布置以爲齊整夸毗者傳譌以爲博滯陋者執手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梓量較討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傳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意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盡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

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為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又曰指
事謂指人之事即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鳥能盡
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為是類因其聲
之異而知為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
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合為一聲不能聲為之制
字也故以一字而轉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
不能意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為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
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所未講也故畫
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達也字母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
止數字以萬計不能達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之萬計
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珠映網布溯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捕
亡用甲拘乙損益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
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
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

卷之八

著述

五十一

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然天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樹施
于數日其盡直科斗施于主點其盡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于鳥跡
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于鐘鼎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
考于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于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電蓋竊取之
矣後有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
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
情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
嘗設其官曰論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
矣無主者作故弗為也我高皇帝操三重之柄兼尊微之善常命儒臣
為正韻矣但日不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常以古文正小篆
之謬且嚴于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學士夫
多不識知今上嗣位五星聚室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為文書
之祕府而五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影畢
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生值其時化機自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

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
而未詣厥成倪寬云天子遠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遂一
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
條考云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嘗著書法指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
布字原病等書

蘇伯衡曰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
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禮有似法乎曰初何法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
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
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
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河有本也如鏡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
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謹
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葩條理精暢而皆有附
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支分派別而繁

卷之八

著述

五十二

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
濤涌而魚龍張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光景常新也
如烟霧舒而雲霞布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神聚而冥會
也如重林如邃谷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泉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雋永
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繁迂曲折也如孫
吳之兵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
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端嚴也溫雅也
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
舞劍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有補于世
也如出水芙蓉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書二禮春秋
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詠焉習焉斯得
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
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而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
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矣

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陶望齡曰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樹根莖尺寸而枝幹數實具焉夫學以為道而已道教為事專載為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教賤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情以為其精實微眇焉是也所言即所用所用即所明施之成務而即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即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途常出于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為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敷言持議斷獄決疑于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返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述也道又下衰于是樓學專解詰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為二轍况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于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為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

卷之八

著述

五十三

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為文章士而精討創構其勤過于老宿以故其所著醒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為經義羔雉而已為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遯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為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關市集濼積薄流淺休悅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矣

楊用修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曰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創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備急於鳴傳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自叩胸應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好游樹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慎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頹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駘生于推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篋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其腹腹殘膏猶之醫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患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詰章句求

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類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考父矣昔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整擁楮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險廢是或一道也慎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住行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洪武二年以儒生舉為國子助教二十七年四月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于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之是年四月至京師入見上語以考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飲宴其上上各悉醉獻詩以謝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

卷之八

著述

五十四

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宰泰以聞上喜曰朕知諸者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己酉書成賜名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而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祕之池長樂陳登思孝以策籍最先至時吳中滕用享待詔翰林工策籀自視天下無愈己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入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享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視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享語之斥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享素所忽者用享乃始默默斂鋒鐔不復自矜大思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賓策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博亦推孝思云思孝于六書本原精考詳究至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涯

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考然審度某出某氏某人十率中七八其收蓄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

沈燦字民望故學士度之弟也以善書見知于成祖皇帝召爲翰林待詔歷官大理少卿公幼家貧無楮日懸腕書壁筆力遂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率爲子弟從游歲致百數公尚垂弗坐上座毅然教之有成法太宗皇帝臨御勵精文翰民則首起官翰林繼召公同事祕閣授中書舍人于時詰勅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班書之解大紳胡光大輩皆擅名于書者獨公兄弟書上視之加意焉民則婉麗莊重公書飄逸道勁雖出一家而各臻其妙凡大制作登金石藏簡冊遠裔者則命公書賜二品金織衣特置象笏金縷公姓名以賜皆與兄同題太宗皇帝仁孝皇后仁宗皇帝二聖神主則獨命公公所受賜金幣每歸爲兄壽時兄爲學士公爲侍讀人識與不識以大小學士稱之而不名兄子藻門人陸友仁輩皆以善書進授中書舍人一時兄弟叔姪師友並居清密而

卷之八

五十五

沐寵賚罕與爲比晚乃勸于真書惟樂行草蓋出入宋仲溫陳文東而得其三昧戶內求者履恆滿

平江伯陳瑒以白金綵幣之類求西楊誌其父墓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帛三分之一求于東楊即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伏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亦爲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亦不難于發揚也若其人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爲哉李古穰曰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宗之玩物而得之盛爲稱許之辭蓋有愧于西楊者也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十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曰解經書自難爲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况六書已有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爲進取也夫繩以風雅之義詩亡久矣則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

稱世嫡也若論振衰之力則昌黎柳州之于秦也于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真幹父之壘而積祖之緒矣故夫世之欲越唐文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之過也要以瑕瑜並收得失互見存秦晉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垂之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毋論盛者足傳即衰者亦可以論而定安能關之夫六朝之弊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也吾是以概唐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人

又曰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觀也草昧新開錄勝國之遺而振其陋春容麗則宋學士爲之宗迨其波也淺率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北地信陽矯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君子盡毫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面摹擬始之者一人後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其本來持論之計息學者求學之心故也

卷之八

五十六

楊文定公溥最善王檢討張修撰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太和陳學士當筆撰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于言色公即已之

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訖工楊文定公奉旨撰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爲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士奇時公已臥病乃作一篇新建廟學爲題進文定不悅執用其題士奇具本論凡言重建者爲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謂重既悉微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于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爲宜廷議雖建士奇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于是可見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曰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恆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爲書未成而卒

下榮字華伯江陰人正統乙丑進士第歷官戶部郎中能爲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冊填委几上每公退食輒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

不經意而人或抵死所不能道也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益肆力于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中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屢常滿公口占手綴盡日不得休無矜容斬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羨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或者贖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緡紳之往來是邦者無晝夜扣門購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遂不費性儉嗇每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妄破一錢士人傳以為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為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綏為刻梓行于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為篇章苟不當其意則登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不置故得公假借咸知自慶以不挾摘人疵類亦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為廣筵招之不可得遇知己輒不待召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婆娑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號呶傾側也蓋曠達如此銘曰

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

卷之八

五十七

倘佯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壽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章恭毅公綸自少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從春官主事章先生阪學及為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凡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挾務達其要以為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教君之詞自成一家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斯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

張公益以詞翰名一時求者盈集得片紙隻字皆藏去以為榮宋楊公億為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而不妨構思頃刻數千言門人傳錄幾于腕脫當時以為文豪公才甚敏捷而亦好圍棋求者敦迫輒令待書持軸舉筆一揮詞翰雙美人亦以文豪稱之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廷試一甲第三歷官

禮部左侍郎天順時為洗馬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揮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周憲王有燬周定王長子恭敬好文辭兼工書畫著誠齋錄樂府傳奇若干卷又集古名蹟十卷手自摹臨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道麗可觀所製樂府新聲大梁人至今歌舞

晉莊王鍾鉉憲王之子高皇帝曾孫也正統七年進封王好博古喜法書嘗以絳帖歲久斷脫令世子奇源求舊本重刻弘治九年表上之孝宗賜勅嘉獎

代府靈丘端懿王聰湯代簡王玄孫長子俊格嗜學善屬文聚書數萬卷尤好古篆籀墨蹟嘗手模六十餘種勒石名崇理帖

劉司空麟家居所蓄諸名家翰墨嘉賓至輒具陳欣賞終日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有鶴致以此侑君子謂其為大雅云

唐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萬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晚年寡出嘗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

卷之八

五十八

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閒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知有人求畫若自己懶于著筆則倩周東村代為之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

富順王厚焜荆和王第二子也正德九年冊封王幼孤未就外傳稍壯媿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發憤至廢食寢遂博覽羣藝嘗讀劉向說苑至臣欲事而君不用子欲養而親不待輒三復涕下王嗜詩兼精繪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暴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輒來其神妙動物如此

陸尚寶師道既致仕歸好事家日載酒邀先生天池上方虎丘間流連觴詠而先生故所善一二耆舊王參議庭彭秀才年王太學寵又博士彭日相與楊權今古品藻泉石每游賞輒繪以為圖和歌相倚超然遺世見者幾以為仙而先生亦雅自忘其不足矣先生為文法昌黎詩取大曆中語五七言律得孟襄陽岑嘉州致小楷精絕大都似顏魯公仙壇記晚歲尤工隸書咄咄自謂逼韓李畫法獨喜倪元鎮而傳染精麗

或問張汝弼草書莊公景曰好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過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輪扁之巧不疾不徐斯其口矣若夫優人之學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

成化十六年丘公濬為國子祭酒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于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平者附以己見而其大要則尤在于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為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值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給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章楓山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游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又有西園圖見錄 卷之八 著述 六十一

語懋著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學者稱為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聞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謝方石鐸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為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西涯嘗為崖上詩內一聯謝意不滿西涯以為更無可易謝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杜深思養士年謝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西涯又為端禮門古樂府謝以未向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不待辭畢躍然而起

張天瑞字天祥清平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歷官左庶子天瑞天資絕人為詩文數千言信筆成篇不復點竄對客與閒居無異其言妙轍古今他人貯思者恆不及見者莫不驚服人或欲難之者以四韻律詩期以限百篇使成天瑞亦揮毫立就限者復至供韻不及然頗似負才人亦不為計也

高廷禮故名棟字彥恢號漫士□□人嘗為翰林典籍詩始漢魏作者

至唐號為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而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閩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顏頤齊名至今閩山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慨者多黃終于校官周顯刑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詩遇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為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毋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拾遺正聲三種凡百餘卷議者復其精博

又曰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實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畫詩者爭致金帛修飾歲常優于祿入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為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為賀公曰此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邊貢字廷實號華泉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太常博士歷官南京西園圖見錄 卷之八 著述 六十二

戶部尚書常為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各地殊八館諸生學亡師授公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以通遠人之情初公癖于求書所蓄不啻數萬卷壬辰偶遭回祿焚之幾盡公仰天大哭曰嗟呼甚于喪我也疾遂篤李廷相曰國朝文章無慮三變高皇帝初正大統青田金華義烏諸君子力以斯文為己任刻削舊習橫制頽波幅尺駢雅興起學士永樂以後騷卿藻士布滿天下然詞頗纖弱稍異曩昔識者病焉敬皇帝時明興百三十餘年于茲矣四海梁肉百官委蛇得以肆力弘學遊心藝苑于是公起歷下與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互相師友力追古作妙悟真機鼓吹盛美可不謂振世雄豪也耶

王文恪公修蘇志時欲請楊公君謙以君謙諸家不欲與之同局而公亦已先辭矣志成文恪公使送之君謙君謙方梅沐不暇細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于文恪文恪以為狂不足較也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今府志修于我朝原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公之精識悔不與公同事

一第... 4 ...

景司業曠工行書尤善小篆爲文專以意勝不尚鈎棘詩讀散有韻直寫性情無語唐宋嘗曰文取達意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人所謂行于其所當行止于其所當止者似不如此衆建其言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人年十五舉河南省試十九登壬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副使初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郭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駁發齊名憂憤時事尙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敵矣國初尙襲元習宣正以來駁駁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

楊少司寇茂元工書法其在長沙于嶽麓書院復構尊經閣極高明亭各一考文公年譜凡事繫長沙者分以八題題以策勸譜以楷錄親爲

卷之八

六十三

之贊贊隸書皆手筆也其草書士夫家多以爲珍玩張都諫弘謂其字畫道勁匪特臨地之功抑亦正氣隨寓而見也時以爲格論

陶遊字時雨絳州人故恭介公琰之子正德甲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武選郎中廟學列周宣石鼓有毀爲白者文多殘缺歷代諸儒如韓愈鄭樵皆病于誦述先生獨考索精詳爲石鼓正誤一書幾完其文讀者快焉

何公璠存日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人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皆有功世務者門人因得哀集之

唐中丞順之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來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無所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算尤精文章可以親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何如耳公

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做效之及遇王遵嚴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嚴之功也又有問公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白而用功深者始得之也

鄭端簡公曉初登第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教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于是屬筆爲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公幼學即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入仕益諳典故耳目見聞咸類記之博古則約其精微今則核其實備人文淵藪國是著龜以博洽伏字內著作極多因丙辰李太宰爲趙文華所訐奏論死公曰古以言殺身况成書乎悉畀火只遺吾學一編微言古今言

卷之八

六十四

數冊

王大參慎中嘗爲南京禮部主事禮部于留都猶簡簡得益肆力于問學窺見本根劇削枝葉于聖賢之微言超晤默契深造自得發篋中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于歐曾氏之文以爲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爲馬遷班固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善學班固莫如曾是歐氏之文蓋原本經傳由史漢之豪一變而粹者也先生以此自娛妙得歐曾家法巧取舊所作嘗所自喜以爲漢人語者悉楚之詩亦以盛唐爲宗間出于晉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句字而模寫變化遠矣

張電字文光號賓山山海人年十三能爲文稍長以疾棄去學書于文裕文裕于古名家號能通其秘然以語人率莫能知公獨自有得其筆法宗李北海而規模沈氏故其書首爲少師遼庵楊公桂州夏公所稱而尤受知于上夏公之爲宗伯嘗以上所製大明集禮序屬公書上一見嘉之繼爲夏公書冠服圖小楷賜白金若干遂以第一名薦入史館國家于士能書者既拔其尤置內閣東西房而文華武英亦多以選入

直公于是時進最後文華未有容然上則知公皇史宬建特命公書扁
懸之諸先輩亦自愧嘆以為不能及詔賜金帛授鴻臚寺序班歷中書
舍人尚寶司丞太僕少卿太常寺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使遷工部
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兼官如初其書在朝廷有太廟額仁壽永禧宮額
金殿額睿宗獻皇帝銘旌及慈孝獻皇后神主恭上上皇天冊表皇天上
帝玉冊九廟神位聖諭字式御製碑文寶軸九廟災詔平邊告祖文戊
戌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頌諸海宇而世所傳消痞帖猶其細也
皇天上帝玉冊且上公適在告上留以俟者月餘遣母喪詔予假三月
及期促就道者再蓋上愛公書凡大制作不出公手不足以當意故公
侍上日親而上眷公亦日厚

余有丁字□□號同麓鄞縣人嘉靖壬戌第三入及第授編修歷官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敏為編修時代制草曰是惟王言奈何私諛
人又因以為利于是戒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

王敬臣嘗與馮公時可論文曰弁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亂也徐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著述 六十五

迪公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
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六經文之本也今之
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林以為
岱何當耶

願隱士源嘗與焦弱侯論書謂書須古法四分己意三分乃妙不然縱
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

周文恪公性澹薄生平無鼎彝圖畫珍奇之好願獨嗜書書積萬餘卷
多公手蹟所著叢語二十卷目錄見聞十卷中書直閣記藏于家其大
者有國朝故實可二百卷殺青未竟公自為祭酒時殫力編輯竟午夜
不寐而寮友門人無得知者既沒搜得其藁諸孤乃云嗟乎此亦足以
觀公矣

葉僉憲顯書法沉着頓挫自成一家卷軸偏天下傳至外國後來者殆
鮮及云有乞書千文者秉燭終卷遂得目眚而賦詠不輟
蕭廣文岐以文筆著名求墨跡者所至填塞嘗曰吾為文不肯諛人片

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
汪文學視每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嘗曰吾
越數歲後當并謝費泮之跡一意于述作事又曰著作出于有心者不
可有發于無心者不可無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繪彩禽蟲瓜菓花草間出山石林藪莽蒼幽岑
或音或颺或憩或嬉或色或馨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
態又間作茅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洒洒益可玩於乎技耶臻斯也予
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
不吝貧富不顧耽耽若事嗒焉似忘揮而迅注而留衆妙翁而翁之精
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為妙也翁諱乾字一清初號藏春更號天峯
臨海人

李于鱗名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
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恆相字故其為于鱗獨著于
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著述 六十六

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
也且緝繡不足以脩脯而自其挾册請益塾師為之避席者數矣補博
士弟子與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髮齒交晉江王慎中督
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成進士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屬居曹無
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
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
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
成篇以求當于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
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貴者相半
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
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風
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
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

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麟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麟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麟藉藉公卿問然于麟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爲名許出曹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磨千古之事于麟成弟畜之有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麟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

藏書

前言

祝允明曰自高論者以臯夔稷契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爲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臯稷聖人所出亦書所出也臯稷不俟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今人不皆臯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臯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刪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臯稷時不嘗有書也人飢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衣食與藥故稻菽布帛參苓芻豢兼收焉而况智於修身以期配玄均黃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飢寒而不能舍衣食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不肖猶爲不活書以修道立身將參玄黃夕死可矣又豈特藥等耶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

住行

張居正曰載籍之重也自古則然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王孫圉對白珩之問而稱左史倚相也曰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由斯以談殘簡之存足以華國微言之誦足以成鄰此之謂即夏瑋商彝垂弓和矢與較輕繫重猶未可同日語也蓋書之藏爲世寶也尚矣自秦燔百家之言先王之道化而爲灰燼漢興狂于馬上之習猶然不事詩書其後挾書律除書乃稍稍復出嗣是天祿之所雖石渠之所集祕書之所貯駸駸乎日盛矣然而遺佚放失猶多有之何者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六十七

世未純熙君之明聖昌備之期固有所待也我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暨于列祖紹天闡輝嘉志于稽古右文之專用是書契以來即一帙一編學士所祕名山所藏莫不應運構會無咥而至麟集櫛比于金匱石室之中洋洋乎煌煌乎日星同其璀璨江海同其淨涵叢若鄧林森若武庫韓起駭其觀左史繼其誦天祿石渠弘文祕書之積方斯渺矣盛哉所謂東璧西崑一代之珍藏人文之極觀也蓋聖作明述立言著書非以侈空談也則精神寄焉耳載籍極博旁搜遠羅非以誇厚藏也則聰明出焉耳借令視猶枯竹付之掌故省覽不涉探討不加而或以循行數墨爲勤以尋章摘句爲工斤斤焉與經生墨士競富即窮宇宙之籍括古今之奇玉軸牙籤充切棟宇猶無益于殿最也惟超然遠覽獨得古人之精神于載籍之中而遊于載籍之外故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學與聖哲並治與三五侔書云王人多求聞時惟建事於戲此則祖宗所爲勅文淵閣藏書之意

高拱曰自古帝王開一代之治靡不蒐羅往籍珍藏秘府斯示以教篤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六十八

文教恢弘睿覽資碩臣之論討垂典則于來茲甚盛軌也天祿石渠弘文祕書煇耀史簡懿哉尚矣我國家稽古右文高皇帝甫起草昧定天下卽下求遺書之令方內文士抱冊而麟集闕下迨文皇帝定鼎燕京益廣購求設文淵于午門之東樓而藏之列聖業業益儲益富上自六籍下及諸子百家煌煌乎東璧齊光西崑並耀矣卽皇上欲有所攷立取立具所以啓聖聰而資鴻猷者甚備而二三閣臣執筆立閣下得仰窺金匱石室之藏以自潤色臣竊惟漢興欲立尚書學無傳獨伏勝能口誦以其老不能行至詔吳錯就其家傳授之而孔丘適周就柱下史問禮韓起以聘至魯乃得觀易象與魯春秋彼崇文之主好學之臣其獲猶若斯之勤以方今茲難易何如也我國家重熙累洽文治休明晏然享盤盂之安垂數百年詎可謂非稽古之功哉則茲閣所藏其繫豈渺小矣洽聞殫見以發天明上務也考古鏡今以潤皇獻大烈也我皇祖所爲藏諸禁地寄以輔臣毋亦謂是裁成輔相之資欲聖子神孫其朝于典墳夕于丘索也而閣臣職在論思玩索有得庶幾可以啓心沃

心佐成無疆之業哉此其垂訓意至深遠也脫不務殫心一志研其精而布諸天下則茲藏毋乃為虛具我皇祖建閣之意謂何抑臣聞古之善觀書者其學之也博其取之也約蓋高皇帝嘗謂詹同日吾宮中無事輒取孔子言觀之如節用愛人等語其治國之良規大哉聖學豈不誠善觀書者哉茲聖子神孫之著鑿而閣臣所當心繹以佐太平者也臣謹記

張四維曰夫地之祕藏得載籍而精始洩往冊之徵奧由聖哲而教始行在昔諠辟明王所以恢弘皇序規一域中者雖其躬上聖之資稟首出之德乃心思之所以益之靈經論之所以日益宣暢則多於稽古有賴焉挾書弛禁而後向之殘缺漫漶者稍稍修明而歷世滋久文籍浩繁如天祿石渠之所校錄蘭臺祕省之所收貯亦既稱摭摭略備矣我高皇帝再闢乾坤弓矢未韜而購書之令已出文皇帝重新日月干戈甫戢而採輯之功尤勤列聖相承莫不研摩奧義咀茹聖真不惟不專詩書者遂謝徵餼即漢唐一二賢主號能表章未足云喻于是琰琬之

卷之八

六十九

所陳竹帛之所紀若鱗比川至無不畢共乃襲之以重函度之以遠樓而天下稱藏書者必曰文淵閣蓋窮宛委之勝不能殫受燃太乙之藜未可竟覽自有書契以來此其總萃矣臣竊伏而思之帝王之學非如文人藝士徒以獵英藻資博洽也祖宗儲書之意亦非欲手披目覽貽聖子神孫以勤也若曰是書之藏于聖精神心術之所昭百代經緯典章之所寄萬幾之餘時一省覽必足以啓迪性靈神助元化而三事大夫奉詔典機務者亦得縱觀其間庶幾效帷幄之忠言資參贊之大略淵哉微乎藏書之意矣不然昔之留情藝苑注意縹囊者代不乏主也然君不益其聖治不掩其衰亦新輪所譏糟粕耳於治道何裨焉皇上英謀睿哲已默窺不傳之祕而又文華不輟講說深宮不廢覽觀直將上接精一遠追緝熙奚止襲稽古之粗述勝右文之虛聲哉乃臣愚又有獻矣夫文籍天下之大觀而問學哲后之遠猷也祕書所藏臣不能記切意治天下之龜鑑盡列于茲故扶秘于六經則道德昭考跡于羣史則規模定觀心鴻儒碩士之論則趨向明極辨于諸子百家之談則

觀者切遵憲於祖宗寶訓實錄之所載則繼述善總詢有裨于聖心有益於治化書之藏其用非眇小也臣叨奉明綸載筆以記敢效其芹曝之悃如此云某年月日臣謹記

呂調陽曰文淵閣者我國家儲書之祕區右儒之鴻制也臣備員樞近獲觀典籍之盛則稽首屢言曰聖朝所以熙帝載新皇運而開萬世斯文之統者郁乎盛乎疇能如茲臣聞爰初生民函光味宜自圖書闡化翰繩越契而其象始顯然黃炎以前紀載之湮滅汗漫而無紀者不得而云也姬周之興皇典具在若墳索之所誦述外史之所掌裁名山勝地玉版金箱非徒以名藻治經鑠琢太平而已其將包舉藝苑寅亮洪業崇起道化于是乎存儲燦爛真王事之所急也秦亡金鏡未喪人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石渠天祿繕校表章亦勤矣唐則四庫並建標甲乙之名宋則三館弘開置禁庭之內若茲者亦能垂示縹緗訪遺購異而崇尚彝寶石室金匱徒有號稱安能拓英華之教而成美化乎蓋古道凌夷衰微千載亡聲學士大夫最為惜閱而嗟痛也我明啓祚皇

卷之八

七十

祖以至德龍興欽明尚古以長君夷夏通譯前猷布朝封建文淵閣於禁中前代諸書及國朝典制悉貯其上部分臚列充棟塞宇此其規畫實足以甄陶唐虞而孕毓姬周矣列聖作述繩率益加光大延閣祕藏盛美□儼是故鴻篇鉅製若錦綺之敷寶軸牙籤若琳瑯之爛聖經賢傳則比明于日星帝訓皇謨則同暉于雲漢下至農圃醫卜之言野史裨官之記浩穰畢具若鄧林之會逸響海河之納奔騰自三五以來未有儲書之盛加于此者也臣又聞創制作範經緯之業匪文弗與官情世紀雍熙之治匪文弗就古文者所以弘功用標往者所以鏡當時南面之美節也我祖宗惓惓典籍之藏蓋以式明訓闡要機陳猷以經邦摘藻以資世遊揚德業褒贊休隆卓哉斯事真所謂謨神明而規卓遠者矣豈徒誇美往載流耀來世而理亂不關乎是以我皇祖創制於金陵文皇嗣述于北都亦越宣廟親駕臨幸所以嘉惠斯閣者烝烝云厚至于列聖經緯之所勸誦便殿之所省覽披竹帛而舒卷法日月以緝熙往往取諸所藏之書用能起發睿聰裨補詰性垂精六藝之府收功

仁義之林譬諸寶鼎陳而神智悉開明珠握而遺忘畢照所關於國家非淺鮮矣故二百祀以來文治雲興儒風日麗聲教暢乎九垓醇化極于醴茂崇嘉儒術之效豈不章章較著矣乎且夫攬冊牘之淵以鑑照四海者哲厚之上務也資文墨之長以襄翊主德者蓋臣之用也今以祕閣崇嚴而俾儒臣優游其間與夫禁籍相周旋此殆有深意矣故必殫見洽聞如左史之誦讀鄧綽之博習乃可備顧問張皇輿眇如子雲之効勸更生之核實乃可佐文雅揆經斷政平章不素乃可冀化鈞援古陳忠胸肝盡瘁乃可資啓益此四者內閣諸臣之責又以仰副昭代之儲書盛典而不虛者也臣不揣愚陋謹稽稽祖宗列聖相繼隆重斯文之意者若干篇用光帝德昭垂罔極而附以閣臣茂膺簡昇所委效者俾後之人得有所觀者焉

張應元曰我國家崇古文治繹天闡聖自高皇帝龍驤萬內彙轍未藏而購書之令四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尤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謨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皞之業已

卷之八

七十一

見何帝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遺書尤爲繁滋朝寧既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樓其書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天球寶玉璀璨煜燁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問即其閱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之哉願禁庭嚴密百僚罕觀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門參萬幾備顧問者僅乃翽翔其間然閱上帝之冊府聆鈞天之廣樂翰翰殷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方輿之圖籍鱗次川委隸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青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賢聖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明王之治亂興亡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迪啓神智而輔臣者尤日侍帷幄朝夕納諫俾得優游縱意庶可以對揚休命佐成緝熙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我皇上天授睿

西園聞見錄 卷八

衷與道潛運即今文華之所進講法宮之所習益華華不倦矣至于猷稽蹟探計論紬繹以悉天人之變致參伍之實謂宜在茲臣嘗繙閱故典推效千古竊念天地祕藏待聖人而有作儒先與旨應明時而宜出此實我聖祖藏書之意以候皇上于今日者也昔我聖祖之藏書也博求鴻碩慎選左右雍雍焉俞俞焉論難往復若師弟子之告詔焉故臣善以易進臣存仁以洪範進臣三吾臣基以史進臣律以大學進典則昭垂傳示罔極不然獨往冊之筌蹄耳前聖人之糟粕耳而猶襲以重函哀以文錦以爲美談則有之于主上何裨焉夫天正文于上而曜緯宣其精者乾象記而推步齊也地正理于下而隅維奠其極者嶽瀆固而巡者宜也聖人正位乎中而皇極建其尊彝訓徵而鑒誡者也臣不佞謬荷明編爰作斯記敢敘書樓所以建立之意以獻而記其事樓總若干櫃所藏書總若干卷樓成若干年而臣某爲之記

李廷機曰夫惟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彰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

卷之八

七十二

辭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紀載魁人名士所發摭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得殫藏窮年矻矻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攬摭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弘文館有祕書省非以典章備考鏡與我高皇帝開天作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不承增購大備用以垂護後裔流照今茲臣仰而嘆曰赫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願二祖以是貽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睿哲英斷亦奚事其竅妙哉四氣管子斗樞八紘統于坤軸百千萬言貞于道德今篇帙至繁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探之以交輿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術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積衰錢則列史之所以懸著鑑也剖判鴻濛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著軌範也除奸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摹也身居蓬壺究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譚天雅俗並陳

恢詭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飛之經畫勒定難
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播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難也垂名言于寶
訓載行事于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彝教也總
之有裨于聖德克贊大猷皇上懋養中和提衡今古典學惟勤持其要
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機其于道德宏矣如其以充棟飾古人之治豈
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意乎臣謹記

西園聞見錄 卷之八

葉書

七十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目錄

內編

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警省

前言

王達

葉子奇

解縉

薛瑄 六則

張時微 三則

胡松

湛甘泉

韓邦奇 七則

韓邦靖

楊守陳

崔銑 四則

何孟春 二則

王儀

王陽明 六則

蔡清

顧璘

徐階

都穆

鄒守益 三則

羅洪先

朱以功 三則

耿定向

徐學謨

張位

景行格言

王錫爵

顧憲成

往行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目錄

李驥

古朴

林誌

魯仕賢

楊翥

楊鼎

薛瑄

夏寅

賀欽

彭韶

徐溥

胡世寧

張邦奇

景暘

顧清

王陽明

郭慶

蔡清

徐階

薛甲

陳忠肅

高貴亨

王鑑之

倪宗正

羅僑

盛寅

張基

彭寶

沈霽

慎獨

前言

薛瑄

何孟春 二則

往行

王進德 王潤玉 曹鼎
徐晞 陸容 章懋
陶大臨 俞寅山 王庭
潘松 鄭綱 馬致安
癸榛 談綽 秦昭

志向

薛瑄 蔡虛齋 陳白沙
王陽明三則 何孟春 徐階

往行

周忱 練綱 葉盛
何文淵 羅一峯 林俊
吳洪 鄭智 何喬新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目錄

二

徐溥 陳璋 曾鐸

毛澄 呂楠 王陽明
霍翰 王暉 陳堯

余有丁 陳陞 戚賢
魏齡 朱鴻謨 李日章

寡欲

前言

方孝孺 薛瑄二則 王陽明
陸文裕 楊守陳 陸平泉

徐階 王世貞

往行

韓文

前言

懲忿

王達 方孝孺 薛瑄二則
陳白沙 毛介川 劉仕義
往行 周忱 劉忠 舒國裳

習靜

陳白沙 王陽明 劉仕義
楊龜山二則

改過

薛瑄 李東陽 崔銑二則
韓邦奇 王陽明 呂涇野

正大

徐階 朱以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目錄

三

前言

楊士奇 薛瑄二則 張鵬
林俊 韓邦奇二則 朱以功二則

耿定向 李古攘 于慎行二則
孫鑛

往行 宋濂 黃福 袁伯儀
彭慎庵 倪謙 陳選

鄭亨 周鑑 劉文恭
劉鉉 魏驥 柯潛

于謙 陳儼 彭時
王翱 李賢 周經

金幼孜 柴車 薛瑄
張悅 陸容 楊守陳

王整	陶容	倪岳
張寧	陳壽	莊景
洪遠	姚文顯	王雲鳳
屈直	馬文升	劉健
陳清	劉大夏	陳敬宗
楊果	毛澄	王德明
劉忠	呂棫	許襄毅
牟斌	張璉	韓邦靖
王宗哲	歐陽重	王佐
王蓉	馬西玄	張治
唐龍	吳山	顧應祥 <small>夏言</small>
袁胥臺	林東城	魏校
陸燦	陶承學	屠應峻
岑萬	劉采	呂光洵
西園圖見錄 卷之九 目錄		
吳遵晦	劉仁宅	趙孔昭
李遷	劉光濟	陳珊
史朝宜	林士章	秦鳴雷
楊俊民	海瑞	梁承學
許國方	趙錦	王錫爵
吳秀	鄭汝璧	吳悌
朱賢	吳玉	張廷賓
尹進	陳鎬	陳震
劉天民	黃傑	
忠愛		
前言		
余子俊		
往行		
常遇春	夏原吉	王翱

郭璉	楊士奇	夏寅
戴珊	章懋	呂棫
寇涂水	章極	蔡通
恭順		
前言		
楊繼盛		
張居正		
往行		
西園圖見錄 卷之九 目錄		
五		

警省

前言

王達曰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語言發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敷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誘禍必及己雖曰有憂國之心無所控訴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齋焉謝文正公嘗書此於座右以自警省

葉子奇曰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盛起貴驕敗之端也富貴衰之始也甚新必大費過性必多亡

解縉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薛瑄曰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爲清議所少

又曰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若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

又曰于快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爲外物動矣又曰于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又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焉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又曰程子言省躬克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便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張時微曰人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矯節不立一不幸仕而無功德於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三不幸也

張時微曰人知物之欲潔而不知身之欲潔也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

殘一軍飯捐不食此非必有傷生之害也而棄之捐之誠惡其不潔耳其于身也則不然有妖艷之汗有便嬖之汗有田宅之汗有爵祿之汗有交游之汚近之足以殺身遠之足以敗名豈直蟲鼠之爲蠱而已哉不惟不之屏也而日兢以求之可不謂大惑與

又曰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者我以無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也

胡松曰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宜有此舉過

馬芝亭雜錄曰大怒不可與人書大喜不可許人物大怒不可發人過大好不可助人非大謔不可及人親大惠不可望人報剛毅中不可帶狠愎和易中不可帶頹靡踐履中不可帶拘泥洒脫中不可帶跌宕諧中不可帶玩侮達直中不可帶攻訐施子中不可帶要譽得盛名不

可久居倡義舉不可中變快心事不可屢逞得意處不可再往久居則生誘中變則無勇屢逞則召殃再往則取辱

韓邦奇曰人於靜坐時必點檢已行之事則當否可考悔心愧心生庶可補過矣

又曰主一無適存心處事之至要事至若能主一事自不得錯惟方理此事却思別事便有錯

又曰學者于此心能戒慎省察則日用之間縱使把持不定小過不及則有之至于逆天拂道損人利己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利己况肯損國以利己乎

又曰苟施必苟取因忿而損身者必不能取義以捨生見義而攘臂爭先者必見害而潛爲自脫之計

又曰人忘富貴貧賤不足爲大丈夫必忘其死生忘死生不足爲大丈夫必忘名節有顧名節之意便是私心

又曰養心之法無間動靜應接推行之際即省察之必合道義而後發

無事之時預防此心勿使非念之萌然此心難割一有非念之萌即遏之勿使達之事為之著便是養心之法世儒不曾留心窮理博學切問妄意付度乃令學者閉目盤坐名曰收心如此必遺棄倫理生事如釋氏可也哀哉夫人自少至老無一時無職事焉有工夫終日靜坐一日靜坐即一日失學是人自人學自學人與學判無相干矣哀哉

又常與楊椒山書曰心之當養無間動靜里居之日供未耜遠服買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獄訟裁檄牒亦養心之時也于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代之士最為精粹秦漢及唐質美暗合下此類多禪學矣考之經史亦自有可見

韓邦靖曰人之所以自重而易退者以急于進而欲濟時也人所以重生者欲得其死所也不然苟生何為

甘泉先生曰學者不得長進多是因循之病此病不生不死若無大故

卷之九

三

然不待經歷寒暑而作已知其為死症矣故白沙云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蓋謂此耳

崔銑曰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議論則略己而傷人爭名勢則致師而敗友口同黨則叢欺而蔽生務欲速則開經而盡事

又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

又曰勿因喜而發言勿乘快而幹事故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激勿因人敬而喜勿因人慢而怒故敬必省己之實慢必究致之由

又曰言讒發即思默物讒接便思省非必於默與省也蓋循理則一介所弗易也

何孟春曰小德入出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于虎老更事變遂能為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修身之法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又曰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永具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言何憂乎學業之不充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實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文正公所存何慮乎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愧于昔人也

楊守陳求放心銘曰余歸自京師學講于林庵甫踰旬夜夢見一叟衣冠儼肅杖而立焉或謂余曰此康節先生也遂趨而拜之因請曰敢問學道之要何先答曰求放心再拜而寤余少聞家訓已知學道當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礪然性質庸愚復為舉業所累學不能進嘗游京師則又兩索交戰勝負未決故至于今齒既二十有二矣而學視少時進不能以寸蓋由心之放也方此創艾而乃夢見先哲拜聞至言豈天牖其衷神箴其病俾之奮發淬厲專心一力以猛進於學而終造於道耶乃作求放心銘揭之壁上時覽而省焉銘曰人之一心本居身

卷之九

四

內一念妄與放而在外鷄出於埘豚出於笠人則求焉收使復入至於厥心乃任其放不知求之使獸走壙千里萬里莫知其鄉淵躍天飛何聖不狂小子蚩蚩騎走南北心與之俱主嘗作客騎曰歸止心尚四馳惟學須靜擇幽以棲慕古儒先夢見其一誨以片言箴我百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務求放心以造乎道惟心之放求即在茲雖云在矣放已隨之惟敬惟誠無間頃刻庶幾常存弊或他適將復其營萬卒聽之以守則堅以攻則勝嗟爾小子務師聖賢始是終是無食爾言

王守仁曰人于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懷就是義皇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做個義皇已上人

又論俗曰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其有不我愛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其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

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惡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賤之朋友鄉黨惡之雖鬼神亦陰相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或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瞎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也

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去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

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時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又嘗語門人參議歐陽瑜陽明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又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有個軀殼的己有個真己耳目口鼻四肢軀殼之己也所謂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

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性之生理便是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若真己爲那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

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蔡清曰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方寸地三字雖不見于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莫倫統之包入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之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端嘉種培糞灌溉法也時習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怒必窒情必做驕必克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

不親蒞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躁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偃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光輝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海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

諺有留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于一偏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于封植惡種常生于蔓延其或認枳棘爲美檟黃稗爲良苗則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王大中丞儀少時嘗曰君子立身必資于身者薄故係於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能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

徐階曰學者尋常都解說爲己爲人然未有能真見破者今日看世人求名求位費盡自家心力却只成就得個傍人好聽好看至于君子樂

則行之憂則達之遇世不見是謂無悶雖不得市童誇羨自家却享用子許多安樂此是誰為己誰為人也

都穆曰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也如食則數味放筋即空出行騁從已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仇之罪予喜此理故欲與人共之也

願璘嘗著二警辭以自勵其左警辭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辭曰好辨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姪不若韜精以示拙

念庵先生曰聖人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七

自心術中料理為聖學自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

朱以功曰人立身于天地之間羞惡一端尤為要緊不可不時時體驗此處放過絲毫便不成人

又曰一生學只了得個用細絲銀的心

又曰計較之心最害道急躁之心多債事疑忌之心易失人

鄒公守益曰世間只有兩隻船壹隻是舜壹隻是跖出此入彼無有足踏兩船而可以安其身者也今人如稱其為舜則踴躍避曰彼聖人也我焉敢當如日其為跖則發出大話矣既不敢當舜又不屑為跖是踏兩船也恐兩船之間非安身之地

又曰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作惡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其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乃是考亭喚醒來學求福關頭

又曰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療直栗以療

寬無慮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藥否則好仁好信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乃是濂溪傳于聖延年正脈

徐學謨愛惡箴有曰愛人者之與見愛于人等喜也愛于人者已矣而愛人者猶不止其為喜也不亦益乎惡人者之與見惡于人等怒也見惡于人者已矣而惡人者猶不止其為怒也不亦戾乎是故君子之處世也無滯情無留事

張位曰公恕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羣疑禮數毋減於分中喜怒無溢于法外毋偏信為所貴毋偏向為所欺勿恃健而過勞勿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徇世而務多營忿纒與徐停氣以思之然初萌遽猛省以過之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矍矍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閑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于神明忠信可行于蠻貊

耿定向曰俗情濃醜處淡得下俗情勞碌處閑得下俗情苦惱處放得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八

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舉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兢害則撓汨汨然役于物而不悟囿于俗而不知自振我心之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然拂意泰然此非盛養者不能也

燕居獨處汨汨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會沒理穆穆然臨境上般倂倂然志得意適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則其所養可知矣

王錫爵譏蔡公清密箴序曰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為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諡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

一日忽記為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問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

語未終而先生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斑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游世迄今二十年始大悟向者言密之難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臥時以治心

養氣去妄去矜為然而真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詈堯

曉夢嗚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為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辨自我之士其書沈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媿夫媿心生於己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為己而勝者非己也少以用壯勝辨以禦納勝躁以飭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己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言敢自勝

憲成曰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天壽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

景行格言曰事不可行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慾可以服鬼神火

卷之九

于夜間思慮百端及明日則一事不可行蓋人臥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日清明則欲淨理還乃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龜突面盆之喻

任行

李驥字尚德刻城人洪武癸酉鄉試拜給事中歷官河南知府在官暇輒閱書作為箴銘以自勵家居雖几席必端嘗曰細事既正則達之他務無往不正矣

古大司徒朴嘗病楊公士奇往問之入其齋門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

林誌字□□侯官人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人及第歷官右諭德十四五時下筆為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楊孟孟楊奇之為盡底裏時數出論辨見鋒銳以折其長老孟楊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為字之曰尚默即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身不變魯封君仕賢都御史穆之父也嘗訓子孫曰吾每怪人老而自弛將謂

西園聞見錄 卷九

人不我校矣天下名節豈專為少壯者設邪此其言尤警策故雖年踰中壽修飾如平時

楊公肅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日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而三日不餐焉

楊大司徒鼎超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恆自省焉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夏寅字正夫號止軒華亭人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身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卷之九

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閩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沉深和平乃為美耳于是乃作書室於後園偏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于壁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為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彭惠安公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終日端坐鑄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于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鄉里終始欲以質儉挽頹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見所知云抵家半載羣居寡學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以黑豆投之始黑豆多黃豆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胡端敏公世尊為主事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慢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

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庶乎其有改也卒不愧其言

張文定公邦奇于歲除自作儆箴曰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曷

監斯赫為天立極為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

傳世十一歷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於今昭哉燕翼子孫黎

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

時教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恭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景陽字伯時金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歷官中允公初登第時逆

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為阿者嗚及何璿崔

銑呂楠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恆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

受職于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

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

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

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將職天子近侍在古太史之列然史局不

卷之九

十一

責以史事經惟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

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于心能自寧乎

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為誇為毀譽為誕為凡近為詔為易為

飭為誑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為邪淫為卒易為苟且為側媚

為薄居家弗慎為兄弟妻媵妾女凌童僕與卑里閨婚姻女欺而又弗

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此亦甚

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

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

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于是如百司執事事不愧於人非

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

顧文僖公清嘗謂人曰人看聖賢太高故畏而不敢為然本無差異要

在自立耳又言人便亨達終不可失了秀才氣味習勤事必終勸之少

逸即憊然曰事畢乃逸舍而求間祇益忙耳

王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醫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董

從岳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觀其風景佳勝表默悔前之未收

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

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

麻城郭孝廉慶字善甫敦朴篤行人也從陽明先生遊最久既歸則以

其聞諸先生者接引里中後學里中有茂才吳良吉資性視孝廉頗高

明因發志鸞產為資附孝廉舟偕往越中謁先生將抵越孝廉一夕大

憤排中夜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胸中尚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

安能領受先生教耶拊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

吳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孝廉訶曰汝胸中猶蠢賊腐巢

多少藏匿在未能細自省察便漫謂無耳吳生曰但此志一真便雜念

自消何須防檢至此孝廉曰不然必搜滌諸雜念盡淨廓清後此志乃

有樹也听夕爭論如是既至越謁先生已各就館先生故深居簡出出

卷之九

十二

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食饘聆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

此盂下便能載此饘此樓下便能載此盂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

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揖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孝廉問曰先

生時何言吳生咽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也孝廉後仕為邑令以

循廉著吳生年八十力學不倦屢空終身自晏如也

蔡清字虛齋福建晉江人正德三年歷官國子祭酒飭躬勵行動準古

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

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嘗

自箴有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

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祭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

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訓引四書蒙引及虛齋

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不名也

徐文貞公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於壁而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

下註我亦有短弊恃己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皆

當書之座右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江西副使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可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吾豈常有欺于人耶不然何爲有此問也

高公賁亨嘗爲江西提學有白鹿洞書院十戒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三曰悔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閑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四曰凌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五曰聚羣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有必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

卷之九

十三

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頗之類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于詩文雖學之事故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十曰無恆夫有恆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恆且不能成况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較

王司寇鑑之嘗謂人曰希聖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爲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深聲歎息曰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也
倪郎中宗正書室有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教清江問觀之何如倪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孺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益消增證之憂

吉水羅公儉知台州吏治精明人莫能及常自書曰每見清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如何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如何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如何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如何又云人于一日自朝至夕不可一毫有惡念不可一息無善念人能體驗于身心則心無不存者而身無不修矣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椒于家者久矣急欲椒遂私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張基字承祚吳人嘗舉于鄉終身不仕手書百戒懸之座右其要者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綴無益身心之文勿用無益身心之物勿涉無益身心之意勿好無益身心之遊識者以爲顏氏四勿翼云又曰慈心起當以懼制之又曰敬則自見得靜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不必于敬外別求中有求之心便非主一又曰嘗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

卷之九

十四

彭孝子寶夢道旁遺金顧而不攫其友趙州守銳曰羨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雖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賢聖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

沈憲副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既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必不敢再失也

慎獨

前言

薛文清曰枚乘言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何孟春曰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以知其爲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以知其爲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無自欺也小人事今無論已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

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子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又曰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星若見若不見幸慧一出即光芒互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脈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矣岐伯曰善有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大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夫古人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盡而名彰西疇老人有言曰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思邪一事恃戾立見其為小人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日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隱而謂人弗睹焉者無是理也

往行

王進德者名敏寧海人嘗與友夜讀書空舍中半夜鄰女叩門求宿甚

卷之九

十五

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女愧謝不敢出聲逸去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太呼排門取殿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

黃潤玉郵縣人洪武中官僉事年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異之年十三侍父徙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若此

曹鼎為太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心竊悅之晚至館驛令招侍左右每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鼎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次日遣還家後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於公前上有曹鼎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畢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紙書目盼之時鬼神實臨之不然何其報之神速如此也

江陰徐尚書晞始為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某甲田產誣以人命甲

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實為言其冤於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頗遠不得已從之甲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適舉杯而甲出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資侍寢吾夫已假宿鄰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為是事也速寬爾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感泣

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章宗伯懋嘗為福建僉事歲序却桃符書于門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蓋以明志也

卷之九

十六

陶文僖公大臨自為諸生時內修謹嘗獨臥旅邸有少婦夜奔公公坐不動已又至又不動又比三反公乃洞開諸門自起趨避之

僉事公俞汝為父曰寅山公少假館族人舍中鄰女薛笄而艷屬意於公數以果餌私相餉公弗應中夜奔焉公正色曰奈何為青蠅而玷白璧汝不知魯男子乎女慙而去居常言男女失節等耳未婚而外室輕人倫不可

王庭字直夫長洲人□□□進士歷官江西參議為諸生日初館于鄉時尚未娶主人出獨留一女在家語先生曰先生守外吾女守內吾無慮矣先生默念曰柳下惠可學乎囑主人行即買舟歸劉遺師事先生其祖尚書公見先生隴居以千金別業延之意即以遺先生也居無何公沒先生即歸其家

潘松字惟喬號后齋宜興人以貢為福州府教授少嘗讀書於外鄰女昏夜奔之先生以禮謝遣明日托他故避舍卒不以告人

鄭公綱字德新長洲人為人端慈言動一以禮少授徒于富家主婦窺

而屬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為曰娘子欲為君作鞋耳
綢正色叱之即束書歸不復登其門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書用蠻夷俗故不志猪犬肉
訓蒙自給貧不能娶俄蔽廬而獨處鄰有媿婦暮夜叩門即之致安曰
汝為士人妻今則未亡人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汚我潔士乎而况與
汝葉砧為友乎可速去遂堅扞其門戶婦慙而去

獲棟者上黨人館于富翁家忽孩子持女鞋為戲棄之館棟以為非雅
掩之床頭以滅其迹一日主人臥其床見之遂疑棟之私其妾也是夜
密持利刃同妾往書室獨令妾叩門曰妾獲君久矣願侍枕席棟厲聲
曰吾為此狗彘行即人不知能逃天鑒乎况爾本良家婦何故致此不
速去吾當語汝主人然主人之疑終不盡釋後偶同棟坐談孩子復持
一鞋出主人遂豁然以前事吐實主益歎

無錫老人談公綽者嘗受憲司命檢災田於松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
人欲浼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艾女出其榻後綽驚叩之

卷之九

十七

女曰妾此鄉某氏某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二歲積利至三十石而無
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戒求薦枕席綽聞之遽起求出而門扇不可
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汚張燈坐以待旦既
而主人啓門入意綽已納之矣詰其女以實告主人大慚服綽因謂曰
所負某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券
而還之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摯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
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
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
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虱蚋可畏遂納此小鬟帳中
同寢直抵都下至舍館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
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載歸贈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
作答簡附便驛報告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托之意矣遂相與
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求同宿恐其凍死坐于懷

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宿叔令其執燭至明不二
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
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慎獨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支離生曰情慾之事易以溺人非養深見定而賦性本來不染者不能
也秦之厚德天之厚報俾昌大其後宜矣偶記十許年前吾鄉有一新
進鼎貴以寒微起家乃欲娶前輩某鄉先生翰林之女孫為妾子聞之
佛然來亦鄙薄之然此生亦不久蚤亡矣人可不厚德哉

志向

前言

薛文清公曰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
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盧齋先生曰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
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念嗚呼大丈夫豈不貴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
其於溫公又為前輩也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卷之九

十八

白沙先生曰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
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哉浮屠氏
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
業氣節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陽明先生曰夫志氣之師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
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
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
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着一毫不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往不得
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又曰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
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義奪焉又必有自
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
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又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是志到熟處

何子孟春曰昔人有言逐麋之大豈願免耶逐兔之大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彼其才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免乎願逐兔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徐文貞公曰為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又如要睡時一立起此志便自不睡放倒下去便自睡著此非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後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無施處耳

戒庵曰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願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公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之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著夏衣厥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于旅館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官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為生者極清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志尚

十九

吳一庵曰富貴功名之念不足謂之志志必在性上立起不仆乃謂之志斯才之亦看得志字差了此心既在富貴功名上則已失其本心矣又安有所謂志

往行

周文襄公忱字恂如太宗簡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其間公請與其列太宗喜曰是真心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

練御史綱歸吳絕意功名葺舊業于尹山之陽為終焉計建思庵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于時當與范公並驅否則為文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

葉公盛前堂後寢各置文正范公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去何文淵字巨川號純庵廣昌人□□戊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公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為盜哉

羅一峯先生為弟子員即勵志聖賢之學常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弗受林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公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為之娶辭勿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

吳洪字禹疇吳江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為縣學弟子員日勤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屬司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嗚爾之食耶謝不住鄉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驚拔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借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郡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號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怒笑而不答北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此尊官第羨其均以妙齡擬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為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為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去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志尚

二十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諡文肅公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傳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徵所寫丹鳳鳴圖中規因嘆文徵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為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樞通鑑續編也曰子樞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者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

白其父東園公曰二郎學識不易及也東園諱□□字□□吏部尚書
徐溥字時用別號謙齋宜興人景泰甲戌廷試第二歷官華蓋殿大學
士諡文靖公爲兒時已卓然成人羣兒在側不敢爲褻語嬉戲少長從
里師遊嘗取經典法言爲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
疑爲玩具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其父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子
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以說公公曰歌曲能顯親揚名
乎若某所願則異於是

陳璋字宗獻號省齋樂清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資性聰穎
書傳過目終身不忘年十八爲庠生二十當大比小試爲首乃言曰古
人厚積薄發吾積之未能何發之望遂不入試而返長老咸異之以爲
遠大器

曾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會元改庶吉士歷官國子祭酒諡
文恪爲諸生時家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
只殘編主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魚皆理道九州兄

卷之九

志

二十一

弟或顛連西周老鳳將雛起幾見梧桐日影圓

毛澄字憲清號白齋崑山人弘治癸丑狀元及第歷官禮部尚書諡文
簡爲兒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即棄之曰要此何用吾
不欲違其意故攜歸耶

呂博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戊辰狀元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公生
敦厚穎敏特異始就傅於周尚書習小學之節邑高郎中見曰此子他
日必成大人君子不恃科第而已提學馬君奇之命爲弟子員時未總
弗輒有志聖賢之道乃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暑燠金不越戶限至
冬月初寒則履藉麥草誦讀恆夜以繼日年十四應試臨漳貧不能假
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謂曰爾力學後當魁天下既試
補廩膳生時熊李二參政聞其賢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乃遣子
就學所居寺中一日聞父疾走還二參政命驛馬追送弗受父疾尋愈
乃居雲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來就學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諡文成封新建伯學者稱爲陽明先生爲兒時

西園聞見錄 卷九

嘗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
如聖賢何父龍山公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
年十五出遊居庸三間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
禦策遂胡兒騎射胡人不敵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
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法鷲毛蟠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
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尙劉千金作亂屢欲爲書
獻於胡□□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山公于京師編求考
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師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
乃隨世就辭章之學踰冠舉試其經術藝文益大進而益好爲兵凡三
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王越堊守仁少則夢威寧
伯貽之寶劍既堊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覩矣而
朝議方急西北邊先生爲策得入事上之其言皆割切報聞

卷之九

志

二十二

霍韜字渭先號凡崖更日渭涯南海人正德甲戌會元嘉靖元年授兵
部主事丙戌陞詹事兼侍讀學士歷官禮部尚書諡文敏有異質年十
九始就小學即大揭居處恭三子坐立相對出則翼然日不旁觀衆識
爲遠大器

王暉字克明號克齋句容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吉安府推官歷官戶
部尚書其家素貧贈公拮据朝夕弗瞻常嘆曰安得吾兒有代勞者公
聞之竦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乃釋書史代贈公經營什一暇則手
一編不置時或臨水顧其影嘆曰天生子而使之久居人下耶見者以
此規其遠到邑踐更役贈公例當解藥材于京師公請代行比至會校
士南京同邸一孝廉試出錄其文示公公笑曰吾力能辦此榜開孝廉
得雋公復笑曰進士非異人任遂議于都門曰不會試不入此門其勵
志如此歸乃獨居一樓數下帷發憤謝絕一切陳夫人朝夕饋食置樓
外即返公徐自取食不親授也每讀至午夜聲猶煥煥鳴復起誦如
初就試有司輒冠多士督學龍山張公愼最許可得公卷大器之已舉
正德丙子鄉薦計偕至都門昔所題識宛然是年聯登進士第

陳堯字敬南南通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始在外傳日
誦千言誓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鵬得公喜飯公郡齋肱醫授公
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語闕內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呼語公
入見夫人第叩頭謝公執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益壯公頃之督學使
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禮列諸生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
授公既而日公問何如公不對使者驟然笑曰此不足汝耶退語人孺
子難下人

余文敏公有丁為諸生時持父喪歸自崑山輒行營高敞地旁可樹松
檟萬株列古像堅穹碑為神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莖同墓而自稱同
麓子以以志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葬母畢窆窆之事郡中人遠近
來觀咸嘖嘖嘆曰公固非大言

陳陞字晉甫號龍白餘姚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
侍郎諡文僖公嘗送從兄參政紫墩癸未會試而公在髮年紫墩偶問
之汝他日做好官公應曰好官不如好人也衆咸異之

卷之九

志尚

二十三

戚賢字秀夫號南玄全椒人其高祖通為人雄桀修翰長髯累資嘉施
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與馬赫奕屏足嘆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
人安得見吾子孫若是灑吾辱乎而妻鄰病難子聞水滸石經歷有女
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儒意得子必且傳其業也媒納之生敏則敏剛敏
剛生永富號思庵思庵生二子華與瑯皆世農不習儒道至是年且九
十二矣垂絕拊髀曰天乎吾家縱不得達官貴人乃斬一儒家兒耶因
敬歎卒比墓有敝衣道人指其墳謂思庵曰墓此十年貴人生且易汝
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思庵夜夢天門頓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走
既覺而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思庵先後所生四子人農自食獨
君力弱不任耕而穎拔多慧嘗從家人聞通垂絕語輒憤憤誓必誦讀
為儒生思菴性不好書數數令負重苦楚之即數數巧免不聽母劉不
能忍日夜相持哭隣翁聞而食之即走隣翁所誦讀是時全椒少文墨
吏縣中聞有少年多識字將速為佐書吏君匿不見令督學御史行縣
乃自外潛歸請於思菴曰某願為秀才奈何縣以佐書迫我不就佐書

思菴感其言任其所為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史以為才遂補縣學附
學生明年為正德壬申補增廣生君既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
之得血疾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有九始
婚於印氏是為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大饑縣奉檄給粥病者例擇
有行誼生二人督其事旁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
甚衆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著讀書之心忽開發文思空湧乙酉舉南
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李賞其文遂第進士初授歸安令歷
官刑科都給事中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京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羣衆相
語但問某處地方有出產不聞一人問施政教方略為言者士習皆若
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謂彭文憲時曰新學正能言諸人所
不能言有志之士也因誦其語云云後力薦于吏部中

朱鴻謨字文甫號鑑唐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為諸生
日鄉公善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廷光輝灼天不
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為更定
今名聖公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己已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
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

卷之九

志尚

二十四

李日章字尚剛□□人□□□進士歷官山東副使每飲酒酣輒歌
李太白所為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超今
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為于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
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于孟孟斯其為度也幾矣因自號海樓
寡欲

前言

方正學曰寒即乎煖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
為身之殃嗜嗜欲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妨何耶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
樂余不知何樂也惟清心寡欲則氣平體樂可知矣
又曰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入之無欲則邪

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陽明先生曰學者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
一分天理何等脫洒何等簡暢

陸文裕公曰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
自高惟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可比其
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
又可為鑑戒也

楊文懿公守陳懸畫解曰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縣諸款賓之
所或曰是畫妍耶可懸於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
奚為其不可子必欲黃筌之花蕭悅之竹關李之山水吳道子顧長康
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後可耶充是類也琴必清
角然後可鼓劍必湛盧干將然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
謳必韓娥然後可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
有未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卑陋器用鄙樸衣粗而食菲擁腫之與居

卷之九

二十五

執掌之為使無一妍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妍人有交哂布帛之
衣遠漸乎錦綉而視之卉服文身則甚美丹漆之四週超于陶瓦而廁
之玉敦球盤則煩陋珊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
乞人固受請於寒門中家亦見嗤于豪右是則物之妍醜果無定在人
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妍而盡免乎人之哂哉抑不知世
有大妍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定性而蹈之斯為道蹈道而得之斯
為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胖面悴而背益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
窮而和家睦其鄉達而正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聲光與日月等
曜茲非大妍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妍物之無厭則望于壘斷乞
于播間粟帛豐而營球玉青紫遂而繳壽主踰躄之心而工兇之行生
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乎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慎於
大而忽于小或勤於始而懈于終則瑜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
是故君子任物不求其妍而務德必求其至也官取便居不必壯麗器
取適用不必珍奇茹糲可飽不必玉粒雕胡嚼醜可醉不必瑤漿密勺

西園聞見錄 卷九

雞豕可耳不必騰熊躡鷹鷂豺豹之胎擊壤叩缶不必韶虞乘鶩
策蹇不必駒駘一皆隨分而安耳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若烟鑑之照
秋毫克己必盡若洪爐之化點雪孝不如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旦不
止也會百川于一海之水加黃土於九仞之山由曲誠而臻變化自善
信而底聖神夫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準萬世傳之為楷模無不嘆美
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聖與愚不可同列務
德之至者聖務物之至者愚吾其知所擇矣不務妍其德而務物之妍
避庸衆一時之哂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愚之所兢惕而不敢者也畫
云乎哉默而去子乃以對客問者書于畫之上方

卷之九

二十六

陸公平泉曰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玩珍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
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著清淨中貪癡
徐文貞公曰常見朋友欲却病者求醫藥習修練費盡心力卒無所補
不知聖賢原自傳得有個妙方孟子所謂寡慾是也凡人疾病那一件
不由縱慾得來若能寡慾病豈有不去易頤卦之義亦如此

德行

王世貞曰易頤之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夫機不易發則寡忤矣氣
不易泄則神全矣抑亦養身也夫寡嗜可以澹志也鮮求可以完節也
養德亦爾

前記

韓忠定公文年五十時喪其闔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為勸言及
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寒
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心寡欲如此
王達曰君子立身其要在乎慾慾空慾忿於火不遏則燎于原矣慾如
水不遏則降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到哉惟其慾故心
清而志安惟其空故氣暢而神安
方孝儒慾念箴云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與禍
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

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墮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在實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鳥可自為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又懲忿箴曰在損著象懲忿有數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為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權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剪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陳白沙與伍光宇曰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痛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亦不知歸在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至於忿斯其爭之至而氣為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為之不可不知也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

卷之九

二十七

毛介川曰陳白沙言七情之發惟怒為甚當怒火然以忍水制蓋懲忿之說也要之涵養靜深者所謂上善若水自無此病更不消忍字亦不消言制字

劉仕義曰怒固人情之所不能無然亦不可有顏子不遷怒可謂得之若有所忿憤者為害大矣寶鑑云愚獨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在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孔

是前苦提都走却養就三毒軀恣為五慾樂智者善思惟早服慈悲藥誦此數言可以戒矣

往行

巡撫周文襄公忱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捷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問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為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劉文肅公忠在翰林即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有文學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斂沉默寡交遊一介不苟得公言薛文清言二十一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克己最難蓋粗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予平生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為師訓

舒國裳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常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真積深矣嘗謝恩馳入吏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戚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

卷之九

二十八

習靜
白沙先生曰伊川先生每見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

前言

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症之藥也
有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陽明先生曰心嘗有內外即如今再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放弱也

曾差句讀後見之惟恐正之不速豈容任其差而不改耶是以知真能知過者之難也又曰人之教我改過是欲生過我一般我之教人改過是欲生過人一般此何等心腸須要各自領受方不負相生之意又曰勸人改過遷善分明欲生過他一般非至誠懇到如何貫通得人

正大

前言

楊士奇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者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

薛瑄曰余於坐位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

又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曰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業垂大名教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武侯自昭烈枉顧即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謀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討賊興漢為義哉至其為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改過 正大

三十一

株薄田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絲毫取於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利如此故能嘯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於既絕之秋雖弗克遂其攘除姦兇與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怪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為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於其後云

張懿簡公鵬曰處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為耶

林俊曰我輩皆正則羣小自帖是謂不威之威不然燎原之星灰固在也世事之責非執事諸大老而誰責耶

韓邦奇曰人來請謁者由威福作於己也若隨物應之則請謁自不至矣有人居官終身而人無一字相通者是其驗也

又曰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於法非平也平者有權之道焉

朱以功曰有鏡照之改相偶出以示磨工工曰心之敬敬者欺也詰之

則曰中心不平予深有取焉心不平之謂欺不平則是非愛憎皆錯學者當知反鑑矣

又曰人之為人也寧使人可議必不可使人可疑

耿定向曰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利便不避險難不驚聲名不枉徑實循理奉職行法候命而已乃輒近顧諟不然士人豈慕清華競務巧宦上者矯然樹頰信眉採情飾節欲以釣奇而顯為名高下者卑卑煥炳阿麗習為韋脂藤蘿又其哀也納賄通直如市賈然曾不為耻及國家卒有緩急則如鴉鼠驚豚縮穴逸坦矣然如是而卒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若遵古之道而困厄以老者故甚眾世懲遵道者之困厄而慕彼之成不虞其敗也則率以為宦術嗟夫嗟夫彼務巧宦而敗者無論即倖成者所喪滋多守道而困厄故自有不損者在未嘗不躋崇德以榮名終矣奈何不法此而慕彼也

李古攘曰予往提學蜀中恆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亦必詢訪於前方能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於寬蓋世無全材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如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官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愠也第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冥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不知其何如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改過 正大

三十二

于慎行曰文潞公一代賢相乃造間金奇錦以通官掖為唐介所劾史謂事之有無終莫能辨則亦不敢信其無也宋時名公大卿皆以聖賢豪杰自處文公在君子之列乃有此舉動亦可惜矣君子行道於時未嘗無用世之志然必自置其身於正大潔清之地使出處進退純然出於禮義而後可以行其志未有澳忍委曲以赴功名之會而可以稱賢者孟子枉尺直尋之喻鑽穴踰牆之言可以為千古士人之龜鏡矣乃有高談性命而以交結為作用者豈以潞公之事世無得而議耶于慎行與丘尚書樞書曰生行濫字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

說其瘴精學智勤於國家其陰福深獲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概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訟其功而不敢舉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皆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也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甚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人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人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辨別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今上之所爲藉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多於外一則考分宜之故事而欲合符於前故志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即藉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輪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資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

卷之九

正大

三十三

保保即遺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局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資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分宜之事又不同矣何也分宜父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賈俱陳積蓄鉅萬固其所耳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故其交深密戚則有賂賂大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庶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汚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馬嘶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其人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世蕃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者可謂寒心也乃執比而取盈不甚難耶况其席業二年豫爲道地即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

西園聞見錄 卷九

公私重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今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人諷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分宜江陵不同之狀爲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湊揀悟上心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報命也不然者其說長矣然皆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暴然諸子皆佻儇書生不涉世事藉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此行道所爲酸楚而士類傷心者也望于事畢定國法已彰恤其孤養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至爲樂卻之族而死者不至爲若敖之鬼亦朝廷惟蓋之仁也生行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過知己痛不勝愧悚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附阿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至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辭以酬許私衷心又愧之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上存聖

卷之九

正大

三十四

朝之恩厚而下以爲使節之光也
孫鑛曰五臺陸太宰生平多物議長安道上不避閹老一事最得大臣之體本朝既不設丞相則閹老不過論思獻納之官耳雖操相權非居相位安得藉口禮絕百僚而俾寵卿以下皆伏匿也甚至以師保而避少詹以座主而避門生此何禮也可令衆庶見乎愚謂公卿大夫相遇于途會典自有定規閹老亦如是斯體統正而詔媚之陋習革矣

住行

宋濂爲學士日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囊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項城主簿歷官戶部尚書嘗以少保參贊南京守備時常坐李隆之側大學士楊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傍坐乎福曰然豈有少保而贊守備乎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

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福臥病不出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不可一日離左右何為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死之日贈諡不及士論惜之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默然

袁伯儀沉陵人博學有才識永樂鄉薦以道德自重拜監察御史廉慎克振風紀時中貴人與當路不協欲中傷之先使人謂伯儀曰若能為我劾去此人當有美除伯儀曰善良善以取美官君不為也吾為御史可聽刑人言乎遂上疏論之後以病乞歸卒

耿公楚侗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儕誦詩讀書師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臆膺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悅收民者之曲意徇我執法庇我而于斯民之瘼若蔑聞者則上負國家自負所學亦甚矣

卷之九

正大

三十五

彭慎菴先生為南雄教授時雲南鄉試聘為考官驛舟抵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贊以黃金先生笑而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公遂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及至滇鎮撫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督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因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敢犯故耳

倪謙字克讓號靜存上元人正統己未及第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僊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憲廟于春宮日進講讀多所啓沃己卯主考順天鄉試斥黜權憲之子遂誣搆以罪論戍開平在謫四年悠然以詩書自娛邊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門受經者多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實有功焉憲廟踐祚詔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英廟實錄時以為榮

陳恭愍巡按江西御史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為卑詔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嘗董學政于南圻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

倖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雍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日陳御史至矣

葉公盛曰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稍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銜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己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為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于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昌時為斷事道之甚詳

周廉憲公鑑字孔明由會魁進士選授御史公少受經於安成所友交皆名士嗣為御史按江西會監鄉試所交各士多中式者時執政吉州陳公某其子怙勢多不法虐其里人公出都門時陳曲意浼公為庇公按部至吉州訊諸士民盡得其狀竟繩以法不少貸陳銜之而舉諸不舉者承其意奏公徇私嗣會試事竣奏中所指者多成進士而彭華者

卷之九

正大

三十六

且拾大魁朝紳益藉藉嘆公得士陳無以中第諷銓司出之為滇南憲副劉文恭立朝無情容不以寒暑久遠少變一日在家中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蓋先生與高公毅最厚高初以有寄旨即應入謝欲先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云云則其為人可知也

景王即位楊肅以郎府長史來朝主劉鉉家時肅以舊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景王以授太監宋某曰候有缺言之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何許人曰蘇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某曰上亦知之且將大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訝之曰必肅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耶卒不住景泰改元魏文靖至京閣老陳循公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不悅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

洗馬柯潛景泰六年奉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謁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令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
景泰間北伐南征軍務勞于肅愍時為大司馬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凜凜關國家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洒何地公敏達端毅不以機械疑人總兵石亨楊俊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軌任禮楊洪毛忠顧與祖皆頌頌僚案一不稱旨即請劾切責或明正典刑王采以公薦起參政都御史守貴州一為李匡所糾即請罷斥公為諸生時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公在庠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為用耶抑供事者書辦耶孫下席迎上至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為知己
陳儼字時莊廬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十四年巡撫貴州仲子最從軍有功抑弗報主將請遣之奏捷亦不聽在邊鎮四年不以家隨居常泊如也

天順元年內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入閣但未與接議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正大

三十七

耳人勸時一往見之時對曰素不慣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時對曰承厚愛實不能往且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可耻也竟不往無幾時有入閣之命
王公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原官吏部尚書以忠清為英皇所信任信成化二年上詔營其第于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退朝於公卿前子然獨立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部尚書崔公為兵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公在吏部門無請托太平侯時與上鞠戲自意可以開請會朝退後徐呼公公問為誰侯以名自通即以事啓公不願厲聲曰不請事侯惶恐而退仲孫以廢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尚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成萬一誤中選則防一寒士矣且汝已有階可得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之夫人為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即出僅使人慰之卒卒不行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違恚而語女曰

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故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復大怒取案上器擊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婿竟不調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月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忘情恩仇嘗曰吏部豈報恩仇地耶以疾致仕卒年八十四諡忠肅

李公賢字原德鄧州人楊文貞每以不識公為歉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公不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之也英廟實錄稿初成總裁諸先生揭公會議擇數老成者檢閱校正之與者皆以朱筆點其名時劉主靜先生獨先指程編修敏政名以希公公不允既而主靜又謂此編修年雖少其實聰明公勉從點之主靜退公謂左右曰君子愛人以德何必爾也遽命刮去點乃出示衆

周公經字伯常陽曲人故莊懿公瑄之子天順四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諡文端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奉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講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正大

三十八

禮部
金公幼孜遭疾屬縶子姓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
柴公車經略陝西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為公亦惡同事燕樂忽大計遂斷酒肉以澹泊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據理守正
薛公瑄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招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及入閣懇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曰如即不留我為啓上請勅書為家塾以訓子且以資其養何如先生曰昔魯齋先生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于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其此意耳王振之專政也時公尚為御史振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為京堂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

爲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若主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即詣謝明日朝退又使語之終不住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曰瑄厚德亦惟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公初自大理入內閣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公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振使僕致錄於公公固却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其階君反却其餽耶禍將立至至危君矣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卿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來未幾得罪公又嘗爲南京大理寺卿時守備中官原成無敢與之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分之又中官中金英出差而還南京公卿俱饋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人惟薛卿耳

卷之九

正大

三十九

張莊簡悅提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口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諸所請托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嘗謂人曰古之賢聖其過人遠甚凡所歆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

陸文裕儼山深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

楊文懿公守陳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授之者使所親喻意公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養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及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謁則祇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所知或規之曰今時謁府縣上司率用治生蓋姑從俗乎公曰朝廷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故其稱也迄今不改時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迂御史旋復詣陸公令令閩人辭曰適弔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迂御史旋復詣陸公令

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選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壽寧侯與王公整有嫉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毫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常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陶公介瑛舉進士京城多風塵人多以青緞蔽面陶公以爲類婦人獨不用素不信鬼所至淫詞盡燬之

清溪倪公岳爲禮部尚書值郊天故事禮部尚書與光祿鴻臚導引光祿鴻臚官習儀以雖名引導恆側身願上明不敢背也公素不習不知而儀狀豐偉整肅直行不顧祀畢還宮上私語曰倪岳目中不復有朕何倨也左右傳以語公公懼遂註門籍不朝者三日上數顧班行退而語左右曰倪尚書連日不朝得無以引導之故有介于中者朕不以此責懷可令之即出朝參事如故及秋祀近公私計曰祀禮日至改則章前之慢也不改則是遂非也皆非臣子之所爲也乃謀於內閣欲改南都以避罪內閣聽之推改南吏部尚書本累日不下司禮內侍以請上曰大卿轉補故有自南而北者矣未有自北而南者也是以難之內侍

卷之九

正大

四十

以語公公復求內閣通旨曰岳故南都人祖宗墳墓與親戚子姪在焉久祿于京誠欲歸一省視以伸至情非輕違天顏也上沉思久之曰無已則量進一階庶于事體爲宜乃加太子少保以往久之吏部缺尚書推代者數四而不允內侍請曰錢曹重地不可久虛如以諸人爲未可者須微示之意使得便於推舉上曰有一堪任者恐遠難至耳左右曰上如用之則星馳而來何言遠乎上曰倪岳硬諍此其人也乃卒用焉公至則獨持風裁侃侃不阿時有小京堂闕科詣之曰此當屬科道詣之曰此當屬道公皆謝却之曰皇上不以岳爲不肖使備員冢司如有不公法聽諸君舉奏不敢怨恨夫官爵者朝廷之柄所以命有德也岳不得而自專諸君亦不得而請寄繼自今勿復以此相聞矣由是終公在部科道不復爭關仕路稱肅清焉時公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償以直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友則已矣乃都御史張敷華也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家宰風裁且吏部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人也倪大悔沮

張公寧字靖之海鹽人憲廟時太監曹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前事軍甚銜之陳尚書壽巡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註弟子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公曰吾子弟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之

莊公景字孔陽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奉詔作鰲山詩上疏責難杖之調判桂陽尋入為南京行人副久之以二難去不復起王巡撫公恕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廬却之居定山垂三十年累薦不起學士瓊山丘公濬疾之日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自景始也如吾當國必不容之及一入閣薦者又累至有旨取用先生曰此其時矣况出特旨非尋常部檄者比其可不行大學士徐公溥語邵二泉寶曰當復翰林乃愜公論共語李學士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宜注意及赴吏部三揖不跪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當官此遂遷南駮封郎中到任二月得中瘋疾遷延野寺明年丙辰十月告歸定山丘公亦卒又明

卷之九

正大

四十一

年遇考察例南冢辛清谿倪公岳以老疾罷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洪遠字克毅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所托公于聽事後置鼓鼓客來坐未定連擊鼓者三羣吏鴈行進立侍即有請托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

姚文灝字秀夫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湖廣提學僉事自謂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賂不通而已常過洞庭舟幾危端坐不動風止泊舟登岳陽樓題云來時行李蕭然去時行李蕭然岳陽樓下經過此心無愧蒼天文灝初拜督學尚書劉大夏曰僕子祖修為諸生性慵懶乞答之文灝視其文不得答特呼焉竟不與入試祖修至鄂再乞試文灝復答之御史某檄召祖修灝不允久之御史怒灝亦不動尋卒于官貧不能殮僚家治喪還其柩大夏為文弔之

王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為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生言於禮

西園聞見錄 卷九

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而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葉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疏入得九天下傳為盛事年十一歲時與人立適妓女過之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二十年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曰鳥用是炫耀為哉衆嘆為不可及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情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

屈公直字通伸華陰人成化甲辰進士甫釋褐以內艱歸適歲大飢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謂推官乞賑推官曰三邀公同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甚賑濟能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成邊數數邀子來故示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耳公曰在使君高義則可直則進身之初也當清白自勵振公道不受賂後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謝及為刑部

卷之九

正大

四十二

員外郎時同鄉韓公邦奇侍其父蓮峯公以福建副使入覲駐通州邸令韓公訊公時蓮峯公與公新結男女之好公留食出一生韭一品湯粟數于孟韓公飽食之公曰子飢甚也韓公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也明日韓公反命蓮峯公方與同觀者參政陳公奕韓公言陝西有人矣屈秋官不負門牆蓋公蓮峯公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時韓公年十七耳陳公以手執茗熟視韓公謂蓮峯公曰怪在此子顏子之志若他兒必恨其簡矣及為浙江按察時某御史為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斂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甚急而公適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後知縣為御史起復赴京公正巡撫漕運淮安御史謁公於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留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為某御史也因言直平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餽金求解職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若也某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罷會諸思之則某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當國時科道皆嘗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

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倡言為瑾鄉人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言公致仕

弘治改元召馬端肅公文升為左都御史上耕籍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黜去之為吏部尚書嘗大計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玉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由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

劉文靖公健在內閣與馬文升許□焦芳李燧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為阿比信陽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公曰此人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書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

陳清字廉夫益都人弘治間進士以工部尚書致仕孫策以廕當補官時家宰清同年友也親友請為策致書公正色拒之

卷之九

正大

四十三

劉忠宣公大夏于弘治十八年春朝覲畢上召公與戴公瑄賜白金各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迎客誰復以路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且懷愧懼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聞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公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曰予嘗見士大夫家愛其父兄者侯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補作行業以志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以承祖宗世澤竊科甲一官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乞譽言以誤名筆綴可欺人獨不自愧於泉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言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

澹然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九載考績之京時中貴柄國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

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時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采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為走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泰和王公直時為天官欲以陳公澹然為少司寇使客問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托公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道論學而願以桎梏之徒見我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岩岩如此

楊果字實夫興化縣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右侍郎常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愧耳

毛文簡公澄為侍讀日居憂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於公弗許既而廉其罪不至此趨遁為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却去曰吾公道人安能以賄為爾後耶

王德明字宗周清苑人性嚴行方弘治甲子年踰冠舉鄉試正德戊辰進士選封丘知縣是時中官奴廖鵬附劉瑾威橫于河內民遭荼毒自

卷之九

正大

四十四

三司以下受鵬頭使欲黨君為助君弗許上司故困君以難平之訟皆理丁卯鵬子鎧冒祥符籍入試餘姚孫清失官依鵬為代筆御史輩將魁鎧君發其奸猶列上第踰年給事中陳鼎劾鎧冒籍除名君以賢調嘉善後至余都御史

劉文肅公忠年六十告老徜徉山水笑傲怡情嘗自撰墓誌進子元嗣而論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贈諡勿干名筆為諫文詩輒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或曰公筮仕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為不書公對之曰子雖以文翰著述為銜其所職則啓沃輔導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子於是無一能救焉書之徒以自愧也公孤隆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為直立之地不即去則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意若未絕意於世者蓋游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居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敢有恤典與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

虛名此子平日所深耻也今若是使予昭昭累思夫之餘讓冥冥爲地
下之愧魂矣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
世子孫皆當嘆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

呂涇野家居絕非義之鏡劇請托之跡門庭蕭然無異寒素有交游爲
權貴餽托以三百金求公文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相視如鳥獸交
游慚而退及起爲南太常時內閣張羅峯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
公獨不往時羅峯甥王激亦任南京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羅
峯欲以事去公不果公爲禮侍時霍公渭崖得尙書適羅峯病歸卒霍
約同祭徵公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峯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
此尙不附私黨則變而爲正人矣霍銜之

許襄毅改吏部尙書工侍某同公里開托閣營求改吏部公對衆面語
之曰公年尙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以求速化乎
瑾銜公日遂甚矯詔勒令致仕

車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專入閣竊政逐大學士劉文靖創韓
忠定司徒秩諫臣劉蒞戴鐵以下凡數十人俱詔獄斌輕刑寘居曲爲
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
公乃爲忠而悔邪劉瑾令斌覆奏削去鐵奏首權閣字斌謂其寮曰存
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鄭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爲計奏
入瑾怒又偵知詆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鎮撫知府劉祥
與橫閣相論奏閣路張雄令曲歸劉祥并路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
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
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斌車屋敝衣再遭禍
怡怡若分然

正德中河南鎮守廖太監姪置入河南鄉試監臨以下皆取之監試僉
事張公璉執不肯監臨與二司計出張僉事於外置遂中式及宴張令
撤出禮席不容置與宴二司固勸之張知不可爭拂衣出不與宴
韓公邦靖字某韓公邦奇弟也正德戊辰進士嘗爲廣衛都檢監收十
庫時官勢正熾大慶舊典部官往下吏視之公至庫羣宦不爲禮乃自

卷之九 王六

四十五

取坐席羣宦不平給曰部尙書至起撤坐公詰之答曰部官故事無前
席者然止一飯無預庫事也公曰然則我當回耳答曰當署案公曰部
官無預庫事者安得復署案羣宦不得已卒如舊禮既而又撤監收照
審廠廠亦宦者主之廠弊尤甚公至廠數日羣宦款以厚燕而不言公
事公曰可臨事矣乃身自視稱羣宦笑曰部官領數奈何瓊瑣如此吾
輩厚費而來此欲何爲公弗顧羣宦始動以禍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
又差浙江南關時鎮守劉太監者谷大用黨也多權術榮辱生於造次
浙之百司皆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屬客路千金公一無所聽劉始
怒而終信之後有幸宦來浙將索之分司劉曰某願代奉勿求轉主事
也

少卿王公宗哲嘗爲刑部主事以讀劉瑾要詞慷慨元朗太宰楊遠庵
超陞鴻臚少卿遠庵方以折節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附宗哲僅隨
衆投名狀迄卒遂去位未嘗登其私堂交語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家蒲伏叩頭如廷謝瑾死死百官
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歐陽公重獨違衆不一往瑾亦不能
加害公爲人眉目皎哲温美望之如羽人處子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
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願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全身遠害惟有
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後官至僉都
御史近日陸公平泉爲禮部尙書時江陵故相執政後江陵不丁父喪
平泉公亦不遺弔

卷之九 王六

四十六

王大司徒佐正德中以太常少卿丁憂服闋至京師留逾年不得調相
知者謂公具禮幣往謁執政公應曰諾實未嘗往又趣之行且令一額
施公公從之明日公過執政門不入而去相知者伴問曰執政云何公
曰執政意無他也因具言其狀爲之一笑改順天府丞
王公蓉字國秀慈谿人正德甲戌進士嘗爲華亭令凡庠士以事請謁
必須先揭題可而後問所以迄公治士風一變云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侵暴民利公乃因事徵其
左右不法數人爲科條告誡其暴乃止又王嘗以書來請私好公答使

者去即投書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其公乃率使者至
積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為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狗情乎後事不
更來陸川葛令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
親故為解甚力不聽竟置于法威聲振於郡中世宗即位錄前諫者忠
召為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
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

張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庚辰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
文毅嘉靖二十年為吏部右侍郎惡人趨競有京朝鮮服行持所業文
求正門下且甘詞中款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規
唐汚人之詩耶其人愧沮

唐漁石龍巡按江西值逆濠之後民物凋耗懇諭諸司務在協恭經理
疏起蔡完充主白鹿書院作興教化先是乙卯變作江西遂輟鄉試公
至值嘉靖初元復當試期乃上疏倍增舉人名數獲俞旨或語之曰今
科倍解額皆公賜也公宜自收遺才以值桃李毋為督學者所專可乎

西漢四庫見錄

卷之九

正大

四十七

公正色答之曰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以致士無專師正統間黃福建議
始設此官授以璽書令御史藩臬勿侵越正以明職掌也後之官此者
畏御史刺劾事權暫移無復璽書之意若是則督學之任即付之御史
足矣又安用專官為也矧御史監臨將入場又可自為此乎言者愧服
是年中式舉人壹百九十名至公具慎江右至今頌之

丹徒靳文禧公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禧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為
分宜客默有所授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儀曹郎與靳有嫌因為之
地尚書吳公山曰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
旌典皆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
為節義孝順者乎文禧公身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復與匹
夫匹婦爭寵靈乎文禧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固執寢之而儀曹郎
固以請且拉同署諸郎固以請公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遷浙道卒
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為孝子而其猶子為之請子謂禮毀
不滅性汝伯宜為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重伯以輕父也且已都

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不亦難乎矧滅性非孝也事遂止乃今何以瀆
靳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華亭徐文貞公遇華亭公亦以為言公
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華亭公語塞自是覘公不復與
之言事又金壇曹編修大章者以病瘵其一足艱于行會有册封差遣
曹請之於公公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者曹陰有所挾遽曰三閣下業
許之矣公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
智也即三閣下安能強予以篤疾人為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慚
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會稽朱修撰以曹不行自詣
公請行而不及次公曰得無少陵乎朱以省母對公阻之曰既以母故
孝莫大焉何不請損半年俸以假歸為名乎又無損於後日敘遷也朱
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部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吳
公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時吏侍郭公
某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分宜曰郭公淹矣得非以撰直之
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大宗伯吳公山入閣以郭公代為

西漢四庫見錄

卷之九

正大

四十八

禮書也外廷頗喧傳其事公之子聞其事詣西直告公曰今上意雖如
此亦須赴分宜許一揖以示干之意今恩自彼出也公斥之曰兒不
解事豈以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分宜遂密沮之公自是無大
拜之望矣公為禮書世廟久居祝官常召公入西苑撰直或經旬累月
不出上恐妨誤部事有旨令兩侍郎輪日進部升堂知印詣西苑請印
印已仍送入西苑忽一日西苑請印不發司官問故吳公變色曰吾寧
負同僚不敢負朝廷部印豈可用之私室者乎今滿京城皆禮部偽劄
此何來也一劄重者貨十金輕亦數金或其家人為之乃亂政甚矣亦
謂之同寅協恭哉自是兩侍郎以不發印故揣公已得其陰事而又以
被旨不敢不進部第畫公庭放牌而已大為漸沮公性簡執疾惡太嚴
而兩侍郎所為多嘖其意遂成嫌隙

願司寇應祥為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外入時同年
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之卑甚於門生公自
以同年者舊不為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曠之乃以其旨授給事中

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推公過不得乃得真慶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
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缺望在嘗江西三二佐省試號知人得十而貴溪
公實公所舉十及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世廟時嘗以香葉中賜貴溪
分宜令與陶仲文等諸羽流共事分宜奉命唯謹貴溪獨不受上怒罷
歸此時已有殺之之心矣及再起仍位分宜上分宜嫉之媒孽其短竟
坐復套而死若文愍者雖失于見幾然亦得于持正者矣
袁公胥臺弱冠授魏科讀中秘書途遇永嘉不肯避騎出為兵曹郎會
部中火永嘉以夙憾遠置詔獄論死永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
憲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藩臬皆庭參遂沿為故事公至先令典謁
者稟白非長揖不可時張半洲為政怒弗許公竟不見而去
林東城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黯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
書趨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
之南御史劾之則其人也

魏恭簡公以河南提學轉大理少卿家宰桂文襄公實推轂之凡封事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正大 四十九

質正多為之創草明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踞階隅坐公上坐自如
相國蓋嘖之及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不贊一詞
而愈益嘖之俄改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致政歸薦者無虛歲雖家宰
聞問不答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赴卒乃候其喪惟當有司
咨諏則條畫吳中便宜於賑飢水利率焉
陸公燦既罷歸慰薦之剡積可十百而公絕不通燕中貴人問當其論
劾張桂時中嘗嘗及分宜氏更分宜費用事重於二人其修隙又倍之
公以故卒不用霍公韜故與公有隙久之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
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危為君敗而何汚
我也霍公亦不以望公人兩賢之
陶公承學嘗為南京禮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公百朋請老寓書政府
舉公自代時相亦深注意焉或以告公曰姑遲遲行當即留此也公聞
之遂速發是時楚相方有不持父服之事疑天下皆謗己尤疑正人慮
或反戈向之其楚客人相幕者以相素厚公特忌之甚公行後遂中以

浸潤若云陰為諸橫議者主相以已注向頗切怪公不伸私教方狐疑
聞其言遂信又南給事中傅某者楚人也挾相勢自恣相亦托以耳目
也傾南都折節之候其盈於朝或拒勿不為加禮公攝工部傳受傷人
數金為請在禮部治虎隸沈鉞罪傳又為乞命皆不聽傳不堪遂讒公
于相曰每事輒為異議會劾諸司經費諸達時相意者爭為相減冀博
尚儉名新官至或不設席第利攜盒聚飲公意非之上疏言臣禮官也
惜費失禮不可請益之時相不喜蓋以傳言為然京察先一年冬傳以
考績至京見楚相益短公商大理為政者公姻家也時為御史凡京察
後臺諫例有糾拾疏所事輒用赫驥書之名曰訪單至期各出單共計
之傳過商公出一單袖中則公銜名也據有數事曰得諸南中意若挾
商者商知其意不應睚而巳是時楚相勢已成臺諫疏不請不敢上辛
巳春諸公往見相出應劾者姓名則無陶某或對曰陶公性德素聞相
曰今九卿孰非清者應者曰難對置辭耳數日內自上陳疏當來也以
旨罷之何如相厲聲曰吾不能待因出赫驥曰第聽入即前傳袖中單
也公遂致政而歸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正大 五十

屠公應峻字文升平湖人嘉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
更制典庶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驕遂奏出諸吉
士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戊子歲天子命京朝官主各省試公
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屬其二子者曰即第當重貴君公唯唯退
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若六之士得以自見若
苟徇私安用選試為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醜進者辭不受覆地地
墳覺曰寧墳無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臣怒曰屠主事侮予其以我
力不能令若遠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嘉靖己亥春宮初建慎簡
僚案而諸臣幸有渥恩親為宮僚者甚眾於是給事中御史概論宮僚
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有旨獨留公或謂公曰天
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蒙恩待以不誅雖損
軀暴骸無以自効乃欲乘機邀進耶公素修謹橫被口語頗懷不平且
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曰臣有大馬疾願放還田里倘不即死敢忘

所以報陛下者疏三上得請歸時有刑部趙尚書者乃費閣老同年也趙每謁費名刺書年晚生公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公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者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猶譏笑之是後則不以爲異矣

岑公萬字體一順德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史曾佩拜于上萬引却之曰拜下之禮按臣何獨不然御史銜之論諫廣西參政遷按察使靖江王不得於母作慈母不慈記譙藩臬命伶人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維母於法不孝一旦上聞以此督過於王奈何王悚然立命焚其書母子遂懽好如初遷河南右布政前御史仍不解嗾言萬老致仕年甫踰艾云耳

劉采字汝質號安峯麻城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諡端簡公之初釋褐也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縉紳多紆意附之以公會試所拔高等時嚮意公公故不肯違衆一謁其年臺省多更置徵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公才望必在選中預私公以市己德公謝之竟不赴選鄉人因銜公擠之外補守宿州

卷之九

正大

五十一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舞訟者欲以規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於公公徐收其紙曰旦夕易草移城隍所明日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且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臺使者行縣鏤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公馳往取羹對使者立毀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

唐荆川公始以官僚言事削籍家居海內有景星慶雲之望繼倭夷亂江南趙文華薦之朝起南兵部郎轉北至京朝士無論識不識皆往候之惟工部吳公遵晦獨不往人問之遵晦笑曰我之大賢與荆川自能候我我之不賢與即一候荆川豈能以賢分我諸公何不憚煩也已而荆川果因應酬大勞闔門謝客客至常不得相見及答拜自九卿外庶官惟翰林科道吏部而已諸不能一過及而先是不憚煩者皆自愧焉劉公仁宅質直沈懇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鄉者皆往

見贊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不用禮贊甚見加獎趙公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嘗巡按浙江司棘試時趙司空文華有一子應試乃謬暱公而要之曰老恃穉穉奈何公陽爲不悟者入棘約束諸僚察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土爭進罷其卷弗錄司空恚甚然莫能報也

李公遷之總制兩廣也前後所捕誅倭及劇盜數十大勝不肯報捷或謂公胡不報冀得一勇爵以貽子孫公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侵介士路耶會同年新鄭公以首輔兼太宰故嘗贈封公而公却之以公爲慢己及其壽六諸侯之幣亡弗重者公獨以尺書挾兩吳施進乃置之地而唾曰豈書生酸而至是第用我買名耳以故於公功多所裁削公弗顧

劉光濟嘗爲吏部左侍郎時尚書楊襄毅公以疾歸而代者張公瀚未至公署部事慨然以登進賢哲爲己任典選公平考覈精審他諸子請一切謝絕諸曹郎皆得伸所守然不自峻崖岸退食之暇往往在諸戚執飲羹加居平獨不及私亦不敢以私進者

卷之九

正大

五十二

陳珊字鳴仲其先廬陵人附籍銅仁舉嘉靖庚子貴州鄉試第二癸丑進士授行人以忤分宜故官輟歸不達終袁州府同知嘗銘其座右曰士大夫能以居鄉之心居官天下必無冤民能以居官之心居鄉天下必無請托人以爲名言

史朝宜字直之號方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瓊州知府時公以嶺海總憲受計當事者以公爲卓異於是元輔張江陵氏欲收士望遂做宋蔡京招楊龜山近石亨延吳與弼例屬司銓者擢公爲楚藩右轄公曰士各行所志耳毅然履任公賭江陵規局概以刑名慘刻道不同也尋違例呈撫臺爲請歸休則有謂曰公家雖貧而楚帑所掌握也惟時時致殷勤意即當交代余矣公退曰是盜國營私非吾所能也復以休請則復曰渠借重公也來歲大比只爲再拔一令公子即六卿之長惟公所欲耳公退曰是欺君枉法非吾所能也乃自馳使特疏再疏司銓者覆請得旨回籍調理晉江尹樂公守瓊郡憲海南時

門生也梁時時效恭公第公誦宛丘默示感意惟以清慎勤三事諄諄期之而已竟無一語及身世事即梁有致私厚意但纔覓其顏色遂以他辭拒之竟不可得以私抵也

林士章字德斐號壁東漳浦人嘉靖己未廷試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為禮部右侍郎日會相國居憂廷中諸公連各疏保關西馬公為大宗伯公及太倉王公為佐相願慨然以為典禮之司倫紀所係當為名教守之遂不列名相聞而嘆忍未有以發也已而馬公入閣王公以告去而公所與同事多不相謀時以職謁相遇公落落無所唯阿而與它僚甚昵識者以是重公而言者矚其形似以是覘公即又無可中也乃捭捭里人細事傳入白簡賴上聖明不遽為重而太學諸生至羣詬言者之門謂林先生品第何等而銜骨反之不有天道耶時公去國學已數年其風聲所激士猶如此而歸志因決矣

秦宗伯鳴雷為南京尚書先是太醫院欽天監四夷館等員每歲屬禮部考核黜陟因之然多請要人關說不如意則媒孽生謗故掌院者多

卷之九

正大

五十三

寢閣不行公獨為鎖部嚴試之畢即率僚屬校閱不踰時而案成中外翕然無容訾議

楊俊民字伯章號本菴蒲州人襄毅公博之子嘉靖壬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嘗調禮部歷主客郎有詔賜戚里黃門趨公宣給公曰此內賜也宜於迎和頌之非禮官所得與上聞之是其言

海忠介公瑞既沒瓊有司欲立專祠祀之尚未卜地後瓊州地震官民房舍傾盡獨城隍神像巋然露坐如故忽一日首墜地若刀劈者原是木偶廟祀以鐵皮聯之次早仍墜焉得非天以斯神不能禦災捍患故易之耶於是視策者請建公祠于城隍廟遺址蓋卜數處皆不吉而此地獨吉也先是瓊之士民競言城隍之神今為海忠介此其徵乎公生為正人沒為明神此理之常又何奇焉

梁承學字師顏聊城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初登第有同姓中官方貴用事請與序族公正色曰吾誠不知系所從出願安得妄附人以邀寵澤謝弗與通座主少保殿公聞而重之

許文穆公國方在館局甚為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驛請公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眾或露章攻之公特削履藏袖中詣其第密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

趙大司寇錦當江陵相國欲引公為助而公毅然無所依阿時或風議朝政得失語稍侵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瞻聽詞色以為步趨而公亦自以綱紀重地不可以三尺狗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丰采有加焉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當為元輔某當為太宰好事者謂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公諤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概事詆毀乞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願望意稍一

卷之九

正大

五十四

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

江陵相之奪情也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疏詆之禍且不測時王文肅公為詹事掌院率詞林諸臣緩頰江陵所語半江陵投袂入公前引裾畢其詞頗峻江陵固心嘆公兩人杖闕下公持之慟厚為餽贖送之郊江陵請三月假歸治喪未滿期而陽城太宰要諸司請亟召還疏既入使吏持牘視公請署公擲筆不署曰此詔也而妄污人叱吏去江陵聞益嗾公公遂以省親乞歸謁辭江陵有飄語江陵為之變色久之臺省兩人阿意論公以臺陽事同官申文定公持其章擬報聞江陵亦迫公議未有以難也當是時公召大重論者以擬洛申司馬

兩淮徐燧臺圖怒某運判忤己乃以賦私狼籍參之暴直指才代徐乃行提問時平山吳公秀憲副守維揚力雪其冤疏上大中丞漸菴李公世達請左遷徐而紀錄憲副上從之是役也微吳公孰肯矯上官之非微茶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黜內臺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時聞之無不大快而憲副竟以此得罪亦足以明任事任怨者之

難矣

崑崙鄭公汝璧嘗為驗封司半年姑為陸沉狀亦陰有所推轂丁丑大計外吏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者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難自謂立至開府閭巷亦闕然謂然榜出竟俱黜聞者且駭且快且服又有一賢者時相銜之必欲黜公力持再三未能得時冬月已行盡會有巨寇自其境發覺旨下削籍次日公往見則曰某者昨已處矣若謂我亦能與奪無俟汝也考功例入春闈分校而江陵長君方入試與公同經公竣事即移疾則以驗封員外郎徐公元太代長君果在徐房不第乃大怒公曰渠避不就他人安肯中我踰月轉文選履任日即題推典史故給事趙公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陟大奇乃公作用固如此公嘗謂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即當斷行之稍遲恐生他說人謂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然慎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私無所容矣果其人宜私無害也慎無逢迎願逆鱗亦當避因指科場事云此亦一逆鱗江陵有私

西漢周見錄 卷之九 正大 五十五

人在留都其人急欲入都資亦適及而公力持之是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攘善曰此乃我意是以公在選司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評至此江陵不奔喪而大防始決裂矣公力裁抑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公刻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爾外人持之由此無由生隙故默然相安至此則籍籍談公短矣相公雖外弗能堪然自謂己所獨拔恐見短於彼短又恐盛摧之名反歸公故但貶公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公太常少卿然不數日即謫外遷已漬不得復留也
金谿吳諒山梯初令宣城門無私謁出言約而重溫而理靜而不可易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公主郡守左庫官敲兌白郡守增之公曰已有郡守晚視曰尚無公曰職立正視故有守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斂手不敢犯召為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官錦諸御史皆贊之有奉裳而觀者公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公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來皆默然

朱賢字汝賢嘉善人以貢為揚州學正有刑部郎蕭君者嘗從翁受經以獄獄行部嘉善先期馳吏介書幣於翁書辭媿媿將欲有所為翁嘆而置之郡大姓坐法論死未報布耳目於翁所得其狀乃行數百金求未減翁怒曰不佞雖僅辱一命風化係焉而子乃輕點我指其媚此吾王父所以志也翁之王父嘗以清白扁其堂故云自是蕭君行部再謁翁雖與之飲色益莊竟不能有所問而別

吳封君玉字尚璞宜興人故少宗伯文靖公儼之父也以貢嘗為戶部員外監鈔淮安其子紳與鄉人羅粟過其地冀免舟算公曰使我以私恩免官稅人將誰責令如數輸之鄉人有督造軍舟者官廨相望公薄其為人每燕會多不預奉使湖廣便道過家將及門聞從子芳論隣人盜粟者命釋之不從怒即旋舟北上京邸與文靖居隣諸翰林為文字飲或劇談為笑樂聞公至輒飲而不譁

喬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詔言甘時張公廷賓為江西按察使將衣豸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也如面君又何如耶每與御史論事更端則起請己坐盡辭御史不悅同官伺公問道御史意公曰禮貴于盡吾亦嘗為御史為臬司更三省矣禮如是可也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答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敗法耶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遽止之曰奈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于朝每言必稱之尹進嘗為河南僉事有巡撫官欲薦公數言公于藩臬間有謂公者公愀然曰使某可薦則某不得與聞不可則不必言也

陳公鎬金陵人嘗為山東提學副使時以校士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而無箸恐公怒責而公則略不為意或請啓門外索箸諸庖人乃削柳條為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而已
陳震字起東長洲人少穎異數歲屬對警絕時目為奇童弱冠領鄉薦知江山縣卒震為人類簡率而清慎不苟作官三十年家猶赤貧先是震嘗受知於郡守朱勝震後考浙江鄉試其子懷金投之震峻拒不與見

西漢周見錄 卷之九 正大 五十六

劉天民字養達麻城人以歲貢授新淦司訓會督學校士門人有以其子相托者適督學委天民品隲偶錄之門人餉以金帛天民叱還有四不可受之說人以伯起四知方之

黃學諭傑嘗爲麻城訓導周元孝嘗出先生門者元孝爲福建提學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及元孝之校士於泉也敬謁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重之

忠愛

前言

余肅敏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往行

常遇春字□□懷遠人封鄂國公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高皇帝所任將帥其最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正大

五十七

貴而驕有所不有官吏問有無儲積民得不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違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是非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衆從其言識者疑之

楊文貞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倚闌獨立或月下徘徊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條國事如此

夏布政寅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聞朝廷

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憚終日

戴公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左都御史諡恭簡成化朝上知公清慎每廷言接奏面吝至移晷刻引疾求還必蒙詔勉留命醫湯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舍朕先歸華容以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還家矣一日上使中使諭曰既不肯留君臣之情獨不可一面辭乎公扶病入辭上見公羸弱曰卿真病也賜茶珊叩頭辭上因泣下曰與卿長別矣珊復叩頭曰臣不去也上揮涕曰却不好數月公遂卒於京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西園聞見錄

卷之九

正大

五十八

則愀然弗寧夜不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姦爲禱

呂少宗伯楮在計偕日會孝廟賓天公與同志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譁之弗變孫行人沒公服衰哭拜弔者爲南京祭酒日會九卿謁孝陵著慘淡衣同寮曰盍著緋公曰上陵望墓生哀服慘爲是衆從之嘉靖中雲中變作寇公冷水時理部事已成痰疾不起憂國之心甚切遂力疾上疏極言叛軍愁惡怙終宜彰天討及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略上下其議于有司疾殆竟卒

文失序輒憂形于色

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輒石塊壞數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備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願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

鬱悒以死當其疏時通數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少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少乃其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為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

恭順

前言

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嵩當國專權禍發其十惡五奸曰君居兵曹以討賊為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庵知道者也然其害則賢智之過矣昔唐中宗時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朱子綱曰書曰殺處士韋月將劉友益書法曰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出位甚矣書處士病之也然則郭公寧能免于朱子之議乎莊子曰庖

卷之九

五十九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邵子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然則楊子寧能免于越俎之嫌乎大抵君子不貴于死諫貴于有以善其死觀于春秋之書洩冶無褒辭其旨深矣是雖視世之突梯脂韋循默苟容者為賢然以中道律之寧不深為君子惜耶
張居正曰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為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為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謂其行能可為絕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鯨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况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舉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功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讎任之于己美名歸之于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往行

西園閱見錄卷之十目錄

剛方前

前言

方孝孺

敖英

朱以功

劉仕義

馮琦

管志道

往行前

錢唐

彭通

徐安

練子寧

王賢

鄭汝敬

虞信

羅簡

李雋

王汝

侯璠

吳訥

林聰

張翰

毛吉

楊翥

李應楨

况鍾

何孟春

李元薦

文徵明

王弘誨

于慎行

道同

陳寧

凌漢

周新

陳諤

林碩

宣嗣宗

范霖

况鍾

馮昱

王直

魏驥

練綱

周鑒

姚夔

耿九疇

李裕

余子俊

王瓊

唐荆川

海瑞

王錫爵

孫鑣

盧熙

歐陽銘

姚鎮

古朴

高毅

年富

劉實

黃昱

王恕

廖莊

薛瑄

詹英

黃紱

郭登

廖莊

張岐



劉鉉	唐珣	高明
鍾同	楊瑄	彭韶
馬忠	陳選	程信
岳季方	丁璐	陳音
黃輝	陸容	侶鍾
韓好問	薛端	孫需
尹直	項忠	洪遠
官濂	沈林	劉忠
陳雍	王雲鳳	高瑞
周經	羅倫	夏鏞
楊繼宗	謝綬	劉鐸
楊瑛	傅珪	沈炤
韓紹宗	許進	張壽
張海	鄭智	胡綜
朱希周	叢蘭	彭澤
方良永	周期雍	王南墩
陳讓	何文鼎	胡世寧
屈泰	李夢陽	盛應期
周重	顧璘	曹瑛
余祐	王軌	何瑋
李時	董建中	陸深
張翰	王竑	章懋
李默	宋瑛	閻閔
何瑋	方銳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剛方前

前言

方孝儒曰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聘智者釣奇稱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于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萬世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慧人也而朝廷恆倚以為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以區區才智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一日不可無氣節之臣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剛方前

宣德七年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迎詔勅請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闢草貪暴畏其糾劾詔諛拜跪甘受辱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余肅敏公子俊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名言

敖公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大厲聲色露恤顧忌徒取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掄揚之其可乎公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子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悅子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察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極其佐非法殺人佐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可嘉當路者憐然曰我獨

蔽賢者耶乃并劾之夫善善從長乃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為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于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何孟春曰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韓魏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廣自處弊可知也春惟後魏崔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嘗慕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崇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暉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嗚呼以胡廣之為人而世猶有知崔光慕之取議於世固宜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言而自師法耶

卷之十

西方廣

二

王公瓊曰閉關三疏者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也上疏非難而閉關為難閉關非難而回鑾為難蓋御史巡關而敢扃門以拒人主之出入主臨關而能從諫以回既出之鑾事盛且美不可不記也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為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為陛下危之其第二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蒙俞旨臣愚以為不可出者有三人人心搖動供億煩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強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六凡事慎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英宗法于追匪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者也後雖痛悔無及於事臣職在言路奉勅巡關分當效死即加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駕已到

昌平府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侯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聖旨宣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併監察史印至門守之收其扇鑰手自持而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不得入回報武宗即回鑾不出遠近聞之以為張御史能直言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節凜凜使人主慙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武宗受言納忠不以中道反復為難而即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義不以利害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歟

卷之十

西方廣

三

朱以功曰觀之制器者欲員其象必先矩而方之而後規之乃知立身行己必當以方為主
李元薦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知此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唐公荆川與楊椒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漢濁全賴保祿之士聞風縮頭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澁之力或不及焉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矣且夫直前大銳近於用壯取必大過近於浚恆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償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為繞指柔矣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其愚荆川此書直欲椒山百尺竿上進步究竟後來地位終輪椒山一着乃知精微之學問不如

專詣之氣節也王龍溪謂陸平翁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語何等尖新然龍溪之拖泥帶水視平翁九十而清名嶢然竟何如耶

劉仕義曰南海龐弼唐先生嵩曰有志之士須常佩服不忘溝壑四字方能策勵做好人然今時之弊惡人直守又須充養完粹如玉溫潤而栗不爲角立不求近名若稍抑人揚己非惟節不可終亦將其身不保若戾忿暴疾爭恨小故以身殉之者是謂客氣絕類離羣主角太露是謂英氣視理曲直以爲勇怯殺身成仁是死且不避是謂義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相逆逆是謂和氣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無適無莫惟其時是謂太和之元氣乾之用九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用六曰利貞達斯義者守其庶矣

文徵明曰雋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張也然焉得剛惟無慾乃能有養耳夫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平生而失之于是

卷之十

剛方論

乎剛則折矣故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

或問君子惡訕上禮不非大夫孔子何以言衛靈公之無道孟子何以言梁惠之不仁海忠介曰所謂訕者非也無實而虛加之將使潔士蒙穢聲端人被邪議此其可惡也若夫事跡顯著聞見真確衆共稱之者吾亦稱之可以昭公道可以垂世戒安得博長厚之名而過爲之諱哉

涇陽先生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個志字孟子復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嘯已權貴兼慮人之傾己也

王弘誨曰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趨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押而陰爲闢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戾契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罔致嚴于簞篋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蓋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輝脫塵垢不畏義死毋慕倖生則胡以較然稱大丈夫哉

王文肅公與丘月林尚書書曰不佞出山之初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趣舍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和衷核實之治間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書忍吃醋確是正論願以施之一詭面及家庭評語可矣若批據障天蟬螻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容以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於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回顧掣肘方思鄙夫之言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

卷之十

剛方論

之道也

馮琦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時有也即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即儕輩盡見輕矣故爲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武帝時大臣更進用事一切輪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踞厠亦見反以爲人主親己益務容容以自媚不知人主已窺其底裏以爲若輩嗜祿如含蔗耳可榮可辱可生可殺可使大臣爲鬼薪城日亦可使方術技藝張旛養夷於大臣此皆始于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輕也大臣誠自重無論用也即不用亦且見重自輕無論不用也即亦且見輕主上神聖執大象鏡流品如別蒼素海忠介瑞起田間長留臺也上知其直也嚴司寇清以病免而數念之上知其廉也陳太宰有年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至再四沒而予美諡上知其介而有執也魏允貞懋忠論奏累百牘直聲振中外而終不以爲罪上知其清忠不受爵祿也然則大臣所以自爲重輕與人主之所爲重輕之者亦曉然可睹已

于慎行曰郭贊拜參政奏對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
愚直何益于事贊曰猶勝奸邪此對皆非也孔子之論時賢曰其
愚不可及也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非所謂愚直者耶天下惟
智巧之士出而售其術則國家多事而下不蒙福未有以愚直敗者也
何也彼智巧之士其精神智慮密于謀身而至於謀國則疎其機械權
術工於傾人而至於律己則拙此愚直之反也設使人而愚直有道如
矢無道如矢則天下之事惟其力之所長長短大小未有不可成者即
不能成未有壞而不可救者奈何謂無乎贊不能明其所以而第以猶
勝奸為對則亦未知愚直之所以益而姑為謙退之辭耳故曰皆非也
孫鑣曰今欲為國家圖久安其道多端願要領莫先於登材賢掌鈐掌
憲皆執官人柄者也今治機方啓自非甚卑陋者靡不砥礪其行節是
故必以抗上為高不趨時為潔長孺怯無禮餒矣夫莫難培者士氣氣
既奮則何職不可舉然或不能無爭先貴得意又往往馳于職外是必
得素無偏黨者持之斯勵翼底績故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不然疾徐

卷之十

小膠非青沃火即水投石取名多奏實少均之于昌運有孤矣且王上
動以市恩要譽責臣下則夫使聖君信我為不市恩不要譽夫焉有能
展其志者乎

萬曆六年廣東僉事管志道曰一據勅諭命臣調度軍兵聽總督官節
制又戒臣持廉秉公正己率下是承上使下必兩盡其道方為稱職臣
惟總督官既節制臣則臣於總督官自不當以幣物相交際矣今聞兩
廣各司道官初謁軍門必以厚幣為贄而兼以下程夫下程者駐劄官
所以待使臣過客之禮也軍門駐劄司道往參而反有下程之送於義
安乎又聞軍門壽誕則兩司道往往行慶壽禮元旦又往往行賀節禮臣謂兩
司道于撫按官同監一方只宜以公事相會除到任一謁外何用僕僕趨
承如臣整飭南韶等處兵備倘有緊要事情該會議及密議者或臣徑
見軍門諮裁或軍門移文約臣面會其一切私情禮往來似應與各
司公同裁革臣又聞兩廣與三邊總督官一體也司道官謁三邊軍門
則令一吏持脚色手本而由中堂拜揖其體也嚴乃兩廣則親持手本

以進而拜揖於簷下甚為非體夫督撫官係監司之長臣特聽其軍兵
節制不可屬也地方行事原與入覲京師不同憲體大襄何以率下且
監察御史原係都察院之屬官祇因出巡于外得與督撫官持衡而獨
過抑兩司非祖宗所以重方面之意也臣所惜紀綱所虞者偏重之勢
豈為一己體面爭哉又曰一據憲綱內一教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
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拿問如律禁如此其嚴也近
又屢經明旨切責非不禁止迎送而有司出郭如故此非盡有司之過
也出巡官陽止陰縱其心不信于有司耳臣今忝轄南韶二府及連州
等處巡歷所至除巡捕首領官有防護之責當隨時隨地酌量外其府
州縣正佐官斷不許至郊外送迎妨職業而長卑詔第恐臣如此而撫
按官復如彼則非所以一觀聽矣臣又惟己必自正而後可以率下今
司道官於撫按出巡亦多出郊以迎送之既違明例且傷憲體何怪乎
有司之不信哉臣今擬於駐劄去處凡遇御史出巡量就城門公館一
迎迎接自循憲綱舊例若狗以非禮之恭而恃令典亦非所以正己而

卷之十

率下也惟聖明鑒察一據憲綱內一教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
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典但有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
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又一教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
除害等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建言創行
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蓋祖宗並設
內外臺雖令外臺聽察于內臺而實有相持相制之意所以廣耳目而
防壅蔽也自嘉靖以前二司官常自建言而按司官間與巡按御史相
訐廟堂唯視曲直以為低昂故正氣流行天地間而宗社賴之令按察
司官懼撫按中傷絕不敢吐一氣即有言者科道官必共攻之不勝不
止此豈盛世所宜有哉臣今分巡廣東除別道不敢侵官外其本道官
屬賢否軍民利弊應與巡按御史會議者自當虛心商榷不敢違眾立
異臣有不法固聽巡按官參劾若巡按官不奉憲綱偏執徇私亦容臣
照憲綱而行仍申劾各司道遵照

往行前

錢唐字惟明浙之象山人爲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上下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帝讀孟子節文至視君寇仇語欲撤其配饗且令射夫射之唐開袍受矢盡矣適文星暗上悟以桑皮縫其傷處得不死因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書陸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僭嘗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

道同河間人其先業古族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爲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介權貴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屢以威壓同同不少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忤其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得其狀捕械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解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奈何同小人使乎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過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祈免亮祖釋之有納

卷之十

女於亮祖者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去後以他故杖同同遂數其罪奏之疏末至亮祖誣同抗詔奏先馳達上未達其情遂命同適同奏亦至上嘉其卑職敢言不避權勢遣使宥之兩詔同日抵廣州而前詔先下同竟死邑民惜悼之亮祖尋以罪徵還同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亟欲得醫遣胥論同釋之同曰徐公亦効永嘉侯耶答之乃已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游飢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命搜訪舊軍藉見民充之雖近千人極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舊軍尺籍者數人界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日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洪武四年由儒士拜給事中歷山西參政在山西日有吳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僧也以材辨受上知嘗請殺按

察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訐通通直發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

陳御史大夫寧洪武六年正月同宋濂拜賜甘露一日率侍史商嵩入奏上御東閣免冠而橫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檜已正冠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

歐陽令尹銘知臨淄日副將軍常遇春方略郡縣之未附者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譁動一市公出遇呵止之不服因答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職士常公命公至詰之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固王師民亦王命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顧不可答耶此軍士之過也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罵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公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後信國徐公往征沙漠道臨淄軍校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公亦迎送有禮自信國以下皆賢公所爲

卷之十

壬午北師急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即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業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况若曹乎逮至謫戍雲南以終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歷官僉都御史初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上聞之嘉嘆擢漢爲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賅史桂滿効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上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京都死墓京土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徵誅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上問

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先詹儼在臣有後憂今儼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云

赦得真江西德化人由人材洪武十八年知興化方正不畏疆禦會府隸宋重八以公務下高郵仗威勢輒入中門驅甬道升公堂同知劉牧疏執結隸至興為威嚇如前真叱縛之尋奏聞上賞其直而杖劉牧宋重八流配雲南因論吏差軍校皆不得犯分違治如法見大誥篇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府人洪武十八年一甲第二人建文間居母喪杜門謝客力行古喪禮歷官左副都御史與方孝儒等特見信用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極言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乞斬之不報會早朝子寧執景隆于班率曳伏御前數其罪奏請誅之不從因憤激稽首請先伏斧鉞以謝天下遂罷朝

浙江按察周公新廣東新會人以剛直稱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憚之稱曰冷面寒鐵公按察浙江嘗巡屬縣野服以入觸縣官怒收繫獄中遂盡知一縣疾苦明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

卷之十

刑方

十一

冠伏罪竟按劾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一日同僚以炙鵝餽公公縣之後有遺者指以示某僚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朝廷命錦衣衛千戶如浙捕賊吏即受吏贓新時進須知遇諸涿州捕之繫于涿獄千戶逸走詣闕下以聞文廟大怒令馳驛縛新既至伏丹陛下猶口口歷數其罪不已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是夕奏文星墜上大悔不悅者久之及後數日見形于朝或見一人衣紅立日中上呵問為誰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浙江城隍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遂不見上慨然

姚鎮字公哲號玉岡世襲蘇州指揮僉事永樂元年以指揮使守潼關秦王入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鎮曰朝廷禁門深夜不得啓也王怒止關外至京面上垂泣曰潼關姚指揮慢朝廷甚夜不容入關上但微笑旬日正日鎮來朝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奏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止知陛下非知秦王上顧左右曰如姚指揮真鎮鎮之臣賜寶鈔明年上將北幸值鎮來朝勅還鎮奸細微伏臘假借過關緝獲斬之後聞言

官交論不當先誅奸細者上曰言官論是但即斬奸細則指揮軍威大振指揮處亦是也

王賢字惟善通州人永樂辛卯舉人乙榜教諭鄆陵歷官順天府尹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辱屬叱跪於庭熾火圍之公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

陳諤字克忠初字一諤番禺人永樂六年舉鄉試入太學擢刑科給事中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鐵之數日奏對如故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壈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皆募工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募工乃躬治之甚力值

駕至觀象上問治屋者為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上憐之命復其官擢擊愈甚歷官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悞衝皇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既而執政

卷之十

刑方

十一

者忌之出為湖廣按察使三載刑政肅清一道无冤獄亦無冤民奏最改山西洪熙改元諤先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荊府長史多所進益上賜以忠良梗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正統九年卒於家

古尚書朴在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告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賊敗眾服公之明

鄭汝敬字行簡歙縣人永樂乙未進士初為順天永清令朝廷適有大役工部復命公監焉間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敬天怒也請役之乃已後改上虞令監察御史尹崇高號嚴厲有司多望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人惟有氣斯能生

聖賢能養此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為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置公為第一者儒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憫其貧贈以綿絮南仲猶介亦不欲直受君惠以錢百文稟詩為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左遷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

人年高無以為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為浙江按察使時有中貴人裴可力督運於浙湯千戶者賄結之倚其勢橫郡邑間碩稍繩以法中貴人怒訴於上誣碩格詔出誹謗語逮至闕下碩叩頭言臣前為御史官七品今起遷按察使三品臣惟恐不能報上恩臣實無誹謗語緣臣前巡按浙江人多有不便者今但欲去臣自便耳上為愀然動容曰朕固未信是以面問汝耳即命釋之復其官而降勅切責可力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永樂十二年進士歷官大學士景泰初年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

羣公卿皆不敢出一言疏聞上不悅詰匿名書從何得穀曰得自臣所

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弼傳其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同編氓

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監生拜監察御史有直聲擢四川按察副使蜀有頑民為患信首除之擢山東按察使子受屬吏金研信覺繫其子以聞上付信自治竟撲殺之轉河南右布政使信性亢直人不敢欺宣嗣宗字彥初嘉定人永樂中以薦為中書舍人專書內制時楊文貞公在內閣凡誥勅有未愜者嗣宗持之楊輒取更定多所裨益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癸酉鄉舉以乙榜為德平訓導九載擢吏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僚佐或難之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毋置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奏舉布政楊塔知府余子俊可用而請黜布政使孫統吏部尚書王翔言其侵己職請下于理富曰薦賢為國

非有私也因求退不允忿翹專恣疽發而卒公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為治人不可撓以私及掌國計愛惜用度持正不阿得大臣體然亦為人所親伺其屬有作弊者知富多疑遇州郡奏災傷欲其准則言不可准欲其不准則言可准富必反其所言而從違之多中其姦計

宣廟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時廬陵羅公簡為御史陞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書論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眾出境矣眾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論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遂與琦亟馳至其國宣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伏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焉上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壽已死乃張筵女樂設宴公叱曰焉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風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還朝

范霖字時雨樂清人宣德丁未進士授行人出使萬里外土物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擢御史彈劾一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苛刻

貪暴霖糾十三道御史疏銓平日所為不法事言之朝驛召銓詣獄事未白而銓得心悸自縊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霖坐以首建議繫獄了無悔懟識者皆以真御史稱之

劉實字嘉秀號敬齋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同知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時早緩催科免逋負表先賢墓復鄭義門家採閱經史以廉操直節著聲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眾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擢為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吝承屈伸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屋閣內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稿示

出為南雄府知府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府者輒盈鑿推其餘餌過客得其寬心且為游聲譽公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辱公郡人擁公出中貴慚且益忿至詔詔人為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橫

索賂辱太守專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公抗勅使毀勅大不敬公亦言中貴酷狀詔兩逮至京上親召至前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獄鞠中貴具狀罪公得白將出從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弊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是以觸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病卒獄中公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辛苦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反無異云公性剛直少容行己峻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為能剛柔合德自大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持益不變

李雋字邦傑華容人宣德壬子中鄉試歷山西參政初授司務上封章十四事內斥選法太宰王直侍郎何文淵項文曜俱深感之泊守彰德趙諸王每出郭禱祠遊獵數百里外雋上言之天子遣內侍逮其最湯陰王對簿降勅褒獎雋仍命雋禁約諸王官皆獲重譴已前後獲盜數千咸晉陽人晉陽人怨雋刺骨湯陰令尚璣者以貪著名雋屢斥責辱

卷之十

刑方錄

十四

之都御史賈某受其餽鹿焉遣廉雋過弊所獲雋持益堅人率為雋危雋弗顧也後自山西歸卜居黃湖山石田茅屋而已足跡不履城市况太守鍾守蘇州日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恆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求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刺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總同知臥于驛水邊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為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鬪于驛拜下不答公即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耶長揖既乃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獨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無何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而數之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內官懼謝為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况在蘇州有御史驕抗

非禮鐘乃上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汚濫邪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閣其貪暴畏其糾劾詔諛拜跪甘受冒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上命禮部同翰林會議申明然况為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為誘故久抑過不遷至九年復留為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

黃昱字景暉吳郡世襲千戶寡鬚眉而姿相英武精算常在入上時况守鍾治吳極稱循良見昱武流且卑官不為禮貌一日况守召實備以劇戲劇戲者必飾莊古君臣舊事亦王章所禁昱乃甲冑率兵千餘人圍其治况守聞之倉皇命戲者解散乃同至察院相訟御史讓昱昱曰鎮撫守土官也太守雖宴客不當以優伶聚集大眾昱之往也實備非常耳御史不能難命岳指揮兩調之岳乃置酒邀守與昱二人競馳先往各遣使以覘昱則伴呵儀從入岳所現者歸報守曰黃鎮撫往矣守即急馳赴會不知昱乃更從岳氏後戶潛出以歸復太守先入然後再從前戶踵至其來竟出太守後太守亦畏其英抗乃相交歡而罷自此數數晉謁况守常以元旦願昱登堂犬吠太守嚙損其紅袍昱即教留太守解衣陳設杯俎酢蒸已潛命家從購取紅段召縫衣者數人頃刻更造新袍矣太守飲畢服袍則非嚙損者詢知其故乃大器昱才略為之游揚云

卷之十

刑方錄

十五

王竑字公度號憲庵又號林庵河南衛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戶科給事正統己巳有聖駕陷土木之禍皆太監王振所致翌日景泰皇帝監國六部科道交劾振帝未有旨百官皆慟哭跪伏于廷乞速斷時班有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順叱百官令退去公時為給事中奮臂起曰順前黨振陷先帝蒙塵今上前叱逐百官敢無上又如此即碎順髮口咬其面順倒地衆因蹴踢順死帝起入宮公猶倡百官慟哭不起帝令

一四七六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二四四

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實於法遂從門隙出
二人衆捶死之天下大悅成化元年爲兵部尚書會諸大臣薦岳正張
寧忤李賢意內批二人知外郡故遂以疾乞致仕辭歸故性剛毅少豪
儁尚氣概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
平者輒爲扼腕自廷擊馬順所致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
順者故名自是滿天下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諡莊毅

馮昱字景陽濮州人正統丁卯鄉薦卒業太學授監察御史錦衣衛指
揮門達恃寵弄權數起詔獄傾擠善類舉朝側目莫敢言昱獨抗論其
罪達遂伏法由是直聲震天下巡按甘肅蕃人例獻金佛昱峻却之陞
河南按察司副使周府承奉下某出督租簿民妻孥裸辱之民怒將爲
亂昱白王王不省乃獨騎率健卒數人入府縛下疏其罪于朝詔論如
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尚書諡端毅
爲南京兵部日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十六

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輔救之下獄謫外恕
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
一寺立而移民居者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後言當不宜罪宜特復
其官因併復輔官上雖報聞而不能無嘆以星變遷後輔南京恕因
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
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
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一人獨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
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
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孝廟即位特召復起爲吏部
尙書時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覺失實綰等請而琮獨留恕謂
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霖故嘗以經筵議恕者他亦惴惴
有所論建壽州劉概以書稱之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
下詔獄欲坐概妖言律論斬而霖亦與同罪恕力辨其不然上命姑緩
之迨法司議上概霖皆減從成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

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
從戍

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速問之有旨免問而增
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加太子少保而以禮部尙
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尙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
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觀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
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
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必濬也前
是無歲不求去至是求去益力至再而上時慰留居無何太醫院院判
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
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意文
泰受之丘濬且疏辨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
此非有怨于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十七

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于文學陰謀詭計者
不能乞于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
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
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且欲奏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
貞亦爲奮誓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速恕及濬貞面質上爲
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
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
許云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快快謂濬
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口爲若而使相
公騎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弘治間爲大冢宰聞鎮守
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在京
及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同見問公事
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
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祖宗之成憲所宜

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為詞賸臚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其雖才識可以委用終係內廷近侍稽之祖訓條章自有本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痛痛心公剛正執持每事不肯依違南昌張元禎繪砥柱圖題贊其上云倚此柱天樞此配地軸此繫大風雷驚不碎大波濤推不去倚此柱為吏部尚書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道謫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怒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怒用之遂有是命怒至京鄒智往見怒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爭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怒善其言而不能用

西國圖見錄

卷之十

剛方

十八

之曰此中國所謂狗寶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使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為撒關乃度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猶知加禮大臣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每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何

廖恭敏公莊為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有不律者公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

吳文恪公訥在國學居常寢食在廂房不宿于家公疾革其子麟托諸監官懇請還家先生厲聲曰是何丈夫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

魏文靖公驥端重方嚴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品量不爽人信服之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衣冠相對不問寒暑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于內衆為公危

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温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正統八年薛瑄為大理少卿指揮某死妾有色王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大怒譖之于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怡然曰辨冤護咎死何愧乎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決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諡莊敏初授刑科給事中嘗發光祿卿李享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楊洪孫鏗不協時皆建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覃增駙馬石璟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之不避景泰三年以錐疾者衆遷右春坊司直郎內閣商公格言公不宜在散地遂復都給事中補吏科仍食六品俸凡視選必欲出至公吏部遷擢或不當意輒斥名論列有陳僉事水者陞

西國圖見錄

卷之十

剛方

十九

布政以公言竟落守舊職執政或畏惡之諷御史劾公下吏簿責公有姻戚為教官用公言得近地公竟坐專擅選官當死罪高文義胡忠安為白其事及得釋左遷國子學正為大司寇日嘗掌南都察院事前此掌院者制十二道不得言以悅權倖及公館院章諸御史時有彈劾當事者謂公不能鈴其屬公曰已既不言又過人使不言匿名書者王文端得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上聞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淡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襲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賜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貽他日悔竟從公議時王文威權赫奕者必死公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會公卿有事吏部公為屬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欲寘之死會官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胡忠安公謂文曰給事中七品官也

而擬於大臣屬托公事也而擬於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怨而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我不預公等自爲之于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臥病不朝數日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乃遣太監與安問病安造問病公曰老臣無病前日議事驚皇至今不安與安問何爲驚公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與安以告于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論罪上不允聽得不死

練公綱字從道長洲人景帝初以太學生授監察御史尋命治淮鹽數具卽班中呼授之公對臣不才不敢奉詔上固遣之公曰宗藩國蠲觸陛下法如何容臣奏理臣當黽勉承陛下委不然臣終不敢妄受依違損中正上亟曰從汝命左右回勅益語更書如公旨先是牟益蠹弊最云難理諸姦聞公來皆先縮伏比至畏之如鬼神宿患豁清駙馬都尉某擾法公搜其從艘得私醴繫其下人飛奏於朝詞主在都尉上重違初言因從之罪都尉禡冠衣若千月事竣還朝彈擊益切

詹英字秀寔玉山人成籍於貴正統戊午鄉舉授四川會川衛訓導時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二十

滇有木麓川之役會川與滇鄰而英祖有居在貴貴兵入道也乃上疏言邊務十三事悉行之是時中貴王振柄于內王靖遠領東南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中瑄子弟因緣爲利英上疏論靖遠貪功窮兵老師費財海夷金寶盡走京師聞宦乳童立功西城疏奏上大異之詔卽往參其軍公恐事掣肘非便自詣闕以不可狀辭公卿聞其至皆欲識其面或納文或招致爲重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已已之變止歸川滿考轉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蜀賴以安

張翰安丘人孝友侃直正統間由進士授廣東監察御史時毛中貴等怙寵恣橫人多側目翰在御前奏數其過因與給事中曹凱共擊殺之英皇弗罪且於柱上御書敢言御史張翰權貴戚忌嫉之陞江西左參議愧直道不行輒疏乞致仕家居授徒講學室無環堵巡撫檄給官地俾築室以居貧約恬靜至今鄉曲誦之

周鑑字孔明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

子所爲不法鑑按置大辟還其強奪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還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後以通考過家行江中風覆其舟僕有周濟者緣木從傍出斧舟得鑑尚端立無恙所資俸金僅二百餘衣數襲貯革囊中驛吏自水底釣以還鑑論識如故衆驚以爲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會事董應軫相友善三人者有雅望縣爲耆老堂于治右有大政及事疑而不決者必咨而後行之

黃都御史絳廉直遇事發卽重忤時不恤必欲行己意人竊謂其呆公正色山立抗言不沮知巧不避毅然肩之竟以是得名爲郎中時人業以鯁黃目之任湖廣左布政使時妖僧繼曉至勢倏薰人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令避而還鄉名掃墓實逃生耳乃檄武昌府緝之後堂陽尊禮之毋令得出入無幾果敗繼曉送京師斬之西市

毛公吉字宗吉餘姚人舉進士嘗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時錦衣衛卒偵百司鈞據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二十一

之干請必徇然或犯罪例入廣東司莫敢執何宗吉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生死人在俄頃百官遇之途皆躍馬避恐後公獨與舉鞭抗揖於是皆銜之偵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朝下錦衣獄衛卒羣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奈我何達聞益怒賊健卒掄巨挺挺之見骨幾死猶行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蓋少貶狗俗宗吉笑不應復職一如故與論賢之

姚文敏公夔爲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景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人奉上皇至城下召守臣出見議事索金幣以萬計約賂至卽駕歸劉邀郭曰虜情叵測安知不以人之誘楊定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係脫或懷詐吾二人不足惜如此城何遂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環甲登城北面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不敢離

耳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幣而也先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謀某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効死力將遠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駕才敗吾事時安以迎復上皇功封侯登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

景泰二年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為翥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為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矣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珍臂之謀王直猶知愧而罪徐有貞也

卷之十

四方

二十二

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耿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景泰五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曰仰惟上皇被留廣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雖未報為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親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講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形于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而今親近儒臣誦讀經書

卷之十

四方

二十三

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切留中李應楨字貞伯長洲人初名姓又名維熊以字行晚更貞伯景泰癸酉舉人歷官南太僕少卿嘗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祭酒欲致為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耻與為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攀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為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於吳而卒葬於吳以從公之志云

李裕字實德號古澹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初為御史巡按陝西時定遠伯石彪冒功首虜廷命覈實彪叔忠國公亨以書通關節公焚其書曰媚權臣欺天子吾不致也卒覆實亨果大怒值其敗得免於禍庚辰自陝回都御史寇公深方得寵眷待御史甚嚴公英英不少屈嘗有指授雖出上意亦堅執不從然上知公守法亦不加罪張岐字來鳳興濟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初在刑部觀政刑部郎中以新進士易之一日齋宿潛攜酒劇飲酌公公不受語侵之公曰此豈飲酒時耶以法律人而自違法若此其奈何辱我其人愧謝乃已

景泰末年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者為之太監宋某乃出手疏於上上令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為之時大學士陳循等乃擬劉公鉉以進而江公淵不悅陳公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

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蔭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爲國子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鉉曰有司俱進國子監獨無鉉曰國子監勸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以完名終卒諡文恭今上以宮傳見錄其孫榮至尙寶少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嘗知福州府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司珣曰未成婦而先見姑璋可乎竟先之任議者以爲得體

高中丞明爲御史日英宗皇帝既復位天下府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而彈文出於公上怒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懼莫敢對公毅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入白之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

卷之十

二十四

鍾同字□□□□人□□□進士官御史以□□□□死獄中天順元年上謂同忠誠節義可賈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歸葬時同沒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諡恭愍

楊公璋字廷獻豐城人由進士官御史時徐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得展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公印馬坊內民有羣訴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上喜公敢言稱職吏部記公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愧懼已而甚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彼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

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及賢於獄公見二凶日益長與十三道御史議合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諸御史于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九疇於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頻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竟致坐公死而十道長皆坐成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震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于是獄皆從減死者成成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惠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以言官奏復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卷之十

二十五

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驩願折券矯賜薛人今眞定田祖宗來許民間開種即爲恆產不復增科以勸農力往來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解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請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有經術練吏事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劉氏曾氏殺人獄疑久莫能決公至立斷進按察使

馬忠陝西高陵人天順間知堂邑縣廉潔愛民歲飢輒發粟以賑未嘗須報行部至邑者惟以糶米進曰此土產不忍厲民以求悅郡守李尙不法忠白于當道以罪黜之歷十一年比去行李蕭然民甚思之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會試第一授御史督學南畿成化二十二年爲廣東左布政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自奉甚儉約操履誠懇其居此官必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選父員輅亦爲御史選既

貴惟服父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巡按河東聞喪還行李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視去就為甚輕一在于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名重海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司風紀者或非人必曰非陳某不可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無不悼惜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初登第學士丘濬讀其文喜曰此必古君子也力置第一及相見而貌少不揚濬益喜曰吾聞聖賢無相荀子豈欺我哉在廣東日使替者振鐸于道路擇鄉祭酒衣褒衣以教其子弟隸人俱令業巾帽列左右曰吾以閑其心也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詣官民樂其不擾皆不忍欺執法不避中貴提督市舶司韋眷倚貢為奸利以苦役戶選特為裁減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販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眷受其賄不問選發其偽又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復以更市獅子啖我選言不貴遠物豈以墮國體而令外夷見也中貴既以抑減戶役生憾至是

西園圖見錄

卷之十

方

二十六

心益銜之乃誣奏他事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巡按御史勘問無實仍用眷意指賂選所黜吏張聚誣證其狀拷掠務文致之逮選赴京廣人擁留數千至有泣下者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後以張聚疏奏白狀得贈諡先是任河南督學按察使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竦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留中迨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公對上以疏示之或云汪被命巡郡國成伴人主都御史以下匍匐趨拜公時為提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何如爾寧大于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若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遂徐步而出公嘗巡按江西布按二司入謁每易素服公曰此非憲綱體貌也矧人臣見君各衣本等服色願獨殺于御史之前乎於是兩司皆遵其言而僚屬上下及都縣官吏自相戒不敢犯

程公信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石亨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之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不得其政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職願明示著為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歸其事于太僕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不輕屈下人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公應之曰初上用我在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後被請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或以賀公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有曹生者為公寫待漏容公遂彙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放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孽憾也

丁璫字元美豐城人天順□□進士歷官參政初授工部主事在都水督六科廊匠事見權璫同官咸屈膝公獨挺立眾中權璫怒欲折辱之

西園圖見錄

卷之十

方

二十七

公向闕大呼同官挽之而出詰朝自司空而下皆詣謝過欲挽公公竟不往先是諸璫時時於工部索匠公往來二司一切嚴拒諸璫有憾言公謂吾當先具以聞自是搖手相戒無敢至索匠者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太常寺卿大學士劉吉起復音移書止之後當路有缺吏部欲擬音吉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為少卿滿九載乃進卿成化十三年福寧衛指揮楊暉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為隸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暉至京營解主于錦衣衛百戶章瑛家瑛給暉盡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任偉姊夫禮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任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任偉隣居乃登墻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異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異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為之稍戢

黃暉字時雍號樸坡南海人成化乙酉鄉舉歷官雲南參政初授吏部

司務陞司封員外郎嘗為江西參議時寧庶人蓄異志禮多僭擬同僚朝見數贊叩頭公伏不動俟贊畢而與識者以為得體祿米折價益數而橫取公執不可庶人大怒遣儀賓李某動以危言曰殿下且奏下即布政通判輩斬矣徐曰第斬吾一人足矣何冤耶其議竟沮

陸谷字文量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官右參政嘗為職方郎中有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為妖言冀以為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鞠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得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為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遂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敢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為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為令

卷之十

二十八

侶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御史歷官戶部尚書為御史日都御史馬文昇巡撫遼東為權閹汪直所中諷使劾之鍾不應遂被譖筆于朝為戶部尚書日有戚里奏乞兩淮長蘆官鹽風雨消折之數鍾執無之會歲報藉至有私錄以進者鍾由是得罪內不自安因再疏請老不許既而疾甚會東廠發其子瑞受金事復請老乃許

韓好問字大經號宜庵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諡莊愷正德甲子起官巡撫河南中旨取樂工公弗遣上疏至引放鄭聲為戒詞甚剴切亦見俞允

薛端字士莊孟津人成化辛卯河南鄉舉初授莘縣諭由南京博士陞岷王府右長史善于輔導不為諛佞王嘗宴羣臣令各歌唱侑觴先生曰臣待罪輔相恆懼迂鈍有孤祿位違暇習歌唱邪王為之改容且賦詩彰其直

孫需字孚吉號冰蘗德興人成化壬辰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諡請簡嘗為御史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

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于門公不入僅報一刺將據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客之禮

丙申南京地震尹公直時為禮部侍郎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冗員綏治南畿清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內費撥禁濫賞罷止官醜却過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柴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白梗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役軍功執筆抗疏詞極剴切多扼中貴同列頗以為難公曰自我執筆請任其愆竟不肯竄易一言上亦嘉納之

成化十三年項忠具奏汪直草令武選郎中姚壁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日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壁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為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何為亦論及乎瑛曰不然吾等言

卷之十

二十九

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洪遠字克毅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請託公于廳事後置鼓客來坐未定連擊鼓者三羣吏鴈行進立侍即有請託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

官濂字人成化十六年為戶部員外郎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履其地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敵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沈林字材美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為四川順慶知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為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還雲南參政正德丁

卯入賀聖節時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參謁公獨不往瑾嚙之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羅卒謂公公行遇之途抗手而過至掖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旁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為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懼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以故緩其獄使得為計公曰無庸隳官祿與隳名節孰重竟落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治途備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為廣西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劉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嘗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為講官每附經義規上缺失及諷時政不得在內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公素高節進南京吏部尚書南京大率閑伏居官者自名吏隱俛仰尾合規模創創公毅然持風裁越閩齊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

卷之十

三十一

察滿秩為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持勢驕橫人皆憚屈公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探私昵者也公署考曰守己非于上論行事嗚乎人情自是諸司弗辨者惴惴然縮其縱少師焦芳亟薦公賢瑾傳曰徵入翰林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政權在閣張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公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而擠之永令其黨廖鵬來謁公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公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公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有二年而卒崔公鐵初入翰林謁公於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稱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居祿食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襄毅語鐵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陳公雍字希冉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為副使是時巨闖瑾竊政柄厚望諸司以貨公絕不與通而瑾故銜少傅謝遷以公與同邑益癡索欲中之卒無纖事可摘乃以稽遲簿書罪罰米者

三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任兵部司務狡獪多智瑾倚為謀主凡偽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輒遺珍物相望于道聰渾源州人公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邀公飲公托疾不赴履任後亦不禮謝聰大憾之捏為蜚語間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山西藉其家公奉法以治弗株連州人感焉

王雲鳳字應詔號虎谷山西和順人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歷官禮部尚書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劾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誘其矯激久亦自息憲宗弗豫禮部沿舊舉齊醜先生言于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于佛老官非禮若為壇于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可乃不克用官都御史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謠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未久而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

卷之十

三十一

以死岳蒙泉坎坎終身而極貧陸布政願得超拜尚書今文達氣勢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險隘利達者相見輒稱功誦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屢辱薦藁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效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惟俯垂憐念使猿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疏上予告公樂于從善勇于聞過居嘗言動儼然終日立朝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焉

高瑤閩縣人成化間知番禺縣廉正有成縣左有權倖所創寺僧不敢杵鐘權倖問故曰畏高令耳明日僧逃去權倖尋亦撤其鐘布政陳選每嘆賞曰古循吏弗過也瑤每誕日選為詩贈焉市舶太監韋春家人不法選藉其私貨諸司無敢收者瑤請以身當之盡入沒庫權貴為之奪氣未幾春誣奏選被逮瑤亦落職束書數篋角巾飄然去士民泣送者幾千人

周公經爲戶部尚書日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存租訓六部不得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租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爲翰林院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遺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是非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琪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偉之終賢之世台省未聞有起復者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病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事垂十年乃卒于退居之金牛山

夏鐮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大理評事弘治初御史湯肅劾內閣劉吉吉使御史魏璋伺察肅籍家壽州因得其知州劉概與肅書談夢謂其妖言誹謗遂捕肅及概下錦衣獄兵部主事李文祥

卷之十

三十二

翰林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鐮疏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請宦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若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遂謝病而歸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成化間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死者公揭示要衝曰孔清軍打死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公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以待御清戎但當剔奸剗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查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臨行亦欲詰公之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衣篋公復啓而示之孔愧服而去時嘉興府政清訟簡長吏按部往往不越宿而去時有內臣以監織造來聞在他郡橫加箠楚以要重賄公戒堂長弗之賂惟遠候之公但以菱藕曆日貽之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即出賺取庫內金錢與內

臣市布絹饋之曰布絹金錢之去也幸與印券附索他日磨勘內臣昨舌不敢受因問公嗜食何物公北人好食麵是以對既至即教公于舟中以金盃行酒公執而笑曰是乃無太僧也乎已而曰郡民難于供

應請無久駐內臣遂辭去又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策大竊幣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公居憂時聞宦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唁公衰經直趨至坎所拜起手捋公頰曰比聞楊公治郡名往唁公衰經隨但虧體辱親所不敢也直不復敢對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及巡撫順天地方密遣京聲皇親太監公侯駙馬都督等官管莊家人義男侵占軍民田土園圃及種種藉蘆葦湖蕩根株盤據其來有日無敢問者公至被害者望風赴訴公曰巡撫軍民爲職舍此將何據乎自上賜及價買外審係侵占軍民者悉奪而還之豪貴斂跡何肅然嘗謂天壽山守備廖大監等曰慶成經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

卷之十

三十三

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此古今定禮也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今客東西坐僭行君臣宴享之禮殊失賓主之儀無乃不可乎廖大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宴享之語竟莫能難卒從公議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平地崩陷湧出水泉泰山搖動聲響如雷上震恐下詔求言楊中丞繼宗時巡撫順天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官員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于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鈔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效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汝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輅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此斗筭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疏語逆觸龍鱗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來多不平其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即日就道略不介意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

奸弊為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新任吹毛求疵凌辱土
官軍職索要銀兩各官畏懼送銀多者千兩日後後不得罪一事二司
官出巡帶吏典門子家人索要有司常例多者或十兩五兩或三兩二
兩間有好官不聽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叱罵凌辱一事二司
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絨銀等匠馬鞍鞍套及置造百般器物歲
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多者八
九十杠少者六七十杠復任從新再造又因公差乃復送回復任從又
造新任官員踵訛置造全無忌憚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嘆其
痛切一時官僚無不震懼時適桐鄉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毅
然往諭之署其旗有文曰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
聞區處帖然聽撫公之足以服遠夷者又如此公嘗稱海隅童穉婦女
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為包待制自古以來名公鉅卿歷代有人獨
稱包公一人此真豪傑也壽止六十四歲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
今已六十有三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公自以為不及包

卷之十

三十四

然包嚴而趙公嚴而惠論者猶以為過于包公云公又嘗為湖廣按察
使初下車未視篆命其候者汲清水二三百桶將按察司堂上梁棟下
磚石及公座等處洗刷一次明日亦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滌去貪污之
氣三日升堂即榜示曰按察不明職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為謹慎以饒
送為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贓積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
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烟瘴
地面安置之條略不介意一時官吏股栗更善如畏神明然尋陞左僉
都巡撫雲南都布按三司官皆舊僚友視篆之日舉公禮參拜畢公出
位降階另拜二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疏三司中
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為民雲南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保
勘銀多至三二千兩三司承行吏典要銀多至一二百兩齊本人要銀
多至一千餘兩各官相沿為例因循年久全無忌憚公廉之知其弊以
奏聞于上略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
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仍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

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為能盡言
謝綬字朝章朝城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初為任丘縣知
縣性剛介其在任丘得民心有奉巡按御史之命道任丘不避綬收鞫
下獄即而釋之其人懇于巡按巡按遣兵隸繫綬綬即往任丘吏民危
之相率隨行者以千計綬止之吏民默踵其後以理直御史竟不能加
害

劉公鐸字以成代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正德初羣宦擅權瑾尤肆虐願
指為皇制聲動即天章喜愠回生呼吸撼乾坤于心忤意則汗喘宮
牆希旨承顏則金紫嗣世迫脅海內熏灼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
德者盈幾介胃之夫首功汗級呈動者填門一日瑾有家慶正當朝賀
之期公卿百執事高呼舞蹈于丹陛下者十惟五六而稽首崩角于瑾
前者濟濟罔缺時公以戶曹總理遼東糧儲瑾初擅權正急于貪或告
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
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餘日即死獨

卷之十

三十五

公枷月餘不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日刺些少與
公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
尚有藥香監守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
西麓張大宰綵乘此異言之公乃得釋為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
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為劉鐵漢云後歷官知府鹽
運使

楊瑛字閏卿嘉定人也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為給事中受知孝廟上
疏請革弊政以保初治嘗夜出遇貴璫爭道批其頰瑛泣訴上前上曰
知是長楊故須少避之久之還太僕少卿與同官持奏不協出之常德
府

傅公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正德辛未為吏部侍郎
辛遠菴方得名于時士皆趨附辛遠菴善超拔外號秉直門樹私黨又
遇饒遺公數爭其不公辛遠菴不堪越次晉公禮書實遠之耳是時相
李與辛遠菴各相結託而李公瑋為儀曹郎中往尚書遇郎中厚恣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爲常字而不官呼公乃案其廢法數咎責其墮郎中遽遷開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王下院公佯不知遂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減賢被寵能軒軀士大夫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牌如郡察印文改方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卽遣爾辱禍靡極矣優乃職但與新之盜劉六樓中原勢炎熾太監閹以侍郎陸完征之不能滅乃先行左右賞閹後曹又立監創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皆依違不絕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志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尙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公致仕何中書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語人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傳公來特煩于五曹蓋無事不爭爾崔公鏡曰鏡在南封部嘗與羅太常圭峯論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鏡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鏡謂傳公樸木人斯言殆激與及後乃深

嘆圭峯之智云

卷之十

周方

三十六

沈炤字文明嘉定人成化壬戌進士逆瑾時以刑科給事中按按潼關守將姚諫獄將行與同官數輩詣瑾皆列庭下炤獨昂首趨公所事瑾大聲曰此何物給事耶諫罪失機若勿故縱也時已逆知其誣矣至則與御史杜宏并太守郭任勸之二人畏瑾未敢決炤乃手攬獄辭拍案起曰吾終不能殺人以媚人遂罷去明日宏悟呼酒酣地曰願從死獄上瑾發怒趣縛諫詣闕殺之而下給事中獄杖幾死謫戍寧夏其後官漸起終不大顯然風節可概見矣

韓紹宗字裕後朝邑人成化□□進士嘗爲刑部主事有柯御史忠巡按直隸劾都指揮王章章故橫且多內援亦奏柯詔公往勸而章猶以守備謁謁道中公曰章犯人何得先謁勸官杖之途三十比勸之果如柯劾免官大同鎮守石太監岩與巡按都御史靈寶許公進各奏劾詔差公正官勘而公偕給事中達周御史某往乃獲石十大罪而許公無瑕袁欲輕罪許以稱石公曰逆理與法死不爲也一日許公以文移使

西園聞見錄 卷一〇

知府來白己事而公適他出袁同受其移公還謂曰如鎮守亦欲移二君何以分耶乃檄知府來曰都御史雖尊官人犯人耳可以文移朝廷勘官乎知縣抱移出門鎮守移果至門亦自返比獄成石獨奏公黨文職朝廷震怒以爲欺罔下都察院獄差司禮錦衣人理官勸於是許公卒以不避嫌疑左遷而公卒非黨濟寧之魯橋王婦人者挾妖以說人禍福多中也雖大夫士過亦往占之於是流入京師通近倖既敗下公訊公謂妖婦曰若所事果神使爲若所于我前卽賞若對曰妾神謂公正人不敢前耳遂論死詔憐其愚杖一百安遠侯某與都御史某惡奏下刑部有旨勿罪侯公屢奏侯賦十萬殺數十人乞繫獄勿宥不獲於是部尙書彭公曰郎中力窮矣乃奏曰唐文宗時有宗人適官租者詔赦之京兆尹持不赦夫郎中法官非京兆比侯所犯非通租比陛下遠宗堯舜此舉若文宗何然侯密于近倖故卒無法焉有某伯者出街一僧衝其引路引路捷僧僧奏伯下于獄有司追僧僧匿太監梁昉門僧也部尙書付公訊曰以一僧縲大臣有弗出綱紀解矣卒奏出僧而罰

之壽寧侯有犯官樊舉人某也樊因數代諸戚動爲奏狀常不實既而

卷之十

周方

三十七

公攝樊樊匿侯所諸貴皆與援公卒致之獄一日公門獲札子且悉惡且云必殺樊庶無後虞公卽呼樊來曰而何自聲其罪乎樊色動然不首公曰第實首有賞而死樊曰公神明也誦其禮甚習蓋樊以公不可觸故左其術以丐生耳樊于是得編戍于遼東弘治壬子公爲福建按察司副使比至司公曰按察職在糾察諸司有犯威得理焉先是三司內眷皆燕會公禁之他日都司夫人來飲司中公下獄將奏都司免冠求貨始已內讒自是革都御史魏公瀚左遷福建左布政使其子捷人于市公過見之卽移文取其子問狀魏夜逸之以歸有屠宰執強市肉者以告蓋鎮守陳太監舍人也公下之獄而捕其黨陳曰若等不知新韓副使乎皆械送之公而抵罪鎮中鄧太監某杖殺一吏御史按察使莫敢問公受吏家詞鄧以高燕款公而厚譽之徐曰何以處吏獄耶先捕行杖者得實則奏聞耳鄧曰大人將至此府捕人乎公笑而不答既出召福州三衛指揮曰府行杖者皆爾下軍餘明日捕不到毋復見我

矣比捕而鄧用策士之言使行杖者訴之巡按胡御史某胡果批訴于按察使鄧復以四百金買吏家口遂以吏病死而成獄泉州府通判楊珍與知縣高廷遂計奏及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詔差給事中郎中勘治歷歲不結蓋楊故吏部也於是付公治公一訊而定楊高皆免官福建額設海道副使一人奉勅專理海道蓋海中山下有甘泉海寇率竊泉以起禍故以福建三衛指揮更成海中衛然成者憚險莫肯往而當道者久亦不問比公代理出令曰職當按成不_三者有常刑乃徐渡海下衛諸失成者皆抵罪然是時海寇王某已聚眾劫海上矣公乃集兵伏要害而選李指揮牛千戶捕之寇曰韓公不去海道我輩不生且鎮守常深憾焉者也可因之以去於是以前金賂鎮守而以書遺牛李白韓公已受賄許我矣可無急也乃又計使鎮守並得其書鎮守即奏公受賄賄而公遂去海道奏下兵部都察院於是馬公文昇戴公璫奏曰副使韓紹宗剛廉有為此係賊人反間之言不信上曰是未幾丁張宜人憂歸矣明年朝覲有許給事某者復以鎮守奏事為言遂罷公

卷之十

剛方節

三十八

官蓋許先為舉人時嘗教書于公之同僚家頗緣為奸利公逐出之而馬公是時已自兵部轉吏部親知鎮守事者也然亦畏言官而從之矣國家典章惟朝覲罷去者不得申理時亦有辨訴如朱公瓚者皆獲直而公亦卒不辨也公天性剛明少輒異人既讀書日記千言不忘嘗墜于落水中見赤面長髯神人攜出水上蓋關將也今其家尚祀之許襄毅公進巡撫陝西時太監劉鄜持援恣橫公數禁之一日同舟泛水公摘發其惡因鄜不遜公乃奮擊之鄜墮水中張公壽華陰人鄉試中式性剛稜善執強直不隨太原俗故剛勁勇敢好謀善傾難治而榆次悍許特甚其人任俠使氣好勝耻屈長吏稍不平即羣聚而排之有陷其身家者不特罷官而已雖銓司亦以為憂公候銓京邸舍時榆次令缺有同舍生榆人也謂公曰舍長可令吾邑既而果令榆次同舍生設酒饌候賀公至大怒曰我為榆次令生為榆次人乃敢浸潤我令家人拉之地壽手杖之即徙居他舍治裝令家人荷兩擔壽杖而步至保定榆次丞遣夫騎迎公公亦杖却之至榆次丞不

當起夫騎迎令坐之法而視事獲殺人盜賊伏既明堂階左掘一坑埋盜至肩大挺碎其首死擁土為坟又右掘一坑埋不孝子母告之供實令不孝子買一棺來立杖殺之埋堂階右亦為坟左右累累焉相對曰張知縣今用大明律其法如此自是嚴刑峻法有犯痛治之不少假借榆民股栗公退食饗餐惡草九年一節成化二十二年行取自是榆次始可治初榆次郡俠苦公束縛不敢肆百計搜羅無得庚子鄉試檄壽外廉羣俠於赴省必由之途設計陷之求貌類公者偽為與馬拿蓋夫隸榮載皆如知縣前驅者一人至他縣大家謂主人曰今日榆次縣主至可得密室為館主人素聞公名盛饌以候前驅密曰縣主久清苦今乘此差欲假數日娛樂可備一歌者既而知縣至主人侍飲至更初從客謂知縣曰某有家樂暫令備一歌者既而知縣至主人侍飲至更初從白金十兩于地曰賞樂趨出知縣追問何人其人遠跪不前曰某里長也急起去知縣笑曰刁弟子明日知縣去主人不知其偽也適公受巡按檄勘事他邑由他途入省久之使告理科銀里長初故不服刑乃言

卷之十

剛方節

三十九

官問科銀何用曰知縣賞樂婦耳按察使疑之又以公入省未經此途計得其偽狀事乃白俠首捶死窮治其黨公至京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工部事涉內府權貴人多官請有權貴不知公也托公為攬頭地公對使者大罵手裂其帖曰今番且將就再來者我蚤朝面奏天子自然無敢請託者人以公刑人之狀呼為張扯鑽名聞孝皇一日上幸後山公巡視皇城刑人大內擊微御座上問之以張郎中刑人對上曰從渠扯鑽中使或謂公曰上在後山公乃大叫曰今日是何節令幸此何為中使驚走為郎中六年不遷致仕歸張少司馬海弘治戊申嘗為順天府丞時一中貴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廷下人人為公危而公自如弘治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概御史湯肅妄議朝政事連鄒公智下錦衣獄身親三木僅餘喘息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湯肅等往來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較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專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

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資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概却不受到官甫兩月廢政悉舉居無何暴病卒

胡參議瑋嘗爲處州府同知時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嘗以邑子爲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縉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引用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跡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疆執不欲附麗匪人故事中外餘二十年潦倒僅以一部伴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是乃無不足平生寡與即歸益事翰墨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郡守者雅知延禮郡彥于是諸郡彥共請公爲會偶其人被酒誅語公即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風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九終于家

卷之十

四十一

朱恭靖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適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二人欲去者二人託人喻意于公不聽但以己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令公再考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職業惟考察一事爲最重故臣自到任以來即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而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即罷臣別委一賢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又以南科無一人之去摘公爲私公又力辨此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義嚴正聲振朝堂即解官去公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

叢蘭字廷秀號平山文登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正德十四年武宗之南狩也至境上見公稽顙記公前任總制時過桑乾墮冰事屢形願問驛遞例有宴設多侈費求媚者公惟金酒卮一事餘皆磁漆進獻物視他部僅十一二逆彬數有讒言竟亦無他

彭澤字濟物號幸庵蘭州衛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部尚書嘗巡撫真定鄉有奄宦竊政或謂當附之澤即具一棺于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已准擬附諸棺矣卒無患

方良永字壽卿號松崖蒲田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蒞簡肅嘗爲廣東海北道副使時逆瑾用事外官至朝見畢必造私第至匍伏拜跪觀悅其意公入朝爲鴻臚官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向東揖瑾公竟趨出瑾已銜之至旅寓或勸公循例謁瑾公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瑾益怒及吏部擬公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奉旨此缺不係額役方良永這廝如何營謀補選著致仕去公自分忤瑾禍且叵測以得致仕爲望外謝恩即行然是缺實祖宗額設孝廟申詔必推補有風力者瑾之矯誣類此公既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想人命事者瑾欲因此中公遂奏遣錦衣衛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公恐驚動太淑人乃寓浙俟逮旅次已而周郎中時敏力明無罪公乃歸杜門不出絕口時事久之公同年黨瑾者語所知以瑾且悔

卷之十

四十一

促公一來公焚書不報庚午瑾誅乃起爲廣東按察使在職半年理冤滯繩貪墨摧豪右風裁凜然有朱御史者挾勢多爲不法獨心憚公假以殊禮且密令同官示以厚公意公竟發其奸御史坐奪官去爲浙江左布政司幸臣錢寧冒姓朱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其託者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于民公力諍之不得乃上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趨價益急公乃極疏寧罪其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尤當愛惜也寧出自賤氓甘爲廝養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例勢傾中外富擬于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爲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尙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以速不臣之罪有司追價急于星火或緣爲奸倍而又倍惟庸剝髓民不堪命相與赴愬于監司監司欲言而恐畏民庶吞聲而不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餽餉不斂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于此苟隱忍不言則已斂之財必入寧手而民心傷矣心傷

則本傷則枝幹凋瘵根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寧受異恩不思報効反取邦本而動搖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合無下臣疏以詔獄明正典刑為臣子悖逆之戒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二司將已斂鈔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侵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安邦本未搖猶可培植臣死且不朽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疏不下謀遣校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驚鈔者而自飾于上前乞下令散還前價公知寧必怨恨且中以禍又念太淑人春秋高遂決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復從中竟批不允且私授意以示無憾公曰是欲牢籠我耳復拜跪辭吏部覆題乃准致仕時朝廷政事大小多決于寧自公以下多詔事之公疏至聞者吐舌寧疑公有私書拘齎奏者至家啓篋搜之無所得遣尉來浙兼令偵公所為久之無所得及公抵家大理丞黃君鞏以書來賀曰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胆而束其手拔浙東西數百萬生靈垂死中而生之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外內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

卷之十

四十二

如朝露官爵如雨電不可無此一著聞者謂知言云
 周期雍字汝和寧州人弘治戊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正德癸酉嘗奉勅總戎兩廣宸濠久庇總兵項國郭勛欲招致公不欲納以嘗禮公以不敢越分位速天刑示諷濠厲聲曰郭總兵我朝名將不得以武弁待之公不答至廣竟劾勛罪狀閑住
 王公南墩孝廟時進士常為封丘令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為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者問知馬公文昇太宰治宅也公即停車執蒼頭下重鞭之曰汝主為名臣役民治第彼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勞而汝坐轡之乎因具奏或勸止又或謂得罪太宰任必不利公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及抵京與天下諸觀吏謁馬公馬公忽出席曰孰為封丘令乎賢哉愛國且愛我不然我安得聞過也因揖之千官一時回首公遂以最聞公即夢澤先生之父也
 陳讓字德光號雲軒嘉定人□□□進士歷官杭州知府時大理寺夏時正居家挾老姦持上下官短長強占孤山三賢堂并祀田民田力

奪選官給主夏銜之誣奏勸官朱守孚不察其為清白吏望厚賂欲妄加參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吾本為利民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參奏落職都御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聞郡吏民冤號攀戀不忍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入公門會赦復官病卒
 弘治中國戚張鶴齡時入禁宮侍宴太監何文鼎戒鶴齡曰祖宗有法非為內官入此門者許諸人斬之國舅無再入鶴齡不悛一日纒入侍文鼎仗劍立門外曰今日必誅鶴齡而使者密報上命收縛文鼎鶴齡既出上面訊文鼎曰汝內臣安能如此是誰主使文鼎曰主使者二人皇上亦無如之何上曰彼為何人而我無如之何文鼎曰孔子孟子上曰孔孟古之聖賢如何主使文鼎曰孔子孟著書教人為忠為孝臣自幼讀孔孟之書乃敢盡忠上怒命武士瓜擊之文鼎病瘡死
 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朝議軍國事弘治癸丑進士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需蠲集羣從怙勢橫甚

卷之十

四十三

悉以法裁之且語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某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故作奸者以薦陞南京刑部主事時逆瑾擅朝劉珣為守備部官咸修謁公獨不往機戶侵官銀累萬公擬盡本法御史阿瑾意劾失入廷中議皆直公阿瑾者竟抵罪進郎中陞廣西太平府知府郡乃邊荒土官雅不庭參公下令延見長撫以恩信而絕其私饋及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良久乃還子弟應嗣官者輒為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悅丁內艱補知寶慶約束岷府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初往武周朝岷王聞岷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旨必併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偽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無犯後王索民校急公曰先王初封校尉遍僉沙衝永寶四府今收回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奏錯知府當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擢江西副使時宸濠反有狀莫可言者公發憤上疏其略曰江西失火延燒萬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過及閩閩莊田所侵激民立案三司

官多受鈴束問刑參吏舉奏成案買辦漸行於遠府騷擾遠于窮鄉
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寧王自討護衛以來威勢日
盛乞戒諭止治其國內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行萬金間用事之大
臣奏公離間親親妖言誹謗逮捕甚急而公先已遷福建按察司因間
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數從獄中上書皆不報言官交章訟公
冤久之得減死戍遼東瀋陽中衛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凡四載濠反
書聞赦歸田里

屈泰字道隆華陰人屈公西溪侍御之弟也以吏員爲河南永城典史
流賊猖獗樵司發銀千兩屬君爲軍需方出其半賊至城陷盡焚之有
吏謀曰既焚無稽餘銀五百若通纂入完案誰則知之君厲色曰國家
多難又因爲利即子孫乞於市亦不爲此縣有國戚二張素橫遠近
趨媚君獨弗禮家衆人不平欲辱之一人曰渠西人素剛安肯甘受則
損威多事矣遂不敢動幸庵彭公總制河南檄公軍門供事論功奏陞
瀘州吏目欽賞金幣瀘士有吳子莫者常曰屈南衙不好士人獨與子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剛方

十四

莫因飲從容叩之南衙曰泰行素爲士人所輕動曰胥吏也泰仰之若
天日及泰遊歷四方見官於郡縣者貪殘汚巧中教奸詆善發財贖貨
動以萬計民有一怨言立亡身破家剝民之膏脂以媚權貴賢人君子
無如我何者百計凌之以張己威皆士人也泰又心疑之子莫不覺擊
几長嘆曰若此者視南衙取與不苟強禦不畏也奚啻瀾瀾哉

李公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母夢日入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
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爲
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常監三關招商用
法嚴多格勢人之求乙丑進員外郎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詳具
其集時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
敢問公獨上疏論壽寧壽寧想摘疏中有張氏字爲侵中宮昭聖大怒
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
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
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敢對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其

心無他實欲效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
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
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
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
朕姑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止奪俸三月正德改元丙
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八人壘亂朝政給事劉莊陶諧相繼論
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
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皇帝於
地下耳乃令公草奏疏入詔廷議其事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申變
瑾逆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
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
榜爲黨人公與焉降山西布政司經歷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羅
織公罪逮繫京師一日下錦衣獄公之內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公
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其力救瑾嬖人姜達亦爲申理乃得免放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

剛方

十五

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勅許舉聞重事振起古學
力變宿習褒節義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公
非其職職各起訟當路素忌公才名落職閉住謙辭曰臨官不讓云爾
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公耶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
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成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
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多忌之
而江西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許天子命大理寺卿燕忠體勸下公
廣信獄拷苦殊甚公不爲屈竟致閉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公
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
俊力救得免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
遷大梁病卒

盛公應期字斯徵吳江人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
臨福當孔道私舟爭利先進公束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寬以少
宰赴召時方封臨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也守臨旬乃聽得過公

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者蓋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歛
戰挾私貨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雙用事諸中貴想于廣廣固銜之
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來聞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
文誣奏公阻薦新船為大不敬詔逮錦衣獄請雲南安寧驛丞

周璽字天章弘治丙辰進士除吏科給事中擢禮科都諫迨武宗初服
逆瑾擅權惡璽直乃陞順天府丞責則抑之未幾同錦衣指揮楊玉勸
事赤縣玉者瑾之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
瑾族玉誣璽覲視近臣遂矯制付詔獄極其拷掠身無完膚弗少屈曰
吾死不足惜使忠義畏慎為可惜耳璽聞益憾之使創藉奪其勅命尋
卒於京邸璽伏誅用言官議還其官遣守臣諭祭併復其家世宗繼統

詔錄先朝守正被害之臣當道首以璽言遣官加恤典廢敘其嗣
顧璽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為開封知
府時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與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璽諫罷去
而王宏者尤諱璽廖出鎮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

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事為援矯詔逮至錦衣獄公抗言條
對一無所承事無已遣還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鑄三
階徒全州

曹瑀字仲玉桂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廣州知府時中官有奉命查
盤者勢灼甚或勸折節以免禍先生曰拙于奉承得禍必深吾能拙不
能巧也每事裁抑之乃欲重盤郡庫以洩憾先生抗言不從中官亦畏
沮終不能加之以害

余祐字子積號認齋鄱陽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初為刑
部主事正德戊辰動臣有爭鬪者公嘗置其案忤逆瑾劉瑾意落職瑾
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福州府愛人郵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
發為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為
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于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羣涕泣慰遣之
將以狀聞于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來請禱雨鎮守曰余
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

守慚愈媚伏思以傾公陰遣人搆于廉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
手也公行素高潔草草無所得則謔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不敬
之但好官亦無容慢我會選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任丁父憂未上服
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
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連錦衣獄請廣西南寧府同知
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
兩院爭可否平反冤獄按黜以巨贓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
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勅章有心慕乎古氣而失之偏公曰
偏則受之墓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

王軌字載卿江都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司禮太
監蕭敬家奴市猪隱私軌執而訊之忽健卒數十擁奪去敬以告尚書
侶鍾鍾笑曰乳積事知畏虎耶復權稅許聖關附敬者潛遣人伺其隙
三月無所得以復敬敬曰此官為國家盡心向者事亦其職也
何塘字梓夫號栢齋如皋人懷慶衛籍弘治辛酉河南解元壬戌進士

歷官右都御史諡文定初改庶吉士與修孝廟實錄成晉修撰逆瑾煽
虐烈燄如焚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跪見者公獨長揖瑾
怒亦不以贈頤之受贈者復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
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塘公知必不為瑾所容乃累疏謝病
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

李時東莞人以舉人弘治十六年知福寧州正德戊辰入覲逆瑾先期
嚇賄視藩省大小為差閩金三萬科州千李竟不與及秩滿憲長朱銜
舊憤加刑焉清軍道以多得軍丁為功民懼哭求救李曰汝輩第毋入
我請以身當之憲長雖怒甚而事竟寢

董建中字湯民弘治乙丑進士由行人為御史時值盜四作嬖人僭柄
朝有邪臣成臨爵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大謨
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璠崑山周廣表善刺奸雖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
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
之斷其苦麗有嫗與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即上疏曰閹人

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幾無敵聞人懼無益海軍涼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有聞人將之廣過任立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列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關閣室如掌大闢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書湯民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為盜趙越弟幸不死責賊詐為問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弘治辛酉應天解元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至正詹事諡文裕正德戊寅為國子監司業署監事奏黜不法典簿勢家子犯監規痛朴不貸嘉靖己丑充經筵官值公講展先送講章於內閣更竄數語公講畢奏講章詞義不決非臣原撰敢請無再易上是之公以面奏非舊章具疏認罪上宥之公復抗疏言經筵啓沃聖心雖百司庶府事皆得依經比義類陳庶無壅蔽奉旨諭延平府同知張翰宛平人弘治乙丑進士選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劉瑾當國內外

卷之十

四十八

重足而立公長揖不為屈一日會他所瑾不能堪拳擊公紗帽至籠其首公躍起擊瑾仆地左右亟扶之去人或危之公笑曰恨未殺此奴為國家除禍本耳亡何瑾敗公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致仕公所至有聲囊無餘俸蔭一子失其名今不知所在君子曰賊瑾羽翼成矣而先生擊之即此足奪其魄彼燒葱搗蒜者獨非天耶予每見都人士談及此事未嘗不推掌稱快

王公竝推揚時因歲飢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點權貴人權貴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有為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且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耶公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設遇此等事吾即如此處之怵利害而迂其計吾不為也

章文懿公懋為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教習諸士一日以王堂疏圖詩令諸士賦以試文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國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推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

應制觀燈詩公遂不肯賦疏入請官

建安李古冲太宰默庶吉士時有上三宰相書曰僕聞士遇而獲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取信于天子謨弼之臣今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願事有偏繫勢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昔孔明治蜀務集眾思廣忠益且下教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多矣又曰有能忠於國者亮免過矣僕謏昧鄙人豈曰能忠至慮忱効愚所不敢以小嫌自避則奉教于君子矣孟嘗君使楚將受象床登徒子懷德色而諍之曰吾得寶劍以獻也古之人樂于成人之善如此僕猥辱甄收此奔走啖吐之末豈不以德重岡陵義足淵沒然而旅進羣退依阿取容非執事所許也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執事聽之比者陛下降發中之詔修大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雋談矣昔二統不辭兩國之任且與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宜不為過侈然而外內諱然不決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為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子並拜而官掖乘五王並封而

卷之十

四十九

武氏橫相公不鑿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也君子之言愛也對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為說也夫是命也謂盡出上旨哉即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者伺上屬精倚毗遺者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適觀茲際遂託焉以逞以為是足以羈洩之矣觀其敘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先帝左右謬寵奸黨動及主紐濫爵一開使入柄遂入二五之手干命之禍幾至上崩雖其孽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先帝降號淫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勳舊而下而投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親記也詩云殷監不遠奈何弗慎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頃又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洵洵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讎已非旦夕頃見執事膺此懋典遂羣起側目謬生非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竊為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謂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覆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上春秋

長盛復有媒孽其事引據祖訓構貪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固今陛下仁聖樸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抵命之後此輩有妄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色難矣即有否也其構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變釀亂方自此耳為執事稿計不若守奉祖訓堅自避避決去就之圖諸所業思亦宜正言裁罷庶幾人人知吾謀國之心雖至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上足以結主心下足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僉壬之奸使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而後天下之事可為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時未獲命物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耳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註誤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夫咬咬易汚燒燒難合可不畏歟今執事動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永永無替奈何獲此而後為貽謀耶昔仲連說趙却秦軍平原持千金為壽連曰即有取者是市井之事連不忍為也後世稱播仲連之義且執事勤勞執與魯連茅土之錫孰與千金然執事猶且蔑之令聞廣譽豈有極也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獨時念國事

卷之十

方方

五十一

至此憂防甚重輒忘狂悖略其讚述謬稱縷縷之愚所持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默皇恐再拜按李公羣玉樓稿敘公之始入中秘也適先帝繼統之初迎戴諸臣並膺封爵公貽書三首相稱引古昔勸其力辭濫賞以杜權倖之門正誼謹言名動朝野然亦以是見忌改授兵曹即後竟以文貽禍

松江宋公瑛字克純正德乙丑舉進士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卓卓數言事都御史王文每請讓其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君嘗以疏請印於文文迎笑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之乃劾己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君君坐謫江西安祿縣典史天順初文誅起知大庾縣以才敏堪治繁劇調當塗未幾謝病歸日治丘園多時佳菊更改菊存優游數年卒公為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誑毀公公勸家人毋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置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而奈何以小怒隳之哉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柳氏子歸且謝

其父老其父老太慚

閣閣字向有臨清人登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世宗自藩邸入繼勅車騎由正陽門閣叩頭曰殿下未即位不得由天子門舉朝壯其言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以定策功進封伯又大賞迎扈諸臣閣言敘援立則威柄移私隨從則侍御驕恐累初政之美事遂寢以劾論大臣忤旨謫雲南蒙自縣丞是時史給事中道曹御史嘉俱由庶吉士一日言事並罷人稱館中三傑累官提學副使乞歸初與夏文愍公同官已夏入相謝弗與通又數年夏趨召再相過臨清造請竟引匿不出賦一章寄諷夏嘆息而去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塘期大用之塘始入京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為愕然

方公銳為司徒時耿公定向初登第謁公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即成進士耶耿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謂耿曰子即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

卷之十

方方

五十一

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毋洩耿乃揖謝教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敘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其嘗惡草而情固敦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萬凡人一隸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

剛方後

往行後

張 嶺	劉天和	吳廷舉
寇天敘 <small>二則</small>	艾 璞	雍 泰
牟 斌	曹 鳳	蔣 瑤
王 華	張敷華	張邦奇
牛 鳳	崔 銑	周 臣
李東陽	陳 壽	韓邦靖
吳 鼎	張 璿	毛 憲
汪應軫	胡東臯	羅 循
朱光霽	何景明	董 怡
楊茂元	李 翰	周 金
邢 寰	唐 龍	劉文煥
張 濂	劉 佐	王以旂
葉 信	劉淑湘	黨以平
謝汝儀	崔 桐	張 欽
林希元	柴 經	浦 欽
毛 澄	朱 裳	鄭 璠
徐 灝	郁 山	歐陽鐸
施 儒	王之垣	韓汝節
鄧 銳	倪宗嶽	屈 直
張 滂	桂 萼	霍 裕
聞淵淵	閻 溥	高叔嗣
陳 褒	江 潮	林 俊
劉 陽	陸 粲	鄭世威
陳九疇	朱 衡	龍 遂
陳 堯	王 儀	吳 達

卷之十一

目錄

唐 侃	全元立	陸 杰
張 澤	高 儀	鄭 曉
馮 岳	劉自強	蘇志仁
皇甫濂	石茂華	汪文輝
史朝賓	徐 枳	舒 化
陳 柏	郭應聘	吳文華
賀朝用	程 金	鄔景和
徐學謨 <small>二則</small>	吳 山	龔起鳳
王世懋	王世貞 <small>二則</small>	胡執禮
萬士和	郭文通	陳有年
劉壽嶠	陳鳳梧	徐 階
吳 顯	林騰蛟	陶承學
李 默	沈 鍊	周 鈺
顧應祥	吳 悌	王 鑾

卷之十一

目錄

雷 禮	李 淑	王邦瑞
江 珍	王 煥	李元陽
張 任	海 瑞	趙三聘
孫 植 <small>二則</small>	耿定力	許宗魯
魏學曾	王祖嫡	王錫爵
劉光濟	李 遷	陳以勤
周子義	馬自強	管志道
顏 鯨	張夢鯉	張 宙
潘士藻	周孔教	薛夢雷
李 蔭	王士魁	陶大年
趙用賢	劉應節	楊俊民
晉應槐	周季鳳	馬 卿
陳 儒	文 森	李紹賢
黃元恭	項 喬	張繼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閻仲寶 龐津 楊逢春

郭桂 孫重 范瑛

曾仲魁 余瓚 程廷策

劉重成 張賢 鄭舜臣

劉源清 沈璧 張時宜

黃勳 戴暉 張建節

崔建 尹端 張翼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目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一 內編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剛方後

往行後

張瑱字時峻號楓丘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為南京刑部郎中正德初劉瑾擅權適隆平侯張□祐卒無嗣弟姪爭襲奏行該司勘問賂瑾屬公公不可奪乃矯制取入刑曹陞興化知府瑾又以異香下諸郡賈賄公不報郡人戴大賓者弱冠及第瑾欲以姪女奪其舊聘屬公主之公復不應瑾怒甚遂摠隆平侯事落職當元日祝聖畢即微服東歸杜門謝客瑾伏誅起守南雄清操益勵甫一年陞江西參政去之日行李蕭然老稚泣送不忍捨立祠於庚嶺祀之時宸濠潛蓄異謀賄結中外諸臣陰使黨人王泰郭宇道意公正色拒之適藩災乘釁劫公賄權豎張雄輩謀罷公賴當道持之竟為奏釋時當述職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廷論公賢能宜加進異獲拜綵段羊酒之賜亦曠恩也遷本司布政使時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公拒之濠為掣肘因斥曰病風子乃戒其下慎勿干擾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之則棗梨薑瓜也公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耳臣子受命於君行止非人所能一時縉紳咸以鐵漢稱之濠忌終於妨己賂擢為南京光祿寺卿

劉天和字春和麻城人歷官兵部尚書諡莊襄初登第時與海內知名士結志實修無世俗華標態時逆瑾用事奇天和貌偉且偵知為同姓使人招之復啗以華秩天和竟不往已授南京禮部主事瑾誅改監察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實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有脅為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於衙飭諸司毋曲狗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端端請一切得自新公亦異其貌悔稍寬之而誘書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他時其程文為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從中道地堂誘書以其校卒稱詔逮公既就繫堂使所

親信惘嗚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
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為枳得不發壯者至拊挺行求堂欲殺之堂恐
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臂臂為盟護公所過傳舍
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前祕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
臣寧入鵬喉考推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中御史俱有言赦出為
金壇丞亡何進為其令堂之孽公也校卒挾重書一旦以琅璫至豺虎
交跡即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即就道無慘容

吳公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都御史屠瀟召見公甚溫
公請所事瀟曰順德有大錯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公謝
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出
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
監怒取金去汪御史器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己能者會公壞淫祠撤
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皆計斤兩
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瀟歷

卷之十一

陞左都御史為吏部尚書時公為令十年矣瀟循銜之僅遷成都同知
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弘治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
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
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師額外索取眾以為當出
於鹽法公力拒之疏請乞留備兩廣兵與之資因奏有旨取省帑解京
皆非正費不日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路瑾也又疏便宜事時瑾
已怒矣而公又劾岷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不法又發鎮守太監潘
忠二十罪忠亦許公瑾遂矯旨坐公枉道還鄉柳號吏部門外九日死
而復生主事宿汝忠營救乃成崖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
副使歷江西參政嘗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及將變常遣吏部
金曰巡撫孫燧宜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如吳廷舉切勿令其來
武宗駐蹕留都江彬鴟張所過率以重賄追于禍寇公天敘時為應天
府丞守臣亦諷公路之公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且
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公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公久無所得偵者

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為
若得禍謝豈可免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其他嬖倖亦因此斂跡若
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爾爾莫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公啓
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倖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
以是駕至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民亦不知病也

又云寇天敘為應天府丞時武宗南巡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為內
守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寇與
兵部尚書喬宇皆山西人軀體頗碩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撮坐
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寇伴為不
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為欵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
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奈何逕去
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之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卷之十一

正德二年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時艾璞為南直隸巡撫承勳悉以
還民勳戚且劾璞前勳非是劉瑾控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貴民
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為民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巡撫宣府參將
李傑不法部下狀准公公將參奏李跪堂前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
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栗傑乃諧公于時相暨科道
時相有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李傑一作李楷乃時相甥也既罷
日居章曲別墅不涉城市泰簡出入溫泉駕過章曲款語移時留詩云
寄與山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疏薦公
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公薦于劉瑾瑾公同鄉也詔復起公
為左副都御史董標江疊疏固辭弗允時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
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公憤悒
不樂或問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耳聞者吐舌已
瑾怨公不饒謝遂令致仕罰米千石束着有司促輸宣潘鐸諸人及
前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羣公罰米有
差公自是復居章曲日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曳杖撫童子徐步賦政或

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據景自詠于是田父羽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公亦或自謂與鬼神通後進或少之嗚呼非公將有沮於人使其志不獲盡行極於此而言耶抑其自信之篤人莫之知至於此而言耶甲戌公年八十旅人及鄉大夫請公入城稱壽公至童顏兒齒目爛爛射人咸謂遐算當越百度乃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卒時榻下若震震數聲胡故君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也嘗為江西按察司太原知府尹珍出遇公於途前驛緩避公召數珍珍起科樓衣上汚曰此豈失朝耶公曰汝毀裂朝廷體統猶敢假為侍言言非罪耶珍訴於朝詎以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衛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參政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執然曰秦政黨達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鬻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人抵罪諸察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乃大助耶如其知也存屠公情存朝廷法諸察漸退

卷之十一

車斌字益之以指揮領鎮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恆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寧侯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責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經履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澂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想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他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為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字斌不可而願與同列曰此存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原以失元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請成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博其守闕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闕賂陰喝斌令歸曲詳仍為闕納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贈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之金行及此矣蓋卑屋敝衣再遭遺恤怡若素

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正德丙寅以來聞人入黨擅權劉瑾尤肆毒內外稱為內相凡藩郡入京官必重賄方免禍曰方曰千方者萬金也千者千金也見則長跪稽首內相不為禮大中丞曹公鳳字名岐新蔡人以延綏巡撫回院公弘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諛阿禮不知賄事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內相公曰未見天子而先謁權宦耶不見瑾因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伴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耶公曰聖恩也瑾問曰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攝公出公歸即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勸天下錢糧以中士夫勤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泥爛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勸竟誣公賞布五百粟千石立限繫宗屬緩則將藉公家公亟盡鬻世產完報然瑾未解也公隱憂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朝廷遣官諭葬祭公嘗巡按江西潁州僉事某傲虐不職公將論之然僉事素善持人長短且嘗忤公而

卷之十一

穎新蔡又甚邇或謂公曰此易與誘宜寬之公曰身為風憲而避嫌不激濁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劾罷之一路肅然
蔣瑤字瑞卿歸安人□□□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諡恭靖正德初為揚州守宸濠反時武皇南征駐驛揚州扈從貴近橫肆要需遊擊將軍江彬負上所賜銅瓜先驅臨人以死氣餒燻灼特甚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紅練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為之大擾揚州公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幸臨之地缸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房若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公曰揚州大戶四個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繡女公曰揚州只有三個繡女江問今在何處公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為瑞應至徵欽北轅此種已經今止存其名也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異香異品產自

殊方者不可勝數即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無搢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搢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公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公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資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一身乃僅鳩供應之具羣小復橫斂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金黃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鯉魚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若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俯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曰汝真酸耶吾無須于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敢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尙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建之

卷之十一

周方俊

六

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改官故致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

張簡肅公敷華督漕入京諸閣用事者樂與結納因西涯浮梁二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二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二公強公不得已各報幣使者纒入內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日自敗乎其後劉公薦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爲耳

張文定公邦奇任吏時值閹瑾兄死朝大夫俱往弔文定獨不往乃作狐記以諷之諭月瑾敗友人曰子前記爲識耶
牛太常鳳爲吏部屬日錢寧用事常挾勢屬索吏人冀得吏代役厚賂公佛然錦衣居要官願爲羣小屬耶竟不與部中事無纖鉅必執例以

行家宰晉溪王公稱公爲執法吏武皇帝南巡公率僚衆抗疏諫詔杖之廷瀆死今上登極錄言者功陞公俸從四品己卯轉考工郎中公悉心采覈不爲毀譽亂其真宰白岩喬公一日出一帖云茲實錄刺得官者公視之曰諸固不能盡知中二人皆九年考滿陞級非速化者喬公大駭怒投帖者因命公詳覈之留者大半愈重益公
崔公銳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托公公不可竟出他手時劉瑾竊政囚戍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何公憺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宰宰張綏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銳尤甚調改吏部驗封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以惡銖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尙書曰爾謫仙也何苦爲此公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竟格姦

卷之十一

周方俊

七

賁朝廷臣五品以下廷跪時方酷暑臣憤甚挺跪日中遂死人共悼之嘉靖初詔復其家
李東陽當國時正德□年通鑑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銜之

陳司寇壽嘗巡撫陝西陝西兵荒之後民兵散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姪鎧估勢以逞權剝削無厭禍且及士大夫家人人重足立時楊公一清當國謂必得忠鯁經去就者制之乃薦公時堂稱旨造紙旣帳惺數百間科價數十萬兩公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數萬兩欲輸內權貴檄所司留以備賑仍戒論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于所估者欲圖中傷公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司寇少故貧落落自豪嘗從醫閩賀先生學所養益遽三舉不遇乃遇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積二年仗劍歸遼左理舊業乃登進士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勅令鈴束臺官不得妄言朝政時公爲南臺副都御史開讀舉公正色論十三道曰言路其可閉乎時言官之氣恃以

益壯

韓邦靖字汝慶朝邑人號五泉子蓮峯先生紹宗之子也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參議初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千庫監收庫官官不為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官官怒給曰部尚書至因起敬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與庫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與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兼收黑審廠官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願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

吳鼎字維新錢塘人正德進士歷廣西參議初為臨淮令時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者貴人道臨准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饋不贏中貴人大歎望憤語呼挺君銳身先民吏當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獄一歲所廷議白君還治

張璿字仲齊號恆山晉州人孝廟甲子解元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巡察陝西先是巡撫張鳳任情虐下公劾之宰執有欲庇之者公再疏其言劾之非文移之謬宰執雖怒鳳竟罷去左轄姜洪廉正人也不能詔事舊按陸姓者陸遂劾其年邁昏妄公力與白之朝論爭傳其疏嘉靖初年之建四郊也璿時為御史協諸御史萬公鎧上陳忤旨奪俸南禮部侍郎黃綰侍寵貪污為御史張寅劾之黃即奏辨且陳議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上心寅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院勘焉尚書某謂黃背實有字非罔也公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始欲求美官今幸免國法不能抑彼尚欲誣正人乎尚書默然公得薄謫方相臣張孚敬觀政大理也建議大禮張以書示公公謂廷尉鄭公岳曰張言未可誣也自是乘用遂感公為知己且示欲顯薦用意公因善辭之自後吏曹推山西巡撫北臺副僉大理卿河道侍郎凡屢疏俱不果用張相既罷而李公時繼之嘗出送王太宰瓊文中有大德大才大公之語公乃笑而弗言李殊有愧色及入相而貪聲著公薄之因與絕交云給事中徐俊民黃侍郎鄉人也深恨發黃之奸劾公不能捕盜答捷

軍官疏入李陰喜其合己蓋自是公歸矣
毛憲字式之武進人任給事中武皇帝狩回賜文臣武階綉綺使製式服以迎有爭以為榮者憲獨納還歸鄉足不及公門
汪象憲應軫嘗為泗州知府武宗南巡至泗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名公妻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間募桑婦十餘人尙蒙納之宮中俾受寵專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胡中丞東舉撫鄆陽有武將以賂營求者公呼至諭之曰貪必受爾賄矣刻必禍爾職矣非巧人則害己汝何為焉杖數十遣之大冢辛唐公龍曰胡公此事甚痛快人心然非公不能也及總內臺實輔臣張公孚敬重公之宿望因首薦之欲公德己公自朝會與眾共見外未嘗一私謁之但有所屬亦不受焉或諷之公曰吾生平不能辨奸以與人况為朝廷官其去留在朝廷耳而阿屈以求容所不為也張公因憾之會公自陳從中准致任人嘗以此少張公之量而直公之節云
羅憲副循為武選郎中日逆瑾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

卷之十一

用方錄

九

卷之十一

用方錄

九

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公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為內降非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啓伴門廢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等二十餘為瑾爪牙府君寵其管事尚書王敞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爾老悖獨不知張某可用耶敞曰郎中為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為敞請曰幸無怒即便奏矣敞歸召公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受禍汝獨免乎即濡筆讓奏公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者二十餘人投公公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為奏上當是時瑾氣焰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楮冀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書囁入部口攝攝向公索初奏上之以脫己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也瑾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公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雲南蒙化人正德癸卯舉人歷官西安府同知初授重慶府通判有僉事發銀買簪時公視府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慚而寢陞錦州知州州多勢

豪私役州民乃其常俗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尚書家人徽州夫裁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開獄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裁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故其為正直不阿遂累為臺臣所嘉云

何憲副景明性高潔不妄交游為中書日錢寧欲交羅先生問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汗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怒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宜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購之棺謂可結縲紳者誰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為受汚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購金斂之竟却其棺後督學關中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諸參隨遇二司不下馬先生執參隨者捷於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皆欲避矣

卷之十一

刑部

十一

董少廷尉怡在刑部日逆瑾于政凡復命者必往謁公恤刑浙江還既不住又無所路大拂其意乃據公論限罰米二百石餉邊久之以吏部薦為大理少卿時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狂道陶給事中諧劾瑾請成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以奏獻忤瑾意奪俸者屢矣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因及公獲謂驟遷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疏略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二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于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著在令甲如臣循資遷轉者蓋嘗有之而言者以為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詔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為賚綠臣實冤之臣身為法官既不能誅罰元惡又不能免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銓曹覈臣推舉事由明臣心跡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於後世即死無憾矣事下吏部不報辛丑四月今上即位覃恩詔以章服閒居歲有薦辟皆辭不行

楊少司寇茂元為廣西參政日逆瑾差御史孫迪查盤廣西布政司庫各道皆措銀千兩以餽瑾茂元若罔聞同鄉謝迪嘗諷言無千金難免極枯之禍蓋審圖之對曰千金之餽非盜官帑則剝民脂以此自教是畏無妄之災而犯有名之律謹將益深謂之智可乎故誓死不為四年夏吏部擬陞江西右布政使瑾偽旨令致仕乃書寄其子曰乃昔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得之喜可知矣即買舟歸

李大司徒瀚嘗以右副都御史董濬時榮王由運河之國戶部恐其妨鑲運奏令各船分行兩河貴璫冀得賂動輒阻過公適會議北上過天津遇王舟朝見司儀如陛前贊禮公止四拜即與且啓王嚴飭侍從勿阻遇運舟王聽納自是始不擾運官軍稱快徵為左都副御史中官楊鎮帖勢驕販私鹽舟車相屬於道事聞逆瑾乃奏檄南都重臣按厥事守備貴璫劉環樓為己有同事者匿諱比命御史督之方檄諸省償銀瑾以諷臺長語塞公厲辭以對眾為股栗瑾隨奏遣公往欲中傷公往仍令邸出所獲并劾落其職守餘咸不論時論壯之

卷之十一

刑部

十一

周襄敏公金嘗巡撫保定時真定巡撫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統聲驚以邑令謀己欲杖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己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往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庇其屬為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辯廷諭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于巡撫為同事而臺長又于公僚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為崖異立曉曉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為辨阿此蓋所難者

邢寰字伯宇黃安人行方識卓以進士授給事中好直諫上嘗呼曰酸子禁中有舉動輒問中常侍曰邢酸子得無知之乎上一日命駕欲遠狩寰伏五鳳樓前遮留上稱知之從後載門徑出尋謫廣德州判官遷南昌知府與賢別盡萬口頌之以病卒於官

唐公龍字虞佐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諡文襄嘗以御史巡按雲南時中官錢寧為雲南臨安人藉勢肆虐賣官鬻獄嚴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授莫敢弗應金齒參將盧和為其義父挾仇恨死四平民強奪生員妻擬斬已定錢寧為和奏辨勘脫承差致書於公公堂

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折審錄官之語而曳和以加刑具九罪下獄同事諸公亟稱曰中流砥柱然此寢不帖席矣土官鳳朝明者以被奏許不得承襲厚賂錢寧不下十數萬為黨言臨武將許遷誘文職文案具矣公至駁還原案客有為朝明作說者曰道長直難得鳳家持萬金半年不得入龍正色曰即十萬金亦一芥耳此言何為至乎其人愧而去劉公文煥嘗知東昌府時大將軍彬導天子南巡江漢蓋彬日侍帷幄一切奏白盡從之貴震天下諸所過郡縣賄累巨萬長跪稽首始得免公嘆曰文煥守此地乃不能邀還車駕惠解困瘁亦已矣奈何割下禮媚權貴哉吾不習是也彬大怒繫置之至揚州有李提督者彬親信之謂公曰知府寧不知大將軍尊重今天下第一一人乎可亟圖之不則叵測公第張目熟視不為應然提督心實壯之乃為白遣之彬怒且未休曰知府不稱東昌遂調夔州

張深字景州生而秀朗弱冠以正德辛未進士知建平二年稱職待詔考功先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游建平檄深與之徭不聽而深

卷之十一

刑方後

十二

所禽治邑豪復交構其間于是洪論深情願職改廣昌深乃上書訟洪違憲網聽請寄預平徭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轢下僚洪坐削籍深改廣昌如故尋遷主客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怨以處哈密事劾澤納幣啓釁欲寘之法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嘗討流賊有功時議多有澤第以瓊故莫敢爭深獨抗言澤以功受誅此後誰復任者因言於閣部大臣會瓊遣其屬儲洵持牒邀深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也事成有顯擢深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利國家端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豈宋屈已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專獨澤變起倉卒微陳李邊人且為魚肉奈何並罪之公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為謝王公毋巧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採之者皆得釋深之力也尋改儀制司精膳員外嘉靖甲申議稱孝宗皇伯考深與諸臣哭諫上怒悉繫詔獄於是深以杖死年三十有八深未死猶力割草蔬數千萬言大要主為人後者為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聞者傷

之隆慶改元贈太常少卿深生平慷慨尚氣節見義勇不顧其身嘗言唯吳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

劉佐字以道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成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報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人傳某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偽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即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况爾偽奴乃欲弋利乎叱侍人縛于廷下杖數十亡賴子杖罪遂至於法矣

王以游字士昭號石岡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諡襄敏嘗為御史巡按河南方有事鄉試六月江西宸濠叛河南鎮守閻劉環宸濠黨也陰約為應乃倡議罷試公徐與閻言各省鄉試月日定自聖祖江西去汴遠濠旋撲滅河南罷試與事無關宜如故環又傳武廟親征道自汴出輒下牒取藩藏銀四萬兩稱備供應諸司莫能制邀公會議檮臺者業已漫應公執不可謂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緩然天子御

卷之十一

刑方後

十三

六龍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擬駕出發公藏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罪叵測環沮庚辰正月環逮詔公同三司籍環僉曰往時若聽取藏銀今將奈何

葉信字○○○○人○○○○進士歷官泉州守當○○○○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闖者入據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俯伏闖從几傍徐起答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就府舍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問至校逮從闖廷斃杖下闖則自縛答以為常于是所至府無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令四徒肩輿入闖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公大怒自道上令回輿南面停而答丞以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焉改色者闖大沮下塔而迎公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公取庫金滿千遣吏齎記與之闖又大恐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府聞之稍稍梗闖闖中闖勢大衰息公倡之也始公為工部時同舍郎某以墨聞公從之飲醉沃手先同舍郎次公公

叱奉盆者曰是水汚吾手同舍郎故善諸闖至是乃竟構公自泉從蠻
微竟敗公於思南而公當付大理時以抗禮忤逆瑾瑾銜之誣公罪矯
詔杖公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再三起僅獲守泉此在他人宜廢食矣而
公健之愈力此其嫉邪而羞忍耻不見於公倪倪出人下用俸以易一
羣太守也謂不出天性哉

劉淑湘字養忠麻城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順天府尹
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廂坊當戶役遂籍北平為北京民年需
原籍幫銀有司年徵銀解戶部發府給富民曰供廂坊役云十五年福
建解銀六千有奇到部部發府曰給富戶府之僚及胥亦曰合給富戶
養忠曰富戶何名給若是銀也胥曰例富戶亦告曰例養忠曰何例胥
曰年承行矣久即為例養忠曰國初土著民寡富戶供坊廂役費需實
繁原籍幫供實宜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民同間役供費
與土著民又同凡其役費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撥畝均出供費何
富戶獨得若是幫銀也胥語塞僚曰銀給富戶乃無後虞養忠曰何虞

卷之十一

周方俊

十四

僚不答蓋僚媼大臣通富戶賂大臣求必給銀大臣恃權迫養忠養忠
不憚下兩縣數年供需費銀著籍數實費不什一著例曰季數費季給
銀富民無從得給銀矣時有輪粟生周積實養忠親駭于也富戶夏昇
兄夏最隸東廠主書禍福口出投二百金餌周積實曰為囑尹周積故
不識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叱出夏昇告東廠逮周積備毒刑訊曰必
言尹與知謀乃免死積曰尹實不知願自死大臣嗾東廠攀尹家童與
知謀連玷養忠養忠憤曰權奸敢爾遂訴大臣囑託納贖十事上知養
忠言實欲兩全乃詔不問養忠家童玷大臣贓跡亦寢獨謂養忠計大
臣罷養忠出詔獄致仕到家踰年卒

黨以平字守衡禹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嘗為戶部主事
時閹宦用事公屢現其怒太倉巨闖李宣乾沒糧儲公發其事及入奏
武宗跪而欲言有扶保者勸之起改馬監收錢又革諸闖分例賣抵解
紅花子每一石止用銀六七錢例須出銀二十四兩公令解戶收納本
色諸闖不收別以酒肉貽金饋公公却之知公欲奏懼乃肯收覽頭者

勢家人積年罔利虧國損民東廠太監張銳之甥郭金錢等之僕胡泰
共騙元城解戶銀不納公如例監追變產銳等怒使三校日夜踪跡公
戶書恐令赴銳等謝罪公不往竟亦不害武宗親收家將朱乾等六百
名直入臺憲廠取馬革去公禁之責發兵馬司獄提督太監江彬面奏
朱乾率數十人執公至豹房彬又奏上上方寢語曰小事放他罷日暎
一巨闖傳旨這官且回明日聽候發落閉門待死罪三日事寢丙戌春
擬陞光祿大夫秦公亟為公喜公曰往見宋少卿以鵠卵不備為內臣
窮辱某不為也秦公喏曰余昔在此十一年求之不得爾乃薄之耶豕
宰廖公招公相見公避嫌不往廖益重之

謝汝儀字國正號果庵鄞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按察使嘗病文文
山以道生佛生名其子可知其為人初為餘干令禁梨園淫樂一日上
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為戲公不應當道重之

崔桐字來鳳海門人貢入南太學正德丙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編修諫武廟南巡詔跪午門外五日廷杖奪俸嘉靖初錄諫

卷之十一

周方俊

十五

南巡諸臣加俸一級三年伏闕諫大禮復逮詔獄廷杖明年以武宗實
錄成進侍讀六年外補湖廣參議陞按察使副使提督學校尋改禮部
左侍郎會推吏部中飛語致仕桐清忠耿介不苟狗榮進嘗自敘曰奉
職太愚自處太高摻持太執語言太直又曰薑桂之性不受變于酸甜
所言如其為人

正德丁卯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
公欽閉門不納扣馬諫阻疏凡三上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
報聖駕已到昌平州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係非小或欲親征北
虜必有詔下廷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信聖
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會分守居庸關
指揮孫壘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松欲赴昌平候駕欽止之曰今日
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旨宣外內
分守官孫壘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奉壘書并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
之收其肩鑰手自持誓曰此我皇家後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

不得入回報武宗即回鑾德昌平而還轉邦靖西巡歌曰去年天子建
行宮今日榆林駐六龍聞得此關張御史曾回聖駕在居庸蓋記實也
林希元字茂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初授南京大理
寺評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譚魯者有所私問斷不關法司已而問者
家訟冤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折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
理平允者今御史自受理非成法有駁譚請史詹林二御史為解不從
屬堂官為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雲
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鉞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以相勸免而舒
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足可救時公至泗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
柴經字秀常號松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南右副都御史甲申
為廣東按察使涓厓霍公謂前使追復梁氏所據憲司池為非力請歸
梁而公不可雖忤涓厓以素知其賢且常薦之亦莫之憾也
浦敏字汝器嘉定正德丁丑進士初知洪洞縣嘉靖改元召入為監察

卷之十一

周方俊

十六

御史強直敢言以廷議大禮及疏論尚書林俊陶瑛已徵不宜中輟內
臣秦文已譴不宜復用武定侯勛貪恣無忌請收其兵柄皆忤旨奪俸
己念母老乞歸終養七年起掌河南道事時居京察執法不阿失執政
意罷去後七年臺省文章論薦再起出按陝西以疏救御史楊爵被逮
秦民奔走相弔如失父母下詔獄與爵同室獄吏頗侵之爵不能平鉞
謂曰內文明外柔順此其時矣鉞為御史二十六年再舉再起百折不
回卒死于獄

毛文簡公澄為大宗伯逆濠未反時奏欲撫按諸臣朝夕進見有請公
奉行公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偽為孝行脅鎮巡請旌表公覆奏孝經
諸侯之孝云云謂今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罷濠與其黨甚怨之公如
弗知也已卯春賜大紅蟒衣一襲玉帶一圍先是二品賜玉者三人公
與焉左右不悅公者匿弗與至是駕自西旋將郊公當導駕度弗能終
匿乃始出之及逆既獲武宗駐蹕通州朝制宗室有罪下諸王府議然
後告廟行之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召文武羣臣出會議公正

色云前有宸濠朕自有處置之旨必發書告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
草成獄奸彬在列為之吐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公言為據論者謂當
是時羣奸竊柄且握重兵人人自危而公議不少沮可以為朝廷重矣
世宗皇帝初繼大統尋奉昭聖皇太后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
一人為劉鎮撫某女故宦官某族人也故中人多助給事中底蘊以告
公稽武選貼黃而信即具奏上俄有左順門議事之旨公意其為此磨
貼黃以進其事遂止

朱裳嘗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人伴奏討司徒石公曰爾
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鑿構下詔獄君抗疏
曰朝廷設御史齊民畜貓捕鼠若貓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鑿入
罪王始得從輕刑又諫止南巡數變人焚惑禍之庚辰出知鞏昌晉浙
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右轄兩為副都治河建牙於濟己亥夏五
卒於官君性淳篤朴直斤斤懇懇御史王璜按浙辟不畏勢浙有重人
冤之璜罷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真御史也重人慚

卷之十一

周方俊

十七

鄭太守璠知瑞州日逆濠以親藩怙寵腹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
聞濠利其財遣校尉持偽券責償公密令抗而毀之一無所得乃謀而
如公懇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于郡吏耶某固靖民者華林幸輯而
敢激彼使變乎濠聞恚甚欲致公以洩其怒公峻絕不為所動又喻象
賢者以非法忤濠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智竭不得
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抑復何言當臥視
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傍徨若失父母乃建祠食像事之

徐灝字希道號龍山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臨江知府為刑部主
事日蘭谿唐公為少宰延訪天下奇士士多推轂徐君者唐公就見君
驟問貴難于君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在焉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在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
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為難奚其確乎
郁山字子靜號木軒正德辛巳進士歷官温州知府嘗令鹽海鄉大夫

有改吏曹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囑之禮如常衆嘆服不敢
干以私嘗守温州命下所善朝士馳說曰溫城故號樂土乃今事多掣
肘而君又不諧世謂此所謂持方枘納圓鑿者願君辭毋行公曰不然
吾聞盤根錯節利器斯見坦途安道跛足能行吾此將以自卜矣而使
吾辭其難後來繼吾者又辭其難則溫寧當卒無守哉遂趣行是時元
輔張公雖歸天子備用之意未衰而張公又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
爭趨俛眉承睫不可形容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
賜賚綸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工勞若倦
極嗷嗷無所呼天公既委曲斟酌歸于節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
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公獨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子孫公今移幾
何家匝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朝嘗稱伊傅周
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願出蕭何李坑下也張公怒作色公不
顧而出地亦迄不再廣或謂張相國曰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
半生甫得一郡而與君相抗有如他日相國整君得無少非計耶公笑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周方俊

十八

而答曰夫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
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繼浮榮者哉而公雖面折張公然
既退即絕口不出一言嘗與同列晏坐有一二素附張公者阿公意故
數詆訾其短爲謔笑具公正色曰君何不存大體效兒女子暗中反唇
而又過當吾睹此公天性峭直心無城府山川猶可以爲善其遂犯盛
滿之戒滅挹損之風沉溺昏迷不自鏡見正緣人承奉之故耳假令吾
修能共持直道相左右者亦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徵受風言又
自害公將疏劾之既而廉知其故乃大悔悟因更以才賢薦矣
歐陽恭簡公鐸字崇道秦和人嘗守延平郡中有居司禮者曰蕭敬外
謬爲恭謹而羣從子弟多丞郎提帥所從舍人子居居暴橫時強買民
田而遺其賦列肆楮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徒竄公歸賦
于蕭氏曰復爾我盡汝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僕殺人狀立決無所從
舍舍人子憤跳之司禮所譏公司禮大恨曰及我伴也而魚肉我一旦
失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爲提騎遠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

劇改調守福州公嘆曰彼固有大瑞在將置我棄也竟投劾歸部因檄
公上公上而填福福尚瑞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奈桑梓何吾
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
其客咸徧公弗爲市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惠使韓委肉郡庭而去公
陽喜謂諸生尚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尚益不自得會
迎春公又創其晏劇尚益悲因謁次庭詰公公不爲動尚至尚出僭悖
之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爲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遂
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爲公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
民爲府君持若錄而棄矣客大懼交關以解而公益自勵爲苦節尚廉
得公狀自愧因落桌諸公以謝

施憲副儒在惠潮日有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橫甚以言事得
黨于親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即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
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憚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且以新貴人手
書至啗之美官竟有文潮之民所以無黨而實陳于法者公也明年遂
落職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周方俊

十九

王公之垣嘗巡撫湖廣時奸人何心隱亡命爲俠竄姓名講學中公受
詔緝捕斃之獄其黨爲稱冤公請覆勸優詔不許譚乃定某邑舉人某
坐毆縣官徧徵外緝紳多爲居間者公無少徇人謂公執法顛固近世
罕比云
正德末韓汝節爲浙江按察僉事廉勤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
人如茶筍鱗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
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
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
且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尋
邵康僖公銳魁禮闈逆瑾虐餒方熾同年多請往謁公毅然却之曰可
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貴自銳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椿爲狀元亦
不往輿論並高之

倪宗嶽字鎮卿濮州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初授山西道御史伏闕諫

大禮廷杖尋出按真定綜覈有司墨吏望風解綬偶痰疾不治巡撫某不職自至視病宗嶽出袖中疏草視曰吾欲露章彈公今不能矣請公更絃而治福此畿南生靈遂卒

屈公直正德丁卯為浙江按察使時司禮監巨璫劉籍故都御史錢公鉞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矣鎮守劉公謂公曰劉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至果怙勢作威欲三司跪謁公率眾不屈劉璫怒甚眾懼莫敢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即改容曰憲長好人援公手揖眾人坐謂公既不謝劉怒又不瀆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也乞寬三月事尙爾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
張滂字應霖長洲人折節讀書十上春官不遇乃拜台州理官于都門嘗排闥見按浙龐御史尙鵬識者方之不疑之論暴公子云家累不將單車入郡觀察使者委以訟牒而名犯其諱入而作色曰理官與囚名

卷之十一

東方使

二十

伍豈有意辱之耶使者引咎謝之其不為屈志媚上多類此

桂文襄公專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徇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請避之公亦辭官去

霍文敏公韜嘉靖庚寅兩郊議公援古義遵祖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官及夏給事中言論辨得失世皇見公執議不回溫旨下諭公執愈堅夏遂以公所移書上之謂有指斥因下公獄章聖太后深知公忠為之內解會天雨霖三日晝晦武庫震動世皇大悟宥公天驟開霽人以爲忠誠所感署吏部日夏閣老言屢囑私人于江家宰悉為公所報沮銜恨愈深因府尹劉淑相發夏言職私夏疏辨論劉不當遊銀山暗波及公而盧庶吉禮李給事充燭胡御史守忠等聽夏指使先後誣捏論公賴世皇知公不為惑夏憾不已值南禮尙缺夏遂謂公資望當補蓋擠之出也先是六科臣途遇南六卿馬公聚會議相與敵禮歲時拜萬歲牌進表箋俱乘馬突儀仗鼓未嚴時則大宗伯朝服指笏送茶每季終六卿具職名手本送科註銷公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為甚而指笏送茶

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諸施為建白若拜牌更十二拜之禮制帛嚴導送之儀擬差小九卿之進箋議革小京堂之用稽察百執事之拜孝陵論劾劉監丞之衝儀仗此皆關係禮儀之大者禁送喪之設燕飲絕婦女之入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學社散僧尼表忠節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禁諸司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宿私衙查坊長之供辦酒席省地方之債債卓椅革樂工之日辦茶果核開讀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崔文敏有云渭厓南都舉動真禮部尙書也有富家廣置宅舍假住縉紳不責賃租而巧局取厚利公移文南憲院查沒以建官舍南人快之有謫任言官官箴大戾而資緣復官有行取大尹不堪風憲擢補吏部有文選郎中賄復寫本丞差俱持冰山千紀者公併疏論劾儉縮首公蒞南都二載風望凜然羣小斂戢豪勢震懾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頌霍公霍公云是時土木煩興工費靡極公轉官僚遂進東宮聖功圖以諷雖未奉俞旨然以納忠不罪也

卷之十一

東方使

二十一

聞莊簡公淵拜吏部尙書竊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為尙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己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見天官一人耳安得二人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公無讓三君子云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狀跽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為他人持羔雁布諸郎門惡用此于是諸郎端端皆為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尙書必欲罷郎中願免尙書以謝御史上以公辭直議格嘗為應天府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藉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為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然之張公謁公曰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欲對說以結主

知及張桂召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公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遊張李自此嫌公矣

閻溥字公甫興平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浙江副使先是臺中申飭憲度率由舊章謂郡牧臺史先時按見有制凡庭參止長揖不屈膝今靡不自振矣令下復故一時列郡觀望可否公曰是何疑哉台史郡牧皆人臣也憲度具在余惟執禮以過越分媚人吾恥爲之徑揖不顧台史陽加獎善陰排于同列羣議煽拂鬱而未揚乃聞其去郡擲推絲髮交關攻擊銓衡軒輊擬議居間而自樹者顧多賞譽公乃擲不校浩然賦歸

高淑嗣字子業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按察使嘗錢送中丞巡撫于江之許藩臬同僚曰盍遠詣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舟返竟不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顧吏曰盍姑遲待之

陳衰字邦進寧德人嘉靖甲申以進士選御史語同列曰吾儕宜直言

卷之十一

剛方

二十二

以裨國于是疏劾胡侍郎提督大同逗留疏立獻廟疏廖冢宰私閣臣所親因乞終養十餘年起復巡按江西相公夏言欲毀民居以益園上書諷以鶴湖之變幾至滅族相公方締魚水之權當念子孫之福人危之衰曰言寧危一身忍見百家難折之慘羣羣嘆曰陳衰上言忤旨相真御史也

江公潮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至數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福達操重資通匿他所所以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寅名入京夜時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勛貽書山西使者爲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疏陳福達罪狀並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亂階罪當誅不誅助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黨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己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爲永嘉公知公不能屈卒從未減議罷去公官

林公俊在嘉靖初嘗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鳳陽以科斂匠作財物及御史參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資錄內降差校尉李鳳陽等付鎮撫司問理公遠執法奏不違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又奏言奉詔則違法守法則違詔臣等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公而鳳陽乞改錦衣獄公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遂不可留矣

劉陽字一舒安福人嘉靖四年鄉試授陽山令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天威巨測衆洶洶歸過先生先生曰即有請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既授疏猶侈然當導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語

陸燦字子餘一字俊明號貞山吳縣人嘉靖丙戌會魁改庶吉士歷官給事中初入館詔簡五人供史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

卷之十一

剛方

二十三

輿情駭異故事所無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人銜之故有是命

鄭少寇世威嘗僉江西臬適貴溪夏相國方召入兩臺藩臬詣第修謁率由掖門進公呼閣者叱之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踰階而旁趨還吾刺去耳聞者錯愕關中門公方入汪巡撫玄錫偕夏有事上清宮以祝釐爲名藩臬皆從視祝辭爲相君祈胤耳佛然語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竟拂衣出比疏聞強公署名公不應夏固已恚公頃之公轉參浙藩適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諸大夫郊迎公獨否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意固覲諸大夫來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公愈憾公不置甲戌公復以臬副蒞江西是時分宜代夏柄國勢張甚族黨競豪所司不敢問公報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傳巡撫某憾于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揮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頃會歲視公估平直鬻田賑飢熊持嚴手書來冀減公不爲動竟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分宜銜公甚于貴溪矣當嘉靖季相

權重能于奪生殺人士孤媚纖趨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官兩相臣鄉獨
矯矯持丰裁即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事習公
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為難辛亥遷蜀參政公念分宜父子終整已遂投
劾歸之歸且十年而分宜敗中外文章薦公丙寅起南京通政

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于時總制西事尚書
彭澤當軸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番擬陷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求
中國而再扼于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
臣有憾于楊彭二公陰嗾險人陳邊計租間說謂番寇暴哈密論陷

職自九疇起釁因得連坐楊彭二公于是下九疇獄擬大辟胡端敏昌
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
事詳辨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豈我將巡撫都御史殺來
償回子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邊楊彭二公免于逮

朱公銜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嘗令婺源而才
能大展所修舉與除尤衆聲名日進故太宰汪公鉉家在婺源邑有御
西 漢 周 見 錄 卷之十一 周方俊 二十四

史行臺太宰以居第近從使者請使者命公公執不可使者不能奪也
太宰之子納婦假間置酒召客公聞樂聲而愕命遷之太宰聞不樂
而薦書日至無以中公當入補台諫太宰修却罷勿召霍文敏公力主
之乃擢刑部主事時貴溪公柄政重公才器欲引入銓司公避不敢當
以某公代宗伯欲撤試南宮預謝不往其後貴溪公敗某公以黨諛而
擢相二子並第舉主並超擢相子者與公同經識者服公為大司空時
議建橋廟江陵相君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
難處且近日上所欲為某多已從容挽回此等與作未甚有損可少將
順也對曰某與老先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變為事機在挽回部臣以
守官為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
龍遂字良卿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為給事中與分宜忤請三十年稍
遷貴州僉事飭兵思南思南人聞公直臣畏之公以德懷懷若淑者而
度其悍者得苗酋吳思致之理事聞賜金帛會御史董君大校士以試
士屬公多得才雋而程式文為諸省冠思南守某者儉傲人也與后御

史有連數與公抗公嘗廷斥之時時摘發其吏弊某酒構公于御史因
檄公從按畢節公以思南警辭迨病告公獨不候去亦無所贖于是御
史恚甚而思南守之構入矣然猶謂公自省垣出有事諫爭名難之既
而悟曰是非相君所欲甘心耶因極意誣公疏上勒歸里俟勸公歸十
餘年間以分宜之在政也絕口不辨迨分宜敗穆廟改元始以公疏行
貴州臺為洗雪然不能復用公而公亦老矣笑謂人安所用我我得不
落彼御史度內已足又復奚望卒年七十七

陳堯字敬甫南通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為貴州按察
使居恆勁爽不與俗浮沉治崇大體恤民隱會採木命下公持議不宜
疲荒服有旨徵丹砂若干斤臺使者檄徵之公持不下則有先輸者臺
使者詔曰夜郎砂赤如血佳哉公曰此百姓血安得不赤一座愕然而
所徵砂竟寢不報宣慰使安萬銓者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于家覺
御史佯怒下天爵吏意屬公釋之公寢不行于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
公獨為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為故御史鄉人于其行故

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答司吏以嘗公公笑曰御史譏我耶乃公直吞
雲夢八九耳屹不為動乃御史竟不得公隙已陸川令康建勳行三百
金問御史事亦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曰何大類黔事比庭詰令令語
侵御史急公私計即面不諱謂己事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
聞諸御史語其執法嚴而操心則多長者卒如此公居三年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
公嘆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落臬部使者將不利比受疆事執政不
見知然卒無奈我何命也

王大中丞儀嘗以僉都巡撫甘肅時虜擁衆犯京師移公駐通州扼其
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
公曰軍為掠又何求虜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
公不為動翼日詣營營盛氣以待公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也
能為公保奸邪營密中害公會御史助之論公不宜貴入衛軍時上
方倚注營遂速公奪其官未幾營以逆敗天下多公不假借權奸真有

見云

吳達字近光號雲泉□□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副使初為南京職方司主事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鉄券殺吳某如搏鼠耳同僚咸危之君不為動為興化太守有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戒隸隸不聽即回告御史守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于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有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治報君月上役與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

唐郎中侃嘗為武定知州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杖威凌侮聲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外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昇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

卷之十一

二十六

錢急君伴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幣諸逃皆被劫去而君乃受旌

全公元立字汝德號九山鄆縣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南京工部侍郎先是河套議起分宜督府曾公鐵鑿上達論死并傾囊資次第辟西市舉朝冤之莫敢有言者公時為修撰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大抵暴分宜橫狀比楊忠愍就辟公益極誣分宜訟言于朝貢諫者輒以聞分宜怒甚屬所私刺公陰事卒無所得

陸大司空杰嘉靖甲午為江西按察使有詹某者以勢宦烟威常戴大帽肆為誅求監司不敢問首謁公公即收之獄同官愕然公曰此輩不治恐為大帽者接踵也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嘉靖戊戌選貢歷官雲南僉憲嘗為衡州通判攝

龍游縣事時督府胡公宗憲嘗成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緩去胡公更延以資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噪竟日公馳而諭之曰張公至矣遂凜然散

高儀字子象號南宇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端為編修時浙人有趙通政文華者為柄臣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于鄉里諸謁者旁趨治屬視之公弗往也趙既先公乃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屈趙亦不能有加于公丁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毋卒業而超銓也數致曲致謁公故不可趙悲語人曰何物司業乃爾尊大耶然竟亦不能有加于公

鄭司寇曉嘗為考工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請御史夏貴溪罷相嚴分宜繼之欲籍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默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警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起留都尚寶少卿

馮司寇岳嘗為江西右布政使時弋陽王修自簿取司中金錢不已且持令牌恐脅左使屠公大山無以為計公取長史司移文閱之有自備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封後未嘗敢擅修自簿公欲具疏奏聞王聞之驚多方祈免省費不贊為山東按察使副使日瀕行適遇按何公維栢抵延因論列忤旨被逮守巡備分宜積威不敢為何公地公毅然周旋其事何得無恙聞者嘆不可及

劉自強字體乾扶溝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為京兆日一尚書以事觸怒曰賊吏敢爾邪起奮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賊與臺

僵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
蘇至仁字道先海陽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江西僉事嘗為考功文選位皆次員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覈嘗從郎中視草尚書所多所論薦及保全善類甚衆士有去住得所者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公公謝不

見也是時公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最稱蘇李會文選缺員外郎衆謂非蘇子必李生也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嘆曰嗟乎是尙未可以去耶因移疾自劾未歸尙書強起之不起尙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數數升堂語語尙書尙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傅徐公議曰郎屬無大罪願論事尙書前辭過許其削俸示罰可耳尙書恚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屬也于是坐降級補外李得兩淮運判而君判兩浙頌之尙書罷君復量移同知興化尋轉江西按察僉事俱未至以疾卒于家焉

皇甫濂字子約□□人嘉靖甲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俸典薪厥買人每偽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譖公所翌日蒞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于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姦摘伏願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即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斂容以謝而心銜之于是有荊州之役也至則算無羨婚商人便之先視權者爲同鄉願子聞喪不奔多收買人稅

卷之十一

二十八

以充私囊子約發其賂以千計乃誣子約不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及瓜期歲當察吏考工部嘗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譁于衆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枉錯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司理官焉

石茂華字君采號毅庵澤州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諡恭襄嘗爲戶部主事監督草場時大將軍仇鸞幸用事奴客請芻蕘不奉約公輒以法繩之鸞頗恨公其後奉命擊胡公爲制乘鸞實無意出師謂公書生畏事欲懼以軍法因自解也則使請公大將軍出幸以輜重先行必無後憂公笑曰老兵虛喝耳輒召軍吏嚴裝敬謝將軍即出塞矣鸞氣大沮終不敢出亦卒無奈公何兵罷還部主視奏草方大司徒器而亟稱之歷員外郎中六年擢爲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踰淮江北騷動公至拊循吏士練簡士兵爲城守具甚設幸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事殷惟公馬首是瞻何所

逃死文華亦沮汪尙寶文輝爲工部主事日有馬鬣者請故沒陶真人第公獨計第壯麗留此以待動戚奈何狗中貴人執議不可至今上以賜戚晚李所省大司農錢數萬部尙書賢之獨誠毋過剛生事端公受誠益務慎重而名藉藉起時受尙方賜者再

史朝賓字應之號觀吾晉江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鴻臚卿肅皇帝癸丑之春楊椒山公繼盛以兵部郎上疏極言嚴氏納賂盡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舉朝皇皇時公以員外郎署司事部堂則□□何公也問當擬何律公答以奏事不以責當用此律堂翁曰更有一律可用汝試尋之次日復翁曰以員外見只有此律他無可傳者堂翁乃指詐傳王旨一條謂用此何如公爭不可時急矣延數日獄未上堂翁乃曰汝執誠是然聖怒不測與其俱斃無益不若姑狗上意以待後解左堂王學益者嚴氏姻人也則曰司官欲狗名姑饒我老命于是改擬詐傳親王旨絞稿成授司令署銜公

卷之十一

二十九

痛憤既不可奈何乃自署本末云楊某言雖註誤心實無他伏惟陛下憫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數語及疏入相嵩怒楊坐死司官降三級調外任堂上官罰俸三月方嚴氏勢燄士大夫相見以目不敢言及椒山事同年提牢者至則張目視曰史年兄耶多費心矣兄瀕行與楊書曰遇翁之事當以死評實不死者猶冀翁之不死也帶罪出門望翁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悟楊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俱生自分必死翁何苦也翁行矣天下事尙可爲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調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噴噴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公未及聽遙指曰此眞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觀吾事并楊椒山亦或惘然王鳳洲爲楊立傳僅及郎吏君不詳其實而并沒其名可惜也

徐棡字世寅號鳳竹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工部尙書初授宜春令宜春故相嵩籍也蒼頭千餘橫行往往持令公必欲束之乃即席白嵩請其主計者姓名曰恐有狐假爲成者時世蕃佐席變色屬酒嵩曰

公久之曰徐君言是立書二蒼頭名示公公至橫故居或僦就公公伴以爲非真悉答之曰若曹姓名吾久矣得之若非相國僕也且相國僕亦何敢拒令于是嚴父子心銜公而難于書名故稍述之且公治行最著無可整者乃竟得召拜南御史而京山王公宗茂者亦以拜御史之南行間嚴盛爲祖且窮極珍異王間不能識以問公公應聲曰此海外珍羞也嚴聞而惡之已王御史至南即草疏發嚴奸狀公實無聞之一部郎遽以報嵩嵩得預爲地比疏至則又有珍羞輻輳語乃逐王遠邑且切齒公矣亡何嵩所私趙文華者備倭南中倭未靖驟留本兵時公方奏績還留目及流賊立疏劾文華懼復求出鎮以自解于是文華與嵩父子日夜欲甘心于公遂因風羅大計請公浙江布政司都事浙故文華坐鎮地也公至入謁文華故怒他吏以憎公公弗爲動遂檄使入賊巢將藉手焉公立馳詣未至而賊解當是時公日與嚴相抗且遭貶斥矣而當路者又日謂公以說于嚴人人爲公危公乃獨往持益力己量移司理建寧尋遷同知久之爲雲南按察使公在滇六年乃調山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刑部

三十一

東布政使時新鄭再起以異華亭故斥逐南人獨計公有士望又華亭鄉人乃不爲華亭所取用遂擢公尹順天尋晉右副都御史撫江右欲以結公而公實不意新鄭所爲給事宜者新鄭鷹犬也以心疾去疾愈冀復起新鄭私于公御史且以檄要共薦公謬曰宜病未愈宜聞立馳見公又謬爲謾語勞之若不會其指者于是新鄭怒方謀逐公而新鄭遽削籍去公乃得免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諡莊僖嘗爲刑科都給事中劾奏邊帥某後所部軍屠虜請誅以風示列鎮又發比曹郎某贖貨狀中外凜凜先是路御史楷受丞相嵩指屬總督順構殺沈光祿鍊已事暴論治如律至是當廷議柄臣欲陰爲楷地謂順實首惡業論死猶坐楷耶公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疎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公曰此遺詔意也即欲勿罪宜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將盡構諸異己者公又力爭不可於是陰結中貴人稱詔考察諫官計中公而與化內江交難之

無以奪乃出公參政陝西

蘇山陳公柏故京兆文燭之父也嘉靖庚戌進士嘗爲庫郎以明略調長其曹上挑憤國威弱思所以張之而不得數下書督責而相嚴最用事其父子更因而道臨爲姦利尚書楊公溥出行屯宣大而左侍郎者不欲言其名儒甚間從郎詣相嚴得小惡語輒股慄不能對諄而左願郎云何陳公貌温甚口從旁徐解之退而參伍其事體可否亦不一一狗也公之郎職方也胡司馬宗憲總戎吳粵師久無功上遣羅給事嘉賓龐御史尙驛往按之還奏宗憲參寇要功二大罪分宜父子惡非其指也以視憲卿曰職方見兩豎子疏耶何不解事乃爾憲卿正色對曰胡誠才即東南一日非胡不可然老師費財掩敗以自爲功則有如言官者分宜大怒會上詔集羣臣率以臨敵易將爲難下司馬議報憲卿遽草疏奏曰掩瑕錄瑜以冀後効者聖人使過之仁也據事直言以警不恪者人臣奉法之義也上因直言官言姑令宗憲待罪行間是時覽者無不爲憲卿股戰己未冬上以秋防無虞賜金勞憲卿故事職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刑部

三十一

方再防秋得晉內卿獨憲卿爲分宜格弗與庚申春出補山西按察副使兵備井陘會海寇寇王直葉完既就擒相嚴子飽其賂微諷公謂殺降不足以市信公正對曰師陰爲媾耳非有天子詔許之誰任市信且自王直輩之首禍東南數十郡皆魚爛大司農金錢掃之不足以奉戰士今不誅無以謝天下于是直等乃伏法

郭應聘字君賓號華溪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諡襄靖公初釋褐試戶曹值虜訂以仇威辱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驕蹟士新進不習邊伍場草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炬也又不勝大將軍詞棘無願就職公慷慨曰主憂臣辱何辭難領明智安仁最劇二場大將軍果縱部索賂不與禍將逮公竟不與藉草三車一輪幕府一貯部曹一至關治疏且聞爲孫司徒所持公更多筆彙者亢爭橫爲戰總制兩廣時江陵專權喜操切束吏如束濕薪公不黨如分宜時十寨連亂起公憂居再推公不謝或言江陵新法自負利百世積鏖殺公曰何啻虜梟腹奏損數十之七禁郵傳公曰何貴冤平原奏免粵過往來傳罰毀

書院公曰何嫁禍聖賢籍復白沙新建諸哲祠且摻文以祀時御史劉
臺糾江陵怙勢橫賦憾未已嗾爪牙節署遠戍隸粵郡臺過公郊勞為
僦居瞻鎮沒創祠表復購其屬歸蜚語入大忤江陵江陵死其黨俱敗
公得免

吳文華字子彬號客所連江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初
釋褐乞南京兵部主事時三殿工興內瑞主進顏科牒所司具舟三百
艘公裁其半瑞怒甚脅以危言公徐應之曰中貴人欲多索舟為市販
地耶天使舟不任載者責在即使舟任載而故為逗留以乏上供者責
在中貴人瑞無能難遂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所省郵傳金錢
無算嘗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尚書鑑前事多所假借卒有訴增租者
即為奏減報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地固昔瘠而今腴昔乾沒而
今受賦者也稅額有定何可更且此曹驕宜裁以法曲法長以驕憂無
日矣尚書不能從未幾去公從更代者疏請如舊例制乃可之

賀朝用字道亨號竹窗綿竹人嘉靖壬子歲貢士歷官昆明令初為景
西 國 周 見 錄 卷之十一 周方俊 三十三

東衛幕與本道朱約所公論事不合君無所婉委公怒叱之君即起拜
曰烈士雖窮壯心未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為門下吏矣公固
止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方伯陳公大參朱公聞
其賢挽留之使人於瀾滄廉訪其事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
略謂清貧苦節任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劉二公遂不允
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禮貌有加焉性剛褊好直
行己志不能習時套煥阿以布心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衛
幕拔起為令長而被推臺寵重人多忌嫉之者君亦自分散窮屢以情
苦蘭谷公乞放歸公曰吾居滇子豈可舍我去耶吾行子乃行耳君受
公知遇不得已從之每鬱鬱嘆曰其命也夫君無何鄉公被人言而新
代巡郭公與推臺雅不相能嫉君者乘間構之曰賀某恃寵傲物依勢
受賕請招之於是篋衣束書行有日矣適報者止公毋行新院且有後
命公入謂部孺人曰數不可逃也吾年逾六十可入牢獄丐生耶又曰
爾天數亦至奈何君狹中負氣素以廉自喜一旦被污曩憤不可忍遂

自引決孺人哭曰夫死我義不獨生且夫先詔之矣亦自決

程金字□□歛縣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漢陽知府嘗為南京工部主
事自部尚書至諸郎率取辦莞庫而隸視之奇羨則以侍郎尚書廢勿
籍漢陽不可即出入至二百緡可勿籍安用籍為部尚書案已目攝之
無所發莞庫故為諸郎具竿履具錢錢漢陽務以其身屏之即一贖一
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以應之由是諸郎目攝漢陽
罷勿索既出督儀真廠兼視漕漢陽令諸開啓閉必以時諸阻撓者必
以法會襲御史愷王副使一變各藉其鄉寵靈橫甚至報啓開不可撓
役夫而漢陽報縛其舟人狗之市由是諸彊有力者皆辟易毋敢干
嘉靖三十三年命駙馬鄭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周賓都
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陳文德郭朴關如霖吳山以待從文學撰文
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解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
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
語當擬怨誅律姑止革爵

西 國 周 見 錄 卷之十一 周方俊 三十三

徐學謨字叔明嘉定人□□□進士初授職方司主事時威寧侯築
入堡以輔京師公當視工營新授恩寵氣張甚多為不法以空名受
餼者至八百餘人公皆裁去之答其用事據吏營甚以為恨工畢人謂
公勞動宜見紀公竟不言賞亦不及也十月改吏部稽勳司主事入內
閣管制勅時分宜意自有所屬而冢相李公以公等名上會李公得罪
去分宜令人傳語且以青詞見屬公作色曰方當思勉職事何能為人
作青詞乎後與同事者旅見分宜迎謂曰公等皆吏部抄選吾安敢煩
以齋官事人乃知恨公之深也時楚景王自以國小多請名地以益封
最後置沙市於疏中下大司馬移撫臣議王遣其左史及中官用事者
來徵地民爭走匿有欲殺中官為亂者則公為荊州守下令太守在無
恐身與景王使者往復論沙市不可奪狀持甚力陰令使者之鄉人言
守知沙市本不在奏中且懸不可撓也彼言動引祖制其可干乎不如
議輸租公斷以不可過五百金遂定議乃間道走白撫臣撫臣大惶怖
曰上之寵王寧五百金置賑耶吾與若且連械走耳已而知其議已成

也乃愧屈而竟判二千金然荆以故得不困民間歡呼相賀改沙市爲徐市云明年景王用事者欲敗約復來徵國圖籍公報書曰安陸非天府安用民數耶且此身已殉封疆矣王遂發怒劾奏公抗旨無人臣禮有詔按按遂問公赴武昌置對民進道慟哭車不得前御史心善公所爲得未減論調萬曆戊寅公爲禮部尙書時馮保爲司禮監用事人言頌曆時禮卿類有贈遺禮璋且可籍爲快公不應後保敗籍其家大臣不與通者公等七人而已

嘉靖丁巳太常寺典簿管義金者道流也分宜之夫人歐陽氏疾義金爲之被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遂求爲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部遷轉自嘉靖己丑後上以科目人不閑于彙審于吏部銓註遂著爲令時分宜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金而憚部尙書吳公山方嚴恐嚇之傷乃事乃囑寺卿師宗記徑呈吏部推陞吏部業爲題缺而選曹方移文知會祠曹郎徐公學讓時分宜在西苑亦

卷之十一

三十四

自與吳公言之吳公來促覆本學讓抱腹急詣吳公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不在推陞之例奈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典部簿首領官又不當陞寺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蔑前言耶已吳公閱牘果如學讓言始色變曰吏部欺子甚矣召選郎面讓之選郎大慚面發赤語塞唯唯退已知爲師宗記所賣恨之乃答承行吏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日夜從與歐陽夫人必得寺丞而後已分宜不得已又與吳公言夫人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學讓曰何物郎乃梗吾家耶吳公私學讓曰我見諸曹阿順政府皆先意迎之今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殆矣吾老無足惜願若始進恐難助之不勝也盡審處之乎學讓曰形端則表正尙書無私郎能自私耶吳公曰分宜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重阻之遂召義金等五人入部姑伴試之即日上疏以義金爲寺丞而選曹以是銜學讓之慙或勸學讓詣選曹謝學讓曰謝以鳴有罪也予亡罪何謝焉竟不往

凡欽遣大臣郊壇看牲例以祠司官一人陪道其迎送大臣故在牲牲

所門外嘉靖戊午冬至郊天吏部尙書吳公鵬當看牲而員外郎胡孝送迎之如故事吳公意欲明送至西天外候乘輿而胡不可則使人詣禮部尙書吳公山講禮吳公曰鞶鞶之下尊無二上凡奔走郊廟者皆爲執事之臣何可迥別尊卑以勢臨之而強人以詔也有問曰若禮部堂官看牲則何以待吳公曰公不見各部兩堂赴六科畫本乎司官迎送僅止端門耳未聞出長安門外也蓋撓于所尊耳若陪大臣看牲毋論所屬即公侯等官原不爲二禮自有郊壇以來未之改也司官執禮如初又郊廟二祭先期禮部劄祠司員外或主事一人都察院劄御史一人監宰而太常光祿堂上官爲之主監宰者坐列其上光祿卿何公廷叙坐欲讓御史而歷司官以書抵吳公山爭之吳公山曰今御史七品官得監於方伯之國者蓋有司御史即監司也祭牛在太常而天子之胙牛在光祿是有司也設有若春秋懸鼠之異則監宰官得以糾劾之故御史司官一時之權等耳難分彼此且部院之劄皆奉欽依以勢則不敵以事體論則固均有斯須之敬也讓則俱讓壓則俱壓公縱畏

卷之十一

三十五

言官寧不爲本部地乎何始語塞

龔起鳳字□周太倉人嘉靖戊午應天鄉試吳俗貢士多晚就選君時年未四十以中乙榜即授定州學正君本以貧仕然而學官絕不受饋遺而履履以月俸自給風度凝然諸生皆莊事之今司寇潘公時爲督學使者署考最諸博士州故以屬視學官君獨爭之曰此非令甲胡屬爲此不爲屈守請官驕恚君不爲禮思中之卒不能諸生試有司數不利謂有每縣神祠厥勝其前者君爲請於監司而撤之諸武帥不能平以兵禦君諸生應之御史聞其事檄府倅往直君爲撤去是歲州舉二人皆以爲龔先生毀祠力也其應聘典試中州故事監臨御史考第之君獨不肯曰以師聘而以弟子試何居不考御史顏君鯨惡之柳爲同考官比閱卷士皆從外廉取君又怨曰士可外廉取胡聘我爲拾落卷住者數爭之顏君者亦快士顧奇君稍與商甲乙蓋諸省試官君獨稱得職云自是君與顏君爲知己嘗爲大理司務寺之胥吏應役者例納銀卿所卿爲脫役以親信代會其人貧不能辦屬徵之君不爲徵卿怒

答其隸君亦輒答堂吏卿甚自効且効君無堂屬禮家宰楊公心善君而重違其長請君為嚴州府學正慰而勉之君視學策僅五月遷為杞縣令矣獄囚三百君鞠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君張目曰乃公自為之不以累君竟隸往君性木強自信或所設施不能盡當其守即設施當而不能施其辭以致多與上官忤御史蔣君行縣君供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銜之出俸金自贍以風君而君故自如監司召君謂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牀乎君曰茲瑣事令安從知監司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疲之最後謂之曰知君廉吏奈不任劇何吾為若調簡可全也君對曰令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為者其意如此御史乃竟狀君不及君聞即治行杞故事有賢令去諸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園巷乃聽去至是爭集堂皇請游君不得已從之縣齋不扁而出萬衆嗚呼手辦香行歌前導即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時府倅來視策者見之

卷之十一

方俊

三十六

愧嘆而已君業以民力故簡上官得罪去至所治辦一毫不取之民以是民深德之乃贖三百金進五百里外送之君麾去不受而周王亦聞其賢且貧為裝百金亦不受竟蕭然一肩歸矣其後同年王學士元馭過杞小出應客客詰問若龔令何小史應聲泣對曰令實賢寃去耳乃知君有德於杞人久而思之如此然司府不便君者實快之且謂君驚禽易彈卒中以蜚語大計被斥人益為君扼腕

王公世懋字敬美太倉州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尚寶卿初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荻衰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夫人薨賡緣請於上以鄭繼封且謀為邦寧奪長地會有旨悉按錄諸勳冑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濂領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諸為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貽祭酒姜公曰邦瑞強年矣而始不稱冑子者何以邦寧故且邦寧不為嫡而何以母拜天子詰

稱夫人姜公疑未決反之儀曹儀曹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固妾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為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後邦瑞以為嗣魏國鑄錄諸居間者繼祭酒亦坐註誤罷而後公以無賄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軌法也

王公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幼稱為神童六七齡已能讀父詩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為寶劍詩得奇句十八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會館選舉主諷公贊文于夏學士公耻干謁謝之除刑部主事嶽嶽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閹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廠瑞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

王世貞故為尚書郎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後踵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權甚乃見其先大夫若源公狀曰毋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數獨其於御史著御

卷之十一

方俊

三十七

史獨於去狀著輔相中即無稱方少保然其為人沾沾好譽居位自立多辟少進踰於前後數公霍尚書世固以為賢者哉而奈何並從家奴刁氏之點把守令南東民敢也史傳所記曷徵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貴賢故假益繩之力毋失其吳大夫矣二公即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寬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為也為吳大夫之策也哉是為二公策也者惜哉語有之時無類曉黃土令吳大夫今尚治御史不知其枉後惠文翹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計今所以報御史御史止死矣不得稱吳大夫矣吳大夫當乞骸骨時尚書省中且各注獨坐之拜尼之還報大夫怒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以獨坐易我大人哉趣上得請徑謁臺辭謝去臺使者暨其僚不知也毋論臺暨僚其咸獲不知也嗚乎此可與世之異便刺擬怒馬多較者道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為豪猾民佐之錯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臺臺察守相羣替毋敢推所坐即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後有郭御史稍遜敏習讀漢三尺矣吳按方霍部按港尚書郭御史余恨不識之竟坐為御史

殘賊免

胡公執禮字□□蘭州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嘗巡撫應天徽郡人相告絲稅事揭竿大譟事連一二鄉大夫而鄉大夫屬新忤江陵公譴去者江陵密諷公使蔓其獄公不應上章疏言臣已捕諸倡亂者獄得無蔓已太平吳生仕期會亦坐誹謗江陵論死而南操院欲因以羅織故翰林沈君典使使趣胡公會題而胡公閉門謝曰事發在貴部某不敢分功君典得不坐公之力也

萬公士和既讀書中祕不謁分宜歲辛酉拜江西按察使分宜既有前鄰見公屢調且按察其鄉意殊不懌於是某給事中揣指他過劾公公起歸不置辨撫臣為白于朝分宜敗乃復以原官起家山東踰年擢江西右布政使乙丑轉廣東左故事藩政總之左使右使以謙例不得可否公謂方伯重任故官設左右以提衡之安所取伴食坐哺乎乃約分日治事於賦政多所釐革廣民輸稅納幣累歲不費公乃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大稱便遷應天府尹送巡按御史境上一辭而行御史

卷之十一

兩方使

三十八

賁公不以藩司禮見銜之及抵廣悉取錢穀諸籍稽公之出入欲巧抵以法亡所得則榜笞權吏以窘之吏有立斃杖下者一吏且死曰萬公宦廣止食廣地水耳他無所知御史怒愈盛提撫不已新會秦泉黃公家居不一跡公府忽出謁御史驚詫己獨能致黃公也走迎之黃公入長揖曰老夫久已不任筋骨為禮茲為萬公來夫萬公非可淫者御史醋舌不能一語事遂寢公之為少宗伯也時陸公樹聲致大宗伯去江陵方欲傳公論以取士譽遂以屬公公在南久未知江陵意所嚮第以陸公去卜之不欲行再請弗獲乃輕裝入穗直所江陵既接公知公不可嗾然陽浮慕之無何公奏杜倖門容蕙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語多觸時忌先是儀郎缺必代以祠郎會江陵用其所知自他部來代意祠郎必且缺望踰數月果稱疾不出江陵怒公為力言無他有奸僞郎印牒冒官格者事覺決遣竟作郎公復以正辨幸解江陵於是噤公益甚方十倚大璫謀得官江陵主之而公持不可高帝約非宗室不王朱成國以江陵故欲進封朱又公戚也時會旨且下公為力爭不可

西園聞見錄

卷一一

乙亥秋南給事中余懋學上疏指切時政江陵矯旨禡其職顧內不自安一日乘間語公冀公一言飾其非公乃直詆之江陵拂袖而起公知時事不可為即杜門謀去有規知江陵意者劾公衰懦狀宜罷公亦請退得賜驛傳歸江陵敗復起公南禮部公預引年乞骸骨疏再上始得請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公通籍幾十年家食者半在事未嘗忘退即退而復起未嘗不稱疾乞歸歸而聞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聞一

批政及一不善人進當食輒為廢箸得忠諫疏必盥手讀之終身口不道人過失而獨于可否之際斬如未嘗稍徇徐文貞公之求解相位也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然文貞竟以此益重公而公之歷忤分宜新鄭江陵亦以此此可以觀公亦可以觀三朝士風相德之較云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為碣石衛經歷廉幹剛勇時征賊伍端恭將謝勅失幾我兵連營數十無不破者獨文通部大開營門使卒環坐持滿不動賊熟視不敢近居民賴之後屢征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寶不寶官不寶錢不寶命故以掾吏積功至列大夫云

卷之十一

兩方使

三十九

陳公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諡恭介嘗為吏部驗封主事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偽謂成國公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為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為中貴人馮保所倚重其為人恭謹江陵相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嚮希孝希孝亦樂為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家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侍得耶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與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諾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耶何經經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異乎于休矣吾將行吾經經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悲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志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

二八三

劉壽矯字景仁與國州人以舉人嘗為南昌府同知時有熊生者為嚴相內戚是相方盜柄以威福天下生乃馮其勢侵民為一鄉悉鄉人多匍匐走趨諸上官諸上官心不直熊生卒莫能為鄉人地咸移之公公使人召熊生生猶禮禮然儒衣來也公正色叱之安得罪人而儒衣耶生曰相君吾內戚也公大怒使人褫其衣曳之膝行而前數之曰吾所恃為民平有天子之約法在安問相君耶相君宰天下豈令若魚肉其鄉人乎因鞭之數十竟伏罪盡割其所侵田以還鄉人而公則自度不免矣因奏記乞休會以□□王木采木行未敢復請事既竣乃持羨金千餘金還公裕遂飄然納緩去去之日聞有代邸右史之擢蓋嚴氏為熊生修怨也然竟不能中之以他禍公笑曰微福相君生還幸矣安能垂首曳裾作王門客耶

陳公鳳梧嘗為湖廣提學僉事公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為己任推行聖制為十八條自為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為諸生規品士惟慎公同年御史弟某例下第縣學官為請白公公曰願論在學校而提學校

卷之十一

刑方後

四十一

之首安可私凡以督士者何耶閱卷務評盡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即士子負屈恨矣見星出見星歸五日召諸生親為講解曰吾蓋作師勤先也日四生更迭在門諸生來參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事見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按多侵越公曰是違御史不違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撤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諍乃具疏兼程上聞上報曰如制巡按送民生十數人入學公皆黜革之守武當者章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旁席公謁章府門中局公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正席而揖章前席後公為河南按察使谷閣大用迎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入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吏副使劉公疑入謁出曰谷素尊大當跪王守義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狗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按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

禮當留茶語衆皆默默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二司具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徐文貞公階字子升華亭人世廟時首揆永嘉公錄上意請正孔廟祀抑拙王號下儒臣議相顧憐憐無敢異同者徐公為編修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疏上永嘉公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帝盡革岳瀆號不準孔子號而語遜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事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皇帝少作也永嘉公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聖像古禮否公對曰聖像誠非古然既育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為公股栗勸公謝公弗應揖而出上亦緣永嘉公意為說以辨公當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

卷之十一

刑方後

四十一

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他御史有違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銓館院章復錄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實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以示天下廣具而漏之公時沈夫人病痢沒獨遺二歲孤今太常卿璿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囊中裝得金二十授之曰以此為棺殮費屬其孤于鄉人李刑部日章沈進士懼曰幸歸我太太夫人已而曰太太夫人有涉在足養也君父賜我死即死耳蓋怡然委順去亡何而少司寇聞莊簡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為解乃隱公名而緩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遂得添注延平府推官吳顯字景猷福建漳浦縣人進士初知六安州五月會高寶湖堤壞總河難守郵者特疏以顯請遂更調至則奉當道檄顯奔走拮据風餐露宿五載督撫吳自湖公論河功進顯為首代焉郵故四達要津物力凋疲顯盡革常例糧耗與民休息會以供帳不具獲罪監司程程楚人為江陵相腹心乃嗾直指直指過郵見郵萬戶皆題官清民安字反噴噴器重焉江陵方厲驛茶會其太夫人公子省親自役驛夫八百餘名

估金累百所至公格幾空顯爭曰是奉相國法不敢廢費張使據署詔
許公子誘登舟盛氣凌忽太夫人出數婢奪州印入顯即戒僕夫解紐
適直指監司聞變夜馳曲意調停得返所奪印張公子入都時即泣陳
高郵抗窘江陵覆然為諸朝貴所寬解卒無術以中之後稍遷比部副
郎輕車出郭行李蕭然民為之臥輪罷市先是郵人以河功欲尸而祝
之顯亟辭臨岐尤惓惓戒勿祠故今第有去思碑云

林公騰蛟嘗為河南僉事時伊府方驕恣贖貨淫刑僭制度侵官舍
奪民居強娶嬖嬭室女縱護衛軍行劫以入貴凌辱縉紳當事者莫敢
誰何騰蛟曰是尚可以已乎吾當出身為民爭日夕命遂按不法事數
十條從權按劾之上遣給事中勘問無敢對者騰蛟獨奮前抵數之伊
府詞屈獄方具遽遭疾卒于官遺命其子必結竟其事而後殮人謂其
以屍置對氣概至死不移云

兩司體面素重近則陵夷之極矣楊公本庵語曰藩臬之體惟浙中頗
尊拜經過臺省及銓曹只如平交若他省則投官銜帖易服色矣任陶

卷之十一

四十二

公承學泗橋為中州左轄有一侍御經過泗橋約同列如浙中體拜之
侍御怒送下程不受泗橋曰安有我輩送而不受者而令權入廚中侍
御益怒送至儀門大聲令發出都關轎以泄其忿泗橋陞任仍復由此
言之陶公可謂持正矣而竟至大宗伯人之功名自有定數詔屈權要
奚益哉

建安李公默為人下急不能容人過接士大夫少怡愉之色自藩轄擢
太常卿領南大司成選禮侍轉吏侍尋以特簡超拜冢宰雖其門人陸
都督炳為之而分宜實有力焉公不知也既為冢宰凡事必行己志不
肯少阿分宜分宜輒陰短公於上前適以廷推建東選推失旨公遂
創籍去凡多年復召為冢宰時趙文華江南視師還欲得兵書一日來
候公面干之公第微笑而不答分宜之子世蕃曰即不與兵書何可笑
也趙不勝慚恚乃授李嘗策貢士以漢武帝唐德宗為問有末年信任
奸邪致海內虛耗乘輿播遷語因奏李訕上無道時有星孛於太微垣
太史占云除舊布新之象上欲以事彌之會趙奏之即日逮於無逸殿

直所下詔獄而勅禮部會同都察院參覈其罪禮書成事王公用實嘗
乘筆心知李冤不欲深詆參詞稍從寬假上不擇移法司對部竟坐比
擬罵父律置極典或云建安之禍始於其鄉人某者蓋文華取士也以
劣選出遇文華於滬河告以策日將假手報復而分宜父子欲甘心于
建安久矣乃賤文華文致大獄一時朝論開然自是代建安為吏書者
第默擁虛位而分宜之門鸞爵如市矣時咸寧公亦由此失寵改南吏
書其後九年奏績赴北京規上意未釋然遂乞致仕去咸寧公忠信恬
雅身不勝衣嘗建安利害之際不忍逢君負友人稱為仁者之勇云

沈鍊字純甫別號青霞人進士嘉靖己酉嘗為清豐令故錦
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
公愈益發舒嘗從分宜相子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
強灌之公即以其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
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為護書附以進曰予我

卷之十一

四十三

帑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
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薄城而軍我城下盟耳
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獎言者進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
討毛先生起喟喟言吾姑寬虜以子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
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趙申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
小吏也沈公曰攝之曰大吏也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曰主辱臣
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
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
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
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獲抑邊
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專臣比誅益
入賄居間嵩以免而進其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
是沈公飲張丞所蒞而嘆曰詩不云乎飲飲說說亦孔之哀謀之其誠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己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苟首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悞國大計謂膠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時譁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誣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買某者傍視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老長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為公晉相嵩以快公公亦以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異輒避虜侯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僂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悉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公事者丁已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請順語加峻

西漢周見傳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四十四

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前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詔暮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場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辭取中旨僂公藉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侯遷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贈祭祿一子太學

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

周公鈇字汝成麻城人故符卿弘禎之父也以太學生為郟縣丞分宜相之私人郟中丞者不解臺務而理天下鹽法以挾重故恫喝諸御史諸御史盡茅靡郟邑無不贏金以奉小者猶數百金當道邸吏以所見聞請公嘆曰丞惟一身有婦耳何所得數百金第令飾張頓務膜潔而亡帷慢筐篋之飾耶至大失望乃出二故篋付尉緝之公曰此欲借以為名耳陰備二新篋以俟尉入以所緝二故篋見郟大怒蹴而破之使使召公入盛氣謂曰而充耳耶不知我當亦知御史御史吾奔走吏也而敢傳客遇我即二故篋之不能新而使委臺贖於草莽乎公陽謝曰檇者不以屬丞丞飾新篋二不敢遠獻遠巡一篋入郟願視則新也而中枵然逾失望然亡以難之答尉二十而去於是余事林公騰蛟聞益激賞之曰吾屬州邑長三十餘而僅得一周丞男子何寡也當是時不贏金者公與林居二人耳林君以名御史失分宜意出補特風采益峻

西漢周見傳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四十五

即青綬而下不敢一望顏色而其禮遇公若真縣令愛公甚於昆弟臥病且死後事悉以託公曰吾不欲死雖殺吏手也公曰是賢聲愈藉矣顧司寇應祥為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耆舊不為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嘆之乃以其指授給事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推公過不得謂鼻羨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缺望

吳少司寇悌初令宣城宣城舊令居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平平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

王鑾字廷和大庾人由進士授邵武令剛正清介陞工部主事管沽頭閘內閘史宣肆虐河渠抗疏劾奏下錦衣獄宣重賂欲置之死竟生還任兼理南旺詿假官樊麟盤賊萬數解京麟受僂錢勢亦側

目歷員外郎中守武昌中官李景儒貢魚鮓科飲茶毒公懇疏禁革楚
藩久據府屬稅課司茶引所公疏千餘言反復剴切征稅竟復武昌藩
府欲害之遂終養歸丁憂起復時宰憾不私謁以不候旨違例罷

雷司空禮以司禮異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許公曰非雷君
不可服天下乃竟補公繼考察汰權庇勢壓十四人陶仲文以符錄取
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公奏其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
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咸以爲得大體

李公淑字師孟景陵人以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嘗爲浙江僉事時幸
臣趙文華者家慈溪豐人藉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勢張甚藩臬長吏
郊迎端端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故公部公至
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關始一遷往
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於城外
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
他山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四十六

其邑令使徙泮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嶺山酋渠當上功幟府文華
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善令犯姦賊公庭笞之束以詣吏御史里
姻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而文華復謀間公遂
削籍

王邦瑞字惟賢號鳳泉宜陽人進士改庶吉士授廣德州知州歷
官兵部尚書諡襄毅公在部日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入衛虛聲矜
喝以罔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雖軒朝貴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
九邊總兵公不可鸞欲變易邊將公不可鸞欲罷築薊鎮邊垣公又不
可鸞積不能平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爲朝廷喜而諸厚
愛公者咸爲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
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爲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殛死上乃思
公言且念其庸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上曰參戎重寄非
王邦瑞不可迺詔卽其家起之蓋自辛亥至是且十年其爲上所眷憶
如是

江布政珍爲廣信太守上清真人張彥頽死上遣金吾治彥頽喪金吾
籍冒子當封盛意氣又阿上旨騷擾百端公遺詩風金吾勿吐舊德金
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公司隸朱忠僖不直金吾戒勿奏亡何張
氏不嗣詔收真人印綬郡人快之

王大中丞煥擢南京右都御史日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公
日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奏表北上大學士夏言
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隔坐獨公據正席且贊惟一幣夏滋不悅因乞
骸骨以歸

李太守元陽知荊州日章聖梓宮歸承天閣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
被縛例以三千金贖不然推溺水中一日候祭白袂驛寺人下鐵彈如
雨撫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奇男子也自出京至
此藩府自是斂戰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四十七

不善也而令幸帥鸞白上請句稽武庫仗得借以中公等悉外補公得
大名府通判居半載量移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廉靖惠利爲
政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遷知袁州府袁故分宜相
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浼我蓋分宜從容謂次相華亭公爲我擇一良
守華亭公謝曰以趙穎州鈞距所不知欲祗席之則亡愈某者而分宜
故久之遂獲公公至官迺日取其暴橫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因而
主惠而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人子均闕不相讓袁以
少安

海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四歲而孤母謝氏矢志訓之以鄉舉爲南平
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
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
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
察故居此官者多疑疑不舉其職士習盡而吏治墮所從來矣持論若
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

崖復障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妨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親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往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為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日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所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承迎過於上供以得無叱辱為幸維揚二臺使曠燕之費千金鄆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為書上鄆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為與小民不當虐也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栗曰令何慧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意以他事請公從舊職論調與國興國地固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為患公述八事上之中

卷之十一

四十八

西區 四十九
承而獨亟清文以蘇貧民而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為傷民類推廣事例為醫爵以師陶仲文為非禮以仙桃藥丸為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辱臣下為薄於父子君臣夫婦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為動者留贖月不下而會上帝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無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遂改兵部主事已進丞尙賈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輩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藉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緒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其田於豪以為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貨而弟侍郎涉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欣欣有更生之

望矣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暴為甚決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當簡守令欲督守令當責成撫按與閣部大臣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沮者乃以為都御史掌南院決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為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為迂闊御史房寰督學南畿物議沸騰公欲糾之會寰覺先疏詆公觀政進士諸壽賢等抗言寰故誣公欺罔章俱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矜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途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者久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賜祭葬瑞自為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瓊世苦黎惠每為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借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道置縣以免征剿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教諭南平以信明師道為己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于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

卷之十一

四十九

西區 四十九
申根剛者之辨以廣勵學者而足其氣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己意而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為古人也公又嘗謂今日君道不正臣道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如以皋陶稷契之輔責臣公以戶部主事言事日自分必死過王太史弘誨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已乃出二十金遺太史囑之曰我死以此殯我王弘誨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減音樂勳貴撤騁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豈有聲音笑貌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立行而縉紳又多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意於世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而遂誣其不得用於世則又不可嗚呼行為國諫德足世儀忠以達名介而遠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趙三聘字天民號任齋□□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副使初授山東益都令過家省墓取道大名兵憲某欲交驩公邀飲不以禮公執然曰將賓我而屬我耶拒弗應某大恚乃捱公枉道擅用傳筆殺篙工事劾公

對薄而篙工實不死薄謫河南布政司照磨甫五月調江都令維揚多大賈往地方孝廉下第率過而謁令求薦館買人所覲挾令之重飽舍錢去公峻謝不與通曰吾不以身為市僧佐若曹罔利也醫某侍公疾語以微語公以賂公訶之曰勿多言視疾耳奈何輕以身嘗乃公三尺乎山人張鼎文者以詩文游縉紳間頗于公事獨不敢向公吐一詞隆慶二年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採良家子女入宮流聲浙直民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宮太監王采盜伐陵樹內官三保保工正誤以萬訂植按之保潔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為問植竟置之法

隆慶二年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端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為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鵬舉狗情宜罰鄭氏既娶于適夫人存日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詰命宜追奪職上下各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科臣王禎承旨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植生平峻潔處閭閻未嘗有情容其勘徐氏獄各司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駭數植父孫重舉進士正德己巳為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為請白即自為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民之飢者以萬數武廟南巡淮揚重以同知攝守於淮民賴安堵泰州飢重發粟賑之凡活三萬餘人揚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為屯田僉事時戚畹中貴侵奪民田甚日上以兩御史往勘復改以侍郎俱不能制乃命重攝僉事往勘之竟歸其侵疆于民而核實戚中官之產歲輸公帑銀萬餘兩又以兵巡歷雲貴大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執行並方古人云

歐公定力嘗為成都守時有貴要人市一鄉先正宅乞役夫公乃揭榜於衢命鼓吹導之其人愧乃更求其勁直如此

許大中丞宗魯嘗為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人銜之乃取服鞶馬故以馬不中選困公公曰此馬誠不中選當為奏取入監馬充之

中貴人阻遂不易馬亦不敢復言事矣

魏大司馬學曾為少司馬日今上即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願皆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為助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願以為博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為國即有失不難盡言博之一言非所敢聞江陵為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大言曰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眾為凜然朝罷更要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公以師保朝委裘與馮璫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也天下聞而壯之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闢有羣擊執政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卿列疏上公後至且曰不可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願重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公奮然曰此自出魏某不可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言之者其履方守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正不詭隨如此

王庶子祖嫡為庶吉士日諸吉士或以細故毀詈吏部據錄走訴之部時楊襄毅以舊德為太宰意諸吉士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兢自別白不知狀公獨前奮言以吉士而毀詈部掾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紛紛自白徒為詞林垢辱為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子言良是無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可誰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

王文肅公錫爵萬曆丁丑為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叵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刎而已竟入不願卒而取中旨廷答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既

而江陵子假歸奉旨三月還朝依者輒疏請即召使吏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汚我為竟投筆起先生既忤江陵請以省觀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而已違恤其他既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

劉光濟為吏部侍郎一日忽慨然曰可以止矣三上章乞骸骨江陵公居正時當國使人語公得無有不足耶非老非疾何以欲去公謝曰疾自知之且人各有志耳竟不得請第還公南京工部尚書公治裝不六日即行於江陵公朝堂一再見而已江陵公意銜之然以朝議籍籍謂公遷為左不自得乃稍轉公吏部仍南京百僚肅然六卿中有私燕而守備中貴人為上客不至遲之再三乃至主人迎謂明公不來諸生無敢即席公怒曰夫子六卿而貶稱諸生於中貴人前可乎即拂衣出無何公改兵部參贊機務中貴人相謂曰此品品不易犯者公平心其間久之咸嘆服時江陵公以父喪風天子為奪情北都院大臣已上疏請

卷之十一

留矣南中援其意擬繼上公當首置名不可曰請公以奪情是耶否耶天子留相國以恩我曹當持之以禮于是太宰欣然握筆曰我故當首

會都御史王篆密聞之江陵公太宰入為大宗伯而公中會御史白簡矣會御史者曾士楚也
李公遷之致其兩廣總制而以終養歸也當事者慰薦無虛刻江陵公當國與公有分契御人入都者謂得一書先容公具草幾千言曰崇寬大以存政體曰慎用人以肅官常曰宥直臣以開言路曰修戰守以重邊防其言絕到至非人所堪其子請易之公不可既而曰上春秋方鼎盛此公猶稚視之且仗極矣是安能久
陳公以勤字南充人進士既授翰林檢討乃愈自檢厲無文酒徵逐之好而獨與前塘高公儀華亭陸公樹聲為道義友居恆策款段趨朝謁外惟據梧吟誦不輟廳事前治畦栽蔬泊如也時貴溪相當國于詞垣中獨才公願得公為青詞屬草公婉言遜避旋以告請貴溪因此恚公公不願而益介介自喜竟不肯撰玄儀諸文益高公相後嘗

自稱一生所愧惟陳公以此起家三十年專選迥官職終不屑役足伴門以希速化既晚登用意不可即奉身引決人或笑公迂則曰士君子立身行己當自迂始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則孔光張禹之徒且抗旌攘臂而前矣

周公子義嘗為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卿爭先具疏留同僚目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頗彝倫者何我輩不能醒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泊浮乎議竟寢

馬文莊公自強嘗為禮部尚書時江陵貴傾天下然每側目下先生先生視之漠如也會京考閣中風旨六卿將以排去生平不可者而先生獨首開黜其入幕賓章禮時都下有張居正甚不居正馬自強真能自強之語未一月徧傳之南中然江陵終敬憚先生既推轂大用沒復擬美謚如先生為人此亦有秉彝不獨希上旨也而世亦因以薄江陵之過如蕭附芒所陰藉者厚焉先是公之為國子祭酒也時王公錫爵為司業署篆有故總督劉公者囑其子早求為放歷語不避錫爵怒叱其

卷之十一

使還其書既而悔之為暫予免班假一月比先生至而告之先生曰法無論貴理無兩可子怒是也悔之則非竟勒滿班限遣之其執持嚴勁多此類自是中官朝貴無敢干一人一事者入閣未數日忽忽知有所不樂王公間私請其故先生曰吾久薄此官不為一為之便似以冰投炭中耳目肝肺俱不能自主奈何王公曰當斯時處斯地豈可輕以言

色示人先生首肯無何會江陵短喪議起館閣洵洵如聚訟王公自以職年長無所避怨率諸僚露艱與爭既退而先生笑之曰而亦復以言色示人耶王公謝不敏已從容對曰曩不言當斯時處斯地矣今日乃弟子之時與地譬之羹也弟子進火先生揚湯緩急之用理自應有不
同先生復笑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管僉憲志道為刑部主事日戊寅春大婚成為九事以上中時忌疏傳部中紙為貴中勸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為江陵私人屬以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以此

難之出都猶以導勅論申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為要人累嗾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蟻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旨耳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填道瞻送為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世壬午江陵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于冢宰陸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有厄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之迹如掃矣顏憲副鯨為御史日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諸校受諸俠少金為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為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駭然諸藩苦之中使進奉輒駕龍船所過橫苦公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册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為定制在武昌視總憲策楚王舅王朋橫惡為給事中辛自條論列朋行金數萬賂京師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為金穴公

卷之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五十四

獨置之法論成邊王及諸大夫皆為朋請公不為動王為酒宴三司天寒各餽衣為楊先生却不受同官有慙色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為中丞汪道昆論死去對理一日宣言悔早不從顏大夫成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公神明在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凌轢小民往御史包公思一創之捕置理輒誣奏御史震驚陵寢大不敬上怒逮包公廷杖之成邊竟死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論于期屬陶別駕密擒其黨窮治無所撓張廷尉夢經嘗為開封府知府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藩臬大夫皆風靡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為新鄭黨所愬新鄭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無以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靖邊數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甚公無所詘江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避謝公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歸張廷尉自嘗巡撫保定大瑞馮保在公部中乞公為建坊公不許以為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尚不可况內瑞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

與公談勝輒前席既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枉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及久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嗾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為真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既罷凡來與相言諂者皆視眉宇頌功德詰詰若歡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為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為持平論而數年中視眉宇頌功德皆操戈為難首用自解免嗾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慧罷然始終孤立行己意尋未必真而尺寸無所枉何必穹階乃稱尊貴哉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尚寶少卿初司理温州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闈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飯者執之輒羣闈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患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泊泊思必報而大瑞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瑞徵摘君疏中不可使聞于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賣直

卷之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五十五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周公孔教嘗為臨海令鄉紳吳公時來雖仙居人實僑居臨海也一日公坐堂治事遙見有輿人而入至儀門始下者公心怪之已而詢之乃吳公以大中丞起官而見者也公謂縣令雖小官有臨治之分奈何倨見如此不時見即令隸人舁其輿出縣門之外吳公徒走而出恨甚已而丙戌公入覲吳公下顧云今歲當行取不能為邑久借神君矣唯是一事相托幸留意公曰何事吳公曰縣治之西有故參政陳君宅近火子孫貧其空址欲鬻于余奈族有二三青衿子無狀甚敢借老父母力成之公應曰此事屬貴鄉親戚居間為便若借縣官力恐激切有他某不敢與聞吳公色變而起未幾行取之疏上矣公俸當及竟以少半月之俸便為三年之淹已而已丑公始以縣令治行第一徵故事當得銓省僅得道以吳公從中多播弄不具論是役也非公鄉人曾見臺力持公道幾殆公既居臺中時三殿災捐俸助工之事紛紛起首閣臣次卿寺勢將及臺省以及各衙門企踵從風矣一日公入署堂事畢諸道長

咸集堂上道長某首開口曰三殿災周部俱捐俸主上方督責我輩昨者一署盡空及今捐俸已為后時萬一主上震怒片紙切責吾輩盡逐矣公抗聲應曰諸公言大謬捐俸之役大屬達君吾輩不能救正已為失職况可効尤乎且也捐俸者進貢之別名進貢者開礦之流濫漸不可長諸公不可不深思惟是以不捐俸而逐固甘如薺矣遂掉臂而出諸公皆目攝公弗悅也明日堂翁某進公火房而語曰昨者之議甚侃侃某敬服但有一說往者某在金陵河南災傷金臺諸公俱捐俸助賑一日周衛陽諸公出單請如例某曰不可昨見邸報皇帝妃已出金錢助賑矣此其意微吾輩不可不深慮也諸公以某言為然故中止久之諸公又復強曰金臺諸公捐俸已久南北一體吾輩不捐便覺異同心某心度不捐諸老必以我為吝不得不隨眾捐之道長昨日之議即某初議也今某即不敢謂道長為吝或持見異耳公曰某何敢異但昨見一指揮捐俸十兩一寡婦挈資入兩即不敢異於諸大老不得不異於匹夫匹婦耳堂官某不悅厲聲曰事不必大矯假如君家鄰里親戚火

卷之十一

周方俊

五十六

不知亦憐而相助否公應曰鄰里親戚久而相助者謂其不足者財也老先生今日真以為主上不足者財乎明知其有餘而捐之詔也真逢君者也堂官色變不答公亦趨出明日吏垣劉公仰岡過公語之故劉公曰所議良是是願如約故兩衙門不捐俸自茲定以后各衙門亦止不捐

薛中丞夢雷嘗為瓊崖兵備副使時巨璫張誠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指為之吐舌督府某欲得夜光路權貴人示意於公不能得則暗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參政浙西琉球貢船失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誣以賊兵備某者欲借為功議殺矣而匿一善變妓童子署中公道出遇俘訝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船也奔白制臺取妓童以出釋諸俘兵道大憾公構之公不為動及為雲南布政稅璫榮倨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端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之法一掠奴白璫掠大有藏金可藉也公召

詰之知奴嘗手批掠母頗當以歐祖母律榜之市人為慄然璫時欲搆公掠之備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

李蔭字襲修內人任疏頭玄暢內直外夷望之軒軒文朝霞舉而中硬不可犯萬曆丁丑令宛平政尚簡要不苛時馮保柄國有中貴人母殺人訟之宛平令廉之置於法中貴人黨挾權應事欲劫令活殺人者令堅執不可中貴人竟懇之內庭以事屬司禮及江陵竟欲白殺姑且召之適以宰相使召令曰令受天子命可私召乎令犯法自有律如出交際則令素不敢通于政府也使者報命江陵笑曰吾逆知其不來耳遂以事屬當路某某亟召令至厲聲憾之曰爾不受官獨不受性命乎神色自若某始告以中貴人激怒內庭事且曰此司禮及相公指也令執益堅明日擬上疏白其事某大窘逼因甘言和色乞之曰此老夫首領相屬奈何令曰令不敢死死者自為地無已有司法者在某悅服乃白法司明日弔審該犯而殺人者出矣時令風節凜然中貴人

卷之十一

周方俊

五十七

固中銜之思陰中之無所指會上謁穆陵道經宛平部內中貴人大喜曰此何復僂令乎宛平有友先覺之得言于大金吾劉公守友劉嚴重宛平時護持之令竟無恙又三年陞計部主事告終養不起

廉守周宗武臨川人始為惠州府同知清介絕俗督府殷石汀知之揚于朝堂曰廣中好官如周同知者真古之廉吏也于是得陞知廉州而性頗下急合浦丞王士魁者太和人一日觀吾同之謁府周君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真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為盜因寬之至此周轉然曰丞奈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為盜烏在其為民父母也死不取逃罪既罷周語觀吾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即抗節忠義事亦能之鄉丈為我謝過焉王後陞名山知縣以耿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轉事波授罷歸貧約如故乃館于篤菴王君家為句讀師以自給而鄉評愈益高之

陶參知大年嘗守吉安時有鉅盜劉某主與援暴里中先守莫敢執何公至則嚴督賊曹掠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為某甲子巨室也

或謂公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公不聽竟置重典有貴要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家上變告貴人求寬假者紛於猶毛公一鞠即首服竟論法郡中慄然

趙少宰用賢爲人剛直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頹頹疾視而不受率以爲常壬辰之春有友人迂公於東郊謂公此來願少避之機避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親戚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公者以此而警公者亦以此

劉公應節爲大司寇日中貴人馮保方用事保故深州人隸制府公爲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公憲曰汝中官猶子帶奉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是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誘公往公曰吾所司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言官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

卷之十一

西園聞見錄

五十八

體且大臣不宜出郭講學公並懇疏自劾得旨致仕時九月二十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憾猶不已后四日上視朝陸辭出保猶以失朝儀激怒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后五日公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老臣自爲漕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下十餘年數對大虜最后忤權意不自意完乃始得安托里中非主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草莽死不恨矣楊司徒俊民嘗督學河南時新鄭當國而鄆陵劉生者新鄭生也傲不受課俊杖之除其名又其兄中丞公揭有司請祀於鄉公惡其手辦一字弗許用是失新鄭權久弗調

晉中丞應槐嘗長楚泉景王府第以府僚羣飲燬于火而罪樵探者七人公曰罪在官而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釋七人者何尙書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陞湖廣布政司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公笑曰不見翟相國雙鳳鳴乎休矣

周中丞季鳳爲湖廣布政司日中官劉銳以迎佛過其境條佐托公出

以避君直前以身當之且以民窮歲儉令有司勿供送銳一無所得明日遣人來致殷勤托其分售私貨以歸利君不許銳氣沮即解舟去凡上游諸道胥賴焉

馬中丞卿在工科日遼東寧泉自御史傳陞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水關求復官擒賊永瀛諫官薦之卿同官有及之者卿奮決而言曰世界無人專用爲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泉獲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泉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敵成脅語侵卿不爲動亦無從得聞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始敢發卒如請

陳中丞儒嘗以副使掌浙江按察司邵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劾之而張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鞠其用刑述執令下獄令乞幸臣祈免公笑曰吾得正國法雪民冤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誣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

卷之十一

西園聞見錄

五十九

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御史時論兩高之

文中丞森爲人精悍英發激昂負義氣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邂逅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諍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鄧貴橫尤甚懷讓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會息順旨莫敢出氣分機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必効弗貨趣令示劉鄧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

李大行紹賢初授行人月餘齋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羣閹勢焰熏炙率視吏州衛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搗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

黃元恭字賢禮鄆縣人以進士初爲繕部主事司所當乃內官監其最貴幸者曰高忠多從其儕伏匿工匠虛數萬計第一紙來需直若既

廉公謂必得其名代與人而後給之忠不可公遂上疏具言狀且發其
他奸私詔聽工部覆尋會諸中貴人以皇貴妃葬從之陵寢故事人為
席廬裏楹柱以帛公曰此一日事耳而耗縣官帑至此殺之俾數人共
一廬新茅覆楹而已中貴人恚甚羣約侯公入臨甘心焉尚書知而他
使公以免然由是心敬公而虞公及一日而司禮大璫以諸曹之疏下
公當入領故事領疏既受疏北面揖大璫以南面揖公謂璫在若手
猶可既受我而南面報揖何也且左順門上所恆御豈而南面地竟出
弗顧大璫恚至鼓黨以惡語侵尚書曲為交關始得解

項喬字遷之永嘉人進士以兵部主事謫同州到任公宴門子進賞戲
錢詰知為里役出也即歸抗言曰公宴唱戲已不宜况復索民膏以賞
乎遂罷宴

張公繼孟家居揚方伯守魯既第筮仕揚州府推官瀕行詣繼孟家請
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為民也得
夫當筮仕初即為此厲語不少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噴為不吉語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六十一

古道如此年八十卒之日至無以為殮其子以計聞諸同年在京宦者
得贈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閣大參仲寶為考功郎日時幸好任耳目廉視幽隱時摘發之以是羣
情懷懼公嘗與僚友議及曰為宰相當如泰山喬獄察察非大體廉者
以告一日謂公曰外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得之何人曰公為大臣第
視其當否以自修飾不為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幸素重公終以是忤未
幾有河南之遷

龐布政津參政福建宋儒黃勉齋故宅為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
堂為彌高以祀勉齋為河南右布政駕帖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司禮
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無以應則累及
冢墓卒不與

楊憲副逢春初令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弟僮僕暴里中君置之法移
書都下懇惻侃切言以德為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
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然未嘗敢

短君也為御史值東宮備宮寮時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
權寵方盛莫敢齒及上覽疏為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中君以
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韶州守倚故相為奸利總制
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
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
去詔守竟不免

郭桂字時芳咸寧縣人□□進士歷官參政嘗為安丘令安丘民王愷
者富而橫令至啖之以利至乃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忿然
無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
自來謁乃發其事報答之愷懼與其兄弟謀害公陰中以禍公以罪擒
殺愷愷兄弟徒為邊氓

孫僉事璽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為慢己因考察中之遂
以罷

范參政瑛以御史為荊州知府在朝之士咸謂荊州上有藩封之親下
有軍校之橫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守多弗善其去且其地所謂雄據
上流表裏襄漢者一遇歉歲易以生變公以為然甫至郡藩封日遣人
詣府促修造凡用工料價銀十餘萬夫匠數十萬公呼吏取文案視之
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曰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即移文上
下諸非奏行者悉停罷之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六十一

曾太守仲魁守池州郡介江而近畿內賓客廚傳與夫苞篚以交際畿
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
臣與郡當悉意圖民有以根塞義不欲奪修文養交為自容稍革郡之
舊事別置條法使不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為迂闊而自尊
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為民
太守不知為御史胥也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
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狗之蓋公在
郡十餘月耳考功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
其私吏部以狗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論罷者乃賢也

嗚呼可畏哉

余瓚字宗鎮京都人□□□進士歷官知府性簡伉不能規規下人每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以故讖毀者多言其恃才他日御史劉某當按其郡意欲屈之甫至境上得知府投牒人使或未發封輒持小過答辱之因以疎瓚瓚聞之側僮大笑曰是將嚙我不置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適留其僚王某同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迺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于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坐廳事聞有府使至發書相顧大駭王本河東巡鹽御史也卽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不能害也自是上司益復設疑卒與後使者柯忠構許移知黃州府

程廷策字汝揚休寧人□□□進士歷官辰州知府爲諸生日見中貴人禮白岳諸生長揖心曠之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皇上英主惡有掌國子魚朝思且若奉視工非視學也卒避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

卷之十一

方後

六十二

劉公重威號溪東楚監利人爲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兵備僉事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旣稔也利夜于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去守城兵卽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免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覲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遂治文書力爲昭雪次日解印綬棄官而去欲以感悟當道適直指按部亟留之乃反于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參享年九十有一

張太守賢守太原日虜犯太原居民震恐有陳憲使者同諸寮夜飲宗室第公單騎往叩門呼曰虜患孔棘非燕飲時也矧時例有禁爲法吏顧味之耶坐是不合於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

鄭太守舜臣嘗爲鄧州同知太和山太監每歲解銀進鮮往返十二次必經於鄧其從者倚勢橫行需索無厭少不如意輒鞭掠夫役民畏之甚於豺狼乙丑春公署州篆亭午退食忽聞者報曰太和山人來矣公

出視之見二緋衣人擅坐州堂持飲賞二裹及勅諭一道置之坐上公怒而叱之曰汝輩亡賴敢干余三尺法遂命左右擒十餘輩逮於獄連夜具文申兩院欲正其罪以爲將來之儆各亡賴知公不可犯且慮不測哀懇同官丐贖至再三姑釋之以後不敢復橫矣

劉公源清初爲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辨而逋事繫者百餘人公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以告公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遂令理孫氏逋賦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積逋咸入以逋賦繫者遂皆得直

沈大尹璧令建安日有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所治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貴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卽自媿屈曰令言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住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嘆曰咄咄沈君負我矣

卷之十一

方後

六十三

張時宜字仲衡號東山劍州人以貢爲建昌府教授爲人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移也竟不能奪

黃勳字守勳揭陽人以舉人授新塗教諭遷柳郡教授公恥士習卑詔欲以氣節厲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守悔謝公公語諸士曰士苟賤博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焉

戴嘒字士儀浮梁人以鄉舉官止教授嘗兩淮嘉興時嘉興有富民十餘輩皆資遣養子入學察采利之先生曰蕙蘭之晚其可容艾蒿耶亟麾去民乃要所識按察官強之符督甚峻先生執不可坐是竟去官歸

張建節字子行蘇州衛指揮嘗署衛印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張生富而入貲爲衛指揮欲列坐抗禮公怒曰卽不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哉願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愧夜行金三百爲壽公指其門曰此非入貲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君弗

啓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均禮他指揮即不敢以均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不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按復議斷斷見風采乃心下公

崔建字宗商高陵人以歲貢嘗爲崇慶州判奉身儉約祿秩外毫髮不取有民餽雙魚僧餽一茶者亦却不受過公議必先返不夜飲每日燭淚流處人淚流也有韓參政者按縣當月食韓寐熟失救諸生不敢請先生以石擊其門韓驚起賞廉五斗復曰後必爲忠臣

尹端字正之劍川人賦性剛方動必循禮由掾吏授清浪衛知事累發姦伏不遺毫髮疏指揮蔣維賢以下不法者十餘人或誣以贓當道得其情以揚震目之嘗自命曰端平生不受錢不受官不受命任人誹謗軍士每舉首加額曰尹青天大吏相謂曰吾輩不及考滿卒于京貧甚鄉里助之殮始歸葬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多竟爲衆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人皆以其或懲于是矣一日偶及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議之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水已吞之矣

卷之十一

東方朔

六十四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目錄

嚴肅

前言

薛璵

何孟春

往行

王觀

宣德四年

韓雍

吳寬

楊繼宗

張謙

狷介

前言

卷之十二

目錄

一

上海圖書館藏

李夢陽

張居正

蕭岐

况鍾

胡憲

樊瑩

王鈞

馮保

郭應聘

楊守陳

崔銑

王錫爵

往行

翟善

劉敏

林賁

黃鉞

吳文恪

張賢

孫貞

孫瓊

張和

梅芳

薛璵

陳絳

佚名

劉嵩

甄庸

王幹

廖瑾

沈度

柴英

陳祚

金清

祝顯

魏驥

李夢陽

徐階

汪道昆

陳善任

呂誥

趙豫

楊士奇

吳紳

周叙

劉球

楊鼎

王竑

楊守陳

張寧	石璞	薛瑄
黎淳	王徽	軒親
黃孔昭	于謙	吳與弼
沈鍾	夏愈	李錦
郭璽	劉定之	胡琮
黃仲昭	陳庸	吳洪
楊繼宗	丁璣	王信
李濬	張銓	潘珏
張舉	李本	白圭
林俊	張吉	羅倫
孫需	邵寶	史英
俞繪	劉俊	魏莊渠
張琮	王整	陳茂烈
楊昂	宋端儀	顧清
梁材	劉璣	吳夔
李源	梅純	王綏
鄭一初	王鑾	黃璫
劉淮	陳白沙	雷爵
王鑾	羅倫	許進
劉大夏	雍泰	羅整菴
陳察	王端毅公	謝遷
歐陽鐸	顧璜	呂柟
沈周	徐文燦	邵銳
輔國將軍拱撰	劉忠	甘亮
陳良謨	顧應祥	陳九川
劉南坦	霍翰	陸燾
趙得祐	歐陽德	高翀
許應元	袁泰	張簡肅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目錄

崔桐	何遷	王慎中
鄭大同	康太和	吳會期
馬森	王夢祥	陶承學
陸樹聲	郭宗舉	文徵明
林廷機	劉子與	薛蕙
陶大臨	臧節	吳鸞
劉天和	吳晉	李貴
劉采	尹臺	羅洪先
許謙	唐順之	劉邦采
潘龍	陳言	黃大廉
呂炯	莫如忠	顧南野
張澤	林應標	黃憲清
周子義	單應元	查鐸
朱邦憲	譚太初	齊柯
管志道	張萃	李逢陽
吳維岳	張孟男	李攀龍
梁萬斛	高儀	于慎行
李廷機	吳安國	喬輔世
趙錦	王夢臣	陸樹德
王文端	張一桂	孫維城
傅希學	楊時寧	周之屏
陳節亨	王鎬	孫修
程材	韓苑洛	王敬所
周津	魏一恭	吳俞
李柰	敖璠	姜昂
羅安	張和	楊逢春
王德	王琦	李翔
林景陽	吳源清	王紱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目錄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曹定庵

劉嘉秀

吳世澤

劉蒼

楊恆

孫鑑

周廷聘

賈孟泰

李梅

上官儀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嚴肅

前言

薛文清曰按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不可泛及他事為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李夢陽曰古人重威儀而詩為詳威儀棟樑不可選也以身言者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友攸相相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言者也大學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學言者也旁見之六經遠證之三代禮儀三百皆欲人制其外以養其中書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詩曰顯顯昂昂為萬民望而今無知之者悲夫

韓邦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往余按人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以下及屬官參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嚴肅

一日忽自語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參謁者亦勃然正色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矣時韓尹廷舉不知曰近日每入道何故如臨淵冰此一驗也何孟春曰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軍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主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士卒亦快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乃可然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而樂從於廣且將繼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從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故曰兵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目錄

四

以嚴終爲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亡哉春以爲餘事亦然故著之

張居正曰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如此

又曰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年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尙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章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枉文網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甯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豈雖勉遵上令而責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

卷之十二

王觀字尙寶祥符人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爲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憚之如神明有蠹吏錢英累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於朝皇祖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勞以酒

任行

蕭岐字尙仁號正固先生泰和人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

老者中席酣暢或舉盃相屬曰吾圖身後碑銘惟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闕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誼譁恣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

先生則忻然相即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侍或隆冬而汗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者有強起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儉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既至京首陳十便書上嘉納賜宴右雨門明日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任煩劇辭至再四竟許旨諭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歲秋九月乃有陝西平涼府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

卷之十二

以身先之學者始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道所施率就雅飭蓋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檢材爲國正吾儒者所服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人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二十七年奉詔著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園子凡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議多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鞵給道運費比至家傾竭行囊集士友營樂丘於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犯條例今上神明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真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

奉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廿二日戊申得疾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脩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黜貪淫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丰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污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復回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

宣德四年給事中諒張君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酒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元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逢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放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風俗大臣者亦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遍諭之

况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都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

卷之十一

為知府而鍾得蘇州授以玉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有弊盡輒嘿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不校期月一日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勅未嘗宣今日宣勅既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里老言吾聞郡人多武斷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瘴之術雖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部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資致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某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郡胥駭服不敢辯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齊力四人與一胥擲空中擲死之皂始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若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皂懼如命立殺六人命一人鈎其髮拖出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儒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二

品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疾卒於郡民競立祠祀之

張宗伯惠宣德壬子春巡按浙江東南都會事務繁劇持憲者非防閑周密則無根之議興矣公謂欲濬其流當潔其源下車即為文告於諸廟神祇誓以公正清白存心凡察院舊役吏兵館僕盡令易去別送鄉民之樓實者或直廳事或守門或監獄皆有定約不得相撓越論訴之人俱要正身狀內指陳止告己事毋得泛引累訟之風十減七八至獄大獄人懷疑二公嘗用利鈎刺血以誓曰如有私心神明是鑿囚徒見者莫不洗心不待考訊自招伏罪其各司所差吏胥董事於府州縣者亦令赴院附簿依期回銷包首賄賂頓為衰息又諸司及差來人員多民間和買貨物公察知之即令仁和錢塘二縣置簿稽考自是市無和買之害

都御史韓雍才高有智略提督兩廣令布按二司官皆行跪禮提學某日提學與軍門無干請勿跪公曰提學既不行跪禮明日另見明早取

卷之十一

應死罪人置之廂房命劊手曰待我言殺了汝等大聲應之及提學來見既至堂甫揖下公大聲曰擊下殺了衆應之如所言雷提學以為殺己也不覺跪下二司官笑之曰不如昨日同跪無形迹也此可以警悻悻無實守者

胡憲副憲嘗為都察院御史七日上疏論朝政得失極言盡論皆天下大計兼劾一二大臣不職其論威曉張某中官李廣吏部尚書屠某都御史王越李蕙柄國者不悅下君獄時威曉某諭刑部白康敏公令必致之死地端肅力爭之得不死落職補藍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當是時憲之名聞天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必擬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吏部俾起君坐是補南京都察院經歷先諸道率有事於幕中久不限官中每退食私第妻子具服與君正堂相見君坐茶至妻起進茶再拜就坐妾乃進食旁立不動竟食無遊辭狀側之容盛暑家人終不見其裸露其諸細行在席衣影之間皆可語人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占籍順天留守衛前成化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嘗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南隆鎮撫臣勢重自韓襄毅公以來而體極尊建牙吹角列戟擁從軍門沉被組練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子弟錯繞倚而私自衛者又千人公性雅素至則量留給麾下便令者幾人向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擾有以密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大將不敢喘息方回而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徼無弗以莊見憚也

吳文定公寬遷吏部時羣議以公久處翰林恐未諳政事時耿公裕為太宰務為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為王府長史衆甚不平同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赴職耿公惟安慰之衆愈侵侮文定正色曰諸子務進取當效董買往二人亦曾為王傅然後名高百世今諸子縱放非毀主司厭棄斯職彼選舉可從人自擇任耶汝輩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人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得旨以為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

卷之十二

網大振人始服公

樊清簡公瑩嘗以刑部侍郎巡撫雲貴時公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雖嚴阻炎瘴人迹所不到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為上官欺其牛數頭不還者聞公至走訴之公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公狀罪公慰而遣之

益莊王厚輝剛明決斷國紀斬然內外臣僚小失則宥之有大過少麗之於法如曰擅謀竹木漁獵舖戶橫奪街市此尤不檢之最者率劾送不貸內臣中有濫受詞訟刑罰苛虐者即毀其刑具而遣戒之凡笞罰自五以上必啓請為軍校與民爭訟曲在軍校則罪軍校曲在民也付之有司不加捷楚貿易物貨一惟其平四境之內享安靖之福若不知有王府也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不攜家累止蒼頭一人若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加意學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歲饑民賴全活而浙東數郡又移以賑

之下車屬吏參謁即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為四民之父母庶官視效可不謹哉爾有不職較之僚佐必加責焉我不輕貸自是終公之任官屬少以墨敗者浙江藩臬諸司供張什物皆取辦下民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自公為按察司一切革去彼權貴者亦自望風裁省民受其福公至浙素知所屬官吏貪殘為民大害即召而與約誓曰閭閻凶頑一鄉之害皆知為民除之不知己身為萬民之害所謂責人則明責己則昏如子女玉帛之兼致車馬器玩之並取大肆貪酷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具為害無算今與所屬為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己之害二害咸除一方迺寧以是大小官僚恐懼奉法無敢犯者

卷之十二

七

王鈞字子宣號印岩會稽人嘉靖壬午解元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論恭簡己未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晚者百姓望之以為神明也有事則各輪其情蓋答扑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寶粧匣者公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有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日一人持所盜物陳於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於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真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亟去

紀資任丘人嘉靖癸未進士丙申守青州言動質直遇事敢為獄訟清平豪右斂手屬吏有不自職者必庭詰之嘗曰少年入仕情多恣傲上復優容是姑息也一時俊銳之士始不自堪

張謙慈谿人嘉靖二十年為大名知府為政嚴明知大體以廉馭吏每季終察舉州邑吏有貪墨者輒廷捷之終公之治吏無敢受一錢者萬曆丙子權璫馮保姪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江陵相隸人姚曠者勸之邦寧乃手毀曠曠即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保云某姪之使酒失儀即宜戒飭保即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

郭司馬應聘嘗以御史按吳風操峻持每行部盡屏騶從乘馬出入時

號為白馬御史而墨吏望風多自引解緩去者今歸然作魯靈光此海內人瑞也

狷介

前言

楊文懿守陳茶酒說曰茶性涼而清人酒性熱而和人飲之皆有益而不可過過則皆能生疾而酒尤甚然茶味清苦而易厭酒味甜甘而易悅故世鮮勸人茶而多強人酒茶或浸蔬果輒損其清酒雖雜投魚肉益助其甘故彭彥實嘗言茶為廉介之士酒為曠達之人余謂士當如茶勿如酒然廉介者能充廣而有曠達之才曠達者能檢拘而有廉介之操行則皆為全德矣可若茶酒之偏哉

薛文清曰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又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李公夢陽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是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曰調琴瑟者必能琴瑟者也不否則愈更而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狷介

八

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崔公銳復河南憲司書曰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負郭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者舊作與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十業有官學而後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於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土生熙世垂延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益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子相者七十餘稷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個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鷄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陳絳曰楊龜山嘗言主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龜山此言是其平生得力處在此他日失足處亦在此惟顏子渾然天成孟子已露主角然人亦安能遽做顏子若合下便學他渾然天成則模稜糊口矣一鄉皆稱善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吾人所執者道義所信者心奚郵

又曰據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焦詬亡節者且重跡竭履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開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蓋勢權所出權又勢所歸蠅附蟻集茅靡波流必有握衣執經之名幻處囊彈缺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為尚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人蓋有見於此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溫公義訂師生恩同父子然平居時節問訊往來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於諸弟候政府則相於庶僚固自不同愚願今之先達寧為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為徐穉子劉元城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狷介

九

徐文貞公曰言必信行必果士人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孔子所謂小人蓋承經經言之非貶必信必果以為小也學者須識此意纔能自守與市井之人別

王文肅公曰調停之說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先著已差浮競方長倉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氣節中辨別孰真孰假真者信之不得不過處之不得不優若一切兩可于不狂不狷且信且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

又與滕少松巡撫書曰來教真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安靜之旨與今之善事者露輟而爭乎則愈不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密勿之地一味閉口拱手而以為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激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擾之使動士風之一變世道之真可憂如弟所以深服海剛老真狂真狷者恐千古之不多得也

曰士君子之處世莫善於介莫不善於無介介者界也所以界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汎濫也介其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

圖之樊乎故介則爲防爲樊即有不合於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毀防決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條接與耕耨之徒與世判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與鄉原爲德之賊至比于鄭聲利口而惡之爲其足以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爲戒而反以爲法不惟病己亦以病人如陳萬言教子咸以詔賊其子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愛其友者也妻師德戒其弟以拭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汪道昆曰昔伊尹以一介取重心嘗易之嗟乎此惟伊尹能耳今之以玉帛來者非萬國之長令名之士乎哉載牘而行望門而謁旅幣何紛紛也彼守官若處女無因而至輒閉門絕之及其投人也若委諸壑人情亦取易而子難耳彼何心哉孟子曰取傷廉與傷惠傷廉者名傷傷惠者義章買廉而辭惡固吾所急即有過而誦義不衰吾其猶可被此名也此操毀譽之心也不取則人將德我不與則人將德我專務樹德無務樹讎此操怨德之心也夫取與一途其操心多矣即有緩急專能信其無二三耶毀譽怨德不入於心故有一德得國而仕則去湯而不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以爲貳放太甲而不以爲臣此不由賦畀來者也世方扶其不取浮慕伊尹直將伯仲見之是爲伊尹優也得一祛猥自以爲類尹不亦遠乎嗟乎夏虫疑冰不傳於火即貌伊尹不類猶賢於貌桀者也吾何問焉

任行

翟善字敬甫泰興人以諸生選舉洪武初歷官吏部尚書上常欲爲善營第泰興善辭曰江鄉地隘誠不忍奪人自益且臣奉職無狀何敢費縣官金錢其謙厚如此善家故成籍上以善故欲免之善曰今區宇乍寧成籍宜增豈可以臣一人破例上曰卿可謂社稷臣矣
劉公嵩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舉歷官禮部侍郎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陳善住欽州人洪武中貢入大學授山西平陽衛經歷陞蒲縣知縣在任三十餘年妻子不入官舍自號其居曰螺巢

劉敏洪武間爲刑部侍郎初爲中書吏每日暮即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日載於家而後入蒞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奸權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云

甄庸北郡人洪武中松江知府醇謹嚴重以廉自防雖易一衣具一食必於他郡營之略不涉於境內嘗曰人非古人避嫌疑不得不爾也仕至工部尚書

呂誦北平人洪武年任瑞安主簿爲人氣岸高峻敝衣糲食冰蘖自持蒞政不避勢要嘗大書公廨壁間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秩滿而去邑民思之

林賁字光輔四會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歷按三省嚴毅執法不少徇人持服家居族姻私托悉拒之服闋之藩司請牒藩臬將租餞夜解舟去明日追饋竟不受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王幹澤州陽城縣人洪武間由監生錄囚稱旨除刑部主事遷兩浙鹽運司同知生平取與一介不苟即飲食亦不妄其教子弟亦不得妄飲食於人後被誣繫獄吏將置以贓罪案成幹書枉字於其下雖極榜掠終不服後得罰運木石贖罪幹躬自負荷或俾其令子弟代之幹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隸卒幹曰非其罪也卒自竟其役平居以禮律己妻妾視之若嚴君然甘淡泊惡貪黷雖遭困繫志節不少挫終思南府同知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主簿陞主事歷松江知府嘗嗜遊燕每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未嘗一寓目焉

黃鉞字叔陽常熟人建文三年以禮科給事中丁父憂時靖難兵起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住居之足跡不入城市有御史按部至常執問曰此有黃給事何住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而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

舍錢從靈幕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鷄具饌錢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鷄禮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

廖謹字慎初南海人永樂初以貢為通山教諭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為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於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遊近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呀然嘆曰子豈能知我耶予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非識機者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文而惟其人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直而惟其順若先生久典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為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其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

卷之十二

十一

必乃以我為實耶孤魯先生乃慨然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於所不知則當闕而不宣汝談何易曷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為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趨趨旁午此乃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耶故事不合而不詭隨寧不用而不以詔為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玄聖其任其止惟義是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讖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詔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于聖德容又何虧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予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教友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風即此是好由西而南黍為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造智則不足而禮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愚若乃隨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趨趨口而聾嚙則又與古人殊也假因詔以致浮譽買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人之劣而不願詭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之彼諸大方者吾將以予言為

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

楊公十奇少居貧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為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飄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偽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伏曰我山谷人趨近售得之不能識真偽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真偽而視其裝亦有真鈔乎曰有之尙數百貫然吾意以為鈔易得之先生曰偽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即欲置人重法乎吾嘗見有以偽造禍蔓延數百家及擊戮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偽鈔止罪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凌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

吳文恪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於城池舊址公曰某素不受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雲間沈菴公度臨池擅一時性端厚謙抑好獎與後進階出誠意則取與則甚嚴嘗有李訓導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於其上先生

卷之十二

十三

忽思曰得非囊許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翌日固請先生乃為易題以反之其介如此

吳紳字□□衢州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上官曰衣冠畢賀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有請之曰拜官不祀先會客乎紳惟笑而已

張公賢字思齊雲間人家世業農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乃棄去躬稼積久之年類三十矣一日為里中人所困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羣小侮我以我齊民耳不學何為乃復取舊書讀之永樂乙酉舉鄉試屢赴會試不第授吏部司務薦陟驗封司郎中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饋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為鐵板張蓋言其節之堅也少子綱徒步入京師省問公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為此中何所有而汝來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超拜山西右布政長子紀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令見其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紀不敢隱且實對公怒痛筆紀

令還驢仍正其罪云公既歸家居一參議公部中舊僚也見其用乏以
其所餘俸米與送之公固謝曰我自足用此君養廉之資不敢拜賜仍
遣之與歸方臥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無納賄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
失我眞母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柴英字仲實曹縣人世襲海南衛指揮僉事永樂丙戌朝廷以安南黎
氏父子不道與師討之令英國將軍時爲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拔
在行謀報黎氏柵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駝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昇以
行至富良江聯爲浮梁且檝之以濟公及軍中驍勇者先登拔柵轉戰
至東都覆其國安南次第平時部曲有得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
室使治女紅及歸以給無妻者不留一人嘗道過南昌府同行者欲置
酒命妓爲公歡公知之乘夜先發其以禮自持類如此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永樂十六進士歷官侍講學士金陵有妖婦身着
文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接踵公獨不往曰物
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嘗謁治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朱忠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雜

十四

襄陽公等四神座列寅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卑下如
此也捐貲爲倡構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爲之記

孫博士貞初爲國子生時與郡人盧淵同舍及寫武臣誥與主事夏元
吉同事教紹興府時與郡守李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尙書貞
未嘗一至其門其自守如此

陳御史祚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學衍義勸上
勤學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姪等等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三
年備嘗苦楚宣宗晏駕釋出祚乍見瓊等略無憐惜之意獨都堂顧佐
來訪祚命瓊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庇此輩此輩以祚累之惟此一言
而已遣瓊等歸不問其生理

劉忠愍球性孝友居喪哀毀過常事伯兄甚謹兄弟五人同居合食終
無間言從弟玳爲蒲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清
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弟者

孫郎中瓊既乞休歸時三原王公巡撫南畿嘗訪瓊以政事欲盤詰餘

根因公言不便而止長區賦者持百金爲公壽公辭曰某當難有遠
行尚不受贖矧今閒居安肯以無處而受餽乎

金清字希憲上海人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嘗爲南京刑部主
事時除母喪謁選尙書姚夔以其父實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
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干也姚嘆曰希憲眞君子哉

楊鼎字宗器咸寧人領鄉試首薦正統己未會元廷試第二初授編修
歷官戶部尙書正統丙辰上春官不第當入北監開祭酒陳敬宗舉行
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攜一僮以自隨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
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軍旅之樂不是過也每亟
稱其賢有郡守欲以其子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爲辭乃托鼎同鄉兵部
尙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
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猶賴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
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守旦夕與之講解塵壘不倦及登第一時館閣
鉅公如楊士奇輩皆重其素履鼎娶時年已三十夫婦相見如賓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雜

十五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初第進士少傅胡
公忠安爲禮部尙書素奇公爲賢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尙書

郭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侍郎私問君君
曰宗伯爲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
胡公擇日語君成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有參將者禮致弄先生
大年學爲詩與人來蘇君慕弄先生名過其寓參將置君上座而處弄
先生於下君曰吾爲弄先生來非爲參將來參將學詩於弄先生則先
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參將方設具燕君君拂衣去不省

祝顯字惟濟長洲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山西參政初登第有詔大瑞
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堂小監邀公如閣下公初未知其故比
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

王公竑年七十一作壽壙於先隴之傍鄉人語公曰今制大臣終官爲
營壙公當朝元老何庸爲此公然曰竑以謙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
裹屍仰賴神謀廟算師無敗績謬膺獎擢期於自效屬時惟疾所懼妨

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敝路以微意外之寵
梅芳黃陂人正統間領歲薦性樸實多大節初任福建布政司理問居
鄉力行古禮鄉人冠婚喪祭視以為法所生五子不易教三子登科歷
政有聲致仕二十餘年非公事不出題其壁曰故舊不遺請托勿許里
中稱篤行者必曰梅公云

魏文靖公驥端重祗慎簡約勤廉矜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贊
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家居二十餘年敝袍糲食不治生業成化八年
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
司加粢米三石公病遺書戒子勿擾鄉里營墳墓已而有司得請如例
子鴻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於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即死
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
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誠心賜葬乃朝廷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
恤典為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
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卷之十二

楊文懿

十六

楊文懿公守陳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為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
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
諭意云語所知曰吾猶養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
竟以五品終

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
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庭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
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為諫臣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
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咸勸寧行卒不往其介如此

石璞字仲玉河南臨漳人由舉人景泰七年歷官兵部尚書為人平易
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
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列金盃十餘
問曰汝宦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
夫使我治汝汝焉得還鄉里哉拂衣出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願就教職會宣
廟思振風紀選擢御史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
鄉多寶玉甚莫厭清貧至則首黜貪墨以楊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少卿
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
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鬻魅夫死
公為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詔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待決人皆危
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將決大臣有申
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復起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守備中官原成無
與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
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御史耳公初入閣以疾辭石
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為先生啓上教書即家
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教書以教人
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教書也某若資其養曷

卷之十二

楊文懿

十七

若不辭官之為愈也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元年狀元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
淳性耿介寡與人合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其取予不苟有
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為令植桑績麻
今之為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王徽字尚文號辣齋上元人天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陝西參議
嘗謫普安州判有白千戶者富而虐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
曰須王判官來乃白千戶規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廉人以入公曰若
地無魚其出白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

軒公觀律已甚嚴居南都閉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處一室
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終事竟歸不告於同事者
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

黃文毅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自始仕以至卿貳未嘗一至勢要之門禁中有宦官欲招一揖公亦莫

之願

于公謙為大司馬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值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文示變正宜貶損以遠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上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衣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而已吳康齋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為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家事清白不事產業亦足以風矣

郭璽公善給事中閻某嘗以忠義相期許閻畜名馬玩好璽不知也一日誤為所見遂與之絕剛正之聲聞於中外憲廟嘗書其名于御屏曰清介郭璽遷員外郎卒祀學宮

劉文安公定之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修以養親每暮夜歸侍書則赴學一日冰凍徒手足龜拆比就館則早飯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君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胡琮長洲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山西參議所在多美政琮嘗以御史

卷之二十一

十八

謫江陵歸僕攜米一升琮知責僕而投升於江中又嘗同知常德庭梨方實不攜一枚與同年戴璫素莫逆璫因以他道取貴顯遂絕至京璫欲見避之其獨行如此

黃潛字仲昭以字行號未軒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提學僉事為編修日與殿元羅應魁皆以言事同謫嘗為大理寺評事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免其役上下相安以為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章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力行好古成化甲午舉于鄉聞獻章講學江門往師事之獻章深服其德量自以為不及與張詡李孔修為莫逆交詡初見獻章庸為之紹介或詢詡為人獻章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庸潛心理奧多所自得其學以主靜為本羅倫莊景望重一時少許可遇庸輒嘆賞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釋褐荆門州同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

俯仰輒拂衣歸足跡不履城郭督學憲副王宏請與相見竟謝不往友人謝佐卒貧無以葬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拜而卒

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峯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

吳洪字禹疇號立齋吳江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公少穎敏年十二補縣學弟子員動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屬司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嗜爾之食耶謝不往

楊繼宗知嘉興府有園卒饋熟鵝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擊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且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太監愧服

而去成化初中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其門繼宗知嘉興府日朝覲至京直聞公名而未識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人皆為公危公不為意直亦敬憚之

丁璣字玉夫潤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副使初授中書舍人以同官公過連逮謫判普安公委北上時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菴為上宰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赴且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菴受之欲引為吏部屬為忌者所沮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十七年以總兵鎮守湖廣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餐閒居輒玩經文出入省驛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侈用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子孫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子在本兵日

卷之二十一

十九

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李濂字宗禹一字原潔祥符人成化辛丑進士初拜南京給事中以言事諫肥鄉丞以母憂歸不復起巡撫都御史孫濡陶琰先后列薦于朝使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警說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于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人廖鏡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為具召之則賓客滿座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強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鏡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恬酌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髯長揖徑去鏡為惘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擬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

仁和張文衡銓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郎中鯁介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尚書委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屠家宰有葭苧之戚文衡絕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屠公曰吾家賀軸無張銓名是傲物也且聞其酷好大棋廢事文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饋食九年陞廣參議沒于水

卷之十二

二十一

潘珏字玉汝閩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初授斬水令荆府致幣于公公對使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婚其子公不可既又以所作畫來賜公為啓事辭謝於是王知公不可干矣久之王以罪廢公無染焉

張舉字□□深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岳州知府初授戶部主事監京城明智坊諸草場及巡象馬牛等房即剔判姦蠹悉論如法賄賂不得行時倉場多儲紹瑾督收半歸囊橐多供張設樂以娛部官往往掣肘結舌舉獨不受自攜菜菓裁度飢渴雖所乘馬鞍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為常內外憚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稅日往稽閱出其不意諸課始入公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教下執不從乃泣訴于司禮

司禮曰主事為誰對曰張舉司禮曰是弔馬張乎汝慎避之李公本字立之富順人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翰林清曹而職自編摩外無可自顯見朝行中以冷局目之而士行修不肯以其官貧故倚權勢力有以市公尤其表表者始當授檢討人或謂公不有給事御

史可陸梁公卿間乎公謝弗應曰貧自吾分吾不與易也蓋十餘年一再轉羸馬青衫日僅直金馬門殊自得及轉容臺秩優然益南徙而公益安之間從諸勝游相約為文字飲三山二水惟意所往不知歲之云暮最始擢為侍郎重矣門柳蕭然不設重牡亦無有闌出入者時眉州萬少師安當國能立貴賤朝士而公親其鄉人又舉鄉會試稱同年者也眉州之子翼暴起為少司馬與公同列一日與公從容曰公有意北乎但以屬我立刻為公效之公輒然適送之出見圈中豕指而曰爾父子欲圖我乎使我依而北者何異豕也眉州聞大怒曰吾且圖若南弗召公亦欣然自快也凡六載

白恭敏公主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為兵書日衙退即閉門坐臥請謁至左右拒之多不得見故當時有睡酣不知事專之謗一中官偶有請托不得見公卒陰伺公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但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沒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策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飭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之詞是亦識耶張吉字克修□□人成化丁丑進士歷官貴州布政嘗為梧州知府戊申考績入京凡贊見當路惟所刻先儒學範晦安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尚細書稱謂皆耻為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

羅文毅倫以疏論李公賢奪情落職提舉泉州司船明年召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官職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于我也乃改南京供職孫清簡公需以吏部尚書致歸自守益嚴于州縣無所干謁嘗出乘肩輿少一卒子姪欲請縣索之公不可曰上賜我輿將何為而又煩有司別給耶

邵文莊家居門人提學張某欲為置祭田公致書辭之曰昨辱過我精舍山水增色多矣所論祭田時供之外固可為修理之助但利之所在衆共趨為病餘之人怨動心氣敢辭之且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已異致後先殊情也敢固辭之其精舍從屋亦是故

不欲尺寸之益請勿留念是望又曰昨精舍夜坐閱祭田之歸初亦未見不可既而思之我精舍自有田三十餘畝足以供祭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敢固辭之且屬本縣以公文申達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亟令罷免不然外則損氣執事愛我反以病我也將焉用之如不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衷惠山之靈實聞吾言惟高明亮之

史英字廷珍稷山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副使嘗為御史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其于公也獨謂山西無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願諸君不知耳衆問為誰公曰托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畏敬則天命可保衆改容謝

俞繪字本素號愛榴人舉人初授歙縣教授歷崇陽論為舉子時赴禮部試過沛貨沛令馮公千金令實先生同郡人先生官歛時馮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班班以無券弗受先生曰貨金無券馮信我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為文告其墓固與班乃受

卷之十二

二十二

廣西嘗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應者先生賦詩慰遣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贛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贖先生曰吾非陳姻卒給君矣因弗受其生平取予不苟類如此官雖司教聞朝廷得失未嘗不憂喜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先生在歙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罪天下壯之

劉俊字君佐涇州人年進士歷官河南副使嘗為御史巡按河南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他為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以善政立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苞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政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是使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盡民敵恆必由之故御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為準不可寬貸後多去為要路者亦時有怨言然君子亦由是謂其知大體其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悅俊造為飛語同科道當劾諸方面官遂註名貪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徒侶公鍾謙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耶頗聞其節愈厲奈何有此事遂寢然性慧直不修飾邊幅在

官中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與在是非淡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絕詭衆以致仕終于家

陸文裕公深嗜古玩嘗羅列一室中閱魏莊渠先生至訪悉為捐去張大中丞琮家南京素無狎比者門無私謁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以厚望公有富者之喪數援姻家枉公以弔公曰生未識安弔為卒不能致丙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臺謁公曰朝廷之法執于御史執者廢法罪將安歸惟寡交游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托皆端端而退鮮不憚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庇公轉自刑部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

王文恪公整初授翰林時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講公云云竟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汚公獨不與戚晚壽等侯與公有嫌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安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乃

卷之十二

二十三

今自附壽寧耶陳公茂列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初為吉安府推官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幾死為監御史袍服樸素時牝馬身若無官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母力供甘旨短床徹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所不堪者公泰然自足

楊昂字孔顯建安人文敏公榮之孫弘治中以廕知香山事里胥以其相裔也或遠逐焉昂曰是欲為陽鱗者耶斥而遠之饋送一無所受宋端儀字孔時號立齋莆田人弘治辛丑進士歷官副使初授禮部主事時河南耿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儒為鄉樣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未上而已諠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為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內相止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

初主考禮闈君為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為其屬僚丘公為祭酒君為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旦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于二公者適所彰君之名於朝野也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華亭人弘治壬子南京解元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公本儒素值歲浸有常情所不堪者而公安貧固守有富家欲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狗物而為所罔毋狎物而為所乘自少立志已如此及上春官長沙李文正公主會試公名第二廷試吳文肅公為掌卷官或欲導公往見公辭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媿之竟不往洎吳得公卷極力贊美以九重字失提寅二甲第一人逆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公抗不為禮鄉人張文冕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公絕不與通有言公肯枉一刺即高位可致公叱曰吾足可輕動乎且吾但知做吾官而已違知其他戊辰十月丁卯外艱乙巳五月實錄成例當進秩瑾銜諸翰林素不加禮因矯詔追論會典事以不諂政

西園閣見錄 卷之十二 續介 二十四

事為名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會憂不起庚午八月瑾誅還侍讀又嘗教內書堂不潔生徒不使與弟子相接嘗曰此輩而穢物遠之猶恐其汙况近之也餘姚謝文正公每稱其有守以此公譽望日起僉謂旦夕爰立而有忌公欲傾之者嗾臺諫撼他人事誣公而公不恨衆衆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而公從容鎮靜因照例自引退無少濡滯一時皆為公不平王文恪公方家居因作風聞論以□之論一出而輿論益定於是南北臺諫程英朱光等四十餘人并撫按各上章論薦上乃起公南京禮部右侍郎上京師至東昌閣命有勸公謀以代進者公曰清被皇上渥恩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觀天顏得一拜闕門為幸乃抵德州與疾而進卒于河間府瀛海驛戊子閏十月二十九日也公疾革時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曰無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牛深嘆其忠勤始終敬畏不亂梁司徒材字大用順天大城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志甘淡泊布素澣補出自天性嘉靖四年為左布政使首嚴門禁凡同僚友首領皆置圓牌

書其僕役令候吏論遞格藏出入羨餘一介不取清風穆如每市物必書其數牌止會而後入召市人面給之以為常其吏舍聯陌巡覈惟謹內外肅然旦夕皆飯于堂食菜無兼味其內亦甘苦而淡無間言為杭州守日郡故以繁富稱于天下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觀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囊中無一長物知者說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人也公自以前輩不為過禮何疑其易己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為介曰御史言果當即請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及為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卒之日坐部堂治事無敢闌出入坐傍置四書律例暇即諷詠之以為常以故賈錄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以治

劉司徒機由衡州守擢太常卿逆瑾同里也瑾方擢先生時意必德己所為必附己及先生素節自守不形言謝意稍悔之然以先生人望所屬必欲引以自飾先生乃益疎略自晦每朝退署部畢即閉門縱飲酣臥不醒瑾欲延問事情卒醉不能起他日瑾勝氣詰之先生曰氣弱非酒不能支且嗜此不則病由是益疎遠矣瑾性好紛更先生于部事遵舊不易瑾殊不說嘗力論時宜變更先生曰祖宗立法盡善盡美行之萬世無弊亦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瑾又怒一御史欲加禍害先生適過瑾問其故瑾云□先生曰以足下所云將以懲不法也今某所為誠守法將以懲不法願先罪守法者吾恐眩人耳目矣瑾為改容謝之某賴以不死其他陰為止畜釋助若此者衆先生不以語人故人亦莫從之知也是時瑾急賄有封巧宦者多重輦通致先生從容語瑾曰飲食以養生過食則傷生貨財亦然故貨也者禍也古人戒積藏其畏禍也瑾積念先生不附己欲改南京禮部又欲援國初例出為布政使尋事敗不果瑾敗先生乃上疏自劾曰臣與劉瑾實同鄉里誤被引用驟遷顯官今瑾事敗臣罪當誅數皇帝雅知先生廉靜方直不為瑾用特准致仕為戶部尚書未製緋袍冬月朝會公卿皆緋袍先生獨絳紗袍同列饒以緋行先生義不受直至郊賜始製服日至部視事

西園閣見錄 卷之十二 續介 二十五

事為名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會憂不起庚午八月瑾誅還侍讀又嘗教內書堂不潔生徒不使與弟子相接嘗曰此輩而穢物遠之猶恐其汙况近之也餘姚謝文正公每稱其有守以此公譽望日起僉謂旦夕爰立而有忌公欲傾之者嗾臺諫撼他人事誣公而公不恨衆衆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而公從容鎮靜因照例自引退無少濡滯一時皆為公不平王文恪公方家居因作風聞論以□之論一出而輿論益定於是南北臺諫程英朱光等四十餘人并撫按各上章論薦上乃起公南京禮部右侍郎上京師至東昌閣命有勸公謀以代進者公曰清被皇上渥恩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觀天顏得一拜闕門為幸乃抵德州與疾而進卒于河間府瀛海驛戊子閏十月二十九日也公疾革時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曰無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牛深嘆其忠勤始終敬畏不亂梁司徒材字大用順天大城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志甘淡泊布素澣補出自天性嘉靖四年為左布政使首嚴門禁凡同僚友首領皆置圓牌

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盃耳時劉瑾行賄天下諸司當朝觀入京多賚重寶以賄當路嘗見其數帖獨無先生姓銜一日有人扣門魏玉珮帶有陳老者當門怪問何由至也魏者大驚踉蹌趨去曰我以為吏部劉宅是戶部劉宅邪又言當時諸公卿過瑾所率庭參先生過瑾特入內不庭參以禮自持不少貶屈瑾恐其持禮損己威重故特為內觀不知者謂為厚昵誤矣是時先生去位十餘年故能道其節義如此吳夢字學夔西安人由舉人諭隸縣弘治甲子當道交薦任風憲耻附逆瑾竟未顯擢尋乞致仕家居足不入公門僉憲韓邦奇公之門生分巡三衢龍游胡瀕頭遺數百金求釋拒之甚嚴露東韓公曰嫌疑之際毋勞枉顧三守喬遷亦公門生察院檄訊西安縣牢獄以二百金遺公求囑免罪毅然辭謝其剛介類如此

李源字士達號竹坡晉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尚寶少卿為諸生時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于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願頗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于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

卷之十二

二十六

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謂其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偕計卒業太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于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于榮利已如此為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贈遺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遂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為贖公拜而受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為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為好會冀娛公舉杯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為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嘆為得職每舉公官氏稱于曹中以勵屬員數為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遺轉饒遠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嘗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

時翰林楊公已為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還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

梅純字一之世為指揮舉進士授知縣已更就指揮晉中都副留守不附中官罷歸閒居十餘年卒狷介無與雖一餐必擇其人與其致禮然後食篤信程朱氏不好文章家言所藏書皆手自抄校時崔公鏡為封部郎閱其勞送一椽吏代之不受

王公綏字遠伯開州人弘治乙丑進士性貞廉介直正德初公為戶部主事開守某不理于多口時適外察韓公邦奇為考功員外郎太宰以守治狀不飾論韓公詢之多士皆如太宰言然韓公素知守才疑之聞公往問焉公當飯客韓公故久不起公曰吾當飯客韓公請同飯公曰弗堪供奉韓公曰安有戶曹主事可食者而吏曹員外郎不可食乎乃出一玉糲食二豆蔬共食之客去韓公以問守問公公徐曰開之士大夫皆曰守治開無狀聞則皆為良民守之是得不黜韓公以公違衆持正議草具代賓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

卷之十二

二十七

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兒時以高節自負弘治乙丑進士病免居紫陌山閉門靜修人有以千金求為居間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且欲饒舌作說客耶却之後起巡雲南風紀肅如也

王鑾字汝和吳江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吏部主事夙夜公所出入以紗障目無有識其面者門日鑄焉惟通薪水其守官之慎如此至郎中以諫武皇南巡受廷杖致傷踰年而卒於官

黃遂字廷重浮梁人正德二年以監生為福寧州司訓生徒有學者時召問問而不能答徵致規責質敏者稽其無功責之在任五年非朔望不至州有當路蒞州上元張燈屬吏遂心非之托疾不赴耿介有聲劉淮字濬之號西溪寧縣人弘治壬子以父職襲指揮甲子守懷來城時中丞馬公中錫以懷來為路衝實需悉索之公曰無為浼我清白守也遂以官銀三百兩給公使其見知當道如此歷官都督僉事乙亥充

團營東官廳右參將時武皇帝幸邊邊將輩競起取寵公獨裁抑謙退
上亦整容待之謂為劉夫子云庚辰歲武皇帝升遐向競進將輩咸置
之理太皇后與顧命大臣以公不附權倖命視西直城門慰以溫旨
白沙先生取予不苟知縣趙某頗著金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
金數錠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賊去追而
還之其人感激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
為壽其卒于官也盡封還以為贈

雷爵字廷臣朝邑人鄉試中式授清苑知縣清苑當天下陸路之衝然
富庶邑也歷九年菲衣惡食常祿外無毫取還邳州知州邳當天下水
陸之衝州又影射近幸過者每折乾至百餘金夫至千餘名公力為裁
抑民雖少蘇而貴人多不悅者又九年遷四川烏撒軍民府同知三年
守制歸起復赴部時少師大學士選庵楊公尚書見公名曰子清苑知
縣邳州知州雷爵乎公曰是也楊公嘆曰我為外臺時過清苑者二過
邳州者三歷歷聞子名今乃見之老矣大名天下名郡授子佐貳為暮

卷之十二

二十八

年優游之地公笑曰大名養濟院耶我七十年孀居楚婦今再醮乎至
大名每行縣蕭然胥馬米蔬自隨至南樂知縣鄉人也餽牲數品公却
之知縣曰此某之自辦非取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
受時都御史柳泉馬公為郡守嘗語人曰自雷先生貳大名我雖言語
亦不敢輕發况敢妄行一事乎某真得一嚴師矣
王鑾字廷和大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武昌知府居常節儉以助廉
潔每語人曰大丈夫蓋棺事定苟豫知明日死今日亦不可作惡也人
以為名言

羅文毅公倫以疏劾李公賢奪情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
毅入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
往來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
受徒講學亦無意于世者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
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凍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而解
衣衣之行過客僮于途飯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

罄矣之隣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
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諱方在襁褓
叔子少傅諱振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
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其盛云

劉忠宣公自戶侍子告歸構草堂于先壘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
見志平生不為人通私書請托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公既起大司
馬後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以見志惟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公
嘗提督漕務事竣餘工費二千金及召為大司馬瀕行藩臬舉為公體
公令籍之府帑無何逆瑾以宿憾遠公經汴二司擬以前餘金遺瑾公
曰此事能飲彼意耶第舉殘骸昇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
賄紆禍子姓復巧貨四方舊知礪金公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免
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幸賴屠中丞得減死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
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公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者

卷之十二

二十九

三學生徒率金沿途護視而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也以百金遺公
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參將某
遣使致餽勸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
重貲而僕竊之以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尚書囊果為其僕竊
而去人服公先識云公自登至老即患難艱沛中不滄若此
雍公泰以擅辱將官罷日居章曲別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溫泉駕
過章曲教語移時留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未幾起
用再陞南京戶部尚書以忤瑾致仕公歸復居章曲日焚香讀書與鄉
人論穡事凡陝士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
曰某是某非幸無為雍某屈法
羅整庵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
瑕疵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讀書明理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足跡不
入城市惟己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纒一出家門子弟守其法欽欽一
步不敢肆

陳公察字原習常熟人歷官大中丞公故授經羅文莊倫而有張閩章極相與劇切為君子以中丞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先生書稀聞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長者乃與接或其人非長者而崇修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所甘也公又多吳語以刺之非是咸遂巡避去所寢即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衣冠敝亡易第令綴以糸襪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視其不堪或相率摘警公非情云

王端毅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有貧士自願一驛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昇肩輿與耿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翰林官至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稱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己心竊愧也後公代王為吏部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言為賀文公認其人素不為公議所與竟辭不作

歐陽恭簡公鐸之左吏部也公之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自以孤誠受上知弗謝九廟災大臣乞休公念無他過可引乃自引袁得請陳東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弗謝而又弗辭且以公為慰公謝曰去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慰遂行

顧憲副璵自歷官以來不以妻子入官舍俸祿外秋毫無所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之儲先生亦不屑意坐臥一小樓顏曰寒松日讀書其中客有過松者一進而罷或心期所素愜為具杯酒盤中惟鹽豉人相視愕然而先生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雖略有差等皆非知耻畏義者所忍為以故退居二十餘年里中罕識其面雖仲兄東橋公招之亦不往饒之田亦不受涓崖霍宗伯毀淫祠欲以寺田餉先生謂野野呂司成曰願君稍介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答子孟肖涯為中丞有富民犯罪願納金中丞欲為先生棹棹費先生曰願以我壞公法耶居久之益窘受徒賣文以自給人多欲為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

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其剛介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呂少宗伯稱嘗為南京太常少卿時閣大臣再斥再起九卿大小皆遣人候之塗有約公者公曰子與之無一面識者不敢輒通刺加禮也閣臣有甥官南京納好者尤衆公自常禮外不交一言有蔡生請鹽商墓志不獲同寮為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邀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縱為相吾弗取也終拒之及為南京禮部侍郎公有微病因使具疏乞歸會長子田在京疏不得投返其使公意不遂前閣臣病歸者死同寮約九卿翰林祭公乃不拒曰今不可違衆也初閣臣暴橫其鄉侵田宅無算既死按浙御史或直之同寮為疏告之冀力保其家公與書責其阿私黨奸且望其一變為正人同寮復曲以書辨稱閣臣十善公嗟息而止

沈公周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教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避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毋以散人瀾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闕河干屢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強賓之行臺諫咨治道然非其好也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梅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而求免于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觀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之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乃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去誠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書耳曹乃徧請過吏卒救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齋曰聞閣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為禮索田家食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門一投謁為謝卒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三十一

亦不蒲伏庭階也

徐文燦字得□號東嶽大學士文清公之孫應為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世家子應啖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積忤瑾意革職瑾誅始復原任

邵康僖公銳每厭世俗頌贊表志諸作多益美嘗為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死亦不求誌刻石與列俎徒為泉下耻平生為己之學概見於此輔國將軍拱攝石城端隱王之孫鎮國公宸深第二子也鎮國公性嚴重方正家法整肅宸深欲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諷宗族資佐以示惠公固辭不受以故濠敗獨免汚讟

劉文肅號野亭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撰墓志銘云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社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嗟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曰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雜介

三十二

乃爾乃爾劉瑾從人望召公入翰林比至相見見公端方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奴僕視之又却其餽永大不悅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輒進說言貴幸益不悅公又疏辭不允強起主禮部試貢士出院既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煖閣摘錄中數語欲罪公長沙力為解公即日陞辭去公為南京吏部尚書時逆瑾竊政驕熾遺術者至留都有規達官皆延款厚餽公不與見處家嚴而有法應門止一二童稚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鑄而行在南都數年不通書上都秉政時拒貴近餽遺一日有盒數担具伺門公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盒具品物委于街巷或謂太過君子曰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閱廷試卷于東閣一達官非讀卷者入公怒詈侍胥不報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君子曰請囑公行時亦不可無此事也鄭東郭為劉文肅公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宮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巫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

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甘公亮字敏采永新人正德間進士歷官惠州知府嘗戒其子曰為士人須能忍凍餓乃不墮坑塹人有懷數十金求誌銘者公察其人堅謝不敏退語人曰吾能貧不能為人諛墓也

陳良謨嘗以參議督太和山中貴人守太和者冀文權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為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跪謝過乃已公歸而垂囊蕭條山田百畝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有為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為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

顧司寇應祥嘗三佐江西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所舉士及貴通顯至相終不言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太常博士歷官禮部郎中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雜介

三十三

相長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為督學空同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步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蟻毀

南坦劉公素性清約蔬布自喜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月郡政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授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業一錢耶既去越人肖翁像為小劉祠僦居溧陽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賓至了無宿具但以乳羊博市酷風雨蕭蕭欣然達旦惟其真也

霍文敏公輅嘉靖初以兵部主事得告居山惟以讀書考古為業不輕接藩憲郡邑諸僚間有酬答簡書不襲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初登第時不認梁儲毛澄二公為座主嘉靖己丑公主會試考亦諄諭諸士不認三百人為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

陸給諫察既得告歸優游林壑十有八年尺牘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

就見不往答饋遺一無所受有文前後推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扼不行大臣有好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為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屬下得死所耶言迄儻然而逝公嘗主試浙中以建言家居有門人來吳欲以二百金為公壽而不敢言乘公有錫山之遣人邀其子延枝道此意子懇辭不敢當且曰以此玷家君玷家德罪死夫能使門人欲壽之而不可得又能使其子不敢私受人之壽非清高素著能乎

趙得祐字元吉廬龍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陝西行太僕卿凡公服以布為之當道有司皆重其敦雅致政歸居傲甚知府公巡以罰緩置瓦甃于城局命役守將為葺聞而艷然曰得祐薄宦時無敢有一芥恐虐地方赤子耳今顧累及桑梓耶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太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初知六安遷刑部員外改編修歷官禮部尚書諡文莊知六安時為工藉公使錢及其俸錢之

卷之十二

三十四

出納曰非以為名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

高紳字允升安陸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會試落第或謂公貧宜乞學秩公笑曰斯秋也乙榜乞則不可予平生耻說乞字寧甘貧俟命爾乙酉復北上遇遺金于途執之以俟其人至還之時公年已踰壯介持扶義歷二十年不以貧絀一郡成目之丙戌成進士

許應元字子養號茗山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嘉靖乙酉鄉試己丑會試春官太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列高名爭之主試不能得志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舉進士倫公復品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僕鼎貴之門冒謁干進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州然應制諸詩藉傳矣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相國者幸于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夏欲得名士即陰授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之事竣

欲轉公太僕少卿公聞堅辭又欲使為江西提學又辭

袁表字永之號胥台吳縣人嘉靖乙酉南京解元丙戌進士時權臣張紳方為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于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發也及君為庶吉士而其人已入閣親幸用事遂上言庶吉士踞地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為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為武選主事適當徵巡在法徵巡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旨交致劾君縱火為奸利鍛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成湖州千戶所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為南京選武主事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張簡肅公居銓曹張永嘉得政欲引以為助因薦與修明倫大典辭疏云今使智者立事愚者參之高下失倫才不肖不相為用甲可乙否面是心非禮書之成未見其可遂忤文忠意已不悅于大宰方西樵獻夫遂補外既得謝汝思叔澄嘗燕見請曰永嘉大禮之議于今百世不易固辭纂修何也公曰當時要未實見得是但觀渠以血氣用事不欲與共事耳

卷之十二

三十五

東涯崔公桐有送楊仲方任南銓曹主政序云門人張子鳴鶴者以鄉貢士尹容城入覲予問之曰邑有人焉矣乎對曰吾邑有楊生繼盛者于鶴為鄉同年自鶴蒞容城也無與于鶴之政亦不致于鶴之至常遊京師問業于少湖學士所績學潔己軼俗雅尚吾愛之重之亦不可得而親也予聞之喜今年丁未仲方舉進士高第宴集于南宮見其貌溫如也退如也聽其言若不能出也確乎其根理而本性也乃益信張尹之言為非諛也他日以語少湖公公曰吾賢若人舊矣子亦賢之則吾免子羽之失矣其言如此然則椒山之謙論正節蓋養素之然而予又以東洲之問得人與張尹之識椒山皆前輩事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具清衫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散步庭上環視壁門懸軸其時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橫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

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
追之舟解纜遠矣

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嘗為禮
部主事時天子嚮意文治詔取才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而先生為之
首權貴人欲致先生使人語曰得一見館職不足定也先生固不住謁
乃點用九人獨先生竟沮不用自是朝論激激有失人之謂乃改先生
為吏部以塞眾望

鄭大同字皆吾興化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為都給事
中論事持大體如糾權奸薦耆舊諸封章以忠亮扶元氣方是時分宜
相嚴嵩持要銜貴秩奔走天下士而大同知私舍在長安西衢與相第
聯通迺晨在掖歸即掩關非有詔下內閣與諸科博議未嘗私命騎一
入相第其慎行如此

康太和字原中號礪峯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五部尚
書嘉靖癸丑為南京禮部侍郎公守南部八年不調或諷之曰曷少貶
以狗時好公曰升沉有分吾安能僕僕權門以僥進哉乃作拙宦對以
述己志

吳會期字行可瓊山人鄉薦時僉憲汪銓以所罰黎民悅七十金為餽
會期受而還民悅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轉工部郎中時
嚴嵩當國欲會期附己私語會期同官熊某曰此郎是京堂若固有足
不一至吾門何迂也會期聞作迂愚解嚴益嫉之言者承望意旨論請
于外遂拂袖歸

馬公森字孔養懷安人歷官戶部尚書既成進士至二載餘猶在選人
以聘分順天試所得多名士時信州夏公言之婿吳生與焉願自效于
公紹介謁信州公嘆曰吾亦偶識子耳以子贊相公不可且吾不願見
相公

王封君夢祥以子文肅貴二十年間三命至宮臣然衫帶皆故暗襲喪
垂補之跡宛然盤盤昇至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為貴人也諸
干旄至州里必造請公人人相與綴接甚有禮叩之事即不應直指某

卷之十二

三十六

者嘗屏人語公賢子始仕寒素先生豈有意乎則有里富室之某獄在
府君拱手曰幸足薪水不敢以私屈明公三尺

陶公承學為徵郡守士夫時見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語曰太
峻矣公曰彼自無求安用拒我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徵人則
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嚮必不受奚餽也

陸公樹聲字與吉華亭人父鶴少鞠于母家蒙林姓公童時猶在田間
每息問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為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
應天春秋魁明年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靜坐其赴會
試也不攜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皆忌公觀公不攜
書則詫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此人也榜出果然廷試不得入鼎甲
以二甲第四人選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七
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閒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不忤人或謂分宜銜
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在古趨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
試座主也雅知公比為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為宗伯公以編修與均

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實止長公六歲鄉黨禮固然耳
郭宗臯字君弼登州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諡康介嘗
為御史按蘇松四府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曰分當如是民
有實訟皆召入面鞠不委從事吏刺得吏民過失但為籍記必有據乃
行不輕摘發太倉鹽徒為盜郡不能制公與蘇州守王公定畫殲其渠
魁論散餘黨遂衰止其時顧文康公柄政公行部至縣以粟米一斗為
餽費文憲公奉召北上道出吳門登舟一揖而出無所獻遺他皆類此

吳中長老至今稱御史廉平以公為最公之先為萬安人初公第後與
江右士夫修里閭交後見夏嚴二公得政乃自引避不從里子族謁及
推蘇鎮密通京師不通請問琉璃河工成二公出視又不迎勞二公嘆
之

文徵明初名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歲貢薦授官翰
林院待詔公為諸生時有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否公曰朝夕雖窮
具也巡撫俞公願公藍衫曰儼乃至此乎公佯為不悟者曰雨暫衣儼

卷之十二

三十七

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公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居此堪與言當第公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公業益增精名日益寧庶人者浮為慕公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公辭病亟臥不起于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邱虛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乘長卿曳裾樂耶公笑而不答亡何事竟以反敗公既以待詔滿告致仕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履常滿然公所與從請讀書生故人子屬為烟薰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飽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公一赫蹶而公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遷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齎捧來蘇□□□□□□□□□□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書不肯啓封承奉逡巡數日而去前是周王亦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鉅他珍寶直數百鎰使使者曰王無所求于先生慕先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三十八

耳盡為一啓封公遂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獲見公為恨然諸所欲請于公度不可則為募書生故人子烟薰重價購之以故公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偽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公之手幾四十年林廷機字利仁號肖泉晉江人文安公瀚之子也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公在史局時伯子熿亦舉進士官檢討而邸第聯分宜相君未常一私謁或風之不動及為司成不數月移奉常陽尊而陰抑之出分宜意公視之蔑如也劉子與字實之海陽人嘉靖辛丑進士居官俸入外不能名一錢以粵西左轄致政歸行李蕭然家居十年恂恂有德讓君子風嘗謂士人一解組即宜倦于謁若倦首善事僕僕為人役曾不若居官署鍵門謝客猶能遠俗持素節也其清修雅行為潮士大夫所宗薛西原公蕙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囑托

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耻已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于死不可改也陶文僊公大臨字虞臣會稽人為入寬然長者然閱默不洩尤慎取舍絕嗜好其以鄉進十里居有凌而奪之田而令者弗白也令後知之驚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為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為壽公謝曰僕矣我何德於公公得無厭此金為出示耶胡不易粟帛而贖俗烟之飢苦寒者母轉淑人喪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反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酬謂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為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權公捐數百金為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為則遂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公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贊謝俱絕門生故吏計亡出則購名書畫犀器以饒公笑却之曰吾惟無好耳則何論金帛與書畫犀器異耶公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美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十林重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三十九

陶文僊公初入翰林相嵩欲鉤至門下公謝不敢胡總制嘗發數百金為公建坊公以東南方苦軍餉却之已而更少百金饒則為外租建英烈坊仍移書于胡榜其名而已韓淑人之薨也陸太保炳為遺公棺且因子之直不受無何陸公卒公既免喪入朝乃為文拜墓下歸金其子繹繹得不受公具言狀卒予之臧節字介夫歷城人故副都御史惟一之父也生父智嘗以貨歷定州同知定州公既起家歲時種菱樹蓄所餘以佐邸費給其乏歲以為率間者臘矣且不及于辛盤以為定州近界自楚楚策往聚沙渡水上手盡駭疾而從者定州官舍踐更之民以遺問者却之更倍以進公變色叱曰夫固以我辭寡而受多者乎大人何嘗染一錢于是邦而未聞乎速持去無饒我御史嘗令太湖公就太湖養則候人授途餐饒悉出囊金以償謂此帑金民出也奈何以老人故辱父老子弟為及都御

史以治行為郎公里居杜門一切巽謝雜田間人絕無所請問邑子梗楊大夫之獄請以百金為壽郡大夫東海太守之屬請以數百金為壽以介前地道公笑曰吾故吾也不以錢更人墜定州聲今老矣更改其初服取重尙書郎耶其人慚謝而去

吳鸞字應祥崑山人舉應天試已三十餘當計偕輒稱病十六年不肯往往輒捷南宮輒又稱病歸又三年始對策高第又以病歸又十餘年始謁選得禮部精膳主事不三月輒又乞南為主客主事亡何又以病乞休尋卒公之謁選吏部也同年桂文襄公時為部尙書下堂握手權劇曰安所從得吳公乎公雖倦勉為我糜一官每退食未常不召公晏坐語公時時有裨桂公其語秘弗傳然公竟不自得移告留省同舍郎鄒公守益亦公同年也鄒為陽明先生之學公暇與之下上錄其與公往還語載題名記中公舉進士固已久而田產不加贏椽屋不蔽風雨躬耒耜自給間有所過從閭黨為盛饌要之却去弗食進晚粟少鮭菜乃喜曰是可繼也部使者暨有司念公貧意移事就公居間請為壽

卷之十二

雜介

四十

公驚曰吾乃操使者有司權乎固謝弗肯當公出必徒步從一童子或時手袍帶行自如也道遇田叟小孺揖遜唯謹嘗詣州州例給輿從公側坐輿殊不寧還顧後青衣騶塞道大恐却之念以書生驟侈乃爾至移日不食其為長者如此

劉莊襄公既以老歸有大帥某絨金繒為壽公時已得請力却之且報書以為識饒人有感知者選瓷器遺公公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也吾書生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己好也舉進士時中貴人瑾用事于衆中以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以宗人刺投公公不報也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公公曰與君主胡戚也悞矣亟還之公之歸也仲文與有力焉

吳晉字三接豐城人歷官惠州府通判嘉靖丁未宮詹黃公佐蒞詹事府時君自錄事擢主簿當國總寅來者則夏少師也夏以嬖妾育於蘇綱者冊為夫人援引聯袂督府曾銜開河套啓慶邊圍

網視二婿為囊橐而艾侍御朴則巡視太倉出入其間通利孔焉黃嘗詣夏夏出所製漁家傲擬得意謂河套指日可復邀黃和之黃句有千金不數陳平計蓋諷其貪也夏大詬怒將煩君往解吏皂皆言君雖同鄉與夏不相往來比夏計賤黃去去之三日而朴與網坐黃正大事納倉通賄下獄皆諳成窮荒居無何誅與夏又皆坐邊釁姦黨前後棄市而同鄉依附有卒于震駭者君以考滿得擢上林苑監左丞李貴字廷良豐城人嘉靖壬子解元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使嘗語其門人呂光洵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子謁殿公會予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及呂改庶吉士公戒之曰官于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譽上也勸趣承以惟時好次也下乃守廉耻待歲月耳雖然爾必為其下者

卷之十二

雜介

四十一

特甚銓政獨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始轉福建左轄蒞任踰年自度不能狗時取容擬引疾去會山東巡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政力薦公乃得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率致數千金為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免公獨無一嫌之餽達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為公危或遺書過公公不答曰任之耳尙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整毒朝士憚如豺虎一歲銜命視師海上鎮巡以下率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令候吏持空刺迓之趙手其刺恚曰安峯誠安耶諸司聞者為端揣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噓耳

尹臺字崇基號峒山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尙書為吉士日費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為力解諷令造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修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一切饋餉及覲先生儀即迄不敢言饋事嘉靖庚戌會試充同考試

官策問及重臣權臣上覽亟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為感動錄是稔先
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相能者進讓于輔臣嚴嵩曰
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答以好言而心中怨刺骨矣為司業日威寧侯仇
鸞新柄兵請互市陰實憚虜欲以疑之鸞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
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
謂同事郭公磐曰有如上怒逮君奈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杜
之進厄酒會鸞先伏逆誅錄入上覽摘策中數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
好因善為對乃令廢臣世藩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先生竟堅辭
之以是怨日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年
陞南祭酒嵩舉厄酒曰何以別不較先生從容請曰楊繼盛狂言自取
死第願相公勿貽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退為司業王公材
述其事因屬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謁嵩以請嵩諾而曰
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決謀諸郎懋卿郎持不可楊竟論
死乃海內稍知王球楊竟莫知出先生也嘉靖己卯公時為學士特傳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續介

四十二

御劄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廢臣以金花鑲帶一與一賀曰上念公
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執擇先生曰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
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畢生元子上弗憚乃論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
陽為盡無所知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
慈錄序中禁民間服內生子語嵩用其言以對上釋然及莊皇即位首
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為國大體慮也豈計
此哉丙辰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
進自擇之語時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詐以為不經乃論嵩曰尹臺言
自養自擇豈以朕為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習為玄教語而
先生止言玄德或青宮字皆拂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
同寮有欲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廢臣構蜚語誣先生忽旨從
中出摘先生曰某受朕簡任問安于曹光著罷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
所怒侍郎御史名也詹事府缺先生應推又有鄒懋卿戚者賄得之郎

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為都御史乃為相門傳語客亡何陞南吏
部右侍郎

念庵羅公既官翰林踰年念其父憲副公不置請告歸至儀真病幾殆
留數月就醫有瓜洲富人王紀者坐事為公同年項公歐東按治乃飾
名姝介萬金請公未解公峻拒之矣項聞之微以意嘗公公辭色益厲
項乃嘆服遂定交焉公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
年饒比部者錄刑江北公遂致書生之然已弗逮矣慨然

許文簡公讚嘉靖中自家起為太宰所過沿途有司彈力飾廚傳華公
悵除治道途若迎乘輿然餘里陳公文者時為某令初勘治聲願獨泛
常視之諸草草不為加意公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既蒞任亟
陞為戶部主政

唐中丞順之其會試舉主即張公孚敬也惡其不相親近若慶賀事遠
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
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土夫駭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續介

四十三

之而唐子曾無愠色父在浙泛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
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于秀才也議
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
薦用之了此一事乃復還山嗣是為相者寧復有此意哉

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峯先生從弟也自少英特不羣初為邑諸生即
厭舉子業銳然以希聖為志日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先
生及弟姪九人趨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
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
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
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
固強之出官為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
單詞請具衣巾曰不爾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
公未下席却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闌故事令諸生脫巾露
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

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召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

潘龍字子霖夏津人有異質日記數千言父卒產中落嘗採樵給食讀書僧舍鑿壁引燈嘉靖庚子舉鄉試第一是科歷下李按察攀龍名相次人稱山東二龍云熊累春官細繹經史為文不競藻績談名理刺骨居嘗兀坐一編垂白伊吾至丙夜不休布袍蔬食澹如也同年殷少保入相獨執故人刺投謁踞坐東鄉字少保少保擁琴遊席終身尊禮不衰人兩高之

陳言字宜昌號石溪莆田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南刑部郎中先生少穎精學力文譽籍甚初試有司不利氣嶽嶽不少挫嚮往益堅家故貧授徒連州州師與先生善有持重賄浼先生白事者先生叱止之曰貧吾分也吾不能以此自蟻敢用蟻人

黃大廉字潔甫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貴州僉事肅皇萬壽節大

卷之十二

補介

四十四

廉以次當行時諸藩臣抵京入賀畢即爭赴嚴相府修私謁致懇數萬端大廉獨不謁曰朝京拜相禮也第于政事堂私候之謂何故事凡藩臣奉表皆以資深者往賀表畢銓司以次推擢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紳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為別貴陽夷漢父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留不可得先時武選郎馬平張紳以發相嵩父子奸編成貴陽大廉臨發馳往訪紳問勞竟日以名節相勵紳行遺紳金紳謝之曰曩臣不蒙蒙鼓執事者未甘心也紳不足計公獨不為身謀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他遣恤遂與紳立別

呂燭以泰與令罷歸好行其德既名高為人所慕悅大吏至越者又多生平親交君自匿不相聞徐司馬拭撫浙不能得君一紙逾重之且代去旌君門曰孝友敦義邑令陳某欲寬一氓罪曰為我齎百金博呂先生數行君曰數行易耳如關說名無可洗謝去之

莫公如忠為部郎時分宜相公子浮慕公肅為上客席中眾客起舞為公子壽公獨整襟危坐公子莊事公卒爵不敢以隋見後以杭州學憲守制家居明崖張公梅林胡公並以大司馬節制浙直事得從便宜二公故善公公警效無不響應比有坐軍興法當死者有冒軍功冀速化者各重裝要公居間公悉謝之曰刑賞國之大柄可私于耶絕不與通二公無已檄有司為公建坊公復謝已之松江歷科進士皆有坊戊戌科之無坊以此

顧南野者顧公憲成之父也憲成既貴涇西之老謂憲成輩之見賢重也間行以事謁顧翁曰請以百金為翁壽翁怒曰若買我又買孺子哉我誠不羞想斷何至從有司市而以孔孟書貨三尺法也即守會以伏臘資二子者亦趣令辭弗受曰諸生者數百千人官焉得人人資也而曹奈何先之且士食貧固當守令問知為顧翁指遂亦賢重翁

張余憲澤嘗為廣安知州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閩人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囊請君探之而吾亦請探君囊皮大

卷之十二

補介

四十五

漸宵遁入計自治騁不以煩民先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階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家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委治行為天下第一林方伯應標為江西左轄日袁州相嵩已專政矣江西歲出籍錢數十萬市上方物輸之少府故事率聽袁州子婿具賂僧之徒司之以故籍錢空格而京師主進者不見持一錢入應標至嚴塚袁應樞復以為請袁以林謹愿比特畫諾聽之不意其拒之深也銜之又藏中無名錢先是諸左使輒拮之為問遺袁州具應標誠慎封識篋庫揀數以為言云此左使陟開府道地也應標笑謝之

黃憲清字以憲號雙江晉江人嘉靖甲子舉人歷官廉州府同知以子汝良貴贈禮部右侍郎五上春官不錄乃卒業成均先後三司成皆見獎異三司成遷入政府公未嘗踵門以弟子禮見士論以此高之周公子義字以方號傲庵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諡文恪為南司業時給事余懋學上書刺時政語甚峻切疏從

南中來而余公所舉士也于是江陵意公掌南銓者遂阿指欲中以考
功法迫公議不可公閱即掩關臥諸生日謂集門外環泣請留久之乃
強起視事亡何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疏疏留同僚日屬公公執手向堂
上指曰此顏彝倫者何卒不疏留而公用是益凌巡不調為南司業五
年乃稍移北又踰歲乃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是時士習稍偷
尊尚捷給武健而公獨用樸鈍貌與衡立以故當塗常疎外公公殊不
悔也為樸鈍願益甚己卯典順天試尋清理武黃庚辰再分校禮闈夏
始遷國子監祭酒

單應元字德芳雲中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陝西太僕卿初授歷城令
上官撫臺某性剛愎用擊斷立威郡縣所具城日書連者多斃杖下公
請自今非重辟罷遣全活甚多某檄縣徵贖金千公閱籍止得數十金
以報丞勸公上所求甚奢而公薄應之懼無以塞不如因而饋之可自
為地公曰剝民以媚上有掛冠歸耳竟無以加某果大志

卷之十二

續介

四十六

府推官未考滿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
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為公道地先生堅却之以忤其意未幾新鄭因
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時公為給事中一日問先
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
又欲出一罪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
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樞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為枳
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文章薦復補先生舊任
朱邦憲者上海人常為太學生以文稱薦紳間而邦憲父曰太守豹嘗
為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黃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憲甚昵且敬為
買田宅邦憲因謝曰幸不至溝壑奈何以不肖而驚先人田邑令黃文
信善邦憲日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閒為邦憲勸卒不得請而
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
儒儒前謁輒報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為言其
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為地具樓船裝令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

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勞苦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
事金錢尚書大笑而翁駭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與投壺
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以酒戒所默挽救不少矣
而麾下有梁將軍者以邦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為壽邦憲大驚
曰客至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毋汚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天
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為獸匿不敢名其主而邦憲時時為人言尚書
恩至酸鼻矣前是倅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為哭泣調棺斂
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矣智伯國士知
之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

譚太初字宗元紹興人十歲為郡諸生督學魏枝深奇之嘉靖丁酉應
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格或以矯止之太初曰受此令心不嫌豈矯
乎連登進士出跨蹇驢人笑之弗顧也

卷之十二

續介

四十七

齊太守柯在公車日會分宜當國時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而分
宜諸用事奴嚴亮嚴鷓一時狐假鴉張來往縉紳間貴人畏口語者反
暗憚之及見公因謬為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謝不聞日斤斤
引繩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至莫不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別去分宜
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高焉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太倉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僉事常言必有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為之節慨然後可與立身
張莘字汝清新蔡人大中丞張公九一之父也嘗為諸生汝寧守買名
儒試公而賢之所以饋勞非常且欲以事交公汝南有冤獄久不決其
家行千金求公居間公大驚曰諸生能居間郡太守也趣去毋汚我然
公宛轉為守直其冤不使知也
李逢陽字維明南京金吾衛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客
部郎中游郡庠京兆喻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陽以師道自重出入未
嘗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于鄉喻實薦之逢陽聞之弗善也
絕不謁謝喻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
吳中丞維岳初對公車其父憲副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謁心

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間且薦高等故人匿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汙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騎斂縣官暴甚先生倡言曰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惡而蟻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始為郎吏部尚書熊公決清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鈴山詩先生固辭謝留東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留曰僕得罪儒宗終不以善士而問相國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願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藩臬大夫畢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留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噉之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遂致政歸

張公孟男字元嗣中牟人□□□進士初除廣平推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抵悍急高氣勢報仇過直輕為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傳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數十老胥抱案拱立然而簡易寬恕無鍛鍊周內以立聲名廣平人去後見思既用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

卷之十二

四十八

諸侍御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饗禮侍御史已與公為期質明謁中丞就邸中治具饗公比他出而侍御史志公失期謂是夫日暮給事省中据我上不屑就也中之銓曹出公丞漢中郡事已擢順天府治中已徙司寇尚書員外郎已徙宗伯省已徙尚書丞治中成儀伍伯二人朱障泥裏執荆馬首前喝咄司寇郎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執荆左執胡牀而已尚書與治中同而腰帶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為之語曰張公三宦駟減半宦無厚囊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是時高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徐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既召用頗修卻而檢人重實力焉所舉進士為六曹郎者改除兩都臺省百許人禍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白簡如蜩蟬矣鄉人河內武安之屬數招權攬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則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諸語終不及他一日詰夫人卿家尚重何為疎我夫人對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免知矣當為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少司寇曹公者逸其名文襄姻

家與公抗志清妙外絕榮譽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凝然也公丞漢中日長子早世守藏吏以百金調棺殮詰所從來曰羨也公愀然曰奈何以私喪廢公格夫仲尼之於伯魚非耶却不受修倉席竹故取諸司空公覈得贖緩二千建府軍左倉三廩司空不知也久而司空嘆曰廉不為名公之謂矣公為尚書丞日莊皇帝晏駕梓宮在殯仁聖皇太后暨慈聖皇太后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高文襄公籍人心震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駭馬之文襄邸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文襄反袂拭面涕淚沾袍怖哉諸大夫遂無化我也吾不早知子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仁之甚勇之甚何為言此幸而退致足樂耳執單食與四股脯祖文襄於郊文襄下韋藩木捷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若熱之有濯也帶以為席鞍以為几大嚼而別江陵執政有震主之威薦紳歧意於楚或勸公數候問之公不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疎乎君子比德以贊事不引黨以封己吾克位九列無職競焉即私見何所置辭長安

卷之十二

四十九

奕棋吾慣習矣俛眉承睫諧附貴勢今安在哉殷鑒不遠君無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為丞四年遷少卿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客言江陵遇君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阿故見知奈何負知己已而江陵受福視文襄烈矣公名愈重三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大理三卿為少司空皆在南京三年考績以少司空行通政使事又三年為少司寇為左司徒踰年為南京司空李攀龍為陝西副使提督學校公謂古陝西京也先朝士大夫此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公使屬文公不憚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何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公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子告故事外臣無子告者僅公與何仲默二人耳公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日他無所瀕吾目也綉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千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奈公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弊

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居坐客恆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公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尺爲錄別諸篇及他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然居恆邑邑思一當王公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惠祖吾其秀孟間哉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公閒迫遠之爲置酒歡甚自是諸公推轂公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公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拜河南按察使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困夕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王世貞曰或謂于麟聲不揚實位不配望壽不竟至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李生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知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卷之十二

五十一

梁生曰爾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不見或時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書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浼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輒與之直或不與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錄是鄉之人父老與部之人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

高文端公儀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歎歎泣下公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遺干謁公者古稱杜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其度如此

于慎行字無垢一字可遠號毅峯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

官東閣大學士諡文定爲諸生時有州判某來攝邑以側理險巖餉公公不受其父平諒公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初爲翰林高文襄公以相臣握權柄與公尊人有通家誼嘗向其同館朱公問公朱公謂公宜一往見公卒不往也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卒避匿公獨往視

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曆癸未會元廷試第二人及第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清隆慶庚午發解北京時公未有子而婦病處京師二年矣一日同鄉顧公言其內親有妾新寡美而多貲欲爲公灼之公不可辛未下第歸故家見公婦病甚欲以女適公公又不可公貧獨念一領鄉書輒事干謁爲生計古人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豈澹臺子羽不可爲耶因歸家永春深山中往居焉山中米賤蔬笋不粥而有但不能具肉陋室蕭然不蔽風雨一友人偶經過憐而謂公曰郡中儘可度日何自苦乃爾公笑不答甲戌下第江陵相公爲其子延公時相公有賢名第公性故不喜貴介處辟去之及丁丑相公奪情矣再招公

卷之十二

五十一

不往公生平產業寡而授受明賦無愆期其產猶在他戶代輸來索者應之不踰唇無山蕩海蕩軍田官田寺田寺房管社管渡之事于人無爭於官府無求事省心閒眠食外無別念常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以無偏爲爾德天保以之祝其君穿衣喫飯夜眠曉起便是道便是僊佛但哀人窮不能開見義事不能舉有義舉不能助則聊引欲立欲達之論以自解而終未慊也

吳中封君惟吳公安固及伍公袁萃兩尊人恬淡寡營超然塵俗之表蓋二公皆以文行蜚聲膠序晚歲猶力學以簡自娛吳受封二十餘年伍受封十餘年皆絕跡公府尺素未常通鄉人亦罕見面均能以古道風世云

喬封公輔世字德夫號樂天臨城人嘗爲博士弟子以子璧星貴封中牟知縣公雅尚恬適無鮮腆之奉章服亦以布爲之曰聊以明朝典耳有司欲見公輒自引匿常夏月行田間將蒲葵障面裹裳涉水人不知其貴也璧星嘗爲御史按郡國報命常省公于家公止之門外視臺中

裝無他而後命之入御史按晉時或饋公一扇及桑椹膏一罍竟謝不受其廉介如此

趙司寇錦為工部左侍郎時有昭陵之役例當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恩蔭似讓右符其後陵殿稍圯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相乘國欲引公為助而公挺然無所依阿時或風議朝政得失說稍稍聞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瞻聽詞色以為步趨而公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尺狗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丰采有加焉江陵敗後黨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當為元輔某當為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公愕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辰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概事詆毀乞詔起大臣出視事

卷之十二

五十二

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願望意稍為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

王夢臣字良徵王文肅公之叔也嘗官光祿署丞文肅公兄弟之登仕也公避權遠勢願益甚有司或間進酒餐來則報之刺謁不時通羔鴈不先及人家有犯則執送文肅公父子封杖扑之且曰為我重懲毋令他僕效尤也然終不自治貌若緩緩不及事者或告之某奴慵某奴悍則曰吾家有人頗容老子以頤指代鞭箠之用不亦可乎年且艾而文肅公入政府于時文肅公已棄養郡邑大夫不知所致禮或告以同祖叔光祿可交公一日遊行至胥關忽有某節推遺胥持刺問光祿君何在公溫應曰光祿君昨暮抵此尋去矣胥又問然則汝為何人公默不應顧反問胥然則汝為何官所使其人大笑而去既而某節推俱知之漢曰清白官易得清白宗人不易得一時傳者以為佳話

陸公樹德字某華亭人以進士歷官太僕卿幼時嘗贊於薛及兄少保

平泉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士弟子也薛歸公于家使舉親迎禮就二鄉大夫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以移疾予告贈公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憚曰是曩我也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及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引之就館選公遂謝曰病不受佔傳也就選得嚴州府推官及巡撫山東與按使者約補償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為慎公間留客不過酒茗鮭菜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公念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眾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宴絕矣

卷之十二

五十三

義兩警解之交相服也

張公一桂字稚主歙縣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為史官時新鄭相君在位朝多館署未嘗私謁一日鄉里會相君徧謝諸大夫揖且至公目而旁問為誰前道姓名乃知其為張太史也左右哈嚕相顧訝以為疎而識者陰心重之

孫公維城字□□丘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遷官過里故人以適租繫請為居間解故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為言某與人多此類也座師江陵柄政三為邑令不通一牘塞上十年于中朝要貴亦終無所請問

傅公希擊故與馮瑞保者同里開公督撫山東時保權寵最盛棘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可得因銜之推它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

止菴楊公時寧以尚書丞家居足不入公府地方諸公初任使人投刺而已公簡樸清介有古君子風官少宰不攜家寓公署中無待懸魚而

苞苴自遠矣

周方伯之屏與新鄭江陵近及蘭溪新建俱有文及其柄政務自遠嫌故十餘代皆平進而終不究其用客嘗問公以諸宰優劣公曰新鄭才大而意疎江陵智微而氣迫故皆能有立而終敗也自餘則不言其裁量如此

陳節亨字子安東昌衛人萬歷丙子舉于鄉俊如處女善專母試春官畢輒策蹇覽冒風雨歸趨侍晨昏無故不去左右家貧不通馮有司一日監司行部召諸孝廉請為治借計裝節亨謝病不往聊城縣罪人應傳城旦書縣令語曰但得陳孝廉一字吾立釋汝其人泣請三日竟閉門弗應所居破屋頽垣日近午不舉炊隱几讀書自若居母喪月餘以毀卒郡守署門曰獨行振俗

王中丞鎬嘗為湖廣按察使禁載宗室為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檣中封之或于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檣取書還之責未發為報曰法當如是而吾敢低昂耶後來書不更來

卷之十一

五十四

孫大中丞修嘗陞浙江所轄舟行抵維揚母病去浙抵數驛或勸倍道赴之有不諱殮費可責辦有司公泣曰此豈規利時哉留二旬而母竟卒

程侍御材巡按福建得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為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愧死之日其勿斂賻贈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為吾易深衣以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為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

韓苑洛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樸間日以糜米一升易肉一觔有司供餽悉不受聽事惟一小童侍立三司官入請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聲諸王府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在南京兵部廉簡鎮靜寡于交接雖同鄉同里亦罕往還每拜表聖誕令節赴禮部行禮禮畢了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威望聳然人方之軒司寇惟行王家幸九舉云

王某號敬所東莞人故工科給事繼之父也以舉人為慶遠府同知府

西園聞見錄 卷一一

所屬州多夷地舊長吏至州州置酒致饒相悅樂弗得請輒生猜懼變且不測吏議夷俗破崖岸因為利人亦不之訝會東蘭那地二州相聞按察檄君往鞠之州各遣人密餽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庭見後不交一談州亦斂戢不敢以宴請自是會飲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建泉州府每勾稽戎籍貧而當遣者必為資送或誣相告引則力為辨釋曰殘民以為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為也間以賂請則又曰吾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污而於此壞之耶

周布政津嘗為南京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樵務中貴百計啗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即策馬而還

魏布政一恭起自單族刻意清約累官行李蕭然無長物過里敝服徒步如寒士平生一毫不苟取雖交際微物亦固却察察多警其形人之短一恭聞之不為變也

吳方伯愈居官日沿牒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所過官中

卷之十二

五十五

饒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為必視法所在

李參政奈為諸生日鄉有鉅粟少以不義致富晚年受禮賢士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不往或隘之公曰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况不義之物而可受耶

敖璠字貴之號蒙泉新喻人歷官山東左參政署中故清約至不能具茗故事辦之筦庫者或因而浸淫其費則筦庫者又因而尅取歲報之羨以充君饋日非法也且知其弊而逡巡之與自尅取等耳乃禁而更與僚友約月出俸錢以給

姜大參昂於取予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貽亦未嘗餽貽于人權要請托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

羅參政安嘗為四川按察副使始入蜀安驚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材之賂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驚被擒推巡會審問公舉却金事詰驚

叩首謝坐上相顧嘆服公嘗緣他事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為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爾願公勿異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却鰲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

張廉憲和嘗為刑部主事部有讞決申奏必君詳定而後行君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教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噤茗碗碎水淋漓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其人獨嘗走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棋縱論古今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間詣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為常

楊憲副逢春初為崑山令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及為南京御史江南北諸郡邑以歲時餽留臺為常君入臺餽不敢至曰是嘗為崑山盡罷諸獻遺者不可涸也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歷官僉事舉進士宗人有與時相連者以書為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語而後投生平杜于謁雖贊帛必却

王琦錢塘人鄉貢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陞山東提學僉事十風為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閒陶陶如也值歲大浸無以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亦却之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于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言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

李翔揭陽人嘗為衢州府推官獨攜一老僕赴任清操自持杜絕餽遺朝夕食止供一乾魚時西安令翔同年頗不儉或以諷翔翔笑吾自以此為樂若彼所為吾不能也郡人有以僉憲家居者擅海內重名勢能為人禍福郡縣承望風旨惟恐不及嘗以書私囑守翔憤其阻法欲白其書於御史守力止乃寢已無復敢干者累官刺郡武入覲道經常山

令以例致夫船而受之行數里買舟以行廉介不苟取蓋自天性然以剛直不容於時竟被劾去

林公景陽居常頗以米汁自娛與吾黨高會惟公稱杯舉英雄然獨不喜長袂以為乃公手持鑿落即擊金叩瓶亦足快意安用擬擬擊曼為故竟席鮮酒失嘗以給舍冊封荆藩會燕優者以吳蜀爭荊州進公正色曰今海寓晏然大王宜祗服明德不宜獵及戰爭事王改谷謝之其生平自矢有四戒起臺檄教優伶收游訪受倚勢背僕始終不渝其志城南有園居頗饒花草公竟售之它可知也游不為方名勝輒一破屐其間亦嘗為旬日留乃其持己嚴飭每日出行事夕必疏之牘以自鏡故文墨丈尺尋常無失少舛誤

吳源清字□□號雙白增城人□□□進士為弋陽令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折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葷擇不取適民有餽水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不如歸嘗從其僕問弋之俗因謂婦人何警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警詐我也公曰吾殊不竟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耳安有為民父親其子女乎

毘陵王絳字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鄰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貲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索而辭之

松江定庵曹先生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人見米不佳責米戶換之送來先生云太守平生不害百姓今我垂沒乃以我故害百姓即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為先生好怪至期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劉嘉秀來京師考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授教

會有詔旨省滌庶官時以沉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聲綽有聲稱

吳世澤外和而內勁其始與計借邑令推金以贖公心鄙之而不能却俟其行乃歸封識如故

劉蒼字伯春安仁人世襲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十五歲入武衛即

身刻勵不煩督獎每赴演武教場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場中鼓嚴乃

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午矣不食于市家人詰之則

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略七書將鑑諸籍

又能為宋趙孟頫書吳英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職公其同志也學且

優焉有疑義輒扣門以請遂為莫逆交及公子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

曰子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應不願見也又有

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

戶闔篋中藏二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沐浴而後着之卒事猶藏焉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五十八

公以為賢遺麟師事之然無以贊也每獲折俸布帛以布白衣以帛贊

先生先生以憐貧不受公曰不贊無以遺吾子也必贊之指揮襲海甘

貧自守行年七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搗藥以賣其價不

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輒正講席而後旁聽

之戚黨有為卿相者還襲將改服以謁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

或怪云此其門豈少襲海者之足哉海死而子勤守學不改人以爲海

未死也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方建塾聘賢傳館

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誦曰

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蓋遜其一席地聲光流發越間煜煜能動

人競要遮作州閩師數弗應補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

隱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與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海道舉比中居以

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曰摩月切操行有可

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遠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枝冠被羊皮裘帶經

咻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殊軌有識者莫能窮

其際高要樂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閣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

人願為州學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閩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

有關失鳳必移書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恆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

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家無儋石儲臨取甚介

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愚謀諸鄉鄰活之氓輟烏犍為謝生拒之

頓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

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

孫鑑字克明世襲潼關衛指揮使嘗曰身惟日最清外物毫忽不可入

居官處己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食淡

周孝子延聘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瘞延聘戒之曰山河非

吾有漁蝦鯽樵荆榛足矣他勿取夫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

求其主而還之

賈孟泰吳人嘗為湖南委吏時省參徐輔德者賈同舍也剛方嚴毅賦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一 五十九

污必汰郡守召賈曰知爾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為營護

則方守命必為營護則沮徐法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竟至省以老

乞歸貧苦無居室妻子寄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絕蓋累世皆宦族

子嗣室居至孟泰皆絕故云吳士大夫里居者或高其誼憐其貧月贖

金會飲歸其所餘于賈以給日迨賈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李公梅字元年貴州前衛人為諸生累試高等二十年竟不遇會從孫

蒙亨舉于鄉遂謝學宮曰李氏讀書今有種矣何必乃公杖策偕蒙亨

至燕道出桃源蒙亨方就婚令舍令父行事公留公為掃除外室舍人

暮夜引百金為公壽公却去之絕口諱其事

上官儀沙縣人家徒居攻苦力學年三十有二往役於縣命征賦於鄉

鄉人多逋負無以應之繫于獄庭見飛鳩聞而下墜賦詩書于圍戶尹

視獄見而奇之復命和焉隨聲而應尹曰子何不事舉業儀以貧對尹

曰求學之資取給于我汝無患也遂入邑庠子弟員讀書之室畫錢于

壁而矢之曰他日有寸進決不為所挽也踰三年聯魁鄉會歷官滄州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知府休致歸囊裏如洗不益一椽寸土宛如寒素時也閉門却掃授經
卷之三十三頁六頁修以八三三三二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二

續介

六十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三目錄

廉潔

前言

端木

宋潛溪

薛文清

何喬新

何孟春

崔銑

梁儉菴

黃佐

張時微

陳公綽

石瑤

耿定向

于慎行

王文肅

馮琦

張居正

往行

張以寧

張昕

黃朝弼

王升

方克勤

陳觀

郭檣

衡岳

劉子敏

呂昭

靳義

郭敦

申泰

茹連

胡壽安

邢昭

陳謙

王璉

張宗建

劉俊

劉寧

劉崧

薛均

高毅

山雲

孫原貞

周瑛

戴浩

柴車

葉宗行

夏原吉

徐孟暉

徐琦

孫浩

李隆

羅汝敬

錢昕

薛瑄

陳信

劉實

吳訥

魚侃

何文淵

吳毅

劉觀

王質

魯穆

石璞

王翔

劉訓

周子良

李謨

朱英

甄鐸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三

目錄

王宇	于謙 <small>二則</small>	劉大夏
軒輅	耿九疇	王恕 <small>二則</small>
鄭來學	徐瑄	孫素
辛訪	李與	名如可
黃孔昭	樊瑩	毛吉
黎淳	王道	李東陽
張敷華	章楓山	張泰
熊繡	潘禮	孫需
婁瑋	李旻	何廷秀
林鶻	吳雄	秦紘
楊繼宗 <small>二則</small>	丘文莊	戴仁
胡宗道	許潛	李嵩
郭緒	龐泮	李汰
包鼎	周用	屠鏞
劉用元	陳茂烈	陳壽
張憲	吳洪	楊茂元
胡世寧	黃傅	徐聯
李璽	劉麟	孫繼魯
顏祿壽	李福	鍾湘
譚讓	吳廷舉	羅一峯
張常	章拯	宋裳
詹瑩	陳金	馮裕
韓邦靖	陳鳳梧	屠大山
張羽	王虎谷	雍泰
蔣瑤	王勳	彭簪
王應鵬	梁儲	徐縉
韓邦彥	何淡	吳傑
劉璽	楊宏	周鈺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三 目錄

戴憲副	秦嘉楫	江潮
鄭曉	龔起鳳	周萊峯
吳文華	唐順之	羅念庵 <small>二則</small>
何世祺	方純	陶承學
郭宗舉	雷士積	葉溥
陳泗	李遷之	吳嶽
蔣蒙	曹自守	陳塗
萬士和	劉應節	李德用
王鈞	耿定向	李守正
王毅祥	楊豫孫	郭應聘
常若愚	龐尙鵬	海瑞
沈鳳翔	周啓祥	陳有年
陳繼源	馮岳	張鉞
王懋德	朱鴻謨	黃鍾
李樹敏	嚴清	袁洪愈
林椿	王基	馬諒
陳璋	趙汝霖	邵公
劉士奇	吳玉	解冠
樂護	王博	東祈
周鑑	李銳	張秉
顧琛	潘鏗	吳達
李大行	李良	姚堂
王汝陳	童俊	戴儒
黃清	董士毅	陳鑑
姜湧	焦瑞	劉廷梅
顧蘭	周奕	胡經
劉幹	申鑄	李學梅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三 目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三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廉潔

前言

刑部尚書端本以善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貧然後安

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脚踏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

宋太史潛溪歸田日鑄於檀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

便陷於小人又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飢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

名言

薛文清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若自見其清心反為清所累又曰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又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

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

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又為次也

何喬新曰廉吏不聞於世久矣碩鼠之刺城烏之謠在古且然况後世

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為廉者垢衣敝屣以欺人而後房姬

媵極珠翠之麗亦豈真廉者哉

何子孟春曰鼎而飾以饗發貪之戒也簞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人莫不

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崔公銳曰饅肉而集衆蛆勺水而活百魚欲專利免奪乎

又曰鏡初入翰林謁少傅劉公忠于高坂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

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居祿食者乎此言真可為貪夫之戒

又有五吏篇曰深文練法此苛吏也而世尚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譽

此偽吏也而世尚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尚之曰恭

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尚之曰功能之吏巧徵齋取此貪吏

也而世尚之曰材幹之吏近臣徇私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

則加賞焉反是雖張李之平卓茂之貞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湛之清

近臣徇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必因賞

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為之源焉夫貪非以自養已

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

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憚而獲微也必制

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偽偽則謹民而恐聞恐聞必悅以佞非征

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

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常治弗可得矣

梁儉菴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欲驕人乎又曰

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三

廉潔

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昭功業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

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

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張時微曰優孟之言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

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無以為生貪吏而不可為者當

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之家以成此言貪吏豐殖而廉吏寡資廢興

之所以異也以今觀之殆不盡然廉吏謂己之不贖也往往矯亢以立

名峻法以繩下適輕而重適出而入非破肌決膚則亡身殄世此人情

之所共吝而天道之所甚忌也子孫欲無衰得乎貪吏謂己之不潔也

上懼駁正於監司下懼訐譴於豪猾宜重而輕宜入而出非甘言以平

怨則詘法以伸情此人情之所同悅而鬼神之所不違也子孫欲無興

得乎是故君子之持身也可廉而不可貪其行法也宜恕而不宜刻若

恕而不貪廉而不刻斯善之善者也

陳公絳曰當官之三事曰清計吏之六治曰廉評吏治者其為不貪乎

人亦有言廉而無爲不若貪而有爲此甚非扶世救教之言也苟貪矣夫復何爲其揮揮霍霍也者其泯泯棼棼也者得非以佐己之所不足而成其私掩人之所不察而蓋其欲耶夫是以健翻傳虎其傷人必多以文錦冒壑其弄人滋甚吾未見夫以貪而能以有爲爲民者也石瑤曰瑤伏讀大誥暨律令諸書凡貪吏皆至大辟家屬被徙垂統建法之意良深且遠哉自後禁令少弛吏爭爲侵漁竭澤焚林上下恬不爲怪而自稱其能賂章於朝廷刑肆毒下民益困由是能吏出而廉吏廢矣

耿公定向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難艱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節以鳴高者也其真漓其性恃矣余嘗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趨也吏治之日趨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浸微而紛華之爲習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爲清苦爲細謹哉

卷之十三

三

于慎行曰楊縮爲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衮爲相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自有當省者有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其常俸而使之乞貨於外官是開其請托之門也法爲中人而設己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污不可保也是啓其賂賄之端也故原思爲宰而不受祿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己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爲也

又曰士君子之於天下大則出處進退細則辭受取予立身之大閑在焉伊尹耕於有莘翻然應聘是其出處之節一介不取一介不予是其辭受之節未有苟於辭受而能重於出處者也夫一介不取稱曰廉可矣一介不予其迹似啻君子何取焉曰是尤難也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可取也亦可不予也交不以道接不以禮不可取即不可予也世有持一介不取之節以立名於天下曰廉吾不知其爲伊尹耶非也齊諧曰此半個伊尹爾

王文肅公與劉雲嶠祭酒書曰聖主聰明未必事事扞格至此嘗私聞之趙寧宇中丞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諫少有如部院諸公果能人人戰身私第如布衣葛屨則主上豈無聰明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我宗伯所優故不肖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地爲望若高談洗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誰不能者

又與李養愚書曰明臺執掌安民核吏在廉而不刻則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顧恐過將來人已大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衷其間矣

又與黃石廉大尹書曰公能苦身爲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作用却不當茅草以陳仲子矜刻自處知內外僕侍但嚴其鈴鍵勿窘之衣食于政本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

馮公錡曰今之廉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免古之貪吏蓋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

卷之十三

四

張居正曰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大抵諸官吏以操守爲先廉且能上也即不能兼且先取廉者蓋數年以來如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蓋自古以爲難也

往行

張以寧少貧苦好學洪武初爲翰林侍讀學士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常奉使安南襍被而生還遇疾卒於道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囊都無陸賈金朝廷命有司歸其喪營葬以禮

張昕字賓陽號林岫松江人洪武初以稅戶人才舉授儀禮司序班歷官戶部員外郎恆自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廉饋遺一無所取

黃朝弼洪武初知蕪湖以清慎聞公務雖煩退必讀書去任惟書一篋易鈔以爲路費

王升其子墳爲平涼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凡爲官必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

勤為本處己以謙敬為先進修以學業為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覩也後填坐事逮繫刑部獄其書為搜獄者所得以奏太祖皇帝覽之嘉嘆良久遣使賜升白金百兩絹十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方太守克勤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絢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充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吏選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燭薦備公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之餘悉儲於倉

陳觀字延賓□□人洪武中以明經補教官歷陝西右參政為教官四歲有應詔薦觀文學者即被召命至京師朝謁觀踞衆人中獨頽然首出而貌復哲高皇帝顧問曰彼頽而哲者何人也觀出對焉上試以王

卷之十三

五

猛捫虱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布政司右參政觀在陝歲餘奉公憂職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符徵之時非韓瑞之期而赴召入觀緝紳榮焉及陛見上諭旨曰爾可侍吾左右觀頓首謝於是日與宋學士濂等侍上備顧問至晡乃休出勅大官再賜食觀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兒孫或從問陝產金其鑛何狀觀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挂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其妻困甚

郭積字德茂仙居人徙家黃岩終元之世隱居授徒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二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文稿數十卷上嘉其廉賜紗縵頭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益甚課其子躬操井臼及卒門人私謚為貞成先生

衡岳字世瞻西平人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酌己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

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朝時丁內艱去職服闋改知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鉅綺縠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色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旨請戍交趾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貸公以終其惠不報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錠鹽運使何士英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為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豐令其為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或有慍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耶無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月至京欲告歸以薦遂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以年踰七十致其政而歸

劉子敏名祿太和人洪武中為山東御史卓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為侯官令又言事又降侯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

卷之十三

六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嗜學敦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庶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為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為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曰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欲汝祀其廉介如此日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為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窘為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殮之

靳義字原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恆蔬食毫髮無取于民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賊之罪風紀肅然永樂十八年疾卒于京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間鄉舉授戶部主事知衢州府釐正徽俗賑恤窮民時郡中旱蝗敦齋三日備禱于神大雨蝗盡漂去嘗舍內飼鷄鹵成簇爲金縷如帶士民以爲德政所感狀其事于朝未幾坐累左遷入拜監察御史陞參政召見陞禮部右侍郎兼少詹事進戶部尚書鎮守陝西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沒之日子孫不能名一錢里人傳其出關之日僅跨一騾攜老蒼頭自隨云

申泰字伯廣無爲州人洪武間以歲貢知延平府明嚴多幹才鋤奸祛弊吏民畏之禦災恤獄士庶懷之冰蘖自操有清同劍水之譽會入覲他府有以贓犯者密旨令軍校遍搜各省知府至延平止得米叁升鈔貳貫考天下清廉第一璽書褒嘉仍賜表裏各一復職惟日攜一老蒼頭入延如寒士然

茹連新會人明經學領洪武丙子鄉貢初爲齊府奉祠副改江安丞超爲刑部員外郎出知長沙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數升豕首一枚然皆仰給於公廩之入未嘗取於民嚴介自持不受私托有與連同鄉

卷之十三

七

者爲令客京邸連訪之令置酒在坐相談誇其器用之美連蹇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袖其器用而去且云吾將聞於上衆恐怖失色莫知所爲一日入對上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然郡中一時仕者連廉聲獨著云

胡壽安字克仁新安人洪武庚辰舉人初令信陽次令獲鹿三令繁昌性清儉在官惟粗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概可見矣後圖種蘆葦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釘或爲饒遺之禮人呼爲菜知縣其子從新來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年餘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

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心彼心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魯姓者寡妻王氏本戎家女年少而容艷資產千計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懇所親導意以觀侯侯曰吾將五旬未嘗爲失節事今若娶此失節之婦受取不義之財則吾亦爲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考績囊囊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醫獸陳某治之數日不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憫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幸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事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窆毋候我歸也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以隨者皆却之詩僧解定素爲侯所敬以布帛數端黃蘆葦

卷之十三

八

十枚懇饒再四侯雅重定惟取蘆葦一枚餘還之邢昭洪武八年來司新會稅課甚廉介俸入不足以奉禮粥日中嘗缺食人或遺之米輒令持去謂其妻曰飢猶可任晚我若何囊中不足以治裝人復遺之竟不受及嫁女廣州略藉其貲以歸

陳謙茶陵人洪武庚戌任瀘州知州九載秩滿民請于朝留復任三年其在官惟以蒼頭一人自隨及卒于官視其篋惟青布袍一襲大明律一部米數升而已遂葬于瀘民至今猶祀之王璉字器之日照人舉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永樂初進士嘗爲常州府同知性素淡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簣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盃以入公遙見竟謝却之

劉俊清河縣人永樂間任寧鄉縣教諭每日雞鳴升堂執經問難日無虛時身無完衣束修皆不約弟子中有私為造衣易其敝者必求其人還之

永樂十三年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之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劉松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至正丙申鄉舉皇朝開基以經明行修薦授兵部職方郎歷官禮部侍郎公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今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及為北平副使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為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遺還清苦如布衣時

薛均字□□蕪水人高皇朝以薦授秦州同知文皇朝詔起為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且日暮荷鋤往芸之神王也

卷之十三

九

日飽饘粥菜茹文皇帝密使人廉之偵其飯饘粥也笑曰人皆樂惟孤與均苦耳特進均禮部侍郎固留均均拂衣去不顧姓不善交多齟齬貴人歸貴人謂均宜深多金也需其出私發均篋惟紙馬板數副貴人莫解也詰之故均曰遺兒孫無它長物令世業此當有以活矣貴人悵然噤口者久之其清苦如此今巴河薛舖紙馬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

高公穀字世用高郵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以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歸或訝其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蓋達諸當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讀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上任公晏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仕至太子太傅始終以清節著成化間提學妻侍御至興化觀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為高先生也

山襄毅公雲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先帥府有鄭年者老隸也性鯁直敢

言公呼年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年曰白袍點黑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上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年曰居官讀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加禮曰教我我公鎮廣西十餘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年而年亦可尚云

孫原貞永樂間嘗以禮部主事至浙董修郡志甚廉而貧既冬衣無縷絮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緇袍遺之亦固却寒甚則擁官衾而坐猶呵凍筆削志稿不已後累官至兵部尚書

周公或歷官通政永樂中以明經徵廉直敢言每有論劾必着緋衣諸大臣每早朝皆使人候公長安門外見公緋衣各令取素衣角帶為待罪具及視朝果有論糾糾者必得罪如此數歲貴近多忌公有語公貪者上怒下獄死命藉其家惟米數斗布衣數件召公夫人問曰縱或廉能無俸金耶夫人曰或俸金寄通政司庫本司乃上或庫金上悟大怒立誅譖公者以金給公家命良鄉至陝西經過州縣各致祭復其官戴浩字彥廣號默庵永樂庚子舉人歷鞏昌知府嘗知東昌府浚臨清

卷之十三

十

陞獲寶器械附邑藏久之一中貴過云故所喪物即驗給之人服其廉柴車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入閩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饒蜜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

葉令尹宗行令錢塘日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為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藉其家惟賜錢千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寤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囊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

又公弟原啓嘗至京上因召見賜酒饌歸遣人送之見舟中惟米二石問公曰卿兄貧盡少贈之公對曰臣所遺俸貨已寄之無以為贈上

笑曰朕當助卿賜異布數疋

兵部尚書江陰徐孟暉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歷官尚書為吏時人奉以財必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己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貨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後雖居八座之尊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尚書徐公琦字良玉錢塘人宣德初以左通政使安南黎利餽金珠香錦甚厚琦悉却之及歸楊士奇畫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葩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清于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孫浩宣德初知辰州府廉潔簡重臨政不苟恆以郵貧為心其妻偶食梨問其所自曰馬戶饋浩變色曰汝於微物尚私受况其厚者乎即遣其妻還家居五載卒于任闔郡士民哭之甚哀

李公隆威令素著及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迄還不戮一人朝廷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之公必侃侃正言輒然當於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為非獨將帥才也閒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嘗稱晉之卻縠以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三

十一

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為大丈夫是以公自號湛然道人亦以是稱之於乎茲其所以為湛然者歟

羅公汝敬吉水人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修撰出使交趾有一僕死於交其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略等用以償公公拒而不受

錢昕字景寅常熟人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薛文清公第進士願就教職時宣廟思振風紀選擢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甚莫厭清貧以自勵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宣德間以推擇為吏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尋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舊華靡信裁制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

仕歸經治所餽贖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毡又却吳民餽贖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劉公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庚戌翰林庶吉士出判金華府以考課至京師不謁貴勢自陳才薄乞就教職不允復判金華督賦至浦江邑丞王昭卿人也以飲食饋實拒弗受校文南畿所給帷帳衾褥故事因以為贖實悉還之官丁母憂廬墓蔬食終喪遷順天府治中民有饋鵝者不受委而去實縱之門外擢知南雄府南雄江廣孔道也商稅巨萬吏

多攫取盈囊且推其餘以待過客實至分毫無所取間以一二繕治郡學補種大庾嶺松而已有中貴人使領外至南安先遣騎來視供張不

如所聞至則實與之抗禮不假借辭色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詰以慢己共呵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

貴大驚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至韶州韶人為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二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

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窮治得釋尋以病歸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為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還例當言二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於人跡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

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為時名臣年九十而終

魚侃蘇州常熟人舉進士為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省會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羯羗不易治而公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苟首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

鮭魚松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公既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飢寒而節操益勵臺使者有所饋遺不受既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窆窆

宣德末浙江布政使黃澤以何文淵治行聞於朝禮部尚書胡濙薦公宜大用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累萬攀號隔江居民數千皆望舟拜泣而歸公在溫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裘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囊不載溫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歲時祭祀

吳毅字仲剛南平人由貢入太學宣德間拜戶部主事蒞官清介嘗督儲浙江有以鮮美衣四襲饋者毅對使者服畢却還之縉紳嘉其廉云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戊午解元明年第進士以疾歸堅臥不起觀為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浣袍澹約不異貧士每日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較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常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

王質鳳陽人由教官薦授御史正統三年為山東右布政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菜遷刑部尚書

卷之十三

十三

魯公穆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有司贖鈔萬緡辭謝弗受或曰贖亦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初未有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可乎

石大中丞璞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以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傍岸作屋三楹卑甚且閣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屋即公居蓋瓦則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以四十畝售朱

王忠肅公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饋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饋之固辭某曰公在他人之饋皆不受我之饋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起臥自隨雖妻子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之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劉訓字忠言麻城人正統己未進士知金壇縣有惠政性儉素公暇躬

治蔬圃以自給巡撫周忱為倉魚菜戶各一人以仗助之擢拜監察御史廉直有風裁冢宰王翱特疏薦其治行為天下第一尋拜山西參政卒今祀金壇名宦

周子良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退數畝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者以專權職周愛其才貨之已而錄其賦從持三百金入酬周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廉士類懷刻削迹此知其非真廉也

李謨字君定台之黃巖人正統辛酉鄉試為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于流俗其弟子贊見之禮一皆不受而于束修止納其富者若貧者反與錢米以勉其學有弟子莫鉞者以不受其贊取古人畫蔣苗圖求楊尚書仲舉題詠其上以贈之謨曰苟如此使我為市名矣但錄楊公之詩而還其畫秩滿即出外舍而居其子茂弘後成進士任考功員外郎廉慎安詳一塵不縻僚友咸推重之年未六十力乞致仕一室蕭然晏如也優游十載而卒若君定者可謂世濟廉介者矣

卷之十三

十四

朱英字世傑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嘗為廣東參議道桂陽省母胡夫人閱其歸囊惟賜銀十兩喜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又嘗入賀歸遇知新淦縣李舟知南海縣趙壯各囊白金以贖公卻之後二人以贓敗受贖者俱坐累公獨不及

甄鐸字義振祥符人正統丁卯貢士歷三河知縣初令定與邑中有一二點豪賊結京要官為親識素與邑長抗禮相往來通饒遺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辭色點豪怒大肆誣排煽構成獄公不受誣令子悅之京奏辨定與民無男婦長少及藉成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聲公冤乃准行勸使者密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于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為之動使者隱几假寐恍惚見公服幘頭者厲聲曰甄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寤大驚乃虛心鞠審事遂白詔調他邑定與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鐸仍治定與從之而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補義安改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歸得請即戒行李不終日囊囊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涕泣攀送不

可留因相率各出微贖市一馬擁公騎以歸公強從之曰吾抵汴即遣還民或有未信者公既至汴即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嘆服以爲近代未有也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繙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污穢見不賢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整然無以爲敘上聞計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

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肅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闖閭閻話短長位至孤卿其先世室廬皆以昇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遷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緣疾在告內

卷之十三

十五

臣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嘆息久之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較尙膳醃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簾以和藥丸尤異數也時言官有言公柄用太重者與安曰不要說他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者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的再尋一個來換于某來官默然而退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藉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盃甲袍帶未幾代公尙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囊罄罄汝言賦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慚

劉忠宣公大夏生而岐嶷穎敏楊文定公一見目爲國器誓年從父憲劉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卽以爲請父示爲餘廉易者乃釋有應門者嘗手一銀劍以遺公公卽引至父所善大參某所詰其從來之跡兒時識趣若此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贖公念里中阻飢固辭謝焉公常言財貨惟務服買而方得者始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宦囊之貨恃入者乎劉忠宣公當宣

廟時戶侍劉宇觀柄用泰陵鑒識其人曰宇小人也而宇故恨公不爲己地又意聞有伏緞衣後洩公革鎮守語者中貴亦恨之宇尋附瑾得入政府嫉瑾曰籍劉尙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抵岑濬專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關公贊產羅至廉知公貧公惟饋羅以酒器亦甚薄羅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耿公定向曰凡貨賄未有恃入不恃出者于肅愍秦襄毅劉忠宣三公皆以籍沒益顯其廉俾分宜輩蚤能識此奚肯以身爲溝壑以家爲縣官外府藏蠲囊勉以自毒害其子孫哉當代明王亦不蔑視天下士矣悲夫識不蚤也

都御史軒輅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卽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爲制衣一襲卻之只待舊衣乾乃着之後爲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用當道薦爲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任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及輅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敢自享着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以廉買肉一斤食指數多

卷之十三

十六

者亦如此皆不能堪至有減家口回鄉者或故舊經過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尙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介自負及居憲臺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初以刑部尙書致仕時曹石恣橫侵官輅稱疾懇乞致仕陸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輅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輅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耿清惠公九疇任禮科給事中清譽正統二年大臣言兩淮鹽政之弊推公爲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爲令癸亥丁母憂鹽戶數千人詣闕乞留乃進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正統間楊文貞自江西還朝所過州縣饋送一切不受耿清惠時爲淮運使饋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王瑞毅公恕字宗質三原人嘗以左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錢能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三童子以往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各一索無纖毫增

耿公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代王公為吏部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驪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願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托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鄒來學字時敏麻城人以進士景泰中巡撫蘇松未幾勞瘁日積以疾卒上悼之賜祭祭卒之日以後事托一屬吏屬吏故見憎於公發公篋止祿俸數金屬吏泣曰鄒公清節過人遠矣

徐瑄字子敬嘉定人進士景泰七年巡按廣東廉而有威巡歷所至以西

卷之十三

十七

廉粟易蔬肉自奉甚約

孫素景泰中舉人嘗知崑山有殊政官舍園中種茄自給諸子每食人給一枚後徵南道監察御史贏馬敝衣為時所尚云

辛訪字洛邑襄陽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為浙江按察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悉卻之或以故事為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拘故事也南臺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謝曰吾妻已產女矣安知終無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介不取於人其自閩奔喪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具貲幣將賻焉公知之過延平稱疾臥舟中不起太守不能見而去

李璵字廷瑞祥符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長蘆鹽運使嘗為戶部職方司郎中墜馬傷足艱于步履朝參弗便時盧氏耿文恪公裕為少宰與公同年進士雅重公且念其守官苦節家業未立乃以其故言于部家幸遂擢公長蘆鹽運使實欲其循常例為自贖計公聞之笑曰非吾志也既抵任嚴立條格分毫無所取其應得俸金恆寄予宗族為婚喪費

又周濟閩里親故貧乏者及致仕還篋筒無長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副公既歸仍居埽頭田廬弗增益尺寸貧不能餬口乃以訓課里中童蒙為業宜人王氏晝夜績紡不輟終身無怨言公林居二十年貧益甚每出行徒步不能具巾車時有米知縣者知公賢數有饋遺公不卻亦不致謝藩臬諸公按部屬邑由城東官道者輒枉駕數十里造公公亦不能備醪饌教留坐久惟再老而已

名如可字天章巴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為雲南參政大理有鮑指揮者嘗以寶玉首飾置盒子中遺公公峻拒之鮑懇請曰即不受盡一啓視乎公曰既不受奚視為後在福建夫人病革移外寢偶為穿箭者盜白金若干久之分部捕獲皆廣東與隸之資名識具存人以此益信公之廉比致仕同官者贖之辭又使人出境強之亦不可曰使可受何必踰境也蕭田陳郎中仁嘗建議謂如可之清節宜加寵異以示勸懲時雖未行其言識者韙之

卷之十三

十八

黃文毅公孔昭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饋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投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

樊司寇瑩嘗知松江平陽更二郡食俸飲水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往四十年水行單舸陸走雙輪而已

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為廣東僉事有武幹以捕賊功擢憲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思平盜起吉率眾擊之營未定賊猝至左右皆潰走吉執旗招眾曰站住賊已及身矣遂遇害棺殮歸司時所親信尚攜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為賊所劫而私以饋吉衙內及吉柩至司魂忽附一婢出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僚至與之言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請某人及某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余吉也死事

命也然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汚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我豈以生死易操哉頭指命取前所饋置于前曰好點檢貯之庫復揖二人轉身而仆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廟祀之諡忠襄詳見丘文莊集中

黎公淳字太樓華容人天順進士第一嘗出為吏部時子民安幼就童

業師于外館部吏適至館所問諸童輩父家知安為淳子也以閩屬贈
安安攜歸揮焉淳鞠所從立呼吏具牒領去

王道潛山人天順間任杭州通判廉確斷敏有聲于杭未幾以事為部
使者所銜將辱之即棄官歸行李蕭然父老有饋以金者辭不受杜門
家居二十年常有盜經其家曰吾借炊耳官貧吾既知之矣

西涯李公東陽幼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
推轂天下士致致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
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
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
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轉尚書邦奇公門人
也一日侍坐而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觀事至京城兩帕四扇令從
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誠取扇而
歸其帕即此一事今之閣老事若是耶

張簡肅公數華初為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七兩慚悔
而後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詰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人叩
首曰張衙惟有俸銀是以知之後為浙江右轄家口且衆日料肉止一
觔公子某以孫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口尋遣
歸楚中任滿庫羨二萬餘公盡藉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
常笑我貧今庫羨藉於官者尙有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
聞戲言亦戲為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
不獨在官無所私即以小物饋遺亦必以義路夫人卒有以悅奠者公
返之其人問故公曰悅以為奠知我廉矣不知悅非奠物也我故返之

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居家過客與上司至蘭
溪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當飯惟魚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人
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偶有一廢尼寺上可送與為宅楓山遂
徙居城中惟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礙冠楓山日
宴坐其中每作文構思必起而繞室行紗幘數為所觸楓山亦不知後
年八十六竟卒于此別無營構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

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
穀其半客來相見者雖時有饋贈第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饋
之矣時多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楓山是大鬍子飯後必拂鬚麥屑
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門生吳一源數言之

張公泰字叔亨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為御史常言官闈預政被捶幾
死為南京都察右都御史時劉瑾虐餒熏灼所求不嘍奇禍立至泰入
賀惟以二土葛遺瑾知其清遷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居家三月卒泰
孝友兄順庶子母欲薄分順泰泣諫竟均之夫妻相敬如賓聲色不加
於僮僕聞人過未常出諸口時稱長者官至六卿猶然先人之產子孫
不免貧乏云

熊繡字汝明豐城人湖廣定遠衛籍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嘗
以御史巡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一裘後還之守以鄉里
故新製一裘遺公公辭以三不當受而竟卻之他日白沙陳先生聞之
亦甚以公為當嘗巡撫延綏供應甚厚公一切裁畢日惟廉給數升而
已正德丁卯逆瑾用事密使人踪跡公其人回嘆曰熊某廉給外無一
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瑾竟不能害乃取公南京掌院尋令致仕公歸
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朝廷以公先征賊有功賞以金幣瑾賊憾
不已乃以大同滬爛布豆為公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公親往輸公
至舊屬爭欲代輸而公皆力辭

潘司空禮河南歸德人嘗為戶部治薪于易潔身而賄門塞歲省民費
累千及歸歸德有田一夫躬稼以生城中亡居四時栖田廬盜夜掠之
有粟數升一敵突爾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敢亂云
孫清簡公需嘗奉命巡江西江盜熾公巡江以方略授者民張禮禮獲
幾百人有賊七十篋公即令錦衣同事簡千戶識以印城送之官奉禮
為巡檢專捕盜事自是江道寧帖簡常對衆歎公之廉曰盜賊無藉使
孫公盡取之固無知者而公不欺乃爾何可及耶公廉聲由以益著未
幾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南臺陞憲副蓋自公始前此所未有也故事凡
藩臬舟行以瞿塘灘頭之險命有司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

百金公不欲敘民罔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慮
婁瑋浙江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性剛果好摧折權勢事無
大小自決豪猾不敢過縣門宿弊為之一清瑋刻廉自喜聞貪者輒厲
聲罵雖上官僚佐不避人多嫉之遺子就外傳令自執蓋曰皂隸役於
官非汝役也其嚴如此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部檄削瑋士
論惜之

李旻字同仁益都人成化甲午領鄉薦授同州守改潞州疾篤乞休進
階四品服色瀕行藩王世子遣人持重賂來饋謝曰數年保婚常例不
啻萬金旻皆不受此何為哉聞者嘆美

何文肅公廷秀初第進士奉使淮西令閣徵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
文綺廷秀卻之徵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
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
其餘財遺三司廷秀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
指揮僉事武成德廷秀嘗薦閩職廢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笑曰我知

卷之十三

二十一

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尉遣使致金馬為壽并獻文
木可為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宜受廷秀曰戒之在得正當今日
林公鶚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者公其人矣

吳大京兆雄成化己未拜應天府尹初視事日集僚佐堂上令吏人執
簿出公帑所積貯一一點視之曰政貴謹始也果亡去銀若干錠公密
察之即得盜者一府以為神先是給路引於府者例入錢以供堂餐尹
多自取之公獨藉之官或以為矯明年兵部下令收諸路引錢歸之京
師以備邊用衆益服公之廉明

秦襄毅公紘山東單縣人剛毅廉介成化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即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
減親藩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尙亨藉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
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
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

于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
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
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上釋
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空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
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逆瑾
專政時復以誣構公藉其家竟無所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踰壯年即獨居在
嘉興九年朝夕飯兩盂蔬兩盤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
回郡居宿客堂蔡介夫清厲清操獨以絕慾為難能常為公歌行以自
勵云

呂文懿公原在內閣嘗閱憲廟以廉吏問汪直直以楊公繼宗對後公
掌浙臬每發鎮守張慶之弊慶兄敏在司禮時在上前以語中傷公上
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于慶曰可善遇之聖人已
知其人不久擢去夫聞太夫人訃即日奔喪命吏檢其所用什物歸于

卷之十三

二十二

官其行也惟大明律一冊衣數襲而已張公事送行序曰漢楊伯起以
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承芳治郡始終無一足跡暮夜及門者蘇子
卿以死為易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
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

丘文莊公入仕四十餘年位極人臣自處若韋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
不逾齊民所得俸賜即充官費絕無贏餘在閩猶嚴慎比卒閱其歸裝
惟所賜金幣及圖書數卷而已

戴大理仁太和人舉人成化間由教諭累官鎮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
千餘金為交際需前守強半入私囊日增稅額商賈患之公至編稅為
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金盡裁亦不暴于當道或勸之暴公
曰張己形人非吾心也

胡宗道字守正扶風人成化中知襄陽府廉介自持令家人不得食俸
米丁外艱買馬以歸馬斃徒跣奔走毀瘠不堪襄民至今思之
許潛詔安人成化中令平樂單車之官民有訟田數年不決饋金求直

者潛慙然曰以某之門而猶有賄是行不信于民也閉閣累日其人惶懼伏罪在事三年囊無餘貲卒于邸太守捐俸治喪民爲罷市

李崙字世瞻陝西臨潼人成化己丑登進士以郎中知廬州公績密方正廉靜寡慾有古君子風進河南參政未幾丁外艱去日遮道挽留者以萬計立碑頌之居家有都御史與同年者遺之木使屋焉不受後補山東參政又以內艱去終制臨潼足不至城府服闋不能給裝尋卒于家幾無以爲斂西安太守馬炳然捐俸助塋總戎者上其事得殊典命有司致祭仍月給米一石贍其妻子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參政初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嘗督運銀二十萬兩于陝西既給軍而主者以羨告君曰羨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

龐泮字原化號芹齋天台人成化甲戌進士歷官布政使嘗爲福建右參政辛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死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

卷之十三

二十三

李汝新水人字清之領成化丙午鄉薦任江西永新訓導陞義烏教諭府僚有念汝貧遺金三百汝擇諸生誦練者附之俸修學復于府僚曰一緘之惠上及先聖矣下及士類矣聘福建試事有以黃金私謁汝辭謁者曰腐儒耳汝謝以詩云義利源頭識破眞黃金難換腐儒貧莫言暮夜無知者拍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慚退

包鼎字汝調嘉興人與弟御史鼎同舉成化十四年進士鼎授兵部主事歷陞池州知府爲政清簡乞休之日囊僅有錢百文

周恭肅公用歷官四十餘年恆不以家自隨人饋之物即菓蔬見之輒不憚故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教諸子嚴余嘗候公其子國南竊語子寢食狀公目且瞑遽呼曰兒毋及外事其不亂如此

弘治庚戌占城國王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虐奪臣國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鏞問罪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番物若干篋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綏遠之仁繼

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知公志堅許之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

孝宗初凡朝士使外國者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陪臣夸鬪華美侍講劉用元使安南獨乘肩輿從以兩僮夷人大驚郊勞致館視昔益恭又明日遂行其主大恐饋以珍物一不顧復進而授之劉不答惟書其入關詩予之曰挾南物歸者神其極之

陳侍御茂烈字時周莆田人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始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弘治間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贖乃謝曰我窮時授徒于兩臬司尙不欲規利于人况今日耶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

卷之十三

二十四

陳公壽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爲尤著居家布素如寒士老無所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卒于寓第貧無爲斂京兆寇公天叙大司空李公克嗣哭臨爲斂具題賜祭塋身後子孫無立錫地旅寓飄泊四壁蕭然十喪未舉行路嗟嘆

張司空憲弘治間常爲浙江右布政交承例閱庫藏主吏報羨銀若干欲以動公公曰杭人方苦篋貢以此助之豈非一分之賜乎吾弗能竊取爲自殖計也仍封識責之主吏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倖而下餘百員故爲姦利囊橐公曰近賦易汙吾其可弗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廉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饋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於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

吳司寇洪嘗以廣東副使陞福建按察司按察使瀕行有閩帥以犀珠走問遺爲饋公謝之帥曰公去矣某無所干且人無知者何損公名公曰若善矣然非知我者也卒不受

楊少司寇茂元嘗為雲南右布政司庫有餘銀幾百鎰曰無礙錢吏白惟所用乃叱之曰此正枉法贓也焉得無礙籍以識之其大理奇石之類一切不取七年秋復疏謝事不允

胡端敏公世舉于鄉舊例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以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明年舉進士歸例得坊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公重折節棄之去

黃傳字夢弼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御史以疾歸劇無資殯家人尤之公慨嘆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臥死溪山鬼亦清

徐聯字成章長淮鄉人弘治丙戌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宦垂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司器什必按籍檢還為河南兵備在信陽嘗有小嬰貯藥出藥還之

李璽字朝信鳳翔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弘治丙辰進士歷官河南按察使既乞歸家徒四壁立朝夕餉口無餘貲為子孫地親戚故舊率以為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願貧奈何為御史時邸舍濱水乃種樹當屋種

卷之十三

二十五

蔬當肉種葦當竹結苑其中日與鄉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羣盜操刃入舟既見無何有相與嗟嘆羅拜以解米饋謝無狀公笑遣去

劉麟字元瑞號南坦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正德戊辰出守紹興於時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翁獨不在捧檄遂行履郡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賢之中官銜之掇拾細故廢為編氓旨

從中下下之日郡士民奔走號呼如失父母集千金為贖翁笑曰劉寵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麾之去越人頌德有翁之像為小劉祠謂可以媲美劉寵云大宗伯海日王公華紀其事于石今郡中刻有遺愛錄翁歸值歲稔斗米百錢家有飢色士大夫相率曰可

令劉元瑞至是耶時吳子玠施子侃皆慕翁道誼忻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

孫大中承繼魯湖廣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士民擁馬綢繆不能去乃宗藩百餘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履無私積衆愕曰

我高皇祖登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仍載酒送于郊

顏祿壽字天鹿巴陵人弘治中由舉人嘗為寧國府通判以廉能稱居郡久能習郡人語即次訟指使人輒為服嘗獨居有以百金托左右入帷中既覺持還之亦不復索罪每暇短褐荷鋤躬自治圃一室蕭然蓋其和介並至云

李福靖州人弘治中由監生任宣城縣丞卓有清操嘗他出有饋其家人豚首者福歸取諸釜中還之其介潔率如此

鍾湘字用秀興國州人弘治壬戌進士嘗知漳州府事以平寇功勳進階三品祿視參政忽嬰病篤庫有羨餘數千兩署印僚欲私而分之湘謂之曰汝欲私此以污吾名節吾九泉之下亦不放汝也悉登之簿籍擢廣東參政未行卒漳人像而祀之

譚讓字汝卿號慎齋人鄉舉歷官昆陽知州弘治乙丑初授南昌府通判通判職網稅糧譚公願一切謝卻賄賂寢包代責民親輸郡舊好進囊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

卷之十三

二十六

有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賀表京師舟將發投匿名金甚衆譚公不啓第命吏拾棄水中已投金人統網取之爭多寡訟官于是人始知譚公有異政云改衢州府通判政初尚嚴勵夜有書扉壁者曰虎豹在山雷

行于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公願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民愈稱頌

吳公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

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鏞為營辦靖州土官常持金來謝公德公卻不受及是各來弔哭

東陽作相時以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羅一峯先生不受高州守饒東鑑見先生衣單饋繭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當事有以堂食錢貽者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所得而私也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

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因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

張常字嘉玉長洲人官至郎署仗清剛之氣忤逆瑾被中傷荷校一月幾殆嘗管兩浙鈔其子希范以公價買居民竹篋立索歸之休致一如貧寒之日敝廬門限折不堪踐履竟無易焉

章樸菴拯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尙書清操淳朴略與楓山先生相似其致仕歸有餘俸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也汝此行作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菴有慚色

宋公裳少勵清操爲諸生衣食不續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郡守資之不受乃俸學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進卻之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遷居無資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

連旬無肉食爲御史按山東西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

卷之十三

二十七

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犒止得八人公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亦在中爲浙江副使清操愈勵冬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爲壽公父力卻之蓋其家教如此

詹太守瑩麻城人常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脂膏地也清操曠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耳致政歸子養饌間以肥脆進公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裏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筆尙存諄諄以崇儉爲教殺生爲戒中言己官所朝夕惟麥羹以鹽點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殷殷訕公爲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爲清白吏增氣云

應城陳公金嘗爲令夜微行至一民舍有婦姑方夜績姑忽語婦坐久頗飢可開甕頭物嚼我已而婦持物至輒笑曰陳金老爹公不測所謂且詔詰之則曰民間以公清德凡釀而清者以公名呼之時夜闌無他

具備一卮酒奉姑耳公後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馮裕字伯順臨朐人少孤貧刻苦讀書家無積蓄借誦以資聞見精心經學雖箋注隻字必窮研洞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授華亭令清慎正直名動一時遷戶部郎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解官歸青州不治生產餓居十餘年力不能酬其直衣無完襟鉢一脫粟菽豆不自知其慘於腹蜚于口也北海間富民類得食胡餅鼎鑪公兼旬尙不能及終其身嘔咏清恬荆扉畫掩晏如也

韓公邦靖清儉樸實衣取蔽體而已公服外終身布素爲主事時其父蓮峰公嘗賜一段靖制爲衣謂其內屈安人曰今日衣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秀才自謂過之往浙江南關再往大同及參議終其任未嘗買其地尺布寸帛公之浙江南關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重取于商

進羨餘以自白公曰避己嫌而困民非忘身之臣也乃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者皆免徵比滿代正課且不足部科皆以法奏公公亦自劾求罷賴宰臣知其事見原先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曰府有司幕卑

卷之十三

二十八

官使司重利部官欲之幕無如之何乃建言寄布政司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事悉發按察司庶法無所出入至今爲例

陳公鳳梧嘗爲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附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支權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即男羣亦不可入也

屠公大山歷官少司馬所更州郡大鎮不勝計而問其囊枵如也田宅無所增益嘗火燬其廬且盡公笑曰是幸亡可以飽火者獨于先祠三日哭而已居三載諸公故人贖金與材贈之而始有堂

張羽字鳳舉大興人舉進士正德中歷官河南布政使羽歷官三十年家無長物縣官知其貧爲置負郭田二頃固辭卻不受戒家人無與鄉人爭利

王虎谷起副都御史理陞淮游即上疏乞休移書楊文襄太宰言頗直諒疏上于告家素貧遣逆瑾誥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周其家

雍泰奉身儉素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制之以斂不義之饋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及登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棗薪便遣還友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人如之何方仕而先貪也

蔣瑤字粹卿浙江歸安人正德間以御史出守荊州移官揚州衙子弟有欲取堂上幅紙為文者公曰不可此悖入之漸出數錢別市紙供之及還陝西參政夫婦覓一輕舸載原攜二衣囊以行其廉謹如此

王勳湯陰人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銓授涑水知縣慈于撫字明于聽斷衆稱其才正德初宦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者有旨令衆聞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恐屢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欲立加顯禍時聞人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勳清廉為解瑾俾遷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慎以肉帛動分給里甲一無留詭言曰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于途諸達官過之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

卷之十三

二十九

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于內庭矣特蒙旌獎且令吏部移文為天下諸官式權知汾州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丁卯舉于鄉為衡山令十年多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攝篆宜與卻例供百金或以為病後來者簪曰後令賢必不與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為不賢者地

王應鵬字天與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拜嘉定知縣被召赴京僚佐有饋贖者一介不取或問之曰此處正當立斷行至淮有持金二錠布百疋以獻者應鵬驚問其故曰感恩切骨敢此效芹應鵬笑曰有是哉乃受其布一疋仍製衣以賞篙工其清介類如此

梁文康公儲自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郡守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被敵不食之土耳其家無餘財有一匠人云公歸閣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六住公皆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需至八住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

徐縉字文明江都人正德辛未進士陞青州知府以勞瘁疾卒疾篤時同官憫其貧請入公堂羨緩若干營後事縉謝曰吾恨不能如前輩馬伯瞻清風高節何至死變其守乎

韓邦彥字汝哲韓公邦奇之弟也鄉試中式授儀封知縣正法度節浮冗均徭役公聽斷嚴封稱治守制歸儀人少保浚川王公以書抵其兄邦奇曰民思舊尹不置也起復授高陽以奏薦調河間時方議行取有不悅者尼之曰知縣簡傲不恭尚書張公為御史時曾按河間曰韓知縣居官自有家法應行之禮未嘗缺少但無奴顏婢膝耳然竟不果取還鄭州知州發政皆如儀封時公三尹大縣一典名州歸之日諸兄弟問曰俸資若何公曰六十兩耳諸兄弟不信謂公避富有之名也安有尹三縣守一州俸金止六十兩乎後遭火災諸兄弟曰銀經火雖銷而不耗所積在何地公指之諸兄弟於灰中得之鎔為一餅權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官如此而竟沉謝當其時司激揚而持進退之柄者誰也

卷之十三

三十

何參政淡初為濱州知州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贖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賄境其受乎附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贖淡正色卻之良勝負還散于衆不置一錢蓋化于淡也後親淡像祀諸龔遂祠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恆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為吳隱之流亞分俸周之張詡贈之詩謂其清奪粵江水云

吳傑字漢甫杞縣人正德乙卯鄉舉為壺關令故人有欲私薦之者公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為斂同官有贈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哉竟不受

劉重字廷守號省齋襲南京龍驤衛指揮累官都督僉事正德中嘗為漕運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總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恃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依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貢一棺

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姦狼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即殺汝即自殺
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運後必有能辨之者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
運其人懼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
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閩江西計廉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移御史相
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
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
有寵請公爲市南物附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
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
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重人多冤之

楊宏字希仁號容堂西安左衛指揮使嘉靖壬午歷官南京中軍都督
同知至于冰蘖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者公解姻也以斛麥瓶醴饋公
厄于情受而實之外室示懷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饋

周公鈺嘗以縣丞攝治盧氏旬日行獄得一老吏當戍者洗汰飲食之
日以邑一大事報我我能寬若老吏叩頭曰左藏贏金三千亡知者請

卷之十三

三十一

爲公壽公乃召三博士同入藏閱之得金具以白諸司治鞏復得左藏
中羨金五百蓋大豪與吏謀將入囊者亦以白諸司後先充縣官用時

張莊禧公永明撫治具其事獎公且謂公實心實政云
戴憲副劉請東烏石驛丞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半道陞延平知府延平
幾一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自從北路
歸爾一郡大驚其廉直如此

秦嘉楫字少說上海人以進士授行人使周藩進止儼恪不失尺寸周
王心異之奉器幣直以千計皆辭弗受乃衣以一狐裘曰天氣栗烈矣
幸使者爲道途計不獲已囊而行至杞寓其同年王令以啓還王曰某

賤臣也何敢干王之御服且南人不能勝塞外寒故御史大夫吳興張
公時撫其地聞而重之後掌臺事而君已用行人滿入爲監察御史張
公謂太宰安陽郭公誰令公解披此御史廉吏也

江公潮嘉靖壬午遷廣東布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土者率
緣重盜損名乃躬彌清白以風庶官已乃稽出納謹蓋藏節約諸經費

皆自攝而手之庾人守藏吏惟有抱贖股票耳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錠
歲久封識漫滅不可稽詰之守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民方困征求而
帑留贏金以資不肖者之私囊何謂因盡括入屬藉以報兩臺使充軍
需是歲省民間軍需數百萬石而又塞一弊源蓋可謂不愧四知矣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饋金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之若
公直以爲若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若知之面頰發赤亟呼僕趣請公入
以語公公道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若覆篋如初出坐庭中召其人還
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若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尙有餘若心謝尊意
已授之令持歸

龔起鳳太倉人嘗爲祀令歸德府豪李恣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
以君有廉平聲檢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屬君毋竟至縣密
遣吏囊千金獻之君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
辜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乾沒君輒庫貯之以供
往來驛郵之費其居縣日月俸外即薪馬多歸之官日出三分銀附小

卷之十三

三十二

史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逃歸官舍蕭蕭然夜自襪被闔門而
寢其于苦節皆人所不能堪者公既被斥歸撤所居舊廬以償逋負閒
居四載疾病後事卒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君具棺君病且
革忽張目呼曰我即親嫂嫂毋爲以其棺汗我其行誼之死不苟蓋天
性然也諸同志者咸有助凡三四十輩而元馭自京師聞之遙致聘焉
於是監司舒公王公暨府倅吳君等聞之皆捐俸爲助而祭以文藉所
得爲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飢死皆非君身在時物也

萊峯周公將赴湖南乞言于雷古和云廉者多刻須以爲戒
吳大司馬文華嘗爲河南左轄所積羨金萬餘及尹應天藏吏進其籍
請納行李不則贖而白之臺吏公不應第以籍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
廉不近名如此及爲右都史總督兩粵故事郡邑吏歲時獻遺稱觴上
壽糜費不貲公一切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他
權稅夷舶所入有司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指又以其贏代保昌
浮檢八十石民藉以甦轅門持戟之士以數百計強半空名徵其餉充

囊公悉按諸空名者罷勿餉其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弊盡除粵人皆稱督府潔公為第一公制府經費之外積金至十九萬餘諸節備供應之數不與焉海忠介公嘗過治所顧瞻堂宇嘆曰今日方成衙門意蓋獨推公也

唐中丞順之既以吏部致仕歸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先生所部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官僚今上面諭宰臣起先生為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

羅念菴公為春坊與其友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語公之學輒傾挹嘆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闥室中故啓其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曠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公為修撰時歸家道經蕪湖病亟矣時項公東甌為抽分主事留公就醫藥而太夫人與母舅俱焉囊中蕭然也時有揚州賈以關稅某事下

卷之十三

三十三

獄得重辟知公為項公所禮重托公母舅與醫生私會願得公居間出獄則獻一女為公妾而裝千金為嫁資然公素清冷無敢言者適項公視公病母舅即以事懇項君曰公死則以辦棺殮生則歸而治公生產項許之而語甚久公心動覺而呼項君至牀間曰項兄知我某即死願成就我為明白鬼項知不能掩吐其實而懼公怒曰此出自弟意也公曰兄豈愛我者我若死而無所備後事兄不有俸在耶何至垂絕而以此等事累羅某項謝過唯唯淚如霰出則命焚香祝天曰羅公天下賢者而天忍奪之哉病間項以六七十金助公行則坦然受之適舟中醫者送公理前語公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取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為解之賈得生實不知公力也
又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獨親知其廉介或曰何也曰有故人饋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攜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為常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卷之十三

三十四

何世祺福清人嘉靖中以進士授慈谿知縣改知府善治辦精敏裁抑豪猾時方造冊籍世祺覈戶口杜欺隱豁虛稅老吏奸胥無所售或白以縣例有稅契銀世祺曰此已征于料價矣有稅畝銀曰此里甲自辦工墨矣其不苟取類此後以調去然至今士大夫言賢令率曰世祺云方司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張天下仕宦靡然願化即下之簿俸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微庇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為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或因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為汝庇遺我何為曲為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
陶公承學居官所積俸歸悉以納諸伯氏所居惟樓三椽猶與季氏布政公共之子息既眾則藩屏以居終身不增一室蔬食常不繼或採菱或摘野菜豈惟無肉初時負債甚多里中少年或非之曰部民鄉人皆財也公嚴于部民而通于鄉人豈曰能廉然竟皆償之或問曰人皆欲富公獨異何也公曰非然也吾慙于吏卒吾手軟而面薄以徵郡守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瀕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箚中無一敵土物敵土慙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人可乎公再三辭謝已乃取墨二笏扇一握受之
郭公宗臯以南京兵部尚書罷歸出秩金買棺二具至淮安登陸僱值不足貨楊總兵二十金歸十餘年無以償楊又不欲負其債復鬻其一具遣人償之
雷公士禎字國柱嘗為御史巡按直指報命所薦吏卒有謝金至武吏則以為非士禎人無從知即登金猶暮夜焉率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
葉溥龍泉人嘉靖五年由郎中出守大名性剛介自持務廉白寡言笑雖僚佐間事之如大父不敢干以私境內肅然郡庭中常空盡日可羅鳥雀宴賓客魚一盃菜菓一盃酒數行輒止費不過數十錢以上隨至

官唯兩童子琴書一挑而已去郡之日亦如之人呼爲葉青天云

陳泗永康人嘉靖間以監生爲寧德令摘奸鋤強每食只薯一豆人呼
署公

李公遷之總制兩廣也念其母范淑人篤老凡三上疏乞休不獲請又
陳情乞歸養上乃進公南京刑部尙書以便之而公又感激疾以骸骨
請御史趙焯又爲之請始獲允所積廉金五十悉歸之公格諸從官曰
例也公笑曰我以不貪爲例右廣帥郭成感公恩哀諸金寶瑰奇以獻
及監司守令得存者竄金道中公悉麾卻之曰將由吾廉未微耶阿堵
物何以溷我嘗以楚左轄入覲宿郵中盜以左使當窺囊夜窺之亡所
得得一稍重者踰垣而出之則古石研也棄而去之盜事發人謂未有
左使囊如是者

吳公嶽字惟高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出守嘗爲廬守
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

蔣蒙字山泉嘗爲建陽諭世節儉食僅脫粟衣至敝裂不堪補泊如也

卷之十三

三十五

日課諸生謝絕贊幣人莫敢干以私學舊有租田任掌教者出入雅謂
職等模範不當涉錢糧併贍夫倍例辭焉間或舉俸周窮給乏喪葬殊
不以德我自多與海忠介公同鄉居常有頡頏意在任二載餘卒之日
篋無餘貲聞者悼之

曹自守字在平人令吳縣泮衣糲食三年不市一嫌以治行最召入爲吏
部主事轉員外郎所條畫選規著爲令藉甚公卿間太宰楊襄毅公亟
屬意掌選難于躡次以請自守以鬚髮早白不樂郎署力乞外轉江西
按察司副使分巡饒南吳人嘗言曹令去邑之日僅兩蒼頭負篋篋出
閩門即圖畫不持也

陳公塗字子兼號雨泉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四川右布政嘗爲
河南按察副使通判某饋食一罌真羨緩以進公啓視矍然曰若誤耶
金也麾之出某固以例請公厲聲曰若不聞吾以不敢取爲例耶

萬公士和字思節號履菴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禮部尙書諡文
恭嘗爲江西按察使言官測分宜微指以簡書踰期劾公公趣裝歸故

西園聞見錄 卷一三

太宰胡公松時撫江右爲公疏解會分宜敗即以按察使起山東亡何
擢江右轄與左使約分日治事曰受詔與君共藩司稱左右使非長貳
也時論以公爲正尋移廣東左轄擢應天府尹逆巡按御史境上不以
藩司禮見御史銜之抵會城勾較計籍欲尋端中公亡所得則榜掠諸
曹吏多死一吏且死曰萬公仕廣第不應飲民間水耳他無所知御史
爲之愧詘公性故澹泊非賓祭不擊鮮一衣終歲不更製宮室與馬圖
刻鼎彝之玩一不措意在貴廣凡丹砂名香犀翠珠璣世謂奇珍者室
無一焉嘗守饒州唐公應德贈以雙磁罌曰饒多磁乃以此相饋者蓋
古人宰端谿不持一硯然則宦饒者亦當乏磁矣子曾妻母且死貽其
女田二頃公誠會毋納貴陽土官德公暮夜饋之千金公不受至辰沅
則水陸廉儲並裁視江右策積羨至五百餘金代者以遺公公笑而卻
之公嘗與人言吾自爲兩司始知實心任事乃是眞丈夫又曰吾仕廉
不取于人所不見始識得一廉字

卷之十三

三十六

劉應節字子和號白川維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刑部尙書嘗以戶
部主事權稅清江浦釐風蠹清奇羨廠歲入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
督漕路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頽曰郎廉至此耶爲發漕羨百
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

李德用字于父號弦所棣江人嘉靖庚子鄉薦授廣東長樂知縣性介
而宦貧不能養滿六年不遷藩司亦不與考績德用因病圖歸省懇乞
致仕不俟報徑歸殷分巡知德用清苦櫛數饋金百兩爲贖堅辭不受
卒于途父老築卻金亭以旌其節又立祠縣左子多見萬曆甲戌進士
王司空劾嘉靖丁巳嘗總督兩廣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金錢得恣
出入無以覈者公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議不
作而軍儲亦漸贏矣雄梧二府稅錢舊以資軍餉者遂皆罷輸北邊云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戶部尙書諡恭簡嘗巡按
關西行李蕭然二司或饋以石經慮疲役夫卒留之境上作留經記
李守正廣西宜山人以貢爲新會訓導嘉靖庚戌遷博羅教諭申嚴課
約生徒貧乏者爲振助之教諭相沿主學糧出內大率出不仇入乾沒

羨金爲利矣守正曰是國家所以祿士也子自祿已叨竊又忍腹諸生
祿自稱重得罪神明乎終三年私毫無私也聞者愧服以疾卒于官諸
生朝夕哭奠如子弟至今語及李先生必曰君子云

王吏部毅祥家居以清德爲郡侯所重時郡錄儒童有王姓者見遺百
金請王認作猶子爲錄取計王曰我貧甚豈不欲得百金奈生平何請
者曰引掖後進自是美事何憚一執筆王姑許之明晨請者來王曰我
昨夜細思無端得百金恐無福消受反生災禍竟不肯爲執筆

祠部郎楊豫孫一日侍大宗伯吳公山所回御札罷公留之飲吳公曰
聞君守官甚清苦吾歲受朝廷大俸及厚賚故外來書帕禮一切謝絕
君祿薄一家俯仰所係凡饋遺有義之可受者亦不宜峻拒楊起而對
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公亟稱善後徐學謨典祠吳公亦以是言之徐
曰郎中不受饋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吳公亦首肯之

郭應聘莆田人嘉靖末爲廣東參政歷廣西巡撫萬曆癸未晉右都御
史總制兩廣覽吏事慨然曰培兵戢民我實生亂乃作庶廉杜饋功令

西 卷之十三 三十七

頌誠所部諸將吏凍凍毋敢操一幣詣制府者

常若愚桂林人嘉靖末以鄉薦歷廣州府同知廉潔守高服御無異寒
素嘗出署香山慈惠愛民郡守使人偵之見其日啖瓜蔬竊嘆其愚後
郡人有客桂林者見其賣藥自給云

龐尙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嘗巡按河南丁其父賓梅公艱
聞計即徒跣出汝南先是文武宴席交際金帛俱貯符縣庫悉發河
南使司變價作正支銷

海公瑞清苦異常始終如一雖官歷六卿編茅自處環堵蕭然王文肅
公曰海公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流有傳其衰蹇倦游狀者僕
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
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今一木戢形蒸嘗無主而
廟堂徒借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魃鱗而號狐狸者
余又淫淫涕下矣

沈給諫鳳翔嘗使襄府及歸臥病於家除夜襄府使遺之金居伏枕謝

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士之節義發憤於
窮約者或至喪心於當局檢括於頃時者未必矢志於蓋棺如君所謂
質窮達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舉也可不謂難哉

周啓祥浙江南寧人進士萬曆六年知廣州府性廉介多大度明習法
吏舍時或私囑僚佐坐廳事則戒門下勿言後乃灼然開豁治爰書雖
老吏不能過門以內淡如禪舍茹蔬服陋毫不以煩民每出簡輿從所
至人不知其郡大吏也時聽訟兩造之詞務令必達煦煦若家人語嘗
繫一里婦至晝地不入甚恐已乃令舉陳其詞比出謂人曰妾初以爲
鉅公已乃一平易書生耳其近民類此會督府命討布蒲劇賊諸將稍
掠蛋民微功繫累相屬啓祥多謙出之或不能自存者發居民收恤毋
令獄死以俟心白所活以百餘計後以觀行道病卒于金牛驛囊中可
數金而已粵人哀而祀之

陳恭介公有年爲大家宰既得請而歸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

西 卷之十三 三十八

事見者莫不嘆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殿寺中讀書自娛間
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
而前軒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徹冠游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尙
書也其前軒繕治尙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
六十有八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斂貨于姻戚乃克襄事

陳繼源閩之溫麻人以掾吏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
錢及遷溫州司獄窮老矣亦卻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
外獄者諸縣輕繫待獄于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蔣守曰此非司
獄職乎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饋粥依老僕以居

馮司寇岳嘗決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俟公不顧時趨
公貞吉周公如斗輩咸力止公公曰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決矣懇
疏以請命下遂飄然歸里萬曆辛巳以壽終享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
僅一縑至假棺以殮大臣清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觀也

張鉞爲靖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庭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

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激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蓋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錢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慙公性剛懷與物多忤請托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與訴於銓部發公與得芻豢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錄是罪訴者而愈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二十年家無餘貲

王參政懋德瓊之文昌人舉隆慶戊辰進士錄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司右參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樂構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侯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時同官王世懋輩以君不可涉遠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微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即死道路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贖而君固推不受王公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

卷之十三

三十九

故魚米鄉家租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俸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雖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櫬爲閩人累也公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誓不受裝費王公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古人主有聽臣不薄葬以全其志者即爲請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白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即老奈何沒六白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王世懋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慕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而錢神獻嘲遂以亡國廉貞之於義大夫參政君學優服官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願不尤難歟我國家博尚廉耻薄海內外罔不奮與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朱少司寇鴻謨卒日不能爲殮大司馬岳峰蕭公及符卿益軒符公比部靜所劉公驥金始得其棺殮公貧矣世固有陰緣子弟多厚藏陽

市貧博廉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此而後見哉爲理官六年衙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蓋支雨以履涉者二年不問李夫人布衣蓬首諸減獲賦衣垢面如入幕路藍縷之鄉未嘗從宦遊也按江西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謝望公門書亦不省諸役冀公勞始得歸乃不得公一面多典衣歸操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無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貧得乎

黃公鍾字律元號麗江更號完齋長洲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嘗巡按廣西異時直指行部 部外有廉銀有司籍報曰例也君愕然曰吾受祿公朝傳食已泰此何爲者峻卻之仍斥其餘廉梓資治通鑑于省中通給諸生以資博洽

李樹敏揚州人由恩貢萬曆間授安福丞精敏能幹操執凜凜始至部使者督行田甚迫敏自治食具出入阡陌間不煩民一饌會計精覈晝夜勤勞不息衙舍如禪院率數日乃一肉食決獄率以平恕嘗曰吾爲爾作術不敢以喜怒爲輕重也除夕有饋肉者室人誤受之既就鼎亟

卷之十三

四十

出以還饋者其清介絕俗多類此亡何病卒士大夫吏民莫不思之檢其囊無一錢之遺而妻子貿貿不能爲殮或贖錢助之柩乃得歸厥公清字直甫雲南人甲辰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諡恭肅公性檢厲勤于事其操行嚴于取舍辭受尤凜凜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囊中裝雖圖書琴鶴不取諸人蜀王墓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尙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言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願恐難爲上耳袁公洪愈久不羣戊申嘗聞而請於撫臺周公孔教購而助之萱代周公傲曰故宦袁公歷官槐鼎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操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之情孤飄蕭條在故舊久違脫驂之舉澤未衰于五世魂空望于九京廉吏可爲徒與歌于優孟寢丘雖在誰代乞于莊王董亦捐椎金助焉林椿字永年號南山大同鎮人襲右衛指揮僉事歷官都督同知諡忠愍嘗守備朔州值夜分公宴坐吏人懷金投帳下無語而出公速招之

入叱令持去旦日集諸吏鳴鼓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為官暮夜受金為貧耳此與爾為軍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

王大司徒基嘗巡撫大同代王餉美醞二聖使詞曰此醞耐幸公自飲公弗知令吏受之將以饗客使復來言曰曩酒非常酒也幸公自酌勿飲人公乃知非酒也嚴詞拒之即為返壁

馬少司徒諒嘗為應天府尹先時堂鈔獨歸于尹凡有供需悉出附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贖又積其餘以為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

陳少司寇璋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

趙大中丞汝濂在太僕時堂例費千餘金僚佐亦皆悉及公一無所私僚佐以為矯激公乃集衆量分己獨無取衆謂公亦宜受公曰諸君直出巡之費吾塊居于此受之無名竟不受

卷之十三

四十一

南都一先輩邵公某者素性廉潔到處有冰蘖聲最後參知漢中已告老歸裝囊惟平日冠履臥具他無一物其夫人儉德亦同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環一雙着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取視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宦成不宜累我至某地風浪大作長年謂例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儻儻宜知我者竟不祀公但為詩曰來時行李去時行李李莖我此江中不負此江水吟畢風恬神即不見

劉士奇字邦正順德人進十歷官山東右布政居官廉既歸家無餘貲或傳士奇常欲市規問其妻妻曰何不書清字與之杜門八年卒

吳封君玉故文靖公父也嘗為戶部主事居官不妄取以家貲為賓客道里費至質其田宅沒之日無以為斂篋中惟錢百文鄉人萬盛為黃州推官常書一貪吏姓名于門以自戒上書二廉士為法其一公也解冠字委玄道州人授戶部主事性亮直不阿監稅浙江常例一切革

之勤勞諸務避危疾遂疏乞歸時巡按王璜知其清約為置棺斂之具遣人以隨公至湘東始知之止受棺具反其贈金至祁陽疾革而終柩抵家行李蕭然惟衣半篋而已

樂大參護以宣城令入覲京師中途遇盜發公笥止得四十金盜相顧愕又見公中服簾敝詢知為公嘆曰久聞宣城有樂青天乃汝耶還金而去蓋公在縣廉明表著宣民稱之曰樂青天云及為大名知府郡有謹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於通衢鐘因半裂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為咎請復之公曰有是哉祭而懸之扣之不揚公不悅忽夢大眾喧於鐘所既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亦平滿更擁起一線民益異之歲己丑吏部考公治行為天下第一尋超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督理糧儲

王參議博在廣東日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為博弟送以布衣弟至以實告博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汗行辱身之漸也即命還之隨遣弟歸及獻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兼饌為胥吏庸庸誣詔獄行李蕭然僚屬饋贖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

卷之十三

四十二

東大參祁自筮仕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攜惟圖書數卷嘗自稱曰今為吏試右職率務積囊裝為子孫計多藏厚亡反受其殃或喜蓄玩好不惜千金購之至以買怨不肖子持之曾不博一飽徒為人指笑何益周公鑑漢南憲副九年不調尋考績北上江行覆舟公瀕危幸免候吏檢其行李止二革筒故衣數襲積俸三百金耳嗣晉山東按察使公度執政者不能忘遂引疾歸歸而與董僉憲應軫李方伯正芳友善邑令構亭居之有大政必稟度焉蓋模古三老云

李銳字仰之江西安福人以岳州知府陞兩淮鹽運使為人剛勵高峻貞毅慎篤約己而恕物蒞政精敏絕人而心無偏壬午春入覲京師不持一物入京青袍角帶人不識其為方面監驛御史先後更數人各持意向銳與議侃侃不屈不合即移文求去衙宇蕭然僅蔽風雨篋中惟故時衣物而已司判屠應禎軒挺自許不下人至論銳則曰李公心

事如青天白日世寡與爲儷又曰吾司廉吏前有耿公後有李公時人以屠爲知言

四明張秉官憲副清標自勵囊中不餘一錢後林居致罷炊與夫人凭欄酌水夫人徐謂公曰妾曩時勸君無効陳仲之廉今何自苦如是公佯曰悔之晚矣夫人曰妾僅得金釵一股向不敢言今見君飢甚且有悔心請出金釵易米公姑許之及得釵竟投水中

信陽顧憲副琛在河南日有田若干頃租皆歸私囊前後兵備者以爲常先生嘆曰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公廩適前兵備爲按察使陰嫌先生遂媒孽其短於部使者竟罷歸

潘僉憲鍾爲滑令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爲贍君曰欺人不誠贖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也僉憲廣東日有知縣黃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德也若暴尹罪以彰己廉吾亦不爲黃懇謝去吳憲副達爲興化太守日留妻子侍其母止攜二僮至官囊篋不減嘗

卷之十三

四十三

即臥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臨終遺言囑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

李大行□□爲進士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附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

李良字堯臣□□□□進士歷官瑞州府知府民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縵走轉欲私公公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悅

姚堂嘗爲蘇州太守及徙鎮江衙中有私釀一缸戒守舍者曰是蘇物也其留以待新太守

王汝陳自四明解任赴萊州過清江有感劉龍一錢之事作詩云鑿井耕田意自真堯民誰解識堯仁百錢出錢劉君者猶是當年好事人嘗與任亢樓書曰鄙心自盟不欲於舊衣裝攜一物以歸故鄉其廉靜無求不見可欲如此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以舉人歷官知趙州歸家廢殮不繼子微其几以

易米則持卷于手從容謂門人曰何居將以辦早廚耳處之怡然戴儒宣城人由貴州新添衛學應舉魁鄉試仕同知荊州府事致政歸宣城居黃池別業家徒壁立操履介嚴歲歉乏食隣家有桃實垂踰垣舍家人或欲取之儒曰寧可餓死五品大夫不可妄取一桃失節時人傳誦焉

黃公憲清同知廉州廉爲漢合浦郡號珠海多盜故設戈船兵校守之墨者縱兵入海竊珠詭云游徼而陰與爲市公偵知狀乃嚴設禁防兵校第謹候謀須寇至乃出海若無寇輒出及寇至不亟捕者皆坐之令既具有千戶規補偏校者以珠啗公公立按其罪并案諸根柢爲奸者皆論爲鬼薪其後選補武弁聽守自裁擇散給月餉必委廉吏營伍皆帖服焉異時舟即鎧仗多虛冒公親爲整飭務極犀利而又多設方略遇賊必捕捕必滿品以功次□賜金者再劇賊李茂伴稱撫民而聚不逞橫海上公白大吏以計散其黨茂卒就擒兵校獲賊輻重及所竊珠公對衆封識入公帑日不一詢或謂公轄珠乃不識珠公笑曰吾自愛

卷之十三

四十四

吾珠耳

董公士毅既成進士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甚爲所累若甚其識之嗣陞州守官守數年僅一青布袍一草靴先是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即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覲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羨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問請於公曰往者見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呼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栢子遠而蔽陰耶余聞劉端簡曾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陳鑑字視明咸寧人以貢爲綿州判官都御史委查小河松潘諸鎮衛諸鎮衛皆有饋君盡却之曰委我者豈以其饋我耶縱吾嗜利義不可辱委我者或勸君爲子孫計君即誦司馬君實兒孫自有福之詩以答之

姜湧字宗源萊城人由舉人歷武清令武清密邇京師其邑多動戚聞
宦湧一一繩之以法羣豪斂跡有巨盜陳署奉旨名捕獲之下武清獄
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猝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自悔曰此事無難可
惜累及廉官耳吾黨何忍遂策馬而去其苦節惠政即寇盜亦感之如
此

焦瑞字伯賢南京旗手衛人以選貢為靈山令縣產熊膽天竺黃花石
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
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瑞以武備久弛以銀為射的中者賞之諸
兵競勸賊不敢窺其境時權相柄國賦斂嚴急隣郡縣爭趨為刻深朱
衣塞道于是嘆曰吾安必以民命博一官乎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
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督賦嘗出俸百金為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
額攝者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歸之日囊
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之

劉廷梅進士初為欵令奉其母蕭恭人往欵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
亟揮之出曰是嘗我也自今即束菜菘米不得闖入偶與同年戲邑無
魚亦絕無大者馮舍人可以用彈缺矣同年領之至明日得一大魚饋公
欲辭不可剖而五之以其一供蕭恭人餘四以附市司使嘗之稍取其
畸至彌月不盡蓋自蕭恭人外居恆未嘗敢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自
鞞出以為悞也引之愈長公笑曰業也吾以代綿屬同年笑之公亦笑
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盃而積葉其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僅葉吾足
修矣

卷之十三

四十五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辛山東淄川入覲父老
為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竟賦詩而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
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竟不受

周公奕金齒人選為灌令以母老乞改本省教授去灌時或津以驟十
頭輔行先生問其人為誰其人曰吾固大辟囚也而公生之是以報也
先生曰生汝者法也非我也何報之有急去毋滯乃公為也其人惶恐
遂逡巡退

胡經鎮東衛經歷而署寧德妻織布僕採薪里甲毫無所費前後積紙
贖薪炭三百兩金段四匹咸籍於庫曰此皆民膏也豈可取哉

長洲縣丞劉幹懷慶人由王府紀善轉佐縣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民亦
不忍欺也俸給之外分毫不取常有丐者至其衙中乞米時幹止坐一
簞上食粥秩滿改他邑長洲之民奏請復本任幹復來清修益厲雖得
疾日惟以民事為念人為求醫禱祀無虛日疾終不愈民哭之哀柩歸
之後取其衣冠葬虎丘之東築室建碑題曰劉公墩近有孫某登甲科
之官闈浙間設祭而去

申鑄字鎔範以吏為州簿主徵稅先是入穀之量恆
溢怒曰是焉用量為也命概之百姓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
之抵罪宿弊頓革屢獲優獎偶遭疾數日漸劇嘆曰吾居官不苟取今
死何以歸葬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饋見贖者幸勿憂大驚詬
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臥叩頭百解之竟不返顧而卒

李孝子學梅嘗為據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時命督臬獄
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及據受命即自榜獄中日諸囚
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囑賄何如此囚
不以一毫自浼且從家裏具饋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
死據檢贖得其情于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為同曹
據取後察知德由據也乃置酒飲問更薦幣加金為壽據色斃然振手
去

卷之十三

四十六

鎮靜

前言

韓邦奇

朱以功

劉仕義

于慎行 四期

馮琦 三期

往行

李時勉

金幼孜

吳寧

胡濙

閔珪

楊瓊

王華

王陽明

喬白岩

王瓊

何鑑

陶承學

劉采

曹守貞

于謙

仁慈

前言

王達

梅純

章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目錄

何孟春

往行

謝子襄

魏驥

李光學

陳一範

高貴

崔文奎

李一寧

胡僖

陶大臨

孫陞

吳玉

劉文恭

吳世澤

汪良彬

孫廉

寬洪

前言

王達 二期

薛瑄

何孟春 二期

祝允明

殷秋溟

劉仕義

朱試 五期

徐學謨

李元薦

張居正

于慎行

往行

開濟

楊維楨

姚廣孝

夏原吉

周忱

魏源

陳鑑

王竑

豐慶

楊守陳

王承裕

張悅

章懋

湯微績

黃珂

陳白沙

史魯

蔣瑤

屠鏞

徐中行

王夢祥

楊太宰

胡諧

容忍

前言

王達 二期

薛瑄 六期

岳正

楊守陳

吳與弼

何孟春 三期

陳獻章

崔銑

黃省曾

劉仕義 四期

敖英 二期

朱以功 二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目錄

王錫爵

馮琦

袁氏世範

往行

黃性

楊翥

吳寬

梁儉庵

陳白沙

蔣瑤

郭守道

梁儲 四期

楊一清 四期

殷文莊 四期

李淑

管府

顧榮

高校

陳相

李勤

李某

宋栗 四期

凌哲

張槐

沈瑞

陳王政

胡季山

和緩

前言

薛瑄 二期

崔鏡

何孟春

韓邦奇

朱以功 二期

劉仕義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郭青螺	往行	錢福	蔣用和	楊世華
節儉	前言	劉基	解縉	王紳
		薛瑄 <small>二則</small>	章懋 <small>二則</small>	崔銑 <small>二則</small>
		陳獻章	何孟春 <small>四則</small>	湯沐 <small>三則</small>
		劉玉	朱以功 <small>二則</small>	張時微 <small>三則</small>
		陶大臨	耿定向 <small>二則</small>	張居正
		申時行	于慎行	王世貞
		徐顯卿	王世懋	馮琦
		皆春居士 <small>二則</small>	陳師	張無垢
往行		洪武三年	洪武三十年	陳仲述
		李貞	胡濙	楊榮
		胡壽安	陳選	劉仁宅
		吳與弼	彭時	李榕
		丘敦	陳白沙	張悅
		楊繼宗	南渭王譽播	益莊王厚華
		劉大夏	李東陽	趙永
		韓紹宗	張繼孟	汪良彬
		方鈍	徐階	梁材
		周延	吳嶽	詹瑩
		徐東山	諸大綬	黃錄
		孫植	王萬善	陳有年
		張振之	仇泰然	吳士選
誠實				

前言	薛瑄 <small>二則</small>	余子俊	崔銑
	魏校	何孟春 <small>二則</small>	劉大夏 <small>二則</small>
	朱以功	張居正	習孔教
	于慎行 <small>四則</small>		
往行	宋濂	羅復仁	桂彥良
	吳沉	趙欽	陳敬宗
	張信	陳音	張悅
	章懋	童品	尹直
	杜銘	周經	王鴻儒
	王思旻	薛祐	霍韜
	馬自強	袁尊尼	韓世能
沈浮聞			
真率			
前言			
往行	王英	夏原吉	魏驥
	周忱	廖莊	李秉
	王恕	鄧廷瓚	陳壯
	陳愧齋	吳寬 <small>二則</small>	章懋
	朱希周	唐漁石	林春
謙抑			
前言			
	王達	方孝孺	薛瑄 <small>三則</small>
	崔銑	韓邦奇	敖英
	黃省曾	劉仕義	石漬子
	朱以功 <small>三則</small>	徐階	鄧文潔

徐顯卿

王世貞

李詔

往行

郭威襄

宋濂

楊士奇

余煊

翟善

李黃

吳祭酒

于謙

張士謙

朱永

吳康齋

陳寵

屠鏞

于鏊

劉大夏

吳寬

謝遷

李充嗣

王陽明

徐階

王之垣

翁輿賢

郎瑛

桂古山

梁儲

梁津

尹臺

袁宗儒

馬自強

朱鴻謨

陸光祖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目錄

五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四

嶺南 張 蒼子孟奇甫 輯

鎮靜

前言

韓公邦奇曰遇大事不動心此大賢以上事甚難然本無難見義未至故為難或為毀譽其次為利害又其次則為得失矣若疑惑則係天資學力不足不疑惑更說恐懼不得子路之死難雖不恐懼乃恐懼之甚者未至不疑惑故也

未以功曰只一堅守推磨許多歲月學問方有得力處只一安靜消卻無限實危乃是自討便宜處

劉仕義曰居官不以擾為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聖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目錄

一

王陽明先生知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已其不擾類如此意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于慎行曰孫沔受命征儂智高時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梁適抑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此言切中事理可以破玩愒矯拂之弊矣然天下事變亦忌張皇有備而張皇所失猶小無備而張皇蓋亦危亡之道適之所見未為非也

又曰司馬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鄧粲激之也放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恬寵罔利至于敗國自赤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懇之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乃畫餅耳傳報謂曹義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于兄弟味假數言真可為萬世觀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冲曠恬美真若不食烟火而心術佻巧志趣輕躁慕利如焚趨時若驚無識之

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慕尚不遇正法眼藏欺人無已矣然如此者其人祿位亦必不永何也動爲輕根靜爲躁君凡人心靜而貌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御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躁是以動御靜也祿不留矣

又曰董晉帥宣武陵長源爲行軍司馬晉爲人仁柔多可而長源性剛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爲長官鎮靜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欲求成然亦厭怠不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與已闢不復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爲軍士所殺備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亂矣

又曰宋趙鼎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病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擊必損元氣矣此真濟時之言國家當積衰之勢固必振刷整頓以作民志而元氣已虛不勝藥石尤須安靜調養俟其自復所患好功喜事之徒以有事興作自爲名蹟而不顧國之利害則天下

卷之十四

陰受其敵而不可救安得長者之言乎

馮公琦曰天下患在真玩愒假張皇真倫安假鎮靜事至張皇已非勝算矧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以無言異日事之不濟則曰當日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無所出只得外示閑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鎮靜皆非真是惟玩愒倫安乃其本色耳

又曰大直無繩大強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木嘗暫靜也躁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屋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流水不務導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

又曰一切世緣膠膠擾擾擾擾即不斷斷即無擾我能不驚誰則買之我能不迎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沉冥吏隱彼爲何人塵容俗狀此爲何事夫多言而數當不知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不如其無損也有譽無毀不如其毀譽兩忘有是無非不如避而

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常苦多精神常苦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爲身害者即不獨應酬一事多記損心多語損氣形太用則勞神太用則竭夫爲清心省事可以自保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三復於茲言

往行

李忠文公爲祭酒因除國學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總合監師生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少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枷實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解救有石大用者又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先生少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成祖皇帝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秘不發表銷錫爲柙固之即殺工減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于留都俾星馳即位

卷之十四

比表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立遂發喪易梓宮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即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宗時有勅陞賞文敏論切詳據史上以六月辛卯崩於榆木川壬辰學士楊宗與御馬少監梅壽傳密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命太孫往行營仍報計各王論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己酉至鵬鵠谷至御營發喪六軍慟號文武軍民人等以辛亥迎于居庸壬子龍輿入大內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外耶

吳寧字永清歙縣人宣德庚戌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北虜突入紫荊關侵掠遼寧北出德勝門會總兵官議方略及還門閉弗啓虜騎充斥于途從者各驚散寧獨立南中區畫衛兵及四方避寇男婦移時乃入

正統中宗伯胡公浚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

閩莊懿公珪初備兵嶺南廣之南雄江之南安居民新墾田地互相爭

於兩省會勘駐節甲站忽報彼此聚眾仇殺有司以勢瀕猖獗山居無備宜各回城公諭之曰百姓豈反耶第斷不公耳且命置酒聚酌就於人家借宿明日處分復論里胥斷結衆方散去同事者問曰勢至如此而公乃堅執不去何也公曰民之初心恐我輩偏向假此以動官府耳若一時退散適長其兇暴必至用兵豈不難哉

成化初楊公瑄任浙江海道數歲波恬風息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我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已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王華字德輝號實菴又號海日餘姚人成化辛丑狀元及第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追封新建伯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百艘而東遠近震動時公之子伯安以都御史巡撫南贛傳檄隣境舉兵討賊公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盡避

卷之十四

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德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家大臣恨老不能荷戈殺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搖動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武廟南巡權奸奸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戕及其家公寂然若無聞伯安得告歸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專難狎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讒構橫行戕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止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所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跽曰謹受教

陽明先生巡撫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機先生不從作歌咏吟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

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狀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及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不報報至則據坐遣之有言伍文定焚燹狀暫于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皆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獲出行賞訖還坐成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事王已擒想不傷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人服其學

喬白岩參贊留都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公日領一老儒與醫士游宴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見公鎮定軍民始安

武皇帝車騎巡邊朝士凍凍曰遠則漢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公瓊曰上偶出而遽嚴兵衛如有讒夫將據國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

卷之十四

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帥一人開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員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以應蹕是時乘輿出邊逾年卒無虜驚京師至於帖服安堵如常者皆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大學士梁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變吾輩伏鑽矣邪謀豈可聽耶乃罷議

武廟時駕當出郊壇視牲先是一夕有傳賊將復至霸州者時日已暝京城各門已閉兵部尚書何鑑令人傳于郭外巡視言軍差人遠探宮內宣召內閣兵部議省牲事舉行否內閣曰省牲重事若聖駕不出示人以怯其關於國體不細宜嚴加禦備仍舊出郊太監張永深以爲然請自披戴清道駕以已刻出未刻入人心以安

陶公承學靜默自適自少至老如一日然不厭人語瑣煨雜陳聽之無忤未第嘗授經會城有何生者素嚴公謀狎侮之匿伎實酒延之比至

鑄戶妓出諸幕公凝然如常時伎畢憊于戲笑而視之若無幾微動念詰朝竟不一言及友乃大服

劉司徒采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惛惛然睡也其兄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惛惛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深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故若此

曹守貞字子一江都人嘉靖戊戌進士嘗為南戶部郎中尚書張舜臣集司屬議沿革守貞唯唯諸司屬難之守貞曰部事與郡縣不同惟清靜寧一因之而已有頃羣小宣言部議軍士粟布有所裁損驕軍大鬧約期為亂尚書並司屬計無出以問守貞守貞唯唯乃移尺籍大戒將士擇時日覈軍實稽詐冒給糧布若不喻其意者諸軍士相顧愕曰何傳之繆耶事遂寢

卷之十四

六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上將親帥六師討之于公諱謙偕尚書鄒登上言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啓行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俄虜騎掩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溝壑為滿蓋曠所無之奇禍也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太后命邸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怒擊順死于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諠譁班行雜處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羣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爪擊二內侍期亟死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請再宣諭羣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以鑿與未回大敵重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概寬貸則今日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迺上章劾舉武臣顧具祖等文臣王佐等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親藩有上章願赴闕勤王者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冲幼

未能遽理萬幾邸王年長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涕泣固辭太后復降旨王不得已即位遙尊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棟隨征軍資器械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為緊急令都督孫鏗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籌官王紘等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遷徙城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糧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

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剽掠者請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朔人馬互為應援一切關隘樓櫓臺壕整務在挑修深固不許虛糜

卷之十四

七

故事至于選用人材尤為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輅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博者宜為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與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皆賴倉儲咸在此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數百萬計壩上養馬草束料豆亦置草場於野外公一聞虜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若少縱待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略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環甲冑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論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

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震端廷議洵洵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問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詢知虜中移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

仁慈

前言

王達曰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每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為也况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遜之輩當何如耶

梅純曰忽聞貧者乞糶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仁慈

八

微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章憇曰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耳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洿池弋不射宿豈令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不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之所不及耳今人窮口腹之欲每食必多方置饌如盛夏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鹿鷄鵝之類人畜以食者姑以供餘川泳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以成好生之德見寶子紀聞

何孟春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善終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吁曷戒之哉

往行

謝子襄新淦人洪武末以才薦為青田令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

子襄前俛首若訴者遣人問得實捐俸贖牛還其主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之俄有魚者捕之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貨僧錢以償

李光學湖廣武陵人正統五年以御史左遷興化性慈仁多惠政尋陞揚州府同知仍蒞興化縣事廳東有鶴乳三雞已而將二雞去一雞病命藥之尋愈亦飛去光學疾思鱸魚無從得忽有鶴啣一鱸投廳下烹啖之遂愈人以爲仁厚之感云

陳一範字公載吳縣人故編修齊之祖也好行其德成化壬寅大侵所活尤衆嘗大雪過道旁空舍見一童子病臥氣垂絕與家人扶掖以歸日爲調治久始平復給衣糧遺之童子感泣願留服役翁弗許大馬死必埋之數日猶使人視其封得報乃已

高貴慶遠府人平生以濟人利物爲心每值亢旱即齋沐焚香露禱跪誦道經自卯至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駭於道即售匣貯之以葬成化十一年八月游那池州至喇峽口見一人偃臥路側貴以椰瓢汲水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仁慈

九

灌之度尚可教令人昇至萬邸作薄粥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者泣言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借叔諒來此爲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寅夜負出棄於此叔即歸鄉矣貴聞而惻然乃注意療治獲痊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已爲叔所奪矣訟於官始復舊物後致書謝貴云吾家子母再相見公之賜也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

崔文奎字應宿□□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弘治戊午嘗爲河南按察副使湯陰常重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重坐償無從辦在繫歷年妻乞食以食公謂知縣曰吾無能生此囚必也得藏錢乎即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來訴公治罪遂白上官以錢贖重而釋之溫縣知縣盜庫金有與援歸盜於高黑奇庫子也亦繫累年家人被累死公在政亦命縣釋黑奇止以追銀完帖上之省而即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宛轉以情傳律於乎仁哉往年閩省大戶告事竣布政追餘銀又罰以紙蓋上楮也公不以吏告紙乏乃取舊冊覆之爲業惟上之意

公者乃用杏十省七之費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舉人嘗知懷寧縣愷悌愛民素絲益勵雖冠服敝垢弗易也卒于官幾無以為殮士民哀之先是渡江遇一覆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婦抱嬰兒猶活詢之長沙人隨舅官遊一家淹沒已二日矣為買舟送還其鄉

胡僖字伯安蘭溪人歷官憲副性惡殺生當省試謀徒僻地潘氏圍蟻羣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欲焚之公蹙額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耳亟返故居暨入試構三書義至乙夜矣甫就而燈戰戰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構四書義思忽全盜如泉湧燈亦絕不見既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神助耶公心知為蠹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龜蠃螺蚌不可計數常有遺公驚焉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落苦師手掉而至湖心遇風舟幾覆客笑之公亦不悔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為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

卷之十四

仁壽

十一

晤耿公定向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况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耿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浙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與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叱鴉衣裸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毖跋淖淖衝冒風雨因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耿公每語人曰余聆此言為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孫陞字志高號季泉餘姚人嘉靖乙未第二人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壬子嘗為少宗伯上命之舊邸所建元佑宮安神祭告重孝思也公奉使惟謹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供治甚具公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揮去權聲徹數千里襄鄧簡黃河之役民多菜色道遇荷鋤者停輿問

疾苦因述為古詩數章遺守臣守臣亟下賑恤之令御史績溪胡君為鐫詩于石曰仁人之言利自溥也

吳封君玉故文靖公之父嘗自言平生未嘗毀物傷人惟過高郵湖風便帆疾挽夫不相及而載之舟舟反一夫墮水死惟此為恨恨止此又出於仁愛意所不測他可知已

劉文恭在翰林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有病吏公憐而舍之家家人以染其疾或請遣之弗聽已而皆愈

吳世澤令廬陵時嘗出而遇私宰牛者牛透脫狂觸人不可近忽走之公與前伏而若訴者公正牛主法而歸牛於良士使之耕以老士大夫為作異牛歌

汪封公良彬每春社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汙瀆中轄弋網罟之獲具可生者不之市而之公所以之公必得浮價公果浮其價入手則縱之高深其祝曰盡爾命毋更為人獲有牛且及及脫繼而奔公雙屈其膝公感而市之飯之叢林踰五年得良死瘞其鬻里人嘆曰獸智非能識公

乃公仁有以感之於是有慕而止殺生者

卷之十四

仁壽

十一

孫廉字介夫潼關衛指揮少時未嘗掩取禽獸每過捕獲者以金粟易而釋之若翅足折傷者即畜之俟其愈也置之野他日一鳥御黃金鳳欽隆公前鳴數聲而去若相報也

竟洪

前言

王達曰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

又曰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不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水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水盂之量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

與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奢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薛瑄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大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下矣

何孟春曰丈夫處世行己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奸賊之所遺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者

又曰山之待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轟如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流溝渠泡沫潢潦汗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浣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固微圓光藏珠方景凝壁水其不以大爲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

卷之十四

十二

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于此觀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祝允明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也者道之與也識也者量之鑑也量弘石則容石量弘鍾則容鍾如石而納鍾其必益諸則量非道之與乎見鍾之弘於石則思所以容鍾也則識非量之鑑乎鑑而不明則有容鍾之量亦將石諸學者明夫鑑者也故君子務學

其如有容焉有味哉其言也惟君子善善長惡惡短與四海長厚之風養國家和平之福博厚悠遠之治由此其選也

劉仕義曰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

朱試曰孰不欲魚之多不大其池則魚無所養矣孰不欲人之附不必其量則人無所容矣

又曰處事須留一步不可盡人之情天地雖嚴冬未嘗絕溫煖之氣故其生物不測

又曰爲一家之主則須量包一家爲一國之主則須量包一國爲天下之主則須量包天下

又曰偶見語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裝到底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有何妨此可以明盈虛消息之理而爲貪忍之潔戒也

又曰存一恕心出門境界自寬不然家庭之內便有許多障礙須知外邊障礙都緣內境障礙

卷之十四

十三

徐學謨曰爲政寬嚴各從其人之性然昔人以此卜後之興替往往皆驗東海于公高爲里門曰吾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御史虞翊臨終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蓋寬則善容其人得春生之氣爲多故與旺嚴則近刻其人得秋殺之氣爲多故主愁慘豈其理或然歟

李元薦曰門前住路無今窄徑路窄時無過客過客稀時徑路荒教君滿地生荆棘又曰從他誘任他訕把火燒空徒自疲

張居正曰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古語云莫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于慎行曰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本一機括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悅以圖取效其苛刻亦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爲名耳

往行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洪武初刑部尚書嘗告戒僚屬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起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

楊公維楨字廉夫山陰人登元大定進士洪武二年召至京師考校禮樂時年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遂卒太守林孟善買地葬之為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多感附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

姚少師廣孝永樂間領教往蜀雲臺觀獻幡驛行歸至姑蘇憩於寒山寺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會有吳邑曹主簿者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撻之二十少師漫不為意丞使人緘之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須而撫按會集少師令出之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著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衆咸大笑

卷之十四

十四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積德大父宦湖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直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竊盜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貧難寧忍為此仍以所盜杯遺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輜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漸退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名于座右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也又嘗有從吏污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污可浣何懼焉吏壞公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又嘗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日欲以餘廉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人無故加箠若此官平生纔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懼肉袒以候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更賜之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

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

周文襄公忱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日舟抵閩門觸石燭仆汚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償公曰衣無恙恐風露偶自易耳一日從外歸有醉僧奪公開路槩前驅至院僧與羣皂級立但慰遣之而已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儻豪邁不羣嘗為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在刑部不事苛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

陳公鑑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凡入臺陳公後至王輒令堂吏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公至略不校一日公先至堂吏請擊鼓公曰少需諸御史咸不平王至知公之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然王凌公不已凡臺官之巡蘇者私令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

卷之十四

十五

泰三年同為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州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諡忠肅易以信敏後王竟致極刑而信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則知天道不爽矣

王莊毅公竑為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遺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祇候于江許具饋致慙慙公嘉其誠因擇受數缶以為醢醬也既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紓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令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還方詐為死家人故為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揮使者踪跡其所

在執而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豐布政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

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公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為燭饋之贈數日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廉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廉子曰然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盍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勝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思於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從公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偷於御史不見蒲伏階下扯膝乞憐公卒亦不較

三原王公承裕自少有雅量諸老嫂常試之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牖

卷之十四

十六

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從舅吸三斗醋耶公後果至南京戶部尚書

張莊簡公悅選為御史時年二十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州三朝行香偶回店酒帝掛掛抵製落紗帽左右為之失色公恬不為意取帽徑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請罪公第徐語之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帝須掛得高此亦不與州官交一言逕遣去及為刑部尚書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醉漢素無賴傍一人憇之曰爾若奪得這老爺藤棍方見得爾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不問徑歸及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妻曰汝持一藤棍歸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清晨頭頂此藤棍跪長安街少須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叩頭請死公命隸人收其棍竟不問

章文懿公懋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逕入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

房尋索差人直至文懿臥房內尋不獲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去公與夫人略不動色

武功侯奮志嫉惡湯都閩微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為是言耶湯曰自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陸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黃大司空珂與人處傾蓋即如故舊至遇負氣好勝者則斂退不較待鄉人有禮常曰人貴知足倏忽百年同歸于盡何必事專求如意也談論終日聽者忘倦同官有行部于外者每告之曰吾儕為此官不可作意去人官爵以立己名得罪于法者不可容于我有忤者不必計也

白沙陳公嘗訪定山定山擊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訊數十里士人數滑稽是日極肆談悉盡祗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為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史公魯字宗道蒲州人正德戊辰進士為刑科給事時州守高淪貪狠

卷之十四

十七

恃德尋常規公及事敗士民盡欲害之園圍其第公問遺如常論祈曰知州罪則滔天矣奈妻子何惟仁人是望公允其托圖全歸之或以為過厚公曰犯而不校學者所當師也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窗誤灑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太宰屠襄惠公鏞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惶懼息頓首請罪公曰起起汝何為者吾方惡其白而欲染之適與意會汝何為者其襟度弘恕不責細苛類如此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汝老子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矣其人頓首而退

徐公中行好飲酒酒態頗唐有叔夜玉山之風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眾為切齒公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容

有醉之以酒者復以辭挑之始抗浪為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

王封君夢祥王文肅公有數質庫取其息至久而中耗文肅公以聞府君急收之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曰收之其耗露矣不責償且益玩我貴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極格耳姑示不測以空名廉之及府君卒而諸庫寔皆如洗也又遺令毋得問鄉里諸貴且析其券以故業漸落不能如大父時

太宰孟出揚公為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勒於公所公勸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即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誠之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端端惶惶伏地若無所容者公行立亭階概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入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愧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胡諧為某府同知應朝朝畢天已旦更以入門人衆相擠失却所戴紗帽朝畢欲脫公服幘頭而吏人以失却紗帽恐懼不可勝言渠無幾微見於言面即戴幘頭至寓所吏人叩頭請罪渠徐言曰吾來朝失却紗帽此去官兆也事或有前定者爾何恐焉然竟無他害也陞山東兗憲而去後陞少參未幾即致仕論重

容忍
前
王達曰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所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又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容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為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察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讎而相

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薛文清公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惟謹於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又曰聞人毀己即佛然怒是水不可破也其小也甚矣

又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又曰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又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審時宜寬緩處之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况傷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忿疾於頑子曰庸受之類不行皆當審察

又曰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犯而不校最省事

岳正曰稽叔夜愛惡無跡而至憎於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藍田福躍有名而能容於謝奕其生也以忍性勝

楊守陳為友人章廷玉百耐菴銘曰越有縉紳先生官居于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欹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壺之與隣泉

石之為伍榜曰百耐之庵日冥栖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袴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騰起皆謂先生之處世泉若日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渴飢冬衣縷棉夏服絺苧不若狷學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憊行峻潔清不耐污穢一耐之不能而况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英銳有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券契故大欲觀廟堂之尊小猶希藩臬之位類指而左右奔趨跬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敷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耦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濱栖壘杏采采類芹屹若稿壤之木塊居枯池之鱗於是下隸庸夫樵人牧稚行借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不睇乞乞勇夫截截謫子盛氣橫侵巧言深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座之儒鼓笥踵堂之士或遊梁而語蘇間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伎列藩專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嗟粥不致盜泉不射耐茲飢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茲寒暑胡專

不殊浩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茶中盛富買怨積財貨凶先
生耐之四壁寧空立候之第先生耐之而不至七貴之閭先生耐而不
越警枕若馬運號若陶晨朝乞乞不耐何勞裸程與借舊惡罔紀行兼
惠夷不耐何穢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
勝不辭起為漢將唾面不拭任為唐相耐之次也獨不見夫十月之雷
乎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撼乎八極又不見夫百川之源
乎濫觴於土可壅而止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整乃躍於淵
鵬耐而伏乃翔于天故事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
子焉知先生之能耐又焉知耐道之盛至於斯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
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
無足以芥蒂其靈府也

吳與蜀忍卦曰忍元亨初吝終吉利君子貞不利丈夫素曰忍剛發乎
內柔制于外小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曰心上有利刃忍君子以含容
成德初一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其性事克濟也次二小不忍則

卷之十四

二十

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象
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忘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於胯下以成漢功
韓信以之象曰胯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
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
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之形而為鬪自求禍
也

何孟春曰一友人不得於衆口至書於壁以自詆云罵聲成風誰引扇
此羣怒浮誇如川事實源於小忤泣禍兮人不汝恤叫閻閻兮汝徒自
昔眼昏多淚盍內留以潤腹齒去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又曰余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常書晉人衛玠情恕理遣之言于
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身無喜怒見於色耶齊劉許自少至長
無喜愠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宋范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
貴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或問呂光祿設

為小人嘗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嘗何辱自無忿心
下焉者且思我何等人彼為何人若復答他鄉是與此人等如此自處
忿心亦自消也春於是常默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之
精義原明之言即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之正疏也而今而後庶幾其寡
愧悔乎

陳獻章忍字贊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違乖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
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
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崔銑曰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旦聞謗讒之入怒激氣涌忘
其舊志肆其新忿必求報復而後已故曰學至於不責人盡矣蓋功深
而氣平識定而量宏譬之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黃省曾曰君子相語如揚清激之風拂之長養感之和舒者也如流連
滯之川聞之斯行從之斯止者也其小人務辨而取勝者則不然如暴
類之風所撼必靡奔騰之濤所湧必越故君子聽之而已不與較也較

卷之十四

二十一

則必敗詩曰如彼遘風亦孔之僂與小人較辨之謂也

劉仕義曰犯而不校顏子所以希聖也不報無道君子所以稱強也彼
好剛使氣辱鄰罵坐者小之為人也甚矣亦祇為招禍之媒焉四十二
章經曰佛言人愚以吾為不善吾以四等慈護濟之重以惡來者吾重
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於彼有愚人聞佛道守大
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佛默然不答怒之癡冥枉愚使然罵止
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實理如之乎曰持歸今子罵我我亦不納
子自持歸禍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為思也道教經
曰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文解嘗自攝心無念瞋眼亦當護口勿出
惡言若縱恚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為德持戒苦行不能及能行忍
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
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害之則破諸善法當知瞋心甚於猛
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卻功德賊無過瞋恚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
非所應也吁異端者流尚知瞋怒之害如此吾儒弗懲端有愧矣

又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妾人爲禽獸是猶未免英氣太露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爲得萬物一體之意

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虺蝎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此猶是孟子見解也西銘說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蓋如此

又曰薛文清瑄云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又曰人戒太察則無含容之氣象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此皆長者之言也學者立進德之基須自此始

或問書曰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奚從乎敖英曰凡橫逆之來祇速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于天常人紀之大便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

卷之十四

客忍

二十二

是皆發於義理之勇者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心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勇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或問婁師德唾面自乾之量何如敖英曰於此當論曲直苟曲在我負荆謝罪可直在我當薄言往愬可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汝爾之責則義不可勝用矣夫汝爾且不可受况面可唾乎不然則冥頑不靈而無羞惡之心者矣又問張公藝百忍之量何如公曰一家之內恩意禮節之不均與夫環環口話之過忍之可也若乃妻妾之乘夫卑幼之犯上與夫殆有甚焉而概忍之則是圯族之夫麗辟之人亦可羣居而食矣可乎故夫二子之量吾不取取之也

朱以功曰讓入一句可省千萬大事曩余爲一鄉人無因唐突渠子在側惶悚不寧幸托庇祖宗之靈余竟忍之未動聲色仍飲食之詎斯人出門未百步遂痰厥而死其子故無一言相及也何幸何幸天下事類

如此者多矣故偶記之以爲後戒亦以志天恩於不忘也

又曰人情變態不一即魍魎魍魎亦世所有何足怪焉識此者卻多少計較怨尤之心豈不坦蕩蕩乎

王錫爵曰人當貧賤懸極毀譽嘈雜時刻氣盡厲其勢不可櫻姑俟其心平論定咀嚼之而後知無味耳而余向也徒恃其處子之介戛戛然求伸其是于未平未定之前嘻可勝悔哉

馮公琦與友人書辨揭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怨毒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於常情之外者也以常情論之強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強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彼而徒深其怨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則攘臂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勝則勿應彼亦將意消而不來今我之勢既不能空拳搏戰與之交梓而徒以惡聲相如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利于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事當靜當緩久即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爲我罪我急則又以急爲我

卷之十四

客忍

二十三

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第以平心看事理實是始此非謂自在事外故爲不關痛癢語也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必本於能忍然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已久其發也如洪流一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能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者數十亦不至形於言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也

往行

黃公性字思恭永嘉人黃公准之父也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公雖貴益悃謙謹雖五尺童子接之以禮溫裕有容犯未嘗校鄰惡少嘗侵公蔬地公弗校而侵不止有譏公儒者公若罔聞惡少後侵官地有司將治之而詢諸其鄰之老公爲疏其實而薄其罪人皆服公之量公已進封一品其友之子有官于朝過家焚黃數於會席中位公之上里人交

請之而公怡然毫不在意

楊公蕭少孤與兄成武昌為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蕭若不聞人以告蕭曰豈無同姓名者耶人服其長者

吳文定公寬未第時家應織入役徵擾百狀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齋徒輩以寬其父不知也里僂子以私憾伺公夫人出隨詈公於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已而又剗去公所為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第令官重刻而已

梁儉庵尚書嘗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校一切我敢當之

陳白沙與鄭舉人書曰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足下遽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實成於官司此尺寸壤得之未足為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己而曲在人斯曰慚耳僕非不願為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諒之而已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嘗為御史南行舟泊石佛閣有一僧狀甚濳野大肆罵詈舟人膚懇以告公殊不聞少頃復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復以侮公者侮之遂筆楚僧詰奏被逮詢之僧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之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於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址少差俟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只以長少論之恐非禮也即讓還其人大慙而退他日公為大司空惡少以商至金陵公乃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牀下

郭守道者朝邑人家巨富有置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為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為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被詈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德之已亡衆所耳目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校為

李公淑太史李公維楨父也嘗以右轄致政歸里中固善公嚴事公有冠虎計欲公廛室慶集惡少數百人來毀公第門椽瓦立盡親族不能

卷之十四

二十四

平倍其衆謀為公報公止之曰諸君幸憐我乃欲為彼所為耶卒不校

管府字子修餘姚人故參政管公石峯家子也嘉靖辛酉舉人官至周府左長史為諸生時常讀書山莊中有鄉人行過莊前大嗜其衣遂斥公名大罵極詬無所不至莊人憤甚鄰居者亦不平將羣毆之公當戶力呵令勿動良久其人乃去猶喃喃不絕口明日死矣後其家來謝乃知之是時葉電白陳太宰同治業莊中皆嘆服以公為難及公又嘗徒行負擔者傷公額從人錯愕公曰誤也何足校善言慰遣之

顧太守雲鳳之祖曰榮者有惡少年酗酒格傷榮榮默而不校他日遇諸途其人愧匿呼與揖謝之或謂處士太巽矣榮曰向者彼徒為酒使耳即求當以報不仇酒乎里子弟聞之益多處士長者

高枚無錫人恆謂其子曰龍曰忍故是佳事吾而忍彼當自愧悔即不

愧悔不深吾忤也

陳相洽事燁之父也性素恭謹動止淹雅有度尤不喜上人惡少年故突門入恣詈甚口冀公應之以為訟端公戒左右毋輒應而躬揖之上

坐溫言自慰責竟不能有所答出而語人吾愧見長者遂亡去家人有所市物必令小得其價曰彼不得息何以食也

李勤字世寶山東鄆城人李侍御堯民之父也有田鄰于鄉貴人鄉貴人欲得之弗與鄉貴人銜之以書屬濟寧守曰李勤有萬金產而二子俱壯可役時侍御方九齡弟六齡耳守皆籍而畀之大役勤儻守威噤弗敢白而肩其役殊困復以鄉貴人持之峻更二守弗能脫其前後凡六年而勤之室罄矣及侍御成進士令長洲或以鉅邑難侍御者勤曰吾老矣閱守令多矣守令知自愛則事省而民安雖甚煩劇可臥而理也既就養官邸諄諄囑輕徭役見有受理者必詢曰得毋以役根中良民乎吾往嘗之矣吳俗輕訟輒名人命勤聞則戒曰世知入生者以償死者不能無罹於非辜也汝其慎諸當鄉貴人齟齬時諸為勤不平者皆曰是故為權相嵩假子者也今相已伏法如能上書謁者彼可立敗勤亂曰吾值貴人命也為之何益鄰有豪鬻田者且占且訟之侍御君既貴客又勸當并鄉貴人一洗之勤曰吾所以至今日徒以有昔日也

卷之十四

二十五

豈復更念之哉

俞司平嘗為潘公十藻言表弟李某者星家為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狀蓋慎之李某心動至期閉堅靜息偶出戶遲步過外氏綫隔城闔數塵耳忽有肩柴者從城闔突入急刺過而柴快鈎李某鮮白衣且裂李某出不意殊怒欲斃語之已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霽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今逢他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筆矣時酷暑其人渴甚飲水過多暴下一夕死李某遂免于禍世言忍過敵災星觀李某良然

凌侍郎哲謙恕接物書室前有一茶肆日為羣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价使之小戰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徒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

張封君仲其兄槐封君死無後後公之第二子而貲囊盡歸婿家公一不問僅收遺宅兩區而宅又與豪鄰日譁求割公復不問竟割地與之曰此尺寸瑣瑣人爭我讓未必能見用也而陰為子孫厚樹德吾庸多

卷之十四

二十六

矣久之爭者慙悔以地歸公

沈封君瑞自先世來代宗子族黨皆尊行或恃尊而多責公恟恟然畏謹見侮不辱其要長負洪也諸宗不得為祭酒者操挺入話遂徧擊筵上器碎之坐客皆走公遂謝勿與校既數日復來則急趨入避之話者復即奔急解祝案仆焉供器皆敗里中聞者紛紛來觀填塞家戶仲男勸公訟公伴曰此我所自觸毀也諸父奚憾焉使我奔也能避案案不仆矣願語仲曰童子何慮吾購新者補舊者治性醴以告于先靈謝不愼孽可道也嘗見諸生說大學問曰何者為要衆雜舉舊義公曰無訟要矣人心平天奚惡于志

陳公王政其子允升督學楚中有鄉先生謝政里居者其奴醉而詈公公避入門尾之投甃中公扇復避入室乃舉石撞屏破之見者皆不平公曰奴故橫其主終長者勿校也明日縣大夫來見屏破驚問狀公第曰風偶仆吾屏耳狂生醉從後園闖入家懷其主出棄之野公怒甚曰是辱吾先與辱我不類必白之官而生之母聞之大震恐使家媪謝過

且請設享公乃好謂媪曰子誠不肖而母賢母也吾不能甘心於賢母之子卒寢之而辭其享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祕校一日與客圍碁有村民惡聲相如同之日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入推局大罵客不堪公徐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哉立見矣

和緩

前言

薛文清曰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又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崔鏡曰太史氏渡白溝曰美哉河水胡不楫之以達濟衛以利商旅漁人曰河壯鴻而無節故時有洲洲則舟膠而不可行河有九曲而大江

卷之十四

二十七

歷三峽而來險者降其汎者也徐者均其達者也斯可楫可利太史氏曰其然其然故君子擬議以成其變化

何孟春曰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銀或問當官臨事何如子韶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傍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于己晁氏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論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緩字便是待之謂也春于此得韋佩焉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奸抑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溫者和緩之謂也因書以自警

韓邦奇曰凡人于憊冗忙迫之時即自省其心使勿隨事俱忙亦處事持心之一法也

未以功曰事到難處處只是寬一着退一步慎思徐動自得其平雖急

遠中亦不可無鎮靜之意

又曰莫道從容中道難即言動舉止學個從容亦是難事若能學得到從容處則雖不中不遠矣

劉仕義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為躁心者戒矣天下之事幾非在我而不容于取必者躁心奚益哉

郭青螺曰事父母幾諫事君諷諫兄弟和樂妻子好合父子相隱不責善朋友忠告必善道即子弟不中不才猶曰養而不棄乃知古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只是一團和氣真心流貫絕無嚴毅責望之意

往行

錢福字與謙號鶴難華亭人弘治庚戌會元狀元及第官修撰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先是請急歸抵許墅關時權稅郎他往公駐舟三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雜錄

二十八

日從者執鞅欲自啓關鍵公不可曰必需即至乃命吏逆郎是逆天子也已即至大為媿謝頗厚其酒費以酬公公卻之曰不佞豈為履跡止哉

蔣費門用和一日與同官葉與中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曰然用和曰我與子熱馬獨不熱耶終不加鞭

楊世華性緩顧每以緩集事在南曾有公事不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華第遙呼曰來其人返問故華曰姑坐因纏綿作不了語相遷延莫決遂不果往既而事竟白

節儉

前言

劉基曰人之為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為器而繫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祇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為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解縉家書曰在此每月關米七石其餘每石折鈔共七千貫又嘗留下

三石糴四石得鈔百餘貫而馬料豆每石五十貫稻草亦甚貴時時雖有賞賜隨得隨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書畫皆是虛花用了衣服靴帽飲食之類所費不貲尊兄所知也每日與人共些文寫些字今皆無此工夫每日早暮歸人好事者亦少多是無錢紅袖諸權貴人又皆與之

絕跡婦女輩但知得錢些即以飾其身首無一人得力者用鈔如水無一人相助者一子豐愚而自身舊疾時作未嘗一日飲食快利酒已絕不能飲虛名又隆盛隱憂自悼妻子不知輕壓弱草知復幾時此為良苦也

王紳却兼味箴曰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為事與所奉者相直則瞑目軒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踰踏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承其德業心切慕之而未能效也且慮歲月迅邁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于食須選兼味務峻却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之一端也作箴以自警箴曰人身之奉惟適于中修約得宜何儉何豐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雜錄

二十九

萬錢下筋三韭自給于己無裨于道無益行或不藏與物無異取物以奉是食其類大體宜養矯情飭愆棄禮弗居是曰逆天我心思之彼此交媿志業未就奚補于世念茲遺體弗養或傷養而失中天必我殃故凡食須却其兼味以節吾慾以安吾義且俱志懈厥德不凝庸述斯箴以為心箴

薛瑄曰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又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和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也此余目睹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

又戲簡許太常送菜十絕曰為謝東鄰許太常嘉蔬頻送意難忘呼童帶葉連根煮咬得其中一味長又曰摘送園蔬露未乾釐成新味帶鹹酸幾回放筋詩腸飽絕勝先生首藉盤又曰空堂養病似齋居喜送東園幾種蔬爽此久無烹宰事不須仁術遠庖廚又曰白髮青袍老寺丞卜居喜近太常卿圓和氣味多相似遺我家園菜把青又曰來出東園

種種新太卿相送意何親生平自是甘青味肉食能無愧古人又曰園蔬新拔帶霜濃燻煮香根筋不空誰識其中真意味不須苦羨紫駝峯又曰自笑官貧氣尚豪薰姬休復論羊羔卿家能送東園菜清味還應厭老饕又曰此色斯民不可有此味士人不可無願我慚非調羹手先生相送意何如又曰雅契若卿奈若何嘉蔬頻送意尤多生平味此無厭是恐是當年喫菜魔又曰京塵交契似君稀白首相看意不違忽見名園送新菜故鄉老圃倍思歸

章懋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食飯只一肉一菜

又曰學者奉身要儉約不可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崔銑曰成化中風俗儉樸先君為司馬郎銑時十歲尚記先君貫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內屋三間以秣馬又土垣小門入寢室三間東三間為客次寢之對有垣及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頗治屋然西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廷閣老宅即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以賄敗者在陋巷棧柱皆檮榘小材但稍廣敞今被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巖石采椽連甍別院價至萬金者燕客酒半出玉翠相酬金銀不足珍噫奢樂極矣其無患乎

又曰梁儉庵司徒奉詔起官途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喜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子嫌其敝陋儉菴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京故假官署賞民室而已

陳獻章大頭蝦說曰客問鄉讖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侈華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日首大於身集數百尾而未能供一吸之羨者名曰大頭蝦甘羨不足豐乎外殼乎中知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讖戒義取此與言雖鄙俗名理甚當然余今觀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門訟或荒於沉酒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減讖取貧者又捨彼摘

此何如耶常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塞門訟禁在法典沉涵異好則人之性有嗜有不嗜者不可一概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忘分才子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耻居人下而雅不勝俗專事己勝則自吹獵馳聘賓客交酬與馬服食之用修為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不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恆者是也以為不近刑而忽之故議其不能自反以進于禮義教誨之道也華于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為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為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各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何孟春曰成化間陳翰林乘官馬售錢六百元西涯先生以詩詒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錢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詒之以詩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其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視數十年前為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又曰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籌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有酒一斗鹿脯一梓客主驚納之儉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溫及賓客嘆噫其率素此事吾于奉己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椽深杯大瓢祇以厭飲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置于市果止梨栗棗柿肴只脯醢菜羹器用瓷陶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理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

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此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穀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庚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與俗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又曰唐王起數歷省寺二任節鎮而味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博節稍豐則飲及狗彘其欠則困彼妻孥脫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得望名品而有此累人不思儉以足用乎

又曰公羊春秋趙盾卿而食魚殮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孟子自言所欲不可得兼當舍魚而取熊掌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古人不以魚為首味也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古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饑寒之患貪婪之耻乎

卷之十四

三十二

湯沐曰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知其所終也盍亦反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

又曰聞前輩云國初進士釋褐之後其朝參出入皆徒步自宣德後漸有騎驢者初不之信近世者榜一出而徒步者罕見所乘之馬匪直欲備而求其駿至於僕從亦求稱之今昔士風之侈約即此亦足以占其一云

又曰前輩有任廣東者秩滿過玉山行李頗富適其校官見之題一絕云宦徒行李謁春雲道上相逢色色新起盡玉山夫不足一琴一鶴是何人後有前輩登樞要竟薦其人得顯用頃猶有能道其姓名者今忘之

西園聞見錄 卷一四

劉玉曰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鮮乎大馬穀食奴隸肉食娼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毅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教公卿大夫以治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荏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蹈於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袤禁淫汰而後民可用足省未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與刑罰措禮樂與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朱以功曰爲學不終者只是禁此冷淡不得其實此冷淡中却有無窮滋味無限受用

又曰世味淡得一分便是一分進處淡得十分便是十分進處淡到無可淡處其至矣

張公時微曰都御史叢公蘭巡撫淮安力崇節儉公私冗費罷斥殆盡

卷之十四

三十三

有一滑稽生進而言曰公節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務功德於吾民至厚然尚有禁革未盡者不敢遽以聞叢乃蹶然而起降階而語曰吾子幸惠不穀必無諱言滑稽生曰下體之有袴以蔽形也今而爲之兩股是虛費也若去一而存一則所省布帛不啻矣叢思之有問曰生所言固善得無難於行乎生曰雖然生亦以爲難行也凡公之禁令皆此類也其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肅生使退稍弛一切厲禁以今財用詘乏大議省節善矣而白事者不量可否賓興筵宴則節舉人牌坊則節曆日紙價則節驛傳支應鋪陳則節官府與皂則節閹壻夫則節凡若此者不可勝數此豈太平之盛事哉乃若事關朝廷事關官府事關官寺事關親軍冗耗莫甚焉而禁不以言此所謂問無齒決而認小功之察也

又曰蔡我齋宗克自署其壁有云儉德之恭儉則能廉不能儉者廉必不終奢惡之大奢則必貪不窮奢者貪亦不甚斯言也誠律身之龜鑑也不暇遠舉自余初年之所見與今之時亦大異矣昔之燕客也饌有

常數今之燕客也饌無常數昔之贊饋也果餌書帕今之贊饋也綺縠金銀昔之宮室也陋今之宮室也麗昔之衣裳也樸今之衣裳也華昔之什器也質今之什器也美昔之僮僕也少今之僮僕也衆昔之產業也有限今之產業也無限足其欲者以爲賢能不足其欲者以爲蠶杜爭先效之若水之赴壑而不可止也欲無貧得乎故在官則擄民膏以充欲歸家則剝鄉里以取盈又何怪哉

又曰前宋熙寧中鎮江一酒官會賓客飲食極於精腴同僚或有盛設招筵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務以奢侈勝人僚屬每苦諫反遭訕辱劉琦者其故騎從也後至臨安坐茶肆而前酒官帶碎烏巾着破衣裳羊沾泥汚跣足而行景彙如也入而相揖形容不復可辨怪而問其故酒官具自陳說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降罰何所追悔琦乃餉以羊酒贈錢數十千使贖詰身又有郭信者父爲內諸司官獨信一子愛之甚篤遺就學臨安信自餽一齋好潔衣服少不整即更治之浣濯者不復御貢士黃德珣適與之隣每力勸不聽後黃再入都訪其親

卷之十四

三十四

陳晟而信乃爲晟教子月得千錢衣冠藍縷身寒欲戰黃以數百錢濟之甚哉奢之不可不戒也數畝之山棧橫生焉薪樵以時數口之家可無乏爨若盡其根株而斬焉其有能生者寡矣數仞之井當百家之市汲之以時水漿不絕若竭而取之則爲智井矣財用盈縮夫豈異是乎又况天道惡滿鬼神忌盈涼德而厚享縱欲以賊物祿分既踰而罪過日積其能免於幽明之譴乎故曰儉德之恭奢惡之大觀於酒官與郭信可以戒矣

陶文僖公嘗語人曰財不可強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廉養惠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

耿公定向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難解汗滯不能事事彼蓋矯節爲名高者也其真滿其性恪矣余嘗憶父老相傳宣正間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今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歡聲者蓋鮮焉故哉吏治之日趨也吏治之日趨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之廉儉而紛華之爲已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清苦爲細謹

哉

又曰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緝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也昔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蓋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以較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則奢均爲齊良也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卷之十四

三十五

張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坐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申公時行曰近來一種議論好以節省爲名而不審事體不度人情小則窒礙難行大則召釁生亂此皆炫能趨名者之所爲非有忠實爲國家元氣計慮者也即如裁省里中有司法外誅求剝民自奉者誠當按黜然立法之始亦必斟酌劑量令額數足給而永免橫加乃爲經久之計耳簡則易從不在煩苛寬則得衆不在嚴急今困窮文稍宜變通之時也况遠方乎

于慎行曰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近日塞上修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爲先其名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能永逸則必至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寧不能永寧則必至於再費是以爲節省之名遺大費之實也計之左者矣

王世貞曰侯服玉食窮水陸七箸中產噫細而斃者猶有五觀胡弗思哉

徐顯卿儉箴曰保業伊始其要曰儉我思古人家有成憲粗糲如飴服諱罔緣常思困約齎其贏羨雖遇饑荒常適所願彼奢不知縱欲無厭

樂荀世祿與隸斯踐房杜子孫門戶之玷嗟我後昆紛華莫戀

王世懋曰士君子志量直須如范希文自可萬古不磨方其寄食僧寮日啜蔬粥一塊饘飯極矣一日得志宜重視財帛極意奉養以償久困之窮願視若土苴所得俸錢輒置義田以贍其族終身汲汲施予未嘗一日自奉此陶朱君之所不能測而管敬仲之所不敢望也我非其人心實景之願吾子孫學之若劉穆之貧時乞栴櫚于婦兄不得及爲宋臣命以金盤貯栴櫚以誇示之段文昌少濯足河中爲宰相出鎮四川鑄金蓮花盤濯足居貧賤則觀心異日處富貴則快意一時此其人志量寧不與身俱極哉自宋迄今已三易姓而文正公義莊如故蓋已有聖人體段矣

馮琦疏曰夫官常吏治皆士人爲之士猶處子也處爲貞女始嫁爲貞婦女之幽靜之德而欲其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素爲固陋矜華麗爲豪爽游閒公子競高富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甚而服多不衷中異式冠而綴

卷之十四

三十六

玉鳥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窮僻之鄉且浸淫成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遂謂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一日張宴費有至二兩者鴛鴦爲觀美爭相徵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爲而習尚已成轉難立異於是亦不費亦習於費不奢亦化爲奢本以寒素何從辦此今日取債明日倍債今日如此奢靡異日豈能廉靜則有盛供張修駟從以明德意則有飾廚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情之媒而貪之根也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持亦當慎重慎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日恭敬和衷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譬之作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教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簡質儉素之規各行各樣按兩司及提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矯奢其有奇表奢僭者必法無貸并教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親政進士務以謹厚持身以淡泊明

志尙有太浮太侈放達不檢者聞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廉察懲一警百以挽頹風所以釐士習之侈者莫要於此

皆春居士曰聞之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修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奢修立見敗亡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曰奢修而壽長者何也蓋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又曰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奢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陳師曰李若裕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則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千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

卷之十四

三十七

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文亦自足用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未陽來言鄭亭仲日以數十文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十文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其禍今學張子詔法要見舊時齋鹽風味甚長久也觀諸公之費有斷錢若干者有懸數十文者彼以爲約自予視之亦已過矣每日安用百五十錢費哉至數十金吾不知之矣豈官尊爵重於事務自難狹小耶何又云齋鹽風味耶以予寒酸氣味自各別也

住行

洪武三年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受惜乃暴露如此命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

靡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三十年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
貫責之曰農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績績手成其勞既已
甚矣及登塲下機公私通索交至竟不能為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
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執綺之下農桑辛苦渺無聞知一衣
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汝費之于衣驕奢若
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陳仲述名繼先字以行泰和人少從劉桂翁學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
察御史篤志潔修居官十一年布被猶書生時故物

曹國公李貞嘗言人之生貧賤富貴當不改所守一日富貴而忘貧賤
君子不為也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敝夕緝之雖一帶
敝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於前懇懇言未遇
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於此雖日日美食盛饌何
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素不喜也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為戚里之

卷之十四

三十八

長苟為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嘗掌國子監才兼文武云

大宗伯胡公源潔朝回至部解所衣大紅服令兩隸按肩領對舉其袖
公自摺之吏昇餐至肉食必三器公惟啖其一未嘗兼味公居大位爵
祿豐厚其自奉如此應酬詩文稿皆片紙滿書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
窗罅不棄也鹽山王公凡屬公牒葉皆用所受外封既磨舉即以作繩
絞仍漬以剩蠟俾夜炤葉公盛每作書牘或寫文字有誤輒塗改有所
更易輒令人洗雖不善塗洗然終不忍易他紙三公儉德如此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
謂盧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榮曰事固有輕重使各者小費而邊患
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微
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
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小子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胡三
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于是思之

熟矣吾輩讀聖賢書居官治民之法執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
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
故不欲妻子之為累耳

陳公選之既顯惟服先人故衣待賓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之官
廣東騎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進士初仕為瑞昌令同邑人
嚴某令高安同入朝時楊文定公方執政遣一价往囑之价還白公曰
嚴公富貴雅稱官也劉公枯槁布被瓦盆煤灶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

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隸嚴賈劉特先見贊以幣公慶之劉公嗣見具
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為御史劉公既為御史時六七八人共一

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且肉二豆酒一壺
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

正統庚申文定公以展墓歸里公時為御史在京楊公選朝過華容便
造公時忠宣方亂文定公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

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乃起過視公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
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公回忠宣

白其事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為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
右忠宣為蕭愈憲聽言見夢醒錄蕭愈憲河南新野人按文定過華容

忠宣時尚幼齡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
躬操井臼以為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

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
吳康齋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公曰即此

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担而夜往焉
彭文憲公時居無情容飲食不聞七筋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

日金幾千兩綵幣數百兩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
類有加而公處之薄然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凡物皆愛惜雖

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成化五年廣西道御史李瑤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隴縣解

成化五年廣西道御史李瑤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隴縣解

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瑤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內弓矢動以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于無用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至吏民並緣爲奸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用財不乏而內外之奸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減惟所司如式督造而已薛應旂曰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實多安得如李瑤者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丘敦字一誠文莊公長子性簡默初就塾師疑其不慧及濬遭喪留敦于家敦乃盡讀所儲書足不妄至公府對客如土木偶不輕出一語樸雅儉素雖生長相門自奉如寒士海外俗侈巨室子弟多與馬敦獨徒行遇者望而知其爲敦也性剛介少容辭受最謹瓊守遺訟者餽五百

卷之十四

四十一

金使爲解紛敦斥去之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嘗往返必經幾日談論每至午刻乃留敦食但魚殮而已

張莊簡致仕歸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靡奢日甚于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于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徇俗所尙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散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至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清儉約素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

楊中丞繼宗雅持儉素食用不厭粗糲知嘉興府嘗飯同僚于外館所具惟菜肉而已他官或至羅列則語之曰此毋乃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與之宴則務欲豐腴若出二人其豐儉適宜如此

岷府南渭王譽播性樸素自號石岩山人居常衣布陳都憲仕賢分巡湖南時見王所服數曰貴人布被人曰詐殿下布衣人曰儉布一也人曰儉不曰詐難能也

益莊王厚燁平居不喜華靡中服浣洗必敝而後易酒不常設饌不兼味劇戲音樂了無所好非大饗宴鐘鼓絲竹之聲蔑如也臣下有僭侈踰度必痛繩之曰儉德之恭奢惡之大汝寡弟聞奈何以此自阱乎劉忠宣公宅憂在里董損齋公以差過岳州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詰之相與以有成也豈情好周洽語言懇教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紘銜晦菴無隻雞斗酒之供而釀成禁學之禍矣董公願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卷之十四

四十一

李文正公致政後遠菴楊閣老載酒殺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遠庵有慚色自是不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饒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感甚卽事倡和而罷

韓紹宗三子皆貴顯惡修弊輕財利慎取子在福建巡歷所部數日不御肉食所配閭氏封恭人矣未嘗翟冠省服而諸子既舉皆不綢衣帛張少參繼孟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年五十求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笈亭日鷓鴣咏其中禁足不出客往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卽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于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省趨對俗客嗒然無一語過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推風雅塵壘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遠別前輩一時與西涯相公蒲汀尙書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極酒三五巡卽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倍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

汪封君良彬故司馬道昆父也司馬當在事薦以文縉則笥之異日貴

客壽或以資置產弗御也司馬乃具成服以薦固請御之公斃然曰而翁得道于老氏庶幾傲不新城且石太中有二千石子者四而□□使沆濯何獨我鮮衣也竟弗御

方公純為大司徒時耿公定向初魁南宮時謁公耿請拜公抗顏曰勿拜耿乃揖已命耿生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耿者第顧諄諄誨之嘗響慶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且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兩心自是款洽奈何如此耿公因請曰小子起居蓬茅願請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在母胎中即成進士耶耿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謂耿曰子即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在遠奸謹識之母洩耿乃揖謝教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于京堂上者具皆惡草而情固敦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套若勿問已

卷之十四

四十二

徐文貞公階之罷相而歸也或勸之于湖濱築廬舍時花木以自娛適者公笑不答生平無姬媵內室肅然布衾緼袍往往至憊恆食惟二簋菜羹糲飯間佐之脯醢而已三子間以甘旨薦則卻之曰固非吾所嗜也

梁師徒材嘉靖四年為廣東左布政使清獄市嚴門禁凡同僚及首領皆置圓牌書其僕隸令候缺吏輪遞每市物必書其數粘牌上會而後召市人入丹墀而領價銀日以為常雖不免苛細然胥隸姓名皆能記憶聞出財物無不知者一日布政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褻衣小帽出而踉蹌罵不已材端坐自如類視簿書富漸而退自是官吏益敬憚之日夕皆飯于堂上俯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紳皆饋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齋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裏服布素裨補惟兩裙鮮絮離廣期月連陟戶部尚書慎制國用得罪罷歸

卒

周中丞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趨迎曾未及至而司寇蕭公廉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即至于此為之三慨焉

吳太宰嶽為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為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簡邀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于舟中屏騎從趨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招將為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是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倚侍之際盡歡竟日而還

云五

卷之十四

四十三

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裏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筆尚存諄諄以崇儉為教殺生為戒中言己官所朝夕惟麥饘以鹽點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殷殷媮公為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為清白吏增氣云

徐公東山為句容令有聲嘗圖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子即御史徐貞明

諸大綬字□□號南明山陰人嘉靖丙辰會試第二廷試狀元及第歷官吏部右侍郎初登第家人以公既貴顯置袴欲以統公遽斥曰袴宜以統耶吾行將非糲以終身安用此每慕王文正不在溫飽句因鑄之石章

黃公餘字崇文號遠泉嘉靖丙辰進士歷官貴州按察司副使及里居不廢家人作業而居恆自言不大節者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餘乃其意念深矣世以恬侈屑越汗讀敗名者何限若公言有味哉

光祿寺寺卿馬從謙既獲罪中官勢益張張動以離舉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孫公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簿正裁占役絕司禮尚膳之餽亦時為中官所問有太監耿清嘗目之為鐵人而廉聲亦聞於中外時巡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為南鴻臚踰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大水漕艘杳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亟故乃以植為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時所司議請歲增淺夫植駁議曰中原咽喉而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五萬人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以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為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距萬邁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王萬善衡陽人嘉靖辛酉舉湖廣鄉試第一衡俗喜舞士得少進輒美衣服乘肩輿揚揚閭里間萬善願獨折節為儉日御布袍芒屨即風雨

亦屐走泥濘中有司雅重其為人造訪燕見萬善交際謹默更不及他事篤行好學澹無所營以故家事日益涼薄而意度豁如也隆慶辛未會試下第歸一歲而卒

陳公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樸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饒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饒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餽之多寡互哀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困郵傳以此耿耿耳

張公振之與王文肅公鄉試同年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荊州歲儉食纒五盤驚駭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歲食且五盤而史尚稱廉者乎王戲謂公足下自挾藜藿腸而薄屠門禁備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耳公亦戲謂王僕嘗夢浮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荊州不難為也子姑操券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藿腸亦有味否乎乃後公果為二千石問其家每食果未嘗至五盤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四十四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幕官曰公家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羹菜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吳封君士選字應魁濱州人故參政道行之父也天性儉樸一衣或三十年非有賓筵不驚諸市長君既第薦一練為衣公却不御曰渤海老生請不識狀一旦從兒子作鮮華衣便壞衆中使人指目素志謂何其性如此

誠實

前言

薛瑄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又曰待人極忠厚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乃所以自欺也

余子俊曰誠能動人惟積誠自能銷偽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四十五

崔鏡曰本心之人日履實地如覆種于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過皆善也欺人之心日修飾行如施采于壁日陳日剝一旦力怠善皆惡也魏校曰人從開關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嗜慾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塞兌深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

何孟春曰某生名華比行問字于我字以實之昔朱子門人來解有曰蓋鄉者乞贈言先生曰吾所言多矣歸日宜著實作工夫日昌父者請教焉先生不在多矣當從實作工夫周謨寒泉之別請所以教先生曰議論只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日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又以書來云臨別所說務實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信州一士人來見先生臨別送出舉二指云贈公務實二字實之行乎幸求之朱子之書於言行上點檢自有餘師吾無以贈子矣又日人不務實事事可笈竄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面思何故如此曾記梵志有翻著襪詩云

梵志翻著漢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晦菴看糊窗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澤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何孟春曰夏之日而泉汲之涼冬之風而火負之熱水火有恆性而人可無恆德耶

劉大夏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于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功德未可得也幸熱而自考之

又曰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入不可為豈徒可治郡已哉朱以功曰誠於人不無輕信之病然中心實不欲疑人也竊以疑心涉世則無時而誠矣未受人欺先失吾誠可乎哉且予平生未敢疑人而人亦未見有甚欺予者意者其幸耶既幸不見欺則當益勉吾誠矣偶

卷之十四

四十六

或見欺焉必吾誠之有未至也誠至矣又豈受欺而不之覺乎不覺仍無疑人也惟益勉吾誠而已矣

張居正曰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為投杼羊叔子之不醜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人之親孰如母然彼信而此疑之也故心迹見諒異或可親擬議不明同胞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為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為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為智伯死

習孔教曰蓋聞諸記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動然後好惡形焉故無好無惡凝然靜者心之體也彼且無好惡而安所覺其欺乎感于物而意起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正有偏有情有偽若一絲之動千條萬結相尋而引于無窮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者聖人之所絕也聖人絕意故無好無惡無好無惡者非槁灰其心而滅之也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舜十六相罪四凶文王養二老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

此好惡之大者也而聖人無意焉其感物而動者率其人生而靜者也人非至聖能絕意乎誠意而已誠意惟何好惡無自欺何也彼人之意有所為而好善與有所為而惡惡者矣是未知吾生而靜之初善本吾心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者也吾知善本吾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乃吾意之好之惡之也猶不免有所為而為之者是自欺其吾心之知而意之弗誠也今執塗之人而問之曰爾好好色必好之矣又問之曰爾惡惡臭必惡之好之故必思得之惡之故必求去之此非有所為而好之惡之其意誠也吾意好善必如好好色者吾意惡惡必如惡惡臭者毋為人而欺其好惡矣而吾心所自有者一有弗盡所本無者一有弗去則亦一念欺乎其中者吾皆無是也然後好之惡之之心慊慊則不欺不欺則意誠矣然又曰慎獨何也凡欺之生必起於意者也凡意之起莫微于獨者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鑒於視且指者之衆而始慎其獨此與小人閒居為不善者若有間矣然有所為而為之者亦自欺也慎獨者毋自欺於獨者也吾意未好善也而慎

卷之十四

四十七

其所以好之者吾意未惡惡也而慎其所以惡之者謹于一念獨覺之中以養其人生而靜之體乃其感物而動也則將常感常寂日與天下萬事萬物相酬酢而謂之一心不起可焉是不待夫意之動於好惡而後戒夫自欺也毋自欺於獨者也毋自欺於獨者未能絕乎意而求以絕乎意者也絕乎意者大學之所謂止也虞書先言之矣曰安汝止止者人生而靜之體未動于意者也動于意則有好惡有欺慊而弗安矣夫人心譬若止水澄然一源風感而波生焉則洶湧濛濛洄異狀也慎獨者非以慎吾心之所止安焉而不動於意者歟惟慎獨而後能止其欺之所自生獨之弗慎而有一念之動於意即引於自欺其勢不至作好非惡為天下害不已也聖人絕意無獨弗慎止於至善者也其次知止而得之顏子於視聽言動非禮則克之其久也坐忘其庶乎止而不動於意矣曾子隨事省察求其意之動於欺者而戒之一貫之準也其亦止于一而貫焉者乎若二子者毋自欺于獨而得所止者也予觀大學一書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綱條何燦然備哉合之惟好惡毋自欺毋自

欺惟慎獨而慎獨惟知止惟知止斯知所以止於至善矣予故傳其意而爲之說云云

于慎行曰天下之事有名爲長厚而實不情者不疑之償金是也天下之事自有公平正大之道士君子惟立身行己不愧天日即毀譽得失皆不足計正不必急於自白以求克污辱之名而反涉於自爲故不疑之償金微生之直也君子無取焉耳

又曰趙充國在西邊有羌酋來歸充國賜飲食遣之使其傳諭種人護軍以下爭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吾讀其語嘗再三嘆以爲此二言者萬世人臣之藥石也蓋天下事無大小人之才器亦無不可有爲惟是當事之臣遇小小利害先求一身便利無所掛礙往往曲爲小文以求合於鑄墨而不顧事之濟否若曰卽有後事我無與知可也則國家奚賴焉使人人以充國之言爲法天下何事不可成何患不可定又充國屯田湟中虜已窮困破羌強弩二將乘其敝而擊之虜以破壞返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卷之十四

四十八

說之請以功歸二將以明其退讓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卽此一節尤見老臣用心非淺見可窺蓋使功歸二將上具以戰勝爲奇功而邊警以開功在留屯上且以守邊爲長策而制御有道此充國之長慮也故人臣以伐功自矜而不明退讓之節元也以虛文取譽而不究利害之實詐也聞充國之風者亦可以自惕矣

又曰高宗卽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尙不能免此天下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爲力若於用人行政私徇人情公爲阿比及至人主之前乃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比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以此爲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又曰高宗東封行至濮

陽左相賈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驪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其言爲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爲能其言甚正許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对者無窮也

又曰真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馬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上顧王曰曰曰誠知知節之言魯宗道爲從官微行就食肆中真宗亟召入遲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真宗以爲忠子嘗讀此三嘆宋之大臣以至誠事君如此無論才略何如卽此二事其不欺之節可貫天日矣

往行

宋景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難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也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鏢爲何物

卷之十四

四十九

悉以其人及膳羞品數以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

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羅復仁吉水人洪武四年以弘文館學士致仕高皇帝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上以其實直多見聽納惟呼爲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詰命初復仁所居甚陋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塗具完壁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卽日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許之賚予甚厚陸辭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

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卽上前大聲誦朗朗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詹同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益寵信之

吳沆字濬仲蘭谿人歷官東閣大學士沆嗜學有文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

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其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犯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高皇帝喜曰是誠格人也遂眷遇之

趙欽南部人洪武甲子科舉人仕宿遷縣學教諭考滿之京太祖欲授重秩欽對曰臣有過不應取生員三升米以待急客上笑曰孔子所謂東修非止此也至重之物皆在焉因嘆曰取米待急客權也為臣不欺君忠也有這老秀才呵教出來的孩兒每必有用遂命吏部議就祿侍養除新都縣學教諭蜀王遣士禮聘回典文衡人恆服

祭酒陳公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也謂公當具疏申雪遂屬筆中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若如此疏無乃誑君乎文襄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公不從聞者迂公然公不亦純臣也哉

張尚寶信仁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寶函封舉授尚寶以駁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駁版內夾敕故紙既達行在內侍以聞命臬

石渠閣見錄

卷之十四

續

五十一

司詰所自仁廟召翰林尚寶詢之故彥實自陳其同官在扈從者教之援翰林以觀俾免彥實曰不敢自欺况敢欺君父乎臬司論彥實不敬有旨薄罰復職以是廷論重之

陳奉常音久領翰職不省外事一日驚其所乘馬與所居宅傍於門曰馬賣自註踢人房賣自註窪水世傳捧腹張萱曰東漢時公沙穆嘗養病猪使人賣之于市囑曰如售當告買者以病賤其值不可欺取貴價賣者到市即售不言猪病竟過其價穆齎半值追其人還之此兩事絕相類皆盛德之至也

張莊簡少凝靜篤學力行為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耳訖事而復之曰某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偽言以市恩聞者嘆服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方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

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幼與楓山齊名嚴於律己篤於進修即守趾不踰分陰必惜凡五應試五易其經晚而登第人勸之隱年品曰吾早舉晚成命也敢自欺乎初授南武庫主事選員外郎武庫頗有羨餘封識不取有指揮詭法以文憑失水求之任少司馬力庇之而品力爭大司馬解之曰童員外義理勇也日以讀書喪明乃盛沙畫字令男記錄卒前五日猶著五經序嘗遇回祿家人曰火且至宜急避品從容整衣冠額天四面皆燼而一廬獨存人謂其精誠所格云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審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常說尹旻好今何如以是無一人敢言司禮諸太監尤深自退避不得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時尹公直初被擢任感激圖報而素性又疎愚憊元不知顧忌遇事輒盡言無隱萬劉二公嘗私戒約無盡言恐忤旨事不復來尹曰不來不問政或愆謬我輩無責若來問而不以正對則是欺罔有愧於古人有孤於委任矣蓋憲廟聖意

石渠閣見錄

卷之十四

續

五十一

嘗以人臣具本進諫是欲沽己之名彰君之過故公遇事輒言不用本未有不允或始違而終從或頓悟而樂聽一年之中政令允當

杜司寇銘成化二十一年遷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故事拜尚書者率上疏禮辭公曰事君貴誠虛讓非禮也獨不辭

周公經營為禮部侍郎諸大臣以災故上封事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貧依親屬為府吏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賞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于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己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

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

黃岡王公思旻夢澤先生大父也客有買其家牛者歸察其值浮日始值若干又資其力數年值又若干不已甚乎追而還其浮乃已

薛公祐嘗總督宣大軍務虜乞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許之虜執獻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從二品秩賜金幣咸寧侯鸞之任邊也公將之入援入則拜大將軍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首功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而未嘗從軍也吾又朝暮罷去不敢以累將軍

翟文敏公韜妻鄭沒諭祭一壇工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得郵典懇切辭焉謂辭則真辭受則真受若偽為辭讓以沽虛名又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

馬自強字體乾號乾菴同州人嘉靖庚子陝西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諡文莊故事吉士十年長者總挈諸務日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不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五十二

愜於來心前後鮮及之者
袁尊尼字魯望晚年乃成進士隸于都察院時當選庶吉士院之長材君而俾應之君弗肯匿年謝弗應曰吾敢為一官而欺吾君選得刑部某司主事

韓宗伯世能字存良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推為館長是時館師殷文通趙文肅二公並器重公而文肅公尤極國士之遇每嘆曰韓存良佛地人也其堅忍乃可大受蓋館選羅天下英雋之士多少年不更事者而館長以一人約束之且當進館之始閣師館師處早晚候教并有公宴公會之禮皆常規不可缺者公一切置不問惟務講究典故見諸實用為急而感人以誠久之使氣任情者俱內慚心服無不就其約束授官之日雖詞林臺省部屬不同而相安相信無一人有言者癸丑館長馬乾菴先生冠於前後之館長者而官與之齊稱由誠心能服人也嗣後相公答吉士候教必曰問戊辰館云當公散館時公格在去留以朝望所歸閣試每次雖前列未嘗得第一名故也文肅毅然主留曰

若不留轉存良者吾亦不復做官矣

沈孚聞字貞孺號芷陽吳江人萬曆□□進士卒於商城知縣初登第進士刻登科錄嘗以生齒闕而君具實數或謂減不過三歲而可以預館選即毋選而更五歲以當給事御史選毋害也且今諸進士誰為不諱齒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於是君之齒在百人後而列第四人不顧也

真率

前言

往行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洪武初從鄉校貢大學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教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常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華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隣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鄉人至今傳為談柄云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五十三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萬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傍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曰室中觀書者也民懼爭奔去

魏文靖公驥為尚書比還一小舟嘗阻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也

周文襄巡撫江南常去騶從入田野問問民所疾苦與村夫野老相語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能盡也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刑部左侍郎諡恭敏莊坦直然性剛急數面折人尤篤故舊客常滿坐既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李公秉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公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野固自

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

王公恕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復貪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諒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都御史嘗聞諸楊遠菴公云鄧宗器為方伯時善醫雖小吏有疾必親診視及為中丞時又善奕雖士夷知奕者略崖岸與之奕以是周知閩里俗尚蠻獷險要嗟乎以若人而置之今日其不為眾詆者幾希甚矣古道之難也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天順甲申進士歷官按察司副使與李公東陽同京產又同甲第雅相知厚直夫每致書札于李公無一褒譽語至相稱謂雖老必以字未嘗效時俗舉爵號

愧齋陳公性寬坦古貌古心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蓋在翰林時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一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錢有垂涕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真率

五十四

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為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李文正公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怪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今乘此馬止成一詩耳非良也文正公笑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其誠實真率皆此類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

吳文定公寬居里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于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為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為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文定公寬容□□□俱以清華位至崇其居里第也亦多徒行魚魚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敦澆薄矣章文懿之誠樸出于天性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皆其祭

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餐一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日只蔬食蓋文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樸之性以為有則與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

朱恭靖公希周儉樸清真綽有古風仕至南冢宰歸里角巾布衣嘗獨立門首觀鄉人往來以自適而鄉多不知其為太宰也吳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舊時弟子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也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樸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願微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常乘輜乃姪樸菴公名極侍郎及竹澗潘公希侍郎俱守此禮吾安違耶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四

真率

五十五

林春字子仁號方城後改東城福清人嘉靖壬辰會試第一歷官吏部郎中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亦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錫鞵相猜詆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中軒出部則偏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恣恣然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褥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僚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為多

謙抑

前言

王達曰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誇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眾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己之職分

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汚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方孝孺與潘擇可先生書曰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之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進前也于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自己過矣於字加稱號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信行爲學者視傲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樂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于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觀方遜志此書後輩選前輩即稱號稱先生皆不敢當且反覆論辨如此真可見國初風俗之厚也

薛瑄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此道理乃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若尋常事處置得宜便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

卷之十四

五十六

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又曰勢到七八分即已知張弓然過滿則折又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曾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須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摶節退讓常見自己不見真能虛己愛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崔銑曰子聞之凡物盛不如衰數多不如少草木枝葉茂而本根虛枝葉彫而本根息數多者實索數少者實贏處其盛者退乎當其多者衰乎

韓邦奇曰孔子大聖且每事問凡臨事勿憚數問者恐人以己爲不知而耻問非克己好善之存心也

敖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無凶爻又常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顯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矜若是

黃省曾曰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於牢而肥者先烹是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惟恐其不滿釜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滿則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言好滿之必凶也

劉任義曰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爻皆無吉利之辭初爻深致其戒僅得無咎而已滿招損也何仲默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可處也大不可處也有以也夫

卷之十四

五十七

石澗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禍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潘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瑤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朱以功曰君子惟恐不自勝小人惟恐不勝人操一勝人之心何所不至

又曰心齋先生云能受得天下人教方能教得天下人又曰丹朱以一傲字自奪帝位

徐階曰子近嘗以驕情二字戒學者黎學諭見之云驕情雖是通患然情却由驕而生此語尤中人隱病不可不加意克治也

鄧文潔嘗謂人曰人之過失是有所的只要知改學問有進自肯下人自肯退後幼時聞一長者對先大人曰如今世上沒有個怕人的人予肅容拱之後數年在京離先大人久先大人戒之以書中有云周公大聖只在不驕桓公失在一言而諸侯多叛余以此書黏之座右常顧對

賴無他失

徐顯卿讓箴曰陸隣伊始其文曰讓耕當遜畔居當遜巷有無相通守望相仗何貴何賤齒德爲上王烈居鄉賢愚所仰管寧避地華夷之望兩賢可師莫以力抗脂益謙火海莽蕩慮以下人爲邦家倡

王世貞曰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禮卑者非眞智也

李詡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不慈爲兄亦不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

往行

郭威襄事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懼未常有過眷雖隆而自處

西園圖見錄

卷之十四

五十八

益謙上嘗御便殿賜坐適□□事者公趨避之上曰卿侍坐朕自理事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

宋文憲公謙好接引後進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

永樂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誥天下命楊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尙書觀之尙書劉俊私與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俊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何有敗事遂愈屬意公嘗奉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遺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人比之歐陽原公

尙書余公樞父常爲鑄工公既貴每造謝隣曲不遇輒曰煩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鑄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

翟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以歲貢入國子監初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尙書上欲命工部爲善營第于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鼐無

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成籍上欲免之善曰戊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

李黃字茂實長洲人永樂□□進士初授武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性沉厚不苟居鄉里未常以貴加人每出必步過里門上馬終其身如一日

蘇人有集解小學書求序於吳祭酒祭酒却之曰吳思菴先生子鄉先生也其人且達尊况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

于公謙當上皇居南城時以建儲加太子太傅支二俸謙固辭上弗許時有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因對云縱臣欲爲子永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壯年尙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繫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重書袍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歲時一護視而已

西園圖見錄

卷之十四

五十九

張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敦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遊皆有志作文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爲題士謙稿先就仲昭見之即不復下筆既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愈己也亦然士謙亦不復作竹石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朱永字景昌夏邑人封宣平王撫寧伯謙之子也景泰中嗣爵爲武寧侯英宗朝定襄伯郭公登久鎮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專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古范燮父子風

吳康齋先生辭官還鄉祭酒胡父執也自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面拜恐勞尊

陳龍字希承一字希正號春齋吳縣人弘治初選入院爲醫士入御藥房供事孝廟留心藝文閱永樂大典擇祕方親灑宸翰賜尙藥諸臣公以下僚獲預一時以爲榮久次當陞御醫請讓吏目錢益論者多之

屠豕幸鑄在吏部嘗援王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教與之共事及與兵部尚書馬端肅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疏讓之于公整在臺中時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都御史彭公言故事官即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整階弗可踰越彭公嘆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

劉忠宣公爲廣左轄日吳公廷舉爲順德令至省忠宣公必館之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生平不以勢位自高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事有疑難心未明者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未必書名故士大夫於公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

吳文定公寬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憂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然彼實先官也即日疏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謝文正公遷在內閣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己極懇至對劉文靖曰遷非私於寬也寬之科目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于予

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李公充嗣巡撫南畿時宸濠變起皆公經略以逆折其威事甫定武廟降勅褒之時親征幸南畿凡在扈蹕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爲奇貨有私語公曰宸濠之役蓋早圖之首論在公願力行何如耳公輒然應曰上御六師親征功在于上苟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俟亂平事定奉駕回鑾欲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之樂至于公私非所計也語者慙退後論功者竟不及公一時公議爲之沸騰御史胡潔按南都目擊其事疏公功不報至肅廟改元公始沒諡康和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陽明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勳臣紹輝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處先生欣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傲云

卷之十四

六十

徐文貞公階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鬚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若冰玉及接之而藹然春溫色笑襲人有所談論皆皆芬屑或盛氣欲臨公者見而自融釋博辨之士將敖公以所不能而不忍也公既貴極人爵且老壽推以爲達尊而所答謝士大夫毋論卑少即暴暴風雨不避尺牘必春綽無令失意或風公胡自苦乃爾公正色曰毋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非我先師訓乎即不穀不敢當君子敢忘服膺焉公常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爾語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即于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衆情大服

王公之垣字爾式別號見峰濟南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常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撫臣闕毅當屬公同官欲越次諷公讓己公欣然許之凡越公者兩人終無忤色

翁與賢字樊卿號見溪今大宗伯正春之父也生平一意嗜學淡于聲利韋褐蔬糲終身不變太史或致綺衣輒屏去曰福當徐享吾非惜衣

乃惜福耳居金山嘗以試事偕同僚扁舟赴毘陵至則競乘與去先生獨挈兩役步行間有指者曰此殿撰君翁也衆相顧嘆息

仁和郎瑛字仁寶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于此焉因述古人薄己之言少爲增損酌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紙于壁其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耶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己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歎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以爲美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偶爲人所詆訶雖未形之辭色及退而輒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悻悻自得視此不有愧哉予常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之客坐以待天永益之告也

楊宗喬尹新鄉質性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三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

卷之十四

六十一

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鏡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告改教職

梁文康公儲字叔厚順德人為首相時少師楊廷和服闋儲力薦起至避居己上人以為難

梁公津字濟甫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嘗為吏部循資當轉文選副郎同僚有越次鑽求者津即讓之曰典選重務予寡陋且多病兄才望宜補衆皆服其量

尹宗伯臺為編修日國子缺司業序得選會趙公新起復臺裝器先生既分俸助說於嵩曰趙襄甚司業有銜舍焉有皂隸焉願先趙嵩笑曰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請先生以春坊中允管國子司業

袁少司徒宗儒嘉靖丙戌以大理少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地方公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御史以行

閻臣馬公自強行狀乃其子怡與德所撰者內有云翰林官非四品者率用黃蓋先公為侍讀時獨用青蓋而已近見數年以來翰林諸公皆

用黃蓋即郡縣亦以此撥送甚則有用銀瓜者矣其稍知禮體者以青蓋覆身以黃蓋居前俗諺又謂之青黃不接云

朱鴻謨字文甫號鑑塘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為諸生時為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頴泉公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奇之夜夢

虎吐明珠在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為更定今名掣公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己已

選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

陸莊簡公光祖為儀制郎時當事者以公資久將擢尚寶少卿公聞而往謁徐文貞請得讓同年友王□□□以彰國家崇獎恬退之意文

貞以語當道逡巡不能決久之公復力言於文貞乃得請

卷之十四

六十二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五目錄

練達

前言

于慎行 二則

往行

陳煥

于謙

胡濙

尹進

楊樊

蔣瑤

楊文襄

唐侃

韓紹宗

程策

梁材

機權

前言

往行

張惠

周忱

楊璉

周秀

汪應軫

寇天敘

喬白岩

鄭曉

張佳胤

夏原吉

周忱

李賢

劉銳

羅循

劉璣

陳堯

王倬

侯問

方楊

于謙

王恕

留志淑

仇鉞

王憲

王文成 二則

王晉溪 二則

秦鳴雷

朱希孝

楊 薰

李東陽

岳正

吳洪

王承裕

陸杰

顧璘

貝恆

寇天敘

周之屏

于謙

王恕

上海圖書館藏

王之猷	張情	高昭
徐有貞	李賢	
勤勞		
前言		
天遊集	宣德四年	屈直
何孟春 二則	徐文貞 二則	朱以功
徐顯卿	佚名	佚名
史惺堂	于慎行	馮琦
王文肅		
往行		
王晏	王敏	王翱
蔡潮	劉纓	楊逢春
王自用	沈啓原	余子俊
馬廷用	王啓	鄭宗仁
萬士亨	楊繼盛	沈元瑞
張堯年	李廷機	
急公		
前言		
往行		
楊文敏	陳賢	郭琿
霍瑄	王信	景泰中
楊子器	張悅	楊茂元
華景	史道	劉應節
劉光濟	高翀	蔡可賢
陸俊		
翰晦		
前言		
劉基	崔銑	李夢陽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目錄 二

何孟春 二則	王陽明	朱以功 二則
王世貞	馮琦	王錫爵
于慎行 二則	陳仲醇	樂仲子
佚名	姜湖岳	蘇伯衡
往行		
劉銳	羅洪先	都維明
張允懷		
慎默		
前言		
宋濂	劉基 二則	王達 四則
方希古	薛瑄 十二則	崔銑
劉仕義	朱以功 二則	張時微
徐學謨	王錫爵 二則	馮琦
往行		
胡儼	宋濂	利瑪竇
敬謹		
前言		
劉基	方希古	薛文清 四則
胡敬齋	何孟春	崔銑
張袞	朱以功 四則	顧涇陽
往行		
高皇帝 二則	胡儼	夏原吉
楊溥	蹇義	陳光世
况鍾	王翱	彭時
李賢	魯仕賢	傅瀚
陳良謨	徐階	朱輔
諸大綬	凌瑄	
信誼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目錄 三

前言	薛敬軒	往行	王賢	俞道生	陳繼源	雅量	前言	薛文清	往行	徐達	周忱	王時中	秦鳴雷	黃珂	不校	前言	曹定菴	梁材	伊伯熊	王敬臣	厚德	前言	葉子奇	姚南
			柳仲益	夏謙老				崔銑		楊文貞 <small>二則</small>	白圭	秦定王	陶泗橋				郭子法	劉大夏	孫重			于慎行	楊維禎	周濟
			衛國華	吳僧墳						陳鎰	吳昂	高叔嗣	張達				趙元銘	梁儲	唐寬			陳繼儒 <small>二則</small>	朱善	朱詢

曹義	高宗浙	謝封君	李彬	顧顯	黃珂	管珣	顧某	金達	王震	龔世美	翟鑾	張望山	楊忠愍	陸胥峰	李棠	錢長者	陳穎	劉紳	王子奇	方一田	熊大輅	陳原	張準	陸應期	時恩	貢鏞
黃談	陶仕成	秦封君	韓肅	鍾鐸	魯仕賢	沈元瑞	劉鳳儀	何淮	戴聚	孫重	劉采	石魁	楊宗儒	陳王政	馬琴	楊時進	王之士	陳鑑	錢立	方再	吳玘	劉天熙	李凝	程邦政	李勝惠	張勳
鄭寧	王傑	魏驥	畢文德	羅慶同	王華	張洞雲	徐昂	王九升	霍任	蕭中	趙錦	王守愚	顧汝玉	馮子履	潘鏜	吳浴	沈周	周導	程廷策	劉·英	須讓	劉蒼	鄭仁	程廷金	苑消	牟斌

練達

前言

于慎行曰軍國大事遇有疑難必當稽考故實不可妄舉宋時契丹爭地界朝廷遣使數輩虜指分水嶺為界相持久之無以難也及遣沈括往括乃閱樞府故牘得往歲所議疆地指石長城為界與今所指相去三千餘里神宗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括持是以往契丹遂不能奪當時王介甫在位主事喜功不肯虛心博考故實徒以空質應敵亦無人思及舊典可謂草率矣士不通今而欲不世之業鮮不殆哉又曰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為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小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

卷之十五

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晰其幾微得其髓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事至了然不為凝滯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為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于事機者有矣安得稱曉事乎

往行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多學歷問事稱旨即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晚朝旨諭明早郊天要汝縣料理燎火萬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戶各要具一張門簾并香燈迎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舉以稻楷與蘆葦織緝而成却令坊長捲收為炬夜迨半果有旨取火炬逾萬明日朝廷詰其置之蘇備對以其然朝廷亦笑而稱其能

夏忠靖公原吉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節浮費又禁監鈔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租稅嘗以府帑倉庫及丁戶田賦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時

復檢記一日上臨朝問天下糧儲若干公歷陳其數不失升勺上奇其才益親信之

楊公素以尚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雉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得玉璽乞頒示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籀皆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事此乃寢不行

于謙為兵部尚書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堆積動以數百萬計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而令持久坐困于我非計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聞公有曆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暗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報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許遂不行于是知公之風雨必記即宋蔣順叔為江淮轉運時立占風旗法

卷之十五

耳正統時邊事急緊工部移文吳中承造盜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盜俱要水磨明亮時巡撫蘇州取所積餘米貨以承造且言水磨明盜非積歲不可成暫令提錫以副用又宮殿當彩繪計用牛膠萬餘勅遣官齎敕命公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塗塗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張數輪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上從之

正統間朝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邊將既受敕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原至眾皆詰其請敕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爾何出身對曰生曾與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敕書既云右府便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然

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俟旦而彭乃隱几而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公漫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

舉措自得大體於此可見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與國事時李賢當國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徹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為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宜預擬官職專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時岳公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

尹進字時勉江都人天順丁丑進士為戶部主事京庾有歲穀甚夥掾吏窮日夜計總目以呈公素精算學一布籌輒取筆判曰差若干斛掾不服公教以捷法為部立使覆計之果然中官共事者駭服乃一聽公

所為莫敢泥聲藉藉起僑輦

劉太常銳在四省日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然句用一康字羣臣和者

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能更道一辭公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則曰成祖疏拓陵地惟留寶康褚三姓塚焉復歷道其詳并及創造豫備之法如當時親見之者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

吳司寇洪嘗為廣東海道副使時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役舟撤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民益不堪御史汪公宗器將命革之且欲追所得之金公曰往者不可追况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足矣如其言而中官帖然

楊樊宣慰司人成化庚子舉人弘治間知太和縣以有能稱時麻傾圮召估金以千計工以萬計樊曰姑已之待明年人莫喻其意春正月即諭民應造版籍合令投狀樊察知舊事吏算里書應索民數千金候官累萬人遂親督寫造毫末不遺人役力一工故斗石一片民視往昔減半費皆樂於赴官帑不啓端而事竣吏人竟不得索民一錢

羅循字遵善吉水人故殿元洪先之父也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副使嘗為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漕故事役夫挽上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為哀分懷墨者陰減其算甚則指他費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公至遂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宴然

王承裕端毅公七子字天宇號平川為兒時即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賦立孔子木主拜而祭之十五從莆田蕭生學遂深造二十作太極動靜圖說為名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而行之弘治初端毅公為冢宰時遂任令接海內賓客藉其所長父依而用之一時號稱公明當時既無疑其子而海內人亦無他議登弘治癸丑進士時端毅公既致政即歸養正德間歷兵刑吏三科給事中逆瑾用事以上書罰米三百石輪邊陲太僕少卿奏上偶降旨大閱用戰馬二萬即應命大臣驚異陞南京太常寺卿時武廟南巡具牲帛祭器以待或謂上不暇弗聽及上至奏行之言者愧服

寧藩謀逆聲言將薨於揚時蔣恭靖公瑤守揚州屹不為動潛布要害示民無恐民幸帖然武皇南征將及淮自寶應高郵凡六站計須役夫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傳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即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以顧替錢與之俾自資以安生

劉司徒璣嘗為衡州知府正德丁卯雍王薨於衡朝廷遣太監黃某護喪還京師時太監劉瑾用事閩人恃勢掠賄侮人至衡見先生首以禍言恐動瑾即大需供億尤以玩事視先生時時戒曰王樞某日行舟及楫師挽夫諸所供給其宿具且無煩民否則罪不貸先生唯唯至期舟備篙師良挽夫健且溢其數人各負米鹽稿魚備需於相許吏人唱名執役無煩呼促黃異之以問役人對曰府官聞貴人來業已先二月儲之矣黃某口咄咄好官幹事愛民乃若此耶遂戒命僕從毋需索有司黃至京觀劉瑾問以所過地方事黃首以先生治衡善政對時瑾用人多以賄遷臺諫以為言既聞黃道先生善乃屬意用先生以塞羣議遂

擢太僕寺少卿

陸少司空杰嘉靖戊戌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恭遇今上巡幸供億浩繁公處分若素定一日旨下數次俱酬應無失駕入河南界公預令除道人各取粟楷數束執以待駕未出河南燭盡御仗行昏黑中比入湖廣界衆炬如畫上甚喜蓋自是已識公矣

楊文襄公爲總制三邊時羽檄旁午頃刻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占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異無亂錯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

陳少司寇嘗爲長蘆都轉運使故太宰萬公自南過公時公署中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蘆蘆視官舍而以盤石愧私家君不其然賢矣尋轉廣西參政蓋出太宰云

顧司寇璘嘗爲台州知府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運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黜僧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又

卷之十五

五

瀕江多水患有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涼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

唐北都佩嘗爲武定知州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閣牌校橫索百端挾威陵侮聲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昇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幣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

王少司馬倬爲四川布政蜀中盜起用兵總制彭都御史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糧四千石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城中日

猶未午彭公大奇之

貝令尹恆知東阿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裹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積貯之庫會車馬巡幸北京教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韓紹宗嘗爲福建按察副使受御史委同右布政分濬雙門河公以灰識竿數百遍插河中引潮水以浸識竿水退而河之淺深遠近具得之濬未兩月而所治雙門西河三十里皆考績東治者尙騷然乃發憤以病去公雖和易近人至居官守法毫髮不可回禍福不可動若民苟無罪雖鞭亦不妄施嘗爲福建副使分司福寧道最繁劇公署之月餘即沛然又嘗兼他道每當易道而撫按諸司輒不肯改後有王僉事寅者願署此道以盡力未數月王神采瘁然而道政亦理王問下人曰外議我置道何如韓公對曰使君不減韓使君但韓使君稍閑暇耳王喜而投筆曰得如此足矣蓋君所至率綱紀其大者其餘不勞而正故爲人所難也

卷之十五

六

侯問清平人舉人嘉靖間任大理府太和縣通敏愛民縣附郭祭祀燕饗供億費視他縣爲勞故事役里中甲治辦而在官胥隸侵橫索故費常倍問乃更爲之自祭器樂舞燕几屏障杯筯及巾布薪水之細皆善治堅緻區別分明但令一吏一胥一庖丁主其出又以一吏一胥一庖丁司其成由是民不知勞而官譽日起遷工部主事累官行太僕寺卿正德中織造太監至陝供億浩繁寇公天殺謀于巡按張珩曰關中疲弊極矣余初至遽上奏恐上不足以回天聽下無益於事不若俟至秋涼極言早災請速賑濟上必惻然而後圖此庶幾可成也張然之是歲大侵公遂陳乞廣蠲糧額大發帑金皆得請喜曰吾民生矣乃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故民雖嗷嗷而卒之溝中無瘠道上無殍公之功爲多至是乃疏織造太監非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上命取回人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張公之識亦見

梁公材爲戶部尚書時相張永嘉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

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黠黠弗了也既而偵之無弗夙具者曰梁固若是辦耶心欽焉公終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廟大禮與歲節朝賀不廢

方楊字思善號古字欽縣人進士初授陝州歷杭州知府浙漕卒饜諸糧戶不饜則譴監者亡敢誰何率以糧戶委漕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行間請以軍法輸漕不用命者在軍正於是班漕卒以什伍進皆銜杖輸者亦什伍各負石如其班人至各以肩相受終日而畢閭伍無譁軍吏暗明無所發故以秘入機大農大農詰之則罷而懇稅由糧戶主由郡丞某某等其無如第羣坐肺石以待命既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力爭之無何事解嘗為嘉興府同知故事有所捕獲率以贓啞子錢家乃悉召諸家籍踐更比月遞以一人待命即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錢市中大便丞請著為令

周方伯之屏為南粵參政日時江陵欲行文量有司以猛獮田不可問

卷之十五

七

比入觀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公悟其意揮而出衆尚喘噤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公云何公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仲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程太守策為戶部主事日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十有八人公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爾蓋幼侍考氏食借箸畫几上學書既習九章復學握算考氏謂九章買者事何為學對曰重習書數固當異日若幸為計臣當以此主計公故善算以其狀白尚書尚書然之諸太常得免

機權

前言

任行

張宗伯惠嘗為御史巡按雲南有土官巡檢楊琳王貴害衆奏准行提不至公巡行至大理府琳等以銀四百兩金八十兩來謁公欲擒之謂曰此地曠野恐被劫掠兩不得濟汝可送至布政司庶得兩全彼果從

命送至安寧州人謂曰汝等懇懇遠送可以停待以酒食命隨行監生陳勛取粟米三斗與知州董福海辦酒款之至二更琳等皆醉遂將原金連人解雲南正其罪黔國公沐晟曰此夷害人多矣非公以法誘之豈能得哉

王彰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為變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上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勅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勅即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彰曰能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彰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考之國史非王彰乃袁容也永樂十八年十月河中護衛軍丁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

西漢周見錄

卷之十五

八

上使親信大臣覆之實矣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命還國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璋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癸丑至壬申僅二十日耳按王彰履任之日王已上疏辭護衛旬日矣彰未命巡撫之先王已召至京承反謀矣告反者丁俺三也彰無與也還護衛者袁容也彰無與也且丘太師死塞外已十年矣何以復云將兵十萬且至也

少保于肅愍公謙正統己巳之秋胡塵駭天皇輿播越于迤北戎馬蹂躪於郊垌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時公擘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闕然而護衛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陸掖留請立斃王毛二豎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罪應族俟命行誅振黨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

章戰守無具虜患且熾公首正厲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葺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廓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賊虜邀大臣議和後參將許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教金之愚計也公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虜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用戢內憂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海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勸降也大

卷之十五

九

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虜鄭人代許之故智也事功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天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己巳之變北虜南犯謀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庫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億敏公鑑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蓋核示在京官庫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樊司寇瑩嘗爲應天府尹京府素稱難治守備蔣琮尤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許連歲所獲引罷黜甚衆而事終不決公承命推鞠初若不與異者琮規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脈事琮遂得罪去公在府屢治大

獄舉法不苛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絕類王沂公之去丁謂而公恆自以不足也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中貴得白鸚鵡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即開籠放之

楊璉字用章祥符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僉事初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施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

恣云

留志淑字克全號朋山晉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杭州太守杭當要衝王人使客絡繹交道有司濫收曲承以希延譽鎮守鐵

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十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公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志欲乘相見倨挫之公簡執不爲屈己卯代鎮爲舉真逆濠黨也

至自江西聲勢赫擁從牙士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購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一千餘家公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正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踰數日果與濠通變真發將應濠臺察監司召公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公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公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目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上堂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

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贈月上得奏將繫真入京伏誅其有胆略智勇動合機宜類此

劉忠宣公以浙轄提調棘園忽遭水沴園中平地水涌數尺士人大譁當事者無以禁之公權宜聽其出者出留者留諱乃戢且得士爲盛隨機應變智亦圓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弘治十

五年麟結納變近求為挂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為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達至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死

周秀字公全歷城人□□□應天舉人歷官懷慶府同知為諸生日正德初宦豎逆瑾竊柄羅織縉紳大夫中以奇禍海內側足而立然聞濟南周生者名士也遣人來招致或勸之勿往公全笑曰是非爾所知也乃往見之瑾問以象緯曰左傳云天道遠人道邇問以兵謀曰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問以術數曰有漢陸弘夏賀良儒生之覆轍也遂大忤其意留之數日遣歸公全蓋知瑾有逆志久矣後瑾果敗或曰子之見瑾何也公全曰吾不往見則禍及吾伯仲矣于時伯子公度令寶坻仲子公慶守嘉興公之往蓋其迹類陳太丘云後公全令

卷之十五

十一

業城宦豎立德守鳳陽大肆誅求公全毅然弗從以狀聞於漕臺德乃誣構之曰業城令秀遠制被逮赴錦衣祕獄拷訊幾死已而調清豐丞君子曰周業城之拒德可謂剛矣乃知昔之見瑾亦非柔也若業城者不如不吐其大節可以觀也已

仇鉞字廷威江都人高祖成從高皇帝有功授揚州衛百戶戰沒遼海曾祖置祖廉皆陣亡弘治辛酉鉞嗣職以平黃鐘封威寧伯正德庚午夏黃鐘及寧夏都指揮周昂何錦丁廣殺守臣作亂將奉兵北向時公駐兵城外王泉營同事者多欲遁去謂公曰賊既為亂必堅城守往且不利莫若連結諸鎮徐圖之上策也公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以計取也遂以日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至則稱疾家居悉以所將兵分配昂錦廣三營以示不疑公私念城中精兵多未可舉事令偵騎一二輩詭言從某路來有某路兵日暮且至城下交訊查報實錄果懼問公計公曰宜遣驍將領兵駐橫城堡塞其來道可禦也錦與廣隨將三千騎往精甲猛士空城而出公乃聚妻孥局室

而聚薪戒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當合室為燼勿血賊刃少頃黃鐘使昂來問疾公喜曰二兇並遠此賊復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乃帕首表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若而舉械即座上斬之持其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迷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圍黃鐘府時鐘甲士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號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臨從能釋兵來歸者一切不問悉解散去黃鐘就擒而城外諸守臣公已密諭之至是聞之亦縛錦廣等大亂遂定初朝廷聞變議遣將議以公為副總兵又明聞公去王泉入城時逆闖劉瑾集府部臺府議曰彼已陷賊矣奈何用之教當追還或曰不可追也仇遊擊不命而自入豈背福而索禍其或固謂從中禮之易也使彼聞上大用之忠將益堅反汗何益祇棄良將益敵人耳彼若有異志何資此教邪抑實鐘果用之而又聞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未決日果捷至然公効力時實未聞命也

卷之十五

十二

靖正德時守揚州聖駕南巡駐揚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為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即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立進布百疋以杜他請

汪公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以會試第二讀中祕書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武廟將南巡公抗疏有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擬公戶科給事中在禮例詔外補出知泗州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倘費集而駕不果將至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為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

震地中使沮喪公慙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
斂戰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南都中使
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荒
亡無以應教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
化有神焉事遂寢

王康毅憲隨武皇留都江彬怙寵驕縱下視公卿獨敬禮公上每出遊
獵公必諄諄以保護聖躬是囑公寓密邇行宮寢未嘗解衣凡事調停
節制或尤公遇彬過于恭遜公曰彬所恃者勢也吾性伉直凡百作梗
吾志不行大事去矣吾豈好為奉承哉或者服其言

都御史韓公永熙吳人巡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集王至公托疾小
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一張設於堂上侯王公匍匐拜迎王
入具言兄叛狀公辭曰偶疾疢不能聽請王書之以示王索紙公曰紙
偶不便令左右昇白木几以進王詳書其事於几上而去公上其事朝
廷遣使按之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不欲言使還遂坐公以離間親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十三

罪當辟械公以往公乃上白几親書始釋

武宗南征駐驛留都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
不堪命府丞寇公天敘選魁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祇候必命
以自隨若遇彼輩無狀即與相搏邊卒大為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
江彬之謀也

武宗嘗以大將軍牌遣錦衣衛千戶追取宸濠陽明先生不肯迎三司
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史乎不得
已令參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
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
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
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衣知有公於是復再拜以謝其
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王文成陽明既擒宸濠中官江彬許太劉輝張忠張永魏彬等即領兵
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街巷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

兵猝臨乃擒濠脫罪欲并擒公而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為醫藥死
者為之棺殮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公傍坐公乃佯
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請公公以常
行交際事體論之左右為公解遂無言彬等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
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彬等數遣人追之至廣信不聽公
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聖駕疏上不聽公謂張永曰西民久遭
濠禍獨經大亂繼旱災困苦已極必逃聚山谷為亂茲黨羣應土崩之
勢成矣然後與兵平之不已難乎水深然之餘曰吾此出為君側羣小
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逆之遂激羣
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遂以濠付永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
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戚信指示方
略所致以此歸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公遂稱病居淨慈寺張永
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之忠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
無君欲叛上不信又云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可知其無君矣上乃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十四

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進見彬等皆失意又復沮之使不得見公乃
以論中野服入九華山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
爭功欲併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不
合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江公張謙于鎮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二箴
示之皆此輩與濠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還南都力
保公無他遂免於禍若非公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
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陽為國子監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
能俯頰失朝儀江彬即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喬公白岩即應聲曰
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白岩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
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武皇南征駐驛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
恩跋扈懷不軌心喬公白岩時為大司馬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
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於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

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
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
計遂不行公又慮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禁卒隨護一日
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憚人問曰南京亦有武藝者可與
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粹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
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為鬼李有神力善踢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
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短小甚易之與之
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
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
吼連環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
公閉門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駕真以死衛
社稷者矣

卷之十五

十五

觀時王公晉溪為大司馬公曰予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觀乎即詣
通州觀彬將掠奪九卿印因行大事公反佩印往與彬歡如魚水竟不
知彬何以致之蓋彬獨屢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舊屬兵部
縱彬有邪謀將士必不從公居中陰制姦謀并繫將士之望彬雖有逆
謀不得逞也大臣制變之略抑以智勇合德者能之霍文敏曰江彬擁
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立不懼惟晉溪一人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
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為變計無可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曰當
錄其扈從為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范太守檣守淮安日景王分封五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
船隻萬餘艘兵衛夾塗錦鏡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
輒撤之公傍廬置飯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漲
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下患淺耶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
甚棘公略不儲借樞院大憂之召為語公漫曰明公在何慮耶即佛然

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日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
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開比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旗
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為夫彼利得健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日如
不足何日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除設舉必道准而反若乘歸途予
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嘉稱服公進曰
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為日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王則各關
皆淺勢若建瓴安用眾日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日更計之公勿
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
食品珍異每頓值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樞院曰王舟所過州縣
止供鷄鶩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
應奉乎樞院然之否為請禮部更奏令第具膳值王頓二十兩妃十
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鉞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
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

卷之十五

十六

公曉時為主事語郎中曰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
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辨誤事非小
往年胡惠安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
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
秦鳴雷字子豫號華峰臨海人嘉靖甲辰狀元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
書嘉靖癸亥為禮部侍郎肅皇以顯廟產芝改廟名瑞芝設提點官應
給關防有旨照太行山式鑄印局查太行式惶懼不知所為公令取本
處文移摹認知為提點太行山關防即易以瑞芝廟宇覆題稱旨僚屬
相顧以為不可及長陵神道橋圯巨璫請改建計費十萬餘金中多謀
自潤閣臣以陵寢大事未敢可否第擬旨禮工二部相度舉工大司空
引物料工匠為己事而以經始屬公公唯唯率眾量基羣璫色喜計得
矣已而命臺官擇日報日年月不利與造須二三年後可羣璫喪氣失
色無可誰何司空廉知公授旨臺官也歎曰翰林有人哉
汪良植字文林汪公道昆之叔父也智而有胆勇嘗操百金裝江中流

而遇盜舟人皆亡匿有投水者良植曰盜亦人耳何至自先死袖裝金授之且置囊陳義微有所風勸羣盜有欲擊之者其魁止之此人長者勿擊盜既去而復來出一金僕姑相投曰遇他警以此示之凡舟人乃服之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嘗為滑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者輔之至邑門門者執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有旨縣官欲捕若邑梗民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其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與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因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不過欲得金耳公徐謂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投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紙書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踴躍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

卷之十五

十七

主名乃皆賊曹游微驍武者也始知為劫賊丞集此二十人者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公囊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刎死羣縛弁者訊之名仕敬勿者高章也使游微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之見刎時從容若無事者刎既解軒臥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

萬曆初禁門獲一男子自稱王大臣下詔獄江陵令以利刃內其靴給之曰若招是高閣老差來行刺我且救汝得脫矣又使馳告新鄭欲脅令自殺新鄭怡然不為動曰老臣果有此罪罪不容誅惟聞門以俟寸斬耳時朱希孝為緹帥聞之即以麻藥酒灌大臣及訊不能開一語而張計遂不行

何少司寇源初為嘉興令時清江王盤遊至浙所過騷動時飢民待賑者數千人先生令其鼓譟請賑不逾時潛去

王之欲字汝嘉新城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按察使嘗鎮淮揚是時紹

璫之使四出公至力與璫爭減稅之半璫實銜公故以稅貲貯外署而索防兵曰如有失官任之公與之數十卒而密授卒指卒竟不為璫用璫竟罷之與化民金勝等坐稅事璫怒令某驛丞連勝等公禁丞勿與即又怒欲逮丞公又不與丞是時稅使勢張甚郡國守令監司就吏訊者數矣於是人人為公危而璫卒憚公不敢發

張情字約之以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為九江守務以清淨儉約為事訟廷草生沒階隸役纖履自給六曹吏魚羹菽粥猶不繼公時燕坐數日民不勝逞矣吾姑以拙相保耳三峒兵調征倭者所過郡邑多強市民物因而縲剝率杜關遺謫而已公獨郊勞酋帥酒食其從卒儉而均比返有兵者以文祭之咸感悅以相約束往來九江若不知有兵者高昭寶應人工文學寶應舉進士自昭始嘗為巡按御史有王府陰蓄異志昭變服為星家詣府與王語王告其實昭微諷以不利辭去未幾按至其地朝王王視之乃昭也謀遂寢

卷之十五

十八

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為矣蓋圖之徐元玉軹亭等悅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徐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軹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軹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軹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軹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軹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也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軹亭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鎗夜四鼓開長安門內起兵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鎗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鎗訖有貞取鎗投水寶并軹等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軹等惶惑輒行軹願謂有貞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鎗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

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輩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聲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舖座高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內官曹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于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

卷之十五

十九

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鏗等先覺二鼓時即報于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遠泉宅前遇泉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泉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至東長安門于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英等拿住于亦不知如何俄又呼于官名曰尋李學士于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于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于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于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果語毀反欲相殺提果頭示于曰誠為此入激變不得已也于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即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防于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本成于拉

翔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于令持刀者同于尋尚書馬昂得翔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來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于翔等復解之忽有孫鏗令京軍襲而圍之子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于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于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及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被戮受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勤勞

前言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之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卷之十五

二十

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禍也如此陶侃乘儻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宣德四年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倦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踞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不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就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卒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還其獲厚利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盡室失意戚

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農事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知買之勤乎抑尚知有他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當躬力役于縣精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卒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請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嘆息思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厚遺之而遂記其言

屈公直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幾於猖狂耶故公里居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嘗親身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戒

何孟春曰歲月如流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必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

卷之十五

二十一

瑟宛其死矣它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須是惜陰惜陰奈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願人作用處何如爾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一在乎己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買鳥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任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却全悠悠不肯着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厲乎後學者至矣

又曰農之爲田也其始也懇治之播種之繼以耨耘之灌溉之然後其田愈腴而愈大有成利之獲焉今某之懇治播種亦勞矣某之耨耘灌溉既又勤矣腴之大利而收秋穫之功不在某乎後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由來哉

徐文貞公階曰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却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于不敢安逸之工豈

不負愧罪于彼甚也

又曰太平之時直是難得蓋太平之時百凡爲善都容易若遇亂世便有無限費力難處底事出來吾輩生在今日可謂大幸不可不淬厲爲善致負太平也

朱以功曰天下無不勞之君子勞則有功則不勞而無功可知矣勞則思善則不勞而不善可知矣君子所以無逸也有以哉

徐公顯卿勤箴曰創基伊始其本曰勤志士日短移晷惜分下惟發憤軍精典墳始爲甚勞終莫與羣厥躬克勤倡率家人婦女繅織僮僕耕耘惟勤有獲垂裕子孫彼哉游佚白首無聞戒之戒之夙夜斤斤

則不可爲可以自奮者其爲壯乎故乘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樹業若就晏安之耽毒而忘不朽之遠圖齒髮既衰而後以爲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流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抵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乘其壯之爲也

卷之十五

二十二

〇〇〇〇曰學之于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駢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鷦鷯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二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臥而先臥持美質而耽安佚此爲迅矢之止于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史惺堂先生曰每亥子間月明如晝但聞四野耕作之聲喧呼達旦蓋夜耕以恤牛也當午鋤耘不皇自恤矣四民惟農最苦如此又且十九鰥寡孤獨飢寒愁嘆以終其身也痛哉雖爲阿農眞聖人也以其無妄念也彼固不知慎獨之學而勞之爲益大矣反省此身眞禽獸也以其

多妄念也此雖竊承師友之教而逸之為害大矣晏安真殺人之禍毒也哉

于慎行曰韓魏公為相再決大策以安社稷在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跎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所處矣公曰是何言耶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輒不為哉范文正公以天下自任凡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皆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聖矣君子心術光明正大千古一轍所謂喻於義者耶後之君子以專求可功求成焉為後世之譏遂至委曲周旋以就一日之計而為之名曰作用二字自唐宋大臣未嘗出諸口况古之聖賢豪傑哉

馮公琦曰天下爭為虛論而不求實政議論煩多頗類于宋宋人病在各偏主其意見然故實有見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日虛情特氣而略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日有虛情而無議論故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

王文肅公與梁霖字贊畫書曰教中謂有智有胆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胆智從生足下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胆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營胆施于躁競勇進耳

往行

王晏字士寧盱眙人國初以薦為訓導改典史陞知州歷官山東參政公嘗督開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在勝國時營垣皆焚以巨石公悉取造梁莊諸閘共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矣其事不經無補風教今先移為急言民力耳違郵其他耶
王司獄敏字進德洪武朝嘗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為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
王忠肅公朝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違坐以待旦

蔡潮字〇〇號〇山臨海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河南右布政嘗為福建參政往河南道出建陽郡郡故有橋名朝天跨交溪悍流數燬于火

民以舟濟艱危震駭公私為病因帝號建留願復舊觀為之惻然再節數月解衣為倡聞者爭先樂助即日檢工論者擬諸瑞明萬安橋云及抵河南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郡縣道周悉種植榆柳諸本縱橫各以行列不惟賊騎難於出沒且薪蒸亦資民用汴人至今賴焉

劉大司寇縵嘗巡撫湖廣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嘗泛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貨湖峽大費輸轉議自夔抵荆關為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釋乃赴湖廣

楊逢春字仁甫同安人〇〇己丑進士歷官雲南副使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為事事悉力從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險不可必濟君必引為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顧沮悔常為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眾人智而我為愚不亦可乎且使吾不愚則意二力分事事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于愚也又焉用去之

王大用字時行號藁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初授都水主事管臨清廠歲庚午劇賊劉六等攻劫郡縣所過無遺時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閉城然公分署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為命乃拔其精壯若干人躬督率之據險迎敵兵備道復出兵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

沈憲副啓原嘗為南京工部主事董蘆政差奉旨有勅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為貶損故奉行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積逋至二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職掌而之任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為好豪彙資也宜且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
余肅敏公子俊自為部屬時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

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病疾中不廢馬少宗伯廷用嘗語人曰吾少貧每會試間關萬里或負書徒步往來言以爲苦曰男子事當如是耳

王啓字景昭號學古黃巖人歷官刑部右侍郎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無應門者其父命執迎鋪役公偶失誤時縣令飲人鄭公達怒將杖之見其肌膚氣貌不類凡兒疑而問爲誰家子公以祖父對又問爾何業公以讀書對鄭公遂面試乃亟嘆賞令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舉登丁未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鄭司徒宗仁正德九年爲戶部右侍郎宣大二鎮奏虜且近邊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未幾先帝幸宣府又幸大同公從十五騎先驅會計芻粟三晝夜冒險行六百餘里抵懷仁是夜凡五嘔血且血淋下部公弗覺也

萬士亨字思通義興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稽勳員外郎初授戶部主

卷之十五

新傳

二十五

事管太倉太倉公署尚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往返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侯尚書命至則往君漏下未曙即衣冠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倦怠

楊公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兵部員諡忠愍公七歲母曹竟捐館庶母陳妬日役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慨然曰安有幼者任牧牛而不任學兄言於公之父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二姑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燼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遠屋行且默誦日所憶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便呵之乃解

沈封君元瑞邑知叟汪晦之者汪宗伯父也與公居止近每味爽過公門則必以闢室宇掃地布席嘆曰是家不以無事廢早起欲不得乎見貧無行者輒曰曷不觀沈長公敦讓而斤斤曷不師彼云封君故大學

士較門公之父也

張公堯年字長卿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觀政吏部進士不與部中事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闕下領所請章疏公曰必早赴迄兩月未嘗一乞休沐家宰蒲陽公甚重之

李文清公廷機既拜官與庶吉士讀書中祕三年七日不入館病三日爲陳鳳父治喪三日應紫溪召一日錫山館師稱公勤曰真老館長也公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節事體咨前輩至行己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才時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憲副自道居官朝參之勤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養安失禮忘事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坐律當笞君子懷刑焉可犯乎攝南工時有縉紳過公謂公翰林官願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

前言行

住行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新傳

二十六

楊文敏公榮一日朝回聞仲子讓與客談漢疏廣傳公問曰何知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語語而稱其美公曰仲翁故好然君子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願取老氏之言以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蚤年志不肯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陳教諭賢在南廣日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觀衆謂先生老矣盡以僚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觀新君安敢言老事竣乞致仕將陞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什籍班行中其徒御史王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或以我爲迂德正而斃吾無憾矣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違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煌早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

建之

霍瑄字□□鳳翔人由舉人初授山西大同通判陞大同同知正統十四年英廟北狩逆酋也先擁衆奉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感慨奮不顧身從水竇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百物悉出府藏金帛以情廣衆英廟深致嘉嘆

王公信以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海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

景泰中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親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直敬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擇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與安復出傳旨言爾等固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

卷之十五

忠公

二十七

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語塞

楊公子器初爲湖廣參議分守岳常值榔桂賊起地方之憂非細分守者人人皆不欲往公願攻榔桂曰吾將以效犬馬也冒暑投兵戮力平賊班師之後獨不言功陞河南參政公已有疾因語家人曰我固欲休但今河南賊起所在騷擾豈臣子圖安時耶即日抵汴城

孝廟即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張莊簡公悅時爲工部侍郎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

楊少司寇茂元嘗爲雲南布政陞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奉勅兼制西川西陽湖廣湖北諸道以討算子坪五寨平頭烏鷄等苗寇俄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既得咨以爲兵糧已集事貴神速若需交承寇有備矣乃駐紮湖貴中界遣將募兵不一月寇悉奔潰是捷九偉茂元疑平民必有橫羅鋒鏑者寢息爲之驚愕且晝夜批答神傷遘疾其年冬遣人繳勅始離貴州治

景華字文光號雙梧無錫人弘治壬子南京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

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爲貴州參政服闋改四川會詔取大木公率衆入梓潼諸山或以險阻之公曰君命也不敢避驟雨至笠而立者越宿羣木浮澗而出始歸會城

史大司馬道以往年邊城暑月值太淑人大故晝夜號泣且復從事鋒鏑之下遂成日疾後雖少愈每遇多勞輒復患作乃懇以目病乞休荷蒙俞允歸休甫及十日隨復召用勅令處置宣大邊務且有嚴旨不許退避此時宗屬親黨以及遠近大小無不爲公寒心若不得生還爲期者公陸辭九卿以下及諸朝士祖錢北郊無異荆軻易水之別公獨苦之心但以慷慨激發承之且對衆大言曰堂堂天朝儘有冠冕大樣題目好做却以大臣爲牙行予此行大有所堪爾斯言九卿諸公皆聞之至今猶有能記之者及發二子泣以相送公慰之曰勿恐吾之與虜臨也以恩信結納彼之變詐一無所計萬一得彼之傾心向焉則乘機構會以有所圖可以縛名王而獻之闕下矣爾曹第安之豈可但效兒女子輩相與對泣耶及至就事之日調停區畫殫盡心力虜即縛妖逆蕭

卷之十五

忠公

二十八

芹等爲獻奉旨史道忠誠盡職陞兵部尚書賞銀伍十兩紵絲四表裏公以酋首俺答爲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則賊之諸子素不相下必不攻自潰可以殺其勢而爲中國之利乃密以方略授指揮林叢蘭等計萬一成功慮有追者乃出虜營北行且轉而向東河達陽和則達大同矣時公有此意恐驗功時無以爲真僞之辨乃犒賞之際令善寫真者暗描俺答之像以歸雖叢蘭等莫能測識其故也惜其事方在計會有旨催取協理戎政公遂行

劉公應節字季和隴州人嘉靖丁未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授戶部主事明年庚戌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威寧侯鸞以大同師入援總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衆不敢對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爲公危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榮爲識勿以血汚爲異也夜漏下戎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尸中馬屢蹶屢起道渴求水積尸填井

不可得捧橫汗飲之手盡赤視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過紀功御史邢公
驚問曰公何以知大將軍所在公曰晝觀烟夜觀火是以知之邢公曰
雖然虜零騎焚劫亦往往有烟火起惟是烟火衆多處乃可往耳公至
密雲餉軍三軍皆欣欣焉時驚挾上寵得以秘封達御前勢張甚公投
一空刺長揖均禮驚銜之思所以中公會陸都督炳以軍興乏食中計
部大臣上怒奪尙書以下官令冠服領事驚見事已前決遂不復言公
乃得免前後行虜中凡十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持子九功泣井上
曰傷哉孺子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既旋家人驚怪
且哭且却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僅尾虜出
境可爲痛哭流涕也明年榷稅清江浦釐盡清奇羨厥歲入草直百餘
金悉以充公費督漕駱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頽日公曰郎廉至
此耶爲發漕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

劉光濟字憲謙江陰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尙書嘗爲戶部主事庚戌八
月大虜闖入塞薄都城時援兵至者獨雲中首先議遣郎一人奪食餉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二十九

之而雲中軍爲虜過聲問不時通傷棘道他曹郎聞當遣面灰死無人
色公奮曰生不食縣官耶即帕首鞋給襦褌挾疲卒數十騎以餉往卒
從者咸惴恐欲毋前而公拔劍請督之竟達命雲中軍咸搏頰呼萬歲
而公既辭軍復迫於虜間馳至通州時王公行方接通昏夜睥睨間識
公縋之上相賀更生公歸報命時抵家家人驚大喜出望外蓋公之出
不以語家既出而傳報雜沓業且以蓋粉矣自是朝論多才公
高大中丞紳生平仕宦其爲政極慮盡忠凡於利公家事有犯忤或勞
險不可幾濟衆皆巧避公輒引爲己任不反顧沮悔或謂公愚公笑曰
子誠愚乎哉吾第見巧者以伎狗身志不在公家爾人臣舍利鈍則志
一而力專不問濟與否殆不病于心乎吾所以爲此思當吾心不問公
家也吾不知愚
蔡公可賢字子齊號見庵更號聞吾廣平成安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
山東右參政公初觀政吏部時會虜入雲中塞需餉急計曹迫欲遣官
無應者公歎曰虜騎充斥將士枕戈擐甲而呼庚癸乃猶泄泄然秦越

之謂忠義何大司農聞之即以屬公比出關衆爲危懼公叱曰驅之乃
倍道疾馳暮發而晨至全鎮大悅卒併力拒却虜嘗爲岢嵐兵備經理
互市俺答素桀黠每臨市場邀邊臣出觀儒者率憚行輒多予金縉以
免之公至則慨然曰國家方鞭撻四夷而示人怯不武虜既輸教稱外
臣而逆其詐不信徒令虜得要挾而輕中國非算也乃令軍吏前呼策
馬入其帳中叙賓主禮虜大喜且服公威略竟市一無所求取省歲費
無算公乃作塞下曲勒石市場制府聞而壯之曰汾陽單騎見虜公近
之矣倭犯朝鮮時公以罷歸議募死士駕餘艘直趨對馬島截其歸路
以奇兵夾擊之倭進退失據可盡覆也策雖不用聞者建之

陸處士俊字伯長吳縣人陸氏世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將疏以聞
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
各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民不困
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代之制又言州縣官尅下宜多設官
相監制又言監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言其草數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三十

騰易無間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爲必
可行也始以干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
勝於當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或信或
笑或以粘淨几處士終不廢也王公蓋見之謂曰何爲紛紛翁家所苦
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曰君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
家固自宜役其志公其念深其自信篤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心國事
其有隳乎
輅晦
前言
劉基曰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繫而檻之
雖咆哮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
有言焉人誰聽之祇重其疑而已矣
崔公鏡曰李郭同舟而濟望之者若登仙云小人猶未逞於君子諸人
重相標榜在坤之豫無咎可也而必無譽何慎之至邪不知消息而決

為所謂內諸陷奔而莫之辭也耕莘築岩者以上德而安於鄙事聲聞藉焉一起而天下賴之矣

李公夢陽曰處難進之時可高不可大高者何危行是也不大者何言避是也危謂孤峻避謂謙晦孤峻如避世避地息交絕游斯之謂也謙晦如不識議不主角不問朝政不言官府得失斯之謂也大凡禍自口出故言貴避道不可貶故行貴危

何孟春曰韓退之刺啄行刺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噴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云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可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于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有餘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教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至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心寒故自此

卷之十五

三十一

以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并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于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余憾
又曰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晚乎其所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
陽明先生曰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
朱以功曰開言便斷是非逢人輒論長短此機一熟無風起浪于道則日遠于德則日薄所當深戒
又曰能令耳目不管閑事亦世所罕有之人學者皆當以此自考
王世貞曰荆卿傳卿為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沉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沉所以養勇而發之使

不墜

馮公琦與李侍御書曰外間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願自標幟為諸公先於是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傷心于足下足下舉事雖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耶衆謀雖勝衆怨難居人主恩私何由可保必欲二三人之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于不可恃之主恩雖幸而勝之通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帖然服足下邪前與楊文舉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寇之事使人得歸曲而買直既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番為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二十八騎騎斬將舉族之勇而非為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衆者必其內有所持循先占地步未有內無所據自居以不建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今之為計者固欲足下之力盈氣竭以乘其弊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足下為先鋒事成則拘其利不成獨受其怨耳弟以為動不如靜語不如默文其留意執計無輕忽如前日也

卷之十五

三十一

王文肅公曰今十風潮倒極矣旦一鳴而暮三窟其銜目銜齒炎炎攘攘總總一日之進耳幸同志中有束修退守之士不動聲色以化而不動聲色從氣節陶鍊中來者于今日救弊尤喫緊
于慎行曰五代馬胤孫為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謂三不開謂口印門也今之慕三不開者多矣夫避權寡交門不開可也廟堂謨畫口可以不開乎誠默靜訥口不開可也百揆所宅印可以不開乎五代之制權歸樞密宰相主於奉行無所可否故持祿苟容之徒得以混迹爾且夫山林遁世之士百不開可也何待三廟堂任職之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
又曰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不悟更以為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士願所處耳善善惡惡當其任則為之空言橫議非聖賢法也內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土如成瑨劉璿即挑貴強之輩蹈死亡之誅豈得辭乎而滂等以一介之士無民社之責橫為高議危言互相稱引至於駢首就戮毒流縉紳斯亦過矣郭林宗

申屠蟠何如人

陳仲醇曰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致問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衰絀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治谷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難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古備保髮奴皆此意耳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蓋緩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節繁者本根墜周公曰冬日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費而况于人乎是故君子貴斂其真不墮其根萬數以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三十三

○曰自奉澹薄為益不少省才省氣力省煩惱

姜湖岳云姚江陸某計偕北上有一人青衣胡帽攜一衣裹來附舟陸與同事諸友恆評論經史酣譁水日其人不語亦不作士人態同舟未之識也後同舉會試見於于禮部曰公非昔與同舟者耶其人曰然始歎服惜不記其名其不可及處止是累日更不作一士語不一揚露才此尤人所難耳

蘇伯衡曰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兇若雌猥若鹿豕若鳴雁若鷓鴣若鴉鷂若鷓鴣見王無不矯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還竄高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鷄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鷄也得全其生以綬見獎于籠亦以綬焉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鷄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焉乎取哉故其逃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為之吐則使之也

嗟乎士無以材自炫哉

往行

劉銳字汝中號西橋壽光大學士文和公之第四子也八歲即召見內廷授中書舍人以銀為牙牌賜之文和薨銳服闋適當鄉薦公舉業精雅欲辭廩就試諸監司遂羣各郡儒生糊名試之開卷公為第一諸司悉以魁解屬望急奏請助成厥美家宰尹公直方謝政家居與公為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授取巍科憲廟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既登仕版復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兄鈞為吏部員外郎姪澄南監察御史公與同居事兄如父視姪如子薦紳咸美之公惟不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如戴新烏帽則著敝素袍不則穿隔歲鞋同列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果然眾乃大噱問之則以他辭對公亦不疑其為我輩也然敬之日甚一日矣

吉水羅念庵先生洪先立朝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常講學務敦實踐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三十四

接引四方有志之士華孳不倦嘉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侯臣伏賦敢不忘君之義上疏請建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譏遂自禁止不踰中閭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

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為韜晦以名造物所忌也怪其子玄敬好名每嗤之云他人著書別人開板我家都穆著書自開板偶乘興畫一梅輒悔曰有一能當蔽一能何乃自表揚耶

金陵有張允懷者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為入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驪舟金山之足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為盜者所窺夜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亦可為虛誇者之戒

慎默

前言

宋濂磨兜堅箴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

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慎勿言

劉公基守口如瓶箴曰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口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為河為谿漱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守口如瓶水矢勿說又曰言之中于人也慘於兵故其為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鳥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與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與戎也

王公達曰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惟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

卷之十五

三十五

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奸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把薪救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深戒乎

又曰大凡見王公貴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不可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于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誤人亦不傷人藹然和氣之充溢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矣彼誕謔凶禍使人毛髮凜然肆議力鋸使人襟袍不憚吉人之辭寡信矣

又曰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笑于胸中矣

又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羣衆之中淡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于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方希古慎言箴曰義所當出默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于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為

經多言為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與戎招尤速咎孰為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言先盾乎理於理或乖慎勿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譎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薛文清公曰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又曰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故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之言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又謹言箴曰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且或復然殆將漸流于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乘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又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道學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卷之十五

三十六

又曰學者舊習言語皆當絕去必使無一言不正乃為修詞立誠又曰人不謀諸己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須謹守此訓斯無失言之過

又曰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又曰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又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又曰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于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憤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又曰少言沉默最妙常沉默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浮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

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又曰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又養得氣而夢寐亦安又曰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又曰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懼殊不知一言之妄即一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又曰輕言則納侮又曰人以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又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而能存道者鮮矣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崔公鏡使梁過琉璃村有丈夫以數童子逐雄雞且詬之太史氏曰爾何雞鷄爲不大棘耶丈夫曰此鷄適鳴太史氏嘆曰鷄晨其音又何尤焉君子言也時人皆聽之

劉仕義曰言以足志言之不可以已也然擬議宣布之餘輕重疾徐淺深詳略時而發之有定則焉弗可易也一言不當于人心天下之事因

卷之十五

三十七

此以債甚至無心之言有心者聽之觸諱犯忌大起疾仇之心而反戈暗投焉者往往有之是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嘗讀易而有得失矣周公繫易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言之弗載者惟咸上爻曰咸其輔頰舌言之克謹者惟艮五爻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夫咸上體爲兌而兌象曰舌口之有言易失之有餘也故咸諸爻以人身取象而上六以陰柔當輔之處其言之克謹由是矣吁聖人作易訓天下以言之道僅僅獨見于此兩爻乃知言之失非他也咸其輔者失之也言之得非他也艮其輔者得之也止之時義大矣哉誠言之準也已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尅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誠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游書之屋壁以代章茲此皆足爲謹者之訓也因併錄之

時得復焉

朱以功曰對大衆慎言易對相知慎言難慎言易慎言難能爲庸言於相知之間則密矣

又曰人因言生事最多欲省事須當省言

張公時微曰小人溺水君子溺於水猶可出也溺於口不可活也蟻孔潰河溜川傾山口亦猶之矣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防其溺也

徐宗伯學謨言語箴有曰凡人言語應物始有虛室尸居儀秦杜口自言自語非病則酒夢死醉生亦孔之醜察言觀色今人獨否狂發如馳人莫之守發必當理賢聖爲友我非賢聖寧勉於話多則數窮惟默可久世界本空誰爲某某虛室視之勿作談藪行廷無人良輔可咎

王文肅公與郝元洲給事書曰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必欲得之于地下險哉世道真可憂矣痲瘡滿身投得一逋逃主使仰射天而俯畫地自謂氣節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姪爲腹不爲目爲舌

卷之十五

三十八

不爲齒蓋鎮萬物以無名之樸今時則當然也
又與趙定宇論德書曰兄行矣景星慶雲執不快觀盛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己任而天下以補天抉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視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譬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則爭古豪傑處此而功名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抵今日鈍君子可磨擬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苛探之無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論之去泰去甚可也又曰公等出處已自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教中鑿談天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庭意向政府止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與金釐玉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拽帆檣便且

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側旁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尙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厥緒多而亂則難為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曾起而爭明又罪一人則爭者如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為吃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願船不可使滿論人論事且急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為所欲為耳又曰凡論人毋太高道己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語度正快意且忍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

馮公琦曰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語多平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而成衆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能白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

卷之十五

三十九

大臣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為子孫憂乎

往行

胡若思儼凡是非利害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遺患於人羣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

宋公廉善諫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利瑪竇曰阮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為俘虜鬻于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弟命阮瑣伯治具問何器曰惟覓最佳物阮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阮瑣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殺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主漸怒叱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殺乎對曰主命耳藏德遊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阮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為莫佳於舌也主曰狂

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為判此天下物佳于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天地性理造化之妙無舌孰究之不論與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獄訟辨黑白舌以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機成音敷國以舌說而和大匠聚而營宮室立城郭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輔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非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辨則躍然喜請賞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對語昨事以謂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阮瑣伯曰連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鮮足矣阮瑣伯唯唯去則如昨舌耳畢無他殺也席設數下饌特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主忿怒大晉之問曰舌既佳嗜命汝市不佳者何弗若我而為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為醜乎曰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乎市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世俗乎逆

正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下乎冒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執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之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偽罔市細民何得虛誣誣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誘誘故友相疎夫婦相離以舌之邪音導欲淫樂溺心友邦作讎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誅上帝背恩遠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備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問二義陳說既正音吐詳雅俱離席敬謝教

卷之十五

四十

敬謹

前言

劉公基敬齋箴并序曰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之室曰敬齋載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之語君子惟曰修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且及爾游衍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宗道勉乎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敬齋箴其詞曰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踣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維專式莊弗儂藏之淵淵出之度度俾中不偏有握勿損既堅無瑕不顯或愆無息弗乾熱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敬而無失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燕昵

方希古崇畏箴曰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廢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聲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生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自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大畏己有過聖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薛文清公持敬箴曰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持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為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歧其曰整齊嚴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四十一

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情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為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蠢百妄外干雖曰為學徒修華博究厥本真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為可羞蓋味往訓放心聲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顛末既陳期守勿失

又敬吟曰人惟肖天地亦具天地性性無物不存存性惟一敬心敬體不偏情敬發必中頭敬形端直鼻敬氣肅靜目敬無邪視耳敬無妄聽身敬無妄動手敬容必恭足敬容必動瞬息存身早作敬以致用致用在天倫天倫敬斯定夫敬必先義婦敬必從令子敬孝必隆父敬恩必盛臣敬百職修君敬萬邦靖兄敬篤其愛弟敬謹其行朋友以敬交然諾必重應敬則倫理明不敬百行病仰惟古聖人一敬更相命堯欽帝之宗舜恭明兩並祇台念禹德日躋有湯聖文王安敬止武王勉敬勝

篤敬傳孔業敬德著周政敬為羣聖樞大訓迭輝映下逮河洛儒紹統開迷逕整肅嚴隄防主一謹操柄惺惺不昏味收斂無餘剩力在斯須百體執敢橫聖途漸可登聖言良可證一敬苟不存萬欲皆奔縱身心墜卑汚綱常威天正禽獸將同歸人類孰與共噫嘻敬怠間狂聖越天阱法言述聖謨匪曰小子佞

又曰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又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胡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竟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純整治家事是個活主人

何孟春曰聲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蚊在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若之何而無畏

崔公鏡曰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敬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吾言人斯慢之矣非慢人也吾自慢也昔蘇轍毀程子蘇頌止之曰吾觀過其門者亡不肅也善占德矣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四十二

張公哀曰凡經筵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卽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往行

洪武十三年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鞵中伴醉脫鞵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閣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官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又嘗從容謂徐達曰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王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昇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塔下呼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為治甲第表其坊為大功曰令世世無忘爾功

胡昆陵尚書凡一新服成必入廟見君後始服以見客
夏公原吉字維哲相陰人歷官尚書諡忠靖公年十三喪父學詩及春秋貧甚教里塾以資養選充縣學生以詩領鄉薦升國子生例入禁廡

書誥勅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一襲復遣人察諸生所為獨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情上心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吉厚特實授戶部主事公嘗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契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夏冥情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楊文定公曰溥為人謙謹小心篤于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父母生身之恩
蹇忠定公義善書成祖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外國詔偶一落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紙難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復授以箋更書之

陳光世剛正介潔善飲嘗飲李襄城所襄城素重公客罷復留公再飲至醕酌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室中人伺公見拳握甚謹蓋恐失色於人也

况太守鍾為禮部日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部官人迎駕來皆

卷之十五 四十三

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口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翰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

王忠肅公朝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人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監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爾嘻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也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證可無愧矣

彭公時閒居無情容行則兩手常拱飲食不聞七筋聲尤不喜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樂音

李文達公賢登左輔受寵遇每以盈滿為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萬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蓄女侍為學務實不為空言

因自號完齋

魯封君仕賢字廷祐景陵人魯公鐸之父也居常用禮自律以御製大誥真懷袖間遇族黨即出論之曰此國典也汝能尊此言則可免過否則陷於罪戾不獲為良民矣亦常謂鐸曰汝為臣能如某某則可如某某輩定為深戒蓋其篤信謹畏如此

傅公翰字白川清江人成化間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大宗伯謚文穆為論德校勘圖籍考較文藝應制賦詩皆極精當而其大端則講讀經史每夜必預具衣冠按講數十過務求義理明切音節鏘鏘以動聖聽期有裨益

陳良謨年十四為邑諸生時當護月令同蒞事諸生咸踴躍相評笑公獨默跪不少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後果成進士歷官參政徐文貞公階既以恭謹得上意即貴重甚幸矣而其為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亦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踰頃刻期人以為難公笑曰君天也父也吾敢違之毋論信州傲而僂

分宜慎而重夫分宜者特不善用重耳寧可廢慎也吾豈不知愧諸少年計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為於天下夫欲為一己名不難難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日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

卷之十五 四十四

朱輔字廷瓚莊簡公之子襲封成國公謚恭僖嘉靖癸未舉進士公賓主宴恩榮釋褐之日鼎甲三人修故事謁公私第公豫為具以俟屬有風程詔百司修省狀元姚君謂公何設酒與樂公曰上未必知也姚君曰人臣之義固當不欺公奈何以欺後進耶曰吾姑試君君言誠是雖然吾願君他日無忘于茲言也遂進蔬食

諸少宰大綬嘗為莊皇帝講官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吐音朗朗帝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違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反覆開論諄諄以納忠鯁屏諛佞為言帝為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聞

開論諄諄以納忠鯁屏諛佞為言帝為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聞

道章同列難之公獨從容啓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幃者某忽觸發時疑豕視滿廷盡愕公講迪如故若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真講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

凌瑄歎縣人萬曆五年提學貴州古心正氣近世鮮儷試事竣倦倦舉文行忠信四字爲啓迪學者翕然以山斗宗之每晨起必冠服禮先聖像後出視事雖寒煖不較歷官陝西按察使即蕭然解組歸

信誼

前言

薛敬軒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其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服也意蓋如此

往行

王賢字希昭江陵人性公直尚義洪武初入太學與友王讓同舍讓以事往江南以故人所贈銀拾兩并己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

卷之十五

西園聞見錄

四十五

尹攜之任讓回授泌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其子曰父素貧安有物寄乎沒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却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強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之

正統間柳公華字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錢公行公從陸貨銀伍十兩爲入京費未立券豈惟陸之家不知雖柳氏亦不知也惟公子柳仲益知之後公陞憲副卒于山東朝廷推闡中舊事來錄公家公雖沒而一家悉誠至京謫戍遼陽越數年赦還貧益甚紛積泣聚而土田產盡以漸復之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矣仲益遂儉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不遠百餘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坦家大驚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陸遂受之噫此與包孝肅尹京時還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術國華常熟人以子勳貴封中書舍人其父偉爲古田丞古田公在官洞獠叛上官悉古田丞才略檄往視古田公一意招撫官餉不足解囊裝又不足則貨諸富室買牛易米撫之諸獠帖服竟不用兵所活人無算未及論功卒收責者至蘇人謂公王事也且彼富室者猶汲井自解救其病而責水於我不仁可無償也公曰俾富室分功無乃大泯先君仁且孰徵先君廉竟鬻產償之

俞道生居長安時鄉人有官二司且死以朱提三千托君居間覲遷巡撫善地君知其疾不可爲也第領之其人未幾死君悉舉而歸其子封

識宛然

夏謙老字道貞江陰人孝廉樹芳之父也其父容堂公喜揮霍蚤卒所遺積遺君傾囊不足償則鬻產悉償無纖毫負或尼之則嘆曰吾先子生前不輕然語乃寒盟令不瞑地下乎坐是驟貧徒四壁立閉門蕭然枵腹僵臥終不肯俛仰於人

吳僧墳大章鄉人有褚守行者常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破身亡厥子成永年頃遂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戍所付之

卷之十五

西園聞見錄

四十六

陳司獄繼源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

雅量

前言

薛文清公曰讒譏所爭者其細事耳令人厭之

崔公鏡曰或人之讒言甚厲子曰是禮何其和微生之讒言甚暴子曰疾固何其直達巷之稱言甚陋子曰執御何其平陽貨之嘲言甚傲子曰將仕何其舒後人一戾於時喋喋乎恐己志之不自何其淺

往行

胡惟庸爲左丞相險而貪以徐公達元勳貴重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聞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

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

楊文貞有鄉人貢入曹監需選久不授官懇公開仕路公不允遂還因作詩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起送秀才回不如歸去生兒子保作賢良方正來蓋公緣是科致顯云公亦不較

年尚書富不由科甲不喜進士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為此文耶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道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稱難誇道蓋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陳恭僖鑑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年自外台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朝廷以二人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為定規王后遇公即有忿然不樂之意凡台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所為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

卷之十五

四十七

公一無所較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公忱為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舉有越人邵昕先為長洲縣丞遂起為崑山令故縣有雙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書于迎海澤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文襄見之略無怒色邵不久而罷

白圭字□□南宮人正統壬戌進士初除監察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諡恭敏天順元年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人有憤中貴嚴酷使刺之者誤入圭所擒之刺者驚曰乃我公也即自刎不入仆於地圭呼燭持視略無怒意善遣之

吳方伯昂既致仕歸不復從章縫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舫入郡城會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蓋公素貌寢又眇其一目布衣戲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為農莊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何敢慢觸舟不足辱

藉令舟壞當代為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攜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訝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能懼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悲幸寬之至此又敢祈禱請以白金二錢為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懽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望謝過不已公慰遣之

王司寇時中為刑部日馮御史思疏列輔臣六曹長貳過為軒輊上大震怒令械繫詔獄疏中謂時中為具臣時中笑曰具臣亦不易得嫉之者欲坐上言大臣德政律時中言御史糾舉職也何罪卒處以不死而時中遂落職人服時中雅量云

秦定王惟焯昭王庶弟一子正德四年襲封王有玉繅鈎素佩而珍愛者侍從誤墜地而毀衆侍驚怖王曰數也竟不改容亦不言侍從之過高察使叔嗣嘗為山西參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

卷之十五

四十八

集議僚屬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傍解者曰子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秦宗伯鳴雷既致政歸嘗肩輿入市有屢屣廢車蓋者其人趨下之已而知為公曰吾以為他宦若秦尚書固可無下渠不我道也

會稽泗橋陶公為徽州守孔子所稱孟公綽不欲者其一二細事有新進士出差過郡入謁公府由甬道逕進旁觀者以為訝公出次肅客如常儀已送出及月臺揖客東墀下從容言曰頃者鮑三峰老先生過辱亦從此客悚然意色殊沮而心不覺折服其德器渾融皆此類也

張達字時達太和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性純樸不事表飾待人周密有禮平生罔有失色者居官勤慎守法鮮玷缺可議晚年言官有論其禮義廉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慮率人言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黃簡肅公珂任龍陽令有郡推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徵當溫信吏胥必欲再審勾攝駭然公曰民籍已定勾

攝恐益滋弊盡已諸温以爲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公謝公不從適監
司至温時理捕事有告其誣執平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公
推官何如人公曰此人素實實無他意者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
命公理其事竟白推官人服公之度量

不校

前言

往行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
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
山麓產有瑞芝時皆以爲孝感服除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
左即拂衣歸年甫逾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蓴舟不能忘爾抵家
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岸以聖書先生名於牛後向
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
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
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暇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
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殿上先生下手曰若
休矣吾僮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
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愧而止

卷之十五

不校

四十九

郭子法字守道朝邑人自號爲西河散人有晉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
人或爲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爲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
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
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
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
趙元銘字廷時號白雲嘗被彊暴侵辱不介意間行海濱遇醉人欲擠
之水旁觀者不平欲撻之先生顧笑曰此人變常矣不宜與較至夜其
人嘔血死婦江氏先卒墓上植松數被惡隣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
繩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琴詢
是良家子即擇配嫁之其鄉居民有先世佃僕今以富強故相凌犯先

生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大夫如袁公道丁公隆葉公費陳公相特加
禮重嘆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爲羣鳥之鳳衆獸之麟矣袁公丁公
皆躬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和雲日採薇縣官疆一見雲氣
尚蒸衣黃文毅慎於許可居選部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山林誦詩
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諸古人
實爲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近方得諸兒曹又何以知天下之賢也
每稱諸縉紳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計春採芝人遠
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

梁司徒材嘗爲浙西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越同里人也
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
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耶謹死無恨
否則自有公論在矣

卷之十五

不校

五十

有是事詹報家人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
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會試第一廷試第四改庶吉士歷官華蓋殿
大學士諡文康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
謗不辨謗言曰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
操戈向公公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
世罕有知公者
伊伯熊字世舉號虛室上元人正德丁卯南京舉人歷官柳州府同知
初遷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
復讎而前守適移書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
卽良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
孫重字朝信平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僉事初爲興化豪徐思與其
宗人交賄權貴猾賊邑中思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館所印而所
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思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思耳目者率常

持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答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搜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為清公居興化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張瑞斬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張瑞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為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扶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慚惡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至死不至是兩人為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止罷官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為長者

唐寬字栗夫號象山平定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永平府推官歷官

卷之十五

不校 厚德

五十一

應天府尹嘉靖壬寅知懷慶府有鄉官掘城土造屋罪其家人禱其車牛百姓稱快因被毀於憲司稔知公之廉節竟莫之信也且以毀公之人語公後公與毀之者遇諸席公絕矢口不言禮貌如初毀公之人深自慚愧

王敬臣以厚德著聞其父陽湖嘗謁客歸途遇大家僕倚醉踞而罵與人辟之其人愈益詬罵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

厚德

前言

葉子奇曰諺云寧人負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固之知命之事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者反是

于慎行曰江左袁氏自劉宋以來世為忠臣如袁淑死節于元兇袁粲盡忠於子勛袁昂矢節於齊朝袁憲竭誠於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

瑯琊王氏奕世台鼎而歷代任命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王儉佐齊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克王亮皆為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刺史袁詒耻與王氏為伍嘗曰所貴名家者謂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嚮婚姻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以此觀之閱閱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為人所宗不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陳仲醇曰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有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錯過耳

或問晦庵曰何如是命曰是性也凡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以此可見性之與命本通一而無二假如漢高祖寬仁大度與項羽婦人之仁其氣象自別英雄之士一見而窺其微豈必其成功哉今之人狠疾者必罹橫禍殘忍者必遭刑戮殆亦不近人情之驗耳又每于人事驗之性見善喜讀其命必利科日性善營生計其命必豐貨財作事忿戾者命多罹禍患所為狠疾者命多罹死亡心慈者壽命長心刻

卷之十五

厚德

五十二

者壽命促性不好回世途必無蹇滯性能孝友子孫必且賢達此其事應常十而九可明驗也有不盡然或其修德以回天藏德以成福與而何可一例論也或云命有定命無定余謂命無定無不定前世修種深厚生為公卿一定不易前世修種淺薄全在今生隨時厚積以轉福田曾見道書云人頭上各有七星行一善事則星光增耀行一不善事則星光隨暗果爾則吾身福德全在修種如前世有善果則福德可因而愈厚如無善果亦可藉以修種不待他生後世也不然德日削福自淺矣以此論命可謂不易之論

在行

劉少宗伯松嘗為職方郎改北平副使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廉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記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

楊公維楨有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隣所竊其僕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券

文以冒受金緡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

朱公善字備萬嘗謫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閔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姚孝子甫家饒裕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燬燼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遺一巨囊甫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愈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懵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給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罄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畚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勿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殖頓黃山寺蓋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罪甫曰第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

卷之十五

五十三

周太守濟爲御史以母喪還家躬修塋或見良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塋其地朱詢字宗信建陽人一日舟行泊漳灘下有后舟遭溺亟令救之其人行李漂盡詢取舟中衣食畀之又助以資斧當時未詰其名姓后始知爲于愍肅公也會議聖賢之後宜立博士主祀者愍肅聞詢劄下建陽詢曰建安當長余不敢越次以濫蔭人多其能讓

曹義字子宜句容人永樂九年應天鄉試選入翰林讀書登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篤於友誼編修邢譽卒而家甚貧哭之甚哀且買棺殮之并贖以白金其子鴻臚序班純聘而未娶復助首飾衣服以成之吳人沈義係內親家日衰薄有女四各爲具粧奩嫁之其隣有竊其屋後木植者家人踪跡知之且詬且索乃止之曰彼乏用故取之勿再言也其仁厚不校數如此

黃謙字敬叔莆田人宣德中貢士爲仙遊訓導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受妾莫之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嘗爲廣元訓導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董公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盡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

鄭寧字志道號靜齋祥符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爲刑部郎中聞外艱還汴有還卒獲鄰人爲盜者賊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不受曰物有相似毋相誣也

山陰高宗浙字叔齊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地十畝爲一阡給權以葬貧者里有衣冠之裔盜其牛或以其人告輒諱而應之不忍汚其先世正統庚申歲大飢糶旁郡米七百斛賑給鄉人全活甚衆明年飢又出私廩助公貸後二十年又飢亦如之時同邑吳淵周端並出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奉詔遣行人廖恂勸進之三氏子孫至今繁衍昌大爲山陰世家

卷之十五

五十四

會稽陶氏簪纓相繼爲望族其始著曰陶諧嘉靖初贈兵部尚書諧莊敏者也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時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十金托之成持金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今蓋取諸成因謝會歲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至今彌熾彌昌人以爲皆成所種云

王家宰俱嘗購得楊氏別業有世墓慰令勿徙缺其垣俾歲時往祀焉謝封君某故大學士遷之祖友人俞漢遠客死爲棺斂歸其喪嘗買一幼女既而知爲宦家子子育之比長爲嫁良族

秦封君某字某無錫人秦公夔之父也有貨白金百兩者覆舟而失之歸則號泣將身給公亟慰之曰癡男子得不葬魚腹中足矣尙借囊中物耶遂還其券其人感泣曰活我者秦公也

魏文靖公驥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攜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攜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

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繪公佛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曹郎有子婿從官舍如其輕重敦誠為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公意部司之弊嘆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偽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一人嘗為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無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曹郎陞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也刑曹郎恆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稍露其事後曹郎以辰州入覲乃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疑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公未貴顯時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驚惡而避之俄有一魚者捕之公值市恐傷人追買棄之貨僧錢以償

李彬宣慰司人性慈煦急人難如飢渴尤精于醫景泰初郡中大疫彬日煮藥數斛貯以大壺令子弟分攜赴閭陌療之全活者衆時稱為陰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隲先生后以壽終 韓肅字世恭洪洞人韓公文之父也嘗為醫學訓科每教子孫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大易之言也吾平生無厚積以貽汝輩竊幸存此耳故見鄉里婚喪不舉輒以所有濟之嘗有偷兒夜入室為家人所獲咸欲送官公識其為前顧役者念其母老而貧遂命釋之終身不以告人其人感公之恩恆祝天曰願公孫世世貴顯 畢文德淮安人進士畢玉之父也景泰辛未准人疫君延醫儲藥於圓明寺遠者醫往近者就焉多賴以全活成化元年准大侵民多鬻子女君見輒阻而賑之為立約收養其子女俟歲豐還之如約人尤德之願公清之父名顯有姑之夫贅於家視其二子不異同氣共案而食者五十年後欲分所有且自名便利如其欲子之鄰人侵所居地見而不問家人以為嘯曰爾曹第努力彼能侵之其子孫未必能也已而果然配沈氏早卒公年僅踰三十芳無媵侍或諷令繼娶曰吾既有二子矣若娶而不愛徒傷吾心躬自撫鞠終身不再娶

鍾封君鐸字文振東莞人故太史鍾公勛之父也勛既貴君益謙慎自視與韋布無異且戒其族姓曰魚鹽之利小民所恃為命者慎勿奪之鄰邑有荒地數百畝可渠而為田君集衆力圖之垂成而爭者至君遠以讓之其人償半直君悉分于衆一無所取至於郵孤急難恆汲汲若弗及然故鄉人皆以長者稱之

羅念菴先生之先世有名慶同者號善庵常以市藥為濟人之困無親戚貧富以病請藥必與善品即負券不償輒焚棄不問嘗大雪夜半聞叩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為母市藥者也延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妻與子未有為母者也子其孝者與因勞其良苦飲食之儒生出金劔質藥問之曰而母命之乎曰病固不知也慶同日而母病間聞市藥問所質云去金劔心當悲念是益其病也亟持去手授良藥復遣人衛行歲且暮儒生券未酬僅奴持之曰券直若干奈何慶同笑曰汝為吾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有騎從惟車來者問之則負券儒生母子也其母手持金布拜曰微翁不得至今日翁兒女視我我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為壽是以後期願翁世世子孫綿綿繼繼如此布矣慶同受而復遣贈之其善行類若此曾孫循官山東副使是生文恭公洪先舉嘉靖己丑廷試一甲第一名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五十六

五十六

黃簡肅公珂與人處傾蓋即如故舊至遇負氣好勝則斂退不校待鄉人有禮常曰人貴知足倏忽百年同歸於盡何必事事求如意也談論終日聽者不倦同官有行部于外者每告之曰吾儕為此官不可作意去人官爵以立己名得罪于法者不可容於我有忤者不必計也 魯封君仕賢魯公鐸之父也常有盜被獲以窮伏罪君惻然曰是為飢寒所迫一真之法其族且不齒將胥而為盜矣因慰遣之盜後改行為善感之終身 王冢宰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為謝却不

管均字德潤寧夏人故給事中律之父生而敦懿寡言笑然獨勉人為善若見義事或懿行必曲獎其成若見人良子弟必勸其父兄使之學曰甚無大處兒子輩若見名士大過人必謂人良子弟曰茲豈天下降耶又好賙貧拯急若見棄業情生者之匱乏雖升粟尺布又不假曰均不能耗財以濟惡友人赴舉者貧而裹足乃卸其室簪珥易金為贖友人既舉則終身不言子姓私問焉亦使杜口

沈封君元瑞實行篤修鄉人重之嘗見破瓶於屠氏之門則跪拾取之太宰襄惠公嘲之曰瓶破矣何僕僕為對曰為行者慮耳太宰曰然則急投之河中曰將無觸舟乎卒攜去屏處棄之

鄧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名邦奇之父也公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措焉告于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嘻吾想至日折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并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動名道德卓然為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屠行墟公所云

卷之十五

五十七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往來如姻後餅家被仇族盜攀染下獄顧集眾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窮無以報願將弱息為公箕箒妾願留之月餘使妾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攜女往顧復却還後餅家益窘鬻女子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盤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賣餅兒也顧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與相公言侍郎歸夫人乃備陳首末侍郎嘆曰此仁人也蓋揚之以彰其德于是竟上其事孝宗

稱嘆不已命着令該部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劉鳳儀字天瑞襄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刑部郎故編修龍之父也少孤能舉榘歸葬結茅墓莊課耕養母以孝敬稱撫庶弟鳳鳴以授經儀每游宦必攜以自隨如所生委以家務踰二十年求去恣所欲取仍割田廬畀之叔母陳寡而無子母事之日為置後燭薰昏昏亦視力為周卹有族屬來省疾操白金佐醫藥費君泣曰吾宗多貧安取是是益吾疾也竟弗納內弟有遺女失所會妻李氏女沒俾繼之曰猶吾女也其篤恩義類如此

徐公昂字文舉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正德中以疏劾閣瑾奪官嘉靖初卹錄舊臣起昂為廣東右參議昂初無子就王生相生曰君今年登第但不宜子後在西安途中買一妾詢之乃良家子即焚券為擇配偶焉秩滿還京師相者迎謂曰君相頓異其似有陰德有子矣後數歲果有五子

卷之十五

五十八

金達字達卿號望山江寧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副使為陽信令前令負官物妻子久繫幾瘐死君為償之復厚贈遣之永嘉何淮勤儉起家而好施與弘治戊午歲大飢出穀數百石貸鄉人已而悉焚其券及掌鄉賦復值敏通都米鹽皆為代輸時疫繼作則倩人施藥全活甚眾置義塚施棺槨凡可以利人者華華焉行之不怠守巡邵守嘉其行誼咸褒禮之以壽考終曾孫懋官今為兵部武選郎子在東甌王九嶽為言方嚴之先稱長者善行甚夥今采永嘉縣志而錄之

王九升字巽甫定安人父僖好義樂施有隱德九升重甚寡言笑不治家人產嘗被盜有司追還百餘金九升以非原物不受人稱其介后應貢授訓導至留都卒及子私誨貴顯或謂奕世厚德之報

王大京兆震有厚德嘗有京師鄭人張得才為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仲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寄寓山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

符也

戴大中丞鑿家居日有岸友趙宣者家貧不能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城界之又有范瓚者以所居室質錢于公而期滿當徙公慰之曰吾寧不得室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霍任字尹先南海人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相對即暑夜不違入服其端莊父母沒哀毀成痞齋素三年廬墓西樵服闋因移家墓下兄方歷顯要秉銓衡而任托跡谿谷間不與世事然赴人之急甚於其私有受誣殺人者未嘗識面聞其冤輒為雪釋其人致百金謝揮而不受歲侵令家人減食以賑見債負苦累或代償焉有兩田更闢乙不勝毀甲先隴釋憾甲將訟于官任諭之不聽乃具檣詣往拜其隴躬釋之甲驚曰吾世田更何以當此遂不復訟

龔世美嘉定人以大父弘任入太學為人樸厚長者諸父兄弟習其弗忍也歲負國課當催科時故囚服蒙械以見世美輒悲恚不自勝立為償之明歲復然卒不意其詐或陰縱火于旁舍陽為救火羣入攫其中

卷之十五

藏亦終不恨也未任卒

孫余憲璽在雲南日有大理府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

蕭中宇存中龍泉人故余都御史啓之父以啓貴贈余都御史丁亥歲臨喪傍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潮湘者既飲食不時疲于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踣相望居人皆以為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濟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

翟公鑿自祖父來素不殺生逮及公奉行惟謹每燕會令易之於市嘗切戒諸子無違也諸城縣有租塋一區本省藩臬每欲崇飾屋垣規恢基址公累遺書固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福我鄉人而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厚類此

劉公采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去後代者入居其邸舍親其肩鑿繕房整飾如新益嗟嘆公德云

趙司寇錦撫貴州日過江右見分宜葉厝道旁慨然不能去言于監司為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肅皇帝籍蒿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事必類如此願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為名高而公於二相若忘其唾罵之舊豈不難哉

張封君某號望山平湖人故方伯大忠之父也以貴雄里中方伯未第時里中猾構戚屬之無賴者挾詐以間扼之公乃市牛酒交歡以異辭解門下客怒曰公辱人也彼渠能奈郎君何吾請為公狙擊之公笑曰彼幸聽吾解大喜即不爾吾亦不藉汝夫隋珠者而忍鵲抵也後二人皆宴困公益厚遇之益愧而感嘗視其季父燕中而邑人馬氏子以負大司農賦繫獄廬公不忍其困為貸二百金上之官得脫歸而貸者踵至馬氏子逃之他邑公不忍跡也又為之償其息家驟中倭警而有金鎰者其先故大父時交方城君乃筭金帛數百千萬之倭退返棗則枵然空矣或謂法當聞之官公曰聞之官則成彼盜矣吾不忍辱吾大父

卷之十五

交也

石封君魁字國士東明人大司馬星之父也嘗補邑掾諸邑掾舞文以利相高又相傾也翁少之嘆曰近法失人近情失身吾茲有以衷之哉願書天理二字掌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俛視掌而邑故有贖紙賦直為百金而領是役者率十倍償之家比破翁言於今日奈何為姦胥彙計悉裁之有法未至死者而吏據成案持不下陰喝曰不與百金吾能死爾翁聞微以風令悟促其獄出之其人暮夜袖金以報翁翁嘆曰誰為若德者非我也不可示之掌而走

王守愚蘇州人太學生王穉登之父也嘗買宅徙舍既入而前舍人留一病奴欲以嘗公公為具枕席善飲食之曰幸安此毋急去也奴病已泣謝曰吾主乃非人哉欲死我以略長者久之奴卒與他隣鬪以死他鄰坐破產里人乃以公為先見云

楊忠愍公為諸生時讀書邑寺寺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已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為之親爨事同醫調藥餌僧以

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于是奔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

楊少司徒宗儒嘗撫治鄖陽故有鄖陽通判子寇章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爲之備禮納婦遂成家其後章中湖省高第實公成之也

顧封君汝玉字稚圭號栗如常州人嘗爲博士弟子以子其志貴封工部員外郎其父半野翁嘗有怨于里豪豪鬪之中以法公上書白冤狀請以身代乃解而豪不勝悲則陰使羣盜劫翁室廬爲燼未幾盜以他事捕繫翁欲往證之公因請勿證也證且買禍乃止豪亦懼計滅盜口事而釋人服公智豪復移恨於公使人狙伺公卒而投諸水公踉蹌出幾不救亦不校有孽弟少妹壯爲之婚咸使得所弟求析箸推與其半其半盡又割與之弟猶不逞公廉其母與其妻俾其身不乏供而後弟有愧色也曰吾乃非人而欲攘臂薛包乎嘗以盜匪篋并失他人質物悉籍償之曰盜寔憎我毋波及他人先墓墳金涇湖湖之人

卷之十五

六十一

稍足自給公盡捐之里中受沒者以佐其費宗黨姻戚待以舉火者凡數十家時時折券棄責至空囊不顧也公嘗言士局處一鄉施德僅僅耳不足以訓俗善世乃博採經傳格言及稗官野史所記禍福徵應之說彙以成書曰樹德錄曰勤戒編海內爭傳誦之瞿然顧化

陸封君胥峰有友人朱民準死徙其子自近而命司寇推田舍殖之毛壽官者死貧不能具棺斂悉爲料理且治墓華山人者寧海人也遇於武林契合穀之終身不倦王父程鄉公卒於常山逆旅主人與有勞焉公時甫髫髻父又不在也見主人之子若孫必饋郵之歲歲恆若新公乃曰可以及疎矣所有施予多不問其主名嘗舟行過漢塘或言有五棺暴于路者卽損篋而歸諸土歲生辰合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宴而出錢帛勞遺之以爲恆

陳公王政字純甫崑山人故督學陳公九升父也常買宅而聞其家有將就尊者戒勿遷曰須其乳可也乳一月矣曰婦人新免身與兒新免者皆不可風再閱月而後使遷所度壁旁有錢氏者葬久矣一旦舉以

求售公曰吾必關吾壘而尸人之親耶若誠貧也吾與若直而完若墓且封樹之僉事之友方生死同年高生亦死其親皆老無所歸公買空宅一區授館而饋之粟焉

馮子履爲諸生試臨淄歸夜雪有候生者墜谷中公扶之出乘以己乘徒步掖而歸得無死長安賣珠媼因醉遺珠而忘其處遽欲自刃公使趨召媼媼至則以珠與之大同舍人路公所愛善馬日行數百里者秦州吏碎公玉環皆貴不問

李棠字某崑山人今大中丞同芳之父少貧爲里中弟子師弟子雖日益進然其餽不過修脯束帛以其嘗畫什一小具家而遽好仁義急施子既習醫則多施藥以活貧者歲飢道遇殍未及殊扶而返之舍食之肥而聽其去不復問如是至再問之曰吾自行吾不忍耳不以爲彼德也一日自吳門歸同舟之旅竊其囊金去或曰是可跡也翁謂人固未易跡藉令跡得之彼何以具面目天地哉族有爭墓鬻者中翁父子以法尋白會其人得暴疾死子亦死翁遺其孫金俾葬焉地傍而築室以

卷之十五

六十二

居曰如是而死者可瞑也故爲隣惡少年所睥睨每雨輒更版築而侵焉翁弗之校其後伺翁避鳥寇入城盡掠其藏而火之事發翁亦弗肯窮治

馬公琴字廷宣內江人嘉靖丙戌進士寧波太守公平生於人厚施薄取去來如遺有村翁盲疾且貧者以子女二人來鬻公既酬其直曰子并食若歲久盲者告還公并以子女還之
潘僉憲鏗初令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君曰殆哉殞身非子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數竟不令前令知也及遷廣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爲冤有縣丞楊某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公嘆曰焉有奪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

毘陵錢長者貴甲郡中行善之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通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挈妻子皆喜翁曰乘人之危不

仁本意作善復難愛欲其間不智急選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隙
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連捷至今鄉人稱之
楊封君時進字從之號整泉武昌人以子芳貴封兵部右侍郎莊僕嘗
與人鬪殺其屬以誣鬪者其人窘自歸持金餉翁翁念以為峻拒之則
激而生他端不寬即死耳乃陽受金而陰使踪跡驗問具得其實則答
僕而召鬪者還其金其人感泣固請翁寬之去曰無傷吾廉

吳封君滔字巨卿號少行長洲人以子之佳貴贈知縣生平儻好施
雖貧不懈嘗徵租田家已受粟數斛願視一兒裸覆葉中以不能絮故
公惻然竟捐粟予之有遷卒夜縛一偷公值之途問狀竊止一衫將因
之斃一人好為祈免不可則以錢贖之偷感泣去亦不告以姓名

陳封君穎字伯敏號逸庵河南孟津人官洛川知縣故大中丞惟芝之
父也居平取子嚴一介而族有更德祠廟有興作常捐貲助之無憾惜
所市器物常取窳者或怪之公曰夫夫獲息幾何而鉤取其良令滯不
售吾弗忍也

卷之十五

六十三

王之十字吉甫號少庵鄒平人戊辰進士歷官河間知府里居門外貿
肆有扶肩而覺者實無所得也公愀然曰彼貧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
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于人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
而貨其墓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他鬻其
惠愛皆類此

沈公周以厚德著聞隣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
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
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人何
問也客曰公幸無託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人我
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某某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
發而視之其信即舉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嗚呼售者

劉紳字一縉崇陽人大中丞劉公景昭之父也既以中丞公貴每出騎
一款段曰吾幸不乏筋骨而奈何駕人車微時嘗醫病豕人饋之如恆
豕公曰豕實病歸其半直家人有拾遺斂者公聞其為隣婦遺也袖還

之屬大飢穀石一金公為減半而糶弗及者人予穀一斗又樂施予喜
事環村而橋道郵舍宮寺有欲修葺者皆公任之

陳鑑咸寧人以貢為錦州判官堂弟童子死于里中瘦狗狗主來賂丐
免告官君曰茲吾弟之不幸也吾又可因以取財乎不受亦不告官

周公導即通政公或之姪也歷官僉事初鄉試中式歸至華陰乘傳驢
以驛童隨之有婦人從後大呼追公公待之婦人曰我寡婦唯守此一
兒今當渡渭我送過河公以途遠野空婦人同行不便子母又勞乃下
驢負任徒步歸家人以其中式出迎于關外見公負行來以為未中也
皆回公至家良久父曰人皆妄言汝中公曰中矣父曰既中如何步行
公語之故父稱嘆後拜監察御史巡按雲南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有惠
政卒於官比發引士民哭奠五日始出城

金山指揮王子奇初未有子夫人劉氏欲以婢妾侍之為子嗣計子奇
不納后為買一妾子奇自外至詢其父乃金千戶為患難故鬻女子奇
哀而還之不索其價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孤貧甚極頓掩股汲汲
如不及行海遇風賦詩曰我心如有愧天地肯相鏡又曰料得老天知
我久須臾雲霧自然開既而果無事

卷之十五

六十四

錢憲副立生平有三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有機穽事衣食淡菲
室無姬媵篋無珍玩如不識世間有嗜好事誠默不道人過有及人惟
薄者則閉目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雜事

程太守廷策家食日嘗獲金囊遺旌陽道中則之賣漿家通夕飲慮失
金者故托於酒人詰旦愈酣遽邀塗人分席不能飲提耳疆飲之舍人
酒窮倚席以待頌之號泣者果亡金舉囊未發歸其人掉臂不顧

柱史四川方公父曰一田公有逸馬入公廐公言之官秣以待主逾年
有男子云馬主也還馬於閑駁牧僕奪馬去居數日而僕死男子大懼
懷金求免公卻之男子愈益懼益百金叩首求納公款誠警慰固卻之

男子始信公謝去出而頌曰使公子孫世世顯貴也夫秣馬待主而男
子毀奪馬負公多矣數日僕死我匪彼弄當之人命夫復何辭此誠死
生危急之際也百金至重魄乃贖辜必無後虞人情所易動也公不加

怒而辭卻之夫仁者不乘人之危義者不利人之有公得不謂之仁且義耶

熊大輅字用商麻城人恆性直外若憤慨然中辨人或嘲之曰公茲焚焚如此即他日服官臨民將奈何應曰吾能也人曰何能曰吾惟愛民如子耳已而以舉人授四川仁壽知縣四載以憂去復補榮縣九載凡所措注一如其言后乞休歸族人以逋負故鬻產於大輅蓋括俸金與之族人知其易與謾曰產直高宜增大輅曰吾囊竭矣遂以其田還之燔其券無所責年八十卒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也諱玗行入其人謹愿畏法蓋長厚者也一日自在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乃極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即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乃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自來矣

須讓字惟厚嘉定人篤於友愛處骨肉務以含忍相化終身不言析箸

卷之十五

六十五

事寡妹甚貧歲計其衣服之費而繼輪之并為推育其子嘗寒月過債家見壁下草中有物蠕蠕動怪問主人俛不能答發視則三穉子赤身臥也遽還其券出見哭于道者云市布得假銀讓如數償之尤好覆人之過家亡二牛一人逐而得之則謝以一牛一人得盜主名以告且云當聞于官而誅之讓弗忍亦謝以一牛二人仍亡所知以白金數定來願質零星以用後試之皆贖物然終不言也以此鄉人多感德者
陳封君原字復初富陽人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客至即呼酒筵款連日夜不厭急於行義嘗斥其餘以賙貧乏人有死無葬具者即助之棺槨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立召其子以金還之嘗以貢為汜水教諭鄉人孫景原成邊客死汜水先生遣人護其骸骨并妻子以歸嘗道經陸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羣鳥護巢哀鳴問其故貴曰家貧無以自活已售此槐以給食伐者將至鳥懼傷其雛故哀鳴若此先生問槐價幾何即如其數操囊金使還市槐者貴舉家羅拜槐得不伐羣鳥即禁不聲次子鈍鄉試又次子銓第進士為兵部主事

劉天熙字汝晦建陽人少受經術試有司不售遂束貨客留都江淮間以廉買稱性尚義樂施劉氏族衍多不給者熙剖義田二百畝以贍之嘗有舟子亡人寄金為寄者所窘欲赴水死熙慰止之代還其金族有貧而鬻婦者券成矣熙如券貸之卒完聚以老若此者不可一二數然未嘗一語人人稱為劉義士云

劉千戶蒼嘗及僚案伐冰入凌室一士凍餒跌其間羣士載冰爭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關羣士解挽出土得不死當是時也趙端者規之心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廉尚義而不妄與人遂呼公為兄弟云一日攜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具移時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予所畏服者也非他人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鷄黍約乎取大杖責經且令其出妻時麟方學於經奔告公公趨至趙氏曰朋友與家室孰重假令輕出其妻再娶弗賢令爾此孫不立何趙怒方舞乃令具饌歡宴而罷常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關單誤遺路道公曉行獲焉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

卷之十五

六十六

頓足捶胸叫號而來曰天乎何殺我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酬以數金笑而不受
張準字元平長洲人習舉子業垂成父客都下馳書召之即投業而往有常清者與共事贊視準纒什一中分其息猶以為未足訟於官不勝又嗾戚曉之豪者奪其肆而據之準即引避焉其人兩遇寇悉喪所有準獨無恙一日方哺食有僕歸自都下報車覆計所失五百金飲啖如故聞仲子取解北畿家人未見其動也
李疑居金陵家素貧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為吏京師得疾慕義踵門疑即汛除一室使寐息其中躬為煮糜煉藥旦暮所若兼親浣滌景淳流涕曰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在舊旅邸願君取之不然終為他人得耳疑遂邀其鄉人偕往攜以歸籍其數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召其二子至按籍還之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疑謂婦曰人命至重吾寧舍之而受禍不悔也俾適以歸產一男子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辭去

鄒仁疾篤醫曰必得紫河車而愈仁惻然曰吾見人服此者常發熱毒且陰買出此胎者多難養我死何憾不忍使人兒女夭殤也卒不用陸應期字國賢其先儀真人嘗買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而不知舟人皆盜也數謾罵之應期性慈厚時時推飲食相勞苦頃之盜發擁應期坐樹下曰公長者願毋犯執同舟者榜撻甚楚盡劫其資應期所出貨里人人數負之輒自燔其券以是家益貧嘆曰太史公有言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吾休矣自是不復言治生而託豪酒自娛年七十餘卒

程邦政字師文歙縣人以貲為郡掾時里民吳榮以採木不中格論成以屬師文師文曰民惟何知格得從減榮鬻女得十金行謝師文曰去之毋汚我已而得其鬻女狀亟割帑金益之俾贖女歸客有贏金六十寓師文求居間同舍掾而其人死師文呼死者之子歸之子初不知也師文雅慕氣誼不夙諾義聲隆隆市塵嘗質肆金陵而有誤償金二百者已復有以珍玉留質金百未及授金而其人夜暴死皆追還之司城以師文奇貨可有也使盜引而逮之獄且對簿盜忽躍起坐於梁叱曰

卷之十五

序

六十七

吾獄神也師文長者奈何嗾盜證之司城懼而亟謝遣不敢問不逞少年數貨師文錢而歸其半久之不能應也志而味喪將要師文于途不利焉空中飛石中其腰膂大悔懼匍匐謝師文曰君誼能使鬼神受役吾儕小人安敢犯又一少年窺師文囊中裝夜觴師文置葦於中忽驟風起滅燭燭至而少年誤進葦觴立死都市火將及師文肆僮奴倉卒自救師文曰無以為也天以災懲邦政邦政將焉逃再拜而火卒滅載米舟至孟河觸石裂有聲已抵肆發米米盡而裂見可五尺許頃之舟遂沉

程廷金字有功休寧人嘗買於六安夜有斬關而盜五百金以去者徵之則里中孤兒也人謂捕而送之官公曰入獄必拷死奈何以五百金故斬人後遂寬弗竟

時恩字文瑞嘉定人嘗呼鉅舟裝雜糧千石淮泗間風浪大作君從一奴策騎改陸至其地而舟子遂恣游伎家飲博且罄迫則請以其舟償君愀然曰吾猶不至罄汝盡此舟矣付之陽侯等耳遂縱使去最后賈

彭城屬歲侵君悉以其貲分貸之而博一篋券歸明年復往大水漂廬舍人畜殆盡亡所跡君遂舍其券不復問

李勝惠廣濟人性溫厚能容人過人有盜其物者獲之置不校乃與以牛穀論使改行所在敬愛之

宛甫字公濟黃梅人性仁厚好振人之急嘗夜過隣家飲有二偷兒入隣家行竊被執主人欲投之河公濟曰忍哉且竊盜罪不至死公奈何擅殺人自干憲典乎主人憚而止遂釋之

貢鏞字元聲宣城人少好深沉之思博洽工詩詞又雅負質行夜有盜入鏞家家人執之鏞不欲識其人命勿燭盜曰為多負苦耳遂更給布粟遣之里有患疫者衆莫敢通鏞獨求藥往視焉居嘗力耕稼足不至城府手錄古隱士有迹無名者自况翛然吟咏也味泊如

張鱸字元素泰與人歲飢傾囊以活餒者又值大疫遇疫者一人臥道上攜歸置一室療之而愈隣人穴其牆盜穀鱸覺之與穀令滿負而去竟不言其人

王世貞曰年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恆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太善即言壽寧胡不肯具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輕贖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滄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察革奏署其名已實它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謂斌中悔耶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

卷之十五

序

六十八

事斌不可而願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元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怨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誦成遺囑瑾誅讞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博其守闕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關賂陰喝斌令歸曲祥仍為闕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江都循故事官為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蓋卑屋敝衣再遭謹怡若素云相臺崔鏡記其事

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五

目錄

六十九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六目錄

隱惡

前言

王達

敖英三則

敎家要略

往行

宋濂

錢福

徐階

新城王叟

釋怨

前言

何孟春

于慎行

劉基

金忠

于謙

陸光祖

金大有

黃卷

復仇

前言

丘濬

往行

息訟

前言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何孟春 二則

朱以功 二則

徐恪

陳堯

沈子木

張居正 二則

卷之十六

目錄

馮琦 二則

夏原吉

徐暉

伍文定

趙錦

侯璞

吳緝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陳白沙

王陽明

張弼

往行

王荅

張治

羅維

處謗

前言

王陽明

羅念庵

王文肅 三則

張居正

往行

張達

顧清

去讒

前言

方希古

岳正

王達

薛文清

蘇伯衡

何孟春

敖英

劉仕義

崔銑

五 五 五 見 錄

卷之十六

三 錄

二

陸平泉

張時儼 二則

王世貞

耿定向

王敬美

敬家類纂

往行

劉大夏

處小人

前言

薛文清 三則

崔銑 二則

王陽明 二則

祝允明

黃省曾

張居正

馮琦 二則

于慎行

葉向高

往行

王恕

毛伯溫

李遷

報德

前言

何孟春

往行

鄭義門

陸燦

孔鑄

譚倫

陰德

前言

韓邦奇

往行

一陽和尚

王與

戴暉

陳賢

朱儀

李淳

劉仲輔

錢長者

羅循

諸宗弼

陸浚川

任良幹

徵買

項三

張弼

費宗

李謙

徵商

車冕

程夷伯

李信圭

石 石 石 見 錄

卷之十六

目錄

三

瘞鴛者

王鉞

嚴用和

隱惡

前言

王達曰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尙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伎心之重者也惟其伎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于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貴乎養心焉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身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

卷之十六

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真見乃可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然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又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若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殊有餘味何孟春曰人有喜聞人善而樂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爲小人

又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爲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漢寶嬰爲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將以毀去矣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乎善惡敵也水火不容容誰能兼之嗚呼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盜憎主人民怨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君子何以處此恩欲己出怨使誰歸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也其無意乎

敖公英曰近見當路者譙讓屬吏不職至出惡語振暴其短令人不能堪人亦出不遜語以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病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又曰人有隱隱猶幸人不知之然陽爲善也若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於此

又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誠厚道也然或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于人綜覈名實則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惡當原其心不可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

卷之十六

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爲善者何賴焉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羅念庵曰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皆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于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感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曰種禍

朱以功曰言人之善者雖不當而理當矣言人之不善者雖當而理不當矣

又曰人有善我揚之亦我之一善矣人有過我暴之亦我之一過矣教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集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吠影豈可擊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壑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之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

往行

高皇帝嘗召宋公濂問廷臣臧否公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公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侍郎徐公格為都御史時巡撫某處一太守送曆日百本每本有銀葉一片共約千兩開用方知仍封固後按其府命太守領出亦不言及善處而得體

錢修撰福嘗請急歸梁溪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潛謁華氏稱為公師華氏張樂款之生擁鼻比上

坐富人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報公入邑矣薛遽迫請出更衣因馳請公恕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

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以辭跋涉者為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囊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山

卷之十六

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語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無急若生乃得脫歸

吉水羅公循會試暗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得之乃給循往訪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

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為人士耶同舍生始遂謝不及

陳少司馬嘗在粵御史故陳公陸川令康建勳行金三百問御史事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即面不

諱謂夫已氏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徐文貞公階歸里徧召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

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孟帽俱墮公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之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為常

沈公子木字汝南歸安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南京右都御史嘗為建昌知府時有兵憲某簞簋不飭與公不相能乃反讒公公知之一日謁撫臺都憲語次忽微詢曰監司若何公曰甚善曰不與府齟齬耶曰安敢廢公然則道路籍籍何也曰府實無間都憲乃莞爾曰公誠長者

新城王叟者即今新城王氏之先也與其姪力田作苦家贏儉石之儲有窮措大者夜穿叟墻叟覺以戒姪是偷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嘻君故某齋之長而亦偷兒耶夫婦甚憐惜之語曰勉之勉之吾兩人終不敢暴君之短因出黃梁與之庾而世卒無有知者

釋怨
前言
何孟春曰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趙王歸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

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威而相如

卷之十六

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

負荆至門謝罪漢光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穎川穎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穎川謂左右曰吾與寇

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將谷崇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

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敢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饜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

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

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藺之釁先起於頗啓爭端也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

也使復明幸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己訓教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

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開宣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蘭之釁起於頗蘭非有以取之也
頗之聞義而服蘭寔感之賈寇之事復非廉將軍班恂其得與相如此
乎當復部將殺人於境之時史氏謂時當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此
固壞亂之後與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遽革者復固不得辭其不戢之罪
矣復之所部光武之臣也恂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
輒戮於市不嫌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也恂與復並列
將相宜悉復之爲人光武嘗謂復輕敵其能犯而不校者乎使當入境
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勒兵之迫不在其吏士皆醉之際復則罪大
矣恂其無自取之累乎恂特善於補過而爲國之言無媿于相如耳復
以帝爲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于頗者矣故爲之評曰相如之
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恂也頗之自反過勿憚改
非復所及帝爲分之而後釋焉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抑又其
次者乎效廉蘭而不得猶可爲賈寇下此則難乎其爲賢矣時貴州守

卷之十六

臣有失和者愷爲是言而責備於恂以附春秋之義守臣有感之者春
秋取之

陸文裕公深曰蜈蚣畏鷄鷄死而蜈蚣穴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然
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
生水其次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然水尅火
火生土土復尅水水尅金金生水水復尅火餘亦復然但生數多疎而
尅數密豈猶報恩者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
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張居正曰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己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
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
負我無我負人况冤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
掛之懷抱乎

又與書曰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
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

惠敵怨不及於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於
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
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
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
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
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子慎行曰李晟爲張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薦延賞爲相
且爲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孟酒間則不復貯
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慎哉此數語不
切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寬
內忌機械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肝膽照
人即有不一語而解何至如晟所云顏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
謂有此否

卷之十六

馮公琦曰從來仕路相與斷無因請說責望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怨
益深小嫌成大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小嫌相爭相妨漸成猜忌又
各以招其門人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之間而待堂上人之
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階高拱即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
然初所爭極細耳因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賢幾何國
是幾淆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一人降心平氣寂然不應則彼一人者
亦將與爾意淡久當自止即使不止受其所中亦不過罷官止耳官寧
有不罷時耶入生地上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波
因雨成泡風雨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

又曰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
而國受其敵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論以言語入
風聞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主上不信羣臣激成隔絕之勢大
賢在位不能挽救忍使相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
或聽傳聞即使益美益惡猶是無心其我有所疑稍形辭色觀望者乘
是而追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語至聽聞

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辭色而我之辭色乃始於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若少寄語若多近有一種風尚專好傳會簸弄使人自關而已反居靜地觀成敗又或別有離間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吾報復其深言軟語使人信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攻齊以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閒之害轉疑轉關轉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不肯自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平其心堅塞兩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凡言之來也疑以為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疑爭或為國或為若疑則未有不於自為者也朝廷之上外愈相疑則內操之愈重下愈相構則上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皆操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即天下事少一半矣夫鼠鬪于穴穴不為敵而龍戰于野野之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余之為是語亦以為國計非但自為大臣計也

卷之十六

往行

洪武初上嘗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劉基為上言李公動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為之地耶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驚鈍尤不可爾馮思齊黃安人洪武初以貢士入太學高皇帝幸學見其儀度瓌瑰偉之遂授御史思齊為諸生時與百戶黎瑄有隙及按江西瑄被逮九江獄中思齊平心直之瑄感泣刻像以祀呂尚書震為子乞官上以問夏忠靖公公對曰震先朝有守禦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尚書金公忠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公為尚書其人補吏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繁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揮使麻張最無賴遇

諸塗繫之詎曰軍餘乃敢效儒生即襪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則捷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日虧體辱親矣張怒遂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予張數金乃免永樂丁酉誠中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工部主事尋轉刑部會張奪人貨逮至京師命誠鞠問張望見誠一步九頓首誠笑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暴嘗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視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門怡情山水有詩集行于時

徐晞以吏胥至尚書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報罵意在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沒晞為舉殮送之歸

于公謙與葉公盛皆同寓北京小蘇州巷一再往來後葉公夫人金氏故于公見公即有悼惜語葉公因借董公仲魯謁于公朝房求于公誌金夫人之墓于公讀行狀既曰嘉木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即有得勝門軍馬躡死之變葉公時為給事遂與同科者疏劾于公以于公

卷之十六

為大司馬也後奉詔原之是日郎中王偉即持墓表與葉公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其俗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定一字此本是已當時皆以高致稱之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司詔獄任情張成大興羅織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調所彬復職錢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伍文定初為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為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生平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陸莊簡公光祖為太常卿日當孫太宰為御史時論公專擅去陸辭之日遂近孫公長安道中公前與揖曰某慧拙微君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且詞氣和平孫退而愧悔不已公亦知孫之無他及公佐銓至掌銓所以推轂公靡不至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衛人嘉靖壬午河南舉人初授元氏學諭歷官戶部主事嘉靖甲辰權濬野稅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權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細故難黃其間耶趙大司寇錦巡撫貴州時過江右見分宜葉厝道旁慨然不能去言于監司爲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肅皇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事必類此願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爲名高而公於二相若忘其唾罵之舊者豈不難哉

金大有字伯謙嘉定人嘉靖戊午舉人嘗爲里中無賴誣訟于直指使已而其子爲盜事覺語連父子并坐死大有言于令某直無賴實未嘗爲盜盜者獨其子耳遂得釋

卷之十六

九

石封公珍字國遂龍巖人故右副都史應岳之父也襲武爵至武略將軍以子貴贈如子官性坦洞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務出于寬厚邑有詰豪工持人短嘗挾公得百金而去及中丞之貴也因所親叩門請償公麾之去曰吾自欲與若非若強也今乃欲使我復爲若耶其人不得償踣謝去乃人人頌公長者

侯璞嘉定人按察副使堯封之祖也父曰守常公有四子而公居仲兄之子皆蚤逝其遺孤一二弱而守常公之養子徐端者壯而得守常公之心既冒侯姓且擅其產時守常父子皆前逝獨公在居常扼腕不自憚曰吾父寧食於徐而歸之產且我何以見先祖地下於是公之婦立長於公六歲矣而賢與謀之而立曰彼固少爾易爾毋如我哀何雖然盡請之鄉三老則已入徐端謂曰吾不能從汝葬也公恚甚奮身直之邑令而徐端者微知之賂邑博士爲居間曰產於端受差當既兩造公爭之彊令囊以三木公伺令出入輒號呼曰不隲先人產使子任賦他人子任享如天何令不得已爲覈而歸公自是公稍稍立矣其於徐端所以問遺伏臘吉凶慰藉如兄弟無間曰爲升斗不獲已吾安敢遽死吾先人乎

西園聞見錄 卷一六

黃卷字某麻城人初以錦衣籍爲順天諸生時視學林御史者其爲吏刻覈謂緹騎不當補順天學悉繫治之公與焉林御史遷去經後御史始得釋而竟以是阻試又三年而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所對策對而文故相張文忠公奇之擬甲第薦而懼失上旨實首次故緣以收公公謝弗往乃僅得刑部選爲雲南司主事林御史時已遷中丞撫順天坐誤驚宮人下獄復當公繼治林公心知公故却憂之甚公第弗見而陰戒吏勿侵掩之僅以誤論獄上得免辟既出獄公修諸生刺以謁林公且愧且感曰我目故無珠公殆長者

陳王政者楚督學允升之父也少而贊於周曰秀水君老而委其政媼媼獨憐其長女之適張生者公甫結褵而長女自樓中擲故衣數事於公婦曰以殉爾而張者驚而恣不以條墻視公而數侵之既周宜人天而公時抱衾事泣曰若母賢而素壯胡以天得非其婦崇之耶已而曰吾德之不競則有勉而新命之不競則安之而已因自號曰新安里人亦稱之曰新安故不曉其指也最後張生歸而貧老無倚數過公輒飲食之又衣之而至其死爲調殮葬卒不以往事纖介

卷之十六

十

吳緝字大章太倉州人方幼孤崎嶇說姑間後其人犯法抵罪緝奮身爲理若不知前隙者曰彼雖負我週之即吾祖吾父一人之身也且緩急時有奈何效小丈夫夏羹掉臂之爲

復仇

前言

丘公濬曰復仇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而不失正斯爲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爲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水爲土所克水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

無我也我何以生為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為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為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為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冤於鼓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冤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為人子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為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為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為人子為人兄若弟為人交游恆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

卷之十六

復仇

十一

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固甚言必殺之以報所仇不但此也解禮者乃專以為私報所仇債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仇而亦無仇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為德恆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己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冤聲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時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仇之義世不復講至于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仇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按周官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讎者非謂為人子若弟者親手刺刃於所讎之人則凡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

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讎也既書其情犯而告於官而其所讎者或隱蔽或遁逃或負固而報讎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讎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交之讎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悞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國法為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為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朝廷當明為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為人所殺者除悞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鄰保即為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鄰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礙赴藩臬藩臬有礙赴闕廷徑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為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讎者所在即以上聞時教理官鞠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具其獄即根究經由官司以賊罪除名而報讎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鞠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鄰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仇果係可殺則讎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鞠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為伸理則免報讎者死而流放之於胡氏之所以處張瑄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讎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讎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卷之十六

復仇

十二

息訟
往行

息訟

陳白沙與謝伯欽書曰聞子酣於鬪矣老衰無能為援請竭末利害

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之於數必不得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僥倖錙銖難得之利自罹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於己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人第清修苦節以立於世如子之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於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無復芥蒂之跡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

王陽明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雖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舍忍退讓使鄰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張弼曰訟者公言其事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人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之相戾者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乾坎而名之曰訟天水相違也坎險而內順乾健而外險健相乘而成

卷之十六

十三

訟則聖人有以見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義之蔽也君子之所深惡恆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爲無復公言矣鑿空扇虛醜詆巧刺變亂黑白顛倒邪正順其欲者踴躍爲賢非其志則夷齊爲汚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日甚焉雖有明者不能不眩矣習經好文之士宜痛絕之也然以天下觀之南土則文於北土者也北土寡訟而南土之訟乃繁以南土較之士反工爲口語巧於訐訕乎古稱鄉魯之士斷斷守禮不聞其蠹政毒民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說文以飾其詐耶彼習經好文卒爲賊義蔽知之事何若推魯樸鄙者日不接書而自信其天耶

往行

王公蓉以分宜令罷歸居家嚴肅無或敢犯然未嘗與人較計瑣屑未嘗以片紙訟及官府更不喜權子母利益用無競於人雖有租負置不

問然多感動自輸於門嘗署齊壁云詞訟一事若須謹始縱官司公明足恃尚不當爲若關節可通貨財可取或雖無心而偏暗柔弱爲吏卒所使則將何所不至於是而悔固無及矣故凡鄉鄰侵佔地界及兇悖凌犯姑徐徐論之勿遽與訟若能置而不校則善之善也自此族黨且爲所化爭忿不平得一言而解無可訟官者稱善族焉

張治字榮平龍溪人以貧雄里中負氣屹屹不肯爲里豪下諸生有貸翁百金而負勢不欲償者意翁孱不敵也翁訟於邑不勝訟於郡不勝衆或憾翁何自苦乃爾翁不顧走之監司而勝矣願割所償以爲諸生路資曰吾豈有憾於若哉吾取吾平耳嘗市巨室隙地而良有欲得之者翁故權也冒巨室之姓以贖翁怒曰若亦舞我耶以若市則可以巨室贖則不可幾再訟於官卒弗與既而置酒好與之不恠也當創第時諸生某某有構其連式者尋白翁與酒會酣好無間或謂翁是不嘗論說汝耶翁嘆曰彼齷齪我固妄我而效彼則亦彼也翁以中外構故奔走聽理者五年不費佃租者三年歸集其個人語曰乘吾之危而匿吾

卷之十六

十四

稅若不得稱良寬若於三載而迫之一旦吾亦不得稱仁今貸若去我他佃矣後其第四子曰惟方應選貢遂薦順天里有點者授三十年廢產以其家衆據橋壑地而逼翁翁攝子弟姑避之曰吾少孱故不受舞今足以逞矣受舞不孱於是鄉月日益歸翁翁爲長者

吳人羅維素行善鄰人築室稍侵地或請詰之維曰詰而不從則當訟之傷鄰好矣且訟必橫費曷若買其地無幾鄰竟售居於維

處謗

前言

陽明先生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妾人爲禽獸此處似尙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怨詈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者也
念庵先生曰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爲一時意氣激發世俗動搖激發則易疎動搖則多欺二者交併人始有言或據迹而未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影於是乎猜讒譴之謂之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

至前也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沉深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軌
範世之遭猜嫌者果能如二賢否乎

王文肅公曰當局之人雖妬自不能免要之此世界日日事生聒噪鴉
鳴總未足以定凶吉記得管東溟言我輩但保得閣羅殿前質得過其
言雖戲實確論耳

公又與史鶴亭編修書曰別論辭考官一節此日月可查何煩置辨兄
自謂冤可對天日而不知天日之言果堪與鬼口爭勝否也王上明聖
真未必有成心然其權亦僅與天日等耳世道至此我等但自保得靈
臺洞然此外一節知其不足恃不足怒而忘則吾事畢矣

又曰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冰之不可附熱遠而疎者一切喜怒
自當聽之若同鄉相與日誦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吃緊今日一二
下石者一切付之不聞亦人已兩便之術

張居正曰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
其好賢之心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以其身為禱薦使人寢處其上渡
西 卷之十六 十五

溺之垢穢之吾無聞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
乎

住行

張達字時達太和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純樸不事表節
待人周密有禮平生罔有失色者居官勸慎守法鮮玷缺可議晚年言
官有論其禮儀肅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肅率人者之論諒哉
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願清華亭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同館毛澄汪俊羅欽順
相與砥礪氣節涵養德器人謂館局得人清自學士擢少詹事遷禮部
侍郎沉默簡靜一洗吳松佻薄之習有訛言近似者言官不察竟劾清
清言於人曰事雖不相涉亦行不足以孚乃爾安用辨為遂致仕歸後
廷臣為清辨其誣復召起為南京禮部侍郎以疾終

去讒

前言

方希古慎聽箴曰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
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閹閣嬖女為讒為佞類不足
取不幸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
以善反為是非家國之亡匪夫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岳公正曰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在賢人
則嚴而傳詩詠巷伯而可知

王達曰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
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薛文清曰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况他人乎理明心正則
邪媚不能惑

蘇伯衡曰空洞子選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為膏塗竹枝凡盤
盂几席簾幕窗戶間無不樹之空洞子曰何為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
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嚼子血
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
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已也曰子知蠅之善眩而
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
而何巧言如簧善陷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詐為忠非人蠅而
何以正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
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虛以為聽
好惡之不作情偽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
之怒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
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社亂庶
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

卷之十六

十六

何孟春曰黨彥進在許昌有說平話者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
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彥進武人聞不曉事然
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

信人與杖不亦宜乎

敖公英曰予觀古今讒口之機橫擊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耶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成尹曰智者除讒以自惡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言明則無讒也慎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為

劉仕義曰讒邪之為害甚矣被讒者固以受誣聽讒者亦以敗事嘗讀何人斯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有觀面目視人罔極言謂汝為鬼為域則不可得面見矣汝乃人也覲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中不可測哉因掩卷嘆曰蘇公之言固然矣豈知鬼域肆毒以惑人猶有測也在人之鬼域肆毒以惑人未可測也釋空為有轉白為黑有所憑依恍惚之焉以為真有所假托依稀之焉以為實聽之而不墮

卷之十六

十七

其計中者幾何人哉禦之之道無他焉本之以公行之以誠付之以不聞不見則彼之伎倆窮而無所施矣昔僧修行山中嘗有外魔現怪僧曰山鬼力量有限老僧應答無窮萬松老人從容錄曰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林泉老人空谷集曰變幻之倫魑魅怪異明眼人前皆為兒戲善乎其言哉

崔公鐵曰不仁之人非禮之事疾之已甚非矣然拒之必嚴逆之必遠毋曰姑寬之如黑點白污之易而難漸也

陸平泉曰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爾人而為害鉅也張時微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有家者禍家有國者禍國有天下者禍天下蓋自古而然矣方其畜之也極煦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為是凡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畫之所規與夜之所畫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日乘機而遺隙則裹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反戈而相向導外寇以發困窘庸有夙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之不

可畜也鷄之伏鷄卵也以爲己子也卵豁爲雛致致然啄虫蟻而哺之若己子也比其毛則鷄而已矣毛生而成戛然鳴於灌木之顛而翔於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鷄哉此猶無害也焚谷之樵薪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躡躡破壁發局食其妻子而去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卵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來以是而禍家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又曰小人之害君子也非直肆其凶暴也竄端匿跡立法於公倚邪於正而以眩惑人之心者也諛言似順佞色似和遯美似謙然諾似信日漸月漬而不知其入人之深也毒惡既成以時致螫比君子之覺之也而已墮其術中矣欲無及於禍得乎今夫狐之捕鷄也必先卑體弭以待其來也雞見而信之一奮即成擒矣使狐瞑目張喙先見必殺之勢雞必驚惶逐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獸禽之詐計也而可不慎乎

卷之十六

十八

王公世貞有猿說曰獸有猿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獲輒使猿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猿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猿也受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猿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歌定向與焦弱侯書曰或云克己復禮之訓要矣自今言之鄭聲佞人之防檢不爲刺語耶曰否夫凡入於其耳能溺於其心生於其心便害於其政與事者皆鄭聲也即今世非聖之書媚世之詩文自孔顏視之非鄭聲類耶今試驗之能無害於政與事否賢茲當天下之任可深思也夫以曲江之賢而昵軟美之蕭誠以涑水之賢而墮奉法之蔡家佞人之遠自古上賢哲宰難之矣此固萬世炯戒也言何容易哉維今賢側時有譏諷諤諤直諒之友乃它日之能遠佞可卜也賢試循省如何王公敬美有遠壬文曰召穆公之詩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仆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廢然親匪特敦倫亦以保世

也而昏庸敗類之夫往往競纖芥之利忘棠棣之情寧外侮之是耳而內憂之必構卒以兩敗俱傷為世重戮夫錐刀得失閩閩話言非有不甘戴天之仇傾貨破產填胸扼吭非有權呼謔浪之娛囚首頌繫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籥柔曼醜鮮之樂也然而蹈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而靡悔者何哉起於遊之弗慎而壬妻之漬潤深也凡大家之產非訟弗破壬人之謀非訟弗售漫淫枝蔓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耳愚請極言壬之人情狀為世作鑒令吾子孫不逢不若可乎大都青梁之子弟事變未經盛氣思樂而遊手無籍小技買權之人摩肩待隙於下其各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狎客而出於壬妻者十常七八我好酒則以酒糾品令長夜浮白之術進我好色則以妖童艷姬牽合幫襯之術進我好諛則以擊節拊掌甘悅傳會之術進我好遊則以蹴鞠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賭則以六博碁奕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戲好則以奇技淫巧雕績之術進所謀必遂所欲必從其以當老成碩士黃髮莊厲之言色離合異趨已相倍蓰而亡算矣猶慮猜生於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去歲 十九

覺悟則進小忠以固其心術窮於較量則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妻妾以為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為外蔽根蒂既深膠漆不啻狂童之志固謂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屬厭以為事或得已則樂易之途易窮兵出無名則乾沒之寶難啓身非遘難則引進之門尚狹使其事可循環無端而身可居閒獲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構扇異同橫生是非親可使仇滅可令起而主文賣律作奸積蠶之夫始入而延為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吏莫由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得列於坐上矣故為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財箱帛有需必給而擊鮮飲醇大豕飢飽之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其交關纏綿之狀講張虛惛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於敵以撼我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使彼此之賄兩入我倦而思息則挑敵以致我之復與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因敵於終訟勝則鼓掌而運籌敗則撫膺而流涕錢帛恣其出入唯懼伏為忠良即有熱親正士危言勸息而我更視為外而搖首而莫之從矣逮夫形見勢絀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黨類蠅集而難驅怒

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禍展轉而計無所出則重賭伸以求直而彼即是過付分抽之人空匱而勢不能支則鬻居棄產以償負而彼猶沾作中求謝之利家徒壁立身負縲絏妻子怨尤津青罄竭而向之嗜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而不可縱覓間有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而未離或引入富家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為石交而利吻惡少猶籍口雷陳以欺後來之遊閒公子嗚呼與其絕交息游於貧窘乖離之後孰若早鑒而預遠是夫之為安與其稱貧賤之交為不二心之人孰若交端人正士終其身不至於貧且賤焉之為得也

教家類纂曰親族隣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彊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為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姦巧外常柔順置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誘引為非者皆此等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為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去歲 廣小人 二十

宜廣思之

往行

劉忠宣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費用後果附逆瑾

處小人

前言

薛文清公曰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又曰夫之九三曰壯子煩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之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夫之也又曰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見于載籍者可考也

或問於崔公鉞曰宋璟不與宦者交談陳安乃送張闡之墓賢者固異行乎公曰宋相危行遇明主陳仲長避處當亂世也宋在位陳在野居相異也宦者思陳子之義多活善類屈身濟衆仁矣然為宋易也為陳

難也

又曰趙汝愚用趙彥逾之策付於侂胄致禍邦家故中國寧威之不

不借兵於夷狄君子寧事之不成立授柄於小人

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

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又曰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

量最高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許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

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機噫魏公之智遠矣

祝允明曰蝎之整物也以尾物涉其背則回尾整之蝎察焉疾過其

背蝎急回尾而不值乃自刺其背傷焉蝎復過之蝎又如之則背之

傷莫可動已蝎乃徐而吞之智哉蝎乎還以蝎術更殺蝎身故善

去小人者不在他術也即其所以為小人者治之爾

黃省曾曰小人之情常荆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

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故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格而不

入言偽酬而不光情參隱而不諧無他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腹契也

張居正與□□書曰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即遠之於內言公治其違

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

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為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

為善之意可也

馮公琦曰處小人之法處之則勿留留之則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

不處使之自居必敗之地而尚冀一逞故以井蛙之見恣國狗之嗜無

所不至耳比來時事大可慮大略小人養成之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

足以自離於君上而小人復內外交外連以自濟其私天下之憂從此始

矣

大矣大略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

與無賴惡少爭來論但欲兩家省事極為善處前公牘亦是此意但明

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

愈深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

端也

于慎行曰元祐初年熙寧羣小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

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

宜使之自棄二公長者之言也當時在事諸賢皆以二公之心為心則

黨錮之禍不作於紹聖而國事亦無虞矣奈何務為攻擊不遺餘力正

如以水撲火不能即滅反激其焰何如除其薪之為愈小人能壞國者

亦必有一種才識可傾眾論而機械內藏黨與相結亦必有不可輕搖

之勢故必以漸圖之使其潛消暗息而無攻擊之迹乃可制其復發爾

而劉安世范祖禹欲誅蔡確至以純仁為黨而攻罷之豈特闇於知人

其於事機之倚伏亦大昧矣哉

葉向高曰天下之禍莫大于人臣之求勝也人臣之有邪正君子小人

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進退用舍相為勝負亦其勢有必然未至大害

惟君子用而專務快小人之所為小人用而專務快君子之所為各持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處小人 二十一

之人日取家政而紛更之又豈有不敗之家哉夫紹聖崇寧之事毋論已當元祐時新法誠不容不變然改絃太急除惡太峻取名太盡使小人耽耽蓄憤而睨其旁其禍遂與宋相終始蓋自古以來君子之受害于小人未有若此烈者夫之去小人曰孚號有厲而革之上六曰小人革面征凶君子之欲有更張而去小人其難如此今處夫之時忘有厲之戒行革之事冒征凶之險立心雖正行事雖善然卒為小人所反噬此亦輕于求勝之過耳後之君子其毋輕求勝小人使其禍移于天下國家而不可救也則宋事可鑒也

往行

王太宰怒為巡撫時革牟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豎權豪為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事徒費迎送耳真得大臣體

毛伯溫字汝厲號東塘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紹興府推官歷官兵部尚書嘗巡按河南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

卷之十六

二十三

之至是市滑羅求匿府中為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遠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錯辱我我將甘心焉汝厲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就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啞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公許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

李公遷嘗以參政監督顯陵工是時守備中貴人張方蘇司禮出貴甚願折節禮公具食公必為飽因好論之方大服更謀於公為減騷從節廚傳省燕樂公旦日與偕程工役勤情杖其情者若勤者手賜之一卮酒以先期告成

報德

前言

何孟春曰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

殮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夫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往行

吳郡有都文信者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為人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有徐佑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贊為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為窩主許相許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何為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先一日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死時年三十有五徐痛文信之沒終其身不蓄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塋之歲時祀焉

卷之十六

二十四

浦江義門鄭氏應事元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侍郎長洲孔公鑄字詔文為諸生時家赤貧至養殮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飢五聖廟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實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服斬衰遂塋焉

譚倫字本彝上海人景泰丁丑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在部日會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伴家宰濟南尹公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去公亦隨

一第 117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三六

之初公受知於家宰鹽山王公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忠肅臨終以公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才之故公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感於尹因致省媒藥醴醴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朝班爲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公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往錢之故及公公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別室崔公沒亦如之尹公亦如之蓋其篤於所事如此

陸公燦字子餘一字後明號貞山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爲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以強諫下詔獄及釋又論劾張桂請官永新令卒拂衣去居嘗繪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寓拜展以報知己嘗曰爲人不可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事

陰德

前言

韓公邦奇曰夫陰者人不得而知也若顯德著聞或以名彰或以位貴或以祿富身積其德身受其報非陰也必蓄德盈缶泯然無聞於終世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陰德

二十五

然後不盡之福衍及後人而前之善始著焉始曰陰德

往行

一陽和尚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文昌驛幸韓岸厚遇之一陽病岸救療備至後於七月十五夜死岸具棺以葬于西坡地鄰里以岸注意於方外皆哂之岸曰費錢七百八十文耳不足惜也明年是夜岸夢一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二手作上下指狀早視欄中牛生之犢毛作白文若袈裟然心竊識之後犢出角一立一垂如所指狀岸以爲一陽後身無疑遂令僮善芻之惜之不教耕作鞍跨之走勝馬一日岸乘行海邊遇倭賊追逐驚謂牛曰爾一陽耶當濟此難牛走異常得脫後爲焚牀謝家竊殺岸緝獲賊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願辦錢六十文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岸私計錢適合前葬費之數大爲嗟悼而寢其事因終身與子孫戒至今勿食牛肉云

徐山人克曰常州王文肅公與祖上湯大夫和劍子湯乘醉令殺人多能回護救死

戴學士儀浮梁人永樂庚子湖廣鄉試官嘉興教授故大司寇璠之父爲諸生時應舉道見一士病臥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

陳教諭賢能推財周急婚喪其內外之孤寡者有邑子客京邸暴病啣不能言第數瞬其妻以屬賢賢檢視囊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貴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游見一人病攀爲同舟者所棄乃昇歸學舍予之飲食戒家人謹視之爲移書領表久不報及其死斂而瘞之

成國公朱儀好拯人急嘗早朝道得遺楮追其人還之使歸至德州見鬻子女數輩盡收買之復遣其歸不取其直家人梁敏者廣東人娶婦生子矣其父見之徘徊不忍去公憐而遣之福英者鳳陽人爲盜所賣窮而歸公廉知其父止一子亦遣之令鬻爵千戶有父母道死舟人棄其女於江涯公命有司收養後嫁百戶王隆爲命婦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陰德

二十六

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卻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詣李居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

吾當爲擇吉地瘞之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即佳壤也汝可潛昇親骨埋其中李如言往彼果見白狐臥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身三立而去遂即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瘞事李告以故叟曰侯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爲三公後西涯公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至無嗣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爲莊襄公天和大父自少仁恕不踐螻虫與贈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尙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爲此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及公沒有一族子觸棺哭甚哀人始疑爲昔偷兒而又有善行蓋愧而改耶公與夫人既以子貴享高第曾玄甲第輝聯不絕陰德陽報信

不虛矣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贊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為勢家假官成索
進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子
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乘人
之危不仁本意作善復雜愛然其間不智急遽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
夫陰隲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聯捷至今鄉
人稱之

吉水羅副使循作宦時見寺有七棺未葬輒出俸金命僧瘞於寺側已
而生子洪先即號曰念庵言一念之善也至嘉靖己丑遂大魁天下人
以為陰報云

諸宗弼字國用學士大綬第五弟也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人溺江中
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諭之曰汝命當天而好行陰德宜有食
報今與汝長壽不我信者以出髡為左驗覺而頭領瘻甚公故無髡辰
與美髯勃然人大異之其後家日充拓伯子美官聲季滋文譽飲噉兼

卷之十六

二十七

人蕭然人世八十餘始卒

維揚鹽商史翁富而驕好用其才適有訟其罪者實誣也主者為麻城
觀察蔡公而嘉禾陸浚川先生過之兩公故相驩宴語偶及之先生曰
既富多自愛又人所易乘不早辦即家破矣翁由此得解而先生實不
知其人也後謫守壩州轉倅黃州過維揚將購膠為主器計偶主一家
遂遇造其室祠堂木主有先生名字大詫問故蓋即史翁出率婦子羅
拜言其故曰微大人骨在智井矣因曰既購膠老夫有弱息願屬箕箒
即飾裝以從公不能卻今史夫人是也生仲子十餘歲英氣秀骨挺發
落筆成文頃先生以衡州守改郡入都夫人又產一子

任良幹字直夫號南橋桂林人□□□廣西鄉試歷官申陽知州初
授潛江學諭嘉靖十三年甲午適陝西寧縣王邦相者先是攜其幼子
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焉會亦失官歸王不
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
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匐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于獨乞間行乞公所

且吉之故公哀之曰嗟乎吾不得計將父子同死誰為還鄉知若者哉
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
吾為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塋立石焉收六兒於家與公弟同臥起
令學書以備書於順天府通判為王族兄居無幾何亦卒書來達鄂而
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為王翰林九思得遺
書篋中六兒手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
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公已行取赴京行時
誠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也至則家盡卻其金而厚遺之母子得
全主簿獄解

萬曆壬午冬徵買某過九江有十數人皆裸體號泣垂死買急泊船救
之內有孝廉七人以遇盜厄此買盡出已衣分給之又各贈路資十金
七人心感買者而去而買者終不問七人為誰也是科癸未登第者六
人相誓平生必報買者後買者因資盡自鬻於湖州李屠中陽憲副家為
奴庚寅歲閩莆方萬策為嘉湖巡道屠燕方買在傍執役方見買矚目

卷之十六

二十八

不殺買懼而避之方乃呼至几前審其來歷買以實對方曰爾曾記七
八年幹着好事否買已忘良久始自省曰曾於九江活數人命無他方
即出席長跪稽首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以是告屠以三十
金贖之歸留月餘贈以千金又致書同難者各助之買遂大富仍歸於
徽

姑蘇有項三者於萬曆己丑歲買絲汴城適其地大侵見兩夫婦對泣
甚哀項叩之夫以貧故得四金而賣其婦因別而哀泣焉項即如數助
之返買婦者金夫婦得全後項歸姑蘇應渡黃河其僕先登舟待主而
主以驚騎不前舟既滿載時且不及眾皆却之方掛帆而颶風忽作載
者盡覆時項已至河岸日觀其狀項後復以事阻不及歸又令僕持厚
資先歸忽夢神語曰汝僕十二日後當死可亟反項兼程而進甫至家
僕已死其資一無所失計其期適十二日也

張弼楚人張給事時應之大父也偶在江干見水中一少婦赴之問所
由則夫行買久不歸以為死也夫囊稱貨富人金將沒入婦婦義不辱

欲溺水死而即出三十金濟之給之曰吾子而夫友也而夫實不死此金而夫所致也婦得金免於難而竟不言名姓踰月夫果歸婦告之故則未有所謂友人致金者也婦跡之不可得第日夜焚香禮佛祝之而已比爾且死而始以語諸子郡人爭傳其事乃知爲爾異哉爲善而惟恐人知之也後時應官給事緝紳滿庭人謂陰德之報

費君宗者崑山人嘗客湖湘高鄰李生以事坐獄君矜之輒哺之食并哺其家其家獨有醜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且出亦謂然而感之既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勃然斥去

李謙字□□□人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安吉州地浦灘一貧民負稅繫獄家僅畜一猪妻鬻之以抵稅竟得僞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二十九

銀計無所出抱幼子將沒水有徽商偶過問其故甚憐之即出己銀代爲完官夫因得脫然心疑婦之有他也乃攜婦夜往徵人所獨令婦叩門謝之以償其狀徽商聞婦人聲輒曰汝是何人婦曰願微惠脫吾夫特踵謝耳商曰我獨臥旅邸豈可昏夜放汝入乎汝第歸無庸謝也婦曰吾夫同在此商即披衣下床未數步躡忽壓臥榻盡裂摧此商獨免人以爲善報云

叙州富順縣生員車冕幼嘗在一寺讀書偶聞寺僧多欲謀害一僧者冕憐之陰漏語使逃後冕以渡江遭颶風覆溺見一僧拯援而起初莫知誰何張目視之乃知其爲向者逃逸之僧也彼此拜哭而伸謝嗚呼人生報復之不爽有如此哉

陝州程夷伯年二十九忽夢其父謂之曰爾今年當死可問僧字覺海者夷伯懼茫然無所知一日有蜀僧來名悟銓字覺海素稱善相夷伯聞覺海名字即趨獨問之云我壽幾何僧曰君年甚促夷伯懇求之乃取水一杯呵氣入內令夷伯飲之曰今夕當有吉夢相報夷伯沐浴更

衣獨寢以待果於夢中見一官府左立男婦冠服整飾色皆喜悅乃修橋造路人其在右者皆枷鎖號泣乃毀道途者官謂夷伯曰汝欲求福可自擇取夷伯悟遂發心修造橋梁道路後年至九十二而卒五世昌盛子孫繁衍至不可勝數云

李太守信圭令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於官而需次者日遺數十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爲三大塚葬之

杭之酒家率以燒鵝啗客有懸鵝於肆者毒蛇旋繞而噬之涉其腹中而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給酒家曰酒家之鄰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鄰人舍北之園掘地而得白金重可五十兩鄰人見而爭之曰是其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鄰人所稱瘞金事無左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奈何欲逆天道乎杖酒家與其鄰人而以金歸瘞鵝者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六

三十

淮安衛人王鉞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右目繼喪瞭然一替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臥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鉞性醇質雖權子母而貧不能償者往往焚券

嚴家宰清瀛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王者令亟以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果弱冠登甲辰第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七目錄 內編

好施

前言

何孟春 三則

往行

解開

方克勤

瞿嗣興

徐枋

談季方

楊士奇

陳璩

鄭淵

許思溫

鄭觀

黎淳

石瑛

丘晉

沈本

陸桂

周璿

仇必達 必顯

陸珪

謝澤

左贊

姚讓

奚昊

李大綱

王重光之祖

吳寬

傅希舉

李謙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七 目錄

伍玉白

楊廷和

龍翔霄

袁景升

王定國

雷士禎

唐志大

林景陽

李元陽

史際

沈嘉謀

黃卷

傅良弼

馮恩

薛蕙

董士毅

吳承廉

唐時英

王憲武

章子沐

王汝訓

張弼

呂燭

俞寅山

羅近溪

董份

王百毅

輔國將軍觀汝

輔國將軍同

李奈

路瓊

楊玦

耶叔敬

王瑜

唐大貞

劉賓

臧節

丁廣

金翊

歸有陞

臨財

前言

往行

羅性

孟士忠

儲仲文

劉崧

陳鼎

孫鄭

李時勉

李賢父

尹旻父

朱昱

陳達

羅一峯

范鏞

林守成

蕭翀

趙璜

黃用直

都穆

都元敬

鄭處士

魏琦

張冲

高羽

屠濬

顧南野

高校

南逢吉

吳顏

沈塾

丘本厚

汪淮

李禎

張仲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七 目錄

華懌

鄧琮

王敬臣

沈元瑞

劉留臺

顧聚

呂燭

鄧藩

吳猷

杜驛宰

賈孟泰

郭銓

王以東

陸吳山

陳東山

高貴

徐存禮

沈震

吳買羅

成都潘氏

程瓊

泰和舟人

賣菜妻

蘇城丐者

東郭士人

蔡乞兒

好施

前言

何孟春曰續仙傳唐李珣世居江陽販糶為業珣既代父大來糶者授以升斗任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曰吾之所業同流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而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姓名之嫌乃改名覺李珣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驚歎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相推知覺舊名珣迎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平生所修何術願以相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七

好施

授覺言愚民不知所修因具販糶以對珣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覺後百餘歲卒相傳為尸解云厚德錄宋張詠知成都府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問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接禮頗隆重且揖張坐承事下詢願詳教有欵數之意詠翌日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其具常所服者來比至如夢中所見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糶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所損而小民頗濟所急詠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上也索公裳拜之黃後裔繁衍仕路比比青紫今城市田里之夫有世業者如李黃事有何難效法哉而學士大夫有所不能此李珣黃兼濟所以見重於神明也

又曰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人惟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焉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

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也杜豈有得于退之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耶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乎哉

又曰班孟堅作史叙魯朱家者流賑人不瞻先從貧賤始趨人之急甚于己私厚施而薄望既以賑人之命不矜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備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徒民式田畜為事當時聲名曾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乃獨入列傳焉豈非朱家者流止能擅義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嗟夫世之賈處商行壘斷罔利秦越鄉里或啓口稱貨羽毛之輕有恡容焉錐刀之末有倍算焉如是者可以為朱家者流乎可以為式乎緇衣塵土但知什一之方江湖扁舟惟營與販之計嗟夫孰不知義之為重哉務得之心勝之耳積而能散此人之所以難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七

好施

往行

解開吉水人貲累鉅萬其親故婚喪力瘠者輒以財救濟之或有告急者蹈湯赴火以援之不顧利害或多為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欲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開生一子甫七歲能詩長而穎悟過人洪武永樂間翰林大學士解紳即其子也

方太守克勤知濟寧府日有南魁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為養厄於無資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達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

翟孝子嗣與宅心仁厚卑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既工王氏家無儋石儲且臥疾不能給朝夕難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糶者鵝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伴問曰吾性多忘

若欲糶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醫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伍拾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合補餘錢翁愜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

徐隱士勗字方舟桐廬人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

談季方字□□上海人故少司空倫之曾祖也始以族大為懼痛自抑損散財積書人謂之癡國初諸巨族皆誦成入始服其識

楊文貞公士奇自少知學手不釋卷年十二鄉人請為童子師有鰥生攜書過館下色悽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

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陳公璣字廷嘉台州臨海人永樂中鄉會皆第一翰林庶吉士坐郎中盧信事繫獄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矣

鄭義門淵字仲涵其家義居十世族屬頗眾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三四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族事為之間條理瞭

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內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夥也斯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養母來懇於仲涵仲

涵曰吾何為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大夫不食者

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端悍遇雨則人縱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

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眾翕然而和未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渴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熱火溫之仍解自衣縷裘為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禦

寒仲涵與妻周寤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吝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

許侍郎思溫見有鄉人丐於市公識之呼至衣食之終其身

鄭觀字永異武進人洪熙元年遣進士齎勅訪文儒於常蘇松三郡公應詔同應者十一人公為首會仁廟賓天不果用太傅安遠侯請于朝為子師特旨授訓導列侯之第有訓導自公始禮部尚書胡公薦為御史歷官廣西僉事既致仕歸即別創一室貯粟百斛名存餘倉將以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

黎文信公淳嘗歸省至臨清適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亭卒家貧不能舉葬公偕同鄉士紳合購囊其事御史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候其子長還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四十丈民到今利焉

石瑛字文玉益都人由歲貢任澤州吏目樸直剛嚴不詭隨於俗家世豐裕性好施遇歉作糜以贍邑里全活甚眾後值瘟疫死者藁葬不給捨棺三百餘以瘞老而無子者損貲納室賴有後者十餘家造皮履以

施負薪作木桶以惠餅汲少年不作家產者則擊以杖閭里恆愛慕而嚴憚之其子銘孫存仁存禮曾孫麒麟鳳琚鯨玄孫茂華繼節繼芳皆

通顯人以爲積德之慶云

丘晉瓊山人文莊公之大父也業醫善濟人不責其報宣德甲寅大飢白骨遍野捐地置義塚瘞之時瀧以杯酒糲飯所行至老不倦

沈本秀水人世居邑之永樂里積糶起家郡邑舉為萬石長守法奉公無浸漁正統辛酉歲飢有詔勸富民賑貸本首輸粟五千斛旌為義民

表宅里未幾聞寇猖獗郡守帥民兵往禦之本毅然偕行無難色景泰
癸酉募富民納粟以資邊本以白粒數百斛應詔將上道疾作屬子淳
代往其輕財尚義至老不衰

陸封君桂字廷芳平湖人景泰間歲常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飢者樹碑
其門以旌之君遂輸粟六百一時借輸者必琢貞石為碑動修言曼辭
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吾省
一亭之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樹碑構亭

周司寇瑄在國子時同堂生相鄰喪妻無所得樽公因家人送貨至傾
囊與之為主事時有罪人貧不能輸官紙將鬻幼子訣別不忍聞公以
折糧絹償之還其子

仇必達弟必顯奉化人國初隨舅氏成海寧與兄武昂季弟同居爨相
友愛內外無間言里人扁其居曰和樂堂必顯道遇殍骸白必達殮之
隨施棺以殮鑿路井五十以濟渴正統七年官軍杜忠等戰溺沈家門
七日不食必顯捐粟募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

卷之十七

好道

五

陸珪以德義著于鄉鄉人有不平事皆就之取直不至官府邑初建學
珪與沈氏共任之既成縣令酬酒祝曰願爾兩家世世衣冠弗絕也其
後陸之孫淞沈之孫璋俱發解
謝澤字商霖德慶人舉正統丁卯鄉試知龍南縣不應當道求遂歸隱
絕跡公門好行古禮鄉人稱貸幾二百金病篤悉焚其契曰毋令子孫
守而責之也

左贊字時翊南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右布政使家素充裕鄉人有
假貸不能償者即焚其券家食時嘗逆旅旁舍有自經者衆救之而甦
公問其故曰負官租不能辦耳公如數予之不問姓名

姚讓字文敏上元人讓承世業未嘗躬握算籌而勤生節用富累不貲
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無所依者叩門告之
無不立為賙濟未嘗有難色橋梁道路廢敝者聞見即為修葺街巷無
井者往告之即計磚瓦費為經畫成化初國子監蛀蝕過半出工食磚
木之費悉為修葺至于自奉布衣蔬食如寒素士子弟衣服飲食及家

人資俱有常經不許僭妄僧道過門乞食者則諭之曰汝不為良民治
產而出家游手誰能養汝一錢無所予晚更募向儒術撰述文字樓黃
近理人多傳誦壽八十餘卒大司寇江浦張公諫之以為一鄉之善士
三代之充民云

奚昊字時亨華亭人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年九歲就外傳囊
白金為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
用為饋粥具即以所持金子之歸告承德公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
李大綱字弘舉海陽人喜周人之急嘗一日道逢餓者扶食於其家既
蘇辭去不問其姓名他日來謝笑曰吾哀子窮故恤之報於何有

王○字○新城人故太僕重光之祖故司徒之垣之曾祖今大司
馬象乾之高祖也生平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悉以賑
鄉里之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疎公時作糜哺餓者諸餓者以
次坐戶下受糜挂其笠於槐累累如也鄉人呼公曰王菩薩而稱其家
曰大槐王氏語具錢令尹記中歲日公禮神盜撤屋椽公念此何時也

卷之十七

好道

六

而甘行竊非飢寒逼迫不至此遂自撤其椽手二布與之一夕貧生某
窺公寢且穴壁公從燈下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遺粟數斗竟隱其
姓名公一日出遊得遺金欲還之卒無主名乃盡以糴粟會歲飢公發
粟徧給飢者所全活甚衆凡公所為德甚多然絕口不欲言即子姓無
知者獨鄉里長老誦說其一二如此耳有被酒者過城隍廟侮神忽身
舉地若懸困苦甚呼號於衆言其故衆為禱不解則曰若無為須王菩
薩乃可耳衆共請公公謙讓神譴若呼乃公何當焉衆請益堅公不得
已為一往禱辭未畢酒人已無恙矣匍匐泣謝微公我何逃於神罰公
曰此神德也誰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聞里少年聞其事相勸勵為善
日曷不自力學王菩薩以取敬於神

吳文定公寬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
分給之
傅司馬公希摯歷官素厲冰蘖囊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
廩粟頗有餘饒值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廩減價出糶以賑計所糶

粟已得千金止留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與人也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仍竭家資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伍玉白公伍公袁萃之高祖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飢富室多閉糶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資之半糶米千斛輸官助賑直指以聞授七品承事郎散官公聞命具衣冠望闕叩謝是夜夢神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後寒泉公果成進士以應其兆云

楊公廷和致政歸尤以濟物為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漑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老夫不知即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

卷之十七

好義

七

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為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愧於道者乎

龍翔霄字潛之武陵人正德己卯舉人嘗為□□知府性尤好誼喜周人急鎮遠守袁成能道經武陵遭疾卒為具棺殯之償之金弗受思恩吏日高守仁過常費乏不能前驚幼女於人為道里費翔霄聞之為贖以還

袁封公景升字子明號潛室香山入故大京兆三接之父也性好施與鄉人負責至數十百緡公捐半予之焚其券鄉人為之感泣嘗有鬻產于公者其後祈請無不應或謂公性公曰是人失業窘矣吾固當周之其好義率多類此

王封君定國字□□洪洞人故御史琢玉之父也為人仁而好施振人之厄不計有亡喜讀為善陰儲數為子孫誦說其友愛諸弟至盡推所分產予之即有負貸常為代償里人陳武以吏事繫獄其子婦為費公聞而憫之即貸金贖其罪婦得毋鬻又有王遠者客遊他方十年不

歸妻子裸行而乞召而衣食之女長具裝嫁焉人以此無遠近爭誦公德公又輒踰險退讓不敢為人先嘗書容忍二字于室其謹厚如此雷公士禎持身廉又好施常以歲歉貸麥於富室比至門則持囊而告急者十數禎笑曰我微生哉卒欣然與之用是益貧比卒猶負債數百病亟謂仲兄曰某某素知弟者必不索償可姑緩某某宜速償意切切不忘砥礪也

唐大行志大以吳興地僻兵宜不至時有海寇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婿居烏旣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辟地結廬數十椽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千指而居以一人拮據其間為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寓先陶夫人君朝夕扶持得無恙既而妹婿與叔三山居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衝冒兵刃歸葬其鄉復趣還吳與遂及于病竟以不起其可哀也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身任之間關

卷之十七

好義

八

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君之風有不知愧者乎一日有同年周之十金君正空乏也適鄉人褚集者以通我拘繫過其門君憐其窘甚即持與之有金某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歸縣官不知也

林公景暘字紹熙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太僕卿性好施予急人之難踰於己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五服之內無不濡潤者晚割田三百畝以贍族人百畝以贍學之貧士復割田以贍親友人各幾畝藉公而舉火者若干人藉公而婚喪者若干人葺橋道若干處每謂為無益以希冥福不若為有益以利生人

李太守元陽自荊州歸里以來不營生業薄于自奉而厚於施予如婚嫁喪葬飢寒冤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為三十二事日以為課少時日擊十八溪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沒民居先生憫之以問先生之祖秀眉公公曰吾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空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以彈壓之民始得平土而居今其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

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先生受命既久而未暇至是奮然為之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為之振其鐘魚修其科教其法漸備水患甚息

史際字恭甫號玉陽溧陽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初授禮部主事改吏部選司改春坊乃以養母乞歸而忌者嫉言官詆毀落職念族屬蕃衍或有失所者乃做范文正公義田之制置田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為補給子弟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焉又建書院於留都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邑庠圯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資勸學者事聞當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飢公計口賑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懇沙漲田寓周禮多工救荒意也嘗做交實法積穀數萬石以通鄉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即償其直撫按官舉社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與濬治之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寇竊發焚劫慘烈官兵莫能禦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却之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肅皇帝愈嘉其忠義進尚寶司

卷之十七

九

少卿加四品服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勿克公率家來搗其壘以功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蔭子繼書錦衣衛指揮僉事

沈嘉謀吳江人其父曰水西公嘉靖中以給事建言下詔獄罷歸嘉謀性嚴靜晨起必告天以日所欲為朔望具衣冠拜家廟私忌不預宴會聽聲樂以為恆其財能禮積而義散之尤厚昆弟孤姪為捐棗樹家室矣公嘗舟行至湖而遇龍起攝公舟空中耳若有聞者曰大夫常陰行善帝享之已必護之俄而徐墮水無他公歸因悉取細民積券直二千金焚棄之謂一介瑣尾何以當上帝知割費而為惠庶幾報哉

黃公卷好施歲侵則貸母錢貧民而下賈子逾期察其不克償者召而焚其券以為恆鄉父老戒子弟女曹好為之毋使黃公知也公嘗寓棗於他富人而盜據之得公封識不敢動曰我何以貽公憂公故家貧不任施而好之不已族人迫催科急則悉以其囊裝代償之而徐聽復曰毋使而曹有匿稅名毋使官有魚肉而曹名
傅良弼故憲副光宅之大父也豁達大度好賑人之急嘗出一箴語三

子而焚之則皆子錢券也所善李生從貸百金負不能償置酒為公壽請以居第為貸不可曰君無子而貧一日無所棲止吾不忍也立取其券焚之李嘗夢門之左右夾樹錦標一黃一赤且死語其妻曰即鬻宅必于傅氏此固彼家所有將有徵也及肖嚴公徒居郭里適買李宅李妻尚在其為說狀如此其后公舉鄉薦伯俊舉進士樹標皆如其色嗟乎天之報施善人此足以觀矣

馮公思為諸生時嘗自命曰大丈夫當沾溉天下寧可徒自潤乎既遭坎壞大志不遂復嘆曰陶朱公去越三致千金散之良足多矣吾金為德于鄉可也乃出嶺南門生故友魏遺買汗邪甌脫之區墾為菑畝亦不無幸傍畝日拓歲入漸豐乃視其鄉黨之不能衣食者衣食之不能室家者室家之不能喪祭者喪祭之不能訓迪者訓迪之鄉先達坊之圯者新之居之棄者復之往往待公為緩急島夷之亂督府檄兵禦之公罄所儲以充犒一時郡縣不告于供輸士女徙入城者公授廩傳餐無不得所欲歲飢出粟設糜賑之全活甚眾季年割田以畀貧者視親疎為多寡悉殫力委曲以恤其私又捐百畝屬區賦長曰公家事安忍獨累若薄田稍以助一踐更耳初公之治產也或者不能無疑于是始竊議曰馮公什一向為他人計耶公自處素約無錦衣鼎食之奉亭榭輿馬之飾內室自金宜人而下唯賀孺人間關成所同患難餘足供使令而已其柔曼治體不好也循其囊腹恆朽如郡守馮桐江公扁其第曰富室貧人臨沒之日家無餘資僅存圖書數卷而已

卷之十七

十

薛公蕙字君采行己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滯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為人干請性好施人有疾親為檢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
董公士毅為舉人家食遺僕候其父大參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為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賂凡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業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為者闔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

甚矣其書尚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吳公承廉字介甫號霽宇吳江人嘉靖辛酉舉人嘗割腴產以贍族人手料量以恤其鄉之人遠近疎戚各以輕重受賑或待以舉火無弗厭者伯父憲副公邦禎卒家人侵官課當按如律君代之償而脫其罪曰無使伯父有逋賦名間行市中見有蓬跣繫累推胸而號者驚問狀曰吾獨不得數金完官乃以逋速速必死死而誰收母氏者君惻憐而予之金其人請以產償不許請身為傭不許毫之去嘗買妾武林既至察其色黯慘若甚戚者蓋已字某甲子賢而父母更嫁之者也君即遣之歸而不責其財其高義若此

唐大中丞時英家居自甲子歲發願長齋絕不御酒炙泊然獨處一樓不用童僕以賜金製為佉佛之器有齋僧兒入樓褻帳見公凝然端坐偷兒惶懼叩首公曰勿忙但取去偷兒云不敢盡取公曰汝盡取即吾施捨乃從容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此盜事犯公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己施捨之願

卷之十七

好義

十一

王封公石溪名憲武字克定山西之山陰人大學士家屏之父也性慷慨專趨人之急而立義傲然不以利傷行宗人瓜分絕產還公故業公曰吾方哀其絕而忍利其遺乎却之姊婿張與疾詣門醫藥棺殮傾身為之經紀族婦陷虜脫歸數家且死公憐而收育擇良僮歸之逆族主人聘而未娶其家亡徙塞下更鬻女公陰持錢布與贖而不告所費其輕財好義多此類平生惡許人私聞之耳欲為洗曰奈何藉他人是非為口實行酒乎鬼神忌之矣聞者服其言

章封君子沐字養心德清人今銓部嘉禎父也癸亥歲大飢里人李文錦夫婦餒病且死扶攜叩先生之門求醫其舍旁地先生慨然入之而手為糜舖之旋有起色又稍稍分餅粟送之歸李夫婦得不死而先生亦終不受其地

王符卿汝訓冲夷恬雅家世素饒於貨作伴素封及公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謀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貨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鑄端端為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

寢也符卿家食時即志聖賢之學觀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諫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而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莫重於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於心也大人為此蟻蟻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為者哉古謂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即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又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喻一日盡招其族里驗諸夙貨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從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輝輝起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為仁人

張弼內江人給事中應登之父也見里中兒多逋賦邑令欲選富人長者因責以賠償成自匿避且百方求解公獨挺身見邑令曰茲役也民請先任之彼富人者虛得名耳計無能踰勝人也令大喜謂弼毋以名應弼為之帑半耗以完中下人產者不下百家義聲大振

呂君爛以泰與令罷歸好施子尤急諸子姓兄弟有一時沒燕中者悉為棺殮傳致其喪歸又厚恤其孤邑之令有死者郡下邑丞調棺君得美材應之郡俾丞以公購五十金酬君值丞匿未予尋罷官去人謂君不可取償乎君曰殮死令費生丞等耳杭守方某驟卒以廉故不克葬君倡諸紳緡哀金走其家經紀之義聲隆隆官中有謁選而得鎮遠倉使者負官儲若干以文憑質金脫罪不能之任將鬻其女君為酬其負女得不鬻又有滿考貧不能返君使人囊金而還之仲姊負官賦積百金以一種繫獄其得出亦君所贖也自君之為施不已而宗鄙戚姻親友以至閭左人人飽濡潤無失職者願君帑則益空或迫有所應不能亡假貸於富人諸負君券以千計君負亦如之恆自計我不忍負人又不忍責人負當奈何會婦沈卒沈故沈敏仁厚願君善施沈善積其遺貲願裕君悉以解負其所存券即弗盡拆亦弗問也當汛寶應湖颶作羣舟多沒君盡出其裝募小舟分援之所全活甚衆而不以姓名語人又嘗長賦踐更役不欲小異齊民嘗捐田百餘畝以贍當賦者至有調發必身任其重曰吾居其輕重將誰屬其邑之門墻墮堪與家以不利

卷之十七

好義

十二

學官弟子議復之君率百金以倡復而科第相望矣

俞憲僉汝為父曰寅山公敦大義好施與嘗見戊卒曰剛山者年七十無所依坐臥水中書其旁曰首陽山人不食者已七日公聞即遣人慰諭之給饘粥者三歲山以天年終復收葬焉里有周氏者其墓無主日削獲鋤公白之官代輸稅而禁樵採得不夷

羅近溪公任寧國府時一日謁耿公定向喜動顏色隨附掌自覽曰今日一大愉快事耿問曰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飢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為是慨然耳耿公曰難哉羅公精神通於一家矣余微天之伴父母兄弟妻孥原自一心從來出納施予更未經余相忘而不知為可喜矣

董公份既罷歸嘗慨然曰吾嚮者欲佐明主布德施惠以幸海內令元元樂生而今已矣吾既不得施于國且欲用之家則與其子給諫君道醇謀所以收郵族人與為德于鄉者乃割上腴為義田築室一區為義宅羣子弟而教之為義塾凡族之人仰給焉已又積粟為義倉方百里

卷之十七

好義

十三

內貧民各以口率受粟死喪者受斂具荒歲耕者予貸餓者予粥疾者予藥殍者予棺及冢凡鄉之人皆仰給焉其他姻婭交游待公而舉火者不可勝數故太守姚邦材廉吏也貧不能喪葬公助之若干婚張氏女未嫁守節贍之田若干畝其好義樂施皆此類也

王百穀性好客客至輒擊鮮與持案而食戶外之屢常滿遠方游士輻輳繼屬其獎後進不恤緩頰為游揚所孚翼甚衆人有急即貧囊疎賤傾身為之有冤不得直者多方直之鄉人往往稱述其事多不勝紀然君為德于人而欲然不自德

魯府輔國將軍觀炊號毅齋父鎮國王子祿厚貲產頗豐公與兄弟中分讓朕取猶曰幸奉國恩食租衣稅不忍以父產傷同氣心然公居積貨予什一取贏久之家更饒裕而居常誦薛公之市義也一日召子錢家只取其券焚之所捐金數千兩穀千斛子錢家頓首祝釐有下泣者而公名大謨魯城中矣滋陽恭裕王家匱而孱病而為公泣以弱小孫為寄及壯當封而為疆宗所持莫敢保任公奮曰此王適也策在天府

何罪而剪之茅遂與安丘府主及中立公同署名焉又出囊金數百及

多為假貨遊賜以是得封奉公終身如大父禮安丘家監以王少子登城為邑令所誰何邸中諸少年欲往誰令公閱遽止曰諸君胡不自善至欲辱天子吏以扞三尺王少子出無與衛令何用識之衆皆曰然遂解胥史有通幣金而逸者長吏捕得榜掠幾死荷校及門而乞公子之

金若干乃不問其姓名或請為券公曰人方身無完膚三日不食忍責其券耶曲阜孔弘煦推擇為令從公貨二百金命下而弘煦死子姓以田及器物來償公慨然曰所為貨而公者義也而公不沾斗食而死而吾收若田及器物而曹何用為生盡却弗受魯人益尊信公稱為長者

鄂陵四輔國將軍同鄂陵安僖王孫也年十歲以例封祿歲入百石貴矣然純慎不以地高人而好詩書樂與衣冠從遊嘗讀前史覽功名之會輒撫卷慨然而歎曰嗟嗟誠使某備一官更生普鼎敢多吾哉又見豪貴人千金飾狗馬衣裝聚名姝罔費惜及義施願一錢忍弗能與則又歎曰雙火一膏兩斤獨木是速滅之道耳且貧富命也孰有義而損

卷之十七

好義

十四

者邪於是婚喪弗舉者輔國見之輒與醵酒或棺人曰輔國壽揆厥心行永之占也居無何輔國病歿矣年四十一耳於是豪貴人反以輔國為口實相語匪火自焚匪斤自齒

李大參奈居家有鄉人嚴剛負京租公罄所有代輸之嚴貧不能償止一女欲歸公為侍婢公卻不納即出券焚之其女後嫁良家子公後死女哭盡哀如喪父母

路公瓊屯留人故光祿卿王道之大父也縣令張鵬坐事斥貧不能自還公為倡邑人共治囊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路某活我至其孫異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

楊琰字公蘊嘉定人嘗入京師過館人喪不能舉將鬻其子琰探囊得金三十錠盡與之

鄂叔敬字一之號異齋泰和人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得偽金羅者繫以訟官公不問誰何輒為之居解酬羅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姬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公聞而赴之如其數

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獲百金於道需而述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寡人也貸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金凡所為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衆耳而今併捐之且夕當委骨溝壑即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公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為謝公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卻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願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為市者即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蟆得者輒折其股蓋患其逸也公恆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瀾漫公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蟆戲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里中人益咄咄嗟與歎謂公修德行義報若此也

王都督瑜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界贅婿為市取息者婿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告又有自顯官歸資囊豐厚其弟有宿逋貧不能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皆為代償

唐大貞東安人純實溫厚輕財樂義常建石橋期七年始成費八千餘金濟川有江二橋亦與有力又置膳田五十畝以給族之讀書者及卒邑中立祠肖象以祀之

卷之十七

好善

十五

劉封君資性喜施予能佐人急歲計所入足自給以其羨市粟貯別廩以待里之貧者小減則平直糶之大歉則即與之不收責如是歲以為常

臧封君節常行過市觀門客纍纍困苦於邑狀心竊憐訊之則買人以盜罄其婚錢無歸矣公就謂第毋憂吾麵麥餘若干緡在抵以與之二老丁廣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即令具酒食代為請助置簿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葬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為榮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即贖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曰吾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為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即命子婿築牆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

力田復與子婿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為入困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願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為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既捷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隣其受咎也

金翊字建贊嘉定人好施子急人之難甚於己里姻有逋賦逮者方獄急翊悉囊裝償之不足則從其內人脫簪珥以補之其人出乃大驚謝翊不復實齒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畝不治而怪之對曰非情也力不任治也翊遺一與犁快犢後旁畝益拓至富聞左周某王某者貧且鰥

翊食之死而葬之且歲時薦以孟飯曰毋使兒餓也歸有陞字晉父嘉定人貧而好行其德囊剩一錢瓶溢一米輒思以施人一人負官租筆楚且斃陞愍然請為代償傾囊不足益以轉貸必脫之而後已道拾遺金低徊其傍不能去以俟遺者至而還之

臨財 前言 卷之十七 好善 十六

臨財

前言

卷之十七

好善

十六

羅性字子理太和人中洪武四年鄉試嘗為德安府同知朝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免賦

孟十忠洛陽城富豪洪武時嘗有虛室令家人市酒有陝右二商攜裝囊沽飲因晚遂假宿焉翌日昧爽去已十忠偶入見其室臥處覆一盆啓之乃金布囊攜之入家不令其妻子知置于櫥逾月客返相詢還之誠若初以其半謝辭不受皆稱其廉後孫大通領鄉薦人稱以為陰德所及

儲處士某字仲文其先毘陵人國初徙泰州為鉅族處士生而敦篤言動不苟力行孝弟不煩師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善行輒與嚮慕

若固當然者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雨雪決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囊中布散之不問誰何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願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利計邪比歸所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寢落閒曝于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哺有一男子攜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成某地費不給祇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遽失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封識并金幾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爲謝處士笑曰吾願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飢色予之粥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皆嘖嘖稱嘆曰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權鄉省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京戶部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玄孫洵亦舉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尚多如鄉人言論曰蘇子嘗云人能辟千金之壁而不能不失聲于破釜蓋得之孟氏千乘簞食之說謂矯強者易而造次急

卷之十七

十七

遽者之爲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勉爲之願以此勵世猶有不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優裕未足爲難其拾遺金時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即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有定見恐爲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愜惜而方自以爲憐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處士卒六年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善之常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亦不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爲報者而可以爲勸也

劉公崧赴北平時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識之以托其鄉人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公亦不問

陳鼎字重器新興人永樂乙未進士知建昌府治廩穿地得金璧珍玩悉封進其清介如此季父以貞往視入廨舍視其四壁蕭然喜而嘆曰吾家本儒業汝能澹泊可無愧矣

永樂中秀州有孫鄰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楹間繫一解囊得金釵二股鄰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奴女號哭而至鄰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

女曰妾願失身以報君鄰亟馳去及抵南陽獲利數倍而歸借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浣衣江澚識鄰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鄰獨得免

李忠文公時勉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騁以錢大書揭於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遠往先生扣之婦言夫爲錦衣衛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腦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眞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覩公立命索之夫人昇醫治藥以夾傳傳之越一日夜遂甦

卷之十七

十八

南陽李某閩老文達公賢之父也公未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棉花收後載往湖湘問貨之是時價破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登舟邸舍忽火延燒無遺三商者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合積資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吾輩也躡地號天各欲自盡李某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貨物失價我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尙能力業歸可再至人人咸義之即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是夕其家有客假宿于舍傍夜半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折向不利耳略轉從某向貴不可言語且客以告而去異其言即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酉進士天順末首相云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爲活一日息于道陰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密徙而覆之暝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表客故山西大魁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

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於其外越數年柳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詢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若第于柳下手取之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曰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撥之為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則尹公是也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羣兒一日與羣兒戲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於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如曰若之徒謫我遠戍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介意乎神曰不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怪之晨往視焉則見所為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如何以神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謹已而果舉進士為吏部侍郎者九年為天官者九年

朱昱字伯昇吳郡人嘗戍南京貧甚于道中得遺金百兩嘆曰彼亡金者不獲必就死地乃伺于得金之所三日果有客含淚而至昱探其數合遂歸之正統間以疾得告還鄉有子克家安享餘年

卷之十七

十九

陳達字兼善日照人天順中進士授主事出知懷慶府有故人密以金託者其人死召還其子鄉人以爲難

羅一峯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銀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資如何僕曰公無憂夜來于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爲資倫怒索其環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公呼天曰吾生未嘗有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傍有一老人即從垣上以杖提公而出時捐軀者幾千人公遂獲免有云有舉人謝天詔者提公而出人以爲還環之報

范鑣字廷議會稽人天順六年貢于成均成化間授封川知縣始知家僮治園得遺金於糞壤中亟投之曰毋令後人謂予捲地皮也
林守成公安人成化初麻寮商人以漆一器寄守成而去至弘治中其

商始來適守成遠出商意以其漆不存乃告之官縣令召而問之守成歸昇漆器至縣庭封識如故啓視漆乾結惟中存一滴濡耳令嗟嘆良久杖其商而錫守城肉米以旌其義

蕭運使初爲蘇州府同知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不告而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請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其去卒不詰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爲諸生日讀書僧寺得買人金囊于佛殿默坐其處須臾亡金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買探囊爲謝毫去

黃用直字宗弼潮陽人少負奇氣讀書通大指縉紳見而異之一日蚤起得遺金一囊於道已而還其人不受謝亦不告以姓名弘治戊午舉于鄉授國子學正尋出知長沙縣清介視身爲一時長吏最

都公穆字玄敬嘗任南京兵部主政司武庫日啓土得二囊千餘金衆以爲天賚意其所必得都論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身與

西漢周見錄

卷之十七

二十

其得金而致禍莫若棄金而就安即疏奏有旨隨置武庫公費京師艱復以此清譽益彰

都元敬最善濟人之急尤愛食客所有輒盡盡則解衣爲質一歲除夕絕粮作詩寄故人朱堯民曰歲云暮矣室蕭然牢落生涯只舊甌君肯太倉分一粒免教人笑灶無烟堯民儲錢千文爲歲之用遂分半贈之

鄉侍郎守愚誌鄭處士述其舟中遇賊事衆怖而避處士獨留不爲動自賊至解囊中數金子賊曰吾市入者盡以予若也賊信而不問當是時鄉人寄金以百數藏于坐下幸猶完而同舟者走倉卒失囊金在處

士側處士持蒲蓆覆之也免於賊賊去同舟失金者方號哭處士笑曰無憂也汝金在茲失金者拜謝曰此非天賜之金乃公賜之金也歸而還寄金寄者問處士以金子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處士曰吾自失金君自完金如是則君不失于賊而失于我也固卻而不受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其家孝廉即命置堂簾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

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應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紀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其孫大駭孝廉曰知內有此卽置秘室吾臥不穩矣

張冲字應和長洲人後嘗代兄服賈燕京歸途聞父病乃倍道行過盜斫傷其肱盡劫所買金然故人所付金未失也故人子弟來視創不敢問金冲云盜去吾金君家金固在也遂悉還千金無吝色人以爲難子鳳翼燕翼皆登鄉薦

德安高中丞羽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州夙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曙值道有遺囊命從者舉之纍纍然金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獵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又計公囊垂盡奈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蒙袂來者髮垂蔽面徒跣號呼而至公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在是是人曰因督地租錢急天旱無以應歸子女得金五十俟晨而輸之官夙夜倉皇不覺亡失某死矣公乃發封與其數合卽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公固不受其人控馬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七

二十一

行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姓尸祝之公後由浙泰藩歷大中丞大夫子四人其三爲郎季子作二千石年皆至大老諸孫仕者又數人

屠濬字□□鄞縣人余友屠君隆之父也家濱海嘗漁於海數遇風破艦所齎操數立盡遂無家而意泊如類有悟者曰吾不復海矣卽殺死不至令魚飽手理藥草數畦吹其苗晨起未飯徐晚突無煙舍而步江上觀漲家人挽之曰觀漲可得食乎公笑曰不觀漲亦何所得食卒觀漲而有二賈以巨積求寄載至公居步所而舟人發之皆珊瑚犀象玳瑁香藥也曰是禁物當入官又當死買陽造公蒲請以半爲公壽冀得無發公曰去之而以六博盡而財我安忍藉爲利哉令舟人姑得厚饜足矣又有私販魚鹽者亦至步諸子請貨之公叱曰而豈津吏也當是時大宰瀟其先太保倚司馬大山諸公貴盛甲浙東西諸借名姓而家者比比公乃其親弟季父竇自如終不假小煦沐

顧某字某別號南野故尙憲憲成之父也隱德不仕嘗得遺金於肆之西偏者標而購其姓名得吳跛人以歸之嘗爲貿易當三千金而其人

誤羨其半亦召而歸之糶粟於陸五日而價驟跌愀然曰吾不忍其耗謂陸來分而金業貶價矣又嘗寬張氏兒逋屬其構而以居閒請爲曲解之而還其所鬻產直曰毋而慚也蓋張氏兒語及顧翁涕泫下矣

高枚進士攀龍父也有密友病且死囊千金授君君曰生平所見不十金何千金也力辭之有買人以他物質子錢者既去而遺美珠數百顆君囊而封貯之明年買來贖他物君徐曰當質物時亦有所失乎買覺額曰所失珠耳然不記何所君卽舉還之買愧謝卽還尤美者百顆以酬謝謝弗納其耿介類如此

南憲副逢吉嘉靖乙卯關中大震兇徒四掠有富家子張進英夜持數百金匿公所會進英與其子在抱子俱亡金無歸也公舉原封首官曰其以此助孔廟工當道義而表其里以風示一方

吳封君顏字宗曾與國州人吳國倫之父也微時得遺金子道且數日俟其主而還之欲以半爲公壽公復曰使倍義而金寧俟君耶自是每過公門必扣額徘徊久之乃去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七

二十二

沈封君塾一日築室暗地有藏金見後者奔以告曰是公土也公曰然是吾土也而當其藏時則非吾土也趨告縣旁有覺者爭先攫之鬪爭訴然終不能及公

丘本厚平越軍人隆慶間安莊衛貢生鍾士奇赴京宿丘店遺二十兩丘收貯鍾尋至交還後鍾選清平學訓申明當道旌曰義士還金

汪山人准字禹又休寧人負廉節客有寓千金山人所而盜夜入盡掠其資裝客之金幸無恙人謂匿之便山人罵曰客以不貪托我爾乃以貪餌我悉歸客

李禎字天祥吉水人得遺金經月餘莫有言者禎物色求訪得其人與之語而審焉悉以歸之其人願分謝固讓不受嘗戒子孫勿以爲異曰此人所當然若苟得是移則將何所不爲汝等或遇此卽若還之可也非義之財得之有禍

張封君仲太倉州人故太僕□□之父也市有遺十餘金道上者公拾弗取求其主還之曰吾室虛焚蕩無餘身之所有弗愛何愛若金既

倭復至而公之子太僕君方幼從其家避入城有一人負之凌波涉斷橋而渡問之即向所謂遺金主人李姓也時以方賢桑之鐵夫云華憚南齊孝子寶之後自憚徙長洲之下雉瀆為人重厚長者有李姓者以胡椒一囊為寄覺其沉重藏之密所李死其子來謁憚憚曰得無取若翁所寄乎答曰無所事也取以付之封寄宛然反剖視之中有黃金八兩其子不肯受憚再三勉慰之始受而去

鄧琮荆州左衛人精于醫求濟者隨貧富不責報一日偶于途拾遺金五十餘兩候失者久不至乃歸揭帖招之人有止之者琮曰此有盡之物耳彼之喪身壞家皆未可知其心忍乎無何失者至詢之果官徵之物實經其手者夫妻號泣傍徨將自縊矣琮遂還之失者欲分以謝琮堅卻不許感泣稽顙而去琮年五十卒子鉉孫兩皆以文業顯王敬臣以厚德雅量著聞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乎

卷之十七

二十三

沈封君元瑞或貨金不償乃期公飲曰有金矣願以券來比券往則投之太公曰甚善者馮善者之收薛債也固然為里魁主里中賦值歲數官責之急惻然曰夫既忍飢而復飽扑乎悉代輸之已而詔下獨未輸者公失數百金無何以踐更給徭河南復失產半然終無怨益自力也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日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攜到此浴浴罷乘見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命以畢餘生耳

願聚無錫人溧陽市有同舍商遺百金積而去聚檢積得之故若以他事留者居數日商復過聚所猶未覺聚出以授之商感歎欲割其半報聚聚笑曰使利若金者不全有之耶嗟夫而未知吾鄉有被喪翁也呂燭為泰與令時士人官留都欲私其妻子密使所親僕高五百金於君亡何士人死僕來報君幸無知者請中分之君怒不聽召士人者子均授焉

鄧籍字伯藩德慶人以歲貢為高安丞嘗主上供羨金數百不敢因而為利當道賢之醉人遺金五十于其門次日倚門而望其人至即舉以還未嘗啓也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飲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充藏金今所沈者稱是蓋以長硬繫鐵鉤曳取之必獲及知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囊此雖一事作戒數端舉念暗室鬼神將臨之一也物之得失去還冥司有籍二也取金與還賦金孰多營溫飽與脫桎梏孰利遠近禍福之故不可不省三也

卷之十七

二十四

杜驛宰嘗移役蘭溪晨出走衢路路遺一青衣囊舉之中如有金也者歸而懸之扉舍往跡其人亡所得俄有泣而言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避而遺之死無以償矣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即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為謝長公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之賈孟泰為庠生時同舍生岳本和嘗撰萬壽表文時太守呼本和急不及闔戶而往暮猶未還買數學偶入本和室中見几上白金二錠蓋本和撰表資也買恐他人竊之欲持之歸恐涉嫌疑棄之去又不可為留一宿未曙本和來索前金自分必亡矣見買在還金拜買賜云郭文學銓嘗被盜室廬化為煨燼事罷先是有族人金四十餘兩貯掌公所會謂金隨賊盡公語衆曰銓雖火其廬乃此金原藏別室得不亡出以償衆疑所匿

王公以東富而好德有貨翁千金買而敗者窘自歸罪翁第置鴈鵠之立爲折券嘗遺鏹千緡於市市人得之識爲翁藏因以歸翁翁謬驚曰吾固無遺鏹也且入若手即若物而何混我爲竟謝不受人或謂起家積鏹果微是不可當數家力耶而奈棄之若弁髦翁嘆曰非而所知也陸吳山者太倉人少時游吳市中道有遺金俟其主而歸之其主泣謝願以半酬君竟去弗顧嘗館于富人而驟災主人從焰中倉皇攜金寶授君君願指兩童子置之書篋事定俾主人自取曰毋汗吾手也陳東山字魯望江都人九歲失父哀毀如成人既長慷慨多大節其所親嘗寄千金逾數十年死山召其子還之封識如故嘗挾千金買額上僕盜其半事覺株連數十家山白官罪止其僕衆得免債額人德之高貴字天爵家宜山貴性豁達喜文學隱居龍溪酷好山水遺落世事每語人曰婆娑世類一團花蓋謂富皆夢幻耳嘗游中錫坑有富商病危以所移資付貴乞辦後事貴僅以少許治棺殮餘悉封記走書召其子扶柩歸殯盡以所遺資還之

卷之十七

二十五

徐存禮開化人嘗於道傍亭中得一青囊啓視之白金也攜歸陰置之密室復往亭候之適有三人傍徨而來問之曰某皆徵人往遂安市杉木道此少憩遺囊于此內白金近百兩皆稱貸于人者不獲有死而已存禮審其實遂借抵於家出以還之三人羅拜請任其取弗聽舉一錠酬之存禮曰吾欲之當盡匿願乃取其少乎固弗受人皆以爲義沈震字天成嘉定人世爲小兒醫病者或須美飲食而貧不能自得輒以錢給之嘗至妻門于厠上獲遺金二百七十攜至舟舟中人皆喜意欲少分震言吾當一月以待倘無索者此金皆諸君有吾不取一也居七日有哭于厠前者自言常熱人吉義醫男女以有此金震問其數良是即歸之明年義載麥三十石謝震震留飲食之竟不受而去然震家本貧卒時無以爲殮有司致購葬之吳賈羅嘗買于江西有廖某者誤遺金二斤有半訪而歸之又清客遺四錠復歸之客請留以一酬德公曰吾不以義顧不以四而以一耶竟卻之或竊帛數十束爲他人發之公曰非吾帛也

成都潘姓者人寄有黃金百兩於其家內外無一人知者未幾其人以疾卒亦漸淪落其子不知寄金事幾至于乞丐潘姓召其子以其父所寄金還之鎰如故其子拜領歸經營未踰年業復大振潘氏不三年其子遂登科第其家青紫接踵成都人稱甲族必先於潘氏云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鋪賣飯宿客蓄馬驛送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攜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就願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童拾之匿於路旁行圍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童也乃馳回程鋪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視童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童至其所以銀還之宗以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况百金哉昔柳子作吏商議官之賄者即商也迺斯人者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乎

江西泰和民有父子操舟載買客爲活者一日有客就舟行經三曲灘

卷之十七

二十六

夜而泊焉適岸上居民搬戲客乃往觀舟人之子舉其囊知中有重資也謀於父欲竊之而竄其父力止之曰彼以託我而負之不祥奈何不異天禍乎不可已而客歸舟猶聞爭鬪不絕也頗察其端輒懼而他徙其子益闕不休遂棄其舟以還其父乃獨力挽舟進步甚窘又值風雨晦冥愈不能前乃就曠野之濱驢焉忽岸濕而崩舟人驚愕窺其中隱若有物也發之得白金數十兩翌日至家其子方告母以其故謂其父之無知也且怨且怒父聞而謂之曰無痛吾有以償汝矣遂出其金其父以此終身溫飽而既沒之後子終不免於飢寒京中有鬻菜備賣豆芽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備不與婦人引手就其筐取之袖中銀一錠落于其筐備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免賣菜矣妻略不視曰爾得而喜彼失之者能無戚乎今吾將孕彼戚而致死詛咒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備感其言遂還之失銀婦果爲夫所咎將自縊及得前銀甚喜勞以酒飯一兩遺之其夕賣菜妻產一男傭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投之

即沒備意有寶掘之得銀一缶報于前失銀者其婦產一女遂歸于其男相與同為貿易賣菜妻亦賢乎哉

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却既行始覺反覓則有丐者守之即以授還曰命窮至此奈何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為謝丐笑麾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釵耶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耶吾家某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口食以食君丐者曰汝身在內何由得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搖之則知君來矣丐如言往婢出食之久而來皆知聞于主翁疑有外情鞠之吐實翁義之召丐蓄于家後以婢配焉

東郭之聞有士人使羣傭掘土為垣坎深數尺得數囊焉封室甚密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毋發而悉歸之家潛啓而視之無有也人以爲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人宿于外舍發其臥內之篋得千金焉殊不滿意乃劫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

卷之十七

地則

二十七

惟直宿之童子知之而號於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扁閉如故也鳴鑼而持挺繞舍而索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為盜乃從舍後穴藩而去之於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捶楚身無完膚卒不可得士人因亟泣而告曰我誠貪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絕而獨秘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爲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匍匐而及門微言救我救我家人以火燭之非復昔時形容矣羣竊笑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方其得囊也與衆發之金也分我以其餘無則衆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而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冥子曰陋哉士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亦有所不屑也今乃妄意囊中之求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世之不爲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災何必羣盜爲然也蔡乞兒乞燕市三十年矣肌體半露槽氣不充視財貨澹如也一日還之有文有詐認者問多寡不合問重不合乞兒笑曰汝何異竊哉不與

捶而欲奪之者乞兒怒曰汝何異劫哉我可死金不可得亦不與埋而藏之越數月金主不來一日過衛橋畔有夫婦被逮而泣者問之對曰昔貨富人某金息過百鬻產不足鬻一女猶不足今訟我于兵馬司矣乞兒曰咄是我所素乞者也奈何爲是止吾救汝乃走富人曰公之富千百於某乃復錘其膏髓而吮之耶設某夫婦日暮死天道謂何渠負汝幾許曰百金乞兒曰某爲償七十公寬其三十可乎富人曰汝安所得此乞兒曰與我俱往乃之埋所得金焉富人媿曰汝能如是我獨無人心耶受五十金曰是吾故物其息免諸夫婦泣謝而去乞兒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乃如數給之贖其女以還餘十五徧聚其友而謂之曰我等生無完衣固其常分奈寒何今分金徒爲一殮酒肉實無損於寒乃以金與木綿商得二百餘斤均分而去身不多銖兩云呂仲曰萬曆癸未余聞諸同舍郎命馬走訪之欲一識其面竟不得亦不知其何許人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七

地則

二十八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八目錄

仗義

前言

于慎行

往行

胡深

賈克明

沈澄

石大用

朵耳

張善昭

盧楷

張聚

羅誠

華雲

楊春

趙善繼

王芳

陸鰲

陶文僖

穆文熙

何道

莫如忠

張起潛

王朝佐

李疑

托孤

前言

應生

路瓊

何潤

校尉

蘇斌

成器

陳達

伍驥

趙某

畢德

王震

陳塗

凌封君

蘇宣

鄭舜臣

沈啓原

王世貞

宗臣

徐東山

宣應楫

姚岳祥

王釋登

應生

楊五

路瓊

卷之十八

目錄

一

往行

郭元宗

劉遇

方氏遺裔記略

交際

前言

王達天遊集

解縉

劉仕義

陸平泉

霍翰

何孟春

于慎行

往行

楊榮

廖莊

章懋

陳白沙

徐文貞

狗知

前言

往行

王廷相

患難

前言

薛文清

唐順之

往行

李夢陽

祝允明

曾瑁

徐伯淮

劉基

方孝孺

薛文清

湯沐

孫存

徐學謨

王錫爵

胡澆

楊繼宗

王九思

萬士和

羅念庵

葉夢熊

程信

方太古

楊世華

張居正

李鵬舉

張居正

李夢陽

祝允明

祝允明

祝允明

祝允明

祝允明

祝允明

卷之十八

目錄

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黃淮 丁幾

金問 冀元亨

馬紹榮

西園閣見錄

卷之十八

目錄

三

西園閣見錄卷之十八

內編

嶺南張 董孟奇甫 輯

仗義

前言

于慎行曰范文正公以論劾呂相出知饒州朝士畏呂無出送者惟李絃王質出郊飲餞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二公皆吾郡人也一時氣節凜然照映史冊可謂東魯之盛矣然士夫相與顧平日疎密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與質者亦好名之累也

往行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嘗為元中書省石林宜孫守處州高皇帝令胡公大海取處州公出降時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

西園閣見錄

卷之十八

仗義

惡責守令使債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債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海賊錢鶴舉乘時未定率鄉氓無知者鼓譟入城擅開府軍竊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表浦場官李肅普等將害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苟玉真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授其家使還墓焉府及屬司入卯皆散失不知所往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贖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為實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眾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于郊費皆自己出既又率父老詣龍井莊謁丞相徐公拜其穢渠問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尹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潤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

程平字德正績溪人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監領事罹法累凡百餘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得其情喻之曰瀕於衆則汝免矣

先生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為平不幸為人所誣而反誣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嘆異之尋請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憩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先生自救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償於先生先生如數償之不與校迨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可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備棺槨衣衾而舉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先生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嘆服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親行至汴聞其父既死而囊篋又為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給其母曰吾買地葬父于城東矣又出其所攜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先生子實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續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還墓德生漠然不復顧丙寅秋先生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為負之歸由續溪距休寧僅

卷之十八

百里豈可九仞之山而虧一簣之功乎且其子既給其母必慚懼不來即命孫通為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實字以誠亦剛直尚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永寧令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泰乙年稍弱屈實與偕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借侶求回實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借侶曰將如瘡癩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瘡癩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果以冒瘴而殞

賈克明三原人洪武間徙家村底性廉介信實治梓人業凡鄉鄰有喪雖側微必弔葬必素冠麻屨執紼送至墓所空畢而返其貧而甚者自具飲食為造棺又助其穿壙而葬之嘗為焦村馬氏構神祠數月馬氏曰計值當奉二金茲乏金有紙錢一駄奉之可乎克明曰可將行主人飲之酒授以紙錢克明醉而飲訖焚錢于神前而別崇賢街劉氏祠孤魂作木主三百克明日公能施財祭請先嗣之鬼我獨不能施以力乎辭值不受劉氏力延之廚中託供祠事酬以飲食克明水漿不入口者

七日病不能興家人與之以歸嘗與通玄觀道人劉宗道為友宗道有道行為張三丰所重凡出門鎖鑰恆託克明掌之遺之飲食弗食宗道精癸亥數能預知人死生將沒子孫及其徒乞傳其數以養生不可問呼克明至而密授之其相信如此宗道沒凡問死生者皆歸焉有魏遺弗受亦竟不傳之子孫焉其卒而葬有烏鵲蜜蜂成陣送至墓所及空散去

洪武十四年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暇夫出即入門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熱寢足露衾外來加覆耳夫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証伏獄成將棄之於市校出呼曰某婦是我殺之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激發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卷之十八

青文盛四川大寧人洪武中龍陽縣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文盛詣闕請免章三上不報自縊于登聞鼓下上命官覈實詔蠲之仍以一千三百為額民德之因立祠祀焉

沈澄字孟淵長洲人洪武中以材應薦至京尋引疾周文襄撫吳中嘗就澄訪時政多所施行澄雅善詩尤好客海內知名之士無不造之所居曰西莊日治具燕賓客詩酒為樂人以願仲瑛擬之翰林金問坐事繫獄十年衣食之需皆澄周之問嘗謂人曰吾獄無孟淵為瘦鬼矣

蘇斌桃源人邑遭元兵民寡田荒額糧難辦洪武二十五年斌具疏上奏未報二十八年擊登聞鼓自縊其下得其疏於懷中為免二萬二十石併原里八十四為今里邑民深德之

靖難兵起以高巍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禮義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

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取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領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邀遠邇大興甲兵糞穢字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異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彘彘集無賴因時乘釁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與兵以來今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藪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

卷之十八

之十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蟬蛸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李時勉為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做胡安定教條隨其材品而造就之待諸生恩義兼盡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諸生感之先是議改建太學上命王振視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振街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伐去傍枝振遂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并司業趙琬皆枷于監前時正統九年夏五月也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

蘇州人獨上疏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時勉擅伐官樹薄示枷號稱緣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并釋之大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聞就銓得戶部主事
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讀劉球疏劾之下獄死餘姚儒生成器義而哀之率同志割鷄醢酒登山祭之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
陳恕字達道灤州人鄉校以德行稱好性理學景泰庚午舉人適歲凶編民輸糧稅于本府恕念偏涼汀大險厄出資與坊扁銀備饑民鑿平為坦途歷官開封同知九年考滿乞骸骨歸吏民泣送者塞路行李蕭索人不識為官者歸惟乘一蹇驢入城有司重其賢贈銀五兩即市鐵鑄文廟祭器積善行善類此
于公謙被刑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為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噉吉祥麾下有達官朵耳枕謙尸而哭之酬以奠祭吉祥捷之明日復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達收公尸瘞之

卷之十八

陳達字□□六合人隆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中累官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兇氣餒可畏乃獨收護屍為之斂葬君子多其義云
校尉袁彬者英宗廟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緹騎既從征而有土木之變彬遂沒於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橐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温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為隱語說上獲一羊醇烹而共啖之畫斧薪伐木夜則背承上足而寢虜挾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躡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殺彬上至為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為賜姓楊以譯鞬從陷虜頗幸也先問以該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為治糜啖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期上還稱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為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鎰白金三十鎰綵綺鹽醪醬乾舖克實又加資妻異繪精鑲各有差擢哈銘

千戶賞賜半之昕夕宴對略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遠
杲顯達上故錄中貴人曹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貳人驕
干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數伺
忠國公罪狀聞上并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
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
長安門不下尋就擒治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
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揣不自安恆借達為疆而達少所陰獻然上最所
禮信者李賢達次之達後內害賢寵譖於上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彬
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
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五毒更下彬不勝
苦且誣伏矣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而燕中有楊墳者戎伍之餘夫
也素不識彬常為漆工尚方袁公上魚服侶也曰門達何人而輒害之
因上疏誣達奸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
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羣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

卷之十八

六

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
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真枉豈敢辨明陷
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
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味死上言遂
擊登聞鼓以進上方與太監裴璫擊毬遽令指揮門達連問墳至其廡
達陳諸淫刑恐墳損神色不變佯若無與者達恚極墳至百餘墳恐遂
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望屏去左右墳以實告達令復與前迺愛耳
達曰吾小人不識書字文與君侯無怨何辨為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
善因爲此本使墳投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達大喜趣罷答出湯沐沐
墳醜肉食之持贖面訴曰李賢令楊墳中臣爲袁彬地上命上官會三
法司鞠于午門前墳大呼曰天乎冤哉門指揮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昨
廷中有某某共見李學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冤他人
爲也指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諸大臣共訊曰達無得辭
其罪矣錄詞以進上悟趨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

西園聞見錄 卷一八

達寵漸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上崩李賢益重達內不
自安出怨望語御史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請死南丹成化初修英宗
實錄稱義士楊墳字景和

張善昭字彥光順德人天順壬午舉于鄉試吏部高等授兵部司務大
司馬余子俊甚才之超拜四川僉事以忤臺臣謫鳳陽通判轉臨江魏
安生等八十四人隸尺籍皆練子寧肺腑善昭上言子寧忠實今古太
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昭帝亦稱方孝孺等爲忠臣既忠之矣何肺腑
外屬尚以奸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既奏朝野壯之
伍驥字惟良新會人早孤事兄甚謹驥以事成遠請代不許哀別行
道憐之嘗歸自京師夜泊白沙許忽聞水呼亟起乃一童子詢之曰吾
父賴人全家沒入幸而得釋將吾子三人附便舟俄而父病死舟人利
吾財驅死于江吾以能浮脫身至此懼不免驥曰毋恐賊必得俄果追
及呼曰吾兒夜墮水中救出者予百金即出金示同欲利之驥不可
曰給我隨以童子詣白沙寨白其狀捕治之果伏罪

卷之十八

七

岳公遣戌時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拮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
氣爲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拮有封印
奈何公教之曰可燒整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
釘脫拮刺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
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
盧楷字中夫東陽人天順壬午浙江解元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
饜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
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饜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己張素不預陳始至
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以騰謗連內外旬旬有司竟文致
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時楷入國子監肄業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
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楷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陷而不
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
不肯也一時皆高君之義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
誣罹謗汚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况所謂生猶子者乎

四五九

然非勇于義者誰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藩率衆請留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加國子生石大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鬻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甯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陷禍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歸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敏贍其女弟以居于今存焉

陳英字□華長樂人故大司馬瑞曾祖也高帝初定天下時籍郡國良家子實戎伍公家當一人踐更戍中都已又移戍和陽未幾戍者被罪請戍寧夏寧夏故朔方地苦寒又密邇羌戎道充國所籍秦民見行如往棄市蓋其處也至以炎方投之亡論有荷戈控弦非其任而往亦不能其水土一遇風霜慘裂鮮不瘵墮而立債者天順間公從大父浩從

卷之十八

父彥相繼戍死寧夏移軍牒至公以次當行公泣而謀諸人曰茲趣吾赴水火也一死耳奈子孫世世難未已何或曰法得以日廢免子其圖之公曰斷吾指可乎曰未也公曰折吾臂可乎曰未也公於是叩心而嘆曰天乎天乎吾復不得爲成人矣因用火鳳草曬其兩目以示軍吏軍吏憐而釋之得不行人言塞上翁其以折臂致福然而爲公者亦苦矣久之憤懣成瘡至成化己亥年六月卒於家

陳恭愍選轉廣東布政廣民疲困公務爲惠養數辨冤獄市舶中官韋眷縱恣括剋言于巡撫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致詰選遂上疏劾之眷乃誣他事朝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撫御史徐同愛勘問二人媚眷且忌選人品取選所黜吏張裝令誣執選裝不從對法司大哭搶頭言陳布政冤乃執裝拷掠竟文致選罪奏入遣官校逮選至京裝南海人性慷慨多大節少時屈首受書久不得意乃棄去署籍藩錄事左布政陳選偶以註誤冒法被黜乃歎曰是吾罪也久之選以抗節觸怒中貴韋眷有旨逮問時勘官李行媚眷以裝必憾選賂之不可乃連逮之拷

掠數百不服遂文致其罪繫縲同選赴京行至南昌選病篤李行不爲醫療幸選死以報眷裝益發憤欲絕願念選之所以得白者徒以有口在也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覆冒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慳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祛勢保姦首鼠兩顧以致韋眷橫行胸臆穢濁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黜罷實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卷之十八

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用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未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卸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上爲感動事遂釋復選爵論者謂張裝小胥也爲法受過既已賢矣而白陳公之冤雖貫高之義何加焉韋眷刑餘無足比數而李行非衣冠而大豕者乎狐鼠深穴相與比周自昔而然非果斷烏能勝哉

舉德字文德淮南人天順癸未黃舉士廷臣請廣浚妻孥扶柩歸葬陝之蘭陽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之詢可任

後事者准之父老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乃以託公即請館于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飢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汲置義阡三區以便葬造橋四座以利涉設義學清平坊以教貧家子弟施藥餌圓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殮者棺衾之

成化十三年福建福寧衛指揮楊暉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仇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王崇往勘未報暉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章瑛家瑛給暉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子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隣居乃登墻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瑛亦爲之稍戢

吉水羅誠慷慨有氣節博極羣書屢舉不第修撰羅倫以言事被謫誠

卷之十八

奮然欲往救之白于巡按御史陳選遂徒步詣闕下上疏且數陳王道爲條三十二事執政惡其切直以爲倫黨下禮部議罪遂斥歸名動京師問侍讀彭教贈之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車直氣酣賦賦夏時人共羨班行稿祿我方慚不逢且復龜藏六有韜何妨足則三賈誼有書歸取讀他時捫虱聽高談

王震字威遠邢臺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正德初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

張公吉字克修餘千人
進士初授主事
星變上疏
劾左道李致省妖僧繼曉貶景東通判歷肇慶府同知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都御史秦紘爲柳總兵所誣逮赴詔獄吉上疏代辨秦卒得白人服其見義之勇壬子進表入京庭謁吏部尚書王恕雅知其名欲處以提學之任不果尋轉梧州府知府歷江西貴州布政使

華比部雲以仗義聞居鄉日宗伯邵二泉公寶嗣子妻且弱鄉人有謀其居者君爲請于監司祠二泉公於其居謀以不行

陳封君空字季厚長樂人故少司馬省之祖也會伯氏早喪王孟華公替而鬱鬱病也公不安寢處者數年內持諸艱外禦羣侮往往出死力至析產則推其腴與仲而自取瘠已又割田三十畝以益仲曰仲勤於家所就多也後孟華公下世且十餘年寧夏軍屢復至公當以成行會職方氏有疏請用兌成法念南北遼遠水土不相能而戌者無算其令北人戌南者與南人兌南人戌北者與北人兌各就其鄉踐更焉令下南北稱便公乃得免寧夏戍而代王韓兒爲閩屯軍蓋韓兒故寧夏人也未數年寧夏軍吏弗與公除籍而驟累至公奮然曰此禍本也不拔將長且吾先君之自毀也謂何及吾之身而使子孫世受困非丈夫子也於是按兌戍故事自草疏徒步入京凡再奏不報號泣而歸蓋在弘治丙辰丁巳間也又二年軍吏在門追呼公益急且使人密調于路公不得已泣而與高淑人訣曰陳氏禍福在此行其濟先君之靈也弗濟吾

卷之十八

其爲厲鬼矣因乘夜間行入福州吏廨見其中表林德淵與之謀復赴京時公單衣踉蹌雨雪中憊甚德淵憐而飲食之解所衣絺袍與公禦寒而使人密送之出境公遂得買勇而北北至京則懷資罄矣屬其中表謝仲簡時爲司空即公往依之仲簡素高公義見公惻然相勞不靳其館穀且間從史其事疏得報可除寧夏戍籍以歸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紳士往招降否即與約戰開封府學生員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寶二錠蘇至賊營賊禮宴呼曰大王與之談古今蘇響應無窮賊敬服或云賊即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營爲謀主云賊取人心食蘇蘇食之賊不服招而回戰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于官曰往時弗却者爲老母計今既生還不返此金是以貨行非忠王事也彭公嘆賞聞于朝廷命下送國子監讀書以酬其勞

楊柱國春居家見縣南橋圯鄉人病之出俸金數百兩修治蜀藩義其舉助成之又惠城守弗完當預爲之會孫慎狀元及第藩某欲建坊表

公固移以繕城大庇閩邑赤子城成流賊果至趨來保聚者數萬人皆免于兵禍

凌封君某字文紹號石林太倉州人故參政某之父也公之父處士公有所善友陳文耀早卒無子其婦時穉幼女以居誓守節不更嫁處士公憐之乃以公贅于陳曰是不使孤女無依以憂節婦而公卓犖有樹立能護陳氏貧卒成節婦之志焉先是時有太宰陸公完臬江右道吳時念文耀弟子也數數存其家召見公器異之曰陳生無子而有子矣問何以不業舉子公不應時涉繼經傳知大義而已暇則為詩皆真率存體故州守黃廷宣嚴明吏也公嘗入州治訪所親過其廳事守猝顧見召詰之知為公也又能詩因試之詩遂大見賞愛羅如平生公始益知名陸太宰以平賊功致位得權諸子弟稍稍自恣賓客闖滿皆脂韋求呢公獨以禮法規之太宰益加敬延公子家塾課其諸孫復使使召公欲官之公固遜謝不欲官也久之太宰坐建遠事下獄免諸賓客懼禍爭先亡匿無敢言陸氏客者公獨往視其家無異平日太宰出語人

卷之十八

十三

曰古稱不悖德長者至如凌氏子近之矣

吳宗湯字九相南海人正德己卯舉人歷官古田知縣里有楊希顏者被盜誣毀鍊成獄後訴直指下郡覆讞郡守以宗湯長者欲得其一言而決其子奉厚貲請宗湯曰汝本良民誰不知者安用阿堵為竟為白其誣而不受餽人皆義之希顏感其德宗湯沒後諱曰必祭寒食酬墓終其身焉

趙善繼字近之號白石上元人為里塾師時京邑坊廂役弊遊重家日以素而其叔父有坐役死者君痛其家之苦役也痛鄉邦之皆苦役而無所控訴也時時攘袂扼腕思以拯之而無由嘉靖壬戌巡撫方雙江公代巡黃公並以坊民陳告疾苦下郡邑稍蠲其得已者君矍然謂同輩曰父老陳告今稍稍得請吾子弟為代謝於京兆因述其所未盡者不亦可乎於是率數輩偕往時沃州呂公建之且曰公議出於學校彼父老粗鄙不足疎人聽即代之言諸司可也先是父老陳疾苦往往為上人所厭而諸生拘文法不得與公事亦鮮有惻惻任恤者至是君得

命遂就同輩謀刊其所陳於梓率二邑坊甲中子弟之在郡庠者編告諸司坊廂自正統來京兆屬公定請徵銀寄櫃上丁之家每季不過四五金迨嘉靖初增置印勅諸司其供應皆取諸坊甲而嘉靖中年九競競酒譙每一譙會輒費二十許金此其為害之甚者而其他飛坐之差若刑部大理之審錄點齋供應也操巡江鳳揚京倉屯田巡城之新增應付也戶刑二部及大理寺之行取書手上食也諸衙門之脚力口糧也五城大勝關江東巡檢等司之占鈔夫也皆事關尊大平日京兆令丞所不能拒者而其大者若太常之進鮮也九庫之占夫役也光祿之辦柴薪也則又事涉上供雖天吏莫之敢專者而光祿柴薪之害尤甚往往傾產以辦有死者大都上官樂辦而不觀其艱吏胥恣侵漁而靡懲其隱而坊民之貪黠者又自蠶食其中因緣罔利役費之所以四十倍於往者凡坐此也君率諸同輩日夜傍徨梅風冒雨奔走號籲中間若上官之徂故轍而厭更張下司之甘承奉而忌觸忤吏胥貪黠之惡害已而騰誣誣甚非齒頰之能折者而君義氣奮發誠意感動則又有

卷之十八

十三

今日陳說而明日遂見錫除者由是聽納者漸多而抑沮者漸寡尊者先見施行而卑者從之上所陳諸濫役日以漸洗會諫議麓池郭公考績北上遂具奏請復行諸衙門各各釐正而所謂庫夫大柴諸重役一切報罷而君之拮据誠口瘠而足痛矣往君悉力坊甲同輩左右者實繁其人然首事者往往畏法不前其言諸鄉先生附名以示公舉雖共為許諾而中間猶有以當路私交不直附者則其他可知蓋倡首之難如此

蘇宣字廷詔南樂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奇特時楊公爵以直諫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楊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楊晝夜枷鎖右脛前為枷木轉磔成瘡宣自以手起枷上木以重瓦仰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公繫獄恐宣以厚楊遺語數語楊當令防慮楊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楊交通下宣

獄答五十奪其辦事役楊聞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為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楊蒙恩歸田里送楊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

余聞河套者黃河之套也在賀蘭山之北成化弘治之間河水合而後胡馬南度至春則去正德以來虜居套內春秋住牧矣于是士大夫喜談邊務者皆曰國家財力敵于防邊由虜居套內故耳不若逐之塞外我得以養兵蓄財俟隙而動此莫大之功也石堂曾公鏡為御史時巡按遼東適叛卒總撫臣呂經而作亂君用計平之朝廷論功擢公為大理寺丞復以才望用君總督三邊戎務假之事權君遂感激思奮有報捷吉囊紐繫俺答之志乃建議復套上業優詔褒答許之行矣已乃中變逮君而置之理君臨刑作詩曰袁公本為百年計果錯翻覆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亦可悲矣時則有王環者滄州人本回回種也虜賊面負膂力善騎射君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從擊射君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為溝中瘠乎環聞之

卷之十八

十四

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耳乃以小車載君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卒歸夫入與其二子于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

王芳字尚義一字德遠號南園太倉州人晚喜閱墨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蠅亦存悲憫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粮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界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禠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溪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嘆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與輒焚香誦經為之禳病病良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盜舂躬為滌除旁觀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南園曰生平

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僅埋道傍乞書慈翁費廷槐不瞑目之匾說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二十有二日也雙眸爛然南園曰古今日莫孰為彭殤仲津達人而恒化邪摩其睡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誼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爛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喉間若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匱弗前暹明南園絮酒米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嘆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鄭舜臣字□□號□□□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柳州知府為諸生日有陳一方者欠董宿通將鬻其妻公聞請其父為代償焉夫妻完聚如初癸卯下第其父以鄉人馬倉宰券貸之負命公之延平至夜聞闔門號泣聲公起問之馬云僚友李慶襄陽人也府委署驛為經過顯官有求弗給語之按臺檄府訊治逮繫於獄妻孥度不免故號徹君所時郡丞右峯張公公之至戚方攝郡公憫而白其狀竟釋之并釋其吏李

卷之十八

十五

率妻孥環拜勉戒儀物以謝公分毫不受并馬之貨置之而還及計偕嘗往訪興化尹旋峯韓公旋峯慈谿人與公為同年友晉為諸士師館中見白髮二老匍匐叩首哀苦萬狀詢之云伊子挾假檢拘人被首罪當死公思二老止生一子子死則二老亦難存矣白諸韓得生一日伊親羅姓者款留酒半酣出一美婦年可二十許縞素下拜公答之羅云友妻也伊夫受活命恩願以身謝公嗚然起曰救其夫而淫其妻何以為人乎遂不終席而罷

陸炳字□□安陸人父松以校卒給事興邸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炳中嘉靖己丑武舉襲父職嘗掌錦衣衛事時建安李承宰默炳武舉出其門下始自浙江左轄炳引入為南太常卿掌祭酒事尋陞禮部侍郎改吏部晉尚書后坐趙文華誣構死詔獄時上意猶叵測朝士毋敢出弔者炳親為經紀合殮事以千金購卹之還其喪於家陸大參鰲嘗為荊州府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謫戍邊路出荊州時禁方嚴公與無一面就逆旅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

沈啓原字道初華亭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陝西副使爲舉人日嘉靖
 癸丑倭亂暴起以軍與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于平湖奏
 提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鎮廉行糧日費二百金不
 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
 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
 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逭矣先生立曰原當
 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拜即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界之聞者以爲
 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情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
 團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一日
 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大擊之因
 逆運北遁至晚先生大憤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
 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
 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

馮公汝弼嘗以行人使歸時華亭馮侍御恩以言事逮繫上怒巨測公
 西 馮 恩 見 錄

卷之十八

十六

攜其家人入都或爲公危之公毅然曰彼爲忠臣吾何憚爲忠臣黨乎比
 侍御夫人上書頌冤世廟憐之得未減公力居多焉

陶文信在翰林同年吳給事時來論嵩得罪有詔索黨與甚急時公實
 與謀乃故遣視省吳公藥食護其家或勸之少避公笑曰不聞程學士
 對楊編修語乎好事吾分任何傷

王公世貞爲曹郎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論
 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讎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納
 囊饋楊夫人訟冤公爲手定疏章楊臨命東市公又爲收其屍治殮具
 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宜遂大銜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
 之補青州兵備使

彭大司寇黠嘗爲太常時疏修省獨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
 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巨測冀有以生之密爲具食而校卒偵邏
 者接於肘腋咸竊指目迄不爲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

東明穆公文熙嘗棄官而存其友石公拱辰於接筆血肉中義而請納

贊焉又七年而拱辰爲廷尉丞則文熙用吏部郎出奇策以間捍幸臣
 不勝外遷去矣拱辰每語及輒垂涕曰吾何以報穆生吾拜杖而創以
 前活我者穆生也吾創以後復活我者生之父太公也始穆生之藥我
 膠肉我蓋盡捐其賣宅之金而屈指舟車費且不給已而太公至撫拱
 辰曰男子哉不愛死以存志又謂文熙吾兒哉不愛格以存友因悉出
 其餘鐵治拱辰裝太公諱陳實字某東明人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嘉靖庚戌進士以考功主事告歸已爲當道者強
 起補任北上縣佐有贖之百金卻不受曰值我鄉中民倍贖我矣除稽
 勳員外郎會楊主事繼盛論劾閣臣嚴嵩以寃坐法死臣率諸同舍郎
 郊外爲文哭之嵩不悅丁未春外補福建參議

顧封公瑤字公玉一字士輝號蘊庵南通州人故右副都御史養謙之
 父也工古文辭善書仗節好義年十六爲博士弟子尋入太學公既饒
 于貲又以才氣屈其諸父昆弟而惟伉直面折不容人于是叔季兩父
 及從弟某相約結起大獄忌者爲敵點者爲構所以持挖公百方公繫

卷之十八

十七

獄待對賊吏持公益急家人倉皇詣闕言狀下所司推鞠兩家之獄幸
 解而公竟坐小法廢矣公既負奇弗試而內自傷常感慨歎爲詩以
 見志又以多難更費數斥其產或乘危抑取之或以償債產且盡債家
 猶集其門里胥復中以徭役公乃仰天嘆曰嗟乎嗚謂乃公勇者困至
 此乎是在孺子矣意深有望于其子益卿云公雖好任俠然其內行甚
 備事父母至孝歲時蒸嘗悲痛若始喪者祀伯父海涯公終其身不衰
 其好施率類祖父然不爲劑量徵索旬貨無不應者即給取之亦不校
 與鄉人陳侍郎聞楊繼盛之變相扼腕流涕爲位哭之居南雍時同舍
 生客死公爲具棺斂歸其妻客有攜蒼頭渡江遇盜掠幾死者公憐
 而衣食之卒以全活姑蘇徐某者遊白下爲子錢家所困公贖以歸延
 之塾數載贈予皆過其望郡守王公某卒官廉而無子殯蕭寺中公出
 貲遣人扶柩歸其鄉里上官聞之爲給扁曰旌義其樹德好義如此嘗
 以睡眠久而忘之叔季兩父先公沒公赴其喪不以宿怨故失猶子禮
 卽生平甚憾若從弟某嘗爲所構者以益卿勸慰良解死而哭之痛人

以是益稱公長者

何公道字一貫號南溪山陰人老于布衣與諸文懿陶文僊諸大老相友善中文定公嘗延之為塾師今太僕卿懋嘉兄弟皆公弟子也性好善樂施孜孜不倦嘗出都城見鄉人有露齒者惻然傷之乃諷諸紳為義舉司馬環洲吳公時為署郎捐貲首倡赴者如響凡得錢若干緡為營義家瘞枯骨仍構屋若干楹使停歸櫬其儻直以賑鄉人之貧乏者

徐某號東山貴溪人高州知府給事中貞明之父也與少師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公從轎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東先後以直諫下獄騎科公捐月俸囊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丁公以忠字崇義新建人以進士歷官南京兵部侍郎嘗知河間府時

卷之十八

十八

冢宰熊恭肅公浹以直諫忤上旨請為編民緹騎長校手銀鐺就道所過不敢問公獨郊候如禮騎長不悅語侵公公前謂曰熊公大臣所坐非三尺偶失上意一旦上意解賜還若反掌且公老矣卒不幸而顛隕道路使上有殺大臣名而足下揆天下耳目如何騎長悟曰然惟君所為公乃盡去其銀鐺具輿慢騎從而後發

莫公如忠字子良華亭人為祠祭郎時貴谿相公中譏死東市門下客多削籍引去公獨竭力經紀其喪又操文哭之怨家有醜隨其孤者公與其婿吳陰決策保護之卒免於難

宣應楫字仲濟嘉定人以文名諸生間然人尤重其行誼稱為長者為人外溫內剛遇所不可貴勢不能奪所善藝可學為家奴所賊殺即倡同好訴之令賊久未得應楫踪跡盡得其黨令疑不可盡誅因前曰今奴殺主安得罪有首從遂悉正法糞沒而乏祀歲中以時哭奠如其家人及期復為文以告之乃已

史兆嘉定人外甥襲可學死於盜遺孤錫爵釋有利其貲者將甘心焉

時方客金壇即遣人密取兒而襲之僕李松乳媪夫也因與潛攜以逃從間道走雪中五日夜乃達泣而撫兒屬崧與同臥起撫而教之凡十五年以迄於成立錫爵嘗稱沈翁如程嬰而崧不愧於李善云

張公某字仲□太倉人以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副使別號起潛公性類寬緩而勇義若不及向為吉安府知府吉丞張大猷卒其婦妬晚而妾舉一子甫三歲妾死子遂流落民家公伺知之為致贖保以歸張長寧令沈盡室死沈之妻受計亦死僅所從一孫在公悉為治棺而歸之且以孤孫托有司使護持焉杭有天台令死於官不能歸其家流寓杭一女孫甫笄而落僧手為伎家女公聞泣然流涕贖以歸之俾擇良而嫁其家居也同年祀令襲起鳳以廉死不成殮公倡王公世懋與王公錫爵哀金為殮具葬之買墓田以共歲祀公外家墓出入道一豪所豪所故耕而絕之公初第時以厚價請贖豪不許且語侵公未幾其人死家廢公乃信價以援其妻而後許偶以事抵州其妻方以貴進賦粟粟望公愧避匿公知之而曰幸遇我何自避匿問逋幾何悉為償而釋之人

卷之十八

十九

謂公貧歲入不足供養盛其為義視官中當益難也

姚岳祥字于定化州人登萬曆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張居正柄政聞制不守鄭元標抗疏摘其罪下獄居正命吏守獄門凡來詢元標者書名以報即親屬重足不至岳祥獨昂然直入吏書其名神色自若既而嘆曰奸邪當國尚可行吾志耶遂養病歸

新鄭高公當國欲修徐文貞公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旨者徐氏之族幾碎時文貞之客曰呂需者號水山唐樓人老而負俠骨嘗偽為徐使者持文貞書面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號訴達於新鄭之內夫人及乳媪以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為文貞潛解而新鄭之意亦且倦矣或曰得呂需力也

王朝佐清源民也負販為生萬曆己亥馬堂居清源權商橫甚詰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通衢曉良家子富有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益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髡為城旦沒入田產有能告者以什之三界之於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

蕭然罷市矣朝佐傭者也計不得傭且死不勝忿凌晨仗馬筆過堂門請見州民懼呼荷檐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持戟士乘墮發彊弩傷數人衆益沸第瞪目相視莫肯先為難者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得心腹王煬者時為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二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酋臂上點墨猶新也時當事者懼失堂隱其情以兩相格關聞上心怒王煬以救不早逮繫詔獄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酋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責為戎首奈何誅及他姓且蚩蚩之民不足污礎斧時郡刺史李居士登爭之尤力至欲併佐曲赦之當事格於成命不敢也獄具棄市臨刑煬強如故挺頸待刀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夫人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佐歲時餽遺不絕其後中使雖縱恣自如然毒飲稍稍戢矣故州民益思佐不置至有立祠祀之者

王穉登字百穀別號玉遮山人嘗為太學生棄去父遺貲頗厚政在伯兄君絕不言析箸五十年怡怡如一日哀文榮公均門客進散君獨赴西園見錄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具喪同官有修卻者新予文榮卹君折以大義卒獲如令歲時造其廬起居哀夫人終其身不替其始終殉義如此

楊五保康縣人兄弟五人初未創邑時俱居石坂河事射獵為業五幼英敏時出聞于人劉千斤之未叛也嘗欲納交五拒之既而劉石二寇哨聚肆逆欲出掠遠安等縣懼五名不敢經其所乃以財貨數千馳就五假道五斥不納具強弓毒矢待之賊卒不敢犯後率衆從王師為鄉導二寇平論功當授錦衣衛千戶五辭又欲授以左千戶職令守鎮本土五復辭止受銀牌之賞仍躬耕其所若五者亦可謂奇偉不常者矣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免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費錢數千否必詆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瞑即與棄之而奪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思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

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為煮糜煉藥日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搜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請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殮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疑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誠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

卷之十八

二十一

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善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回期門鳴夷裏來血涿涿下也夷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輕贖矣曹即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為適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蠅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印印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悲謂何用我為且累之罣元宰若罣敵奈何即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為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遂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天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絮語公力爭之不得也毋令天下有以罣廷尉執法日數反尚書熱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

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囑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也

路瓚潞之屯留人不詳其字生而魁梧悍堅有膂力智略輻輳居衆中議論捷出如矢激刃解紛亂立斷聞其言即至暴抗無不洒然屈服者里中固嚴重之成化末大盜王弘起燕趙轉掠澤潞間勢張甚至屯留益殺吏民屯留人震恐瓚奮曰嗟夫賊乃遽起烏合探獲粗棘矜闕千里而莫之誰何彼謂秦無人哉即詣令授甲願得當一隊必破賊謝百姓令壯而許之乃募邑中敢死士得數百人以爲大義人人爭踊躍瓚爲設方略攜賊腹心使爲內應因率兵尾賊至余吾賊方食從後急擊大破之獲其渠率餘黨悉平令上功部使者厚賜金帛謝不受乃署爲陰陽訓術正德中巨璫何慶者故特瑾驕恣大爲奸利嘗過屯留瓚受令指逆詣境從容進曰側聞公義甚高屯留今擁帶微席日夜供具以勞下執事惟公之所命之雖然屯留小邑也未嘗見天子貴人悉索敵

卷之十八

任職 卷五

二十二

賦不足藁食願左右無驚邑中令得以其私齎擊牛醜酒爲公壽使下吏布其腹心慶欣然爲斂戰邑中賴之前縣令張鵬坐事赤貧不能自還公爲信邑人共治囊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活我至其孫選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里有儒生貧不能婚公捐數十金助之爲娶婦其赴義慷慨皆此類以子某仕爲某官且公孫王道舉進士歷光祿卿詔贈公官如其孫申時行曰魯連有云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若屯留路公其人耶天下無事謀智勇辯之士無所施其材卒然有急連城跨邑之吏坐巽輒不事事擯棄僂辱者何可勝數也乃如路公身不挂銅墨位不當民社起委巷布衣中設策奮力存孤城殲劇寇成功不居可不謂奇焉及其厚施薄望不輕爲然諾身所嘗施惟恐見之古稱俠士之義今茲蔑矣假令公藉尺寸去奧溲而升本朝其建豎可勝道哉然公身不試用而其效託之乎後人夫天道猶酌也挹彼注茲豈不信乎

托孤

前言

往行

練達新淦人建文間由福建浦城教諭遷知嘉定縣會文皇帝即位其從父御史大夫子寧族誅達聞之度旦夕當就逮與妻訣曰吾其死矣妻泣言君死我即從之願妾黃氏方姓指曰當奈此何先是有部民郭元宗者以族人誣引爲盜坐繫達至廉得其冤狀白出之至是詣達請間欲與俱亡達謝曰死耳行將安之已乃謂曰君有心者請以情歸君可乎元宗曰甚善元宗獨未得死所耳惟公命之因言吾義不容免但練氏宗祊可念吾妾行當就館願以屬君生女邪爲嫁其母幸而生男君可子之以延練氏烝嘗君之惠也元宗再拜泣達乃出囊中裝百金資遣之達及妻赴海死郭乃迎黃氏至家處之別室給衣食比黃免身男也元宗喜甚既長不敢溷以己姓念其父昔爲邑侯而嘉定號練川乃托侯姓名居練蓋示不忘也久之黨禁漸弛仁皇帝即位詔革除諸臣家屬有存者釋之黃深創已事囑居練勿自明以是浮沉閭里間無

卷之十八

任職 卷五

二十二

知者今其家藏有宗譜黃守節至九十三卒曾瑁字德玉萬州人幼孤篤學年十三爲郡庠生家有遺券焚之景泰丙子舉於鄉倉大使羅紀坐累妻適亡託以二女瑁穴門予食比事白酬之一無所受沈祥卿者嘉定人其女嫁同邑龔某則尚書之孫也夫婦皆蚤世生子敏卿時尚書公之業已衰矣諸豪奴孱視敏卿乾沒其資無算及敏卿爲諸生乃憤其家不振拮据治生諸豪奴心已不便思有以中之會婦病卒而敏卿之子方在乳即廉憲公錫爵也敏卿益按謝籍苛求諸豪奴計窮同敏卿夜宿田舍計殺敏卿且索孤兒僕有李松者獨心憐之願力不能抗欲抱匿他所念遠近無可托乃走數十里挈而之祥卿祥卿權撫之是時敏卿擊友殷無美輩痛龔氏之禍力白所司追補不可得則使遊傲者以計悉掩殺之龔氏孤已失月餘矣後稍知之祥卿乃爲謝諸君曰諸君幸爲龔氏復仇然業已散盡兒幼未可歸于是錫爵借其僕松竟育祥卿所漸長則延師教之已又爲聘于名族比弱冠舉

有成矣祥卿曰是不可令龔氏久廢蒸嘗乃遣之歸亡何祥卿卒又若干年錫爵舉進士僕松者尚無恙祥卿僅一幼子今亦養龔君所劉週字繼卿萬安人淳篤慈惠事母以孝而尤能分財施予人賑殍掩齒設漿治橋梁道路不遺餘力友人陳雪筠之子弟順而避于野一日忽心動就父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間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托週諾之明日其子果死為治其喪數年雪筠死亦如之有李具顯者病且死子幼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週與君平生未接杯酒殷勤之懼地且遠君奈何以妻子託耶顯泣曰小人知君君不憐小人何耶週諾之為經紀其家顯子既長歸所籍田廬視初不減分毫人有貸金不能償即焚其券其急於為義此類甚衆

江山縣人徐伯淮其舅永豐楊湖且死裂絹作血書屬以二子及死湖弟楊獅楊琴逐其孤而毆死其妾產盡有之校橫甚莫敢誰何淮憤自棄家攜二孤寓江西逢上官輒泣訴情竟得伸琴獅各抵罪業盡復淮名動江西諸上官嘉之皆旌其門後老且貧恬淡自守一不利孤所有

卷之十八

二十四

嘉靖□龔君汝修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日請問曰微吾子之目不肖固有請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汝修之父曰可學者為諸生負傷才有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公司空公故貴然其為人温然長者有子曰深源公亦長者至王父南山公益務為長者其為長者日益甚而家日益旁落南山公計無所之則舉以異可舉曰庶幾其不斬我司空公之緒毋以資人物也可舉既自負才又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夜勒束滅獲治生窮叛滅所請縛之歸曰胡以負乃公不則有地下耳田竄入它主復窮之歸故吠曰非而所得有也雖可學者陽為納好可學數能於人以為才子弟郎可學亦信之而婦對以過勞得疾沒矣會南山公病盡卒可學方治家坐滋樹材木曰奈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子等而狐兔之乃夜有暴客毀內舍入羣毆可學死投之火立燼而可學有幹謀者邑居聞之願汝修方五歲謀曰是雖也必絕吾種即負汝修一晝夜走百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輕為

然諾者也為汝修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殿都輩聞于官跡暴客所悉捕殺之蓋二十餘年汝修之業成而始復為龔嗟嗟千金之子不死盜賊此言信耶則可學奚述焉然偉元之孝焉而以盜死生筠之文焉而以盜死此其意寧以死題也彼夫突如其來而焚如死如棄如者亦遇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世為長者而乃死可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為長者而以可學死可學死而汝修竟成進士為聞人天固久而定也汝修必欲得予言而不朽可學夫子言亦烏足以不朽可學汝修務自勉之而已矣

附方氏遺裔記略先生既遇難詔抄其寧海家屬適金陵魏尚書澤誦為寧海尉為匿其幼子德宗時方九歲極力覆護有台人秀才余學夢者寓於京心知之遂潛回變形伴狂乞食於市一日迂尉於城隅作狂歌有願効程嬰語尉默會之叱曰扶顛子出城去兩日後復遇在市歌如前尉乃密致先文稿及德宗盡屬之亟逃赴海匿島中彌月乃循海濱歷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僮善治繪網德宗遂學結網易米為日給已

卷之十八

二十五

而余攜之潛入郡城訪進士俞允先生門人也家居不仕凡三叩乃得見大驚喜收育之有任勉者以睢州知州歸自言為先生門人來一見復以金鏡余疑不受意不安欲他徒任出示試錄一本果與允皆先生主考所取士乃相信余以釋子既生乃赴海外不知所終後十四年允以養女贅為館甥初冒俞姓已而俞氏相嫌復改從學夔之姓為余遷華亭白沙里訓蒙里塾生三子曰友直友諒友竹其後皆繁衍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銳意表章屬松江守張公九德司理毛公一鷺創求忠書院祀先生與撫臺徐公民式各捐俸成之并其忠友魏澤徐善安俞允任勉余學夔附焉裔孫郡縣諸生為余繼儒忠賢忠裔忠祚者皆令復方姓一時快之先生之顯然有後矣蓋建祠諸議采之周紹節而董役則俞汝楫云始末具董其昌陳繼儒碑記中又以其裔分置三地奉祀於松屬顯節友直後也金陵聚寶山祠墓檄道行往友諒後也寧海故里檄忠枝奕在浙之監司及台守洪都力為主持以奕補縣諸生枝世守祠所以為安插土著之資頗周悉則友竹後也皆先生嫡

糸云

交際

前言

天遊集曰妬寵而負特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諛諛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已

劉公墓曰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納而至者必其有所為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三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豫定而不躁也

王公禕曰蠅之為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蠅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鷓見鷓便自仰腹受啄鳥賊之為物無有皮介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甚易而其性嗜鳥鳥有下喙則卷而食之

卷之十八

交際

二十六

嗚呼蠅與鳥賊其形相似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蠅孳然可畏鳥賊塊然而可狎粹然可畏者宜能害鷓而反受害於鷓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鳥卒致害於鳥此其理誠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粹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解公縉嘗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咸以為名言

方孝孺答友人書曰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未為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日士大夫喜自高大眼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為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為無知者亦與為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為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

我耶

崔公鏡曰欲人德我則怨至矣欲人譽我則毀至矣又曰接凡人聞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劉仕義曰以君子之道望己不當以君子之道望人以小人之心得人不當以小人之心得己以君子之道望人則多怨以君子之道望己則寡尤以小人之心得己則多尤以小人之心得人則寡怨然則君子之道以之望人可乎以之望己可乎小人之心得己可乎以之待人可乎

薛文清公曰名節於人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章文懿嘗語董道曰魏文靖公居家年雖高矣客至必就舟次回望不之公府有所饋遺必報禮不肯虛受人惠

又嘗曰吾平生一切玩好皆無所好惟好讀書而已昔在閩吳文定公子孫有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予因問其家再有副本否彼曰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刊之不敢私取為一己所有也

卷之十八

交際

二十七

陸公平泉曰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于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為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為呂希哲受者為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為佞貴受者為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矣故曰禮順人情湯公沐曰凡交際若尊長賜之決在所受勿拘俗有所謂例不敢受而有所卻也若受之不安姑俟他日易物以答之若卻之甚為不恭

李公夢陽曰接之以文雖惡必答孔子之于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于曹操是也吁斯可與信道哉

霍公翰戒子姪書曰前後累書已詳盡矣不須多贅只近聞天下官司送到賢否冊來逐一檢閱見職官害民脚色皆註曾送金若干與吏部某官或送段帛或送酒器或送金玉帶到京與權要官此樣考語到部則此官必退了而京官遂受汚玷幸我家無人賄送者各官考語亦無送禮物及本家者此可喜也今後各處官司交際決要謹慎勿輕受渠禮物為我累也又職官凡送禮物于權要之家若肯納之彼則得計曰

吾有權要人在上能扶持我遂肆貪無忌行檢敗露則求權要人為之
揀援如球之是保賊縱奸也斯民何辜職官無忌皆權要人受渠些小
餽遺致之也是故職官滿天下皆京官教之也縱之也為之作窩主也
近日汪公張公絕不受外官禮物家中亦極嚴故職官少震懼不知我
家中兄弟體此意否有人餽禮物否曾受納否

孫存與霍渭涯宗伯書曰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葵之朋酒以獻而
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也若
以言獻安知非葵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
明矣而願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十修于家
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
偶酌其敗者遂併其不敗者棄之母乃未知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當
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
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酢賓客而奚
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為

卷之十八

文庫

二十八

酸醴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渴未甘委之溝壑也

潘瓊曰瓊為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副行素韋公先見
其二子通刺公出面西南瓊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
子延坐瓊以茶瓊它日為給事中歸謁行太僕賈初顧公公時年七十
有六聞瓊至衣冠扶杖出瓊再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瓊避避至
再曰老先生有二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躍然
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江浦見
河陰令雙槐張公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乎
幸為先容瓊展往值公監梅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
曹修禮既轉而南向瓊拜公立受扶而起瓊則再拜公噴噴有款勉語
倉曹退瓊復侍坐頃之奚奴拂几案出穀飯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盃禮
甚簡及瓊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
日飯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態近世所
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賈

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滿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實初
遲十五年已煩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儼然以前
輩自居以子弟蓄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
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

何孟春曰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
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
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
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
之私室及將犯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有道二子之志
如此終非正也矣

卷之十八

文庫

二十九

徐宗伯學謨曰第五倫嘗云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
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嗚呼物情貴遠豈特今之世哉夫
貨遺于人雖或有受不受然德之者什九怒之者什一蓋貪夫欲之以
遂厚利之謀廉士因之以買辭讓之譽此皆物情所必至者假令第五
倫不見千里馬之遺尚能記憶其人乎此孤憤縮而之士所以常不遇
也念庵先生曰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
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耻矣乎人之忽慢
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
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惟夫敬者自敬吾不媚其
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為不為萬物役是謂至樂

申文定公答雲南巡撫書曰鎮爵體尊相沿已久司道避近亦當少從
紆曲為不避之避以自全體統乃至于决裂而後與之爭不已晚乎要
之禮節相競不足以服其心口語相稽不足以制其命此當暫忍而徐
伺之發必中的乃可耳

子慎行曰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孔車
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太史公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
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嗟夫天下事大抵皆然獨主父哉然後之
言其惡者必其常譽之者也夫有為而譽者必有為而毀無故而合者

必無故離以此察士君子小人之分可以見矣

又曰明宗時有朱弘昭者詔事安重誨為其所庇建節鳳翔及重誨被
譖不能自安出討西川以避之道出鳳翔弘昭迎拜馬首延入寢室妻
子羅拜奉進酒食蓋未知其寵之已衰也重誨感其情意頗極其懇勤
傾倒肺腑因泣言被譖之狀弘昭始知其由重誨既去乃密奏重誨怨
望有惡言不可任以征討有詔徵還復過鳳翔弘昭不內矣使重誨不
以情告弘昭之敬必不敢弛况敢圖之小人反覆嗜利情狀如此正人
君子往往為其所欺况重誨之無識者乎嗟夫後之為弘昭者不少矣
又曰天下之事有士類激成者漢唐宋黨人之禍是也凡天下之事以
君子長者之心處之去其太甚而已夫君子長者有休休容人之度而
無汲汲求名之心無求名之心則其處形迹之間涉而不滓有容人之
度則其御邪正之際嚴而不惡故有化而歸正激而成奸有因敗為功
無以全求毀天下安得多事夫惟好名嗜進之士以尅按之心行文深
之法惟恐形迹之不存聲名之不附求自立于不敗之地而不顧國事

卷之十八

交際

三十一

之安危故往往激成天下之辭耳唐之末造士大夫深疾宦官有小相
涉則眾共棄之如進士葉景與一監軍相識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
謗議紛紛然沉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黨人之禍所由激成也豈士君子
所宜有哉天下自有中道彼奄人亦王官也結之而求進則昏夜及門
擯之以為名則一揖為累其心一也於君子長者之道胥遠矣

王文肅公與馮鳴陽御史書曰方今文武之勢既成水火則司道諸公
中更不當自為異同以資諸鎮之口吻即如避路一事若前此胡道等
所行是真此諸公自為例矣體統既凌而一旦欲復之又適會其積怨
無聊之際挾賊自重之時譬之劣子可驟治乎愚以為諸公禮節事小
該鎮不法事大不如善養操縱徐視其醜弊之所在而加斧斤焉則磊
落免俗矣

張鳳翼曰曩時交際辭受俱真辭曰返壁受曰領謝近時辭者或立易
一帖則以其人之禮還饋其人自以為委曲而不知儀物俱無當也

往行

楊文敏公榮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
人臣謀事未次文廟不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次有濟人
利物之任惟不忍卻人之餽人以為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
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饋者必詢訪貧富何如其貧亦不卻但
酬以別物與所饋相稱或坐法已赦或在卑求薦必盡意焉

胡忠安公淡嘗奉使于外遇土酋以櫻桃三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洪
武正韻耳公與之而卻其櫻桃文皇使人規知之公還文皇遽問曰櫻
桃小物耳道渴中何卻耶公曰因求書故卻耳文皇嘆賞久之
祭酒胡公儼於吳公與弼父執也弼自京回家往謁胡公至大門四拜
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
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謚恭敏莊坦直
然性剛急數面折人尤篤故舊客嘗滿座既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
來以遠嫌議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矣

卷之十八

交際

三十一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屬然遇祝賀
期雖龍鍾老疾皆扶筇而至當隆冬時禮畢則熾爐圍坐款酒數行有
不至者必人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且知其人未嘗不
恤其後有知縣趙完廉謹家甚貧未幾縣餘其孫宣為府門子公見其
雅飭問之乃完之孫也即日免役仍責其縣之定均徭者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有瑞安寧時為守備燕公設席中為
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內官雖為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
列坐焉公戲為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
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林安見詩遂分賓主

蘭谿章先生懋起為南京國子祭酒一見陸公平泉輒相顧待嘗以事
見章輒慰諭之曰為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
人則藐之凡見有爵位者須自量吾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為
畏之哉後平泉公與座主劉先生忠偈道此劉公微哂曰此老失言矣
予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

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王檢討九思凡作客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方太古字元素蘭溪人少業儒抗志不仕多長者游王文成公少于太古一歲而以聞道早太古亦嚴事之其過錢塘也太古出脫粟蔬菽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太古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微侯也而野具得無非情耶文成強笑謝微先生言我幾復作陰衛尉先生故井丹也弘治間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舊交謁者若虛轉致以見陳白沙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於臨川吳聘君詢知其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爲里閭乃以幅紙寫一絕云居鄰厚郭一雞飛桂樹于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桂樹乃游豐城時見胡庭之所植也蓋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輕言故贈之如此

萬公士和既家居時華亭徐文貞先生亦家居以幣遺公而公不受文

卷之十八

交原

三十三

貞公曰吾生平見萬公馴行凜凜矚目肅步而趨自謂能及之顧視此等一介取予雖尊貴無就容而老夫甘退舍讓矣

楊公世華字懋成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按察使嘗爲撫州知府以仁恕爲政不苛擾窮谷頌德上計京師有問之曰聞茲郡巨璫不無掣肘將奈何公曰彼地尙禮吾敬之如禮借託者多自愛設有請惟據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也事重銜我

世廟時分宜既敗家宰頗屬意淹柳一日詣政府議事徐文貞公首舉醫垣高鑿即日擬晉鑿院判移署南院使事鑿既去南京而心德文貞公甚已遣老蒼頭還京師懷一幣爲文貞公壽文貞驟然謝曰向謂而主執古今不執古耶亟持去毋鑿破渾沌也其見重如此

羅念庵先生拜唐荆川公公他出荆川之翁出接先生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友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先生對云此病在他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

葉大司空夢熊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按貴州兼督川東湖北節制

三省故事各撫按以幣交貽皆取償公費公獨命典謁互易其幣以報舊習一洗

狗知

前言

往行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與鄭善夫初不相識惟鄭曾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過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李公鵬舉于其子苑卿等一初入館時以書屬之曰陳敬亭憲長廣東寄禮于子予以病竟莫能下省一賀其陞雲南右轄又復頌曆于子及汝又在官密寄一書于子有通家之誼渠倘入京汝當執子弟禮且致謝言云云也此老有古風見人輒以子相告可謂海內知己矣

張居正與趙錦書曰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儉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昔張燕公識

卷之十八

交原

三十三

李郭侯於童稚吾庶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耶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飲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必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願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嚔啼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表控之皇上辭免當得陰子移之于願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昔督工顯陵有勞宜應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上者皆蔭而公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蔭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未嘗思遂令峻上疏自乞業思愈允此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成之義也今聞其姪輩咸起爭言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投揭晉都法司欲行爭奪彼蓋不知乃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己之意但知錄蔭常例相競耳且已奉明旨執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于冥漠矣

患難

前言

薛文清公曰孔子微服過宋其處雖俗慮事則密或問于崔公錢曰患難其人之不幸與公答曰人之藥石也人未經事者一服之可已終身之疾秦穆困於穀博而作誓足殿典謨矣然有服之而不已疾者柳宗元是已困而尚口尤人故也

李公夢陽曰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焰愈熾福祐臨而佛亂益深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斬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

祝公允明曰人之履憂患者大校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平日下則隕獲而已觀人者尤于是乎易見焉

唐順之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為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自此緊著工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與夫吳洞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

卷之十八

險中有至樂于安平中卻是有至憂然哉

往行

永樂癸巳駕舟巡狩黃公准以大學士留守時漢庶人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變態寓之于言名曰自省錄

金同字公素吳縣人永樂初被薦為司經正字歷官禮部侍郎時宮僚多得罪同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馬紹榮字宗勉常熟人登天順壬午科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災不第歷官太常卿嘗師事松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意願舊學也恩遇異重方英廟駕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某攜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東朝皆錢公弟子錢公既條長人目為儲相當路懼東朝一出必奪己位而三人一日飲食相聚乃置債于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

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飛語朱奎地卑備楚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先生主酒先生力辭是時荷側坐刑在先生矣獄久不解客有自牆外投覽者書曰此公少才也足下何如不見幾先生私念曰少才抄也豈遂籍錢公耶苟有之塾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來致詰答以他故未幾公得貶為令南方公在獄妻子不知所為家人履屬擔笠視先生為去留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其長者錢公既去乃主陸郎中

丁副使璣奉勅提督廣東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窗端坐與繼室陳氏一家十一人俱沒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呼酷矣時弘治癸酉二月十五日也

冀元亨字惟乾號閣齋武陵人□□□舉人王文成公守仁弟子正德戊寅再侍陽明子於轅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贖焉既還遂以間道歸越己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權奸因仇視陽明子而誣及先生在獄南北二十年俯契觀直以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休不憂

卷之十八

守者率甚驚嘆間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為忘其患難以罪白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權奸彬輩欲重禍於陽明子鞠問之朝筆楚備至先生曰元亨方弱冠時已願為忠臣孝子今不能為義徒乎久之洗滌開釋之命下而先生疾弗起時為辛丑五月四日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九目錄

殉難

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李子孟陽

王慎中

彭時濟

住行

廖永安

朱顯忠

孫炎

王愷

胡琛

李清七

于光

丁普郎

濮真

張子明

花雲

韓成

許瓊

危素 黃聖

桑哥失里 王可 阿失不花 朱華

濮英

吳雲 明

王翰

王綱

吳得 井平

龔泰

梅殷

鄭華

張皂旗

暴昭

楊本

顏環

唐子清

黃謙

韓永

黃鉞

鄭恕

徐輝祖

林嘉猷

周琮

劉備

陳綺

陳仕淵

何忠

崔聚

李任

陳洽

劉子輔

馮學明

萬政

王清

鄧顯

張敏

胡信

熊尚初

張瑛

呂鏞

高墨

曹鼎

張益

鄧榮

韓青

王清

張瑋

羅如壙

宋欽

于謙

陶成

毛吉

梁致育

葉禎

卷之十九

目錄

卷之十九

目錄

寇深

吳瑾

毛忠 孫

范琛

王佐

蔣璣

吳景

唐天恩

黃健

梅本

區瑞

孫璽

周憲

李情

段豸

馮禎

霍恩

宋以方

孫燧 并連二則

馬思聰

黃宏

郁采

汪一中

時植

孫鏗

張世忠

王邦直 聖

柳之文

王相

王佚

錢鏞

宗禮

錢泮

石繼芳

謝君錫

杜槐

楊照

宋鰲

奚世亮

蕭承命

黃劍

李九簡

張澤

胡守約

節婦

劉球

曹景

汪一中

楊繼盛妻

沈鍊妻

義烈

前言

住行

趙烈士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九

嶺南張 董子孟奇甫 輯

殉難

前言

何孟春曰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妾婦有情遞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書之用激世之為男子不知義者

又曰馬援為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金完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卷之十九

李夢陽曰道莫大于忠忠莫先于節節莫貴于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夫以身殉國志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守職吏死封疆帥死戰陳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義職不死是謂弗節社稷不死是謂弗忠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謂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守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利而不見義于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於是觀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箴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

西園聞見錄 卷一九

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議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于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于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於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

卷之十九

彭公時濟曰夫忠道之經也祀國之典也邇運開國則祀篤業格天則祀稽謀定策則祀戮力要害以保邦永命則祀居庸肘掖京畿要害地也正統之季居庸過保乎保宮都御史羅公通也祀之祀功也民之葬也而典之秩也歲歷百祀祀于丁酉御史彭君時濟按而弔焉曰是風之紀也修之戊戌歲部派舉始始若妥先靈而尸祝之爾如英廟駕留沙漢虜驕橫邊鎮騷潰居庸界宣大獨石廷議以分守公時在請起職方員外郎尋擢郎中拜副都御史公協將裨調土馬砌扼塞濬濠溝固墩堡敵糧輟動哨瞭簡器械備獨寡驚悍邊備甫定虜衆至攻圍關內外公矢曰此身與城共存亡也守將陰通虜開門為內應公覺收斬之虜駭退明日攻圍益急城礮石乾裂不可守天寒又莫之措公計灌水石罅城冰堅乃選精銳棄城應敵老弱婦人運水溜城下凍滑不得近又明日忽開門衝圍大戰三俘斬甚衆虜懼轉寇紫荆擁駕直攻京城公聞報以五千騎夜馳京城至則遇賊紫荆戰敗而又戰于蒲城羊山五郎河連敗之明年令督兵二萬往鎮懷來追逐虜出長安嶺外中外悉定史經曰番番哉公也臨危奮起而忠見相機制變而籌定寒身嗜難而烈昭攘夷安夏而功立全城活衆而澤流何也時天地晦冥忠義挺然獨立內禦外戰惟于公議及公二人也二人氣不相下而實相濟猶之腰膂強而腹心無虞也故人謂公宣力四方類光弼而赴難長安則李晟也効死孤城等睢陽而長城之壯其晉陽乎然嘗聞之社稷

重也君父尊也重重而尊尊義之全也天眷我明世當全盛大系之突特偶然爾有功如韓岳長驅犂戎羈頸獻誠其大公也竟不付公以問罪之師何哉則是公遺忠也嗚呼公往矣整師靖邊時則及矣安得忠勇與之長大慮哉御史彭君澤表之樹風振紀可以觀矣

住行

廖永安字彥敬隸人元末乙未歲從太祖于和州戊戌以功為同知樞密院與徐達邵榮復宜興既拔其城復率舟師擊張士誠衆於太湖乘勝深入從軍不繼俄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後徐達援常州士誠弟來戰達遣王玉擊敗擒十德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張氏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求和好士德母痛之議歸永安以易上不從士德死竟不獲歸甲辰十月上念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中書省平章事封楚國公賜諡丙午七月丁未卒於姑蘇年四十七

卷之十九

西漢周見錄 三

遂留守之至是世貞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急顯忠悉兵出東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能支城破為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交州東門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聲聲撼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

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救贖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為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心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貳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勇健者練為兵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里

卷之十九

西漢周見錄 四

外亦皆縮氣喪胆民賴之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才能者方見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入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敢私受封還之列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論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梗基乃深欽嘆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囚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終以生吾能為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燭鴈斗酒敬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宰酒厄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大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

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及洪武元年前皇帝位
念宣勞之臣憫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所擒不屈死

王公愷嘗為左司郎中從胡公大海鎮婺州先是苗獠軍來降胡公分
其衆萬餘戍婺州軍衆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于難當難作苗
師時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
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
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
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
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

胡縉雲琛總制處州日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
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
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塞柵友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
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友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
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具援寶融歸漢故事撼之友定初無殺公意

卷之十九

五

會元使至督逼之遂遇害于福建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
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
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

李清七斬水人居黎山與弟清八俱以義烈聞會妖人徐壽輝嘯聚羅
田凡鄉之才識者皆偽授官爵清七兄弟以為耻檄命交至皆不就遂
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元末為徐壽輝大帥高皇帝起光以浮梁降授樞
密院判官歷官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嘗奉魏公命戍肇昌元將擴廓帖
木兒屢引兵來戰君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部兵圍安定州君
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受攻遂被
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成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
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執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國厚恩當堅守以俟大
軍之至勿為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被害
丁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守小孤辛丑八月王師征友諒次小孤普郎迎

西園聞見錄 卷一九

降用為將從征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七月己丑與友諒戰死身被十
餘瘡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身不仆贈濟陽公

漢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洪武初官都督僉事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
王詰之曰汝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真曰我主上神文武撫有
華夷一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主上怒其欺肆不忍即加征伐數遣諭
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聲討豈為無故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為
福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為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厲色曰吾為
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乃罵曰
夷虜爾害吾君主必滅爾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剖
心以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人
入朝謝罪併歸真從行兵上曰漢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
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
襁褓中封西涼侯

張子明者嘗為靖江王文正千戶陳友諒圍南昌至六月援兵不至文

卷之十九

六

正遣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降友
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投之子明
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
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
至必可破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
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
軍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

花雲懷遠人歲癸巳杖劍謁高皇帝於濠上僞漢王陳友諒以舟師入
寇圍太平時公判行樞密院率麾下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入城
中乏食公士馬餓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
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
之公忿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夫人部氏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
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旦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
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

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矚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飾舟渡江遇債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雷兒於懷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絺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五十里之水橋

韓成虹縣人壬辰從高皇帝舉義偽漢陳友諒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成從上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酣戰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上方設奇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

卷之十九

內

七

敗死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禮贈高陽郡侯建忠臣祠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祭之

許瓊饒之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人未有知之者歲戊戌上駐兵婺州瓊以儒士進謁授博士留參謀議命為太平知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判樞密院花雲與瓊等以兵三千拒戰友諒攻城三日不下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板堞而登城遂陷瓊被執罵不屈死之上嘉其忠追贈高陽郡侯

危太僕素黃殿士學皆推之金溪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仕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而喪節黃投君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為獻款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曰史有□氏兄弟皆死

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殺使家人歌舞為歡環守至日晨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而出之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斂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兩人墓碑皆宋景濂氏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言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景濂乃謂元史之存乃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成而無直筆其得免于君子之譏乎若黃乃真無愧于青史者僧梓拯危何如殯黃之為義乎景濂作太僕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

洪武元年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相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巡檢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

卷之十九

內

八

洪武二十年濮英殿大軍還道為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鼠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于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為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蘆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金山侯諡忠襄

王翰夏縣人洪武初以明經薦初為本縣訓導歷鄆陵教授周王府教授入為編修調廉州府教授倭寇攻城翰率生徒抗敵冒刃而死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字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交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也然公不克終曠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故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大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

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四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帥性常論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昇之而去賊為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益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首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廬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之沒彥達時年十六云

吳得龍里守禦千戶井孚副鎮撫也洪武三十年一日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攻龍里得與孚議守城計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援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九

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伺其怠擊之得曰賊破頃刻何伺之有若城不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生為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龔泰字叔安以字行義烏人洪武丙子鄉選初除授戶科試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傳訣曰時事至此我自分死矣爾第奮勳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廷君馳赴之道為兵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迺投水以死實是月十三日也

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感公主為駙馬都尉深沈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公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起公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公割使人耳鼻口授詞

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過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公尚擁重兵淮上遣公主招公公主嚙指血為書付李中使至公得書慟哭問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公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後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公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詎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為離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公死宜橋下曦又誣公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公榮定殷嘗攝山東學政蓋才兼文武云初公主謂上果殺殷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為主蹤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避禍公主亦不答高皇二女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十

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盡棄城走華獨使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靖難兵起有張皂旗者以都指揮充偏將力舉千斤每遇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屢有俘誠至是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革除二年暴昭以刑部尚書充採訪使至北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靖難師入京執之不屈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次斷頭而死揚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于遁法建文初募才略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擢軍一日本請王出觀

兵及登臺見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道也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交北兵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團瓜我輩種熟乃為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馬三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為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乃回京師命大教習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為大總用一能官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冀宗社于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不屈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略且欲用之也

西園閣見錄

卷之十九

雜錄

十一

顏環字伯璋廬陵人洪武己卯以薦為沛縣令建文四年正月靖難北兵駐沙河二十二日來攻伯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璋呼弟瑛暨次子有為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既為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為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無徒雖死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京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維經死子有為自經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瑛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璋父子屍已為胡先埋瘞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選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黃謙不知何許人儒生為沛典史果敢能載下知縣顏伯璋禮遇之益

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韓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為兵科給事中永豐軀幹美須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之永對曰吾王蠲耳奚以官為不屈死之時同約死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監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為恨楊濬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答曰苦無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濬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濬入舟

西園閣見錄

卷之十九

雜錄

十二

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濬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濬大喜曰吾插案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濬怒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儒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為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者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居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董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

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錢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錢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錢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錢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步抵其舍錢從靈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人至欲割雞具饌錢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錢錢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錢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每求死悉以家人赦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錢復瞪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十三

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至錢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橫郡邑中且詭言併錄錢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錢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薛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府聘為昌國州訓導陞蕭縣令建文四年靖難諸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謙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常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徐輝祖初名允恭父曰中山武寧王文皇帝為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略擁強兵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留次子高陽王待

命於邸欲藉公為耳目公謝絕之高陽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上及靖難兵起公一意扞圍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進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為內應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聞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為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于是錮之私第尋逮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為仁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為公請久之上追思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子故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至萬曆悉錄為建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為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為編修遷陝西按察僉事當被詔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京死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十四

周琮字仲方崇陽人洪武癸酉以太學生擢試刑部郎中歷陝西左參政先以浙江參政調河南未幾調陝西己丑冬奉命偕戶部侍郎左獻總軍餉於邊事竣還遇寇與敵死之實永樂庚寅三月二十五也時年四十有八劉儻江陵人父從政一日夢天降赤幟上書儻字是夕公生會鄉先生命名符於夢人以爲異公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蔚然既壯志益堅平居言不出口遇事剖決有道人稱公輔之器洪武乙丑登進士屢陞兵部尚書永樂丙戌日南干紀擇廷臣有文武全材者總督軍務公受命運籌策夜以繼日師壓賊境罔不克捷凱旋上深嘉之未幾餘孽嘯聚復為邊患朝廷以公威望夙著夷賊攸服仍遣與大將軍黔國公沐英往勦之公曰此行吾當以死報國抵化州親冒矢石所至

輒有奇效一日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進退無
據公長吁曰天乎夷賊背天我實奉天遭時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
也耶且戰且行後軍弗前勢孤援絕遂陷賊中賊挑之曰若順我共享
富貴保全爾生公厲聲大罵逆賊弗恭殘虐我百姓擾害我邊疆我前
奉命討不肆誅戮撫安而還豈我兵威不振耶特彰聖天子好生之德
不料爾惡罔悛復勞天討今日之危氣數耳戲使之揖公復罵曰堂堂
天朝衣冠大臣豈屈爾腥膻犬羊之下乎劉尚書雖死天下豈無劉尚
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遺類口誦杜甫題諸葛亮詩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遇害事聞上悼慟不已命以衣冠歸葬贈祭甚
厚皇太子諸王皆遣祭公卿各為詩輓之仁宗即位遣官御祭誌贈榮
祿大夫柱國少傅諡愍節官其子奎給事中

卷之十九

十五

陳仕淵紹興人永樂間為尤溪巡檢剛毅有膂力邑民吳十師寇德化
諸縣仕淵與耆老葉文慎等協謀率眾捕之十師就戮餘黨復起勢張
甚官兵不敢進淵遂戰于羅畚場死焉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幼聰明有志永樂初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以言
事遷交趾政平知州洪熙初黎賊餘孽復熾時有寧橋之敗賊乘勝寇
邊逼交趾城人心惶懼公謂藩鎮諸公曰賊勢若此吾輩出天朝萬里
坐受困辱何時獲解盍遣一才智者潛行請師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卵
耳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為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朝廷宥其罪賊
果信引兵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留至是賊以朝廷宥其罪頭
目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公及千戶桂勝託以奏還地方與渭老
同入朝且曰城中文武眾職才智膽略皆無出足下右者今茲行非足
下不可公慨然應命乃與知縣張某夜絕出城步走三百餘里至昌江
內使徐訓泄其謀公遂為賊伏兵所執搜其裝得請師奏章縛之公謂
張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公何以處我公曰吾一屈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難徒碎身賊手何益國家爾莫若從權暫
屈於賊賊必不殺汝得間歸語諸公知之速為請師以殄渠醜則國家
之仇耻可雪而子亦非苟生者矣乃口占一律曰萬里邊城受困時腹
中懷奏請王師紅塵末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
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共天戈殄叛夷謂張曰爾尚記
此遂至賊營賊首喜曰此何知州也聞名久矣乃延于上坐舉酒酌公
曰公能相我當與共享富貴公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是何言也曩者
爾賊悖逆殘虐無辜我聖明伐罪弔民設藩鎮臬司掌治爾邦政令置
郡邑立學校撫教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耕鑿遂其仰事俯育之願知
夫綱常倫理革其舊染汚俗為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至矣爾曹
不思報效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一臨爾曹皆為齏粉矣尚有
富貴之樂哉賊首歎曰姑息怒飲酒公厲聲呼曰吾為進士嘗宴飲瓊
林豈食汝大蕘之食乎奪杯擲之正中虜面血流盈頤賊眾大呼公遂
遇害時宣德二年五月事聞宣廟深悼之勅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諡曰

卷之十九

十六

忠節贈廣西南寧府同知公論猶不滿公性嚴明有大志嘗謂天下第
一等事不可讓人做愍節劉公沒時公輓詩有哲人先逝不勝愁之句
識者已規其志為進士時喪妻守義竟不娶士尤難之
崔聚定遠人初從文皇帝以功歷官都督僉事洪熙元年同柳升等征
交趾升死眾敗聚斂兵復戰力不能支為賊所獲強聚諭眾降眾不屈
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賊遂殺之
李任字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為燕山右軍指揮僉事從太宗皇
帝起兵靖難以功累升遼東都司郡指揮同知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
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既獲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
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為大臣不能殺賊反為賊用狗彘不若用銃擊
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為官軍出入咽喉之地大集兵眾用烏龜包
呂公車雲梯來攻任與顧福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
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福夜出襲破賊營賊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
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

戰至是死亡過半賊益兵衆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餘人力疲困芻
糧匱乏而賊益衆以雲梯登城奪其門福任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
衆益兵而攻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內官馮智
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死者數
千

宣德元年黎利叛城山侯王通帥師討賊陳公洽以兵部尚書仍參贊
焉是冬十一月八日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規賊強
弱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突入賊陣中
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
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
報國正在今日我豈偷生忍耻者耶左右皆潰散洽持戈直前手格殺
數人大罵洽自刎而死賊相視駭嘆事聞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爲
給事中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安謹行儉約如布衣時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內 十七

而用法公平嘗爲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
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宣德元年叛寇黎利攻
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効死守
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
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
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
司參政遣官賜復其家時城守之將如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
益多死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
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

馮學明保昌人宣德中以貢入太學授工部主事歷禮部精繕郎中正
統十四年扈征北虜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時鄉人鄧力士者在陣中
謀與同歸學明日君辱臣死將安之乎遂陷于陣後錄功蔭子瑤爲國
子生

正統四年沐晟次昂師次潯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

初思任未叛時刁寶玉嘗遣詣晟晟兒子蓄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
任伴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萬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
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二千餘級乘
勝深入逼思任上汪上汪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
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
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
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
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正統間王清總督廣東軍務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
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少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
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東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香鎮百蠻偶因
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
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
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鄧顯字伯昂樂昌人□□□進士初爲廣信永豐知州括寇起犯廣
信界公率民丁拒之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爲賊所執罵
不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朝命贈公光祿少卿給布六十端米三
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諡恭毅命有司祠於鄉郡及所治公死之日雷
雨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明日邑人始昇歸棺斂於邑之
城隍廟

張敏徐州人正統間主簿尤溪蒞政勤廉存心忠厚沙寇羅丕犯縣率
衆禦之或告以賊勢猖獗敏曰吾受命蒞諸士忍不救民患乎吾盡吾
職雖死無憾倡勇先驅賊據險交戰兵少力憊遂死焉民痛惜之

胡信廬陵人正統十二年由南曹郎出守石阡民依爲父十三年蜀後
洞黑苗脅清水江苗魁首僞號剽平王郡醜亦僞金龍金虎之稱匪苗
嘯聚始而剽劫掠寨繼而越境攻城首陷平越黃平白泥金人莫逃生
道路梗塞越旬渡江臨城公堅守不動已賊入城公罵不絕口遂被害
各寨人民奔竄執戮以掠益以草塘賊屠戮其殘民府治遂爲荒邱墳

衣生曰胡公死於官義也亦分也郡志載其妻弟厲聲叱賊與公同死亦烈丈夫哉惜當時執政無有聞於朝者而胡公死事遂泯泯嗟乎吾鄉多節義無論文山即曾公如驥守寶慶劉公子輔守諒江矢與城相存亡胡公守石阡固亦聞寶慶諒江而與者耶

正統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郡知府熊尚初逆戰於五陵破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張瑛正統十四年以左參政掌建寧府事鄧茂七寇建寧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亡

呂鑄勸水人以舉人授萬安縣教諭遷宜陽令調清流時賊鄧茂七來寇邑亡城廓鑄度不能支乃盛服拱坐抗罵賊賊怒殺之清流為建祠祀焉

高曇字景雲無錫人由國子生授漳州通判正統末流寇鄧茂七構亂會府使督餉賊欲掠其芻糧以刃脅之曇厲色罵曰汝等無狀上勞王

師下毒黎庶指日梟首於市敢肆猖狂殺汝父母耶賊怒殺之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鄒野等及曹公鼎與侍學士張益扈從

巡邊本月癸卯駕攻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庚戌次雙寨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癸

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復挾令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禁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

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繼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

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先據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竄及諸臣

五十二員皆死之景帝聞之贈竄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恩後歷官編修撰尚寶卿英廟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百戶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僖正統十四年七月會虜警中人王振力主親征公與學士曹鼎從時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定襄伯郭登為大同守將因駕將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公與鼎當由紫荆關以還公入奏既行營入紫荆才四十餘里忽折而東蓋竟從居庸也十三日駕至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明日欲發虜逼不敢動將士飢渴束手十五日虜使持書至以求和為言召鼎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遂移營回旋之際行列已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戈以擊我軍衆相蹈藉死虎賁近侍矢被體如蠅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而公與鼎俱沒陣中矣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大駕親征虜寇時扈蹕者百官有司咸備右副都御史鄧棨時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即上章請以命大將而乞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謀知寇猖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

卷之十九

曰吾輩可自脫去公言鑿與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於難時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璿為大理右評事璿痛不得公之遺體乃以所留平日爪髮並字跡以衣冠斂歸葬其鄉先墓之側公字孟擴建昌人

韓青字全椒人襲指揮使歷官都指揮同知正統十四年秋虜酋也先輩背逆天道憑陵中國太上皇帝親御萬乘逆擊塞外為權奸所誤遂致蒙塵賊乘勝長驅履險隘如坦途今上皇帝詔凡邊關可通萬

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荊關甚重推公往守而以副御史孫祥為監軍公倉卒至關關寬敞多歧路守者素不為備虜衆猝至乘虛而入不絕

我軍至者才什之一衆寡不敵惶惑奔潰公揮旗招之得勁騎百餘諭以忠義當盡死報國衆聞之感泣公縱騎突出與賊交戰于升兒灣擊

賊數輩已而賊悉衆來迎公每手劍之數被創復為飛矢所中公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重欲招公降公大罵曰臊羯狗奴

我輩忠義而降汝狗乎乃引刀自刎實正統十四年十月十有二日也

賊退之三日收公尸身無完膚顏面如生聞者莫不洒泣風紀近臣有
交章言公戰死可憫乞加恩典者上命陞二級以其子承嗣幼弱命給
廩優養於家

正統土木之變廣東海寇猖獗擁衆臨城主將張安既失利而裨將都
指揮王清力戰移日身被重創矢石如雨左右皆憚不敢近清慮計窮
爲其所執賊素畏清給以甘言推爲上將否則必誅清罵賊不絕聲又
置之檻車不能死日令人誘之清終不聽唯求一死翌日就戮清曰汝
輩繫我城下呼三司官臨視使知吾死所賊如其言至是遇害

正統己巳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佐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璫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
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權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信則□□
行不處家事而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既次居庸時
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
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言誓不獨入遂死之

卷之十九

二十一

羅如壙字本崇號竹峰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官行人正統十四年秋
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
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壙瀕行約同行於尹
君所凡四人曰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
生儼編修陳先生某文以著吾不朽時劉警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君
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劉乃痛哭
曰如壙必死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
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壙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
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俱以不虧臣節相勉期儼讀之竟痛哭曰如
壙必死無歸矣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是土木之役有棄義
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壙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
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
宋欽蒼梧人正統擢湖廣參議十四年麓川亂尙書王驥西征欽督
餉不避艱險於辰沅清浪鎮遠山行乘騎又乘小舸往安江洪江皆

苗賊要害至盧溪被賊遮留欽率兵挽弓揚矢迎敵厲聲數其罪詞
氣壯烈賊不敢逼歷官湖廣左布政使致政天順六年寇陷梧州城欽
罵賊遇害

少保于肅愍公謙正統己巳之秋胡塵警天皇帝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躡
蹂於郊垌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
時肇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關庭闕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
矣公上陸掖留請立斃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罪應族俟命
行誅振黨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
章戰守無具虜患且熾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
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
略過虜勤王二也嗣徐理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
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
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
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

卷之十九

二十二

議和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金之愚計也公即出德勝
門對壘約戰虜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
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
甫戢內讞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
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
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
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
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奔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
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勸降也
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
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謬對襲鄭
人伐許之故智也事功以之成疑忌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
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
自解於英皇願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

會謂偶僮非常貽宥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難解難與應猝
 變云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公之□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公
 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公神色不
 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被逮又云公之既殺也其夫人夢公謂
 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
 矣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公于火光中隱隱閃
 閃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
 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有遺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徒
 倚東市見鸞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
 盧永天順初亦以奸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云公嘗
 國時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避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蔽廬
 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
 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詠浙人至今傳
 誦之由是以官論材品者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

卷之十九

二十三

未有急於殉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陶成字孔思廣西鬱林州人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改鳳縣以
 薦擢大理評事拜浙江按察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有綺
 段寶鈔之賜至此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
 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
 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十里
 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
 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而隣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
 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知又復遠遁捕
 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
 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
 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
 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常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
 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

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
 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
 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
 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
 却以避其鋒者公斷斷厲聲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大至公
 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酉俄而城中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
 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
 遣人至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己田以為
 經久計事聞朝廷遣官諭祭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政配享越國公
 大海廟官其子魯新會縣丞

卷之十九

二十四

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合擊之賊可盡擒也約黎明進兵是夜昏黑遂
 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後山賊多遺財物卒競取之賊遽
 擁衆馳下刺殺藩卒皆自營湧出賊從後追之遂奔潰吉勒馬揮刃大
 呼曰力戰無隕不可禁從吏廖振等勸吉姑避之吉曰吾誓不與此賊
 俱生言未已賊衆持槍趨吉且罵且戰猶手斬一賊斷其臂力不能
 支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連日夜晦又八日始得吉尸面貌
 如生昇歸官吏士民哭者相屬事聞贈吉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諡忠
 襄錄其子科為國子生科後亦舉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初吉之遇害
 也貧無以歸或以犒軍餘銀密付吉家僮為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亟
 呼曰夏憲長吾平生玉潔肯舍垢地下哉悉索還之闔署駭觀謂其死
 無易節如此

梁致育字遂初高要人志行高潔以鄉薦歷建昌訓導六典文衡致仕
 家居天順二年流賊掠蓮塘致育年九十六且替被執賊令講書厲聲
 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為此賊不忍害以竹與昇之行致育知不免

語昇者曰至逕口深淵則白我遂投淵死賊驚嘆而去

葉禎字夢士號確齋高要人少有大志忠孝天植父喪廬墓由宣德乙卯鄉舉授潯州府同知歷慶遠府同知居官廉介毅然以民自任君世家廣東之高要所居鄉壤接廣右峒峒時時窮發為鄉人害君已不平之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往來之衝熱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官又以責不在己不復動念慮民罹其毒已極思欲奮擊之莫為伸率所轄州邑民餘無幾嘆曰宜民甚盛矣及今不為後無可為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既條郡中合行事宜建白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知慮者圖所以禦寇之方甚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論以保衛鄉土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峒首韋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或跳梁城下無敢誰何者君生擒之兼還所虜子女畜產之類自是賊雖稍戢而其徒

卷之十九

二十五

紐於常勝益憤耻互相糾結思必甘心於君而後已天順三年賊寇慶遠大圍旗山民告急守將若罔聞知君亟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甚非往昔比不戰自潰子女在虜而得生者千餘人君既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沛與賊所殺略相當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嚴為之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官將牛酒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論之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絕蠻寇即以

西園聞見錄 卷一九

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時天順己卯三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忌君者恐其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南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遺下所虜人畜棄團去所活千餘人郡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循山谷遍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裹條數日始殮神色不變寓櫬城下手香燈為文祭哭者相屬不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誣君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懇于都憲公事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檄沿江兵護其喪東歸迨褒贈命下巡按御史葉盛疏上于朝制曰蘇斌擊智高於邕管皆詩以悼之云提督都御史葉盛疏上于朝制曰蘇斌擊智高於邕管偕子孫以捐軀馬暨搖海牙于靜江胥將士而殞命禎之節奚讓古人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宜民立祠祀之額曰忠義有義有嘉其中錄

卷之十九

二十六

寇莊致深掌臺日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屬劾正之見忌滋甚既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也事聞上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諡莊愍命下有司厚賻并給葬祭吳瑾字廷璋西涼人祖永以功封永順伯父忠襲爵洪熙初以戚里恩封恭順侯正統己巳禦虜戰死封邠國公諡壯勇瑾襲爵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為不軌潛候七月早朝入內為亂公於是夜一鼓聞之即與其弟廣義伯琮與總兵懷寧伯孫鏗共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勦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軀矣追封涼國公諡忠壯

毛忠字允誠蘭州人代父都督公寶領兵以功封伏羌伯諡武勇成化戊子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眾萬餘據石城砲架山流劫鄰近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陡峻前此官軍追勦每失至是公奉敕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項公忠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擊軍舉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奪險敵後砲至賊大敗砲石滾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鏗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聞山上老弱皆號泣奔走功垂

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擊軍賊遂乘風盡收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鎧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我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破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己至酉陣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是月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營帳中士卒皆聞甲馬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既覺驚愕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即起焚香祝曰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與妻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塋域明器錫以鉄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諡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

范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貌魁梧性勇於義成化丁酉舉人除清江令改瑞金君至官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民洶洶

卷之十九

二十七

竄伏左右有強光祿竟去者光祿怒髮上指挺然曰吾去士誰與守吾生平欲丈夫其行而學兒女子以自見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于翌日賊少卻薄暮光祿力屈爲賊所得扶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祿不爲屈絕口不言賊憤遂遇害時弘治乙丑歲正月二日也賊退得其屍溝中身被創者十六截者三指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命有司立石旌其子爲國子生侍講崔桐作傳謂讀武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殉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伏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塗分圖緩急其可倚乎若夫善我之化琛奚負焉而景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范琛一作萬琛字廷器

王佐字汝弼人弘治乙卯山西鄉試初爲河南西平令時齊魯間盜起肆行劫掠遠近騷動君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池大修戰守具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路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公嘗出道遇羣賊

欲辱之毅然持正不爲屈賊曰壯士舍之但取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曰納我館之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可以免不然且屠邑君曰是尙可以爲邑哉是亦何以令爲哉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君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避駐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君曠日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刃挺於頸抑之就跪君罵曰我天命官爾爾逆誅逆賊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旌孤爲國子生令有司治棺斂傳送還鄉恩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瓦解有棄城遠遁者有盛具供帳宴犒開門迎教者士氣不可振聞者大以爲憂君慮之甚熟矣先是遣室李攜其子歸家曰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而後決也

蔣璣字天器弘治壬子鄉試授連城知縣璣始城連城而武平賊隆作亂鄰邑多被剽劫惟連城用城故全由是以智勇聞當道檄搗他賊日

卷之十九

二十八

有斬賊功益自奮厲深入爲賊所執不屈遂被害事聞贈汀州府同知旌其子朝陽國子生

吳景字伯陽南陵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僉事時東遼流賊充斥鄧藍旣擒餘黨遁入川東時景守江津賊進逼援兵踰期不至賊遂益衆攻圍城陷景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贈按察副使錄其子鎬宣州衛百戶

唐天恩字堯仁常熟人舉鄉貢知葉縣劇賊劉六劉七擁衆壓境天恩登城奮戰生擒百餘人戮之賊怒圍城援兵不至城破執之一門死者六人後贈光祿寺少卿旌其子爲太學生

黃璉山西萬全縣人正德五年泰興主簿時流賊敗于狼山散入泰興肆率民共禦之擒其黨李南洋保乘勝追至大橋賊回顧曰此非若境矣璉不聽欲盡殲之賊殊死戰璉被十餘創死事聞贈官賜祭命有司建祠祀焉

梅本正德間任高郵判官時流賊入通州將西至本奉檄率士兵五百

戊泰與賊猝至守者暨所屬皆奔竄本曰領成茲土死生以之可避患耶卽率兵出戰以衆寡不敵死之事聞追贈大夫廕一子入監區瑞順德人初爲諸生負節使氣學官銜之言於督學黜爲吏常爲德與典史捕桃源賊有功已奉檄城萬年賊突至被獲欲降之瑞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豈從賊耶遂被害事聞錄其子並祀

孫璽字廷信代州人嘗令扶風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旣至略陽將下令順耻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募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門之諱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所坐杌曰敢言亡者如杌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賈與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旣披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門曰薄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

卷之十九

二十九

門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殺爾父子妻爾室蕩爾蓄爾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子扇傳命斷者刑舟人違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狗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索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風君罵賊賊亦斃殺之七月十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度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髡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廕子紹卿爲國子生崔公鏡曰嗚呼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伎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辨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剽盜中域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

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彙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爲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廕子爲錦衣百戶世襲已而子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

周憲字□□安陸州人□□進士歷官江西副使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先是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來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卻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脾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狗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論賊求君屍賊裨裏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猖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卽檄君剿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

卷之十九

三十

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暫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他兵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李情字宗善靈寶人弘治癸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小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胡念二等陽從上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鈺卒於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輝代鈺帥所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子一人爲國子生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段豸錦衣衛籍進士博涉強記議論英發初授河南府推官陞給事中改御史左遷彙強縣知縣正德間流賊猖獗彙強當眞定河南之衝土廣而夷城舊且圯豸憂之乃規畫爲必守計築城浚池修葺樓櫓選丁

壯除戎器設選卒措置甫定賊陷荊州涉河薄城下身親援枹鼓奮衆
矢忠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間賊凡三進三卻爲衆所殺者二百
餘人首領一人賊怒攻圍益急裨將宋振師軍數千營縣東十里身求
援不進閱三日城陷身中數矢一鎗瞋目罵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
僕寺卿廕其子崇文爲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以祀

馮禎舒城人由綏德衛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德七年三月以追賊死
河南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走巡撫都御史鄧璋等徃於一勝過
汝寧朝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勢復猖獗攻鄧陵西華長葛新鄭
汎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
伍賊乘我軍飢罷率衆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禎及副總兵時源
參將神周方列陣而參將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見陣
亂麾衆突至禎下馬力戰死焉先是黃鐘之變禎及協守孫隆等馳奏
告變事平陞署都指揮同知比以勦賊徵至河間忽與賊遇督所部鏖
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遂大勝斬獲數百人尋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論功陞都督僉事是役也特以後援勿繼遂遇害明年是日禎死所風
以大作又明年是日亦如之洛人乃往伊府奏聞勅祠洛濱每年以是
日致祭禎忠勇過人蓋一時明將也

初聞瑾稱柄天下洶洶聲勢於是大盜乘之煽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
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棄
城走者踵接上蔡縣霍侯名恩故武胤知兵乃增陞藩陞繕甲寶度申
令嚴約慎選謹謀泣而誓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
城破焉死霍侯曰築臺衙門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
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狗于
師曰吾不盡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
禦之力竭而瀕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誓諸心拳之入死
侯之被執也詬罵曠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愕將釋而用
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啐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
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

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祀賜額返櫬營葬樹石表闡以其
長子汝遇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

宋以方字義卿號西溪安江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瑞州知州瑞古靖
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
曰吾鄉土也涉嫌請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
隍也寤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乃始知爲靖州而城隍之
說初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也蓋帝使汝爲創之以保障茲土也時庶
人宸濠已弗靖誘引華林逋寇匿之西山夜肆劫掠公每捕之抵於法
既廉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兩創甃之崇廣
完密儲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
三千人日爲訓練以及可使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魄凡濠有
事於瑞而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法中人當道檄南昌推官會
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以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邪益見忤
於濠十四年恭令撫鎮劾公稽命怠事聽就逮問憲檄屢到知不可已

卷之十九

三十二

乃行郡之父老遮道留曰寧藩固將以是阱公公奈何舍我去乎曰君
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遂拂衣而往至中
途召屬吏手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至省時六月十三日也遂下南昌
獄明日濠突無兵反兵入南昌破獄執之械繫隨行呵令從反應曰吾
有死爾制之益固舟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馬投水
而死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聞難奔赴沿
江號血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參議謂公忠烈不可
以無表見請於巡按浙江道御史唐鳳儀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已而舟
師來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復相繼以爲言湖廣分守
參議王公特立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祠瑞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
年崇學等具疏叩闕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移文江西
會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爲上章請錄遺忠吏部侍郎孟公具題贈
公光祿寺卿仍廕子入監讀書賜祠額立祠江西歲時致祭典
孫忠烈公燧餘姚人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

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宸濠者驚害多智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旨乃為妄妖言詔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錄此乃為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為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即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為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為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為妄言詔諛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命及勇力材藝之子各數千人為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為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為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為講聖人之學明己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

卷之十九

三十三

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觀濠奸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即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為奏立縣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為己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錄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夫濠列為藩王親為宗室至富至貴矣乃今所為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鄙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於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錄江西之徒濠江也濠厚贖為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今論踪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器於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

軌也上遣重臣欲往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即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於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臂高足立露臺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詔請出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偽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偽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

卷之十九

三十四

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為之也于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於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選濠於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於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公今天子即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詔江西為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

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日天動然忽斷燦燦若目見者譁曰天
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跌赴難至而濠
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
江西人大詫焉以為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麻舍得古鏡
于深溝中皆刻二十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挾日月心感天揚顯忠獨
難塞天下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
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世傳弘治壬子謝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
東西立巨人二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
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折其氣王
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

正德乙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陰令諸兵伏
裹刃匿幕中濠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請我監國孫忠烈公燧時為
巡撫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
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卻入殿中易戎服以出
西漢周見錄 卷之十九 三十五

幕中兵皆出露刃環立大呼罵公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曰朝廷
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達
厲聲覆辨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又問達何言達曰惟有赤
心耳豈從汝反乎濠怒喝武士縛曳公及達出惠民門外斬之達顧公
曰蚤聽吾言當不至此蓋達嘗勸公謀欲先發後聞也既就縛後大罵
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罵不絕口挺立就誅日方烈忽陰墮黯
然濠復竿二首於通衢者三日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人屍供奉佛寺
中時諸守臣皆就縛繫獄戶部主事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參政黃宏以
索寢其項亦死達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位易
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志如此故知

馬思聰字懋聞弘治乙丑進士初授象山令歷官南京戶部主事奉簡
書為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稍有端矣思聰行署在安仁邑去濠
邸可二百里會濠有千秋節故事凡以王事至者並入賀思聰將行客
有語之曰濠且為吳王濠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遠為辭慎勿入便思聰

曰吾非為入賀計欲伺其動定亟以反狀聞亦一羽翼也至湖口有省
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情洶洶爭為引避君胡自投虎吻耶幸驪舟
觀變此上策也願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之次日鎮
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
許達吾欲舉大事若等云何孫許力批擗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
二人於惠民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為部郎不能麾召虎符心頗易之因
下之獄更六日與參議黃宏先後死天子嘉四人忠詔江西立廟並祀
賜額曰旌忠云武進薛應旂嘗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為逆濠幽獄
中不食而死蓋詳其所載死狀非為彙體無具故也往直指使者虞守
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於火今使者孫錄檄郡復建於故
址錄都御史史忠烈公燧孫也思聰子明衡字子萃正德甲戌進士由太
常博士入為監察御史立臺幾十日即抗疏請昭聖皇太后壽日賀儀
疏甚懇至因繫獄解籍其世節如此

黃宏鄞人家六合弘治壬戌進士轉江西參議九江盜起凌閱之黨甚
熾聞宏至往走西山實據寧濠上世之墓莫敢兵也宏襲之夜遁擒其
擊明年濠舉其兵率羣盜以叛先陳壽宴兩院三司舉至明日期往謝
首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一時迫脅者多得釋宏不服以手械
向柱受項而死暴其屍數日逆黨劉養正請治喪具棺后濠誅贈宏太
常少卿祀於忠烈祠

郁采字亮之山陰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性剛直不屑附阿左
遷裕州同知黠寇趙錕劉惠糾合諸飢民僭號橫行所過郡邑十七屠
破守令率賂金緇免死或開門以迎之裕守恃此不備君身倡裕人繕
城以待是月朔寇至守欲去君曰毋為民望乃率士登陴矢石四下寇
避之而營君遣人潛俘其醜手劍之且泣謂裕人曰采已分與城存亡
若等毋負國耳裕人感泣奮禦寇吞聲去君料寇當再至滋練兵厚備
令人載妻孥往依唐府儀賓莊士俊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可托妻子
以毋重傷吾母心者賓相君耳莊館其妻女於母所二十有四日寇三
萬謀呼至守又欲去君曰無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逼屬公東北城塹

平淺易破有采在時有知必死者曰母在奈何死君曰止曾是偷生以爲孝乎及被圍知君必死者又曰母在奈何死君曰止汝焉知吾友蕭鳴鳳知之蕭值此肯走如蕭走采必笑之矣寇攻東郭不克攻西郭守開西門去賊乘之君釋東救西至城隍祠賊獲君刃君罵賊賊裂君口君罵至死以事聞詔贈君光祿寺少卿令一子入監君無子其弟東之子子狎君柩將發莊士俊完君妻女以歸山陰唐王大書忠節畀之

汪憲副一忠字正叔爲江西副使海寇起越吳閩廣間日暮且及正叔練土著兵備之會廣賊劫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未合願少須臾也正叔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法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敵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規知兵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鬪矢中一賊一賊前拔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宜人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人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喪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三十七

歸六日不食以死事聞詔贈公光祿寺卿諡忠愍蔭子居敬爲錦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

時植字良材進許人父傑知州大父泰布政使植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買定器其才以女妻之願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激欲奮拔樹功名以見於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主簿潔身惠民聲稱籍籍時蜀寇方四北略漢中東窺鄖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饋饋數加獎諭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鄰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募勇敢泣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賊乃敢厲民違天天必厭之禍吾儕協心共濟懷貳者斬以狗人皆震駭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植先伏銳卒於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累石起戰樓於城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午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六日趨城下植繫印于肘誓與

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駁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越四日南城樓墮墮圮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圮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力戰殺數百賊喋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籠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手刃之賊遽抱子奪刃禡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端于京師磔郎本怒于襄陽乎汝猶敢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其位灼何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願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界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買氏在官廨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三十八

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歸然獨存越三日援軍始至植姪孫永壽始來解買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軍購得之容色不變昇至廨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也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覃所乃館殺于家事已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買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蔭子寵入監所在給舟送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孫鏗山東莒州人嘗爲掾曹需選銓部未逮例得還里省祭爲人負氣不羈習於騎射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知奇也嘉靖甲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思廣召募議攻守而鏗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力殲寇及輸已貲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方公嘉其志而見之於布政翁公太立公試之藝屢張超乘捷異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運若飛翼公曰壯士親酌飲之會謀者告急即以鏗往時官兵方陳而兵憲任公環素志忠勇先登爲賊所窘鏗望見疾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鏗又自使人還莒括其

家遍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爲己附率響應郡人恃以無恐而鎧氣亦倍有輕敵心居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御溝鎧奮袂起曰是可廢而擒也即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摧墮之鎧雅不習溺拍水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與其尸歸有司以禮收之道路歎歎多泣下者

張世忠字顯甫山海人嘉靖丙午中武舉會試戊子襲職加二級援署指揮僉事嘗爲偏頭參將歲壬寅北虜入犯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七月庚午始去上出賞格擒斬俺答青台吉朝漢及叛人高懷志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統攝觀望不肯戰縱盜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襪男女逃還就大營結陣且歸人咸不樂此世忠聞奮然曰正報國之秋也亟赴之虜寇太原矣世忠所部軍士

卷之十九

三十九

先期選策應止存千餘而統之與參將劉維琥大同副總兵段堂參將何堂遊擊張文懿從寧武關合營追賊敵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侯林西行追至祁縣六支村西遇虜衆督率力戰虜見其軍士壯戰又力呼騎二千餘合圍四將縮閉營世忠督戰益力賊亦窘會火矢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這耶復督短兵血戰自己至西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躡我營馬爲射死世忠頭中二矢又騎牆獨射被穿一箭而死家五人往救張臣及百戶張宣俱即死而士馬亡過半矣嘉靖壬寅七月九日也上差嘆曰醜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死戰殞身報國忠義可尚先贈右都督賞銀百五十兩宣及臣各四十兩爲棺斂資兵部議奏與世忠同死鋒鏑士先給家屬五兩爲棺斂資以後不分主客官兵但陣亡者如之庶死者如生生者效死制可且曰世忠忠蓋非常并宣臣郵典亟議之山西撫臣劉臬按臣童漢臣請重獎卹順天撫臣侯倫稱世忠原籍山海衛人自陞參將路出遵化臣見貌不及衆人初不以禮待及與之坐凜然有忠義

氣今果死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爲死事之所山海乃生長之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兵部議如之請祭六壇工部量與營葬其子孫典雖陞級而身橫羅鋒鏑其情狀尤可憫議與祭一壇以後不分主客兵但陣亡者如之庶足慰九泉忠魂作三軍勇氣制可賜祭葬用一品禮謚忠愍祠額曰勸義而宣臣及軍士如議爲例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父潺府谷知縣邦直生駢脇有神力人稱王千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矣而非所願也乃學騎射窮韜略有求試請纓願繫單于之志日環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父見而異之久之潺自府谷遣歸遇虜于道發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取矢視如枉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詣大同贊義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鵠鵠峪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

卷之十九

四十一

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鵠鵠峪窺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蹙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者曰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橫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天雨雪矢食俱盡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不意衆寡不敵損亡殆盡且鳳既亡而吾獨存耻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門耶遂策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虜固壯邦直環其尸相視嚙指翌日遂引退我軍與尸而歸既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懲艾之故初邦直之死也諸鎮士吏知與不知皆爲盡哀萬達親爲文祭之已乃上疏請錄恤又擬張世忠故事乞謚表庸官爲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尙倫等八人附焉詔從之贈鳳總兵官邦直都指揮僉事各廕子世襲正千戶

柳之文普安衛人有勇略官至守備嘉靖二十七年銅苗弗靖撫按檄領兵討賊賊卒至衆皆驚潰文仗劍曰彼獨非命何乃畏之敢有先逃者斬後賊大至文手刃數賊四無援兵竟亡於陣未幾賊首龍許保就擒鞠之賊曰石參將不要錢柳守備不怕死吾是以就擒耳

嘉靖三十一年虜抱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蔭子千戶

王佚字德威東陽人嘉靖庚戌進士會胡騎薄京師公盛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墻大豪多藪亡命作姦監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麀驚招之便亡何諸

大豪躡踵至公盡貫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謂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成曰願效死公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所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廢者邑故

西園聞見錄 卷之十九 四十一

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與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壁牙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倖遇賊挾毒弩磴三人賊喘恐宵遁公乃親執仗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備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錄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乙卯秩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公案劍起曰藪虜乃尙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揚揚去時參藩錢公泮者素善射初寇至從公登陣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史公盡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

夾岸攻我時獨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闖死公奮擊及濤不克進怒髮上指曠目大呼而刃刺公腹中矣錢亦闖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上上重死事詔贈太僕寺卿製文遣祭賜長子汝佑錦衣百戶世勿絕

錢鐔字鳴叔□□陵衛人嘉靖庚戌進士壬子拜江陰令鐔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鐔度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鐔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逼城退營於定

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鐔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首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鐔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鐔被創猶鬪賊遂遁去鐔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

級相距久之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偪城鐔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燄蔽天鐔從城上望之喘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鐔素折之至是乘其薄城故望風潰走

鐔自督其所從卒墜馬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明日縣人求鐔屍雜莽間不得識其印囊於肘者輿之歸緝其殊始成殮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朝詔贈鐔光祿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鐔死年三十一妻趙氏先鐔死二日生一男子於家歲餘亦死鐔無子以弟鐵襲錦衣百戶

宗禮字周道號清渠常熟人襲應天衛副千戶歷官都督同知諡忠壯嘉靖丙辰爲遊擊在軍門聽調時有倭難正月抵松江黃浦開制府命止營禦新場賊約千五六百人漳湖寧紹爲賊羽翼者若干人入倭爲鄉導者不下三千餘人皆兇狡而被虜供其使令者又二千餘人於是

新場百里間皆賊藪賊虎視公數奮兵過浦挑戰有金娘子橋八師

莊下沙處諸賊先後被創堅守不敢出至三月二十三日探柘林新城堡新倭二百餘登岸縱掠公提兵掩擊賊奔潰次日追至劉津村又新倭二千餘擁衆來公復提兵掩擊賊又潰奔會新場舊賊與新至者合猝與我兵遇分騎兵百爲兩翼用箭圍射當獲十數人又次日乘勝攻破新場賊巢賊大懼倉皇奔新船逃去旋奪回被虜婦女六百餘口而新場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不任戰倭益張公屢劄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爲神四月總督胡公檄公隨賊所向追勦之連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杭公兵遣往皂林迤西石橋止營禦之二十三日倭萬餘夾河戰公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多所殺傷賊敗去頃之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番休又攻三戰三捷死傷無算軍大振賊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公被重傷猶奮創奮臂戰徒以九百當萬人衆寡遠不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公力竭仰天疾呼曰死當滅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暮也總督聞其事於朝肅宗皇帝亟下詔褒之贈都督同

卷之十九

四十三

知蔭一子世襲指揮僉事予祭六壇諡曰忠壯建祠皂林額曰褒忠命有司以時饗焉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

錢泮字鳴教號雲江常熟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江西參政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劫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公時以江西參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鉄曰寇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即與乘城捍禦悉衆急擊連弩繼發寇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公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自被數創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是乙卯五月二十有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池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

義烈也哉

石繼芳字克自號岱宇益都人嘉靖己卯舉人初授猗氏教諭擢桐城令歷陝西副使監寧夏軍時拜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落數千人勢橫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問公與中丞黨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反遲禍乃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兵備非常事未集而時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哀而壯之

謝君錫海陽人嘉靖丙辰爲福安司訓不妄言笑不苟取子己未守西門拒倭二日流矢貫面猶強忍不退俄城陷還學著公服觸死文廟事聞當道褒嘉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察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團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二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亦陣沒事聞贈官蔭子有司祠祀

卷之十九

四十四

嘉靖四十二年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智勇廉潔在邊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郎所傾帝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涅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誓以死報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郵賚有加

宋鰲光化人以貢任建平縣丞倭奴入寇當道檄鰲禦之倭奴敗走鰲追至上海倭奴勢復合鰲入上海城城陷鰲力戰死之都御史蔡克廉自爲文致祭後有旨恤死事者優其子之表爲恩例散官

奚世亮字汝寅黃岡人進士歷官郎中謫福建延平府同知先是興化缺守倭寇猖獗凡委署與篆者輒計避之亮性質直喜任事至延未久即奉檄往寇薄城下亮帥士卒登城堅守城陷與士卒同死之事聞世廟賜祭葬贈參議蔭一子入監讀書

蕭承命字性甫清江人由臬司掾嘉靖四十四年任廣東東莞縣典史方五月惠寇流劫村落會迫城承命督兵拒敵直抵七都山下矢刃血戰賊多兵寡與百戶王誥死之月餘始得殮其骨以歸旅櫬蕭然軍門

吳都御史義而憫之上其事

黃公鏞字珍夫長溪人以舉人為温州府同知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而溫最其要害地公來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矢其職繕城郭清戎伍修戰船溫之吏民卒不中倭而公有憂色曰賊耽吾溫奈何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即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在蓋誓書其語楮間以識云又三年倭一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守耳毋輕當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兵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軍疊石一軍軍鐵場以為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醜以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公弩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為二一從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搗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

卷之十九

四十五

戰久之短兵接願麾下稍盡有挽公以逃者公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殉節地也賊挺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降公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夫予我千金公謾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日暮裂磔死何以金為賊怒裸公而寸斬之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事聞天子超贈官參議錄一子太學生專祠祀公

李允簡字可大融縣人嘉靖□□廣西鄉舉歷官思州知府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為亂先是思州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偽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卒許之以為常君謂天子命吏為賊劫質是孰為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已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塞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街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流鎮軍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西園聞見錄 卷一九

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則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榘論於家賜葬

張僉憲澤在雲南日改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凡為酋長卒而無子其婦護印蓋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為四哨約並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調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參烈士踰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為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為賊作說客耶

卷之十九

四十六

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則死耳刃何憚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衛惟百夫長朝輪一僮張時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聚中躍出公遂遇害輪時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踰月誅繼祖賊平公視驛還一子斯盛廕入監今後府經歷萬曆中公進階奉政大夫

胡守約字元博合州人初以鄉科知蠡縣遇巨寇攻城堅守旬日不下後力窮寇入仍率兵大戰面被重傷手中多箭瘡口傷鎗腸出幾死醫藥百計不能濟少延殘喘一日忽見神醫手攜小童帖服於瘡口遂甦乃言當待茶家人以為亂命仍哭不止元博云吾已生矣何以哭為踰三日即愈士民驚訝諸頌入京當道力薦得免破城之罪左邊合肥歷知沛縣因忤權官落職歸隱別墅六年一夕燈花凝結似人騎馬之象是夕即夢題詩一律內一聯云腸出不收三日死官休仍取萬年香次早即聞行取檄到州內錄南北科道文章保舉詞多與夢題符合到京陞山東泰安州郡守遷太原致仕

殷大司成邁督學浙江日有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寤公

正統八年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內官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幸趨謁惟劉公球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遂大怒曰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頭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掘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為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為鄉鄰耿素愛其少年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為忠臣是某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鄉東廓先生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羅念庵公先公行人如

卷之十九

四十七

曹景字某定菴公之兄也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淳實有僕竊其金為平康之遊則橐橐然矣公怒甚往訟於北部郎郎追妓至痛榜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叙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愆公者誣焉上聞曰必若人也為我廢耳詔逮至京提騎疾馳入部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

日于亡若何吾為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獄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伏至冬朝識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為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汪忠愍公一中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殉國家報知遇耳侯羸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矣無何公出為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立曰虜賊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賊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狗軍中日陣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鬪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鬪謀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坐次

卷之十九

四十八

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亡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脰脇中鎗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哲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即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為然乃彊食喪至歛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大宜人春秋高請孽子未立為淑人請淑人日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這死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率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諡視周節愍同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徇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

楊繼盛妻張氏疏曰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

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漸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狂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贅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滌汙日夜籠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葆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魁魁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卷之十九

四十九

沈鍊妻張氏疏曰臣夫沈鍊叨中嘉靖二十一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鍊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蒙皇上寬宥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鍊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沈鍊實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體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鍊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竊觀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母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

義烈

前言

趙烈士逸其名嘉靖壬子倭夷劫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顧莫有死綏纓賊者賊狂勝益深遂燒黃巖轉掠不復制東鄙趙氏居水坑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奄至其聚趙之女士或執或逃賊既登其貨方整居放兵四劫凡趙氏豪傑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喙息草間無敢出氣天不滅趙氏烈士驟與聞難則避其妻子他所已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賊易與耳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意氣彌厲賊走且強盡釋繫累委函獲道上以彈追者後援不繼一賊出於厠縱君以矛傷腋悶絕然賊亦破胆進逃趙子弟緣君而奮者五人相與尾擊乘勝逐賊及舟乃還是日也斬獲首虜三戒扶傷而歸死者無算子女之俘取之賊手謀義酬勳君為最焉君既歸其家猶呼其左右也曰賊可擊也盍按我以促賊復起行數百步距躍高岸困頓乃還且死外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年會有一死吾今者脫嬰孺於屠剝免婦女於侮辱不曠先世之宇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卒乃絕侯一元曰君家徒四壁非有錢財顧惜也平生言訥訥不出口非買勇者也又非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輕死蓋天性然不以借客探丸而以捍宗斯狼曠所以為君子也

卷之十九

五十一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目錄

抗節

前言

往行

吳雲

王翰

袁凱

蔡子英

伯顏子中

郭雲

劉環

李徽臣

貢性之

趙清

徐輝祖

胡閏 女

鄭瑾

彭與明

梁良玉

何申

宋和

周縉

東湖樵夫

張益

項忠

湯胤勳

鄭獻

任環

仕選

前言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

目錄

章楓山

湯沐

張寧

何孟春 二則

李西涯

陸粲

鄭曉

馮琦

汪道昆 二則

往行

吳源

蕭執

周忱

尹旻

陳白沙

莊昶

高明

張景明

施純

熊翀

喬岱

潘士藻

李廷機

見幾

前言

薛瑄

何孟春

崔銑

黃省曾

王世懋

張治道

往行

薛瑄

張九衡

吳與弼

恬退

賀三老

蔡虛齋

唐伯虎

前言

解縉

何孟春

王陽明

于慎行 三則

王錫爵 四則

往行

宋琮

陳遇

吳溥

趙魯

周瑄

程泰

李和

吳寬

張憲

俞琳

張簡肅

劉大夏

章懋

顧清

楊子器

劉璣

羅循

李廷相

劉文煥

王漸達

李儒

顧璉

林肖峰

陸光祖

萬士和

鄭世威

陸樹聲

康泰和

呂本

王祖嫡

江珍

梁承學

沈啓原

吳愈

殷邁

陶大年

丁旦

高從禮

許國

李廷機

王鼎爵

潘士藻

胡濙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目錄

抗節

前言

往行

刑部尚書吳雲字友雲宜興人洪武元年徐公達以禮部遣赴京洪武陸年為湖廣行省參政公以事被逮至釋之特命公往使雲南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特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抗節

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逼令胡服辨髮往見公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賚敕招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為汝屈遂被害既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公之死適其子鐵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葬而許鐵為國子生鐵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江夏李應楨曰余往來宜興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以部中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犁為田居人莫肯言者蓋其家亦貧故不祭侵者已莫能辨識於是求其地契則于家藏誥命及遺書俱燬於火矣為之歎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為人於學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為詳仗節死義可以為世道之勸輒書而為傳後必有白其事於朝者則公之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於世也弘治中都御史王詔巡雲南為請於朝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王禕並祀改祠額為二忠

王翰西方人故翰林檢討稱父也元季為潮州路總管先為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為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高皇帝聞翰賢有詔強起之翰自勿死

袁凱字景文號海叟袁潛翁介可潛子也其先蜀人後占籍華亭洪武間為御史議事不合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命以木鎖鎖之忍死不為動遂放歸太祖念之遣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景文瞠目熱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誠風乃置之

蔡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于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髻之終不屈其妻適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口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抗節

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大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離亂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僥倖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取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夫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為室不正之夫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為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孟軻謂之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

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側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彼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為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存身以苟存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愚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機而作故王蠲閉門以自縊李芾關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嗚呼之軀仰正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鑕不知所言上覽奏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出塞

伯顏子中西域人祖父仕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為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 三

廣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吊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鳩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洪武十年江西布政沈立本專使招之子中對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郭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偉膂力絕人元季聚鄉人為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中原悉下獨雲堅守裕州屢出戰不降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復出戰敗被擒謾罵求死不少屈達壯之繫送京師既見上觀其狀貌奇偉命釋之時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以書使之讀雲誦甚習上大喜且以其忠仍加賞賜授溧水知縣民咸稱之上益以為賢特升南陽衛指揮僉事

劉環字仲環故誠意伯基子國初賦寇葉丁香叛朝廷勅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決策於環破之復命白環才略高皇帝喜曰環真伯温子也朕將大授願年少乃緩之不虞速樹如是願謂侍臣曰環絕有父風允協朕望如此賜上尊楮環貌偉豐髯論說英侃帝愛之次日召環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閣門使如儀禮立百官之上為朕宣喚傳遞如爾無踰此官遂拜職賜第寶馬衣帶金書除奸摘佞四字加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時表都御史奏車牛事忤旨當殿以簡擊其頂自是舉朝畏環時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環風力樂環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不能閣門使劉環其人也上領之即日授谷王長史并教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巡行一日至燕文皇帝與環奕環勝帝曰先生獨不少讓耶環正色曰臣可讓則讓不可讓則不敢讓帝默然戊寅夏六月高皇帝晏駕皇太孫嗣位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環聞太宗南渡遂馳闕獻六十策嗣帝不用命環赴大

西國聞見錄 卷之二十 四

將李景隆軍景隆不用環計喪師會天大雪環夜半渡盧溝河水陷馬斃環蹶冰躋岸踏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時環之子豹自大同來赴雖越良鄉至涿州失環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玉指環行次豹騎駛反承數十里遇環翼環上馬遜去還家養疾辛巳環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嗣帝不用命環歸待用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六月太宗入承大統環辭疾不起上欲用環罪環逃叛親王繫至京強以官環辭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下環獄一夕辯髮自縊時鄭朱子罪沒其家權官希旨引其例帝曰環家難例鄭朱子詔其家歸葬之嘉靖乙酉提學萬潮東視學書生陳中川白其事立像配享文成之廟

李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屈家屬盡死終不屈諱成寧夏永樂間丁學士某為上所重一日召問曰少從誰學士以徵臣對且言其德與學上即密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相見且官之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

不得受上曰然則若欲如何曰願還行伍曰朕既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與君永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塚傍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子無歸者尚何殯為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于先人之傍徵臣曰得之矣抗手相謝而逝今其塚猶在盛氏先隴

貢性之字友初宣城人由曹子除簿尉以剛直稱後補閩省理官元亡高皇帝徵錄名臣後大臣有以性之薦者性之改名悅避居會稽耕漁自給雖羈困晏如也邑人芮麟嘗遇之邀與俱歸性之辭以詩云游絲落絮都成恨社燕秋鴻各自飛杜宇叫殘孤館夢西風吹老故山薇每感則泣然泣下慷慨悲歌勸之仕即默不應卒無嗣門人私諡曰貞誨趙清定遠人以都督守彰德靖難師襲敗之攻其城不克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乏薪拆屋為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內

卷之二十

五

擒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師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為之緩攻暨即位召清還以先語仍命以右軍都督致仕而官其子為指揮

成祖既入金川門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徐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為同志友講讀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薦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即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時以直諫選為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遣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經至哭聲徹殿廡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

西園聞見錄 卷二〇

曰死既死矣不可更上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罵不絕上怒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即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慶成邊宗族夷滅誦成者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博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提入功臣家付孺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貓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汗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諡曰忠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祭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父閏祠

卷之二十

六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使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為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文帝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晚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餒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梁良王者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妻子訣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為給以死何申不知何許人為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五〇三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

謹攝令事捕蝗弭盜俄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緡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緡知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燬而天命去矣緡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露有司即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緡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寬爲緡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先是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俱弁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緡其一也寧等不可效矣

東湖樵夫未詳何郡人亦不知其姓名壬午年七月樵夫鬻薪臨海東湖上見里巷相傳語曰新君即位詔至矣樵夫瞠視久之舍擔奮擲于水而死

張諫議益永樂己丑扈駕幸北京會胡虜數爲邊患上命監軍深入虜營主將失利益被執虜持刃脅降益不屈曰生爲大明臣死爲大明鬼

石渠閣見錄

卷之二十

抗

七

非死無以報國虜憐其忠烈竟棄之時仲秋八月二十四日天寒兼雨雪跣足南行數百步墮然而終

己巳項襄毅公忠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嘆曰圖歸事本朝久之公挾三良馬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者百數而公不知也湯胤勳字公讓濠梁人東甌襄武王曾孫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勳騎馬過一旦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勳獨後至當答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答之胤勳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胤勳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若宿構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勳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及諸事舉以問胤勳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嘆賞于公亦

石渠閣見錄

卷之二十

抗

八

以軍敗黜胤勳得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來戍者七百餘人戰則爲僮軍守則爲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吐殷血數升臥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勳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合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勳爲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瑣瑣者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貨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胤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于筵上與之藏鈞不勝而怒語侵胤勳胤勳就坐上捽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勳也稍稍有憾色胤勳捽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捭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勳以張巡

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勳曠目曰子不觀其對令孤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

鄭獻字信卿號思齊南京驍騎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運使以高州知府調南昌府始至適宸濠謀逆締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豪傑之流亦往往被其籠絡君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所與其羣小不法輒問以編戍凡百需索峻爲拒絕意在剪其爪牙潛消逆萌積釁既深遂以誣奏下獄煅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械繫於舟欲脅以從君乘其怠得脫而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與馬若干奔獻都御史陽明王公知府松月伍公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并蕩平方略多見采納卒得罪人君復搜剔餘黨撫輯居民以俟其定君子謂是役也君實與有力焉願以介直忤當事者竟不蒙褒擢物論稱屈屢經勘覈久之不報君乃自陳始末始下吏部移兵部取質遂白以聞擢河東都轉運使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

抗節

九

任環字應乾號復庵潞安人□□甲辰進士歷官山東右參政嘉靖癸丑倭夷寇東南是時天下承平久吏與民不知有兵革賊至輒奔以潰公同知蘇州獨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胃策馬以先之自書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不可棄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聞者咸感泣云又與其兵同寢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莽植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之牢醴悉分與其兵由是兵亦日奮賊於上海之八團方戰時寇拔劍擊公賴庖人某身蔽公以免公猶被三創既而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公子爾孝請公還郡就醫公叱之作書以遺之曰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毡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悻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

西園聞見錄 卷二〇

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會報賊至公遂裹瘡出海擊之怒濤如山南山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意氣彌厲手劍斃舟師擄之賊大敗俘斬百餘未幾又敗之陰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旆輒遁去捷聞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蘇松兵備甲寅賊犯蘇民爭走入城聚保而門鎗不得入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公泣曰城池視百姓重等耳奈何棄之亟命啓門而謂其守曰賊入者某請任其責活十數萬人明日賊至以計敗之葑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詔進公副使賜白金文綺廕一子爲潞州衛左所副千戶世襲丁母趙夫人憂郡使者及諸士民連疏乞起公詔贊公大義而特贈公母爲孺人以慰公公不得已受命明年倭寇平疏乞終制詔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司參政以旌其功

仕遇

前言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

抗節

十

章楓山論出處曰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峯第三著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湯沐曰南宮揭榜後嘗有中試舉人不及廷試以歸者需次則來耳既登第或贈以對聯有丹墀獨對三千字黃甲同年六百人亦或有自書帖者以兼前科會試而言也成化辛丑無錫陳昌言告歸李文正先生贈以詩云春風得意早還家不待長安一日花已覺□青同畫錦行看銀漢有星桂江湖廊廟皆心事城郭山林且歲華珍重平生平治策漢廷須召買長沙其描畫殆盡至今人多誦而稱之大抵此事非聞哀時或其疾不能起皆不可以私故而假托然者蓋欲事君而先欺已犯古人之戒而績學以待問亦涉後日之嫌故不可也
張寧序送楊繼宗曰予聞公此行不謁考書最將歸老陽城又聞天官尙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下之名者求退誠難古者名臣至欲自汙而去其道宜有所處公必退也其審焉穎川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宜成而怠事所當警公必進也其勉焉朋友近則視遠則相舉于公有

交際之義於其別也聊以此言贈之

何孟春曰見素林公善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
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直早饑徵公為都御
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
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嚴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
實多明年乞休凡入疏乃得請歸嘗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
巖太宰所書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出處
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
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時能隕
獲而不充詘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出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合行其志
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高自修為官不肯過六
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
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為天下國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見素公
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

卷之二十

十一

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此媿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
明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
西涯先生云古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敘退事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
狗物而退不矯情者為難翁蓋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
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也

何孟春曰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以少年短命竟不免謫死楊震
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暮而卒登三公位園花潤草于此見
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
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有其忌乎吾於人何尤
謝方石起除大司成屢數懇辭李西涯當國移書促之曰司成之薦與
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
植根柢樹揭標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
魏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右也况刻章一入
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旋旋辰以履願注而聖人明睿輒記姓

名以薦稿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於是朝野內外悚然生風知
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駕所
迫僕則以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
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
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
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地矣而上下無方枘
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為先
生亦何惜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也乎君又以為事不可以預料功
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
又孰能強其所不欲而曲為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躋已甚正韓昌
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議以為非者乃以是言為先生計宜
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生之知猶有是言而是言也非一人私殆一時
之所謂輿論者也

陸粲曰夫仕在不失己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昌黎公曰祇繫其逢

卷之二十

十二

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望顏色
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躡取華要不利亦放棄流落死耳要之榮
達有分定非必以詔傲為通塞也

鄭曉曰近年仕路好附權貴人求翰林科道清要官權貴人敗亦隨以
敗節辱其身廉恥掃地矣官翰林者多以詞翰相詡不屑言錢穀刑名
科道倚言路持銓曹短長不肯出為郡守藩臬即出守郡為藩臬銓曹
必慎秘不洩奏上輒鎖閉奏書人恐洩科道即署故官具疏且指摘銓
曹樂惠安何文肅在刑部劉忠宣張莊簡在兵部歷主事員外郎郎中
未嘗更曹周文端理財最節慎曲算盈縮黠吏不能欺韓忠定戴恭簡
出為參議副使何今昔大異也諸公際時則旬宣爾亮以濟康熙遇險
則正色危言以遏奸寵卓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矣

馮公琦答張同年書曰大略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評稱許以為才
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為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張本文以腹
裏調潼關所謂公論稱許為才稱其官者也由名諫議回翔藩臬十餘

年所謂公論稱屈官不配其才者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文皆有之遷行遠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內外藩臬內轉近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事難以預期即得之亦未必爲福不如從坦途向上更穩更速

汪道昆曰初韓侯善某子甲同入爲尚書郎某子甲不樂居舍中察韓侯意得乃託曰公何意得也今之起縣令者執簡而入持斧而出豈非公等哉彼方高視青雲無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公意得者何也韓侯笑曰子以目從人故多赫赫吾方陸沉者也卒然遇之曾未得其面惡見赫赫邪無何某子甲以憤死伯子曰嗟乎是不祥之人也是且有無上之心不死何待夫人臣亦以其官用職耳能任其職陸沉猶赫赫也不能則猶陸沉也於赫赫何慕焉即使彼得赫赫者官之加郎吏一等矣歷階更進其爲赫赫者紛如也彼難乎爲下無寧一職而盡九等乃愉快邪即得先登亦必無上而後可耳乃若挾策而老諸生曾不得

卷之二十

仕

十三

當一縣幸而與之縣心勞課殿謂當世不譽何使快快者居之無死所矣客曰唯唯汨羅長沙之死非憤邪何君侯誦其言也伯子曰此憤世者之爲也使徒慕高位而憤則其言朽矣然亦奇節之士而不可概諸中庸椒蘭絳灌之流其罪不浮於季氏仲尼之去曾何遲遲也客曰善乎使熱中得聞此言不啻飲冰矣又曰舍人病郡甲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遠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棄不揚且偃倭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也彼不唱而和乘人而結心茹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蹶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和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殼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贅疣也况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贅疣而修我矣贅疣則生割其死贅疣不愈於死乎彼狡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狡卒以惡駭

西園聞見錄 卷二〇

國中吾不幸而贅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衽饋節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曰嗟呼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往行

吳源字性博莆田人元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二年復以明經興化府教授歷官國子司業嘗爲四輔官上問之東苑命五人侍應制聯句七言近體一章上先倡首句曰踞盤龍虎肇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卿雲炫日明王氣瑩然垂景象民風樂爾見昇平山河百二金陵最宇宙千秋帝業成□□□□□□上復繼之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上呈上念其賢復詔徵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于官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洪武辛亥鄉薦爲國子學錄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上將有事于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中官奉旨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張籌等十二人趨出所居齋廬尊犖道傍逕趨入齋殿以見時上新服網製紗巾宸慮閒適顧問

卷之二十

仕

十四

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賦詠以來國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詔可復令言事言令宗詩言在殿後養植于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偏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使前焉其爲上所寵眷如此

永樂以來親王就封必擇翰林二員輪講之國即以長史從故與選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忱自刑部主事陞越王府長史未幾越國絕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府府講讀相府楊東里欲舉侍讀儀銘恐其怨己乃以故人侍讀楊肅同舉邸王入繼大統銘等皆以從龍恩官至官保

承宰尹公旻司銓日有二舉子選除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陳白沙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公兩以疾辭卒不就

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於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亭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窺秘書者冀得間以悟主也惜當時幸執不悟以為實然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初意故康齋遂決去志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之心故不敢為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意爾爾唯唯

莊定山被薦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家宰王公怒司寇張公瑄輩謂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山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視也吾當國必殺之今丘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遂行九月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郎中邵賢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文語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政不能為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西涯初見先生戲曰今復能用大字作拜帖乎公謁

卷之二十

仕

吏部止三揖不跪家幸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己足矣官職外物也吏部題補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任十二日輒病風乃還留野寺明年赴本部告歸不為題處又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而先生告去且已改歲矣故白沙詩云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先生嘗曰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菴閒亭逍遙其中報捕閩中承詔出菴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港三靈之句嘗號五宜居士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毅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二宜休皆斂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狗物而退不為矯情者蓋尤難焉第前豎大石柱柱上題一聯云

進以禮退以義大節昭明于天下耕而食鑿而飲終身蔽處於林間張景明字廷光號葵屏山陰人成化庚戌進士歷官興王府左長史世宗入繼大統追贈太子少保大學士諡恭僖睿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為政輩以不職罷孝宗皇帝命可為代者尚書王恕即以景明為左長史袁宗泉為右長史人多惜此兩人不得他用者景明日賈誼董仲舒不有聞于時乎忻然入謝

施純字彥厚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卿純習禮度每日侍朝為啓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澁純清以照例易之是蒙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日與敦謙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以例賜祭葬純長身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所未有也熊大司徒猗為侍郎時大司馬馬文升公名赫然而侍郎有左熊右熊公為左熊京輦有兩熊夾一馬天下太平之謠孝廟呼熊鬚子而不名一日奏鼻帶液上曰鼻液乃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

卷之二十

仕

喬岱字希陞章丘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僉事初授行人擢御史忤逆瑾降太平府教授陞永城令遷瑞州同知丁外艱服闋上京欲援父繼祖事例奏乞得長史同年有李孔教者碎其疏且戲之曰君已世魁又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一時四人繼而一人懷忌相次遷謫只今同鄉猶不扶持當路似有譖毀不如陪遊獵于王孫步塵蹤于賈傅也天部有知其淹者推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命下適國有慶賀事容臺榜示外寮在京者各具吉服趨朝公買一豸衣雇縫人連夜綴綴手持之太息因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拜簡索借豸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吾主人翁耶幸蒙洪造今復衣豸衣索衣者磨滅久矣天道好還豈非士大夫之永鑒哉

潘士藻曰科目固多晚成間當拈出名數公皆予所耳而目之者為世作談助焉甌江張蘿峯字敬晚發而驟貴當時以七年進士登樞要為怪事蘿峯讀書山中故當詮註禮經大禮之義乃其胸中素定者遭際聖明不偶耳晉江傅錦泉夏器之魁天下其論語義皂衣初試作也

文弗錄于有司後三十年竟用之不易一字人謂其果於自信如此浮
梁金星橋達四十七舉于鄉又十年人莫不以爲遲莫而星橋意與謔
如遊于平康里題其妓館云羯鼓爭陳欲吐猶含前夜雨探花人至忙
開莫負上林春明年會元及第崑山歸震川有光淹最甚余文敏公始
拔之人以此賞其識鑒而謂歸生第江南了一件事楚人劉復井珠者
故于江陵相父爲友以計借頻數號燕舉人卒出江陵門下其壽江陵
詩欲知座主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然不能以才名著也四明余漢
城寅于太宰沈蛟門一貫故文敏公同社友卒皆出其門而漢城最後
毘陵徐警弦常言既久困庚辰竣場事焚其積稿一篋爲文祭之後乃
以上海教諭登第攜李袁了凡黃初名表丁丑文擬入毅主考嫌其對
策語過侈置不錄了凡語予吾命不失老進士當需丙戌科然亦落落
人下耳果然同時有光州劉大景黃裳稱宿學者德與祝石林世祿林
陵焦漪園竝與子淪落風塵者二十餘年己丑始釋褐而漪園遂大魁
天下

卷之二十

仕進見錄

十七

李文節公廷機謂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遷之驟未嘗以一差一缺
噤噤當道之前不能諛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書可示人或言人
過失余曰未必然或告以某人怪子余曰渠與余善當不怪平生操無
心之道以遊於世人亦見亮之者惟是江別有一種風尚余與之左而
與太倉先生合彼見上用余召起太倉以爲此二人不可使在政地欲
別有擁戴此間難盡言事亦無成而其攻之衆且急實由於此余嘗言
士大夫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又云時非漢室才謝孔明
何必死而後已哉故出處之際不謀于人隨時據理行其心之所安而
已

見幾

前言

薛文清公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
也
何孟春曰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

西園聞見錄 卷二〇

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註猩猩
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槽設於路側
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
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而甘
其味速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
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于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
其賢于翠鳥與猩猩者幾希矣

卷之二十

見錄

十八

去之君子聞之曰慎之哉凡富貴而貫滿者皆不可嚮邇也詩曰其虛
其邪既亟且且言辨之貴早也
王公世懋曰嗚呼吾乃今知美我文者禡我官者也美我官者殺我身
者也以官殉文官雖我去文猶我留以身殉官身之不存官將焉傳故
其美彌甚其患彌深

張治道答薛若采書曰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爲一節之偏行
非君子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趨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
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哲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
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僞言三至則賢母投符是
非眩人自古爲然俟其辨哲蓋亦迂矣况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
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言况負詎延譽
合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太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
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人
彼摧遣抑之人也嗚呼怨拚之峰迴盤固宜蒙叱之大反聲則當人之

何足怪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為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也進則立功退則已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阻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浙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之為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於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裨歷試多效自思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於此弗之猶夫營營速誘招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曰失途不遠尚在迴足若一向實行則乖遺殊甚累羽沉舟積毀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廛終南在前少陵在後橋水滌於西龍渠遠於東又有牛頭華嚴與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太乙玉案金華諸峯以資其瞻望閑則吊杜甫之墓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亦一樂事也何必佩玉結綬然後備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 見錄 十九

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較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耳

往行

薛瑄既為內閣天順元年見曹石恣橫日甚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引疾懇乞致仕而歸

都督張九衡初守大同于石亨同僚其孫鑄于石亨皆娶武安侯妹為友婿最相得亨迎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為公及鑄報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君乎且貧無為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吳康齋與弼特遣行人齎敕書束帛召先生至京上問南陽與弼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予諭德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備顧問又乞予館穀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南陽為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既以行人取來復以行人送歸予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曰帝王盛德事也先生陳十事復表辭而歸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問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避客去未幾亨敗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先生有先見之明歟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炙手可熱文人武夫出入其門以盜其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麵胡同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艷都督石彪欲娶為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彪棄市欽謀反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而三老獨免

蔡虛齋明經而有長歎亦觀其去銓司而乞留曹耳淡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深於易者乎

宸濠甚慕唐伯虎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伯虎住半年餘見其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伴狂自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恬退

解縉曰生於勃然者無良木成於卒然者無良器勃然而拱則祥桑穀也卒然而成則瓢鉦蓋也松柏之生虯腫堅緻其壽者又多產于傾崖絕壁之間彝貞之作鍛鍊之精鑄冶之巧盡人之力竭人之思而又沉蝕于土壤淪于雨水霜露之中而后赤者如丹綠者如翡翠登乎貴重之用壓乎金玉之珍也彼勃而拱者桑穀之類野困木槿非不溢然美矣曾不可閱朝夕而經歲卒然而成者蓋鉦之倫土瑩楮釜一炊而已破漏不出塵壤不可收拾有之矣人之罹憂患與凡富貴而得意者何

以異于是哉古之聖賢不暇言矣願以予之所經歷而自訟焉往時少年藉累世之餘業無衣食之窘而有琴書之娛雖不溺于聲而不諛諂

幸有過情之譽一薦而擢高科忝禁近受先皇帝眷注之隆直行無前
動與禍會頓感抑鬱者十餘年今皇帝收之所為將比于古之聖賢回
思少時所遇無不如意者乃轉為失意之機而凜乎其可畏其得至于
今亦幸也

何子孟春日豫章生七年後世辨之入之難辨有甚為木者而誰能識之
七年前吾欲今日之所見而絕望之於異日無不失人矣乎植物中
木槿楊柳幹截而枝研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殖無不復生者
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
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亟敗人欲為亟成者乎

提學僉事邵銳乞休陽明先生任江西巡撫批其呈曰據江西按察司
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縋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
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保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
以為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
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

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潛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
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
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亦可求伸於事定
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然陽明先生批呈不過數言而出處進退之際
確于道義一毫不苟所謂文之立言者是矣

于慎行曰宋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
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効忠於上者中人以下者之
所為也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鎔曰與臣等
談多至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前自布衣
朕擢為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要
然其夙望不為忝冒何有寂寞不聞其鬱悒也上為默然於是若水嘆
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節高邁能全進退之位以感動人主遂貽上
之輕鄙耳即以老母請罷若水真高品也蓋人臣有嗜進慕寵之心為
人所輕則人與官俱輕有高蹈遠引之念為人主所敬則人與官俱重

人與官俱輕則有損于士風而無益于治體何也其言必不見信其志
必不得行也人與官俱重則下可以全士節而上可以裨化機何也居
則士有所矜式出則上有所倚仗也奈何馳騁榮寵之徒比迹於世而
以見輕於上哉宋之大臣如若水者可以為百世矣

又曰宋時侍從大臣欲授台輔必使天下聽其名望而後正位蘇易簡
久在翰林太宗以賓友待之乃以急於進用亟言時政遂入政府人主
不復延接惟正色責以吏事而已可見侍從近臣受知人主不可急於
求用以取輕於上事終不用而為人所惜無事一用而損其名為人
所笑也且夫文學之臣好言時事即涉求進之迹可不戒哉

又曰唐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玘或尤之澳曰主上
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
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夫不出于廷臣之師錫而出於人
主之獨斷在嗜進之士方以為不世之逢恬退之流乃耻於他岐之迹
然則士之進退與其受知於上心不如見察於士論也至謂時事不佳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

由吾曹貪名位所致則千古名言士林著蔡蓋士君子一有貪名位之
心只在利害得失境中生死出沒嗜欲日深天機日淺視國家之事如
秦越肥瘠馴至大徹極壞不可救藥其原皆出於此豈但不佳而已三
覆斯言以為永嘆

王文肅公曰古先進之風魏矣當道者議取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
劇競不若求真恬退也用之而真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不薄世
名以窮通為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逍遙異乎雖盱標榜捷徑終南者
也
王文肅公與周山泉巡撫書曰前書一習之說反覆思之此非法令能
禁意色可輕除是尊顯樸實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趣避耳而此機
廟堂似未著緊兄謂何如
王文肅公嘗勸友人勉抑通思謂其說受之塞上翁深團吏而不可深
言今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笑而
遣之矣余頃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為怪嗟乎市兒爭餅餅

既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東方大夫曉曉解嘲余以為嘲何待解解嘲亦何待我我向子平日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簡而盡矣

文肅公曰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耻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峨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之得失予之所謂無耻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其三黜于士師俗之所謂無耻也此兩言不知孰是

往行

宋琮字萬鍾太和人洪武丁丑會元琮明于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廖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許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徇私不公三月二十一日有旨覆考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贊善王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郊編修劉諤皆實于法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覽動無怨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赦還家久之

西漢見錄

卷之二十

恬退

二十三

被薦起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躡華要此賈禍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陳靜誠遇太宗定金陵時南召侍御史秦元之薦願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年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再除翰林學士固辭除禮部侍郎又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節仁慈任事公溫良謹恪人有過被上譴力解上喜公諒焉每聽公言嘗曰卿老不欲任有子可帶刀衛朕公頓首伏地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致年七十二卒賜贈祭及東園祕器命葬鍾山長林之原吳司業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知之或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為士者皆高之

趙魯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宣德初膺鄉薦名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坐談簡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敬宗贈詩充棟羣書萬玉林縱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綠琴但學古人郭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選典簿益勤敏盡職不以為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太原周莊懿公瑄歷刑部亞卿十八年未轉時伯子伯常初入翰林仲子伯某方就學館公一日偶出使九卿驛餞於郊旅酬之際因論年資列隨對之曰兩三個好兒子須等一等後莊懿終司寇伯常終宗伯伯某中方伯可見前輩司衡不惟守久任之法而尤擅遠鑒之明焉程泰字用元休寧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雲南左布政初為戶部主事

西漢見錄

卷之二十

恬退

二十四

癸未會試用薦充同考試官儀曹奉內幣踵門用元力辭免禮部尚書姚文敏公漢曰超出流輩遠矣

李和字本中安陽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侍郎嘗為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致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朝合夕遷正人獨淹滯鄉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耶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一怕贊造請食頃耳而卿佐得時乎時乎可隨而不可之也謝曰吾辟之羨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者害亡利無何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為通政乃傳旨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

吳文定寬在翰林日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被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吾何以當此任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三當道見沮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

遭迥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則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固辭之

張憲字廷式號行庵德興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登進士第觀政刑部即留意刑法比部長貳皆賢之會吏部選科道偶遺公衆皆疑愕尋乃調考功主事蓋尚書尹恭簡公讀公所試論知其所養欲留自助也在考功歷員外郎郎中凡十四年廉慎公勤如一日考功以地望例遷卿佐鮮外補者弘治初公資既深尚書王端毅公探所欲公曰懼官之弗稱耳奚內外之擇乎遂陞山東左參政

愈琳字德章忠義衛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成化辛丑爲監察御史都御史丹山屠公佛然曰君子乃安此耶吾即當論列公辭曰琳母老獨念此獨可得常居爲祿養計非有他也屠公乃已張簡肅公敷華爲庶吉士李彭二閣老欲公官翰林與劉忠宣時雍力辭願親民事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或云戴公珊與劉公也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設投老文字間稿所懼也後兩

公皆爲名臣

卷之二十

二十五

劉公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寇大同邊師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卿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舉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成化十九年陞福建參政后遷布政司累官至大司馬嘗言能至今日得參政之力也其志先定

章懋浙江蘭谿人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南監祭酒自是二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減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卿遭斥辱惟懋見幾而去云後起

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不赴任進尚書致仕籍五十餘年矣官居不過十載立朝不過四十日難進易退天下高之

顧文僖公清恬於進取以退步爲消謗忌長策不因遲速動意最受知李文正公間嘗表於公曰清在門下惟當退一步文正悵然曰誰肯到此初轉學士有沮之者梁文康公曰他人且緩渠已後若更遲之如公論何後五年學士不遷而亦漠然故文正有始知衣不是家之句蓋其高情雅致不汲汲於顯貴之干膺被噬謗危禍且及而亦不動心其量度過人遠矣

楊公子器沈默重厚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游處恆掩其短而揚其所長於所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於自處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爲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爲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爲方面官則曰做此足矣子元赴京鄉試省公子亦屬之曰都下故人有問我者可實以我病告之且爲我寄語知己儻有推轂幸爲我遲遲勿驟

劉司徒璣初登第授曲沃令治行天下最部使者上之弘治壬子召赴

卷之二十

二十六

吏部太宰王端毅公重其志行欲授御史先生辭不受王公復欲以爲巡按先生曰辭御史受御史部是櫻要以便私也王公義之爲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後以衡州知府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先生力以驟遷辭不報無何陞戶部左侍郎即又陞尚書先生辭益力疏曰臣由知府轉少卿已爲殊遷由少卿數月而陞卿由卿而陞尚書祖宗任官確有定式今若此是使成憲由臣而毀陛下縱眷臣其如祖宗之法何臣死不致就屢上不允乃赴部視事

羅憲副循初登第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書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告者公不對其後當銓部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之諸曹不能平嫉公曰曷自明公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時士論鄙二人而益多公

李廷相字夢弼號莆汀濮州人弘治壬戌廷試第有聞文
劉公文煥字德徵定州衛人正德戊辰進士授駕部主事賢聲藉甚而

與選郎韓邦奇同鄉且厚善時當推銓部大司馬亟薦之韓公亦以公
宜銓部也大司徒劉公瓊亦亟為推轂公聞知亟抵韓公曰天下豈少
才文煥何以得此轉公曰主事賢公曰公以主事賢竊恐天下以為私
也公文煥友大司馬又煥戚主事苟賢奈何天下無知者獨其友與戚
知之何也乃推他主事無何上用大冢宰議選內外諸司明習國家事
著聲名者充御史冢宰獨責之韓公韓公又薦四十人皆時俊而公復
預焉韓公意公且來辭也避不見公窘甚夜排闥入扣牖呼曰文煥今
日辭御史非前日辭吏部意也文煥生辟而王母死黃母育成瘁甚矣
今老且衰可為御史遠巡耶韓公乃矍然起曰邦奇不知且不使如此
事遂寢

王漸達字鴻山號青蘿番禺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贈光祿
少卿初釋褐首相厚齋梁公故有燧也欲薦為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
先生以二名授編修歷官戶部尚書諡文敏正德逆瑾弄權出為兵
部主事給由大冢宰楊遂菴考上市許以任重致遠瑾則仍復原職陞右
百 國 聞 見 錄

卷之二十

二十七

春坊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為講讀者公
嘗言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史館中十八年始得展書近來淺失古意矣
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務刑名穀錢皆所不遺方將進講武宗乃
退而遊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眾以其久候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
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
寧朱安等各有所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
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從
權借左右貂當之力始得俞音乃後人如張羅峯翟石門嚴介溪而夏
往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而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
者曰恆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可也此
豈士君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為是也未幾辭之時年十九未
聘比例乞歸昏於何氏己卯刑部主事以不克將母疏病請告
李儒字宗文華亭人自為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為正
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

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斷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
可其意遂謝病而去自是終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處
己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
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於是始就選為建寧推官歷南京
刑部郎中

顧璜字英玉吳縣人故大璘之弟也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憲
副嘗為兵部主事時兄東橋公于掌銓者有舊欲一見先生終不往父
雙榆亦論之不宜太峻先生跪受教曰窮通命也禮無私謁與其以從
命為孝孰若以不辱親為孝也

林字號肖峯閩縣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戶部侍郎今大司空
碧麓之父也初為戶曹屬吏曹關太宰心擬公公遂謝不欲當而鄉人
故有欲立公上者公遂托疾篤婉轉請告歸人稱其恬退

陸莊簡公光祖初為濬令四年薦剡無慮十數上例得徵選華要而以
宗人前贈忠誠伯緹帥炳炳方見親幸于上勢張甚因謀于相知請補南
西 國 聞 見 錄

卷之二十

二十八

遂得南京禮部祠祭主事
萬文恭公士和宜與人初成進士選讀中祕書閣試兩冠其儀例拜史
職將解館分宜置酒飲諸吉士晚公曰是誰為萬子者同館耳謂公曰
不留矣于是當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公通籍五十年特以耿
介于時神鑿家食者居半在分宜以藩臬去在新鄭以卿貳去在江陵
以宗伯去論者以為難進易退得大臣體使者于旌過里門輒首問公
一切辭以疾間從一奚奴徒步林間與田父野老班荆道故若不知公
八座也者以故人人愛重公
鄭世威字中學號環浦閩長樂人嘉靖己丑進士歷事刑部侍郎初釋
褐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眾競趨之公曰才脫章句遂躡司耳目
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陸公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歷官禮部尚書諡文定家世業農又貧無所
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嘗帶經而鋤及覓楮為文一日法請志
梅公願從生師受經師試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為令見而奇之

補邑諸生自是輒試居第一居則授徒里中間取挺脯以佐甘旨邑令周以發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張文毅與留畿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事南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與教習子御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言以爲地者公爲不省分宜誦于朝論竟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鶴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亦不深訝也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間以嘗公選謝不應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荆川唐公同郡中江莫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勉勵大爲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爲給事特疏品第詞林首以守正推公即分宜亦亟稱安得閉戶寡交如陸與吉者庚戌廷試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伺不能得聲色俱厲公不爲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久之不出丁巳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乙丑起國子祭酒未幾復告歸己已起原官兼學士教習庶吉士抵淮復請告時同年高新鄭公在政

卷之二十

二十九

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意輒語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舉朝傑公正欲主上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耳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壬申陪推內閣即家拜禮部尚書乃詣闕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座甚偏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座同列或諷公以相君尊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而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營諸子入穀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上溫旨勉留遣中使問賚及門江陵復托中丞挽公微示將有別命公笑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如一出山豈爲樹桃李希揆席耶疏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事皆關大計而辨宮府抑戚倖斥紹瑾尤觸時忌江陵益大嘖頌之就公邸訣公踞床見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數奈何望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謝不見相與望塵嘆羨以爲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已丑公子大行君彥璋成進士當館試手書勅其毋趨捷徑毋墮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時太倉王公在政府獨曰授之行人以便省親足矣公聞之曰荆石

西園聞見錄 卷二〇

眞愛我者也是秋大行遂請終養則數召不起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聞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穀地後見公驚然不屈遂已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嚙豈不知公爲人不肯爲後輩屈且彼方構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己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己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質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留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主其司成君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八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實天子命夫豈敢桀然抗違仍厚取名疏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候分謁即恭候公蓋猶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囑部事井然公退危坐閣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虛廠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

卷之二十

三十

午至暮玄竟日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狗詭傳旨令公接旨仍令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會極門則部行常事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陵知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公樹德方以給事中避公遷符卿乃給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忍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裏公吉士假歸時嘗遇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額稱宋贈祿閣修撰公曰此何加于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蓋素志然矣疏五上乃得歸仍候起用公之爲南京司業也孫公陞任南京禮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于郊外禪寺于時世方濁孫公謂公噲然絕滋垢因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耽枯寂殆如野僧無事坐內則實快稍涉事即如執熱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異以煩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耳孫公曰不然惟不染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及起太常掌南祭酒事是時徐文貞公已當國矣蓋公性恬淡前告孫公謂南署可安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

勵精不徒優游南雍時作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為要太學生至今誦之公屢召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之不出者然公于經綸事業實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淡耳前少辛不起雅以鄉衰嫌故後赴教習時則文貞歸矣

康泰和字原中號彌山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工部尚書嘗為南京禮部侍郎八年不調或諷之曰曷少貶以狗時好公曰升沉有分安用吾僕僕權門以僥進哉乃作拙宦對以述己志

呂文安公本為翰林時李文康時故急公不欲出公司業次當出者億東宮且立聘晚宮僚詭云汝立逝將將母而南固所願也康公問狀公伴諾之司業業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調優游自如上下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情之十縉縉之改少詹事秩視大司成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部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品為差上徑命之居二品未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躡公上

卷之二十

恬退

三十一

其後上尊孳求舊擁裕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病具在肺腑公獨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概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

王庶子祖嫡讀書中秘日有明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隙公暇往過之以力以寺碑為請公訊寺所由則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聞內也忽一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鏡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聖母見文甚喜謂塗膏畫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饈公益駭愕亟謂其僚陸可教茲事不當聞上耶然懼非聖母意且奈何可教言茲事外庭所創見盡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相顧嘆宅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子迪奉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饈賜公者再會荆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言不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去公願以此求去意良是

然雅尚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選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

江公珍字民瑾歙縣人以進士令高安課最甲諸邑徵補臺垣選亦甲諸邑而至則授禮部主客司主事人或怪之意公不樂居臺垣者每慰藉之公遂巡謝曰令固不知當何曹也無何奔其父喪服除仍故官尋又奔繼母張喪謁選久不調公曰有限故有競吾其居不競乎哉上章請南得駕部少宰安陽公怪謂郎何自南官復遠巡謝曰郎自便南風土耳安陽公嘆曰是安得長者言吾愧吾官矣

梁憲副承學嘗為南京工部主事九江權稅序當遣公郎中有所善欲往以公改北為新任不當遣同曹咸為不平公曰使職等耳何必九江竟無一語已而所遣者以墨敗人益服公

沈憲副啓原己未成進士廷對策文詞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為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為選首過先生曰

卷之二十

恬退

三十二

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毋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入果使分宜勢下銓部時家宰遂駕言以親知故為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為屯部郎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

吳方伯愈初登第觀政兵部二僚有與當路比者雅喜公故為引重欲援致安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愧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建公卓識

殷適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江西參議乞休不允已擢貴州督學副使未上疏請致仕丁卯穆皇帝改元用薦者言以原官召公視學兩浙甫至輒引疾疏格於監司不果上歷陞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遷進遞上辭久之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

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歷郎署藩臬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之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日爲重如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屬公擬留公比銓有以語公公謝不欲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公正色曰如君者直以不欲吏部知我乎公蓋自負若此平生嗜退每進輒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恆辦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故莊敏公諧之姪也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參政公成進士日夏文愍公當國文愍父與莊敏爲同年又習公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吉士令門下所善客蘇某說曰相君開東閣以延賢人濡足平津邸者戶屢常滿居恆推轂其意常在子大夫子大夫幸少留意一修刺造門秘書郎直授之耳且子大夫亦知相君尊人與君家司馬故同籍乎公遜辭謝曰家司馬幸得微靈於相君尊人且又長者居其間望履幕下小子幸甚雖然請俟異日客退仰天笑曰男子生而墮地分子以定彼安能陶鑄我且既藉口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爲何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

三十三

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遇合自是絕足不及貴溪門貴溪憾之再逾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

丁日字惟寅號海陽貴池人今太史紹軾之父以歲貢授衡州府通判爲諸生日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屬君君輒避于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

高從禮字質甫仁和人號青崖萬曆丙戌進士歷官福建按察使初爲西曹時方遣使出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于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永叔君夷陵行視架閣有積牘焉在直乖不可勝覆也退而以欲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許文穆公國既忤江陵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賢關地重司成道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留雍序當遷者數矣而不及公或怪問故公初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李文節公廷機爲禮部左侍郎常不欲遷恐所與革不能久故吏部擬

推少宰力辭既滿六年疏其南北治狀徵號勒勞請加尙書公又疏解山陰相公謂可加太子賓客公曰侍讀學士不佳卻要太子賓客耶山陰笑曰如公足以風末俗矣

王公鼎爵字家馭王文肅公弟戊辰舉禮部第五人試于廷少師華亭徐公手公卷摩娑不置曰更千百卷安所得此識學兼茂者願以語人直疑未可奉專對抑置二甲第九名而諸公意殊恨以爲是不足當欲羅致之館中使文肅公諭意公公謝不敏時聞中洪芳洲侍郎尤愛公自詭力能道地得高選強公入試公終不肯強之再三至謝病乃已選刑部主事窮晝夜讀律手爲批註塗乙如曩業舉子時及文肅公進爲禮部侍郎公亦徒禮部故事兄弟不同署例當改官少宰鳳盤張公終以前館選事重公謂公且無動當以尙壘丞相處而公謝曰某非不知公意厚且某亦非願舍兄而南也終不可以某故啓伴階固請南乃改爲南驗封郎中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

三十四

潘尙寶字藻爲尙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家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尙寶卿俞君日升尙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且它靈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

胡淳字原荆無錫人成進士時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今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令能德於民勝於是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知止

前言

商格

狂生

佚名二則

王世貞二則

于慎行

往行

湯和

胡廣

周瑩

薛文清

黃仲昭

卷之二十一

馮蘭

葉相

王整

羅欽順

文徵仲

吳文華

趙鏗

汪鉞

陸光祖

投閒

前言

薛文清

魏莊渠

王世貞

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薛文清

湯沐

何瑋

張時微二則

錢一本

馬晉

韋昭

柯潛

曾鞏

張寧

謝文肅

楊繼宗

林見素

伊伯熊

陳昇

陳以勤

黃卷

熊近溪

秦鳴雷

何孟春四則

石漬子二則

劉仕義二則

陳絳

凌震

王竑

高明

章文懿

張元禎

邵文莊

白紳

趙永

呂棹

陸平泉

全元立

張與齡

陳心毅

王仰庵

何孟春二則

劉南坦

耿楚侗

崔銑三則

王庭陳

劉仕義

往行

吳琳

楊仲舉

徐有貞

吳凱

毛文簡

林見素

金世龍

薛君采

梁文康

王漸達

董份

卷之二十一

徐階

王問

陸文定

王之垣

黃卷

朱鴻謨

陸平泉

于慎行二則

張居正

尤安禮

金潤

王文端

魯文恪

林梓夫

劉欽

湯塗

何瑋

劉南坦

王毅祥

李開芳

萬士和

陳栢

劉峻

陸燾

劉東昇

袁汝化

魏驥

章綸

薛文清

蔣冕

王淩川

劉文靖

楊升庵

唐漁石

鄭世威

潘恩

吳令期

沈塾

江潮

曾斌

殷文莊

陸光祖

張伯任

知止

前言

商公格曰水邊歸去一閒人此唐人趙嘏詩也說者謂是詩亦徒於言耳蓋嘏非決於歸而果於閒者觀其所謂早晚粗酬心事了可見矣夫欲心事之了則何時可歸亦何時可閒閒有二有心閒有身閒辭軒冕之榮據林泉之安此身閒也脫略勢利超然物表此心閒也唐僧靈徹有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由是言之當時身閒者且少况心閒乎

薛文清曰瀕河居者為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樹巔垂首於河伺食魚鱉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

卷之二十一

知止

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涯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為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為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為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何孟春曰馬援謂梁松寶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也如卿等欲不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見一人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類此者多矣

又曰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把滑即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義也季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白洲愷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迎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實其言有

味賈誼所謂覆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言為砥礪則善矣予故書而藏之

又曰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己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為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棋神色不變局竟以勅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致謝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負之君子所為悲之者也世之人方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不已既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卷之二十一

知止

又曰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李文正公久在相位忽有狂生遮道獻詩曰才名空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文正見詩不覺泣下急使人召之已失所在矣

湯公沐曰古人入仕者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之詠既進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豈仕宦無休勢而仕者無足心然耶昔蘇公賀六一書致仕啓曰山林之任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晚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賢愚共蔽今古一途信斯言也

或問於石澗子曰夫子豈病乎何灰面蹙額抑心結氣若存若喪邑邑而不舒也石澗子曰吾夙昔之夜闌然而就寢矣目鏗而不寐慮卻而復生展轉糾纏咎乎夫謀生之反也夫錄者揭鑿鍾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疾當此之時得休機下則脫然而喜矣病痲痲者捧心抑腹膝

上叩頭踴躍而啼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矣夫岩穴之間非直樵下之休也修夜之寧非直一會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勞神役智集木履水水火戰於中而干戈逆於外其為吾身之疾也豈直繇作之苦與疢疾之病而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為岩穴之休與修夜之寐也不亦惑甚矣乎

又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邸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西漢 卷之二十一 知止 三
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飢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魚并纖細而撥之長老戒曰不可夫漁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驚鶴鵲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為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于于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于地時木于山非輕捐之也為其長而利之也奈何反之鼠負糧而歸于穴鶴捕魚而養于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為矣吾願君之為鶴鼠之蓄也不聽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擊妻子而逃飢而死者什九

又曰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温而知足易未温而知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而知足難蓋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裘負薪帶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鳩之藏金谷之麗猶之為歎也
何文定公塘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貴于知足欲心勝則狗物狗物則

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替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視一身猶衆人安於所遇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曠然而已彼狗物者由不知足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福莫貴於知足

劉仕義曰能得其所樂者窮亦樂也通亦樂也不能得其所樂者窮亦弗樂也通亦弗樂也知自足者窮亦足也通亦足也不知自足者窮亦弗足也通亦弗足也顏子簞瓢而晏如齊景千駟而長嘆夫人可以悟矣
又曰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躑躅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逼孰與睡覺東窗日已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矣哉吉水羅念庵洪先建言忤旨由翰 有闕文

西漢 卷之二十一 知止 四
王世貞曰 有文有以是見日者令慙汗無地足下所謂出也觀世返也天游故為僕解嘲耳天游之不能觀世何敢

又波斯胡說曰波斯胡者得一盡青質而善麵其巨胡識之曰是寶媒也則與諸胡攜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構巨鼎燔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賂焉曰請寬是胡長表珊瑚而載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較人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賂焉曰請寬是胡又衷明珠而載之去也復大之三日夜龍女出於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韎鞞賂焉曰請寬是胡衷璧若韎鞞而又載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懼走而訴上帝下震雷霆急擊巨胡死衆寶流離人間王子聞之嘆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張公時微曰有樵者每日晨起入山負薪而出易米以食行歌道上嘻然樂也一日偶拾遺金置有家室食用稍廣而薪不足以給之噤不復歌漁人業漁蕩葉舟于江得魚則以易米以其餘沽酒醉飽則麴麴而睡已而稍有贏積妻一丐婦已又生子而魚不足以給之遂不復酒

二人謀所以爲生而不得也則相與之東里之富室而問計焉富室曰子不知樵與漁乎叢茂也而斧入之澤廣也而網集之家厚也而人倚之今余之心無日不戰水火也又何術以語子哉玄澤子曰此有累無累之辨也夫以貪欲者之情也則未貴而思貴已貴而思大貴惟恐其不得也未富而思富已富而思大富亦惟恐其不得也以遠患者之情也則大貴不如小貴小貴不如不貴大富不如小富小富不如不富何則怨忌少而危禍希得失輕而憂患寡也故曰墜階者踣墜樓者隕樓檝之仆損枝高樹之仆折幹此富貴貧賤之喻也

又曰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饑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死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棰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奈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卷之二十一

知止

五

陳絳曰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鱸不知盜也陳仲史鱸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可更不可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之矣無所不至此得失物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褚淵馮道豈安愛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何所不至耶

子慎行曰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祿曼容養志自修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人之志識一何相越如此今之爲寧而不爲祿者又何衆也

錢一本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伊孔之所不爲第有行而無止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之所謂亢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

既無難進易退之節者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靡爛於同流合污之壑乞墮登臺之坑外驕人於白日內泣妻子於中庭滔滔而莫之止者政本之司有不言而諭不戒以孚存也

往行

湯公和字鼎臣濠梁人封東甌王高皇帝既進濠上爲中都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錦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

馬晉字孟昭吳郡人初官至大夫高風偉節甚有時名常作滿庭芳詞寄懷云雪點疎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迴老矣堪嘆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而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聞了釣魚船陳師曰覽馬大夫詞令人淒然與慨焉魏文帝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名有時而止二者必至之

卷之二十一

知止

六

常期豈詞人語也然大夫之詞自耄者觀之殊更有味彼鼎貴燻灼者以官爲家烏知此味哉逮遲暮而歸亦已晚矣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亦是此意

凌震字時東號練灣歸安人洪武戊辰浙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荆而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階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

大學士胡文穆公廣權高科陟華要歷朝三十年襟度蕭散以滿爲戒乃心每在丘園命善繪者圖其故居曰長林書屋楊公士奇贊之曰夫古云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任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內乎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醉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爲者乎公平居於此久而不忘于此蓋人之情也願今遭遇聖

明居斯民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為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乎

韋昭字通顯宜山人習春秋中永樂辛丑鄉試登辛丑進士在翰林檢討擢大理右寺副乞歸隱居南山躬耕自給絕跡城市府縣大夫時往候之昭自田中簑笠跣足而歸始盥洗具衣冠出具蔬飯鷄酒談笑竟日雅有淳古之風

王大司馬故嘗疏復京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內扼不報公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

陳師曰二十居官四十歸急流勇退世應稀投閒故里蘭綬佩戲彩高堂錦製衣林下新開延客館水邊預拂釣魚磯是非不管人間世長弄扁舟看鶴飛此鶴洲周次玉擬放歸詩也次玉名瑩莆田人正統十年進士拜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擢撫州府知府不數載解官歸時年四

卷之二十一

十閉居幾十年而卒

兵書王竑致任歸河洲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蹈清霜候早朝王翔見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廣信貴溪高中丞明以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初僉南院操江未幾即乞歸嘗自贊其畫像云爾姓高胡不高爾名明胡不明急流中勇退此其所以為高明也歟至今多有傳誦之者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而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乃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餼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愷公不為意淳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曾少司寇章既致仕歸抵家絕跡不至城府每日清美徜徉泉石間歌詠以自適巡按潘臬議歲撥皂隸四名送公家供役公辭不受曾有詔文臣致仕者五品以上進一階廉且貧者歲給半俸有司以告公奉例

進階資善大夫卒辭俸

章文懿公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辭益力遂詰之曰不罷教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教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以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嘉歎特為具奏得從所請

黃俞憲仲昭嘗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為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堂下舉山中課耕植木講書為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間以關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張公寧至汀年餘以疾乞休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之王端毅過郡城時造公教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名震海外行孚鄉

卷之二十一

黨英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真一代之偉人哉

張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羣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蹟奧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中立所著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始以纂修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抵其營求入閣齋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弘治間姚江馮蘭為董學憲副有同年嘉禾侍郎屠勳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詰奏事馮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子官尚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內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遂默然

謝文肅接丁內外艱水飲蔬食倚廬禱禱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糜祿為親爾今復何為乃閉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權逸老登眺方山鴈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登極詔起

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救世之義始勉力入朝補國
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
公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五上每優旨
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

邵文莊家居日久忽有傳聞起用將勸駕公與縣宦侯世卿書略曰凡
用人者必量而後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某也
不才不能用于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任以來在許州嘗從事
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事章奏矣及出江西又嘗從事程試矣若若
者皆粗疎迹也施之當時僅可追責而已而可謂才乎且于臬于藩于
漕不及而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以昔
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概言事實而知其必然非
泛爲謙遜云爾既不才重以母老且病無人奉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
半年其得危疾大驚母心病乃有甚於前者繼而濕疾叢脾釀爲中泄
流爲下腫旬發月作越二年未嘗愈也母嘗少間見某病餘習行於庭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必戒童僕隨之此何心哉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
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日思茲難百念俱
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
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痰之初起痰涎壅盛口眼喎斜左手足不舉是
謂中風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即全矣不戒則復復則不
可藥是故虞死者數日虞廢者數月既而稍愈人曰非中風也類中風
也類云者謂諸證既同所謂不戒則復者有不同之乎凡我姻友近者
以言遠者以書不曰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
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噴爲其
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或謂可出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
眩也與侍則不任夫頓也人猶可相量也至于迂命謝恩朝參陵謁拜
跪與伏亦將扶于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不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
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曰吾疾又作也此豈養病地耶此
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之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

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之何居且某官學餘三十年矣勉強而從
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願以情事如此之不能自副故耳而守
夫知止之戒以終養吾親免尤戾而已

葉相字良臣江都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戶部侍郎尋以病予告久之
起刑部侍郎終三年不調或諷以賂主爵者相笑曰有納粟尙書耶尋
以年至乞休溫旨留之相乞辭益力遂予致仕既歸築還園以老有司
兩請賓飲辭不赴

楊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
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多七歲
放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游於地下足矣此皆發自實心吾居上正宜
如此

白紳閩州人爲人寡言笑好醫藥有容人之量事母黃氏敬畏小心稍
有怒色侍立終日不命之退不敢退公未仕時游學成都見黃仕貞五
喪不舉惻然出資買地以葬之及任寧遠獄有王永隆張福皆緣人命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註誤法不當死莫能自明遂共察情爲求生道不得甚哀憐之日給己
俸各與三升後遇審錄代具冤狀遂得不死歷官八載奉檄走三邊督
糧十四萬未嘗妄答一人其部下有疾必親視之施以醫藥弘治戊午
大軍西討復委督餉公乃歌曰日食一升米夜眠七尺床人生不滿百
何事苦忙忙遂致仕而歸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整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阿諛
彌不協而瑾驕恃日甚毒流縉紳整過之不能得居常戚戚瑾曰王先
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整曰求去瑾意愈嘖衆虞禍且不測整曰吾
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整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嘆曰過矣於
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六月末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
爲異數云整既歸矣屏絕紛囂儵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
其與人清而不絕于俗和而不流于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
與起平生嗜欲絕無吳中士大夫所好尙珍賞游觀之興一無所入惟
喜文詞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離繪出之自然

林見素性簡遠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未俗侈汰欲以身為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公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閒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公在刑部立朝僅十四月暮年遭際誓竭忠以仰贊新政然尤以保終完名為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勅以行士夫相餞都門外道路爭嘆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趙永字爾錫南京長陵衛人寄順天府學弘治壬戌進士初授編修歷官南京禮部侍郎時內閣缺輔臣永負時望大學士楊一清恐相遇不合伴以他意挑之永曰吾可以纓冕屈吾道乎具疏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都給事中董進第御史王瑛率諫垣臺臣薦永名重玉堂化單壁水退居于輦轂之下而踪跡愈幽充養乎經濟之才而聲猷實富吏部亦首疏起永竟不出築精舍數椽綠以筠檜橫琴抱膝若將終身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泰和人弘治壬子江西解元癸丑及第授編修

卷之二十一

知止

十一

歷官吏部尚書諡文莊為南京國子司業日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留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今上即位轉左侍郎是時栗齋翁年最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即馳疏乞休便養詔允之既而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齋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之于是得旨致仕蓋公審時直己而不苟慕榮利乃如此

伊公伯熊字臣舉應天上元人正德丁卯鄉試戊辰進士太宰吳公鵬同考校讀公初場二場文奇之列高選矣公以逆瑾用事非求宦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有也既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息賦詩送歸呂公楠因乾清宮火應詔陳六事不報遂引疾乞歸門人刑臺王卯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其不憚煩也公曰予豈得已哉曠職而素食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為甘也友人崔子鍾言于衆曰仲木去就可謂以道矣

嘉靖初張文忠公璉者文徵仲之父温州公所取士也聞徵仲來請主其家辭又上相楊文襄以召入徵仲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徵仲毅然曰先人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悖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張公謀欲遷徵仲而徵仲逾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留先生為翰林重朝論建之

陳昇字德輝始興人自少篤學重然諾慎交游嘉靖初督學魏校以行取士甚重之以貢丞長洲九廟四郊人工方始繕部郎中歐陽清督造甌甌昇分董之所羨悉歸公帑未幾以部運至京時夏貴溪當國其私人啗以州判意有所需昇謂觀政進士譚大初曰彼悞矣公事畢吾將請老敢踰望哉比復任密先就舟移檄徑行至嚴州擢石埭令歐陽清遣人追之昇曰吾稱疾解官今復就任是不知止也竟不赴後上官移文原籍優以令秩以旌恬退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一

知止

十二

陸平泉以宗伯請歸諸大老送之時李公圯趙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公旋曰陸老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為家忘國之人兩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字吳司馬文華通籍三十年粹然完節未嘗有纖瑕寸類挂人牙齒當江陵敗公卿在位者十九波及獨公先事引去不入國門明哲見機人莫窺其際晚年益難進易退持大臣風節其以司空再起相知者更來勸駕長安貴人貽書相屬謂公一出則揆端可俟公俱不答虛尚書席兩載而後得請蓋于功名之際真澹如也在林下謝絕賓客蕭然一室左右圖史即邑令不得見面惟懿親數人及門下士最厚者過訪相對對為歡而已

陳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加宮保諡文端公居政府日新鄭內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構其間公窺其微固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慎擢用酌久任處職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上慰留甚温疏四上始得請

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賜璽書嘉獎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
廩役陸辭之日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爲公祖道者車馬填溢瞻望咨嗟
以學士君與俱即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
傍徨去國嘆曰南充公眞聖人也公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于丙戌
十七年往矣當公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強健猶壯也先帝瞻維舊學
可任肺腑倚藉方殷功見信立朝評士論亡不鼎祝而著蔡之而同事
者興化李公恂恂守和新鄭高公共事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
舉士內江趙公爲鄉人四公者又交重公非有纖介瑕類枿鑿齟齬也
而公健而引疾眷而乞休無却而先遜未缺而遽止蓋公之稱曰夫酒
有闌而驩有極使主人意倦而客留連或酌酒罵坐而後去孰與威儀
秩秩一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年興化以
言去後二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乃敗一紀之間政府若奕若然而
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負詭信之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
優游相羊于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松柏鬱然後凋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全公元立嘗爲南光祿卿時會歲旱言官以故事請兩都大臣當自劾
公笑曰太孺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搖搖懸旌也
維王父慎菴公缺然恩命故忍而及今度吾車生耳不復能有張樹葉
且休矣遂抗疏乞歸上意猶難公去而分宜乘間擠公得旨許致仕分
宜謂公所親曰爲我訊全侍郎能悉歸田里故否公撫掌答曰乞休得
休豈相厄哉先民有言懷仁撫義天下悅阿意順旨要領絕第爲我謝
嚴公勉旃自愛
趙公鏜既爲辦理都御史無何隆慶改元遂乞骸骨歸田里日與二三
故舊徜徉自適于文溪即石之間意泊如也時部使交薦先後不絕而
先生故同館士方用事貴重或謂先生可折簡而致蒲輪先生謝曰吾
老矣終不能伺人口吻而謀進用因以四留願其居自號留齋居士
黃公卷之致其按察副使而歸也年止四十五耳隆慶之初元大有所
登進而吳尚書嶽劉尚書采嘗薦天下材臣四而公兩與焉前是太宰
胡公松而後太宰楊公博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皆公同年休休臣也相

願而稱賴公聞之曰用吾身必先吾言乃草封事數千言旨之大者策
漕河開互市均職役節上供御將相遠奸佞與久任守令調停宗藩復
新建伯封而先以抵楊太宰葛大夫相與計曰上悉之且叵測即上弗
悉而當塗之謂何因沮弗上而用公意亦緩公嘆曰已矣吾固知非二
子所能吏也始絕口不復言世事

張與齡字承錫太倉州人嘗爲宛平主簿與王文肅公有連文肅公適
被召入內閣與君官始終不倚聲勢爲機利諸有交關君白事者君一
切謝不應以故鄉里故人有怨之者歲時或敝裘羸馬起居文肅公太
夫人沃之酒至醉則脫帽置案上手摩娑髮唱新漁短長曲慷慨自
嘆曰張翁不記持粥糜乞鄰舍蓋時耶今致此至足何苦覓金錢爲客
有牽其破衣而笑者君曰若何笑人享奉有幅尺若謂宛平簿不當敝
裘羸馬夫不當敝裘羸馬寧有宛平簿也第更數月博一命榮老母吾
且歸持長柄瓢作乞食神仙終不願妻子矣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筋乃佳耳汪爲之首肯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熊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
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家人家
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侍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
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陸公五臺陳公心毅兩太宰相繼卒于家皆以清德著聞或問兩太宰
之品孰爲愈客曰毋論其他陸太宰聖眷已衰嚴旨切責而戀位不捨
陳太宰聖眷方隆溫諭懇留而引退彌堅此足以定其品矣
陸莊簡公光祖爲太宰日閣臣嘗揭薦張趙兩侍郎自代公上疏謂非
先朝舊規嗣今已擬復廷推以重政本詔從之已而廷臣以會推日循
先朝家宰推閣臣例及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合謀爲
蜚語交關上前公識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
秦宗伯鳴雷南京禮部尚書萬曆改元公慨然以知足自命上疏乞休
未報會省中復有侵公者公求去益力遂得賜允然所論公特以影響

家幸楊公博覽疏有一時偶與時違遂成多口其以直道不合去概可知矣抵家矢口不言其故有問者漫應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蓋不欲人知以江陵故也

王仰庵先生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影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歎

投閒

前言

薛文清送友人致仕序曰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強橐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慮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鐘粥彈琴於桑樞瓊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

西園見錄 卷之二十一

如止 投閒

十五

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為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何孟春曰晦菴門人記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節之先生意大不樂當時門人亦有奉勸且謝賓以養病者先生曰天生人須管天下事不然楊氏為我非某之學又有疑其人事繁者先生曰事須耐煩厭心不得他日謂門人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渠是何如若某一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渠不見客如何過日先生喜接人待物蓋天性如此今人有能如此者乎先生固善然性不可強而同非其性而強之祇成閒勞攘耳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是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無事有見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此吾小子之所當知也

又曰晉孔中丞羣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積不足了麴糵事史謂其沉湎如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積之所入特十之一耳然祭

祀賓客之費恆取給焉亦不見其有不足處陶淵明慕公田利可為酒求為彭澤令欲令二頃五十畝種穠為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自解印綬賦歸去來今向所謂公田種者竟未嘗顆粒到口也吾無公田然平生俸入得資餽酌多矣宋種放別業在終南山性嗜酒躬耕種穠以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嘗遣中使攜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而嘆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種別業肯復慕彭澤公田之利乎春不得為種之所為隱者今者來歸歲課田產穠米之入當倍於昔因扁所種穠處其名曰課穠亭焉吾其足了此生矣乎若夫林泉之勝視種所居未知其如何吾聊以蠅濡而已史稱放晚節修飾過度營產滿豐鑄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為沉湎必復甚於孔中丞矣吾年五十有四即乞骸骨而歸吾其免是夫

崔公鏡曰息交遊捐文字夷名之一事歟

崔子鍾自丁丑及甲申仕于兩京不及三載餘皆山林閒逸之日作述居曰往者崔子辭玉堂之廬退修學于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為

西園見錄 卷之二十一

投閒

十六

園舍背有渠水出蜀村南山下涼然東流過予舍入于高平渠已崔子被召修史遷長泮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圃一區有田可耕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蔬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申好樂則闡微彰蹟綴文詠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仙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如之以昌其名乎崔子曰是難言也問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乃更狡而天矣况乎好新而以常為陳重異而以怪為奇陋統綺而衣屬氈厭膾炙而食覘蛤所志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之乎彼醉濃飽鮮者且有伐生之患况于規蛤哉吾見其驅民于疾疾而已

又小適亭銘曰古言真隱惟居城市終南何為乃捷徑止定哉泰宇萬物之樞有港者空任彼卷舒我屋臺東閱年三紀祇事嚴慈煦我孫子

我屋之對載開一園作亭以茅背負西垣亭小如拳園狹伊畦生環者高士畏壘種花樹木春如秋清禽遺好音菊擅脫榮玄律聿臨霏霏其處松斯梅斯乃顯高節言念古賢仕止何心道由坦坦迴居避嶽岩若長公一仕而止軒冕奚華覆我淳履董生著書三年不窺司馬獨樂非感佚遺嗟予生晚每仰遺風望嶮停撓不濡於泮弦之誦之游已息已綽綽在我炎炎從彼

魏莊渠曰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廖廓欣然會心物我俱忘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

劉南坦曰近來一味偷閒不睡不見客不飲不見筆硯折葵觀槿或把楊枝臨水日優游快樂耳矣公以歌咏役我耶即有歌咏不成章不作書歌竟隨烟雲即時斷散安能與人同為推敲苦辛之狀乎

王庭陳寄舒子書曰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詔承故於逢迎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七

十七

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遊見僕狼狽要津虞禍及己莫敢張口伸眉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圍牆之中日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楊卒從文比嗟乎百大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柱二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壁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古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弊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行林之侶假蘼蕪以紓棕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住者也自分身累百垢垢長為世棄乃稍稍脫拘繫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論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媛於寒灰俟完於墮甑幾翔於鐵羽望僕以回景曜之采照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秦鹿頓縷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朕飼之所寵之

以高軒享之以玉燂娛之以雕盤啗之以麋脯彼且駭駭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効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請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輪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為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觀兵革志願畢矣

王公世貞既致政報汪公道昆書曰三月二十五日報至即以次早單車出太平門抵樓霞候舟兩日而諸公有追錢者得以間叩達觀比丘竺西居士二公皆大善知識也而達尤為龍象皆拳拳方便開懷且謂日崦嵫矣勇猛精進之已晚弟心甚是其言而姑語之曰才脫一縛又增一縛小緩之可也

耿公楚侗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修誦詩讀書師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躋膺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悅牧民者之曲意徇我執法庇我而於斯民之瘼若蔑聞者則上負朝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八

十八

廷自負所學亦甚矣
劉仕義曰身閒可以養氣心閒可以養神身心俱閒與道合真閒之時義大矣哉韓愈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陶淵明詩曰形迹憑化往靈附常獨閒朱晦翁詩曰深原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是閒一也韓不如陶陶不如朱韓也放陶也達陶也虛朱也實近觀羅念庵詩曰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窗睡起無他事胎息閒中有秘方亦可謂通於閒之旨趣者
陸公平泉曰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說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賢不薦聞惡無言隱情蓋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達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謂為劉勝易為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為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于慎行曰士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少室山人李渤為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此非體矣以為當仕不必辭疾以為當隱不必論事身既隱矣言於何有渤之自處非也若乃元老世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大政事遣使臨問國家有大利害上書陳言則情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例矣

又曰大臣為人君親舊謝事家居雖每食不敢忘君而形迹之間不可不避宋理宗朝故相謝方叔以嘗侍東宮以一琴一籍為獻賈似道疑其觀望再相即諷諫官論之奪其官爵此事可為世戒方叔之獻有意與否固不可知然似道專國猜忌媚疾此正舊臣避地削跡之日也而從廢置之中修起居之禮其自處亦少疎矣

張居正與友人書曰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為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况大臣雖在畎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為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

西園閣見錄

卷之二十一

後

十九

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與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羨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也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王文肅公與戴愚齋掌院書曰來書念我誨我赤心一片真是動人弟雖愁病然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塘一區屋數楹插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朵抱瓜蔓其中此所謂菜圃非園也鄰翁見之以為寒儉可笑弟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更憂其擾擾成累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癡人所貪閒茶冷飯何名高致且憂病何人不有而時情好評論多愛憎以為區區別有避託必欲強交而就見之入山以來獨此最苦上有老親又不敢投跡無入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潮來往于出城數里間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嘆兄今處得尊地亦得閒地得遠地亦得畏地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字多皆能釀以為過兩司或亦然幸老兄慎之毋曰野人復作吏態也

又與友書曰教中雖頗留聽忠言之語然上聞酬接賓朋和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縱不知勞怨五臟神明必不甚喜自今以往願與為一寮不通鄉黨無聞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邀上壽耳

又曰區區麋鹿之性五年前已辦此一着死不怨悔第嘗自評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閒茶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折福之事鬼神陰禍必中于此知友自今肯為我閉口即是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為言一秋病床奄奄垂死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絕即為賜大矣

又與周魯二主事書曰大抵仕宦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于緒萌起公雖身未當事眉端意氣頗已為世所指名今迹處岩廊而情繫丘壑位非衡宇而私論世故僕已誤矣又何再誤乎海濱生計止辦魚樵一不泛交賓客二不出遠遊眺三不作詩文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

又公與鄉聚所僉事書曰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

西園閣見錄

卷之二十一

後

二十

乎得性均焉僕茲有專美一杯手獻二親舍傍三畝地穿地藝蔬且分為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舉一孫兩笑可愛南還時嘗發三問邱邱公一曰奈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奈何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奈何使盜賊不知有此家者邱邱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教之身隱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壯之間足下無復問我造詣矣

又與沈蛟門相公書曰爵身遠朝市且抱宿疴外而邦君諸侯內而鄉黨親戚既一切謝不相見矣今后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風聲蹤跡有目者規伺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瑤老與門下一般寮案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將又曰何門下遲于赴命而疾于見故人也又將曰者老子恩仇未忘而授新令尹快具所欲為也嗟乎此世界何如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三年前瑤老歸半年爵始微服一見于舟中然已為當道物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而老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為具瞻所屬弟又謝事未久若更以

餘矚自累累老兄四海雖大于何述責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過見時事難處欲稍有咨問願爵自審身曉負國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亦難以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耳

又曰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為跣跌終生之計耳雖性能心好神主體強亦幸以金剛杵勉權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之乃為大勇耳

又與友人書曰連奉二札乃全是阻中之勸欲以不出養其出而愚意則勸亦不出阻亦不出天下信之亦不出不信亦不出蓋眼前病毋乃實境背後人情乃幻影使不肖義當出情可出天下事果可為堂堂丈夫決不怕人疑謗而阻亦決無使天下大人不疑不謗而可名任事大臣者也今日乃造物厚我病親泣而留我且落得自屏于疑謗之地以

污我只以小兒應舉一事言之使今成行則謗者必曰嘻甚矣其身且出而不避嫌也不行則謗者又必曰嘻甚矣其欲出而先避嫌也世界

至此直是撇殺好漢我輩且保得上不愧皇天下不愧知己死不怕閻羅王耳察長數年經營調護真無半點欺心我輩亦當昭管天堂地獄豈可平白賴人但上怒之後只合自認罪使上怒解而從容勸之未必無益耳

又曰潛龍勿用何憂網罟更願于慎交游寡言語稍稍着一分混俗態使尋我者無端慕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冥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軌

萬萬也

馮公琦曰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幸而得請浮海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修竹數畝可以獨遊可與客共雖復鳥獸亦可與同羣文字障緣一切謝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能留混沌未鑿之

窳也復同樗櫟不材之用耳

又與友人書曰吾輩自處願道理何如耳在弟當戒懼在丈當坦夷今且明農課子奉老親膝下承權亦自快事一縣之內生齒不下十萬或科名為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偏當在萬人之上以此思

之無適非佳境矣居家惟靜惟儉惟讀古人書以自娛耳

往行

吳家宰公琳父應澍富而行德與吳草廬魯子輩輩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詔書以西山先生褒之至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歲用詹同薦召為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陞臺著績入為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于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闈鄉試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賜與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起披袂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其人尚在不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為原官後在吏部堂座上一旦瞑自而逝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建文三年舉人由車駕即選貴州左參議以疾乞身歸囊囊蕭然止俸入金歸而屏跡公門惟以機杆謀生人亦罕知者有郡侯某守蘇秩滿入京適家宰與尤同年詢尤起居郡侯不能答

既歸蘇廣訪無有止覓得一老絡絲子委巷芒鞋褻相澹如也人或以告郡侯至則行矣孫循舉于鄉曾孫樾舉進士十六世孫錫類復舉進士為貴州右參政賓衣生曰予讀紀善錄寓圃雜記祝允明野記而後知尤文度之為古人也予邑楊文貞公未遇時與文度結交於武昌文度赴貴州文貞贈之詩已而文度還姑蘇文貞又寄之詩一則曰清風共襟期一則曰平生冰雪意猶足重吾曹此其人即相臣不能屈豈一郡侯所能致哉

魏公驥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歸朝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峻雜處值御史官舟過公田所隸人不知為公也并拽公使引纜而行御史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壇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公也惶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而公已渡江歸矣年九十八卒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適以流落相遇遂締為布衣交文貞既貴公被登薦景皇帝在邸時為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為禮部侍郎方是時潛邸之臣無踰公者余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囊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樓故人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階下未嘗先通於門人

金潤字伯玉上元人歷官南安知府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貴乞休家居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章恭毅公給家居創祀先祖及校定時祀拜謁儀節居家雜儀為子孫規宅西構重屋以度圖籍日坐其上觀書覽勝東構小軒瞰嶼西泉石時從賓客觴咏其中其子給事嘗再拜稱壽姻戚咸集公劇飲大醉歌吟笑呼大樂也

徐公有貞自金齒放歸放迹湖山縱情烟霞之賞妓樂歌嘯風趣超逸輝照岩谷望之若真仙下游古賢復出然念念朝廷恆懷隱憂平生生意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氣所寄實存物外探秘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岨有冲昇之想焉性喜夜燈與客坐語微燭無倦狀或孤步選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汗濁糠粃如澆及曹石敗自號天全居士日以山水為樂遊靈岩小寺調水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罨畫樓臺金碧岩屏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耀似寶鏡裏翠娥凝照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徑蹤消履聲香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盍得在家

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進餘盃更酌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此天全歸田時自慰之作也

王文端退于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淡薄居第隘陋曾不着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時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論諸子

孫曰為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閣則天順初年該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耶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為也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温公退居于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公温公不答某亦此意吳凱字相虞號冰葉道人崑山人己亥順天鄉試初授刑部主事歷官禮部主事以終養歸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左都御史寇公深皆郎署舊僚吏部尚書曹州李公秉公法司中觀政進士也公既以一部主事老退林下而三數公者厚念之不哀莊默遇鄉人輒奉起居曰吳兄吾師友也劉公寫詩寄意者至屢屢然公有聞立而領一不為答由是士論益高其為人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時花木為游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歌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園始為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執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蔣公冕罷歸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林見素贈公致仕詩曰一柱隨流勢盡東碧天寥廓見飛鴻名於星斗歸者德功在朝廷倚素忠國史特書唐上相鄉人初識漢三公宮舟晚泊龍關下猶記南征涕淚中歷盡艱危字縣新漢家柱石有元臣翼龍雷電擎天手刑馬山河相國身道在必行公豈計老子決去疏還陳麟袍博取魚蓑月焦鹿曾論夢與

真
毛文簡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不受甫踰六十即懇致仕而歸其高尚之風尤人所罕見者自家居以來幾二十年壽已八十矣而視聽聰明筋力強健無異壯者常營別墅為游息之所以尋樂名其軒做温公真率故事與鄉之耆碩為忘形會若山水園林之勝觴咏壺奕之懽惟意所適怡然忘倦何其康寧也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器以著述自娛聞時有頗僻意有

所觸則發樂府命小童歌之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聞者率先加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委曲徇其意

王浚川家居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宦途事時游東園會客葛巾野服忻忻焉臺諫交薦為戶書再舉其書不報乃卒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流有庇民之德戀主之誠宜加卹典

林見素閒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愀然不樂遇歲旱乃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為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

劉太常欽既得告時正德改元逆瑾播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即赴部者勒令致仕公本託病養親遂照例致仕甚喜董郡守聞公行誼以禮請為鄉飲正賓公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賓于鄉董守曰年甫壯而勇于退行嘉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往後則削迹矣瑾誅李西涯首薦之復任累官太常卿公居西省日大學士方西樵予告南歸公往候

之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任否異心翁又受恩

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對酌用之圖書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來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如劉者告之故其圖書亦隨之榮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

劉文靖忤劉瑾去國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遇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寢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

憲副金公世龍吳郡人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有郝明府者以賢士夫見問劉侍御鳳劉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時絕無而僅有者也

湯公塗江陰人以例授鴻臚寺序班日與王公貴人游爭致門下有疑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事必與君商謀沉慮確斷悉中肯綮君性慎密絕矜矜揚露多所援助未嘗言于人雖出入薦紳間能識幾遠勢武廟初聞瑾薰灼即拂衣歸人尤以是多之居家逾二十年罕謁公府見流俗汚敝士大夫接守令如事侯王甚醜之曰吾先抗禮公卿無少遜屈今乃欲澳忍降志如與僕耶部刺史南海林侯雅善君欲即公署廢址為闢舍君辭之曰齊憲藉在吾不敢私也刺史而下咸致禮敬

楊升庵與張禹山書云慎自長至前後衰病忽作近日右目皮上生一瘡半面作腫坐起食視皆礙且妨奈何奈何伏自思念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慮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斂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山僧行巡惟持鹿公空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盡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酬又何異乎塵勞仕路哉縱使如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為我製何益於靈臺何補于真我哉立願如此雖臨以薰

天之勢解以連環之辨不能回矣想能心諒也竊謂左右已有海內名詩又傳誦人口徧矣亦當俯從鄙見以高頤期松喬之福程子老年不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公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高明以為何如不然則晉人所謂卿自用卿法吾自用吾法可也日瘡不能自書口占俾代書之冀欲忘言又已多言是窮響以聲與影競走也惟心昭之行當面叩不既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薛君采家居恬靜寡欲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晚歲自謂得老聃玄默之旨因着老子以自見詞暢理明多前人所未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授其映以求會于吾儒性命之理蓋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爾所居之西隙也者所謂西原故有山水之勝日遊行其中著書樂道悠然自適行己皎潔表裏皎然一無所滯其才雖高而破去匡岸居鄉絕不為人干請何公塘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蔬食日以觀書玩道為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諸公每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為翰林

時古樸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既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位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雖官司禮餽悉却不受其于貨利若將浼乎

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願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姪補庵公名極侍郎及竹澗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梁文康罷相而歸也時乘一蜺艇游詠于山嶺水涯之間紅顏白髮望之若神仙中人清貧僅能足歲而公恬然自得不植生產順逆得失若無預于中者

劉公南坦既斂跡嘉遜益遠世紛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人文內翰徵明為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北壁下命之曰神樓楊用修為作神樓曲賓至則陳法書名畫以為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公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不知也年八十餘常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人不識也入郡城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詣不能得入輒呼為坦上翁云

鄭少司寇世威歸自蜀藩尊貴矣環堵蕭然薪粢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止留一二蒼頭習耕者躬為督作特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不異參政時日問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中不知有侍郎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為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即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見公為恨而公亦非故為苦節釣名其天性固爾

王比部漸達既成進士即得告歸嘉靖乙酉稍徙洛城里乃曰紛華波蕩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屏絕塵事杜門卻掃足不踰閭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乎抑亦以口耳乎二者軌轍不同其無得于道一也隱居十有二年自謂于其中所得多矣屬朝議查在所養病官責甚嚴有司力為勸駕比至廣而詔下凡養病三年落籍勾復叙用

時乃之泰州訪先公門人以尋久要已乃訪會稽謁陽明王公墓與其及門之徒講學于吳山久之乃返歸郡晦匿不出察使者若溪吳君為之授館欲專事之以風學者先生辭焉若溪乃以學行力薦先生不報

時高貴大僚若之郡邑有司往往致謁輒闔門卻謝或因以致憾先生嘆曰夫逆旅饋漿列子所以返步賣藥逃名韓康以之去市幾以避咎也處喧囂欲遠尤垢難哉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于蘿嶂山下居焉居常雜傭作躬耕樹果蔬自給嘉靖甲午巡察使者戴君環薦先生于朝曰不履公門高尙其志主事王漸達一人而已督學田君汝成入

隅社學請先生主教事先生力辭之至再三乃已嘉靖乙未臺省董進第等論薦天下人材凡三十餘人上俞其可者十餘人先生與焉固不欲出門人童叟輩力請曰夫學非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尙未可以出乎

丙申赴京復刑部主事時執政者欲處以銓部有陳先生者問之而止王毅祥字祿之常州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文選員外郎既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帝疑政府私樹桃李詔悉罷之乃授工部屯田司主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事少宰徐文敏公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署文選員外遇正郎缺明

月不拜謂君明慎銓藻咸當其人力足攝也時大宰為婺源汪公鉉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壞君每與忤時中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便北土乞歸侍養而忘其有兄不得執引是例命不予告仍勅按院覈之遂出貶真定尉棄不拜時憲子汴王子慎中任子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為伍君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鄒陽入朝見嫉之言固不驗耶後局恭肅公故吏部少宰也再召入京謂汪曰公不足王子者奚故汪曰日本部左遷非止一人彼獨薄尉者非矯也耶周笑曰公謬矣員外初以母不便于北土真定去京師纒數百里獨能安耶既以母老乞歸今可捨之而身自之官耶江浙間寧無散郡可迎養者乎

公領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復仕矣亡何大安人背養居喪敦禮社門卸掃委懷圖史絕意紛華既無塵網嬰之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郭外諱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為吏部郎也胡安人亦時往盪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龐公將婦以進向恨失之綿上今幸

得之鹿門矣推按諸司交相推薦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爲歐寧李公默己丑房考也素重君飄御史持疏舉君又移書所司爲趣駕終不赴君既不出而李公竟坐譴死世益賢視君矣今上嗣位簡用先帝舊臣君業已補尉大名至是超拜南京文選主事地近而易遷余謂由此可立致崇顯君稱疾堅不就來爲惜之而陸君由南儀曹起僅遷尙寶君始有先見也郡守守年蔡公甫下車首書清德表其里枉駕造其廬坐床第間相勞苦君以不能語咄咄書空稽首作謝狀里中嗟歎謂賢哉蔡侯也

潘公恩字子仁號湛川更號笠江上海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左都御史諡恭定公既老致其政歸而諸弟温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自引而從公年皆七十以上因築四老堂以自娛每衣冠出游三子皆侍金紫終繹于道歡譁彌日士大夫爭欣豔之謂洛中耆英社不及也董公份字用均號潯陽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歷官禮部尙書嘗入直西苑上意頗嚮用已者或陰間之會以蜚語聞遂奪公職公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微服就道無幾微色愜然公業以富厚聞焚伎者時復怨誹而虎冠之吏方持大家短長奸民緣間起數見凌奪公不勝忿外益務敏避而內自傷遂病病已復若怔忡侵尋踰歲乃卒卒時呼客部君吾死毋書吾故官以白布三尺題曰耐辱主人足矣尋作偈百餘言皆涅槃旨人以爲仙遊云公爲人闊達雋爽不事拘曲應務有機略盤錯當前若然而解其治家嚴而有法常稱引萬石居家以教子孫子孫雖貴環侍拱立不命之去不敢去家居儼若朝堂堂然與人無尊卑小大言笑款洽人各厭其意性好客客至張具羅珍錯盛管絃劇飲盡歡而罷所居當孔道冠蓋絡繹其門造請送逆常恐不徧然未嘗干人以私即門生故舊所與言惟地方利害或稱揚善事調護人過失而已生平交知尺牘之間不絕口占手泐娓娓千百言不止即率意酬答至老而猶然其強力如此

李開芳字仲華號中麓章丘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太常少卿嘗爲吏部爲太宰汪公敏所器重故任吏部者率矜庄岸高自標致局門謝賓客

雖親故人不相接以示尊公顧數與諸友游以詩歌相廣和暇則浮白對奕談笑竟日而無廢事卒之人莫敢干以私而稱吏部能謝絕請謁亦卒無踰公者公既負才氣居銓衡要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人而諸僥倖見仰者又日媒孽之時柄臣銜公不附己遣卒廉公陰事久之無所得終不釋公至是蓋已還太常矣會九廟災公例上疏自陳竟中以他事令公歸歸時年才四十耳公自罷歸稍益充拓舊學與荊州唐公念菴羅公約爲天台鷹蕩之遊值喪其內子不果行既而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耳乃闢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爲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徧海內而名亦隨之入或以彘曼謂公者不願也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煨塵者或旁山而吟或披髮而嘯或鹿裘帶索而歌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故緣此以自洩而世以恆度測之失之遠矣

卷之二十一

三十

倚廬于中門外者二十七日其忠愛如此徐文貞公階既罷相歸雖已得老然望益重刺史于旄造戶請質門生故吏踰越山海執贊問益公不忍距其意人人爲叩兩端則皆大喜以虛往實歸而問及天下事老臣惓惓憂國憂國憂國憂國憂國憂國也新鄭公復暴從田間起兼握銓柄內銜公而更疑之傾危之徒遂以公爲贊詆譏翕訾頃刻萬狀於是召齊康復張齊而爪牙吏橫出爲郡邑守令至號召奸黠創獄以擬公之子太常君兄弟幾不免公第曰兒子坐得富貴固當且夫禍福者猶循環然而可預擇也事稍白亡何新鄭敗益大白公且衣冠望闕拜曰天子聖明念老臣無罪何以報塞大恩益寬然亡所競人或問公前事者公笑曰老而好忘忘之久矣萬公士和旣致仕歸鑿環屏居絕意世事然聞朝廷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至聞政事闕失宵人用事當食未嘗不廢箸也得忠諫疏必焚香盤手讀之公家居而里中豪傑間稍侵辱之時王文肅公亦新避仇居海上公遺之書謂世俗侮老欺失意自常態吾徒不得以此自悔信

心而行文肅公曰此靈丹半七真小子續命膏也

沈封君塾其子少司空公節甫以狷介聞每官歸一概謝鄉人請謁公則曰是何必爾鄉黨有大利害有大枉抑亦何可自同寒蟬且汝不畏屋漏而畏人耶

王公問既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履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
起海內士大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
客嘗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
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書者吾量己以應之
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
者隱几不應而絕之

陳公柏字憲卿沔陽人既以憲副罷歸而仲子文燭登進士乃建閣于
宅西歲時讀書其中謝絕諸賓客獨傳司徒希贊得徑入為花月之飲
甚歡隆慶戊辰仲子以廷尉評考績詔復公官致仕公益得恣情山水
嘯咏竹石間即監司郡大夫非專造避不見萬曆改元以恩詔進一階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其年三月三日公大治具延里中長老由七十至百歲者幾百人為高
年會四座皆龐眉皓首觀者無不歎

江公潮既致仕歸真人邵元節新被寵以禮部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為
先帝祝釐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然獨知公負重名先使人致幣將招
公公恐其汚己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劉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
節可當大任公聞之愀然嘆曰吾罪累也奈何若穴不深而猶以姓名
辱世人耶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

陸文定公恆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積壽命之原何從
更慕長生施德戚里情意周至御子姪族屬和而能訓即有過失莊顏
對之能改即驩家居于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侵民飢必首唱鄉
紳請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獎借寒賤后生不啻
口出郡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為郎被察去郡民闔門乞留監司日
為倡亂輒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
使長吏干旋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

寔安能僕僕趨公府乎對賓客子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微時
耕耘事履屨不休踰九十后漸寡酬答惟敘容調息神觀澄穆殆天游
也公之自南雍歸也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
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菁蔚幽麗
水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獵有焉公自著有記九首
傳于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卑小而世欣慕之過于他園公此園
蓋與埒也

劉煥字卿伯淮安人以舉人三仕為知州罷歸於親友自處第外少所
過從惟郡邑守令一報謁而已劉君某者名合也數有效於君不得舉
鄉飲以大賓請亦不得悵然曰豈其俗吏我乎顧心敬之而郡守周君
某素重君強而後一見嘆曰劉大夫賢者不易測也又有袁守株者君
嘗諷之而家又鄰高郵以高郵人吏故修刺謁君君以他往辭入或謂
是不嘗與守面耶公曰見袁公可見守則不可吾懼以他守生厚薄也
袁公頗亦以望君君不為動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曾公煥字日宣麻城人以進士歷官左參議既罷歸漢陽一司理來署
邑篆榜薦紳交際禮於門外屏公嘆曰以吾非從大夫後哉謝病不復
通而司理滿三月當代客或有贊公又以錢者公曰司理日約束我曹
而談之可乎且三月政成胡易也司理聞而銜公構於上官熱察公居
鄉狀不得而止

王之垣字爾武新城人壬戌進士歷官民部左侍郎嘗撫楚歸頗自嫌
兵仗翕輒曰不可以見我先公一日盡投之火

陸貞山黎著李給事濬傳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
鄆田時乘牛車游行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也李公自盛明
之朝數上書顯議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上意令異時復起必
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終老遺有力者相援而抗弗變方諸槐
里令屈強衰世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抑吾聞馬文淵有言
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阻喪志如魚失水
喁喁然死斯所謂不可復賤者耶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為難矣貞山

疏論薤峰落職家居久之以薦起補永新縣令入覲即乞致仕既貴而可復賤貞山身有之焉

殷文莊公既退居里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長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溼僅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即故湖南書院與立朝會部使者慕之下札所司為諸生供具一時濟濟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游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游山水之間亦頗聲為東詩被之經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稱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孤於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享無為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於人間世矣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已晉憲副即解綬歸歸之年方四十又五耳公歸蓋即真明農云春夏間家來悉驅之田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飯食躬荷而饋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昇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質朴而逸興甚豪惟櫻情山水間域中山嶠嶺然靡不游至或乘輿或策蹇或曳杖躡躡嶺然吟嘯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與微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積鼻衣治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婦上客率以為常時耿公定向嘗與周進士弘禴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饌出散壯狼籍不為意也公間起入室取局二公從之闕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耿退謂周曰吾與子今幸游義皇世矣相與差數不置公性故潔廉當登第而猶子之婿馮累貲巨萬馮有所鑿固請乃受一羔裘服之至老不更易兩居喪屏跡田里于公府

無所干請及以按察副使致其任歸歸而子子單車垂簾乃脫身尋故田廬課僮僕種蒔自給一室僅被風雨而性好游佳山水筍輿以草藤束之鄉人見輿輿而束草爭出指詫曰此吾黃公也而公不時具輿則策蹇不時具則杖而步過折會心處連日夕不歸或要公者以惡草具進甘之若太牢即盛水陸窮珍異徵聲選色以薦推去弗御也監司下教守守下教令一布幣贊羔冀公一垂顧而公有城市戒不可或屏干旄以輕騎從公田間匏壺載酒竿葉載肉清言竟日則無倦色

劉公東昇字子明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通籍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居室不足跡希至公府有冤無告則為白之一日憩于道周有輓輅而覆者號伯助予臂而出諸淖路入驚曰何物販夫至天卿夾轂起官河漕日方總於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為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爾公其樸不自貴如此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陸莊簡公光祖嘗起為工部侍郎遷南京工部尚書為御史某入忌者言劾公公出京阻凍潞河因赴友人劉遼總督張公之約往閱邊牆為御史某所論疏下吏部部覆公與張佳胤居嘗以功業相期許頃因阻凍北過密雲與張某縱觀長城蓋留心邊計耳非倚伴山水者宜留用以盡其才公復自疏求去而語甚切至奉旨促上任公竟還里舍堅臥求退乃得請

朱少司寇鴻謨為南御史時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數數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諍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違公而中解以嚴旨勒公歸公得旨策蹇駟出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嘆曰小民無福真御史去矣歸家尋所謂朱家莊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泮水樂飢讀天下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之世願為聖人之氓泮水康莊即公隱地名日與馮孝廉

子咸講晰天人釋經史諸使者于庵至公門而返終不得一望顏色云
袁參知汝化歐歷中外所至以廉靜稱年未及老由浙藩告歸閉門却
掃足跡不入公府家頗有敬通之阮獨居一荒園齋中惟古書數百卷
晨夕耽覽日有常課丹鉛未嘗去手時與二三友人引滿浮白談謔間
作玉山將頹使人心醉
張都諫伯任立廟譽謬恥事詭隨以疏立儲忤旨罷歸幅巾野服無異
寒儒一室蕭然凝塵滿席澹如也矯節抗世視不義若將浼焉信可謂
蟬蛻濁埃之中蟄然泥而不滓者矣生平負經濟大略未究其用識者
惜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一

按圖

三十五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內編

高尙

前言

羅一峯

林見素

何孟春 二則

賈悅耕

高蘇門

陳仲醇

王錫爵 二則

耕野子

住行

陳遇

龔詡

賀確

王行

陳涸

吳履

錢甦

蘇伯衡

葉兌

劉于

楊寅

王紱

高舉

閻仲寶

朱權

張寧

劉昂

羅循

許璋

王雅宜

吳敏道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目錄

許相卿

周文興

王問

趙勳

陸樹聲

劉菊莊

潘時雍

陳德雍

趙同魯

韓愁

周孚先

沈誠

李孔修

楊澤塘

彭簪

李南所

邢參

俞允文

水滸二叟

王英

杜淦

歐陽曉

孫宜

沈周

楊十靈

羅洪先

林偕春

劉泉

劉浙

王百穀

朱光霽

盛英

畸人

前言

住行

顧阿瑛

陶宗儀

楊維禎

黎貞

倪瓚

宋克

徐舫

陳亮

溪漁子

李希顏

唐桂芳

王冕

王仲光

劉子欽

邢量

桑悅

王古直

吳綸

董灃

吳偉

郭詡

顧祖辰

孫一元

袁翼

徐霖

李風仁

浦小癡

顧源

馬嵩

唐寅

杜生

史鑑

郎瑛

童珮

黃姬水

徐渭

吳孺子

鶴池生

陸治

孫宜

王靈嶽

鄭天佑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目錄

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高尚

前言

羅一峯曰呼菊為朋結松為友與麋鹿為羣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獻其奇水獻其清月獻其惠朗烟霞獻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各獻其所

有 林見素曰一腔淵靜百念灰寒牀散帙以無收琴無弦而不御閒雲志定白鳥機忘農談漁話於雨香烟細水光月白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溪山猿鳥之非分內物

何孟春曰軒冕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又曰山鶴自愛其毛終日影水日眩則翫人亦有翫於自愛者芙蓉山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高尚

一

有異鳥其名曰鶉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之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而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心而死之何以異是哉

懷麓堂日記曰余友竇悅耕之詩如閱世二律見理甚明錄之以聞同志一曰人生安分只逍遙莫向窮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處勝勞勞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王謝功名有遺恨何如

劉阮醉陶陶二日積錢多金生怨尤一温飽外更何求自甘韜遜陶元亮不愛贏餘馬少游何取纍纍兼若若終成莫莫與休休花前適意三杯酒萬事忘機對白鷗

高蘇門曰僕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疇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簞笠在戶桔槔窗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古人之所以興也

陳仲醇曰客過草堂叩余巖樓之事余倦於酬對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遁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間是何功課而

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能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王錫爵曰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稱傲儻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概其言行蓋古之君子雖其潛山沒淵與世俗疎闊而要以自得其情性尺幅皎然非苟為奇怪不祥之事以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矣考之史傳所評即孔孟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為誕及後談夫謬悠介士慷慨往往立怪驚奇以洗耳鑿壑為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教戢矣夫是非鬼域烏有立談相話自屏于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兩稱近之矣由其道雖跡瀕闕闕其所以稱之為逸民者固在也

又曰方今之時事之踐華乘重誰非苦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在焉知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練專耳結廬遠市其跡愈奇人求之愈急此何異畏影而疾走然大隱不必嚴穴大藥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惱皆菩提矣

西漢書見錄 卷之二十一

二

耕野子曰山深林密澤沃魚肥黃犢眠阿幽篁聳壑樵者相與謳於林漁者相與歌於澤牧者相與笛於阿野人尋壑經丘出作入息含哺擊壤以慶豐年古瑟一張圖書一卷荷囊攜酒惟其所之有感於懷便欣然得乘輿輒飲不着意去留倦鳥投棲流雲逐洞夕陽御麓月上衡第四壁蕭如入窗玲微醉歸來而吟自在臥羲皇而遊無何竟不知其為樂與否

往行

陳遇字中行號靜誠建康人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高皇帝渡江御史秦九之薦之上以既見書聘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俸司丞不受戊申即帝位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壹乘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疋甚奇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為諫上大悅賜

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警洪武初為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沈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為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荳植麻詠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即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子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為文辭下筆輒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菊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為古道交自視恆欲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擊案有據學士周公叙

西漢書見錄 卷之二十一

三

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司延為鄉飲大賓幅巾深衣曳杖逍遙儀度整肅望而知其為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間優游以老年躋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蘇之吳邑人初父某為閩門南市人市藥以交醫紛拏挈之為己助半軒尚醫年藥論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酬應無或遺主媪老好聽稗官家說即點記數本迨晚歌之為娛主異之為語若能讀書否耶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矣遂大奇之罄以所度經史諸子恣其探閱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啓蒙于城北然家徒壁立幾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長洲有沈達卿其父號萬二者皆

雄當世為禮聘于家塾每成章輒饋白金以鎔半軒概毫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耳何濫取多田翁為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煒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何日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

大溪篁竹修然生當明月高熠水光激灑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
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風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
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熠兮頭成雪頭成雪
今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
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
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玩物怒曰舉世無知我惟此花爾一自怡尙可
謂滯于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
日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
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
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
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漁是無所利也無所
利樂矣子以子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
與傳其事逸民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泗其名義烏人宋濂
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岷嶽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高會

四

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
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昭映後先其安有不
同者歟士之沉酣聲色而弗返者蓋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
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
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吳知州履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德基交甚狎時亦
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
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
之濂曰而慎毋出戶絕世事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於此矣德基至
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云

錢黈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
不拜左右以爲言黈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于本省聽辦事
務數月不得召會有詔募撰祭元幼主文黈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
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矢棄其朔漢所本無朕固無愧於汝汝亦將奚

憾於朕哉上得之大喜即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黈初名沂
字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迪代之死故易今名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元末鄉貢進士國初選爲國子監學錄歷學正
高皇帝親擢爲編修衡詣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
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曠疾雖龐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
速刑謬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也而吏部將別奏
官之伯衡念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
六館之士祖錢于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尙
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尙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
在茲乎伯衡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嘗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
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
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六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上
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
學飭行爲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詔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高會

五

至京師甫就館舍自幸執以下成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
編修時明日入見奉天門上屬目久之既退問羣臣皆述其所對以聞
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
考試官及竣復辭歸竟以壽終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至千五百石者
卒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日
太祖嘉其言欲援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
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劉子字九恭吉安永豐人元至正間授泰和學正日中原亂將作吾死
不見幸矣謝官遁去會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
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魯謂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楊寅江都人府學生永樂初召書令字旗高丈餘一揮稱旨賜金帛鞍
馬命署泰州辭不受後徵入京乃避地山西十年始歸

王孟端絳常州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

黃河滄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
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環岸議論踴躍益加器重
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
林權為中書舍人嘗自以蒙上厚恩收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禮
媿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之一於是知
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
著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手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狀畫已徐
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
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
高之

高給事舉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囊蕭然舊廬
不被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唐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
其廬至里門即止辟道及門肅禮而入或值其飯蔬食菜羹留于對食
于欣然飽之坐談移晷乃去其見重名流如此嘗遇大雨庭屋水盈尺
許公帥妻子澹溝渠妻偶出怨言謂其仕不益家投餓於地誤傷公足
即斥之終身不面郡太守西蜀黃公塔為買隣屋居之俾諸子侍養以
老

卷之二十二

高

六

閻仲寶字光甫隴州人景泰丙子陝西解元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河南
參政嘗為吏部考功郎典諸司官吏殿最黜陟公歷主事員外郎郎中
門庭如水年歷浸深且大拜累疏乞歸田太宰濟南君公雅知其賢固
留之成化甲辰出為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明年乙巳遂懇乞致仕以去
年纔五十三有錢若水之風焉歸乃築室研山足跡不至城府部使者
就見則見之不往見人因舊業增至水田數十畝課僮奴耘耔灌漑歲
收所獲以自給不別治生嗚呼世之人顛毛種種垂死不能忘情富貴
不得已而去又恆藉官府聲勢以為重以走其本鄉之人波流風靡中
如公高蹈者幾人哉

朱瑾字楚琦寶應人通尚書周禮為詩體韻道逸其性嗜琴畜有雙鶴

鄉人稱為琴鶴先生大學士費宏常曰戴安道之流也景泰間都御史
王汝欲薦之朱瑾聞輒遁去後與修天順實錄及淮揚志贈遺俱不受
張太守寧以病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敦尚書李秉侍郎
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寧敦勸之卒不
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
綸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云

劉昂字孟類號蘭谷汴梁人以貢歷舉強訓導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
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為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問往教辭不往提
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饋魯齋遺書為力行之助復命生徒
有器資者從之遊弘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崇守令以安民
崇儒重道二疏為當道所沮公歸旅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
如歸去結鷓鴣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乞致仕歸築室于
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齋日吟哦其中賓客非其人不見盡俸金買
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藝則往視之習靜簡出歲惟一赴鄉飲而已

卷之二十二

高

七

羅憲副循兵備徐州日鎮守太監張信驕橫嘗密請勅得節制兵備官
聞公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副官為冗員請省之撫巡臺
臣爭不能得公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願也不復待次
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法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
以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
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養魚或視春稻食稀
秋至耕者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概散籌汗津津下不自知鄉人見者笑
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公應曰我固畏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
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公嘆
曰吾亦願有所為願今老矣譬之棧舟已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
力辭吏部以公辭甚力因不復強

王陽明先生養疴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
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蹻走嶺南訪
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與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璋

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

王雅宜嘗遺友人書曰總髮以來連不得志于有司焚檣束動觸四隅似亦可憤然性喜曠蕩不耐繁縟身世浮沉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限之障水莫能暴鬻我生不有命在天戚何益也但家本酷徒生長鄞市入則楮析塞日出則蹄足躡履呼籌握算之聲徹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還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登然喜僕雖日近逐鹿壤斷絕愈覺心神俱爽耳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詞登臨少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飢而食飽而嬉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試日夕私賀而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頃來放浪無似日增駭蠢漸不覺有官司城府時行村野間聞師里胥行談途議則恒然驚疑他日雖欲衣冠揖讓更從諸君之列恐踉蹌難率重為執禮者譏笑矣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吳敏道字曰南寶應人生有異才為諸生時邑人朱曰藩見其詩異之謂其求友于天下四十年不意即在東家與為忘年友名驟起後貢入國子未幾焚巾服歸隱湖上其鄉人犯義者常畏其知有疑輒就問之有賈人被罪非實為白理官出之其人函百金謝力卻之其人因構亭徵詩名卻金亭

許相卿字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禮科給事初授給事即以內艱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諸生言為諫議樹棹楫故事當入謝諫議誼不入公府則漏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啓趨入令尚臥諫議北向再拜巫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為致與從供張種種而具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今貴人即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閭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如視父老親故走匿舍不當如是吾諫不入公府徒苦閭里為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海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諫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生平不事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歲時行

金錢為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貧故溷諸公哉終身不受一錢也性好遊時時出遊秦峰雲岫間益磚下上遇山僧野叟班荆爾汝即喜與為飲食或曰公貴人也謝不敢即拂衣去

江郎先生者江山鳳林里人也生而穎慧丰姿瀟灑自幼時即慕李必之為人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為顯官則無望矣其家聞其言強為博士弟子員從遊章楓山先生門先生一見其文許以決科曰是無烟火氣者遂舉正德丁卯鄉試第四人次年進士高等即乞致仕不允乃以疾告遍遊海內名山凡泰華終南衡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比部主事尋復以憂歸築室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性有將終身焉嘉靖改元奉部檄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稽勳郎中屢轉至鴻臚正卿乞致仕歸寓居府城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為方外交藩臬諸公慕其風者咸願出門下待御史邢臺趙公玉泉扁其所居曰嵩寓總制胡公梅林巡撫阮公函峰為造高士堂以居焉先生周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姓諱文與字用賓嘗居江郎山故因以為號年八十二無子終於武林云論曰先生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裁其味中年項上結一疣令人大棒槌之不知痛人以為丹成之驗故信從者眾或曰昔人謂康節別是一般聖人若先生者其不別是一般人品歟

王余憲問既致政歸足無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徑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窗與至舉筆或書或畫輒寫數十幅如有神助自謂經丈大字至老有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願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听夕忘倦其人品高潔可想見已趙余事動嘗以御史歸見秦泉先生先生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司曰御史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盤辟伏對曰敬受教參議者分宜氏婿也與趙按察舊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外舅必能為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君意良厚第煙霞已癖夢不到長安紫陌矣

九山散樵者不着姓字家九山中出入不避城市樵嘗仕於內已倦遊謝去曰使余處蘭臺石室中與諸君獵異搜奇則余不能若一丘一壑方從事孰余爭者因浪跡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林進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陵谷時或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册從一二蒼頭出遊近郊入佛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班荆偶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樹藝樵採服食之故性嗜茶著茶類十七條所至攜茶竈拾墮薪汲泉煮茗與文友相過從以詩筆自娛與劇則放歌伐檀詩二章倦則偃息樵窩中客至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其放懷自適如此常自命散樵曰吾逆旅天地曹耦雲物以書史爲山藪述作爲樵斧包古今以類封殖藉吟咏以代嘯謳志於理義中以爲歸宿若是者白首從事焉而無悔者客有譏其誕者曰將使余貪綠塗徑躡進以俸取世資處盤錯劇劇理楚以遊刃時用二者余既不然則使余攀巒躡阻狎猿猴羣虎指身荆棘之場肆意哉代累首拾以厚封殖而後爲眞樵者乎已矣客

卷之二十二

高命

十

非知樵者也樵陸公樹聲也傳其自著云

劉菊莊嘗次聶大年韻題詩南屏淨慈寺壁云步聯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團社客鷗閒常送過湖僧支那踏徧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亡飢渴想詩懷清似玉壺冰時按察使泰和曾蒙見之笑謂寮來曰如此閒情我輩不及也

潘時雍錢唐人簡淡力學詩句脫塵號灌園生徐公一變爲之序曰錢塘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持視當世富貴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僥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三百步而近者地十餘畝古井一區宋輦院基也入于民居久矣荒棄弗治暇時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既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縱橫數十陸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攝敝衣履循行畦間願見菜色青青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掇其脆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爲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蠶蛤之所產羽

毛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貧求富十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金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制得自爵祿人卜醫衆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翔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場不爲彼以取寵榮願乃爲此何哉時雍嘆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極吾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所能故能自附于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塘之人不尙貨殖而尙德義不尙本競而尙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因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

陳德雍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遜世無悶聘君吳康齋雅敬重之南海陳白沙常以周易疑義質于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來謁適雨中荷笠犁田相見延至家對牀信宿辨所疑

卷之二十二

高命

十一

難白沙嘆服而去

趙同魯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言靡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裘巡司王御史誣民爲軍盜能奮力論而過之遇歲告賑陳白拯濟方切中時巡撫王端毅公大奇之嘗論三吳水患時起白茅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

韓愁成都人將家膏也號飛霞不樂仕自負悶悶樵人善詩文深機遠略有不可詰其際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氏後改姓白氏自謂能點化己姓天無一地無十脫去其畔皮囊故昔韓而今白矣彭幸菴總制川陝務剿撫流寇計多出飛霞功成而人不知唐一菴樞曰世不乏志士匹夫耿然則隨所運用三軍不可爲奪而况於務禮知文之士哉天下有三志而志富貴爲民下然能不以富貴爲志者幾何哉世多垂涎染指而多貧賤蓋特意興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能得天之所以

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爲志又烏可不慎乎哉

周季先字克道潮陽人舉正德己卯鄉試上春官不第遂絕意仕進遇名山勝處輒命駕忘返或託諸謳吟以見志人莫測也久之入梅州之陰那山中不歸者數歲後還桃谿更不復出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隱操最高雖居通衢隣里莫識其面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

李孔修敝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其有得者衆競酬之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吳庭舉由縣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修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孔修卒無子憲使李中少參王洙經紀其喪尚書霍韜葬之西樵山並志其墓韜謂白沙振世之志惟孔修張詡謝佑不失其宗云西樵人祭社以孔修配

楊□□字□□號澤塘故少宰止庵公之父也隱德弗仕隆慶初兩臺

卷之二十二

十二

使者察公行誼以詔書檄郡賜冠帶歲給縑帛重爲之禮太守江公故推轂公禮成意公往謝公終不謝也江素有簡亢聲於士大夫間甚踴躍願必欲致公爲重公曰往見非義吾敢隱布衣節哉江乃紹介郡中名流具威儀躡屐造公一望顏色退而嘆曰楊公可見不可得出也郡邑歲時舉公蜡賓公皆力謝蓋公門之內無公足跡矣其後郡有開鑿之議郡人洵洵莫敢爭者公心憂之會守江疾延公診視公強爲一往因進說曰公無病也病乃在郡夫郡鑿必不可開也其地介萬山而交三省叢林深莽足以藏奸土之所產皮毛畜實足以資盜今聚無賴以掘鑿灰揚而田稼傷土民必徙他日者鑿窮而無賴者不可卒散也有挾亡命奸徒起而流剽如往年鄧葉之事耳是郡之大憂也公奈何不虞却病而虞身病乎守瞿然曰微公言吾幾誤計立請當道寢前議彭知州簪自稱石屋山人邑學士大夫郡縣長吏部使者莫不願結一日之歡至相謂曰有不造石屋山人不爲俊夫也以是長者之車日交于道羅太史念菴數數乘筇輿訪山中簪第以田家茅粥糲飯爲供具

西園聞見錄 卷二二

僮僕或私語謂貴客不宜爾公笑曰貴客乃以求鮮腍來耶築玩易草堂及臥雲亭于石屋之上東廊鄰先生特築行窩就草堂時時引石屋中劇談移日崖壁處處置盃與到取酒就酌爲大小罌樽令客自占量因以授之樽罄則止草堂傍鑿小沼深淺各半魚輕重繫小牌識之客驅魚淺水視浮牌惟意所欲取賓客至者莫不盡其恣款

李南所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嘗有詩曰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懶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開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也

邢參字麗文長洲人誅茅附城之野每自杜門耽書賓客至或無茗椀有時薪火斷則亦自食冷物戶無寸田未嘗干謁亦不輕履友人家雖素所厚者亦不享其一糶早年喪偶終其身不再娶又其租用理亦高士也遺叱鼠賦凡鼠耗數而在君無益益之糶賦何庸作談之可爲一笑稱高士者與其先相映云

卷之二十二

十三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嘗補郡諸生好爲古文詞試輒小利而又中更二大夫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仲蔚家世褻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產日以挫其配梁至泚泚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佐之若梁肉矣自哲美風神秀眉目膩頰飄飄時時稱病多頭風暑月嘗御氈履稍及冬加以貂冒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譚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屨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願不飲酒頗耐食而其間於島渚間陶一拳石市餌果狎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徐君中行首造盧定交於是郡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直逸御史邵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邵米邵君移書欲得仲蔚文以爲式而仲蔚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雁

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參政王叔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為成一編書而
已崑令王用章典與程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譚笑移刻然欲伺
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歎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
為禮祭復購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宮

○予行役關西嘗由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截林木蒼鬱見水
澁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迺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
究也又問何能自造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饋粥釀泉為酒可
留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
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王瑛字伯珍海門人性嚴重不苟取予以太學生授府經歷不赴官日
惟灌園自給暇則讀書因自號曰野翁性強直樂人之善亦能面折人
過不少借顏色時人為之語曰為善不終莫逢野翁

杜淦江夏人自稱漢陽老人居水濱烈日笠首躬督耕耨嘗曰夫忍耻
入仕不因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耻我勞力皆衣食爾願我何如

卷之二十二

高命

十四

歐陽堯安福人躬躬勵行為郡諸生間出游行歌于市羣兒欄街拍掌
爭笑曉拱手緩行色不少動士大夫聞其名往謁見曉方操牛具田中
辭曰牛假于鄰釋之則不能從牛主復假諸先生幸辱臨老農請得畢
事然後入客乃坐叢篠中候犁田罷入其室以磚為席出蔬湯一杯引
至園中坐石上談學竟日而別別亦不謝客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故提學憲副繼芳之仲子也亦稱仲子嘉靖戊子
舉於鄉數試不第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計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目四
年始愈自是息心世故矣其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泥洞庭遊君山
樂焉嘆曰與吾熙熙壤壤逐世俗功名孰若即名山著書終身也於是
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遜言十七篇遜者潛夫漫叟之
謂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
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
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懽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過山翁方外人亦招
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翻

翩然若遺世獨立者喬世寧曰仲子有太史才願獨以詩名往尚書
輅欲以詰勅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己之平生立介行蓋如此

沈周字啓南世稱為石田先生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
經地志醫方卜筮神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
為詩雄深辨博開闢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
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道勁奇
崛間作給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
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
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
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雨竹居每黎明門未開舟已塞港

矣先生固喜客至門相與譁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模撫品題酬對終
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陬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
履滿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
色或為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

卷之二十二

高命

十五

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
間已有重名汪郡守許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
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然每聞時政
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此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
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年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與弟病瘵
終年與同臥起館葭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
為言譽不已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志客坐新聞沈氏
交游錄若干卷

楊給諫士靈既得告歸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
其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后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
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噴噴數賞謂當時鮮有其儷時雲南
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疊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
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
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尚迥別當途非數候不

得見閣人非重賂弗與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
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况司業乎乃擬改
尚寶卿先生亟辭于天官曰尚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
非可久於京師者適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官僚先生預焉輔臣見
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既得歸仍坐小樓
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

羅贊善洪先所居沒於水巡撫中丞馬公毅公前後所却坊值謀改築
焉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既推轂荆川起家爲兵部主事遂以書致於公
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荆川邀公會齊巖巖將強與偕出公辭曰天下事
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也得兄爲之即比自效可也自贊
善歸足未嘗入城市繼關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間益與世削跡

林偕春字孚元號警庸□□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參政
爲史官日以次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誇飾江陵固已不怡
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憾之乙亥用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十六

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
教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賦性過慧誤塵華貴適者外轉勢固
宜然僕豈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有辭萬鍾而不
顧者豈直爲高哉亦必有不安於心者僕釋屣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
効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能乎否乎雖音操土風行乖流
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有繫人雖以僕爲不
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
生所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尚不
敢自決而况於當塗者乎既以爲不肖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
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糜寸祿是真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
常局促舍己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菽水良用快
心祖母年已近邁侍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
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其紕繆輒然共適不待遠明匪特
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衰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外牛

羊自來農夫誇年歲之登童穉簪衣冠之俊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安能
貶胸中之奇徇徇他人之面目乎今日視耳聽之徒直謂我假耳不肖
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醅酌謹叟之時而其言
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
於他年哉願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館優游歲月
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顛採藝材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
脩然即以開卷意之所怡它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概矣
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在態如故一無
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暮匡鼎之解
頭希朱公之折角搜壁藏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
平之遺蹟漱其菁華挹其芳潤然後艾諸史之繁蕪萃百家之散佚續
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
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爲何如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十七

修補湖廣參議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捷以幣應占枘腹遠
舟行自相答問曰能出以捷乎曰不能能驟進乎曰不能能默乎曰不
能曰是三不能不歸何之及奉例外補也應占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
或有場屋雅禮遇當異於衆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乃咄
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一官受人侮耶知厚者相率留之竟不能挽遂
歸
劉浙字君東泰和人號匡南一日約我又曰約堂隆慶丁卯科舉人故
太僕逢愷之子甫上公車輒與同郡鄒汝海僉憲曾子健大理探討名
理而私淑王文成於是大宗伯尹洞山中丞曾魯原觀察胡廬山司寇
朱鑑塘諸公一代名流也皆折節下之君東故爲氣概諸貴人爭欲致
之不可得李文定公嘗得其禮闈遺卷斷一晤曰吾一下第生而乃呈
身相門哉江陵秉政聞君東名甚噪欲招之東閣滅影不往凡八上公
車皆不第輒欲奉母終養母固止之比母卒焚焚骨立曰已矣二親見
背縱獲上第何爲竟投牒不出有司致公車常費辭不受構終慕堂自

怡園亭樹花竹極幽人之致貯書萬卷金石篆籀寶墨名畫種種稱是
客至把玩笑談流連竟日重釐累俎咄嗟而辨未嘗一以曩耻告也贈
言累帙手編為怡園雅集而自序之讀之令人有天際真人想司空曾
公贈以詩曰為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漢子虛蓋實錄也神宗皇帝
始建東朝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友人或諷之君東曰吾
真者已弁髦矣假者何為唾地而去直指桐城方公奇其風概欲表其
閭疏薦於朝復情友人力辭之乃已及卒里中士友為易名曰貞靖先
生人無間然先是太僕公嘗祀替宗君東以孝廉終復獲從祀父子相
繼俎豆官牆亦一時盛美云

王百穀既棄太學生時閣臣請開局修正史趙文懿等數公咸推穀君
君謝不應而直指欲以文待詔例薦君亦謝卻之自是益與世抹撥為
方外遊所居尊奉大士日展釋典行營葬地建廣長庵為菟裘蓋沒而
神明不亂云

朱同守光霽在西安日勤勞既倦累乞致仕撫按諸司惜其年勞再三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二 高僧 十八

勉留公不告而去飄然長往意歸白下尋復還蒙化西安太守欲全其
官遣吏遙送給由文憑公曰豈有既吐而復噉之理時邸報以陪點僉
憲公曰即為僉憲官味只此耳堅不赴時論高之

盛英字世傑海門人剛介倜儻不肯下人卒業太學有高士之志謁選
授縣丞不欲為斗粟折腰遂投劾歸扁其軒曰見一終日讀書彈琴疎
放自娛人稱曰見一先生

畸人

前言
往行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
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珍玩築別業于茜徑日夜與客置酒賦詩
其中文學四方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
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
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餽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

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者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
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屈以官乃去隱于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思封
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
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
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
詩曰玉山璞葉萃亭館篇永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
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
財雄于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之長泰又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岩始祖
泰和宋皇祐裏溪都巡檢復徙淑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
密院都事宗儀冲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
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
為事故其結構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
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二 畸人 十九

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閻辟
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
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嘆曰一檄而喜所以為親
祿不逮養適令人悲耳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踰分
之榮其敢親乎藝圃一區果蔬着蘋度供賓祭以餘悉種菊栽接澆瘞
身自為之間過隙日引鴉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
時嘔離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
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以永其傳說郭一百
卷授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
揚維禎字 會稽人父宏贈奉訓大夫知瑞安縣事維禎幼大夫公
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南東駕廢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
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權曰此願不多于良馬邪躬為裝
僦使之周覽晚年益曠達築園圃蓬臺于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
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詞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

踴躍起舞願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婢彈合箏瑟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數奇諧寡故特托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嘗自稱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岸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上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奉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雪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見九龍山涉太湖西浙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爲鐵笛子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縑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籬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

卷之二十二

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禮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開心畫爲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元鎮昆陽顧英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襟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常白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拳拳服免褐之躑躅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嶠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數不作兮全賴于天其漆園之傲吏兮鐵山之遊仙也耶

黎貞字彥晦號秋坡新會人同時五羊孫黃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胸中瀉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與廢興

西園聞見錄 卷二二

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于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厄之中學愈博而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常自贊其象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孫黃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柩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祭之讀書者無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遼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胸次脫落此類也

卷之二十二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所居有閭名清悶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校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梧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本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嗜好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鍊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贊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遯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街暴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傲然不渝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戲遊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舉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瑋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上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將軍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遇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之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士事其

人疎聽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願生不下已目攝生而已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儒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有言生於軍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接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款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草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謂然妙處終不似也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與克頡頏人稱為二宋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宋公謙于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其甚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益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

卷之二十二

二二二

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結青絲繩立于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急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讓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同廬徐妨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為難共酌酒而別厥後葉守南昌沒于王事章中丞病死劉封伯爵受毒卒宋安置茂州獨方舟養高終于山林亦偶然之故哉方舟故簪纓家自幼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焉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沒之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口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為衰藥死為殯葬久且弗懈事平且送還其家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于徐凝李類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錢肝劇腎期超邁之乃已

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遊江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耳其可廉以章絳耶竟避去築室江阜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乃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而元季兵亂益輻晦閉門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之所在

陳亮者長樂人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窺明與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懷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搏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為小樓號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插為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泛聞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偈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為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為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溪漁子金陵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之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耳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過當其意徘徊歎息叩天拊髀若有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毅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為文毅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兒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為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為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矚指笑之以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眾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遂攝市人役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為買書數千餘卷伏而讀之為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

卷之二十二

二二二

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為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徵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孝孺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鈍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李贊善希顏歸隱之日在夾谷孔子廟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顛領時或陶以酒或資以禱祈器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與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笠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之賜也架篋莫周鄉井罔識其天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乃卒忍笑以死

唐學正桂芳性嗜酒既致仕歸私謚晉淵明為酒聖陶先生唐無功為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陳兩先生圖祭享設酒漿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以自放識之者以先生有托而逃之蓋伴狂云門人呂旭特著以傳於時

王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人或牽其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者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通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既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牛車駕母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即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遊燕都

館秘書卿秦不華家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樂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俟俟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滎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人冕曰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占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二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鴟鵂海怒讀者毛髮為聳客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來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為得失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我高皇帝取婺州時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宋公濂曰予受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學城南時見孟景言越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惡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矣

文皇帝靖內難姚少師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還吳中少師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之府衛將吏咸將從焉先生閉門不納少師悟曰仲光高士也騎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先生門門啓復闔之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者伏以聽或聞少師有悔辭者先生忽若甌墮地下而仆口目俱啟少師乃退少師歸感明良相遭欲起先生夾輔文廟及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

太宗一日令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徑入夢耳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住為工部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遠謝恩起而去至外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

見而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致答子欽便登堂待立於傍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一日間也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狷介不取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敝屋三間青苔滿壁拆籍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之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室中臥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叩之乃信手舉示不專翻檢文章古簡亦不苟作

桑悅字民擇常熟人舉人歷官柳州通判計偕日嘗受知於大學士丘濬濬嘗饋以豚項悅詣謝濬曰豚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豚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六

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

王古直名佐字仁甫亦號鐵老居台之黃巖少為詩及行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并捕候者詢其學甚急古直忍辱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眾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恆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鑄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糲汁為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為炮燈古直置謝館日日玩弄為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愕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掾吏至曰遠敗吾與羣搽欲飲之或俾自為計古直曰我固當毀毀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途竟被毀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

曰我來為爵祿圖耶盍科舉乎則笑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靈宮道士請主師塾館錄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為彼行耶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為快也其性氣矻矻不肯為人屈類然意曠率直內不為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李西涯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嘆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子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為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吳論字大本宜興人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意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終日相伴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驚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為誰人曰其古韓伯林之流耶創別墅二于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授之必精藏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膏灰承炭燭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味香紛馥三四啜已罄必吸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飲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為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為人治療亦多奇效邑有蜀山蘇文忠公居焉君與沈司空輩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故太僕少卿李貞曰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七

董濬字復宗號蘿石定海人家徒四壁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凡所欲必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吳越好事家往往懸榻候之因紀為五館記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習繪事以心爲師無所繩模山水人物入神品性蕙雅樹崖與岸與俗寡諧日丐繪者戶屢裝滿非其人輒不應即素與之狎一言稍忤投硯去成化間成國公朱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平江伯陳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廟嘗召至闕下授錦衣衛鎮撫待詔日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草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乃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皆動色上嘆曰眞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丐繪者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怒數短之居無何放之歸

郭詔字仁弘泰和人少習舉子業及壯棄去而極其能於畫南窺九疑踐衡岳轉浙建康東入吳越折而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墟觀禮容於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譜也其後肆意乎手摸即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其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實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北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八

海杜董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詔畫莫不延頸願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詔心謬之瞠目數屋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踉蹌狂趨叫鼻跳號而去隆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待蕭敬異其能啗以錦衣衛世官詔言平生不任世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藻無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力却之諸所與遊皆其父兄行與天下有名之士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解相里居引爲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詔取天下名畫士郡中推舉擇詔應詔重遊京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無錫邵尚書豐城楊尚書景陵魯祭酒太原喬尚書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慎於交諾聞詔多蘊藉不買燕先後慕觀其狀貌各誠門下苟清狂至無間昕夕與晉門既而謁入權甚起迎之門延入坐數擊鮮貴旨酒飲之詔性難酒然雖其人每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洒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畫然不計酬值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不報訊書語在交游集中先是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詔爲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旁綴以纊

紐繫靛青條垂兩綬如鏡冠青絹冠冠左右有襟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履足履宮首絲履杖斑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質金錢豐生產怒麾去間爲踴躍關奕走馬崇猿放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公常召與語公見其矍鑠寡慮易發怒欲去正德五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凌其上以此無餘種矣吾不可以與之俱墊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己卯反大有端矣詔度其反必劫己居嘗默然不得志念右貴惟王都御史知權足解脫己王都御史名守仁餘姚人也以學爲世儒宗王時假節提軍汀贛乃欲往依之懸畫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門道達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介者乃候虛無人雇籍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及其黨言得郭詔勝得一敵國然又况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給以好語入見有如此返梗縱殺之其人跡至武昌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二十九

搜及細微不得遂返時論公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極稱之曰鴻鶴橫絕非清狂斯人邪庚辰公返鄉里髮鬢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口以先知退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衙願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方種竹禾成林結椽三椽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有字克成者居之克成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時春潛小園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被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碗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景色幽茂所居雖闌闌中荆扉畫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儼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烏楚楚居恆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窗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

密之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有四年而卒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玉立美髯風神俊邁浪蹟江湖丰概軒逸十三讀老氏書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已有遺世獨立之志辭家去入太白山中因以太白山人爲別號既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比至愛其山川人士迤邐其間殆且十年遇奇書一覽得其雋腴爲詩先氣格自刮削胃腎之功與名流相倡馳其聲於四方然不過假於詩而已洞究典章可以致用凡履迪悉不苟動中矩度衆稱隱君子云嘗隱居武林之西湖費文憲罷相東歸騶從過訪值其晝寢太初臥不起久之文憲坐益恭太初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訝曰山有何好處太白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慚而去

飛卿袁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祕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餅金懸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耽僻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于是萬事可捐唯積書藝菊不能忘情或時錯爨不繼回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故自有命我不信夫子况其大者乎

徐霖字子仁華亭人自前元趙孟頫亡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政至周伯溫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子仁出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至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幣走其門求書者恆滿賓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襲

共珍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

李北海風仁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呼爲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忻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章閱譽益起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山陰司馬公望每試必稱曰奇才奇才然任放不諧俗耳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落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得其揮洒重於金玉武宗皇帝南還近侍上其詞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之品服及雜器命扈從還京許授美官會武帝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也性好游觀擊伎之樂築快園于城東廣數十畝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况花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訣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僮侍女傳其新聲蓋無日不暢如也所著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時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屢寫交錯陸文裕公願御醫最重之至爲館穀內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即之吳邀走燕趙即走燕趙朝諾夕發無蒂芥與人交不爲重輕慎言備辱所善家事毫髮不泄問兩家有惡語入耳必曲爲解分不作咕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此賢之性嗜酒不得若飢渴凡諸故宵宴密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觸人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爲壽脫巾推警作仙人舞願婆娑極盡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躡陳節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興不釋雖客散主臥獨留一豆一觴自爲答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貨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贊願君德代爲子母以給故囊中嘗滿三百錢值當意者即解囊中錢市醪膳接殷勤或悉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雞鳴山舍於緇廬與常泰一人厚善遂通其空理乃不欲歸故諸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就一廬於僻所設一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况率皆授

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櫛巾故
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人然于諸所善家弔喪問疾事率未嘗
廢也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世爲都城鉅族其日涉園之勝甲于闐闔內有成
趣堂翠虛亭駐鶴山房登懷閣印玉池俱不甚高大然雕拱丹銘鈎心
闕角朱簾翠幕設以二代彝鼎庭下珍石奇花皆世所希觀太史石亭
陳公贈之以詩云佳麗樓西羅市前王臺謝館地相連朱雀門前朱雀
柝鳳皇山帶鳳皇泉建業繁華古稱絕十二宮城開綺陌榮戟高門卿
相家山池曲榭神仙宅六朝家世舊風流猶說山南顧虎頭花竹逕深
如樂苑窗楹池達似滄洲東晉香爐金籀字南唐畫障澄心紙米家圖
畫郭侯書平泉樹名鳥波几逍遙日涉自成趣棧館烟庭非一處古來
不數辟疆園肯使王猷肆然去阿戎來候小肩輿步屐花間入隱居坐
久不知山色暝仰看松月夜窗虛觀此詩亦可概見矣清甫素性高雅
自幼無統綺之習厭與俗人接對入航圖史出愛山水畫師小米書法

卷之二十二

鳴人

三十二

懷珙落筆無煙火氣浸後人競以重價購之遂與古人抗衡信名世貴
精不貴多也中年皈依釋教日究內典更號寶幢居士恆與名德老宿
相依杜門掃軌治淨室甚精題曰四松方丈奉佛於中焚香誦經有時
散步城南諸寺及棲霞牛首惟飯僧齋會而已城市幾無清甫之跡矣
馬嵩字公素嘉定人舉止迂固鄰夜火家具一不取惟頂巾躡履執大
袍凝立通衢居中平行遇深峻必舍舟車而從回曲淹滯而不厭在舟
展佛經香供跏趺咀誦振響人夾隄佇看顧或稱以癡擊掌大笑遇
鄙吝錢虜則以苛禮律之讀書專博鈔積甚富受妻家青田悉以與人
有白菴集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驥體
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
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
新蔡曾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
鳳立薦之得隸名未幾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嘆曰士固有

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
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
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幸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
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
南行寅感激涕泗一端詣敏政乞文錢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
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當作悵悵詩允與其事
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
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體烏有矣
譬諸枯枝於霜荀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
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杜生者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
與兄嫂力田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
受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借草廬而居廬前有隱地數丈周匝皆植
籬籬中密植菜蔬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爲人選日賣

卷之二十二

鳴人

三十三

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即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
三十畝耕之有餘乃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日嗟乎一日兩飯
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鄰貧者
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信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
鄰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
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攜老妻坐桑下納涼前
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
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
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鄰翁遺抄本無題教其間多說淨
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願忘之問書何在曰春
雨中屋漏濕曝之日中有過客見即索之去矣問今尙有何書曰有大
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強讀子可宦否
曰村樓兒何能宦然性質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
妻甚歡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愕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

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住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愛敬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歡快或經月不面亦不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飢倦為菜羹飯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皆攜酒飲生生飯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也室中有兩瓊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巍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為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鄭曉曰余讀後漢書每極慕申屠蟠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媿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史鑑字明古吳縣人自號西村狀貌奇偉鬚鬣奮張喜交游持信義患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獻何繇而行耶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各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為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日

卷之二十二

西園

三十四

為雅集以觴咏相娛樂又嘗與劉愈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為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牀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宿僧舍一日忽冒暑過吳公家飲水數碗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

郎瑛字仁寶仁和人號草橋嘗為文學弟子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漫以益富所資日以貧瑛無所顧獨敵大屋樹高廈列置數几危坐讀其中攬要獵華刺抉鈔細摘瑕指類辨同異得失而著為書凡數種數十百篇

童山人瑛字子鳴龍游人太保朱忠信公與其兄恭靖王聞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挾之至都子鳴為一再過焚香啜茗評騭古書畫而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慨重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避去不顧子鳴面旋削骨

立驟見人語訥訥不出口尤篤於交誼有所期雖千里不爽其所營纖嗇周身之外贏不百一而倉卒以緩急請亡弗應者至為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惟恐語及也子鳴既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淳韓邦憲嘗一識於逆旅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出守衛首行部過其家龍丘山塢山人不識太守函薄皆擁門觀觀尉史游徽旁午願見案上一拌蕨菜羹脫粟太守與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或莫測何謂子鳴久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司知為太守重客禮之子鳴遂巡謝弗敢當太守急欲捐俸為子鳴壽難發言而子鳴嘗自謂曰久甘田中食不憂餒也臺使者以太守故請子鳴不得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覆綯而從客所呼寒者即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忍口腹得少羨輒付義施族指衆而育三男一女子鳴捐羨粟以給舉子者又以貧不能延稚子師則又歲割租若干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供養蓋貧士愛類所不忍俄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喪踰嶺歸而病夢太守邀並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不可覺而自疑久之病寢劇卒

卷之二十二

西園

三十五

年五十四

黃姬水字淳甫長洲人父曰省曾以文學著聞□□□舉人不就試姬水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興言詠嘆郡有開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清曠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颼颼響若空山先生攜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為三峨五岳者乎毋以是為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韶秀而鉅麗者恍然閉在日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干旄接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復辱長者或強為贈遺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筐篋書而去遍履支硎諸山不可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景景者緋也得毋貴人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迺捨近矚而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饒我以濟勝之具不致泰我諸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有子願欲奪其所有而強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毋譟譟

矣客又曰尚同固非真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其我倫芒敗相混政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中葉島夷作孽先生因攜妻子僑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召游家園則笑謝曰觀足矣惡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慶和即最能詩者爭下先生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指贏則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貨必委宛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貨有幾不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惟耳誰能憐憫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馳蕩居然有三峨五岳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而麗矚然後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冷素侶爲開一經雲間有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婉逸每衣儉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一日過吳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

卷之二十二

人

三十六

自遠不必山水自後人始知重陸山人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初爲邑諸生胡少保安憲總督浙江聘爲記室父總籍貴州龍里衛戍鄉薦渭性通脫嘗與羣少年晚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濠罵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皆無敢仰視者而渭則傲焉巾衣白布裨衣直闖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實矯節自好無所固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波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人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賴禪又去扣于禪久之人稱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于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不得兩其情也舉于鄉者入而不一售儼數椽儲熟粟者

西園聞見錄 卷二二

十年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等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人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之交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銘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從遊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論之元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謹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人言曰吾殺人當殺頭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劇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一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實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兆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裝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飢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華莞破敝不能再易至籍藁寢年七十三而卒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方諸朱氏云

卷之二十二

人

三十七

吳孺子少君蘭谿人名號屢易大父明鄉薦父一源以歲貢皆有文名而不及仕家故貧父課以舉子業而不悅也課以詩而悅尤悅杜少陵詩比父喪妻子連喪而無家矣乃担簣履躋從人間問饗餐而性介傲物甚耻受人炎涼間亦自悔至嚙指忍之而不可得而交游盡元美兄弟趙汝師等名流未嘗不披心深相善也尤好山水曾遊天台雁蕩月餘絕食至啖蘆服以飽爲詩任本真韻短意長不稱意又喜畫鶴鷺蘆藻等幽峭聞適懶甚不能數也晚而好道又好佛但浮慕而不能尋入虛無真際識者病之偶與虞部章公觀少幸孫以德友善而孫更嚴重之故依至二年而以疾臥一故廬逝去年八十有二以族人之子爲子

云督學使錫山鄒迪光為志銘大略曰山人習懶而好游好游而忤物使酒而不善酒恆棄妻子而重哭一破瓢即山人一身已相齟齬而欲世之不齟齬我得乎然而山人罵罵當當不自謂也食息人間而去人間遠矣

鵝池生者姓宋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晚徙居江陵之天鵝池故名其先嘗累高貴生少失父母亡貴家益貧然性嗜酒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書好稱說古今義俠事又能挽彊馳騎間為小詩輒自喜又稍稍通給事里中盡日為狂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遂委家於其兄而自棄書遠遊至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鎮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意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聲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為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無所遇又去之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駸

西 卷之二十二 三十八

駸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涉吳會放錢塘天然靈隱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詣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驚粟五升何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繪則日擔粟詣寺以相賂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依山且陡樵蘇所不至山鬼夜出侮人坐臥其中第繡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為遁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為禮會旁舍買欲覓詩為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即予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始恨知生之晚而買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伴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遊三巴下荆郢將達於潯陽返於黃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釣州酒肆而釣州有黨中丞者得其所題酒市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苑涉襄過京山中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

書曝之衝唐氏異生所為要予之飲食歡相道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為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為丹沙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居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語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獲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

雜菽茨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嘉定徐學謨為荊州守聞生高自往物色之始匿不欲見守至再乃見明日生戴紫簪冠衣厚繒初報謁據守上座往來廡中而守之僚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為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一往守為生授室城中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恙曰守胡給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銀屏臥不欲內守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粵僮偃壁下守笑曰若欲為窟萌耶耶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齎乃詭為羽裝手指一鉢裹敗

西 卷之二十二 三十九

衲而行乞于途自江陵南步數千里來嘉定人以為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為謝亦不知為誰其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某者亦以守客故遣人遺之金為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而東遊海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守欲買田舍生于海上而廉其性航艤不能諧時俗乃不復彊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蓋定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吏議廢比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為遼王上客而又為人倨眾將甘心焉始守所受生室故宗人產貨之值四十金守以生羈旅恐后或攘之為密置數語於契尾鈴識而歸生至是宗人乘遼王之隙誣王奪而予生訟之官官覆召生遊則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為調笑以悅遼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日不流寤遼王益敬憚生每見生輒為斂容生之不及于難以此自遼王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寓其室以分溉宋鯨而自攜少費

逍遙七澤間最後遊石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為詩少年張氏某者豪有力而伴以詩為名高生不許可少年銜之亡所洩會他處召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仗奴筆擊之幾死尋賂縣官買其械而出諸境石首士人避少年亡賴而又憚懼令威莫敢開言比出境而陰生行賄疎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之人而斥一童子使去乃自童髮為頭陀不知其所之

陸治字平叔長沙人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磯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手藝名花凡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割蜜脾剗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門剗啄如不聞矣

孫宜字仲可嘉靖戊子湖廣舉人父繼芳提學副使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嘆曰與吾熙熙攘攘逐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道言十七篇道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人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

已乃構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兄遊覽甚謹也時復招故人門人遇山翁方士亦招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歡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即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蓋十餘年益暮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

王山人松陵人初名光胤字叔承既以字行更字承父已復字子幼更名靈嶽號崑崙山人山人豪于詩善酒而好游然獨以志節重少孤從伯兄受博士業弗好古文詞以貧贅婦家有所不快則攜婦別居奉其母而身與所善商生陸生西游踰江淮沂河運太行王屋止鄴鄴中王稱好客客或言山人山人晚視王夥頤沉沉客見必擊跽蒲伏弗屑也去之齊魯並海抵燕縱觀闕下客淮南李少師召麓所使草應制祝釐詞謝弗得而日探西苑中奇秘為漢官雜曲數十首據梧而吟中消或飲之酒輒淋漓大醉或諷使少戢不可遂解去而遺吳于范伯禎海陵願益卿梁溪陳負父胡原荆于公車為石交數問荆卿漸離故所擊筑

卷之二十二

西園聞見錄

和歌處歷覽京西諸山益任放為俠衆相指目為狂生山人自謂非狂已憚然悟歸其家省母奉終事而原荆適罷侍御歸相與擊楫大江登金焦轉入荆溪汎大湖徘徊武陵湖山間其詩有吳越游已赴益卿于閩涉延津七召禱九鯉湖訪武夷君窮其勝有荔子編還而過貞父臨洞庭窺衡湘九疑捫太和山絕頂有瀟湘編伯禎官司成邀之金陵益卿徒括倉邀之天台鴈宕而山人病甚幾不起尋以母氏戒節飲簡出為家山之遊常乘扁舟字曰青蓮舸吟嘯其中出不為向返不為日聞奇花珍果佳泉石所在必赴赴必累旬月往來不離吳越間其詩有後吳越遊又數年益卿開督府念舊固要山人乃取道泰山觀日出造孔林飲太白酒樓暫憩都門尋並塞驛五台禮文殊道場乃歸有嶽色編延為上客而山人性簡亢不能煇炳下人意所不可即貴勢面折無所避所善故人資之遊纒給而止即貧困未嘗干以私于旄使者以見山人不能致或迫見之亦不答徐善長令松陵武昌吳明卿過之謂曰邑

卷之二十二

西園聞見錄

中有高士專識之乎善長遂折節交山人恨相見晚而山人亦不以屑意其高潔如此性好飲飲可一石而醉謔歡笑常傾其坐客或虛謂山人君貌類胡僧多笑昔有布袋和尚君似之矣山人欣然曰是善我劇作長歌以解嘲鄰翁田叟一菜一鮭相過從不厭是謂易親逆旅傾蓋談鴨飲而罷不通姓字是謂廣達而至于生平北曲謹謹新聲雜擁柔曼竟酒無所狎昵其于內行甚備事母孝事伯兄謹常周其乏其他赴義慷慨惟恐不逮同游商生死難所與客淮南者李生死都下其營葬皆出山人而原荆死時家不具饘粥山人大慟為經紀其喪規致贈贈仍授業其二子人以此之原巨先云其為詩觸景匠心抒所自得喜為剽剽酬應語而欲行者篇尤為詞家所膾炙語在王元美兄弟詩叙中晚歲稱呂巖真人及龐蘊居士頗嚮意仙佛屏去一切嗜好作蛻乘以示諸子自號夢虛道人謂尊元神者不必朋儔蘊丘壑者不必山水融性情者不必酒醴會精華充理道者不必聲譽噫山人蓋深于道者詎獨詩豪已哉申文定公嘗為山人傳曰山人才高而氣雄行修而節

立赴義若嗜遠勢若浼蟬蛻鹿瑾而時自放于詩酒泉石之間沈冥為
愁阮汗漫為禽向狂不為蕙俠不為恣仙不近詭誕禪不入枯寂其末
也并以詩為章而欲逃之所謂逸人奇士非耶

鄭天佑字君作□□人號顛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貴乃召
而告曰而父所驚田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貴乃召而告曰而祖
所驚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
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况其志或勸之仕乃悄然漫
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鬣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熱
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
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二

前

四十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任誕

王廷陳

康海

前行

祝允明

桑悅

崔銑

邊貢

康海

楊用修

常明卿

王廷陳

楊循吉

安分

前言

王禕

薛瑄

吳草廬

李東陽

湯沐

空同子

公餘日錄

何孟春

陸平泉

劉仕義

袁了凡

晉陽商人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目錄

王鉅

張全山

唐文燦

周賈夫

嘉靖戊子

顧九思

楊恬

李夢林

朱以功

張時微

王世貞

李詒

徐文貞

翟海桂

張居正

馮琦

于慎行

嚴君平

郭子玄

越人

汪道昆

安命

前行

前言

王達

古穰

薛瑄

祝允明

何孟春

董其昌

劉日寧

陶望齡

前行

任誕

前言

王公矜陳與友人書曰僕林居無營自惟大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維紆其綜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閩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為夢覺若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卻身多疾病藥裏不離此僕林居大略也子亦欲聞之耶願公疎薦之而當事者復流言中公公復與友人書曰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飾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

卷之二十三

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鐘鼓駭悼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誓恨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臥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節候而詭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蹙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擧蹙竟日百不一應又親近者輒翰之流家驥人壁欲應時改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是凌故悉置不為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索價為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持其素者新敬不加則虞擲頓不省以故欲作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不自廢之跡廣譏口之資庶幾得此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敵笥冠寫漬毒家人粗為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足疾若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

率至地而僕要領木強極力効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賞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乃用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鴟梟在耳又如魍魎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鐵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兔寒驢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所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

康海與彭濟物書曰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于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繫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日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還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擬為皋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而

卷之二十三

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風志當就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為僕言是是故謾論訊說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子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合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逐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狷介之業生平激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歎曰彼何獨不得合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跡側宗元于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于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大馬之疾死邱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壯懷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當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于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饜饒熾驗之卒不敢加于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于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

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蓋已被髮嘯歌至于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于使此職者苟爲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于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皆喜明避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放畏出箴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僕見其詩若又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來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任

三

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身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每于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狗外遺此兇慝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于婦人女子之口尙十之九彼豈不觀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別分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以所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之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人君子自謂己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己蓋所謂嗚呼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于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矣

住行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常傳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狹少爭好慕之多資金幣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童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計無所出酒窳以所蓄易置得初直十一二耳當其窘時點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後拜廣東興甯令歸所請受業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諍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桑悅字民懌家貧無所蓄書從肆中竊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原遷而下弗論也而非薄韓愈氏曰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任

四

此小兒號噀何足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圯悅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乃延之校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年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闕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邱濬爲尙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誤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之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霽日雨淫傳舍圯守妻子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綠事不果三

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于悅素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官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大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作坐御史閱悅名數召問謂曰匡悅詩解人頭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請少休悅除襪而足垢御史不能內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俸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崔銑字子鍾好劇飲嘗在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坐地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過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顧趨至與旁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願脫衣行燭火城漸繁始分手崔每一舉百餘觥不醉醉輒呼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三

任

五

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邊貢字廷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怪關中許崇魯何棟西蜀揭名無夕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修者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南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監雙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險靡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抑壯心遺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對山康太史海才氣豪關中既不得志於仕恣情詩酒頗有東山之興手彈琵琶自度曲賓筵雜杏放浪形骸公蓋以此自耗其雄心不復較勝負于人間世矣

康德涵六十邀名伎百人為百歲會既會畢了無一錢第持戲命詩送王邸處置

楊用修自滇中戍漸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樵臣陸曷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鑄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而曷已墨敗而用修遂不

能歸病寓禪寺以沒用修居漢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被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首重價伎女購歸演成卷楊後亦知之願以為快在瀘州嘗謂胡粉傅面作奴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伎奉觴游行城市了不為作人謂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火裏緒衣何所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耗磨之耳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韎韐附注兩鞬騎而馳于郊諸徵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為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為壽常飲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娼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詢之傲然曰故賤時數過從胡姬飲今不欲自居于薄又過之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置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恆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麗麗稱其為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取一日省墓從外舅膝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絕塵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顛見水中影驚墮墜水刀出于腹潰腸死年僅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三

任

六

三十四平陽守王濤其故人為收葬之

王廷陳字稚欽少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為諸童子樂又嚴不可訓父母扶撲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官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或勸之怒曰罷職諸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有以藩司他道來告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候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答之十推欽大罵曰蔡師誤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一府中懼伏亡敢留分守窘不能具朝舖謀于蔡潮潮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于是監司相戒莫敢過裕州而恨稚欽益甚為文致速獄削秩歸居

家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請見雅欽多蓬頭垢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

楊循吉字君謙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開卷至得意因起蹕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即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為者致仕耳循吉志曰吾難致仕耶即自効罷時僅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出敵冠贏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賞識伶臧賢為上所幸上一日問誰為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為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為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鞋靴式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舉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為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秩問謂曰若爛樂能為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于賢乃以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分

七

他語怨上放歸歸益不自擇諸後進少年非薄之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嘗作水仙子詞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洒柴桑處土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用繁華紙糊窗柏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後居三吳榜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怨老懶見客不答禮怨老病客問事不對怨老墨發言無所遜怨老迂飲酒不輒樂怨老狂

安分

前言

王禕曰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鉄崖亦嘗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卻巧文井窺管見其敢進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訂訂弗憚適冷風颯然月疑雲拆桐籬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欲薦吾席浙浙步搖豔繁飾晚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或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慧少文吾實值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

王子諫眉斂踵觀觀懸懸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愜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祇業專攻末塗嗜嗜靡言滋豐技夸鬼域計逞狙公鳥翼蛇蟻蜂聚蟻同托根魏柯名曰宛童傳不曲合焉致新崇路誘行迂蹊季子繇是而貴曲逆繇是而封子不聞與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流微露戲焚玉鞋錦心綉腹侮書嫚詩啓啄成公轉趾微庇子子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追倚天拔地斷蛟刺犀藻葩綴縵降陟驅馳氣崩屈子日短相如諸侯見構豪族爭儲一譽可喜一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今汝讓吃緒顏沉吟交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子汝應締思汝不改繳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狸吾將錫子語奔助子嘲機納子之詰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駕馬安步麟麒麟躅各有攸得奚惻奚惡良玉渾然焉事刻琢馬安善宦倪寬樓學寧為拙傷毋為巧詆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八

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擎足旋神辱志沮我嘆其人汨此靈府命栖險竿躬皇游弩蒿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螭姑不知春秋弗識實握弗察芳猷方枘員鑿事恆弗投毀方瓦合憤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離么麼之技自務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甘澹危如楚囚匪徒耻之吾實悲之也非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志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龍脫筭願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誠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王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善然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繫星麗天萬里一碧

薛文清公復太守李大亨書曰君子於名位大小閑劇皆不在己惟隨其所居為所當為處之以義而不拂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所不屑為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

義願拘乎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高處此劇郡猥日從事于文書訟訟逢迎候伺問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爲東南之大府願指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丈夫官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尙爾云云者豈其中真有不自得者耶抑姑設此謙虛之言以自誑也若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弘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爲所當爲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器之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無足怪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以義於所不知者默然勿與之尙口勝待小人尤嚴於自治則於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

吳草廬自應召還書於驛舟書中有曰官辦驛舟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敵惡輒愠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如是奚以愠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慢者非有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已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胸中爲喜愠何也

卷之二十三

五分

九

李公東陽與蔣宗誼曰今之進士文章材識如宗誼者不可遽得曾不得置諸臺諫院署之間而屈在郡誠非所宜然雖不臺諫署院而文章材識固無恙也且所謂材與識者非以爲用乎今宗誼治劇郡理刑獄日與百姓相答問搜其幽隱而明其是非使姦惡蒙割又善良得扶植以弼天子教化彰國家之典謨其用不爲細即宗誼居臺諫院署或無所裨益飽食安睡苟爲身家榮此正僕所自恥辱於宗誼乎何有若逢迎承事則于職位亦有當然人情世態小小憑藉有所陵鑠無足多怪然此特杭州推官從事耳非真有損益於宗誼可摘數也卑官顯秩更迭爲之宗誼必以爲辱如暮宿傳舍惡其敝陋不待旦而之他不已惑乎即宗誼以爲辱不肯爲他材識如宗誼者又以爲辱不肯爲其爲之者乃盡猥瑣不自振立之人何以爲理古之人不合則去未聞以資秩之卑下爲辱也若不力遣使遠去胸臆朝幸夕絆愈久愈勞堂堂丈夫

乃爲一官所困豈宗誼所宜有也宗誼或謂平生爲文章欲窮探博取成一家言而暫處紛擾非其所好是固有緩急之序矣予嘗謂施一事勝著千言况宗誼年事富且甚強力專居顯施當有以自待及其功成志倦然後歸老山林之下盡取其平生所得者大發而宏施之以名天下後世豈爲晚哉宗誼姑少安不患無以自見投劾之計非僕之所敢與聞也

李西涯奕說曰吾嘗觀於奕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疆分類別擊取攘劫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交意偏主于必勝其勢莫肯先卻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蠅化而不自知其勝者施施然若闢土地而朝秦楚不勝則頽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逸以逸而反自勞則不若縮乎而旁觀者之爲逸也勞與逸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圖斂奩則其所謂負者始茫然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悵快鬱結愈不可釋嗚呼此又何哉古之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用是知不工于奕者乃得奕之樂爲深人之達于是者可與言奕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奕以奕觀世鮮有不合者也

卷之二十三

五分

十

湯公沐曰逆取順取命中則有這些財緊走慢走前程更有許多路八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二遇淺一遇寇吾自分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言笑飲食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陵兢戰慄如露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墜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願故皆有所慕有所

畏畏慕交於中比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陣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

公餘日錄曰正德丙子蘇江南赴浙江晚泊驛亭見壁間大書云南船順水還順風高帆疾過如飛鴻北船逆風還逆水百丈牽江纜數里南船麾手謝北船不必斷腸南風前自緣行也有南北未必天心偏順逆明朝南風換北風北船卻與南船同味其味有安土樂天之語第不知作於何時何人也舊嘗聞有莫道南風常向北北風也有向南時之句豈亦本此意也與

何孟春曰天下事小者易爲而大者常力之所不及人有談笑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媿嘗占於人之職任大任於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於其身之能舉職也嗟夫人能不甘大言是爲審己量力不覲觀大職是爲安分世之人使盡如是行掩其言德浮其職天下其有不治乎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一

昔我孔子始任同會計主牛羊不以爲卑孟軻氏謂孔子爲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卑是任蓋將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吏乘田之任則人往往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畎畝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陸公平泉曰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粉甚白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尙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粗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陸公平泉曰人之有生也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擾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中止戴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劉仕義曰邵康節詩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卻是出人間世之人不量己而動者誦此可以省矣

劉仕義曰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窮用世頗殷乃窮於遇待人頗怒乃窮於交反身頗嚴乃窮於行噫嘻胡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有三拙謔戲無能是爲口拙博奕無能是爲手拙機變無能是爲心拙噫嘻胡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懶跋涉良健願懶於出誦讀良勤願懶於言探索良深願懶於文噫嘻胡爲乎然哉雖然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是窮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勵矣周濂溪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是拙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信矣蘇東坡曰達似放靜似懶是懶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考矣

劉仕義曰耕牛乃無宿食倉鼠而有餘粮燕寢于梁初無周身之防而人爲之網罟屠戶雀四顧而避人乃懸命于黏竿之上物理如此人情可知矣許魯齋曰世門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薛文清公謂此言宜念誠所宜念也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二

袁了凡曰世間一切事惟心所造一毫機械藏于胸中則心術壞矣靜觀世人凡舞機御物者其後必不昌往往得奇禍上天之所惡者莫甚于此此灌園老人所以辭子貢而寧處于拙也

晉陽之人商于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爲利也先至十之次者倍之子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又引于南適黃河之冰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還諸故途子詭氏給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于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三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爲兵車而頓其貨于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裹餼而食戴星而行盜持諸井陘之備盡掠其所將扶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日行追其宵行盡馬之力而筆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僕輿必堅輪載必澤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牧相其銜轅而調其緩急之宜日出亦出日入亦入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直倍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爲

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子巧乎有道耶子徐氏曰然拙固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不趨人之所驚此吾十試而十効者也且子獨不聞乎工以速成而窳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躁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長洲王鉅應弘治己酉應天鄉試有驚舉於蘇者久未得故售最廉諸生奚純聞之約鉅共圖鉅是夕夢純中名次中後其父死妻死妻之父死俄而純亦死覺祕而不言但辭以家貧莫辦純怒詈其薄福坐失機會已而純中名次皆符而四死又皆符命之不可倖也如此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有少容陳泰嚴談其爲人甚可法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眞實做自家事宜其壽也因憶全山對徐存齋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然則全山德壽其亦有由致與

漳浦唐文燦以試中書舍人中制科當家食時嘗移宅左土地祠于右偏一日齋頭獨坐忽皎髮老者拄杖闖入呼唐號語之曰鑑江吾向未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三

知爾前程事今乃知之爾官不過某省僉事而漫移我數十年故居耶唐方錯愕顧時問遂失所在既登第以員外出爲雲南僉事或笑謂頗憶土地老子之言乎或曰此非神其告當無害任三年爲巡按所糾謫推官復由部郎轉西僉事入境欲辭歸適總制吳南洲以同里閉固要之履任今歲大察坐臺省交劾除名唐官竟止僉事神報之矣

永康周實夫名文光爲舉人時與子南雄會友也嘗語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預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予乃戴小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盃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乃笑覆吾首推門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評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必煮肉炊飯不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

繹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就口而此友立促趨趨問諸生有粥在缶乃笑而請曰此友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各啜兩盃而去實夫之言如此嗚呼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况其他乎今人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嘉靖戊子孟秋予初學筮法樸之得未濟之九四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至辛卯應天鄉試予果中式蓋有賞于三年也其應如此辛丑赴試南宮放榜前一日宿友人唐新洲寓新洲命筮之得大畜之卦辭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明日果中榜初授戶部山東司郎中此食祿于朝不家食也繼而改南部驗封循京宦也久之轉江西布政使司左議參此非涉大川乎然則一筮之間而一生功名昭然如指諸掌矣其應如此時新洲微醺命予代筮得坎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以微醺故曰二用後官某科給事中言路也故曰納約自牖其應如此甲辰予欲改南曹筮之不許予復筮得巽之九五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四

曰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註云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果以丁未轉文選郎中癸丑遷江西參議其應又如此由是觀之人生陶于陰陽鑄于造化事有定數理可前知雖官之崇卑地之內外時之先後皆不爽毫髮如此其誰能易之也世之人方且憧憧于取舍好惡之間營營于利害得失之際徒役心神于理竟何益耶故君子之學惟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願公九思嘗言居官者巧不如拙速不如遲進不如退自稱三如道人某級匠夜夢神語之曰明日有一五品大夫倩汝作藍衫可往也匠明日卻諸召者待于家少選楊估號丹泉者方入泮召作衫匠往即陳其夢不數年楊舉進士且有才華殊不以夢爲意選爲某州知州入爲工副郎陞僉憲薦剡且疊上不已少參垂手得矣偶忤一貴公貴公入任吏部謫知州仍入爲刑部至正郎竟卒終身不脫五品官祿俱前定神特以其顛倒不脫五品示靈異耳人亦何必以升沉置胸中也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而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

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戴尋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石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訓所得果千緡嗚呼館俸一細故耳且前定有數况富貴利達所係尤大于此者乎朱以功曰范純仁忤章惇坐貶戒子弟安命無得怨惇及舟壞衣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所爲此一語足破除無限怨尤人能廣此識量豈不心逸日休無入而不自得也

又曰物之成敗有時皆所定之數使然非人之所能與也鬼神體物不遺每於成敗間窺之若韓魏公碎玉盞而不罪吏一事亦可謂能與鬼神合吉凶者矣若明知其誤失而又有誅求之意便是與鬼神相反尤人所以尤鬼神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每與造化相忤而不自覺矣又曰人生榮枯得喪猶之花落花瓣開闢者亦有落時落者亦有開時何吝嗟羨慕之爲

又曰人不可懷過分之望不可出過分之言不可爲過分之事人或過分天必戮之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五

又曰開有二人同登山者一人行常在後卒先至而不勞一人行常在前卒後至而勞因問曰汝何能爾耶曰我無頂上心故爾此語深可

譯思

張時微曰梅墟里人濱江而居什九皆漁也戴星而出施罟設罾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蕩漿謳歌而歸暴網罟于籬間舉酒相屬嬉嬉如也一日里之人有漁于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鐘鼓而至得魚以千石算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日中所得膏而罄之靡有留儲彼其一舉遂當中之之產盍往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乃治什器載糗糧渡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溟之洋洪濤蔽日白浪吞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漢方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奈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厲舟駛若飛驚波怒珠蕩胸而觸檣江漁益悸怖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屬也而海漁方且布網擊釣取魚若儲之須臾風止舟停江漁蹙而怨海漁曰我若非人若奈何以人命戲乎頃之不靖則相與莖于龜鼉之腹矣歸而戒其妻子曰即貧必無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貲

而漁於海不已舟行遇颶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族益蕃

張公時微曰東海有二鳥其一類鷲奔水上營營也不問水腐泥沙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後矣歧行啄之弗息也其名曰謾畫其一類鷓鴣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若繫繫者然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畫不加飽而信天緣不加飢謾畫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以是營營者爲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畫之類也安分以養其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之將孰爲得失哉

王世貞曰每嘆愁山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爲不堪况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詎無心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永得足此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寢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欲石季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爲爾潘安仁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六

何修短非所懸符朗冥心乘機暢未覺有終始元嶺之何以明其即將解七尺身皆能驅使人雅以豁至怖便未真得猶足過人若乃息夫絕命于玄雲蔚宗推醜于一丘可謂利口則吾誰欺

戒庵曰張文鏡云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正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又曰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爲寬胃方

徐文貞公曰凡人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所以說富貴在天又說行止非人所能爲吾輩今日只該在自家身上着力其餘都只聽其自至不可妄求求得時且無論失己不失己其實原是命裏合有非別有轉移造化之術求不得時卻徒爲失己也

翟海槎自嘆曰人生七十古稀有處世誰能得長久光陰恰似過隙駒綠鬢看看成白首積金皆過斗是閒幾人買斷鬼門關不見歌舞送樽

酒徒廢鉛汞燒金丹白日飛昇無此理畢竟有生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杆棋身後功名紙半張古稱彭祖壽最多八百歲後還如何勸君有酒舞且歌窮通壽夭皆由他

張居正曰宦海茫茫萍踪遇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為欣戚乎君子履信思乎順平心率物而已其于世有合與否命也

馮公琦曰善必降祥仁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信吾復何患如作善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道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為

于慎行曰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逃禍之所來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則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于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于求福者也禍福利害之際惟無心為可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七

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生勤而畜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小人則亦其自取也郭子玄註莊子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此言非深於體道者不能主人寂而能感大公順應亦只是識得寄字識者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去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人落魄無歸每以飲為樂一罷酒則長嘆若病又見一人自幼好賭萬金揮盡不得已謝大博徒從羣小博一日無博徒輒百方致之二者人知笑之而不知此特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弱志于權位也達官之銳情乎

經畫也才士之覃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為寄也靜言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有異乎齠夫之于麴蘖博徒之于賭賽乎子中年來似于寄之去來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即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他人榮者與我了無欣羨一日偶被之躬于我若無干涉先生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起又如日用飲食權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來無味便好塊然獨坐無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也曾為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即到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于入頭有先後耳

越之田種稻有情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貴也乃樹稗焉既而天久不雨稻皆槁死而稗則大獲情農號于眾曰曷不為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邀者父兄惡而逐之既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為兵得厚餉而官府之徵斂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謀曰種稻乎抑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

西漢周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分

十八

難達時時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為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為拈棒者拈棒成而天雨所無用之乃徒而為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拈棒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徒其業鮮不困矣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則攫之無何法坐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從而賈積販航海舟破于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友于浮苴僅以身免乃扣于靈丘先生曰若儒與吏與賈我則重其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子好學其一子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于貧羨施之所有也從而請趨進入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者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而攝乎

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推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汪道昆曰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千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驟進見大夫有民譽人以爲菑余曰大夫何菑驟進菑也不觀場師之樹檟乎踰年而殖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斗酒一舉而醜其能任者幾何藉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與量已而後進高伍將焉避之彼顧皇皇於日暮之間而趣世以幸其捷是自爲菑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耶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鈎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鈎耳務進而

卷之二十三

安命

十九

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耶驟可也惡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代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恭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季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非法矣今之愆步伐者不爲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爲陵之師耶抑三代之師耶

住行

安命

前言

王達曰蝸涎不滿殼即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足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敵敵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敵敵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矣古穰先生曰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參議而不以爲美謂此官

何足爲榮予謂來學誤矣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來學聞之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

薛文清公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又曰事住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又曰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諸己者無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于天即怨天其心忿忿勞擾無一時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事已往不追最妙

又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祝允明曰爲文作字初無意于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卷之二十三

安命

二十

何孟春曰世之貪者每爲財苦而廉者心休休也狼食豹不足有餘漫天畫之忙與春鋤之問何如哉

又曰濂溪拙賦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即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掘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則未有不僞者誠僞之間誰其能掩鞏豐有言凡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又曰陳無己九月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係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所損也噫亦可嘆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又曰僧寶傳載懷公提昌語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流影之心東坡詩人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誠思向來陳跡可爲一慨世事轉頭尙足問

耶
又曰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掘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之禮退之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又曰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負山天大風晦冥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後來見良田也子之必大吉或曰不勝也子之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子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幕動拆潦斧砍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于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家居人告通私出邀外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于二事世之醒聾者可

董其昌曰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箕疇其于吉凶禍福之故詳以息妄求過觀之心也

西園題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命

二十一

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于理而不聞有命之說何也皆爲立命者也然立命之道非可概語而吉凶禍福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莫可究詰其由來者則世之人以爲天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而各竭其私智巧力以爲趨避之計孔子孟有憂之于是有知命俟命立命之論其濟易範之窮乎且曷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一兔在野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爲治陰陽爲爐同焉皆得雜爾密移豐之非亨育之私嗇之匪虔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于情欲則求勝于命外眩于感遇則求勝于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役然爲犯教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人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命爭也然昔之言知命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迪之以修身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于天一無所事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

爲柄則有先天而弗違贊化之不及者而豈爲命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與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爲中人設也爲中人設而恐其不吾信故聖人亦惜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天堯舜之子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概之若曰命之爲權非獨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立命者獨不制于命耶曰不然夫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爲吉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遠者能之而况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王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子轅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使君相而言命則堯之傲湯之禱尹之任其爲衡命者耶

劉曰寧曰命可知乎理與數參而命行焉適然遇之以爲通爲塞而人不得尸也遂強而名之曰天之權而天亦不得尸也吉凶悔吝若循環

西園題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命

二十二

而命乃默相之如斗之樞權之衡也何以明其言夫機智勇辯是不智者所挾以與命爭衡者也然或拙速而巧者遲知困而遇者通勇負而怯者勝辯屈而訥者伸此必有所主張根柢于其間者孟子曰莫之致而不至者命也斯善言矣假令夫人而皆見及此即機智勇辯可以盡黜不用而游意于若休若浮之境衆人仆而我獨立衆人馳而我且俟直將以造化爲蟻蟻天下豈鮮立命之聖人哉然質若狂者則不知命之過也著草可爲占而朽甲可以爲卜物固有先見矣豈以人之聰爲弗如哉無心者觀物而有欲者不明焉自古言之矣匹夫匹婦益亦有指引天命者然計窮而曲自慰藉困鬱而鳴其不平此非真能知者也不真知則生將迎將迎而不化則生轉轉又不已則生怨尤直以造化爲可釣物爲主我爲客鮮不遷矣物爲重我爲輕鮮不仆矣衡命刑戮之民接踵于世而終不悟亦足悲也夫惟聖人玄覽在聲臭之先而神明在知識之外知物爲幻化我爲眞宰其行也爲櫻寧其止也爲葆光其貞遇也爲居易而倘來也如石火其貞去也如浮雲歷元會而吾之不

刊不磨者自植立于宇宙夫是之謂侯命夫是之謂立命夫是之謂知天之三夫鏡非求人而照之也洞然空虛隨象而賦以俟乎人之自來妍媸畢見而鏡之明無損吾視其洞然空虛者不遷也世儒之所稱爲悔吝爲吉凶可涕而笑者夫亦之妍媸而已聖以吾心爲鑑以遇爲客形故物感而我俟我不與之俱遷物行而我立我不與之俱馳彼以世變爲江河而我鎮之彼以造化爲桎梏而我忘之惟至于忘是曰至人故曰聖人先天而天不違知之至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斯難言之矣學至于知天即堯舜孔子何殊哉二命當其隆玄聖值其否天固有定不定乃其立命一也宋儒謂聖人以仁合天以義立命而宇宙在其手其然乎

陶望齡曰古今之言命者多矣吾以爲莫核于孟氏之一言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蓋我之所有者聰明智慮也物之所擇者得失順逆也奚根奚抵而有聰明智慮奚予奚奪而有得失順逆我但不得與誰爲與者我且不得知誰爲知者求其根抵予奪竟不可得遂強委之曰是殆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天命

二十三

有真根抵予奪之者與若上之令下而東西南北不得不從蓋就其竊冥無所司主以號之爲天爲命非以天司命也然物有往復而我之聰明智慮無去來役者不居行者不立云云者無所待故物馳而我居物行而我立物感而我俟內外之分賓主之形可坐知矣是故智覽聲臭之初明照視聞之外之謂知守常然而獨往任衆象而自賦之謂侯即晷刻而坐列元會變混闢而不磨一眞之謂立知我無煩之謂居易知我無懷之謂修身不知者物來則迎物去則隨道敝而不得頌日之息知則役慧而驅走之耳而我居矣不知者物以強觸之遽仆物以重加之遽壓與俱流遁與俱偃仰知則玩其潛躍飛伏耳而我立矣居俟其馳立俟其行既至矣莫識其所以致夫莫之致則莫之知然則所謂知命者殆亦知其不可知者耶嘻不知之知至矣哉

任行

湯公沐嘗觀政戶部未一月即有太倉協助儲計之委時四月終也是年八月開選三甲進士吏部取至三十三人公名次在二十三當在選

列吏部所取止於各衙門門籍內查照緣戶部門籍註公差故不反取公亦不及知後二日有同事太倉自部回者方云取選名數若干公即矍然何爲其不及也蓋往詢之至文選司見正郎王廷相具告云云彼問曰公要選否公應之曰銓選之事先生衙門有條格非生所得要否者第以近差城中例非遠出恐他日有規避外選之嫌故來告明仍赴委地耳王云少待堂稟之時宰屠公朝宗少宰似公大器在位少頃王出語曰老先生有命明午當來看榜既退因思諸全年取及三日皆有事堂審公且不及見何爲其就選也心猶疑之明日會諸全年於宗人府各不知公昨日事也駭曰胡爲來哉因以具告衆知外選多且味之曰吾輩取及無奈耳胡爲其自投此網也至午揭榜公得崇德次日謝恩後公與會稽楊宗謙益吳興張汝賢唯有事赴部堂屠似二老問曰誰爲湯進士昨來稟足見有見識若該外補雖延十年亦不免早選早取何爲其不可也亟以好稱之退乃知公不及審而選者與之意也非外之也時同年華文光在翰林作贈行文亦載公此事每遇鄉里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天命

二十三

進士有該外選者輒舉前事以告之

江公潮字天信貴溪人以解元登弘治己未進士初知壽州會浙江人比士遣使來聘公爲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視一郡猶日昃不違安得曠而職爲人從博士家取代庖之訊耶因投書謝不赴時論高之陳良謨字中夫安吉州人爲諸生時有聲精于易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參試事治易也以東帛俾公贊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參試薦公預鄉書中廖怡得公弗往狀不釋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然武相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始得工部主事時且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歷官參政致仕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討船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去問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公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可報我既行報之王公聞尙遂初服亦不引見但驢送封君冬米一石顧南野者有四子其長者力穡供養而叔氏即憲成與其季允成游于

邑庠有聲守令賢重之謂願翁素長者能父將致而襲之冠帶願翁謂
憲成曰吾買人子何所損益于世以爾曹故而使名姓墮長官耳乃又
分孺子餘貲加閭里乎趨謝病休矣

安貧

前言

陳師曰學者能甘貧便能改過于此處用力亦殊有工夫檢默身心行
善樂義固不只是一端然能甘貧則凡一切浮雲外物俱不足為累矣能
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于善矣大抵過失之生多于不能安貧中來貧
而能安過亦可少

蔡清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
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自
考雖然此士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之法即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
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勵
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

西漢 閻 見 錄

卷之二十三

安貧 安貧

二十五

黃省曾曰仁義之門無金玉之門無仁義仁義者儒之德也金玉
者富之物也儒則不富富則不儒古今不易之勢也是故貧者士之常
也既曰儒矣無不終窶且貧者也孔氏儒之宗矩也而飯水曲肱樂在
其中者樂仁義也後之口詩書而心賄幣談仁義而履商賈儒云乎哉
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世儒之謂也

張時微曰窶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婚買宅若干婚
券田若干婚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詰之而得故泣曰窶甚矣
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闐不已隣
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憫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酬
宿負已又聞之閭胥閭胥曰是則適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尚不
即輸官乎乃繫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為夢也曰汝為敵民矣夫
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
遣之玄冥子曰今之不為窶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于百需也
朵頭于富羨者久矣一旦脫跡編萌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

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於
夢錢而妄籌者哉

住行

解學士縉官詞苑食天廚未至于屢空也第水旱頻仍歲遭荒歉每甘
貧而歡粥焉一日有感詩云水旱連年稻不收至今糞粥未曾稠人言
筋插東西倒我道匙挑兩岸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鉤早
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頭彼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終日
者可以省矣

魯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肆學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初寒盛
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
自勵

王琦字文進錢塘人永樂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政擢監察御史
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司僉事錫璽書提督學校士風丕變改四
川不樂乞致仕歸年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

西漢 閻 見 錄

卷之二十三

安貧

二十六

產居間陶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為朝夕冬日暮大寒日僵臥不能出門
戶于饋非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數即卻之有信之曰當路甚重公舉
一言何所不濟而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于心耳無所愧雖飢
寒無不樂也何信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
為奉祠琦於杭學鄉賢祠

宗公臣政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曰嗟乎此文義為其兄弟丐塾師于
顧氏帖也當是時公蓋侍讀貴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顧從村中子弟
丐精哉而公之言曰歲不有秋嗟乎即歲不有秋奈何用一貴人兄弟
吾親世人見其兄弟稍稍貴顯輒乘堅策肥千金裘馬日以意氣凌其
鄉人其鄉之人即素與游者美飲食以召之猶懼不往也乃顧肯從村
中子弟丐精哉無論公賢即公之兄弟不愧公矣而邑父老至謂公是
時蓋親作贊傳於村中云其歲時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輒攜雞米稻
稊以歸之公亦受其雞米稻稊以歸而不辭也嗟嗟公為天子之貴臣
使稍稍念其餓而頻謁其有司即有司孰不唯唯共命者乃公寧丐雞

米稻種于村中子弟而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也是時公蓋奉其母夫人諱以歸且一年矣而顧公兄弟又素與之游乃不一謁公公之詩曰芙蓉秋水隔□溪蓋言近也近而不謁又素與之游無論公及公之兄弟賢即顧公者可少哉

呂文懿公原少貧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諸生卷中有文取奇者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弟子懋輒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乎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詞理皆勝問之經史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其囊舍與之餘材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驚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奇之是時太守得輒補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第進士入翰林

吳康齋累辟不就四方之士不納贊見之儀自食其力不苟取與後以石亨之薦英廟特遣行人曹隆禮聘至京授以春坊論德不受而還卒于家議者或少其無所著述或議受知權臣不知聖人之教何俟于言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七

語文字之末石亨之薦尤足以驗秉彝好德之心及其屢疏求退不受官祿若有逆知亨之必敗則其見幾明決尤足多者居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僻先生不少變于俗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其家世清白不事產業即此一節亦足以廉貪立懦其功誠不可泯也

胡敬齋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其家食稍有餘隣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以此良寤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爲此汲汲焉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穉穉弗生何愁四穀不熟

羅文毅公以疏劾李公賢奪情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入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往來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常欲效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

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公素清儉自粗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沒無斂襲具乃取敝幃以斂門人方宛輩解衣以襲友人羅竣極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公居金牛山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于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胡九韶金谿人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每日哺焚香九頓謝天一日清福其老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餐薄粥何名爲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此非清福而何布衣沈鑿者字文昭能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人目爲沈落魄或問今之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子間與坐客談此因舉明道先生他人喫飯都是從脊梁過某兄弟喫飯卻入肚裏坐客未解予曰此所謂一日三餐薄粥清福也九韶故常從吳聘君學易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陳白沙初年甚饑嘗貨粟于鄉人都御史鄧廷瓚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卻之以詩云孤山鶴唳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侍御會稽董公頤齋宦遊十餘年貧不能治產始卒業大學家無僮僕其妻淑人亦侍御史女也躬執炊爨常乏薪拾穢遺暴而蒸之仲子中峯公岷年二十三登弘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共寢始婚香飲之夕雞鳴猶在側屢遣乃去自編修至少宰負謗歸清苦猶父晨夜治蔬粥躬奉太淑人甘之色澤日映華亭徐相公以門生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盂黑白相錯萬石滌輪之風首陽茹薇之節可照千古矣

張羅峯既拜相偶語人曰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個紅藥合藥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侈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殷文莊公初登鄉書以外艱未即偕計吏上乃授弟子閩里中不給菽水又耻稱貨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大夫人剪採爲花勝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

唐荆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汚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着一青夏布直襪中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為公往往凌侮同舟之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為溫尊公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於是始睡床而終身亦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即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游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即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其美亦能為心累也常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于其上以自勵

張公振之初舉應天鄉試貧不能具長安裝其明年舉進士觀政吏部不能具僕馬每日步行入署從兩蒼頭囊襍負冠帶隨其後及門而易之今新進士裘馬供帳歲歲加侈不能為公所為即能為公所為而眾共指笑之矣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安貴 惜福 二十九

楊訓字汝學泰和人嘉靖甲午貢士初授華亭諭陞黎山王府教授故大參載鳴之父臨卒諸子弟議銘旌宜書教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教諭此類曾氏易簣事

何別駕景韶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饜蔬食諸友生患貧多貸人貲韶曰為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於官率不貸人貲

惜福

前言

何孟春曰前輩時人碩士身不庸于時胄不顯于世鬱其積而不得施終于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起焉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應仕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嘆而莫與比者天豈其終遺之乎春嘗觀諸農田田羨可歲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為糞歲計所獲將益微田有水可稻稻於五穀美而晚實而水源有限節若扶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稻將不可冀誠使良農于此間歲而易易必糞

以休養其地方水不時洩速苗垂槁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以待晚穫者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于人何以異是然則謂天無意于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又曰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中人千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為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暮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粉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于人乎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有俎羊臂膾上顧使太子割餘汗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中大怒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陶文僖公曰人生受福皆有定數但厚自裁抑便是有餘即身不及享子孫必有受其報者以故歷官二十年沒之日橐中僅餘五十金蓋公俸入往往耗於施予又絕不受四方餽遺曩所謂以餘福留子孫其世顯宜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惜福 三十

朱以功曰下人服藥易效皆謂其臟腑不同予曰固然亦可見天地之功乎也但人皆知上人之福下人不能及而不知此等福又上人所不能及也使為上者能惜福如其下焉則天或又有均施之道有識者當不以予言為迂也

又曰周禮禁原蠶者謂其與馬同祖一歲再蠶則蠶盛而馬衰故禁之觀此而天人之際盈虧之理皆可以默識其微矣豈細故哉

又曰少年受享如飲晨酒易醉而難勝此理不可不知
王文肅公與馮成甫書曰賢女過門浹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見及四世繞膝蓋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祗祿未成之嬰當彼此為之惜福昨瀟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今重珍襦佩非其實矣聖人係泰以復隍為戒者正以隍乃城之所自成自城而復之隍

其勢順而易也故聖人戒之今人由拮据而成立不猶墮之築城而樹
立乎其至覆墜不猶城之復墮而傾頽乎因思貧賤者士之常越貧而
爲富越賤而爲貴則非其常矣由富而之貧由貴而之賤不爲去其異
而復其常乎其勢之易亦奚疑古人之條泰必用裁成輔相者正見夫
此乃宇宙間之常事利害禍福可以此例觀

往行

陳僖敏公父孟玉爲人愿慈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飯一塊拾取
滌而食之其居平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
福報吾梓種神也將降生以大爾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
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孟玉既覺語其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
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象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極虔未幾
有妊生僖敏

救解

前言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三

情類

三十一

陳白沙與用中兄弟書曰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
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
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
謂言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爲實更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
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于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
然失解紛之策莫過于此諸君其亮之

胡汝霖曰尚書嚴嵩近爲御史桑喬等論列嵩奏乞天恩辨明心跡讀
其疏竊爲嵩耻之夫耶廉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
罪乞恩求退而已是非虛實付之朝議用舍予奪出自上裁不復飾辭
強辯如嵩之爲者此皆鄙夫細人飾辭文過名爲辭避實幸朝廷或偶
信之不加譴責之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跡既明是自謂無罪也是自
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重祿也而曰乞賜罷黜豈其情哉
嵩九卿大臣今上之知親且切者豈持喋喋自辨然後其心跡明哉奏
辨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體廉耻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

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昭故事乞恩求退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
體其言官挾私懷隙論列不當者一惟朝廷察之罪之此禮義廉耻之
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

申文定公答丘月林侍郎書曰江陵財產搜籍入官天威已彰國法已
盡矣至於奄奄待斃之老母焚焚無倚之諸孤行道之人皆爲憐憫受
詔籍產不聞孥戮此仁人所動心也死者不可復起而生者尚可曲全
聖德好生既已籍人之財亦不欲戕人之命而門下海內人望以慎獄
敬刑爲職亦豈肯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歎哉僕非爲江
陵惜爲國體惜耳又答李岷山巡撫書曰江陵籍沒之事出自聖怒勢
不能挽而吾輩將命行事審法求情要當于無可奈何之中而求有可
少寬之路且如抄沒財產明旨也一毫一縷豈得不嚴爲搜求至于鞠
審之際或刑至童僕可矣諸子嘗忝衣冠非有叛逆緣坐之罪及考掠
之旨而概被以刑具窘辱備至此敬修所以死也亦可憫矣昨見傳來
遺帖行道之人皆爲隕涕此上關國體下係人心豈眇小哉死者不可
復作而生者尚可曲全奄奄之先母焚焚之諸孤若不加撫恤脫有它
變則地方諸公不得不任其責矣惟急令親族保拘公廩續食可以延
日夕之命幸留意攀累之家原由迫脅如此則事無完期全楚騷動矣
門下宜及諸使之皆集審覈剖明無貽異日之累可也

徐公顯卿曰今日之事主攻擊者欲昭鑒戒以儆官邪主調停者欲崇
敦大以存國體道雖相成意頗有別凡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盡置
之不言而泥于無迹直是天理人情當如此向來調停之說曰無若宋
人然夫宋人直是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所謂調停也鄭子產知子哲
之罪而姑罪子南雖諸游有子大叔在不恤也此之謂調停今株連蔓
引影響疑似之間無用調停而况攻擊乎哉

往行

薛祥字彥祥□州人高皇帝起義祥從俞平章內附洪武四年祥以
都漕運使考滿赴闕時山陽海州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運追勦
俘誠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誣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力排

之曰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首領者甚眾民皆寫真生祠之洪武九年乙卯誥授工部尚書時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鑿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于子孫乃分揀交替不在工者并鉄石匠不罪蒙其奏活者千數人明年丙辰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等匠作上等上怒命將罔上者棄市俾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側遂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令下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可其請遂不逮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諫者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

吳知州履在難州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答之不肖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局鑰甚嚴卒方往捕木還鄉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論卒釋之卒以他辭解德基捶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者乎令意慙乃已

永樂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跪午門外對辨都御史言科道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重加罪上命侍臣出問衆皆啐罵言官夏忠靖獨奏曰御史給事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上議合罪臣等內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公應對如初天顏悅懌遂罷或尤公背初議公曰吾輩歷事久縱有失幸上悅之若罪言官所損不細矣時服其言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日以進上閱無楊公士奇名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朝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候病未與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

他意上意解中官燬其日一無所問

宣德初陳循當國時御史張楷作詩以獻宣廟意其求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意事遂解命事陳祚勸宣廟讀大學衍義數語譏諷宣廟怒命籍其家既而問循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忌諱然其心則無他也此遠祚至竟緩其法

何觀為文淵閣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置左右及言北虜之事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十三道六科議吏科給事中毛玉為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共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震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

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罪杖惟具數耳

韓定字世安號靜菴成縣人曾祖某錦衣衛籍因家京師公生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吏字景泰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兼精楷書陞中書舍人天順改元差雲南報計還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英廟實錄大明一統志陞本司郎中提督四夷館事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詔命十三年史館續資治通鑑成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年春陞本寺卿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詰朝入暮出無少怠處僚寮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吏字者無不諳曉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詔求通夷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公應詔入奏夷字譯字之說上悅賜寶鈔錦綺一日造朝適曹石反殺朝臣公避難民舍適有火千戶同避達旦亂定各散火被仇家誣執為曹黨擬死罪臨刑訴言與公同避公力爭火遂得釋成化乙巳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九朝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事

尹直入內閣日戶部侍郎李嗣初拜廷謝愆儀上怒甚欲外遷之公言

大臣當取大節不可以威儀小故為進退上意遂釋吏部考核上以尹
旻選用多非其人驟陞者皆黜退兼以舊制考政務少怠者下陞輪邊
粮公言曰上銳意圖治欲有司得人故有此舉然怠者黜之可也豈可
遂盡謂其私而概出耶從之

吳文定公寬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貞有人來乞墓誌復請表墓者
公謂之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計正
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可傳世者盡往求焉其推重如
此一日與武功閒坐人傳奚元啓中狀元公云彼安能到此吳原博乃
來科狀元也至辛卯冬文定北上武功為具餞之備述奪門始末且悲
嘆曰石亨輩致死于王乃嫁罪老夫耶令世有良史徐元玉豈終受誣
乎實深有望于文定明年文定果及第入史館然竟無由為公申辨也
武功當奪門時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亨偕張軌面奏曰陛下不殺
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冤哉初猶有
知其誣者及少保子冕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謗言天下信之矣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五

霍文敏初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時王恭襄瓊以事下獄
素不識韜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軍功
濫陞罪二也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曰古
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宋之弟張富張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
應州功封伯內閣畫勅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
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勅富容彬泰等勅自內閣無
關兵部如曰僥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
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
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劾都御史范鏞擅
用賂默官握兵符遠問彭澤先効河淮川蜀之大勳衆議惜焉哈密叛
實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韶極詆公公任吏
部遷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辨公誣于朝

杜少司空謙在工部日適余公子俊築榆林一帶邊牆已獲其利又請
推其法于大同用功已什六七矣或者許其用度不周多有乾沒且傳

西園聞見錄 卷三三

致其罪上勅公偕科道官往覈其實瀕行有以危語悚公謂上意叵測
公佐藩司嘗與余同寮宜以嫌辭公不願遂行宣府不與余相見悉取
前後案牘與凡出納之籍坐公館與科道官一一檢閱召凡收領用者
人人覆驗之無不合又究其根由條分縷析事核情顯余公之誣白朝
廷釋然公歸陸見賜以楮幣議者謂公平生行事此舉大有關係蓋以
余公城邊鄉人有主之于內者所主之人與其同事者不咸故嗾人訐
余非公卓有定見而敢任其咎余必不能保全云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生員汪頤家墓田與豪右地宅相界欲兼併不
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頤公問焉提學公
曰頤有發其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頤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之故為仇
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頤得白後歷官王府教授

羅玘字景明號圭峰南城人成化乙巳以高等弟子入粟為國子生成
化丁未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諡文肅弘治己酉為編修知武同劉遜
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觸孝宗怒併下詔獄先生言遂至

卷之二十三

三十六

付所司鞠辦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即有不自救之未晚泮等疎狂
誠可罪然陛下宜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事李夢陽者以論劾張鶴齡
忤旨收拷先生謂鶴齡在肺腑陛下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處死或自
裁乃滋為鶴齡累孝宗感動薄泮等及夢陽之責中官李廣死言者劾
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先生謂具瞻攸繫不
必指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識者疑之
聞莊簡公常為太常寺卿時上齋宿南郊羣校有罽者上問左右謬曰
大官庖人上命太常察罽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以應命公入奏
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請寬之上乃罷

錢修撰福既罷歸過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愜之嘗語人
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健間也獨無急需我時耶公不
顧而守偶以事捷丞丞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贖千金部使者
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
為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緩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好語慰曰知

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暱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資為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為狀而請願公清為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關公幽者

寇少司馬天敘在兵部日有言官繫獄問死刑者一大臣欲具疏以救謀于公公曰祇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答曰須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於上則可從之言官果緩誅

胡端敏公世寧為刑部尚書上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相影響至正德間遂招土魯番兵侵肅州約翻城應之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以糧乏部援兵不能即至悉索城中回夷得裹甲者盡殺之磔以示番募屬夷劫番營而結瓦刺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其兵會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勅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勅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誣

卷之二十三

西漢書見錄 三十七

奏澤九疇罪瓊覆奏致九疇死罪削澤仕籍衆皆不平故更化之初言官首劾瓊成榆林澤以太子太保為兵部尚書九疇以按察使起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連破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賜番回唯噉賈利既失奇貨大困憊後瓊復召為總制陝西軍欲因事報怨使王卯奇等訟之時澤已為民執九疇下刑部獄欲併罪澤連及楊廷和詔在廷議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姦狀訟九疇功上大悟曰今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成遼東獄得解

喬彖宰宇為南京兵部尚書日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公論救以為御史耳目之官凡政體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同原其心皆忠于陛下非為身計也近奉聖差錦衣衛官校擊解來京中外聞之罔不驚訝豈以諫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遂得釋王文恪公當國劉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加械死公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于此瑾恨洪洞不已必欲置死地

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華容遠詔獄坐激變土官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名為激變或惡楊文襄于瑾謂築邊大費瑾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才偉略為國修邊豈可以公為罪初瑾見公開誠相與亦強聽公言惟焦芳專事煥阿瑾驕恃日甚公無可奈何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惴惴杜門瑾敗得免

田太僕濡為刑科給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上欲中以大法而念昭聖在上難于自內出欲得臺諫一疏乃決省臣知上意趣公具劾公于衆中大言曰張氏之罪天下以為可殺太后在上天下以為未可殺吾懼不能回上意以安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者乃不敢言戚都諫賢令歸安日鹽城萬公雲鵬為郡守剛梗有聲數以事忤君無所屈戊子入覲聞有甘心于萬者獨走吏部直枉詞氣激發要人柱公專為冢宰納其言得不搖縣令入部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為冢宰即聽縣令言留郡守以為兩難

卷之二十三

西漢書見錄 三十八

陸給諫察在科日有張福弼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決上命會鞠熊都御史決請依法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連囚犯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輒聽誠恐法吏以決為戒非國家之福也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

高察使從禮在西曹日上之以慎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為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闕國之功擬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致命天子視奏色為霽竟獲原解吳少司寇愷嘉靖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欲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

董公樸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罹盜誣為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

于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汝第持此往余不別行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詩即懼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遽釋之其見重于時若此

盛備字汝弼吳縣人時吳郡丘公某信重備郡委授以醫學正科時江西饑賈倚丘公鄉井郡中駟以法駟衆斂百金壽備曰吾利也而盡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為駟去更屬一時宦時宦祝丘公吏峻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公家人疾召備丘公道其事備曰駟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迂重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未減駟知還饋備金竟卻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十金請備助備言理曲能信金吾為居處之少倍以進備召其長數曰而父骨未寒而若是不戚嗚父衷冒鄉井覲然而窘而弟少裕吾論而少少裨周居可否長感泣即以金昇之二子遂寢訟睦如初

汪尚寶文輝銳意肩事雖嚴貴愈益諄諄謂仲其說不能一語狗要以脫

卷之二十三

三十九

人于厄前御史孫丕揚得過高新鄭某子甲希旨間之行該省勘問直指會藩臬諸大寮訂所宣覆相顧錯愕不敢發公獨抗言今無他端而訖請一按臣以快用事者之意此必不可因緩之無何朝事更某子甲坐阿附免孫公前構得雪起中丞折簡謝曰微公言某不知處所矣楊襄毅公博嘗為吏部尚書未幾莊皇帝即位大黜羣吏公掌其事自以宿德重臣天下之望遂極意罷不職不避嫌疑論者藉藉在科臣遂疏論公以所罷無山西人為私天子知公忠誠無他不直科臣怒削其籍而公顧上疏申救乞薄其罪罰言者竟得外補人亦以是多之王文肅公錫爵既以省親歸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為名高先生復將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獨恨其于知人一著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

趙文肅公既贊理機務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為分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事已而本兵霍

冀被科臣論劾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己乃于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既辨明且欲付法司究問賦私以糾官邪繼而上疏乞休上一稱公忠直任事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旬日間授從一品榮祿大夫散官賜蟒衣鸞帶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決乃上給假回籍還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假托遺詔凡先帝所去無君之事又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于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拱言去大獄字拱迄以是不得逞于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為徐婚家已贓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公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遲公久不至既至又未忍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第厝火未發爾

李文清公廷機萬曆癸卯七月入京署部事是時歸德四明兩相公不

卷之二十三

四十

協會楚事四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許四明遂成郝公為解勸甚至江夏引疾去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及江夏逮訊江夏從人乳公媼江夏甚傍徨不寐者兩旬令訊四五日獨以身翼護之時媼生光外無他人出疏草示璫曰可奏即奏不則御史奏之公奮然曰奏則附吾余公宗濬亦願附上聞之喜至覆訊猶未決公曰今以百十人折一獄從無私心見豈能盡同即于會稿職名下各隨所見注情真矜疑等字以俟聖斷何如廠璫曰有理遂署情真公次之衆署情真者十之九是稿達於上獄乃決當繳生光之已承伏也更炭拷訊令供同謀主名又詔責會問官有朋友情深君臣義薄之語諸人承望風指首鼠持兩端江夏危甚公約詞林唐柳所輩四五公求救于四明而歸德之門無敢至者公獨數往候之每心口相語曰人皆集于莞我獨集于枯當是時上已屬意于公司禮知之每于公有加禮嘗以彼所節界公疏進御覽者陰是公一日又以其所為詩求公序公答書言公日在今上左右公名重余亦負時名倘為公有所論著不惟自累且累公公既剖其情而秘

之司禮願私語大司馬蕭公若以是益重公

于文定公慎行爲翰林院修撰充日講官每進講上輒爲竦聽講罷時出御府圖書傳觀或命公題詠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且以質對上又大書責難陳善字賜公中外相傳詔爲盛事丙子進翰林院侍講明年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奪情公與同官蘭谿趙公新建張公輩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而疏草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吳公姑蘇趙公以言奪情事杖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呂公從中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伴以他事致公喪次字謂公子吾所厚而亦從人爲此耶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輒然再踰年己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詔入日講如故同講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二卿下亦銀緋而公猶守舊秩久之乃進左諭德時江陵夏已謝世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內瑞往籍其家當江陵柄國日既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功過當爲別白即間有所受取亦可

卷之二十三

教解

四十一

數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瑤皆萬分不及而又欲捕充足虛廣爲搜括以稱上命竊恐株連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夫江陵老母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謀于有司請于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錫之地以合于古人惟益之象纒纒千餘言極其切至

朱廣字少欽號金庭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懿居內閣日沈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沈歸德于四明者大中丞溫三原疏言科臣某道臣某爲間請黜此二人以正國體後四明求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上不示公公疏云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輊今兩臣俱不安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屬閣適歸德入視事議日請臺臣全總憲體足矣公然其議上疏促之明年楚事起四明與江夏郭宗伯見互異非公爲政不具論亡何又有訛言事謂上召拜公意托公名微示指株累多人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公伏地哭失聲上忿姦未得偵校四出忽捕醫沈令醫得王銓部

士驥于比部玉立夙與勞問書欲以姦書事坐令譽波于王公擬姦書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上意不解促公擬嚴旨公第促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云公嘆曰大獄將與可奈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鞠論磔燉先光事罷初令譽被執詞攬入少宗伯郭正域宗伯舟泊楊村遣人入都市藥官校捕得以爲偵宗伯幾不自保適楚人胡化謁選上言事由荆門知州阮某聽科臣某指使乃科臣意妄行猜忌遂力攻宗伯而厚誣歸德于是公論大不理于科臣然沸湯燎火機不自息微公調劑縉紳流禍不知底止矣

陸莊簡公光祖嘗爲大理寺卿時江陵秉政專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臺諫翰林諸曹即進士先後譏議相繼削籍論譴不少貨公聞而貽書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葬獨趙直指應元不赴隨移疾歸爲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陵黨洶洶將與巨璫合重置二君子法適公任大理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還朝憾王之意未已公聞而排闥入見之委曲開導乃已江陵故與公同籍雅善又以公夙望欲引公相助而公每與枘鑿所以曉江陵有人所不敢言者江陵不能堪公爲吏部郎時張太宰瀚以福建參政轉山西直指藩者欲庇私吏不得據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淨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讒也祖與張同省矜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公既以太常卿罷歸時高

卷之二十三

教解

四十二

新鄭再起兼理部事頗修徐文貞事親戚及諸門下士盡鳥獸散公日走吳下宣言于上下爲徐氏地事竟得寢自此遠近益以此高公文貞每歎曰吾愧與繩亡何新鄭去楊襄毅自兵部再遷吏部聞公周旋徐氏事益心盡公即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超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爲太宰日銓曹近時事柄旁落公至始爲振刷中涓請托盡拒不納而文選王君教又能與公同心秉公執法不少假借中涓銜之後教與二三郎吏竟坐是一日併逐去公上疏營救謂百司進退事皆由臣而罪坐教等臣心何以自安因求去不允

前言

蘧德芳

解縉

楊文懿

劉仕義

黃省曾

莫龍

住行

宣德三年

宣德四年

戒好名

前言

何孟春

王守仁

湯沐

沈塾

朱以功

劉仕義

張居正 二期

葉向高

汪道昆

住行

梁材

林鶚

吳文華

戒謔

前言

薛瑄

何孟春

朱以功

陸平泉

住行

戒險

前言

劉仕義 二期

朱以功 二期

住行

田宅

前言

薛瑄 三期

何孟春

霍翰 二期

張時微 三期

張袞

賣宅人詩

厚生訓纂

住行

吳訥

王端毅

林俊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目錄

二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目錄

三

王思旻

吳山

高枝

蔣勸能

袁尊尼

重書

董士毅

戒贖貨

前言

勸戒編

住行

正德三年

郭巡檢

鄧繼曾

狄知縣

梅溪富翁

蔣舉人

宣氏兄弟

魏劍

鄭氏

吳門大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四

嶺南 張 蒼子孟奇甫 輯

詞氣

前言

朱以功曰詞氣所關甚大事機之成敗禍福之轉移恆於此乎係焉有二人語一事其一人言之而受者欣然其一人言之而聞者勃然此無他詞氣之善與不善故也

往行

衣服

前言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者後人衣冠一切簡便短窄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卷之二十四

詞氣 衣服

崔公銑曰衣者身之章古服未之能復也必寬博樸雅斯可豈可隨俗為儇狡乎夫風俗之變自服飾始故周人思都士王制禁異服前史譏服妖

○曰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褶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僉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為視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往行

秦達字文用宣城人洪武乙丑進士二十四年為工部尚書定生員巾服之制襖衫王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綠皂綠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巾服無異吏胥宜有甄別之命達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二易其制始定賜監生襖衫綠各一以為天下先繇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杜司寇銘雅尚儉樸居家常衣布衣其夫人常誦曰公以大官被服如此得無近陋邪公曰我本布衣也在官服官服居家如故何不可之有

其自用雖約然至於周貧恤孤則惟義是從多費不吝也

弘治十七年令禮部禁服色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循不敢僭為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莽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梁郎中綱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部小卮浮大白連數十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騎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污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疾卒財無幾園亦不加於舊

飲食

前言

往行

卷之二十四

飲食

宣德四年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多不得凡得者卒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于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所繫豈輕

○曰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温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酒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觔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温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客主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盃酌餘瀝温及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温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沾于市果止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子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為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于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臨喪

前言

高原侃洪武初為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做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太祖皇帝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往行

朱儀字炎桓祖能從文皇帝靖難封成國公父勇嗣爵封平陰王儀襲封諡莊簡憲宗既升遐公哀慟極至燕不舉樂者二年

張英公輔當成皇帝大行日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做漢制釋哀易吉大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不可仁孝皇后之喪文皇衰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經帶矧上於皇考乃遽即吉乎尚書蹇義兼取二說以聞詰日上素冠麻衣經帶視朝惟輔與二三學士如上所

卷之二十四

戒色

三

服朝退召士奇及蹇夏等論曰昨震請易服云皆與卿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言其非及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魏國公徐承宗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皆稱道之天順庚辰尚書耿公好問卒於位發紉之日公早得寒疾因臥病張公知寓館耿公柩已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之即下轎以從而諸公皆下轎徐徐行幾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邊時以公臨喪有禮云

楊少司寇茂元凡往弔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諱辰必齋素終日

戒色

前言

何孟春曰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嗜雪嚼蠶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紈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王相公曰性儉約初無姬侍

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穀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

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

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

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

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琴瑟箏見于張籍之

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迹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杜

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俚質袴

至以布為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吳曾

漫錄以為公之通變子不知何也胡詹菴貶海外比歸飲胡氏園為侍

姬黎禧作詩殊累其為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浮海

一身輕歸對黎禧却有情世路無知人慈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為胡發

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聞老瞽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詩

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語為是善哉魯子吾所

願學者

卷之二十四

戒色

四

又曰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二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眾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

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后夔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者也孰有近女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侯公一元有弟眷於娼妓屢戒不悛乃以書戒之曰夫繫蹄不解猛虎決藩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誓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訓別于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

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藩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

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稱之柔曼之傾意

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妹越豔知術之士亦

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

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

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似芬者欲以區區之辨見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求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為流涕而呼天也衝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古今以來獨一曹瞞奈何以不資之軀天地所界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有是文而有是行猶謂斯人而有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而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

卷之二十四

五

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九條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牆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壚孫登相與遊乎無言而或發于不得已則纏纒伴伴為寒餒昂粟察鏡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虫秋蛭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彈極修彘淫泆如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况其行乎乃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即臨印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婿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為富人馴致以貲為郎顯于漢廷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利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為也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豕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攜無用之書數卷又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為身謀今杭州諸公墓之名實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遷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

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我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為續膏繼明之術也悲乎吾所為碌碌服買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為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日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而有羨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於深宮以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防解絕廉耻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袷復結是何異蹴珍餌於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眩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顯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錙銖而積之眩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狐兔以效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媚道蓄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或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乃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為廁中蛆後世士羞言之况若人者乎夫蝴蝶之翼難以圖高蜂蟻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網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聲不可慕效故效其情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一求弊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雖黃隨變吾觀今世束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趨大體可都矣不待來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抵塵邪魅畢燭

卷之二十四

六

刀刃發礪向之線繞游糸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鄰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于慎行曰石車騎之禍起于綠珠喬左司之族階于碧玉孫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美必有甚惡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

往行

徐武寧王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計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代巾櫛固拒之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以舉人歷官參議四川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詬辱之公絕不為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誘至妓館中鑰其門去公燃燈達旦語妓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且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啓鑰視公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乃愧謝尹

石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戒酒

七

宗伯稱公宦遊十載恆產不及中士年九秩守身恆如處子蓋得其近似矣

劉二為字汝大羅山人嘉靖庚子鄉舉歷官廣南知府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壘而先寘姜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鑄戶去而留姬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僮以篝燈煎藥味爽馳去僮為人言公終不洩也

韓參議邦靖抽分浙江歸有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人所難能者

戒酒

前言

蓬德芳者少嗜酒數為酒所困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

於將萌也括蒼劉基聞而喜其善修德也故為之銘使揭于楮且以堅其志銘曰禹疏儀狄祗承虞帝湯敬酣飲用永厥世維衛武公賓筵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墮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久彌榮義和酒淫徹后徂征楚國皆醉鄧鄧榛荆次公北闕仲孺東市狂談醜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惺惺而憤憤出于冥冥劉曜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覆轍後車勿蹈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于嗟蓬君以我諄諄正爾醺醺有芸芸視此銘文

解縉性不嗜酒曰自聖人以下稍過即能亂德見醉者輒避不與見楊文懿公戒酒箴曰余性頗嗜酒長而好學乃剛制之茲自京還里親舊招延往往至醉恐因是而德有不修學有不講故為箴以戒之於昭伯禹萬古垂憲而惡旨酒罔或沉溺曰余不減幼且甘飲亦既有知心恆懷懷人欲之萌投間抵隙朽索弗維六馬其軼毋曰涓涓弗塞弗塞江河既成悔之靡極糟焉成立酒焉成池殞身之源亡國之基爰申明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戒酒

八

戒用警不德左顧右瞻朝兢夕惕飲至于三合權而已毋或過踰沉酒弗耻同流滔滔予屹砥柱念哉敬哉追蹤伯禹

劉仕義曰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丘瓊山曰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為物起風波於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於水乎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權其意深矣又本草證類曰大寒海惟酒不求大毒大熱之物也豈不傷天和損精神酒榮衛竭天癸天人壽邪呼酒尤物也其溺如水其烈如火可畏也哉又讀禮經疏義古者承酒尊之器名之曰禁讀推雀物之淫者酒善使人淫泆而故一升曰爵此皆先王因為酒戒也其為慮至深遠矣吁此以為坊世人猶沉酒荒惑至溺於水燔於火喪身亡家而莫悟可哀也哉

黃省曾曰聚觴之間多成恨隙謹和謙默庶幾寡尤若夫羣賓森對獨叙寒暄衆士御杯肆物謔笑出艱奇之酒政以困物為雄吐妙麗之詩言以銜能快攘臂岸幘倚背隳眉譏評人品疵病朝局面龍鍾而別嫌

衰邁借新進而恥薄少年眇席咎目跛前晒步田室卑蚡盧門惡杞南人在座不忌稱蠻北姓當筵傲然喚虜斯并與戎致釁之道也可宜密檢而慎之為主敦賓獻而即席之後浮白亦宜同舉昔唐集賢院學士張說以院故事官重者無飲至說獨云吾聞儒以道義相高不以官伐為先後太宗時修史九十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服有體今之兩京宴集皆同引觴予在都下吏部尚書東光廖公紀見招每對酌一巡堂官白廖斟酌已畢廖乃離席肅恭舉酒周揖衆筵口稱請飲一時同白以至終宴如斯又嘗為都御史河南子孟津招宴時禮部郎中四明張時徹浙江布政金陵顧璘及其弟僉事顧璘吏部郎中崑山顧夢圭同預但聞顧璘爾汝同詞孟公祖言剛氣殊乖乃兄風雅顧夢圭安儀默口午夜不諱恂恂可近又於工部侍郎何孟春席上邂逅鴻臚寺卿信陽張雲共飲何過酒竟作多恭張恭不量儼然訖宴大學士王公整凡宴賓客莊持終日未嘗傾倚此湛露之詩所以嘉令儀也在今

卷之二十四

九

京師行酒亦為令每賓起乾一二第呼左右為便庶免困人之咎矣其中休適暇或可流連玉壺但取適情毋至酩酊若在朝御職機務紛紜雖星言趨翰猶恐不給更加就樂旨醴清談俎豆聽絲竹燃膏燭燭亂神易氣佐胆頰勇則生事衰則嗜臥生害成憤曷可勝言然而國門慶至長亭送別舊僚新友繾綣如何肆筵設席所難罷謝但當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一再酬酢以義制情各趨王事公私兩全三行五行之戒正為是也

松江莫貢士龍酌酒戒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誦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熾晉諸名流入狗彘豕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為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為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有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

自制甚哉乎酒之流害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即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為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差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為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雋異才頗數酌於酒方其醉也狂悖癡暴過於李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清穆藹然吉士然其飲也必醉而其悔也必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為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即晉諸賢彼所為有托而逃焉其將以是辱身汚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為智而不以為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于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于酒者也吾今去華約驍過五行酒至一升而作赤色唇齒間覺澀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覆觴止酒以親命告于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止于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衽而避舍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會荆卿蓋灌之徒而為滅德之士矣

往行

卷之二十四

戒酒 戒好名

十

宣德三年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薛應旂曰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宣德四年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做做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戒好名

前言

何孟春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名立其立之也必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未有不好名徒知好耳名卒不可致也蓋亦及而思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鄭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錄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推

祐之言亦是好名者祐卒襄陽百姓於峴山下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祐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繼祐而鎮襄陽者杜預志效而尤好爲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勳績必爲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今去祐預以千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可知而墮淚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迨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沒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耶其毋徒好爲後世名可也

陽明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經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慕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癸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若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湯公沐曰予選崇德時實承德與吳凌淵之後先吳解去有耆民爲其樹去思亭於北門之外者未幾爲儒學諸生一夕竟撤去瓦礫不留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餘基級余履仕後有請復者許之且爲結構且少增於昔或可爲公會駐足之所落成之日因題數語於扁曰作之者誰撤之者誰起而新之者又誰民情士論譽毀不知其爲誰所可知者迎息肅使寒暑亦足以庇夫風日而後之德是者將必謂曰成是者爲誰也

沈大參演成進士官南中其大父塾嘗以書戒之曰人惟是其心直行求無愧耳何必立門戶樹頹頹以爲名高且汝父三十年官譽何嘗從建言講學中來耶爾師汝父足矣

朱以功曰名猶風也風可以悅人亦可以傷人是故智者不近

劉仕義曰學者須是務實不可好名朱子曰爲學是爲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飽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關也可謂善喻矣一有好名之心則爲害不淺程子謂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其利心則一其爲害亦一也自昔或以好名禍天下自昔或以好名禍其身自昔或以好名禍其族可不鑒乎孔子教人每惓惓於此其言不一而足鄉愿之惡所以嚴好名之防也正卯之誅所以杜好名之盡

也安成鄒東廓守益曰好名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置其然哉或曰不務求名將爲惡可乎曰聖人惡好名者人好名則亡其實所以深惡也嗚呼好名且惡之而况於爲惡乎昔有女適人者母戒之曰勿爲善女曰勿爲善將爲惡乎母曰善且勿爲况於惡乎聖人惡好名之意亦如此說者乃謂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後惟恐其不好名則謬甚矣

張居正與友人書曰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人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思龍之隆閭閻之盛乃流俗之所斂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布師心不斂人知不但時之毀譽不關於應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况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二

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白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亭耳鳥觀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即撤止行工作已與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又曰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窺執事近利之念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至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人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

葉向高擬奏未進士題名記曰國家待士之典與士遭際之奇可謂兩盛矣往古之世士白首而名湮滅者何可勝數今士稍稍通一經鹿鳴詩之工歌享之有司勸駕遺之比鷹行而進天子之庭親屈萬乘尊嚴

連茹拔士且勒之金石昭示無窮士幸遺休明依日月之光名垂乎來許奇遠哉願臣謂士生于今日所患者非名不彰也猶有專名者在耳安用斷名况名者上所設以勸士非士所宜斷也士一有斷名之心則志不樹志不樹則神不守神不守則薄于中而見于外故有善游以膠其譽鑄卷以附其交脂韋以梯其進不者釣奇飾行迹若是而心則非總之皆為名使耳安所貴士乎夫士平居稱引藉以自重者非虞五臣則周十亂漢唐而下諸名臣勳茶卓卓者溟滓然弟之矣然彼五臣十亂不求聞于世當世之君亦未聞有勸其名傳之於後者而其名昭若懸寓與天壤共傲彼固不石而壽不鑄而堅者耶士安用斷名為世也語云烈士殉名夫士而殉名此古所稱任俠之徒立然負諾求尺寸有聞于後言儒者且擯而不道安所比士士今高者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稍次補外亦為郡國吏受民社之寄至貴倨矣其務殫乃心力毋以聲華自代一稟之于精誠寒寒諤諤披赤見素不斷名直挑竅刺繁數運環轉不斷名通測疑洞眇發兆彰來不斷名智哉難定功挽流迴爾

卷之二十四

戒名

十三

不斷名勇幹國頑邦磐石四維不斷名忠此為純心之士國家所托重恃力不可一日無者是其名也且不石而壽不鑄而堅令後世稱我國家得士之盛伯仲虞周士不亦有榮施哉不然而徒以名相炫詡操左券而責其實蔑如也則是題名之設非惟不為士重垢彌甚耳不亦重負上廣制額待士意哉周康之命畢公曰其為我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夫無窮之聞上固已貽士矣士惟一為國家建無窮之基安用求聞不聞聞乃無窮臣故願諸士毋以名為斷也汪道昆曰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偏心仕於四方輒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今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長者與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求多矣夫以聲利博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雌則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為讓唯彼所先注名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博也客曰讓利則聞命矣耕者耻無獲士耻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矣人情不趣

利則趣名趣利如蠅趨名如虎彼且航航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持矣且瑕疵人所時有也彼齎壁而買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憾也瑕疵掩矣彼之買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憾也二憾釋矣方以彼為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憾未已也釋此三者其有伎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糶而爭道則蹶一人後己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夫禹功蓋天下舜兢兢然猶以不伐命之讓也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往行

梁公材嘗語人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以驕人乎林少司寇鸞守鎮江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劉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吳司馬文華嘗為河南左轄晉應天府尹在汴所積羨金萬餘藏更其籍進請納行李不則贖而下之臺使公不應第以籍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廉不近名如此

卷之二十四

戒名

十四

戒名

前言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一端也何孟春曰此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汗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擘和香序辭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藎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藁菁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辭比庾炳之零藎比何向之詹唐比沈演之藁菁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點矣齊書下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鶴性

頑而傲狗性儉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謂呂文顯朱隆之鵝謂潘敏
狗謂呂文度其儉詐如此彬豈無效而然哉晉記室將軍何長瑜嘗以
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
爲題目皆加極言若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屬增
城令齊國子生諸葛最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
吏治文人薄啄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

朱以功曰戲謔最害誠雖善猶屬機心用事自覺如此故切戒之

陸公平泉曰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應曰民之
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傷於虐矣孟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
恆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朝盧志問曰陸遜於君遠
近機應曰如君於盧珪彼先發者既失之薄矣而吾以薄應之是胥失
矣何以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爲小不忍者
戒也

往行

卷之二十四

戒險

十五

戒險

前言

劉仕義曰昔人指人世爲塵海仕途爲宦海以喻險也予嘗謂人心險
於山川山川之險猶可測也人心之險不可測也李林甫笑中刀李義
甫口蜜腹劍孰得而窺其中哉偶觀吳中顧公璘蝶花辭爲之三復辭
曰秋色那知行近遠翠竹丹楸遞換撩人眼導輿方隨山麓轉漁舟又
渡溪流淺數過奇峯千萬點野興疎狂轉迥身轉健懸崖絕澗皆平坦
寰中無奈人心險吁可畏哉復觀莆田康公太和婦解爲之長歎聞越
人有弟雙胎而貌肖者所居甚隘其弟新婚未浹旬婦晨粧畢出起居
翁姑遇郎伯寢門之外迎而謂之曰子往謁翁姑乎與子同之郎伯勉
然曰非是也婦爲報然食頃婦視而出郎伯自外至又迎而謂之曰適
見郎伯不知以爲君誤而與之言郎伯又勉然曰非是也婦含羞無地
及日晡遇其夫趨而避之夫曰爾避我何耶婦逢疑不能言比入就宿
婦乃道然曰吾一日而儂者三其始也以誤爲真其既也以真爲誤今

當明目張胆熟視之毋俾再誤也夫恚曰汝之目替矣吾聞周之八士
四乳所生不聞其有是誤也婦無以應康子聞而解之曰古今似是者
之誤多人矣莠之於苗也紫之於朱鄭之於雅也姦之於忠也詐之于
信也卿愿之于德也能辨而勿誤者幾人耶豈真婦誤哉吁可慨也夫
又觀雲間顧成憲刺語爲之重足臨息語曰天下之險有五而至險不
存焉一曰塗險羊腸之坂蜀棧之道九折而崎嶇懸崖而臨懸馬不得
舒脚軌不得相踐日光晝晦端聲夜戰俯關心悸仰睇目眩塗之險無
過於此然猶可由也二曰山險北有太行西有秦嶺壁插天門壑絕地
軸巉巖者欲墮莽莽者如簇夏雪陰雲猿啼鬼哭朝發其址昏即其腹
山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踰也三曰水險呂梁之衝孟門之側斷岸
千仞巨瀉無極怪石劍起驚濤矢激震雷憑空怒馬奔敵徘徊遠望漁
人股慄水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渡也四曰物險封狐雄虺豺狼之
屬敦脈血梅九首三日張牙奮爪伏螫布毒含沙噴火吮血甘肉物之
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避也五曰兵險飛矢伏弩交刃橫戟變起不虞

機發倉卒視不及瞬足不及易或接頭目或向胸臆兵之險無過於此

然猶可禦也惟天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不足
以喻其峻呂梁孟門不足以喻其深封狐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鏃利
刃不足以喻其害蛇虎其毒鬼域爾心設機置阱變詐橫生蜜口劍腹
貝錦聚蚊笑中有刀腹裏藏兵語人若潤膚想切身轉眼啓覆背無
親嗟哉險乎哉險乎惟人心之不平吁可奈何哉雖然嘗讀易而得之
需然險在前也習次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至於中孚聖人又
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世其安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非所宜計矣
又曰有言看水滸傳可長識見者曾借觀之其中皆傾險變詐之術兵
家用鬼之道也施耐菴真奸雄哉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意疊疊而亦
處世者所當知也

往行

卷之二十四

戒險

十六

戒險

朱以功曰機心忤造化不可不熟知機心者天理未有能存者也此人
之所當深戒
又曰諸詐久者衆所不能堪人斯非之矣巧刺人者人或不知覺鬼斯

責之矣人非容或可釋鬼責實所難逃

往行

田宅

前言

河東薛文清瑄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窗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轆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樞類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瑄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窗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迴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貧民修十莖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億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窗記

卷之二十四

田宅

十七

又茅屋漏歌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中州買居宅宅有茅屋八九間補葺聊以蔽床席進士所好惟詩書衣食取足無剩餘朝朝暮暮議周孔行行坐坐歌唐虞以茲狂僻誤生理老屋支撐幾星紀前月大風撮茅去今月久雨漏不已移床徙榻那得乾堆書掩被空長歎文章不足補穿漏翻為兒女生觀顏豪家大屋足權笑已覺統袴輕儒冠却憶唐朝老工部西蜀草堂幾風雨亦有官居鼎鼐尊欲起樓臺無處所昔賢窮達還復然我可慍此濕濕苦且待天晴飽讀書比屋渠渠不須數又曰治居室當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美累其心何孟春曰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裔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勢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一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舉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園馬彝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驚之乎舉謝之

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林地不復留於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照事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為子孫計也

霍公翰戒子姪曰子累有戒論今後田土不許再經營了沙田不許再做了家業不許再增了如何又與人做香山沙可是不遵戒論爾兄弟只在外幹閑事推罪名在我身上我只身豈能為爾兄弟擔受許多罪名豈不傷心哉爾兄弟如能講明家訓共勉力遵守使子孫皆敦勤儉只如此家足矣如不守家訓子孫不守禮法將覆敗不暇田業愈多罪惡愈大取笑于人愈衆前車覆後車復不知戒謂之何哉與璋與璞如不早來此處拘束教訓已壞了子觀各子弟他年皆不肖斷不能承受許家業不知爾兄弟尚經營何為也此帖留在祠堂作子孫他年鑒戒

卷之二十四

田宅

十八

到渠敗時知我此言驗也分水頭地只可做房與人賃住本家却不可在此抽地頭錢物及假借人聲勢做各項買賣必招人禍趙丹山未到如到京有別說我就拈筆退此田與他決不要今後爾兄弟如再做沙及再增別處田地我回日俱退了有引做田人此處訪聞即送官一百棍打死今後此處送人出爾兄弟不許私下解救如再解救我別嚴法處置勿悞勿悞又曰拖欠秋糧不肯早完負梁宗枷死人命心何安也各兄弟立此家業亦欲傳之子孫切勿虧人折爾子孫如得為奴為丐尚有人種萬一覆絕如我先以誥者是祖考所傳之血脈至爾身斬絕也豈不畏哉如減價買田他日身後必有訟楊閣老家所買田俱被告稱減價官司盡為斷田還主就將每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自楊閣老中進士後六十年田業盡數退給小民家業一空近日潮州陳世傑亦人告占田半價官司見告占田即追契田見告半價即責退田給主算還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今家產盡絕兒子來京奏辨但官司皆以為公道以此立身

名雖奏本無能爲也我家買田凡減價者與璞皆與訪實召原主給還原價勿貽後患亦折子孫承受不得爲補欠價只查出山中書院遞年所收租銀將兩年所積就可補足如兄弟不聽我言爾所置之田自利自保我決不肯爲此無陰陽事爲子孫毒禍此帖收作家訓

張時微曰吳有暴富者與鄉人券田方交易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聒也而呵出之道人書其壁云多買田地笑汝癡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蓋近年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解戶州司取剝賠償無已則筆楚禁錮莫可解其勢不至傾蕩不止也人懲其累皆不售田爾來四方多故征斂無經有田者莫不畏敗豈惟吳中爲然哉於乎以金錢貿易不免於禍况於白奪人產者乎而勢家子孫方且紛紛不已吾不知其禍之所終也

又曰郡中士大夫有白奪僧道之產者彼此效尤紛紛不已也獨不聞郎仁寶記蘇城集福庵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爲匏庵後園吳曰僧庵吾世隣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復以爲施庸庵別業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田宅 十九

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屬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爲匏翁耶亦辭謝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之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爭時毛伍新通姻鄉人追憶往事因爲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訂告到官府嗚呼一庵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不可知矣然毛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僭奪虛券一入遽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又諫說林曰執政有位三公者貨賄山積金玉成丘乃大治宮室奪民之廬以益臺榭毀墳墓以爲陂池怨騰衆口所知或說之曰公以爲司戎子罕何如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然公何不思齊之乎曰幸教我則可曰聞荆有士尹池者使於宋司成子罕止而館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成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靴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靴已食三世矣今徒是宋邦

之求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家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吾不禁也今民之廬非若南家之牆也而其墳墓又遠非若潦之經於宮也奈何奪而毀之諺曰無壞人屋世受其譴無發人墓世受其詛縱不能恤而衆怒是犯無乃不可乎

張公哀曰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遊息宴閒之所然而宦况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樂天之詩真達者之詞歟

詩曰只爲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隣可憐今夜權爲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大貓隨我不知貧慙慙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厚生訓纂曰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四 田宅 二十 往行

吳公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邪文襄乃止王端毅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力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林大司寇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實於里第及門見邵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此故可省某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也林公終不然駭定向曰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愚嘗謂人苟修德華門蓬戶後世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修即今市童叱豎多相指詆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王公夢澤之大父諱思旻購木造宅嫌其稍大復有曹姓者又噴其所得木小與木客忤公曰以我不欲中君之欲是謂兩得遂相易後曹姓

所造宅即公之子司徒公莊屋人猶指其材為主公所購云

吳大司寇山家居更廉飭其宅西有隙地人或觀之取以營室公曰此官序址也不可仍整井其上以便汲者邑令張君明道今之木強吏也聞其事善之即構亭其上名懷德井仍作記表焉

高校進十攀龍父也家有一堂三世矣卑而陋攀龍請新之君悽然曰此而祖所安也而祖自黃巖歸凡二十四載志不在一椽唯課子孫灌花木以一卷偃息其間而吾安敢加而祖矧大王父行攀龍唯唯謝不

及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鐮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持鐮者皆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隆慶間餘姚蔣公勸能嘗守永州時彼要人冀據此寺為宅郡邑皆唯唯獨公持之不與公歸後數年地竟歸彼土功與執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彼要人亦卒宦永者貽公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

卷之二十四

田宅

二十一

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即此所云錄竊以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公以勞役當之者亦臆說也袁尊尼歷官山東提學副使其理家政最為詳明出納瑣屑無所不至置田所遺產悉鬻之而買郭外市租歲入不能田之半人或疑之君曰吾非不知其薄取易辦而已

先是有司以上所居官殿卑隘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倦倦息民為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既而出重書命諸司詢民瘼施賑貸已適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官殿且言治枋已具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卻其奏而出重書數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徵舉廢修懷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飭者宗廟之禮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

董公士毅既成進士謁選為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

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為舉人時為人欺買田數畝為所累甚其識之嗣陞州守官十數年計僅一青布袍一革靴且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覲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以後事為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問請于公曰往者兒請命為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豈知其所種柏子遠而蔽陰耶

戒贖貨

前言

勸戒編曰錢之為言泉也所貴乎流通不滯也苟非義取聚而不散怨之府禍之囿耳於是乎有水火之災於是乎有盜賊之患於是乎有訟獄之擾於是乎有不肖子孫之累卒歸於烟消漸盡而已矣不亦可哀也哉

西五

卷之二十四

田宅 戒贖貨

二十二

往行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澆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澆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概申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為樂也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曰何也予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鄉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丙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以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予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張得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于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萱村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

吁可妄求乎哉鄉定四者余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果陸續俱罹回祿
嗟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
之數况又暴殄天物耶家叔兄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
永享安樂何歟予曰渠振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
近因之亦須人事加培植乃可不然自撥其根而蹶其基將暗漸消鑠
百年之後能長保如今日乎哉

劉次公道渠鄉近事泰和郭某者爲邵武巡檢罷歸家甚饒易廉粟得
百餘金囊之俄而忘其金郭某者甚疑其妻妻不能自明督過于侍兒
然竟無踪跡因索諸雷神神告曰此汝邵武時所多攜物也今復化去
耳然汝有竈神留十金尚在吾示汝左驗乃夷竈掘土三尺果得金如
其言故物也鄉里競爭訝之事亦神怪哉易曰君子以哀多益寡多不
自哀神將抑之取非其有物必去之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日君方入仕切忌苟
利予巡按雲南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

卷之二十四

東坡

二十三

有一人在前叱之曰察院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
也待之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御
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
之人遂不見復命有同年□主事丁憂于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
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分二百金與兄予方
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志也不得已受之歸家數日供三牲
夜靜將禱前庫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則曰前某
主事者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宦程途遠洩此見定分
有數也鄧因語幕僚彥克鄭詒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爲人掩其
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午年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妾掌家所遺數萬金
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
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
得二萬焉其婦齎恨而死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一小團魚

西園聞見錄 卷二四

掛於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
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
繼死止一女孫竟免今亦無置錐之士矣館賓餘姚沈少霖前年館于
其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譚及冥報之事因語如此嗟哉狄
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豈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甚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
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若無殃得乎過二
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
驕橫非速禍而何未幾爲賊刺殺之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蕙斷之徒而尤過之
鷄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縷孽孽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入骨髓
恤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劫之鞭笞
炮烙慘于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一空盜喜過望于是
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十里絕無

卷之二十四

東坡

二十四

民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
莫能踪跡我也不虞舟人截鏡以去揚帆振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
見無如之何凡買船經者知爲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極駢
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
得禍舟人偃然而得之亦不知其何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
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于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
明鑒哉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
大稍樸實二弟則儂劣貧甚其所居也價不值十金隣有倪知縣作宦
歸家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溫
飽宣二糴豆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燎闈
闈衆以鐵練鎖橋柱上其妻備謁神祠禱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遺崇
破蕩狼藉視牀頭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
不知也

荊州府推官魏劍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遲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于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此長兒在國學聞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歸為子言如此殊可為貪賄驚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嗚呼可畏哉

大駟鄭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粥蔬為事海買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物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買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日夕撥管彈絲以為樂又久之遂盡挈寶貨東歸將泊舟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鄭視攪腰者僅一千錢獨存鄭號痛欲龍門子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往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為汝以寶貨為可恆有物哉

吳門有大駟資鉅萬丘金積玉無算也綺殼充于筐篋米粟朽于倉廩而日經營不已鳴鐸而起把衡量執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不得息其老傭憐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鏹之積幸不為少矣奈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己也而惡之乃潛置十金于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得之乃日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偵賤籌生息既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居衡岳紫蓋峰下石穴為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掃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為常有一富人贈以綢袍劉欣謝而數日見之則衣敝褐如初也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菴門有不掩歸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菴則心常繫念因市一

卷之二十四

戒賭食

二十五

鎖鎖之衣之而出歸則固局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始悟以一袍之故而繞吾方寸大為失計適遇一人損而與之吾坦然無復繫念嗚呼幾為子所累以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己之自苦也得非大惑歟老傭聞其言翻然而覺遂以金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

卷之二十四

戒賭食

二十六

保家

前言

徐文貞

往行

張泰

治生

前言

蔡虛齋

陸梭山二則

袁氏家範

往行

譚季芳

攝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目錄

前言

薛文清三則

陳白沙

張莊簡

鄧文潔二則

田藝衡

黃省曾

佚名二則

往行

徐彪

張文忠

楊銓周篇案

歸全

前言

張居正

謝艮齋

敎家要略

祝無功

劉忠宣

王汝訓

祝允明

崔銑

陸平泉

張時微

劉仕義九則

王文肅二則

李詡

陳師

吳文定

朱以功

韓邦奇

張袞二則

張莊簡

真空寺僧

竹鶴老人

韓邦奇

張子誼

往行

儀智

陳繼初

胡忠安

楊守陞

劉大夏

曹定庵

韓文

董樸

譚太初

張萃

李元薦

楊文貞

曾榮

魏驥

高明

李選

劉忠

劉文靖

史道

文徵明

崔銑

金幼孜

夏瑄

王恕

儲璣

楊志學

章懋

馮溪田

席文襄

徐文貞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目錄

前言

方遼志

王文肅

往行

唐伯虎

祝石林

王世貞

佚名二則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五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保家

前言

徐文貞公曰所謂世家者非謂能世產業乃謂能世禮義之教且人未
有禮義不修而能保其產業者乃不知務世禮義之教而懸空欲世產
業以求稱世家亦不可得也

張居正曰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
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
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
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
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
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治生
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
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剃座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憂子必剃
且鬪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
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謫議爲哉

任行

張公泰都督鎮寧夏踰二十年綽有賢聲石彪充游擊將軍巡邊將至
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彪曰都督家一古瓶可寶也彪即爲書仍
爲石亭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既而彪至以不得瓶故百方窘辱
之張殊不爲意最後使人要迫之其子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所拒瓶
所直僅百金耳張輒然不悅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吾
祖宗所貽豈可爲權貴故棄之彼總兵能百年我總兵亦能百年否耶
明日泰稱病不出

治生

前言

蔡虛齋寄李宗一書曰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又別是一乾坤矣天
下之生紛紛輩輩上之人大概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恐亦未盡其
道只是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
田連阡陌由他無置錫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既未得有官
之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爲一家數
口計久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哉宗一且有二弟可令事生計但
要令勤恪不華如某則子然隻身却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爲此費心非
是圖貨財滋殖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

謝良齋勸農詩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
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
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

張時微曰封陬老人田於海桑之陰稼穡滋碩康庾日豐丈夫足於錢
貨婦人饒於縑帛或曰子非素裕者也豈善糶乎而其殖若是老人曰
無他道也順陰陽之和適寒溫之節時未至不先即至不後則殖明於

卷之二十五 治生

西園聞見錄 權計審於物宜不爭人之所爭不棄人之所棄則殖不以冗務妨大務
不以他事害正事衆寢弗寢未與先與則殖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作苦
則爭先安逸則遜長則殖播種必疏剝草必盡地無隙餘耘無鹵莽則
殖畝畝有經燥溫有節備奴必恤其私牛羊不亂其羣鷄豚狗彘之畜
不失其時則殖錢貨取足於費禮食取足於養宮室器械取足於用不
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殖婦人無冶遊無燕談無倚戶出
修飾餉入理蠶織裳服不溺於市則殖凡此皆竊造化之功以爲功者
也若竊之於人不有外侮則有官刑其何生之能爲

梭山陸先生曰古之爲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餘九年耕必有二
年之餘以三十年之通制國者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
亦宜然故凡家有田時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
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情慢有一於此皆能

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教家要略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事然為學以治生為急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既不可為則舍農更無資生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亦何害其為士哉况古者士出於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預講於平時可也

厚生訓纂云人之經營財利偶有得意致富厚者必其命運亨通知造物之陰陽其間有不達者欲以智力求之僥倖目前其心欣然不知造物隨即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所謂人力不能勝天大抵轉販經營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本分不貪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

薄必無後患矣

袁氏家範曰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廢棄至于兄弟相處或因一糧菽之微忿爭失歡倘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與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訟所費備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于鄰家實利有及于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華孽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所為勤儉貪耳各耳

任行

譚季芳上海人故工部侍郎倫之曾祖也始以族大為懼痛自抑損散財積善人謂之癡國初諸巨族皆譚氏人始服其識

劉忠宣公常言財貨惟務服買而力得者始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憚惜况宦囊之貨恃入者乎

卷之二十五

治生

三

王符卿公汝訓冲夷恬雅家世素饒于貲足俸素封乃父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鑄端端為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即志聖賢之學觀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于人莫重于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于心也大人為此嘆嘆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為者哉古謂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即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又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論一日盡招其族里論諸夙貨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從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于學卒成進士雅望輝輝起士林雅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為仁人

攝生

前言

卷之二十五

治生

四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又與李都御史書曰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大抵感冒之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涼之藥發散三日之後宜和解有內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姜附子諸性熱之藥若服熱藥則病熱益增蓋感冒始終只是熱疾也俗醫不知此理謂在表為陽為熱在裏為陰為寒失之遠矣此即是雜病有方可療亦宜慎擇其藥性之良者用之又朱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跣跣靜坐自視鼻端注必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

又答侍御王子沂書曰用藥物貴近功徐圖其效為妙僕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頤養之要在節喜怒最急之恙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內疾自不能生凡百語默動作起居飲食皆當寬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喜怒與疾氣交

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滅之矣不然藥劑雖良氣稍失和則凝冰焦火恐未易收効也

祝公允明曰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陳師曰余少年甚弱自三十六歲危病復甦之後似精神倍昔能耐勞苦今老矣日不過菽米二合亦嘗絕筆但每日黎明起終日兀坐不倦

雖懶應接厭談俗務而搜覽筆札則不以為苦意者神存也夫精氣神玄門以三者為至要子以為神為上氣次之精又次之天地間惟氣而已大易有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則神又天地之樞紐也而况于人乎

陳白沙與門人容一之書曰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如何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崔公銑曰子產醫和論晉侯之疾固義精而致微故傳者比而屬之奈

注者失其旨焉子產曰君子有四時節宣其氣一之則生疾醫和謂女當有節然難言也故喻以樂曰有五聲遲速本未中也又曰煩乎淫聲

淫聲心耳則非中聲矣物亦如之指女也煩乃舍也亡以生疾則節女矣六氣生五味發五色徵五聲皆指五行也淫生六疾四者之過也晉侯之疾以女故六氣之淫夫陰之氣凜冽也陽之氣溫煖也晦之氣曹

闇也明之氣宣朗也風雨之氣寒涼也以六者分朝晝夕夜焉由四時朝晝明夕夜晦風雨陰陽時見序為五節即樂之節也陰遲則陽速相

及使陰陽得中風本則雨未相及使風雨得中晦明皆然失中為過過則生雷大氣之淫猶樂聲之淫也故曰過寒熱諸疾猶聲之淫淫耳目

也故曰雷女陰陽也言其體溫柔禮適四方以婦人從晦時言近女當以夜疾生以類應子產所謂一之也夫人道基于男女謂天降命淫則

敗德與身謂天降威日用至切要者可不敬乎

吳文定公謹疾箴曰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况此身父母所遺家有有用物則謹掌之而况此身妻子所仰身之脆軟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

百疾疾之未來有術不知疾之既來有術奚施我明告子子尚聽之色之悅目唯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唯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鳩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費多思則傷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刑不可大勞神不可大用凡此數語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齋戰同匪疾是謹唯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太保費文憲公記尚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

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于病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即病痰火重以庚戌

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愈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瘡亦念宏甚宏欲展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乞

養病以歸時張公為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別將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腕

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既而啟封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骨肉之厚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于飲食嗜

慾喜怒頗致敬焉自辛亥迄今蓋三十年矣公所贈扇中遺多故已不存矣乃記錄如右見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為後生者所當取法而

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實却疾養生之要旨也

陸公平泉曰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為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燕津納息為小還丹澄心寂照為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

久之著效養生歌不知何人所作乃養生者要訣也歌曰食得飯屑得屎這場快活真歡喜人生本以食為命養身不可不調理太飽則傷心

太饑則傷胃不飽不饑得其中五臟安和有甚事心酸世上幾多人不學養生真可惜醉醺飽鮮恣耽歡暑淫風寒少避忌直交惹得病魔侵

方去使錢求藥治真藥去了吃假藥指望壽長却不濟勸世人聽我語

趁健吃飯且屙屎有朝一日吃不得飯屙不得屎鳳髓龍肝也徒爾長伸兩脚面向天埋荒郊誰看爾天陰雨淫瀟瀟寒白楊愁殺秋風起朱以功曰恬淡以養心戒怒以養肝節食以養胃遠憂以養肝寡慾以養腎少思以養血省言以養氣此保身者之所當知

鄧文潔公曰夫火下水上為既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是收視返聽藏聰明于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

又答張洪陽相公曰弟最善疾蓋三折肱焉由今試之藥物無過于精神工夫莫要于還返惟兄留意既讀書亦但借為收攝之助若貪多務記而未免傷神矣

張公時微曰養生者未必得養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然不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鑒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疫不作無反天常則災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養生

七

後針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韓公邦奇曰夜氣皓于飲食以此如仙家忌烟火食但吾儒從容而進仙家躡等而成飲食豈可費哉

田藝衡曰宋時包宏父年八十八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之術恢曰一服恢吃所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恢徐徐曰恢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坐大笑子卿有老人九十餘矣而飲食不減少予問以服餌之法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于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為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為予言一生臨食祇啖其半常留餘不盡之意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十年而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劉仕義曰醫道精微莫先明理有疾宜藥也庸醫寒熱亂投祇以害矣則不如勿藥古人以不服藥為中醫有以也夫用藥宜脈也庸醫虛實不分祇以舛矣則不如勿脈古人望聞問切有以也夫

又曰古人云移樹無時莫教樹知多留宿土記取南枝觀種樹之法可以得養生之道矣

又曰世之攝生者餐苓服石固為妄投然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心此其本也邵康節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于性命亦潤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非只有操心是要規旨哉

又曰攝生之道斷慾為先斷之以及於盡可以立命矣彼恣淫無忌者譬諸抱玉赴火其不自喪其寶乎

又曰呂純陽詩曰精神賣與粉脂腰却向人間買秋石寒山詩云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黃庭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稽叔夜詩云役神者斂極欲疾枯縱體淫恣莫不早徂何不戒哉

又曰逍遙子歌云淡食能多補無心得大還養生者宜深念

又曰修養家當知其所以生斯知所以養其生矣見楊子曰父母交媾之時父精為陰母血為陽父精先至母血後衝精開裏血是內陽而外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養生

八

陰也故生女母血先至父精後衝血開裏精是內陰而外陽也故生男以是知男子修真在固精固精先於寡慾女子修真在調經調經先於理氣呂純陽云窮取生身受氣切莫怪天機都泄盡旨哉

又曰長生之要在房中乎時加擗節保惜真元則延齡益算端在於此此攝生第一義也不然竅漏無度中乾以死將誰咎哉河濱丈人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造化之源性命之根本也嗜而不知禁則侵尅年齡蠶食精魄闕然弗覺而元神真氣去矣是以古人於此恆有節度二十以前二日復二十以後三日復二十以後十日復四十以後月復五十以後三月復六十以後七月復又曰六十開戶忌其人者有九或年高大或唇薄鼻大或齒疎髮黃或痼疾或情性不和或莎苗強硬或聲雄或肉遊肢體不膏或情悍妒嫉皆能損人並不宜犯之忌其時者十有一醉酒飽食遠行疲乏喜怒未定女人月潮衝冒寒暑疾患未平大小便訖新沐浴後犯畢出行無情強為皆能使人神氣昏潰心力不足四體虛羸腎臟怯弱六情不均萬病乃作特宜

慎之此節慾之道也浮丘伯原道歌曰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
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執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
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此斷慾之道也始焉能節終焉能斷殆庶
幾矣

又曰養德者貴先識性養生者貴先達行人之一身百骸備具而內體
多味味焉大司馬王浚川公言之詳矣因錄之其言曰腑臟內景各有
區別達以行術養生之要參稽古論述此明微凡人咽喉二竅同出一
院異塗施化喉在前主出納咽在後主吞嚥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為氣
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激諸脈之行氣之海也咽系尋空
接胃本為飲食之路水食同下併歸胃中乃水之海也二道並行各不
相犯蓋飲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形謂之會厭當飲食方嚥會厭即
垂厥口乃閉故水穀下咽了不犯喉言語呼吸則會厭開張當食言語
則水穀乘氣送入喉院遂戕刺而咳矣喉之下為肺兩葉一曰瑩謂為
華蓋以覆諸臟虛如蜂巢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呼一吸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五

養生

九

消息自然無有窮已乃清濁之交運人身之囊籥也肺之下為心心有
系絡上屬於肺肺受清氣下乃灌注外有胞絡裹以黃脂其象尖長圓
扁其色黑青赤黃其中竅數多寡各異迥不相同上通於舌下無透竅
惟旁有糸一脈下連於腎腎氣注焉心之下有膈膜與脊膈周迴相著
遮蔽濁氣使不得上薰心肺所謂膈中也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獨葉者
有二三葉者其糸亦上絡心肺為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無竅短肝葉
下有膽膽有汁藏而不瀉此喉之一竅施氣運化薰蒸流行以成脈絡
者如此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胃之咽門咽下有膈膜膈膜之下有胃
盛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色
其形如刀鎌聞聲則動動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下左有小腸後附脊
脊左環回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即
迴腸當劑左環回周疊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以受迴腸左環
疊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奎側為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
味精液上升化為血脈以成骨髓津液之餘留入下部得氣海之氣施

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渡便便注洩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
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於諸脈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
於小腸至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闕門必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
膀胱滓穢之濁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外無所入之竅全假氣化
施行氣不能化則悶隔不通而為病矣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
三才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通達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
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大陰之分而行傳胃中穀味之精氣於肺肺播
於脈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心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
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絡命曰
瑩氣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院別迴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納此脾
胃大小腸三焦乃咽之一竅資生血氣轉化糟粕而入出如此腎有二
精所舍也生於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似豇豆相並而曲
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繫於心下條過屏
翳穴後趨脊骨下有大有骨在脊骨之端如半手許中有兩穴是腎帶經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五

養生

十

過處上行夾脊骨至腦中是為髓海五臟之真惟腎為根上下有竅穀
味之液化而為精人乃久生腎虛精絕其生乃滅凡人腎虛水不足也
補以燥藥以火煉水其精乃燥攝生者觀於腎之神理則天壽之消息
亦思過半矣
張公哀曰柳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推肥牛擊大豕封羣羊
以為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醃
款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
有韓退之以李博士服丹致斃志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醃果蔬人所常
御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鹽醃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
以養者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
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
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誠哉是言
又曰病中嘗以語箴外甥胤曰人之血氣孰從而壞火炎則焦氣逆則
咳審斯二者繼身之害汝既書以為戒有或之以怠飲食生嘆語言至

再是其明者須臾而其蔽者常在汝之一身幼子仰承先考攸賴一或不謹傍人所說汝之聰明可不自愛自艾

黃省曾曰醫家者流以六氣爲外因七情爲內因病各有因信乎子曰皆因內也茂暑燥象質薄者焦而芙蓉發色嚴霜墮物柯殘者凋而松柏揚秀內藏者厚則客氣不能移也故長夏之候悲慘則肌涼隆冬之時盛怒則面赤殷憂白髮多思耗神膚密拒風精完耐勞未有內氣和暢而外邪干之者也邪之所襲必於其虛苟能安和恬淡情調志適暉皞嬉嬉雖有瘴戾弗之犯矣故曰精神內守病安從生也

王文肅公與友人書曰弟掩關來頑鉄如昨此者稍因外魔自省于鍊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即令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禪那更易入蓋多讀道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除昏沉又後則三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談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此零星大要怕學人道聽塗說故作隱言明者自得耳翁丈自戡心體認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彌旬浹日夜覺頭中有物融融汨汨而起者即此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又曰葛仙翁丹法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讀之一過此蓋悟後拈成多方誘導鈍根使人知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知萬法歸一各以其性所近入之于無掛礙爾然不省竊謂外丹之妙至人決不以書傳我輩即精向往而夙緣未湊恐反墮狐跡不知姑守空淨雖今生未必成而來生或不致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卑汚可耻非所當爲上智道也

李公詔曰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爲非此垂戒立法爲中人慮耳即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之意若人以不殺爲威廉不以貪爲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脈望云瞬有存息有養瞬屬目爲神出入之門息屬鼻爲氣出入之門神屬性氣屬命瞬自相依則神與氣相抱神氣相抱則魂與魄相附魂魄相附則性命在我而聖域不遠矣

又曰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鄉人身之規中也虛閒空

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真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爲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攬黃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住行

徐彪字文蔚華亭人太醫徐樞之子以醫名治化王及昌平侯陽洪病皆起於危殆遂擢御醫陞院判每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景皇帝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對以固元氣其隨事納忠類此公質直洞達善談議不阿不驕人有急者往治之弗圖其直貧者反周以薪米怨者反報之德其所存忠厚又類此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十二

都御史王公竑董漕淮安蘇守命一老人傳檄公問老人年幾何老人答云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慘容曰名言也信吳人多文哉因爲流涕不久乞致仕不許

張莊簡公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即吐之公私屬稿亦瞑目端坐但有意授之筆吏其慎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於陰陽之患也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買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楊康惠公志學既以刑部尚書得請酒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即手錄之嘗曰衛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頭養老充辟或謂公有道術公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心之一言耳著有澄心說

鄭公子元由翰林補外偃蹇十年餘悶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如夢或發譫語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

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數乎
 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乃重重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
 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朔
 望日後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其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
 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
 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不患念起惟患念遲相公貴恙必原于
 水火不交之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
 思治容或成宵寐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
 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所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
 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勸勵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
 亦損性靈若能遠之則心火不至下矣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
 根無所偶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
 月餘心疾如失

高明有楊銓者字惟虛嘉靖戊午貢入太學京師聞其辟穀自公卿以
 西區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下莫不客之魏之羅文恭謂其五年不食連舉二子好相宅及醫蓬跣
 入山步健如飛也其遊武當贈以詩曰為儒不解遠尋仙妻子相依住
 海邊身自休糧非煉藥足猶棄屣豈留錢地中五氣多年識旬內三庚
 盡夜眠獨有名山懷舊約一囊風雨去翩翩揭陽周君篤裴為台州同
 知萬曆十五年春正月予見之金華時辟穀五月矣數訪之教以專氣
 致柔一言甫別去兩月念母老一夕舉官帽燕之次日角巾見客遂投
 牒歸頃詢于王實軒懋中則其家貧甚丐貨以活而辟穀如故也
 唐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
 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竹鶴老人何太守澄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問曰老大人有何修
 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歸全

前言
 韓公邦奇曰夫人固貴於壽矣壽而匪福者累福而匪德者辱人故有

三壽有德壽有德壽性德則尚壽也笑子演嘗用昭極首之以壽而
 曰貧極曰疾極曰憂極斯不亦累矣乎累矣以壽申之以富康寧而曰
 惡極曰弱極斯不亦辱矣乎辱矣以壽故以攸好德終焉則其壽千萬
 世未已也

李元薦曰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多病恐非延齡
 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付後事至有哽咽不能言者死後卻爭競紛
 紛是誰之咎也及後尚無恙預為此囑紹元方九歲紹元方八歲未知
 日後長養成人否然不可不為之所者以息爭端云耳

崔鏡曰年之貴於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
 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頹天而路壽者殆各值其變也
 張子誼曰嘗親聞學士廖洞野先生曰其叔祖得內養術年過一百二
 十餘先生篤行君子也言雖不誣而未得親見及陞任合庠□□合
 城有喬茂盛者年一百歲終身未嘗與人爭諸曾雲皆年二十餘每與
 鄉飲作介飲酒食肉如少年郡守異之為扁百歲翁之門以旌其壽且

西區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復其家徭役踰五月康寧無恙忽二日不食舉手謂諸孫子曰吾壽終
 矣為我謝郡守及諸賢大夫遂卒觀喬公積善享百歲而善終則知人
 之天札遺及無名惡暴之疾與夫身陷形戮及諸不祥而死者豈非積
 惡之報哉

往行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智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為寶慶知府永樂
 二年詔選東宮官隨陞通政兼春坊中九三年陞禮部左侍郎又奉詔
 侍皇太孫講公端莊凝重雍容有大臣之度年八十奉教致仕上賜馳
 驛歸聖書褒美年九十終

楊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真足以警流俗悉附于此吾在
 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
 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深
 衣殮須用絞衾庶幾樞歸經過闕壩可得穩當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
 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

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必新作一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爲己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吾久病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干浼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遣祭遣奠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友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贈皆謝却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寫書托徐尚書大人倘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與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如延緩稍遲必累及鄉里重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卻擇日葬亦不可久停蓋死者復土則安矣一啓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拾包裹愛

卷之二十五

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溼片楮隻字不可損壞遺落圖書皆自然葉公盛曰楊文貞公傳乃王抑菴尚書筆也楊公嘗三致書商確筆削復再致酒筆且求其親筆書俾子孫寶藏王忠毅公行杖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爲之假王鹽山名至於臨終神道碑銘疏題主之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士固亦不忘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生死之際其不苟如此
大學士金幼孜簡易沉默不代善驚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復何言或請啓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爲子孫求祿君子所耻遂卒諡文靖
陳繼初諱嗣初字□□號怡庵吳興人仁宗朝以楊士奇薦初授國子博士歷官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致仕明年疾作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沒無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如何事答無事遂卒
台學士柴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官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

西園聞見錄 卷二五

多人以爲少易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夏瑄字蘊輝湘陰人忠靖公子蔭尚寶司丞歷太常少卿病篤猶以地震爲問語不及私惟書遺教囑其子崇文皆檢身奉職語又賦一辭亂曰梅花一枝開春風雙佩響拂衣而歸天清月朗造化小兒齊聲撫掌遂卒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傳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頭皓髮燕樂一堂之上遂名其堂曰壽懼自爲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魏文靖公驥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天順甲申遇憲廟卽位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公九十一歲進一等官階閒居述懷詩云迂疎不覺已成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連紫詔百年將屆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天恩深

卷之二十五

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露清芬燭吐花官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深思秩有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度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櫻梅和雪獻春妍烟香旋灑延佳客詩就清吟讀舊編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神仙辛卯元日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圓子與孫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流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樓蓬華只效封人祝至尊秋閒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恩乞得江老鄉蓋鹽隨分猶鐘鼎泉石長甘卽廟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國朝大臣罕與之儔期畫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者德請如漢故事優禮之上御奉天門願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具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勅未臨浙而公

薨

王端毅公恕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年九十朝廷差行人吳志乘傳存問并賜牢醴月給米二石役夫四名子承裕以刑科左給事中便道歸省陝西宗藩暨鎮守臣藩臬司大夫相率致賀賀有詩里巷喧闐觀者如堵楊文襄為序舊臣存問錄曰尊賢養老虞周之制代以日詳而漢唐以下莫之能及間有之情弗稱其文或加之匪人不足以為訓今王公自郎官至極品幾五十年中外想望其風采其在方鎮有虎豹當關之勢焉在廟堂有泰山喬嶽之重焉比其家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呈而川陸增媚故受知憲孝二朝言聽計行天下陰受其賜始終一節完名而歸天又錫之上壽以有今日煌煌使命貴於里閭教詞藹然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且望其嘉謨謙論以裨不逮是即周康王嗣位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而非公其孰敢當之哉在昔唐之裴晉公宋之文潞公皆以高年耆德為世所尊而當時所以待之者未嘗有此我先朝尚書蕭山魏公驥嘗

卷之二十五

全

十七

被存問而不及拜命君子有遺憾焉公年雖耄而聰明強固猶日親書史筆削不倦其壽殆未可量於呼若公者於斯文為名賢於斯世為大老朝廷所以尊且養之者寧止是哉公年九十三猶討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動必按諸矩度王虎谷贊公曰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子承裕官至戶部尚書清慎有父風

楊守陞字維立文懿公守陳之弟也成化戊戌會試第三廷試第二初授編修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家居七年一日筆數語於冊曰學文師韓吏部道學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越五日為正德壬申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寢距其生正統丙辰七月七日壽七十有七高都御史明既致政歸創早閉亭累薦不起卒時題絕句曰歸去來今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學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云平明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儲侍郎雍易箕時夫人以公平日所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盛囊為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召友人顧璘王章囑以後事至不能言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非素養定焉烏能至是

劉公大夏嘗預作壽藏東山之陽記曰子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子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天下也耶用是述平生所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李公選素強少疾晚而益壯長耳秀豪又素有陰德人且以為百歲無恙中夕忽謂二兒吾生平不妄捷一卒不妄收一錢不妄作一語仕宦三十年不來一指摘優游林下十餘年不萌一悔各既貴且壽可以見先侍郎地下矣以不善積蓄故遺產不免使爾曹餒奈何卒之日秦淑

卷之二十五

全

十八

人出王母所賜金始成殮其子驚所分產始成葬楊司寇志學既得請歸灑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即手錄之嘗曰衛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頤養充辟或謂公有道術公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心之一言而著者有澄心說庚子冬得疾辛丑正月卒享年七十有五先二日夕有光如電迸散公所居屋上至是日召諸子勉以忠孝未屬續時冠微不正猶自舉手整之敘容而逝說者謂有曾子易簣之意

曹定庵先生初以定名庵既有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為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既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之以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氣自天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

劉文肅公忠嘗自製墓誌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椽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

每當春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余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論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諡贈勿干名筆為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如無子矣或者乃曰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為不書蓋子雖以文翰著衡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安者蓋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媿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修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以為不敢有恤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子平生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余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為地下之媿媿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

卷之二十五

十九

仕也濫皇明之介社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嗚者曰如斯如斯後為野亭嗚者曰乃爾乃爾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會元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嘉靖元年今聖登極詔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且暮忽遽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續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列傳名卿推許十會父子庶幾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獨晦遂卒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世宗中與賜書褒嘉戶部尚書韓文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賜詔有曰比因權奸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適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嶽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

西園聞見錄 卷二五

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寧起文彥博於泰九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居鄉二十餘年有奇謂為古今之僅見非耶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賜東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為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為尚寶丞

馮溪田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之皆德容令色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年而始告終

董公樸晚歲預為壽兆預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憚閻羅之句史大司馬道既致政歸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公遍詣諸鄉里親識投刺且於十六日邀請老友詣莊所杯酒相歡至十八日病二十六日遂故是日合郡之人無慮識否雖童稚婦女亦皆流涕赴弔而哭且盡哀

卷之二十五

二十

家主至有不能認識其為誰者席文襄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既死無愧上若問遺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當於取舍而已言畢而逝譚太初以戶部尚書引疾乞休獲以尚書致仕歸家田不膏百畝深居簡出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遺戒子孫勿請郵典勿求墓表論者謂其澁不能縮寵不能榮進以三讓退以一辭庶幾古大臣風云文徵明片言隻字所至寶之壽居九十與客書墓銘執筆而逝徐文貞公之捐館也八十有一歲一日呼太常君集子弟而諭之曰吾受國恩厚無以報是在君等吾且暮且去矣案頭械一册指曰待吾去而後可啓械也太常君憂皇甚於名醫無所不致咸請進藥公拱手謝曰勞諸君胃弱甚樂何能補且吾數盡此矣更一日語左右若欲起坐者俄脫然而逝太常君哭啓械則所以經紀身後咸備而其大者毋乞恩毋修祭毋作齋醮毋遠送葬殮止單練幅巾深衣不得用金玉繒綺

蓋公前一歲手筆也

張公九一之父華訖終勅其三子曰余孤在固家天悔禍於張氏俾承
斬焉欲絕之胤以天之靈獲遂隔下漢昭烈謂六十不為天吾行開六
衰矣見若抱子勝管轄若母儷余以老傍絕姬媵使余脫然而志戀勝
魏武死之為言歸也天實欲逸我以歸而何悲也夫銅石櫛者猶有卻
裸葬者矯而廢禮昔范史雲令氣絕便斂斂以時服龔君賓衣周於身
棺周於衣梁伯夏殯已開塚塚開即葬吳季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吾
甚慕之若輩無復有所加也

行樂

前言

方遜志曰適意莫甚於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覺浴乎水振翮修羽不
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

唐伯虎行素不羈及坐廢益涵于酒人以自娛故為俚歌勸人及時行
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較多時又有

西溪園見樂

卷之二十五

行樂

二十一

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
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
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
墳年年一起無人掃又花下的酒歌曰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拍手唱
山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
隨青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昨日花開有謝枝明日來
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
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
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又有嘆世詞四闕
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其一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紅顏容
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
真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
更無別計策其二極品隨朝誰似倪官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
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鳴皋算來都是鳥北

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
少其二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受奔波回
頭纔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呵手若揮戈也須牢抽呵越不聰明越
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人人笑我其四
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
翁休逞姿容難逃清鏡中休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
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盤打破酸齏誰是惺惺誰懵懂

王公世貞曰自謝氏修工於發端而三五之雄麗與江山文物之盛煥
煥千古至於今尤為人所艷游願其游者羈客波臣往往不能挾勝且
以供其目若守令之屬亡越境交又案牘奪之監司而上其四履廣矣
資力饒矣簡書繩其前條吏跡其後入則兀兀一室出則騁從擁蔽之
亡論其游而能發之於咏歌為山靈責問其官某地也問某地之為江
為山為文物不知也顧獨白香山之治蘇若杭蘇長公之治杭若吳興
庶幾無兩負耳

西溪園見樂

卷之二十五

行樂

二十二

王文肅公嘆世詞曰愁多病多早已鬢毛蟠恩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
耳聽魚歌一二都嘲我漫天網羅身被浮名誤三載沉疴兒被阿爹誤
只今五表向天呼決不上長安路黃梁夢已徂破衲還堪補聊就人天
小結果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冤讎萬事總悠悠勞
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妍又說醜可憐担盡人
間愁先笑破他人口蘆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義皇一夢君知否爾會
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
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
難担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麻救饑也
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除了成餘話說說西家殺牛
與宰馬又說東家鑽龜更打瓦你們圖甚王和伯一任閒關要待乘博
望棧看過天河假那時碌碌幾千罷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少易陰河清難俟如欲在世出世須
是知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

兒孫抽討物外之閒身夷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論茗焚
香魚魚雅雅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
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日淨土

往行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五

行樂

二十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辛相上

前言

高皇帝

許士廉

天順日錄

徐有貞

王瓊

邱濬

鄭智

陳建

何孟春

崔銑

李夢陽

韓邦奇

胡世寧

廖道南

余珊

陳絳

劉最

王守仁

項甌東

趙錦

陸樹聲

于慎行

九則

張居正

二則

王錫爵

十四則

孫鑣

二則

馮琦

七則

申時行

六則

顧憲成

汪道昆

管志道

錢一本

三則

王元翰

史學遷

王世貞

二則

馬應圖

韓爌

徐憲卿

二則

馬應圖

韓爌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辛相上

嶺南 張 蒼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前言

高皇帝欲相楊憲劉公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積將債贖而破犂矣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上一日偶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廣洋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憾夫天下豈獨理哉然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重臣者以道事君

卷之二十六

分職率屬正君而國定權臣者作福作威太阿倒持矣此立政立事不躬不親之別也天下治亂之原實出於此是以首重之又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將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朋比搖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裂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草去中書省陞六部做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其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至于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為典章但慮陛下下一日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遷選制禮作樂之數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

患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天順日錄文淵閣密之也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型尚存文貞問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然亦未嘗不擇而問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學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暮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乎見焉

徐武功有貞謫金齒後赦歸有杜堇者公門下士也一晚觴之酒中忽問曰汝謂何等入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眴者真宰相也

王瓊曰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知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禦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身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

卷之二十六

虞世基朱弁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謂不然吾恐君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為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用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語碑文祭文多出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詰命皆組織之不言其口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移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宮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

書成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况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矣然自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二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樂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丘濬曰皇明祖訓有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

西園聞見錄 卷二六

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柄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論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不可勝言者是以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謀議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善防患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孝皇即位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庶吉士鄒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復見君事多壅蔽公勿就職請見君歷陳政事可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否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聽其言鄒智曰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翰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否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必覘覘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社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之孰為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容之孰為社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權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導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恭楊文貞前議憲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勸上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獻詔焉去憲何能以寸噫當時林長樹陳祚之囚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二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賢于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噫何孟春曰古人以醫道通于治國呼甘草為國老蓋藥之性不同人之

才亦異天下不可以一人治而疾亦有非獨藥可為者甘草能和諸藥
有國老之道焉國老之道使人各效其才而並用之謂和若君子小人
判乎其不相謀決不能使和也甘草於諸藥亦和其良者耳若其甚毒
相反相惡決不能使和也今以甘草與甘遂同劑鮮不至殺人者在易
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為誠
深矣

崔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弔論內閣臣弔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
仗節也

崔銑曰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有謂文其言而後留此
固大臣之義也今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
擴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効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方陳謝
恩留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
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不聽乎使非諫
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坐要溫旨名自効而實

西漢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五

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朝廷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
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陛下於大臣之自
効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
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溫旨假君父以
違己愆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也或曰今欲平治先
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
李夢陽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
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又曰大人以天下為度書之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撐船
亦以言度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常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空空則樽
天下之大人恆澄明澄明則能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
中自有明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韓邦奇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也君臣之際其可畏哉大臣之責危
疑之際其難處哉天以周公之聖遺讓而退召公太公身居宰輔責寄

安危又與周公皆開國功臣所遭如此二年之間曾無一言為一營救
伸明必待成王自悟而後迎周公歸有若權位相軋危而不扶者何也
此其所以為召公太公此周公所以得迎歸此周家所以八百年之靈
長也當成王之疑未釋苟輕率言之言未必從王若疑其朋比則周公
之身或不可保并二公不安其位矣二公豈為己位之不安哉二公又
去則周之社稷何倚焉况以成王之賢得二公之佐天下亦可安寧故
持久以需之易需於穴出於穴此之謂也若淺識狹度一有為名潔己
避嫌之意國家之事去矣

胡世寧有疏曰太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姦相之弊革
去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等衙
門總之所以穩當明著于祖訓首章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我太宗文
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
編修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為之不曾驟加高品至
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我仁宗昭皇帝

西漢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六

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
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
日常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
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翔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
或用二臣所薦或由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憲宗純皇帝以來
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旨點用
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臣猶記弘治七
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
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
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羣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
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誥勅一員多自尚書
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即令
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議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
吉士原無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為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

陞點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係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眾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絕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諡廕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爲己地而盡力爲之至於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祖宗朝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元首相所欲而後敢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戚福子奪盡歸於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石瑤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姦險媚嫉者濫其位則被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詠爲首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七

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爲非而攻擊不已賈詠一時雖未點陞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誥勅遂入內閣位居尚書上安然坐受舉朝略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聖明豈有不知而何用於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然人心所向如此今陛下採諸輿論斷自宸衷慨然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瑤舉朝歡躍方謂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羣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羣臣奉旨另推見任兩員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陛下視今威福出於誰乎陛下遇災懼命其撰勅戒諭羣尹修省彼不肯撰者恐羣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楊一清之進者恐才出其上因而代己也此其心迹甚明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颺言敷奏者不同內閣首稱二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

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何云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於表暴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宣廟委任楊李真可謂萬世法

嘉靖□年余珊上書曰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傅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變理陰陽宣化以運平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得失設施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欲說以求脫遂至釀成大禍而已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陳絳曰問相於宦官宮妾不知名兒童走卒皆知名則名相得矣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八

又曰計支以廉蔽之矣蔽宰相以廉未盡也雖然一廉不惟天下士大夫蒙福即天下蒼生實蒙福矣

嘉靖二年給事中劉最疏曰閣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爲賢否天下視之以爲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倖倖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爲決一己去就以爲感悟君心之機違其言而必去用其所薦之士之品爲差噫斯道之廢久矣魏文侯尊卜子夏段干木至命相則曰成孰與壤是以名高乎桓文而治夷于列國漢武帝賢仲舒敬汲黯至立相則用弘與慶是以威加乎遠夷而德儕乎秦政皆不能克己之故與故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王守仁寄楊廷和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然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也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

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
 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太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
 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
 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造有謂文羣臣雖劉基之智宋濂之博通倖伏
 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
 部成祖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
 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
 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詘表能於誠顯拔於
 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皇復辟親擢三賢薛瑄岳
 正李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囚戊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
 正之怨止於襁秩顧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
 之狎躬鄉氓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己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
 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九

鄙於人主賤於六曹國綱士風昔文帝故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
 錢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
 於不治耶
 又曰古之大臣不薦士人皆責之文侯之擇相以係天人之去留非他
 幸輔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為天
 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
 之用亦必拾遺難任求如漢平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
 時庶克顛隲不徒執簿呼名窠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
 為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
 見其直不如平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甚徒
 以奸佞伴食恬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情非
 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
 古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貞觀慶曆之不若則將
 焉用彼相矣臣謹按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而勢不

能以自克五隔強臣之拒而清莫得以下同又屯彘鼎伏嘗經綸之任
 無濟難之才將有折鼎覆餗之凶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陛下之友得
 易妬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
 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訓博下則我之仇尙友之
 云臣願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為斯世
 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諸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
 責望人言杞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重陰抑陽黨
 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今地震京師且
 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寧仕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
 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為水雨水不時則水潦為敗夫水沒都城則陰診
 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電毀瓦壁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
 電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遁也人生有兩首四目
 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主火災賢奸不分
 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

則今日之變謂非相臣之積漸也耶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
 以姦佞啗取寵榮既覆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陛下之所親見也
 今又曲營虛譽以欺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
 以為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蹙而夷
 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
 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臣請陛下亟去之更求
 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惇德夙成木
 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瑤若有其人取置左右如不兼
 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臣退荒疎遺糞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
 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
 以反覆開論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為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
 非其人必基禍本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為國長
 遠之慮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

項甌東上張蘿峰書曰天子之職惟在任相宰相之職惟在下賢其周恤民隱除奸革弊皆衆賢之職也天下之賢孰無忠君之性宰相又從而禮貌之豈有不感激思奮以求無負天子故稱周公之輔相之功吐哺握髮始以周公之明聖能不辭吐哺握髮之勞者其學根本于敬也人心惟敬畏則兢兢業業視昆蟲草木如恐有傷視匹夫匹夫亦爲天之聰明也肯于士者不之敬乎夫士不同其當敬一也有英敏者固可辯天下之務有緩厚者尤可養天下之和有爲明主所棄而士論歸之者有爲士論所鄙而明主親愛之者有建明累于學識而心事無他者有形勢相偏性行相戾而未必無他長可取者要皆所當敬是故來則未嘗不見見則未嘗不愉悅以作其氣從容以盡其辭辭順必求諸非道辭逆必求諸道論事雖或如爭事定不失和氣夫是謂敬士也宰相敬以下士士協恭以事君天子可垂拱而理矣然敬之一字未易言也以舜之溫恭而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禹豈不知舜之不爲丹朱乎必謂人之變遷無常雖聖人不能逆料其後耳老先生自謂與古聖人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一

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人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猶恐失天下之賢士若復盛滿而忘傲戒將不覺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而面諛脅詔之人至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哉及蘿峰得請歸又書以爲聞之伊傳之未相也華野傳嚴之朝夕當與農夫野老駢首雜處耳及三聘之勤後車之載天子方有以寵異之而勳業遂覆天下矣司馬公之入相也一時振作之功亦披天而揭地及退而居洛真率之會下及遺逸至于朝廷天下絕口不復言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彼諸君子皆有以識此也老先生昔者在朝已成安富尊榮之業今之優游海上惟當倡率鄉閭以成親長之俗而已若夫無地起樓臺居不謂之陋下堂拜縣令勢不謂之屈油油焉齒于族齒于鄉亦不失爲尊且貴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亦非忍于棄天下也若然則進退兩善尙何間然之有兩善備盡大臣用舍行藏之道而敬之一字則尤進而善于天下退而善于其鄉之本也近日江陵覆敗之禍起于不敬而媚嫉過

絕天下之賢者

嘉靖三十二年趙錦疏曰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專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宮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于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算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編修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寢以失矣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二

列聖相承循爲典故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密奏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某以貪暴之資夙跡禁屏今大學士某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恃恩寵張其威權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必聞于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尙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路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期必扣尅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勸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于申理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諡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某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路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

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專權亂政何以加此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稟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陛下何由而知之今某雖莫逃于天誅而某猶得以播其惡者蓋某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某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某姦邪之狀者有列某貧穢之迹者皆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某欺罔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某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詔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惡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三

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謂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其乘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陛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其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諸司代其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其咎是有丞相之責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某與某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某非某之所能勢勢也粗有文學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聖心必以爲有可用之賢而無關於國家之安危耳然自輔政以來惟恐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陞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掎赴日衆而卒伍耗弱封疆非路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諡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

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陛下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躬至盛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某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陛下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閣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于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末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掎赴爲得計以營求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四

爲有能遂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之壞雖有百萬之衆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陛下將某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可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

陸樹聲曰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則展閱

又曰爲宰相者先德量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相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

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銳懷照物之明而能宏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其所未備也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銳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又曰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天下之士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又曰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于不去者以國事為重也當其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為逼同于求而以為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為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又曰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温公以書貽之曰忠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五

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詔諫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我朝何椒丘之論荆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荆公以同己者為賢異己者為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荆公荆公當無辭矣

又曰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于慎行曰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常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贊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授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聞不

博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聖人於此使以己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己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制萬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

又曰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專威勢驕從不過數人土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為相自以結怨已多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凡唐時所誇宰相兩簿之盛皆起於林甫也其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衛卒其時則不得不然矣大抵將相大臣權寵居位在開國時輕在末世時重在太平時輕在艱難時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中國輕在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不甚隆可考而見也

又曰漢法漏洩禁中語者其罪至死故人不言温室之樹可見帷幄左右之臣於人主語言不當聞之於外然亦不可秘者大抵密謀深畫出自人臣者不可泄泄則見以為賣主之重嘉言美意出自人主者不可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六

秘則見以為壅主之德二者之情則異矣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此不敢泄者也夏侯勝為諫大夫常出道上語宣帝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此不敢秘者也故堯

心王佐帝臣之事君固有道矣
又曰李沆嘗曰吾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狗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吾嘗三復斯言擊節嘆賞真至論也然彼時風俗淳厚厚紀法修明可罷可行下無異議近代則不能也臺諫毛舉瑣屑以塞職掌必欲邀題覆於該部求粟允於內閣及至奉有俞旨頒行四方計一疏所陳紙札之費已不可勝計矣而監司長吏曾不閱讀其一行父老吏民或不能解其一語建言之臣惟取一時允行亦不問遠近上下曾否通行即取而刻之集中以為傳世之具矣及求其所言非當時所見行則前時所報罷也夫見行者

何必請而覆以申飭報罷者何必行而覆以依擬上下相蒙以全體面
求免於少年之擢摠而不顧政體之虛實使沆當此時能一日居其位
否耶即事報罷不以爲因循即以爲拒諫立攻之矣

又曰真宗謂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
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肯效尤此大
臣事君之體也幸執之僚同心爲國有言於上無非爲公何者不可使
同事與聞而可以私啓也蓋其非阿人主之志而不可使聞於人即其
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於衆也故曰非諛即佞後之人臣有欲建社
稷之大計而欲以密啓收功其亦未聞沆之言耶然則嘉謀入告密之
於外何也曰此言善則歸君不敢任之於己非躡足交肘之密也不密
失君謂何曰事變之微權術高焉固有不可宣言於衆者非其常也若
乃承平無事君臣和德之朝而以陰秘之踪効潛結之計者固所謂譏
與佞矣

又曰武帝時才辨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
百五 卷之二十六 十七

慶醇謹而已史遷若少其爲人以予觀之石丞相真大臣也當紛更多
事之時丞相以才伎自効不過一吏而已故鎮之以醇謹而潛有消彌
不至極敏此真宰相事也天下之事惟機能鎮浮惟靜能御躁君道也
相道也石相知其解矣自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伎
自効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者此非其已効耶

又曰世之論相業者動以虛懷慎件食爲譏初未詳考懷慎賢者也清
謹儉素不營貲產所得俸賜分給親舊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蓄
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廉耻道喪有如此清苦
宰相乎且以件食論之唐時宰相官冗權分各有同異非如後世揆路
權有所歸衆皆緘口也欲免件食之譏亦復何難然以姚宋之賢共佐
中興之治而懷慎爲之陪貳乃知同心戮力以濟太平正復件食豈爲
無益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則件食爲罪同事
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美則件食爲能奈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
以天下事付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夫坐鎮雅俗豈無望者所能正恐不

稱耳

又曰姚宋之爲相也高仲舒齊泮皆爲中書舍人仲舒博通典籍而泮
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質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
以無闕政矣此姚宋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爲政者工謀身之念而
闕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忘下問之益有所造膝而語附耳而談非
必商榷典籍諮詢時事也故博通之士阻而遷就之徒狎矣

又曰董晉爲相慎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
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揆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
爲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爲相者有所不得於上
惟恐人不知有所怨於人惟恐歸之於己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於上
故人主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播之而不隱此其常也
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充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温室之樹慎重
不泄究之此道則未知也

百五 卷之二十六 十八

張居正曰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衆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
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於今所卻兩
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
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
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公不可得矣願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
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闐然
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所共見聞非矯
爲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
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謹也雖殮茶茹董徒自
苦耳何裨于治理耶

又曰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
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
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
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

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幾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只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求除密勿敷陳培養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尙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尙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

王錫爵與余有丁書曰廟堂景色大可憂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海中一船人人可爲舵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身色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徒損國體今不審老兄何以調停許相公一疏陳義甚高而將來從旁爲審者數大臣止辦一去乃有最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勸瑤老着意寧耐也吳趙端人而惜其効忠一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羣少年所趨眼前世事擔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旨關安危非淺淺也

又與余有丁書曰世事賴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澄來教中云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景決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十九

不攬外權不交中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救于難處中求善處之術耳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可力爭則上遊不信外廷而言官乃復效江陵時承望故事此真亦難矣聞大璫中儘有一二可以誠感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偏論曉然亦當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密傳方略按伏囂詭譬之棋家漫處着子則緊處方得其力老兄既丙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可則止勉之盡心盡力勿問利鈍可也

又曰夫相者宅百揆至繁矣其在近世則要領有二銓司言路是也夫辨材貴公故不侵者得之集思貴廣故不抑者得之雖然譽弗弛也盡避之相主何事且諸英俊尤難馭是又在彼二柄外察陰陽權衆獨穆穆以迂衡其得失僅幾希際耳若夫國有大謀贊神聖之主而弗敢其

西園聞見錄 卷二六

德此則格天之業復乎獨隆去二者又卑淺矣夫鮑蘗鹽梅最善論也惟酒冽而羹美是爲底績至夫劑量注酌之巧烏可以粒粒銖銖而較之哉

又與申瑤泉相公書曰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莊密二字君子喜於生事欲言濼洛紙上之言貴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兩可老兄既幸天下卻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卻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怨望不肖嘗以惜國體之言奉勸正恐錮廢不已爲籍沒籍沒不已爲逮捕投鼠不免忌器耳今羣奸已貶罷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爲楚黨然後爲所欲爲一清言路盡反舊轍譬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固欲虛騰不可小即如晉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針氈其勢自不得放膽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斷毋更以前二病爲疑也頃董師下願大以正人當路爲快而特憂一時熱面卒急難于翻轉此老成更事之論并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二十

附聞備擇其他無可言矣

又與何心泉副都書曰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實由生等避權畏事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幾許官爵乃喫緊最苦而最難籠絡者中間又有等不逆詐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秦誓章所容必在彥聖有枝使君子之氣常伸而放流惰疾一節姑在所緩異時事到歸宿地小人不信君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知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又與艾通政書曰大教再辱爲之心眼俱醒辦天下大事得之于真者藏者恆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王霸但求霸而稍沉重知取于者僕亦當以真與藏許之若容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闥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爭鬪呼馬呼牛而無害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杞檜僕等安得都付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曉曉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

者容其謗我置我可耳苟若盡容其謗人置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卯用之嗟乎此可為足下知者道也

又與詹思亭太僕書曰蒿萊偃起在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羣少年飛書空集或曰向某在衆人緩頰或曰某為禁地先容或曰公當助我或曰我當助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論相業奈父母之身何哉來教謂姘姘自好不知所指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復隨人之好儀衍妾婦合為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為何如也

又答臺省諸公書曰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臺省諸公執事僕以山林隱夫偶為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遍挂諸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直而慧未有如僕者思之可為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微寵于皇上非有所修葺于諸公各人知之矣臨末一着豈不知撥拾諸殘唾謾舉二三時政以苟完出處面目哉願累年言此者不啻滿公車矣曾有一言之動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臣垂死之言通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非諷諫非密揭不可既為之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二十一

諷則古人有操刀而止殺操筆而解鬪諸於僕者多矣又何疑乎僕事上久知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專以不居功不顯諫為專一肯竅而每引外廷議論為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攻我我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出罪臣于獄及宮庭緩急之際以此幹濟頗多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如諸公盡以格套語相駁正則國老之味變為薑茶所敗壞不知其幾矣且山陰公既以進揭不密善歸己過歸君為大罪案而僕又以密見糾顯不可密不可為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為妖為謗蓋極言天下臣民厥口詛謗之狀以悚聖聽未嘗專指諸公也所言與禽獸畜者正謂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仇何惡而遂矢口謾罵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相加責如是酷乎鄉有評路有口可盡株殺乎僕雖辱朽豈不能以惡聲相反念訟于朝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甘卿不忠不孝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上帝而已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

盡知揭有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即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况在籍乎而至于段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至今以為實有此尤可怪當揭露時僕豈不能藉口削草之

忠匿原揭而不送又使有一字可增減者豈不能刪去觸忤諸公事而避矢石之及哉明有皇上幽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置喙矣乃至廢錮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諸公僕無人不救無救不力且載起居注中不能盡辨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及聞僕初

出山頗為時流所歸以此遂駕風水之說詆申許二公經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為恐不可以相非也大抵僕密揭言時政辨疏言閣體兩時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一之其辨疏云則誠多事矣然亦不過泛爭閣體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論似亦不為無見而不意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于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旬月之間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未數月而攻者四五十疏言斬即斬晉人者不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二十二

帝刺膚刺骨之慘而置于人者復嚴反唇腹誅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戰乎則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則困獸一鬪猶不免玄黃之傷諸公未必能帖然安位如今日也而諸公中亦或有畏履虎之咥人而逡巡前卻者未必能心齊協協之一至是也即此一端認誤以為真張小以為大如此安得不益滋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效忠之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矣若肯垂慈教何不將僕身衰病描寫一番以動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為罪端此皆皇上親作證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門竊以為諸公驅邪之計左也天下莫不詳於已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政能為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真杞檜者出而相角也又憂有真杞檜者出而今日請劍之諸公或反噤口不敢言即言之而上且以為故當不復視者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蓋諸司十不得一二閣中亦不得二三惟密揭稍稍通耳然亦

漸至稀闊矣以天下之大而寄命于閣臣之密揭所謂一綫之路其危何如譬如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路人見者皆嗟惜而扶將之忍更甞而絕之乎今必若盡絕此一綫以天下大柄拱手而授之不知誰何之人莫可叫呼之地則漢唐宋之季可鑒也區區杞檜又不足言矣今天下民窮財匱將情兵疲救之當如焚溺而諸公悉置不講惟擊之是務使中外當事者人人求去日日杜門一旦有緩急三年之艾不可以卒求百歲之儲不可以頓辨天下事魚爛土崩誠有不可勝諱者而諸公方且高議雲臺之上據必勝之地而百不與其憂嗟嗟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皇上三十七年容言之德何負于諸公而破敗决裂之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老臣安危在念多有所忠告於諸公者會兒病亟不能縷陳粗述其梗概如此惟諦聽之無忽

又乞休疏曰大抵謗至於不必辨則言之者無味矣而咀嚙之者願愈醜疑至於絕相反則蒙之者不忤矣而傳會之者願愈力事至於御前親質證親發憤則爭之者宜愧且懼矣而羨慕其抵觸之利者願愈衆

卷之二十六

事相上

二十三

此其勢不可以口舌勝也蓋臣嘗私持鎮俗之論以為彼躁而我靜彼釀而我淡久之人當自服而今身處劇場官居寵地非所謂靜與淡也欲以責人之反唇難矣此之謂不得不避之勢方今海內亦多故矣而閣臣提衡調變其間其艱危萬倍又臣等猥承張居正擅權之後侍皇上久御練事至聖至神之主其兢惕又萬倍當此之時縱有膽智包身奸雄蓋世安能頤指皇上之手口借以處人既處之矣則又安能頤刻翻悔佯為解救而不防皇上之詰問敗露者臣蒙此大疑最為無謂在理外而猶尚未能自明則理內之事如臧否人物甄別吏治主張議論耐贊政機臣等無日不稟擬則無日不可為譏端一舟數椀十步九掣將不惟身之危而國家之敗隨之矣此之謂必當避之理救荒禦倭豈非今日治安急務願臣等譬之當家之人量出量入算輕算重即如戶部錢糧困詘之時臣等一面議賑恤又一面內顧根本以防他變又一面揭陳民窮財盡之狀於上前蒿目苦心亦已至極石星宋應昌臣亦豈敢謂其全材但以星之清忠為國應昌之辛苦籌邊功未列而言者

先求其短局未終而觀者急議其代臣恐忠臣勞吏從茲解體又恐懸軍異域不可先自惶擾易將故稍為調停之說以解之此臣自保老成長慮未必會差而二臣怒中尋端盡構以為罪此亦當待臣去而皇上自決之臣無策矣臣聞大臣受謗而不辨謂之大度有怨而不報謂之至公臣今勉從事於此既彌年矣本之為忘身報國計而今國事至於必不可為猶然不自引決以仰累皇上則非大度非至公而直謂之無耻耳

又與友人書曰公劄外又兩辱教函首以書成近事彈冠此未為深知僕者僕居嘗竊嘆閣臣起廢為累世第一皇恐事然前輩所以因循者子產立公孫洩之義雖以王文恪之賢而一歲再遷至今尚為口實僕初入閣門自罷報功報捷陞叙既倡此端則今日便當充類至盡豈可冒昧也一階拈帶尚有餘慙老丈復何以賀為也

又與沈太素布政書曰格心一著畢竟探珠大海茫然無下手處上仁主也又英主也仁主無迅發之令故多留中不決之事則追而導之之

卷之二十六

事相上

二十四

難英主無旁落之柄故多獨斷不測之旨則逆而脫之之難嗟乎足下尙安得以周公孔子不能之事而責我哉

又曰今之從政者真如着敝絮行荆棘中權臣重臣兩無所處然世徒知人情借權以騎重之可憂而不知重者之未必重也方今主斷尙獨朝論尙衆一柄而左右掣一鐮而水火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下鹽梅甚難無論不肖五日京兆也

又曰君為疑根為爭根為今計者非格君不足以用人行政非得君則不能格君而非加以十餘年之強力忍話則得君亦不易居嘗自念宰相器局有大小規模有久暫如張文忠徐文貞皆輕捨身牢立脚乃克有濟使薛文清效之則又不知何如矣

又與滕少松巡撫書曰大臣救世世毫釐千里寬得一分民受一分此救世事也若力量止及一分而企望乃在十分主必求盡信人必求盡悅此忤世事也今吾道多窮高致雅達大抵皆以救世而成忤也非吞得三斗酸受得一國話鮮有能濟者

孫鑛曰余嘗謂代大臣斷者惟相餘人無非奉其指使譬之奏樂然相者調也命調既定八音各暢其奏雖極清濁高下之變要不出此調之外鸞鳳翔風雨驟心耳駭焉其條貫總也一音小變即律呂乖矣昔霍子孟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史稱其知時事知要然彼時車丞相實當軸倘執故事抗衡始元鳳之烈索諸大抵相道多端有德有量有節有才

有慮有識而總之德才二種要其當機而有濟則尤貴才也今搢辭者非多誦讀勤討論巧構思詳擇理不能極雕龍之致然及夫具是數者而仍復不工則才短也有人突然起脫去哇徑不規規繩墨之間操觚立就光彩奪人目則故說皆微帶矣即將亦然決勝惟在合辦之頃宋文帝命檀道濟討謝晦臨行問計道濟曰人關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嘗孤軍決勝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往以未陣而擒果然吾友管登之嘗謂孔子但言才難不言德難余深擊節為果使悟徹一貫器具不宏祇足為師儒不可相也三代後有漢唐宋漢之才多敦大有質唐之才多達變有華宋之才多持正有品其輔世各有當獨陳曲逆李弘憲

卷之二十六

李相上

二十五

人皆疑其心而姚元之呂申公亦半見疑余反覆史籍觀之乃知四公皆忠臣無可疑也惟一意為國不以絲毫他念雜之故不避形迹耳小過不無然于忠何損如王元美稱宗子相寧為籍不為季此說行人皆競品品獲奇而才退舍矣此今人膏肓論也晉室不傾王夷甫品寧在劉越石下總之品可偽才不可偽則品其最下者也乃人猶爭趨之何哉正以才不必真耳

又題楊文忠公視草餘錄曰公被謗大約由雙溪雜記而最不可解者則復寧藩護衛一事其云止請楊先生一位者至今天下傳之夫公果陰右逆夫則何地不可投款而乃授長隨大阿巧其迹又何暇獨請茲事實錢寧主之恭襄歷吏部久宜熱送本事閣中曾有此例否果有之同官孰不訝而乃孟浪下筆如此天下人又誤信之如此甚矣人之好拾人短喜談異也今錄中云忌者謂濠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此語亦出晉溪蓋爭時急取捷口給而然然猶近實後閱坐山中久思得一奇因文致也文忠此錄不逆睹雙溪有後記而恭襄作記時則忘前語矣

恭襄實右宸濠先伯父輩習知之陽明平濠每疏輒歸功本兵人或謂非體不知陽明慮輒顛蓋倒用之兩王故相知人莫測其微耳而京師父老談擒江彬事則皆云全得楊閣老力有及見者謂閩巷正洵海無何宣傳擒矣比入錦衣直房視之則贖已半髡江故髡蓋怨家毒手也總之公在正德末名汗然功有述在嘉靖初名高然功弗終先家幸兄嘗曰以楊石齋之宏遠際肅皇之明聖使議禮時稍低回其間則不熙必適於成弘於社稷不亦康乎嗟乎英主方自外來而敬皇之德入人深舉朝廷不回公如衆何善乎趙文肅之論侯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夫豈盡晚新貴人力持之蓋有胎矣不殺于謙今日事無名二際賴二公居多文肅豈飾說哉甯武子乍愚乍智晏平仲時衡命時順命以談公之遺則兼矣雖然公後遭重故名益高名高故正德之功益以白禍福糾纏互相乘也豈人力哉耿子健裨官石室兩仇誣為崇是固然第議郢都禮時陽明亦右桂說兩貴人心德焉其徒因盛詆楊異伸其師鑿頌修越志嘗謂張子蓋翰撰曰辛巳詔出新都手新建之封賞

卷之二十六

李相上

二十六

由焉晉溪自兵徒吏王衡斯寄夫奚為讓大匠斲子蓋曰子言良是願此說沿久今遽翻案恐說亦長嗟乎夫孰知兩仇外又伏此一吠聲媒也諺稱造物忌名因果家謂謗或種福然則君家之福宜長耶而俗又稱嘉靖中凡楊姓者多被禍獨留一蒲州耳數固有適然者哉恭襄亦絕類奇才使機心少損家幸當稱四王也

馮琦與王錫爵書曰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為相者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故當以時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時事也在時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為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絕之詞則難隨文帝曰吾於高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所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死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

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惟忠正不須文以聖經賢傳如臨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略陳其概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不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謹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講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爲議論復勝則又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事相上

二十七

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鉛錫則苦酸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氣血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爾何離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爲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僞邪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禍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燭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

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故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興廢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鎖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微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輩不聞則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棄焉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爲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事相上

二十八

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用獨所以爲不敗卻克破齊王剪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則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用寡不如用獨用獨用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若逼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夫惟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况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使下內閣稟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其下其下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

前之隔絕而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瘡疾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奏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此老師仰屋而嘆場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手一矢臂一鵠可伺隙而取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騎萬羣僅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即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伏公論而中秉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

又與王家屏書曰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諫三諫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為身輕於一羽而為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以為激何也近世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二十九

以來務為先意承旨結納左右遇事不稱乃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為當然一旦有替獻匡維之事人主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為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夫相國者欲受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者且為之解曰枉尺直尋嗟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直枉矣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故當以王陵為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困窮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時時呼譟而臨賜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從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一皇上之清光不務得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

當局全迷棟橈崩屋將壓焉閣下雖高謝人寰而繫心宗國諸公如有吝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

又與王家屏書曰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進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為索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異懦緘默異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及人情者執持而見詘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國家守法者大略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三十

大臣與小臣兩誦舉盤危而奉之中人誰實為之主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事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與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傾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縱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自與言者為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辨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悉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中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慨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以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庇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聞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常視為固然

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在時中旨尼陪推者以爲異今以爲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爲異今空其官踰年以爲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爲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跋踏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爲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爲不言言矣又以爲不力今相習爲依阿澳忍容容自保以爲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爲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爲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官之中獨有左右亦人自危毛髮浙酒重足而立至尊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爲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三十一

且古人獻納必先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乞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未必聽而不怨即怨而異日復思其言今語之曰吾與子絕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其心語曰勿撓人心人心不可撓也而人主之心爲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之未必不謂以片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乎凡諫必思所以人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荆師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爲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爲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俟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實之詞將真懇之意理到心到政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蓋將進言於君父而即逆度其不受義之所

不敢出也

又答張玉陽書曰承諭今日之事不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哉言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激事鮮降心朝多變色人臣如此何以禁切主上哉然事所從起實始于抑僥倖杜請託比來進退頗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兼所欲去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略故太宰假爲公請爲政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士論所與者偏不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或戒其子慎無爲好夫好非不可爲而有意爲好則不可耳故王山陰當事一切請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萬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即爲激不去則輕侮一去即爲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臣風概也閣部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爲喜怒蓋天下事有心壞而無策者三以教制虜終必敗敗則不可爲今舍教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則不可爲今舍堤則無策以囑託制中貴終必敗敗則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三十二

不可爲今舍囑託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閣下執望乎
又上申時行書曰上臨御久其視公台九列皆其素所奔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衷之意今不及時推轂魁碩者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徒以輕而益輕耳晉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易服憑舊知則上易結今天下治平一綫斤斤獨望是耳
又曰歷觀古來通患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門主竇而亦可以難爲其上名節毀矣體貌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凜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覽六部難於統一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今內外之臣皆如今日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徑結于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閣爲贊員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愚妄以爲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實欲塞而通之塞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機務始一人謂

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閣得永嘉始重也

申時行曰古稱治天下曰絜矩曰平而當事者謂之持衡衡者平也書稱皇極無作奸作惡無偏無黨亦曰王道平平而武侯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以故管蠡之見妄謂持平可以與治不必以烈烈為功皎皎為名故行事必稟於舊章雖小有補救而不欲紛更以滋擾用人一付之公論即多所薦引而不敢專擅以市恩財匱民窮思守之以安靜法嚴令與思濟之以寬仁此老成先輩之所取而負才立節之士所撫掌而竊笑也至于格君乃人臣第一義而格之甚難非積誠至極圓機善應者不能臻此孟子言君子務引君以當道志仁引之以道以仁未必能入况以非道非仁揣摩迎合以濟其私乎今之君子大都持心不出於平而引君不由於道擊搏以立威詭遇以就功凌轢以見節以揆之國是反之此心之天理則未知其所湊泊也近且紛紛若此抑不才引用非人妨賢病國乎每自省循惟奉職無狀不能早自乞身苟祿則有之矣其他亦少知檢飭不敢玷名教干法紀也

卷之二十六

事相上

三十三

又曰國朝罷中書省用儒臣贊機務責任最隆時則無相名而有相職然儒臣始儲在侍從不程以吏事民功著作議論之外無所表見而一旦被知遇簡佐密勿則君德隆替政事理與方內外之助勳專職咸視其職業之修與否故天下觀其相業以知其人非若中外百司小大之吏可以一事一官陳績而見能者也

又曰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輅旋止憑揭帖往時或奉御札或令文書房口答無中寢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每相商榷皆得與聞今疏上報可絕無違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喜事口語紛紜前信後隨黨同伐異狗之則不可勝從違之則便相反目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主上一有轉移便能改觀易聽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

又答葉臺山書曰竊嘗稽之往時絜之今日則閣臣最難而在門下尤難往時閣臣親重上虛懷倚成關說挽回無所措手部院臺省各以誠

心直道相與共濟而適日則異是矣故閣臣之任事難往時閣臣多或五六人少不下三人有疑事而與商榷有大事可以夾持而自羣羈旅闕進退觸藩門下屹然一身獨當盤錯紛論搶攘擊撞之際擔荷愈重而責備愈苛故知門下之所處尤難之難也又書曰閣臣之參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餘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記之矣所貴擇人而任之人主虛己而聽之自可與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勢必不能相安此亦公有激而言非僕所知也

又曰耳目之臣知無不言惟自盡其職耳然主持在上不必其說之盡行股肱之臣不可則止亦自盡其道耳然制命在上不必其身之決退又答徐魯源大參書曰近來人情多談議論雜出弟業以事權還六部至不能拔一人行一事而人猶謂有權然則當袖手閉口旅進旅退而後已乎弟亦莫知所自處矣

願憲成曰君以擇相為要相以正君為要乃其喫緊處總之不出於用人唐虞三代莫不由茲降至戰國猶有知其義者蓋古先之流風遺韻

卷之二十六

事相上

三十四

遠矣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克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願卒為弟子此千古君人者論相第一義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使賜連衣二襲此千古相

萬曆三十四年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疏曰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視相之何如人宋之仁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范富歐諸君子皆相繼秉政讓成慶曆四十年平治之盛其時非無夏竦劉沆輩小人謀構卒不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安石佐神宗原不知富強之術而本性執拗過人創立新法引薦羣小及爲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不寧而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汴都破汪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終衣鉢相傳皆醜正爲讎助天爲虐其時非無司馬光李綱崔慶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孤忠拮据然卒遭貶斥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拯危亡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罔上利盡歸己有變則或遁或逃禍獨歸君故權奸欺蔽惟宋室最多及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若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揚成弘間則推劉謝忠信氣節之士不乏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宋室有相而無君本朝有君而無相宜其然矣昔王禹偁爲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三十七

待漏院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洊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形未清欺蔽日生請修德以整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相臣言爲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矣其或私讎未復思所以逐之舊恩未報思所以榮之金寶玩好思所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眞士抗言我將斥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詔容以媚之私心愒愒假寐而坐相君言爲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義正而言中臣每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四語尤爲萬世相天下者之鵠耳然小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極亂之主豈必好用覆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鎛程異之相也雖市途賈販亦唾而啗之而憲宗以爲賢王安石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著晏敦復大以爲可憂而舉朝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知名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

延譽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概矣是故今日之舉謂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即盜虛名而閤大體者更有覆鉢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濫推即才足而實不能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徂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宏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陪用二人取其德性閒鎔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豈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况國朝殿閣名臣不從中祕發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議論不得不公也會推必罪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臣愚謂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三十八

叮嚀勅其用心輔政一德迓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之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協力若左右手猶幸有濟假令鼓楫柄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恃廟堂而與清議爲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議清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球之用後而盤距牢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球之事先而勿比匪人斥邪若脫距之易乎

萬曆三十四年湖廣巡按御史史學遷疏曰自胡惟庸罷相而中書之政分於六部我太祖立法原有深慮於時弘文學士非不貴幸而總攬自上無所置裁文皇帝問召詞臣入直左右然僅以備顧問代制草初未嘗有宰相之名也故其官亦不過五六品而止逮其後沿襲既久法制漸更而政全歸於內閣矣迄今則翰林相仍操縱在手而專以詞臣入相遂牢不可破矣夫朝廷設官分職遞相上下原無內外豈其中外勳望大臣曾無一足寄心膺者而惟詞休一科足以端政本而清化源

哉蓋嘗因是考之先朝相業首推楊李乃楊士奇以審理李賢以郎官俱蒙召用世祖中興如張孚敬楊一清諸臣其相業表表可見亦皆以部郎起家蒙恩特簡此皆前事之明鑑何獨於今不然也且我皇上以今日之相為重耶輕耶皇上登極以來輔相諸臣盡賢耶不賢耶以為輕耶則舍疑丞輔弼之地其所托重持力者何人以為重也會何屑越其任而專附之操觚染翰之臣以為不必盡賢耶則股肱腹心之寄所為養尊處優者謂何以為必擇其賢而後用也奈何狃於一局而遂謂輔世之賢球時之相盡出詞林而鄙夷外僚無一可任用之人也權重則當分物極則必反當此重極宜反之時况有祖宗成規在乎夫人各有能士固有品臣非謂今日詞臣盡非詞臣盡可罷相而內閣之任獨取備於外臣也大抵詞臣登科應制一入庶常清華之選優游歲月計日待選而一旦秉鈞當軸則其錢穀甲兵未必習也刑名政事未必諳也民情之休戚國計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旁燭以書生當天下之事鮮有當理久且專權自恣放逐忠良引用奸回誤社稷蒼生不小曷若部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三十九

院卿寺有望之大臣及仗鉞秉旄勳業隆變與藩臬長吏歎歷久而更事多者之為愈乎非智不若所居之勢異也臣以為詞臣趨陪禁近博通故典可以備論思啓沃之資助望大臣數歷內外諳練事機可以奏劄對旋轉之績故專用詞臣則互為倚伏而有偏輕偏重之病兼用外臣則兩相調劑而有協恭和衷之美及此更始之會肯一大破拘攣不問在任在籍或內或外廣延衆正特簡元僚其有裨於國是良非渺小者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先是大學士申時行許國張位相繼罷去而科臣吳文燦徐觀瀾臺臣喬璧星亦曾建議及之而中格不行豈非以權有所屬不肯旁借耶

王世貞曰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既而歎曰高帝之罷設丞相著為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使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於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恆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仁宣之代與卿並太宰位第一華蓋次之大宗伯位第二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

之然在正統則中貴秉綸綍而專於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於外雖理亂之勢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隆寄於武功氏然左珥橫眉更得而抗持之且未幾輒敗其後屢寄於南陽雖亦參之以太宰大司馬而相端萌矣若首次之低昂亦以時露矣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敵也次之與首勢相逼也蓋皆有所挾而皆不勝於是相形顯而首次益低昂矣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異權太宰大司馬以孤卿重而不相用其治世之象乎哉正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襄既而使大闢奪之闖敗他闖復寄之又復使介冑參之於是閣臣屏不復能振其黠無耻者甘為之隸役而竊以自私何論相哉是故芳為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宰綵為之外而不得言內矣寧彬進而絲綸移于介冑矣嘉靖入紹盡掃其蠹而新之歸政內閣新都巖然三輔鼎承百辟風偃雖不久而有所扼以去然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永嘉之為卿佐則擊內閣而破相之體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為次則出尊之上為首則惡次之近然而直者猶能奮而與之抗健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四十

者猶能挾而擊其肘若乃屏苞首折姦倖明主威蕩國蠹斯亦功之首也已信州之所結托不能如永嘉而汰過焉上舞其上下逞其下籠盡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為天下笑袁州以柔用竊人主之喜怒而為威福荊州以剛用揉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屏氣而不敢有所異同於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霄壤矣刑憲之報近而及身小遠而及子孫皆家籍名滅播之丹青夫豈不幸哉然談者猶以為荊州微有功罪稍不蔽云大約新鄭狠於信州而汰小未甚二李肩次無咎無譽新都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相埒其最優者也余既卒卒不獲終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著之曰嘉靖以來首輔傳蓋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曷言輔避相也諸為次者及與連者附志其中

又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則其才勝正德之政盡于左右貂蟬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漢為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冕與紀皆庶幾是

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之初節內勤干權
俾而外伸于奸藩不亦嫩嫩秋陽哉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為調劑
然再躡再起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
心之本裨闡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
遭會一言拜相疆直自遂人主為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
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偏下
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為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
之利即不有孽子孽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鱗敵夔伯之地化為秦
楚徐高張申之所由兆也階赤鳥凡几羔羊素絲嘉靖之際亦何下廷
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
救時相也拱剛復強伎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
習也尚能以法刻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
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四十一

又曰內閣放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荆棘日不暇給矣稍稍
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
敢望之已益勸馬上業進學士承旨詹同等及宋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
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旨使為詔草濂獨多
所當久之上做宋益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閣閣二俱大學
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胡惟庸敗析中書六
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為置僚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
威福亦亡所寄裁至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
直左右已益親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秘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
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右文過殺內柄
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憲義戶部夏原吉以不
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專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
豈非無顯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及憲大權始集
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

相稱焉其喜怒伺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創白
絲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
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

馬應圖曰尊禮大臣固有異數爵賞名器豈宜太輕古之所謂弼者以
調和陰陽薦達賢才為職其他水利工役諸務各有司存近乃一一舉
而歸功於內閣如邊功也官軍血戰而得之輔臣以坐籌而受賞如大
工也朝廷竭財力而成之輔臣以行視而加恩至於陰陽不調賢邪倒
置煥然不問故凡儒臣一命入閣不踰時而一品矣又不踰時而廢子
矣有如此而再考三考官爵已極何以復加於是乎議進柱國議進上
柱國議進太師議封伯而人臣顛覆之勢成矣此由於恩賞太驟不需
其輔理之效而輕於假借之過也且以陛下之優厚輔臣如此而建言
者猶曰腹心之任未專君臣之情未洽必欲陛下拱手而聽於輔臣必
欲人臣盡如張居正之攬權而後可乎此豈有人心者哉御史龔懋賢
謂今天下有五少三多臣謂獨有一少一多耳報主之臣少而自為之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四十二

臣多也臣謹察當今朝廷賞賚大率多濫謂輔臣宜正言執奏而不敢
言者以己先原取之而無以正人也
天啓元年大學士韓爌以黔捷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綸
扉軍國之事時亦與聞疆場之虞屬方引罪乃至苗功叙賚歲月分明
蓋不惟稽之典章受不任受而亦且參之名實辭無可辭頃臣祇述初
終未與之詳以俟聖明無私之鑒乃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
在不復問其差殊勉以成命宜遵未蒙察其衷悃感茲隆陞愈以徇徨
夫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青澤沾濡何能自殊然亦必有根茅之萌
而後可以為栽培之地而臣當軍興之始未經小草之出山暨凱奏之
時尤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之其何以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
以明讓臣是以躊躇無措踟躕躑躅等無可更端祇申前懇伏望皇上俯
垂鑒矧亟裁偶誤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感荷知遇榮逾寵私
矣
天啓二年南科臣徐憲卿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時

之相今黃屏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樞輔踞岩關秦衆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諉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稟擬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鼠暴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效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類請添補閣臣也護憲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越一載而屢請枚卜良謂時事多艱大廈非一木之枝相國職薦賢在大臣之誼應如是耳乃未幾閱邸報未有會推才望老成幹濟簡用之旨臣不勝加額然枚卜于今日謬謂論相稍變豈令詞林一局占定揆路使別歷中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強幹骨力之輩無徒與釣渭耕岩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祕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參內原祖宗之舊也臣姑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由御史相者則有王敦愍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由審理長史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望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瓚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四十三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琅行已端潔若薛楊之取重中貴求一面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明驗而無奈枚卜一番諸臣紙散墨滄以用外望之銓部望之閣臣而徂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者無以自解之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薦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不列之爲愈臣願輔臣襄此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列爲國運爭盛衰不爲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冲聖當陽首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樞兼用外內之制從茲再復吾君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通者此也至于相臣之脈當一轉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權開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錫化爲繞指之柔如某某至今鄙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口以譽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又彈舌以侮之每每有初而鮮終前恭而後倨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時也夷酋跳梁兵餉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下命則動遣

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鼠兩端與詞和衆口均無當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票定蹈虎尾而不辭衆議會同即當下處分負繩矢而不懼斜封墨勅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卸憲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不使內場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擔荷欲如江陵而無其刻託後輩爲虛避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十輔而儲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增陳寶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倣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恃于制唐之以干章出鎮宋之以參知經略可倣行也此皆相脈之一轉而言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勿占風而投契務求真正幹濟以資爰立國家幸甚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四十四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宰相中

往行

胡文穆公廣

楊文敏公榮

楊文貞公士奇

黃文簡公准

楊文定公溥

高文義公毅

彭文憲公時

商文毅公幹

李文達公賢

呂文懿公原

岳文肅公正

劉文和公翊

尹文和公道

徐文靖公溥

劉文靖公健

丘文莊公濬

李文正公東陽

謝文正公遷

王文恪公整

楊文忠公廷和

劉文肅公忠

梁文康公儲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七

目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往行

嶺南 張 蒼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胡文穆公廣

建文二年廷試第一更名靖靖難後召入內閣在上前承

顧問必據理對而以忠厚為本未嘗及人過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

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

及所裁機務退未嘗出口雖於親厚亦然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

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卻封禪

頌奏之

楊文敏公榮初名子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始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

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惟公齒

最少最警敏上為更名榮一日晚上御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

在出江西三司所奏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

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不下即加

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

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永樂十八年扈從北征

侍上坐帳殿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閑熟今歸天下事於東宮朕將老

焉公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皇上付託上大悅北征還將西征親藩

有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曰陛下命復民

業將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尚書夏原吉以兵

饗不給坐繫呂震言其姦侍講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

上怒公悉委曲為之辨解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

劫掠請勅出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為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

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勅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

永樂二十二上又北征至榆木川大漸時太子在京公秘不發喪斂

畢馳告太子太子至即位是為仁宗已而上知公軍中倉卒有大功明

在出江西三司所奏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

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不下即加

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

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永樂十八年扈從北征

侍上坐帳殿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閑熟今歸天下事於東宮朕將老

焉公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皇上付託上大悅北征還將西征親藩

有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曰陛下命復民

業將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尚書夏原吉以兵

年仁宗崩太子又去南京防奸豫變兩京戒嚴公急迎太子入即位是為宣宗宣德三年秋上東巡駕出喜峰塞召公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即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公頓首稱善時楊公士奇退朝閉門謝客公頗通請謁上召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公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故上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坐公姓名識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武事尤諳練將士勇怯饋運難易邊鄙利害道里迂直無不周知故凡承顧問與計算皆能適事宜無不豫中嘉謀忠畫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時侍講王璉每與公語退謂人曰公志在朝廷不少間於燕私之時真可謂社稷臣也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楊文貞公士奇舊名寓以字行由薦舉初授審理副成祖初以編修入內閣永樂六年上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雋私語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雋言駕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輔導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恆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即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殿下天資高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大悅仁宗既即位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備請羣臣明日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

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日朝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日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諸學士武臣皆素衣冠如上所服屣朝上論左右曰呂震非奏當易服試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宣德初公上歷代名臣奏議是年陞華蓋殿大學士公入謝頓首言北京山東賦棘歲八十萬為香炭得無與寬詔戾上立減十五萬上初即位聞高煦有異志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上曰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幸甚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掙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徒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時天下方面大臣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觀官領之少甦民力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之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論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勅止之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

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論當以重書開喻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毋以謙爲戒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載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宴駕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尙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公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二公蹇夏以公言入告上不憚而止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矣然言者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曰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念保全之豈可惑羣言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重書諭之幸甚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而陳山竟疎斥之既久召公問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請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上召公與謀之楊公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力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

每憾此事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時修王朝史事皆公總裁是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太子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封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東宮因令公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產諸物或得其饋日以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問公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東皆有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遂命燬其目公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不能離舟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縣令先日候無耗翌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廉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鷄束薪相貽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正統初每朝罷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欄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正統九年以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二黃文簡公准永樂初以中書舍人與解縉輩七人同直文淵閣永樂十二年坐事繫獄凡十年著有省愆集獻陵即位出獄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公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靖難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上不効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上即罷之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直土番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愈難爲矣豈可墮其奸謀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城大寶法王初至京上欲刻玉璽賜之以璞示公公曰朝廷賜諸番

繼具疏公援筆增二語陛下為宣宗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先帝復辟首召慰諭且問改元公對當同循等且請裁定又明日權奸嫉言官搢搢再劾公坐免再起當國因慧見言官有所誣詆公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責言者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格何不可欲加譴謫公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公至榻前勉慰再三公登第甫六年即入內閣預機務公儕輩多有異議而公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為禿婦傳議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公上章攻之格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天順初為石亨等誣陷革職為民凡十年成化初被召再起未有復職之命陸見戴平定中絲綵青布員領自稱原藉為民臣商格蒙召見朝廷臣謂其妥帖復官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人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諡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廟八年天下大水公上再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公力阻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授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榜與書果自相疑遞去上嘗召見從容議及邸王監國時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公因對請立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矣公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私情愜朝野之公論上召公擬皇子名逾月皇子母薨於永壽宮公舉李宸妃故事為言得贈淑妃殯殮悉

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為皇太子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公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常瑛王英輩并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豎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闕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公會楊燁董瑛事起誣公公不自安同列又輒從旁切擠之公遂請老致仕公去萬安得為首相遂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公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諡文毅公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李文達公賢天順元年以禮侍學士入內閣本年以吏書出福建參政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尋以吏侍再入天順初山東大饑雖出內帑銀貳萬而不足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願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賑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者甚衆上一日思建庶人久幽掖庭欲赦之左右以為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起居之鳳陽聽其出入自便定遠侯石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己上已廉其詐會巡撫都御史王宇又劾彪恣肆無忌上怒並逮石亨置于法因問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上竦然大悟天順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悉褫職五年虜寇涼州莊浪公陳防戒五事上納之

遣懷寧伯孫鏗率兵禦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欽懼與吉祥養死十謀不軌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有憾者輒戕害擊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于譏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公從容曰爾既殺讎憤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于難上意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弊遂至此極上悉報可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公力諫不可遂止七年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命一人扶之何如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卒事而還二月晦夜聞空中有聲明曰公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不便於民者宜悉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疏即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

卷之二十七

辛卯中

十

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聞公遂疏十事一清掩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徵誅六罷償損失馬匹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公又請罷織造清詔獄止各邊守臣進貢停內外買辦採辦上不從公執之數四左右見公力爭皆為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邪公為人恭嚴莊重得時行志不為小廉曲謹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在春風中浮譟者為之自失陰狡者為之中沮蓋其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太過人者論者謂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僥倖却夷狄皆公之力云三楊之後文達一人而已成化二年以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九天順間曹吉祥奸預國政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上覺密謂公曰奈何對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然無此相察何事不

卷之二十七

辛卯中

十一

順初朝議薦公入閣翰林黃諫即來見公曰恭喜先生入閣公曰此何喜也諫曰何為不喜公曰昔者寇準問王嘉祐外議何如對云丈人早晚入相以予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諫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若魚之有水乎準深服之以為高見遠識時事如此入閣何為未見其可喜也英宗既復辟亦心知享吉祥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亭等自以為為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既而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故有吏部左侍郎之命賢曰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遽能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上視朝左右顧必呼公與錦衣門達語良久乃已江南北大水請下寬恤之詔詔中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千餘兩章皇后崩即靜慈仙師景帝廢后也值冬享太廟上念之以問公請俟釋服更諡恭讓章皇后錦衣門達寵而橫許臨川弋陽二王陰事訊無左驗公請戒緝事者達又誣袁彬下彬獄有疏雪彬者達又并誣疏出公公乞罷不允未幾達坐附中官謫戍嶺表時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一日上不豫臥便殿召公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公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公又頓首賀是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公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諫竟不得行災異屢見公請出官人又請簡近左右侍人大風電拔郊壇木飄瓦公上疏乞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公上遣衛士宿公家出入呵護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譟訴乞復官公力爭得允按籍覈官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皆奪爵天順四年上諭選庶吉士必北方人公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南北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于上前參酌可否為行止王馬二公在吏兵部皆上信任公又能調護以是兩尚書得行其志景帝葬時左右請汪妃殉公請存以全其母子上又欲赦建庶人出上于大內見公公對曰善左右或危言動上上皆從公遷汪妃於外邸出建庶人吳庶人于

中都公初入內閣太監曹吉祥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公語云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則不來曹怒令二火者掖而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公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厲名節為先禮部侍郎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之上問公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但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若用紹請于黽座前令吏部來面令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愕然成化初有言者極詆中官之惡得補外或咎公不申救公曰事不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即成化丙戌廷試進士公取羅倫為狀頭憲廟即位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朝廷竟罪倫時有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公留倫者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變此此言未為無理

呂文懿公原天順元年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學士入內閣時緝捕匿

西園題見錄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十二

名誘毀朝政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公與修撰岳正見上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之令由此過失不聞遂至亡國陛下當以堯舜為法以秦始皇為戒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輶晦不如勿究上是之天順六年卒四十五

岳文肅公正天順元年以修撰入閣本年請欽州同知又成甘肅起官歷興化知府在內閣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欲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選得一僧自言當大貴眾惑之至妻以女以觀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選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選者准應捕律朝論建之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上皇復位公改修

撰吏部尚書王翱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鄉縣又曰朕北方人也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故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持汝為朕努力公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軫愕然問曰何為至此公不對二人者忌公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甚佳二人皆請為誰上曰岳正願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皆伴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見公入內閣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膽云英皇召而問曰卿何以輔朕公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曰已喻公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二凶走告太監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公責其漏言公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反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誅吾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為計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見告朕意公徑

西園題見錄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十三

造亨所諷令載斂二人者謂公許吾短顧以上意劫吾益大恨時亨與豎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公見上曰為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朝廷豈可自榜購募且緩則人情怠忽事得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輶晦不如勿究事遂止承天門災下詔罪已公歷數弊政詞極切直二人者飛語岳正草詔出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如此不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公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公嘗言其不可用遂嗾選者中公以陰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鐸都督竟奪公廬時猛虎石者太監鎮河西上密諭石岳正須生不須死四年石坐法誅明年曹又反誅上思公言解士伍放歸田茂陵即位言官請復公官吏部擬調南京上曰勿調留院充經筵講官未幾南陽欲薦公南園子祭酒公不應忌者偽為公劾南陽章示南陽遂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及都給事張寧為兵部清黃官不得陞興化知府公勤力民事興修水利積

殺出羨餘補助民役與化士人規利弗遂者騰謗書彭惠公安獨曰太守節財愛民無他也三年來朝乞致仕時季鐸敗朝廷乃遷公故廬未幾卒公再起再廢自贊其像曰有傳天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嘉靖中乃贈太常卿諡文肅

劉文和公翊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知于上成化十四年簡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恆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凡所建明入告於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好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云公又不拘於曲謹而有節成化中欲易儲召內閣諸輔臣議他莫敢言公執不可上命出公立不退必欲得命上悟從之史冊不載成化十三年項忠奏劾汪直草疏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冢宰尹某請署名尹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爲首尹怒曰今日讓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章瑛曰本兵部所寫尹但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某遇公及劉吉於早朝某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公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以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王某無以應

尹文和公直成化二十二年以兵侍入閣纂修英宗實錄時同事者書景泰中事欲不書帝止稱貶號爲邸王者至指漢昌邑更始爲比公力辯之曰實錄中有初爲大臣後爲軍民者方其在官必書某官某既罷去乃改稱某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必書府書叔至黜削乃書庶人且昌邑未踐祚景泰則祀郊廟主華夷七年更始無所受景泰則受命母后而當時內外危疑非景泰則北京非國家有難謬爲易儲之事然能不感虛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宮以致今日是功固可予也總裁官以公議請於上尋被旨景泰爲皇帝時事皆從實書因卒稱帝厥後景泰復諡皆由公此論啓之也又實錄中景泰建儲事多僞言誣執

政公復執奏疏辯正之且謂信史豈可傳會中傷人若是邪遂從竄正三月陪祀四陵時以秀王主祭而陪祀官循舊分陪公言於禮官曰往時命官主祭諸陵各有主祭官分陪固宜茲殿下通行四陵陪祀者尙可分邪禮官愕然遂從公議丁未正月郊分獻夜壇明日南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皇太子擬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公執言庶母無服而主婚在上與皇太后婚期竟不易上又以貴妃斂宜服黃公言貴妃素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上因欲以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贈以后之道苟妄爲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邪亦卒以貴妃葬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尙書周洪謨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公詰還國遣殺何如洪謨曰於彼殺之我無預矣公曰中國爲四夷主乃棄之邪宜選大臣至彼詢擇從所宜庶不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鑄以往時韓王內史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許王過所司請勘王公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上命

卷之二十七

十五

罪一詐傳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推拾王小過當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勸王是重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時論是之二月主考會試時上方建永昌寺雖言者紛然上銳意不肯輟公言天旱災赫人多嗚死工役不休民心咨怨致旱之由也况雨屬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乞罷之上即日出旨輟其工繼以早久議不寬恤令公言赦不宜數要在自省今佛子法王費供給宮中齋醮太繁而宮人亦頗過衆宜加裁省以回天意由是法王佛子飲饌宮中齋醮皆省削而放宮人若干逾三日雨上出牙骨摺扇繪魏徵像并書御製良臣頌以賜徵府承奉李祐又誣許王過上欲下詔切責王公謂李祐等蔑視勅書不爲王用及王言其非乃指王過劫之此大罪也王何責之有上從之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上不豫公率衆問安且附奏曰聖躬必靜心調攝爲美願皇太子視事御文華門臨百官二十二日上崩諸內侍謂詔當稱太后公意此歸權宮闈之端也遽曰遺旨舊未嘗有此因以英廟遺詔草示之乃得已既而擬以九月六日太子即皇帝位時傳

言太子憾萬妃將禍其家而少保劉吉則連姻萬氏者吉懷疑思挾奸力言須緩期公慮叵測力告萬安如所擬劉謂衰經未除何可即位公毅然曰古人極前即位事固有大於守禮者因連章勸進竟以六日奉今皇御大寶請去諸傳奉冗員追奪舊進寶石得濫賞者斥佛子法王毅永昌寺減光祿羨費天下翕然仰更新之政矣皇親萬喜得罪廷議請從中鞠問公謂若是則事體重大萬氏得罪深恐傷先帝之心因擬輕宥衆論服其得大體衆議皇妣誕育聖躬禮宜附葬祭公曰附葬可以附祭則太皇太后皇太后謁廟不免有嫌宜祭奉先殿別室俟他日追附丙申二月南京地震公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冗員綏治南畿清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內費撥禁濫賞罷止宮醮卻過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柴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白梗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役軍工執筆抗疏詞極剴切多扼中貴同列頗以為難公曰自我執筆請任其愆竟不肯竄易一言上亦嘉納之宣府左衛檄送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人則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十六

軍舍也曰此邊衛賴以屯守者其可空什伍以充梵刹乎尚書鄭幹稱糧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其議上從公禁止以先是僧道錄司嘗因近習乞恩普度至是上以公議示部卻之及僧道錄堅以為請下禮部公論參究治如法士論翕然稱快諸寺號番僧都綱禪師等沒其徒必請襲職舊宅從之公創議舊有印勅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詢禮部度僧之數且舉額為言尚書語不論公進曰舊額府不過四州縣遞殺其十前給度不啻數十倍豈可復度僧耶度僧事亦寢十月朝當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公謂人以無子娶妾遺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今願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嗣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得不死庚子九月審死囚有長兒者案具殺人死公訊之則長兒年十四歲時買人子孔暹相戲毆暹而暹以他故益死暹兄誣長兒因焚其屍既有疑且長兒年十四未有殺人意情可矜有孫鑾者案稱以柳棍毆人越二十三日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今越限且三日何可坐俱得免壬寅秋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

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為其民乎然終當改正也二月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皇上時享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于皇上帝皇不嚴于天地願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成化二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兵書致仕年八十卒

徐文靖公溥成化二十二年以吏侍學士入閣在內閣十餘年王文恪公整曰文靖公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士風匡救將順恆以正君德為先其所謀議必欲慎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度皆我祖宗神謀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薦拔人才常若不及一善一能無所遺棄或有過誤曲為掩護惟恐不為完人嘗曰天之生才甚難以微瑕而遽棄之吾不忍也公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度安南侵占城占城國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十七

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公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特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彼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公復上言竊惟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為貴祭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昉居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贖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糾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為此具本奏聞上嘉納弘治八年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忽傳旨復職公言皇上即位以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揮以故干請斷絕華選張巒葬地有勞宜量與賞賚傳帖既行俸門遂啓臣等不敢阿從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內閣言上坐文華殿宣四先

生公及劉李謝三公倉卒問故章對不知公等至殿頓首上曰近前公等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公及劉公以片紙數幅與李謝二公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議公等擬批答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公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將看詳擬上上稍不悅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閉蓋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唯唯自裕陵召見南陽等後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公等得見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願應對不能副上意又輒慙懼自是不復召上初即位公即疏請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儉邪登用老成一時善政傾動天下耳目雖出宸衷獨斷而公贊相弼成之功居多時有大臣罷廢家居者資緣謀復起公力持其議不得行

劉文靖公健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瑑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急宜斥退公與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十八

奉等官雖未盡當數多可採乃漫無可否概不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罷上不許下瑑詔獄公又上疏力救瑑得釋十八年二月上召閣臣劉健等至煖閣公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李公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還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公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弊亦誠有之公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公對曰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公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駝駝馬者販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真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

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公與謝公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中外稱慶知上思治勵精皆公之力也正德元年以少保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已忘者媒孽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切謝絕卒年九十四公及李公東陽謝公遷同在內閣公敢於任事東陽長于為文遷直亮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公與馬文昇許進焦芳李鏞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公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公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眾謂公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公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宜興瓊山與公在內閣公正色簡言廉靖不肯依違時上方勵精宜興去召公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

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睿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先是公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懸幡修醮命臣等撰勅并祝文者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萬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為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眾何關於治佛塔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勳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

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撰擬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上時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對魏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上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修核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卻謀遠願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官中事毅然欲創抑之刷洗近侍權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上遽病外議籍籍謂禍本有所起也上大漸召公三人入乾清宮受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公傳中康陵即位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上遊戲廢政公三人上疏極諫請誅瑾等不報又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焦芳洩于瑾瑾得先見上泣請并斥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公因乞致仕謝公亦去焦芳遂入內閣自是好黨益熾羣小附之盡逐諸骨鯁卿士大夫瑾尚恨公不已矯旨奪公官罰輸粟瑾欲起大獄盡殺諸不附己者矯勅羣臣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公及謝公洪洞韓公文浮梁楊公守隨張公數華林公翰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榮黃孔昭檢討劉瑞給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勣任惠李光翰戴銖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徵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鉅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為奸黨榜朝堂公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丘文莊公濬弘治四年以太子太保文淵學士入閣英廟實錄成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及入內閣復三疏固辭不允始奏請擇行義補中要務行之上見納乃就務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大略論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

即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李在三垣三台尤為重地變莫大于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為危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上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公之言也弘治八年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六入仕四十餘年位極人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臣自處若韋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逾齊民所得俸賜即充官費絕無贏餘在閣尤嚴慎比卒閱其歸裝惟所賜金幣及圖書數萬卷而已李文正公東陽弘治八年以禮待學士入閣時科道官劾近侍二人召公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公以病不良於行臥家懇辭上偶違和乃力疾出尚寶卿崔瑒御史姚祥張或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權閣劉瑾方欲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為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又盡得釋瑾立苛法公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微卒四出逮捕真偽莫辨遠近驚悚爭以厚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然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日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成公言為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預知自古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于是皆從末減有微卒捕盜不得

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風旨概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即如新例亦不宜連坐乃今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止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有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觀事至京絨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絨取扇而歸其帕即此一專古風可想詳見張東沙芝園集中公致政後還菴楊公載酒肴過公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嘗與公偕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饒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偕和而罷耿定向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公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駭金錢賻之乃克葬又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則公平生所以視身者又可知已彼時權璫狂瀾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風流儒雅亦足領袖一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崔公銑方在道上酣飲銑拱立于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公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正德七年以少保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二

謝文正公遷弘治八年以詹事學士入閣正德元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致仕嘉靖六年以謹身殿學士復入費文憲同在政府文憲以衰病將乞休曾具疏舉公自代文憲去而還菴楊公又以公薦意若虛元佐以遜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菴菴之能讓也時公居母喪服闋還京而還菴以官視公爲尊不肯處公之下乃竟違初志輿論頗少遂菴然公盛德不與之較公初入翰林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

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我何可以諛言悅之竟不應其狷介如此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化所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憂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文言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公擇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令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未幾果叛時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昇以國用不足奏請于南方折糧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上言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折色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唯在節用用不節加賦何益不謂文昇而有此奏也其事竟寢時同在內閣者劉公健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東陽長于爲文而資公之典則公于其間不激不隨輔成盛治弘治末疏乞致仕薦吳寬王鏊以代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孝皇大漸召公等受顧命正德初近習盡政韓公文率百官伏闕論之公等主張于內將實于法事泄不克公再疏乞休去而焦芳入閣劉瑾擅權二人深相結納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三

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皇明計當無他不見劉元成之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容園棋賦詩時以自娛瑾誅詔復原職致仕嘉靖六年復起入閣尋卒年八十二贈太傅
王文恪公正德元年以吏侍學士入閣在內閣日武宗諒閣內侍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洵公協韓司徒文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語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即入柄司權而韓公見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加械之幾死者纍纍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公文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公於衆中大言曰韓公濟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犯非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瑾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大夏在廣西嘗易置土官岑氏瑾以舊怨逮至京將

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涼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大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擬具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煇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恃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嘗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熾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凡三上上乃許之正德四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賜重書乘傳歲卒支月米年七十五

楊文忠公廷和正德二年以南京戶部尚書召入內閣先是公以詹事領內閣詰勅為日講官時劉公健謝公遷去位姦瑾劉瑾用事公侍講筵倦倦以遠小人戒遊逸為言左右譏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四

南京吏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即行瑾使選者伺公將中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一日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在瑾對曰今為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勅取公回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入景泰天順間故事也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安化王之變自夏州反以誅劉瑾為名公謂李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為實鑄驅去即有傍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若為實鑄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為實鑄樹黨耶亟請于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為將或云鉞已從實鑄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亦使實鑄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果擒實鑄以自效焉正德六年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左都御史馬中錫為總制往討之公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債事參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於村中窘甚將自經

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上下中錫獄斬桑玉以侍郎陸完代之軍成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壽奏記于公曰內地腹心邊關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以都御史彭公澤為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於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於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盜亦平正德八年四川流賊鄧本怒廖麻子作亂又以彭公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輪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又作亂彭數日石齋真聖人也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張設公語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入之所恐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復護衛公極諫上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五

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豈可又從其請費公亦極言之時寧府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旨竟從中出焉正德八年父留耕少保公卒于家計聞有旨問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數疏乞歸守制奉旨卿屢乞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即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祝鑾諭祭工部郎中王孝忠治瑩域閭臣之得終父母服自公始也公既歸上每臨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居無何上遣少監秦用齋奉璽書宣諭并勅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而詔旨即下到家三月而勅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縟以拜如綸之命戀綑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况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為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己自內媿人其謂何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即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

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之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遠難馳于道路衰毀之狀亦有覲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上鑒其真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待卿服闋還着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正德十年六月六日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鼎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璽書公懼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動戚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銀羊酒正德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入閣先是上北狩公疏請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蔣公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這公首倡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君尊如天敢有瀆獻乎威武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六

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幸通使張龍來云朝廷說楊閣老不肯作旗帳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來之恩典過他大臣十倍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正月七日駕回候迎皆不用帳上素重公亦不謂忤也時兵部侍郎馮清奏捷上遣內侍張銳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皇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閣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諸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擬旨公又曰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銳曰朝廷在教場立行票旨而後入公執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去前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借錢寧來泣而言曰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令寧來請即擬票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寧回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上令回閣擬旨公與蔣公覓具疏執奏和而前止擬獎勵馮清不及威武大將軍一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上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

西園聞見錄 卷二十七

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侍曰爲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上南巡皆一念忠愛爲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聖駕欲南去遠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倘有姦謀潛匿闖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僞爲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入無敢言者公語及此聞者竦然明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內侍張銳出左順門公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親奏豹房公曰我知有乾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銳汗顏而退五月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爲不軌衆相視無敢言公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然反形尚未露先年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楊溥楊士奇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即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頤壽駙馬崔元往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七

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毋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爲南昌左衛并論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冕錯事公曰冕錯爲國家計瑾敗削衛不聞冕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御史燧許副使達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尙書瓊使人要於路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庇之復奏云寧府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公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寧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陽阻官軍陰助宸濠也公與廷辨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公百計誣陷然公守正卒不能中也七月上欲親征羣小從惠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公曰此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此賊得罪天地祖宗且無政以懷其軍民者若出黃榜諭以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即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

有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親征旨下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載御寶行公曰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郭老人掘廢印尚且惑眾况國器乎即有除拜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儲蔣公冕護躡又明日有中入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兵空勅公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竟不進稿八月十九日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制誥有旨責公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正德十五年十一月上還自南征住通州召公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公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今於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先生亦為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得主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侍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旨於通州行在誅宸濠十六年三月魏彬張銳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八

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當以萬金購草野野醫人冀萬一公知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亦出榜論購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聞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早少監陳殿倉皇來報駕崩於豹房矣公即語嚴曰急啓太后命移殯於大內且議所當立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公一紙乃大行皇帝遺命也辭曰銳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好不好的昨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有些好歹妻娘娘與閣下討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公讀罷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啓皇太后降懿旨大行皇帝降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人奉迎長子來即皇帝位王瓊率九卿突入左掖門厲聲曰九卿在廷我爲長今誰當立者而不使聞公左右目遂皆不對乃皆散去於是遣大學士梁儲司禮監魏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

公意不欲遣魏谷倉卒防變故不之虞初聞變公先命閉閣門時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市買皆不得入王瓊聞閣門閉大沮議定奉所擬懿旨及大行皇帝書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謁謝且賀曰昔呂端鎮王繼恩韓琦升八大王時權專任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間權奸拱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旨散豹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營各邊鎮革皇帝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哈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捕盜賊皆出公獨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二十九

斷而以先帝未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時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泰意若不怡邀兵部王憲至閣欲有所言公問則徒倚不對而私相諄語公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爲彬地且以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爲誰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脅公也公曰今日志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耶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公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公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近年反者內有真鑄宸濠外

有劉七藍五耶老人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即願時問蓋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及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公意而公對之語有操縱江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蔣公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先是李琮勸彬反不勝則北走虜彬猶豫未決而與公合謀者獨蔣公冕毛公紀司禮溫祥凡四人而魏彬亦不敢泄也張永何知其意亦密爲備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齡被撤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重則大闢俱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

卷之二十七

西園聞見錄

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早請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以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公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爲辯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公家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得在嗣君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願可緩耶即擬旨奏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下公曰權璫對我輩言尙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蔣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言曰有旨留提督彬叱之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

西園聞見錄 卷二七

羣擁之迫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謹聲雷動爲之謠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獲也頃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怒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裏甲裏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未可知也是舉也公之成算而贊其決者蔣公也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公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公笑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爲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啓行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嗣君之行殿召公及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九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天明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公承虛展總已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於即位詔除之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蔣公冕先歸閣中整理文書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烏亦虎仙數事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草蔣公至公家論家童取去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請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辰文書官

卷之二十七

西園聞見錄

來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朝廷不從今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新天子明日即跪奉天門前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公及毛公紀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相見語之曰亟去萬一慢事我輩且有說或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詔下宿弊盡革積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真天子也成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大夏受知孝皇及上賓太監寧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侮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

六四七

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公深憂之上即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亦叢集為之議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上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先是錢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上即位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為所餌時有為之彌縫者鞠之不得其狀公曰錢寧改易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為公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於是擬旨正其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充軍而已公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是大有為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之君也既而法司議上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票請呈亦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為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大明律首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宮闈下逮左右可乎願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上乃令籍沒其財進公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三疏四疏上批答數百言益切五疏公辭且言不得請必求去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着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卿廉讓之節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廢一子為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上批答曰朕念國統未定專勢危疑之際卿三人能同心協謀蚤定大計其時江彬惡負罪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又能即擒獲不勳聲色潛消大變朕雍容入朝中外宴然考之前史漢文帝宣帝繼統

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敬恭等邑戶我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况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為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賜宴進階錄賡略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不必過為高潔以傷朕懷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攀援為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公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往日欺君悞國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脫禍之門朋奸附黨各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蓋廟堂之上機事不密姦雄之徒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不首罹蓋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賡之報况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楊廷和以別樣恩典以為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賡子錦衣衛外再賡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時臺省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則疏詰廷和以自解法司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乃當瓊奸律論死瓊力自辯得減論成邊先是大禮議起公首執議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執不可謂上當後孝宗稱孝宗曰皇考獻王為王叔考爵曰與國太王母妃曰與國太妃別立益王之次與崇仁王為與王奉獻王祀禮部因之以請上弗悅用是左右得以間問之是後所言多不合先是瑾賣官鬻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既欲盡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一日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公曰圖籍國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瑾憮然明日乃移之千步廊焉涿州人王彥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校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惑眾校尉輩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旨徑下公曰自古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也誰敢為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有功受封非其身也其墓誌在岳業泉文集即命書取類博稿來手揭示之永乃止自成化以來烏亦虎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為邊

害數十年彭公澤嘗遣論士魯番乃私許以厚賞彭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瓊塊玉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遂誣奏彭公而虎仙得脫自是得近侍武宗約房父子俱授錦衣指揮使公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實內規朝廷事情脫罪而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為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事乃擬就改元詔中擒之不假兵革而邊患潛消矣正德末年鑾輿四出公居守在內而天下晏然至受武宗遺命定策之功尤偉議者謂周室重熙成康易代猶陳虎賁以備應門執干戈而衛翼室書之願命以示後世韓琦之立英宗皇子已在宮繼立自有成序史臣尚謂呼吸之際有雷有風未有如今日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抽戈思逞者近在蕭牆擁兵助逆者匝環禁掖以今較昔豈止呼吸風雷而已而公從容處之略無動勳散積卒於枕上擒首惡於掌中則公功又倍韓琦矣裁革冗食官軍雜校甚怨之闕其私構於左右不得相與咀咒於神或卜公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必復矣時上頗留意齋醮道士陳應楠李雲谷各資錄進用盡惑公力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徵為喻優旨報納

卷之二十七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江左比歲不登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勅公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上仍趣撰勅且戒以不得瀆擾執勅公因力辯其非瀆擾執勅且謂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弘治始耳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俸路絕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上為謝第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公故已累疏乞休其後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議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之璽書續與廩郵獲如例申前廢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嘉靖二年致仕卒年七十

西園聞見錄 卷二十七

謂太過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閱廷試卷子東閣一達官非讀卷者入公怒置侍胥不輟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請囑公行時亦不可無此事也公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詔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為鹿鄙不知者且以為簡放公之狷介如此正德六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八

梁文康公儲以正德五年入內閣時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為之請祈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太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界藩封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界秦藩恃太祖皇帝制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功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為功也

正德己卯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楊公廷和蔣公冕亦相次引疾不草勅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公奏曰勅不敢草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帝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罪死不可赦帝察其誠赦擲劍起不促草勅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荆豫又議南都郊公與蔣公冕奏曰南都郊仁宗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南都配位不知所裁定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公與蔣

卷之二十七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公手奏行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俞曰不南幸公與蔣公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遠藩為儲二府部大臣會議於內閣公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我輩什斤鎖矣衆皆竦然其議遂寢公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饋未嘗却隨計其值而酬之公嘗欲建一祠令匠人擬其工費不過十餘金匠人凡三至公無以給也曰蓋少需尋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王御史濬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聞報皆不動也肅皇帝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護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便已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三十六

之他人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先是楊公廷和嘗守制不出公力薦起既至遜楊公居已上士論多之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公與尚書毛澄等往迓于興邸楊公廷和忌公陰使其黨論之既而屢疏乞骸情甚懇切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護送乘傳還鄉降勅褒之有曰張九齡之中蓋而不究其用崔與之之風概而不久於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美嘉靖元年以少保華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七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宰相下

往行

費文憲公宏 楊文襄公一清 蔣文定公冕

翟文懿公鑾 張文忠公孚敬 呂文安公本

徐文貞公階 嚴文靖公訥 李文定公春芳

高文襄公拱 陳文端公以勤 張文忠公居正

趙文肅公貞吉 張文毅公四維 馬文莊公自強

申文定公時行 余文敏公有丁 王文肅公錫爵

許文穆公國 王文端公家屏 陳文憲公于陞

趙文懿公志舉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目錄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宰相下

往行

費文憲公宏正德六年以禮書入閣與李公東陽楊公廷和梁公儲輔
政正德九年以太子太保武英殿學士致仕十六年復入嘉靖六年致
仕先是江西盜南輯而復叛遣總兵李鏡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鏡以疽
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鏡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
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
寧因銜公既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欲假此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
親魏公公拒之寧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路寧鉅萬金冀為內援
且逼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分
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為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宰相下

部看詳又明日日本兵某遇公于關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
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聽然而入曰公自任之
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沮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
乃遣邏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
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引外請休退遂有旨令
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陰遣人
于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燬燼寧又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
餘貨遂以是復寧乃已濠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達遂擅兵反
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為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向
北無暇顧遂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為動且謀與弟家起義兵勤
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
往公皆為之贊畫方略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
公功聞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
大學士費宏編修家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

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既而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祝
君績齊君之鑿易君瓚御史章君綸甯君欽皆連薦公事下吏部題覆
時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而上入繼大統甫旬日即降勅起公而家
亦召用時正德十六年四月也公具疏辭溫旨慰留戶部以各省通賦
甚多請自弘治元年后後適者皆如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
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于畿郡列縣者大為民累而
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
馬及價各十之一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
通二倉公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勩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
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
錦勢頗洶洶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
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
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崑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
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

宰相下

算矣願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督京邊官軍數
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
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眾團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
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避勇至其家獲免眾因願命某為帥朝議不可公
曰莫若始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勇者幾百人誅
之鎮城以安時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賀自是日有
聖製皆命公和之又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是日大雨上御平臺召對
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為榮嘉靖十四年公堅以疾
乞休上允之未幾有旨起用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溽暑或
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疏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
于進取者哉願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
古大臣事也吾豈務謙遜之虛名志事君之大義哉遂于六月朔日冒
暑以行時弟家方為南祭酒適北員缺上欲用家論吏部推舉成命已
下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家即北調恐涉于引用親黨之嫌公深

然之即上辭疏上亮公之誠案不調

楊文襄公一清雲南安寧人寓京口正德十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入閣時武皇帝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發奈何疏入武皇帝大驚遣官釋論正德十一年公屢疏乞休允之嘉靖四年以兵部尚書巡撫都御史復起公入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給事中陸燾上疏極陳張桂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之功革柱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于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祖錢於道路人多有擲榆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瓚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未可遽變且瓚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瓚深憾公不為將順請留又以陸燾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公輅輅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攻公於朝宸聰尚未為惑次日降旨追還瓚於道公求退愈切上屢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降溫旨慰留時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瓚暴白衷曲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符之疑矣瓚回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輅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公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租于南郭門外者有租于五里亭十里亭者有追租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之盛近未之有也適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公先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書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遺官資賞金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公再起日夜合謀誣前籍張永金少者乃永弟容侵尅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內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以削公秩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奕棋如故卒無一言及之公之寢疾也前牛

月公嘗自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業味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為口實也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公遂卒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窺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甚盛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走耶及問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張方罷公沒先正德五年庚午慶府安化王黨鍾反寧夏殺巡撫都御史安惟學總兵姜漢上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幾入陝界果聞仇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間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即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錢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為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惟慶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于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嘉靖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僅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

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三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以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尙書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厯宸慮勅公經理公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早荒倉庫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

卷之二十八

五

之勢公曰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愚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采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較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

套萬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糧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為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時有人饒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投之地以分犒之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至嘉靖二十七年卒年七十八

卷之二十八

六

蔣文定公冕以正德十一年入閣時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臣子所過諸侯王儻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睿皇帝棄羣臣陷虜非為過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吳廷舉陞兵部侍郎即自劾因及公隨侍南狩之事公與面論曰爾謂冕有愧於古者四人其引韓愈諍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欲冕隨事效忠未為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如張禹孔光爾亦信冕之決不為張禹孔光也獨陳確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疏論冕以示鄉曲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確意同但曾布宋時宰相當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確特論之今之內閣大學士不比古時宰相爾之陞官皆吏部會官推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朝廷之官職市一己之私恩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

翟文懿公鑾嘉靖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推兩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即蒙上點用遂菴楊公具揭仍用循資聖諭云用鑾者於朕為學有益公之入相特膺簡用如此次日早奉手勅陞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遠菴楊公木齋謝公南塢賈公皆先朝耆舊與公同居接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閱無少厭倦遠菴稱公曰吾觀先生悉心章疏朝廷有托矣頃之欽命文書官齋手勅一通銀圖書一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時遠菴楊公羅峯張公見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同事諸公時有密啓公獨無上書詰之公奏曰臣恭逢堯舜在上專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聞非敢怠忽也上嘗顧問羅峯張公某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嘆服曰公博物洽聞如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公關中議論不合姑置弗較徐伺其悟既而據理開陳得失且曰國事非一家私事公其察之至有票擬將上改正者張公每為之愧屈後公獨揆三月時機務盤錯公鎮以和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僚承式上亦委心用之嘗擬陞西陲撫臣某人之旨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公凡三接天顏奏對明正剴切真虞廷君臣都俞吁咻之美又皇上尊奉聖母章聖皇太后構崇先殿特隆孝養既考厥成大陳法部即日命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輔臣為致語詩章以進上顧左右曰日晡矣其令速來公受旨援筆立就致語二上覽之嘉悅是後上元令節及瑞慶之辰上悉命公為詞章每蒙眷獎時有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鶴頌靈雪歌甘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公嘗與序菴李公奏對上前票擬某人之罪上欲重置于法公難之反覆諍論忤旨上震怒公叩謝復披瀝肝膽從容納約上察公忠實為之霽容李公戰懼罔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吾今知之矣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聖駕大狩北虜犯邊微擇可往者上起公充行邊使暫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璽書符驗旗牌及賜飛魚服銀柳瓢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軍經略邊務其總督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扣算日程務使邊人實沾聖恩又欲速舉王命以紓皇上北顧之懷公所至宣諭欲將士知朝廷恩念邊人戍役之苦故遣我重臣親賚重賞以勞之軍士有斬得敵首者公即時厚賞題奏之宣府乃北門銷鑰兵分五路極為重鎮兵馬錢糧詞訟甚是繁夥止有一僉事總之事多壅滯具

題添設參議一人上可其奏大同北路延袤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達賊大舉直抵城下駐牧殺掠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入莫之敢擾土地千百餘頃遂至荒棄公與總督宣大東塘毛公力築五堡以為大同藩籬星羅棋布斥埃相望嗣是而後戍卒乘高望遠據險設奇實扼其吭賊望見輒引去雲中賴焉自花馬池登大邊巡至寧夏抵固原事竣將入甘肅總督鎮巡等官會曰過此即河西金城五郡番夷雜處中通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過虜之患可命代攝公即普衆曰鑿受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報吾不親履其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朝廷體悉至意吾敢愛此身耶即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甘肅直抵嘉峪關是關為華夷之限一關卑隘既無城池又極圯壞每土魯番犯順直至甘州鎮城殺掠人畜若蹈無人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亦不可行遂命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聞得准修築恢拓堅固城垣繕然添設兵馬近年虜有犯甘肅者此關扞禦之功居多工完聖心嘉悅前公至西河開土人云吾儕每聞鎮巡給賞軍士引領翹望如在天上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今日朝廷念我邊人遺闕老散賞百餘年來所未聞見也凡行賞賚公必會權按等官當堂唱名目親給散間或摘取一二封袋親平重輕有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豈止挾纊之溫哉還自嘉峪關歷金城關臨鞏西安過潼關渡黃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遵化永平出山海至廣寧適值叛卒甫平人心洶洶公至教場宣諭朝廷恩威解釋疑懼頒給犒賞軍士皆加額高呼人情始安事竣入關歷薊州沿邊及喜峯口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等處閱視給賞謂權按曰此處密邇神京尤為緊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餉圯壞缺少者急宜修築補給以備不虞慎勿虛糜故事庶仰副朝廷責成之意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巡邊于九塞關河險易士馬強弱糧餉虛實虜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目中近歲以來邊警頗熾每奏報緊急軍情上遽以付公文書官守候票擬公倉卒批答應合軍機嘉靖二十二年以少傅謹身殿大學士為民卒年七十詔復官

張文忠公孚敬嘉靖六年以禮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八年放歸尋入

十年致仕本年復入十一年致仕十二年復入十四年致仕十六年再起不出卒年六十五公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竅既遊於監司守相問母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成進士時上以與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及后者久之不決公官大理上書大略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父因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考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辭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壻公箱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

卷之二十八

李相下

九

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上愈器之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謗弗恤也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皇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籍禮皆其大者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上不擇而昭聖之弟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指恐備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覲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

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獻夫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悲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侍考敬皇帝相也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于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沒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沒未幾居第浸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公在內閣嘗請嚴私門之禁絕請托之交疏云凡臣之所不爲皆彼之所不便也皇上試召吏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某官爲私人開門墮祖宗選法

卷之二十八

李相下

十

否乎召戶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濫引賣窩買窩爲奸商作盜賊主壞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鑽求將官任其鎮某帥求將官任其營壞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壻文敏公箱嘗與呂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于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憚明千古之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上之姦黨二也在閏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茭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故例蔭義男義姪家童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宦官皆知警戰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威曉濫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夙弊盡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二衣箱如寒素卑官九也在位日只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故敬之只見偏度狹終無他及云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爲異獨賢者亦甘心焉羅峯在位無

一念不忠朝廷無一事不為國無毫髮私身家人爭習焉何也

呂文安公本初姓李嘉靖二十八年以少詹入閣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堡僵尸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骸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威寧侯仇鸞整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公上言此附律也即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論其意云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為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籍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恃之恃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上問輔臣云何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為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大羊無厭何示之弱也旨善之悉罷市議毋開端鸞敗誅癸丑徐邳大盜饑民輕為邪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并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宮內帑銀五

卷之二十八

事相下

十一

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遣祭山川岳瀆之神水乃就下省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詘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即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城南面衝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為患衝蓄諸陵神路石橋有差上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公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其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上問邊兵入衛起自何時公對曰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軍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兵扈南狩蚤見者以為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誤鸞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京陵屬劄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撤遂以為常清問及之計深遠矣時光祿寺歲多冒破上命舉較著者以聞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

歲贏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宮掖博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文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糾察而籍奏之尙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精復以在直日餐三飯請罷之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莊敬太子立無何薨上諱言立儲言者見罪辛亥禮臣疏請公奉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概論不納壬子春裕王始冠命公贊冠明年請二王就宮中婚上問故公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出居外獨奈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為發語上大怒傳上刑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己酉為鑒焉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

卷之二十八

事相下

十二

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上心然之即諭輔臣景王當遵祖制令之國卒之翊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臣也庚戌進士賜宴南宮禮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品為差上徑命之居二品未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遂躡公上其後上尊尊求舊擁格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柄臣其在肺腑公雖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概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餘姚故城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淮安臨清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耶佻者以為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君命而與大役譁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公宗憲董其成迄告成功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公功德祠事龍山公既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政請均糧既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直指使其狀上之絮為令嘉靖四十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丁憂改姓呂卒年八十四

徐文貞公階嘉靖三十一年入內閣公爲編修日上好更定禮制欲糾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籩豆禮樂皆有所抑損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憚懼亡異同者公獨陳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公盛氣語之公徐理前說且曰高皇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遜曰高皇帝少時作何可據公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孚敬頽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公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怒曰若叛我公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上亦緣孚敬意爲或問以難公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遷黃州府同知歷浙江僉事提督學校久之乃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與閣臣張治李本同直無逸殿時虜闖入塞遂薄都城公疏請擇邊將之在司敗獄者戴綸歐

卷之二十八

十三

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可已又請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上雖褒公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倚公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至叩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上謂且奈何嵩猶爲緩語曰飢賊耳不足患公曰薄城而軍殺人若刈管何謂飢賊上曰然復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復問公公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要有重于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之否上悚然曰卿策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邊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情歸可十全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日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公與李公本從史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公曰虜鴟張甚中外方洶洶侍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上始首肯陛下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

西園聞見錄 卷二八

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公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當事有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公疏弗許貢公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初孝烈皇后崩上欲附之廟而念壓於先考潔皇后又嘗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于千秋萬歲後所祀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公定議欲以孝烈先附公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爲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然疏上上大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詞以爲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祀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于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附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祀而孝烈可速附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祀仁宗附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議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公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啜嵩益

卷之二十八

十四

惡忌公鸞時利屬國虜朵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掩答者即得之俺答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成將毋爲虜外面何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頌精侯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流言漸狎聞公挾縱騎帥陸炳出情師所以慰諭有加歸以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上乃弗果併鸞自是不悅公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間功上復下公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公一子入監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侯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離願益縱肆要請無已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督至尙護昔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歎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爲耳迺因兵部以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縶於市家盡籍嵩之始見仇鸞敗謂公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

知自公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上既誅鸞益親重公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侯鸞嘗益之故公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廉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裕上始格於嵩不盡雖久而皆用之是時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公卿公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公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以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贏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

西漢書見錄 卷之二十八 李相下 十五

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公咎冀因以搖公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令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在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奸伏必不容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會虜移庭牧宣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重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正值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土率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傳諭行之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以問嚴嵩嵩乃請上徙南城上不憚更問公公曰上今居玉熙猶露宿耳臣子何忍安枕請策之今者楚蜀南息肩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

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上悅如公議而命公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公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為儲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時公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即為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狗賄囑上即為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樸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竊嚴詔察以防挾遞上即為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上意所左右謂治有機矣居久之上雖以御史言去嵩然念其供奉玄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為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袁煒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應龍通政參議得旨矣忽復奉諭責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旦官此邪物公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為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于公

西漢書見錄 卷之二十八 李相下 十六

公曰第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姦公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為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為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外也上悟輟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公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公煒數出直公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公謂事同眾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鈞黨責閣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論上問公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為我櫻之深情隱慝人為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彊益發舒矣戶部歲請御史羅粟宣大公謂巡按權重于羅粟御史

而熱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
 緩公謂贖緩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筐篋宜嚴禁兵與日銷益增
 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道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
 急為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祖陵費當籍故事籍費者
 悉入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
 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大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策歸功公公力辭僅
 領下賞念以曩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
 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
 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為稽緩以要之於奏功疏擬上云
 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勸以聞內
 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虜後餘牆子領闌入直趣通州報至公草
 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為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濬等巡視
 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陝以故中外心稍定而
 上方有祠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公以便宜

卷之二十八

十七

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兵入援芳兵先至公請於上亟賞之
 又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
 楊博疏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趨順義不得入
 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琬伏而敗頗得其所函人畜輜重始上
 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
 所處分而未發公念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
 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疏聞
 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公言非尾賊乃
 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公請收戰士骨瘞以大
 塚具十中牢為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公又請城張家
 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為重大學士袁公煒故公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
 氣凌公上公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
 煒以故益攘臂公卿間亡所憚而其俱為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意不
 平以語公公第曰任之而已會煒以久疾失上權請急而歸卒於道得

西園聞見錄 卷二八

中諡曰文榮而還志稿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快煒
 而徵皆公之薄公稱戲謂人吾為尉則畏守為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
 得無為彼笑煒既歸道死公獨當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公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
 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亦以不時去留故不得據此位為私物而恩
 威常出於上此例也上曰而亦狗例耶夫而自為計美矣非所以為君
 為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公踴躍言臣雖庸事不
 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欲久用首臣者竊為主權國政
 計俾恩威常在而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為久而專者所攘耳於是公緣上
 旨復請益二輔而上復難之公言臣不敢避難願衰轉甚矣內閣事體
 繁即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日夕之間先朝露即有繼
 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數十年之後今以
 為可即可以為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公謀進尚書吏部嚴
 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吏部尚書郭樸於憂俟滿代嚴訥郭樸

卷之二十八

十八

者公所薦也隆慶三年以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一公當穆廟時言路氣
 益張上時有所不堪上諭公等科道官不諳事體敢屢欺言是何意卿
 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昌時思効報答第性氣粗率則言
 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或失實其不諳事體誠有之然天威在上以臣
 等度之非敢為冒犯也謹錄申聖諭令彼各省改以仰承皇上天地寬
 容之德草具而有同列尼公者奈何不薄譴之公曰即上遽有譴我曹
 且力爭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上諭詳處何公曰今諭令省改即處也
 及疏上上亦竟弗罪也時有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
 益公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為疏語婉而
 加詳同列謂公將無復作報聞乙乎公擬答曰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
 未嘗不嘉納昨論乃為不諳事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同
 列皆難之公曰彼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昨所以乙者正謂未
 有以開上意耳有不可吾請自當之乃擬上上果不異而時有一邑丞
 王邦直者條奏時務頗剴切公擬旨稱其多切時弊該部為看詳毋以

官卑廢言于是人人稱頌君明臣直海中丞瑞者為戶部主事上疏極言上過失他所以譏諷公亦不少上甚甚速置詔獄欲殺之且論公避瑞公謂主聖則臣直瑞固雖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亦沾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始抵公疏地已徐取讀之已又取瑞疏讀之得毋死當是時以海君能觸上上能不殺海君為異然亡能名公者今具見世經掌集中上偶不豫時穆宗在裕邸而有誤傳上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公公驚語曰誰為若言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為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法且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漸遂崩胡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于新鄭公前是誤傳世宗晏駕時諸入直者爭移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公獨不動應嘉緣是而劾新鄭謂其蓄二心賴上病蹟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已得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新鄭之鄉哀時在事合而擬旨謫應嘉為編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而一時弗能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十九

救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而他給事遂有論糾新鄭者公乃具疏謂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應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思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請當公上疏候數月慎擇乃可時新鄭之鄉哀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聞外言路之攻新鄭者屢上因相激為誓其傳致公益堅而移仇者亦遂顯矣公嘗從容語新鄭人主之尊能以請斥成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成長繫不已而至慘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君者吾曹人臣寧可以力勝新鄭益不悅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錠曰為帶資又擇綉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公嘗病嗽上遣御醫診視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瓶手書方以賜慰諭諄懇如家人父子而公益自斂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輩例以請名額公既用恭敬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香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刻期人以謂公公數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諸少

年計以得上意而後可有為于天下夫欲為一己名不難誰與上共天下者上果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公既日以寬大廣上意又能鉤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往復有吐必盡征鎮大臣咸懼於不敢隱而快于得自盡故公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屬無所用深文雖其宛曲劑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也公于他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取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且杜于請絕苞苴即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篚出入者大計捧賀察吏皆有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宅以為創見無有一時稱之嚴文靖公訥嘉靖四十四年入閣初授編修再同考會試其所得多名士垂九載當選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均得幸首揆首揆欲借遷之俾公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首揆覺而逆謂之曰守吏官寂寂踰十年且久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尊健七著公謝曰宦廢溫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今奉職亡狀幸不即書殿得事相公有日非晚首揆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請而一給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二十

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後為吏部尚書徐文貞公亟為上推數公遂大拜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諸公以國是誨不殺者以不殺愆見誨者止此此不殺拜誨地也即私第不足以辱諸公跡歸而刺中廚置殺酒十餘几若晏客者然亡所召典客竊怪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前即觴觴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上知至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共漿炙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若負我必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願推擇謹厚吏使司門杜曰外跡毋入內跡毋出蓋門之雀可羅矣一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課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囑也曰吾寧免此守不能自廢束約行徐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李文定公春芳嘉靖四十四年與嚴公訥同入內閣先是有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上左右而情游懈慢漸以成習即一旦管事奈何乃為瑣細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卷

一時煥然會徐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駭尋大興天下謂何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是秋虜騎突入宣大間不及請公曰贏糧躍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擣其窟穴公以爲開邊啓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噶達愛孫也噶達索之急不得要領願歸亡納款貢市稱臣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婚今納款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于得請德我必深爲盟益堅虜以貢爲名我以貨爲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况虜志在得請不得已抱無益之空質啓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爲懷柔拒虜爲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相下

二十一

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爲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用其敗乎于是上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遁俘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安堵幾二十年隆慶五年以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五公居常恂恂言不出口至其臨大議引當否則介然不可奪其爲政務寬和鎮靜未嘗侵諸曹職守親故知交一無所私或引崔祐甫諷公公笑曰其人誠實耶何所容吾私非其人是重吾過也

高文襄公拱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入內閣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以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面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今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毀于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閣臣四人各擬二字上上

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尙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行事而司農苦不支乃悔不從公會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臣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受風指論公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凡十二故事考察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隆慶元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養病力求去上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耶左右對曰病甚上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賜賚有加越一載上思公不置隆慶四年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時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預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相下

二十二

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于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時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

兵惟是勦遠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
 二人使為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
 真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為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為令甲已又上疏
 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
 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墮阻又何望于展布
 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遠而不知遠
 安然後近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
 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禦禦敵者以
 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
 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為一定
 之說勦遠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
 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寧縣代州五臺
 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
 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
 西 國 周 見 錄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二十四

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概以
 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
 學曾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為都御史
 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諱論專
 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獄獄故事府部
 皆在家宰當執筆至是公攝吏部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
 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間法司故牘唯唯
 也于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
 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往大計時詮曹祇
 問藩臬為黜陟公多所參伍或眾否獨留眾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
 無不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
 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梗化有何利當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
 所畏而不革皆得言之令封議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
 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

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
 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
 不供人用則何留焉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故
 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
 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
 堂一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
 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
 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將寬其額
 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開墾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便
 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
 親內轉之列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
 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鹽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
 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
 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
 西 國 周 見 錄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二十四

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
 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
 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言之則
 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讎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
 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
 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
 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雖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
 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
 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
 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嘻
 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
 滅何為時在閭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
 耳從之則非計不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辨吾意兩
 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勸彼聞勸官且至以身既在勸當不敢殺我找出

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既約以無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為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所為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矣公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下

二十五

臣令盛其驕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答果以計招全等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牆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所爲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趙全等等至公親請射所面質全等等全果驚異常其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年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鬪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燬于市全等願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于

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稽使求貢不過貪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點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下

二十六

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今三十餘年而疆圍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也虜得我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揭籍而求屈指而論也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隆慶六年正月下旬上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起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高拱自閣出比上過會極門望見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上不御座竟往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拱及張居正疾趨至乘輿所則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上見拱至色稍平以手執拱袪甚固甚有欲告語意拱即奏曰皇上何爲發怒今將何往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皇上還宮爲是上稍沉思曰你送我拱對曰臣送皇上上于是釋衣衽而執拱手露腕以瘡示拱曰看吾瘡

尙未落茄也隨上金臺立上憤恨語拱曰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尙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拱手拱對曰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對曰是何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聖懷上不答良久嘆語拱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于是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拱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乾清宮門拱不敢入上牽拱手曰送我既得旨拱乃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拱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拱手未釋顏色相顧眷戀藹然時居正及國公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猶執拱手拱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踴躍不安上見如此乃釋手拱始下叩頭又與居正希忠同叩頭拱辭出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旨上來拱遂上殿至榻前上已升座拱居正跪承旨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卿等詳慮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二十七

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奏之拱隨語內侍曰奏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拱即請內侍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闕內臣房有召即至有傳示即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上允之於是拱居正乃就西闕內朝房宿拱夜不能寐披衣坐候宮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聖體稍安拱即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在朝房宿不敢去宜降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拱等仍晝夜在內不敢去即擬旨上以爲然即時降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拱等日間安如初又四日上覺益平愈拱問安札子有御字心稍安上遣內侍慰勞命拱等還家於是乃還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顧命也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矣上大漸未申間有命召內臣拱暨居正及閣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

上已昏沉不省皇后皇貴妃擁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前太監馮保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病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拱起遂長號以出拱見居正與保內外盤結事勢必不可爲故有誓死之奏至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亦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已刻傳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已時傳旨是誰爲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爲之謀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宮察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託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遺詔皆居正所爲前二月十六日忽報上疾重閣下宜赴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遙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即疾趨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拱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遠答云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事凡事皆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于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親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二十八

伺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願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印
大權悉以歸之而託其爲主于內以蔽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
欺先皇之既崩欺今上之在幼亂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
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先是某丁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
某戊被黜某丁上疏論救諸公以某丁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
一言而外廷爭謂公去某丁矣於是某戊輩論劾公不少休嘉靖末年
故相甲與故相某乙厚善論三年適太宰缺乃起某乙以原官掌部事
明年首相乞致仕而某乙爲首輔入典機務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趨炎
附羶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某乙主會試所舉士願指色授橫行長安
中舉朝爲之反目乃修故相某丙舊隙摘遺詔中語謂暴揚先帝之失
德以次開釋諸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華亭者皆斥
罷尋嫉鄉人告訐者奏發華亭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諸不法事下所
司驗問問官希指深入三子皆坐遣戍應沒入田數千頃獄上而公得
罪去事乃寢始公再起與江陵比事無鉅細必相與商榷江陵有所薦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二十九

引無不如志而公之門生幕客殷勤杯酒間以私干請者皆不得入則
思所以問之一日公問諸門生外間云何皆對曰師雖秉銓部實江陵
爲政江陵所薦拔皆引爲己功外人知江陵不知師也公乃漸疎江陵
事皆專決不復有所諮問而江陵亦自疑諸爲問者益復以蜚語相煽
兩家遂如水火辛未今上在東宮議以明春出閣講學時申文定公王
文肅公爲左右中允公皆題陞陞德以文定公爲穆宗日講官而文肅
公掌南院去東宮講讀校書悉以門生充補江陵數舉以告諸人曰兩
中允見爲宮僚不用而用其私人者何也公爲愧悔而恨江陵益深然
公方操權據位所爲耳目爪牙用者率非端人故時望咸屬江陵兩家
客百方居間終莫能解也上初即位其大璫馮保嘗訐故司禮洪遂孟
冲而奪其處方用事居中公首上疏欲上御文華講讀畢即與閣臣面
決政事具儀式以請保念以爲審爾則事權悉歸內閣而司禮益輕欲
格其奏乃請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內臣持到閣公言此疏不發閣
議擬而旨從中出者何也內臣以御批對公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

決政事者乎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上曰高閣老云十歲孩
子安能決事上怒入奏兩聖母皆相持而哭是日給事御史論劾保恣
橫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則使所親問計江陵方惡公
欲乘機逐之則以計授保明日召有異文

陳文端公以勤隆慶元年入內閣今上五齡正位東宮出遇輔臣于馳
道勞苦之公仰見睿姿退而額手曰宗社萬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國
而新鄭高公用事兩家門客乘其隙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
立無所附竟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朝廷置輔設參本爲協心
體國安事錫鞶乃或專懷不受言或引嫌不盡言皆非也故公在政府
若金石相宣壘篋共和及當大事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爲首鼠兩端又
言執事者第虛心潔己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挈綱維錫煩苛進忠
賢抑躁競慎守祖宗憲令罷一切紛更恬然而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
名蓋天下而無功名之心心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其
梗概在數語問其學以倫紀爲大宗操修爲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三十

勤小物慎一介始故居恆不輕取予即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性
名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飲食表葛耳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
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
通作法于通流污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自標
幟者電光虹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所爲垂簡編勒鼎彝皆
是物也奈何弗好隆慶五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五
隆慶初法令盡一海宇救寧公所匡維調劑之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尙
恭默希所裁決而近倖多緣內降得橫思于是疏言勵精修政四事甚
切至上心悟已有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先朝如公指竟罷之疏亦
留中論者惜焉時某丙既相銳意有爲與某乙相引重然趣舍異意內
實相矛盾而或陰構其間樞機之地艱艱如也公燭見其微遂有歸志
猶以荷上恩厚義不忍秦越時政誠默以行乃疏陳六事曰慎擢用酌
久任處職吏廣用人練民兵重五穀上以其深切治理下所司行之其
秋遂乞骸骨有詣公留行者公謝曰若知夫燕客乎主人意怠而尙留

連或罵坐去執與夫威儀秩秩一辭而退之為有禮也疏四上上察公誠懇乃許之仍賜璽書給驛遣行人護行有司致月廩歲役無何某丙以事去明年某丁以逼去又明年某乙得罪乘牛車出國門彷徨自失乃歎曰南充公真聖人也

張文忠公居正隆慶元年入內閣時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公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惠暮詬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狗以模稜兩可為調停以委曲遷就為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賈誼所謂政者欲上攬朝綱張紀法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伸三曰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即報不得

卷之二十八

李相下

三十一

諉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閣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以事不必考其成至於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偶儻抗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眾口官不久任事不貴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五曰固邦本謂近以鑄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賑用兵供餉百費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六曰飭武備欲上修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為演多至十餘條以難公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為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啻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急公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上不允公之為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寓內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煇快於志居恆謂高皇帝真得聖之成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為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為速逮恐失諸夷心公即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上貨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漕河通公以歲賦往往延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其始司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廣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許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公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為期限行之悞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公者矣御史劉臺公所

卷之二十八

李相下

三十二

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公擬以為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俄出按遼東遼東掾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公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惡公自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公蹟橫十餘事公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為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為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繁劉公不自安乃具疏為解得不杖而奪臺職還里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受冊遣聘皆動臣主之而首輔為副使公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問公恐難於易吉公盡其事乃曰后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而僅即暫時吉乎於是公遂披紫橫玉以從事凡十餘日初給事李涑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而服吉恐非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公雖甚惡涑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涑尋補按察僉事王公錫爵意憤憤請以省觀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

爵曰吾自有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為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也今乃徵太后中貴人以要上即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日衣錦而從吉即從吉吾意其類之有泚而願揚揚自誇詔謂人何幸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公之葬太封君也巡按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于公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為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亦視為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公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炯使論應元時呂公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公四維等擬旨特斥應元為民中外知其所自咸懣懣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炯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炯而留應元其辭峻詔奪用汲官亦為民公見用汲疏怒甚力辨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畫措施一概之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權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輩游談失志之徒又從而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三十三

鼓煽其間相與惡惡嗾使險鉤奇以覬幸于後日為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問輒發故向者劉臺為崇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崇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忌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負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秉權恣其所欲為分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聖明之前遂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願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况于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命必欲奉行奸究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焚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於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嘉靖末徐公階執政而李公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蕃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

相計議為宗藩條例于封襲婚娶子女名數祿賜之屬苛為之限至是公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或議擬不定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外空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編入會典遵守報可公于諸藩王路卻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錙銖畢盡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金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餘萬金質之院部云因諸省請留蠲免之不時追贖人犯財產之已盡奉旨取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甚憂其不可繼而請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上復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公面為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

卷之二十八

事類下

三十四

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公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上災傷疏聞之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民間至削榆皮為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為盜賑之不可緩上曰惟先生所處公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間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替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即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贖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為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公拜領命乃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甚矣河南風災輔畿亢旱將來蠲賑恐不能已惟皇上加意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猶大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賞賚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公又曰夫故事

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為口實非祖宗故事也世宗朝用最為不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皇上留神上首肯之于是有鑄貨而督責奉行者之旨肅如矣當時大察吏部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已惟公命是聽抗公者惟艾穆沈茂學鄒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堪冀以聞于公取一快而王象旦夕待公知公不釋意于劉臺以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嫉怨家疏其盜邊銀數事于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炯下有司悉為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傳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者寬其罪而為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于其主至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公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說附焉錫爵為屬世貞為之傳語播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贖公也省吾遂為維垣具

卷之二十八

幸相下

三十五

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危冀以動搖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公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憚使張貴人宏語公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劾之公意絀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公公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但已往不足道學謨莫然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王公錫爵家近王象與曾省吾意未嫌則風陳於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孽錫爵士楚之吳初為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嘆曰吾嚮者猶秦鹿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公竟亦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茂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上書有所規于公茂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偽為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公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慎燾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慎燾知其為茂學友也使宗武捕而

引懋學且報公欲自以為功而公意不欲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象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且餓死仕期于獄而寢其事公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囑儒臣紀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償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註紀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為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上皆優詔報許萬曆十年以太保卒年五十八

卷之二十八

幸相下

三十六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况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悟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銃識者謂為得算頃之奉命充講官為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喻太子章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守欲因講語中力言之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悒悒懷去志而上之眷用意益篤庚午上書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略云我朝內外御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以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元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仇鸞地遂請將設戎政所括內外兵鑄總督戎政印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所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眾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

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令勒掛印命將于闕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奏上上稱公忠謀且曰分營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峰起異同乃至朝更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高公拱尤銜故相徐階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超擢死者贈官廕子無乃仇視先帝為無君之事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于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隆慶四年以太子太保兼都察院致仕卒年六十八公在政府日給事中某甲者為同官某乙嗾劾同官某丙而都御史某丁因許某甲贓事抵成後某甲倚某乙辨復力擊某丁與司寇某戊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三十七

欲因以傾某丙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某己參之寢不得行某乙懷怒思欲一逞于是考察科道旨從內降出公曰是將倚法為報復計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上疏請止之某乙聞即上揭謂有成命竟不可止公曰此既出朝命吾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有給事中某庚者故嘗劾高父子譴成起用自守抗直不附乙者也乙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乙知公不可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乙益恨公刺骨業已嗾心腹給事某甲者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休且曰願上准臣放歸田里令乙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事庶上不悖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允暫馳驛去

張文毅公四維以萬曆三年入閣時某甲柄國以刑名一切痛繩海內其治若束濕人心驚然公燕居深念間為諸臣言此難以顯爭而可默奪今海內厭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寬大從事而吾輩無深求刻責宜可以少安人心及皇嗣誕生公喜曰時不可失

乃手疏勸上宜以大慶施惠天下省督責緩征徭舉遺逸恤災普以養國家元氣而出諸司所擬寬條凡數十事以進上欣然命行之先是席某甲寵者憚公而易諸閣臣疏上以暹公及某乙以論罷計阻則設事構隙因太宰某丙被劾罷職御史并劾公御史楚人也上曰元輔忠臣御史何得妄言持其章不下手詔趣公出憚公者愈不自安則資緣罪人某關說權璫某將為公難御史疏再入上怒鑄御史三級出之外公上疏引咎乞宥言者上褒答不許是時權璫驕恣甚上積不能平語浸淫聞外言官亦微知上指乃共為疏論某及某不法狀上震怒立諭公擬旨曰奴輩盜我威福久其亟誅之乃下某詔獄論死安置某于南京籍其家言者因追論某甲事上欲窮竟獄公從中救解事得暫已然一時某甲私人遣斥殆盡公請詔臺省舉骨鯁端亮之臣或超殿穴或拔自久淹期月間者賢在列朝寧改觀焉公一秉政而滌煩苛鋤荒穢拔根株窟穴之奸于主上之側而其沉謀秘畫有人所不及知者然公口不言功而言者或攘以為功公亦不自明也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三十八

馬文莊公自強以萬曆六年戊寅入內閣為禮部日曹郎以故事請曰某事當白政府乃行公曰尚書國之大臣而輕為輔臣屈體至仰承其風旨吾義弗為也益任法行一意自如以是不能無與柄臣左而公素行高所持義又正即欲中之以事未得間及入閣而閣務皆首臣專之其次率拱手受成以為常公獨時時從中有所匡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後居伴食之名然意所齟齬十恆不能得一二而又念上恩厚欲決去者不可以鬱鬱感疾竟不起當公未相時或以媚竈諷公者引蕭曹房杜相結納為言公報曰蕭蕭曹房薦杜可耳必曹杜于之吾甚愧焉申文定公時行萬曆十年以禮書入內閣時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公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好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傳及於寬政幸甚上深然之庚辰淮揚災時撫至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現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

昔者班軍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語公曰良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張公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省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獨新稅不蠲舊通俾人活實惠而奸民不得濫免公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聘相與構黨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為奸狀諸言者繼之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趨蒲州出視事公乃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為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請籍為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擢塗也審爾孰不以政府為射的耶公謝曰吾知崇獎言路為盛世事違郵其未幾有魏凡貞者以公子登第為言公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實之要職朝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江陵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公言居正自干憲典素無可言若老母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力請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親親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費既廢之親王本支彙總竟擬旨罷之有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上呼為秀才掌兵杖局駕常幸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武宗時事也于是選內豎二千餘人分操練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砲聲相聞略如三營法練之公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言極剴切上怒請外任廷議洵海閣臣深以為虞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闖入外廷不及開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聞臣言力奏上遂止罷皇長子五齡而儲臣未建公約同官于歲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孱弱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三十九

為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之宜孝兩廟實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禮儀或不任勞苦在宮中一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上報語意溫然絕無他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得之給事中姜應麟銓郎沈瓌相繼有疏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教解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欲置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已猶擬薄罰由此衆議紛起上寔不能堪而意亦遂巡矣宗室越訴者踵至公疏宗人許奏魯王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宗儀將帥轄士卒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鈐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上深然之一日公謂同事曰冊立久稽異說滋起奈何乃疏言高皇帝有曰朕聞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為皇太子即封趙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為皇太子即封德王崇王臣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體皇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皇長子正位東宮皇三子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為盛事疏入不報公又念上輟講日久上言高皇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上以二祖為法隨檢閣中故牘得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演呈覽因言望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聖祖之情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聖祖之憂勤上忻然納之上御鏡德宮召四輔入上手示評事錄于仁疏怒其語意欲重有所行謹公力為解釋天顏頓和即以冊立豫教請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公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疆之福也時以劾璫鯨者衆命公戒諭之公既歸于前一責數詞嚴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皇長子倫序已定今皇上內斷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命海內未知也惟陛下明詔使天下知皇上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于淵衷皇上重子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上未即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四十

年五十八

王文肅公錫爵萬曆十年壬午入內閣辦事先是公以江陵相父喪奪情疏請省父得請還里再起入閣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為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玉牒加恩屢懇賜免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上手擁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上力止之曰不可旋出雜給事于仁疏欲實之法而獨寓目公曰卿意云何公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為為訕上而以為納忠皇上之法不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為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為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皇上手擁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勸冊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方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且言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上臺臺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

卷之二十八

華下

四十三

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里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之神靈兩宮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者既而連接御札冊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併舉行公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會曠議起上遣問閣臣公力陳其非便一防鑿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釋駭四示國體形令四疆窺淺深非算事得中輟辛卯公以母病得請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癸巳公又屢召復起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上諭援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中宮無子乃行冊禮命公作一論旨公隨奏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古中宮養育庶子者欲皇長子即以中宮為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上俯從其後者尋奉御札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倫亂真哉遂擇公所擬前論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

起公復具疏請收回並封聖諭早定大典息衆累次日奉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立儲建言謫戍公業為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急勅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召對面陳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公復據初詔請定大典未得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公於察典毫無干涉且借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臣上欲大有處分又疏力解之公見國是人心日就散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召對請御門請發章奏請洒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

卷之二十八

華下

四十四

紫微垣公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上獨召公于暖閣公即申前請上曰稍需之公曰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國之元子乎上召曰朕子明歲當蓄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公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上略不為計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札冊立俟旨行且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皇兩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選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象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公又具疏曲請得少減上既美明獨斷觸迂者不復賜還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甚遂成水火之勢公嘗進泰交用人兩疏雖蒙溫答未實舉行自念國本既定可丁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會有大病即得請歸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丁未上又遣行人教趨入朝有虞公出而欲

扼之者與乘而修伎者爭以三王並封及密揭爲詬病不知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者有之即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克己之論具載集中未有植其非者若三王並封上自法肅皇帝爲之非公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罪借以辭耳歲戊子公子衡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公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饒伸併疏攻公上怒置之理公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壁星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辛卯公已致政歸册立禮成上聖母徽號推恩舊臣資勅存問曰册立朕志已定但因激聒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尙鬱于懷今元子已册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心良切特諭知之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公而忌者猶謂非其本謀可怪也乙巳聖母壽開六表適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公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公不置復召輔政加少保遣行人教趣入朝而公父子交病公辭益堅攻者日益衆而上旨益溫召命終不可挽蓋上雅欲以廉節勵世磨鈍如嚴公清海公瑞業峻擢之而手書公名於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五

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帝心尙矣上又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半而獨任公如一日噫亦思公有以自結主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耶故相某甲既沒上始親政采羣望而用公公既立朝持論侃侃常斥阿附抑躁競絕不以某甲時事爲趨舍言官有微知上意擊去權璫而持功驕恣者以壽宮啓慶傾排大臣公抗疏折其邪妄詔鑄三秩異議爲之少息未一月孫公鑣以事謁政府新建張公位謂鑣曰頃王公公司綸綽上有所易也必中使諭意王公堅執論率十從五六即不從亦必仍至閣道所以乃發今以我輩或不知有徑中發者矣上智出千古必不謂衰衣之有闕進說輒左惟王公能窺上意所向以頌德先之乃後約之繩直故所言皆合彛不圓轉而冰釋我等訥訥拂辭如挺撞鐘水投石矣然則今日之事由公去位故若此使公而在列必能先事以弭隙上亦有所顧慮利孔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然則公安可一日不出也張公又云外廷謙讓我豈不願左袒第上所托腹心者惟我等二三入若失分謗之意而惟衆是從上必曰汝亦背我獵下譽此一綫絕堂

西園聞見錄 卷二八

陸亦睽隔矣夫宰相冒不釋之疑然後天下蒙太平之福蓋昔人屢嘆之矣此爲相所以難者也公初求去甚力疏五六上不已上嘗撥食不樂左右屏息一老內人前問焉上曰汝揣我何念內人曰慮王閣老去耳上曰然爲奈何安得公清不避怨如茲人者蓋都下相傳言如此許文穆公國萬曆十一年癸未入內閣時有摘科場專語侵大臣者公請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榘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爲名言臨洮之變首輔欲俟虜王回巢專力公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數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慷慨引大義類此

王文端公家屏萬曆十二年入內閣丙戌以母喪歸凡五年上遣行人教趣十六年還朝時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得面乃上揭言邇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並廢網紀漸弛衆心喁喁請以聖節出御畢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六

愛之心朕已悉喻翌日爲出御門延公進見焉會廷臣請建儲久未得允人情大譁中官李俊諭公册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如有復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禮以進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可下也以便先錄詔馳報禮臣行即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俟而亦隱十五歲語上既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諭公後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爾示禮臣且部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譴責然上雖不憚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也明年八月工部郎張有德復請造辦公恐有德言入或致激誤欲因而就之乃亦引諭旨以請上既怒有德因責輔臣不當附和又爲更期三年於是許公國策罷公乃疏言國所具揭臣實與謀乃至稽緩大禮國去臣不得獨留請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時行亦去柄政且屬之公公乃請趣太倉王公入侍而與新相趙公志舉同居政本會曾少卿乾亨議汰京衛官京衛官避尙書同享於朝公在閣聞狀急遣人出諭天下有叛軍

六七三

寧有叛官若曹敢于禁地進辱大臣罪死不貸衛官聞皆解散有司欲
 黃毋問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詰主者名置之法事乃定明年壬辰科臣
 李獻可等又以豫教儲教請嚴旨請罰公輒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
 不報而他中教科臣者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疾求罷言儲宮豫教
 自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致獲譴訶請創轉相
 株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于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
 細故也今臣既無匡救若復漢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
 陷主於不義貽辱朝廷死有餘戮請急罷臣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
 痛切上終不允而遣中宮臨問諭曰卿其洗沐醫藥自輔毋言去也公
 具疏謝因堅臥不出又再請乃聽而令守臣偵其起居以奏曰將復召
 云或謂公相臣也即諫不從宜少瀟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決為高公
 謂否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為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爾吾
 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三年元
 子出閣又數年青宮遂建公舉手加額以祝齋沐表賀上亦遣行人齎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四十七

羊酒銀幣問公于家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
 見籍沒所收交遊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
 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校閣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
 措置積為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以大義兩臂解之交
 相服也迨升揆席惟公延納侃詞正色百僚傾仰迄無後言
 陳文憲公于陞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入內閣公少從太傅公習國家故
 實入詞林後更留意通今之學國史家乘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錄
 寶訓秘在金匱而會典職掌又渙而不屬野史諸家更稅而不典苟不
 及此時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乃上疏請做宋正史例開局纂修詔
 允行乙未冬言官同時被旨落籍者二十餘南北臺省幾空公與同官
 密揭救 趙文懿公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翰林 前言 汪若霖 孫善繼 翁憲祥

李存文 往行 宣德八年 嘉靖十一年 殷文莊 薛國觀

閔如霖 威賢 解縉 桂彥良 薛瑄 文震孟 魏應嘉

姜士昌 湯鼎 王整 王華 王弘誨 葉向高

張濤 王整 王弘誨 葉向高

桂彥良 往行 薛瑄 葉盛 何塘

前言 薛瑄 葉盛 何塘

儲燿 韓邦奇 豐坊

王整 黃省曾 廖道南

王錫爵 卜萬祺 王世貞

史局 前言 薛瑄 葉盛 何塘

往行 桂彥良 往行 薛瑄 葉盛 何塘

前言 薛瑄 葉盛 何塘

儲燿 韓邦奇 豐坊

王整 黃省曾 廖道南

王錫爵 卜萬祺 王世貞

張位

王祖嫡

陳于陞

于慎行

汪若霖

沈昌世

章懋

薛大中

往行

詹同

陶凱

王洪

周叙

楊守陳

丘濬

王一夔

吳希賢

張治

何喬新

顧清

董玘

梁儉庵

陳恭介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九

目錄

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九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膏甫訂梓

翰林

前言

萬曆二十一年禮科汪若霖疏曰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於是選庶吉士諸臣而教習之名碩輩出自後館臣堅踞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淵藤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靡者遂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於市販或操縱獨持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弁如嬰兒士氣既灰人心滋險邇來宰揆重臣爲皇上用人之大較臣竊或焉今散館逾期俟命有日輔臣朱廣方將前拂前非昭宣公道願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可嚙速行甄別等約毋濫舉執勿狗蓋累朝舊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

西園聞見錄

卷之二十九

翰林

一

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啻足矣况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蓄爲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爲量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又曰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枚卜求賢則今日館翰之

編檢即坊局中攘攘濟濟無復着足處矣若再考選庶吉士將冗員日增薰蕕並載恐非所以清儒林重接路也請自今議定額數某直省該翰林若干員見在溢於額外者聽其陸續請告縮於額內者即行議補其議補大約助推吏部司官之法除一甲進士照舊授翰林職其餘候某直省有缺就於某直省不拘內外官員但有才猷歷練公忠體國廣識人才旁通典故者從公於相應另議推補至三品而止不當者聽科道劾奏又與科道吏部衙門一體推陞年例如是則選擇精矣臣又聞祖宗朝如楊文襄以翰林官出爲提學楊文敏爲太常卿金又靖爲通政使尹文和爲戶部侍郎之四臣者相業赫奕鬱鬱爲名臣後進之

士能如四臣亦可已矣何必株守直廬視佔畢為本業擅募吏禮據清
要為榮觀哉請自今翰林官除坊局外揆資以原官兼攝各省提學事
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未歷提學與未週歲考者不得躡轉一以網羅
真才一以經歷吏事夫提學清秩監司不薄亦非輕褻館閣之體何不
可行也至於坊局以上不妨於六曹堂上相應員缺推補予以裁決案
牘明習庶務異日入閣辦事無論天官水衡刑名禮樂錢穀甲兵俱是
身履日涉者處置條擬必中機宜而厭人心有不追明良之盛奏蕩平
之理者臣不信也臣觀今日擬推閣臣負中外之望者以非翰林不得
用用者又未免於人言甲可乙否紛如聚訟揆有難文

職未可以定動名當事者盡指曲願體面之心與選者勿操越分
營求之念然後士習可端也臣故以為留用宜慎也館臣職在筆札三
年考校例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方可分別授職是以自來
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者查丙戌之前間有請告必係真病又或以
會試榜首例在必留或該省原止一人考序已定非有所規避也若近
西 運 關 見 錄
卷之二十九 翰林

年考校未幾每即引疾其強健無恙人人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
倖日後亦人人知之則真巧於擇官矣謂宜自今以後閣臣與教習大
臣力主三年之間不許托疾有托疾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示裁然後
僥倖可抑也臣故以為規避宜禁也

李存文曰國家以菁莪棫樸之化培養多士其為法也自府州縣衛莫
不有學而成均之制則巍然並設于兩都於是天下業于學者業于成
均者皆選其才能而歷試以登于天府及至于南宮之試則陶鎔淬礪
之者已深其用之當世庶幾矣高皇帝復念天下士株守一經不通於
方國家有大典禮大制作恐不足稱任使乃擇進士之傑然者肄業文
華堂出中祕之書觀之以成其材而大其用文皇帝逮增定其制取局
書庶常吉士之義名焉此其典至為崇鉅列聖皆相承不廢所以培養
多士言意甚厚又非庠校成均可比也今之吉士則知德有不備或備
之而不常皆未足云吉也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而究其所使則
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考詩書之所言士士之任亦重矣今朝廷之待

諸士不貴之以詩書之煩而惟優游經史以求聖賢授受古今治否之
故此其意固欲使之上承天子而大惠于庶人諸士可視為希世儼
之具而不恆其德哉

住行

宣德八年上命內閣禮部選進士及乙榜年少質美者得進士尹昌黃
瓚趙智陳雲傳綱黃回六人為庶吉士乙榜龍文章謹李滄梁聚黃平
陳詔田鈞李蒲王鑑朱奎袁和林同柴同恩張承翰陳康龔理□佐黃
與李奈王佐鄭觀胡如陽趙衆蔣榮祖二十四人送國子監庶吉士令
王直教習賜居第給酒燈油鈔龍文等賜冠帶給訓導俸以待下科會
試翰林院三月一考其文至十一月復選進士徐理賴世隆吳節李紹
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瑄為庶吉士亦命王直教
之

嘉靖十一年改庶吉士已取錢亮許遂閔如霖衛元確段承恩韓勛履
永通呂光洵謝九儀劉光文黃獻可劉士達劉思唐閻樸胡守中錢籍
西 運 關 見 錄
卷之二十九 翰林

王梅雷禮邊游李大魁郭希賢矣上閱卷見樞封官姓名疑有私遂報
罷後復召呂懷范瑟黃應中秦鳴夏王珩浦應麒游居敬趙汝霖李本
趙惟垣何城而錢亮閔如霖衛元確劉思唐閻樸胡守中王梅邊游李
大魁郭希賢仍留

殷文莊公嘗與少保趙文肅公教習庶吉士故事或以其成材多所寬
假即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即已不甚數數也公以今朝廷掄天下士儲
之禁苑責以後效士不通經博聞而以詞華應世與張空拳何異故日
夜程督諸吉士取古人文博麗者命之成誦其評駁文藝惟責實學不
以空言為質諸吉士各務彊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焚焚或至
丙夜公又深計士習日趨華靡喪失古道與諸吉士約以素樸質直從
先進舊軌毋染於俗諸吉士咸遵其旨皆相字不為別號

閔宗伯如霖嘗掌國學主於嚴身率物不為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
及教庶士嘗曰朝廷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子商論國家大故使知
輔養所急願令雕鏤文字相夸示為工耶故是科最號得人留者皆名

士云

咸都諫賢在刑科日嘉靖辛丑廷試進士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
次仍下內閣詳定務求其是又以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講見禮兼
欲舉庶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上溫言勞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
而士之緣幸以進者略無顧忌君目擊心痛以為上之取士儲養以求
其是皆所以為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悔改以報知遇
是尚可以坐視乎乃上疏曰皇太子將出閣宮保不可無人此聖諭拳
拳盛心也且今之庶吉士即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
令下奔競日恣行己有耻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法徒事華藻不培本
根背書作課詭時諧俗苞苴不戒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真才也臣願今
歲所選盡從人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為之師模言足以啓
關鑰動足以鎮浮妄曲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業以風馮翼孝德之
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燕貽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
主於輔臣而教養屬之館閣皆據資序以遣無所選擇故公疏之

卷之二十九

四

天啓四年五月戶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館選之設我國家欲得坐而論
道之臣上可以備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為
是選以儲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為閣試之法以選之酌為
論寫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之其上者儲為台輔
之器而其次者為解館而分布用之要于會真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
慎也乃邇來館選則似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其博洽博腹也而以書
筒收之矣寫字不必其清真潦草也而以如椽收之矣或稽世族而閹
割之胃據中秘為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夤緣之輩視史局為取寄之
物總之借奔謁為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厚之室輦金輪壁日奔走而
無忌寒素之家產竭囊空即稱貸而弗恤彼亦知明旨欲嚴茲恐饒暮
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巧彼亦知明旨欲痛革恐曳權門之裾者則實
禁其奔趨將明旨自明旨饒送自饒送無論諸臣之舌敵筆秃無益得
失之數而王言於赫直弁髦棄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為倖進者
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為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處女將適人宜

西園聞見錄 卷二九

白壁視無以無忝于歸而奈何以貪淫不簡自壞其真耶職意此三百
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五方之士習賴以維國家數十年之朝綱
國是行將賴以撐持而鎮定倘于始進之時一開饒營之徑毋論倖得
者乞哀驕人有愧玉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憤熱廉耻掃地又安望其
羔羊素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而重
負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減為四十之數
示慎示公凡以杜倖售而求真才海內方嚮嚮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
法一聽其濫觴至此故職以為饒送之路不塞而明旨之奉行不嚴則
饒送之路終不破伏乞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
進而觀政以需効用外即依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
鞍馬略如朝覲禁饒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饒遺何禮如係鑽
幹併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即以此時之靜蹠註考官
之貞邪庶成旨恪遵不至作紙上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晚近之
倖賣矣而又鄉評宜採也周重鄉舉以鄉之人壤地相接耳目相習某
之學行或優或多可以得其梗概如謂鄉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
而更誰為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為採訪略如考選發訪之
事而即以所舉之真贋為舉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違心之語矣又
考閱宜嚴也詩字寫不足以盡人而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即就此而
嚴之詩論取其韻而瞻典而自聞者焉而博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
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願寫之禁未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
號勿令暗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遴選定而閣試之卷悉傳
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略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
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偽投矣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謀百鑽而盡
于饒之一字舉饒之鬼運神輪屢奉明旨不能禁絕而總盡于實為奉
行之一言實為奉行而饒不行而偽進可防真品可核將館選得人其
養之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蘖之良吏予以清始進而儲相器也
豈渺小哉

卷之二十九

五

經筵日講

前言

解縉疏曰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子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文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典下及開闢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音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踏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

桂彥良曰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登聽人人警省與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者也

卷之二十九

薛瑄曰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聽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昔漢光武躬環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呈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願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宜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及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本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

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王整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然以為希闕之典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月不過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給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治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

卷之二十九

如斯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今也開略如是暴之日少寒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味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明敏詔告天下皆出御製香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初每觀永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彼祖宗之學如此今皇上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宜於便殿之側復修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皇上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問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習而不禁蓋亦日講之意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

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王整曰至治之隆蓋起于上下之交今日之弊唯間隔為甚欲通間隔而聯文泰不外講學聽政二端國家經筵之設豈不甚盛臨朝聽政尤上下所以通其情往往時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然議者猶曰堂廉迴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備端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也故欲聯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賀則御之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臨朝視事蓋古內朝也

卷之二十九

經筵日講

朝也宋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正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賢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六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天子正旦冬至大朝賀則皇極門即古正朝也華蓋蓋身等殿其內朝遺制乎宜於常朝外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轉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進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即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湯肅曰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皇太子及諸正經史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剴勵治道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為第一事誠我國家之令典列聖之盛事也仰惟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今承大寶益務精

專侍從之官既量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銀幣仍降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既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語日講讀一過隨即掩卷雖曰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為臣子者仰見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陛下為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按察司副使鄭紀鳳壽州知州劉概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為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為君者之急務為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恕復以時將盛暑深懼陛下怠心或萌不遵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陛下俱賜嘉納凡為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為聖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陛

卷之二十九

經筵日講

下旬月之間言行遠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為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萬一窺見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為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之心知憂懼則吾輩疎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陛下擢任之隆銀幣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為而設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陛下不亦大乎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

費此臣所以盡言為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蠹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務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盜賊尚未盡殲四夷尚未盡服正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為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聖學以圖治理而答天命之眷顧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可比隆湯武匹休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萬曆六年管志道曰惟天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甚重而行之則有文有實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商榷古今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者若但組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顏何異萬里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具文之嘆也試思今日之經筵文敷實敷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獻一箴規聖駕聽畢而入未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謂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皇上聽講之餘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指帝王之道人臣之執為忠邪政事之孰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皇上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慈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斯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

卷之二十九

經筵日講

萬曆十四年姜士昌曰自昔願治之君以至昭代列聖未有不以延訪為首務者蓋人君深居九重其勢易為間隔所以明習天下之事外之能兼聽于三公九卿而內之不旁移于左右贊御侍有此也考之昭代嘗有午朝之制矣恐驟復之而過於勞嘗有平臺之召矣恐暫行之而不能久一應章疏宜並加咨詢矣恐泛舉之而不得其要請以日講之時寓召對之意公卿侍從畢侍上前凡朝廷政令羣臣章疏擇其最鉅

最重者一一條析始末辨論是非而從容以俟聖斷行之既久諳練愈深聖心孜孜將有惟日不足者即午朝之制便殿之對亦在以漸復之而已

鄒元標曰陛下昔在冲年保傅必慎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為有大政事如人才禮樂兵戎錢穀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為商榷許科道官從旁糾止何者陛下所閱諸臣章奏而已其煩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導禍福不事煩文庶政惟和矣今陛下所接諸臣者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悉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任使當矣今之宣上意以達下情者內臣而已過情濫言未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升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明良相與之誠庶幾重光焉嗟夫主不虛責賢不虛生祖宗朝齋宮延見秘閣臨幸燕閒清問禁苑陪遊而又廣開其途自辛衡迄疎迭皆被下濟之光蓋賢苟親也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曷問其官今叩關者十不進一宣對者渺無聞矣即復朝講兩途猶恐不足以廣蒐羅而敷休烈况皆廢閣乎繩祖武以保盛治其在今日矣其在今日矣

卷之二十九

經筵日講

泰昌元年刑科魏應嘉疏曰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為主向懇出閣之期今正橫經之會即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漑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輔臣首為請行慎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音吐宏揚者始勝其任而寫做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假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即激古今合今敲金夏玉何裨于皇上之始專臣愚謂每當講日願以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剖明于以主張意識疏通聞見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聞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此行之有恆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壘惑之奸不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

天啓四年修撰文震孟疏曰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責未見也史官進講鋪叙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

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職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
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
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
默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
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往行

王冢宰華嘗爲經筵講官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時講大學衍義至唐李
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爲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
忌左右皆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食

宮寮

前言

王整曰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
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
慎選左右今天下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

以教道之而况神器所屬繫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
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
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
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
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
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
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
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學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
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游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
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于
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
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

卷之二十九

西園聞見錄

十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
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書
於桓榮及爲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唐劉伯岑文本馬周魏日往
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
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
才俊之士充件讀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長
子潛邸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則本朝之初
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尊君
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
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
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折柳隨事諫正游戲翰墨端其所嗜宮
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
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外家許氏
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

官屬已備復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中擇太
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
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
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
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官僚講讀當依做講筵稍殺其禮詹
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并用賓禮參見以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
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令節則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
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參見拜
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
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傳皆勳舊大臣當
侍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
拜禮皇太子答拜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
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于大本堂設答拜

卷之二十九

西園聞見錄

十三

禱位于堂中二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王弘誨曰夫展案之臣難矣然未若輔弼之臣難輔弼天子之臣難矣然又未若輔弼儲君之臣難蓋自六卿以及羣有司靡不各有受事苟其事之辨即稱其位矣輔弼之臣職在啓沃非格心可云無曠哉而啓沃躬臨於萬幾之日猶得察於政事之所向以調劑於獻替之間乃當在震之時思養其恭敬溫文於未然而必其踐祚之無闕此其職宜何如辨也愚竊度焉非誠之素積不能先其未定而孚之非鑒之內朗不能迎其未發而禁之周武王舉太公周召三大聖人而寄以師保傅之職蓋其慎也我國初東宮官屬兼以勳舊大臣不別設已而顯設詹事府司輔導然宮端事務悉與詞垣相參又往往錄宮端晉涉公孤蓋使父子君臣相為一體此其意至深遠也乃其官則既育材詞垣矣又必詢之廷僉曰是孝弟博聞有道術可侍儲幄者乃拜蓋自洪武二十五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年迄於今其實行純誠可格儲德者朗心內照可達儲聰者又其次彈見洽聞無奇詭可備咨諫者代不乏人國家所為重熙累洽享數百年有道之長雖天實篤生聖哲哉乃輔導得人之效安可誣歟

葉向高曰賈誼有云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論教與選左右東宮建官從來遠矣國家稽古定制視昔隆重設詹事府自詹事而下分僚列局悉選詞林英儒界之授經引義以陶成資培翼令德即虎闈未出官不輟置蓋詳哉其慮之矣二百年來碩輔名臣垂助流耀者多歎歷其中旋躋鼎軸而其稟道統德績嗣昌輝出震繼離光垂奕世固躬神聖哉亦擇人輔養有此具也昔三代之隆其光于儲訓也咸寵有元臣慎簡吉士用誠于嗣王毋以匪人參維時百司庶府罔非俊乂乃其故在此天寧逸其躬而尊顯之為毋亦以百司庶府業一職效一官課功昭昭而畢慮一察耳本本原原宗社生靈之大計于誰之尸能無重也重故難任彼以儲貳之尊當冲幼之年吾欲為之登善抑惡明陳其說則或嘖而不行抑亦婉約其辭微開其端又恐意之不論

而其燕居狎處或亦有道淫教邪以格吾說而就其所易爾何教之能豫彼以為視膳問安下闕趨廟足盡輔養之道畢吾責哉夫三代之臣所以奉嗣王也毋亦積誠披素孚之冥冥以消其逸心暢吾道德仁義之指以明耀其志使悅于訓典教令朝夕恪共毋即比淫用怠棄其身斯之為教乃稱難已難故任愈重圖其難以無負其重任是職者可思已

張濬曰宮僚關係不小得人則善匪人可虞昔在世廟選擬失精卒至科臣周珣有言嚮非輒聽更定則黃易費案李廷相等居然在列矣今皇上加意慎揀必無前誤但一朝衍講不過具文而人品不與二三閣部不無獨信而公評未悉况館誼相礙愛昵難化取舍既異缺望易生以愚度之不如集輿論於會推而俾九卿科道僉舉其尤之為得也

往行

桂公彥良慈溪人元卿貢士洪武六年以薦為太子正官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即上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私戒

卷之二十九

十五

之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

史局

前言

薛瑄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靖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葉盛曰信史古今所難者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則遺漏一也忌諱二也曾南豐曰公以齟齬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藉令記之而當時好公者亦少史其果可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則史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蓋常有之史誠有不足信者矣揭文安公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以心術為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史者又必有

揭揚二公之心之才而後可意盡信書不如無書則其言果信矣乎

何塘曰有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

古今之通誼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糧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

職難逃尸素之譏謹考於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

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太祖時

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

兼記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

在國初猶未大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宜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皇上之起

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張弛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

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櫃以待

纂述史職既修因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猷不致遺亡下則檢夫小

人畏懼謹肅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

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財不必授以職守愚謂養

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

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

事他日任用不致疎暗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也

儲備曰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

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

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摭拾

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

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

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忘况續萬年之業臨九及之衆厲精

圖治益大有為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願乃無所纂

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

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時之悔恐

不能無難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宜特勅在廷臣

僚先後會業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下欽奉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

寬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封藏付之謹密之臣

藏諸法殿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

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今宜遵祖宗之典貽萬世

之謀不可緩也

韓邦奇曰昔者班固范曄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被淫

刑當時不以爲冤後世且議其非竊嘗疑之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

夫人之所履可枉於生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蒙禍小人肆惡

而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冊乎乃又昧焉天災人禍茲其至矣今觀兩

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能無因其同己而隱其惡者耶能無因其異

己而蔽其善者耶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真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耶

其無善或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願或背之者耶數者有一焉固也嗚呼

奚其辭嗚呼宜矣

豐坊曰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與道果二乎哉言道而遺於事

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繫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十三經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

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其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

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

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網若春秋之經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日

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

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

厥職遂散漢與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

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

寔應奉應劭蔡邕劉璽侯瑾魚豢譙周章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

彪皇甫謐陸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

山松袁宏王頌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

爰裴松之裴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瑒

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

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

鄭暉劉欽高峻趙鳳姚顛劉陶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宋郊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劉放范祖禹蘇軾張商英林處宏呂本中唐仲友曾糙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律陳桎胡粹中梁寅王濬金燦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馬公通鑑叙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監戒著幾微誠有於聖人之傳者願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日記太略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博焉若夫四史之法則

王整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晉董狐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為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庭君臣言動而書後世讀之知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蟠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

卷之二十九

十八

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又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緘前

此誠不滿於今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太史矣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而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假亂真實常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為奸人一則比以為正卯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為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為子孫者於其先人之沒莫不虛揚其善指空捏怪任有窮極試觀于今之世家人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兇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誌立天下無惡人也十文九誣何足為信然則為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為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爾

卷之二十九

十九

愚嘗有志于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為哉何難為哉

又曰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輩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實錄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動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峻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實錄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傳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為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切不錄皆隨風春榮以漸波焉耳噫造物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運習為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寒寒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簡之名可垂耳今之不然則人亦何所勸而忠盡生哉為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

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祖其意縱橫求之寧繁毋略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人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備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為無愆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為不可有不善七而有善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為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劑量多寡信書之如寫真然凡面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為而不善哉特由作備之人無其志又無其才且或挾嫉之私存禍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廖道南曰我太祖初建國爰重史官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

卷之二十九

史局

二十一

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裕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寔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事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神聖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曆寶訓嘗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王錫爵曰史事多年閣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後乙漠不相顧中間信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諸公更費一番手脚耳

卜萬祺曰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遍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祕之不宜我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為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寧不為誣捏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

下也

王世貞曰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愚欲請內閣諸者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鉞殞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係非細

張位曰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修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尚設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歷諸書謨烈孔彰允為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修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竊見先朝政事不過彙括章疏之存者記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略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脈絡每有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煥前徽而光後範也舊

卷之二十九

史局

二十一

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真甚亡謂也况不直纂修則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循名責實其將謂何茲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為宜復久矣今聖曆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為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為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耻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為更張別創名位第令見在諸臣日以數人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為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關白內閣者亦據緣由紀其節略俟閣裁定藏之祕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儲講論而直之選者也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迭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

王祖嫡曰臣竊謂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真之為

難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推該贍是也曷謂真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是也我太祖肇建區夏列聖繼承大統駿烈鴻猷咸載實錄光昭日月媲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愚之疑革除何也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文皇帝際時艱危與兵靖難挈神器而受之高廟濟變之微權也鐘簾不移年號頓沒此何說哉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讎胡為遺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構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事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鄣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論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見秩斯心也堯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九 史屬 二十二

舜之心也革除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謂當時之臣逢迎為此後世不察遂謂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為言而卒不可行者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不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太祖成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成祖心必革除其為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迹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而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裨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可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清

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革除者不過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即不為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有為建文紀元立史者孰如今日之為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此愚之所未解也愚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為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錄又何說哉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焉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邸王踐祚勤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時奸臣貪功生事妄與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即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實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心宜即舉行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邸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諡會議以聞嗚呼既加恭仁康定之尊諡而不去廢帝邸辰之舊名前後皆拂此其不可一也愚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為裁抑每竊憤歎繼聞之者

西園圖見錄 卷之二十九 史屬 二十三

舊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此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修己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怪也茲何時也而尚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効之也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為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構終竟懷乎悔恨故憲宗之敕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成先志茲錄尚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沒虞舜親愛之意倍漢文布粟之譏此其不可三也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將少康光武毋論已晉元宋高豈真有勘定之績徒以惶惶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右臨安蕞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社稷為重也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迴鑿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偽附偏閭附夷狄附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外以景泰之事而參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清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奸邪也修錄者咸正之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願從之而弗正

此亦愚之所未解也愚又覆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號詔書內一教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將用之之語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卹錄大哉王言而太祖高皇帝之嫡孫成祖文皇帝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今上之心未安太祖之心未安恐成祖之心亦有未安者矣若夫景泰實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雖於革除事體稍有同異均之史職之攸關熙朝之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時也

萬曆二十一年禮部尚書陳于陛疏曰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為國之船車雲雨載主德恢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來垂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法著誠即上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羅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况昭代之史祖宗昭為謨訓列聖奉為架燧百官遵為法守萬世率為彝憲所關繫國家治體甚重願使冊牘未備於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非職禁近司筆橐者之責哉愚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蹟朝家大政各自為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為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為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為起居注類次而潤色之為日歷修而成之為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本國史為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為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輯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神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為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延英

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詔臣工之論議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略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翊特起之難何者國家制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寓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並議可備正史採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略以耳目所親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哀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即可以為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微紀聞殊域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蹟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林記琬琰錄今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日更采摭於郡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哀聚彙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文總一流略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愚又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繼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闕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日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冊府麟臺

之上未得盡觀杜撰所遺勒之一家者又皆管閱蠶測之談未可徵信
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
昭聖朝之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皇上祇繹舊章宮
中之觀省不較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絨
藏甚闕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一夜欲
亟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
若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為編事自為志人自為傳一檢閱
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可以輔導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
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穿貫
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遠板刻湮墜卷帙散脫事蹟無以究其始
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確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
摩之責缺略抵牾乘筆安據此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
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聘胸臆覽之
者瑰異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傳誦如存先哲之月
西園閣見錄

卷之二十九

史局

二十六

日不爽方幸無誤竊恐者舊漸彫後進駕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
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
書或請給於內府或斂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即有事體闕佚者內
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
錄為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遵藏皇史宬不敢輕
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於蘭臺羣官
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愚以為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
志為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舉
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
類量分為二十餘日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為
要務志成之日即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
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烈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
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
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分為四十類自敬天以至鑿

夷名曰皇明實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實訓近日閣臣奉旨
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
備宜做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重燕閒之覽
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聖祖
神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
朽豈非我皇明之不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祖宗憲令
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規起者臣惟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
續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
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
况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為乎臣
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為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
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
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
證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
西園閣見錄

卷之二十九

史局

二十七

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取貯以備異日纂
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
又擬國史藏在禁閣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以為今實錄之書士
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
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正當
使臣工察究熟習專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錢版頒
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
未為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
六經歷代史要講繹幾備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
方今冊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者先臣何藉
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
廷似為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
可効勞者猶可諉也仍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臣
竊抱區區忠懇冒昧以聞伏望皇上幸察芻言以為可行乞下內閣會

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予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為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且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于慎行曰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為萬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有體有情彼匹夫從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國之臣臧否他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載筆記言在言左右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言之則君父也第敢據事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使行道之人忿恚不平者魏崔浩之死宜也古之為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人為信史者至春秋而極周公為王請命藏其書於金縢孔子因魯史舊文為其君諱世不以為諛也奈何竇直揚惡以博殺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市義君子奚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蔽其公道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正體未為多違允之見亦狹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人子為其父母雖章布之微行業無取猶為之志傳以永其名豈有播其君父之惡以示天下而以為直筆是攘羊為董狐也曰如此則善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褒貶之義將何所取乎曰吾非以為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垂後世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典太史其為史記猶藏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耶

萬曆二十一年禮科右給事中汪若霖疏曰祖宗朝稽古定官恢煌制作於是修撰編檢諸臣史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浸成浮寄之區謾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繕報章甚乃劇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制海宇傳宣反借資於他曹之管蠡取信於野史之雌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私藏猶干國意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陸疏修正史條畫甚明幸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陸既沒同列增成遂使九重懿舉委

於半塗列聖芳猷厄其全璧臣竊傷之今諸臣彙篋尚可搜尋一代網羅寧終浸沒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猶瓶史於偏安籍曰議論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扶微於大漢維今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命閣臣特行修舉重開石室再集蘭臺首編年月昔之體次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夫冗銜可減公餽勿奢役非艱於創興業可垂於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又曰史者皇王之脈絡邦國之典刑古人嘗借喻於車船後世每奉之為著鑑故曰有國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由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祖宗精意既有推求理亂大綱即堪印證况今流俗敗壞清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志於一朝頑鄙有甘心於衆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為千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廉耻於既滅蓋域中有三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運所以汗隆帝王之要務也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沈昌世曰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備春秋經文止三萬言雖無左氏傳其書亦不至於晦漏而難讀也遷固之書可以拍肩左氏范曄以下互有得失惟朱紫陽綱目足以步躡經之後塵然紀載編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綱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以一事言之漢景帝四年中皆冬十月日食今綱目並書於夏秋之後蓋編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繫之歲末耳至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則綱目雖不可悉指為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為未脫稿之書要與同志共訂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折衷者也其綱目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文為之考證而日中之當刪緝者尤多近日續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間其文幾半於舊世之君子當更訂削之按左氏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為十七卷蓋近則聞見多而事詳遠則紀傳寡而事簡理固然也今日史册非一人所集紀籍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則幾倍以唐史校漢則加煩謂非史筆之日下而校削之未精乎自劉元城謂事增文省為新

唐書之病說者承之至謂以文之煩省論史為兒童之見殊不知新唐書之病正以其文雖省而事則鬱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煩文而事不晦自是史家所難觀歐陽所論馬蹄逸犬之文可見雖孔子所謂辭達而已中庸所謂簡而文者皆可借為作史之案者也古之勝今於斯一驗成化二年章懋疏曰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本心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為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事厭常喜新之念與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及之謹也

卷之二十九

三十

天啓二年給事薛大中請擢者碩以光史典疏曰惟國有與立必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褒貶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青片語令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賴至重也我皇上解服之初重崇儒賢橫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先朝美政加意賞錄木天弘開羣賢萃止較餘編摩各有優長其間揚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謨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編不厭富耳目聞見之閱歷久則議詳而儲備是以獲麟之筆勤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既既董狐決策于志違即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川徧遊之餘商古推今論定之久故其文益肆而著益核司馬通鑑纂之官成紫陽綱目刪于學老即我朝

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千古夫孰非篤任者舊發抒稗學之明効太驗哉今聖明羅才恢張天網宰職虛己日開東閣凡講幄勞臣為公論共推在廷業秀搜類舉野無留良矣乃五十餘年之舊詞臣舉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禎者久稽啓事非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禎一生著書奕業清芬東北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拂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盡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訓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非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諒決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值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文章論薦無非欲資一得以裨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簡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為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黨卓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高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棄短取長從古如此而况完名完學如李維禎者可不亟為起用俾操直筆于祕館哉又有刑部主事周獻臣學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禎結契論文推稱金蘭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所當如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參佐載紀者也此外如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職既惜史才又慮世道不敢混收薰蕕以濫奏瀆伏祈皇上念史典重史才恭難勅下閣部將李維禎周獻臣即時特起俾預纂修之列或與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早成實錄庶黃髮無愆青史永賴而我皇上慎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駿烈與天無極矣奉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者與推用

往行

詹同字同文新安人元舉茂才事僞漢為翰林學士高皇帝下武昌授國子博士歷官翰林學士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祕府資覽閱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後失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關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觀孔子之言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吳元年上諭公等曰國史貴直筆是非善惡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康事

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勿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後公為吏部尚書日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安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歷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命公同侍講學士宋訥為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歷成自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為一百卷藏之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歷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祭酒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櫃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
王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七舉浙江鄉試進士年十八初授行人

卷之二十九

擢給事中轉檢討歷侍講禮部主事卒為侍講日兼副總裁修史時秉筆者位出先生右每事任決取舍莫敢逆唯先生持正不阿至欲載其家乘瑞異之徵先生力言于上前以為不可取信天下來世緣是見惡而日歷之成亦不遷秩故哀此中有玉堂分職見孤忠之語
周學士叙常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為正統遼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朝詔許其自修公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厭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尚書諡文懿成化中為禮部遷吏部公力請老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公代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不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莊成化元年英廟實錄成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時為纂修官謂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謗豈可信功過皆從實

書之十二年睿修宋元綱目成濬自出己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隨之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三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功世教
三一 濬字大詔新進人天順庚辰狀元及第歷官工部尚書英宗皇帝以宋元二史予濬訥無定論特命內閣信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諸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公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禕之論以為泰定帝為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會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以正前史之謬君子諱之

吳希賢字汝賢人天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侍讀學士為檢討時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囑希賢致美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耶
張文毅公治磊落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雖博極羣書以文學為下科雅不嗜尚問著於文若諸書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詔修續會典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胥故牒并條例蕪雜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監政苑馬今昔殊紀漫不可核與雷公禮夜分商推欲以事始為綱後之舉廢為目昭聖制于上附臣見于下明載其節略以備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既次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員數辨歲供考虛實之類毅然以身肩之竟尼格不果

卷之二十九

何司寇喬新為刑部主事時修英廟實錄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為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臆吏臆者大不侔矣
顧文僖公清嘗修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公芳與彭文思公華陵欲誣其附以得進貽公以風聞書公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奪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時逆瑾黨熾僉

畏觸其黨莫敢涉筆公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詭而欲節略者公不為動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十八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及第第二授翰林編修歷諭德詹事嘉靖初修武宗實錄玘因上言曰昔者武帝即位纂修孝宗實錄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毒流天下猶為未足又肆其不逞之心將以欺乎後世其餘叙傳即意所比必曲為掩護即夙所嫉輒過為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隱寫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見伏望將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重為校勘出于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疏上士論愜然官至吏部左侍郎以憂歸為胡明善汪鉞誣劾遂不復出武宗末年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儉庵之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國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此等文章俱史筆兼律筆乃為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史律能兼可愛也遂以付史館令勿

卷之二十九

吏部

三十四

改

陳恭介公好讀秦漢語常有志全史孫公鑣曰司馬光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為公曰第恐才謝左馬耳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期未必即以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目錄

吏部一

銓授

前言

洪武十年

桂彥良

王淑英

陳建

曾鈞

陳以勤

于慎行 二則

蕭淳

馮琦 三則

吳允中

褚鈇

申廷謨

天啓□年

趙南星

周宗建

往行

開濟

黃孔昭

屠鏞

李裕

王恕

熊浹

費宏

霍韜

侯一元

王與齡

郭樸

高拱 二則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

目錄

陳有年

林春

陸光祖

慎擇

前言

何喬新

往行

資格

前言

陳建

丘濬

韓邦奇

徐顯卿

嚴訥

管志道

葉向高 二則

陳絳

丘樞

李學一

往行

惜才

前言

薛文清二期

祝允明

鄧以讚

李夢陽

崔銑

何孟春

韓邦奇二期

劉仕義

孫存

葉居升

汪文輝

張居正期

往行

吳豫

王柳菴

陸文量

王恕

韓坤

陳堯

史道

胡世寧

嘉靖十一年

陸燾

隆慶四年

惜名器

前言

張潮

王得春

蕭淳

項應祥

往行

卷之三十一

目錄

二

鄭宗仁

重外任

前言

陳于陞

往行

久任

前言

陳建二期

王瓊

馮琦二期

羅整庵

陳以勤

鄭元標

范珠

王士性

胡世寧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

目錄

嶺南 張 董子血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吏部一

銓授

前言

洪武十年正月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宜早與銓注即命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輒經歲月費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待之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桂彥良曰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常不能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一

銓授

一

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二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司知府於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任未任但得人則有賞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眾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

王淑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內外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失不若歸其權於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建以為不若遂行周官推賢讓能之法預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

人之舉而遽授之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也如此庶幾於虞廷濟濟相讓之美庶幾孟子所謂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之公庶幾可免於二弊矣嗚呼斯讓道也晉劉宴嘗有論焉宋朝嘗行焉愚於治安妥議因究言焉有志斯世者察之

曾鈞曰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銜以求進交爭而不慚是以京師有攘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與某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亦以為固然而弗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不得則人不求之矣

陳以勤疏曰竊觀近年以來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級必在再歲時適得為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

卷之三十一

餘

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最稱華要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迺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授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臣歷官所親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資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姑斥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斷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此其故何耶蓋由於識拔之不精而所斥者不必皆所養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躡而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為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

而非屈今願以定法繩之殆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略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爲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爲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迴庸衆問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爲旌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爲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推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顯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真才而使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爲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數者合無一體蒐訪過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羅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於明

卷之三十一

餘

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有所偏重矣
子慎行曰孔子云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輔導之器與吏才不同人之才固有可爲將相持天下之重而不能辦一官者論人者不可不知也漢元帝時有人薦張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此數語可爲用人者之法大抵輔導左右之臣以德爲材奉法守職之吏以才爲材何也三十輻共一轂轉動不居則動者其材也橫一軸而持之周流千里而軸不知也則不動者其材也有御於此貴軸以動以軸之材爲數則車必摧矣又曰今州縣編里大小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隆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爲令小縣爲長唐宋分繁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升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至四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是有等級也然以縣爲州終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即如今之州縣有編戶五六百里者有編戶五十里者而官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爲一撥是使六七百里之政同於五十里而五十里之供需同於六七百里也亦太

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簽大選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法又混一也豈不左哉

又曰揭傒斯之論儲材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於周密世務之後此用人之要法也後之儲材者不然其譽望之未隆不能識而養也其世務之未周不能蓄而待也胥失之矣譬如場師之植果木其拱把之時日夜灌溉以遂其生待其果實之熟然後采而用之則功不墮矣若平時不加灌溉既及其有實也又不待熟而暴取之安得有味哉

蕭淳曰銓曹之職在程量人才而器使之或以身言書判據見在為公案或以文章政事採物望為權衡未有舉至重至要之典止付之一簽者蓋簽選之設欲以絕吏書之邪移雜流之鑽刺倘亦變結繩為書契不得已而用之未為非是乃近者則陽以抽簽示公陰以坐簽徇私以竹片為主爵誠若古聖知人之難並簽法又失其重非昔人坊世之意臣愚以為自知縣以上宜憑部選先論道路之遠近以省津送之勞次論入地之相宜以求職業之舉其自知縣以下凡州縣佐貳雜職等官

流品既多奸弊易滋仍宜抽簽以公選法照依原派省分各地各為一棹參以應得職銜一行共為一筒信手拔取報名書紀庶澄敘既當而鑽求亦革矣

馮公琦曰序俸之議始於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敝在不問賢愚顛以日月為斷則不以日月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失臆而決之便於用才亦便於用私舉而歸之於格不便於用私未嘗不便於用才蓋用必論才陞必論才陞必論俸用才以用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循格可也陞官不循格則

天下馳聘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事調而不陞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調自中丞以上出自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最重莫如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參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於三四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部郎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中數人擇之南部四五人運司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於二十人中擇一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為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賢均度其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士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俸不易序稱做停年循資以日月為斷而不使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

馮公琦疏略曰竊惟安民之本要在修舉吏治吏治所由舉則當以藩臬郡守為急郡守總領各州縣而為之率監司執三尺法以糾繩之若郡守缺人則郡守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總領而皆曠矣監司缺人則監司之職曠而所屬亦無人糾繩而皆曠矣今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尚未還任者則是天下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州縣有司無人表率渙散於下貪者益貪肆者益肆而百姓冤枉多鬱鬱不能伸雖有署印官員只是承行文書終以為非己事職凡有稍難者必且留之以待後來即此待之一念所誤於政者已不少矣臣等因今次考察真

見天下吏治自知府以下佐貳署印者必多要錢彼以其民為非己之民也自僉事以上司道帶管者必多廢事彼以其事為非己之事也即如近地一年無雨二麥不收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彼署事之官肯預先請否肯多方賑濟使民沾實惠否如近日盜賊生發道路艱虞彼署事之官能無掩匿否能設法擒捕而所差之人亦肯用命否天下惟行實政最難最勞而惟虛文甚易甚逸若上面無人稽核則彼下僚誰肯舍逸就勞舍易就難以為百姓長久計者夫以焚溺望救之民當災旱相仍之日而待命於若有若無之政聽裁於乍來乍去之人人既輕矣法令安得獨重法既弛矣政事安得獨修故均之蒞民也均之行政也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暫攝之官必不如久任別署帶管之官必不如專任佐貳署掌之官必不如見任今欲興起吏治莫如備官而考其成因

人而責其事而其最要必以藩臬郡守為急臣竊惟世宗之朝要緊員缺數日不補輒蒙詰責或所推不當明示另推皇上勵精圖治勳法皇祖如臣等知人不明舉錯不當望皇上明以示臣俾之改圖奈何一切

留中使人才受其壅國事受其病哉

馮公琦疏曰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於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局自處於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勞已得但言其苦在人滿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自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于公尚自非公况于假事以求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為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缺望而皆於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己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能不稍有變通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於無畫一之法故也夫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

卷之三十一

六

人惟中人最多故就中人常事設為定格一以實俸為主每於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出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應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類外其餘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司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選缺挨次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理須異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重遷而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見聞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煩簡轉分優劣又必細查薦獎考語劑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因材而為造化何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台而私求美轉者即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蓋剖藩

雖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可自有補說者以為條格一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為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制誥韓琦以為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成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為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願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為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亦望士大夫相與共守之耳

吳允中曰謹稽祖宗設立六部原無偏重臣子遷轉宜以功能為準近例相沿則不然吏部選郎占定太常之缺果清公執法拮据六選為困得人嘔出幾許心血即優以清卿亦不為過間有最貪最鄙止一副滾溜精神善于塗抹者亦有八面占風見議將波及茫然解選而歸者夫不公不立法當別論而一概濫冒此垂涎者講搶如市而趨戀者百十推不休也何以服各部之人心也在外鄉貢知州潔己奉公望員外如登仙而兵部則更難矣乃吏部司務一手操定徘徊歲月龍鍾狼狽亦儼然憲秩何以服在外之人心也至于五部亦有差等百中之一禮曹猶有京堂之望而四部則非起家困頓者無復是夢矣然同一郎中而轉府何以異同一郎中轉大參而年分何以異即曰由外轉內原有分別而依序挨選者將何所憑也人不分賢愚職不課勤惰一以衙門為準何以厲世磨鈍而使人心激勸哉

卷之三十一

七

褚鈇疏曰國初大察所黜不過數十人至弘治幾二千嘉靖則踰三千近隆慶來殆踰六千矣禁網之密較前不啻百倍顧吏治愈下而民生未蒙實惠者何耶蓋以近年進士之額增而鄉舉日輕援例之徒衆而歲貢之選不得其人耳夫鄉舉輕則人人不自愛而甘心以敗援例衆

則拔本亟而殘民者衆歲貢不得人則徒費國家之廉祿而吏治終無補矣夫以其不自愛而殘民與無補也則所黜不得不多然所黜多則彼自揣勢不能久留害民愈速而民愈不堪數十年來習成故套即披衷告戒而吏亦不吾信矣天下之大勢然也近葉皇上減進士額行久任法且欲慎選歲貢此真轉移世道大機太平可指日望矣獨鄉舉以文字薦之中年比上春官十九落第不戀進士挺身蚤仕者往往成名爲世大用其守候甲榜半迫桑榆之期退居閭里又坐紛華之累或候貨以喪志或祈營而失常逮及入官渺無陞途雖須臾飾爲面貌而究竟訥於賦賦強勉詳爲簿書而作用終自封殖廢民厲衆罷職視官比比而是臣愚以爲救之有策限次數以定會試是已蓋士既借計吏而來即不第必令國家肄業其會試以三科或四科而止各令投牒赴選又必令撫按官略格而取賢毋得重甲科而輕鄉舉如其廉且能與進士一體薦擢如是則人知服官蚤而科目重乘富強之齡微通顯之會士習定而民賴多矣使舉於壯而用於老取之也甚重而待之也或輕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

其不銷英銳之氣而孤賓興之盛典耶國家開援例之途非謂可以得人也特緣邊費浩繁內帑缺乏爲一時權宜計耳然此輩以財發身必難望以廉律己一授倖職守法者百無一二或督賦索要寬限或巡捕濫受民詞或遇正官偶缺委署勢如劫掠履任率未踰年而賦敗者踵相接矣且始焉冒衣巾抗令幸免差役累貧民繼爲民牧又復拔本是國家之得利於彼者甚微而彼之自利者誠多也臣愚以爲抑之有法給冠帶以限出任是已蓋例貢多由良家子弟倘給以冠帶即不仕已爲榮幸總或由學校出身亦量銓開散衙門州縣佐貳缺必選歲貢精壯者任之若廉幹許撫按報部拔擢又必令督學官登仕而選雋毋得哀窮途而博寬大如廷試不稱查先朝貢例行罰如是則人知重明經納粟於調停之中寓裁抑之術仕路清而吏治修矣使例貢不處是以民與市也歲貢不慎選是爲人出身而不爲民擇官也其不重閭閻之困而虛糜郡縣之廉祿耶然是重鄉貢抑例貢也雖爲資格言而實與久任之法相表裏蓋必膺力剛而後任用可久援例少斯不苦於疏通

之難否則舉貢終格於資次而出身亦必暮齡矣雖欲久任不可得已萬曆四十八年御史申廷謨疏曰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寄棲露于草頭則以玩贊飄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能待旋歎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擲掄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宜在在搜羅明明開列條翰林者若干人係外廷者若干人共爲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點則並點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共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鼎鼐平分又何覆餗之患哉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

天啓二年吏部申明銓政凡選官自京外以遠倉巡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認于印信嚴查勘于里鄰于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舉貢選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遂入條目想謂此輩受壘鹽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移自不致爲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萬一京棍市滑探本生來歷僞投一供領選而出誰執其咎似不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勞費爲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選凡無文者俱不准選著爲例一疏通衛經歷三年考滿註冊報吏部九年考滿給由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考滿數輩之候缺爲河清難俟則無如改九年而六爲便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爲定例

天啓二年家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曰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勛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一皆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苦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昔時司官每直省恆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輪歷四司恆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於應轉者求之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恆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

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為諸臣絕疑誘之端也而舊者人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遠至是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拘于循資之說其勢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不就近推補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周汝霖傳作舟皆江陵人即同時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備矣文選郎中必管六選而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考察完而後轉見為銓曹者競于職業而淡于營進也然司官殊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為其親戚故舊求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譙呵之而杜門求去矣職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升除相托者一一

西園見錄 卷之三十一

與職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冤抑正臣等之所樂者如畏勢徇私即聽參處或以任怨招尤即為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

周宗建曰夫用人者有進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於今日反可行越俎之事在冢臣夙望新猷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請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序勒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俸之上下以為遷轉之低昂而不及格者即賢者勿混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尚淺而無營即有孤子者各類首于程期之相遇以自慰用人者術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途清而難濶于升除之中寓化競之法又何統均之府爭為講讓之場也此尤疏通內分一大補救也

往行

開公濟字來學一字學臣洛陽人以明經洪武十四年為刑部尚書時御史趙仁言曩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

政績少聞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為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為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改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覈其平常稱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上覽其言謂公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公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公暇延訪秀才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又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黃公孔昭字世顯浙泰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歷官尚書諡文毅嘗調吏部歷授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力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即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謝文肅公

西園見錄 卷之三十一

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屠鏞字朝宗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試監察御史歷官吏部尚書在銓部日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喪去任者非大過不黜註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者補之
李家宰裕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于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填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人一日太監覃昌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先時選官本入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近日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奏入即與批出行之其見信如此一日周宗伯謝司空與公同候朝周曰昔尹公在吏部深惡江西人不使居華要今山東進士選科道京職者何多公正色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譽不但負朝廷其如天下公議何二公皆嘆服

王端毅恕為冢宰日關西都御史缺公荐蕭楨及某官某人堪任內此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于趙普補牘之勇果云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為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官則士無定志奔競之事日起矣

熊浹字悅之號北原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歷官吏部尚書在吏部日嘗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叙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知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賤惟恐其墮落

卷之三十一

十二

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授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費公宏為禮部左侍郎於食根二名之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數十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
霍文敏翰嘉靖甲午為吏部侍郎署部事自以進賢為己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讎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挹俱在舉之人薦豐熙楊幘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獄得罪陸燾則攻擊公與張柱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攝掌部篆僚屬守法惟謹權貴無敢干以私鑽囑之風一時屏息拔淹滯察舉劾調停內外資格不拘更定積歲條例永便遵守吏胥有犯即治無輕貸者私書私儀絕跡不敢至門下謝恩私室者亦無之蓋公廉之化人自不敢瀆也先是大選舉監考卷分別五等惟是官職散要為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為先後也遠至呼名與於榜則以品為序迹甚相左遂有私售中變之疑公察其然明揭榜示眾咸帖然舊凡考選言官多取外貌兼之屬賄妨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已先定庸流而濫

西園聞見錄 卷三〇

秩要階公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時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為騙局公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應撥諸衙門實參者例俱拈闕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至千兩公一概闕撥之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點革之公署篆歲餘宿弊盡滌仕路一清自來名家宰不過云往時部事多主於冢宰二少宰不甚與聞誠齊汪公既任公啓以當擴大公無蹈往轍汪雅從公不自擅自是少宰亦無伴食者矣侯吏部一元為吏部有戚里襲爵君曰聞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於世世者也乃擬奏革戚里侯伯者十八人

卷之三十一

十三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文選郎中在文選以用天下人才為己任上疏條故事請抑奔競靖仕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君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繩僥倖絕請調常州訓導諸富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負子者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上更代君延見訪問吏治民瘼衆莫敢望子才由是顯於世員外浙人鄭公曉主事榆次周君鈇廣人李君義壯輩皆力薦之而首過貪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子已漸盜大柄卑侮省郎公然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君峻拒之其來益瀆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縣同報罷鄭周咸外謫錢部自此喪氣吏治貪冒日甚計費得官計日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
郭樸字質夫號東野安陽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嘗兩典銓部絕請託奔競惟以大公行之其稱進以賢不以譽其斥謫以不肖不以毀且度地遠近才細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止否雖大要勢有人所主不稍假借而大指乃惜人才捐苛細毋以尅核繩下嘗謂人稱銓曹為恩怨府夫亦己自為恩怨耳恩怨出於己實難自人何害故公在事日人莫測其喜愠之端亦卒無能以私喜愠有加於公也

高文襄公拱以閣臣視吏部事故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家
宰公曰堂有侍郎且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
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同司屬揭之即家宰欲有所
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
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
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矣

隆慶三年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
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
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
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例從之又言遠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
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與之猶恐不振乃官
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
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
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

卷之三十一

餘

十四

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恢
宏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
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
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啟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
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教官暨驛遞開墾
等官本無民社而意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
歸乃請得還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
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
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之
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多捨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
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二而棄
其七也乃疏謂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
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
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者悉揭諸門外使

家見之

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為六卿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
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三楊諸公上至宣
皇帝三楊位益尊而蹇者資淺因稍退蹇於是請寄行焉後文端忠
肅繼之職守復正願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
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大至江陵而始自為真相視部如屬也然
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
之或其人大語乃諷鷹鷂擊焉不則遂攘之為思其見擢者亦竟不知
為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騰每在司銓者上往
請者欲誦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曰隆慶戊辰己巳
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豈以其勢方張乎
江陵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
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漸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為家宰益以
強執行之孫公陞亦種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

西漢周見錄

卷之三十一

餘

十五

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知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
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恚自陳公有年
為吏曹節概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蓋謂吏部非吾徒徒貌
相與矣及公為大冢宰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
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曰自潔如此自許以清白否公
謝曰敢故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
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
若媒取術進如世之所謂講搶攘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焉一時人
情凜凜望極治矣公之為吏部尚書也乞骸骨去杜門凡六月屢告不
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勸公少留以為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治
清一日即誦身以濟世為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眾聚
極論皆莫能回公鑄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于今有二大事願以累
公公曰何事鑄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
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

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達言為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
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劫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
師之弊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
深念焉居數日續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續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
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
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算深計逆方張之
焰而預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
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續亦默然時公內戚亦有為公
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復默然公曰
然則少須必敗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
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
豪髮狗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為涉大激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
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
色其後繼公者俱忤上意取厭且以為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為名取於

三

卷之三十

十六

是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為庶幾都俞之風太平
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即致遷者多不下調補者或終歲時至資乏
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中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
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鈐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
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才故寧身使敗法必不得使敗公蓋早
辨之矣機決則先飛隄決則川流欲巧待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
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黑白互出一事而甲乙錯
陳右問者無論已隱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盡各降意以
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于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清
然兩言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鈐司之所禱祀
而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
品不察月日見一缺出輒以所備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
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幸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
哉矧我太祖不以尚書中書省也任不令相壓若不能視眉睫以曲

阿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
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祇稱同三品
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則選者內閣辦疏亦謂自庶
卿上猶得與聞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探之耶或曰
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
分職即為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
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
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家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
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眾共之者也先朝已事俱在果登
進者皆賢也熟為閣謀孰為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耶即或
不然執大義調旨以詰之豈不可瀾瀾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憎
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為車奚仲不為御部具疏而閣擬旨
此成祖相制意也人主不明於義而惟以權事恐政術為天下裂矣
林文選春以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蹟而處

百

卷之三十

十七

君請於尚書黜之秦君卿也尚書趨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
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
君赴官泊淮准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為
吏部者後准守入觀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
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估
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
則尤為人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
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
君與相家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家宰之心未必選人
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家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
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
陸光祖字與繩號五臺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濬縣令歷官吏部
尚書諡莊簡令濬日邑人有盧椿者富而善駭賦嘗有所忤于邑令令
大銜之遂假事坐以重辟歷數令避嫌不敢白公得其冤狀言于當道

釋之直指謂公曰梓鏡于貲耶對曰某能知其罪之有無不能知其家之貧富直指語塞及為文選嚴文靖公益虛己委任一切惟公言是聽公受事念田間諸諫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徐文貞從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如吳介肅胡莊肅毛端簡王恭節諸公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散局擢要地一時大僚無有不得其人者劉侍御陽以鄉薦起為光祿少卿張通判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史薛某據吏也躡陞□□□□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侍御堅不起天下高其退張僉事竟以死節聞人益歎公負人倫之鑒不獨破一時拘攣之格以昭國家立賢無方之意而已先是進士考選庶吉士獨行於丑未年公曰豈不由丑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宜每科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公之議是科得人最盛舊例外吏考滿拘于薦之別不及以時徵恩封者常多公疏稍為變動其間薦不必三而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為絮令公典選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公以此得天下心亦以此致忌口甫擢太常

卷之三十一

徐世 慎擇

十八

少卿而今太宰孫公不揚時為御史以專擅論公竟削籍後復為太宰御史蔡時鼎陳登雲輩皆先後忤公者公知陳君才器用之引為知己公尚書南刑部時蔡巡鹽兩准兩准之商乘蔡以言事請去訴蔡於法司謂蔡納賄以私票與人壞鹽法公廉知其誣力逐訴者以白蔡君且多方噓薦之諸曹郎有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為薦引竟不令諸君知也公晚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為事或謂公曰公何不登用後進為將來地公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也

慎擇

前言

何文肅公喬新為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林學士彭華曰古之善識人國者不窺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

信徐而察之巧官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類俗弊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敷技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敷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雖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事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執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彭華即內閣彭時從弟也

資格

資格

資格

卷之三十一

慎擇 資格

十九

前言

陳建曰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用惟其賢惟其能而已矣故當時號稱得人蓋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願用相所以招徠駕馭之者何如耳如祖宗朝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極一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舉之重書超拔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甚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奮厲以求無負於君相之知匡國寧民之功照耀簡冊祖宗致治之盛有由然耳大抵超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絕其向上之心怠其有為之志三弊之積庸流之幸而才俊之所甚不便國家生民之尤甚不便也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日則三弊齊集焉是故今時人才豈無同于柴况數公之匹而三弊以限之拘之絕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於世與無才同矣乃號於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古嗚呼其真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

丘濬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遺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所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揀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偽妄詐冒請托于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非常之調調雖若非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

卷之三十一

二十

所謂用資格而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餘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韓公邦奇曰天下之安危在斯民斯民之利病在縣令最要官也當今之縣令與前代不同漢唐宋之縣令一體視之惟以賢否為高下今則分為之途進士除者雖橫行逆施必由為回護舉貢除者一有過失即斥去至於接見齋謂之間亦大不同進士官但能舉職即得大典舉貢官雖竭盡心力亦不能得間有得之者亦是通變趨時之士豈惟上入雖下民視之亦有輕重進士官自少至老官至公卿舉貢鮮有十年者至方面官者絕少自非有志之士獨立不懼自知日暮途遠必為私家之計矣此雖非祖宗立法之意其勢堅不可破決不能一即使三途并用年歲亦不可齊進士中式年未二十即授官舉人雖二十中式坐監

歷事選二十年以後方得選官歲貢雖二十補廩五十方得出貢六十以上方得選官前程能有幾何不有以變通之如天下斯民何莫若多取進士每科千名鄉試量其地方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無偏無黨而治可成矣

徐公顯卿與王選君書曰足下銓衡首司辨叙材品吏治民生關係不小矧今積習之弊難于交除名實之間易于淆亂有耿介高潔而不諧時調者有持重老成而或涉遲鈍者有高談闊論而無當實用者有狂縱不檢而托之豪邁者有鑽刺通神而工為藻飾者往往僥巧之徒爭致通顯而砥礪名行者多坐沉淪國家又奚賴焉至于守令並重三途累朝詔諭固在今按接待甲科長吏輒假之詞色首登薦剡科貢之士小有註誤必獲重譴下民竟相欺侮謗議橫生彼亦消沮局促漸易初心自甘墮落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豈一經鑪錘材器頓殊耶鄧材荆璞何處無之故名實不容混資格不可拘惟足下尤加意焉幸甚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嚴訥吏部尚書疏曰今考察後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據蓋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其作與之無由苟且墮落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擢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隸歷布政司如王與宗者臣亦欲倣此意間超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明幽也觀典之外又施于不測其陟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常清時盛治裨益不小

管志道曰國初用人不拘資格每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行丞相專方面官專制一方是也又防其事也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大學士以五品科道官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於其間有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參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壓之故近臣間出為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二祖長慮却顧惟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之勢故予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涼或久淹而驟遷顯向豪傑莫知端倪愚不敢請悉便於今日即如正統中劉永

清翰林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為廣東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貞春坊左
 論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為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
 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副使而為國子監祭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
 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國子監堂上清秩為遷轉翰林官之地別衙
 門不得與焉即有自翰林出為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左遷無異
 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
 御史于謙同擢為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鄭魯以御史謀陞而
 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
 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夷館及騰黃通政之缺以監察
 御史占大理寺丞之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為
 之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不使他途得覬
 覦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得以官階之炎涼為向背而不以人品之
 高下為重輕賢者直道難容恆附於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
 盡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於有此風哉幸賴主上明聖採輔臣

卷之三十

黃格

二十二

之謀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終不自固又
 嘗嚴勅撫按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
 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
 賢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餽羊於行取一節殆所謂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為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慮
 不及此特重於達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敢頓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心
 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膺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也苟非獨奮聖斷其
 執肯以棄苑集枯之見買眾怨哉願陛下勅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
 舊例勿阿華要而輕略才賢翰林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以詞華
 壓實政科道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虛勢長傲風百凡銓擢常使
 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實互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仍並行而
 不悖豪傑其思奮乎臣謂不問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不振不永停納
 粟之例則任路必不清進士豈必定足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
 自正統後添設者可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資俸武職從靖難後承

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願之有漸處之有權非可輕議
 耳
 葉向高曰近世用人之途局甚矣諸以刑名起家其下者沉淪於抱關
 擊柝之間不能自拔其高者亦僅為州郡佐以去無所自見其奇世胥
 病之於是議者有三途並用之說冀網羅軼材為國家用然竟屢議屢
 格不見施行此雖柄政者之過亦其人自安於格莫有藻厲束修以自
 表見蓋法與人而俱敝哉

又曰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
 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
 定諸服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蘊珍之夫亦間
 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為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
 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即有長材異能多束于
 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掄材者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
 見恢登進之途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

卷之三十

黃格

二十三

何也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雖黃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固廟廊
 所為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非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
 得與制科齒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有權力者不則
 夸毗而善為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
 矣其忠誠樸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
 夫黑白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為白也白者安所勸乎若天下
 之人既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故已限我
 矣我即偃偃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夫國家之于科貢非薄也初除
 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漸而六館諸曹漸而藩臬奈何薄之耶今誠欲
 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所論薦果
 賢也果能也請毋以格拘而其不然者非但罪其人也秦之法任人而
 所任不效者坐之謂宜略做其意核其名責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
 苴進者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人人心庶乎其知警乎然猶有說焉國
 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貢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

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典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廢怠士以爲耻甚者不欲挂名其中轉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說者曰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牧圍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于格之患也嗟夫士才而束于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

陳絳曰蓋世有不求之士而上之人之不復求也則求於我者用而孤介之操遠矣有非常之士而以尋常格之則常人者進而豪傑之才沮矣夫祝鷄而張弓無馴鷄也伏馬而駕鼓無駿馬也善用人者以度外容人而後士之無求者重以格外拔人而後士之非常者奮矣

丘樞曰州縣佐貳雖卑獨非臨民之官而授命於朝者乎待之以禮而使其體面不失然後可責之以法而使其職業克修然見必叩首言必稱爺行必步隨揖必還坐役使遺呵曾奴隸之不若乃聽其恣肆害民而不屑於禁治刑責不加擊問不及禮與法蓋兩失之矣

卷之三十一

實格 惜才

二十四

李公學一嘗爲吏科給事疏略曰遠方如雲貴兩廣民膏易剝必有雅守然後可望其清操事變不常有鉅才然後可望其振刷願今四省方也夫以中州視四省四省誠遠然江浙閩楚於兩廣西蜀隴右於雲貴風土相宜道里亦近四省有缺皆於鄰省銓除之揆人情未爲不樂况今三途並用方將破格以待舉貢又奚當以善地獨私甲科哉上疑其言行之

任行

惜才

前言

薛文清曰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材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又曰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

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核尅之甚也

又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祝公允明曰詐人信傲人遜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傲亦何稱之足醜閒官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污淫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于人取其信取其遜取其清取其貞無他焉耳

鄧公以讚曰進賢去不可雖均用察然詳玩未可二字語意何等邊迴勿聽二字語意何等決絕可見古人切于用賢而難于棄才之意

李公夢陽曰皮以爲裘雖聖必服狸狐是也言以爲訓雖惡必錄陽虎是也蛇蝎蝮蝮皆入之世欲無小人得乎

卷之三十一

惜才

二十五

人乎祝鮀之佞夫子錄其典祀之能夫中人恆過而改乃成名德若以一管而掩之不已刻乎

何孟春曰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曰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張晁恨公不識耳按石林詩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荷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傳諫章於是失言矣王荆公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賊敗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雋之士爲吾詩文家辱者未易僕指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爲之惑東坡之於李豸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公邦奇曰易比不追其去求其比也而反不追其去何也蓋求士之道不惟招之可以來士雖其去不留亦可以來士若士既入其國不聽其去則士皆諧去就不得自遂入其國不舍而不得去士皆慎而不敢來矣中庸治國平天下曰嘉善而矜不能正欲致善者而用之也

韓公邦奇曰人才可惜造就之難點污之易易之鼎以金鉞玉鉞象之
金鉞玉鉞人所寶愛而珍護之者人能愛才如愛鉞其愛國之忠深矣
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制三年考察在外推按事竣復有旌効是又不
時考察矣其所劾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小過或註誤或言語不合趨
承未至以致黜退者比比然也我國家以科目取士中其選者皆俊又
之器其才識不大相遠但習與不習耳習之於累年棄之于一旦以壯
年有用之才終身閒廢深可惜也夫旌異之典以待茂才異等論効者
以處元兇巨惡不可待考察之期乎聖人制刑多加寬恤惟鼎爨覆公
餗其刑罰以其蔽九二之賢也國族刑也不少假借聖人之意深矣
劉仕義曰仲叔圍之奪嫡祝鮒之便佞王孫賈之媚寵其人品可知已
而夫子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此三人者以其才足以辦之也公緯
之不欲夫子所深與矣而乃謂其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者以其才不足以辦之也嗚呼用人之道需才為先器使之公惜才為
要豈可以二卵棄干城一耆掩大德哉

卷之三十一

惜才

二十六

孫公存上霍公渭臣書曰蒙手翰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榷古今
之正論諄諄訓誘存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強哉
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于大聖之域發之為論議
措之為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于賢智
者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
市婺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于以名取人之難焉嗟
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婺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于蘭
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
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獻于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
也必一敗一不敗今適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
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
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
以薦神明酌賓客而奚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
否則別用之或以為酸醞或以為滌藥物或以為道喝未甘委之溝壑也

存不幸實類于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醜
而過于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清而失於正味也書曰若作
酒醴爾惟麴蘖蘖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
之以存觀于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于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
涇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于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
之蘖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味之正矣
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存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
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
溫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藥可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
馬者可以化暴之為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卷之三十一

惜才

二十七

短而實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
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
少不記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
廉耻亦上之人未有以化之也
汪文輝疏曰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奸賢
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真有實跡衆所見知正官以斥之可也若夫
行本端良而才或疎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耻求
退不違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輒退者不曰罷輒而曰下官
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耻存國
體也今則拾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
之章奏以致彼此相詬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為衆嗤笑人己之間豈
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
人品未壞政體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才
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維之者不皆卓異也况今日以

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為不堪矣故夫搜其

住行

訓導吳公豫者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選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公曰是嘗撓我兵部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部于公謙見公憤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遠與俸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景泰同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落泉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家幸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菴大年疾不起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能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為志其墓人以為抑菴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之德不可及

陸文量名容崑山人憲廟時為職方郎嘗疏沮征安南又疏西域進獅子不宜受又沮太監李良乞陞敬皇帝登極上疏論人事言多切直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出為浙江參政尤有聲既而以考察去位文量有阿留傳阿留者太倉局元素家信也惟癡狀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為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為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為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為鄰兒所感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為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為之濃淡參差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用之終其身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

西園聞見錄 卷三〇

不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盡于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狀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是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為造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為世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嗚呼今之士何不幸而獨留之幸哉文量蓋以阿留而發其不偶于時相之慨也賢者不能默默取容其志必為其所欲為必言其所欲言乃為之俾不通至今自傷求如一

狀僅之見容而不得亦烏在其為相天下十哉
夏進士錄放回違限例當送問錄以為母不服以詩風郎中史欽欽不擇據法白于三原王公公欲送問錄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錄嘗以所作文獻三原王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之錄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王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願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錄送刑部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又叮嚀所遺官善慰諭之及所遺官回又召面問曰錄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錄發歎而易衣以進公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嘗謂公於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韓公坤字子厚蒲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夔州知府初授嘉興令生員金燦者父為糧長折價三千餘兩燦禁錮累歲莫能償然力學不怠公悲憐其意釋之後燦登進士為御史初燦既釋懷金幣謝公公曰吾為天下惜才非私燦也卻之

陳少司寇堯為巡撫日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公上政府書謂毋為已甚其略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諳則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忌此兩者器使之亦可為求賢之備亦可以為不肖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執政不能用聞者以為謹言

史大司馬道為大理卿日時科道互糾題覆二次俱以尙有奸惡顯著

七〇七

者責吏部黨護時公過大明門與汪公遇諸塗公乃力言人才可惜老先生留得一分是一分汪公亦以為然及有旨再考汪公遂奏替科道作說客復奉旨回話罰俸五月坐是汪公切齒銜之

胡端敏公世寧疏薦林見素俊楊遠菴一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亦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諸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其品隲人才不以偏長求全若此蓋善用才者譬之工師之用木棟樑榑桶各適於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嘉靖十一年吏部言頃奉三途並用明旨誠立賢無方之意第據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則絕不齒及雖欲並用何由憑據請令撫按無論舉人歲貢拔其優異者以薦本部覈實奏請詔可

陸給諫察嘗疏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教職卓異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慎簡不宜以願就遠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謂宜遠省者亦

宜調停今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

隆慶四年吏部覆賈三近本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樞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任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為禡黜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惜名器

前言

張漸疏曰國朝定制文武一品至七品俱有封贈之典觀諸司職掌及會典所載至為嚴慎其在京官須滿一考在外司府州縣等官必再考稱職詢察覆實方准題給所以重君寵勸人心也及遇蒙頒詔係一時曠蕩之恩亦自有限制以見任開讀為始但近年士風日薄率比請乞

紛紜不已圖遂私情罔知法守相應裁正以便遵行合無今後兩京堂上四品以上官除奉有特旨及例該考滿具題取自上裁外其五品以下或考滿稱職或見任遇恩拜外官七品以上已滿考者查會旌異方俱與請給其餘考無稱職初薦調繁開讀例前事故例後及凡到任或試署初授起復除補但在開讀之後者並不得牽引附會朦朧奏請候命下之日通行內外各衙門知會遵守庶朝廷名器不至于濫施臣子忠良亦因之以激勸矣

王得春疏曰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聖辟寧損百萬之資而斬一節之拜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願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祿以裕

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為扼腕而興嗟也臣請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職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阜而牧朝廷肅清而四海聞風者必為翕然稱快矣

蕭淳曰賣官鬻爵盛世耻談貨進貨取志士不屑乃朝廷有難已之役勢必借資於富民諸生有難致之身情愿借途於輪助開納亦自有必不可廢者近因河工一例加至運副銓曹業已疏罷各官堅欲舉行大夫崇秩遂爾濫竊然此固為名器惜也他如丞尉之流皆有民社之寄以數金為壁馬巧施假道之謀以百姓為外府肆行盈囊之計有納止百餘金而俸則六七十金者以子母權之官家亦甚拙矣臣愚以為凡遇大工開納除監儒吏承等類照舊外宜另設一清散之職以待賢郎而稍優之體厚加其值量給以常俸三分之一勅所在有司不得無故

窘之富室子弟數奇制科業精柔翰思得一官以圖結局者則雖所輸甚費所得甚約未有不樂趨之者也且其無多俸祿則不必限之以員不當事任則不必需之以次無礙銓選則不必時開而時止官階別設一局永作招徠輪資別貯一所專供支用其一切刑名錢穀之官雖小必慎盡宜停止庶工役有賴而銓法亦正矣

項應祥曰夫賣官非古之制軍國重事帑藏匱乏不得已偶一爲之蓋權宜之術實陋政也近年以來執爲良法今日此部開一例方廉其值明日彼部開一例更損其價巧立名色多方招徠使其納也又納加而更加甚至提舉大夫亦得以錢資焉彼素封之家探囊而市猶慮其取償於官也况赤身棍徒曾無擔石之儲東挪西借不三二年輒博一官居然加之百姓之上似此等輩豈有寸長片臆在民瘼哉臣每見新官未任而京債主人先已蜂聚其邑官至之日攘臂出入莫敢誰何不可不曲處以償之彼豈能神輸而鬼運哉不過多方局設以巧取於民柔者猶劇飲其斂以陰吮其血剛者則羅鉗筆楚以強扼其吭小民皮骨

卷之三十一

重外任

三十二

於是乎空矣夫國家開例之始入僉用奢束手無策不得不爲是委曲生財之計其心亦良苦矣不知醜禍流毒一至於此彼閭閻間典妻鬻子籲天踴地有耳所不忍聞雖汚吏之肉其可食耶豈非開例爲之作俑哉且例多則墮有坐守窮年不得一職者狀如餓虎款多則墮有作奸侮文不可究詰者勢同翹翹其害種種可勝窮乎

往行

鄭宗仁履元任丘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常以給事巡視光祿郡縣以災告者百九十餘處公疏請賑卹明年災信於前復疏言之有建議者以國用不足欲齊民得入粟受千百戶仍帶俸公曰名器濫至是耶此令一下軍士將解體况一時所得不足償帶俸之費抗疏言之

重外任

前言

懷于陸曰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寰宇德意甚盛然而薄海窮簷未盡樂

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照燭之所賴以附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能一一任職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興外吏終爲未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重書褒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唐制不經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

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時尙有鄆州郡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聖祖開基所爲大破拘攣獎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後尙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瑄以布政徑陞尙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徑陞太常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國初進士

卷之三十一

重外任

三十三

授官佐貳今甫釋韋褐卽儼然州縣之長且趨趨不樂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部郎雍容積資亦或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參政三品鉅僚封章及於再四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餞者寧有不堪節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沿頗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於內外陞轉間然亦不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末無失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向不定無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游擢卿寺開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恆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也陸慶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

為慎也誠為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為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即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而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職重矣又為之令曰凡知府聲績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堂才地相宜者四年以上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郡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為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於見行事例無大窒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弗信也至於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撫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恆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如和風膏雨披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一十二年王翔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即

卷之三十一

重外任

三十四

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績卓著者又當特為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尚書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為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於大廷奏遣誠慎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為得體渾厚者矯之則又徒事安靜斡旋法六條之察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為地方任怨盡心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即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鑄王忬胡宗憲例間陞一二以示獎勵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弗信也請特勅部院采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撫按稱任則外吏奉法當今彌世磨鈍保固邦本之道似無亟於此

往行

久任

前言

陳建曰祖宗朝東莞縣令盧秉安蒞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官貧詩滿囊十有九年居劇邑幸無一失挂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西漢王嘉疏謂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大率然也丘文莊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循有處之典籍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又曰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謫遷猶然迨績成而超遷也使其無大故不輕徙泛易如吾鄉先達彭公誼初謫守紹興者九年著利民之政繼擢鎮遼東者十二年垂安邊之績皆久任之效也近日則官遷如傳舍

卷之三十一

久任

三十五

起自謫籍者尤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陞未抵任即遷者有矣從此徒遊速化競進之圖何望庇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誦斯言也古今同慨

王瓊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能網羅真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馮公琦曰唐臣劉晏有言士有榮進故名重于利吏無榮進故利重于名故天下有自愛之官而無不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吏則事治吏舞法以欺官則事廢自來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司周歷挨次遞轉一司數月即調一司初任之官數月始熟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察積年之吏且以新舊相代因而沉匿冊籍增損文移遲速之間便有

輕重吏弊多端實始於此且司所以更調者欲其編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偏而一司之事反不精專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焉用是紛紛爲也司官惟主事在部既久合將四司主事註定員缺分理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既深始轉員外郎自員外郎以上然後照舊例遞轉周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既轉須將所管文移冊籍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吏事自精專以專而吏弊自革又釐奸剔蠹之本也

馮公琦曰今談吏治者未嘗不言久任法便而或以爲便於法不便於人情此中外諸臣一再推擇不報已不能無留滯之感尙何論久而愚以爲行久任法不知得恒德不二心之臣而任之誠得其人假操柄寬籌策比及三年未爲不久也不然者雖久且無益於治夫一人而事數更一事而議數更一議而令數更一令而法數更事更則紛議更則擾令更則疑法更則玩若此者雖久於官猶不治也

羅整庵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爲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博大之化或以小補焉

卷之三十一

久任

三十六

耳議者未可執爲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超轉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皆爲治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陳以勤疏曰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做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爲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始爲一切因循觀遷執肯盡心於政教科條爲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爲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之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略已修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偏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嚴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

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爲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懈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

常慢令贖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都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己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爲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按采與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重書褒勵論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爲限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爲左右給事中賞授御史即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爲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於

卷之三十一

久任

三十七

日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清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思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

鄧元標曰久任之法自嘉靖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善也夫循良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驚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鷓鴣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從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不以久任爲辱耳愚欲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



者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體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墜志不幾雞鳴鶴鳴鳳凰同棲乎范珠曰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為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為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為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老而免繼乙者龍鍾尤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賊濫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類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恆心事不苟作

西夏 卷之三十一 久任 三十八

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王士性曰近做漢法已久任州縣之官而治乃與漢異者何也蓋漢法能使人樂於為吏而今多厭苦之漢有超擢之典便宜之令如黃霸為潁川善則賜車蓋高一丈且徵入為三公而今三載考績卓異不舉矣龔遂治渤海盜則罷捕盜吏恣意所便而行今盜賊一不以報則降誦之令下矣且也文網之煩動加掣肘積穀則有罰鑄錢則有罰郵傳濫用一夫一飯則有罰公以禁科斂而私以取無察明以借館舍而暗以索輿馬有司動扞之如束濕如今詔毋強予民以錢聽其行止矣而新錢散於民間以不售為爭者亦宜有以處之積穀減原額矣而前以數數降罰者亦宜量之而薄其試強盜照出不真悉宥之矣而隱匿之令從嚴有司報一盜往復追勤往往累死其失主而失物者至相率以盜為諱亦宜稍酌之苟非喧聚殺人大賊聽有司自捕之而勿以遽勤之章奏也驛遞弗得私開矣而夫馬廩饋孔道相續勢不得不復取諸里甲暗賠之亦且稍為之處置使上下之情俱通也詔旨雖有寬餘之令

而民未親惠澤之實者正以其遺弊猶未盡祛而有司猶拘於文網故耳臣謂乞勅該部通行各撫按議處其不便者改之行令有司一意勤恤民隱任其才智所近勿以一切文法拘之勿以一管棄大德勿以虛文掩實政勿以私自喜怒為賢否以為守令勸至於超擢之法既不行於今日則為吏者不崇於久任不遺元竭以俟待志意益交熾行益益狹不若錫其限制循資而敘用之為愈也
 胡世寧曰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為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俾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行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

西夏 卷之三十一 久任 三十九

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為之修也視生民之飢困若見驛馬疲瘠誰為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為也責之以積谷備荒者不屑為也至凡蠶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為也乃惟巡按批詞詞狀或委勸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為之虛實輕重之情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
 往行